

元遺山詩箋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蔣刻原

印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元遺山全集序例

李序 中統本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爲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溢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鬯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爲之咨嗟搖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己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齷齪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棊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歿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什得一二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澳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鏤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余序引余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庸何序爲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躋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蠅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

之而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尙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余朴學未暇題評言念舊游聊爲揚摧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治序

徐序 中統本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斬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爲之雅故爲詩爲歌爲賦爲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黨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斷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豪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

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永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杜後序 中統本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文字凡經幾手左搏右撻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初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餽飮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汙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駙僧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

百年後當有楊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嘗甫序

王後引 中統本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羣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蚤歲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書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進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咏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爲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敘事之工槩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千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卽其家購求遺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詩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段詩集引 益甫本

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予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

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今垂三十年其所與論辨歷歷猶可復北渡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留意于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而人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者惜間遣人卽其家盡得所有律詩凡千二百八十首又續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膏潤後學未及而益甫沒于後四年子輓繼成父志同門下客楊天翼命工卒其事俶落于至元戊辰之秋迨庚午夏首尾歷六十五旬有五日工既訖功二子來謁求序其事踏吾門而請者六七至無倦色而意益勤余以爲詩非待序而傳者也若其刻詩之大略不可以不言焉姑撫實以題其端云稷亭段成己引

附黃選余序

架閣本

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髻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內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尙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歸然獨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學者執羔雁無虛日郝陵川謂其規模李杜凌轢蘇黃殆非虛語遺山著述甚富其所作金史纖悉不爽蔚爲一代鴻筆至所編中州集流傳不廣人莫之觀是集世無行本惟架閣黃公在軒手抄二十卷藏之篋中予爲補其殘闕正其謬誤凡閱月而告成至篇什次

第悉依原本彙付剞劂俾海內騷雅共珍之至順二年三月十一日翰林國史余謙謹序

儲重刊後序

宏治本

罐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輒喜誦之不置及鉅鹿耿公典鑰留都嘗謂罐曰吾友段可求家藏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尙冀一讀子試訪之宏治甲寅罐調官吏部始得祕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罐因錄而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尙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本肅慎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爲己任網羅放失訊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於匪人薄於旣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併茲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剗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違人之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努申之語志聶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而爲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邪予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調慷慨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嚮慕尊稱之至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

世不獲究其用且厄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淵以御史按行河南使來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祀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及見也李仁卿下敘凡四首輒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爲敘云宏治戊午冬十月既望後學海陵諸壻題

李序

宏治本

瀚自束髮時好讀先生詩文然以方攻程式文章事進取不暇肆力後舉進士謬官內外稍竊膏馥助筆墨於是好益篤讀益頻常計有以廣其傳曩在陝西嘗以所編中州集于西安府刻置郡齋比來河南又以家藏本詩集屬汝州刻之其詩文全集卷帙頗多在元時固已盛行然歷時既久屢更兵燹書在人間多是抄本魯魚亥豕漫不可讀瀚竊病之近始得善本于太僕儲公靜夫喜副宿志遂謀協藩臬諸公咸曰是書非一家一邑所得私當與天下後世共之時鄉試甫畢乃移工任其事嗚呼自有載籍以來六經四書諸儒緒論外若諸子百氏汗牛充棟何其多哉學者窮歲月白首不能徧觀其間楊馬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則又文人中之山斗冠冕故其傳獨不朽而天下後世無不讀焉近時文集尤多從而責其實辭句不足以達理而成章聲音不足以感人而動物徒以禍楮墨殃梓工耳若先生之文則豈可少者哉先生自幼學至於壯且老自平居無事至於流移奔播無一

念一時而不在於文故能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偃然以其文雄一國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詞家輩出崔立之變駢首死難先生歸然獨存金亡隱晦自全而其名益盛元初學者宗之爲依歸作金史者稱其備衆體有繩尺蔚爲一代宗工殆非虛語顧不傳于時豈非缺典夫事有偶然之遇忽然而成者而人之文章有晦于前而顯于後屈于暫而伸于無窮者昌黎文集幾泯滅于敝篋中得歐陽永叔而始行于世先生距今餘二百年而其文始賴諸公以就梓豈非其顯晦屈伸固亦有其數耶雖然文之傳不傳先生無與也而其傳實學者之幸河南居四方之中聲名文物之所萃書得梓于是其不復將大行也哉先生名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世爲太原之秀容人宏治戊午閏十一月既望賜進士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序

魏序

華氏本

天下之寶隱見有時而光氣不能終閱豐城之劍沈埋晦蝕而卒出於張雷二子者其光氣使之然也文章之爲光氣亦大矣史稱元遺山先生爲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其詩奇崛而絕雕剗巧縵而謝綺麗豈非希世之奇寶歟其集久而失傳學士大夫以購之不得爲恨斯亦劍瘞豐城之時也錫山華生希閔得善本而鋟之梓於是好古之士人人如獲重寶于意外昔歐陽子少時得昌黎集於李氏敝筐中讀而心異之而

當時未有道韓文者已而與尹師魯輩倡爲古文
出所藏韓文舊本行於世學者遂非韓不學遺山
之文入室韓歐詩則力追李杜而又能變故作新
得前輩不傳之妙迄今垂五百年士爭嚮慕之茲
集之出行復有非元不學者華生知好之而不以
私之己亦有歐陽子之志也夫華生勉之矣康熙
四十六年十二月上浣江南督學使者蔚州魏學
誠題

例言

是集元刻爲嚴忠傑中統壬戌本張德輝類次詩
文共四十卷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後有杜仁傑
王鶚二引書佚不得見考徐序有評樂府語則新
樂府五卷當併入刻或別自爲卷至明刻乃削去
文淵閣書目十二冊葉竹堂目同錄雲樓目全集內閣藏書目
四十卷季滄葦目傳是樓目簡明目俱同儲氏附錄一卷內詩
十四卷文廿六卷案國史經籍志
云五十二卷乃耳食之說不足據

明刻爲李叔淵宏治戊午本詩文仍四十卷有儲
罐李叔淵二序集中二十二卷元闕兩頁外附錄
一卷乃儲氏從中州等集採諸贈言訂入者何燕
泉云遺山集今刻河南者卽此本也是書劉疎兩
眠琴山館有之借校箋本如京詩注史院得告歸
嵩山寺下寺此又豐山懷自古南鄰雄鄰此又居移
運甕古城隈作此又句自信頗相慙相此又二卷移
讒夫之媒孽此讒上又鄧州倉記差人之勞不能給
二人之食差此作一又藏雲臺表再略蒲鮮解此集
藉以訂正者不可枚舉略指一二不備載
國朝刻爲華希閔康熙庚寅本詩文仍四十卷古

賦四首五古一百二十九首七古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絕一首七絕五百八十二首共一千二百八十首大抵

祖中統而禰宏治者仍載附錄一卷及李徐杜王
四序引削去李儲兩序而弁以魏學誠大字序外
增附錄詩五首此刻盛行傳是樓所藏查初白所
評趙蓉江所易趙雲松所說皆是甲辰歲從楊拙
園夙好齋乞得卽小箋底本也

眠琴山館又藏元刻曹益甫至元庚午本有段成
己序止詩二十卷無文其詩亦一千二百八十首
續採八十一首五古一百二十九首七古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絕一首七絕五百八十二首

此張德輝類次所遺者三刻皆無今竝依類收入
各卷後卽校箋本如銅爵句應是杜康祠下得是
作又四卷贈答疑作金荃怨曲欄晚辭此又天涯斷

岸何緣此天姥此又陵川西溪自己造仙府自下此
亦舉一二竝較今本殊勝藉以改正不少文淵閣書目云詩三

冊全葉竹堂目同國史目云二十卷天一閣同汲古閣目云八本
附存書目云二十卷案此本與下黃選刻皆二十卷未知諸目究
係何刻又此集丹黃滿紙爲西樸老人卽錢陸燦晚年評本如
一卷箕山詩降衷均義稟四句直以腐語抹去十二卷雪香亭金
水河頭好墓田句以爲唐張祜語妙在山光二字
若襲改作河頭則無味評語頗中肯綮亦探入

又從楊秋室假讀舊鈔元黃公紹至順庚午本詩
二十卷僅七百餘首樂府次首卷餘略同有余謙

序蓋選本也其移居八首注云元本止七首今仍
之乃以故書堆滿牀句上接尙有百本書句爲一

首豈知八首各用一韻無轉韻者誤也秋室云此
集七律不載岐陽七絕不載論詩棄取已失當他

何論耶亮哉斯言
查初白詩評卽華氏本如五卷送陳雪花茫茫揚白

雪改雪又十卷癸巳浮心白髮前改又老樹不用若
回家改若回又八卷南餘歸計一墨新改南皆與舊
本暗合惟三卷寂寞來作由東鄰乃云由疑又山
亭半山亭前浙江水乃云浙當其謬處未免失檢
至內翰句蚤樞老歸千里驥改蚤及詳益甫本竟
係阜字蓋因傳刻者訛阜爲早而後校者復改早
爲蚤沿誤至此又十四卷壬五樹來禽拾放花改拾
及詳益甫本乃是恰字亦因傳刻本訛恰作拾遂
致改拾作十去本字愈遠矣古書固因不校而訛
亦有因校而益訛者初白尙不免此
本集三卷荆棘中杏花詩亦見謝枋得八卷新野
先主廟詩十卷蜀昭烈廟詩亦見元明善又穎亭
詩春風碧水二語亦見張希孟會皆誤也惟別本有
聞鶯五絕一首似爲趙孟頫誤入者故不收補
集詩失載者本集寒食靈泉宴集序有五古一首
集小亭集序有種松詩詩似非東游略記詩十首
五卷游泰山一首十二卷超化詩注引殘句無集中州集五
卷趙愚之書懷繼裕之韻五古四首無集次韻答詩
七律陰塵韻二首八卷止次陰韻一首十卷道錄題下六
卷麻知幾松筦同裕之賦七古一首無集裕之以山
游見招兼以詩爲寄因仍其韻四首無集雷希顏同
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五古二首無集九日登
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五古二首十卷有太
律一首非洛陽同裕之欽叔賦七律一首九卷一作次
裕之韻兼及景元弟灰韻七律一首九卷有示崔雷
韻字又此劉景元同裕之水谷分韻得荷風送香

氣五絕五首注云深竹貯秋氣裕之語集歸潛志
引昆陽懷古句云英威未覺銷沈盡猶向春陵望
鬱蔥無集靜修遺文孝子田君表云有贈其子田道
童詩無集歸田詩話引句云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掛
蒼龍蛻後集無不知以上皆失者至庶齋老學
叢談引贈張寓齋句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
脚青雲平四卷示圭齋集送振先歸祖庭序引句
云九原如可作我欲從歐陽居二卷移藝林伐山引
句云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縷麝香金香亭句
歸田詩話引句云燕南趙北非金土王後盧前盡
故人十卷王皆屬錯記若居易錄引句云濟南山
水天下無乃于欽句詠廬山云齊南山水天下無更攷
寰宇訪碑錄有湧金亭詩刻在今河南輝縣者當
卽五卷示同又題超化寺詩刻在今河南密縣者當
卽游諸君作
本集中侯相雲溪圖題內載絕句一首賈氏千秋
錄中口號三首酒裏五言說中五古一首五詩皆
不入題數元詩凡一千二百八十首續採八十一
首今補一首歸潛總一千三百六十二首郝銘所
紀一千五百餘首合諸失載篇什約有其數惟今
華氏本所刊郝銘於一千五百之一字訛作五字
而雲松趙氏遂疑真有此數有更求全集之語殆
未及詳考故耶
集文元闕者卷十五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二篇二十
文儒武君銘二十冲虛大師銘皆有銘無序二十教
授常君銘二十完顏良佐碑皆有銘無銘四十南陽

上梁文脫拋梁詞六首又墓誌如承旨子政御史
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
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節
婦參政伯陽之夫人將軍長樂妻明秀凡十二篇
見漆水公碑語今並不存是也宏治刊本脫去者
二十中順張君碑脫一頁關三百銘詞後半陽
曲周君表脫一頁關三百從金石例補得一十七
字是也

又先生文字散見他處自類次後未經收入者若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遼史百官志引其語尚書右丞耶律
公神道碑文集云與成仲書二篇見元文類安肅郝

氏瑩碑文殘本見金石例楊振碑文殘本見石刻
意增五十一跋閑閑草書和擬章詩後見墨跡今已依
類採補各卷後惟秋澗集云有題東坡與蒲傳正

四帖跋及寰宇訪碑錄所載陳仲謙墓誌銘正書
立年在今山西臨晉縣五峯山重修洞真觀碑王萬

書元定宗三各體書五峯山崔先生像贊石刻無年月立在今
山東長清縣者皆無由採輯矣

嘗讀虞道園學古錄所載曾巽初墓銘云補注遺
山詩一十卷藏于家蓋古人已有先我而為之者

第云補注則必有作于前者又言藏于家則此注
似未行世不得與李季章荆公施武子東坡任子山

山谷等注並傳惜哉顧茲末學乃從數百年後却
灰盜竊之餘徵文考事表而章之未知有當于先

正否

金源史事僻左自元及明止有浙本流傳絕少國

史且然况文人家集乎惟遺山先生詩文大家傑

出金季為一代後勁上接杜韓中揖歐蘇下開虞

宋其精光浩氣有決不可磨滅者是以歷朝傳刻

不絕第集中本事非他書取證不詳積年以來遐

搜博采自四史外如中州集續夷堅志歸潛志拙

軒集淦水集漳南集莊靖集鶴鳴集二妙集河汾

諸老詩敬齋古今甦及諸宋人齊東野語庶齋老元

人湛然集遺山遺集東遊記陵川集秋澗集玉堂嘉話丁亥集續

集困學齋雜錄金臺集河朔訪古記谷音雪樓集道園學古錄刻

源集草廬集齊乘淵穎集輟耕錄梧溪集名儒草堂詩餘名山游

記明人忠文集升庵集等書約十之一雜書又二百

餘種不及備載大半山館中物哀而箋釋之庶幾

游覽贈答之篇慷慨歌謠之作稍可攷見惟是屈

平之悲楚澤庾信之哀江南古有闕疑未獲訂正
况乎書多秘籍寔難購募而已已寓灾所鈔副本
又一炬而空其挂漏亦良多矣至于詩中故實不
過諧俗文字先生繁稱博引尤非儉腹所可及偶
為友人慙思復聚書冊匆匆解注七月而成竊恐
雲階月地載失周秦玉盃金桃事迷紀傳不更貽
笑于大方之家乎張半屏蔣枕山兩君雅共商榷
有意續補之謹識此以俟
先生手錄詩冊似不甚排當其間前後失次并有
書追錄字者大小不等已無例可沿及頤齋類次
又將古今體分編顛竄尤甚是以鄙附箋注隨題
載入悉遵舊本不敢言例
集中舊序李徐杜王四作甚佳段余其次儲李魏
等不載可也止因列代傳刻存之有勸余請諸當

路者愚謂遺山大著自留天壤鄙說譴陋倘有可
采或不致唾棄若無甚取材雖大人先生何益哉
竟不贅序

元遺山全集傳銘

烏程施國祁北研輯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崑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尙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誌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爲時金國寶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

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年四十八卒

案先生本生父東巖君無卒年中州集本傳

中興定五年

本集開闢銘云興定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崑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尙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誌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爲時金國寶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

除左司都事

本集歸德碑云壬辰之圍承乏左曹之都司南冠引云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開闢賢

云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史蒲察琦傳哀宗還歸德汴京立議議所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議兼看讀陳言文字完顏奴申傳汴京圍急往往有立刑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二年正月省令史許安國詰議議所言左司都事元好問以白奴申

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

年正月二十二日崔立變

起殺二相諸軍前納款明日以省令史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又崔立碑事立自負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

石汝等何時立一七言

案七言句下當有四字與五言句下當有四字

東坡詩雅

同上錦機

同上詩文自警

案中州集

詩見存文淵閣書目月字號六冊缺壬辰雜編

元主齋集送振先宗文歸祖庭詩序云近年奉詔修三史一日於翰林故府檢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

中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漢名鼎字國器嘗鎮商州偶搜伏于竹林中得歐陽公手書甚多於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則知未嘗戮于金兵也元遺山金士領袖生平極重歐公嘗有詩云九原如可作吾欲從歐陽陽北人至今佩服其言○文淵閣書目月字號三冊缺

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經

走常山三百里燕文酹酒哭于畫像之前先生與

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

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

靡淫艷怪誕僻澁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

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爲瓌奇復于李杜氏金源

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

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

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

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沈鬱

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七浮

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碧糅飾丹素奇芬異

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千五

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

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

百篇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

爲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

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

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

方吾道壞爛文曜暄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

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

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

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

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

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武安樂夔

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

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

四方采撫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

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

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

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

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

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

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

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戶妣河南

縣君張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

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

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

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
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為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
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
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
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為元
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穎間數
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
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初筮仕除鎮
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申州南
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
威惠詔為尚書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
為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
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某年月日葬于秀容之先塋前配同郡張
氏戶部尚書林卿之女再配臨清毛氏推貨司提
舉飛卿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撫奉直大夫汝州知
州兼管諸軍與魯勸農事次曰振仕太原路參佐
次曰摠尚書都省監印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
勝程思溫次嚴女冠詔為宮教號浯溪真隱次順
早卒次適成和郎大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翟國才
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

臆羣犬號號共讒嫉塵埃野馬為鬼蜮遺山巖巖
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
高寒拓跋國馬兒歸葬反元宅有書有卷俱未卒
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樂藝所沮案即韓各已見中州集百餘卷案集止十
金源君臣言行錄案史本傳云子辰曾大父春陽
州團練本集承奉銘云祖春不仕○案團練宋官金初有此
與趙并道卿仲純一流承奉銘遂其終志故諱鳳翔路第
九處正將案第九處當在龍城縣地志不詳後慶丁艱
終喪案集示程孫詩云吾母河南君五十青詞云臣母張氏
釋前內卿令當為正大五年間事帥府令兼鎮撫
彈壓之職以鎮軍人又完顏合達傳元光元年奏同行尚
書省左司員外郎案先生本官省按此職乃崔立叛後
碑略去此本乃復加入而案先生本官省按此職乃崔立叛後
言再轉者殊非先生意指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案上
授者不足為先生榮祿取辱耳乃承陵川集碑文之誤而失於
即文下不載此官最是秀容先塋明周澤○宗文墓
有張惠者從之遊一日冒雪訪惠于系舟山前配張氏集
居山之東有碑曰詩人元遺山墓云云即此戶部林
卿案集示程孫詩云吾母河南君五十青詞云臣母張氏
後作三翼子詞有閑余孤枕之句當在正大八年戶部林
卿案集示程孫詩云吾母河南君五十青詞云臣母張氏
創之之際費空竭雖米鹽細物皆倚之而辦子嘗見于戶曹郭
州一書生言時事相與詰難凡數十條卒不思而對雖反復計
度者亦自不能到信通濟之良材也宣宗日嘗相之會平年五
十再配毛氏案集端州表云子婦翁毛提舉宗支石記云
毛夫人嘗節高出又家訓語云子向提舉飛卿中州集
在汴梁婦翁提舉又再配在天興元年提舉飛卿中州集
始知讀書游學齊魯間備極艱苦飢寒疾病司戶部員外郎
以經義魁東平泰和二年擢第累遷提舉推貨司戶部員外郎
性剛明疾惡過甚坐和三年監察御史相可否責降鄭州司候改孟
津丞將復子撫即阿千叔儀已見奉直元史官志又散官
用矣會卒七卷始生詩箋奉直元史官志又散官

汝州知州

元史地志外梁路南陽府汝州下領三縣○官志諸州下州達魯花赤知州並從五品

軍與魯勸農

元官志諸路上路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並正三品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與魯勸農事

散府領勸農與魯勸農同○選志至元二十年定蒙古與魯官大翼萬戶下設與魯總管府從四品小翼萬戶下設與魯官從五品各千戶與魯亦設與魯官受院割各千戶與魯不及一千戶或二百戶三百戶合併為千戶與魯官受院割

子振

案集宋周臣生子詩云阿寧解語應須記即事也掌上海兄玉刻成在寧兄叔開小字當即次振也

原路參佐

元地志河東山西道冀寧路太祖十一年立太原路總管府大德九年改參佐未詳

摠

即即已詳四卷常山箋又集有改葬阿辛詩因早卒銘略不敷

長女真

已見御史表程思溫見御史表寄印中書令則置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次女嚴女冠

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西行詩未知是否

元遺山詩集總目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後學烏程施國祁北研補

卷首

原序 例言 本傳 墓銘 世系 年譜

共計四十二頁

卷一

古賦四首 五言古詩六十一首 二十八頁

卷二

五言古詩六十八首 續編十二首 三十三頁

卷三

七言古詩三十六首 二十三頁

卷四

七言古詩四十二首 續編四首 二十四頁

卷五

雜言三十六首 續編三首 三十二頁

卷六

古樂府四十八首 續編二首 十三頁

卷七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續編八首 二十一頁

卷八

七言律詩九十九首 三十二頁

卷九

七言律詩百四首 三十頁

卷十

七言律詩九十首 續編三十三首 又一首

三十三頁

卷十一

五言絕句二十首 六言四首 五七言一首

七言絕句百二十六首 二十四頁

卷十二

七言絕句百五十六首 二十二頁

卷十三

七言絕句百六十首 二十三頁

卷十四

七言絕句百四十首 續編十九首 二十三頁

卷末

附錄 并增 補載 共三十九頁

十四卷并首末共四百四十三頁

本文并箋注共二十五萬六千六百十字

原书缺此页

元遺山全集年譜

烏程施國祁北研訂

世系

系出拓拔魏姓遠祖唐禮部侍郎結會父春宋忠顯校尉父滋善金銅山令
母王氏 母趙氏

生父德明東巖君

母王氏

元配張氏

長阿千叔儀名撫元汝州知州

好問裕之子次寧兒叔開名振元太原參佐

繼父格隴城君繼配毛氏 季阿中叔綱名據元都省監印

案集中有改葬阿辛詩以蚤穉不錄失次

長真端甫

次嚴女冠

女三珍阿秀蚤卒

四叔閑壻霍國才

次無名壻霍繼祖

案集中秋蠶詩云阿容阿璋墨滿面殆即長真次嚴之小名耶

又先生長子叔儀及女真女嚴女珍皆張夫人出叔閑叔綱女叔閑及其次皆毛夫人出

年譜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

章 明昌元年庚戌章紀三月乙亥初先生一歲

宗 元 正月丙辰朔改設應制及宏詞科本集南冠引云生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

宋光宗紹熙元年

明昌二年辛亥

宋光宗紹熙二年

明昌三年壬子

宋光宗紹熙三年

明昌四年癸丑

宋光宗紹熙四年

明昌五年甲寅

宋光宗紹熙五年

明昌六年乙卯

宋寧宗慶元元年

承安元年丙辰十一

月戊戌改元

宋寧宗慶元二年

承安二年丁巳

宋寧宗慶元三年

承安三年戊午

宋寧宗慶元四年

承安四年己未

宋寧宗慶元五年

承安五年庚申十二

章紀十一月戊戌南郊大赦	七歲	本傳云七歲能詩古意詩云七歲入小學郝經墓銘云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
八歲	南冠引云學作詩	
九歲		
十歲		
十一歲	墓銘云從叔父官冀州學士路宣叔教之爲文	
十二歲		

泰和二年壬戌 宋寧宗嘉泰二年	十三歲	十四歲 本傳云從陵川郝 晉卿學墓銘云其 叔父爲陵川令從 先大父學 樂是年先生本生 父東巖君卒詳附 錄本傳箋	十五歲 古意詩云十五學 時文續夷堅志載 陵川瑞花云先人 宰陵川子年始十 五 案陵川西溪圖詩 注云先君子宴游 西溪僕以童子侍 卽此時事	十六歲 新樂府摸魚兒詞 題序云乙丑赴試 并州	十七歲	十八歲 忻州天慶觀記云 年十八乃一歸南 冠引云十八先府 君教之民政	十九歲 蝶戀花詞題序云 戊辰長安中作	二十歲 古意云二十學業 成兩山行記云二 十許時自燕都試 與客登南樓送秦 中諸人引云二十	衛紹王即位 章宗崩衛紹王卽 位	章紀十一月丙辰 宋寧宗嘉定元年 蒙古太祖三年	泰和八年戊辰 宋寧宗嘉定元年 蒙古太祖三年	王紹 宋寧宗嘉定二年	宋寧宗嘉定二年
蒙古太祖四年	許時以秋試留長 安中案示程孫詩 云生女四十年知 有爲父樂詩爲戊 申作長女生于是 年	二十一歲 南冠引云庚午隴 城府君卒官扶護 還鄉里余年二十 有一續夷堅志好 問年二十一侍先 君官隴城先人疽 發于鬢用是捐館	二十二歲 案蒙求序云年二 十餘住太原學舍 與吳庭俊庭英結 夏課于由義西齋 約在是年	二十三歲	宣宗元年壬申 正月朔改元 宋寧宗嘉定五年 蒙古太祖七年	宣紀八月胡沙虎 害上于邸九月甲 辰宣宗卽位	宣紀五月壬午徙 都汴京又四月河 東州縣亦多殘毀 中州趙元修城詩 注甲戌歲忻城陷 官復完治敏之兄 銘云歿于二年三 月北兵屠城之禍 中州王萬鍾傳忻 州破死者十餘萬 人時三月三日 宣紀五月庚申中 二十六歲	宣宗二年甲戌 貞祐二年 宋寧宗嘉定七年 蒙古太祖九年	宣紀五月庚申中 二十六歲	楊振碑			

宋寧宗嘉定八年 蒙古太祖十年	都破	二十七歲 虞坂行注云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故物譜云奉太夫人南渡河寓居三鄉十月避兵英墓銘云自太原南渡過伯英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	論詩三十首 步虛詞二八月并州雁錦機引	二十九歲 南閑閑真贊云以詩文見趙秉文	三十歲 孝女銘云三女阿秀生于登封	三十一歲 中州王渥詩注云六月望與雷希顏李獻能同游玉華谷	宣紀三月己亥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本傳云中第墓銘於常額外多放喬云登第不就選松等十餘人李復其同年如劉過李亨傳三月廷試進士國維趙端卿史元盧元謬監試放及敬鉉張夢祥董德第讀卷官禮部尚卿盧元王元禮郭書趙秉文翰林待邦彥田錫趙璧焦制崔禧歸德治中茂才△獻臣蘇邁時戰應奉翰林文共十八人詳附錄字程嘉善當奪三史本傳箋	興定五年辛巳 宋寧宗嘉定十四年 蒙古太祖十六年
宋寧宗嘉定九年 蒙古太祖十一年		虞坂行 箕山 元魯縣琴臺 送李長源 雪 後招王贊飲 市隱齋記						
宋寧宗嘉定十年 蒙古太祖十二年								
興定二年戊寅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 蒙古太祖十三年								
興定三年己卯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 蒙古太祖十四年								
興定四年庚辰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 蒙古太祖十五年								
興定五年辛巳 宋寧宗嘉定十四年 蒙古太祖十六年								

元光元年壬午 八月己卯改元 宋寧宗嘉定十五年 蒙古太祖十七年	官降職復亨當奪	三十三歲 中州辛愿傳云與李欽叔在孟津	懷叔能
元光二年癸未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 蒙古太祖十八年	宣紀十二月庚寅 宣宗崩辛卯哀宗即位	三十四歲 中州馮壁詩序云春秋二仲月與馮叔獻雷希顏游歷岳廟記云夏過昆陽常君墓銘云過鄆城	送希顏赴召西臺孟州夾灘帝城野菊二首上左丞詩即事免從軍章宗鐵券行引秦王擒寶建德降王世充露布表擬登寶位表擬除樞密使制擬除司農卿制蝶戀花詞南京作
正大元年甲申 正月戊戌朔改元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蒙古太祖十九年		三十五歲 夾灘詩注云春在孟州閑閑贊云諸公貢某詞科趙楊雷薦引十七章露布注云五月應詞科叢書記云相國寺買書	
正大二年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 蒙古太祖二十年		三十六歲 吏部掾屬題名記云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警巡記同出京詩注史院得告歸松山侍下杜詩引云夏自京師還居松山劉景師墓銘云夏自京師來哭其墓	出京六月十一日雨芳華怨又怨吏部題名記警巡署記劉景元清涼相塔銘

正大三年丙戌
宋理宗寶慶二年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三十七歲
新樂府滿江紅云
春在方城夏在鏡
銘云四月過汜南
續夷堅志王叟陰
德云予在鎮平日
常過其家
案除夜詩有云折
腰真有陶潛興又
云三十七年今日
過是年知爲鎮平
令王履懷云四十
頭顱半白生乃舉
成數耳

正大四年丁亥
宋理宗寶慶三年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元史太祖紀二十
二年六月夏主李
睨降

三十八歲
爲內鄉令
宿菊潭半山
亭招仲梁飲
內鄉縣齋書事
墳雲墓銘

正大五年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
蒙古皇子拖雷監國
戊子年

三十九歲
正月晦日內鄉西
城游眺紀夢注云
七月二十四日內
鄉往盧氏宿走馬
平行齋賦云十月
長壽齋居成
案是年先生太夫
人張氏卒詳附錄
墓銘箋

正大六年己丑
宋理宗紹定二年
蒙古太宗窩闊台元

四十歲
東坡詩雅云在內
鄉阿千始生詩云
四十舉兒子
四十歲
竹林記云四月予
閑居空室
伯英墓銘

正大七年庚寅
宋理宗紹定三年
蒙古太宗二年

四十一歲
鄧州新倉記云四
月官南陽令宛丘
敷注云七月按秦
高信卿鄧州送

天興元年壬辰
正月庚子改元
開元四月甲子
改元天興
宋理宗紹定五年
蒙古太宗四年

哀紀三月壬寅元
兵攻汴城四月丁
巳遣戶部楊居仁
乞和丁卯申塞四
門以便宜守禦七
甲申飛虎軍殺北
使唐慶和議遂絕
十二月丙子朔事
勢危急甲申詔議
親出庚子上發南
京辛丑以白撒言
決議東行

陽陂注希顏銘云
八月二十五日與
王仲澤哭于戴樓
門外中州李汾傳
秋遇于襄城孝女
銘其母張病歿
案新樂府離南陽
後三奠子詞有閑
金孤枕語又寄李
欽叔洞仙歌詞有
無復求鳳語皆見
悼亡之意先生是
時母妻並歿尚未
續昏長女已嫁次
召入京者惟叔儀
與阿秀耳至懷秋
林詩云西南遙望
腸堪斷等句想困
守汴梁不能忘情
于內鄉者始以益
女嚴輩尚在彼耶

四十三歲
移居詩云壬辰困
重圍阿秀銘云三
月朔三女秀卒白
撒傳云三月不自
安命省令史好問
撰乞休表合喜傳
呼省令史好問入
賀歸德碑云壬辰
七月承乏左曹都
事良佐碑云官東
曹掾吏部主事南
冠引云京城之園
予爲東曹都事閑
閑贊云冬以東曹
據知雜權都司中
州引云馮子駿劉
光甫約爲此集以

新倉記 華嚴
寂大士銘 南
陽希顏墓銘
贊皇太君銘
離南陽後作三
奠子詞

天興二年癸巳
宋理宗紹定六年
蒙古太宗五年

哀紀正月戊辰西
面元帥崔立舉兵
爲亂入省殺宰相
奴甲阿不白太相
后令衛王不從恪
爲梁王監國自爲
太師尚書令鄭王
遂送款大元軍前
四月癸巳立以梁
王從恪荆王守純
及諸宗室男女五
百餘人至青城皆
及于難甲午兩宮
北遷

圍城未暇雲巖詩
序命作石詩未及
葉毛氏家訓跋云
向予在汴梁婦翁
提舉君云云先生
夫人入京後當續
配毛

俳體雪香亭雜
詠十五首四月
月出京五月
北渡續小娘
歌五月十二
日閑閑諱日作
南冠行夢歸
白屋飲淮右與
雜著十二月
六日除夜
聶元吉墓銘
聶孝女墓銘
寄中書令耶律
詩注云卒已正月
之變逆黨有謀害
己者賴仲華力爲
營護得釋錄大梁
事云次日立詣軍
前歸附令官吏士
庶皆削髮爲北朝
民以省令吏元好
問爲左右司員外
郎補察琦傳崔立
謂好問曰今日易
巾髻在京人皆可
琦獨不可崔立碑
事云立自負救一
城生靈功謂左司
員外郎元好問曰
汝等何時立一碑
書我反狀數日執
政召予同麻信之
入省見首領官元
裕之曰鄭王救百

萬生靈功德誠可
嘉在京官吏父老
欲爲立碑屬之二
君督其母讓又數日
被督促即爲草定
付裕之及二日宰
執來召赴省途中
遇裕之騎馬索予
因却以行會飲參
政幕中王丈在焉
日入告歸裕之曰
省門已鎖今夕留
宿省中燭至裕之
曰鄭王碑文今夕
可畢手也又裕之
落筆草其事王丈
曰此文姑使裕之
作以爲君作何妨
予曰裕之作政宜
其銘詞存予數語
碑序全裕之作也
裕之促曹益甫書
之即于燭前焚其
藁

嗚呼先生此時俯
仰隨人不能奮身
一決遂至汙僞職
納降款剃髮改巾
甚而碑序功德幸
門一開他日臨川
東淵聖得以藉口
而先生究非其倫
也此生不辰尙何
言哉名職之累人
不敢爲先生諱
本集四月二十二
日寄耶律書二十
九日出京五月三
日北渡移居詩云
明年出青城
案汴京既下居民
四出名族皆自拔

天興三年甲午 宋理宗端平元年 蒙古太宗六年		乙未 宋理宗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哀紀正月己酉帝 自縊金亡崔立傳 六月李伯淵刺立 墜馬死		四十六歲 濟南序云春三月 送李輔之濟南行 記云七月過濟南	
歸先生眷屬不獨 早為耶律理索與 已緣毛夫人家連 先生與之為宗盟 之僚其家必為護 萬戶張柔所扶護 而出且柔之獨取 亡金寶錄亦當陰 受先生指雖事不 聚見皆無可疑者 管若先生則自就 同赴聊城矣		聊城寒食 周良老寶章贈 小集紀子正杏 園續陽平十 愛徐威卿相 過即事望 王李歸程深 夜喜彥過	
聊城寒食 周良老寶章贈 小集紀子正杏 園續陽平十 愛徐威卿相 過即事望 王李歸程深 夜喜彥過		五翼總除夕 清真觀銘 公書後記跋名	
仙祠歷下亭 杏花落後三 正月九日立春		懷山濟南雜詩 十首題解辛 縣卷追錄飛 煥然夢子戲 題新居紫虛 大師碑記濟 氏壁記送李 之行序	
丙申 宋理宗端平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丁酉 宋理宗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戊戌 宋理宗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己亥 宋理宗嘉熙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庚子 宋理宗嘉熙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五十一歲 中州滕茂實傳云 春自山東還鄉里	
四十七歲 東游略記云三月 游泰山中州韓玉 傳云夏居冠氏東 坡引云九月寓陽 平		四十八歲 續夷堅志云春何 道士來陽平謁子 興福記云秋見淨 文于山陽昭禪師 引云八月自大名 還太原遽然子銘 云冬復來冠氏	
四十九歲 傷寒引云夏將還 太原范師真贊云 夏過東平留宿正 乙宮通仙記云秋 客濟上別冠氏詩		五十歲 元日詩云五十未 全老野史才張本 老人星贊云正月 過濟濱祠燕于圖 序云秋七月于宋 文通家得傳本看 月詩云十一月十 三日讀書山雪晴 夜半	
游天壇十三 首范師真詩 冠氏先瑩碑 通仙記范傷 寒會要引題 易帖後		元日發濟源 初挈家還讀書 山又雪中 雜花七首倪 莊中秋送楊 次公九日讀 書山十首東 龜看月明星 作老人星贊 樂詞濟源杏 花清平	
南唐賦杏花二 首三月十日作 七月十六日		游泰山龍泉 寺登珂山寺 贈馮內翰 東游略記故 物譜東坡樂 府引	
游黃華山野 谷道中太原 外家南寺 贈郝經十二 月十六日還冠 氏		范文正真贊 興福禪院記 昭禪師引 雨夜再到新 衛別李周卿 入冠氏諸人 十月山陽夜雨 太乙蓮舟圖	

甲辰 宋理宗淳祐四年	癸卯 宋理宗淳祐三年 蒙古乃馬真二年	壬寅 宋理宗淳祐二年 蒙古太后乃馬真 稱制元年	辛丑 宋理宗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五十五歲 壽陽學記云春歸 高山雜詩 五前	五十四歲 杏花詩注云二月 宿中霍道院	五十三歲 晨起詩注云時欲 感興都運哀 武陽先生銘侯表 忠苑	五十二歲 故帥表云元日飲 于家之養素園張 公先德碑云居順 天
送淮揚善東平 行臺碑內翰 馮公銘千戶 趙侯銘蘧然 子錫銘	代州南樓二首 答公茂 故帥閣侯表 郝先生銘侯表 忠苑	晨起詩注云時欲 感興都運哀 武陽先生銘侯表 忠苑	晨起詩注云時欲 感興都運哀 武陽先生銘侯表 忠苑
丁未 宋理宗淳祐七年 蒙古定宗二年	丙午 宋理宗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貴由赤元	乙巳 宋理宗淳祐五年 蒙古乃馬真四年	蒙古乃馬真三年
五十九歲 程孫詩	五十八歲 藏雲表云春居忻 州寒食詩云歸自 居新興	五十七歲 胡公碑云過彰德 州與白兄書云七 月廿三日得足癢 症	五十六歲 與白兄書云往河 南舉母夫人旅殯 題名記云秋游嶧 山祠祭酒碑云冬 過大名雲嚴詩序 過張聖與家聖像 贊云十二月拜林
表墓與曹徵雲 墓表與曹徵雲 表墓與曹徵雲	表墓與曹徵雲 墓表與曹徵雲 表墓與曹徵雲	表墓與曹徵雲 墓表與曹徵雲 表墓與曹徵雲	表墓與曹徵雲 墓表與曹徵雲 表墓與曹徵雲

宋理宗淳祐八年 蒙古后海迷失稱制元年	己酉 宋理宗淳祐九年 蒙古海迷失二年	庚戌 宋理宗淳祐十年 蒙古海迷失三年	辛亥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蒙哥元年	壬子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蒙古憲宗二年
				張德輝行狀云壬子公與元好問北
示程孫詩云過南宮廟學文 司農墓表 度石嶺關 嘉議王公碑 恆州馬君碑 信武曹君表 真定學記 皇堂記 集序 銘序 跋	六十歲 石嶺關詩云四月十四日小亭序云八月居鎮州信武 阡表云九月來燕都中州後序云秋 始刻毛氏跋序云 自燕還木庵序云 十月將歸太原	六十一歲 天慶記云二月自鎮州還忻州蒙求 序云五月過鎮陽營建記云七月過 順天家廟文云八月爲四女擇婿	六十二歲 赤壁賦後云五月來太原宿大悲僧 舍常君銘云九月自太原東來鄆城 續夷堅志云冬游順天抱龍嚴寶教院	六十三歲 送高雄飛序云七月廿七日入都東 平碑云十月居鎮陽千秋錄記云十 月自真定來東原贈詩云遇蕭漢傑 客須城
南宮廟學文 清真營建記 司農墓表 度石嶺關 嘉議王公碑 恆州馬君碑 信武曹君表 真定學記 皇堂記 集序 銘序 跋	自題中州五首 玉峯哀挽 天慶尊師表 順天營建記 友山亭記 求序 序 馮金亭詩	見菊 常仲明 真定常 善人白 順天第 公表 德記 文題閑 賦後	寒食 九月未 常仲明 真定常 善人白 順天第 公表 德記 文題閑 賦後	寒食 月夕 賀中庸老 承天寺懸泉 贈蕭漢傑 聖與子制名 東平利堂碑 蘇彥遠銘 奉張君碑 史張君表 相劉氏先 送高雄飛
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甲寅 宋理宗寶祐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	乙卯 宋理宗寶祐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丙辰 宋理宗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六十四歲 致樂堂記云夏以 事來燕都黃華碑 云六月客燕中宣 武碑云冬以行臺 召東來	六十五歲 故關道中詩云正 月秋澗口誨云二 月自汴北歸答聰 上人書云四月未 自太原來鎮州屬	六十六歲 壽聖侯碑云夏來燕 城畢侯碑云八月 自鎮陽來十一月 住鎮州	六十七歲 游龍泉詩云九月 二十六日廉訪碑 云十月居西山鹿 泉	
賈氏千秋記 送崔夢臣北上 宿順天僧舍 王黃華碑 武樂堂記 致樂堂序 水集引 千秋錄 閑詩後 閑師山水 和韋詩後	故關三首 山雜詠十六首 九日同游龍 泉 寄宰魯伯十 日作	二月廿一日歸 自汴梁一詩 內鄉懷鎮端 四日感懷鎮 州劉時舉節 制雲南 濮州畢侯碑 東平學記 聖禪院記 氏通鑑詳節 龍泉 王正 廉訪使楊公碑 中順張君碑 後題許汾陽詩 跋東坡和		

丁巳
宋理宗寶祐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

六十八歲
杏花詩云二月二
日居張邸壽家記
云七月將西歸郝
氏墓銘云秋九月
卒于樓鹿寓舍馬
舟山下
早歸葬秀容縣繫
杏花
告山師塔銘
東阿鄉賢記
吳辯夫壽家記
如庵詩文序
琴辨引

詩後

遺山先生親見國亡所欠惟一死耳始讀此集輒
擬論著特不敢以後學妄議前賢久之次爲年譜
知其必不死者冬仲詩云何時爭得攜家去萬里秋風一釣
船圍城云明年也作江鷗去水宿雲飛共一固自有在誠以國史存亡一也
知交淪歿二也且才名一世自處不碌碌避兵詩云
世故驅人真有力天工第不見知于君上簿書佐領滯于常調
困我豈無心出山詩云少日漫思爲
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閑自楊趙密公故後朋好皆散之
四方存沒不可知其在上者努申阿不白撒合喜
輩庸茲誤國不堪共事圍城中無一知己在逮崔
立變起手無大柄反以虛聲屢招實禍抑鬱悶極
矣北渡之後才名照耀無出其右一時推爲碩果
仰爲宗工又蒙古貴臣如耶律楚材爲故交張柔
爲僚壻嚴實史天澤趙受之趙天錫等爲新知皆
愛才下士咸交書幣四方碑版爭趨其門而先生
聲光雖振貧困自如郵事云已被吳中喚僉父卻來河朔
作炎兒與鄧人云題詩未要題名字
今是中源一布衣道中云空餘
姓氏喧時輩不救飢寒越路傍
評論詩文而已無他望也所致意者惟私錄之赴
告風雅之散亡惓惓於流離遷徙之中寓訪逸徵
聞之意庶幾野史亭中成此一編一集冀以盡忠
本朝補救于萬一其力良勤其心良苦其志亦良

可悲已是譜止据詩文大略可攷者按年載入不
敢曲加附會比年歟中凌次仲氏亦有此作惜僅
見其目無由參訂噫推波助瀾得諸同好增華踵
事望諸後來我其爲嚆矢乎爲濫觴乎

全謝山論甘露碑事以先生在圍城何不早去此
手豈可使著賊不知遺山重名與張正倫等爲崔
立採望授官輟駒促縮何處可逃趙雲松論先生
云事有干涉與崔立情分素熟夫反狀一語明挾
威制刀鋸滿前情分安在謝山又以碑文中先太
師先東平之稱爲降辱大抵因朝臣所諱係後人
所改雲松作詩又有國家不幸詩家幸一語人生
至於零落栖遲呼天搶地悲憤從血性中流出恐
無此心要之先生有志恨之辭移居詩云空悲龍鬚絕
承負魚腹葬置雖良有
餘終身有解嘲之句題真詩云幽澗有冰含太古無人問玉
志微創自悲身世已不願爲第一流人品量自定矣至
其晚年見元世祖于潛邸卒以終身不仕比之集
中諸人如陳時可楊正卿徐世隆李輔之王萬慶
李治王鶚輩有間矣區區碑事乃先生之不幸也
何足以累先生哉因全趙二論附辨于此

先生師友游從中其年齒有可考者党懷英長十五
歲王黃華三十歲皆不及見賈益謙長四十六歲許道真
三十歲蕭真卿三十歲趙閑閑王德新一歲郝天挺素
簡夫九歲馮叔獻八歲楊之美二十歲曹子玉十七
王從之十六歲馮延登李俊民十四歲李屏山十三歲
仲明十二歲張特立趙濟甫十一歲李仁卿孫伯英趙
端卿十歲魏邦彥劉雲卿程威卿九歲史邦直八歲麻知

幾^七雷希顏康伯祿^六劉景元王仲澤商平叔楊
煥^然^四秦彥容^二王元卿^{月一}○田紫芝^少^一李長
源李欽叔冀京父^二王元禮李欽用^五張仲經^六
房希白^八王元粹^{十二}劉京叔^{十三}王飛伯^{十四}
郝伯常^{三十}至劉靜修^少^九吳草廬同亦不及
見志之略見當時行輩<sup>行中止書字號不
列名取易曉也</sup>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一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後學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蔣炳枕山校

古賦

秋望賦

中斐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極天宇之空曠閱
歲律之崢嶸於時積雨收霖景氣肅清秋風蕭條
萬籟俱鳴菊鮮鮮而散花雁杳杳而遺聲下木葉
於庭皋動砧杵於蕪城穹林早寒聆崖畫冥濃澹
霏拂繞白紵青紛叢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
蒼蒼之落日山川鬱其不平瞻彼輶轅西走漢京
虎踞龍蟠王伯所憑雲煙慘其動色草木起而爲
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獨征汗漫之不可與
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風於箕穎高巢由之遺名
悟出處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繁南山之石田維
景略之所耕老螭盤盤空谷淪精非雲雷之一舉
將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東傾邈神州於西
北悅風景於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潛驚
激商聲於寥廓慨涕泗之緣纓吁咄哉事變於已
窮氣生乎所激豫州之士復於慷慨擊楫之誓西
域之侯起於窮悴傭書之筆諒生世之有爲寧白
首而坐食且夫飛鳥而戀故鄉發婦而憂公室豈
有夷墳墓而剪桑梓視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
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
候蟲之悲至於整六翮而睨層霄亦庶幾乎驚禽

之一擊

輶轅管子輶轅之險謂路形若輶而又景略晉書載記王
輶轅曲縣氏東南有輶轅道是也
劇縣人隱之志
擊楫晉書祖逖傳字士稚范陽人元帝拓
山懷佐世之志
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之以爲豫
州刺史將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誓曰不能
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嘖嘖
超傳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官爲書掾筆蹟曰大丈夫
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問乎

蒲桃酒賦

北人歲獻蒲桃酒○元文類楊果羽林行明昌泰和承平久
陽路安邑縣蒲桃酒自今母貢○案遼史穆宗紀應
歷二年漢進蒲桃酒元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九月享
大廟常饌外益蒲桃酒郊祀志今有蒲桃酒與尚膳
馬酒各祭一爵爲三酒又特齊庶品至元十七年始
用蒲桃酒此遼元兩朝皆有是酒惟金源自大石占
立西遼以後西北之貢久絕故讀竟九朝史事無一
言及蒲桃酒者其待南使率尚金蘭酒其儲大享皆
用香藥酒即中州所載歷朝詞人詠酬唱亦不見
末造解州安邑乃有此法所以先生此序有世無此
酒久矣之語是縣或元初入貢而世祖中統初有勅
罷之豈非以西
域進酒故耶

劉鄧州光甫爲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
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
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
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
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
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
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
子子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
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
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
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
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
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今俱來枝
蔓千年鬱其無涯斂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
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於湮埋索罔象之元
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給雲已薄而成裁
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悵於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
桂醕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蘖之中媒水泉資香
潔之助秬稻取精良之材效衆技之畢前敢一物
之不偕艱難而出美好徒耽毒之貽哀繫工倕之
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桎乎靈
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災音衰而鼓鐘味
薄而鹽梅惟揮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
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劉鄧州光甫

中州集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
歷州縣有政跡拜監察御史以直諫稱其不
能俯仰世好蓋天性然也正太初為右司都事除武勝軍節度
副使召為翰林修撰家多藏書金石遺文略備父東軒子畫山
水故光甫以鑒裁自名至信筆作簡牘尤有可觀一時名士
如雷御史淵李翰林欽叔王右司渥皆游其門得人一詩可傳
必劉鄧州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為吏有聲由寧陵令丁
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為大理司直拜監察御史出為河南府
判官再召為翰林修撰遷北遷為兵部所殺公博學通儒老
筆為文奇士也嘗請屏山諸公游其為所重談論不窮援
筆為文奇士也嘗請屏山諸公游其為所重談論不窮援
筆為文奇士也嘗請屏山諸公游其為所重談論不窮援
筆為文奇士也嘗請屏山諸公游其為所重談論不窮援

安邑 史地志河東南
西域蒲桃 莊子黃
罔象 莊子黃
木災 韓退之祭柳子厚
靈臺 莊子靈臺者
有特注心也
清明玉杯 漢書董仲舒傳春秋事得失玉杯繫露清明
今繁露中有玉
杯竹林二篇
之揮殘 又揮殘天下之聖法
災 災而民始可與論議

新齋賦 并序 本集七卷長壽新居詩高橋表新
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
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厭若有所得以為平
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為新齋且為
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為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為山
而惡乎畫履霜堅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
有一再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變
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為神拊陳迹以自觀悼吾事
之良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
善誨循循出處語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
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動可以周萬物而濟
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知乃
角逐乎空文俚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揜虛
名以自夸適以增頑而益囂我卜我居於浙之濱
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
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躡憤則啓悱則發亦愚智之
所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己以進童子
可以遊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
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味爽之弗旦
孰悴槁之弗春人安知溫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
他日不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縣東南

案三十七卷仲經詩

鹿原菊水

七卷長壽新居

自注地名白鹿原長壽縣○新
樂府白鹿原新齋作蝶戀花詞
御書此三者益後
其去楚亦遠矣

行齋賦

并序 本集三十七卷仲經詩集序是年出
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為行齋取素貧賤

行貨賤之義○新樂府詩
吏庸云行齋活計五車書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
王氏之敗屋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爲之補罅
漏治蕪穢蓋十日而後可居華門圭竇故事畢舉
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
予以爲士之貧至於君極矣無祿以爲養無田以
爲食無僮僕爲之負販無子弟爲之奔走無好事
者爲之謀緩急而助薄少率貲無旬日計泰然以
閉戶讀書爲業不以爲失次而以爲當然不以爲
怨不以爲憂而又且以爲樂也然則不謂之無愧
其名也而可乎迺爲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鶴與鳧無益短長力有可
求勝天不祥福不盈睫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
舍亡出入無時今莫知其鄉飽饑有時而激怒今
殆豢虎之貽殃我思古人動靜有方靜以養虛剛
以作強辱以處汙愚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遡橫
潰而獨障直釣磻溪之魚禿節單于之羊有漆身
以爲厲自被髮而爲狂仕汙世而執轡徇殊俗而
解裳太阿存兼善之達緼袍有不求之臧唯夫長
劍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澗飲
雖至於勞筋骨而餓體膚者爲無傷古有之居不
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遜世而不
復見然愈揜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兩霜有蘭不
彫俟春而芳偉哉造物又將發吾子之幽光耶

仲經 元史張孔孫傳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古部爲金所併
遷隆安父之純官東平府參議○本集二十四卷
張君墓銘銘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銘仲經學
精而行修聲光燭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爲海內文章家○

又三十七卷詩集序仲經早以詩文見稱于官西南仲經借杜
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舉家就子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
解鄧州得 鶴龜短長 莊子駢拇篇見經雖短續之則
相從文字間 其 養虎之法時 憂鶴 經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
非所斷性 養虎 其 養虎之法時 憂鶴 經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
短非所斷性 養虎 其 養虎之法時 憂鶴 經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
齊人謠曰大冠若箕長劍 太阿 潘安仁楊州詠周顧尚父
柱頭攻狄不能下 太阿 潘安仁楊州詠周顧尚父
太阿

五言古詩

箕山

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
秉文見之以爲
近代無此作也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迹絕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
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祇自潔尙厭一瓢喧重負寧
所屑降衷均義稟汨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
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
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
百念肺肝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棲隱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通耕于中岳穎
以手捧水而飲人遺一瓢得之取飲飲訖
挂于樹上風吹塵歷作聲尚以爲煩去之
先生南渡後得名之作是時南宋道學流于北謂爲經學楊
趙提衡于上李麻講論於下詩中四語得名似在此偶閱錢西
樸評本直以腐語抹之在西樸固專以論詩或疎于論世而遺
山未免曲售時好以博才名迄今細味四語未見切題先生詩
筆之妙全不在此其詳審之美乎周德卿有云文章工外而拙
內者之妙全不在此其詳審之美乎周德卿有云文章工外而拙
此詩于首亦屬飲名之 蠻觸 莊子則陽篇有國于蝸之左角
癡識之以論知言者 蠻觸 莊子則陽篇有國于蝸之左角
日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陽城 左傳四岳三塗陽城太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陽城 左傳四岳三塗陽城太
城之南十餘里亮因就墓號曰箕山神以配五岳

緱山置酒

氏山○樂府有緱山夜飲水調歌頭詞○中州集馮
內翰壁傳字叔獻真定人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
拜翰林再爲曹郎官宗朝屢以使指轄大獄幼有重
名就其所長論之館閣臺諫與賓客言乃其選也徒
以小心奉法不畏強禦故屢以城日書屈之識者有
用違其長之歎與定未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

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諸生從之游與四方問遺者不絕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為神仙焉又其漫賦詩序云元光間予在上龍潭春秋二仲月往往與元雷游歷崧少諸藍即此○又雷御史淵傳字希顏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甲科釋褐涇州錄事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摯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案馮雷並詳本集墓銘

靈宮肅清曉細柏含古春人言王子喬鶴馭此上賓白雲山蒼蒼平田木欣欣登高覽元化浩蕩融心神西望洛陽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細如蟻擾擾爭紅塵蓬萊風濤深鬢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媿爾雲間人

王子喬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巔至時果至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于緱氏山下及崧高首焉○太平寰宇記王子喬壇在緱氏縣東南六里

同希顏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蘿逕深以悄桂樹不復見禿籐餘秋篠盤盤盡絕頂石冢平木杪長風萬里來筋骸覺輕矯側身望巖竇解衣憩林表是時夏春交野色亂青縹川光乍明滅地脈互縈繞岡巒蟻垤出井邑蜂衙擾紅塵洛陽昏白雲太行曉元功信冥漠一覽疑可了悟彼東山人胸中魯宜小

石冢史記伯夷傳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光武臺

東南地上遊荆楚兵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年赤帝孫提劍起蒿蓬一顧瀝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歸然此遺臺落日荒煙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羣雄白水日夜東石

麟幾秋風空餘廣武數無復雲臺功

滎水後漢書光武紀滎水盛溢注水經曰滎水出南陽滎陽縣界山東南經滎陽城北東入汝水雲臺又馬武傳後論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頴亭留別

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借北風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受陵跨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閑暇壺觴負吟嘯塵土足悲咤迴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畫

李治仁卿

蘇天爵名臣事略內翰李文正公碑名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詳寄庵銘

張肅子敬

敬肅古今對子姪婿張子敬○秋潤集張子敬提刑挽章攬轡南來擬拜君逢人忍以詩音聞策竹書勳不須更聽西風笛愁滿西山日暮雲注云至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在河南時作塞上曲云對月笛中起愴然傷我情秋風一萬里都向笛中生遙憐漢軍口掩淚下邊城又云為北軍行省郎中時會

王元亮子正

中州集王元亮字子正初名元亮後止各粹平拔援驅戶三百餘家

州人系出遼世衣冠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喜專固世事不以累其業故時無能當之者正大末用資敘為南陽酒官遭亂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遂為黃冠師有十月風霜侵病骨數家鍼線補殘衣之句親舊有憐其孤苦欲為之娶者子正業已高舉主太極道院竟不能自返年四十餘癸卯九月病卒詩人謂子正楊叔能挽之云兀婦主中饋雖貧生理存五言造平淡雙影臥黃昏漫下陳蕭蕭虛占文舉傳北平家世絕銜恨入荒原從弟鬱亦攻詩方之其兄蓋商周矣○甘水仙源錄怨齋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瞻少時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疏闊不事舉業正大間薄游鄧州漂泊江漢間甲午至燕遇真常大寂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之萃元堂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病而逝不洩旬而見夢于誠明張君其云為教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人已老花落花開常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語曰誠明書見夢之詩白于真常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人姓張名無機者亦真常之舊作又長于詩其古詩雅淡有陶韋之風焉○中州集張內翰公有得子正書詩○陵川集太極書院記庚子辛丑間中令正詩者為道學生又有與北平王正先生論道學書又哀于識度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猶生長鏡萬里朔風急獨

鶴一天秋月明擬見斯文還太極遠收浩氣返元精世無程邵
知音少雲黯黯山恨不平注時方作太極書院未畢○元一統
志長春宮南有觀曰元禧九山案輟輟穀告成少室大箕
北平王元粹記其本末

灑亭

明秀其類
江鄉景物

春物已清美客懷自幽獨危亭一徘徊條然若新
沐宿雲淡野川元氣浮草木微茫盡楚尾平遠疑
杜曲生平遠游賦吟諷心自足竭來著世網抑抑
就邊幅人生要適情無榮復何辱乾坤入望眼容
我謝羈束一笑白鷗前春波動新綠

杜曲

雍錄樊川章曲東一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
曲謂之北杜杜甫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
田

出京

史院得告歸崧山侍下○新樂府
有史院得告歸西山院漢鈔詞

從宦非所堪長告欣得請驅馬出國門白日觸隆
景半生無根著飄轉如斷梗一昨隨牒來六月阻
歸省城居苦湫隘羣動日蛙黽慚愧山中人團茅
遂幽屏塵泥免相浣夢寐見清潁矯首孤飛雲西
南路何永

長告

漢書丙吉傳字少卿魯國人居相位尚寬大好禮
讓據史有罪職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案驗

蛙

周禮秋官蠲氏掌去蛙黽注齊魯之間謂蛙為蠲黽歌
也怒鳴為聒人耳故去之○杜甫詩碣石歲時蟻天地日
蛙黽又云世復輕

元魯縣琴臺

本傳琴臺已見箕山注○唐書元德
秀傳字紫芝家貧求為魯山令太守
待以客禮○顏魯公集有魯山縣琴臺碑記為元德
秀作○金石錄元魯山琴臺記大中七年朱整撰正
書

荒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千年一琴臺睠焉涕盈
襟遺愛食縣社公寧不堪任此臺即甘棠忍使無
餘陰旁舍高以華大豪日捐金蒼雲元武暮鬼物

憑陰岑尚德抑元虛墜典誰當尋我興薦寒泉百
拜公來臨公來不能知落日下饑禽懷哉空山裏
鶴飛猿與吟當年于焉歌補衰一何深承平示得
意獨能正哇淫君相此一時又復悟良箴諛臣坐
廢黜盍亦起幽沈蒲輪竟類轂香草空深林寂寞
授書室孤甥舉遺衾生平諒已然薄俗矧來今千
山為公臺萬籟為公琴夔曠不並世月露為知音
人間蹄涔耳已矣非公心

鶴飛援吟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詞
春與猿吟吟今秋鶴與飛
于薦于
唐書元德秀
傳元宗在東
都醕五風樓下命縣令刺史以聲樂集河內大盛魯山惟樂工
數十人連袂歌于薦于于薦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嘆
曰賢人之言哉因語宰相孤甥
見唐文粹李
郭璞游
河內其塗炭乎乃黜太守
華魯山墓銘
蹄涔
仙詩東
海猶蹄涔
喻老蟻堆

水

聞鄆城張伯玉計音作○說文灋水出潁川陽
城少室山東入潁水經注汝水枝津世謂之大
潁水東南逕召陵故城南又東逕公路臺又東歷汝
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中州集張轉運數傳弟數
字伯玉美風儀喜談論氣質豪爽在之純希顏伯仲
間舉進士有聲場屋及再上中即拂衣去嘗自許
大丈夫娶非尚主官不徒步至宰相不屑可也宰相
李公仲適之皆與之游從不敢以布衣諸生處之家
既貴顯厚于奉養擊鮮為具賓客日滿門窮書竟夜
卒以樂死嘗賦展云樵展雙鳥懶海簾一蟠奉醉後
云日日飲燕市人人識張翥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
落百千萬之怪石與來姑噎快一吐將軍便欲關弓
射氣毋忽破碎物怪紛狼藉有時醉狂頭插筆掃盡
人間雪色壁其頗放如此○又美李屏山送李天英
詩事我元人不敢娶其鋒○歸潛志張毅伯玉許州人
古松老我不敢娶其鋒○歸潛志張毅伯玉許州人
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齊其腹為人豪
邁不拘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從屏山游與雷李諸
君及子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
經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然為西州豪傑
俗子少不愜意輒漫罵人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小
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
神迨酒酣輒發引紙落筆住住有天仙語後病腦疽
死年未五十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蟬
秋雨濕人以爲不減李長吉麻知幾為文以祭辯其

爲人大略史學優哭屏山詩云張侯新作九京人李
子遷再伯玉句云匣內青蛇亦悲何竟憑誰識快雲
材又屏山在燕都時與希顏伯玉諸公游宴李皆酒
雷善飲略因相戲言云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
鷹伯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本集三卷范寬秦
川圖詩注予七年前過郾城伯玉知予來而都無賓
主意予亦偶塞而去爾後雖願
交而髯歿矣未嘗不以爲恨

灑水復灑水東望雁行沒殷勤一杯酒遙酌灑亭
月永懷紫髯郎冠佩見突兀巖巖石青峙鬱鬱松
秀發裴回功名會脫落豪俠窟中州有士論指與
雷李屈挂弓須扶桑洗劍必溟渤皇天斬美器一
世惜英物神交付冥漠生氣凜毛髮古來天下馬
萬里入超忽良樂不並世燕市空駿骨狂歌叫秋
雲北風撼林樾

豪俠窟杜甫鹿頭山詩
參淡豪俠窟雷李指雷淵希顏
李純甫之純挂弓阮籍詠
懷詩響

劍倚天外

雜著五首初白評云應加集陶
二字案別本有之

稟氣寡所諧飲酒
九衣食固無端西田獲稻初白
評無當作其所業在

農桑雜詩
八甘以辭華軒火調田家豈不苦西歲功聊可

觀西帶月荷鋤歸
居二裴回上隴間歸園
四暖曖遠

人邨歸園
一紛紛飛鳥還暮養真衡茅下赴庶無異患

干西遙謝荷蓀翁漢下躬耕非所嘆西

守拙歸田園歸園
一淹留自無成九日間居初白
評自陶集作豈長吟掩

柴門懷古
田舍遂與塵事冥赴素月出東嶺雜詩
七夜景湛

虛明赴揮杯勸孤影雜詩
二杯盡壺自傾飲酒
七遙遙

望白雲和郭
主簿千載有深情荆

榮叟老帶索貧士
三原生納決屨貧士
三邈哉此前脩貧

七久而道彌著
疏二人生少至百飲酒
十五每多憂慮

五雜詩量力守故轍貧士
餘榮何足顧
疏二棲遲固多娛

九日幾人得其趣疏二

桃李羅堂前歸園
一霜露榮悴之形贈
咄咄俗中惡

見高枝飲酒
八提壺撫寒柯飲酒
八懷此貞秀姿和郭
主簿

留就君住擬古
五終身與世辭飲酒
十二

世短意恆多九日
時時駛不可追雜詩十
初白評感彼柏

下人墓柏
一作愚泣然沾我衣雜詩
三運生會歸盡重
獨飲彼此

更共之飲酒
一理也可奈何雜詩
八一觴聊可揮還舊
居酒

中有深味飲酒
十四情隨萬化遺撫軍坐
送客西南望昆墟海山

三靈人侍丹池山海
六我無騰化術形贈
帝鄉不可期

歸去且極今朝樂游斜
來詞千載非所知九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

秦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

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鼈不量力強欲

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

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

饑寒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跛鼈荀子跬步不
牧豕漢書公孫宏傳蓄川薛人也家貧

說負薪又朱買臣傳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擔柴東薪行
且誦書妻羞之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

十餘

桃李弄嬌嬌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纖纖爭春

風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

兒童昨夜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

繁華東梗楠千歲姿骭髀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

復難爲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鰕鰕玉篇廣韻並駢後漢書趙壹傳詩曰伊優北堂

頽谷封人廟秋淵集頽封人廟詩序云在宋樓鎮西三里古堤上至元十二年夏陳師

齊索賦故有是作頽封遺廟祀高廟旁苑丹青戶隔空治道得人無國小希心錫類與天通當年大隱融融樂此日喬林淡淡風鶴道茅焦賈餘勇從容誰似片言功案詩與遺山意同

洩洩頽谷雲濺頽川水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清美人言君善諫微意得鄭子特於悔悟時一語發天理大孝動天地土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且敗矣如何千載下乃與茅焦比我行頽川道永念負甘旨願作頽尾魴因之日千里

茅焦見劉向說苑正諫篇

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中州集劉從益字雲卿南山翁為之會錄大安

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者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為葉縣令修學講義舉善抑惡有古良吏之風葉劇邑也兵興以來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其歲入七萬石故在也雲卿請于大憲為減一萬民賴之流亡歸者二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臺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時年四十四葉人聞之皆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之心焉雲卿博學強記于經學有所得為文章長于詩五言古詩又其所長雷御史說雲卿在太學時年甚少嘗有詩云黃金錯落雲間闕紅粉高低柳外牆時輩皆推服之其卒以詩得名者固已見于此矣有蓬門先生集行于世二子祁字京叔郁字文季俱有各于時

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驂騑萬里氣聖途已駸駸大梁語三日副我夙所欽濂溪無北流此道日西沈百年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雖寥寥聞絃猶賞音獨憐夸毗子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道我豈任相酬無別物徒有好賢心

濂溪宋史周惇頤傳字茂叔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華峯下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夸毗詩天雅夸毗體柔也

阿京吾所畏蚤生號能文初無王家癖聲光自流

聞此行不虛來得接大小君信知珠玉淵足當羔雁羣君家有箕裘聖學待冊勳但使本根在枝葉復何云殷勤五色筆未用摧千軍

阿京秋淵集渾源劉氏世德碑從益字雲卿雷淵誌趙東出門戶莫教門戶出蓬蒿之句予下字京少穎異為學自刻苦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應試失意即閉戶讀書致窮大史王澤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交口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居文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士論咸謂得斯文正脈之傳王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堂歲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鄉西京選充山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粘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沒年四十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墓有碑川鄉士集二十卷處言二十三篇歸潛居三卷行世○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者多採用焉○歸潛自序予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為行宮得從名士大夫問學○秋淵集碑陰先友記劉祁字京以渾源人資純粹○本集三十九卷寄耶律書渾源劉祁字京以渾源人資純粹

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溫柔與敦厚掃滅不復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讎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異同寧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枿將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酬胡為文字間刮垢搜癢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開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

垢癢唐書魏徵傳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癢程張指明道

老鶴何許來澹與孤雲同相值太虛室悠然復西東聖學要深談惜君別匆匆何時沂水上同詠舞雩風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

修五首

中州集李右司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年二十一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宏辭優等

河中以道梗不能行。中經歷正大八年，河中陷，獨得一小船，走陝州，被召授應奉翰林文字，在遷延。元十年，山爲鄭度所殺。先官薦者，後應奉依遷修撰，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差之，不道也。與人交，不立崖岸。杯酒相然，諾赴難解。頗望倒屣，無復餘地。時輩以此歸之。家故饒財，盡于貞祐之亂。京師冷官，食貧口衆，無以自資。夫人素豪，後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則有金魚墮地之譏。人視之，殆不堪其憂。而欽叔處之自若也。欽叔文章行業，過人處，見其多而天下獨以其純孝爲不可及云。又王良臣傳：人翰林與李欽叔善，從軍南征，欽叔亦與行道中，唱酬甚多。○歸潛志：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叔昆弟，皆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時號李金吾家，追欽叔叔，又繼以從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叔若，學博覽，不通久長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復中宏詞，遂入翰林。爲應奉，考滿再留出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爲陝府經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欽叔爲可聽作詩，有志于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林，應機敏捷，辦得體，趙閑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林才，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異哉。○續夷堅志：河中李欽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爲客史，學優，言君後當擢第。但出此兒子門下，爲大晚耳。學優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爲然。其後欽叔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文字。兩預主貢，學優竟出於其門云。○玉堂嘉話：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梁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他多事，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而果至，曰：爲戒諫百官草詔，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入供職，有倖不易解者。志劉仲尹致君欽叔外祖也。中劉仲尹有龍山集，嘗于其外孫欽叔處見之本。集贊，宋鉅侯之季弟，母實娶龍山劉致君之女。則欽叔父名彥實，字之弟母○中州集：劉戶部光謙字道卿，潘州人。父澤字潤之。爲部掾，斷獄有陰德。劉之昂與之唱酬，其詩有：潤之門舊說炎如火，陋巷今猶冷似冰。半夜杯槃長袖舞，白頭書進短簪纓。用是事不敢以朝廷待之。連卿泰和三年進士，資幹局處事詳，爲朝廷所知。累官官農少卿，病瘡，許州宣宗勅國醫診視之。卒年五十六。好問爲舉子時識于登封，相得甚歡。尊酒間談笑有

味使人不能忘也○又王或禪頌詩注貞祐未行臺
劉光謙達潤文官李獻能欽叔愛其才辨欲活之
以避嫌不取也乃託以問事機令軍中拘管之○史
本傳白華字文舉廣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爲應奉
翰林文字正大年元累遷爲樞密院經歷官六年權
樞密院判官七年五月真受

年五月真受

忽忽歲云暮烈烈風霜威舉頭望長安游子從此
歸我有平生懷愛君如連枝半年姜肱被所樂良
不貲尙恨人事異離合無定時送君酒一杯侑以
彈鋏辭上言行路難下言長相思

姜被意

海內先賢傳姜肱事繼母年少兄弟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案此語指孟津時事與九卷四哀詩同義同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風濤脫沈舟冰雪危墮
指孝子在中野永念負甘旨家貧親已老形瘵心
欲死古稱季路孝負米曾百里顧作鯉與魴寧當
怨賴尾君歸不可緩獻壽迫歲始遙知慈母心已
爲烏鵲喜

孟津汜

水昌黎集此日足可惜云假道經孟津出烏西

雜記陸賈曰鳥鵲噪而行人至

—

一年不襲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
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夫怒攘臂縮首甘
盲聾老兵賜顏色歡喜無所容求索厭朋友勞苦
慚僕僮無聊復無聊又復招災凶我有一樽酒澆
君塊磊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顧以寸心微
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辭不見閑閑公文章二百
年不救四壁空

塊磊胸

馬相如大曰阮籍胸中塊磊故須以酒澆之

年歐陽修寄安石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君性我所諳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時有之謀事恨太銳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徇俗恨太卑人道自近始貧富理不齊君自不得飽欲療何人饑乞醯乞諸鄰聖哲有明譏被髮救鄉人智者所不爲且如與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豁豁傾心脾泛愛豈不可後悔終自貽又如與人言寧復無失辭刺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穀黃間能不發其機聞君作損齋似覺豪華非懲忿與窒慾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歲晚以爲期

黃間

張衡南都賦黃間機張注黃間粵淵中黃芽

古人遙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在茲君歸豈不佳交游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詠嵩山詩宮壺發新篇宮梅耿幽姿故應劉與白亦復念微之

飲酒五首

襄城作○地志南京路許州襄城縣本隸汝州泰和七年來屬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牀頭有新釀意慙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華肯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虛買實禍將相安足論驅驢上邯鄲逐兔出東門離官寸亦樂里社有拙言

離官寸亦樂

離官寸亦樂

邯鄲

枕中記盧生曰吾家山東有田五頃足以禦寒餓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驢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逐兔史記李斯傳斯與其中子俱被執顧謂曰我欲與苦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

萬事有定分聖智不能移而於定分中亦有不測機人生桐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儻來非所期

定分

南史顧凱之傳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酣適徘徊雲間月相對澹以默三更風露下巾袖警微溼浩歌天壤間今夕知何夕

後飲酒五首

陽翟作○地志南京路鉤州陽翟縣倚

少日不能觴少許便有餘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俱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一壺作病知奈何妾婦良區區但媿生理廢饑寒到妻孥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誕幻苦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滉漾莫容詰康衢吾自樂何者爲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頌功德

康衢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一年微服游于康衢

客從崧少來貽我招隱詩爲言學仙好人間竟何爲一笑顧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同歸

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醫此語誰所云吾友田紫芝紫芝雖吾友痛飲真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當年時

田紫芝

中州集字德秀滄州人父齊以蔭爲部掾德秀少孤養於外家定襄趙氏故多居於所年十三外祖廣寧

治中命賦麗華引語意驚絕人謂李長吉復生資性穎悟一覽萬言年二十讀經傳子史幾遍爲人疎俊而以蘊藉見稱與同

元豹 劉文舉 口下名譽不與家產三倍客諫曰南山有元豹 雲霞 若舊精舍寥落空泉石

劉曲龍潭

層冰積浩蕩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壑突兀開淨宇 仰俯風景初不殊川塗忽修阻寒潭潭海眼淨黝黑 自太古蟄龍何年臥萬國待霖雨誰能裂蒼崖雷風看掀舉

海眼蟄龍

蟄龍 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 刻云記龍潭遇雷事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游嵩山天封宮 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游龍潭者毋笑語以 瀆神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過雷意有所戒也

麥藪

借地乞麥種微倖今年秋乞種尚云可無丁復無牛 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聆盼三百斛寬我錢 寒憂我夢溱南川平雲綠油油起來望河漢旱火 連東州四月草不青吾種良漫投田間一太息此 歲何時周向見田父言此田本良疇三歲廢不治 種則當倍收如何落我手羊年變雞猴身自是旱 母咄咄將誰尤人滿天地間天豈獨我讎正以賦 分薄所向困拙謀不稼且不穡取禾亦何由辦作 高敬通惡雨將漂流吾貧有濫觴賢達未始羞單 衣適至斲一劍又蒯緱焉知寄食餓不取丞相侯 作詩以自廣時用商聲謳

落手

落手 杜甫留別詩不意青 旱母 南史梁宗室推傳歷淮南 地大旱吳人 高敬通 後漢書高鳳傳字敬通字子高 號為旱母 不意妻常之田曝麥于庭中令鳳護雞 通經不覺潦水流麥至斲 軒黃昏飯生至夜半 蒯緱 孟

飲人不飲酒正自可飲泉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 鮮酒如以人廢美祿何負焉我愛靖節翁於酒得 其天龐通何物人亦復為陶然兼忘物與我更覺 此翁賢

龐通

宋書陶潛傳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令潛故人龐通置 酒具于半道邀之潛欣然共飲俄而宏至亦無忤也 德禪師清涼草堂 德來居流華中號楚楚者三十 五卷與福禪院記予居林往來清涼如吾 家別業自第一代房公而下草堂德是

舊隱伊陸巷把茅入宴息新居蘭若峯老屋補漏 拆鐘魚有勝氣餅錫無滯迹回頭仙人隊談笑初 未隔結草幾成壤逆旅誰主客道人郵計許一笑 山月白多生負詩債秋物苦催索遙知得新句崧 少為動色 上入舊隱伊陽伊陽有伊陸 餅錫 蘇軾詩林泉有舊 結草 神仙傳河上公不知姓 約何年挂餅錫 氏結草為菴于河濱

少林

雲林入清深禪房坐蕭爽澄泉潔餘習高鳥喚長 往我無元豹姿漫有紫霞想回首山中雲靈芝日 應長

嘗若傳君問曰客何所答曰馮先生家其貧猶有一劍耳又劍錄

北邙地志南京路河南府偃師縣有北邙山洛陽縣同○張載七哀詩北邙何處墓高陵有四五

驅馬北邙原踟躕重踟躕千年富貴人零落此山隅萬塚不復識榛莽餘龜趺賢愚同一盡感極增悲歎粵人惟物靈生也與道俱一爲物所眩遂爾迷厥初蛻骨幾山丘百年不須與歸盡固其理交喪亦已愚陳迹有足悲奈此萬化途焉知原上塚不有當年吾

龜趺蘇軾詩木杪見龜趺陸龜冠子至人不遺動人遺物兮須臾劉伶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動與道俱

龍門雜詩二首地志南京路河南府洛陽縣有龍門鎮

石樓繞清伊塵土天所限人言無僧久草滿不復刻灘聲激悲壯山意出高蹇當年香山老掛冠遂忘返高情留詩軸清話入禪版誰言海山去蕭散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香山唐書白居易傳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鴈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葬于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不見木庵師胸中滿泥塵西窗一握手大笑傾冠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負因循老筇動高興萬景森前陳乾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細看潛溪樹高臥香山雲學詩二十年鈍筆死不神乞靈白少傳佳句儻能新遙遙洛陽城梅花千樹春山中有忙事寄謝城中人

木庵案師名性英字粹中木庵其號也本集二十卷詩集序云住龍門後少二十年詳後注

豐山懷古地志南京路鄧州南陽縣有豐山

豐山一何高古屋蒼煙重開門望吳楚鳥去天無

窮迎山橫巨鼇白水互長虹川原鬱佳氣自古南都雄炎精昔季興臥龍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時事有可論生晚恨不逢漢賊不兩立大義皎日同吳人操等耳忍與分河潼奪操而與權何以示至公一民漢遺黎尺地漢故封守民及守

土天地與相終不能禦寇離顧以寇自攻既異鴻溝初又非列國從一券損半產二祖寧汝容端本一已失孤唱誰當從至今有遺恨廟柏號陰風舊聞清泠淵天籟如撞鐘山經野人語誕幻欺孩童開元有亂階鹿飲溫泉宮黃猿何爲者乃爾能嘯兇乾坤之大音久鬱理當通清霜旦夕落佇爾驚羣聾孔明自謂漢室季與清泠淵黃樓出見廟碑述開元事

隆中南雍州記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廟柏杜甫古柏行落落盤踞難得地冥冥孤高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史記正大二年四月甲午以京畿旱遣使慮囚五

一旱近兩月河洛東連淮驕陽佐大火南風捲黃埃草樹青欲乾四望令人哀時時怪事發雨雹如李梅我夢天河翻崩騰走雲雷今日復何日駛雨東南來元氣淋漓中焦卷意已回良苗與新穎鬱鬱無邊涯書生如老農苦樂與之偕閭閻聞吉語一笑心顏開酉年酒如漿乾溢安能裁唯當作高廩多其尊與壘家人笑問我君田安在哉

駛雨原注駛與快同音見魏志○案北史寶泰傳母夢電光奪目駛雨霑洒寢而有娠酒漿袁子正書

示姪孫伯安本集十一卷寄筆詩三十七卷南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夙性說字驚老
師見汝挾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
如茲讀書誤人多闕疎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
扶桑枝倚梯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
謀欲何施幸此掌中孫未染如素絲就令好紙筆
門戶誰當支我有商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
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讀韓集

倚天劍宋王天言賦地為輿天外倚梯寶章詩九霄初倚入雲梯老謀
國語卻叔虎曰既無老謀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商餘唐書元結傳天下兵起逃入倚

種松

百錢買松栽植之我東牆汲井浣塵土插籬護牛
羊一日三摩挲愛比添丁郎昨宵入我夢忽然變
昂藏昂藏上雲雨慘澹含風霜起來月中看細鬣
錯針芒惘然一太息何年起明堂鄰叟向我言種
木本易長不見河畔柳顧盼百尺強君自作遠計
今日何所望

插籬杜甫四松詩所插小籬籬本亦有誤防昂藏又疎柯慘澹又慘澹

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地志河南路河中府虞鄉縣○中州集

周昂醉經齋為虞鄉麻長官賦詩云詩書讀破自融神不羨雲安麴米春黃卷至今真味在莫將糟粕待前人○本集三十一卷藏雲表生條靈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頽圯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南共葺之命高第齋知先象之居焉

鑿池水交流築屋山四繞衡門在人境三徑深以
悄中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寢容
未了虛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並自是
萬物表達觀無不可言外當意曉

虛舟莊子力舟而濟于河有虛船天游蘇軾詩至空惟法
達觀騷賦冠子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貫
蹉跎匡山游爛漫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
友夫君負奇節劍氣鬱星斗為吏非所堪徑去如
避走王官唐以還寂寞蓋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
動林藪至今溪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
事寧復有

匡山南史劉慧斐傳游于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其歡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杜甫懷太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夫君九歌思夫王官唐書司空圖傳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

雜詩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
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
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妍媸在水鏡鉛粉
徒自欺孰為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
與曹瞞期

銅馬法後漢書馬援傳援善別名馬得略越銅許邵孫盛
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曰子知人二句見史記

妍媸席豫鏡詩妍媸冰

世事如大弩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
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
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鸞不見師尚父鷹揚
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鑑基喻智慧要
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為愚者憐

萬斛船杜甫詩萬斛船影若揚白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唯其不自銜故與頑石

齒和也速於售再獻甘滅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和再獻新序荆人下和得玉赴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玉赴而獻之使玉尹相之曰玉也又以爲謾斷其右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廈良勝難我衣敝緼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劍鋏勿妄彈

苜蓿薛令之詩盤中何所有苜蓿長蘭干

采杞

仙苗不擇地榛莽散秋實微霜綠未隕濃露紅欲滴方書尙服餌僕課采拾花葉久已厭功實從此得苦茶薦奇味凡醞化靈液人傳東坡事世驗西河術誑口亦自佳輕骨况可必維物多似是致用相萬一向非觀玉篇誰爲分杞棘

方書

本草枸杞一名天精地節地仙仙老羊乳仙人杖西王母杖春初生苗葉食俗呼爲甜菜五月生小紅紫花便結紅實其根名地骨久服堅筋

玉篇

陳子昂觀玉篇序丙戌歲子家世好服食昔嘗餌之及此役也而息意茲味成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予饌爾而笑曰始者與此君別不圖至是而見之豈非神明嘉惠將欲扶吾壽

心食之已旬有五日矣適有行人自謂知藥者謂喬公曰此白棘也公何謬哉仲烈愕然而疑亦曰吾怪其味甜石果如此喬公信是言乃譏之作采玉篇謂宋人不識玉而實砥石也予心知必是由于獨見之故被奪于衆人乃喟然而嘆曰嗟乎人之大明者目也心之至信者口也夫目照五色口分五味元黃甘苦亦可斷而不惑矣而路傍一議二子增疑况君臣之間朋友之際乎自是而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也感采玉詩而作觀玉篇以答之并示仲烈譏其失真

宿菊潭

地志南京路節州內鄉縣有菊水

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

毫釐汝鄉之單貧寧爲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鬪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邳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饑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朴傷汝肌傷肌尙云可天闕令人悲

天闕

白居易詩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天闕

觀浙江漲

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云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初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大塊供一噫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留礙憑陵如藉勢洄洑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雲蒸楚樹杪雪映商嶺背髣髴千丈潮悅與海門對飲飛飛鬪蛟鱷燃犀出鱗介陽侯富陰族萬首露光怪翠蕤澹偃蹇鉦鼓亂砲礮永懷疏鑿力重數神禹大乾坤海爲壑未礙變橫潰納汗非無處流惡聊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煩一再拜

飲飛

呂氏春秋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涉江中流有蛟螭躍岸角而照之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陽侯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搏偃蹇旌旗偃蹇砲礮上林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爲海神

流惡

左傳有汾洶聯句陰旌時流帝鼓鎮衛

鶴雀崖北龍潭

本集十一卷女嚴詩注在內鄉住盧氏道中

層崖閼頤陰水木深以阻湍聲半空落洶洶如怒虎風生木葉脫魄動不敢語何年渾沌竅靈物此棲處初從一綫溜開鑿到神禹雲雷鼓飛浪噴薄

齊萬弩藏珠驪龍領百斛快一吐油油入無底細
散不濡縷歸藏海有穴汎溢愁下土南峯天一柱
萬古鎮幽府江山有奇探落景迫行旅多慙茹芝
人終年看飛雨

龍領莊子海上翁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川得千金濡縷
國策徐夫人也首茹芝杜甫詩至愛漢初以試人血不濡縷茹芝老時清獨茹芝

五松平

竹港晨露白石門秋氣寒湍流落澗壑細路深茅
菅江平白石出竟日沿清灣四顧不見人山鳥時
間關蒼崖入地底煙靄青漫漫力盡不能過卻坐
空長嘆青天白雲閑可望不可攀虛名竟何得行
路乃爾難

阻雨張主簿草堂

本集八卷賦大雨詩

淫暑雲氣鬱漫漶成積雨南風竊陰機萬籟困掀
舉飛濤限江岸懸流迫茅宇塊坐百慮滋歸興生
鳥羽兒童十日約竹馬候門庶曾是百里程川途
忽遐阻少游去我久念子平生語款段劣可乘羸
餘果何取河汾敝廬在坐滯西南楚世事不可期
客心徒自苦

竹馬博物志小兒七歲曰竹馬之戲少游款段後漢書馬援傳嘗曰我弟少游常哀我慷慨多大志河汾唐書王績傳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未大儒也聚徒河汾做作六經

贈答楊煥然

本集碑文云諱龜字煥然乾之奉天人大元舉選授河南路課稅所長官

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
分關中楊夫子焉誼世所聞十年元尚白藜藿甘

長貧有來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
知子雲古來知己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
非心所親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
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

桓生

鹽鐵論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千時更與賢知為所解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送詩人李正甫

河汾詩房韓希白送李正甫九日韻詩論著哀時纔可哀不如此放

笑顏開留連風月憑詩句管領江山有酒杯我欲處身如此處君言裁恨若為裁即今但有錢三百相約高樓盡醉回○續夷堅志刀生花予同舍李夢之予正甫為予言

陽和入枯株靄靄含芳津山頭太古石不與萬物
春朝從木客游暮將山鬼鄰紫芝僅盈匊幽蘭不
充紉青雲入長吁肝膽空輪囷我嘗讀君詩天趣
觸眼新秦游得豪宕晉產餘真淳怒虎不受唾駭
鹿未易馴安坐誰不如半生走遶巡蒼蒼不可問
藐藐誰當親青山碾為塵白日無閑人空歌東野
曲不救西州貧

木客

蘇軾虔州詩山輪囷陸游詩老眼還憂不及鹿馴陸

期賦野鹿矯而舞剛山難愛而頻舞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一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二

烏程 施國祁北研箋
蔣 炳枕山校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萬化如大路物我適相遭往來限鄰屋夢寐阻同袍斷金幾何人年運劇銷膏相歡顧不足爾戈奚暇操古來太山名達觀等秋毫蠻觸徒能國螺贏竟誰豪曠蕩覽八紘美惡自爲曹造物無巧擇大塊有并包暴公今在亡轉瞬起蓬蒿孤心既悄悄衆口益嗷嗷同塵寧當悔枉己乃爲勞鹿門有高躅世網儻能逃

萬化

莊子若人之形萬化而未有極也銷膏漢書兩龔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秋毫莊子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八紘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鹿門後漢書鹿門山因采藥不返孟浩然詩余亦乘舟歸鹿門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

原注水經湍音專○廣韻職緣切水在鄧州○懷城縣有湍水

疎星澹秋明陰霞絢朝映積雨成坐愁晨光動幽興石門歸馭引湍浦漁刀並曠蕩萬景新歸藏四山靜平湖風漪綠遠岸秋沙淨洋洋游鯈逝汎汎輕鷗泳隱顯垂夙心感寓見真性倦遊時自悼違己將安竟憂端從中來茫茫發孤詠

漁刀

詩河廣箋陰鏗詩夾條沈深涼含風結細瀾游鯈莊子與惠子見儵魚出游是魚樂也○潘岳秋興賦玩游鯈之激瀾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

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離井蛙奚足論禪蟲良足羞正有一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遊大笑人間世起滅真浮漚曾是萬戶封不博一掉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齊州

孤憤

史記韓非傳非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憤孤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憤孤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憤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世禪融晉書阮籍風塵風塵于中而不可出也人間世莊子有人問世篇司馬遷曰與人間世篇司馬遷曰與人間世篇司馬遷曰與人間世篇

李道人嵩陽歸隱圖

中州集麻知幾詩雷希顔潛志趙愚之詩王仲澤贈句二妙集段成己詩○中州集知幾又有竹樓冠家山圖爲李道人賦二詩又

北山范寬筆老硬無妍姿南山小平遠澹若韋郎詩崧陽古仙邨佳處我所知長林連玉華細路入清微連延百餘家柴門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鷄犬通垣籬婉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飛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覓詩句不恤怒與譏道人本無事何苦塵中爲京師不易居我癡君更癡山中酒應熟幾日是歸期

范寬筆

宣和畫譜范寬游秦中遍觀奇勝章郎唐書章綽

黃公廟

羈客無恆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遇劍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

帝傳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圯上人異事
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間一編書塵
埃數遲暮

黃公祠

史留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即我矣圯上又見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學東坡移居八首

廢地三畝餘十年長蒿萊瓦礫雜糞壤白骨深蒼
苔孤客無所投卽此營茅齋墾斷豈不苦寢處亦
可懷辱身賤者事寧當惜筋骸伐木荒林中運甓
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諧買宅必萬錢一
錢不天來今晨見此屋一笑心顏開

運甓

晉書陶侃傳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其勤力如此

誰謂我屋寬寢處無復餘誰謂我屋小十口得安
居南榮坐諸郎課誦所依於西除著僮僕休休得
自如老我於其間兀兀窮朝晡起立足欠伸偃臥
可展舒窗明火焙煖似欲忘囚拘屋前有隙地客
舍不可無花欄及菜圃次第當耘鋤東野載家具
家具少於車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

南榮

上林賦偃仰之倫暴于南榮注應劭曰依於南榮也

煖

陸游詩土煖燐燐烟煖囚拘俗若若囚拘

故書堆滿牀故物貯滿箱渾渾商寶昂疊疊漢銅
章杖飾昭敬恭嚴卯訶瘴剛雷文繞杖節獸面出
佩璜私印刻王尊王斗蛟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
非硬黃亦有曇首帖不辨作雁行雪景審思物宣
政舊所藏晉公古漁父浩歌濯滄浪因觀宮騎圖
臥聽識提囊谿石含餘潤奚墨凝幽香南榮挂風

響雲裾珮鏘鏘鏡背先素書八字環中央讀之三
嘆息此日何時光

漢章

史武帝紀更

嚴卯

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農龍庶疫剛

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東
縛毫釐脫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
所託諸公頗相念餘粒分鳬鶴得損不相償抔土
填巨壑一冬不製衣繒纈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強
半雜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識瓢飲樂敵貧如敵寇
自信頗亦慙兒啼飯籬空堅陣爲屢卻滄溟浮一
葉渺不見止泊五窮果何神爲戲乃爾虐

重圍

八卷有圍城病中及

青城

八卷癸巳四月二十有九

鬼手

柳宗

兒

柳宗

舊隱嵩山陽笋蕨豐飽餉新齋浙江曲山水窮放
浪乾坤兩茅舍氣壓華屋上一從陵谷變歸顧無
復望樵漁憶還往風土夢閑曠恍如悟前身姓改
心不忘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今年僦民居臥
榻礙盆盎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隱
俛首入羈鞅巢傾卵隨覆身在顏亦強空悲龍髯
絕永負魚腹葬置錐良有餘終身志懲創

嵩山 案先生自丙子南渡即寓三鄉復居登封集中如論詩
口號并頌三女阿秀生等云在 浙江 新嘉坡一老○案先生
登封也凡所云嵩前洛西並是 鄧州城及凡所云秋林別業菊潭水等語是 佛屋
案先生癸巳北渡後拘管聊城三孝密公寶章小集注 民居
云甲午三月二十一日書于聊城至寶寺之寓居即此 序云北渡居陽平二十九卷千戶碑云子往客陽平六年九卷
兩夜詩六年真作賈胡留別冠氏 巢卯 世說孔融被收日大
諸人詩低眉常愧六年貧並是 下尚有完卵乎 魚腹 葬于江魚腹中 置錐 陋巷無置錐之
地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
知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傳聞入讎敵祇以興
罵譏老臣與存亡高賢死兵飢身死名亦滅義士
為傷悲哀哀淮西城萬夫甘伏尸田橫巨擘耳猶
為談者資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
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朝我何所
營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溼薪煙
滿眼破硯冰生髭造物留此筆吾貧復何辭

國史 譯本傳及墓銘○本集三十七卷南冠錄引京城之圖
予為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府之役言于諸相請小
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
知者亡可奈何其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
附焉○又三十九卷與樞判白兄書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
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抄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
存亡者為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遠道過
無恨矣○靜修遺詩金太九恭墨竹云策書紛紛少顏色空
山夜哭遺山翁注云汴口張蔡公以金寶錄歸遺山書政頗多
○名臣事略引王文康墓誌云公奏金寶錄尚書善政頗多
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以上重其言命國史附修錄金二史
又言行錄云初公侍潛邸屢以史事為言嘗舉楊奐元好問李
立翰林國史院時元楊已物故南冠錄引云甲午午作 稗
官 漢書藝文志小說者流蓋出于稗官
東坡謫黃州符藥行江湖荒田拾瓦礫賤役分僮

奴我讀移居篇感極為悲歎九原如可作從公把
犁鋤我貧公亦貧賦分無賢愚論人雖甚媿詩亦
豈不如

拾瓦礫 蘇軾詩去年東坡拾瓦

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
為倪家蓮華白每釀必見貽季昌妙琴事足以相
娛嬉郭侯家多書篇帙得徧窺趙子篤於學間以
問所疑王生舊鄰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歿十
口分寒飢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
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聞吉
語報我脫繁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穀皮我作野
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

此州 舊指蓮花白

新樂府中秋飲倪文仲家蓮花白酒中
同李仁卿賦鵬鵬天詞月窟秋清桂葉
丹仙家醺熟水芝殘香來寶地三千界露入金莖十二繁天澹
澹夜漫漫五湖豪客酒陽寬醉來獨跨蒼鸞去太華峯高玉井
寒○李仁卿同賦云太一滄波下酒星露醺秘訣出仙局情知
天上蓮花白壓盡人間竹葉青迷晚色散秋聲兵廚曉溜玉冷
冷楚江雲錦三千頃笑殺蠻均話獨醒十丈冰花太一峯拍浮
來赴江船中碧筒象鼻秋泉滑澤國幽香笑捲空雲淡沈月朦
朧醉鄉千里鯉魚風馮夷擊 季昌 卽白季昌二十 郭侯案
文又五卷墨竹詩有郭輔之未知是否 趙子 卽趙仁甫本
詩王生 卽王贊子襄本集 仲通甫 本集續編有答郭仲通
送王仲通詩 王李 本集入卷有登歸程詩
未知是否 疑指王百一李仁卿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本集三十四卷濟南
行記云置酒歷下亭

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齊乘歷
下亭濟南府城驛邸內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爲勝
絕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案歷城沈志引
宋晁補之北渚亭賦序云歷下亭其最高處故賦有
躋歷下之岩曉之句參以行記及齊乘所載與晁賦
序合知宋金元以來城內遺址如是若杜詩之歷下
亭似卽水經注之池上客亭自在城外蓋是時其城
尚小非元以來有之亦第據杜詩固非行記
亭古意未免少檢爲引沈志以證之

者宜少警少時曾一讀過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
夢寐猶耿耿喻如萬里別燈火得對影行役豈不
勞聊當忍俄頃

一握天

省

廣異記云元南嶺頂一握天
兩角諺云孤雲兩角一握天
案潘岳秋興賦之華省有省少陵入京詩之華省清省皆
兩義與此正同元稹題注云唐人守同義不嫌重叶

河汾疑信

中州集董文用文出中子編經詩紛紛述作史才
雄聽似秋來百草蟲不是春雷驚蟄驚蟄則此會
得化成龍遺山注子嘗以王氏六經為問先生云王氏六經
以權衡設教雖孔子亦然但後人不能知之因以此詩見示

蕭齋

并序

故民部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
臣無出其右其為太原道漕使時不肖方廁諸
生間顧嘗一望眉宇以為甚幸然亦以齒少且
賤不得與橫經之末而為恨也北渡後居陽平
見關中人邢公達談公平生往往色揚而神躍
問之知其為公夫人之猶子也蓋公達之先人
於公恩義良厚而公所以報之者為甚力公達
初仕部掾年甫三十遂為州上佐出入臺閣者
二十年雖其材致然亦藉公為之司命耳予雅
知公達之敬公也凡欲聞公之故則就訪之公
達所居之屋乞名於予因以蕭齋目之且為之
說云士之生世有一鄉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
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稱分限所在不能
以強人而人亦不得而強之也惟公承王公餘
烈奕葉台鼎世譜完具與當陽杜氏相上下故
言氏族者推其貴出入經史優柔饜飫發摘秘
奧不減前輩蔡無可故言討論者服其博奏讞
疑獄致力忠愛一言之仁利及永久故言斷獄

者歸其平疆禦不奪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
鄉社坐鎮頽俗故言進退者推其高蓋天下所
共稱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誰曰不然古
人有愛蕭子雲筆札者得蕭之一字遂以名所
居况於其所天乎因為詩以貽公達有好賢如
緇衣者請為同賦焉

十年金門客一日蓬蒿人煙煤兩椽屋因公名字
新昔公無恙時四海望經綸敦龐一古儒風采自
名臣人亡典刑在百世留清塵師尊世共然况子
夙所親愛公入夢想逶迤見垂紳教兒多讀書公
言諒諄諄他時門戶改亦惟公所姻我嘗望公顏
道左避朱輪至今誦其詩喜色為津津歸秦如未
老會買東家鄰

民部蕭公

中

蕭公名泰字真卿咸陽人唐太僕卿
諱五卷文集一傳千世○史本傳蕭貢字真卿咸陽人太僕卿
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判官遷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
省令史舊例試補兩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為能即補
擢監察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
養去○董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
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擢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
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敘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幸守令不務
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
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詔
詞臣作唐用董重寶誅郭誼得失論貢為第一賜重幣四端貢
謝○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
同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
東北路按察轉運使使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未幾改靜難軍
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
戒嚴坐受軍諸詔釋不問與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諡文簡
貢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敬肅古今壯引蕭
氏公論載魏書郭在語李彪曰爾與宋弁心交豈能饒爾而獨
怨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錄你鏡人之所出也饒饒也李子曰鏡
者相寬假之意今世語謂寬假他人則謂與些田地此亦有
理案公論一書已錄邢公達秦淵集碑陰先友記邢敏字公達
侯止見於此故錄之○公達秦淵集碑陰先友記邢敏字公達
薦授左司員外郎終大府判官又中堂記事蔡無可集蔡
云部令史出身本集十四卷題寒梅東畫圖詩

太常琬字正甫大丞相松年之子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日授
數千言天德三年進士權第後不赴選調求未見書讀之其辨
博為天下第一歷澄州軍事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
得三代以來鼎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識古
文奇字時為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戶部員
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定十四年
由禮部郎中出守絳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金石遺
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水經補上
尾四十篇晉陽志十二卷金石遺文跋
尾一十卷燕王墓辨一卷傳于世

別李周卿三首

本集二十一卷御史張君表云文
士李周卿又八卷別周卿第詩三

十七卷靈泉序有周卿或是○案歷城沈志以周卿
即中州集之李寧州之翰第之翰宣和末擢第去遺
山游濟南時幾及百二十年尚得謂是人乎又以三
詩附入濟南行記以是記文十五首之數不若六年
河朔州一語與記文亦非河朔
者三年矣不合甚明亦非河朔

行路澀於棘單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清涕留餘
潛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謫訕唯君篤高義日來款
柴關古交松柏心今交桃李顏古人去不返古道
挽不還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間

澀棘

杜甫詩行路難行澀如棘
古今交孟郊詩今交非古
交貧語聞皆輕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鰲
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
柳止詩人玉為骨往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
作婢使望君清廟瑟一洗箏笛耳

玉骨

杜甫詩秋水為神玉為骨
漢書嚴助傳東方朔枚舉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城居日蛙鼃局促復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檢
束溪光淡於冰山骨淨如玉懷我同心人團茅住
深竹垂綸鮮可食種秫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
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鵠詩人未見其比與予
約西湖如詩中所說

深竹

韋應物詩經聲在深竹
柳宗元詩苔色連深竹

訓韓德華送歸之作 本集四卷汝州詩
十三卷小女詩

良朋滿東州歲月見忠悃韓侯晚相值意氣尤懇
懇我嘗相斯人趣向識端本立節柏有心樹德蘭
在晚官榮晚不顧寄興浮雲巘今世走名場旗旆
幾仆偃賤子本無取玉趾渠往返昨聞遂歸養見
謂竹林阮暑涂三百里追送不憚遠觀君木訥姿
百念為日損顧方慙衣網又被以華衰桑榆儻可
收歲事在穠蔭里門眼中見歸袖勞重挽雞黍先
有期升堂未言晚

懇懇司馬遷報任安書
柏心禮器如松柏
浮雲巘杜甫
下萊蕪郭忍
飢浮雲巘
損益為道日損
華衰
名場
居易詩帝鄉名利場難為無安居
日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修武縣重泉村為
山陽縣屬輝州
地志河東南路懷州
山陽縣與定四年以

朔吹作還止雲意鬱以周十月雷收聲陽和自油
油此雨非舊雨春旱歷夏秋道路土三尺今朝見
浮漚三城信樂土凶年未消憂一蝗食禾盡半菽
不易求流民四方來斷港魚蝦稠忍死待一麥秋
種且未投乾溢誰所司零壇徧九州醉飽到狐鬼
巫覡自懷羞帝命制江湖野語良悠悠龍公為汝
質桑榆定可收

朔吹
唐太宗詩代
馬依朔吹
雪壇
公羊傳大雩旱祭也春秋繁露大
旱雩祭而雨雨止禮志祈禁卜日
于都門北郊望祀岳鎮海瀆有司行事用酒脯醢七日不雨祈
社稷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如初祈後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
殺斷織扇造
土龍以祈

霏霏散浮煙靄靄集微全出門望白塢但覺襟袖
潤繁聲忽赴節細點復成陣久渴宜未厭已作寧
小靳山陽冬候煖麥脚易滋分土膏入滲漉破粒

容可趁此邦信可樂風土同一晉單車我東來塵
土滿歸蠻裹賴失先具閉糴困餘吝今朝人事改
一雨開百順僧窗晚色淨喜極夢為盡枕上一詩
成燈花落紅燼

全說文分廣韻扶東來案本集九卷入濟源寓舍詩注云
始來自濟源也

看山

慘慘悲去國鬱鬱賦卜居不采西山薇即當葬江
魚今日忽有得蕩如脫囚拘青山坐終日忘讀案
上書皋壤與山林使我欣然歎我身天地間託宿
真遽廬無窮閱有限萬期亦須與坎止及流行何
計疾與徐百年險與夷又似萬里途良馭馳康莊
九折亦摧車必惟易之就遇險當何如化復生
生體異理不殊驚非浴而白鳥豈黔而烏誰續長
經鶴誰截短足鳬孔墨不煖席盜跖華堂居公車
困方朔太倉飽侏儒杜子露雙肘朝參出無驢軟
裘與快馬照耀與臺軀天隨隱笠澤杞菊供盤盂
擊鮮日為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賦分無賢
愚作計窮一我造物良區區嚮也憂不足乃今樂
有餘

皋壤莊子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之遽廬又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
傳舍也萬期劉伶酒德頌天地為坎止漢書賈誼傳乘流

白鳥莊子鷦鷯不日浴而華堂居案居字與上下居義同重

侏儒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露肘杜甫詩麻鞋見天無驢詩

東家東家養雞許借我軟裘又詩軟裘快輿臺軀又詩越羅與

臺杞菊陸龜蒙杞菊賦云宅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

曠明為韻賦十首曠字初白評云

行帳適南下居人踟庭戶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
渡今朝川涂靜偶得展衰步蕩如脫囚拘廣莫開
四顧半生無根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歸來
歎墟墓鄉閭喪亂久觸目異平素粉榆雖尚存歲
晏多霜露

丁令威洞仙傳丁令威者遼東人少隨師學得仙嘗暫歸化

千載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名也粉榆高祖舊粉榆

今日復何日霜氣倏已淒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
提翩翩劉公子王田重相攜乾坤動詩興澗壑忘
攀躋霍侯家甚貧劣有酒與雞城居獸輦鼓移家
此幽棲世網不易逃所向皆塵泥何以濯我纓林
間有清溪

招提翻譯名義集後魏太武始光劉公子案公子即濟川

詩王田案王田似即鍾紫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崖映柴
門昔我東巖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留杖履歲月歸
琴樽翁今為飛仙過眼幾寒暄蒼池上柳青衫
見諸孫疎燈照茅屋新月入頽垣二句先依依覽

陳迹惻愴不能言

東巖君中州集先大夫詩卿先生權參知政事代郡楊公叔
容人唐禮部侍郎次山之後自幼讀書世俗鄙事終其身不挂
口為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雖童子以言欺之亦以為誠然也
先大夫歿遺產無幾先生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
理累之僅奴有竊捨東家之棗者立命還之貧人負債則往往
令折券以貸之也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未嘗一日不飲酒賦
詩春秋四十有八終年家先生作詩不事彫飾清美圓熟無山

林枯槁之氣居東山福田精舍首尾十疎燈又元德明燈下五年東巖其自號也有集三卷藏于家疎燈讀林和靖詩落葉落復落清霜今幾番疎燈照茅屋山月入類垣老愛寒花淡幽練宿鳥宿卷中林處士相對兩忘言案前月作山月小異

霜氣一屢薄杳杳秋山空臨高望煙樹黃落雜青

紅造物故豪縱窮秋變春容錦障三百里不盡臺

山東粲粲黃金華羅生蒿艾叢野人不知貴幽香

散秋風秋物自橫陳顧揖苦不供誰能搖醉筆吐

句凌清雄

黃金華

清涼山志名花曰金華卷十四卷臺山詩云誰家隨步得金蓮案此花以出五臺山者為美

陳當戶

自橫陳

宇宙有此山閱世過鳥疾何人不此遊名姓寧復

識茲辰世所重前代多盛集柴桑有故事二謝留

俊筆併數孟與桓此外誰記憶人生百年寄踏地

皆陳迹獨惟我輩人興懷念今昔山林與泉壤自

古長太息

柴桑故事

陶集有九月閑居詩孟桓晉書孟嘉傳九月九日西九月九日詩孟桓晉書孟嘉傳九月九日

帽云云

賞心古難并暮景日易費故人成此游尊酒重相

慰新詩互醺唱清談見滋味鱣鯢方偃蹇鼃鼃共

騰沸懸險劇褒斜清渾雜涇渭爭教十圍腹滿貯

憂與畏情親到真率寧復轉喉諱鄭重伯雅生藉

汝聊吐氣

伯雅

趙德麟侯鯖錄開州有三雅池潘遠紀開二云昔有人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孟嘉各有一篆字一云伯雅一云仲雅一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地為三雅池余覽魏文典論云劉表一子好飲製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今三雅池所傳乃劉氏酒器也

往年在南都閑閑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

卿酒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壁春

雷轟堂堂聳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

含秋清我時最後來四座頗為傾今朝念存歿壯

心徒自驚

閑閑

本集墓銘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磁今充南京轉運都勾判官又用薦者人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事免官出為世祖軍州事轉度支部判官承安五年冬上謂宰臣張萬公曰趙秉文前以言事降官其人有才具且敢言朕非不用以軍興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用再任大安初出為刺史入為兵部郎中兼修撰貞祐四年除待講學士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又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不數日復官如故今上即位改翰林學士修國史開與改元五月春秋七十有四終于私第大槩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至五言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他文校之或不近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所至也

九日吹臺

水經注陳留風俗傳縣有蒼頭師曠列仙之吹臺梁王層臺以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所至也

聳御史

案御史即曹淵字希李詳後八卷寄詩注王渥字仲澤詳後八卷寄詩注

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

船菊潭秋花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

清妍歸路踏月明醉袖風翩翩父老遮我留謂我

欲登仙一別半山亭回頭餘十年江山不可越目

斷西南天

半山亭

見後三卷招飲詩注

吾山一何高清涼屹相望龍頭出白塢佛屋壓青

嶂雲光見秋半旭日發毫相我我寶樓閣金界儼

龍象鄉曲二十年香火闕瞻向金花香綿草夢想

雲雨上福田行欲近重為詩酒障終當陟層巔放

眼天字曠

清涼華嚴經疏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寶閣香綿也

見後十四卷
五臺詩注
供勝踐粥魚齋蔬薦元機日烘幽徑綠煙煖風定曉枝紅雨稀曾是西堂讀書客不應啼鳥也催歸

紫微老仙伯少日見承平甲子五百餘雙瞳益清明披莊不盈尺條然澹無營庭柯挂秋蔬老樹風泠泠我有年德尊公深鄉曲情思得菊潭酒爲公制頽齡作詩語同游明年復尋盟看翁九節杖翻上崢嶸

紫微讀夷堅志王生宛報紫微劉尊師說○本集七卷北行詩注劉君雅有游秦之興三十五卷天慶觀記劉君歷六百頽齡處瀨瀨爲制頽齡九節杖杜甫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留月軒

丈室何所有琴一書數冊花竹結四鄰繁陰散芳澤閑門無車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邂逅又復得懽伯懽伯屬我歌蟾兔爲動色商聲隱金石桂樹風索索乾坤月與我光滅即生魄元精貫當中寧有天壤隔卯君尙奚待言論累數百多談令人厭坐睡驚墮憤一笑雞未鳴虛窗自生白

歡伯易林酒爲歡伯除憂來樂○酒譜昔人謂元精李賀精歌歌卯君蘇軾詩東坡持是壽賈當中卯君卯君注子由己卯生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靜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頰洗風露素月澹相映蕭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爲續雪香句孤芳忌太潔莫遣凡卉妬妍花紅粉妝意態工媚嫵窈窕春風前霞衣欲輕

舉金槃渺華屋國豔徒自許依依如有意脈脈不得語詩人太冷落愁絕殘春雨

趙吉甫西園

是家春三株槐茂堂堪構九嶠蘭芳佩可初桃李陰成應有地棟梁材出豈無人從今不羨燕山寶五桂聯芳老一椿○陵川集種德園記趙氏燕廬仕之家也汲古先生置園別第綠園而草木發關雎而泉石列不務嬉游而不寄宴樂有意乎推本之種夫德也故名之曰種德將由名以致實發本乎是園必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而後已摺紳先生皆有詩文以誦之丁未夏敬君鼎臣自燕致命于僕以爲記僕亦冀夫種德之慶繁衍之盛集乎趙氏之門而有以徵之爲天下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種夫德之目故冀衍是言

王城比民居近市無閑田閑田八九畝乃在城西偏久矣瓦礫場莽爲狐兔阡高人一留顧老木生雲煙築屋臨清流開窗見西山人境偶相值遂無城市喧趙侯嗜讀書兀坐守遺編性情入吟咏古淡無妖妍酸鹹與世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別墅詩請爲子孫傳耕耘有定業歉豐屬之天寧作鹵莽兒袖手待逢年汲古先有齋種德今有園期君在晚歲無庸計目前

酸鹹韓愈詩嗜酸鹹鹵莽莊子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汲古秋

集慶趙汲古八秩之壽劖樂天體詩人生八十今極壽况復兒孫滿眼前汲古園中趙夫子燕京城裏地行仙摩挲金狄門前客精健耆英會裏人坐到天禧橋畔月也堪春草幾回新榮慶不年榮結綬至三八載享康寧人間八秩風流事無佞君家種德馨○十卷有趙汲古南園詩案西園在燕京前南園當在洛陽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彥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脫去之而不可得也故嘗鬱鬱不自聊求予發藥之予名其居曰任運堂且爲賦詩官職有何好凜凜蹈危機車塵及馬足捧手仍低

南冠預庭趨隱隱金石聲恍如夢清都偉哉神明
觀欣幸當何如

素王杜預左氏傳序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以邱明爲素臣壤壁孔安國尚書序尚書

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乃不壞

殿屋劫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儀憶當講授初佩服何逶迤登降幾何人鸞鳳相追隨千年仰堦級天險不可躋文杏誰此栽世世傳清規植根得所託在木將何知

杏壇覺懷英重修孔廟碑云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修遺壇寔爲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楊奐東游記壬子三月謁闕里班杏壇下拜謁祝板如禮又云杏壇二字爲竹溪覺懷英書

堂堂魯三檜培植出天巧規模欲十抱奇秀供百繞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青煙干雲上羣鶴空自矯哀哀嶧陽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何限名取唯一少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零臺滿荒榛達宮餘曲沼紛紛閱成壤何異晏與早道存有汙隆物齊無壽夭霜皮眼中見鬱鬱自塵表君看太山石萬古青未了

三檜東游記手植三檜二株在贊善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燬無復遺趙東之府九嘆有頌○陳川集有手植檜復萌又○明孔涇聖檜記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罹于兵火枝幹無遺後八十一歲甲午爲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故

陋巷陋復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蓋多閉戶自幽屏近郊無百畝負郭纔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唯一井此井閱千歲清節傳箕穎尙想瓢飲初至味

久益永德鄰與周旋聖域容造請貧中有此樂日暮獨何炳泠然窺古甃一勺試甘冷上池果能神轉盼得深省塵埃竟何有素髮忽垂領共學誰我容從之抱修綆

陋巷東游記出北偏北行向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陳川集有曲阜懷古顏巷詩上池史記扁鵲傳飲

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黃埃顧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馘亦盛事規模到平淮作計萬萬古而今安在哉獨愛鼓瑟翁不與三子偕宗周方訖錄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乎詠歸來我亦淡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顏開

泮宮東游記薄暮自稷門望兩觀登泮宮臺臺下水深丈許而無源三咏采芹之章而後下舞雩經

大姦何所如猘猢猱且猛雖然弭耳伏擇肉會一騁卯也不敗露名與聖師並天刑竟莫逃不待七日頃曹瞞盜漢璽僅得保腰領與卯均小人脫網乃差幸小偷學不至適足污堪鼎不從市朝肆必就遠方屏兩觀餘坡陀萬世示頑獷神兵懷可怖過者宜少傲

猘猢猱說文猘虎爪也兩觀見上詩○家語子夏之章有曰

不見講堂處指似存世譜遺基洙泗間荒惡餘十畝聖師旣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修六經卒業此其所當時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太僕忠且壯持用方禦侮如何唐盛日一廢不重舉中和天地位寧

復俟庭廡所嗟世道衰師授日莽鹵空餘千歲井
黜黑照終古

講堂

東游記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涿北四南世家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于此硯臺季路室後漢書祭彤傳永平十二年徵為太僕顯并在此西

白塋表佛屋萬瓦青鄰鄰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

鄰塋廟恣汝為豈合魯城闔魯人惑異教吾道宜

湮淪許行學神農耒耜手自親當時子孟子直以

為匪民况彼桑門家糞壤待其身一朝斷生化萬

國隨荆榛孟氏非所期安得楊與荀丹青贊神化

舊染為一新坐令鐘魚地再睹籩豆陳吾謀未及

用勿謂素無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祇自

愚文章何物技不直咳唾餘操戈競虛名望塵拜

高車所得不毫髮咎責滿八區公論懸日星豈直

小人儒喻彼失相者俛不知所指南一授轡聖

門有修途陽光照薄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

灑掃今其初

林墓皇覽孔子家去城一里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無能名其樹者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東游記北出龍門入孔林由輦路而北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拜先聖如初禮林廣十餘里

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惜木以文為世所賞無荆棘無鳥雀巢

寶巖紀行

王庭筠五松亭記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魯班門為尾迤邐北去迤邐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之佛祠天平之

道宮今為墟矣惟嶺嶺寶巖寺為禪院寺創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大定中寶公華為禪院寺鐘鼓清幽發泉改邑始為天下聞寺○劉子遊林慮西山記謂發邑中士大夫講集作一日留會姚公茂諸君南來相

類同遊嶺谷日具出南城三十里入柳林亦曰黃華嶺大林行四五里入山路比黃華嶺更谷亦曰黃華

繁鉅水聲一方連嶺二浮圖在大殿經閣北倚然有名刹一乃寶華寺二乃寶巖寺寺在竹間舊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瑞功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瑞記之碑陰刻劉洽中濟詩濟亭上止餘一松王子

萬景若迎候絕壁三面開仰看勞引脰兩山老突兀屹立柱圖覆諸峯出頭角隨起隨偃仆不可無煙霞朝暮爲先後橫亘連巨鰲飛墮集靈鷲九華與奇巧五老失渾厚想當位置初遂欲雄宇宙太行有缺谷勝絕無出右大似塵外人眉宇見高秀哀湍下絕壑電擊龍怒鬬崩奔翻雪窖瑩滑瀉瓊甃窮源得懸流偉觀駭初邁僊人寶樓閣白雨散簷溜天孫拂機絲素錦絢清晝永懷登高賦意匠困馳驟窘於游暴秦百說不一售林間太古石稍復杯飲舊已約銘窪尊細鑿留篆籀茲山緣未了僧夏容宿留終當勾餘年奇探盡雲岫

九華劉禹錫詩序山在池州九峯競秀神采奇異五老白居易廬山記樓賢寺東北有五老峯廬山之勝此簷溜許渾詩砌壑凝積窪尊見次僧夏四月十五日

天下僧尼就禪刹挂搭謂之結夏范成大詩我欲今年來結夏某局岫懷掩雲關

雁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穠吐一昔營幕來天明但平土調度急星火逋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果何所食禾有百膳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諷復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糴就南府傾身營一飽豈樂遠服賈盤盤雁門道雪澗深以阻半嶺逢驅車人牛一何苦

百膳禮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膳時起○漢書五肉西臣注周書曰毋爲虎食也擇肉賦擇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

岳祠齋宮夜宿

煌煌德寧宮望秩年祀永唐來幾焚蕩規制仍峻

整龍旂嚴黼座金闕散光炯嶽拜行且周偉觀竊欣幸青紅留壞壁兵衛自馳騁木杪見龜趺雄筆映鐘鼎中和昔喪亂已溺寧再拯有來雁門公赤手探虎鯁經營入慘澹灑落出鋒穎凶豎竟自摧神鑒益彪炳青山閱人代今古一炊頃摩挲盤根槐甲子誰記省揭來石門道煙岫接雲嶺霄漢瞻上階濃碧插秋影青林雨聲集懸瀑激奔猛森然心魄動冰雪淒淒以耿飄飄想僊袂飛下玉蓮井昨夢知是非復此造真境妙香淨餘習灝氣發新警鶴書來何遲素髮迫垂領元壇展衰步似欲遂幽屏高柯月紛紛裴回惜清景

雄筆宋太宗淳化二年重修北岳廟碑張訓立王禹偁撰文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冊加帝號碑文仁宗皇祐二年

重修廟記韓中唐僖宗元年辛丑雁門公五代史唐莊宗紀中琦撰并書雁門公和元年以李克用爲北行營節度使以凶豎謂橋黃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

克用功神鑒見北岳題名

示程孫四首

本集十卷有程孫鐵安詩詳二十一卷御史表

并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鬱鬱心不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况是涉畏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焦枯白兄應見笑此行亦區區

南宮地志河北東路冀州南宮縣白兄指文舉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卑弱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薄財廉出仁讓語省見端慙婦道化一州母女皆願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愕謂我六十翁齒髮未衰落擊鮮日爲具和氣動城郭爲說壻女賢宅相知有托乃公私自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

今有爲父樂

女案此先生長女本集入壻案即思溫字端甫

直孫年志學玉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茁其芽粲粲彩翠翔鸛雛映朝霞諸孫獻公壽喜極復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靜無譁殷勤教女孫乃今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舍儘得誇

河南君案此即隴城府君妻張夫人也本集四十卷有五十首詞

會聚樂不貲言別悽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醺亦復拋書冊提攜兩童子款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覺千里隔乘興徑一來髯壻當速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作

留飲工作崇臂股半風淫風淫風淫喜陽景旬浹坐秋霖兒寒益跳梁衰暮苦難任病症怯遙夜破窗風露深兩年魏大名千門響霜碁客行足繒纈家居但疎衾絢絲不易得候蟲徒自吟無衣思南州傷哉非獨今

風淫左傳醫和曰風淫末疾白居易詩風痺宜和暖春來脚輕

秋霖楚詞皇天淫淫而秋霖今后土

何時而得乾

同白兄賦餅中玉簪即文舉一卷

畏景衆芳歇仙葩此夷猶冰姿出新沐娟娟倚清秋昨夢今見之風鬟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渺林丘碧筵古銅壺一室香四周懷人成獨詠遠思徒悠悠

碧筵玉篇徒丁切小簪也

野史亭雨夜感興案野史亭已見上移居詩國史注

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衰遲私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窗響疎雨

哭延孫

兒生去年冬閭里日相慶今年迫周晬疹痘俱已竟爛斑綴錦衫未與玉雪稱宅相望此孫惜愛均氣命一宵誰奪去遽有亡辜橫情鍾未難忘力挽將安勝憶昔點妝初季女抱臨鏡灼灼芙蓉花澹與清波映霜風入芳渚瘦綠餘荷柄嬌紅耿在眼百喚不一應寂寞空鏡前老眼淚如迸

疹痘玉篇之忍切癰疹皮外小起也○方書痘胎毒也

贈鶯

鄰牆擁高樹深樾蔭衡宇山禽十百種晨夕所棲處獨愛黃栗留姪姪如稚女笑啼啼又笑宛轉工媚嫵低窺疑欲下轉盼忽驚舉花暗柳陰陰尙記兒時語詩家此尤物名字喧樂府天真累絲竹容服仍楚楚宮額畫眉闊黛黑抹金縷恨不掌上看毛羽得細數山城無與樂好鳥亦求侶時將貫珠來有唱當和汝

宮額眉闊後漢馬援傳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王安石詩漢宮嬌額半塗黃

讀書山月夕二首

層崖多古木細路深莓苔柴門開曉日雲際青山來靜中有真趣孤賞何悠哉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牀對明月樹影含清華牆東有冷池欹枕聽鳴蛙

既雨少陵句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

以下續編○中州集承旨党公傳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公之在學也太夫人夢道士吳
鶴來託宿及公生儀觀秀偉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
餘言師毫社劉嘉老濟南辛幼安其同舍生也大定
十年擢進士調成陽軍事判汝陰令入為翰林學士
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七月十八終于家是女有六子
頊于堂諱曰文獻開闢詩基云公文似歐公詩如陶
謝雪中四首詩人固多貧深居隱茅蓬一夕忽富貴
獨臥瓊瑤宮夢破窗明曉窗開門雪迷空蕭然視四壁
還與鶴也同閑門然猶坐食齋生輝耀天公巧幻如
要我齊窮通衝寒起沽酒一洗芥蒂胸又翻翻雪中
鴉飛鳴見遺粟雪深不可求遠屋寒玉照我如瑞
為多儲有餘因我亦生理拙凍臥僵雪屋日午無
煙飢吟攪空腹豈不知屠沽肥甘隨取足幸待春雪
消吾猶多杞菊又歲晏苦風雪曠野寒蟬聲未
枯棘距刺相穿擗農煙久伊鬱微燭方晶熒津膏
乳漲中有蚯蚓鳴蓬蒿撥快炬修作飛灰輕餘暖未
及慨賤淚先已盈幸有鄰家酒時澆肌栗平又歲晏
雪盈尺農夫倍欣然不作邪寒怨應知有豐年笑我
寄一室歸耕無寸田無田吾不憂飲家當問天我看
多田翁租賦常通懸低頭負阿青顏色慘可憐不
拾遺總行歌兩無牽○又愚軒趙宜之詩後三卷其
書懷繼元第裕之韻四首云少從白衫游氣與山
樂一念塵文字腸腹期杜撰多機天所災室暗燈不
焚枯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鳴泰山與鴻毛何者為重
輕蹄蹄與湧潮誰能較虧盈如能平其心一切客自
平又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
幾年有子罷讀書求種山間田栗里愧淵明香山點
樂天二老已古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
繼愚軒韻亦四首而趙詩不須牽○案党韻四首遺山
只後二首韻合前二
首當脫載無從考矣

南來何所如孤根轉風蓬以彼萬里途寄此一畝
宮明憲一繩牀稍覺紛華空惟餘作詩癖尚與當
年同人言詩窮人無詩吾自窮此世等夢耳誰窮
復誰通茹噎當快吐聊此寬吾胸
今古幾詩人擾擾劇毛粟吾愛陶與韋泠然扣冰
玉大雅久不作聞韶信忘肉求音扣寂寞一嘆動
鄰屋水風清鶴夢月露洗蟬腹白頭兩遺編吟唱
心自足誰為起九原寒泉薦秋菊
老麻臥雲壑澗松上崢嶸斯文要棟梁頽圯可力

撐匠石殊未來破屋鏗青熒乾坤有二鳥一息當
一鳴區區用舍間而亦隨重輕百挽跡不前一怒
怨已盈臨風三太息此意何時平

老麻

中州集麻知幾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為寄
為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間綠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
清游誰與同空餘松根泉澗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
通寧頭視霄漢浩洗心胸又日月兩角竭天地一粒粟老盆
可經醉豈擇瓦與玉大笑區中人朱門巧梁肉清曉登少室日
夕眺王屋紫煙瑞吾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灌足
物物幽情不獨與蕭蕭又南風入桂樹高葉碧蟬聲舉手戲
攀折上與雲煙揮黃金間白玉遍地光晶瑩笙簫坐間發鸞鶴
空中鳴浩歌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
送飛鴻盡青雲萬里平又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為玉臺
詠鉛粉嬌華年政須洗妖冶入駿蹄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涼
風天塵土一盡象緯昭昭照寂寥抱玉
辨爭競搖尾一麟幸有元公子不為常語牽

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
年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真寫胸
中天天然對雕飾真贗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綠
徒爭憐枯淡足自樂勿為虛名牽

寄英禪師

師時住龍門寶應寺見上○詳後詩序注

我本寶應僧一念墮儒冠多生經行地樹老井未
智一窮縛兩脚寸步百里難空餘中夜夢浩蕩青
林端故人今何如念子獨輕安孤雲望不及冥鴻
杳難攀前時得君詩失喜忘朝餐想君亦念我登
樓望青山山中多詩人杖屨時往還但苦詩作祟
况味同酸寒清涼詩最圓相和尚住清涼往往似方干半
年臥牀席瘡我疥亦頑本草松枝條條松脂塗疥頑者三兩度濟甫詩最
苦僧源字濟甫宋州人寸晷不識閑傾身營一飽船上八節灘
安行詩最工慕容安行山陽人臨潼簿六馬鳴和鸞鬱鬱飢寒憂
慘慘日在顏老素詩最和秦略字簡平易出深艱脫
身豺虎叢白髮懼惺惺張侯詩最豪前登封令張效字景賢襄中人

驚風卷狂瀾，竅繁天和洩。外腴中已乾，城中崔夫子。
崔遵字懷老，筆鬱盤盤，家無儋石，儲氣壓風，騷壇我詩有凡骨，欲換無金丹。呻吟二十年，似欲見一斑。大笑擲揄生，已復不相寬。愛君梅花篇，入手如彈丸。愛君山堂句，深靜如幽蘭。詩僧第一，代無婉。百年閒思君，復思君。恨不生羽翰，何時溪上石。清坐兩蒲團。

方干 王贊詩集序云：干詩嘗其得志，修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往。 疥頑 證類本草引鬼膠香研細，約酌少入，少輕粉，凌令勻，凡疥癬，先用油塗了，末一日便乾，頑者三兩度。 八節灘 黃庭堅詩：思何所，似八老。素夫以詩為專門之學，殊有古意。苦于瑣斷而無頭上水，船崔夫子歸潛志：崔遵字懷祖，少有詞賦名，居文士極稱道之。 金丹 黃庭堅詩：夜來一笑，夢歸。鐘下始是金丹換骨時。

夢歸
虛庭霜夜寒，落葉風自掃。恍如南窗月，坐失西山道。
長安佳麗地，游子自枯槁。人生家居樂，學稼苦不蚤。
衡門眼中見，歸意滿秋草。夜長夢已盡，愁絕令人老。

郎文炳心遠齋二首 李俊民鶴鳴集：心遠齋詩，中條自有胸中仁，壑不妨隱向市朝。

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挂眼無外物。
明窗一蒲團，濯足晨理髮。一片萬古心，清潭兩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脫羈束。
兒童挾書至，鐙花催夜讀。自是周太常，生平耐幽獨。

止水 莊子：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惟止能止。 周太常 後漢周澤傳：澤為太常，清潔循行，修

敬宗廟常以病齋宮，其妻哀其老病，窺問所苦，澤以其干犯齋禁，收送詔獄。

蕭寺僧歸橫軸

山空秋草寒，露暗光已夕。悠悠松門月，靜照禪客入遙知。夜堂深，疏鐘動幽寂。

露暗 端明

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游鹿

泉，因為余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

予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

去國二十年，跬步即異境。中間歷齊晉，陡下如墮井。
轍涸困波神，祠廢臥土梗。垂翅附危柯，饑腹得畫餅。
早樞並牛驥，泥淖閨蛙黷。紛紛疲應接，碌碌陪造請。
尚賴麴生賢，真味留雋永。蹉跎鐘鼎意，盡副銅尾秉。
劉生工寫照，遊戲出俄頃。高懸大圓鏡，寓我神形影。
青衿昨日爾，素髮忽垂領。詩餘飯山瘦，智縮武庫廩。
霄漢邈南宮，寂寂婉耿鄧。包虎錦衾爛，薛鶴霜毛整。
鼠目與麀頭，何堪汚毛穎。厚貺久未報，重以大年景。
慈條點棲禽，樹石帶烟暝。知君有深意，勸我事幽屏。
衡茅方卜築，亦復謀二頃。封龍有佳招，因之發深省。

畫餅 宋史：官志：空有食采，牛驥之稱，其同畫餅之妄。 牛驥 漢書：鄒陽傳：今使不肖之徒，與牛驥同羣，同食。 雋永 漢書：鄒陽傳：雋永。

神形影 明詩：武庫廩，晉書：杜預傳：在內七年，朝野稱美。號曰武庫，吳人知預病，憂憐其言，計以顯示之。 大年 畫繼：趙令穰字大年，工小景，汀 封龍 元史：張

龍山時號龍山三老

與元裕之李治游封

龍山時號龍山三老

答王輔之

我宅西山隅，君居頽之濱。昨朝與君晤，憶我山中

春君家縣豪傑交結通周秦四海盧御史肯來作
師賓風流被諸郎文質猶彬彬乃知父兄意潤屋
亦潤身喪亂幾何時孤身走跋跼裘風霜老獨
有佳句新被褐懷珠玉知君未全貧我詩初不工
研磨出艱辛雖欲尸祝之芻狗難重陳顧方媿盈
川况敢同照鄰汾流清復清堪君濯纓塵居人與
行客早晚期相親

芻狗

莊子芻狗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
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者取而爨之而已

盈川照鄰

唐書楊炯傳爲盈川令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
齊名炯謂人曰吾號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

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
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婉在盧前謙也

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

東帶見督郵甘以辭華軒嘯傲南窗下且樂我所
然斜川今在亡問津有遺編行尋柴桑里遂得桃
花源桃源無漢魏况復義熙前讀書與躬耕兀兀
送殘年淵明不可作尙友乃爲賢田家豈不苦歲
功聊可觀讀詩有何味有味不得言遙知一尊酒
琴在已亡絃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二

原
书
空
白
页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三

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炳枕山校

七言古詩

虞坂行

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
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蹤深一尺當時騏驎知
奈何千古英雄淚橫臆龍蟠於泥易所歎麟非其
時聖爲泣元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飢竹花實天
生神物如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
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驎不並世百萬億中
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
坂路多閱馬敢謂羣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
努力鹽車莫稱屈

虞坂

國策昔騏驎駕鹽車上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蓋余
其困處也○水經虞城北對長坂二十里謂之虞坂

且

史記龍策傳宋元王使問余且曰今昔汝漁何
得余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即系出之籠中孫陽騏驎

踏于弊

王逸注孫陽伯樂姓名
得

畫馬爲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驚駘入漢龍種藏將軍此紙何
處得便覺房駘無光芒人中馬中兩勍敵天門雁
門皆戰場并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房

四爾雅天駘房也國語月在天駘注
房星也杜甫詩夜騎天駘超天駘

秋蠶

室人篋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來飼卻上
馬桑隔簇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璋墨滿面畫徹灰
城前致語上無蒼蠅下無鼠作蠶直須如獲許東
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稅吾猶汝官家恰少一絢

絲未到打門先自舉

蠶箔

韓愈詩春
蠶箔

秋蠶

易林秋蠶不爲冬蠶
術注今世有秋蠶冬蠶之分

上馬桑

初白云不
詳出處

阿容阿璋

或長女次
名耶

上無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發興新前年去年花
下醉今年冷落花應嘆梅花娟娟如靜女寂寞甘
與荒山鄰詩人愛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陽春風
翼峨峨一尺雲芳香幽臥如相親山堂夜半北風
惡一點相思愁殺人

幽林穹谷

西都賦其陽則崇
山隴天幽林穹谷

送郝講師住崇福宮

郝平
晉人

大方之家幾知津郝君七十老斲輪書文五車喙
三尺劇談混沌今猶神太元博士爲絕倒君言夸
矣天公嗔長安冠蓋羅青雲洛陽車馬爭紅塵怪
君掉頭不肯住寂寞來作由東鄰崧高維岳古所
秩三十六帝有外臣元都石壇待鸞馭宮殿突兀
松輪囷上界僊人鄧雲山洞天治所名司真蓬萊
方丈去不遠明星玉女時相親瑤華可損蘭可切
煙霞永隔塵中人黃鵠一去不復返白鷗萬里誰
能馴爲我殷勤謝鄧君玉華歲晚當平分

大方

莊子我長耳笑斲輪
于大方之家

斲輪

又輪也曰臣子能以斲輪之
于大方之家

車

又惠子多方
其書五車

喙三尺

又仲尼曰我
有言三寸

由東鄰

唐書
自稱許由東鄰

元都壇

杜南有元
都壇歌

十六帝

李曰詩序余
十六帝之外

都壇

杜南有元
都壇歌

鄧雲山

本集
一卷藏雲表君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
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或吾子蓬山山注院見吾子名氏卻後

當為孝廉貞淨仙人代鄧雲叟為
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說失所在
麻姑搔背黃鵠太白白鷗少陵
指爪輕

范寬秦川圖

張伯玉後同麻微君知幾賦○聖
朝名畫評范寬名中正字仲立華原

人性溫厚有大度故時目為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
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吟覽
以發思慮學李成筆雖得精妙尚出其下遂對景造
意不取繁飾寫山真骨自為一家故其剛古之氣不
犯前輩由是與李成既乃嘆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
山水初師李成既乃嘆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
山水乃脫舊習游秦中遍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
山水之骨法宋畫家山水超絕唐世者李成董元范
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得山之神氣李得體貌范得
骨法故三家所藏
五十八

范寬秦川圖

亂山如馬爭欲前細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圖范

寬筆來從米家書畫船變化開闔天機全濃澹覆

露清而妍雲興霞蔚幾千里著我如在峨嵋巔西

山盤盤天與連九點盡得齊州煙浮雲未清白日

晚矯首四顧心茫然全秦天地一大物雷雨瀕洞

龍頭軒因山分勢合水力眼底廓廓無齊燕我知

寬也不辦此渠寧有筆如修椽紫髯落落西溪君

長劍倚天冠切雲望之見之不可親元龍未除湖

海氣李白豈是蓬蒿人愛君恨不識君早乃今得

子胸中秦作詩一笑君應聞

予七年而過鄭城伯玉知
予來而都無寶主意子亦

偃蹇而去爾後雖願交而髯歟矣未嘗不以爲恨也今日子思兄
弟出此圖求予賦詩酒惡無聊中物爲賦此畫本米元章家物有
韓子蒼題名元章以爲中立元輝以爲中正以予觀
之此特張翥胸中物耳知者當不以吾言爲過云

秦川 長安志○秦記云長安正南秦嶺根水流爲秦川一
名樊川○杜甫詩秦川對酒平如掌王維詩秦川一半

夕陽書畫船 黃庭堅詩定是
米家書畫船 雲興霞蔚 晉書顧愷之傳

之狀愷之曰千巖競秀萬壑
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九點煙 李賀詩遙望齊州九點
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頃洞 許慎注淮南子頃讀如項
羽之頃洞讀如洞游之洞

西溪君 指伯玉 冠切雲 楚
帶長缺 陸離兮冠切雲 蓬蒿 李詩我輩作詩 初白
崔嵬王逸注當時高冠切雲 蓬蒿 李詩我輩作詩 初白

句

赤壁圖

坡下水集詩連山盤武昌古木參雲稠諫茅東
坡下門前江水流永懷百世士老氣蓋九州

平生忠義心雲濤一扁舟留聲何處來喚月下船頭
抑此月中水鏡弄人間秋鴻渡波中山山
古今一俯仰共盡隨蜉蝣孫曹何足弔我自造物游
尚憐風月好解與耳目謀歸來玉堂夢清影寒悠悠
一顧能幾何手妙賦疑可求何時讀仙李騎鶴下瀛洲
儼然袖雙手妙賦疑可求何時讀仙李騎鶴下瀛洲
相期游八表一洗區中愁○中州集李致美題武元
直赤壁圖詩鼎足分來漢祚移阿瞞曾困火船歸一
時豪傑成何事千里江山半落暉雲破小蟾分樹暗
夜深孤鶴掠舟飛夢尋仙老經行處只有當年舊釣
磯○河汾詩曹益甫赤壁圖先生橋橋人中龍京塵
千丈不可容五年一夢落江海翩然野鶴閑龍雪
堂閉戶讀書史興來飄然弄雲水蒼茫下醉三更
赤壁磯頭航一葦明月清風共一江舊往之氣無由
降酒酣作賦記清賞袖有巨筆如長杠一朝騎鯨尋
李白人間俯仰成今昔續故無處覓驚鴻見畫思公
息數

馬蹄一蹴荆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

解事悞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

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

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留餘蹤令人長憶眉山

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雲閑

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羣雄可憐

當日周公瑾憔悴黃州一禿翁

荆門 郭璞江賦荆門關棟而盤礴水經注荆門在南上合下
開開達山南有門像楚之西塞也寰宇記荆門本漢舊

地荆襄 阿琮 陸探微表子以荆州 疾雷 莊子疾雷破山風

之要津 馮夷 楚詞使湘靈鼓瑟事殊少陵 凡今 又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之福昌人其大父自

鳳翔來居縣西南女几山下以力田爲業敬之自號

女几野人能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

河廣頗能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音義有不

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有一事關十年者由是

博極羣書於三傳爲尤精至有內典亦稱該洽杜詩

韓筆未嘗一日去其手作文有綱目不亂詩律深嚴

而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敬之麻

衣草履足歷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
高獻臣爲河南治中聞其名引爲上客及獻臣爲府
尹所誣殺之亦被誣掠幾預一網之禍自是以後
之爲名爲諱絕不與交不二年日事大狼狽田五
六十歲歲入不足一牛屢爲追債所奪竟賣之以爲
食衆難數數張口待哺惟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
以飢寒又不得與世接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往
往見之于詩元光初子與李欽叔在孟津敬之自女
兄來爲之留數日其行也欽叔爲設饌備極豐美
之放箸而數日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美
食明日道中又當與老親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
老子僮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
棺孤狸亦可堪蟻亦可耳子二人爲之惻然敬之佳
句極多如自憐心似魯連子人道面如裴晉公萬事
直須稱好好百年端欲付休休院靜寬留月窗虛細
度雲浪翻魚出浦花動鶯移枝之類恨不能悉記耳
○歸潛志敬之河南人幼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
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爲得
少陵句法平生不爲科舉計且未嘗至京師書然中
州一逸士也爲人質古不閑世事麻條草履或倚杖
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與言謂王夢飛伯曰王侯將
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
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操其身而伏于廟也
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
及別厚贈之歸而買牛使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川
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以吟詠講誦爲事朝士大
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遊後歸洛
下病歿有詩數千首當在行囊中其佳句有云驚街
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又波搖明月浮金鏡
嶺隔華星斷玉繩又箕山頽水春風裏喚起巢由共
一杯又黃綺暫來爲漢友樂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
詩也○又五卷趙愚之送敬之東歸詩云風埃憔悴
舊霜袍老去新詩價轉高像栗漫山猶可賣不須低
首向兒曹文章無力命有在一點浩然天
地間風雪臨頭人不識又攜詩藁出西山

五年不喚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
君詩惆悵良辰又相悞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
門鬱煙霧丈夫不合把鉏犁青鬢無情忽衰素平
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
鯖骭麟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
莎雞號劍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
墓上曹征西我知慚媿王東皋人生只有一杯酒
螟蛉蜾蠃安能豪

龍蛇左傳深山大虎豹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上天平泉
錄李德裕東都平泉莊丹臺臺閣自憐賦陸龜蒙著見五
若遊仙府案德裕著書有窮愁志
侯鯖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妻護傳食五侯
曹征西魏武得事帝令我去官之後求底下一地欲以泥
運典軍校尉意遂更改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
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東皋唐書隱逸傳王績遊北山
西園西園風露秋十卷中作○本集六卷探花詞不見
十二卷扇頭詩扇頭喚起西園夢十四卷石谷詩
眼西園是舊游此在汴京者若四卷紀子正杏園亦
眼中新則在冠氏與此不同

西園老樹搖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登山臨水祛
煩憂物色無端生暮愁百年此地旃車發易水迢
迢雁行沒梁門回望繡成堆滿面黃沙哭燕月熒
熒一炬殊可憐膏血再變爲灰煙富貴已經春夢
後典刑猶見靖康前當時三山初奏功三山宮闕
雲錦重壁月瓊枝春色裏畫欄桂樹雨聲中秋山
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斜日銅人攜出露槃來
人生無情淚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清歌盡
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

春夢侯鯖錄東坡在昌化負大鵬行歌田野間續婦年
七十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因呼爲春夢婆
月夜夜陳張賀如傳壁月畫欄李賀歌畫欄人又金銅
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
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
孫李長吉
遂作歌

愚軒爲趙宜之賦中州集趙元傳字宜之定襄人
調章西傳未幾失明自少日博通書傳詩有規矩
泰和以後有詩名河東李屏山爲賦愚軒有落筆突
兀無黃初之句愚軒宜之自號也用是名益重南渡
以後往來洛西山中閑閑公雷御史王子文許至忠
崔懷祖皆愛之所至必虛左以待爲人有材幹處事
詳雅既病廢無所營爲萬慮一歸于詩故詩益工若

其五言平淡遠他人未易造也宜之之父名敏字清臣由門資敘與先龍城為莫逆交故好問交游間得宜之之詩為多其有隱節今居鄉里○歸潛志趙宜祿宜之忻州人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山下止以吟詠為樂名士無不與遊趙李諸公甚重之屏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集○中州李純甫趙宜之愚軒詩又辛敬之贈趙宜之二首河汾詩張彥升送趙宜之歸新安兼簡洛下諸友詩

心生心化誰搏控舉世俛俛皆大夢百年只辦作朝三爭識羣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清淨眼妄翳無根嗟自種天機者欲至胃雜道念紛華鄒魯翼令人卻澹愚軒愚一蹴藩籬開廓空愚軒虛室久生白掌上清真元自洞氣籊神火俱長物豈有古方傳魯宋人言此眼本無負死恨冥行人所共智愚何預阿堵中或者桔槔賢抱甕病瘖能指跛能履眉睫雖存寧復動我云俗士蔽一曲全笑不全從古眾渠儂六鑿日相攘內不錙銖徒外重守宮緣壁夸覆射懸蝨如輪規命中天和一洩不知止膏火自焚良可痛從教目比方相多纔與瞽師論伯仲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廢而神行就令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藤莫作金鑑頌

搏控搏注愛生之意也清淨眼切衆生獲妙微密性妄翳蘇軾詩天公戲人亦薄天機莊子其天機紛華史記禮書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虛室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六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守宮見東方朔傳懸蝨列子紀昌學射于飛衛飛衛曰學視而後可昌乃以蠶懸風于牖南面望之天和莊子正汝形一五味禪廣語有僧辭歸宗車輪焉天波視天和將至五味禪廣語有僧辭歸宗車輪焉禪歸宗云我者裏有一味禪為甚不學

雙峯競秀圖為參政楊侍郎賦

中州集楊戶部字叔玉代

州五臺人承安五年進士歷州縣入為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侍御史京西大司農丞京南司農卿戶部侍郎權尚書自入戶曹即有相望資雅重事無巨細處之皆有法至于知朝廷大體則又非他人所及也京城受兵權參知政事明年卒于河平叔玉文工于詩而人亦不以能文稱特未見其文耳○歸潛志王特起正之有題楊叔玉所藏圖云龍頭臺雙角駝背堆寒峯諸公嘉其破的亦是

江煙霏霏雲拂石山木蕭蕭山鬼泣江岸人家失南北兩峯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畫家晴景費經營共愛移山入杏冥安得北風吹雨去倚天長劍看崢嶸

元氣杜甫詩元氣淋漓障滯淫

西窗

西窗鳥聲千種好樹影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掩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綠鬢改尊酒自與黃金空少年樂事總消歇落日澹澹天無窮

二月十五日鶴

續夷堅志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上置宣聖廟鐵佛寺天慶觀為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刻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晉天福二年重修每歲二月十五日道家號真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亦不絕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鶴者有賞四遠黃冠及遊客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岳辭殿廢廢鶴遂不至○又見三十五

卷天慶觀記

九龍岡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二月降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警萬首望穿雲際影不知濁世誰下臨只許霜毛見修整石壇花落松風冷晏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鰥老誇見聞萬里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併與人民非可憐降殿荒墟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露警

風土記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玉鶴飛可切降玉鶴飛可切

聞欽叔在華下

謝樂府有欽叔避岳華山絕頂以書見招因賦念奴嬌詩

翰林僊人詩酒豪平生嵇阮參遊遨山中草棘滿
霜雪可惜渠家宮錦袍聞君忍飢讀離騷思之不
見心為勞舉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

宮錦袍

唐書李自傳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閩商卿還山中

阿卿去月從我來今日西山成獨往野人不是城
中物澗飲巖棲夢餘想翰林溼薪爆竹聲待詔履
穿沾雪行蘭臺從事更閑冷文書如山白髮生孤
燈靜照寒窗宿北風夜半歌黃鵠田家閉門風雪
深梅花開時酒應熟半世虛名不療貧樓遲零落
百酸辛憑君莫向山中說白石清泉笑殺人

翰林

初白云歌黃鵠魯陶嬰事見列女傳

女凡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中州集李謙議汾傳字長

源平晉人系出雁門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
入關京兆尹尹子容愛其才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
州謝張公信甫一見即以上客禮之自是遊道日廣
然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
事史館舊例史院有監修宰相為之同修翰長至直
學士兼之編修官事纂述之事若從事則職名謂之
書寫糾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錄分受之纂述
既定以纂從事從事纂述之事若從事則職名謂之
翰長及從事或列坐飲酒賦詩一預史事則有官長
據屬之別長源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
以府史蓄之歟不自謂言議人率以新進一笑故
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且未滿長源一笑故
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簣或數百言音吐洪
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為一語云看秉筆諸人
積不平而雷李尤所切齒乃以漫罵官長訟于有司
然時論亦有不宜雷李者故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
得已乃罷尋入關明年驅數馬來京師以馬價佐
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又明年恆山公仙在
鄧之西山長源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議官既而恆
山與參知政事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長源言論
欲去之通之必陽竟為所害長源孝友廉介過人者
甚多寧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人亦以此愛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別欲
何言若箇男兒不湮阨相濡相啣尚可活轢釜何
曾厭求索從知鯢鯢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擘自
古飢腸出奇策漢廷諸公必動色見君軒蓋長安
陌

湮阨 後漢寇榮傳注言居不獲安行濡啣處于陸相啣以
如相濡以沫 無所適窮困湮阨無所安仰者
轢釜 漢書楚元王傳上轢釜
雪後招鄰舍王贊子襄飲 秋淵集祭子襄先生

得得牆東四十秋結駟退漸知道在詩壇吟苦上冥
搜眼中音宿有今日地下雪元是舊游幾卷閑書總

帷底未容掛讀淚先流○又碑陰先友記王贊字子
妻登封人姓育諱生平游元劉問好詩學○本集二
卷移居詩王生
舊鄰舍即此

去年春旱百日強小麥半熟雨作霜青山無情不
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遺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
衆留他鄉五車載書不堪煮兩都覓官自取忙無
端學術與時背如瞽失相徒俛俛今年得田昆水
陽積年勞苦似欲償鄰牆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
稻亦良已開長溝掩烏羊稍學老圃分紅薑宋公
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一閑入手豈易得
夢中我馬猶元黃君不見并州少年作軒昂鷄鳴
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賣刀買犢未厭早
腰金騎鶴非所望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
蜂房崧山東頭玉旆出父老知是豐年祥南溪酒
熟梅花香高聲爲喚牆東王便當過我取一醉聽
歌長安金鳳凰謝舍宋可字予之隱君子也并州少年謂李
汾長源長安金鳳凰者齊梁間田舍兒所歌
俛俛禮記治國而無禮譬猶瞽者烏羊案烏羊只云羊頭
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雞舞見劉買犢
詩
紅薑謝舍宋可字予之隱君子也并州少年謂李
汾長源長安金鳳凰者齊梁間田舍兒所歌
三白朝野僉載北人諺曰要宜麥見
三白韓琦詩嘗聞老翁語一臘
見三白
土膏京賦農祥晨正土膏脈起

半山亭招仲梁飲

得秋字詩懷抱久不寫凡坐亭
疊因永懷西山勝浩蕩成茲游
深幽飛煙入虛無長風跨鶴遊
綢繆雷雨天地空景氣入夜浮
以秋雲來白日慘天濤清江流
暮愁蘭若暗幽谷支荷老芳洲
自酬幽賞興未極慨嘆心悠悠
府滿江紅題云內卿半山亭前
石刻在焉又入聲甘州詞○顧選元記三集傳云杜
仁傑字仲梁先齊善夫濟南長清人金正大中書偕

麻革張澄隱內卿山中以詩倡和名聲相埒元至元
間屢徵不起子元素仕元任福建閩海道廉訪使仁
傑以子貴贈翰林承旨資善大夫諡文穆仲梁性善
能才宏學博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平生與李獻
能龔馬錫最爲友善○河汾詩麻革寄詩云塞上愁
多雲易陰故人難在雁無音交情念子黃金重世故
稽人白髮深芳草春風千里夢青燈夜雨兩鄉心
宗入眼東南秀傑望雲山淚滿襟又見五卷出山注

孤城鬱鬱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纍囚半山亭前浙
江水只可與君消百憂江山百年有此客雲樹六
月生涼秋世上紅塵爭白日一丘一壑去來休

浙江初自云浙當作浙案內卿明有
浙江且遺山未曾至浙江非也

鄧州城樓地志南京路鄧州
懷城縣有流水

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
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
月蒼煙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宛丘數

秦陽陂頭人迹絕荻花茫茫白於雪當年萬家河
朔來盡出牛頭入租帖蒼髯長官錯料事下考大
笑陽城拙至今三老背腫青死爲逋懸出膏血君
不見劉君宰葉海內稱飢摩寒拊哀孤惻碑前千
人萬人泣父老夢見如平生冰霜統絳渠有策如
我碌碌當何成荒田滿眼人得耕詔書已復三年
征早晚林間見鷄犬一犁春雨麥青青配流民以牛
爲之立碑頌德賢不肖用心相遠如此李之後十年予爲此縣大
爲通融所困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秦陽陂田
感而賦詩李與劉皆家宛丘故以宛丘嘆命篇

劉君

言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吾嘗
語之云爾如吾葉令劉君既有惠政又有才幹稱可謂全乎
君諱從益字雲卿之渾源人南山翁之胃也第進士仕監察
御史能知無不言與當塗者辨曲直以罪去天子憐其才起爲
葉令下車修學校聲譽抑惡一之曰勸而教之二之曰惠而安
之森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也事有大於此者葉劇邑也路
當要衝餘入十萬餘石自擾攘之後戶減三之一不毛者千七

百頃兩賦仍舊可乎請于大司農減二萬石糴以濟流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詔百姓詣郡請留樂不果授應孝翰林文字踰月以病卒遺民聞之以端午罷酒樂設爲位而哭越明年使李道人來乞銘嗚乎非君之才之美之惠曷能使民旣去而挽留旣歿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爲詞以招之梓靈悼吾旣有此旅之思其詞曰皇天賦予以茲乃爲鍾南山之粹靈悼吾旣有此旅質兮又重之以修能顧大藝之英華兮襲八柱之芳馨義子蘭之身如兮胡獨罹此諸也飛子富之何如兮胡遽去此邑也爾秀而摧兮玉貞而折也倚才之富兮何壽之當也噫嘻將騎箕尾上以列星乎抑乘白鶴下顧遺民乎將爲景星鳳皇以瑞斯世乎抑爲祥風甘雨以濟斯人乎惟此葉孫君之棺聞百未一試槨死空墳二子耶既秀而文將大其家耶嘆○案此碑立于正大四年八月閑閑撰行書○別詳一卷注

游黃華山

游黃華山
蘇門徒居相臺明年秋八月王峯魏公自
燕趙適東平遂登太山拜闕里將北歸過相臺會公
謂祁曰吾聞太行之秀曰黃華曰洪谷爾其從我
遊乎祁曰諾初出安陽郭西四十里渡河水俗號安
陽河夕宿輔巖邑館翌日同邑中士人尊酒坐池上
有池數泉潄沸如玻璃盆湧出萬珠柳陰映翳頗蕭
灑南謁宋韓諫議墳魏公岐父也墳皆完具旁有碑
有樓文則富鄭公密撰王岐公珪書皆完具旁有碑
屠號孝親院石碑魏公所建院規制宏敞柱皆文石
佛像如新茶坐西寮彷彿章句曰遲茨西上路皆坡陀
岡阜間以樹林行幾四十里過馬店望林慮諸山若
蟻阜若黃華若天平若洪谷齒立王峯馬上談笑喜
見顏色前涉橫水石舊有石橋甚巧麗今圯壞紛然
瞠至林慮山橫時天西如城壁相銜爭雄魚銳潑黛
凝青而高下險夷不一王峯曰昔人稱林慮名山信
哉暮會邑中士大夫皆曰游當自黃華始且北而南
可也明日遂出北城邑人張君佩玉偕往西北約二
十里入捌林林行一里入谷兩里夾徑徑竄東厓
大石鑱差馬足行甚難下皆絕壑峭洞樹木蒼鬱水
聲潺潺使人耳目倍然前觀山勢峭拔奇偉不覺失
聲歎異又一里餘厓豁地平叢竹如雲竹中堂殿茅
亭數處坐覽華古潭剎也今爲老氏居道士數輩天
迎解鞍坐覽華甚殿之石柱刻宋人題名及張相天
寶賦高歡詩暑詩詩云南北紛紛似葉某高王霸業
起扁卑情如綺虎炸安計豈是青山避暑來因憶王
翰林子端遊黃華詩蓋此寺廢已久王詩云王母祠
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居泚
西風栗葉黃飯餘屏騎乘杖屨以西涉小溪行約二
里山益奇巔峯崢岫回互揜映千萬狀不可紀山
端有小峯扶出如立指號山人峯遇佳處輒坐樹下
石聽流泉玉漱鳥語磬人回視向來塵土中便如隔
世又前數武地平可耕厓腋有草庵且蘭籬種菜芋
亦道士舍西上路浸高又二里餘陟峻阪號公主關
有厓號梳洗樓意其爲前代帝子游衍跡漢武帝女
弟利陵慮公主豈此邪坂皆巨石若爲峯皆摧裂無
蹤徑門蘿以登又里餘路窮大巖合若環屏障稍南
孤峯削成拔地劃出號挂鏡臺臺西樹林間望山脊

王虹蜿蜒下垂搖曳有聲迫視之懸泉也相與喧呶
因列坐臺趾方石縱觀蓋泉自石門而下初勢甚微
已而散布半空特詭異其始來也如飄風扇雪彌漫
一天少焉如驟雨落雲林漓萬壑或如飛練千尺騰
擲不收又如珠簾百幅聯翩下墜作散作聚作緩作
急作去作來作鉅作細罪微滴瀝瀾面灑肌洗滌聲
鏗驚人動魄可以起壯志可以醒醉魂可以洗碧冰
鑒鏡明向之水聲皆其流派迨出山而決不知其所
往此又異也步至巖東北有大龕如列屋可坐數十
人尋繹昔年題名在龕壁王登華健數以爲東游未嘗
見此移時緬懷趙武靈王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
服駢射教百姓以強其國亦一時雄傑張君曰泉之
上有路坦平直抵天平下望絕壁有石竅曰青龍洞
石蓋門在天半也其中闇黝多水東北曰高歡葬暑
宮殿址尚存且有碑以路絕不能到又曰高歡葬此
山巖中鐵索紉其棺嘗有人見之祁舊讀司馬氏
通鑑云高歡薨虛葬漳水西潛鑿成安鼓山爲穴約
其柩而塞之蓋距此不遠與所傳小異張又言此山
佳處甚多惜不能徧歷日斜由舊路而東壁而堂石
像浮屠精緻行三四里路忽分張云由南而往殊勝
匡轉三潭灑出大石間相通號疊研皆流泉所匯細
流布石上縈紆明澈潭水□□黝碧有古祠破裂號王
坐潭側嘯咏山俯泉極快懷南有古祠破裂號王
母祠祠壁石刻云仙人王津葬母於此號仙人家上
人祠以祈福祠前大木九今餘一焉趙蒙閭先兩來
遊趙鎮侍行蓋宋宣和間人也字畫亦不凡東有龍
祠頗整完中石刻絕異南則地復曠闊行荒榛蔓草
中里餘復抵寺舍會日已暮
騎出山顧念勝游如在天上

黃華水簾天下絕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
歡宮銀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爾更覺摹
寫難爲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水赤立無春容湍
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
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腳倒射
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
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爲雄歸來心魄爲動蕩
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僊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
得窮攜壺重來巖下宿道人已約山櫻紅

雪溪翁案雪溪黃華自號基碑云刻雪溪堂帖一十卷張行簡有題子端雪溪小隱詩趙東又寄詩云寄語雪溪

巨然松吟萬壑圖

聖朝名畫評釋巨然江寧人受業于本郡開元寺攻畫山水為唐李煜歸命巨然隨至京師居于開寶寺投謁在位遂有聲名畫烟嵐曉景于學士院壁當時稱絕度支蔡員外挺家有巨然畫故事山水二軸古筆峭拔宛然骨立又于林麓間多為卵石如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徑遠至幽野之景甚備○宣和畫譜僧巨然圖御府所藏一百三十有六松吟萬壑圖三

胸中刺鯁無九澤畫裏風煙繞一漚阿師定有維摩手斷取江山著筆頭石林蒼蒼崖寺古銀河浩浩松聲秋方外賞音誰具眼莫將輕比李營丘

一漚

楞嚴經空生大覺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入多傳秘其蹟○宣和畫譜李成所畫山林澤藪平遠險易繁帶曲折飛流危樓斷橋絕澗水石風雨晦明煙雲雪霧之狀一皆出其胸中而寫之筆下凡稱山水者必以成為古今第一至不名而曰李營丘寫

密公寶章小集

中州集密國公璘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少日學詩於朱巨觀學書於任君諤遂有出藍之譽文辭亦委曲能道所欲言朝臣自君諤

公楊禮部嘗御史而下皆推重之資雅重薄於時味好賢樂善寒士有不能及者明昌以來諸王法禁嚴諸公事皆不得與外間交通故公得窮日夜於書讀通鑑至三十餘過是非成敗道之如目前越王薨後稍得出游文士輩亦時至其門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家至貧不能具酒肉設蔬飯與之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商略之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或終日不聽客去風流蘊藉有承平時王孫故態使人樂之而不厭也所居有轉軒又有如庵自號轉軒老人其詩號如庵小集園城中以疾薨時年六十一云○又歸潛志密國公璘字仲實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詩工書自號轉軒居士宣宗常渡防忌同宗親王皆有間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咏為樂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間予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真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罕見者後子適陳送以二詩其佳又為予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皆稱頌之李長源王飛伯皆游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翰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書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錢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以疾余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宗且本肅慎如得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真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薨于幼日守舊宇慶之年少亦

有後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兒自哲風神秀傑如仙人公特鍾愛常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于禁中將北還慶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集趙開閑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開閑閑用起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春恩深四朝舊著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嚴經老西廡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晉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始信征西宰相尊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茲有唐人遺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干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本集九卷轉軒老忘辰十三卷摘瓜圖十四卷畫冊三十六卷如庵詩文序○第廿四卷後云一詩當即與先生者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陽云誰巢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鳥不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魏大梁黃金甲第羅康莊王家書絕畫亦絕欲與中秘論低昂密公書院無絲簧窗明几潔凝幽香元光以後門鑰廢文士稍得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多茫茫淵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為弓射八荒獵取大國如驅羊取兩一民風朴魯資驚彊文洽未及武尅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十三執經侍帝旁十八健筆陵阿房撐腸文字五千卷靈臺架構森鋪張高陽苗裔襲衆芳胡不置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下纔得修文郎悲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耿猶在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庵連榻坐一甌春露澹相忘○明昌寶玩羣玉中秘內府圖書印也故卿有卿公權華仲為古今絕筆宋畫諸山水以李成為第一國帖張太師浩然王內翰子端奉自品第書畫謂成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荆關范許之下密公識賞超詣亦以此論為公郭乾暉雀棘公之標當在太古無上唐以來諸人筆虛筆實皆非其比故予詩及之標

已出浮議至今猶洵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
書開汲冢沁州破後石故在為礎為砥吾亦恐暑
涂十日來一觀面色為驚足為腫淡公淡癖何所
笑但笑弋卿堅又勇自言浪走固無益遠勝閉門
親細冗摩挲石刻喜不勝忘卻崎嶇在岡隴潞人
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種有人六月訪琴材
不為留難仍慙懸知蠟本入渠手四座色揚神
為疎他時記籍社中人流外更須增一董

河汾補傳

歸潛志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在隋書不為
文子立傳而其弟子云疑為刺史曹瑋侯君
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修隋史者乃陳叔
達魏徵長無忌故不為立傳君子曰叔達固長無忌徵豈畏其
不為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既擬其師于聖人欲列于傳恐
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史無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
不紀以為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中州
集董文甫文中子續經詩云紛紛述作史才雄聽似秋來百草
蟲不是春雷轟蟄窟則此會得化龍遺山注云子嘗以王氏
六經為問先生云王氏六經以權道設教雖孔
子亦然但後人不能知之耳因以此詩見示

蕭仲植長史齋

換鵝但得雲煙多
紙那在鄴侯書多

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宗北宗知
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
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驚并虎臥當
時誰有戰國策長史世云借戰國策可付之凡七字門外雷車忽驚墮
天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芒寒纔七箇蕭郎家世陵
谷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
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為子賀藏
舟夜壑未厭深隄備有人來倚柂

脫帽

杜甫詩張旭三杯草聖
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技進莊子臣之所好者
道也進乎技矣虎臥劉禹錫柳文集序然如
繁星麗天芒寒色正人望

而敬之者
五行而已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元史宋子貞傳字周
臣澤州長子人太宗
七年為東平行臺右司郎中東平嚴實卒子忠濟襲
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本集十二卷生
子詩三十六
卷鳩水集引

茅齋團團蝸殼大苦被傍人嘲塞破官家眼孔十
萬緡未與書生供一唾長衫只辦包瘦骨故紙何
緣變奇貨不因三致大耳兒老雪屯門甘凍臥國
中腐鼠凡幾嚇玉上青蠅非一箇荆人美璞則之
招君足幸存仍可賀雲間太行青在眼上客歸來
傾四座因君寄問社中人前日淡公行復過

腐鼠

莊子曉得腐鼠雖難離相點白壁遂成冤
過之仰而視之曰腐青蠅覓神霄道士古銅爵續夷堅志聊城李書病目
問神霄何道士求治療即

雷章著土紛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識若非儀狄墓
中來應自杜康祠下得古人偶得酒之傳摸索飲
器流饒涎巧偷豪奪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錢

秋菌春蒲

蘇軾詩三趾下貌春蒲
短兩柱高張秋菌細巧偷又詩巧偷豪奪古
來有一笑誰似癡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研有銘云
王將軍為
用者此研材也研作壁水樣○中州集燕京名詩
武洲前抱石歸琢來猶自帶清輝雲霞盡日無人到
坐看元雲吐翠微○又雷淵詩綈囊深復有滄洲文
石春融翠欲流退筆成邱
竟何益乘時真欲礪吳鉤

舊聞鸚鵡曾化石不數鸚鵡能瑩刀縣官歲費六
百萬纔得此研來臨洮玄雲膚寸天下徧璧水直
上文星高辭翰今誰江夏筆三錢無用試鷄毛
鷄毛爾雅注鷄毛似鳥
臨洮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然石

在臨洗水之底非人力所易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洗研然目所未覩今或有錄石研名爲洗者多
江夏筆羅隱陳先生集序夫德行莫敦于親戚文章莫大乎流傳今已備江夏之筆矣余不克再

贈休糧張鍊師

金砂霧散風雨疾一點黃金鑄秋橘中林宴坐人不知野鹿銜花蜂課蜜富兒盤饌羅羶葷擾擾飛蠅復聚蚊見說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願隨君

一點東坡富兒韓愈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飽樂有如聚飛蚊

天井關

水經注白水東南流歷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峻入天井之高關

石磴盤盤積如鐵牛領成創馬蹄穴老天與世不相關元聖棲棲此迴轍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土困名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自笑道塗頭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腸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三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四

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炳枕山校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案本集有己亥讀書山雪晴東齋看月詩知此詩當亦是年作詩云前年望歸歸不得即遽然銘復來東州之意又云去年中途脚無力即通仙記十二月初吉事又知去年尚在濟源也詳十三卷注

前年望歸歸不得去年中途脚無力殘生何意有
今年突兀衆山墮眼前東家西家百壺酒主人捧
觴客長壽先生醉袖挽春迴萬落千邨滿花柳山
靈爲渠也放顛世界幻入兜羅綿似嫌衣錦太寒
乞別作玉屑妝山川人言少微照鄉井準備黃雲
三萬頃何人辦作陳瑩中來與先生共炊餅

官後答京師人書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雲明年炊餅大耳

兜羅綿

翻譯名義兜羅綿或名妬羅綿妬羅樹名綿從樹生因而立名如柳絮也

主人句長吉少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案孟卿爲商衡子名提詳本集平叔銘千

錄秋

海棠一株春一國燕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
元日三郎搦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寧王天
人玉不如番綽樂句不可無宮腰不按羽衣譜疾
舞底用牧豬奴風聲水聲闋清都夢中令人羨華
胥何時却竝宮牆聽不恨將身作李暮

三郎

鄭嵎津陽門詩注內

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華胥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

過晉陽故城書事

日知錄太原府在唐爲北都唐書地理志云晉陽宮在都之西

北宮城周二千二百五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邱在中長四百三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書五十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雲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弘壯可見自齊神武創建別都與鄴城東西並立隋煬帝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天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于此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爲創伯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于是舉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縣爲新平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縱火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平州廢舊城徙居于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昭宗鎮有晉文公廟其盛平太原後三年師潘美奏乞以爲并州從之以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于三交而榆次復爲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縣不過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遺文舊跡一切不可得見○中州集元德明太原古城惠明寺塔秋望詩西山萬古壯陪京一日汾流入廢城浩浩市聲爭曉集鳴咽原隰但秋明晉公老去詩仍在越石亡來恨未平千尺浮圖暮煙底瓦盆濁酒爲誰傾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臥屏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煙中望川亭上閱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君不見繫舟山頭龍角秃白塢一摧城覆沒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汾流決入大夏門府治移著唐明邨只從巨屏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東闕蒼龍西玉虎金雀觚稜上雲雨不論民居與官府僊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千萬古爭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南人鬼巫好機祥萬夫畚鍤開連岡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卻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築晉陽

薛王

北漢世家繼恩本姓薛父劉娶劉崇女晉初爲護聖營卒漢祖典禁兵以劉崇晉昭明下漢祖後領方鎮位通

顯劍罕得見其妻居常執一曰乘醉求見引佩刀刺妻妻奮
衣得脫劍乃自刺繼恩時幼漢祖令鈞養為子遂冒姓劉又云
娶何氏生繼元何氏死繼元亦養為子汾決宋史太祖征劉實二
月臨南城謂汾水可以灌城命築長堤壅之唐明又太宗紀
閏五月戊申徙水注城中上遂登堤觀之唐明又太宗紀
陽關徙并州治唐明鎮金雀西京賦上顧機祥呂氏春秋
機人十字北史李庶傳劉家在十字街西北十字街南家

蟾池

蟾池 案詩指南渡近侍局使也○宣紀興定五年三
月丙申諭宰臣曰今奉御奉職多不留心采訪
外事今宜預為政教之法以激勸之○抹然盡忠傳
盡忠奏應奉完顏素蘭可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
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流恐或不和盡忠
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預政固宜慎選宜
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為
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
也如請諸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
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
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易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
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滿察七斤以刺
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滿鮮萬奴委以遼東乃
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舉乎眾以為提點若烏
古論石虎乃汝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
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
自今不敢問若輩外事問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
默坐聽汝等所為矣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
此豈為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
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為功陰乘朝政高琪託此相
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
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僕散安
貞傳興定五年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宜
宗詔曰頃因近侍奏露姦謀蓋慮前後罪之上聞迺
以金玉帶而夜獻初安貞破斬州獲宋宗室不殺而
獻之遂以為罪安貞憂議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
誣○詔可傳詔可之死人有冤之者初詔可以元帥
奉旨於邪徑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詔可
為發行之詔可動為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
九月召赴京師六兒謂詔可奉旨防秋而乃畏怯避
遠正與朝旨相違及河中陷力盡不守竟死於六
兒先入之言主之也○歸潛志南渡之後近侍之權
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
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
之上因竊賣臺官漏洩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入奏
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
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又金朝近習之權
其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要與宰相等
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貴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
夫不預焉南渡後人主尤委任大抵視宰執臺部官
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

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任反在
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
帥臣郡守百計鉗鎖蓋以其親近易得也此曹皆膏
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誇耀面鑲鬚髯馬衣服鮮
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導人主安其身又阻
壞正人招賄為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
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難用
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亦罷又于臺部令史選
奉職數人又于進士中亦選一二入充備其人既入
局中則趨進舉止言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
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
二三子泰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老墓食月飽復吐天公一目頻年誓下界新增養
蟾戶玉斧誰憐修月苦郡國蟾池知幾所碧玉清
流水僊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頤怒於虎渠
家眉間有黃乳膏梁大丁正須汝何人敢與月復
離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墓
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老墓 史記龜策傳曰為德而君子天下辱于一目 盧全月
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當天一搭如燦爛此月太陰精與月
作眼行光顯此眼不食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傳聞古老說與月
蟾蜍精兩物自決拆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 修月 西陽
癡境精兩物自決拆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 修月 西陽
大和中王秀才游崧山迷路忽叢中見一人眠熟呼起問所自
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口燦其凸處
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某爬沙 韓愈月蝕詩爬沙脚手
即一數因開僕見斧鑿數事爬沙 韓愈月蝕詩爬沙脚手

贈答張教授仲文

秋燈搖搖風拂席夜聞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
曲蘭畹辭元是寒蟬月中泣世間刺繡多絕巧石
竹殷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
乞東坡胸次丹青國天孫綵絲天女織倒鳳顛鸞
金粟尺裁斷瓊綃三萬匹辛郎偷發金錦箱飛浸
海東星斗溼醉中握手一長嗟樂府數來今幾家
剩借春風染華髮筆頭留看五雲花 七言長詩于中
即有此例長 吉亦有此例

蘭畹

見容齋東坡

案本集新軒樂府引云樂府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又云坡以來山谷

尺

杜甫詩

辛郎案此指辛棄疾稼軒

高門

通志河南府志

寧縣有高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餘邱落不見人霰雪霏霏暗清曉莘川百里如掌平閑田滿

眼人得畊山中樹藝亦不惡誰遣多田知姓名許

李申楊竟何得只今唯有石灘聲

許致忠楊湯臣申伯

許致忠

歸潛志許國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閑淡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申伯

勝中州集申萬全字伯勝高平人少有聲名

工破的難看來明淨復柔軟花中乃有閨浮檀千

里移根洛陽陌主人不飲誰看客乞與金杯自傾

側明年爲渠當舉白

上陽宮女

白居易上陽宮女詩注天寶五載後楊妃

馬嶺

仙人臺高鶴飛度錦繡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差

可行比似黃榆猶坦步石門木落風颼颼僕夫衣

單望南州皋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颯兩年秋

黃榆

本集五卷

雲峽

并序

君璋啓事西涼占對稱首其還也行臺公以宣

和寶石爲貺奇秀溫潤信天壤間之尤物君璋

因之曰雲峽邀詞客賦詩余亦同作

石盆清冷貯秋水水面蒼煙飛不起一堆寒碧几

研間寶氣崢嶸插箕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長安鵲

鵲猶紈綺枉著奇章甲乙中槁項纔堪把畊耒不

知天壤此尤物鬼刻神刻通有幾薰蒸似欲出泉

脈瑩滑定應凝石髓剝裂雲華漬月秋辛苦詩仙

芳蕤迺露嬌黃溼五疊湘裙輕襞積晨妝午醉一

日間白白紅紅總狼籍上陽宮女要頭冠辜寫雖

遺山詩集 卷四

七

費摹擬車箱箭筈連西東仇池百穴牕玲瓏飛墮
不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故都喬木今如此
夢想熙春百花裏膏血網船枯九州亡國愁顏爲
誰洗主人天質粹以溫天然與山作知聞退食從
容北窗臥今古起滅真浮雲石裂雲華清月秋之句

雪浪蘇軾詩書師筆墨雪浪詩仙中州集王予可傳字南雲吉州人年二十許大

病後發狂久之能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其題松山
石淙云石裂雲華清月秋蓋石淙之石其狀若湖玉其高有五
六十尺者石之文如蟲蝕木如大古篆奇峭

秀潤一在潭水中親到其處知詩爲工也

車箱箭筈杜甫詩車箱入谷無歸仇池筆談蘇軾云僕所藏仇池石希
在干熙春河南志南京同樂國故宋龍德宮正末北兵入

奪一閣耳蓋其閣皆鑿而爲之矣迄今皆廢區壤址所存者則
爲樓櫓用其湖石皆鑿而爲之矣迄今皆廢區壤址所存者則

豈復有此宋史朱勣傳勣宗垂意花石蔡京諷勣語其

良匠哉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

之後歲歲增加然歲年不過再三貢貢物才五十品至政和以
始極盛船艦楊衡于清汴號花石綱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
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毀城垣以過者
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案地志良岳作昭功數慶神運石

雲巖并序

觀州倅武伯英崢嶸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
賦剪燭刀有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
香之句甚爲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爲
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
移植爲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斷琴和墨皆極其
工嘗得宣和湖石一竅竅穿漏殆若神劖鬼鑿
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槃水上濃澹霏拂
有煙江疊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
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
擅奇汾晉間耳興定末伯英歿於關中楊戶部
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余且命作詩

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
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
曰雲巖余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
汴梁泥塗中而以見貽余因歎一物之微經歷
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爲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
偶然乃爲詩道其故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
海內其才情風調不減前世賀東山晏叔原故
卒章以蕭閑明秀峯故事屬之

壺中九華玉孌顏紫煙著水往復還小窗虛明澹
相對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寶石偷
來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
欣秀發見眉宇小杜才情淪骨髓摩挲不作几上
看繚白紵青便千里渾沌日鑿餘空嵌漏天蒸濕
繞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內真有補陀巖觀州
愛玩頻滿被民部平生幾薰沐藏舟夜壑未厭深
竟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翠射娉婷自
有人只欠宣和鄭先覺爲君留寫五湖真

觀州地志河北東路景州嶧縣地志河北東路楊叔玉已見

三卷張聖與案聖與嶧縣新縣工樂府見本集樂府引又

津地志大名路大賀東山工史賀鑄傳字方回博學強記

工于度曲常言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詩開雅有情思蕭閑明秀峯案中州集蔡松年傳字伯

可憐人幾黃昏想見玉徽風度更清新翠射嬋娟雲八尺誰爲

寫五湖真先生注云公詩有八尺五湖真正用此詞意

十丈琅玕倒水玉明年爲寫五湖真正用此詞意

華蘇軾詩序鄭先覺吳地記

吳縣吳王補陀黃庭堅詩海岸孤山鄭先覺民字先覺宣和

種香于此

中為郎官山
水師巨然

劉遠筆

陵川集皇臺筆行贈劉遠詩云輕風吹衣研
縛贈我森戈鋌遠東黃貂使目圓得法自遠源也傳
及閣山色來幽燕鳴鴻巨浸函中邊時雲停霧道且
堅鷄距一束雄于橡宜城必須試誠懸山谷柱道能
三錢雖云好手必利器口口口口要三者全近聞清秋
十萬騎長槍開劍凌霜天何如明窗淨几執此對聖
賢搖搖風雨一萬字魂廟日月三千篇元氣萬象歸

全幹

老魏力能舉玉杵文陣挽強猶百鈞惜哉變化太
狡獪嚮也褐衣今虎文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
劉新冊勳謝郎神鋒恨太雋雖然豈不超人羣三
錢雞毛吐皇墳尖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
酒為汝醉草垂天雲狡獪變化事見麻姑傳

諸葛

東坡題跋宣州諸葛筆擅天下尖奴北史古爾傳魏
久矣縱不甚佳者終有筆法太武然爾曰尖
頭奴敢裁量朕蓋古爾張軍韓愈詩詩成使之
頭尖故常名之曰筆公

贈周良老

于公斷獄多平反高門大車在乃孫我居聊城欲
二載喜見周叟醇而溫十年大理書上考宜有陽
報如于門大兒書來問安否兵饑不死天所存鄭
孫毛骨殊秀發寶氣鬱鬱合朝瞰機聲嘔啞聒朝
昏種瓠五石當酒尊是翁福祿知未艾昆弟和樂
連株根白髮阿兄應念我南雲寂寞賦招魂

上考

唐書選舉志流外官瓠五石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瓠
以清謹勤公為上考何不應為大樽而浮于

鴻溝同欽叔賦

劉郎著手乾坤了未害與渠分九州夸兒衣繡自
楚楚作計豈復西鴻溝雌雄自決已無策尺寸必
爭唯上流韓生已死言猶在千載令人笑沐猴

西鴻溝

史高祖紀項羽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以東者為楚

沐猴話見韓信傳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道人薄有塵外緣迫入塵埃私自憐三十六峯一
茅屋夢裏西家掠社錢津津喜色見眉宇峨峨青
城當前蹇驢徑入風煙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祖唐臣愚庵

中州集于倚齡黃葉行送祖唐臣歸
畫冊詩○澤南集祖唐臣愚庵序云鶴臺祖君唐臣
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喪亂流寓河朔非
復庵中主人矣猶為題榜以求詩文于士大夫嗚呼
萬物有其實而後得其名實無有焉名何從生實固
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
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知者而顧加此稱是稱薰以
安靜寡慾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擾不
此也意者直出于至謙故與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
其心愈謙其責己也重其取名也謙雖有軒輊絕俗
之資而自視欲然常若不及此其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喻者善而無伐所以為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為孔
子其與浮躁露急于人知虛而為盈處之不已者
豈可同日語哉先生于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澤南遺老三某序

小智肚篋盜所羞大智移國鬼與讎浮生匹絹兩

孟粥心計擾擾知何求青州荊州免三窟古人今

人貉一丘喚起羅池柳夫子與君同醉訾家洲

肚篋莊子將為肚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歸賊匪固屬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移國袁
大盜青荊免窟策馮煥曰狡兔有三窟
移國青荊免窟又見晉書王夷甫傳
廟也

訾家洲柳子厚荊州訾家洲記
廟也

過井陘地志河北西路
威州井陘縣

北山亭亭如驛埃南山眈眈虎翹首土門東頭望

井陘漢家風雲自奔走市人豈識英雄材金鼓一

朝天上來此山行人萬萬古幾不磨滅隨蒿萊白

鹿祠前一杯水蒼顏聊為洗塵埃

土門元和郡國志恆州土門
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

北岳

中州集趙開閣有誦北岳詩

太茂維嶽古帝孫大朴未散真巧存乾坤自有靈境在地位豈合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堦樓觀蒼煙屯誰能借我兩黃鵠長袖一拂元都門

太茂

韓琦安陽集定州重修北岳廟記云天下之岳五獨北之常方人目之為太茂山而岳名不著

天厓山

本集兩山行記云天厓山在玉京山有七寶城

九州上游推大鹵獨恨山形頗椎魯天涯一峯今日看快似昂頭出環堵何年氣母此融結鬼鑿神鑿未奇古八窗玲瓏透朝日洞穴慘澹藏雷雨苔花錦石粲可喜乞與雲煙相媚嫵半空擲下金芙蕖想飛來自元圃傳聞絕頂更靈異云是清都羣王府五雲飛步吾未能風袂冷泠已輕舉東州死愛華不注同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著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酒船何時朝復暮倒卷滹沱浣塵土喚起山靈捉石鼓漢女湘妃出歌舞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

大鹵

左傳晉有大鹵之元圃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羣玉府穆天子傳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敬亭

敬亭

謝朓游敬亭山詩于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

天姥

寶字記天姥山在剡縣南城章句動飛鶴遙駕敬亭山

飯顆

唐本事詩李白才逸氣高律詩殊少故戲杜

杜甫

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

別來太瘦生

續夷堅志難澤神變云智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仲可說○元明善廉公神道碑云薦智仲可參綜府事題所居堂曰止公退即與諸儒講處事立身大義焚香鼓琴夜分乃息○元名臣事略李德輝行狀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齊魯侍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寶駁宜撫司參議智廷賢皆就徵案廷賢或即仲可乎

莫春舞雩鼓瑟希琴語解吐胸中奇誰言手揮七絃易大笑虎頭真絕癡北風蕭蕭路何永流波湯湯君自知三尺絲桐儘堪老兒童休訝鶴書遲

揮絃

蘇軾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世說顧長康論畫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鶴書北山移

常山姝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

有成人之量喜為賦詩使洛誦之

廣韻城南登高詩云子姝亦可從○本集善人白公墓表云男姝五入曰常山

尚幼案即桓判之子

大兒小兒舞商羊東家西家捉迷藏牙牙作羣雁雁行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嬌嬌可憐蟲四歲未有三歲強黑鷹破殼自神駿黃犢放脚須跳梁只知見紙即塗抹誰謂轉腕能自昂渠家兩公破天荒劉輝夢靈果專場榮鄉亭中詩版在岐山名字香山香此郎晚出西樞房虎穴虎子不可當天驚地怪見落筆便合抱送中書堂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滿恆陽教官連被鳳尾諾瑞物多生金粟岡兒曹變化不作難何必二十始乖張明年作字一丈大當有稜角垂光芒迴頭卻看元叔綱鼻涕過口尺許長

舞商羊

家語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屈一膝迷藏致虛難領明皇與玉真偕于皎月之下以錦

黑鷹

杜甫詩黑鷹不省人間

跳梁

莊子跳梁不避高下

破天荒

唐劉昌黎

劉輝

夢溪筆談

而有勇形為匹罪之諒公大稱實權為第一及榮鄉亭本集
唱名乃劉幾人有識之者曰此劉輝也易名矣齊江夏王傳
表明昌官學之盛公二子權高利鳳尾諾年四歲好學書
取美仕邦人榮亭以榮鄉亭之元叔綱按本集
每晨與不肯拂窗而先書學上學為書字
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
表為辛亥作先生時年六十有文云常山尚幼與此詩題云
四子月相去無幾叔綱之年亦必相若考謝樂府二卷有新添
小兒字以羽陽朝中措詞句云說其河東三鳳又三卷有兒
子阿中百辟以羽陽朝中措詞句云說其河東三鳳又三卷有兒
羽陽又字阿中且即墓銘之次總而為尚書都省監印者也

贈利州侯神童

生十四月識字無算○地志北京路利州

牙牙點妝杏蕾紅阿兄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
未正已能見書識名姓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
會文字中極知之無不足訝更恐洛誦難為功土
中松粒龍爪脫萬牛丘山起毫末君不見黃金寶
鼎翡翠青未要春宮許衣鉢人間失却麻神童明
星煌煌出蒼龍只知江陵圖籍盡一火誰謂死草
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在見汝吐焰如長虹兒字金鼎

之無白樂天事

洛誦莊子則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李

牛杜甫古柏行大庾如傾要

衣鉢見開錄沈寶華進士主司

寶日君又寶冠多士屈居

麻神童中州集麻徵君九嘯傳字

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廟召見

問放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

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

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畫夜放光明合河劉劉文

賦鳳皇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

畫詩云前朝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者

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日名重天下舊如閑關公

名也餘詳常君銘

死草華風長吉

史楊邦基傳字德懋華陰

奚官牧馬圖息軒畫

人父劉宋末為易州佐具

州來降後魏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中得免天眷

二年登進士第大定中為秘書少監再遷秘書監能

作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當世云○中州集楊

其畫比李伯時云○拙軒集題張運使夢境

圖云畫工登識夢中詩他日須煩息軒畫

曹韓畫樣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真
龍出凡馬一空無古今安閑自與人意熟瀟灑更
覺天機深奚官有知應解笑世無坡仙誰賞音

曹名畫記曹霸魏曹髦後開元中已得名天寶韓

承見其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寺丞書韓又韓幹大

寫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遂獨擅真龍杜甫詩斯須九

萬古凡蘇軾詩老髯奚官騎且

馬空顧前生作馬通馬語

紫微劉丈山水為濟川賦學古錄福州總管劉

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軼不

傳所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

于兵間沈驚善騎射金士挺身歸朝案濟川為阜昌

孫碑云事軼不傳蓋諱之也○新樂府有劉濟川來

別同宿會康夢與子過田家飲行及太原作此為寄

濟川云來鴻去燕十年間鏡中看各衰顏恰待蒙泉

東畔買青山夢裏鄰鄉新饌熟備竹杖款柴關人生

難得老來閒記清歡見君難長路悠悠回首暮

雲還斷續不遮南望眼時為我一凭欄即此

畫家李范真勛敵方外只今誰第一自非劉宗祭

酒阜昌孫未信仙翁輕落筆長洲遠浦各清冷萬

頃風煙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巖谷鶴髮松姿餘典

刑紙尾不須題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阜昌孫畫史會要紫微劉尊師為齊豫之孫工山水

王右丞雪霽捕魚圖晁元谷難助集云畫捕魚

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茂

寒向搖落草叢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

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高似孫緯略云予

與徐子檢校初出右丞捕魚圖一軸卷之無不為水耳此

一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設筆之外意其為水耳此

特波瀾浩渺水痕浪跡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絕○單

周密雲烟過眼錄云司德用所藏王維捕魚圖單

行小宜幅微宗題前有雙龍印後有大觀政和二

璽明昌七印上作古本全如李成所作下作數舟沿

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漁浦移家媿未能扁舟蕭散亦何曾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

高人杜甫詩不見高人王右丞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邵伯祿之父

邵翁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風流若似靖南胡每恨聞名不相識太平邱落自由身童稚扶攜意更真醉歸圖上見顏色喜溢眉宇猶津津好著蹇驢馱我去與君同醉杏園春

靖南湖字名天民字達

張彥寶陵川西溪圖地志河東南路澤州陵川縣

松林蕭蕭映靈宇燦石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表來自訝清涼造仙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溪光林影想依然當時膝上王文度五字詩成衆口傳忽見畫圖疑是夢而今塵土浣華顛本送字今改作流字

王文度世說王藍田愛念文度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祖二世相遼封魯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蓋

有之余過其家命魯出拜謂余言魯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爲請余字之世公德

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遼史韓延徽傳字藏明幽州安次人

州安次人太祖父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太宗朝封魯國公世宗朝遷南府宰相應歷九年卒贈尚書令韓幽州之魯郭世爲崇文令公子德福爲南院宣徽使門下平章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封魏國公保寧元年卒諡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史文藝傳韓助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助天會末拜參知政事善屬文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地志南京路汝州○德華見前

卷二

昌黎諸韓散盧龍魯公相遼開邑封雁行先後六侍中大參高文紀神功龜石穹窿與天終百年故家餘素風汝州有子今成童攷古制名龜筮從貴以道義飭汝躬良璞不治凡石同貞而絕俗孰子容濟質以文介而通碩雖宗起其起宗魯也不慚袁氏公

宗起魏紀後魏主重門族薛氏不許入郡姓薛宗起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

制名余名之曰琥以仲眈字之小字明

復有善禱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眈灑

落誦之聖與見前○秋淵集張德輝行狀張新軒子琥已結婚無以成禮分俸以給又孟母三遷圖卷贈新軒子張聖與詩云孟母三遷養聖功芳芳千古振高風披圖欲識願齋意人道神交管輅同

阿平玉雪絕可憐皎如鶴雛下青田呼來拜客挽

不前啼聲如聞過秦篇陳王人門漢韋賢新軒文

筆尤翩翩大詔掛壁誰使然我知一經會有傳元

默之冬客須城問平之年纔五齡迺公爲兒求制

名兒名從虎王與并仲眈爲字以字行佛書舊說

無空青豈知空青今有形紫公紫公還我明看兒

著脚青雲平

青田晉永嘉郡記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

城地志山東西路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

字韻中州集司馬朴字文季溫公之猶子工書翰有晉人筆意與陵萬機之眼常購其遺墨學

之○工酌碧難漫志田不伐才思與萬侯雅言抗行
不聞有側豔又方侯雅言政和初召試補官置大晟
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思諸弗傳雅言請以
盛德大業及禎祥事跡制詞實譜有自依月用律月
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不伐
亦供太常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瑤光樓前按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誰解記
開元四海歡聲沸蕭鼓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
房已焦土天上亦有別離情可是田郎心獨苦承
平舊物霓裳譜寶氣暉暉映千古銀橋望極竟不
歸滅沒燕鴻下平楚

瑤光樓鄭嶠律陽門詩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兩都山谷銀
橋神仙感遇傳明皇玩月羅公遠取杖擲之化
爲大橋行數十里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

送崔夢臣北上

子真抱關買臣負薪朝奏暮召名動縉紳此有
志之士所以自奮於昌辰者邪夢臣崔卿玉樹
清姿土門華胄成童授學與雞俱興肆筆成書
倚馬可待雖泌水之洋洋堪樂舜門之穆穆方
開惜歲月之虛捐欲雲霄之坐致遇順風而縱
大壑其孰禦之登金馬而上玉堂在此行矣詩
以勸駕序寧闕乎癸丑二月望日新興元某序
并州書郎年少客細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氣凌
青雲未怕天山雪花白西園此日盛徐陳鳳閣鸞
臺氣象新由來草創資潤色况復天造須經綸他
日南歸吾未老與君同醉晉溪春

玉樹杜甫歌宗之瀟灑美少
年皎如玉樹臨風前大壑聖主得賢臣頗翼乎若
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
巨魚曹植詩清夜游西
園飛蓋相追隨西園徐陳
典論今之文人廣陵
陳琳孔璋北海徐幹

送王彥華

中朝名勝龍山冀喜色門闌得佳壻一朝天府効
驅馳萬里青雲在平地金粟岡頭俊造多莫從人
品問如何迂齋受學青衿日殷重遺山爲拊摩東
國人倫吾豈敢只憑月旦決巍科

龍山冀中州集冀禹錫傳
字京父龍山人迂齋又迂齋先生周馳字仲才
濟南人經學出于醇德先

生王廣道賦學出于秦山李時亨至于堯趙又其忘年友也資
性古雅而以襟量見稱大定中住太學屢以策論魁天下私試
亦頻中監元家素饒財鄉人強以子弟從之學所得東傭皆散
諸生之貧者貞祐之兵濟南陷不肯降攜二孫赴井死鄉人葬
之宅後之壽樂堂遠東人吳子英嘗從仲才人倫東開府集
學能記其所著亞夫權玉斗賦及他文數篇陸大夫燕
喜西都郭有月旦後漢許劭傳劭好數論鄉黨人物每
道人倫東國月旦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李成之王彥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
酒且求制名輒以詩記之

子雲寂寞將誰親延之麤豪意自真君家公壻兩
冰玉酒味自合清而醇雲腴俗士無風神紅珠女
兒茜裙新一杯香絕韻亦絕只今唯有醪醕春

寂寞漢書揚雄傳子雲曰寂寞
寂寞自投閑愛清靜作符命延之南史顏延之傳
之曰陵得臣筆測得臣文矣得臣義躍得臣

酒何尚之之曰陵得臣筆測得臣文矣得臣義躍得臣
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君在答曰其在不可及雲腴

劉時舉節制雲南元史世祖紀壬子六月奉命帥
師征雲南七月丙午擢牙西行

癸丑八月次臨洮遣使諭大理不果九月壬寅次
刺分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帶率西道兵由晏當路
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乙巳
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蠻主迎降地在大
理北四百餘里十一月辛卯復遣使大理丁酉師至
白蠻打郭寨辛丑白蠻送款十二月丙辰軍薄大理
城大理主段氏微服詣國事皆決于高祥高和兄弟帝
既入大理獲高祥斬于州留大將兀良合帶統師
以劉時中爲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大理遂帶師守
兀良合台傳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
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
其鬼蠻即赤希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至金沙江分兵
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拔之進師取龍首關劫江人
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魯蘭轉攻合刺章
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元文類徑鉅夫平雲

南碑國家繼天之極日月所照固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帶庭憲廟二年壬子世祖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鎮南王九月出師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四月出蕭關駐大盤八月絕洗輪吐蕃分軍三十一月渡盧十二月傳其都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與戰大敗城中齊潰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解拔善闡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

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并豪俠熹功名咄嗟顧盼風雲生三月行女玉且已馬馬三言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名

九州史記孟子傳驕行以為禹之九州不得為州數中國論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為九州也有神海環之蜀相如本傳

贈張潤之

許年不唱龍津第人物尤難到衰世明堂他日要梗楠造物也須論蚤計晉人稟賦例真淳兒能讀書知養親遺山門客富儒雅綠髮張郎名姓新莫道琴工有師法海山深絕解移人潤之資其美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他日

學業有成老夫當以風鑒自負矣

龍津郭璞客傲登降紛于人物梗楠子虛賦其北則

海山琴操伯牙學琴于成連成連曰吾師子春在海中

湖海先生林曾冥羣鳥悲號愴然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為翟器之賦○聖朝名畫

山水林木初市藥于端門前人有購者必畫樹石兼與之無不稱其精妙由此有聲遂游公卿之門多見禮待相國張文懿公今道寧畫其居壁及屏風等深加賞愛作歌贈之道寧所長者有三一林木二平遠三野水皆造其妙圖畫見聞志道寧學李成始尚矜謹老年惟以筆畫簡快為己任故筆勢峻拔林木勁硬別成一家體張文懿贈詩云李成謝世范寬死惟有長安許道寧非過言也

道人醉袖蟠蛟龍掃出古木牙須雄開卷颯颯來陰風翟卿論畫凡馬空能知畫與詩同宗解衣盤

礪非衆工遺山筆頭有關全意匠已在風雲中留待他日不忽忽

盤礪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一史後至則解衣盤礪君曰是真畫者也

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并序

子益省郎觀國之光從公於邁楊雄詞賦良借力於吹噓鄧禹功名本無心於祿仕詩以送別亦以起其志云

故家人物饒奇俊鋒壑昂霄今已信康侯晝接拜龍光百里自應沾海潤六月貂裘風雪深天河天駟日駸駸莫把聲華動臺閣東方書檄要陳琳

楊雄吹噓漢書楊雄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後漢本傳光武謂曰我得專封拜鋒壑唐書房喬傳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陳琳三國志王粲傳陳琳守孔璋

鄧禹後漢本傳光武謂曰我得專封拜鋒壑唐書房喬傳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陳琳三國志王粲傳陳琳守孔璋

贈別孫德謙本集三十七卷靈泉序不期而至者德謙三十九卷答大用書孫德謙

夢符津送至魏京

津橋垂楊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絕似銅駝洛陽陌湖亭轟醉臥春風到手金杯不放空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

西湖曾子固元豐初臺西湖詩云喜有西湖六月涼納涼詩難放西湖十頃秋寄齊州同官詩云西湖一曲舞霓裳蘇子由樂城集有和李誠之燕別西湖詩序又西湖觀捕魚食難頭二詩案志云大明湖在府城西北隅一名西湖○香祖筆記濟南藩司署後臨湖西偏即曾子固集中所云西湖也

汾亭古意圖

堯民義皇去未遠日作日息天機全杜侯袖裏姑汾筆辦與南華談官然廢興知經幾今昔淳朴別有一山川白雲亭上秋風客不比仙翁甲子年元以來郭熙明昌泰和間張公佐皆年過八十而以山水擅名今雲中杜丈筆老與張郭年相若而畫品不下古人為侯漢道作汾亭

詩並

鄆州城隅兩茅屋市聲喧喧自幽獨春風吹盡山杏花只有青青一叢竹先生愛畫如惜玉練鵲翔鸞餘百軸大兒跟蹤挾書歸土鏹疎煙繞一粥微官枉負半生閑也著區區簿領間何時卻與溪南老紫蓋山前共往還

練鵲圖畫記謂李長生有畫鵲大頭長尾 蘇武詩大兒鸞小回鸞及雲鸞練鵲墨錦標飾足鏹 跟蹤越門限

土鏹杜甫詩土鏹冷疎烟

東湖次及之韻中州集劉治中濤字及之夏津人

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其月臺詩云南館城陰開東湖水氣多○以下續編

西山山頭山月白倒影漣漪舞寒碧竹溪花島要君詩醉墨幾番枯研滴東州佳處詩已盡矯首不知川路隔當年韓賈文章伯物色分留到佳客此州何必減蘇州頻有詩人來列職一時人境偶相值萬古風流餘此席三堂風月今猶昔擬拂塵纓問投跡因君寄詩使君公卻恐他年厭求索

竹溪花島韓集有韓賈當指昌三堂 韓序云號州刺史

住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

贈郝萬戶本集有安肅先塋碑○元史郝和尚拔都

卯授行軍千戶庚子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易佩金虎符戊申奉詔還治太原壬子三月卒子天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郝天挺傳字繼先出子柔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略受業于遺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于遺山元好問以勳臣子世祖召見備宿衛春宮○秋潤集題郝氏世德碑後詩注云其嗣侯今爲蜀省參政所謂和上萬戶者是也○本集二十卷夾公碑將葬五路萬戶郝丑和尚以行狀來請即此

阿卿袖中五色筆弦聲裂石雷破壁繡衣千騎東方來俊氣崢嶸蜀山碧詩書義府無古今祭遵軍

中亦歌吟密侯勳業君自識計算不數韓淮陰莫看仁柔行儒雅朱輪畫轂見天心鄧異封高密侯

千騎羅敷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祭遵後漢本傳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王學士熊岳圖案學士即王庭筠其曾祖永壽

洗參池水甜於蜜玉堂仙翁髮如漆膝前文度更風流盡卷風流入詩筆長松手種欲摩天海岳樓空落照邊古來說有遼東鶴仙語星星誰爲傳五百年閒異人出卻將錦綉裏山川

文度指繼子 海岳樓中州集王叔玉題王元仲海岳樓詩

詹微翠翠蓬山雨枕簟涼生弱水風物色橫陳詩卷裏雲濤飛動酒杯中讀仙會有騎鯨便入極神游路可通

贈史子桓尋親之行陵川集送太原史子桓序

而魏枯皆暗曉驚鳴應道離裂膚而羣卒墮指者相望也宜乎墟戶學處以天地之閒塞贊元冥之化育史夫子胡爲乎來哉其有驛傳之急而到微之遽歟則宜有紹緒之重孤孀之溫而夫子累乎其單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衝風冒寒而出也歟則宜夫腰金而曳轡鳴弦而挾矢而夫子冰髯局脊扶搖而躍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關闔而振長策乎其欲而弭兵乎其爲龍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饒倖而以驕妻妾啗嗜欲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趣外寒暑而必爲者也夫子寧有於是乎夫子之操之志以父之故而越險阻而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銜口臺陽而不恤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遑遑斃而後已庶乎其一遇也嗚呼篇者哉史夫子乎初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冰之志也唯天福善應誠其亦必有遇也已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或以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也之末冬太原觀路入者不宜一以路人觀之也

七十老翁頭雪白滿意晨昏慰顏色兵塵瀕洞君不憂萬里天心不相隔八月秋霖九月霜破帽北風官路長瓜田故侯貧且病愛莫助之徒自傷後日書來聞吉語通家猶得似南陽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四

原
书
空
白
页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五

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蔣炳枕山校

雜言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

河汾詩麻革信之送仲梁東游詩云野

馬何決驟飛雲何悠颺商巖不足稽此老又欲東路宋與梁青山不知老日乃許忙菊潭之水清冷淵野人飲之得長年芳醪不買壽淡泊差可久北山我我蒼翠巖丹崖石老生紫煙霞芝秋杞老霜骨黃精茯苓鉤新廟望君斬斷病以癯酌之食之可以還膚映況有劉荆州元丹印子寧舍之汗漫游涼秋佳月酒一盃送子東下徘徊半山亭前一茅屋歲寒霜勁君當來

去歲君遠游今年客他州青天萬古一明月只與
行人生暮愁問君游何許情多地遐今徧處處金
鞭斷折驕驥死萬里長鴻思一舉憶初識子梁王
臺清風入座無纖埃華嶽峯尖見秋隼金眸玉爪
不凡材西園日晴花滿煙五雲樓閣三山巔玉樹
瑤林照春色青錢白璧買芳年三年一夢南陽道
汴水迢迢入秋草擎雲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詩怨
枯槁破屋仰見星疎衾風露清匣中有長劍爲君
鳴不平泥途久辱思一濯去去舉足皆清泠鄧州
大帥材望雄愛客不減奇章公軍中宴酣筵鼓競
銀燭吐焰如長虹幕中多士君又往談笑已覺南
夷空東州春迴十月後梅華分香入春酒平生得
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浙江南下青沅沅石
門細路蒼煙屯五松平頭白日靜千山萬山如亂
雲菊源不逐時事改芝嶺自與商顏鄰他日相思
一迴首漁舟時問武陵人欽謂欽叔京師父也樂天書以微之爲徵
情多韓愈梁王臺阮籍嘆懷詩爲言發魏都南向望華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岳二句

少陵青錢李賀詩青錢白璧買無端峯雲又詩少年心鄧州

大帥

卽移刺英笳鼓競南史曹景宗傳景宗歡入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

路入何如青眼杜甫詩青眼霍去病高歌望吾子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頗怪昌黎公亦復爲世
儒天生至神物與人作華胥一酌舌本強二酌燥
吻濡三酌動高興四酌色敷腴連綿五六酌枯腸
潤如酥眼花耳熱後萬物寄一壺十酌未渠央百
觚亦奚拘人生一世間忽若過隙駒有酒不解飲
問君誰與娛君不見東家騎鯨李膽滿六尺軀萬
言黃石策八陣夔州圖酒酣起舞不稱意長吁青
雲指夷吾又不見西家紫髯郎老氣雄萬夫狂歌
飲燕市擊筑聲鳴倚天長劍插少室頗欲四海
皆東湖鷹揚虎視今焉如河山永隔黃公壚銜杯
直待秋井塌青苔白骨憐君愚少年覓計生白鬢
捫參歷井無危途榮不滿隄良區區就令一朝便
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餘名安得潤枯
骨四十豈不知頭顱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太
虛爲室月爲燭醉倒不用春風扶

昌黎

韓愈詩此日不足惜眼花百觚鍾子千

騎鯨

李長紫髯郎張伯井塌杜甫詩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首生青苔

捫參

李長歷井李長紫髯郎張伯井塌杜甫詩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首生青苔

下詔曰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諸軍事長沙郡公作藩于外八州肅清餘名八州督晉書陶侃傳侃卒帝

十句

東坡太虛唐書張志和傳嘗曰太虛爲字別也

送希顏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昨日游崧丘今日西臺行勞生好夢亦大少枕中

馬嘶車鐸鳴山林之樂無虧成胡爲解蘭縛塵纓
蒼生望君須一起我知無地逃功名關中得君作
金城氣象已覺西山平諸人誰出仲卿右一座想
爲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冥冥馬頭仙掌遙相迎長
安市上見李白爲我一醉秦東亭

西臺

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書省爲文書省改御史府爲御史臺南臺亦同又武后
執御史有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嘗有東
西臺之稱也惟俗呼在京謂西臺在東都爲東臺按此言之御
史惟一臺別自因事則東南西南三稱爲別耳其言俗呼在京爲
西臺者唐都長安于洛陽爲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長安各西
臺而洛陽馬嘶鐸鳴車動不遑安解蘭縛越海岸今見解
蘭縛蒼生見本傳仲卿在朝廷人誰如仲卿者今疾病困
厄不自激昂乃一座漢相如傳秦東亭淡池秦東亭
反涕泣何也

嵩山玉鏡

地志南京路河南府登封縣有松山

玉鏡見何許今日東山陞積雨洗昏霾旭日發光
輝光輝奪人目灩灩如動移初如秋月圓漸如曙
星微曙星不能久併與晨露晞此鏡何從來造化
秘莫窺山精或寶氣恍惚令人疑誰爲問岳祇山
川英秀會有歸不能生申與甫瑞王國萬丈光芒
徒爾爲

虎害

史五行志元光二年十一月開封有虎害人又
二年之中曰虎入鄭門○宣紀元光二年十
一月開封縣境有虎在入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
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十一卷玉華
谷詩注時有
虎害即此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爲羣目光如電聲如雷倚蕩
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絮徒紛紛
空谷絕樵聲長路無行塵呀呀垂涎口眈眈闕城
闐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哀太山婦叫斷秋
空雲可憐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無復裴

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裴將軍史
使君民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裴將軍
補云裴君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多虎虎善射一日裴虎三十一
因憩山下有老父曰此皆虎虎非將軍若還真虎無能爲
也北平見漢書
李廣傳

飲酒

江南秋泉雲液濃遼東抹利玉汁鎔椰瓢朝傾荔
支綠螺杯暮捲珍珠紅此酒誰所留今日乃汝逢
仙人一丸藥洗我芥蒂芻金沙一散風雨疾世事
盡與浮雲空東家劉伯倫西家王無功醉鄉日月
萬萬古眼中擾擾誰爲雄人會有歸盡飲不飲所
同所恨獨醒人百年枯槁中獨醒恨未通獨醉恨
未公安得清江變醇酎盡迴天地入春風

雲液

吳筠廬山雲液泉賦瀟湘雲華
綠泉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盃重碧色快刺
千顆輕紅肌注廖王家酒皆爲戒州第一
琥珀真珠小槽
酒滴真珠紅醉鄉日月王續

送高信卿

中州集高永傳字信卿出盤陽大族父元
字善長教信卿作舉子讀書略通即棄之
去爲人不顧細謹有幽并豪俠之風賓客入門則盡
家所有者不顧其不爲明日計人以此愛之貞祐初避
兵太原與李長源居千廣平寺有盜穴牆而入長源
性怯聞聲聲聲不取語盜盡挈信卿所有而去
長源後曰綠林之子至矣於是信卿生理大振獨南
渡居嵩州出入屏山之門其學遂進初名震字辟卿
又名接屏山改焉真定王之奇士衡攻維學屏山目
爲怪魁王從之內翰爲賊善笑大略以談兵爲主且
爲大言著書十萬言號北新子五十里水雨耳
曰古人兵法非不盡但未有北新子五十里水雨耳
信卿皆與之游故其詩豪宕譎怪不爲法度所窘有
冰柱雪車風調觀龍吟詩豪宕譎怪不爲法度所窘有
正大壬辰病沒于京師年四十六○歸潛志高永信
卿漁陽人個儻尚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談兵文
詞豪放長於論事嘗與屏山游與李長源元祐之杜
仲梁李維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正大末余居淮
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爲定交留月餘西去未幾
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號應庵
○名儒草堂詩餘高信卿詩王閣大江東去詞云
閑登高閣數興亡滿目風煙塵土畫棟朱簾當日事

不見朝雲暮雨秋水長天落霞孤鶩千載名如故長
空淡淡去鴻鳴喚誰數遙憶才子當年如椽健筆坐
上題佳句物換星移知幾度遺恨西山南浦往事悠
悠昔人安在何處尋歌舞長江東注爲誰流盡今古

高卿去歲山中居橡朝栗暮分猿狙今年移家入
城市甌中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嘯呼
迺翁延客著上座兩兒已復遭擲掄三冬兔園冊
牧豎叫語麤溼薪煙滿眼破硯冰生鬚賣符與行
藥不養堂堂軀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我嘗相
夫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劍二十了陰符平生
結交王與李袖中頗有魚麗圖文武志膽誰不如
不能拔劍斫蛟鱷亦當赤手降於菟胡爲堅坐守
寒饑坐令兒女悲窮途萬事糊塗酒一壺別時聊
爲鼓龍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疎

橡栗杜甫歌歲拾橡栗隨狙公五鬼韓愈送無衣王奇士衡李
即李汾東坡鼓龍胡後漢五行志童謠云中原陶

閑居雜興詩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
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

寄趙宜之趙時在廬氏○案中州宜之傳云南渡後
往來洛西山中歸隱云居西山辛敬之
贈詩云轉徙家無地宜之贈趙山句云買鄰心樂古
清涼是宜之既寓三鄉又思嵩前今復在廬氏殆真
無家者已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
官資弩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莘川今樂土莘川
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雨舊聞抱犢山摩雲
出蒼稜長林絕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
煮橡當果穀煎尤甘飴錫此物足以度荒歲況有
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嵩前旱乾歲相仍耕田
食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
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山幾來層不

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昔秋風起羨煞吳
中張季鷹

煮弩後漢書鄭衆傳耿恭
煮弩爲糧卒全忠勇莘川案前卷高門關云莘川百
里如掌平中州集宜之次
韻云莘川擬作桃瓶鉢賈伏詩一瓶
源隱地當在廬氏幾層唐書五行志高
宗時童謠云嵩
山凡幾層不畏登
不得但恐不得登

段志堅畫龍爲劉鄧州賦

豬龍可豢亦可屠世人畫蛇復畫魚天飛忽入阿
堅筆始覺衆史欺庸愚腥風萬里來白浪橫江湖
一麾走海若再顧失天吳浩蕩明河翻尾鬣慘不
濡只愁紙上出雷火搏控大千如此珠天生神物
與化俱滅沒變見何所無逆鱗自古不受觸乃今
縮頭隨卷舒怪得堂堂髯御史平生長有兩隨車
海若見莊子天吳海賦天吳乍
見而彷彿不濡莊子其神入乎
淵泉而不濡逆鱗史記韓非傳龍喉下有逆
鱗徑寸擡之則必殺人髯御史案光甫曾拜
鄭宏傳注謝承書曰宏行春大旱
隨車致雨又見唐書顏真卿傳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

人父事軻有詩名工作大字簡夫少舉進士不中
以詩爲業詩尚雕刻而不欲見斧鑿痕故頗有自得
之趣悼亡一詩高出時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者耶年六十七卒臨終留詩
云軀殼羈縻宅兒孫邂逅近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詩
魂隨天自號西溪老人有集行於世子彥容爲黃冠
師今在平陽又同希顏必之賦樂真竹拂子詩○本
集三十一卷通真子銘閑居崧山與西溪詩酒之
年卽此

三月不見君渴心欲生塵論文一樽酒雅道誰當
陳昨朝見君臨水句乃知抽青妃白非詩人南山
明月北山雲恨君不作由東鄰擊鮮爲具非無好
事者天隨杞菊年年新石田茅屋連蘇墳兩兒力
耕足養親君詩或者昌晚節不應道路長遼遼白

髮刁騷一幅巾豐年鄉社樂閑身蹇驢馳入醉鄉
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論文

杜甫詩何時一樽臨水句 中州集簡夫白髮詩 抽

青妃白

柳子厚題毛穎傳後云世之模擬竊取青妃白肥 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石田

杜甫詩先生早賦歸去 蘇墳 秋澗集謁蘇墳詩神嵩 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廟騰萬馬東沙流西來

橫玉虹

山秀潤不少 皆有峨眉老仙 兩兒 三十一卷通 宅其中注在陝州陝縣釣臺鄉峨眉山前 真銘西溪二

其長也

子通真 騷 歐陽修詩休把青銅照 其長也 騷 雙鬢君謨今已白 騷

紀子正杏園燕集

冠氏詩西城紅豔杏園春十一

卷冠氏詩

莊杏花詩

紀翁種杏城西垠千株萬株紅豔新今年寒食好
天色曉氣鬱鬱含芳津天公自愛此花好朝薰暮
染煩花神融霞暈雪一傾倒非煙非霧非卿雲未
開何所似乳兒粉妝深絳唇能啼能笑癡復騷畫
出百子元非真半開何所似里中處女東家鄰陽
和入骨春思動欲語不語時輕顰就中爛漫尤更
好五家合隊號與秦曲江頭看車馬十里羅綺
爭紅塵陽平一邑多詩豪主人買酒邀衆賓花時
有成約恨少楊子張吾軍落花著衣紅續紛四座
慘澹傷精魂花開花落十日耳對花不飲花應嗔
愛花常苦得花晚爭教行樂無閑身芳苞一破不
更合且看錦樹烘殘春

花神

異人錄宋單父有種華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 卿雲 詔至驪山種花萬本各樣名殊內人呼為花神

五家

唐書楊貴妃傳元宗每 年幸華清宮國忠姊妹 五家俱從五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

花之煥發

杜甫詩就中雲霧板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

送李參軍北上

本集友山亭記或是 詩說見歸田詩話

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

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別離間今朝送君
行清涕留餘潛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臺空佩
環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驢子
墮地無齊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間尺鷃亦
自樂扶搖直上何勞搏一衣敝緼袍一飯苜蓿盤
歲時壽翁媼團圓樂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入州督
爭似綵衣起舞舞春爛斑去年雒陽人今年指天山
地遠馬羈破霜重貂裘寒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
顏扼胡嶺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桓
山鳥乳哺不得須與閑衆雛一朝散孤雌回顧聲
悲酸寒雁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居庸

水經注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崇 才容軌曉禽著獸寒鳴相和 桑乾 水經注濕水東北流 宦游子吟之者莫不傷思矣 桑乾 左會桑乾水者老云 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天池池在山原之上天池 桑乾二水潛流通注桑乾水東南流右會馬邑川俗謂之磨川

受降城

唐書神龍三年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呂 鷄 莊子鷄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矰矰蓬蒿之間 翁 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又云媼女稱也 桓山鳥 說苑孔子聞哭者聲甚悲曰此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昔桓山 有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 也

王黃華墨竹

為郭輔之賦○案郭德志金郭輔之 得鄭南城北注雨瓦簡以之支琴王庭 老可能為竹寫真東坡解與竹傳神墨君有諸君知 否須信黃 華是可信人

古來畫竹傳右丞東坡斂袂不敢評開元石本出
摹寫燕市駿骨留空名亦有文湖州畫意不畫形
一為坡所賞四海知有簞簞亭深衣幅巾老明經
老死不敢言縱橫豈知遼江一派最後出運斤成

風刃發劓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尙餘詩典刑月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娟娟略似萱草詠落落不減叢臺行千枝萬葉何許來但見醉帖字欹傾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趙生怒虎嘖墨成至人技進不名技游戲亦復通真靈百年文章公主盟屏山見之踞且擎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有物於此鳴不平悲耶嘯耶誰汝令只恐破窗風雨夜怒隨雷電上青冥

王黃華

中外集王庭筠傳字子端能岳人早有重名大定十

翰林承安中爲言事者所累謫鄭州幕官未幾復應奉稍遷修

撰卒官年四十七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字畫學米元章

其得意處頗能似之歷年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平

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水主有集傳世屏

山故人外傳云子端名家子風流飄飄冕冕一時爲人眉目如

畫笑笑談俯仰可觀外視若蘭貴人初不敢與接一見之後和

氣津津溢于衡宇惜其折節下士如恐不及苟有可取極口

稱道之故人恨相見之晚也○李衍竹譜云此從喬喬山秘

書見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蒼其欲取以爲法而無自得

之或云黃華雖宗文湖州每鑑下照竹枝模影寫真宜異乎常

爲者文湖州宜和畫譜文與可守洋州子黃管谷構其上

孤檀樂飄發之姿疑風可動○蘇軾贊管谷偃竹記贊

不荀而成蓋進于妙者也○黃管亭贊管谷在洋州與可常令

予作洋州三十詠此其一也○子詩曰得清貧饒太守渭川千

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游谷中燒荷晚食發函得詩大笑噴

鉢滿發劓而刃若新發于剛○萱草詠中賦沙麓百戰揚

爲函不敏樹況復幽園中萬古結愁霧寸恨不擇地於此生

具妻妾綠雲妙金鳳擊夫去晚雨沾濡之向我法如訴忘憂定

清淚雨○屏山字之純詳八卷

汎舟大明湖

待杜子不至○歷城志云大清河又

山北又東北右納濰水之分流樂水分自城西西北隅

循城而東里餘會大明湖水湖水下元有伏流其西

出舜泉今湖水與舜泉不通或云地下有伏流其西

水之源今可見者惟北珍珠泉諸泉在巡撫署內其西

出者爲濯纓湖今爲牆垣所隔且湮其半矣其東出

者仍西與濯纓湖會其地直無署之西北隅舊志所

云迴龍灣水北出百花橋匯爲湖水經注之歷水陂

應在此宋以來所目爲大明湖者考感諸泉自西南

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煙收不起山從陽丘西來青一灣天公擲下半玉環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繡江眉睫間晚涼一棹東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水芝香狼藉秋風與秋露蘭襟鬱鬱散芳澤羅襪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枉著風標誇白鷺我時驂鸞追散仙但見金支翠蕤相後先眼花耳熱不稱意高唱吳歌叩兩舷喚取樊川搖醉筆風流聊與付他年

長白繡江

本三十四卷濟南行記此游汎大明湖者再東

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錫子于繡江亭涼荷

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

古今注荷花晚晴賦杜牧牧晚晴賦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

一名水芝晚晴賦紅菱純然如嬌嫩然如女墮豔黝顏如

見放葉白鷺潛來兮迴風標之公吳歌韓愈詩脚敲

子羈比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吳歌兩舷唱吳歌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末後二句

桃花紅深李花白昨日成團今日折歌聲滿耳何處來楊柳青旗洛陽陌拊君背握君手朝鐘暮鼓無了期世事於人竟何有青青鏡中髮忽忽成白首六國印何如負郭二頃田千載名不及卽時一杯酒

一杯酒

晉書張翰傳曰使我有身

賦邢州鵲山西路邢州

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奇秀益可

愛蒼茫失層疊解駁見縈帶浮雲自來去盡巧寧

變壞吳妝入小筆隱隱拂殘黛城隅靜女人不知

擁髻低顰如有待太行橫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

有態只知天平六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閑在煙

埋雨沒今幾時殆天所藏予發之郭熙未足語平
遠摹寫誰有章郎詩

蘇軾詩宿雲解景光
解駁漏獨見山紅潤碧時

掩重杜甫詩一重一掩我肺
肺山花山鳥我友于

郭熙案熙河陽溫縣人
水師李成見十三卷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地志南京路許
州宋許昌郡

一日兩食藜藿葵三冬一褐軒與齊監河貸粟困
欲死望望工水前墜尼故書一束手自攜汴兒跳
梁翠女啼出門疾走勿反顧正恐五鬼從之西馬
中豈是無龍媒世人徒知牝牡黃與驪只如黃金
絡頭亦不惡誰謂茅索能相羈天公醉著百不問
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兀兀黑於漆昨日把笏今
扶犁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雲梯春
風兩淮多鼓鞞軍中少年舞荒雞因君南望一大
笑落日澹澹青山低

牝牡黃驪

列子秦穆公使九方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之矣在沙邱北而黃使人視之牡而驪公下
悅曰物色牝牡尚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

偶奇

倚伏

青雲梯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

太行元氣老不死

頭西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陀

目腹背皆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煙景獨覺蘇門

多湧金亭下百泉水海眼萬古留山阿

源淵淪晉溪波雲涵鬼物窟宅深蛟鼉水妃簸

弄明月璣地藏發泄天不訶平湖油油碧於酒雲

錦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會世界三日漫兜
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朝一掃衆峯出千
鬢萬髻高峩峩空青斷石壁微茫散煙蘿山陽十
月未搖落翠蕤雲旂相盪摩雲煙故爲出濃淡魚
鳥似欲留婆娑石間仙人迹石爛迹不磨仙人去
不返六龍忽蹉跎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孫
公和長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

問謝安石蒼生今亦如卿何元子樂矣君其歌

濟源黃庭堅詩河南有盤谷韓愈序太行之陽有盤谷
伏流發爲清濟源谷谷之問泉甘而土肥蘇門
晉書阮籍傳籍嘗于蘇門山澗孫
登○東信五張寺銘山響蘇門

雲旂西京賦旂鳴
爲曳雲旂

公和孫登
登

烏尾訛杜甫詩日
暮風亦起

元子樂矣次山集
規云歌曰

南冠行癸巳秋爲曹得一作○十一卷有屬
題詩案得一豈居一之昆弟行耶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荒城雨多秋

氣重頽垣敗屋生茅菅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曉

枕留餘潛曹侯少年出統綺高門大屋垂楊裏諸

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窗底王孫上客生光

輝竹花不實鸚鵡飢絲桐切切解人語海雲喚得

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臨錦芳華朝復暮阿京

風調阿欽才暈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敞號眉嫵

吳中周郎知曲誤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

窗戶魚龍吹浪三山沒萬里西風入華髮無人重

典鸛鷀裘展轉空牀臥秋月寶鏡埋寒灰鬱鬱萬

古不可開龍劍出地底青天白日驅雲雷層冰千

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

臺願與竹林嵇阮同舉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鯉魚
尾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黃河之水天上流何物
可煮人間愁撐霆裂月不稱意更與倒翻鸚鵡洲
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

南冠

左傳晉侯觀于軍將見鍾儀問之曰南冠何也畢逋後漢五

上鳥尾

史記荆軻傳贊注索隱曰燕耳求竹實陸機

暈碧

歐陽詹春盤賦裁小杜杜牧香生瑞露韓偓香奩

寶鏡

盧仝月鉉詩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龍劍雷煥層

冰

招魂增冰我猩猩李賀歌即食龍劍雷煥層

醉後走筆

建茶三盃冰雪香離騷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騎揚
州鶴雉永不羨大官羊短燈檠子移近牀秋風吹
簾月轉廊一歌再歌魂魄動入眼渺渺橫沅湘湘
妃漸遠望不及金支翠蕤澹飛颺漁父話獨醒孺
子歌滄浪山鬼獨一脚拊掌笑我旁湘纍歸來弔
故國遺臺老樹山蒼蒼掩書一太息夜如何其夜
未央更家六兒六書六羅六長六瓶六寫六西六勤六客六嘗六一六酌六均六
跡顏再酌齊彭殤字宙不今古氣節無陰陽少年
避酒不肯喫跬步乃有無何鄉愛茶愛書死不徹
乃以冰炭貯我腸世間唯有麴生風味不可忘

建茶

三卷陸游詩冰雪韓愈詩短檠三尺便山鬼陸

冰炭

無以冰炭置我腸湘纍注記今飲甲楚之湘纍

注云人不可以
罪死者曰纍

南湖先生雪景乘驪圖

并引○史州集南湖

原武因而家焉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時曾以鄉賦兩魁
鄭州然其資侔儻所以自望者甚高終不樂為
舉子計即棄去學擊刺當正隆征南頗欲馳逐
戎行間既而大定詔書下兵各罷歸先生抱利
器而無所試乃浮湛里社以詩酒自娛買田南
湖之上築亭種樹徜徉乎其間盡置家事日與
賓客酣飲歌管棊窮日夕不少休家故饒財
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猶疾痛之在己故人尤
以此歸之所與游如臨洛王逸賓游宗之大定
劉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論人物必曰靖達
卿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於天會初歷大定
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大
安兵興乃下世平生喜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
西子棄瓢詩可見也陸游詩
嘗雪雪中騎青驪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
安得西都畫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子雪
景乘驪圖之句其子文煒北渡後來東平始以
先生之意追畫此圖求僕題詩文煒實直好義
讀書作文有聲時輩中觀其子可以想見先生
之為人故為道其事并以致懷賢之思
大河茫茫白連空寒雲迢迢度南鴻汴梁高樓管
絃裏成皋行人西北風北風吹雪來飄瞥捲孤蓬
異色變慘澹元氣開洪濛襄陽潮陽詩境在掇拾
物色真難工青驪誰此游望見知是南湖翁南湖

翁少日翫麟今龍鍾猶能吐氣萬丈如長虹閉門兀坐意不愜要看銀海翻魚龍寶華世界瓊瑤宮江山隨翁入清雄詩成仰天一大笑飛花落絮春濛濛鬱鬱梁宋郊翁家出強宗許與必豪右收入等侯封翁年十八九弄筆學彫蟲疊取兩解魁隱隱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學劍事猿公正隆適南征四馬走從天墨丸磨指鼻意與江流更紫微出東方淮海亦來同都將書與劍田間就春農仕宦不作邴曼容醉鄉自愛王無功爰居從渠致鐘鼓野鶴豈合棲樊籠南湖煙景多魚鳥亦從容亦有兩小船綸竿插船篷高亭出秀樾窗戶連青紅清颺隨睡輿暝色赴吟筇門前車馬來日釀日不供但苦佳客少焉知清興終看翁棄瓢詩調戲鴟夷老子如兒童雄吞已覺雲夢小寒縮寧作書生窮當年我得奉談笑晝夜肯放清樽空東家西家不相從南海北海不相逢風流者舊今誰似惆悵相看是畫中

原武

鄭州原武縣王逸賓

中州集王隱君碑字逸賓先生世學能文不就科舉孝友天至非其食不食家無餘石之儲晏如也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舉逸賓王彥功游宗之德行才也逸賓得鹿邑王簿就乞致仕彥功以親老調羣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雖出處不齊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開公嘗集虎承旨趙鼎山路司諫劉之昂尹無忌周德卿與逸賓七人詩刻木以傳目為明昌詩人雅製云○逸水集遺安先生言行碑先生姓王氏諱碑字逸賓其先臨洛人先生實生于汴梁嘗以洛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絕羣外類如也初學詩于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為不及幾時名大振加之孝于親友于弟誠于人篤于己遠近論士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反若居已上及數公相繼繼天下直王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名德先生以書批政人之為清要者苦以親老為辭故遂寢明昌末聖天子召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者義忠信文章為世師表朝廷以素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

暗即日移又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休優之首真先堂次以分惠鄉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于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于身足矣語畢而逝葬于祥符縣魏陵鄉魏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終身不醉謹謹若無能為不遇不義矯如也其詩冲淡簡潔似韋蘇州樂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王孫景文師拓無忌鄭權元衡高公振特夫王世賞彥功王伯溫都父左容無擇游道入宗之路鍾宣叔左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公也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餽主終日不知誰為士誰為客也嘗冬日詰一親知家會坐談贈也喪其母鄉鄰或贈以巾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深之擊廉正之操黃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與東文昭昌間參河南轉運幕幕相謁坡軒居上鄭元真居士曰君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實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鳴呼使子雲見之不當絕數于李仲元蘇源明見之不當見于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于是為之銘曰居今而行之古身雖死而名彰不獨以詩昌倫又游宗之章紀明送李甲察院云不見三逸賓抱窮守空室又游宗之章紀明十月甲寅賜河南路提刑司所舉逸民游總同進士出身以年老不樂仕進授登仕郎給正八品半奉終身劉之昂中下集劉左司昂字之昂與昂人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輕便巧麗為場屋捷法作詩得唐體尤工絕句往往往贈炙人口早得仕年三十三省按考滿按平涼路轉運副使人謂卿相也我致矣卿士之言之昂官止五品者之昂自望者其厚不信也哉其才為當世者所忌連塞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為當世者所忌連塞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矣會遼陽人大中欽差執政賈欽為言者所劾辭連之昂道陵震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等從都督諸逐之鉉子尋亦罷政之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文煒 鄭德昭見三十七卷雲泉 龍鍾 韓愈詩東野不得銀

海 陸游詩心如玻璃 隱隱 望氣經隱隱 猿公 李白詩少年

白 嶺南征 海紀正隆五年七月 桤鼻 通鑑荀洛負氣不

公 仰遣使發諸路軍 桤鼻 張常曰會于桤鼻

上 磨黑 紫微 又六年十月丙午慶雲見東京曹國 邴曼

容 漢書兩軍傳邴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六百石輒自

居 杜甫詩鸛鳴至魯 船篷 黃庭堅詩風 睡輿 睡付肩輿

癸卯歲杏花

南州景氣煖杏花見紅梅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

杏花全未開待開竟不開怕寒貪睡嗔人催愛花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

白鬚蘇軾詩白鬚紅頰如君長康衢

贈答趙仁甫

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

宋人被俘居燕其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亦推讓焉

所

裘綺

1

北厓元武暮默黑如積鐵東厓劫火餘絢爛開錦
纈就中嶺頭一峯凸樸奇剩費寒雲幾千疊摩圍
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猿叫絕林煙日射彩翠新
跬步疑有黃金闕畫工胸次墨汁滿那得冰壺貯
秋月直須潮陽老筆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帖石
門細路無澗泉行人肌渴挽不前辛苦黃榆三十
里豈知却有看山緣

萬牛

黃庭堅詩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

張顛

國史補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搥水壘中而書

驅豬行

黃庭堅詩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

張顛

國史補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搥水壘中而書

沿山蒔苗多費力辦與豪豬作糧食草庵架空尋
丈高擊板搖鈴鬧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
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驅豬似稱屈放教田鼠大
於兔任使飛蝗半天黑害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
中無橡尤長牙短喙食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
明墮畝見狼藉婦子相看空淚流旱乾水溢年年
日會計收成纔什一資身百備粟豆中儋石都能
幾錢直兒童食糜須愛惜此物羣豬口中得縣吏
即來銷稅籍

豪豬

山海經竹山有獸其狀如豕手大如箭而黑端以手射物名豪豬也

嘯臺感遇

裴回五巖上浩歌彌激烈望望蟾房翁倒影乍明
滅地古足靈異祠廢餘像設子規夜啼山竹裂老
鶴亂踏枯松折嘯臺音響杳不聞蕩蕩青天一明
月荒山破瓦色十步九窪疊水泉出沮洳一綫僅
不絕翁乎何意留此居可是他山無地穴大道既

下衰日鑿聰明開玉從珪璋毀木以青黃災天和
散不留去浪無東迴咄咄此老蒼翫麟仰怪魁堯
年生甲子含德如未孩標枝野鹿致足樂火食屋
居良所哀史筆亦厚誣何曾校計識與材纏身正
有一丈髮直以何物觀形骸大笑黃冠師金丹羽
化之說何從來豈知大人先生獨立萬物表太古
元氣同胚胎不見今日孫公和橫絕四海隘九垓
嵇康養生安在哉

浩歌

少陵

子規

上標枝

莊子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史筆

水簾記

異

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

○劉祁燕林稍南孤峯削成拔地而出號曰鏡臺臺上樹林鬱翠山有玉虹蜿蜒下垂搖曳有聲迫視之懸泉也初勢

黃華絕境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鏡臺懸流不
易得世俗名取香爐峯七年長路今一到刺鯁欲
滿平生胸豈知旱久泉脈絕快意一濯無由供神
明自足還舊觀湧浪爭敢傲靈通何因狡獪出變
化勝槩轉盼增清雄天孫機絲拂夜月佛界珠網
搖秋風稱奇叫絕喜欲舞恨不百繞青芙蓉銀橋
清涼巔玉鏡崧邱東世外果無物邂逅乃一逢書
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復誇神功東坡拊掌應大

黃華絕境

探未窮

道人曾約

山櫻紅

○劉祁燕林稍南孤峯削成拔地而出號曰鏡臺臺上樹林鬱翠山有玉虹蜿蜒下垂搖曳有聲迫視之懸泉也初勢

笑不見蟄窟鞭魚龍

山櫻紅

案前三卷游山詩云道人
已於山櫻紅在丁酉三月

谷聖鑑

九月五日作○曹居一寶嚴寺記云隆慶
天平之右羣峯撐空一掩一映雲烟草木雖善繪者
未易爲此又于陰厓絕壁間夜或作金光如鐘集
神幻不可致詰前賢詠詩多行于世目曰金鐘集
是也歲己亥夏六月宜差奉江淮安撫使粘台公
道出相下爲蕭使君作寶嚴之游主僧因語及此異
乃夜禱之未幾從者皆曰異哉初如螢漸如燭微而
一實條猶首恍然僧衆詰公賀曰相公福人也僧
因乞予文記之○河朔訪古記彰德之西九十里曰
林州之西北二十里曰黃華谷其最知名者谷南
之天平山嶽谷寺也嶽谷暮夜陰厓石壁間燦然若
鐘火作金花神幻不可致詰前賢多作歌詩曰金鐘
集○元王磐嶽谷山詩昨昨游黃華抵暮方言還今
晨到嶽谷駐馬五松邊未移金門日還指元康烟瀑
布落晴雪金鐘開夜蓮何當重經過巖下細流連○
案嶽谷寶嚴院金鐘記碑爲宋張商英立京叔記引之又
曹居一撰劉祁正書即此

金門寺前山突起井底寶巖三十里舊聞聖燈在
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
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煙峯頭一燈
出一燈一燈續一燈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繩脫串
珠散迸玉丸走拌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搏華麗
清圓自殊勝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入地多異星
豈知心光毫相有真遇物外恍惚終難憑腐儒心
魄爲動蕩再拜中庭謝靈貺何曾辦作劉更生下
照乃辱青藜杖昨朝黃華瀑流神所憐今朝金門
佛燈佛作緣紛紛世議何足道盡付馬耳春風前

侍郎

指張燭龍莊子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
不日楚詞曰安不到燭龍何照
宋天文志南極半在地上下在地下
青藜杖事馬耳李白詩世人聞此皆
耳

食榆莢

遺山詩集 卷五

露葵滑寒羊蕨羶春榆作莢絕可憐榆令人瞑何
暇計田舍年例須濃煎蕭聲吹暖賣錫天家人鑽
火分青煙長鉤矮籃走童稚頃刻綠萍堆滿前炊
飯雲子白翦韭青玉圓一杯香美薦新味何必烹
龍炮鳳誇肥鮮鼠肝蟲臂萬化途神奇腐朽相推
遷夢中鸚鵡亦大樂隨意飲啄真飛仙先生捫腹
一莞然此日何功食萬錢

榆瞑

養生論榆令人瞑博物志榆則眠不飲覺
鼠肝子見莊鸚鵡夢事萬錢晉書何曾傳食日萬錢猶云
錢費萬

李峪園亭看雨

劉祁遊西山記余嘗聞先
大夫言龍山之勝甲午時幼先
能往其後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爲勝甲午時幼先
水明年秋八月釋菜於先聖越明日拉友人河陽喬
松茂壽卿雲中劉德升暨弟郁同遊初出西城門
方中望西山而行一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
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仰視秋色如畫稍
東山之腰見屋閣一抹碧尤佳村民曰此麻雁也子
與二三子杖而詣步漸高並路水聲鏗鏘數股涉水
行亂石間里餘忽見青松綠楊蒼蔚中盤屋而居
至有僧居因共坐西軒望平原諸峯橫立南顧永安
山崑崙獨尊斜日秋煙渾渾百里迢迢暮留詩而回
夜宿李谷遲明上永安山初入谷路甚艱兩崖夾峙
峻峻其石皆跨谷盤路詭怪若坐臥起立且時聞水
聲盤折而上足慄目荒前二三里忽見一峯突兀孤
高樹色青黃紅紫間錯曉日映之錦鮮東諸小峯側
列相附又東一嶺獨巔翠無日氣真惟帳開諸人喜
快詠詩步益健又前數百步峯轉境又佳遂各坐大
石且在青檜影中石有苔華涵漬繡文縷縷可愛因
相與倚視川野倚樹浩歌又前數十步忽聞有聲如
風雨震山又如千林喧笑不已逼視之乃流泉一派
自山下入絕壑穿林絡石雪練飛逐此驟久前至烈
風里屋巔特蓋兩峯最高蒼藤縹緲蒙蒼蒼下有泉源
諸人相謂曰此境絕不可不誌即手泉研石各題詩
又前數步路益險見西崖間復有泉出流大石上樹
影交響聲鏗鏘微風吹散珠玑四落余曰此石名琴
泉又賦詩又前幾二三里樹木叢陰中殿閣屹然四
五所蓋玉泉寺也路側皆暗泉行草間灑灑如人語
言或者披草掀石決其源方去既入寺寺宇歲深且
經亂多摧毀廚堂鐘閣兩崩草翳僧寮多壞址獨萬
聖殿完麗可觀殿中金碧瑤瑤溢目又有石羅漢像
數百擊之鏗然亦奇級晚憩僧舍其舍蓋余兄時從

九三

大父避亂所居追維舊事爲之側愴起尋玉泉泉在西南石崖下如井匡閣枝溜滴瀝絡繹苔上有古樹覆蔭頗陰肅因留題壁紀予今昔遊諸人亦各詩其後南上祖堂堂壁高北望神川在掌上手城巨如棋居東則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閑隱有樓觀南則羣山迤邐高下深奧異松翠柏閑隱有樓觀南則灼金紫滿山堂後有徑上山巔余縱步獨往徑狹而危困憊以前望羣峰遠望木明度其境必異銳進百餘步困憊又皆落木徑遂迴然終以爲恨夜月出清觀摩摩像堂亦傾漏不完天驕人僧舍既夜月出清寒逼人予與諸人散步橋外見羣峰翠柏閑隱有樓觀禽聲嘯嘯相應答仰視屋斗磊落與入近瞰然天地見白雲數縷出東山延布南樓上狀如飛龍蜿蜒山中露氣蕭爽回舍壁域恍如夢聞利火名青銷鑠淨盡南往祖堂川原浮靄蒼茫城中青烟萬道俄而洞瀾漫莫能辨須臾日出東嶺紅霞青雲屬聯滿山草木光炯炯叢石峭壁呈奇巖巖欲動搖如生乃率二三子登山北望臺並絕頂支一峯綠崖百餘步方至回觀大山峭拔則巖然草樹紅碧點綴如畫西顧諸峯如綵樓相蔽斷陽光陰晦明不一望北平原百里際北嶺外雲中城關浮屠如錐金城渾源二郡反諸內落若盤玉羅列田疇若龜甲開張波數處若缺鏡裂素散微雲薄霧乍起乍伏若鮮衣輕袂婆娑又相與賦詩賞數粥餘別寺僧去

龍山右脇松十里細路蜿蜒繞龍尾松林迫塞悶
煞渠北望玉泉疑井底玉泉元自別一天眼界廓
廓無神川金城百里纔一俯半尖浮圖插蒼煙行
行下絕巘招提忽當眼未到倦不勝小憩遂忘返
玉泉一杯甘以冽未須張陸誇冰雪主人不在客
不留烈風崖下風颼颼石頭路滑馬蹄怯山雨未
落雲先愁將軍林園永安下秋霽村墟絕瀟灑濃
雲壓屋風打頭僅得羈銜脫疲馬只知龍山之神
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詩人晦暝變化千萬態畫出
風雨元非真山靈亦愁歸厚夜半面時時見雲罅
天瓢細灑供晚涼不似草堂迴俗駕層陰一掃羣
峯出一洗深青徹山骨夕陽展放紫翠屏只欠松
梢一輪月中一石迴萬牛況是一壑復一丘不

如一詩招將入南州先生興來時臥游

金城應州志西京路張又厚夜厚夜藏畫天瓢賦

詩馬上便俗駕見北山

游龍山

劉祁遊西山記又云游龍山路自西南往穿

重峯復嶺林木翠蔓蘭里餘過山有恍然異境也俯視
殊可畏前至大石林皆青黃紅紫相間樹密時逢
怪石踞路狀詭異山風颼至葉落如雨觸石覆面濛
平岡數畝可田下有泉北流又入林谷西三四里大
木鬱空蔽日樹底有暗泉蒙榛敗葉繁積微有聲屋
轉而南忽見龍山寺乾機坤秘駢聯疊開四面諸峯
如踴躍相踞大殿在山腹丹碧輝煌雲堂影室在殿
西簷墻亦圯然其規制宏且麗依然南俯深淵湖外
皆山相聯下有大林杳窅望莫際遂緣石磴上丈
大室三楹極整鮮西有一徑入樹陰中百餘步至文
殊殿殿在孤峯上號捨身崖神像精妙絕望手
巖萬壑終繚繚參差樹葉日光爛然五色雜手
不能圖目繚繚無底南則清涼山關外石如掌平其首
巖下窺則縣陽馬邑諸城微茫可數諸僧見代
郡川西則西陽馬邑諸城微茫可數諸僧見代
恐室中讀雷少中詩石刻蓋予從大父洛州君所書
又有子從父懷遠君詩在壁其南境物不滅文殊殿
斯須過鐘樓出方丈後晉草坡寺僧云每當秋夏
交萬花被披錦繡堆花多金蓮如燈照山谷草
無數故以云又號百花岡惜余來暮不得見緣坡草
滑步旋頭既上立大木間東望峯巒秀又南數步
至山顛顛蕩開勝千里目中秋容蒼然羣山齒空蓋
天下絕境也下瞰西方丈中又有大石齒空蓋
德升獨踞而歌余懷不能往忽聞有聲如雷震在文
殊殿西遊氣微起疑霹靂出巖底諸人駭焉後問之
寺僧乃大木落也磴磴移時片雲突涌垂空恐雨作
乃下飯餘往西巖巖在西方丈西數峯如巖巖歸鬼
磊砢相倚仰觀寒凜人神下有屋三楹幽潔前有
大石石上有大樹陰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
忽見浮陰四合微雨落又飛雲湧湧上走騰騰然諸
人皆在雲氣中咫尺相失未幾夕日出光景鮮明餘
雲變化半隱晦暮歸方丈見白雲縹緲如帷幔數十
幅自文殊殿東南來奔馬林能追其間樹影屋宇披
露閃爍怪麗甚山風振蕩林木駭人若天地轟轟開
震矣夜宿方丈東軒未寢開門月在空陰氣已開嚴
樹樹木殿閣相映頗輝煥如行吟軒外幾夜半方眠
自覺襟懷蕭灑意氣雄壯如神仙中人也曉陰復合
子獨曳杖復往文殊殿雲光霧色衝突動輒陰復合
中西望川原莽蒼不可見西巖西方丈皆爲烟雨晦
藏秋風怒號疑鬼神交戰青林紅葉隱映作有無余
數日生年三十局促城市間不意今朝見天地偉觀

以寒甚不能久留乘雲氣而返迤邐雨止復與諸人往
西巖西方丈題詩且談笑良久時日已中別寺僧而
歸復過雲堂見梁秀巖瑤詩字畫亦笑遂由舊路東
北往林間雨滴太嵐氣烟霏交走橫鶯皆眷戀不
忍去因共行龍山詩又恐雨復作仍遲疑忽見平川
晴色爛然行至水窟路益北一里出林回望龍山
有巍峻與天角又數十步忽見高崖峭壁裂如劍出
日光中映如潑黛如接藍屋間有水光炯然如劍出
匣射日四山樹葉炫人余與二三子健躍數賞又作
詩以紀之自此無深林大木行黃花紅葉中又二三
里行其苦拔援方能進忽見孤峯嵌天峯上磴攢擁
牙角口鼻軒軒下一峯腋出如劍諸人不覺失聲稱
奇又作詩紀之回顧諸峯千態萬狀不可殫紀路益
下三四里至神谷谷中有泉出石罅潄然其流散漫
出山外屋東有神祠祠邊有樹余與二三子憩祠下
題詩天已暮月上隨水聲行又里餘方出谷又涉水
乘月往威謀宿野寺中明日別壽卿子三人者歸渾
水鳥乎余生山水間故有樂山水心然南游二十年
所居皆通都大邑無山林之趣不意得今因北歸
得居歷故山可勝快哉況干戈未已棲隱為上行當
結屋山中覽天地變化之機而又讀書足以自娛著
書足以自奮浩歌足以自適歡坐足以自觀逍遙無
谷傲睨雲林與造化為徒與烟霞為友雖飯蔬飲水
無憾於中振迹寬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車
大蓋駟駒滿前為大夫哉因記○麻華游龍山
記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
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為權白馬蹄峯蓋已
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
北風雲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如死灰片草木亦絕
粹容嘗切慨數南北之分何限如死灰片草木亦絕
不相屬如是邪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
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
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于天下後世者
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
川歸道渾水宿謁于王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
余于前軒語未周決驤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
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
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
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溪溪曲
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峽出巖巖露半角小壑錯
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里忽合
若拱而揖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蔥蒨醺郁自
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望者使人神駭
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渾渾者焉為洩出石罅激
而為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頭幽草綠其趾賓欲休咸
曰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論暢以
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筆乃
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里
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木多杉檜
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闌玉錯芬香入鼻
幽遠可愛木蘿松鬚晉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
之高遠渺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雨

嶺若岐中得浮屠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
入館于寺之東軒林密樹石幾比栢立皆在几席之
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
長松數本挺立有確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
巖崎無間試一臨之毛骨森竦而川明村墟并邑隱約
微茫如夢局然倘伴者久之資緣入西方丈觀故侯
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觀故侯
登堂望坡盡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得登四望草木
而往深窮且滑足攀援絕頂而羅疲極乃得登四望草木
皆翠翠蒼蒼檜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
雲與頭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
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
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諧盡起各主
其家山為勝如郭主太華劉主茲山余主王官五老
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
善哉誰今不為虐今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
軒明日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僧丈室已乃
循嶺而東徑其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
玉泉寺山勢漸頽臨臨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北寺西
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導客以登歷磴坐盤石其傍
諸峰羅列或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
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
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
泉勝處也從此歸路險不可騎皆步而下重巖峻嶺
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
富與夫昔所經見乃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
巧秀女几之婉麗烏龍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
于與密淵深樹林蒼鬱繁阜不一端而得則茲山亦
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
而不用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
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
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闊六合之內復有幾幾山也
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
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
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
之髣髴云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華為之記同

曩予尉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聞兩公誇南山
每恨南海北海風馬牛老龍面目今日始一見更
信造物工雕鏤是時山雨晴平田綠油油並山涼
氣多況得通深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戛擊琳
琅球蜿蜒入微行漸覺藤蘿胥衣樹打頭惡木拉
颯棲直幹比指稠石門無風白日靜自是林響寒

颼颼一峯忽當眼仰看看不休一峯一峯千百峯
雖欲一一顧揖知無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瑤壆回
合如相留苔花萬錦石丹碧爛不收天關守虎豹
武庫開戈矛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絕頂縹
緲之飛樓百花岡頭藉草坐瀟灑正值金蓮秋亭
亭妙高臺玉斧何年修登高攬元化快如鷹脫鞴
山靈故爲作開闔巧與詩境供冥搜白雲何許來
纖絲弄輕柔蓬蓬作霧湧飄飄與煙浮玉衣仙人
鞭素蚪翕忽變化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
求初疑陶輪比運甓今悟夜壑真藏舟劫石拂未
窮杞國浪自憂斷鼇立極萬萬古爭遣起滅如浮
漚快哉萬里風一掃天四周誰言太始再開闢日
馭本自無停輶舉手謝山靈就無清涼毫相非神
羞賤子貪名山客刺已屢投黃華挂鏡臺天壇避
秦溝太山神明觀二室汗漫游胸中隱然復有此
大物便可揮斤八極隘九州玉峯有佳招絕唱須
一酬爲君探囊擲下珊瑚鉤白雲相望空悠悠異
時華表見老鶴姓字莫忘元丹丘

雷劉

詩龍山古壯我鬱鬱煙嵐一讀元子詩於然玉泉甘
江山勝處要佳客而我不到應懷恨雷瑤壆郭璞并賦瑤壆
家髯翁虎耽耽劉氏遺愛在河南即此

武庫

儲光義詩千獨立少陵脫鞴韓愈詩今君得所
甘泉賦駟蒼陶輪維摩經苦薩觀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
騷今六素陶陶輪維摩經苦薩觀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

揮斤

列子大至人者揮斤八極神氣不變玉峯案魏瑤壆字邦彥號玉
詩文采元丹邱李曰歌元丹邱好神仙朝飲瓊

醉中送陳季淵

雲翁題絕似難復措手也并舉全章云云予記之不
能忘比來江東夾谷子括都事以使抗經過席間及

前詩始知爲暗亭陳季淵所作季淵京兆人與遺山
元裕之同輩遺山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濱詩所
率朋友之知暗亭者盡刻其詩以傳今郡守朱侯
適同其語欣然屬意以爲不煩他人遂下諸學官爲
之彙敘正登載版本凡得古賦一首古詩六律詩
九十四絕句七樂府三〇秋詞集陳季淵挽章三章
其父季淵喪來告且乞詩哀挽故勉爲賦此云季淵
詩話硬盤空詩自工來老更窮玉斧驚傳修月手日
評痛絕所雲翁幽穿洞穴愁山鬼壯極秋濤驚風
千古杜陵原上月一邱分照渭城東大駕西巡始拜
公從容奪酒兩都尉杖歸殘月草堂空傳家儘慰
更雄運府瞻波奇策在杜陵殘月草堂空傳家儘慰
元龍望湖海諸郎有父風憶龍旗神蜀年渡江詩
並選鋒先江花冷墜波神泣醉袖來披玉井蓮已詩
羽淵淪老月懷教風骨歸重泉編
懷春草池塘與雨夜分明懷惠連

寒食不數日天氣殊未佳翩翩金門客行行指龍
堆朝發忻城暮隴頭隴頭地寒無草芽拂雲堆邊
春更晚雪花茫茫揚白沙紇千山高凍煞雀榆葉
離離小叢薄愛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飛何所樂
書生弓馬能幾何乃今寶校金盤陀孔璋文筆妙
天下勅勒不數陰山歌向年賦奇雨擁海驅雲筆
頭注快如懷素書布障狂笑劉叉寫冰柱李汾王
鬱俱灰塵天意乃在激陽陳舌吐萬里唾一世眼
高四海空無人殘民假息仍瘡痍誰作東山謝安
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觴君上池水眼中之人
不易忘誰作冰炭置我腸衰顏明鏡兩寂寞別意
春江誰短長但願年年見顏色與君連日醉壺觴
龍沙案下文雲花茫茫揚白雪下雪字金南本作沙固是第
正拂雲堆雲西六十里有昭君冢東雀古樂府何不飛去
樂生處寶校金盤陀注馬裝也勒勒歌見樂王鬱字飛伯
府詳激陽案嚴即灤水之長桑君史記扁鵲傳長桑君乃
是以上池之水三
十日自當知物矣

送弋唐佐還平陽

我從商餘之山過庵羅聞君六經百家富研摩會
最上指冠巍義豈肯俯首春官科單懷變生十載
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弋宋共有無行輩許之
爲老友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顏開春風
著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驚飛法當壽
況是丹房藥鏡留心久崑崙神泉浸尤芝乞與餘
膏潤衰朽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仙人垂直鉤愛
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黃金鑛中
淚不獨盧仝并馬異蘇州韋郎交分深香山白傳
金玉音借渠兩詩寫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
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情
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袖自西東汾流滔滔今日千
里青眼高歌吾老矣

莊子支離疏者會獨指天注會獨項惟也又云

會最 晉州 地志晉州與定四年藥鏡 參同契因

孔傳近河地名 金鑛 盧仝詩白玉藥裏刺出相思 吾老矣 甫

游泰山

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臺厥初造化手辨此何雄
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
九垓扶搖九萬里未可誣齊諸秦皇憺威靈茂陵
亦雄材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
極令人哀是時夏春交紅綠無邊涯奇探忘登頓
意愜自遲回惜無賞心人惓然盡餘杯夜宿玉女
祠崩奔湧雲雷山靈見光怪似喜詩人來雞鳴登

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
華嵩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登臨負吟輟孤
雲拂層崖青壁落雲間開眼前有句道不得但
覺胸次高崔巍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蓬
萊

天門

封禪書記天門凌虛臺也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 日觀 又東山名日觀者難一鳴時見日於彼出

長三丈所

付阿耽誦

元史阿耽字號字合符阿耽其小字也

昨得商子書知有阿耽名今朝見阿耽驚喜復
驚迺翁雅望傾漢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渠孫
不虛生虎穴生虎子墮地骨骼成舉頭爲城尾爲
旌幾人雄猛得寧馨繡衣青春佳御史路人望見
行且止老夫從旁當說似前日晦道堂前小兒子
雷動風行自應耳藜藿不采今其始

商子

名號字乃翁中爲監察御史 九京 案京原古通黃庭堅詩百不一

試理九京 虎穴 後漢班超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頭尾 李賀猛虎行舉頭

押庚韻 寧馨 晉書王衍傳山濤曰何 晦道堂 見十三

幾人夢得 不采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曰臣

游承天懸泉

徐水集游懸泉賦云庚午之冬九月

詩人愛山愛徹骨十月東來犯冰雪懸流百里行
不前但覺飛湍醒毛髮閒閒老仙去久石壁姓
名苔蘚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如電抹并
州之山水所狀駭浪幾轟山石裂只知晉陽城西
天下稀娘子關頭更奇厥周南留滯何敢數投老

天教探禹穴君不見管汾汾源大車輪平泉丈八
玻璃盆不知承天此水何所本乃與沈瀆爭雄尊
平地突出隨崩奔洶如頽波射天門太初元氣未
凝結更欲何處留胚臙素蚪騰擲翠蛟舞袞袞後
出皆鱣鯢雷車怒擊冰雹散石峽峻滑蒼煙屯憑
崖下視心魄動自愧氣衰筆老勝槩過眼無由吞
少東水簾亦瀟灑珠琲一一明朝瞰陽龍暗滋瑤
草活磐石自與蓮湯溫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
頗怪祠前碑稽考失鹵莽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
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
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
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
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萬古人言
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
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
巷社鼓邨簫走翁嫗當時大歷十才子爭遣李諶
鑣陋語石林六月清無暑人家青紅溼窗戶射鹿
有場魚有浦好築糟臺俯洲渚甕面柳瓢挹膏乳
醉扶紅袖別吳歌風雨不憂驚如女以開公守平定
大安庚午來
游迄今于四十三年矣上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取兄
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如女祠碑大歷中制官李諶所撰詞旨殊謬
至有百口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口積薪而
焚之謂之祭如女云○日知錄引此詩注云此是千古正論
四十東坡句開集句
用之遺山復用之管涔山海經管涔之
山汾水出焉暉玉篇于羣
切暉也
磐石蓮湯李賀詩華清源中磐石湯太真外傳
華清有蓮花湯即貴妃澡浴之所精衛山海
經鳥
名精衛是炎帝之女往游東海溺
而不返溺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為程孫仲卿作
繡褥錦為褰蘭湯金作盆名駒出渥水萬馬浮雲

奔參軍愛友親弟昆御史風節海內聞諸郎楚楚
皆玉立王謝定自超人羣高樹出大根源清流不
渾千年洛陽陌赫赫于公門外翁老去住山村正
要兒童侍酒樽他日新詩一千首不愁無物餉吾
孫

參軍案御史程君表父德元八
子長曰鼎官濮州司候

壽張復從道案從道為張
頤齋德輝子

鎮州城中金粟岡移來河東萬卷堂先生弦歌教
胄子子亦詩禮沾餘芳齒如編貝髮抹漆玉樹臨
風未二十為渠欲作寫真詩老我慚無敬齋筆復
也美材具璞玉未雕飾良工在汝心苦卓與真積
捧檄毛義喜受杖伯瑜泣親年當喜懼寸晷真尺
璧桓榮家世傳一經何患不蒙稽古力綵服庭闈
趨繡衣霄漢立但願頤齋壽金石歲歲年年作生
日

敬齋案敬齋即
李治仁卿苦卓法言或問顏亦有苦
乎曰顏苦孔之卓稽古見後漢
桓榮傳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五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六

施國祁北研箋
烏程 蔣 炳枕山校

樂府 陵川集遺山墓誌云為古樂府不用古
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

天門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從破衡成欲誰信白頭游客困
咸陽憔悴黃金百斤盡海中仙人黃鵠舉大笑人
間爭腐鼠丈夫何意作蘇秦六印才堪警兒女古
來多為虛名老不見阿房淨如掃千年虎豹守天
門一日牛羊臥秋草

黃鵠舉 韓詩外傳田饒語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
里豈若稻粟君猶貴之者以其從來遠也

蛟龍引

古劍咸陽墓中得挾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
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蝕洪爐烈焰初騰精橫海已
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
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尚方未入朱雲
請盟槃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坐中客只將彈鋏
嘆無魚

洪爐 吳越春秋干將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
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使童子二百鼓囊壯炭金鐵乃
沸

朱虛 史記項羽傳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
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
煙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北渚 九歌湘夫人帝子降于輕素 沈約詩長
北渚目眇兮愁余

湘中詠

楚山鶴鳴風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萬古騷
人國猿鳥無情也解愁西北長安遠於日憑君休
上岳陽樓

長安遠 晉明紀帝幼聰哲坐聞長安使來元帝問曰汝謂日
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明日宴
羣臣又問對曰日近 岳陽樓 杜甫詩昔聞洞庭
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孤劍詠

鬱鬱重鬱鬱夜半長太息吟成孤劍詠門外山鬼
泣清霜稜稜風入骨殘月耿耿燈映壁君不見一
飢縛壯士僵臥時自惜黃鵠一舉摩蒼天誰念樊
籠束修翼

渚蓮怨

阿溪何許來素面浣風雨寂寞煙中魂依依欲誰
語

芳華怨

歸潛志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
其不相下頗不相識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
有憤擊經史好滑稽李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
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未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
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
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
一時士人傳以為笑談元詩云云李詩云石家園林
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樓臺參差映金谷歌舞日
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傳歸命臣永平
以來太康治四海一口無窮人洛陽城中厭醢醢司
隸夜過不敢喧王所咸里爭豪後車馬如水爭紅塵
歸金研玉瓦上客李倫豈輪趙王論論家炎炎貴相
軋笙竿嘈嘈妓成列珊瑚紅樹鞭鞭擊碎步障青絲馬
蹄裂因緣睡眼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郵夫防吏
急喧驅河南樓繫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生存華
屋歸山邱綠珠香魂魂瀉塵土待兒忍居樓上頭君王
慈明帝率土妾身賣名籍民伍平生作得健
兒婦狗走雞飛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解工

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裏裏春風前天上仙人玉
為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
金縷盤雙帶雲裾踏雁沙一片朝雲不成雨被風

吹去落誰家少年豈無恩澤侯金鞍繡帽亦風流
不然典取鸛鷺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悄
無主燕子不來花著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向琵琶
得私語無情灘瀾翡翠兒有情蜂雄蛺蝶雌勸
君滿酌金屈卮明日無花空折枝

油壁李賀詩油壁車夕相待李金縷隋禮志金縷二品以金縷上金縷宋禮志凡慶

節進金縷雁沙李賀歌雲泥恩澤侯漢書有外戚金谷

河南縣界金谷園李商隱詩花房與金屈卮陵詩

勸君金屈卮折枝古詩莫待無

後芳華怨

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圓豈知汴梁破
來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轆轤
雞絃中杜鵑哭塞門憔悴人不知枉為珠娘怨金
谷樂府初唱娃兒行彈棊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
雌蝶兩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綠雲髮
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人無氣力不必相思解
銷骨落花絕品姚家黃楊州銀紅一國香千圍萬
繞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藥金印八
州督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長門曉夕壽相如儘
著千金買消渴

破鏡古詩何日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又詩鯢雞楚辭鯢雞

相和歌有鸛鷺曲彈棋李商隱詩莫近彈丹砂本草丹

使丹砂就金屈卮秦宮消渴西京雜記相如

遺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

結楊柳怨

長樂坡前一杯酒鄭重行人結楊柳可憐楊柳千

萬枝看看盡入行人手輕煙細雨綠相和惱亂春
風態度多路人愛是風流樹無奈朝攀暮折何朝
攀暮折何時了不道行人暗中老素衣今日洛陽
塵白髮明朝塞城草柳色年年歲歲青關人何事
管離情春風誰向丁寧道折斷長條莫再生

素衣古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縐

秋風怨

碧瓦高梧響疎雨坐倚薰籠時獨語守宮一著死
生休狗走雞飛莫為女雲間簫鼓夜厭厭禁漏誰
將海水添一春門外羊車過又見秋風拂翠簾總
把丹青怨延壽不知猶有竹枝鹽

守宮漢書東方朔傳注守宮蠱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

之事則滅矣○李賀詩花房夜揭紅守宮

歸舟怨

渡頭楊柳青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
夫處夜夜夢到洛陽城南風吹櫓聲北雁鳴嚶嚶
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風煙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
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瀚海史霍去病傳登臨瀚海

塞上曲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
雁過一時迴首望南州

西樓曲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

瑤瑟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
蕩隨金鞍今年匹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
刀不剪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
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
爲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并刀杜甫詩安得并州快剪
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後平湖曲

越女顏如花吳兒潔於玉天教並牆居不著同被
宿美人一笑千金連城不博百年心樓上牆頭
無一物暮暮朝春一生足秋風拂羅裳秋水照紅
妝舉頭見郎至低頭采蓮房郎心只如菱刺短妾
意未覺藕絲長與郎期何許眼礙同舟女春波澹
澹無盡情雙星盈盈不得語十里平湖艇子遲岸
花汀草伴人歸鴛鴦驚起東西去唯有蜻蜒接翅
飛

越女宋之
問

涓川行

涓川道邊日欲西誰家少婦掩面啼漫漫長路行
不徹料得鏡裏三自攜自言娼家女家在梁門東
夫婿輕薄兒新人不相容憶初在家時只辦放嬌
慵耶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細看面發紅無端嫁作
蕩子婦流落棄擲風埃中可憐桃李花顏色嬌蒙
茸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
簾複幕圍春風

粉綿

陸游詩粉綿面紅
磨鏡不忍照當時近前
面發紅

長安少年行

黃衫少年如玉筆生長侯門人不識道逢豪客問
姓名袖把金鞭側身揖臥馳行囊鏡帕蒙石榴壓
漿銀作筒八月蒼鷹一片雪五花驕馬四蹄風日
暮新豐原上獵三更歌舞灞橋東

黃衫

唐書禮志明皇嘗令樂工少年姿秀者衣黃衫文玉帶
立左右杜甫詩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門前東逝波

黃金行

中州集王獻之字伯少日作樂府擬古別離
有黃鸝樓高雲不飛鸞鏡寒星已曙之句

人多傳之其後入京師大爲李欽叔所稱與之詩云
詩句雖國風下者猶楚辭贈詩者甚多有云憶昔
亭見飛伯恍若夢中逢李白又云紫雲仙人今猶雲
騎風御氣七尺身又云良金元有價白璧元無瑕又
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飛伯用是頗自貴重云○歸
潛志王獻之少時無他人飛伯用是頗自貴重云○歸
臺門門讀書不接人事數載爲文閱肆奇古動輒數
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爲御史
程公震所忌繼爲李翰林欽叔所愛初爲御史程公
嘉嘗曰其爲延譽籍籍正太初余子知幾史學優
諸公書來投先之其文置而不下遂與余定交每醵
酒遊無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雷諸公皆解之不
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游洛中余居淮
陽兄三過留數月唱酬談論相高每相別輒相守圍
城中天與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曰吾將伏陷穽不
自傳今將突圍還舉然死生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
子小傳屬余曰茲不刊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
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游過交游輩說飛伯初爲東
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機久之
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
可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十
余哭諸鎮鎮陽蓋飛伯爲人雖聰穎絕人然涉世日淺
遺忘旁爲懷然而飛伯益自信其能成以是常得謬
議爲俗人所憎才氣稍有鍛鍊其文章所至豈易量
哉今而中道摧折不迄于大成可以爲斯文嘆其詩
文往來與余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古賦銘贊
書序數十首遺藁皆在余囊中今仍略載其小傳云
先子雷淵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
嘉其游從最久者曰李汾楊宏道元好問魏瓘張邦
直杜仁傑曹居一雷瑄黃禹錫張介子說王采芩趙
著張甫王鑄劉韓李全劉源楊奧胡權使單公履呂
錫史環李侯策張傑劉郁左珏牛汝霖尤虎遂烏
林谷爽僧性美諸公至于心交者惟李汾劉郁二人
而已○中州集密國公璣王生以秋驛見示復以此
謝之詩又李致叔題飛伯詩囊詩又送諸驛驛詩○

明一統志釣魚臺在順天府西花園釣臺下有泉涌出為池其水至冬不竭相傳金人王鬱隱此

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仙語復
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天公著詩貧子身子曾不
知乃自神人間不買詩名用一片青衫衡霍重兒
貧女富母兩心何論同袍不同夢入門喚婦不下
機淚子垢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謠何曾夢見
金縷衣外家翁媪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為昆陽
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因插星斗一昔詩腸老蛟吼
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
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古春李賀詩古在蛟吼手不知誰作蛟龍吼黃金李賀詩黃金千

隋故宮行

渭川楊柳先得春二月鶯啼百轉新長春宮中千
樹錦暖日晴雲思煞人君王半醉唱吳歌絳仙起
舞嚙翠蛾吳兒謾說曾行樂三十六宮能幾多千
秋萬古金銀闕海沒三山一毫髮繁華夢覺人不
知留得寒蟄泣秋月

吳歌隋志大業十一年楊帝飲酒大醉因賦詩令美人
飲耳因引絳仙古樂府楊帝幸江都龍舟殿中有一吳婦
滿沈醉絳仙仙者柔麗不與羣輩齒帝吟持機篇以賜之

解劍行

古劍黑於漆鬱鬱動星文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贈
君長鯨鼓浪三山沒知君不是泥中物袖間一卷
白猿書未分持刀買黃犢壯懷風雲鬱沈沈慚媿
漂母無千金長安侏儒飽欲死萬古不解天公心

北風浩浩吹行客隴水無聲雪花白荆卿墓頭秋
草乾擊筑行歌欲誰識君不見秦相五羖皮去時
烹雞炊屢屢又不見敝裘蘇季子合從歸來印纍
纍丈夫墮地自有萬里氣翕忽變化安能知大冠
如箕望吾子富貴同生亦同死

星文王維詩聊持寶劍動星文白猿書拾遺記周羣妙開算術識說游
下化為一老翁握中有隴水古樂府隴頭流墮地蘇軾詩
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端可斯

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強手內蛇矛丈八長總為官家金
印大不怕百死向沙場捉卻賀蘭山下賊金鞍繡
帽好還鄉

蛇矛龍上歌七尺大刀配齊賀蘭山北邊備對賀蘭山在
環丈八蛇矛左右盤靈州保靖縣山有林

望雲謠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苔蘭苔霜早
彫美人亭亭在雲霄鬱搖行歌不可招湘絃沈沈
寫幽怨愁心歷亂如曳繭金支翠蕤紛在眼春草
迢迢春波遠

望歸吟

塞雲一抹平如截塞草離離臥榆葉長城窟深戰
骨寒萬古牛羊飲冤血少年錦帶佩吳鉤獨騎匹
馬覓封侯去時只道從軍樂不道關山空白頭北
風吹沙雜飛雪弓絃有聲凍欲折寒衣昨夜洛陽
來腸斷空閨搗秋月年年歲歲望還家此日歸期
轉未涯誰與南州問消息幾時重拜李輕車

長城窟水經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吳鈞樂府少年揚行

錦帶佩吳鉤從軍樂王粲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輕車鮑照詩始從張校尉後逐

李輕車

梁園春五首車駕還汴京後作○史宣紀貞祐二年四月乙卯尚書省奏巡幸南京詔從之五月乙亥上決意南還詔告國內

軍從南去三迴勝雪自東來二尺強今歲長春多

樂事內家應舉萬年觴長春德陵誕節名

長春宣紀貞祐二年二月壬申長春節宋遣使來賀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

街遠幾處春風揭繡簾

上苑春濃畫景閑綠雲紅雪擁三山宮牆不隔東

風斷偷送天香到世間

樓觀沈沈細雨中出墻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解藏

春色燕宿鶯喧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

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龍德宮有玉谿館麗澤燕都西門名

麗澤地志中都路天德四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二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光泰

探花司案先生于宣宗興定五年中進士第

禁裏蒼龍啓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沈沈綠樹鞭

聲遠嫋嫋薰風扇影閑

浩蕩春風入繡鞍可憐東野一生寒皇州花好無

人管不用新郎走馬看

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占探花筵阿欽正使才

情盡猶欠張郎白玉鞭李欽用二十七歲張夢祥少一歲又未婚云

探花秦中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為探花使遍游各國若他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罰

美酒清歌結勝游紅衣先為渚蓮愁曲江共說櫻

桃宴不見西園風露秋

櫻桃宴王保定撫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甯劉公第二子覃及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勅邸吏日以

銀一錠資

人物風流見藹然逼人佳筆已翩翩龍津春色年

年在莫著新銜惱必先

惱必先蔡寬夫詩話關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云短行書可屬三銜休把新銜惱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待明年

獵城南

翩翩游俠兒白馬如匹練朝出城南獵暮趨軍中

宴北平有真虎愛惜腰間箭

春風來

春風來時瑤草芳綠池珠樹宿鴛鴦春風去後瑤

草歇來鴻去燕遙相望鴛鴦不得雙燕鴻天一方

娟娟愁眉色靜與遙山長錦衾復羅薦夢語相思

怨月明烏夜啼空閨淚如霰

仙人來從舜九疑辛夷為車桂作旂疏麻導前杜

若隨披猖芙蓉散江蘿南山之陽草木腓澗崗重

複人迹希蒼崖出泉懸素霓翛然獨立風吹衣問

何為來有所期歲云暮矣胡不歸鈞天帝居清且

夷瑤林玉樹生光輝自棄中野誰當知霰雪慘慘

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雙麋不返夷叔飢飲芳

細柳暮朝那歸雲黑山布陽和歸來明堂見天子
黃金橫帶冠義義人生只作張騫傳介子遠勝僵
死空山阿君不見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
垂河欲眠不眠淚滂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劍起
舞鷄鳴歌東方未明今奈夜何

細柳三輔黃圖細柳館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于細柳今呼古微是也朝那

後漢郡國志安定郡朝那唐書張仁愿傳築三受降城北拓地三百餘里于牛頭朝那山北置降候一千八百所張

傳皆漢使通西域者各見本傳劉越石晉書劉琨傳字越石中山人少與祖逖為友常曰恐祖生先我

怒虎行答宋文之

怒虎當道臥百里不敢唾紛紛射彪手一見弧矢
墮誰知世有李將軍霹靂弦聲驚石破昨日雙南
金今日綠綺琴贈君無別物惟有百年心

金琴文選張載擬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六

原
书
空
白
页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七

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蔣炳枕山校

五言律詩

懷益之兄

中州集元東巖傳云家集雜識以來凡三失之今所存者特吾益之兄及門生輩所記憶者耳本集八卷懷詩注云時在襄陽三十七卷南冠錄引云歲甲午拘管聊城益之兄觀在襄漢又承奉銘好謙當即是

世故伊川數鄉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來
沈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誰言易排遣自分不
勝任鞭影驚疲馬鐘聲急暮禽踟躕中無曠迹喧外
有幽尋夢失名家筆書存遺子金山田和石瘦茅
屋過雲深春雨疏成圃秋霜柿滿林樹陰涼拂席
花氣澹盈襟宿驚窺晨汲孤猿伴嘆吟溪僧時問
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售臨觴得緩斟阿兄團
聚日曾話百年心

伊川

語見左傳

陸沈莊子方且與世違而心不

排遣陸游詩不

二首
汴禪師自斷普照瓦為研以詩見餉為和

寺廢瓦不毀研奇功亦多已矢良勤少更苦苦心
何挺挺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變冰井字
書訛贈比黃金璞辭慙紫石歌遙知玉音在洗耳
俟研磨

潤呵

揮塵後錄

孫之翰人與一研宜

羽陽

書苑近有長安民館羽陽宮瓦

點化鉛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

天古色秋煙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
名塲佛廕渝空劫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
就師傳

鐵穿

五代史桑維翰事

鏡磚

傳燈錄讀禪師磨磚欲成鏡馬祖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能

惡雨

惡雨惡復惡龍公何遽然霆轟冰塲碎電掣玉繩
連高岸皆深谷層霄一漏泉黑來疑擁海白散忽
成煙市響千門合潮頭萬弩穿天瓢休盡建枯旱
有他年

癸巳除夜

鼎定周元重新薪安漢已然不隨南渡馬虛泛北歸
船身並枯蠅化心爭脫兔先塵埃嗟落薄光景強
留連往事青燈裏浮生白髮前更殘鐘未動猶屬
出京年

薪然

漢書賈誼傳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脫兔

史記田單傳論夫兵以正

病中

病因食猪動氣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戰勝頗自作三三外作三三二作其時運迫摧
枯止酒嗟何及燒猪本不圖膏梁無急變山澤有
真臞詩信藤條戲方遭鐵彈誣鹽紅忘後顧鰲黑
見先驅眩入投牀仆晨淹伏枕呼萬錢誰嘔泄一
鬱爾乘除靜伏心仍悸深調息亦羸跼嫌囚宇宙
渴憶捲江湖風柳留蟬蛻霜松映鶴孤養和懲往
失扶老念時須杯杓歸神誓垣牆任佛踰回谿且

垂翅望或在桑榆

止酒

陶淵明

蘇軾詩遠公沽酒飲陶

藤條

詩若把種根來比並
鐵彈 爲彈吾因以吾手
鹽紅 案鹽紅
特性而鹽諸利鄭一
鐵書崔浩傳書鼎
養和扶老 集字
文虛中詩散步雙扶老持身一養和案先生注云好問按
養和凡名見江湖散人集扶老見歸去來詞詩語本此

墓威卿毅挽辭

東海于門舊桐鄉邑墓遷

墓東海人威卿之祖待

芝蘭

宜有種珠王自成淵慈兵依葬切名良獲譽先豪

華非日損信厚出天然諸理言猶訥持心靜益專

笑談千里到咳唾百金捐論齒推予長垂髻得子

賢通家仍孔李知己與王田刻責誰斯切推扶最

所偏孤嫠平日託昆季再生緣摧割詩寧寫精微

夢或傳都將百年淚一慟夜臺前

待制公

史部辛傳墓威字智也海陵人少被廣亮特賜及

第授應奉翰林文字葛王立遷待制○程史金國正隆初海陵

欲伐宋翟永固諫止之亮大怒拂袖起繼而召翰林待制墓威

講議事亮怒稍霽日損益爲道日損孔李 後漢孔 王 集字

萬鍾字元卿秀容人父甫字用之通經史淳實有儒行亦以知

醫見稱兄萬石字器玉住太學有賦聲用之妻死不娶二子

俱無家室并白之事率親爲之貧居陋巷中破屋蕭然不蔽風

雨而改誦之聲不絕也元卿少有逸才讀書有後先不欲速成

詩文閒適似其爲人客至清談終日人不敢以俗事免之與同

郡田德秀齊名號王田評者謂規模宏博王不及田而瀟灑無

壁土氣田亦非王比也元卿父歿之後與其兄居于平晉之金

城里明年兵復至兄被害元卿欲收葬之時游騎充斥親舊勸

勿往元卿持不可曰兄死不收留此身欲何用耶流涕而去

尋亦被禍時人甚哀惜之元卿長子一月死時年二十七矣

老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雁野迥已攢
鴉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飄忽不用苦

思家

陽翟道中

長路伶俜裏羈懷莽蒼中千山分晚照萬籟入秋
風頻見參旗縮虛傳朔幕空故園歸未得細問北
來鴻

參旗

史記正義參旗九
星在觜西天旗也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彭城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
望甚重爲將鎮靜守邊不擾軍民便之天興東時知
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納款宋以兵馬韓處之賜
第居襄陽未幾病死○史蒲察官叔傳官叔敗走襄
陽謀北歸計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叔繼以騎卒十餘
入城議事粘合欲就殺城中擒之官叔繼還○武仙
傳于鄧州二年三月仙以聖聖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
給于鄧州糧盡移刺暖暖長逼以女女仙不疑納
之鄧州糧盡移刺暖暖長逼以女女仙不疑納
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官總帥既至
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將校禮制置使
暖大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又見撤合輩傳○
烏古論黑漢傳○宋史孟瑛傳紹定六年瑛遣部曲
馬天章率書請降迎瑛入城瑛伏階下請死瑛爲易
衣冠以資禮見○本集五卷送仲梁出山入春喜雨
又謝辟又新野廟次韻十一卷巨然秋山入春喜雨
夾谷碑新倉記新樂府定風波詞注云鄧州漆水公
壽筵又水龍吟少年射虎云云同仲澤作並是

月觀知名舊池亭發興偏露涼驚夜鶴風細咽秋

蟬綠泛兵廚酒紅依幕府蓮無緣逐清景空羨飲

中仙

兵廚

魏志阮籍開步兵廚營人

太室同希顏賦

中州集雷淵九日登少室絕頂同
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鸞峰峻迥謝塵
土夷猶出煙蘿欲如據龍頭萬壑俯峰窩浩浩跨積
風瀾瀾渺長河日車長紅輪天宇凝蒼波指點數齊
州始覺氣埃多我無倚天劍有淚空旁沈驚鑄胎與
諸僊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瞻老
阮廣武意如何案雷作九日少室集作太室無九日
也附錄雷詩侯考

意知和詩兩不存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也附錄雷詩侯考

壯矣崧維岳盤盤上窈冥中天瞻巨鎮元氣有遺
形雨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龍掀一柱在萬古壓
坤靈

送登封張令西上

本集寄英禪師詩云張侯詩最
豪驚風捲狂瀾數繁天和洩外
映中已乾注云前登封令張效字景賢雲中人即此
案集中登封令有二三此爲張令十卷去思口號三十
八卷頌並薛令又十一卷書生詩
更笑登封武明府則又有武令矣

罷縣人稱屈悠悠復此行渭城秋雁到秦嶺暮雲
平道路衣從典風塵劍已鳴山西多俠客莫說是
書生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地志南京路
裕州方城縣

技拙違時用年飢與食謀江山貧士數日月賈胡
留楚客頻招隱文園故倦游衡門有幽事還我北
窗秋

賈胡

後漢馬援傳伏波類
西域賈胡到處輒止招隱文選招隱士序曰
淮南小山之所作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

同敘叔作○地志
河東南路孟州

美酒禁愁得芳梅發興饒紛紜聊且置碗磊故須
澆雞黍成前約干戈有此宵平生楊大理惜不預
佳招雲卿赴召
五日矣

雞黍約

東坡詩君歸趁我雞黍
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赴召

案歸潛志云正大初
先君由葉令召入翰
林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中州集劉少宜有傷曹吉
甫死詩云官職雖低首不
低爭教有志竟空齎向人
指畫將何語臥壁糊塗不
解題小女繞牀猶戲劇老
兵伏地亦悲啼春風繫馬
庭前樹只恐
東齋醉似泥

意氣羨君豪憐君屈騎曹安能事筆硯且復混弓
刀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南飛見鴻雁應爲惜
哀勞

騎曹

晉王徽之傳爲桓冲騎兵參軍許
曹曰似是馬曹蘇軾詩仍呼騎曹爲馬曹

勝槩

三鄉作○地志南京路
嵩州福昌縣三鄉鎮

勝槩煙塵外新詩杖履間偶隨流水去澹與暮雲
還吾道三緘口時情一解顏從今便高臥已負半
生閒

三緘

家語孔子觀周厲有金人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少室南原

地僻人煙斷山深鳥語譁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
芽綠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雞犬直擬是
仙家

寄贈龐漢茂宏

中州集龐漢字茂宏平晉人正大
末年進士沈毅有志略待次內鄉
北山兵
亂遇害

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
同萬里虎食肉一鳴雞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

丘中

老眼

杜甫詩皇天無老
眼空谷滯斯人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邨自雞犬長路足豺
狼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閉藏微吟訴行役淒斷不
成章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

本集希顏墓銘調徐州觀
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又
兼記室參軍歸潛志與定未召爲英王府文學又
云移刺廷玉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中州集劉達卿
寄陳正叔雷希顏詩東南形勝古徐州人物休評第
幾流落落陳雷天下士故應連榻臥黃樓○新樂府
有送希顏之官
徐州滿江紅詞

近得髯參信知從免苑游文星映朱邸勝槩減黃
樓進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徒懷貢公喜塵土隔

瀛洲

髯參世說郗超多廢爲記室參軍王珣短小爲主簿黃樓蘇軾百步洪詩序王定國訪于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粉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子夜著羽衣立于黃樓相視而笑以謂李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園秋行役魚鱗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

落魄

史記酈生傳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

得姪搏信二首

本集二十五卷元公銘以從孫好謙之子搏信其後三十七卷集驗方引付搏信輩使傳又南冠錄引云姪搏信繫之平陽存亡未可知案是詩殆作于平陽時特耶

今日鄜州姪知從虎穴還百年陰德在幾日鬢毛斑隔閣家仍遠羈棲食更艱誰憐西北夢依舊遶秦關

號驛傳家信坤牛玩吉占團圓知有望悲喜亦相兼過眼書重展伸眉酒屢添關河動高興百遠望清蟾

團圓

杜甫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未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望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阿千始生

案本集十一卷天壇詩注仙姑洞兒子叔効新樂府眼兒媚詞阿儀醜筆學雷家墓銘于三人長曰撫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與魯勳農事是也

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誇夢驚松出笋兆應竹生花田不求千畝書先備五車野夫詩有學他日看傳家

長壽新居三首

同仲經賦地古邨墟迥川迴縣郭斜蒲池餘老節菊水引新

芽卜築欣成趣歸耕覺有涯迎門顧兒女今日是山家

幽懷隱去初心在親朋復此偕荒田歸別業高樹表新齋泉石深三逕風塵限兩崖青山坐終日無物寄

新齋

案一卷有新齋賦

昔有姜夫子來家寂寞濱墓田畊已熟碑石字猶新詩酒娛中歲山林有外臣三生可信否吾亦記前身宣和中姜夢得處士常隱于此墓碣在焉夢得曾上書仁宗既老以詩酒自娛碣文說地名白鹿原長壽邨也

外臣

通客竟放舉由作外臣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氣節變蕭森偃臥復欹臥長吟時短吟鐘魚四山靜松竹一燈深重羨禪棲客都無塵慮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偃鬼跳梁久羣雄結構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爲逃白骨丁男盡黃金甲第高閭門隔九虎休續楚臣騷

偃鬼

韓愈紀談人遇虎衣帶自別置于地虎見人裸而後食之皆偃所爲也

甲第

唐書論弓仁傳凡閱大小戰數九人皆以虎爲號

海內兵猶滿天涯歲又新

龍移失魚鼈日食鬪麒麟草棘荒山雪煙花故國春聊城今夜月愁絕未歸人

龍移

韓愈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電擊雄雌

日食

淮南子載

麟移

韓愈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電擊雄雌

麟移

韓愈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電擊雄雌

麟移

韓愈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電擊雄雌

麟移

韓愈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電擊雄雌

得一飛姪安信

音問他鄉隔存亡此日知夢中憂凍餒意外脫艱
危避地何嗟及還家敢恨遲衰年吾事了似有鹿
門期

鹿門後漢逸民傳龐公與其妻
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短日

短日碁聲急重雲雁影深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
心零落溝中斷酸嘶爨下音五年朝與夕清血幾
沾襟

溝斷莊子比犧尊于溝中之斷爨音
後漢蔡邕傳吳人有
燒桐以爨者邕聞火
烈之聲知其為良木因
請裁為琴果有美音

送母受益自潞府歸崧山李俊民鶴鳴集送母
受益之洛陽詩云有
心待種洛陽田早趁西風送客船借
問梅花堂上月不知別後幾回圓

薄俗科名賤孤生志願違正須謀獨往何暇計羣
飛泌水真堪樂荊州況可依青山吾舊隱此日羨
君歸

獨往淮南子山谷之人輕
天下細萬物而獨往羣飛
韓愈文一斥不
復羣飛刺天

寄程孫鐵安已見二
卷詩

御史陰功在孫兒玉不如已能騎竹馬想亦愛銀
魚異縣關山闊衡門骨肉疎幾時隨阿舅盡讀外
家書

銀魚白居易詩無那嬌癡三
歲女繞腰啼哭見銀魚

贈汁禪師

道重疑高簪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篋三
條趙子曾相問馮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
相饒

蓋茅語見傳燈錄○王安石詩年多
但有柳生肘地僻獨無茅蓋頭繞篋事見五燈會元
○王庭珪詩且

將壯東三條篋敢趙子即元字
愚之馮公中州集馮內翰壁元
光問子在上龍潭每

春秋二仲月往往與元雷游歷嵩少諸藍禪師沐公方事參訪
每相遇輒揮毫賦詩以道閒適之樂今猶夢寐見之兒于渭近

以公故抵任城禪師附寄詩以敘曠昔未幾駐錫東菴因造謁
間出示裕之數詩醉筆縱橫亦略道嵩遊舊事感戴之餘漫賦

長句
二首

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
人野史纔張本山堂未買鄰不成騎瘦馬還更入
紅塵

送楊次公兼簡秦彥容李天成

海國山如染雲堆草易荒時危頻虎穴路絕更羊
腸吊影雙蓬鬢攜家一藥囊殷勤秦與李無惜借
餘光

虎穴李白詩方里橫戈探虎穴
案彥容已見
穴在牧詩中原虎穴空五卷別業注

發濟源

早嘆今年劇他鄉底處歸贏糧失先具涉世本無
機棄擲烏皮几裴回白版扉殷勤雙語燕婉汝遠
相依

烏皮几杜甫詩錦官城西生事
微烏皮几在還思歸白版扉王維詩雀乳青苔
井雞鳴白版扉

倪莊中秋已亥○案一卷移居云
倪家蓮花白或即此

強飯日逾瘦袂衣秋已寒兒童漫相憶行路豈知
難露氣入茅屋溪聲喧石灘山中夜來月到曉不
曾看

答潞人李唐佐贈詩

聞道嗟予晚求師愧子賢泥途終自拔璞玉豈虛
捐書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聖處正脈要

人傳

陽興砦

亂石通樵徑重崗擁戍城山川帶淳朴雞犬見升平雨爛沙仍軟秋偏氣自清年年避營馬幾向此中行由州入府避騎兵奪馬者多由此路

懷粹中

案粹中即木庵已見一卷

醉解不復寐吟君田舍詩從知石門老未比木庵師日月淹書尺江山入鬢絲何因重談笑却似少林時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游七巖

定襄七巖○周帥本卷西上詩

九卷道賦牡丹及送詩州十卷衛生方序○振之見續夷堅志

客路頻年別僧居半日閒同游盡親舊舉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還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伴不易得殘年惟有閑桑麻一邨落雞犬兩柴關樊守能供酒周侯許買山從今釣溪上日日望君還

樊守

案即忻州州將樊天勝周侯案即上周見後書家記謝上詞

聚仙臺夜飲

永夜留歡席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酒生鱗鄉社情親舊仙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座中人

續陽平十愛

齊乘忻州有鄭景純南柯子十愛詞石刻

我愛陽平酒兵廚釀法新百金難著價一琰即醺人色笑榴華重香兼竹葉醇爲君留故事喚作杏

園春

案指紀子正本園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市近廚無肉書香蠹有蟲深居誰不樂兀坐竟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剩借王川風有所謂

伸眉

漢書薛宣傳自圖進退可復伸眉于後洗眼光中洗眼來

一室盆歌後供樵只短僮求凰可無日牧犢未成翁桂樹春風近楊蕙煖律通明年孟德耀應與伯鸞東

牧犢

古樂府牧犢子七十無妻作維朝飛操

九月晦日玉邨道中

水涵沙仍溼霜餘草更幽煙光藏落景山骨露清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見鴻雁三數惜淹留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

短日晨光澹高風宿靄澄山寒渾欲雪水涵劣能冰振厲時何有躋攀倦不勝哦詩聊自遣松液已香凝予方讓松膠當以今日熟故及之

行路見新月獨行還獨謠勞生塵袞袞晚色鬢蕭蕭野曠無遺穗林疎有墮樵迴頭麥山嶺更覺馬蹄遙

墮樵

王安石詩稚子松間拾墮樵

寄王大德新二首

德新時在汝州○中州集王主簿草字德新一名著臨潢人以

陸補官碌碌完庫餘三十年正大中以六赴庭試賜出身調官君傳爲人有蘊藉善談笑密公與之唱酬相得其歡初在太原作詩有赤心遭白眼笑面得噴拳之句公甚愛之有詩寄之云柳塘雲錦千鍾酒笑面噴拳五字詩蓋志此及第後呈同年云孤身去國五千里一第遲人四十年大爲開關所稱德新交游

滿天下獨許欽叔與子為莫逆云年七十八終于雲
中○歸潛志王革字德新宏州人少有才思詩學尖
新風流入也屢舉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官君簿
北渡居雲內後遷雲中卒年七十餘名士皆其友也
尊酒之間一談一笑甚有前輩風今不復見矣戊辰
冬赴試西京自以年高與諸後進偕入復作此舉因
有詩云慣擊蒼龍曉曉鐘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
影迎初日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俄驚成異世此身
難在已衰翁喚回五十年前夢再著麻衣待至公○
案注云汝州當即主官君簿時○河汾詩麻信之為
王德新壽詩百年人物惜凋零尚喜衣冠見老成數
日米鹽憂桂玉一川風雨獨柴荆紅顏未羨方春好
黃髮應從此夜生異日華林講殊禮不妨鳩杖送公
行○湛然集有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二十韻和
而謝之詩乙未閏月上休日○新樂府一卷賦德新
王丈玉溪水調歌頭詞又赴召史館與德新文別于
岳祠西新店明日以此寄之石州慢詞二卷欽昆陽
官舍有懷德新文臨江仙詞又寄德新文臨江仙詞
三卷寄德新文江城子詞又夢德新
文因及欽叔河山亭舊游江城子詞

沙際春還去雲頭雨不成興來誰共醉事往獨含
情紫邏留行客黃流隔戍城岸花何處在空憶權

歌聲孟津時事

紫邏

太平寰宇記慶臨汝縣在汝州西東漢梁縣地唐先天二年割置縣于今縣西之紫邏川○地志南京路汝州

清汝風華地平生記此游酒能千日醉春必萬金
酬攬鏡非遲暮逢花儘滯留只應歌笑處偏欠李

鄜州欽叔時赴鄜州幕官

舊國

舊國分崩久孤兒展省初客衣留手線驛傳失肩
輿夢拜悲兼喜心飛疾亦徐殷勤南去雁先為到
商於

展省

案此為乙巳年往河南舉太夫人旅殯時作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雲陰帶晚涼石潭魚近藻沙渚雁含
霜笑語無長路登臨豈異鄉一尊堪共醉惜不是

重陽一作雁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簷悶不禁幻泡成實相水樂激哀
音瘴海聞天漏堯年見陸沈驚飛想雲表癡坐若
為心南史王景文傳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

幻泡

法華經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天漏

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蘇軾廣州詩百尺飛濤瀉

甲子霖霖雨農郊搏手空排牆寧有禮為壑竟何
功戰蟻侯王上鳴蛙意氣中掃晴應曉夕少忍待

秋風

排牆事見王衍論云排牆之壓猶有禮也

陽泉樓雲道院
方外復方外條然心迹清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
聲川路遠誰到石田平可畊霜林不嫌客留看錦
崢嶸

心跡

杜甫詩心跡喜雙清

劉子中夢庵已見四卷新居注

寤寐生與死幻歟為是真如何夢中境不屬覺時
人朝徹從渠夜形開亦此神殷勤花上蝶分我漆
園春

夢覺

元稹詩人生同大夢夢與覺誰分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祗緣風露清花中誰比數霜後獨鮮
明九日惜虛過一尊還自傾今年病居士吟繞更
關情

几案得新供小窗幽更宜風霜寧小怯根撥要深
移黃素金行正芳甘藥品奇三薰復三沐歲晏與

君期

感事

壯事本無取老謀何所成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
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笑辛苦惜
虛名

壯事

國語卻叔虎曰既無老人皆二句初自云東謀又無壯事可以事君

酬中條李隱君邦彥

本二十一卷藏雲表云丁未春茂城李邦彥過吾州

州路限南北相逢今白頭蟲沙非故國人物自名
流學道慚高步留詩惜暗投歸秦如有便終伴竹
林游

蟲沙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集寧

地志西京路撫州集

送邦彥北行

比數推前輩陪從結後緣川涂即睽隔詩酒重留
連白鶴歸華表青牛得老仙秦山好行腳倚杖待
明年

青年

關中記老子度關令尹喜勸門吏曰若有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度關

同冀丈明秀山行

暮景披橫幅山間二老同雲如愁戍苦雪亦笑詩
窮古木凍欲折斷崖行復通從今胡谷夢時到水
聲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元史姚樞傳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

力學有王佐略辛丑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及赤惟事貨賂以權憲長分及之權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像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案聯句時或即辛丑棄官後即餘詳九卷冬詩注○楊炎還山稿呈公

路轉川塗闊天低雨氣昏綿山連漢壘汾水入并
門茂公來往頻鞍馬登臨負酒樽聯詩強一笑悽
絕恐銷魂元裕

壬子月夕

明月復明月今年還遠遊關河動歸興時節重離
憂老眼耿無寐病身偏覺秋遙憐小兒女把酒望
東州

遙憐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忘書帙餘寒帶酒杯青銅元懶照白紵更寬
裁水際時獨往花邊知幾迴殷勤雙語燕應自謝
家來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關中三教

集和馮揚善九日韻詩馮君今歲又離家攜手廣海一涯秦漢興亡真夢寐蘇軾軻莫呼嗟孔融座上尊酒流霞○又和詩略云我愛馮公子孔教窮高堅憂道不憂貧一室如馨齋却喚庠序生徒薦徒備員詩書財便腹一斗吟百篇遠蹈顏孟跡近比蘇黃肩又云先生講學明百里來秦川徒步沙磧中往復幾年撰著說易傳應詔命席前

為愛秦中好西遊日苦遲青雲動高興白首得新
知道在貧何病官閒老更宜相思詩酒社無計與
追隨

青雲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新樂府有漕司西齋調金門詞

符節推通貴江山入勝游名園隨地改高棟與雲

浮簿領歸閒暇鶯花接獻酬不知秋夜月何似庾公樓

通貴杜甫詩夫子欲通貴雲泥相望難 庾公樓 又詩池要山簡馬月靜庚公樓

複嶺雲橫野孤峯玉挂天遙知開館日別破見山錢夢出紛華外詩來寂寞邊亭中誰舉酒高興想悠然

聞說梅軒好長吟有所思入簷看瘦影挂月見橫枝東閣今千載風流彼一時西游曾有約到日更題詩

東閣 杜甫詩東閣官梅動詩興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劉效祖四

鎮三關志故關東至并陘縣四十里西至平定州八十里南至泉木頭口六十里北至娘子關二十里

雪礪不得過陽坡如見留林煙常暗淡木葉自颼颼齒髮悲行役鬢花惜舊游塵埃與風雨看待幾時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居情猶晉產去意已雕丘遠出每爲苦雄夸還自羞君心未肯在應待肯時休

六十復半十年年添白頭祇知詩遣興未覺酒忘憂人七因循過元宵塊坐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東州

送閻子實焦和之北上 秋瀾集送焦和之西夏行省水龍吟詞云當年

紫禁烟花相逢恨不知音早秋風倦客一盃情話爲君傾倒回首燕山月明庭樹兩枝日繞正情馳魏闕空書怪事心胆墮傷別浩無端倚伏問古今幾人明丁滄浪漁父歸來驚笑震均枯槁邂逅淇南歲寒獨在故人襟抱恨黃塵

秦府賢初聚瀛州路不遙謨謀在廊廟物色到漁

樵布褐豈終隱旌車行見招春風兩黃鵠老眼看雲霄

庫城

浩浩庫城水岸高知幾尋疎林護懸險絕壁入清深踟躕步無曠迹勞歌惟苦音年年一來此老我亦何心

婁生北上

并府虛荒久大城如廢邨艸茅知世故泉壤隔天閨六月甘霖浹一言陰理存明年佩符節知有奉春孫

奉春 漢書婁護傳封奉春君

遣興

几案滿書史欣然忘百憂一篇詩遣興三醖酒扶頭千載陶元亮平生馬少游但留強健在老矣復何求

扶頭 白居易詩一櫺扶頭酒風澄瀟玉壺

八月并州雁 三卿時作

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羣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雲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

示白誠甫 案廿四卷白公表男孫名忱或即此

之子吟爆竹迺公欣樹萱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通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軒

樂地 晉樂廣傳常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高軒 李賀有高軒過詩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 秋瀾集碑

陰先友記宰沂字魯伯洛陽人才長氣豪抱負奇節常與中書楊惟中說降西山主帥時人壯之後為王府徵士○元又類姚燧送宰先生序云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曰向之儒服登嵩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日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陵川集鄰野堂記乙巳秋魯伯自燕來云云即此

渾水曉光動灞橋詩境同衝寒騎瘦馬認影識衰翁長路風聲裏孤城雪意中迴頭歌笑處淒絕意何窮

灞橋全唐詩話相國鄭祭善詩或問近有新詩否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一此何以得之

送文生西行

今夜東山月隨人知幾程從軍少年事分手故鄉情渭水風露早秦川煙樹平相招有仙掌無計與君行

仙掌

國史補張燕公華岳碑云巖峯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仙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邨靜鳥聲樂山低雁影遙野陰時澗朗冷雨只飄蕭涉遠心先倦衝寒酒易消紅塵忘南北渺渺見長橋

贈祖唐臣

以下續編

詩道壤復壤知言能幾人陵夷隨世變巧偽失天真鬼域茲無盡優伶伎畢陳謗傷應皆裂淫褻亦肌淪珉玉何曾辨風花祗自新憐君用幽意老矣欲誰親

挽趙參謀二首

本集龍山新學碑歲癸酉明年正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又真定府學正王以丁未五月召參佐張德輝問及鎮府府學德輝言唐學廢久矣今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張耀卿中州集後序己酉秋得真定提學龍山趙侯國寶資藉之始鑄木以傳

偃息參戎幙敦龐一褐寬儒宮親俎豆賓榻老衣

冠石動心寧轉河清笑自難殷勤題畫像留與後生看一本作典刑看

篇什中州選兵間僅補完風人定誰采墨本賴君刊雅道湮沈易幽光發越難高門有孫息玉立看儒冠

嗣侯大總管哀挽二首

案嗣侯早卒考元史耶律楚材子謙張柔子安

略史天倪子權權樞樞嚴實子忠濟趙天錫子貫亨等傳俱不合本集東平碑實長子忠貞前公卒非嗣侯亦未是惟史和和上拔都長子天益為太原路都總管及本集喬千戶碑惟忠長子時襲職然皆不載卒年未知此挽者究屬何人

北俗資財勁將軍迴不羣寶筵推雅量戰艦望奇勳運隔黃圖日神馳紫塞雲祗應吳季子撫樹惜徐君

黃圖

杜甫詩臺閣黃圖裏紫塞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紫漢塞亦然一云雁門州皆色紫故云

倚伏難前料乘除忌早成老親如宿昔世德見哀榮劍鬱雙龍氣碑留九虎名感歌凡幾解千載賁佳城

答弋唐佐

魯山人有志道學

遭亂無安地分憂得若人鄉鄰存世譜骨肉到情親信默餘天粹咀嚙有道真懷哉沂水上同詠舞雩春

不寐

不寐復不寐悲吟如自讐雞棲因失曉蟲語苦爭秋日月虛行橐風霜入敝裘誰憐庾開府直欲賦澆愁

澆愁

李觀詩登臨乘暇日喚客共澆愁

送楊叔能東之相下

海內楊司戶聲名三十秋文高徒自苦食盡與誰
謀老檜風霜飽芳蘭澗壑幽東游無可慮敬客有
蕭侯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七

原
书
空
白
页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八

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炳枕山校

七言律詩

秋懷卷八

涼葉蕭蕭散雨聲
虛堂淅淅掩霜清
黃華自與西風約
白髮先從遠客生
吟似候蟲秋更苦
夢和寒鵲夜頻驚
何時石嶺關頭路
一望家山眼暫明

帝城二首

史院夜直作○案本集三十三卷吏部警巡二記並云正大二年五月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知先生元年五月應詞科後即直史院至二年六月即自史院告歸詩有半夜商聲之句可定為元年秋作也惟七卷阿千始生詩云四十舉兒子而先生是年僅二十五歲乃有預遣兒書一語殊不合侯考○新樂府有史院夜直水調歌頭詞意同

帝城西下望孤雲
半廢晨昏魄此身
世俗但知從仕樂
書生只合在家貧
悠悠未了三千牘
碌碌翻隨十九人
預遣兒書報歸日
安排雞黍約比鄰

三千牘

漢東方朔傳朔初上書凡用三千奏牘謂因人成事者也

九人曰公等碌碌所

羈懷鬱鬱歲駸駸
擁褐南窗坐晚陰
日月難淹京國久
雲山惟覺玉華深
鄰邨爛漫雞黍局
野寺荒涼松竹林
半夜商聲入寥廓
北風黃鵠起歸心

雞黍局

蘇軾詩願同雞黍社長作雞黍局

僕射陂醉歸即事

案陂在鄭州後魏賜僕射李冲因名見玉堂閑話

多生曾得江湖樂
每見陂塘覺眼明
詩酒共尋前日約
風陰新自夜來晴
春波澹澹沙鳥沒
野色荒荒煙樹平
醉踏扁舟浩歌起
不須紅袖出重城

春日

里社春盤巧欲爭
裁紅暈碧助春情
忽驚此日仍為客
卻想當年似隔生
貧裏蠶鹽憐節物
亂來歌吹失歡聲
南州剩有還鄉伴
戎馬何時道路清

春盤

四時寶鑑立春日唐人作春餅生菜號春盤杜甫詩春日春盤細生菜

橫波亭

為青口帥賦○史章紀泰和六年十月石烈子仁兵出青口宣紀興定二年二月宋人侵青口敗之五年七月詔增給徐州青口等處戍兵衣糧哀紀正大二年禁宿泗青口巡邊官兵毋復擅殺過淮紅納軍七年五月詔釋青口宋敗軍三千人○案此帥即移刺粘合詳七卷月觀注

孤亭突兀插飛流
氣壓元龍百尺樓
萬里風濤接瀛海
千年豪傑壯山丘
疎星澹月魚龍夜
老木清霜鴻雁秋
倚劍長歌一杯酒
浮雲西北是神州

百尺樓

魏志陳登傳許汜曰昔見元龍自上下大牀臥使客臥下臥君于地何但魚龍夜夜山空鳥鼠秋神州地象岷上下牀之別耶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歸潛志正大初趙開閑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陶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蕪號蟋蟀病葉挂蟪蛄

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徐水集野菊詩離離巖下菊無主混蓬茅路斷秋光隔山明月影交荒蕪號蟋蟀寒葉挂蟪蛄擬訪陶廬飲柴扉何處敲案二詩小異○本集九卷有再奉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
細菊斑斑也自圓
共愛鮮明照秋色
爭教狼藉臥疎煙
荒畦斷壠新霜後
瘦蝶寒蜚晚景前
只恐春叢笑遲暮
題詩端為發幽妍

度大白嶺往昆陽

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

斷崖絕壁裂蒼頑
竟日長林窈窕間
舊許煙霞歸白髮
悔隨塵土出青山
飢蠶澌澌催人老
野鶴昂昂羨汝閑
畏景方隆路方永
南風回首暮雲還

寄希顏二首

案後一首希顏在徐州幕時作詳七卷記室詩注

僵臥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塵新悠悠華屋高
賞意兀兀田夫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
鳥亦相親龔疎潦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憑高山頭杜甫長
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水落魚龍失歸宿天長鴻
雁獨哀勞酒船早晚東行辦共舉一杯持兩螯
酒船晉書畢卓傳嘗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相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懷益之兄

○詳七卷

牢落關河雁一聲千戈滿眼若爲情三年浪走空
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黃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
自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州道欲賦窮愁竟不成

空皮骨

杜甫詩三年奔走空皮骨始信人間行路難黃耳晉陸機傳有駿犬名黃耳其愛之時寓京師久無家問笑問犬曰汝能取消息否大搖尾作聲乃爲書以竹箭盛之係其頸大尋路南走至其家得報還洛

昆陽二首

本集三卷雪後招飲詩云今年得田昆水陽即此案二詩非一時作○歸潛志云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叔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渚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怯

子翰林令葉時同叔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渚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怯
溪月會照堂堂蓋世雄云戰骨至今埋鐵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賴川南下鬱坡陀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爲稚子試干戈元裕之
云英威未覺消沉盡試向春陵望鬱蔥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誰倚城樓吊興廢
一聲長笛暮雲開史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予亦作一古詩也案志引先生英威二句集中失載全詩是二首亦非和懷古之作又劉郝李王史諸人詩中州多不錄即欽叔昆陽元夜詩亦別一作○新樂府有昆陽官舍臨江仙詞

古木荒煙集暮鴉高城落日隱悲笳并州倦客初
投迹楚澤寒梅又過花滿眼旌旗驚世路閉門風
雪羨山家忘憂只有清樽在暫爲紅塵拂鬢華
投跡解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

去日黃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淹留歲月無
餘物料理塵埃有此杯老馬長途良憊矣白鷗春
水亦悠哉商餘說有滄洲趣早晚乾坤入釣臺
老馬杜甫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滄洲謝朓詩既懷懷祿清適協滄洲趣

寄西溪相禪師

卷三十一

青鏡流年易擲梭壯懷從此即蹉跎門堪羅雀仍
未害釜欲生魚當奈何萬事自知因嬾廢一官元
不校貧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雲山入浩歌
嬾廢春諸紀聞東坡先生與張實夫帖云某近者百事廢嬾惟作墨本頗精

葉縣雨中

時甚旱

春旱連延入麥秋今朝一雨散千憂龍公有力迴
枯槁客子何心數滯留多稼即看連楚澤歸雲應
亦到崧丘兵塵浩蕩乾坤滿未厭明河拂地流
千憂杜甫詩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中州集趙宜之次韻徐之見寄

二首云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庖砧乾坤萬
里雲無跡冰雪三冬柏有心故國勾留清夜夢歲華
分付白頭吟幸川擬作桃源隱共與青山閱古今古
屋應隨四壁塵不堪幽獨足吟呻瓶甕看客常年慣
貧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腰元伴老身案宜之次韻
爲塵韻似爲次答之作第據彼詩末注云自用韻答
張之純且詩語亦無寄趙簡辛之意則遺山竟佚塵韻一詩矣

窗影隴隴納暝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社燕飄
零夢潁水崧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燈無
語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暝陰唐彦謙詩春雲更覺愁干我閒蓋低村作暝陰去住心張元幹詩精舍經行地征人去住心

潁亭

潁上風煙天地迴潁亭孤賞亦悠哉春風碧水雙

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勝槩消沈幾今昔中年登覽足悲哀遠游擬續騷人賦所惜忽忽無酒杯

春風二句又見張希孟會波樓詩顧氏云

山中寒食

小雨斑斑過曙煙平林簇簇點晴川清明寒食連三月潁水崧山又一年樂事漸隨花共減歸心長與雁相先平生最有登臨興百感中來只慨然

楚漢戰處

同欽叔賦○中州集李欽叔樂陽古城登覽寄裕之云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人境兩蟬噪關河落日歲云暮草木凌風氣未平虎擲龍爭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舉盃欲洗興亡恨爲嘆辛敬之詩青雲一別阮家郎同意

虎擲龍爭不兩存當年曾此賭乾坤一時豪傑皆行陣萬古河山自壁門原野猶應厭膏血風雲長遣動心魂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

虎擲龍爭喻汝礪詩龍爭虎擲堆胸胃

壁門史記周勃世家亞

豎子成子

懷叔能

別卻楊侯又一年西風每至輒淒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詩印空從吏部傳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鳴一息定誰先黃塵憔悴無人識今在長安若箇邊

高安蘇軾詩高安酒官雖未上兩關垂欲穿塵泥

長安本集三十六卷小亭集引云將游關中諸公長

留別仲澤

中州集王右司渥字仲澤以字行與定二年進士調管州司候不赴壽州防禦使邦獻商州防禦使國器武勝節度使庭玉愛其才連辟三府經歷官在軍中凡十年事寧陵令未赴丁太夫人憂廬墓三年服除復授寧陵正大七年朝廷與宋人議和擇可爲行人者仲澤以才選凡再至揚州制司宋人愛其才有中州豪士之目使還以寧陵課最遷一官入爲尚書省掾三月卽授太學助教充樞密

避俗無機日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慙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逐貧漢揚雄有賦

鄭州上致政賈左丞相公

丞益謙字亨甫宣宗朝參知政事出知濟南移鎮河南渡後召拜左丞尋致仕居鄭州京宗卽位史官乞因宣廟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既逆乃立宣宗宣宗之入至諸儒王及道天命終之虎軍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信甫上章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皇帝誅傳亮徐羨之故事章奏不報爾後拜御史中丞宜知衛王事乃差編脩官一人入就訪之亨甫知其旨謂來者言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獄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熱惡者得美仕史官修實錄誣其淫毒恨驚遺臭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憤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八十薨案文又詳三十四卷東平千秋記○又贈答史院從事詩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

無古今鳳閣臺後先鄭圃遺會何敢望濟南書
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鳳鸞上九天案賈
詩即答此詩意
為正大元年作

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昇康寧四朝人物推
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
欲訪遺經帝城此後瞻依近長傍孤南候極星

鄭圃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遺經漢儒林傳孝文求能治尚書者伏生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受之

寄答景元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著書來約對牀甚喜樵夫與
爭席所憂簿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秦
山引興長奮袖高談夜窗白幾時危坐聽琅琅元景

去歲大為
催科所困

對牀韋應物詩寧如風牀吏李賀感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煙霞夢寐西南一徑斜為羨鸞鳳安
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
壇子美家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逋客待侯芭

枳棘後漢仇香傳枳棘非鸞鳳卜肆漢王貢傳序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

人得百錢足自養則子美將離登李杜壇百錢二句重案

後灣別業

薄雲晴日爛烘春高柳清風便可人一飽本無華
屋念百年今見老農身童童翠蓋桑初合灩灩蒼
波麥已勻便與溪塘作盟約不應重遣濯纓塵

劉丈仲通哀挽

拙宦深辜遠業期無兒更結下泉悲溫純如此豈

復見報施言之尤可疑四葉名家今日盡百年潛
德幾人知元劉交分平生重才薄猶堪第二碑

第二碑劉禹錫詩朔方從歲行

會善寺

詩寺元魏離宮十日來凡兩前與龔卿偕齋
到風烟上寺僧導升殿雄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砥道
琢成大壯不見磨琢痕瑩滑明淨摩挲三太息後
世無此匠晚登西南亭碧玉對千丈如王官天柱如
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秀色夢餘想夜靜耿不眠泉
有同希顏欽叔玉華
谷還會善寺即事詩

白塔沈沈插翠微魏家宮闕此餘基人生富貴有

遺恨世事廢興無了期勝槩只今歸鶯嶺煙花從

昔繞龍墀長松想是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鶯嶺陰鏗詩鶯嶺春并遍虞
世基詩鶯嶺訪三碑

長松中州集馬璧雲淵並
有會善寺惟松詩

孫案先生為
拓故氏後

寄欽用

中州集李獻甫字欽用欽叔從弟也兄欽止
人門之秀照映一時欽用博通書傳于左傳及地理
之學為精為人有所局心所到則絕人處甚故時人
有精神煥發之目歷咸陽府行臺掾屬正安初使
夏行錄功授慶陽府經歷官尋時長安令京
兆行臺所在供領之繁急于星火欽用所以處之者
常若有餘發民賴之以安人為尚書掾王辰之兵奏
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倚任之以功遷鎮南
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車駕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時年四十所著詩文號天俔集者留京師欽用死其
家亦破非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幾有人琴俱亡
之恨然則文字語言之存與否亦有數存于亡間耶
○本集六卷探花詞注十二卷聞歌詩話二卷
贊皇銘新樂府有方城軍中寄同年李欽用欽用時
為西臺掾在長安滿江紅詞又送欽用官長安令詞
又欽叔欽用避兵太華絕頂以書見招因為賦此念
奴嬌詞又壬辰圍城中有懷浙江別業為欽用弟賦
玉漏遲詞又孟津官舍寄欽若欽
用昆弟并長安故人木蘭花慢詞

顓頊京華首宿槃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
誰買坐榻無氍毹客益寒蟲臂偶然煩造物驢頭何
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坐氈南史江革傳謝眺候車時大寒雪見革坐氈唐李

苗苗音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曰龍章鳳唐李

楊之美尚書挽章中州集禮部楊公雲翼傳字之

第一入詞賦亦中乙科天資穎悟博通經傳至天
文律歷醫卜之學無不備極事母孝與人交款曲周
密處事詳雅而能以大節自任南渡後二十年與禮
部開閣公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宣宗頻歲南伐事
勢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公
獨直言極諫以為兩淮生靈塗炭下赤子不能外禦
北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為度者不如是也後再
出兵時全一軍幾為宋人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
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與定未拜吏部尚書中
外望其日暮人相見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八月終
于翰林學士年五十九諡曰文獻天下識與不識皆
哀惜之至今評者以為百餘年來大夫士身備四科
者惟公一人而已予恕字

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

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責一時燕

許更誰同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為斯文泣至公

龍門南史袁昂傳昂雅有人鑒游景星史記天官書景星

正義曰狀如半月生南史顧凱之傳蔡興宗嫌其風節

于海朔助月為明也謝靈運詩孫劉南史顧凱之傳蔡興宗嫌其風節

李屏山挽章二首中州集屏山先生李純甫字之

尚書右司都事為學于日亦自不碌碌于書無所不至
闕而于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為尤長文亦略能
似之三十歲後偏讀佛書能悉其精微既而取諸學
書讀之著一書合三家為一就伊川橫渠晦庵諸人
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
難也往往酒半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眼花
耳熱後人若欲學屏山者請先讀此章
知所以統室者知所以通河漢江無有窮竭好賢
樂善雖新進少年游其門亦與之為爾汝交其不自
貴重又如此迄今論天下士至之純與雷希顏則以
中州豪傑數之子全字襄川今居鎮陽○歸潛志李
翰林純甫字之純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居西京進
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兄初
為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踰
冠擢高第名聲煒然為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辭雄奇
簡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經
世志泰和南征兩上書策其勝負章宗客與給送軍
中後多如所料率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

又上疏論事不報宜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尤虎

高琪權權擢為右司都事公嘗其必敗以母老辭去

未由取人論新格出伴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

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

略自期由小官上書言書援宋為諸葛孔明王景

無仕進意得官未嘗成考旋即歸隱隱居間與釋僧士

子游惟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

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沈湎未

嘗不著書至談笑怒罵皆成文理天資喜士

後進有一卷極口稱道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

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歡教育於廬思若親戚故

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

曰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數李經王權曹淵子

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性

其意極曠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軀軀短小而

可解筆札訛謬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不為時所

因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

論性理及關佛道二家者號內養其餘應物文字如

碑誌詩賦號外養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楊嚴金剛

經老子莊子又中庸集解鳴鶴道集說號中國心學西

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

與吾同其所學也每酒酣歷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

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復有此傑人哉○

又史學優獎屏山詩張侯新作九原人梁子今為戰

血壁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世法拘人蝨處禪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

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

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

牧之唐書本傳牧自負材略喜論兵事擬欲難合後漢耿

謂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業常以落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詩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

堅白博士真堪補太元孫况小疵良未害莊周陰

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談塵蘇軾詩談塵孔門禪歸潛志與定再入翰林時趙開

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

屏山以禪語解云中庸那著無多事只怕諸儒誤識神先子之

之亦書其後云談元正自怡陽孫汝佛真成大律身畢竟諸儒

板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蓋屏山嘗言我祖老子豈敢不學老

莊我前生一僧豈敢不學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
板字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反顧而立之是也○湛然
集榜嚴外解序云子故入屏山居士之流引易論語孟子老莊
周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解又書金剛解後
云昔樂天答制策稍涉佛老之義中年鄧海山而修宛率垂老
為讀佛經發願文乃云起因張本其事見于本集上萬言書
願稱釋氏之弊晚節專事輪轉為佛事臨終作神呪浪出之傷且
曰著力即差其事見于年譜退之屈論于大顛而稍信佛書韓
文公別傳在焉永叔排佛于圓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
焉屏山先生幼年作排佛說殆不忍謂于屏山有取焉又鳴道
作一解以條前非所謂改過不吝者于屏山有取焉又鳴道
集序云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
九參藥山而著書大發感慨數日抵萬松老師深攻急擊宿稟生
知一聞千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經疏又遺庵程子語錄
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性理之學要終指歸佛祖
而已○王稹忠文集鳴道集說序屏山先生李公其庶幾古之
立言者乎先生諱之純字純甫宏州人金章宗承安間進士仕
至尚書右司都事資識英邁天下書無不讀其于莊周列御寇
左氏戰國策為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偏觀佛書既而
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日有會于心乃合三家為一取先儒
之箋說其義相合者著為成書所謂鳴道集說觀其說說前無
古人誠卓然有所自見學術不苟同于衆人而惟道是合也遺
山元公嘗以中州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之立言之君子
豈不信乎○案屏山所作面壁庵記見鮑刻歸潛志中
白 史記荀卿傳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注太康地
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淵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
論云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
所以為不利平原君傳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辨及鄒衍言至道
乃細 太元 漢揚雄傳時雄方草太元或嘲雄 小疵 荀子云
荀與揚大陰助 蘇軾莊子祠堂記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浪
傳 朝野僉載咸亨中謠
口莫浪傳阿婆顛

內鄉縣齋書事

地志南京路鄧州內鄉縣○
新樂府有內鄉作滿江紅詞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
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飢鼠遶牀如欲語驚鳥啼
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陵老使君

次山春陵行云思欲委符節引字自
刺船故子美有與含滄浪清之句

催科

唐書陽城傳無字心勞
案刺船二句乃賊退示
官吏詩非春陵行句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臘雪春泥晚未乾馬迎殘照入荒寒初無鳬鳥將
安往正有牛刀恐亦難倦客不知歸路遠孤城唯

覺暮山攢黃金鍊出相思句寄與同聲別後看
鳬鳥 後漢王喬傳為葉令每月朔來朝有雙鳬從
東南來舉網張之得雙鳬乃所賜尚書履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幕府文書鳥羽輕敝裘羸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
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鴨鬧一川桑
柘晚烟平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遣春官識姓名

馬鄧驛中大雨

萬壑千巖一雨齊先聲噴薄捲湍溪投林鳥雀不
暇顧移穴蛟龍應自迷便恐他山藏厚夜豈知高
樹有晴霓兩江合向西南鬪坐想風雲入鼓聲

除夜

一燈明暗夜如何寐夢衡門在澗阿物外烟霞玉
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折腰真有陶潛興扣角空
傳甯戚歌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

扣角

新序甯戚貨車適齊暮宿郭門外桓公郊迎客戚
鉅牛車下扣牛角疾商歌公聞之曰此非常人也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輕陰十日暮春前和氣朝來雨沛然河潤定應連
上國雲來端合自中天 陽移鎮 峰零帶溼閑幽障
麥壠分清入廢田共識使君霖雨手調元消息在
今年

幽障

後漢祭彤傳論臥鼓
碑載正大四年則移
鎮當在四年內也

劉光甫內鄉新居

本集三十六卷東坡詩雅引云
書于光甫內鄉之東齋即此

豸冠平日凜秋霜老去聲名只閉藏父老漸來同
保社兒童久已愛文章蔬隨隙地皆成圃竹放新

梢欲過牆爲向長安舊游道世間元有北窗涼

豸冠後漢典服志法冠或謂豸豸冠神羊能別曲直故以爲冠

西齋夜宴鄉令

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悞謬君當略彭澤迴旋我亦笑長沙金釵翠輶迎春髻銀燭光搖半夜花只欠東山游錄事不來堅坐看紛譁能叔信之張杜諸人皆在而麟之獨不至

誤謬陶潛詩但恐多謬迴旋史記長沙定王世家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詔諸王歌舞

定王恒張袖小舉手上莊問之游錄事案楊叔能麻信之外各日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麟之當即游錄事歸潛志許古傳末云游叔麟之言云云並是惜他無所見

十月

十月常年見蚤梅今年二月未全開春寒春暖花如故年去年來老漸催大藥誰傳軒后鼎習僊虛築漢宮臺憑君撥置人間事不負浮生只此杯

大藥桃中方凡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之日邪不敢近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且爲解嘲中州集周馳傳遼東人吳子英嘗從仲才學○新樂府定風波序見後十卷李德之詩箋又十一卷圖詩

柴車歷鹿送君東萬古書生蹭蹬中良醞暫留王績醉新詩無補王川窮駒陰去我如決驟蟻垤與誰爭長雄快築糟丘便歸老世間馬耳過春風

長雄後漢鮑宣傳徙上黨以地少豪俊易長雄乃家于長子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浙樹蛙鳴告雨期忽驚銀箭四山飛長江大浪欲橫潰厚地高天如合圍萬里風雲開偉觀百年毛髮凜餘威長虹一出林光動寂歷邨墟空落暉去橫

聲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時從商帥軍至南陽

年鼎玉一絡索詞○史武植傳植深敬學正南陽胡德傳寓居南陽言禍福有驗正七年夏與燕官對胡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房希白有慶王鼎玉生詩○中州集王仲澤游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韻得留字詩霜落豐山白水收翠華全在竹園頭賦詩較馬漸真嘗載酒林泉阻勝游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爲羣羣留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史完顏斜烈傳名鼎玉鎮商州威望甚重陳和尚傳兄斜烈時太原王涯爲經商官本集二十七卷鎮南碑同○本卷中秋雨夕夢中得後二句爲言如此並是○又壬辰雜編載保軍中陽又中子姓一條見大德銘箋○中州樂府王渥從商帥國器獵同俗之賦水龍吟詞短衣匹馬清秋慣會射虎南山下西風白水石鱗鱗甲山川圖畫千古神州一時勝事賓僚儒雅漫長堤萬弩平岡千騎薄捲捲魚龍夜落日孤城鼓角笑歸來更須一洗風雲慘淡獵得意旌旗開眼萬里天河更須一洗中原兵馬看鞭撻鳴咽威陽道左拜西還駕新樂府先生和詞少年射虎名豪等閑赤羽千夫膽金鈴錦袖平原千騎星流轉路斷飛潛潛隨騰沸長圍高掩看川空谷靜旌旗動色得意似平生戰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軍中高宴江淮草大中原狐兔先聲自遠蓋世韓彭可能只辦尋常爲大問元戎蚤晚鳴鞭竟去解天山箭案二詞當爲從軍南陽時作故錄之

鞍馬忽忽去復還霜鐘今得見豐山千年香火丹霞老滿眼興亡白水閑壯志自慚消客路深居誰得似禪關只應頻有西來夢夜夜青林杳靄間

丹霞老續夷堅志丹霞長老義方字志道前身爲柳小一嗣法鑄和尚住丹霞觀爲了言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滿煙獨攜尊酒此江邊江流衮衮望不極世事悠悠私自憐小草不妨懷遠志芳蘭誰爲發幽妍千年石壁留詩在會有騷人一慨然

小草

世說藥中有遠志桓公取以問謝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稱耶隆曰此易解處為遠志出為小草

別程女

芸齋淅淅掩霜寒別酒青燈語夜闌生女便知聊寄託中年尤覺感悲歡松間小草栽培穩掌上明珠棄擲難明日緱山東畔路野夫懷抱若為寬

出山

松門石路靜無關布轡青鞋幾往還少日漫思為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閑塵埃長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強顏休道西山不留客數峯如畫暮雲間

布轡

杜甫詩青鞋布轡從此始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案先生大德本墓銘云初除鎮平令再轉內鄉

遂丁憂憂終喪辟中州南陽令

憂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駸駸日見臨三載素冠容有媿一時墨經果何心首丘自擬終殘喘陟屺誰當辨苦音遙望朱門涕橫落相公恩德九泉深

墨經

晉書公事見左傳

新野先主廟

次鄧帥韻○地志鄧州穰城縣新野鎮○案此詩與十卷蜀先主廟詩俱誤入元復初清河集顧氏云又鄧帥即移刺瑗頗尚風雅而其元增中州集不載他書遂無一字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為漢用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長坂

蜀志張飛傳先主奔江南曹操追之及于當陽之長坂

永安 華陽國志先主戰敗步道還魚復改

安

石門 案嘉靖河南志南陽府石門山下引此詩

兩崖懸絕倚山根草徑低迷劣可分潭影乍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靜中聞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

鄰唯有雲曳杖行歌羨樵叟此生何計得隨君

獨峯楊氏幽居

邨墟瀟灑帶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太朴雲間雞犬亦長生清江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峯如畫屏惆悵朝陽一茅屋酒船茶竈負生平

度湍水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懷百慮紛伎倆本宜閑處著姓名誰遣世間聞秋江澹沲如素練沙浦空明行暮雲蚤晚扁舟載煙雨移家來就野鷗羣

十日登豐山

十日登高發興新豐山孤秀出塵氛邨墟帶晚鴉噪合林壑得霜煙景分芳臭百年隨變滅短長千古只紛紜詩成一嘆無人會白水悠悠入暮雲

岐陽三首

地志鳳翔縣岐陽府按地本漢右扶風魏陽宮岐陽縣在岐州東百里居岐山之陽少陵詩有西岐岐陽縣之語故云○史記紀正四年五月元兵平臨洮府七月自鳳翔徇京北關中大震六年十月元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乞和八年正月元兵圍鳳翔府四月元兵平鳳翔府兩行省棄京北○完顏合達傳正七年十月詔蒲阿同合達行省事于關西以備潼關先是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北師速不魯合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求救于二省二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輕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百里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關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北○元史太宗紀二年庚寅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渡河攻鳳翔三年辛卯二月克鳳翔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偃蹇鯨鯢人海涸分明蛇犬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突騎

後漢景丹傳為偏將從攻王郎縱突騎大破之

人海 司空圖詩鯨鯢人海涸

長阿含經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圍崖輪升一日月晝夜迴轉照四天下名一國土

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榮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

百二關河史高祖紀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十年少陵哭聲中州集雷瑄詩序客有自關輔來言秦民之東徙者餘數十萬口攜持負戴絡繹山谷間書餐無糠糲夕休無室居飢飢暴露露

有所訴焉少則幽抑而棲厲若訴而終焉及其故也鳴鳴焉惜惜焉極其情之所之又若弗能任焉者噫秦十父母國也而客言如是聞之悲不可禁乃為作商歌十章倚其聲以紓予懷詩略云盡室東行且未歸臨行猶自鎖門扉為語畫梁雙燕春來秋去傍誰飛曩老稚自相攜側耳西風聽馬嘶百死才能到關下仰看猶似上天梯

眈眈九虎護秦關懦楚孱齊机上看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微盡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瀟瀟戰骨寒三十六峯長劍在倚天仙掌惜空閑

九虎宣紀興定二年九月戊子机上魏志吳質傳質按劍上函吳質云爾不搖牙陸海漢東方朔傳汎汎以東商封微漢書

起亭陸邊境得少安天山漢武紀天漢二年戰于天山注在西域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即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

擾擾長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頓覺無詩思計拙惟思近酒杯潘岳鏡中渾白髮江淹門外即蒼苔生涯若被旁人問但說經年鼠不來

讀靖康僉言書錄解題朝野僉言一卷不著名氏有序建炎元年八月繫年錄云夏少

曾未詳何人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纔堪一葦航顛沛且當懲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大地同歸雀鼠鄉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沙海一統志沙海在沐城西北十二里孟浩然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景德宋真宗甲辰元年指

潼淵

雨後丹鳳門登眺地志南京北門曰丹鳳○五行志元光二年七月丹鳳門墮壓

死數人哀宗正大四年八月丹鳳門墮壓

絳闕遙天霽景開金明高樹晚風迴長虹下飲海欲竭老雁叫羣秋更哀劫火有時歸變滅神嵩何計得飛來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

金明宋史禮志淳化二年三月帝幸金明池命為競渡之戲虹飲筆談虹常下淵飲

神嵩唐禮志則天改慈山為神岳太師天中王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蟲夜語低南窗孤客枕頻移野情自與軒裳隔旅食難堪日月遲平子歸田元有約魏舒襍被恐無期一莖白髮愁多少慚愧家人賦展屨

歸田文選歸田賦者張衡致仕不得志欲歸田而作襍被晉魏舒傳時沙汰郎官

其人也漢展屨風俗通百里奚仕秦其妻歌曰百里奚五羊被而出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為送詩案浩然此出豈亦中書君理索者耶

夢寐西山飲鶴泉羨君歸興渺翩翩昂藏自有林壑態飲啄暫隨塵土緣遼海故家人幾在華亭清

飲鶴泉在華亭華亭晉陸機傳成都王穎收機

追用坐主閑閑公韻上致政馮內翰二首澄水集慶學士叔獻七十壽詩云乞得閑身七十餘知幾初不為鱸魚胸中幸有平陽策林下聊觀養性書收拾雲山歸隱履老藏事業入籃輿君臣撫養思頗牧未許先生作隱居又云小築龍潭德不孤盧鴻新有草堂圖四朝人物今誰在二老風流與我俱把酒笑談猶解醉上山筋力不須扶文章不逐年齒改能為開興作頌無案趙詩作于天興元年春時馮已七十一歲○內翰詳一卷詩注

峻坂平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
祖道北關詩人休上書早樞老歸千里驥白雲閑
釣五溪魚非熊有兆公無恙會近君王六尺輿

北關孟浩然詩北關休白雲陳陶熊兆案此詩先生嘗作
韓歸崧山時所上亦猶寄六尺輿漢袁盎傳天子所與共
耶律書之意故有此語

草堂人物列僊臞萬壑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
俗客老年爭席有樵夫巨源不入竹林選元亮偶
成蓮社圖野史他年傳耆舊風流一一似公無

列仙史記司馬相如傳列仙之
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羸

懷秋林別業聖武仙傳天興二年八月自內鄉入
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還太和即此
十一卷秋林道中寄家詩又暫歸秋林詩新樂府內
鄉北山臨江仙云夏
館秋林山水窟並是

茅屋蕭蕭浙水濱豈知身屬洛陽塵一家風雪何
年盡二頃田園入夢頻高樹有巢鳩笑拙空墻無
穴鼠嫌貧西南遙望腸堪斷自古虛名只誤人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大梁事天興元年十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帝親
出東征丞相賈不章白撒右丞完顏翰出工部尚
書權參政李蹊樞密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
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泰總帥使軍百家蒲察官
奴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櫛誓以
不敵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留參政完顏奴申
樞密完顏君你阿不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
守南京上既出遇鞏州帥完顏胡剌虎提兵轉戰來
赴援因從以東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望東征
之捷俄聞北渡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
白撒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南渡從官多攀從不
及死于軍上將騎將使軍百家高顯劉奕等初不知上
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閉
民大恐以為將不救矣二守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
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
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斷食
其肉淨盡婦紳士女多行乞于街市間有食其子錦
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為餓者
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于家又日殺馬
牛乘騎自啗至于箱篋數轉諸皮物凡可食者皆莫

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撒以爇
城內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修矣朝官士庶
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久當大潰○哀
紀天興元年十二月庚子上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
妃別大櫛行次公主苑太后遣中官持米肉備犒軍
士辛丑至開陽門外麾百官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
廟在此汝等將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
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顧豈在戰士下聞者皆泣
是日章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諸西幸便白
撒為上言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東行之議遂
決以為尚書右丞從行遂次陳留壬寅次杞縣癸卯
次黃城甲辰次黃陵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從之○二
年正月丙午朔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丁未大
元帥完顏兀論出降己酉上哭祭戰士于河北岸皆贈
官斬兀論出二弟以殉故河朔招集兵糧議取衛州
元帥蒲察官奴將忠孝軍千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毅
都尉粘哥交住領軍萬人為前鋒至蒲城庚戌上幸
河至衛之西南遂退師丁巳戰于白公廟白撒敗績
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亦遁並為民村已
未上以白撒謀夜棄大軍渡河與劉益帥合里合六
七人走歸德庚申諸軍始知上已往遂潰辛酉司農
大卿蒲察世達元帥完顏出歸德西門奉迎上入歸
德○又見
白撒等傳

翠被忽忽見執鞭戴盆鬱鬱夢瞻天只知河朔歸
銅馬又說臺城墮紙為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
及廣明年何時真得攜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船

翠被左傳楚子皮冠戴盆報任少卿書僕以銅馬後漢光
內族白撒傳天興元年十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
大名兩寨得河朔降將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
朔諸將前導殺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應者破竹之
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平不北還京一不取意聖
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
州還京為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較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
在今可駐歸德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紙為
志梁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簡文綽紙為飛空告急于外景令
管射者射之及墮化為禽鳥飛入雲中○白撒傳時上已遣官
奴將三百騎探渥麻岡未還上將御船賜白撒劍問便宜從事
決東平之策官奴還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曰京師
且不能守就衛州欲何為耶東平之策為便上主官奴之議
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
其舟北濟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以觀衛軍護從白撒兵
至衛以御旗黃徽招之下不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碎

其舟北濟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以觀衛軍護從白撒兵
至衛以御旗黃徽招之下不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碎

無攻其縛槍為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及
聞河南大兵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踵其後戰于
白公廟敗績白撤棄兵進軍還次蒲城東點檢元典等請上
登舟上曰正當決戰何遽還乎少頃白撤至倉皇言于上曰今
軍已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待衛廣明
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廣明
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一月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
官迎謁十二月壬午日賊來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甲申日令致
開業已入關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百官皆莫之知
樂前鋒將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樂于
上

慘澹龍蛇日鬪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
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填瀚海包胥無
淚哭秦庭并州豪傑知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精衛 事見山海經○宣紀貞祐二年三月奉衛紹公主歸于
大元太祖皇帝是為公主皇后從軍建義和親趙秉
文從軍行漢家公主嫁 事見史記本傳○世宗諸子
烏孫聖主重戰義和親包胥 傳見史記本傳○世宗諸子
隆德殿日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并州 案此指河
諸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 并州 案此指河

鬱鬱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焦頭無客知
移突曳足何人與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
有地行僊西南三月音書絕落日孤雲望眼穿

焦頭 事見國策○史自華傳正大八年大軍攻鳳翔合達蒲
兵勢大皆有懼心私問樊澤定仕陳和尚以為如何皆曰大兵
豈可輕解者是真不敢動華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法不敢動矣
復遣諭二相云鳳翔圍久恐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與渭北
軍交手稍紓鳳翔之急二相回奏領旨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
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仰天浩歎曰事至于
此無如之何矣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之

曳足 後漢
北與牙吾塔起遷居民于河南留慶山奴守之 馬援
傳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會其士卒多疫死援亦
病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
左右哀其壯意莫不流涕○白華傳上遣華傳諭二相二相不
悅蒲京遣水軍虹縣所屯王提控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
而下必到八里莊門為期且以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
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今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
力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才及八里莊城門相直城
守者以白鶴大船五十餘艘而上占其上游以截歸路華幾不
得還皆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省

地行仙 語見楊鐵經
不益軍皆華主之故擠之險地耳 白華傳上
在歸德時提點近侍粘古之兄環為鄧州節度其子與粘古之
子並從駕為衛士適朝廷召鄧兵入援粘古因與華謀同之

鄧且拉其二千以往上覽之獨命華行而粘古改之徐州案樞
判出歸德之圍城就南陽之樂土道路傳聞如此而音問絕無
故先生有地行仙之句
此詩定為指樞判作

萬里荆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卽荆榛蛟龍豈是池
中物蟣蝨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烟何
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荆襄 李俊民莊靖集和王季文襄陽後詩云逐鹿中原未
識真指蹤元自有謀臣真全不念唇亡國楚燕難當舌
在人拔劍挽回牛斗氣舉鞭鞭楚漢江應相逢空酒英雄淚誰
是荆州一角麟天命須分偽與真街巷戰蟣蝨盡君臣蛟龍不是
池中物燕雀休嗤龍上人衣不能勝絳紗血扇無蛟龍 吳志
可奈庾公墜自從絕筆春秋後誰復傷時為泣麟蛟龍 周瑜
傳奏曰劉備梟雄必非久屈為人蟣蝨 盧仝月蝨詩云地上
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蟣蝨 蟣蝨臣全告訴天帝

喬木 顏延之詩故國多 野烟 唐昭宗在興元有善薩蠻
皇 喬木 空城凝寒雲 野烟 詞云回頭遙望秦宮殿 晉書王
莊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山野烟橫流 晉書王
生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有英雄迎僕歸故宮橫流 尼傳尼
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
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五雲宮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複道漸看連
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冢傳新怨夢裏華
胥失舊遊去去江南庾開府鳳凰樓畔莫回頭

鳳凰樓 唐信哀江南賦倚弓于玉
女窺屏繫馬于鳳凰樓住

永甯南原秋望 地志南京路嵩州永寧縣○宣紀
元光二年十月辛卯詔石象店
趙提督者權元帥守永寧元帥傳天興元年行省遣
已攻破元村寨○本集三十五卷竹林禪院記云南
原當大川之陰壤地沃衍分流通交貫嘉木高蔭良數
美稷號為河南章杜即此○新

浩浩西風入敝衣茫茫野色動清悲洗開塵漲雨
纔定老盡物華秋不知烽火苦教鄉信斷砧聲偏
與客心期百年人事登臨地落日飛鴻一線遲

中秋雨夕 商帥國器筵中作○
案商帥見上丹霞注

雲有底忙卻恐哦詩太愁絕且燒銀燭看紅妝

此生有底忙韓愈詩有底忙時不肯來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歸潛志錄大梁事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

教醫匠人等出城俟復遣入予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十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案故官將拘管聊城故不同日也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灞上真

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沈華表鶴來應有語銅槃人

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初國

取宋于青城受降

宴賜史移刺子敬傳正隆中詔子敬宴賜諸部○徒單克寧傳大定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都○完顏守貞李愈傳字景韓終之正平人明昌二年授曹王傅王奉命宴賜

北都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之馬可委招討司受于界上量給回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臨邊創設重鎮數十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千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上覽奏納用焉自是五年一宴賜人以爲便○崇浩傳章宗即位明年宴賜東北都○中州集董師中傳有宴賜邊部詩傳于世○李純甫贈高仲常詩云斗維牛皮嶺荒寒燕賜城○滄南牧

水集撫州詩云燕賜城邊春草生野狐嶺上少人行

史章紀明昌五年二月癸丑命宣徽使移賴敏戶部侍郎赤蓋實理哥相視北邊營屯經畫長久之計九月戊寅勅尚書省集見主名大抵指廣吉刺部爲是

青城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兵受宋二帝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寨停而北後天興未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入宮復詣此地多慘死亦可慘也又錄大梁事崔立聚皇族皆入宮俄遣諸青城皆爲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與焉獨太后皇

后諸妃嬪宮人北徙○京紀天興二年四月癸巳崔立以梁王從格荆王守純及諸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皆及于難甲午兩宮北遷○崔立傳四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

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皆赴北○宋史欽宗紀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令

觀降表如青城二年正月庚子帝復如金師金人留帝青城四月庚申金人分道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凡三千人由汴

北去○癸辛別集北客詠汴京青城詩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金之亡亦聚諸王于青城而殺之○陳川集青

城行云壞山壓城殺氣黑一夜京城忽流血弓刀合香滿樓延妃主喧呼總狼籍驅出宮門不敢流血淚滿面無人色戴樓門

外是青城衙衛起死難敢停百年國首盡塗地無霧不散昏青冥英府親賢端可憐白首隨劍亦就刑最苦愛王家兩族二十

餘年不曾見朝朝點數到堂前每向官司求米肉男男女女妹自夫婦面面相看冤更酷一日開門見天日推入行間便誅戮當時築城爲郊祀御與王家作東南天興初年靖康末國破家亡酷相似若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尋常事若不見二百萬家族盡赤八十里城皆瓦礫白骨更比青城多遺民獨向王孫泣爾本骨肉相殘城大巨被君尤壅塞至今行人不數承天門行有十仞牆牆頭密匝生鐵棘

喜李彥深過聊城新樂府有懷李彥深沈溪沙詞

州聊城縣○本集三十五卷清真觀記自大梁拘管聊城三十卷南冠錄引歲甲午拘管聊城並是

圍城十月鬼爲鄰異縣相逢白髮新恨我不如南

去雁羨君獨是北歸人言詩匡鼎功名薄去國虞

翻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窮途無用說悲辛

匡鼎漢匡衡傳母說詩匡鼎來○虞翻別傳翻放去南方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

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韓愈詩自數虞翻骨相屯

與張杜欽仲梁

故人寥落曉天星異縣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

向日酒尊聊喜似承平山公倒載羣兒笑焦遂高

談四座驚羣醉春風一千日愁城從此不能兵

焦遂杜牧詩焦遂五斗方卓然

秋夕

小簾涼多睡有一窗風雨送秋聲頻年但覺貂

裘敝萬古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

往鄧州城澆愁欲問東家酒恨殺寒雞不肯鳴

嚴尹案指東平行省嚴實詳後碑

夢歸

顚顚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

國夢黃葉瀟瀟風雨秋貧裏有詩工作祟亂來無

淚可供愁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鹽鹽萬事休

作祟楊萬里詩睡去恐遺詩作祟愁來當遣酒行成

白屋寒多愛夕曛靜中歸思益紛紛長門誰買千金賦祖道虛傳五鬼文地盡更無錐可置竈閑惟覺井長勤明年準擬萊蕪住寄謝東鄰范史雲

無錐傳燈錄去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到錐也井蘇軾詩茅廬入貧勤瘦竈閑井常勤

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
吳會突騎誰當擣薊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
雨入孤邨空餘韓偓傷時語留與纍臣一斷魂顧氏
云五六全用韓致光語即以結聯標出自成一體遺山詩
用前人成語極多陶杜句尤甚又未可以此例然之也

云五六全用韓致光語卽以結聯標出自成一體還山詩用前人成語極多陶杜句尤甚又未可以此例槩之也

吳與會稽也褚伯玉隱居剡山齊太祖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

輔之贈別一首

輔之

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行臺轉官中祿元年拜燕
官無失○墓誌云王辰之亂朝請殺父巳河南破父
輦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知公名恕致東平幕府客
此事嘗卽過留時也○九卷得雄詩詩見三十九卷
縣○李輔之詳三十七卷濟南序

耶律書○地志山東西路博州高唐縣○李輔之詳三十七卷濟南序

衣冠八座文昌府襖被三年同舍郎蕩蕩青天非
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臥病王
章自激昂保社追隨有成約不應關塞永相望
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
俊語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干戈地百死相
逢骨肉情別後相思重迴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嗣然過客舍因語及壬恩轡
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公徙居皇建院一日暮夜侍
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暮夜侍
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

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暮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

起或致寇君得無異乎今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諸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以嗜酒如是生為男子與其徒沈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有契于中者見于何往詰問朋人而言曰崔立帥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色黎明乃召同志黃國元帥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播越輒敢叛亂乃爾我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其誠也乃握手數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相知老僧故不去此爾置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閒人自知老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我教中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顛見而夕死無憾公不加之額曰惟以必中為公實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衆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落馬又何怪焉因強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顯丞相與我作主且呼曰前伍伯呼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鞍時伯淵驂右即拔刀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為賊奴所失隨斃伯淵督黃振等五人實其事大呼曰所誅賊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裂尸祭于承天門下一軍哀號震動天地翌日奔宋恩公在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為不多至于表表獨見于後世者得三人為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陣罵敵不屈如顏某御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事烏古孫亨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如北地王謐甲午正月蔡州陷石丞顏信德死社稷從役者幾千人彼敬邦之死國土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為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非出于素宦位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為國家所知况當易代革命之際雖貴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日蔑視縻軀手誅叛逆號祭土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冠仇孤軍出手傳骸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與李愬伯淵野也或云燕趙寶坻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忠烈上
不得遂欲殺殺瑜瑋又數為斥希願所辱乃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姿容深沈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以都尉權面元帥初反時與瑜瑋等合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日晚伯淵等燒外封立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獸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款騎住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過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

王府立辭數匹伯淵必欲殺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
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
七者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墮馬
死伏兵起元帥黃綱三合殺施秀折希顏後至不知
見立墮馬謂與入門欲前解之隨為軍士所傷被創
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保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
之否萬口齊應曰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
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敬之
三尸挂關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為其
所奸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
花兒賜丞相鎮下帳下士○齊東野語端平元年七
月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
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至是乃殺所
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弟兵七百人

逆豎終當餽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
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
合從高勳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

燃臍後漢本傳遺臭桓溫語見京觀漢書翟義傳義為東

天子移檄郡國遣建等七將軍發兵擊義攻義于圍城破
之捕得義尸磔陳都市乃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國城破
築武軍封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浮厲聚之凡五所各
方六尺書曰反虜逆賊建表木高契丹國志太宗會
帝至京師聞彥澤劫掠而鎮之高勳與百姓亦爭投磚疏其
以杖朴之彥澤使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鎮然後用刑勳
命割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
其腦取髓其肉而食之

望王李歸程案此指王百一李仁卿移居詩云

一褐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見歸途虞卿仲子死
不朽石父晏嬰今豈無義士龍沙元咫尺疊臣駒
隙自舒徐何時斗酒歡相勞驚看燕家頭白烏

虞卿史記本傳卿以魏齊之故不重卿相之印與仲子又

客傳嚴仲子以黃金百鎰為壽政母壽曰聞足下義甚高故進
百金者以交足下之驥敢有求望耶及政以刺侯累自決人皆
曰仲子可謂知石晏又管晏傳越石父賢在縶繼中晏子贖
人能得士矣之歸弗謝入問久之石父請絕曰吾聞
君子誦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知己而無龍沙後漢班超傳
禮不若在縶繼中晏子于是延為上客

咫尺龍沙注葱嶺
雪山龍堆沙漠也

秋夜顧氏云此為汴京之難言之郝伯常辨磨甘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邨春雷謾說驚
坏戶皎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
夢寄歸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

无夢寄歸魂甲午除夜附李俊民鶴鳴集聞蔡州破詩不周力權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
麴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
昌五十年甲子兩週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吳天

灰然漢韓安國傳死灰不燄餅晉隱紀京師餅甚人相食
供膠船帝王世紀周昭王濟漢船人惡之神功史太祖紀

甲子歲為言國初種人舉饒惟祝百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處家今年癡坐轉堪嗟一冬殘雪不
肯盡連日苦寒殊未涯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
記上林花殘魂零落今無幾乞與春風惱鬢華

重碧杜甫詩重碧荔枝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懶隨能醫病頰肥鸞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
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煮酒青林寒食過明妝高

燭賞心違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懶隨拾遺記吳縣和舞水晶如意傷謝夫人類
醫曰得白懶隨和琥珀屑敷之當滅痕

三仙祠

三仙祠下往來頻憔悴征衫滿路塵蕭鼓未休寒
食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碾破平
田綠已勻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案輔之當即李天翼仲庸
僅見三十九卷與白兄云
近得仲庸書報未詳其姓考下詩云有懷李郭二公
又河汾詩曹益甫有送李郭二子還鄉詩是仲庸或
侯考

驂騑爭道渺翩翩誰遣風塵失壯年四壁舊聞懸
聲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淋浪別酒青燈夜滅沒孤
帆落照邊想得還家過春半故都喬木滿蒼煙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

案濟南行記云東入
水欄欄之水名繡江
周圍二四十里

荷花如錦水如天狼籍秋香擁畫船長白風煙最
瀟灑外臺賓主重留連勝遊每恨隔千里樂事便
當論百年咫尺西州兩詩客不來同作飲中仙

送杜子

案濟南行記云約仲
梁俱東當即此時事

洛陽塵土化緇衣又見孤雲著處飛北渚曉晴山
入座東原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深谷高
陵萬事非轟醉春風有成約可能容易話東歸

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
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
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庵吾欲送華顛

送杜招撫歸西山

杜招撫為黃冠師○案官紀元
光元年十月庚寅徙彰德招撫

使杜先軍于衛州張開傳林州亂
逐招撫使康應推杜先為招撫使

少日先聲懾虎狼只今騎馬欲雞棲邯鄲枕上人
初覺秋水篇中物已齊父老樵漁知有社將軍桃
李自成蹊因君喚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騎馬

杜南詩避人焚諫
草騎馬欲雞棲

寄欽止李兄

中州集李獻甫傳兄欽止欽若皆中
朝名勝○歸潛志李欽叔傳從兄欽
止獻甫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從兄欽若屬誠欽
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元史李治傳世祖在潛
邸遣使召仁卿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今儒生有如
魏璠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又等皆有用之
才○本集十卷各詩又和解詩十一卷寫真詩二十
五卷贊皇太君銘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三十九卷
寄耶律書新樂府又有流溪沙詞○歸潛
志定齋居士李獻卿欽止有歸潛堂詩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衮衮便當隨
世路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荆棘千年後金馬衣
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時攜手哭春風

兩禿翁

蘇軾詩顧張雲州
醉素兩禿翁雲州
仁縣貞祐二年升雲州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
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渴
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斜封

唐書選舉志中宗時韋后及太平
公主用事降墨勅斜封授官數千
獨有太白
配殘月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史京紀正大元五年五月
詞賦進士王龜以下五十

人及第○樂志哀宗遷蔡天興二年七月丁巳太祖
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于乾元寺左官徽
使溫敦七十五奏當用樂上曰樂須太常余何七
五曰市有慶樂可假用之權左右司員外郎王鵬奏
曰世俗之樂豈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名臣事略
曰名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仁居保定歲甲辰召居
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翰林國史院詔從
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太常徐公
撰墓碑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

詞賦有聲揚屋年十九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
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
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
釋褐賜緋授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
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廉司
以治聞遷同知中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
艱金主遷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
林脩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蔡
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輩之北渡館于保州十餘年
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元史張柔傳汝南破一小
校縛一人至貌獨異柔問之金狀元王鶚也解其縛
待以賓禮○本集三
十九卷奇耶律書

翁仲遺墟草棘秋蒼龍雙闕記神州只知終老歸
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
見海西流眼中二老風流在一醉從教萬事休

翁仲柳宗元詩伏波故道風
烟在翁仲遺墟草樹平

別王使君丈從之

本集墓銘公諱若虛字從之姓
王氏襄城人幼穎悟若夙昔之
文字間者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鄭州錄事歷管城
門山二令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同
知制誥正大初遷平涼判官召為左司諫轉延州刺
史超翰林待制遂為直學士京城破後微服北歸得
壽七十公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
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有味
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
周泐四座使人愛之而不忘也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
今夕玉堂人物記升平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
風四座傾別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寄汴禪師師舊隱
濟源

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齋粥空疎想
君瘦冠巾收斂定誰公夢魂歷歷山間路世事悠
悠耳外風見說懸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鄰翁時
汰

冠巾逐釋老家甚急故
有冠巾收斂之句
韓愈詩我欲
收斂加冠巾

衛州感事二首

地志河北西路衛州○白微傳宣
宗南渡移州于宜邨築新城于河

神龍失水困蜉蝣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沈牛
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
枝十二樓欲就長河問遺事悠悠東注不還流

白雲鄉飛燕外傳我不能效
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師不知江令還
家日何似湘纍去國時離合興亡遽如此棲遲零
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闌干有所思落
日

江令

梁書江總傳侯景之亂避難嶺嶺累年至會稽郡
望蘇門地志河北西路

諸父當年此往還客衣塵土淚斑斑太行秀發眉
宇見老阮亡來尊俎閑出岫暮雲歸有處投林孤
鶴杳難攀湧金亭上秋如畫興在青林杳靄間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八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九

施國祁北研箋
烏程 炳枕山校

七言律詩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飛來崑閬山
山家茅屋翠微間
雞豚鄉社相勞苦
花木禪房時往還
結習維摩經語見傳燈錄三宿後漢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負半生閑長河一葦人
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飲鶴池邊萬木稠
養龍崖上五峯秋
藤垂絕壁雲添潤
澗落哀湍雪共流
田父占年驚玉旆
詩仙留迹數崑丘

西風落日山陽道
空對紅塵憶舊遊
飲鶴池在崑山養龍崖在五乳峯下

崑邱中州集王涯詩後附仙人詩有句云崑邱陽燄非無角綺傳元鼎以來虛崑邱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臥屏
并州孤客倚高城
十年舊隱拋何處
一片傷心畫不成
谷口暮雲知鄭重
林梢殘照故分明
洛陽見說兵猶滿
半夜悲歌意未平

一片高瞻金陵詩句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本集三十四卷清真觀記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云云亦是

王後盧前舊往還
江東渭北此追攀
百年人物存公論
四海虛名只汗顏
詩酒聊堪慰華髮
衡茅終擬共青山
相思後日并州夢
常在瑤林照映間

王後唐書楊炯傳我與王後居王後號在盧前江東杜甫詩渭北春天

太行醴秀在山陽
嵇阮經行舊有鄉
林影池煙設

清供物華天寶借
餘光承平故事嗟
猶在雅詠風流豈
易忘稍待秋風入
涼冷百壺吾欲醉
籌堂河內賢有七

羊腸坂

北史崔暉傳子暉大業四年從駕往太山詔問暉何處有羊腸坂暉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羊腸坂帝曰非也又曰臣按皇甫士安地書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曰是也

浩蕩雲山直北看
凌兢羸馬不勝鞍
老來行路先愁遠
貧裏辭家更覺難
衣上風沙數憔悴
夢中燈火憶團圓
憑誰爲報東州信
今在羊腸百八盤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此縣先隴城府君泰和路澤州高平縣陵川縣○本集三十七卷南冠錄引余生七月出繼叔氏龍城府君

列宿澄明墨綬尊
中臺良選到名門
來時珥筆誇健訟
去日攀車餘淚痕
一片青山幾今昔
百年華屋記生存
泰和遺老今誰在
向道甘棠有子孫

列宿晉天文志郎華屋晉謝安傳生存處

鈴閣文書到酒卮
諸曹小吏亦抄詩
座中佳客無虛日
簾下歌童盡雅辭
棠棣有花移舊巧
櫻桃和露鞦韆繁枝書
郎零落頭今白腸
斷荷衣出拜時

棠棣當時事

棠棣續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棟棠枝爲剪綵花者燈籠家僅乞之供于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夜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棠棣皆作花真寶相半先生人會宴示之以爲文字之祥因賦瑞花詩余年始十五矣

荷衣

幽閑鼓吹李賀七歲能誦章句皇甫注聯聯進門賀總角荷衣而出賦高軒過下筆立成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黃華松調新道眼點開言外句禪心說破劫前華山中跋聖無爲客林下逍遙自在人不犯清波垂釣處臥龍隨手出龍津○本集三十七卷語錄引

行行汾沁欲分疆
漸喜人聲挾兩鄉
野谷青山空自繞
金城白塔已相望
湯翻豆餅銀絲滑
油點茶

心雪藥香說向阿師應被笑人生生處果難忘

太原地志河東北路太原府

夢裏鄉關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
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
蕨此生休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

眼明韓愈詩頹水崧山刮眼明

外家南寺在至孝社子兒時讀書處也○舊唐書張

為復禮鄉至孝里案先生母張夫人或即其裔耶○本集四十卷有別業上梁文新樂府有外家種德堂

浣溪沙詞

鬱鬱秋梧動晚煙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
深谷愁裏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
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偏依舊僧窗借榻眠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吳中富貴家秋風吹送洛陽花真妃鏡裏春
難老玉女車邊日易斜紀瑞定誰增舊譜換根元
自有靈砂來遲不及西堂宴猶想分香入棣華周有

棣華堂

玉女車劉禹錫玉蕊花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

華新樂府有周帥棣華堂紫牡丹詞

桐川與仁卿飲敬齋古今註云向寓寧縣之桐川

文集序云先生北渡隱寧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門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為樂雖飢寒不恤也

蕭蕭茅屋繞清灣四面雲開碧玉環已分故人成
死別寧知尊酒對生還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
留天地間海內斯文君未老不須辛苦賦囚山

風流二句又見後無

正始晉衛玠傳謝靈運重外相見所

囚山柳宗元有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地志河東南路懷州

修武縣有濁鹿城○秋澗集河內修武縣重修廟學記如近代進士張夢弼郭軫張袞邵文東趙尚賓文

采風流照映一時云

廢邑蕭條落照邊山陽遺迹世空傳肺腸未潰猶
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然負鼎運來元有力考槃人
去更堪憐因君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

官園探梅同康顯之

東平新學記署鄉先生康顯之儒林祭酒本集三十卷宣武表府學

柳麥榆椒寂寞邊儘饒梅事得春偏留殘瘦骨猶
堪畫未展幽香已可憐千里移根自何許數枝臨
水記當年開時重約花前醉試手東風第一篇

柳麥馮延登春雨詩已見鶉黃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驚飛掣臂鷹只今癡鈍似秋蠅耽書業力貧
猶在涉世筋骸老不勝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
雪短檠燈一餅一鉢平生了慚愧南窗打睡僧

臂鷹朝野僉載蘇味道王方慶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

其故曰得霜鷹俊餅鉢貫休詩一餅一鉢垂垂

別康顯之

王川文字五千卷鄭監才名四十年誰謂華高吾
豈敢耻居王後子當然河亭笑語歸陳迹里社追
隨失後緣後夜并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流連

玉川盧仝詩三樹搜枯腸

寄楊飛卿本集三十七卷

客夢悠悠信轉蓬藜牀殷動晨鐘西風白髮三
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雁乾坤多

事泣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慚愧雲間陸士龍

三千丈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如許長

雨夜

夢裏孤蓬雨打秋茅齋元更小於舟無錢正坐詩
作崇識字重爲時所讐千里謾思黃鵠舉六年真
作賈胡留并州北望山無數一夜砧聲人白頭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天山曾望使車還官柳青青此重攀去國衣冠元
易感中年親友更相關籬雲自可無千里隱霧難
教見一斑海內文章在公等兼謂李主簿仁卿不應空老道
途間

籬雲漢書禮樂志天馬歌籬浮雲曉上池

別張御史特立字文學○史本傳

晚學天教及老成翰林詩裏羨鴻冥馮內翰大贈御史詩有鴻冥維

勞紆直筆御史見貽之作過有褒拂絳帷無復與橫經祗應千里

并州道常並虛危候德星

銅墨漢官儀邑宰銅章墨綬秩六百石華哀穀梁序一字之褒榮于華哀

出東平

老馬凌兢引席車高城回首一長嗟市聲浩浩如
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潦倒本無明日計往來空
置六年家東園花柳西湖水剩著新詩到處誇

東園案園在東平十卷有晚眺探梅詩西湖案湖即濟南之大明湖

再到新衛地志河北西路衛州河平軍大定二十六年以避河患徙于共城二十八年復舊治

貞祐二年七月城宜邨三年五月徙治于宜邨新城
以昨城爲倚郭正大八年以石登其城○高霖傳貞
祐二年爲都水監請城宜邨爲衛州以護北門上從
之○白撒傳正大九年正月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

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于宜邨渡梁新
城于河北岸去河不數武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
歲屯重兵于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遂爲大
兵所據○五行志宣宗貞祐元年時衛州有童謠云
團團冬半寒食節沒人烟明年正月元兵破衛
州遂徙城矣又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
有影在沙上如舊衛州城狀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元史輿地志宣宗貞祐元年時衛州有童謠云
軍于新衛以自固恃爲北門○郭侃傳壬辰金將
白撒復取衛州侃拒之破其兵四萬于新衛州

別冠氏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東舍茶渾酒味新西城紅豔杏園春衣冠會集今
爲盛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
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

杏園即紀子正家

入濟源寓舍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霜遺編墜簡文
章爛糲食麤衣歲月長奮迅舊嫌扶老杖龍鍾今
屬負暄牆睡中刺刺聞人語季子金多過洛陽
負暄杜甫詩杖藜尋巷晚炙背近牆暄

鎮平縣齋感懷

內鄉縣界五十里南至鄧州界四十里北至南陽縣
界五十里○史宗顏合達傳楊沃衍東還會大軍于
鎮平元史地志南陽府金升爲申州有南陽鎮平二
縣續表堅志王賈陰德云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案
地志鄧州文下關載升州立縣事當補別詳二十卷
夾谷碑○本集十一卷有覓酒寄筆書事寄家四詩
新樂府有罷鎮平歸西山草堂清平樂詞

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
誰解擊缶鳴鳴卻自驚老計漸思乘欸段壯懷空

擬謾崢嶸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

頭顱蘇軾詩四十頭顱出晉殷浩傳浩被黜放口無怨言鳴

鳴耳熱仰天拊而呼焉鳥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前入卷有

晚景蕭疎畫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鮮明獨向霜

露見爛漫卻隨蒿艾生南國騷人知有待西風蝴蝶

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處安得芳樽與細傾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墓銘公已

事為憂難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

權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

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

終于私第時軍國多故殫祭不及大夫士相弔問里

細民亦知有邦國珍瘁之數越二

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

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

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

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草詔唐陸贄傳贄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

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

舉城痛哭其感如此

四哀詩

李欽叔史徒單兀典傳天興元年九月元帥完顏忽

河中總帥府經歷官李欽叔能充左右司員外郎欽能

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山寨安撫軍民十月忽

斜虎赴南陽以阿不罕奴十刺權參知政事時趙偉

為河解元帥屯金鵲堡軍務隸陝省行省月給糧以

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省札令俾計置兵食權能月

給十月俸軍食又盡屬白陝省云無糧可給權能請

其軍言我與李員外郎有隙坐視我軍饑餓不為存

恤十一月俸密遣總領王茂軍十三人入陝州匿

赤縣神州坐陸沈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
生耻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
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金湯文選王融策秀才文同衾案指孟

冀京父中州集冀都事馬錫字京父龍山人崇慶二

年進士調沈丘簿與縣令者不相能依令以

賊敗疑京父發之乃賂權貴誣京父以賓客依託

之事坐廢十年朝臣薦其才者積數十人終為錢曹

所礙居襄邑郡使者起之區旁近諸縣所至有父母

之愛農田治許昌又為主事區饒饒上下千餘里

不露聲迹而條畫次第皆具雖饒饒米鹽若不足經

意者問之即應如指諸掌一時吏如康伯祿李欽止

諸人多自以為不及也正大中嘗路諸公極力辨其

被誣乃得以常調守扶風丞召補省掾不就歸德奏

之變家人勸京父為京父相得幸諸公間希長子

父問賊入禁中否曰京父相得幸諸公間希長子

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幸諸公間希長子

弟之義而不自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諸公間希長子

六歲澤長四歲欽叔京父相得幸諸公間希長子

之八月年四十八欽叔京父相得幸諸公間希長子

歿於其年十一月年四十一京父相得幸諸公間希長子

年四十二蓋不三三而五五而九者惟不肖在耳今日

錄諸君子詩感念平昔不覺流涕之破面也○歸潛

志冀馬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

大興魁入太學有聲朝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

皆為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

吏為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

所乘坐再調考祐二城皆主簿又以前過終

不得京官朝上屢薦之為當途者所阻居間日與諸

公宴游京朝上屢薦之為當途者所阻居間日與諸

為都事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璘同見歸德時經

三○史石盡女魯歡傳正大九年二月守歸德時經

歷冀馬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傳極力守歸德時經

拔○官奴傳官奴都事冀馬錫赴水死歸德受兵

禹錫為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免不從見害○案京父少遺山二歲歸潛作殯年四十

先公藻鑑識終童曾拔岷山玉一峯不見連城沽白壁蚤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弔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南雲

唐忠義傳南雲少微賤為人操舟雖陽被雲萬死一生者無敢應俄有吟鳴而來者乃南雲雲也

李長源

史文藝傳李汾字長源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問極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

諫議官既而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必陽仙令總師王德道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年未四十○中州集王元粹哭李長源詩十月西來始哭君山中何處有孤墳以才見殺入皆惜物能全我未聞李白歌詩堪應詔陳琳書檄偶從軍窮途無計酬知己會待昇平錄舊文○本集二十五卷蓋然銘云長源死西山獄中○案長源述史詩序正大庚寅行年三十有九必陽之死當在天興壬辰三月年四十已詳一史傳承歸潛之誤作年未四十非也○已詳三卷

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亡陝府兵方為騷人箋楚些更禁書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黃祖安能貸禰衡同甲四人三橫實此身雖在亦堪驚

石苞

晉孫楚傳參石苞軍事自負材氣頗侮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卿深察武帝雖不欲顯其罪然

黃祖

後漢文苑傳禰衡每侮劉表表不能容送黃祖作積年黃祖書記後祖在船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題詞之乃熟視曰死公云等

王仲澤

史思烈傳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援即與仙

謂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于不得已乃入援然仙等皆思烈之舊也思烈入京不聽仙策于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涯乃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為不多兵事當共謀思烈曰疑其與仙有謀幾斬之涯自以無愧于內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涯歿于陣涯字仲澤後各仲澤太原人性剛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隨字畫清美有晉人風少游太學長于詞賦登興二年進士第為時帥與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時望陵令有治蹟入為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劉敏給宋人重之及還為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鄆州以涯為左右司員外郎從行○白華傳正大六年年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面諭之云云

○交聘表哀宗正大七年以寧陵令王渥往宋議約再往不成○已見八卷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幕下簞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牘褒忠義誰為幽魂一發揮

籌邊

唐李德裕傳節度使劍嵇紹晉忠義傳紹以天子蒙塵于瀋陽百官待衛莫不潰散紹獨端冕以身捍敵兵交御前飛矢雨集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衣天子深哀數之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珠真見抵深淵巨鰲有餌雖堪釣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妬七言詩好世空傳傷心鵲鵲洲邊淚卻望西山一泫然

天也妬

歸潛志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任籍視布衣諸生遽謁見在位者相報復其希其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可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書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又鵲鵲洲庚信賦落帆黃鵠之交訟于官士風輕薄至此

鵲鵲洲

庚信賦落帆黃鵠之交訟于官士風輕薄至此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

龜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舊青青女有功加粉澤素娥無意惜娉婷微雲河漢非人世太古鴻荒見典刑剩著新詩記今夕年年來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晃漾入危闌萬象都歸一色看搖筆尚堪凌浩蕩舉杯誰與慰荒寒化成銀界清涼近散盡冰花碧海乾後夜霜空月輪滿可無秦女共驂鸞

杏花二首

庚子歲南庵賦

芳樹春融絳蠟凝春風寂寞掩柴荆畫眉盧女嬌無奈齟齬孫孃笑不成已怕宿妝添蝶粉更堪煖藥闌蜂聲一般疎影黃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舞定二年進士釋褐博州聊城丞未赴時陝西行臺
據權大理丞王慶陽安化簿尋時陝德令再辟安化
今補書都省據運轉運判官京城守府再辟安化
十年歸長安嗣後自晉不能視書使其子講誦而朝
夕聽之以自樂戊午十月四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九
子以恭懿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于朋友而
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能行古道治喪一從公遺命
所司馬氏朱氏考訂古禮獨得禮葬有子如此為
不朽矣○元名臣事略太史楊文公名公名懿字元
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三年召至京師云云○
姚燧楊公神道碑公以正大乙酉生童而讀書識
強敏于天平時雖困險阻未嘗忘地其業年十七
于歸德于天平雖困險阻未嘗忘地其業年十七
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
經目而究心者握衣之徒戶外滿屋橫經入問為折
疑義源流其詞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指
紳友中大夫者馳書交譽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著
述取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
與存亡理亂得失于數千百年之中年二十四始得
朱子集注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
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
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門矣

書林頭白坐吟呻青佩橫經更幾人總角未逢韓
吏部伏膺先就楚靈均岳蓮盡發三峯秀玉樹初
含二月春看取楊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

零落樓遲復此遊一尊聊得散羈愁天圍平野莽
無際水遶孤城閑不流元是深字如幾柳意漸迴淮
浦暖雁聲仍帶塞門秋登高望遠令人起欲買煙
波無釣舟

答公茂神明之後至今東上閣門使甥生閣門祗候
字公茂自推弱一力于學遷許自期甚高宋內翰九
嘉有重名方居許折行位與之游王辰許城被圍州
版公重資庫使與圖夜直四鼓聞聲外嘆曰人獻東
門出索之無得則曰我嘗遺兵河朔鬼物云然宜其
吾家乃相與歸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盡飾襲銀根
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數軍將蕭姓者入家盡
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拔人無殺
吾故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
傳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歲兄稱

文昌除目入驚看似覺規摹到漢官冀北已空天
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黃圖赤縣風流在碧落銀
河病眼寬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應許駐金鞍
冀北韓愈雜詩伯樂一過冀
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升平隋天文志太平日行
上道升平日行天道

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纔
容膝驛路旂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重敵寒直
欲禦羊裘十年紫禁煙花繞此日雲山是應州
馬重北史康斛薛傳北極于海難
畜馬而不乘資渾酪以食

應州寶宮寺大殿濕然集諸旭公禪師住應州寶
宮寺疏云孫枝出自萬松中便
正今日不妨鼓動却前風
縹渺層簷鳳翼張南山相望鬱蒼蒼七重寶樹圍
金界十色雲華擁畫梁竭國想從遼盛日閱人真
是魯靈光請看孔釋誰消長林廟而今草又荒

雲華升庵集金國仙人王子可詩多用雲華字見中州集元
好問詩劉雲華雲華月秋又寶宮寺聯云七重寶樹開
金界一名雲華繞畫梁雲華文也又石文似雲
亦曰雲華古三墳書日雲亦雲月雲素雲
治西佛宮寺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勅立有釋迦塔高三百六
十尺圍半之六簷角上下皆巨木為之層如樓閣於曉宏敞
林廟河汾詩曹金甫有
應州廟學釋奠詩

懷安道中寄懷曹徵君子玉地志西京路大
同府懷安縣○
本墓銘子玉名珏磁州滏陽人余始見于方城介于
王仲澤乃定交年長余十七歲以兄事之正大末以
薦徵會兵罷○詳
二十四卷墓表
赭水歡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義熙留在陶
元亮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瞻
腹見褒衣祝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鄰牆白版扉

衰衣漢雋不疑傳衰衣大裙也殘年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忘辰追懷河汾詩麻革信之密國公

挽詞鬱鬱佳城閉關謝絕開風悲信陵墓雨入孝王臺萬古傷梁壞千年望鶴來平明關門外蕭鼓不勝哀漢制隆恩禮周封列屏翰人知尊帝貴我但識需冠零落傷蘭桂孤高嘆鳳鸞從今門下客長缺向誰彈○已詳三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理

泉壤落月無言滌屋梁秘閣圖書疑外屏謝家蘭

玉記諸郎靈均漫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公墓

今爲亂家所迷故有上句

遺後杜甫詩一哀三嘆暮貴後見交情

感事

本集三十九卷各耶律成仲書云癸卯之冬嘗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謫百罵與渠輩無血讎骨恨而乃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友戚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而試不測之淵乎案先生北渡後會爲蒙古相耶律楚材父金右丞耶律履作神道碑凡二千餘言詞事相稱極見材力而燕中人以先生不應當筆故有此謗罵詩中語極道悔恨之意與答書合

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浙米向矛頭血讐此日逢

三怨風鑿生平備九流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鉗真

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士鐺頭醉死休

矛頭顧愷之傳桓靈寶作危語曰矛頭漸米劍頭炊

三怨列子孤邱丈人曰人有怨子知子之乎爵高者

鉗漢楚元王傳申公曰釃酒不設楚人將鉗我于市矣

力士鐺李太白詩舒州杓力士

瑞氏○案新樂府水調歌頭注云賦德新王丈玉溪漢在崇高貴莊兩山絕勝處也詩中詩翁卷五語意合而諸刊本題下並有小注瑞氏二字第瑞氏屬河南路澤州豈別一玉溪耶

邂逅詩翁得勝遊煙霞真欲盡崧丘玉溪如此不

一到今日曠然消百憂林影蒼茫開霽曉岸容瀟

灑帶新秋酒材已辦須君釀要及西風入釣舟

華不注山濟南作

元氣遺形老更頑孤峯直上玉孱顏龍頭突出海

波沸鰲足斷來天宇閑齊國伯圖殘照裏謫仙詩

興冷雲間乾坤一劍無人識夜光芒北斗殷

岳解元生日邦獻○案日當作子本集十卷有甲岳家千里駒詩續編有岳邦獻壽詩

天日晴明見岳時只君消得謫仙詩鶯花到處供

杯酒霜雪何緣點鬢絲已辦紫雲新活計又添驥

子好男兒扶屈里杜牧分務洛陽李愿罷鎮閑居聲妓豪侈高會朝客杜牧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會也

紫雲唐詩紀事杜牧分務洛陽李愿罷鎮閑居聲妓豪侈高會朝客杜牧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會也

倚梯從昔望煙霄七葉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車

歷鹿功名惟有鬢飄蕭勤如韓子初無補晚似馮

公豈見招五十三年等閒裏一窗風葉雨蕭蕭

七葉宋史恩傳傳七葉韓子韓愈解業精于勤荒于嬉馮公史記馮唐求賢良舉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子遂爲郎

晨起壬寅正月九日

鐙火青熒語夜闌柴荆寂寞掩春寒歡悰已向杯

中減老態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須惟藥物一錢不

直是儒冠掣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時欲

多病少陵一錢漢灌夫傳生平毀鯨鯨杜甫詩或看翡翠程不識不直一錢鯨鯨蘭若上未掣鯨魚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狼籍麻衣見酒痕憶君醉別柳邊邨離愁擾擾理

還亂來事悠悠誰與論漳海漸添春浪闊冰崖惟

覺暮煙屯人間底似三峯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酒痕韓偓詩惜春連日醉昏箭括少陵

風華漠漠水迢迢長記金鞍入灞橋鬢鬢而今滿

霜雪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函谷青猶峙春動長

陵紫未消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羽毛杜甫詩萬古射虎李廣事見漢書本傳

感事本集三十八卷開闢真贊序云與定初以詩文見開闢公若以為可教當有所成樊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笑雷御史希顏李內翰飲叔為元氏黨人公不之

正指此事

舐痔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吞飢蛇不計撐

腸裂老虎爭教有齒存神聖定須償宿業債家猶

足褫驚魂且看含血曾誰嘆猪鬣關頭是鬼門

舐痔莊子秦王有病舐痔者得車五乘猪鬣關頭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後反為人所作猪鬣關世謂郭有猪鬣關自此始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老天黯慘入平蕪朔吹崩奔萬竅呼雪意旋裝行

路景詩家新有入關圖地爐圍坐慙田父絮帽衝

寒怨僕夫故國煙花重回首蜀橙山麝記金壺

將上書華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史胥鼎傳興定元年

正月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賈明府已見八卷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

幕府不妨幽夢落蓬窗驚鳥繞月枝難穩羸驥嘶

風氣未降愛惜平生請纓手一簑休憶弄秋江

小杜唐本傳牧為人剛直有奇節自負經濟材略敢論大老事其通古今善處成敗人皆不及注孫武子十二篇

龐襄陽記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統德公從子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

羸驥晉桓溫傳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請纓見漢書

春寒

遺山詩集 卷九

草木荒城屋數椽春寒閭巷益蕭然僮奴樵爨頭

如葆稚女跳梁履又穿白石鯉魚空尺半朱門食

客自三千松枝塵尾山中滿去去南華有內篇

頭葆漢書燕王旦傳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動苦至矣鯉魚南齊書鮑叔牙之鮑叔牙有鯉魚長尺半黃

續上且休息我將拾汝相齊國

卽事商卿國器見免從軍

逋客而今不屬官住山盟在未應寒書生本自無

燕領造物何嘗戲鼠肝會最指天容我懶鴟夷盛

酒盡君歡到家慈母應相問為說將軍禮數寬

燕領後漢班超傳虎頭燕領會最已見五鴟夷揚雄酒箴鴟夷滑穢

腹大禮數將軍禮數寬

示懷祖中州集崔遵字懷祖北燕人父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進士仕至武安軍節度使事懷祖事繼母孝與人交有終始遲重少語未嘗及人短長少日在太學有賦聲南渡後不就舉遷居松山

二十年課僮僕治生生理亦粗給前輩如趙吏部子文張左丞信南馬亳州叔獻或懷祖大人行皆與之詩酒相往來懷祖喜賓客有蘊藉從容文雅使人久與之處而不厭也嘗有寓少林詩云青山已有十年約卜雪又為三日留其他往往稱是○歸潛志崔遵字懷祖燕人父建昌萬壽鄉名進士懷祖少有詞賦聲所交皆名士屢舉不第南渡輟科舉不為居松山下以讀書作詩為事正大未北兵入河南懷祖為兵所

協令往招洛陽見殺○本集十卷追錄之二又續編寄英禪師詩城中崔夫子老筆鬱盤盤家無僮石歸氣壓風騷壇注云遵字懷祖北燕人並是

憔悴經年臥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鬢先

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狗盜雞鳴皆有鶴長鳬

短果如何乘閑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狗盜雞鳴孟嘗君事鶴鳬莊子鳬經雖短續之則悲

示崔雷詩社諸人

一寸名場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回江山自許供

詩筆糜粥猶能到酒杯賣劍買牛真得計腰金騎

一四三

瓊華 新樂府九日同燕中諸名勝登瓊華故基倚南鄉子云樓觀鬱嵯峨瓊島烟光太乙波真見銅駝荆棘裏摩挲前度劉郎淚更多勝日小婆娑欲賦蕪城奈老何千古廢興渾一夢從他且放雲山入浩歌○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壬午之明年春任燕京大天長觀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為觀丁亥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為萬安宮案注中黃冠所撤指此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疊巘沈沈轉素蟾長松桺桺擁高簷湖山已為新晴好風露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緣良自苦世間除睡更無甜溪堂借宿從今始便約兒童具米鹽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應接紛紛又浹旬枉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閑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川原經雨更無塵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春梅入座新
泚泚猩紅鬧曉晴攢頭真似與春爭舒開楊柳聊相映瘦殺寒梅枉自清粉豔低回工作態絳唇寂寞獨含情畫圖只愛殘妝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密霧輕塵細洒勻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漫供歡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鳥亦相親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奚奴錦 唐李賀傳每日出騎弱馬從小奚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

紫牡丹三首

金粉輕粘蝶翅勻丹砂濃抹鶴翎新儘饒姚魏知名蚤未放黃徐下筆親映日定應珠有淚凌波長恐轆生塵如何借得司花手偏與人間作好春
夢裏華胥失玉京小闌春事自昇平只緣造物偏留意須信凡花浪得名蜀錦浪淘添色重御爐風細覺香清金刀一折腸堪斷綠鬢劉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鏡臺醉中遺下紫霞杯已從香國徧

薰染更惜花神巧剪裁微度麝薰時約略驚移鸞影卻低回洗妝正要春風向寄謝詩人莫漫來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寧僧舍

忘序先生諱欽守縣臣易水人興定五年進士主鄉城簿改白水令北渡隱處國朝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舊讀書大寧山下號大寧先生○本集寄耶律書易水敬欽○地志中都路保州順天軍

蕭蕭風雨打僧窗耿耿青燈對客牀每恨相望隔關塞豈知連日醉壺觴萍蘆味薄堪長久茅屋寒多且閉藏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同情話獨難忘

萍蘆 晉石崇傳崇為客每冬作莊得南朝徐廣體殊不類其為人也

贈答樂丈舜咨

耶律書武安樂慶

舟車何地得通津書疏相忘意更親但愛栢臺推峭直豈知梅賦更清新兩都秋色皆喬木耆舊風流有幾人詩酒陪從約他日雞川已許濯纓塵

栢臺 六帖御史大梅賦皮日休桃花賦序云宋廣平為相婉媚詞及觀其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廣體殊不類其為人也

都運李丈哀挽

有之○歸潛志宣宗喜刑法政尚使特立有之號半截劍○續夷堅志李都運有之高戶部唐卿趙吏部廷玉讀書永平一山寺臘月桃樹為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本集內相碑李之史能

平日剛稜觸禍機老年天遣故鄉歸登車攬轡名空在濯足臨流事已非白鶴會須尋舊約青蠅猶解避餘威 李文毅于壬寅夏六月異香滿室三日蠅不近 西州正有花千樹淚盡羊曇醉後衣

登車 後漢范滂傳登車攬轡羊曇西州門事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贈答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余少日從之

學科舉

元文類彙纂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碑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鬱重狀貌瓌奇為學凡五十六年制詞賦摩挲磊砢而直廉栗而輝灑淵博景日殊月異極芳雋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雷風斯文陶治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時川駭天游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莫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陵川集原古上元學士詩云作噩建子月投我以照乘當節指也詩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覺英靈賦予偏文陣自憐吾已老名場誰與子爭先撐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閑了蔡邕書籍待渠傳

蔡邕

三國志王粲傳嘗見蔡曰此王公孫也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呂國材家醉飲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長嗟虛傳庾信凌雲筆無復張騫犯斗槎去國衣冠有今日春風桃李是誰家螺臺剩有如川酒甃爲紅塵拂鬢華

斗槎

宋之問詩氣有冲天劍星無犯斗槎

洛陽

案中州集雷希顏有洛陽同裕之欽叔賦詩而先生此詩非和作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沈已爲操琴感衰涕更須同輦夢秋衾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覆蒿萊丹碧果何心

操琴

孟嘗君事見史記

同輦

李賀歌臺城應教人秋食夢同輦

蒸土

晉載記赫連勃勃傳以此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

中郎也東坡誤用先生仍而不改

過三鄉望女几邨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

二首

案此爲先生北渡後重過河南作

雲際虛瞻處土星案頭多負讀書螢筆端有口傳三篋石上無禾養百齡從昔葛陂終變滅祇今韓

嶽漫英靈因君重爲前朝惜枉破青衫買一經凡山士人謂之韓岳

三篋

漢張安世傳武帝幸河東嘗上書三百齡盧全詩百篋詔問莫知惟安世識之具記其事

百齡

韓嶽中州集辛敬之送裕之往許昌

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誇棄擲泥塗豈天意折除時命是才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衰涕落煙霞

萬山

中州集敬之傳注三鄉光武廟詩云百錢二句已見萬山青繞一川斜到其處知爲工也

衰涕

韓愈題蕭郎中舊堂詩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窮辛

爲鄧人作詩

再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違攜盤渭水空流涕種柳金城已合圍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似故鄉歸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

贈張主簿偉

江岸墳荒草棘秋朱陽南下重君憂弓刀近塞人煙少林壑經霜虎迹稠究竟畏途知有漸激昂高義報無由從今弟妹通家了莫向瓜田認故侯

朱陽

地志京北路魏州朱陽縣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十五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王母未信羈魂似粵阡柳時爲顧存慙吏報先夫人時致祭偶成期會殆天憐馬范一師遠在千里外荒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泫然

寄劉繼先

靜修拾遺先生世雜事記君諱述字繼先金從親南渡君早有大志穎悟絕人十六歲舉于變二十六遭壬辰革命飢險備嘗北渡至安平二親連

喪吾母病篤先生護柩扶疾重至鄉土田園盡非我有環堵蕭然宴如也遂刻意于學大難之後無書可讀求訪百至十年之間天文脉數陰陽醫方之書無不通性學史學尤所喜者其書皆手所體錄往來燕趙間交游皆父行之天下名士時耶律中令君執政翰林承旨王公百一以名士薦之中令欲用而不就後至順天隱居教授杜門絕交萬事置之度外惟以教子爲事日給子四十未有子嘗語人果無子則己若有子必令讀書我今教子亦將以成吾之志而已性不喜酒好長嘯游易州諸山當秋風木落之下危坐終日時作一曲其聲雖冲澹蕭散而其愀然之危不能忘者亦時見之然其竹冠葛服雍容樂易人謂或指明事體或推究世變必待其驗而後服中左三部尚書劉公才卿辟爲武順令未幾以病辭居真定北潭至元四年九月還順天明年十月十一日病革明日卒于客舍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容城縣溝市里之西原○張子和儒門事親商水縣白堤酒監單昭信病瘵泄此邑劉鑑先命子藥之或是○本劉鑑二十三卷楊奐碑云君初蒞政招致名勝如太原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攜一慨然
楚客登臨動歸興謝公哀樂感中年
淒涼古驛人煙外迤邐荒山雪意邊
千樹春風水楊柳待君同繫晉溪船

中年世說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

寄楊弟正卿

官初爲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出爲懷孟路宣撫使明年人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又王文康集云公性聰敏爲人無所不能尤長于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崎嶇大甲申擢進士第選毫自寧遷許昌以教讀爲業正詩送之李大夫嗟賞歸言于朝華偃師令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甫成未幾告弊繁劇而公優爲之方將課稅起公爲經歷官繼而萬戶丑楊公安徵河北復參議公于草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內藏諸用其所裨益爲多及公罷猶時與左丞相公曰赴省議事至己巳已出守懷州公時七十有三矣又楊叔能事言補云楊正卿爲人美風姿尚詞翰避亂河南草娶于籍族中爾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偕老之嗚呼君子哉正卿一第無異千秋瀾金碑陰左友記楊果字正卿之子我正卿一第無異千秋瀾金碑陰左友記楊果字正卿之子我

御蒲陰人詞賦第歷處縣皆有能聲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拜參知政事終懷孟路總管又紫溪翁詩跋云

昔杜工部告子云楊西庵談諧飲傲結之名揚何世而不知其然不自何有竟負天下滑稽之稱楊何人也而僕何淺也○中州集李平南贈詩云道影衰愁天公陰霾慘慘塵濛濛三冬不雪春未雨野桃無恙城合眼春光爲誰作點蕩造物若我哀龍鍾數行墨浪子爲雕蟲補衡不遇孔文舉坡老懶事陳元龍唯之與阿將毋同乾坤萬里雙飛蓬飄飄南北東西風○河汾詩陳子鵬寄陝郡楊正卿西庵詩臨川堂上看飛鴻十載西州一轉蓬親老家貧初有累才疎意廣本無功奸雄頗忌孔文舉富貴何如張長公滿地塵埃浮世狹一帆思駕五湖風還客形容國士心春風鶴髮不勝簪鍾儀去楚衣冠異王粲依劉歲月深歲晚艱危無短策酒酣悲壯動長吟遙憐蘭省楊夫子常引詞二闋○本集十卷感寓詩二十三卷楊果蒲陰楊正卿三十九卷寄邸律書中山楊果○文淵閣書目月字號西庵樂府一冊缺

中隱白居易詩大隱在朝市小隱在邱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東閣少陵句洞庭蘇集安定

爲鮮于彥魯賦十月菊

擢進士第而仕亦連彥仁坦之子以門資仕終于櫟
 陽令濟源盤谷天壤佳處坦父子居其間飲酒賦詩
 悠然塵垢之外至今人以高士目之弟彥魯子忠厚
 今居鄉里○陸水集十月菊得深字詩地偏開較晚
 風勁可能禁雨漬金英淺寒添紫蒂深抱叢無晚蝶
 窺蕊有貞禽留待飄
 零後梅花約重尋

清霜淅淅散銀沙驚見芳叢閱歲華借煖定誰留
翠被鍊顏應自有丹砂秋香舊入騷人賦晚節今
傳好事家不是西風苦留客衰遲久已避梅花

贈答同年敬鼎臣

四海屏山放一頭爭教塵土走東州長身奉米俸
儒飽束髮從君妄尉侯千首新詩工作祟百壺清

酒未消憂悠悠世事今如此付與煙波著釣舟

妄尉侯

案漢書諸安尉尉注安凡也俗本作妄誤中州集耶律履詩一戰得侯輸妄尉長身偉米飽休儒先生句

此本

寄英上人

世事都銷酒半醺已將度外置紛紜乍賢乍佞誰爲我同病同憂只有君白首共傷千里別青山真得幾時分相思後夜并州月卻爲湯休賦碧雲

湯休

僧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寄答仰山謙長老

招隱

木庵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招隱勝於騎鶴上揚州衆狙皆喜茅初熟一鳥不鳴山更幽日暮王城市聲合松風亭上莫迴頭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即閑閑公所

建

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控古榆關下建十丈旗表以五筵廣三之一德戶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樓

京師而來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騎旁午車摧馬賴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懷遠然有去國之悲泉落之山晉陽之泊廣陽之故道并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黯然有懷魂雌蜺半空雄風千里錦綸以清郊塞汗此秋空月寒我續而溫爾縷其單錫于斯斯會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晦客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矣與之

詩翁曾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認醉鄉流水浮生幾今昔高秋雲物自淒涼飛來野鶴聊堪喜望隔長

鯨又可傷賴是風流未全減白頭門客有王楊王時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

河朔訪古記扁鵲廟碑在湯陰縣東南二十里伏道

古柳輪囷欲十圍鵲山祠廟此遺基萬金良藥移造化老眼天公誰耦畸已爲養生誣單豹不應遭網廢元龜半生磊砢澆仍在擬問靈君乞上池

良藥

漢灌夫傳夫身中大創十餘單豹虎食其外注單豹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

寄答商孟卿

竊渺朱絃寂寞心得詩何啻得黃金冷猿挂夢山月暝老雁叫羣江渚深異縣五年仍隔闌荒城連日想登臨書來且只平安了撥觸離愁恐不禁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詩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傾寶劍沈埋惜元振鐵槩豪宕見胡鉦藍田月出多重疊豐嶺霜餘即大鳴後日天山望征騎燕鴻歸處是雲程

元振

唐詩紀事代人郭元振通泉任使使氣武后知其所爲召詰之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

之詩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又云何言中路遭棄捐落手成珍

為酒令餘不釀者以此擊之諸惡少叩首請去鉅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云

留別仲經

來時兒女拜燈前此日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
有數笑談爭遣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
庚更可憐雞柵魚梁一邨落若為還似浙江邊

方病中故有上句

別周卿弟

河汾詩房希白辛卯生朝呈郭周卿段復天出言最忌談人惡入德尤宜去自賢回也屢空趨聖域參乎一唯得心傳佛岐老徑雖高絕不及中庸道坦然○秋淵集遺安先生文集序大德庚子春有叩門自稱奉先郭良弼嚴輔攜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其端予惟周卿先生天姿冲粹內守峻潔自効力學為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少日以外孫行接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遂一第待謀省幕道窮大行○杜仁傑善夫集中秋宿普照喜周卿至詩云久客厭孤寂竟然聞子來夜涼風縮瑟雲破月徘徊薦事休重說新詩且細裁幾年無此夕獨欠兩三盃○案本集二卷有別李周卿詩二十一卷御史表又士李周卿似即一人而此詩周卿弟及三十七卷靈泉序之周卿皆不著姓故引河汾秋淵之郭周卿并善大並錄以俟

晚歲論詩辱見收相從許久重相留苦心亦有孟
東野真賞誰如高蜀州萬疊寒雲度歸雁孤洲春
水澹沙鷗荒城後日思君處風色蕭蕭入白頭

高蜀州

杜甫送高蜀州人日見寄序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任居成都時任蜀州刺史人相憶見寄詩淚洒行間讀終篇未自任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歟又六七年矣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劍老風塵郎君未省曾
開閣王翰何緣得買鄰銀燭對談辭館夜雪梅同
醉浙江春祇應千里東州月處處相逢即故人

郎君

李商隱詩郎君官重施王翰杜甫詩李邕求識行馬東閣無由得再鏡

賀威卿徐弟得雄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九

利市金錢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閭跨牛楊朴空
顛酒秣驥王良已問途桂出孫枝知秀發鳳離丹
嶠亦舒徐明年別作飛黃句來賀君家第二雛

充閭蘇軾詩鬱蔥佳氣夜充閭來賀君家第二雛

原
书
空
白
页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

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炳枕山校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樂府新聲綠綺裘梁州舊曲錦纏頭酒兵易壓愁
城破花影長隨日脚流萬里青雲休自負一莖白
髮儘堪羞人間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纏頭杜甫詩笑時花近
眼舞罷錦纏頭

東園晚眺

東平○九卷出東平詩云東園花柳西湖
水本卷有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詩新
後水龍吟詞

霜鬢蕭蕭試鐸看怪來歌酒百無歡舊家人物今
誰在清鏡功名歲又殘楊柳攪春出新意小梅留
雪弄餘寒一詩不盡登臨興落日東園獨倚欄

十一月五日暨往西張

地志河東北路晉州與
定四年以壽陽縣西張

城隈細路入沙汀絮帽衝風日再經歉歲邨墟更
荒惡窮冬人影亦伶俜林煙漠漠鴉邊暗山骨稜
稜雪外青四十年來此寒苦凍吟猶記隴關亭

石嶺關書所見

宋地志河東路忻州秀容縣
有石嶺關案金屬河東北路

軋軋旃車轉石槽故關猶復戍弓刀連營突騎紅
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蟲沙休自歎厭逢豺
虎欲安逃青雲玉立三千丈元只東山意氣豪

陀羅峰二首

念念靈峰四十年一來真欲斷凡緣鑿開混沌露
元氣散布兜羅彌梵天雲臥無時不閑在樓居何

處得超然殊祥莫詫清涼傳會與茲山續後篇

每恨奇探負盛年松崖今喜入攀緣初驚靈鷲多
飛石更信金牛有漏天鄉國登臨乃如此名場馳
逐亦徒然留詩便與香泉約起本西游第一篇行僧
慧太原

追懷曹徵君

見墓表

生死論交不易忘一回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
蓮社無復題詩寄草堂楚國先賢宜有傳粵阡羈
鬼漫思鄉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

草堂

高適詩人日題詩寄草
堂遙憐故人思故鄉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

見四卷賦
山水詩

鄉社荒殘住不成無端蓬蓽掩柴荆流年又見東
風菜樂土空懷北斗城父老只供留我醉兒童也
喜從君行周侯見說應相笑共隱三泉先有盟東
風

東見本
草堂部

東風菜

證類本草菜生嶺南平澤莖高二三尺葉似杏而
長極厚軟上有細毛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

北斗城

三輔黃圖初置長安城南
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

周侯

即夢卿見後
衛生方序

晉溪

石磴雲松著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瑤疊登通
懸甕白玉雙龍掣迅霆地脉何嘗間今昔尾閭真
解泄滄溟乾坤一雨兵塵了好就川妃問乞靈

弔岳家千里駒

見九卷
解元注

蜀客淒涼土一丘後身還有化身愁靈椿丹桂偶
相值蕙草清霜寧久留掌中玉雪恩憐在筆底雲
煙取次休過眼空華只如此不如無子卻無憂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狼牙路滑馬伶傳老鶴超超欲上征一曲松風寫
幽致九秋雲物愴離情天開員嶠方壺境澗落銀
河月窟聲觀面青山入渠手定誰胸次玉崢嶸

十三日度岳嶺

神岳規模亦壯哉上階絕境重裴回丹青萬木秋
風老金翠千峰落照開川路漸分猶暗澹湍聲已
遠更淒哀石門剩比靈丘遠正坐登臨欠一來

神岳

劉松隱記東則岳神山下屏青松翠柏間隱隱有樓觀又見李谷注

玉泉二首

殿閣峙然四山所蓋玉泉寺也○又云既入寺寺半歲深比經閣多推毀廚堂鐘閣兩崩草翳僧寮多壞址獨萬聖殿完嚴可觀殿中金碧雄麗溢目○又云起尋玉泉泉在西南石崖下如井崖間枝溜滴瀝給薪台上古樹鬱陰頗蕭蕭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秩見僧碑雲藏佛屋晴
猶暗樹近禪窗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險易藜牀偏
與望川宜同時不及髯中令猶得泉名比鳳池

中令泉名

案湛然集和雲漢詩和德新詩題後並云玉泉云玉泉同報故人書寄光祖云爲何偏愛玉泉詩贈景賢云玉泉珍惜玉泉琴又和云一串穿來寄玉泉寄東林云惱人不寄

玉泉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不關渠每因天日流
金際更憶風雷裂石初百里官壺分韻勝千人齋
粥薦甘餘八功德具休誇好玩景臺荒有破除

又新名第

書錄解題前茶水記一卷唐涪州刺史張又新撰本刊部侍郎劉餗無水之與茶宜者凡七筆錄陸鴻漸水品云二十玩景臺登北臺臺花絕頂支峰綠

步方至

元都觀桃花

前度劉郎復阮郎元都觀裏醉紅芳非關小雨能
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妝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
發少年狂一杯盡吸東風了明日新詩滿晉陽

人世初白云

牧之句

徵君少陵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庵英上人

秋香亭嘉靖河南志在唐縣治○木庵見三十七卷詩序

兄弟論交四十年相從旬日卻無緣去程冰雪詩
仍在晚節風塵私自憐蓮社舊容元亮酒藤溪多
負子猶船茅齋一昔愁多少窗竹瀟瀟耿不眠

沐梁除夜

道錄

六街歌鼓待晨鐘四壁寒齋只病翁鬢雪得年應
更白燈花何喜也能紅養生有論人空老祖道無
詩鬼亦窮數日西園看車馬一番桃李又春風

與馮呂飲秋香亭

三子皆吾友之純席生

龐眉書客感秋蓬更在京塵瀕洞中莫對青山談
世事且將遠目送歸鴻龍江文采今誰似鳳
翼地名年光夢已空剩著新詩記今夕尊前四客
一衰翁

之純

即張龍江三十七卷詩集序鳳翼又序云客仲經出龍山貴族

哀武子告

生氣曾思作九原迷塗爭得背南轅梁鴻故事要

離墓衛國孤兒祇樹園舊說布衣甘絕脰今傳史
筆記歸元知君祿仕無心在旌孝終當到李源

僧為

要離墓

後漢逸民傳梁鴻卒伯通等為求葬地于吳要離家旁或曰要離烈士而伯通清高可令相近

樹園

西域記合備國給孤獨長者住王舍城諸佛歸國佛許之歸下勝地惟低陀太子園建精舍

李源

唐李肇傳子源痛父死難無心祿仕誓不婚娶依僧舊野今改為惠林寺祠殿乃其先窆夫嘗觀踐營地為墳

待以

贈李春卿

寶十郎家指顧間因君我亦愛西山丹房藥鏡平生
了禪榻茶煙歲月閑春蠶有情供白墮秋風無力
損紅顏重來已有明年約剩破都城幾往還

禪榻

杜牧詩今日繫絲禪榻白墮 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

味不覺之

甲辰秋留別丹陽

疎疎衰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復此留千里關河動
歸興九秋雲物發詩愁嚴城鐘鼓月清曉老馬風
沙人白頭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龍興寺閣

石墨錦華龍藏寺碑跋云龍藏寺即今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略云真定府治東龍藏寺隋

崇七十一尺閣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略云真定府治東龍藏寺隋
龍藏寺碑跋略云真定府治東龍藏寺隋碑跋略
城王孝儒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力門張公傳
文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於乾德元年龍
之額所由更也今入門有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
有三丈士人目為大佛寺○楊雲鵬陶然集真定龍
興寺閣詩插天飛構鬱嵯峨欄角蕭聲轉暮河孤
去邊滄海閣落霞明處碧山多傷時未遠陳三策
古猶壁賦九歌安得天丁挽天漢到傾京洛洗干戈
○劉因詩登閣詩登鎮州隆興寺閣詩太行鑿甲搖
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少微今在
青雲中初登平地立梓嶺清風西北天門通又疑三

全趙堂堂入望寬九層飛觀儘高寒空聞赤幟疑
軍壘真見金人泣露槃桑海幾經塵劫壞江山獨
恨酒腸乾詩家總道登臨好試就遺臺老樹看

別緯文兄

本集朝列張公墓表云二姪緯緯皆有聲

玉壘浮雲變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沈眼中誰復承
平舊言外驚聞正始音異縣他鄉千里夢連枝同
氣百年心行期幾日休相問觸撥羈愁恐不禁

玉壘

初白云

甯掾端南北上

元張立道傳與侍郎甯端甫使安

馬頭風雪遠相迎颯沓弓刀四十程自是青雲動
高興未甘白髮老諸生書來沙漠燈花喜夢到秦
川煙樹平長句送君還自媿半山已有雁飛行

答定齋李兄見八

小山叢桂姓名香舉世何人得雁行滄海揚塵幾
今昔長庚配月獨淒涼虛勞裴相求白傅正倚源
明識漫郎十載相從未言晚城南泉石有雲莊
白傳唐裴度傳度除第東都名堂曰綠野與白居易劉禹錫酬宴終日源明又元結傳舉

薦于肅宗召問

空山可巨川虛白庵二首陵川集虛白庵詩云

物表不礙亦不礙不礙亦不礙含塵香中無名公雅立作
矯矯神存一室固心死萬化了下視人間世汗濁驚
擾擾客氣賈餘勇浩然還自小紋錦錦裏血肉珠璣
裝金宮壓地軸王觀飛雲杪一朝等黃土閱世
急飛鳥何如此庵中振古一昏曉白雲滿霜樹老月
涵風篠此色與此界味者恒背適荷能反身觀捷徑
明瞭無此色與此界味者恒背適荷能反身觀捷徑
關多少○秋滿集題何鍊師巨川虛白庵詩西風吹
下鏡湖船來作虛山遊世仙採藥遠辭滄海上結茅
歸老白雲邊鑑光應物元無物素貧能言本不言莫
遺碧桃溪畔水暗香流出洞中天鵬雲蹤跡若垂天
收斂都歸一室間塵境夢空祥已止松巢枝穩鳥知
還潭心印月春無跡谷口橫雲意自閑想得翠蘿幽
隱處天風和水瀉空山○輟耕錄何公巨川者京師
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
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和文忠公經歿
于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
才不泯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
比留北使欲何為忠魂久掩孤城館裏詔新鐫
二品碑地下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

舊向章編悟括囊肯隨文木被青黃吉祥止處無
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
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裏江聲撼客牀臨何

人安

天光莊子居泰定者發乎天光

露菊霜茱薦枕囊石泉崖蜜破松黃只緣山遠無
來客更覺心清聞妙香基局儘堪消日晷吟毫真
合染溪光劇談不盡江湖景重與青燈約對牀

松黃本草松花名松黃服之身輕心清杜甫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陵川集靜華君墨竹賦注君姓張氏行臺

公之女元道山之姨姪總管喬君之妻也張公夫人
毛氏墓銘二女長適喬侯之子居幽閑執禮有母氏
之風賦詩彈琴窮物外元內翰以其姨女嘗與之
號曰靜華君又墨竹詩注夫人參洞下禪有省又錄
繡仙人圖詩

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
今夕寶靨羅裙無此聲瀟灑寒松度虛籟悠颺飛
絮攪青冥胎僊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

胎仙黃庭經胎仙三疊舞胎仙

哭樊帥

自倚沈寃有舌存爭教無路叩天閭裝囊已竭千
金賜絕幕誰招萬里魂東道漫悲梁苑客南園多
負壽張孫春風花落歌聲在夢裏能來共酒尊

舌存

史張儀傳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投答數百不服釋南
之歸語其妻曰視吾舌尚存否妻曰舌在曰足矣
園後漢樊豐傳又卿宗元再漢詩欲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寒食王季清

上苑春風盛物華天津雲錦赤城霞輕舟矮馬追
隨遠翠幙青旗笑語譁化國樓臺隔瀛海吳兒洲
渚記僊家山齋此日腸堪斷寂寞銅餅對杏花

送樊順之

弓刀十驛岳蓮洲渭水秦山得意秋王粲從軍正
年少庾郎入幕更風流寒鄉况味真雞肋清鏡功
名屬虎頭寄謝溪風亭上月老夫乘興欲西游

入幕

見南史魏志裴注時操欲還出今日雞肋官屬不知所謂楊修曰夫雞肋棄之如

蜀昭烈廟

吉金貞石志王庭筠涪州重修漢昭烈帝
廟碑記仁者未必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
論人者論其心之何如而成敗不與以仁濟其私者

發於其言見於其事亦仁也蓋竊仁以救天下夫竊
仁者是有大不仁根著於心然竊仁易窮天下而根著
於心者卒不可掩天下之人莫不腹誦而難一時
成功旋與草木同腐矣仁者之心不以其身其家而
以天下故天下之人亦相與誦歌而難一時
生無功於天下之人莫不腹誦而難一時
兩咄咄而風雲咫尺萬里朝夕千載此理之自然無
怪者先主仁人也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身之民安之
命不以家而以賢雖不能如其言要之以其心如是而
已有厚愛天下之心必享天下之報至今天下之人
猶嘆息其無成而喜稱道之孫之人又祠而奉之宜
乃刺史裴君廷重修記唐乾寧四年四月里民始議增
舊矣歲久屋宇傾圮風雨今年夏四月里民始議增
葺於是富者以資巧者以藝少者走以服其勞老者
坐以董其功明開雲長法孝直在東麓土元張翼德
簡德和在西成具興廢歲月乞文於庭筠將以刻
諸石庭筠曰五季兵火之餘室廬焚蕩殆盡而廟貌
巋然獨存悍夫暴客過堂下斂兵肅不敢犯則其
萬物蓋有不與死而俱亡者幽而為神其遺澤殘烈
施及天下後世以達其生平未厭之心必豈獨私
乎一鄉哉祠而奉之者特其鄉人之情耳庭筠既書
其事復作歌遺之使迎送神佐其鼓舞以樂之其辭
曰舜禹不可作今古歟日漬盜取守今恬不怪仁
人起今力致其廢志天下今豈獨為漢守今恬不怪
今時已逝矣為神明兮陟配上帝何舒我憂今仁
異世彼曹不為死為奸善握長鈞今載我載我
今羽葆蓋張維翰今安在記兒時之舊事今想亦
為之一憤神之去來今蒼蠅翠輦翠華裙今錦繡玉
佩綈瑟而次今紛華音之繁會牲肥酒香今神其
飲醉來雲席否今回風端旆將而送今百拜民不忘
今遺愛驅螟蝗今疫癘時雨陽今慶歲俾富康今者
艾民德神今事之無替○陵川集涿郡漢昭烈皇帝
廟碑云廟又有金輪林應奉王庭筠詞推明昭烈之
志論議文采近世所無然猶題為先生名號有未正
焉○案題云蜀昭烈者當即涿郡先生主廟先生殆以
至陵川作碑則竟書昭烈矣

合散扶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為淒然君臣灑落知
無恨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章
武魏長編錦官羽葆今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

洒落杜甫詩洒落君臣
契飛騰戰伐名羽葆蜀志先主傳舍南有桑樹生
高五丈餘遙望重車如小車

過翠屏口

鬢鬢蒼白葛衣寬事外閑身也屬官授簡如聞數
枚叔乘車初不少馮驩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峽風
來夏亦寒兩飽三飢已旬日虛勞兒女勸加餐

王敦夫祥止庵

陵川集曲肱亭銘序云往歲靖肅
子語予而予未之見也今年春始得入燕祥止先生
已仙去其子傳甫明敏純粹質而不華謙而有守與
物無競于別墅作亭曰曲肱將以全天下之至樂踵
聖賢之高蹈故為引其端而係之銘又時中齋記王
子傳父既考室名之時中經入燕告曰室雖鄙而名
之大君其辭而訓之○本集致樂堂記云王傳父即
此

三樂人推二樂全有親可事子能傳舊時詩禮聞
家學此日丹砂見地僊蕩蕩天光虛室外融融和
氣彩衣前情知不羨燕山桂一樹靈椿歲八千

過寂通庵別陳丈并序

陳丈未識某而愛其詩曾對高御史士美言我
他日見遺山當快飲百醉後見之而公已病乃
相約易百醉為百杯每見以酒籌計之至七八
十杯復有此別故詩中及之鮮于樞困學齋錄錄通
寂老人陳時可字秀玉
耶律又正公碑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
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湛然居士集有過
燕京和陳秀玉韻又寄清溪居士秀玉詩注清溪秀玉道號也
阮杖詩稱秀玉殿學又和陳秀玉詩又謝贈
○二妙集段成己有馮生成之自燕歸平陽賴寂通先生獲脫
奴受詩○萬松老人和節度陳公絕句云清溪居士陳秀玉要
結蓮宮香火緣聯得樵翁搖櫓棹雲云到岸不復離○寶坻縣志
志趙鑄與寶里母廟記歲庚寅國朝設十路徵收所前學士陳
公秀玉為舉首先燕路長前大中正趙德輝副之○案寰宇訪
碑錄時可撰重修柏林禪院碑性英書在
趙州又潭柘寺歸雲大禪師塔銘大興
心遠由來地自偏不離城市得林泉從教上界多
官府且放閑身作地僊三月有期何敢負百杯未
滿會須填違離更覺從公晚卻望都門一慨然

高士美見後柳亭注

梁移忠詩卷案九卷有梁都運詩移忠其子也

一箭功成塞上歸
迺翁垂白藉扶持
燕雲義俠風流遠
里社陰功父老知
龍種作駒元自異
虎頭食肉未應遲
高門更與增華表
丁令還家先有期

運已下世

都運下世續夷堅志曰防中韓臨終教諸子曰吾死無火葬無齋僧作佛事梁都運斗南每為余言近歲斗南遺令送終不以僧佛從事有自來矣

喬千戶挽詩

本集二十九卷神道碑公諱惟忠字孝先丙午年五月二十七日終于正寢○靜修遺詩千戶喬侯挽詩拱木秋聲尚凜然平生鄉國魂幽燕千家聚落即山峇四海牢籠勳勳天龍虎風雲空一夢關河形勢記當年重侯累將應須念創立艱難亦可憐○陵川集挽喬侯詩挾槩歸來勢未霜便如王翦臥頻陽風雲動地空黃土劍甲埋光慘白楊壯節固應書北關英名更好刻西邸傳家樹蘭花滿玉堂

高塚驚看石表新
空將事業望麒麟
燕遼部曲千夫長
楚漢風雲百戰身
赤羽有神留絕藝
素旗無諫記連姻
陰功未報天心在
累將重侯又幾人

仁楊使君諱有表之素旗之句喬與予皆毛氏之婿

高塚

杜甫詩高塚赤羽家語赤羽若表二云墓子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追君伯仲通諸又千戶銘娶大名毛氏潞州錄事之女

贈王仙翁道成

覽照休驚白髮新
弈棋翻覆見來頻
燕南趙北留詩卷
王後盧前盡故人
平地青雲一爐藥
舊都喬木百年身
憑君剩醉浮香酒
名鑑梁苑而今不算春

燕南

魏志公孫瓚傳燕南垂趙北際中問不合大如礪

常仲明教授挽詞

本集廿四卷墓銘卒于辛亥九月十九日

雲際虛瞻處士星
豈知談笑已忘形
鎮州肥膩無毫髮
晉產真淳有典刑
白帽枉教淹晚節
綠囊元擬濟含靈
汝南後日先賢傳
猶欠知幾為勒銘

肥膩

白居易詩自笑亦曾為汝南案仲明流寓鄆州史蘇州肥膩不如君汝南案仲明流寓鄆州史蘇州肥膩不如君

追錄舊詩二首

案二詩第一首字韻疑為寄趙鼎之詩意亦與寄趙鼎未叶則為答張作而非寄趙矣又第二首民字韻與中州崔懷祖和裕之詩二首韻合詳崔詩為贈別作而此詩尾注云用崔懷祖韻不韻倡和之什全無贈別意未知與誰作又集中詩題追錄者凡五內題下細注者二如本卷汴梁除夜聲一律云追錄洛中舊作十四卷桑條沾潤一絕云偶記內鄉一詩追錄于此是也上四題皆屬遺山元本無疑惟此二詩各有題注忽然併合總題追錄六字恐非元本

短褐單衣長路塵
十年回首一吟呻
孤居無著竟安住宿債未償
今更新相馬自甘齊
客瘦食鮮誰顧庾
郎貧聞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誤身

韻客

潦倒聊為隴畝民
一犁分得雨聲春
功名何物堪人老
天地無心誰我貧
穎上雲煙隨處好
洛陽桃李幾番新
悠悠世事休相問
半麥今年晚得辛

韻

誰我貧
莊子大宗師子桑曰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麥得辛

清異錄麥以十辛良下子不得過三辛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本卷呈劉濟川詩云共隱三泉先有盟三泉黃花

俗詩云乞得三泉住不成三十三卷濟水渠堰記碑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新樂府有三泉醉飲

滿江紅詞

青山晴暖紫生煙
山下分流百汊泉
未放小桃裝

野景已看茅屋映秋千飢鳥得食爭相喚醉叟行歌只自顛寒食明年定何許故人尊酒且留連

即事呈邦瑞淵然集有邦瑞乞訪親詩和韻送行詩又用韻詩

鄭莊父子重相留似爲良辰散客愁陋巷新成一茅屋今年連醉兩中秋開尊便覺賢人近汗足寧論力士羞明日燕臺傳盛事坐中賓客盡名流

鄭莊史鄭當時傳字莊任俠自喜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

和白樞判李定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惜數行書爲落句白酬答云欲搜春草池

塘句藥裏關心夢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崗頭有髮僧遙知默坐對龕燈書郵但覺浮沈久詩卷何緣唱和曾白日放歌須縱酒清朝有味是無能相逢定有池塘句藥裏關心恐未應

白日少陵句清朝牧之句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儒門事親高評事風稍緩張令湧之後服鐵彈丸在普濟加減方中云云或是○本集廿卷順安令碑云高聘君既銘誌在三十卷送高維飛序云壬子十月被賢王之教則聘君當即高聘評事或其父也

圖畫堯民大朴存衣冠兼得見高門種松千歲如種德教子一經今教孫化日舒長留暮景秋風搖落變春溫聘君羔雁休疑晚正及新年薦壽尊

化日潛夫論化國之日舒以

超然王翁哀挽

直擬期頤薦壽尊卻從圖畫記生存百年喬木衣冠古一夕西庵笑語溫故事未霑通德里素風多負讀書孫吳陳諸老今誰在滅沒歸鴻是薊門

西庵指楊正卿見九卷

大名贈答張簡之

營平豪宕變溫文所見今知勝所聞只道生涯無長物爭教詩壘策奇勳伐薪未敢煩名士載酒能來過子雲後日山陽養衰疾藥籠仙品正須君

伐薪列子人有枯樗樹者鄰父言枯樗不祥遂伐之鄰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父徒欲爲薪而教我伐之也

藥籠唐元行沖傳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芳渚豈知寒谷變陽和珠囊不載模糊錦銀管先書茂異科太史占天應有喜一星朝處五雲多

模糊杜甫詩馬頭金匝既駝背錦模糊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陵川集舍元殿瓦研記瓦也○見非端非歎舍元殿之廢瓦也○見十四卷馬卿詩注

劫火依然百鍊初護持元自有神魚影寒似覺雲屏透光落應分玉斗餘開朗休嫌露圭角圓通寧復滯方隅衣冠正了渾閑在一片靈臺欲付渠

衣冠見漢李尤鏡銘

贈答雁門劉仲修并序○地志河東北路代州雁門縣○秋澗集有和劉仲修見

示詩

仲修省郎乘傳過新興有詩見及推激過稱甚非衰謬所宜得者愧汗之餘輒用韻爲謝仲修詩律深密得於尊公鳳山老人過庭之訓且其顏狀絕類吾友李從事長源故篇中有及

車騎雍容一坐傾并州人物未凋零共知祭酒傳家學劉向爲劉氏祭酒獨愛中郎餘典刑東壁圖書欣有託南溟風浪駭初經少微見比吾何敢洗眼仙槎候

客星

鳳山老人即劉克明見後挽詩

餘慶堂

秋澗集餘慶堂詩注銅臺趙御史詩云雁塔題名奕葉香教開婉婉亦知方須知培植根

五年霜戰照康莊萬里春風擁畫梁已覺并汾增

勝氣更從王郝借餘光靈椿丹桂知難老玉節金

符豈易量刺著賤毫授辭客南堂兼是棣華堂

棣華堂

案本集九卷周夢卿家秋曰牡丹詩云猶想分香入棣華注周有棣華堂又陵川集郝氏諸昆皆賢尤篤友愛乃植棠于庭名堂曰棣華取詩義也

寄答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璧明珠驚

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

欣禮數寬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

別董德卿

續夷堅志西陰并移南宮士董德卿親見之或是

爛醉秋風四十場此回歌笑重難忘楊雄詞賦今

誰識陶令田園先已荒同甲弟兄雖異姓宦游州

郡即吾鄉懸知後日登高地剩爲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州人物早知名車騎雍容一座傾美酒清歌良

有味綠波春草若爲情渭城朝雨三年別平地青

雲萬里程老我素游舊曾約夢中仙掌已相迎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

李守濟州城破不屈節死贈鄉郡刺史

史李演傳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還爲濟州刺史盡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于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曳

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偶向禪林見舊文濟陽南望爲沾巾張巡許遠古

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千字豐碑誰國手百城降

虜盡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中朝

蘇軾詩單于若問君家世莫謂中朝第一人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

案元嚴實傳子忠嗣襲萬戶本集三十九卷有答大用萬戶書則大用即忠嗣也

東閣官梅要洗妝青雲公子不相忘翰林風月三

千首樂府金釵十二行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

發少年狂花行更比梳行好誰道并州是故鄉

翰林

六句一梳行馬行殘藥市蕭條土市寒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

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於辭

史以言事罷歸田里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珣首傳旨諭特立日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邱國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論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案特立事已詳八卷園城注續夷堅志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十七歲時有鬼市事又本集三十七卷傷寒引云云

嚴訓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楊秉餘

清節爭信譙元有素風

獨行傳通德里門傳故事

安平韻語到兒童青青留在懷賢樹愛殺曹南一

敵宮

楊秉

後漢本傳秉坐罪赦出有詔徵稱疾不至尚書令周景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誠達側席之望然委迤退舍足抑荷譙元又獨行傳元字君黃元始四年舉爲繡衣直指進之風

譙元

會子莽居攝問宦歸家公孫述僭號連聘不詣終述之世隱藏田野獨訓子勤習經書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元張特立傳壬子歲復降璽書諭曰白首窮經誨人

不惟無過不及學者宗之
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

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
年敬神理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
志發幽光季春羔雁秋風酒準擬年年薦壽觴

舊學

李簡學易記序云歲壬寅予舉家遷東平張中庸特立
劉侯庵肅與王仲微輩方集諸家易解而節取之得周
講席之末○理學宗傳云是時聞洛之學未行
于中國獨金儒張特立願以程易教授北方

趙汲古南園

分得軍字○元文類辨序杜丹云
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
○本集二卷趙吉甫西園詩云汲古先有齋

林園近與六街鄰塵漲都歸一水分魚樂定從濠
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接羅倒著容山簡老屋高
眠稱陸雲尊酒相陪有今日却慙詩壘不能軍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傳字子疑字士美正
大初監察御史最知名○陵川集哭高監察詩云問
學淵源算略長中樞近右轉臺郎繡衣春照金宮日
白筆寒生玉殿霜亡國失身雖共苦無兒死客獨堪
傷摩挲翠碣徐河道駐馬西風淚幾行注先生諱凝
字士美遂州人以才幹精絕學術純正拔為樞密院
都事轉監察御史金亡入燕妻于感疾而卒居順天
嘗語僕以讀書作文法故其卒賦詩以哭之文也故
北徐河橋上修橋碑先生之父都轉運使之文也故
及之○秋澗集中堂紀事嘗與劉尚書才卿講究焚
黃故事劉曰嘗聞高士美云其勅文全式尚書有牒
年月日後備具相銜押其勅封上題給付某人命其
子孫錄全文如式火于本官家廟以告謂之
焚黃○本集五卷答仁甫詩本卷別陳丈詩

關塞無緣笑語同偶然情話此從容青天蜀道不
得過山色歸心空自濃九日茱萸藍澗酒十年朝
馬景陽鐘三間老屋知何處惆悵雲間陸士龍

三間二語

王峯魏丈哀挽

中州集劉景元有中秋同魏邦彥
宴集三鄉光武廟詩○陸水集商
水縣學記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于為記○麻革
游龍山記己亥夏赴試武川歸道渾水謁王峯魏先

生○劉祁游林慮山記癸卯之明年秋八月王峯魏
公自燕趙來適東平○元史李治傳今儒生如魏
皆有有用之材詳八卷欽止李兄詩注○陵川集哭魏
先生詩臨危正色義魏然今叱一軍詔武仙赤子共
知歸大老晚生今喜見先賢鸞皇重赴邱園詔東城
潛生李郭船高棟傾權更誰屋衣冠苦淚欲平天○
本集五卷游龍山詩王峯有公門二十卷夾谷碑渾
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二十卷夾谷碑渾
序憶承寧舊游奇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
樓小簇春紅又傷寒會要引三十九卷耶律書續編
贈王峯魏丈
邦彥詩並是

風馭翩翩渺獨征幾人終始復哀榮祗緣大事存
遺藁重為斯文惜主盟北斗太山初未減秋霜烈
日凜如生莫疑知己無從報直筆君看戮進明

進明

賀蘭進明事見唐書○案史哀紀天興元年十二月擢
魏璠為翰林修撰如鄧州徵武仙入援二年七月遣魏
璠徵武仙兵又武仙傳哀宗遣魏璠問道召仙
仙欲殺之奔還歸德云云故以進明事喻之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紅記點妝今朝哀感重難忘金環去作誰
家夢綵勝空期某氏郎一瞥風花纔過眼百年冰
蘖若為腸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金環

晉羊祜傳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母曰汝先無此
物祜即詰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亡
兒所失
物也

寄謝常君卿

百過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
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唯
有歲寒知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送武誠之往漢陂

太原酒政瑞甫之
父此時為黃冠

行李中春發晉溪離筵辭客賦新題青雲有路人
看老秋水無言物自齊杜曲舊游頻入夢兵廚佳
釀惜分攜因君為向蓮峰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劉子東遊

劉郎世舊出雄邊生長幽并氣質全陣馬風檣見
豪舉雪車冰柱得真傳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
鳴頗自憐後日東州飽歸載且休多送酒家錢

陣馬

杜牧李賀集序陣馬風檣不足為其勇也

水柱義山雜記劉又聞韓愈善友歸之既至賦雪車冰柱

甲寅九日同臨潼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

奉先賈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衡甫遊龍

泉寺僧顯求詩二首臨潼地志河北西路彰德府臨潼縣○王明之

秋淵集王淵潭燕集詩序都城西郊有潭曰王淵丁氏故宅也郡人游觀誠為佳麗賦總管王侯明之尚義好客高出時彥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諸公為一日之娛○張奉先本集續編有送奉先從軍詩或是一○賈令春續夷堅志泉州人賈令春前鄭時丞與定元年丁丑十月以戌役在滎池此地出炭炭穴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成堆以薪薪之烈烟熾然一日賈與戌卒圍火坐忽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一白玉石人各長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體皆具頂烏巾繫如卑勒帛狀雙帶下垂雕刻所不及賈甚珍秘兵亂中失所在○李進之本集十二卷迂軒詩十四卷北詩題真定教官李進之二十二卷真定學記教官李謙又三皇堂記大谷李進之介子為記三十九卷耶律書太原李謙案此與元史傳載東阿人字受益為遺山校理而號野齋者別是一人○冀衡甫或即京甫之弟抑奇耶律書中之冀致君耶

遠水寒煙接戍樓黃花白酒浣羈愁霜林染出雲
錦爛春色併歸風露秋鄉社歲時容客醉石牆名
姓為僧留登高舊說龍山好從此龍泉是勝遊

柿葉殷紅松葉青黃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
吹帽石溜泠泠堪濯纓皇統貞元見題字良辰美
景記昇平何人解得登臨意滅沒疏雲雁一聲

十日作

關樹蕭條返照明井陘西北算歸程青黃大似溝
中斷文字空傳海內名平地煙霄遽如許秋風茅
屋可憐生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

贈答普安師

入座臺山景趣新因君鄉國重情親金芝三秀詩
壇瑞寶樹千花佛界春聞道舊傳言外意忘言今
得眼中人種蓮結社風流在會向籃輿認後身

三秀

結康詩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監輿晉陶潛傳王宏問其所乘答曰素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

孝純宛邱遷奉

鬢毛衰颯面塵埃孝子牽車古所哀千里長河限
南北一丘寒土見蒿萊遼東華表何人在柳氏元
堂此日開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雛先與喚迎來

曹壽之平水之行

東南路錄

關寒相望首重搔相逢衰颯嘆顛毛驪珠可忍輕
彈雀悵餌何緣得釣鰲從昔丘園昌晚節向來山
岳總秋毫西風先有龍門約共舉一杯持兩螯

彈雀

莊子有人以隋侯之珠下釣中不得魚

追懷趙介叔

今古人門各一時燕南剩有桂林枝清風明月懷
元度綠水紅蓮見杲之善政傳歸遺愛頌陰功留
在稱家兒哀歌不盡平生意空想條然瘦鶴姿

遺愛

漢書敘傳叔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

稱家兒

韓愈馬君墓誌幼子婦好靜秀瑤環稱其家兒也

追懷友生石裕卿

本集十三卷有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人物休評第幾流依然豪俠數并州壯懷歌闕尊
為破連句才多筆不休金馬只教聊避世玉犀誰
遣失封侯酒酣握手今無復惆悵西園是舊游

玉犀唐袁天綱傳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乎

挽雁門劉克明即仲修父前所云鳳山老人者

詩骨條然野鶴孤兩年清坐記圍爐金初宋季聞
遺事草靡波流見古儒已分幽人嗟古柏爭教孺
子奠生芻鳳山後日先賢傳再有劉宗祭酒無
草靡閑居賦訓若風行應如草靡古柏陶潛游周家墓松下詩感

贈答平陽仇舜臣

兩辱攜詩過草堂曹君師席有輝光飛騰自是功
名具潦倒何堪翰墨場滄海驪珠能幾見鄴城龍
劍不終藏太行殘雪春風近且趁梅花薦壽觴

曹益夫門生也

平陽地志河東南曹君師席房漢河汾詩序後云允齋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二十餘年發明道學為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輝盈其門案免齋即益甫舜臣始門生之一也又益甫別詳信武肝表○秋澗集濠溪先生張君銘君諱著字仲明襄陵人國朝戊戌歲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適麻貽溪先生泊前進士允齋曹文來主經局君喜且不寐曰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

賈漕東城中隱堂本集三十四卷千秋錄後記今河倉提領起字顯之即此

智水仁山德有鄰柳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閑
居賦田父爭持社舊春安吉總輸中隱士典刑真
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裏畫輪

安吉見樂天詩

約嚴侯汎舟即忠

風物當年小洞庭西湖此日展江亭詩貪勝槩題
難徧酒怯清秋醉易醒白鳥無心自來去紅蕖照

影亦娉婷仙舟共載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西湖展江亭案西清詩話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元憲留題遺山此句乃借用也前晉溪詩云云同秋

淵集展江亭詩乃太康作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之云制詰二體不同宣詞必須散文詰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宣詞如蔡正甫作道陵論孟宗獻李栢是也其詰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詰為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德之名國維淄川人○本集十六卷沁州碑

千佛名經有幾人棲遲零落轉情親承平盛集今
無復哀樂中年語最真衣上緇塵元自化鏡中白
髮為誰新水南水北相逢在剩醉醺醺十日春

承平盛集

程鉅夫雪樓集薛微之碑微之制行立言○然當世摺紳尊之曰庸肅先生生日與女○辛愿柳城柳樞樞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繪淄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新樂府有永寧府使君國亭會周國器任亨甫吳子英蘇君顯李德之擬東坡六客倚定風波詞即此

亡奈流光冉冉何逢君聊得慰蹉跎飛黃老去空
奇骨拙燕歸來只舊窠舉世盡從愁裏過一尊獨
愛醉時歌洛中定有人相問休道今年白髮多

飛黃韓愈詩飛黃騰達去不能顧瞻餘

贈蕭漢傑序有

蕭漢傑大興人金國初嘗賜姓奧里氏故時人
又謂之奧里漢傑父仲寬居之飛龍榜登科同
知青州軍州事致仕有子六人皆使宦學獨漢
傑不樂遂作舉子為人慷慨有志膽好讀書古
兵法及陰陽孤虛祿命之術從軍二十年積官
從三品領號州倅關陝總帥府提控佩金符蓋
自燕城圍解之後間關南渡出入行陣間瀕於
死者屢矣鐵嶺之潰復入陝州陝州亂羣不逞

輩繫漢傑獄中漢傑乘昏暮破械而出懼爲追者及駕浮壺亂黃流筋疲力涸僅達北岸爲失侯故將者又二十年流離頓踣人所不能而意氣都不少衰以人情觀之豈碌碌者所可辦耶壬子冬與余相值於東原問其世知其爲故人大鈞之同母也問其日事則曰止以唐生季主之業游時貴間耳因與論余之行年而有契於余心者私竊慨嘆以爲倚伏叵測哀與樂相尋生也有涯而踟躕於憂畏浩浩乎如乘舟而遇風波非知其亡可奈何而安之其何以收利涉之功乎漢傑爲有得矣其別也因爲長句以贈

史單元典傳天興元年正月移元典行省開闢使單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會召元典入援遂盡撤秦洛諸路之備從號入陝初元典與關西軍至鐵嶺大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聚爲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有鬪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許里困憊不支完顏重喜先降鄭國公孫英首以降上幸大潰元典亦被殺二月完顏素蘭寬歸陝州與徒軍百家無納逃軍所得及萬人又募收所棄甲仗軍糧振七月召百家入援以阿不罕奴十刺爲關陝總帥十一月權行省事時河解元帥趙倬軍食盡陝省無糧可給十一月冬至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置菜園中乘夜殺北城邏卒召倬軍渡河入城劫殺奴十刺等因誣奏奴十刺反誅之矣朝廷莫敢詰

射虎將軍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長亭雷轟寶劍無留迹火借青囊爲乞靈四壁不知貧作祟一瓢誰識醉中醒相逢莫話槽機石自省枯槎是客星

青囊晉郭璞傳有郭公者精于卜筮璞從受業公取青囊中書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送曹幹臣湛然集用曹慎韻詩序云楨金城人字幹臣始冠上詩于我又采可觀因和元韻以勉後進慎詩云征南都護得旋旆平北將軍已罷師

日魯國書生得志時收拾琴書且歸去朝廷人物有皋夔

和林音驛日懷思燕市歌歡有此時老我真成鐵

爐步感君時送草堂貲黃楊舊厄三年閏赤驥非無萬里姿平地煙霄付公等不妨閑和鳳池詩

和林元史地志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寧路總管府和寧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刺和林河因以名城

爐步柳宗元志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余往求其所謂步者無有問之入曰蓋嘗有鐵爐者居其人去爐毀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噫世固有事

國醫王澤民詩卷厄閏一寸閏年倒長一寸

萬石君家父事兄豈知衰俗有王卿一篇華哀中

書筆滿紙清風月旦評鴻雁自分先後序鵲鴿兼有急難情閨門雍睦君須記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見四卷

白髮承平一夢過怡然冠帔見慈和肩輿燕喜今

無復手綫留殘恨更多舍肉已甘非穎谷學仙何

敢望西河升堂結友平生事重爲王君廢蓼莪

肩輿潘安仁閑居賦語手綫孟郊詩慈母手中綫游子身上衣

丙辰九月一十六日挈家游龍泉案此首益甫本刻入

風色澄鮮稱野情居僧聞客喜相迎籐垂石磴雲

添潤泉漱山根玉有聲庭樹老於臨濟寺霜林渾

是漢家營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

明年案先生于丁巳九月四日卒于獲鹿遂成讖語矣

感寓

南楊北李閑中老樂丈張兄病且貧叔夜呂安誰

命駕牧童田父實爲鄰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

埃惜此身歌酒逢場塹陶寫不應嫌我醉時真

南楊即正卿名果家于河南見九卷北李即仁卿名治家于渾源見一卷樂丈即舜客名夔見九卷

張兄即緯文名緯見前別詩

存歿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
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
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汲冢

晉東晉傳太康二年汲冢人不準盜發魏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案四十卷上梁文注緯文留滯燕京此其時耶

有懷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明月高樓燕
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青
紅又一時澗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

澗底

左思詩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趙元德御史之兄七表之壽

元張德輝傳丁未夏薦趙元德

等數

富貴浮雲世態新典刑依舊老成人松身鶴骨詩
千狀玉潤冰清德有鄰已卜新居近泉石不應晚
節傍風塵平頭七十從頭數才是梅溪第一春

張邨杏花

丁巳二月

昨日櫻唇絳蠟痕今朝紅袖已迎門只應芳樹知
人意留著殘妝伴酒尊穠李尚須羞粉豔寒梅空
自怨黃昏詩家元白無今古從此張邨即趙邨

送仲希兼簡大方

以下錄編○秋源集雜著仁希出金源世少以孤兒隸羽林

宿衛者有年為人慷慨尚風義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大夫游嗣嗣佳公子也如遺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汎愛無間翰墨之作初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篇贈解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希之名軒轅于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重也○案日知錄今完顏氏皆去國之姓特稱完氏此殆是與

家亡國破此身留留滯聊城又過秋老去天公真

潰潰亂來人事轉悠悠碁中敗局從誰覆鏡裏衰
容只自羞方外故人如見問爲言乘興欲東流

送郭大方

見上○本集十四卷自適軒詩又十八卷廣威表子擇善棄家爲黃冠博于元學道

價重一

雲裝烟駕渺翩翩是處林泉有靜緣存歿共驚初
劫後交游空記十年前忘言秋水聊揮塵得意高
山未絕絃明月太虛君自了相思休汎剡溪船

送李甫之官青州

卷送序

親朋離燕日相仍又向扁舟別李膺晚節浮沈疑
未害中年哀樂自難勝樊籠不畜青田鶴朔吹初
翻白錦鷹鄭重雙魚問消息故侯瓜圃在東陵

青田鶴

蘇軾詩軒軒青田鶴鸞鸞居樊籠

答晁公憲世契二首

晁文元公之後游仙李承旨之外孫○中州集晁洗馬會傳字公錫高平人道院文元公之後孫國章字公憲李承旨外孫教授鄉里樂于提誨諸生經指授者肅然如在官府進退拱揖皆有可觀蓋其家法云案中州李晏自號游仙野人

文元道院玉爲淵臥治堂中宅相賢名世共知先
德在詩書仍自外家傳獨先月旦宜無愧久辱泥
塗恐未然子弟他年拜務式萬鍾應待錢華顛

道院

宋晁迴傳字明遠澶州人仁宗朝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文元善杜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傳傳致爲一家之說宅相晉魏舒傳當爲有道院集十五卷宅相外氏成此宅相

通家能有幾人存華屋生平得細論入座舊曾稱
小友挾書今復授諸孫已煩學舍分餘俸更約田
家共老益一諾知君重山岳車行五日足并門

老益

杜甫詩莫笑田家老瓦盆年年盛飯長兒孫

寄史得秀兼呈濟上諸交游

中州集史士舉傳孫庭玉字德

秀今居山陽○莊靖集游濟源序同史德秀○本集有求田詩

久據身世不相關暫入紅塵亦自難一旱且當逃
赤地二年爭得厭青山陽臺寒食林花盛鐵岸南
風草閣寒鄉社追隨有成約更教空負老來閒

答吳天益

兵中曾共保嵩邱忽漫相逢在此州鵝鴨何常厭
喧聒燕鴻無計得遲留白頭親舊常千里黃葉關
河又一秋三徑他時望羊仲卻應松菊未銷憂

鵝鴨

蘇軾白鵝新居上梁文願同父老鵝鄉社之難取已成兒童猶比鄰之鵝鴨

答郭仲通二首

案本集二卷移居詩云郭侯家多書篇賦得偏窺獨有仲通甫天馬

不可識即此人

白髮歸來一布衣東皋春草映柴扉向時諸老供
熏沐此日孤生足罵譏遁世已甘成遠引刺天何
暇計羣飛光芒銷縮都無幾慚媿詩人比少微

有少微星之句

韓愈祭柳文一斥不復羣輩刺天

一尊何意復同傾亂後真疑隔死生吐氣無妨出
芒角忍窮尤喜見工程千年老檜盤根古十丈寒
潭照膽清凜凜風期望吾子不成隨例只時名

蘭文仲郎中見過

元李治傳今儒生有如魏王

博文輩皆有用之才○案中州集馮延登有蘭子野晚節軒詩二妙集段成己有蘭氏晚節軒自然齋詩是或

玉臺辭客富年華樂府風流有故家水碧金膏步
兵酒天香國色洛陽花皇居鬱鬱今何在世事悠
悠日又斜後夜雲州古城下故應回首一長嗟

水碧

山海經水碧注水玉類

金膏

穆天子傳黃金之膏注亦猶玉膏皆有精淳也

送奉先從軍本卷游龍泉詩有鹿泉令張奉先或是
潦倒書生百戰場功名都屬綉衣郎虎頭食肉無
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卷月清笳渭城曉倚天長
劍蜀山蒼習池老去風流減醉後揚鞭媿葛疆

壽趙受之

見二十九卷千戶碑

山東諸將擁雲臺共許元戎有雅懷文字誰如祭
征虜威名人識李臨淮農郊荆棘連新麥儒館丹
青仰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壽五雲多處是三台

征虜

後漢祭遵傳穎陽人少好經書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為將軍時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

淮

唐李光弼傳營州柳城人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為將軍時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

王郡

與宗秀才

陽平作

趙侯雅負平原量楊子今為四海儒已遣父兄知
義訓肯容兒輩作耕夫鶯遷高樹音容改魚得明
珠尾鬣殊駟馬高門看他日始知種德有根株

贈馮內翰二首

并序

內翰馮公往在京師日渾源雷淵希顏太原王
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父皆
從之問學某夤緣亦得俎豆于門下士之末然
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
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于鎮陽以
某在冠氏枉駕見過時公方為髀股所苦吟呻
展轉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間語及舊事則危
坐終日往往為之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歸
嵩山時較之其談笑風流固未減也竊意造物
者錫公難老使後生輩望見眉宇以知百年文

章鉅公敦龐耆艾之士褒衣博帶坐鎮雅俗者
蓋如此橫流方靡而砥柱不移故國已非而喬
木猶在幸公之可恃而哀四子之不見也作詩

二章以道區區之懷於公之行而爲之獻已見卷一

耆舊如公可得親爭教晚節傍風塵青氎持去故
家盡白帽歸來時事新扶路不妨驢失腳守關尤
覺虎憎人只應有似松菴日時醉中山麴米春

驢失腳東都事略陳搏驢入汴聞太祖登極驢大笑曰天下于是定矣

龍門冠蓋日追隨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隨風
雨盡柏松獨與雪霜宜元龜華髮渠有幾清廟朱
絃誰與期見說常山好歸隱從公未覺十年遲

九日午後入府知曹子凶問夜爲不能寐

爲作詩二首見十卷通甫詩

角逐文場早決機晚年書卷不停披詩如魯望何
多態檄比賓王又一奇題品自當高等級搜求誰
復盡毫釐遺編綴輯非吾事千古朱絃有子期

賓王唐駱賓王傳義烏人善作文徐敬業起兵署爲筆札傳檄天下數武后之罪后讀之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造物無心賦耦奇敢從窮達計前期參軍桓府得
君重奮翼澠池徒爾爲一瞥風花才過眼半生歌
笑幾伸眉陸家正有諸郎在寶劍千金更屬誰

寶劍漢陸賈傳有五男乃出所使越秦中裝千金寶劍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所死家得寶劍

益父曹弟見過挽留三數日大慰積年傾

系之懷其行也漫爲長句以贈弟近詩

超詣殆欲度驂騑前故就其所可至而

勉之見二十九卷信武表

九萬扶搖先有程祗應貧病坐時名暫同寢飯聊
堪喜細話艱危卻自驚從事舊慙三語掾通家猶
記十年兄文章正脈須公等如我何年畫得成

三語掾晉衛玠別傳太尉王君粲見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玠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爲掾世號三語掾

贈李文伯

鳳皇在山天下奇泰和以來王李倪承平人物天
未絕耆舊風流今復誰青紅自是兒女事老幹寧
與春風期萬壑松聲一壺酒從公未覺去年遲

贈王峰魏丈邦彥

夢想南山掩靄閒眼明驚見玉峰寒風波舊憶橫
身過世事今歸袖手看販婦傭兒識名姓故鄉遺
族見衣冠臨流卜築平生事會就遼東管幼安

贈答趙仁甫見五卷詩

南冠牢落坐貧居卻爲窮愁解著書但見室中無
長物不聞門外有軒車六朝人物風流在兩月燕
城笑語疎寒士歡顏有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

寒士杜甫詩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同德秀求田燕川分得同字見上寄詩

數家邨落翠微中茅屋真堪著病翁水竹漸知盤
谷近鄉鄰仍與玉川通清泉白石言猶在赤日紅
塵夢已空杖履追隨自今始此行聊記與君同

玉川韓愈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

德修家兒子見上雁門詩

犀插隆顱玉作肌名郎風骨見來奇靈椿丹桂詩
將應玉杵元霜夢已知見上時竹馬乍騎猶未慣

斑衣才著更相宜鳳山自有鷄雛種九子相從不厭遲

贈任丈耀卿

袖手名城得海藏不妨身與世相忘故人非復烏衣巷勝事仍餘綠野堂茶竈漫煎雲脚散蓮舟清嘯月波涼投詩未覺追隨遠預怯君家百罰觴

賀德卿王太醫生子

喜色門闌笑語譁新兒浴罷試鉛華岳蓮盡發三峰秀夢筆驚看五色花此日壽筵分象果異時雲漢望仙槎并州金馬君知否藥籠陰功是故家

夢筆

齊江傳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蔚

金馬

中州集王汾州璠傳家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嘗有部族病瘵房迄今寶之

贈麻信之

見三十九卷寄耶律書

梁苑同來手重分洛西情語意尤親相期晚歲定知我可道古人惟有君霽日光風開白晝瓊林珠樹照青春陸機舊有三閒屋便擬東頭著弟雲

射虎

虎跡駸駸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黃間弦弧霹靂應手破從騎爛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勅敵回頭藜藿但空山寢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閒

黃間

南都賦黃間機張

寢皮

左傳莊公為勇爵殖絰郭最欲綽焉州綽曰二子者譬若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

茗飲

宿醒未破厭觥船紫笋分封入曉煎槐火石泉寒食後髻絲禪榻落花前一甌春露香能永萬里清風意已便解后華胥猶可到蓬萊未擬問羣仙

舳舻杜牧詩舳舻一棹百分槐火東坡志林蘇軾在黃州夢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日火固新矣泉何以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故云

鬱鬱

鬱鬱羈懷不易開更堪寥落動淒涼哀華胥夢破青山在梁甫吟成白髮催秋意漸隨林影薄曉寒都逐雁聲來并州近日風塵惡悵望鄉書早晚回

秋日載酒光武廟

中州集劉景賢中秋日同辛敬之燕集三鄉光武廟諸君有詩昂霄亦繼作云種甲原頭漢闕宮登臨還喜故人同超越萬里乾坤眼凜凜

美酒良辰解后同赤眉城北漢王宮百年星斗歸天上萬古旌旗在眼中草木暗隨秋氣老河山長為昔人雄一杯逕醉風雲地莫放銀盤上海東

寄劉光甫

見一卷

山澤臞儒亦自豪塵埃俗吏豈勝勞陶潛貧裏營三徑潘岳秋來見二毛芻狗已陳甘自棄轅駒未脫欲安逃因風寄謝劉夫子極口推稱恐太高

轅駒

漢書武帝謂劉向曰轅駒何乃局促如轅下駒

過臯州寄聶侯

地志河東北路平定州樂平縣輿記四年升為臯州○名臣事略注

引四賢堂記云初聶侯珪以士豪歸國師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肅李公而賢之延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為數日留因道懷開文獻二老作詩有百年喬木云云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侯卒○觀妙齋金石考李治有平定等州大總帥聶公神道碑大德二年立

潤岡重複竝湍流斜日黃榆嶺上頭地底寶符臨趙國眼中佛屋見臯州雲沙浩浩雁良苦木葉蕭蕭風自秋別後故人應念我一詩聊與話離憂

寶符

史記世家

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

先生

威卿見八卷詩益甫見
十七卷聖學或即高鳴

讀書略破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正賴天民有
先覺豈容文統落私權東曹掾屬冥行廢鄉校迂
儒自聖癩不是徐卿與高舉老夫空老欲誰傳

歸潛堂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閒好
畝向爭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
華又策勳卻恐聲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

原
书
空
白
页

多

樹合秋聲滿邨荒暮景閑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

山

川迥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煙沉去鳥落日送歸

牛

漲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

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陂長留積水川闊盡斜

陽

梁父吟扇頭

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槃礴萬古心塊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

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中州集趙

開闢代州詩萬古河山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本集十三卷代州門外南樓詩又發南樓度關詩又三十四卷兩山行記先東嶽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到予年二十許與客登南樓說山中事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書寧武尊師和必以此山爲言又十四卷襄慶圖詩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月也到洗參

池

洗參池

兩山記來儀觀北有洗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迴不同秋千與花影併在月明

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綵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

春

得緯文兄書

見十卷別詩

鵲語喜復喜山城誰與娛青燈一杯酒千里故人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關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

年

六言絕句

定齋兄寫真

見十卷答詩

朱黃筆底三篋白黑胸中兩碁畫作蕭然野服雲龍蔽日駸駸

巨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

見七卷觀詩

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爲問阿師何在白雲依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靜裏離離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塵白日何妨

離香新粉墨離離李長吉竹詩

曹得一扇頭

見五卷南冠行注

機中秦女仙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一枝疎影不知何處香來

唐子達扇頭

溪光冷於冰山骨淨如玉白雲自老人自閑莫遣秋風破茅屋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

丁丑歲三鄉作○養新錄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東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書屬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啓一戶牖矣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

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初自評云分明

漢魏宋謝靈運傳論周至郭景純著屈宋賈馬以降情

發乎篇而無音氣固已多矣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

咸著盛藻自漢至魏文體三變○石林詩話嘗稱兩漢間所作

屈宋但換字不同雖工何足道正體裁偽體親風雅轉益

多師是汝師○韓愈薦十詩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

微缺流風因暴張為詞賦客變作楚臣騷展轉涇渭微傳

更崩壞紛綸閱後髦地偏蕃恣產源失亂狂瀾拾珠寒蚌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

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曹劉鍾嶸詩評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五言之冠

越石魏略曹丕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

絕當時越石有清拔之氣又云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

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鍾嶸詩張華詩恨其

缺壺歌晉王敦傳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

口盡張華詩評張華詩其體華艷與詠不奇巧用文字務溫

李唐李商隱傳今體優繁綽綽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號三

曲逐絃吹之音○四友齋詩說齊梁體自盛唐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

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陶淵明唐

天然韻語陽秋欲造平淡從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魂磊平老阮不狂誰

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高情詩評嗣宗詩其源出于風雅無雕蟲之巧而詠物詠懷

洋乎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滄浪詩話黃初

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

魂磊說世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不狂魏氏春秋籍口

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欲傾以酒澆之然高適○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羅網遇禍

因茲發詠故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

難以情測故粗明出門山花句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

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初自云古來文行皆馳

畫聲法言言心聲也閑居賦晉潘岳傳字安仁性輕躁矜世

出與崇輒望塵而拜然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序云子讀汲黯

傳司馬安四至九卿良吏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嘆

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予自弱冠至于知命雖通塞

有遇亦拙者之效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

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初自云拔出中州

歌謠韓愈送董邵南序燕趙北史斛律金傳唱敕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

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初自云平吳二字

沈宋唐文苑傳建安後說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東信以音

多病約句準篇如錦成齊梁連李諤傳齊梁體最綺靡故曰

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齊梁連李諤傳齊梁體最綺靡故曰

盈箱盡是平吳例吳越春秋句踐滅吳范蠡去越王

昂韓愈薦士詩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郡齊讀書志唐

不雅之○後郵詩話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

陳拾遺首唱高雅沖淡之音一掃六代纖弱超于黃初建安矣

及觀感寓數篇皆蟬蛻翰墨吐經讀

之使人有目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興

鬬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

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無而潘淨語見世說○初

潘陸世說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布穀蘇軾詩口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

城壁爭奈微之識砭砭初自云此因李

排比

元稹杜工部墓銘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山東李

連城壁

先生杜詩學引云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于無學者

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

浩瀾無有涯涘如祥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

所以動心而竒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

人之菁華所以潛潤其筆端者猶可彷彿其餘韻也夫金屑丹

砂芝尤參桂諸者則能指名之至于合而為韻其君臣佐使之

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尤參桂而名

之者矣故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可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

謂之自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物色此杜人所以知者蓋百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

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秦川

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橫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

十四年以前皆在長安見諸題咏如元都壇之子規山竹石

曲桑麻麗人行之三月氣新水邊多麗樂游園之碧草煙絲

影日閣易靈源之陰火玉泉樓空谷日片茲景物近秦川

一帶登臨俯仰獨立冥搜分曉十幅畫圖都在把酒浩歌懷

游目中一寫照也

○宋范寬有秦川圖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

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錦瑟

唐李賀云此詩義山悼亡之作也錦瑟五十絃到為二

之蝶望帝之鵑已化為異物矣然其珠光玉潤容華出衆有令

人追憶不能忘者在當日已惘然知尤物之不能久存不待追

憶而始然也○案王漢此詩寓托似深後之解者言人人殊

不能備載惟近時厲氏稍簡快不知與遺山意合否姑錄之

坦途

韓愈贈盧全詩在在弄筆嘲全異惟詞驚衆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

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護

出處

晉謝萬傳萬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輩勝孫

劣○宋顏延之傳共作五君詩以述

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片金寧揮鉅萬瓦石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

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銀河

李白望廬山瀑布詩日照香爐生紫烟近看瀑

又詩針黹山頭尋杜甫頭戴笠子日卓

橫以氣凌自任當中原擾攘欲藉永王以立奇功故其東巡歌

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卒章南風一掃

胡塵靜西入長安到

日邊可見其志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

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鑑湖

全唐詩話元稹唐問浙東有劉采春者自淮回來容華

得不不是戀鱸魚虛傳郎爾永截日丞相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

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

切響

宋謝靈運傳論五色相宣入音諸暢欲使宮羽相變低

何之中輕重若前音矣

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

窮愁

六言詩話謝靈運以詩窮至死而平生才喜窮苦之

物耳○隱居詩話孟郊詩寒蟲窮僻創不暇真苦吟而成其

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又云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鬼怪一派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鬼怪一派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鬼怪一派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鬼怪一派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鬼怪一派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鬼怪一派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鬼怪一派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

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潮陽東坡讀孟郊詩夜讀孟郊詩天地寬若無所容其身者潮陽郊詩細字如牛毛孤芳難掩荒穢苦語餘詩騷要當門僧清未足當韓愈○山谷書少陵詩後云子美到夔州後退之自朝州還朝後文章不煩繩削而自合○歸田詩遺山論詩話尊退之而鄙韓愈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愈之句又云既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為所取也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
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薪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

隨春草門輸贏○初白云
所見者大亦從翻案出奇

幽人讀書志陸龜蒙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自號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遇體不其羸耗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孤憤韓非子有記往往間發不類不文混而錄之故曰叢書孤憤韓非子有記往往間發不類不文混而錄之故曰叢書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柳子厚宋之謝靈運○初白云以柳州接康樂千古特識

謝客詩評謝幼度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于錢唐杜明師治養之年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柳州劉禹錫柳州文集序貞元中上方回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然如繁星麗天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與○白石詩話屈宋之文風出韓柳之文雅出○漁隱叢話蔡條詩評云子厚詩雄深簡淡迴婉流俗至味自高直抱陶謝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初白云公絃孤韻吟者悽然

凌雲杜甫絕句東信文章老後○南濠詩話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山谷云文章最忌隨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謂今人之詩惟務應酬皆無謂而強作者無怪其語之不工遺山云縱橫自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知其病者也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一波白石詩說詩之波瀾開合如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起變化不可紀極蘇黃後村詩話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家陳與義云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含笑古

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俳諧隋經籍志俳諧文十卷袁淑撰梁有續俳諧怒罵滄詩話近代作詩其末流甚者以嘲謔張翥元厚給以罵詈為詩至此可為一厄○案先生有詩文自警一書又小序集序云初余學詩以十數條自警毋怨對毋諷刺毋諷刺毋諷刺毋諷刺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白云齊梁陳隋諸名家大抵皆女郎詩不數中唐以後也

有情中州集王中立傳子嘗從先生學問作詩究竟如何先生舉秦少游春雨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元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元都劉禹錫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元都館裏桃花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再游元都引云余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時此館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一年召至京師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後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為主客郎中重游元都蕩然無復一樹惟桑葉燕麥動搖于春風耳因題二十八字以示後游時大和二年三月詩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初白云蘇門諸君無一人能繼

蘇門復齋漫錄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為四學士無已晚出不及四人之列元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初白云若就詩論諱學半山亦不在歐梅下誰能廢之

諱學

澠水燕談荆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以爲榮公治經尤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蔡元字解于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者又諱解爲公門人張芸叟挽詞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歐曲洫舊聞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道是門生公嘆曰汝記我言三十年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梅

書錄解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古雅

韓南詩話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涪翁拜

風月堂詩話陳無已晚得詩法于魯直

漁隱叢話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衣于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二十五人爲法嗣謂其源出于豫章也其序略云唐自李杜以後煥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惟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云云要之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抑揚反復盡衆體則非也所列二十五人爲所稱道者數人餘亦濫登其列此圖之選擇不精議論不公故辨之○韓南詩話古之詩難趣尚不同製作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辭達理順皆足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豈詩之真理也哉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

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初白云寫倒后山餘不待言

池塘

世說謝靈運嘗思詩不成忽夢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語似有神助○石林詩話池塘二語人多不解此句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意中猝然與景物遇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閉門

宋文苑傳陳師道字無已爲秘書省正字○詩話陳無已平時出門覺有半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方起故可憐半山韓

撼樹虬蟄

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

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撼樹

韓愈調張籍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疑邪用故誘傷蟄虬蟄大樹可笑不自量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翺翺飛動百年新蟲魚瑣細君休笑學會屠龍老卻人

京都元夕

絃服華妝著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爲者也在游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著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由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問有底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牆外一枝橫半面宮妝出曉晴看盡春風不迴首寶兒元是太憨生

露華浥浥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綠窗試遣紅妝映銀燭湘桃爭合伴仙郎

嫋嫋纖條映酒船綠嬌紅小不勝憐長年目笑情緣在猶要春風慰眼前

暖日園林可散愁每逢花處儘遲留青旗知是誰家酒一片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競出頭卻是梨花高一著隨宜梳洗儘風流

露浥清華粉自添隔溪遙見玉簾苔眼看桃李

零盡更揀繁枝插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瞢騰不易禁一樹杏花春

寂寞惡風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無中幾日園林幾樹紅燕子啣將春

色去錯教人恨五更風

錯教初白云王建句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爭忍片紅飛若爲釀得千

日酒醉著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垂楊也被多

情惱瘦損春風十萬條

小雨班班曉未勻烟光水色畫難真西園春物知

多少一樹垂楊惱殺人

魏紫姚黃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吹殘桃李風

纔定可是東君別有情

紅妝翠蓋惜風流春動香生不自由莫向芸齋厭

閑冷小詩供作錦纏頭韓偓三清之端露春動七情相五色之靈芝香生九數

出京

巫峽歸雲底處尋高城渺渺暮煙沉春風不剪垂

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

惠崇蘆雁三首

圖畫見開志釋惠崇建陽人工畫鴈雁驚鷺九工小景善爲寒汀遠

詩雪灘風竹映寒塘水宿雲飛未易雙又似鷺鷥沙

倚睡春江

寒沙折葦靜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意外羈棲誰

畫得羽毛單薄稻梁微

雁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黃蘆雪打聲休道畫工心

獨苦題詩人也白頭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不似畫屏金孔雀離離花影淡生春

蚤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衾衣晨起覺秋清豆田欲熟朝

朝雨喚殺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蠶腸蓋世功名不自償更笑登封武

明府兩孟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文房四譜古瓦研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掘土往往得之貯水數日不滲

○道山清話世傳銅雀瓦驗之有三銅花鮮

愛惜鈿花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

鴦去喚得書生笑老瞞

鴛鴦溫庭筠詩野土千年怨不平至今燒作鴛鴦瓦

步虛詞三首後二首三

閨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

聲急萬里風頭鶴背高

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見說人間有

新異綠章封事謝昇平

通明王欽若甥聖保德傳建隆初鳳翔整屋民張守真一日

帝在無上天爲諸天之尊常升金殿綠章李賀綠章封事詩

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爲通明殿琪樹明霞落宮歌音嫋嫋度冷風人間聽得霓

裳慣猶恐鈞天是夢中

拙庵爲溫甫賦

歸潛志移刺都尉賈奴字溫甫契丹世襲猛安也讀書慷慨尚氣

義喜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奴隸也常爲官撫

使便宜鄧豫問以事杖殺經歷官坐廢後爲虎賁都

尉提兵赴關中復由商南全軍而回病死自號拙軒

趙開闢爲賦之諸公皆有詩正大初先子令葉余往

毫端棘末幾人爭愚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是巧鬢毛愁白可憐生

毫端唐勒小言賦館蠅鬚毫端

風雨停舟圖

老木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喚起扁舟夢一夜江聲撼客牀

納涼張氏莊二首見五卷驅猪行

小橋深竹午風便一道垂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遮日去卻從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縈回樹下行人坐綠苔絕似叢蒙山下路眼中唯欠繫舟鬼叢蒙繫舟皆鄉中山鄉人謂之繫舟鬼

繫舟鬼靈記繫舟山上有銅鑼船軸猶在昔帝堯遭水繫舟于此

送窮又自詩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顏巷卜終焉主人不倦奴星倦辛苦年年縛草船

日吉奴星草船並見韓愈送窮文

楊柳

楊柳青青溝水流鶯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詩客斜倚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地志南京路汝州梁縣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也是杏花無意况一枝臨水臥殘紅

自題寫真二首又二卷劉器之寫真詩又本集寫真贊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窮泉未擬枯幽澗有冰含太古無人和玉試洪鑪鑪難沒泉壤戶且不朽

窮泉晉孫綽傳綽上疏曰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戶且不朽玉鑪韓偓和孫舍人詩熾炭一

爐真玉性濃霜千澗老松心又此翁詩金勁任從千口鑠玉寒曾試幾爐烘又聞復官詩燒玉漫勞曾歷試鑠金定爲欠周防
一派春煙澹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去莫問人間第幾流

再題

高談世事真何者多竊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看擬從何地著貂蟬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子英見八卷東橋注○傳燈錄襄州居士龐藹

一女名靈照龐公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蚤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餘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機鋒捷矣

船入西江萬有空漈離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卻無生話想得蕭然似卷中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繩牽而今卻羨龐家好兒女生來只眼前時女嚴在廬氏約歸寧未至

劉鄧州家聚鴨圖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葦淡相依若爲化作江鷗去拍拍隨君貼水飛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爲花狂陌上遊人醉幾場前日少年今白髮卻來閑處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邨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黃昏

聞仲澤丁內艱見八卷留別詩

升堂未幾訃音聞凶服衰羸日念君昨夜東南雷雨惡遙知號哭遶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事紛紛昧是非不應刮膜在金鏡知君聖處工夫到且道心盲作麼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卽大庵見三十七卷集序○中州集泰略同希顏裕之賦樂真竹拂子詩云覓个龜毛抵死難直教擊碎釣魚竿世人不用生分別信手拈來總一般

了卻香嚴一擊緣滿梳華髮伴談元誰知抹月披風意已具鈴鎚未落前

抹披

傳燈錄詩披明鈴鎚明道編或行棒月細抹清風鈴鎚坐喝豈拂拈鎚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地志南京路嵩州伊陽縣

大班哆笑口侵耳小班蓄縮如乞憐戲鬪真成兩勍敵發機誰在卞莊前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子端見五卷注屏山見八卷詩○中州集李屏山有子端山水同屏山之賦詩遠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著詩翁只留海鶴樓中景長在經營慘淡中

鄭虔三絕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一柱胸中誰比玉崢嶸

萬里承平一夢間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卻見明昌玉笋班

玉笋班

唐李宗閔傳爲中書舍人並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笋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起傳字正之

代州崞縣人智識精深好學善論議音樂技藝無所不曉長於辭賦出入經史摘其英華以爲句讀如天造神出至得意不減郭離在張代州門下並屏山爲忘年友泰和三年進士甲科調真定府錄事參軍有惠政民立碑頌其遺愛改令沁源又遷司竹監使朝議欲以館職召試會卒遊龍德宮聯句云棘猴未窮巧槐蟻或失王賦雙峯競秀云龍頭疊雙角龜背堆寒峯華山云三峯盤地軸一水落天紳造化無遺巧丹青總失真開閣公屢哦此詩以爲妙○又楊旆有懷王正之詩湛然集有和王正之韻詩陰水集有和王正之寄遠詩○本集三十一卷圓明表三十四卷題名記

官街塵土霧中天入眼荒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

下看北風和雪捲蒼煙

老眼蕭郎筆有神巖姿洲景盡天真情知一段幽閒趣不必清談著晉人

蕭郎

白居易畫竹歌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惟一人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中州集雷淵玉華山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詩云洗耳頰川水磨鑿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與歸○又李欽叔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軟腳山堂一壺酒暮涼開對兩峯秋

竝山一逕入秋雲草樹低迷劣可分開道無煩謝

康樂挽疆須得李將軍

時有虎害故戲云

深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

雷雨題詩自合動煙霞

轉石當日事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卽事二首

新樂府少室玉華谷月夕與希顏欽叔飲醉中賦水調歌頭詞山家釀初熟取醉不論錢清溪留飲三日魚鳥亦欣然見說玉華詩老袖有志憂蒼草牛背穩于船鐵笛久埋沒雅曲竟誰傳坐蒼苔飲亂石歌無眠長松夜半悲癡生鶴下遙天上金堂玉宇地下石城瓊壁別有一山川把酒問明月今夕是何年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烟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

清供惜無佳句答殷勤

詩翁徹骨愛烟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

二草頭巾久已挂三花

趙隱芝子端同年進士令任城爲僧更所評遂隱居今年八十餘自

言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劉君鐵笛

風月堂詩話劉伯壽洛陽九老之一也築室松山玉華峯下號玉華庵主有妾名管草芳華皆秀麗管音律自書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勸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卽行牛止卽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故前

三花

蘇軾三朵花詩序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姓名郡人因以名之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鎮平見九卷感懷詩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州未覺風
流減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一卷

隆顛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鄭
管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黃筌龜藏六圖為張左丞賦

益州名畫錄黃筌成都人幼有畫性少負奇能

畫性少負奇能才廣士人蜀授之竹石花雀又學絲位龍水松石李昇山水竹樹曲盡其妙○維阿舍經有龜藏六圖六而不出對子孫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法句譬喻經龜從河出水狗欲咬龜龜縮頭尾四脚藏于甲中遂不敢咬沙門說偈云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宣和畫譜御府所藏黃筌圖三百四十九有寫生龜圖○張左丞即信甫詳二卷案信甫傳哀宗即位遷左丞後二年致政卒先生詩語殆有望于左丞耶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剗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
君決可能藏六便安全

鎮平書事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卻逋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
老子半窗紅日擁黃紬

蘇軾詩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早衙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壻今
如此莫遣迎門有嘆聲

超化

中州集王庭筠超化寺詩隔竹微聞鐘磬音猶影深吾道蕭條三已仕此行衰病獨登臨詩石恨忽忽去暗記風煙擬夢尋○又史士舉超化寺石恨

寒溜迸珠璣尋丈驚看雪浪飛我是玉川煙水客驚來盤礴亦忘歸○新樂府超化寺詩石恨仙歌詞青錢白壁自買愁腸繞更恨權狂負年少記陽關圖上尊酒留連兒女泪輪與閑人坐釣茂陵多病後懶盡琴心無復求凰與同調似清風古殿風動幡搖晴書永惟有龜藏六圖看胡蝶飛來應無情問牆角殘葵幾幾笑○案寰宇訪碑錄有元遺山題超化寺詩大口正書至治二年二月立在河南密縣

未知為元世何人所刻或即此詩否

秋風嫋嫋入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卻恨大梁三
日醉不來超化作重陽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涼雨氣中一道鷺鷥花
不斷蜜香吹滿馬頭風

詩腸搜苦法茶甌信手拈書卻枕頭簷溜滴殘山
院靜碧花紅穗媚涼秋

寄女嚴三首

遺山墓銘女五人次嚴女冠詔為宮教號清溪真隱

鸛崖魚窟路間關旬月無由一往還寒食歸寧見
鄰女舉家回首望西山

歸寧

案前靈照圖注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為口傳竹馬幾時迎
阿姊五更教誦木蘭篇

木蘭篇

案十二卷即事云阿茶能誦木蘭行即此

眼前兒女最關情不見經年百感并聞道全家解
禪理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饑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
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烟人間只道黃
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
劉阮人間何戀卻歸來

劉阮

南漳詩話元微之題劉阮入山詩云芙蓉脂肉綠雲鬢

後元遺山云死恨天台老劉阮
人間何處卻歸來正祖此意

題省掾劉德潤家驂鸞圖并爲同舍郎劉

長卿記異劉在方城先有碧蕭之遇如

芙蓉城事云德潤又見三十卷孫君碑續夷堅志關中一變云劉潤之說或是

千劫情緣萬古期樓中蕭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冷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顏挽詩五首

官衙寥落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

傳去空勞明主識蕭生漢蕭望之傳宣帝自在民間蕭生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

蕭生

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阨窮日月不爲千載計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驂騑爭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荆棘龜

跌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下馬陵國史補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

出鄧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骨肉生未到白頭能

幾日六年留滯鄧州城

過希顏故居四首

缺壺聲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橫虎視鷹揚何處在道邊孤冢可憐生

鶴蓋成陰著處同一時人物酒杯中臣門如市心

如水世俗論量恐未公

鶴蓋歸潛志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百一以新進狀元亦入院爲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

中有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謂李押歌酒也田夫野老謂王鶚其

鄉人通請託也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生意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唯有區區在地下纔應識此心

萬期流轉不須與物物觀來定有無玉席紙衣同一盡枉將白骨計榮枯

雜著九首

玉席唐中宗斷奇巧制云蕭宮茅柱寔與國之清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紀顯德元年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刻石陵前云周天子好儉約遺令以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鳧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鷓鴣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貪臧獲古來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饑人

臧獲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比鄒燕之北郊凡民男而皆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婢謂之獲亡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荆棘千年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衛瓘晉本傳武帝會宴陵雲臺瓘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二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謬曰公真大醉耶

六國辱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云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辱王國策吾王辱王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黃金浮世等閒休埋愁不著重
泉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埋愁仲長統述志詩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泗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圍棋局上猪
奴戲可是乾坤鬪兩雄

朱三

五代梁太祖傳太祖主劉崇家不作業數加答責崇母獨憐之曰朱三非常人可金遇之反貴也母于崇家母

王八

唐王建傳少無賴屠牛盜驢至此與崇母俱載歸販鹽為姦里人呼為王八

奴戲

晉陶侃傳擢浦者牧猪奴戲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烟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
衙裏笑殺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塚臥麒麟山間曾見漁
樵說辛苦凌煙閣上人

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殺商
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鴻鵠

漢張良傳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

題山谷小豔詩

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真作勸淫看只消一句脩
脩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李下

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家山歸夢圖

中州集開關繫舟山圖詩見後十一卷○又楊之美李平甫為裕之畫繫

舟山圖開關公詩某亦繼作云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况復山中讀書不求官東隱有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顏齊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鶩羽翰計偕聊爾爾平步青雲端竭來遊京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者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倡而三歎世人非無才多為才所誤高者足詆訶下者或半駿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漫晴雲意自高淵水聲無端他日傳吾道政要

才行完會使茲山名與子俱不刊○又趙宜之題裕之家山圖詩繫舟盤盤連石嶺故馬澄澄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中有元家舊廬并隔門一開豺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墜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說與寄庵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會行處聊經眼未得歸時亦可人○又劉昂霄題裕之家山圖詩萬里神州劫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作詩為報元夫

子莫倚家山在畫圖

別卻并州已六年眼中歸路直于弦春晴門巷桑
榆綠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落日淖河一線明萬里秋風吹
布袖清暉亭上倚新晴

游騎北來塵滿城月明空照漢家營卷中正有家
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四皓圖

身墮安車厚幣中白頭塵土浣西風當時且不山
間老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優慣著沐猴冠卻笑旁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
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儂

六書故吳人謂人廣韻泥上聲通雅爾為儂即人聲之轉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一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二

烏程 施國祁北研箋
蔣 炳枕山校

七言絕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

楊文憲公與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宮記云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于廢宮之長生
殿懼後世無以考為纂其大槪云皇城內外門曰南
薰南門之北新開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
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連御路
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
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鼓院西曰登聞鼓院檢
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
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曰精門
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
大慶殿東無曰嘉福樓西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
德儀殿德儀之東曰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
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
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
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
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西上閣門
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殿後樓也西曰西樓仁
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之西曰雪香亭雪香之
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西曰涼信有樓
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
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餗
神運萬歲臺右曰玉京獨秀太平殿殿曰山莊莊之
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
之洞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
長生之南曰開武殿開武之南曰內藏庫由藏庫東
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
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
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
諫院之北曰武庫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
曰尚輦局尚輦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
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
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
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喜殿燕喜殿
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
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張肅門張肅門
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
曰慶春慶春與燕喜並小東華門正東華門正北尚
內正北尚廚局尚廚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
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服局湯藥局
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
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

南齊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
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閣池亭之細並
不錄觀其制度簡素大石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因
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所
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
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與亦不
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裏經今
十五年長因此恨子呼御前歲歲逢元夜金蛾
關鎖中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殿前輪直能偷去
賭金鈿怕見舊香月殿勤上玉階翠輦珠簾不
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人間多棄棄不
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廳月殿錢仁聖生辰節君王
進玉卮壽欄兼壽表留待北還時邊奏行臺急東華
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書燭雙雙引珠簾
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時寒盃聖躬香閣內只道
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今日天顏喜東朝
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駕前雙白鶴日
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陡覺又書靜相將
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二后雖陽去潛身
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情為道園城久駐頭
關輦車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看宮時別殿弓刀响倉皇
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妝一向傳宣染誰知
畏從行不知當日死頭白若為生○案宮人詩十九
首可考者仁聖生辰宣宗后王氏也鑾輿夫者哀宗
東特歸德也寧福位有都監同監貞祐二年所設梁
邸衛紹王子梁王從洛也鄭王崔立也二后雖陽去
者記哀宗遣近侍四喜奉迎兩宮不得出京載金轎
耕錄並引楊氏陳氏所記宋金宮殿內失載金字
遂令張昱宮詞序以為宋宮人語何怪乎升庵并引
雪香亭十五首為
宋徽宗時事哉

滄海橫流萬國魚莊莊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
生下闕劍長槍不信渠
洛陽城闕變灰煙暮號朝虞只眼前為向杏梁雙
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為長得熙
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宋州 初白評云此十五首當是癸巳春未出汴京以前作時
哀宗尚在歸德故第三首時上高城望宋州一句乃十
五首詩
眼也

醇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樹閑批奏內人輪

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爵名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屏零落宣

和筆留得華清按樂圖

按樂圖唐王維傳維思入神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注維徐云此竟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引工按曲乃信

詩仙詩鬼不謾欺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

物散荒涼臺榭水流遲十年前商韓國器方城夢得後二句為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厄百年人事疊成絲重來未必春

風在更為梨花住少時

重來初白云若是金工後重過汴京不應作如許語

楊柳隨風散綠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

青竹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

下路不須回首望都門

漢恩歸潛志末帝寶符李氏國亡從太皇太后北遷至宣德州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廢處佛殿中作為儲旂數合

當同后妃赴龍庭將發于佛像前自縊死且有書門紙曰寶符

御侍此處身故凡旂旂旂何數之妃如輩失節者何當霄壤

符殉節又不知何時遺山安得知之不過預料其如此耳

爐薰浥浥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氍毹雪

三尺畫羅休縷麝香金泥金色如麝香宮中所尚

麝香金藝林伐山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縷金羅為衣裙元裕之詩北去曾縷千萬里畫羅休縷麝香金案句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

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金水河玉海金水河本京索水導自樂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過中牟名曰金水建隆三年引灌皇城歷後苑

內庭池沼○地志南京路開封府祥符縣有金水河○范成大

金水河詩注云在舊封邸門外○蔣平仲山房隨筆金國南遷

浸弱不支又遷離陽某后不肯播遷寧死于汴元遺山有詩羅

綺深宮云云○錢西樸評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

田遺山本之此張粘詩也下句妙在山光二字金水河頭則無味矣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啼盡杜鵑枝

上血海棠明日更應紅

暖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宮園深閉無

人到自在流鶯哭暮春

萬戶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賦家正有蕪

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纍臣幾

人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蘭成案庚信小字蘭成先生殆自謂也

春夕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嬌春酒價高無

可典小紅燈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草木動春妍東家賴有詩

人在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閑處避紅塵低昂自看水

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秘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怨僕僮無人說向息軒翁長安多少貂

裘客偏畫書生著雪中

楊煥然生子四首本集廿二卷康訪碑銘子男四駒郎者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喪之靈然有童鳥之感此子殆即萬駒抑萬嶽耶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為君開異時載酒揚

雄宅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爲湯餅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元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髻已了更醉使君湯餅局兒童他日記通家

阿麟張君美兒子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

戊子十月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觀法駕導引畫幅最前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白知其爲子也

啓母石

中州集雷淵啓母石同裕之賦云千古崩崖一罅開強將神怪附郊禰無情頑石猶胎謫

書載塗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老突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癡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待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爲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回首胡妝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囀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內鄉雜詩

行吟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

誰語梅花嬌小杏花憨

眉二首

香墨燒殘冰麝塵內家新樣入輕勻郭熙只爲吳山老爭信窗間有小顰

蘇軾詩游入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

石綠香煤淺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樣憶著分明下筆難

送窮

董道廣川畫跋畫者陳維岳作送窮圖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畫其畫窮女形露髻淺作跣跣能束芻人立曳棘船行纜引鈔範驅擊棹裴裏以繒纈薦之陳周過室居開門送之爲富女作婆娑像裁機爲衣鏤木爲寶載之懸懸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導欲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此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

象見之

煎餅虛拋塩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不如留取窮新婦貴女何曾喚得來

三鄉時作

山林鐘鼎不相兼說著浮名夢亦嫌菽水盡歡吾豈敢老親自愛薺羹甜

出都

春閨斜月曉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旁僵臥滿羃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爲誰一步一迴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大樂編鐘

元史禮樂志至元元年冬十有一月括亡金樂器散在寺觀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鐘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至是大興府又括鐘磬樂器十事來進又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鐘三百六十有七磬十有一鐸一又中都宣

德平澤順天河東真定西京大名濟南北京東平等處括到大
小鐘磬五百六十有九其完者景鐘二鐘鐘十六大鐘十中
聲鐘一小聲鐘二十有七編鐘百五十有五編磬七其不完者
景鐘四鐘鐘二十有三中聲鐘一十小聲鐘四十
有一編磬十有四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
靈盡破屋疎煙却數家桑梓其剪為龍沙乎郭璞語○案
晉書本傳璞數曰嗟乎燕燕將溷
千異類桑梓其剪為龍沙乎漢書敘傳龍荒朔漠頭之推觀我生
賦神華混為龍荒皆作荒疑為韻拘改字然尺龍沙已見之班
超傳贊則作沙亦可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長空白鳥迴江山都入妙高臺六鼇只解翻
溟渤不駕東南日觀來太山在東南而
此山不之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堪笑長清郭
明府再來仍被葛藤纏長清郭明府自省風世是此寺
比邱及作寺碑宛然算沙語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深居那得似禪關出門應被山
僧笑纔得雲林半日閑

夢中作夢人請賦四禽語
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慚婉幽禽喚客還安得便乘雙
翼去綠陰清晝伴君閑

奉酬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南風穩送北歸船留得虛名一指禪崧少詩僧幾
人在因君迴望一淒然

舊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燈兩鬢絲不似戒壇明
月夜杏花香裏唱歌時住在崧山時陪馮內翰雷御史
游戒壇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

兵塵千里邈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若見山堂憑
借問幾時同宿贊公房

贊公房見少
陵詩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絳唇深注蠟猶新只嫌憨笑無
人管開簇枯枝不肯勻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城外杏園人
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孃香一龜白骨黃
河隔遙望梁門哭斷腸

病起拈鍼眼未花團團兒女運司衙今年得在應
猶健更好從頭說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豐城今日無
雷煥紫氣誰當辨斗牛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
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
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旛幕障
中庭乃扁開門戶其嚴及掘鏡出光耀燦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
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環繞無數餘三方都無所睹因大駭曰不可
不可即埋之姨母時伏牀下得窺窺焉兵火後此家唯一兒子在
姨母能指鏡處存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

宿神霄北庵夢中作案二卷有覓神
霄古銅爵詩

素月流空散紫煙座中人物半神仙麗川往事渾
如夢信手題詩一泫然

夜雪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茅屋不知門
外雪黃紬衾煖紙窗明

冠氏趙莊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襜褕花中誰有張
萱筆畫作宮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漲春風荒村此日腸
堪斷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爲花愁荒蹊明日知
誰到憑仗詩翁爲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卻有情聞道紀園千
樹錦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莊歸冠氏二首

春華澹澹曉寒輕野草搖風半白青誰識杏花牆
外客舊家曾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綠綫齊寒食人家在
原野乳鴉牆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摘取數莖聊
自笑貴人頭上不相饒

貴人初白云夢得語乃收之句

問愁何怨復何讎直要青春便白頭揀卻鏡中渾
是雪且看渠待幾時休

戲題醉仙人圖

醉鄉初不限東西桀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
沽酒胡盧今後大家提提胡盧沽美酒禽語也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算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
指過只疑來處是前生

四十二年

案本集三十四卷行記云乙未七月來游先生年五十六歲計兒時當十四五歲

匡山聞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
李白今人多少賀知章

匡山記云匡山世傳李白嘗讀書于此

華山真是碧芙渠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

如雨西城橋下見游魚

華山記云華不注山太白詩云真華峯寫照也

吳兒洲渚似神仙翟畫溪光碧玉泉別有洞天君
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

鵲山

居易錄云遺山濟南題咏尤多而工如濟南山水天下無鵲山寒食泰和年等句古今膾炙具載集中○案濟南山水句集中無有乃元子欽詩語

石刻燒殘讌集辭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畫戟清
香地多欠韋郎五字詩

讌集案此辭即指上文泰和寒食事記文不及無考

研來官樹午陰輕湖畔游人怕晚晴一夜靈泉庵
上宿四山風露覺秋生

靈泉

記云靈泉庵留宿者用

白煙消盡凍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澄且向波間看
玉墀不須橋畔覓金繩

金繩

記云金繩泉有鐵若纜余徘徊泉上三四日竟不見也

入秋雲物便淒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鵲山煙
雨裏王家圖上舊曾題王清卿家有鵲山烟雨圖

王家

中州集王仲元字清卿

荷葉荷花爛漫秋鷺鷥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
行徧留著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著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藕
花裏有心長作濟南人

題解飛卿山水卷

濟南記進士解飛卿從子游者十許日

平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煙霞卜四鄰羨殺濟南山
水好幾時真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

圖繪

寶鑑趙士表宋宗室善山水尤喜作墨竹思致如鄭王秀潤過之

鷗鷖林響四山風雪後人家閉戶中應被火爐頭

上說水邊清殺兩詩翁

黃塵遮斷山間夢白髮重尋畫裏詩好似玉溪溪

上路醉和王老喚船時

玉溪新樂府水調歌頭注賦德新王丈玉溪溪在崑崙費莊兩山絕勝處也○嘉靖河南志元劉驥安陽河記云大元彰德路總管王公丁卯秋九月既望天高氣清山空野靜與參佐數騎出郭門西行一舍許岡勢稍峻陀又六七里地徑轉而丁小川忽平展中有一潭洄水也其深不可測焉見居民夾岸廬舍相望疏畦竹塢上下茶布宛如圖畫遺山嘗謂絕似玉溪此語誠不妄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一紙除書誤半生笑向槐花問

前事爲君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歸潛志洛水劉肅才卿有歸潛堂詩○石抹世勳傳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勳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本集三十三卷石橋記云安撫劉君才卿

幽澗雲凝雨未乾曲池疎竹共荒寒扇頭喚起西

園夢好似熙春閣下看

聞歌懷京師舊游

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迴記得杜家亭

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

杜家案杜卽仲梁信之卽麻革欽用卽李獻甫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圖繪寶鑑宋鄭天民字先覺宣和中爲郎官山巨然

臨水華枝淡淡春水光華影兩無塵風流一枕西

園夢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本集三十四卷東游略記龍泉寺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

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政甲乙院亦有碑又明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

懸麻白雨映層崖過盡行雲晚照開可是登臨動

高興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殘僧隨分了生涯雞鳴山下題

詩客曾到靈巖不用誇

靈巖齊乘靈巖寺府南八十里靈巖山中其山與方山相連南接泰山北接龍洞極爲深秀疑卽水經注之玉符山也寺在佛窟窪草錫之地有立觀泉佛日巖時支塔自山麓至寺門十餘里古松參天亦謂之十里松歷代碑志具存○考證錄志引齊乘云山與方山相連疑卽玉符不知此山前後之水源流皆與明公谷水無涉其非玉符不待辨也

河邊殺癩尙能飛無角無鱗自一齊甲子紛紛更

兒戲壁間休笑阜昌題寺北齊時建又多劉豫阜昌中刻石并題名

殺癩北史齊文宣紀先是童謠云一東蓊兩頭然河邊殺癩指又宣帝名也于是徐角鱗云七月十三日宿阜昌城縣縣教諭劉元輔話齊祖聖在縣南十二里今謂之御莊至今石馬在焉明曰次元元陳教授又說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見婦翁家大鏡中包無鱗與角耳後婦翁亦見以女妻之資藉之力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爲名或者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阜昌題潛研後唐吳福祥院碑云碑之下方刻齊符縣年號也前云據崇法院主僧海巖後云右給公據付崇法院收執照會准此蓋冥福時已改崇法矣後刻知縣事劉主簿高尉張三人押而不名前後鈐奉符縣印三方今在泰安縣城內○齊乘劉豫書游平陰龍泉寺有留題來者諷笑遺山何故曲解之說黨惡如此豈不爲斷腕后所笑耶自古經生文士學博才高而性僻識陋害理者不少如遺山之流可不戒哉○案先生中州集敘載甚略不加評語及其題名而云休笑阜昌者蓋爲國諱也然議評已見于言外矣思容何知哉

遶渠寒溜夜潺潺說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

雨手一泓泉水伴僧閑

李進之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欹歔歷落從

人笑潦倒羸疎我自真

舉世營營共一途要來閑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
賓主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鎮州

汾水歸心日夜流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
鄉路卻傍西山入相州

過邯鄲四絕

富貴榮華一歎嗟依然夢裏說韶華十年幾度山
河改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娛樂恨君遲後人共指叢
臺笑三尺堯堦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前日少年今
白髮只應孤塢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邯鄲今日題
詩客猶是黃梁夢裏人

楊秘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屋非畫師忽見奚官記
前事東華馳道晚涼時

大小青

澄水集二青圖詩大青天驕
之雲仍小青八尺猶龍騰

竹溪夢遊圖

意外荒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何時萬頃風
煙裏白髮刁騷一幅巾

藥正卿餉酒

宿醒未解渴生塵驚見王宏餉酒人獨恨文書困
佳客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畫繼王誦雖在戚里擯去膏粱黜遠
聲色從事于書畫作寶繪堂于私第
之東以蓄其所有東坡為之記其所畫山水筆李成
破法以金礪為之小景亦屬作平遠故東坡謂晉卿

得破墨
三昧

平林漠漠數峯閑詩在巖姿隱顯間自是秦樓畫
眉手不能辛苦作荆關

荆

五代名畫補遺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八季隱太行之
洪谷號洪谷子常畫山水樹石以自適著山水訣一卷
關圖畫見開志關全長安人工畫山水從荆
浩學有出藍之秀名當代無敢分庭

贈絕藝杜生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
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畫繼趙令穰字大年少
誦杜甫詩見唐人畢宏
韋偃志求其跡師而寫之不歲月間便能逼真所作
多小軸其清麗雪景似王維汀渚水鳥多江湖意

寒沙折葦浙江灣詩在波痕滅沒間前日扁舟人
老矣卻從圖畫羨君閑

畫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賣酒墟邊見
崔白王孫真有五湖心

崔白

圖畫見開志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工花竹翎毛體製清
瞻雅以敗荷鳬雁得名然于佛道鬼神山林人獸無不
絕精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
文錦只許蘇孺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藜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
語口後世何須揚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涂接大河馬上哦詩無
好語聊從白塢記朝歌

黃屋何曾土作階禍基休指九層臺書生不見千
秋後枉為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迴車曾此避虛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外黃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卻須推讓外黃兒之句因為范增解

嘲王安石詩人七十漫多奇為漢歐陽文忠公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一怒屠城一說留書生剛為范增羞軍中老子關何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題蘇氏寶章

蘇水集三蘇帖詩他年鴻雁各分飛風雨蕭蕭有所思猶記讀書懷遠驛

夜深燈火對牀時君家一日會三蘇翰墨人間今古無時向明窗展橫幅不須更寫德軍圖秋澗集題蘇氏寶章後忠定二公書金聲玉振如清廟之瑟一倡三歎有遺音者矣今觀過等帖筆勢圓熟有伯父氣格至遲之此幅為尤佳所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風格自超人羣也○玉堂嘉話蘇氏寶章蓋東坡黃門及邁等帖遲即穎濱子也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堦庭峨眉寶氣千年在未數陳家聚德星

長公忠義如顏平原次公冲淡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最怒目

劉氏明遠庵三首

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蚤抽頭路人不識閑居士袖手雍容活兩州

世間無物礙虛空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境轉江山元只在胸中

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别有妙高臺栽花種柳明年了拄杖敲門日日來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中州集李宜陽過庭字庭訓武

亭人貞祐二年進士歷官陽平寧陽三縣令所去見思入為右曹掾勸獄寬平當妖賊李亨首坐所註誤數百人皆從輕法正大中權右三部司正終于昌武軍節度副使少日從太原王正之學故詩文皆有可觀人初與交者多不能合久之知其為淳實長厚人也壬寅四月暴卒于東平子尊字華甫○又劉祖

謙雅集圖詩翠雀翻羽鶴孤玉京人物會仙圖後來且莫輕題品席上揮毫有大蘇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照河東衣冠忽見明昌筆更覺昇平是夢中

景星丹鳳一千年合着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郝大河南望淚如川

王謂仲澤李謂長源郝謂仲純

郝仲純中州集郝內翰傳子居中字仲純樞密院令史出也正大末除鳳翔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有功

南關二首

地志河東南路武鄉縣南關鎮

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柏關前水流盡朱顏到白頭

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團柏關前水却共清汾一處流

是日自徐溝宿南關

團柏地志河東北路太原府祁縣團柏鎮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

本集三十五卷清真觀記云修

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又云舍傍近出大泉澗千畝稻陸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又云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又清真道院營建疏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閑伴五溪魚茂林修竹山如畫蘸碧軒中恐不如

蘸碧軒新樂府有超化蘸碧軒得飲叔書洞仙歌詞即此

枯蒲折葦障清灣千里風荷指顧間安得西湖展江手亂鋪雲錦浸青山

靜中入境兩條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上水亭風榭看明年

惠崇獐猿圖

月嘯煙呼本不羣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令人羨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觀察判官

本集廿二卷墓表邦直諱元姓史氏武陟人與定五年詞賦乙科終

情話通宵慰別離殷勤釀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蚤猶較歸程十日遲

沁南地志河南東南路懷州沁南軍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鄰居定有緣一樹梅花一尊酒知君東望亦淒然

宋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壑他年見水月同宮記此時

水月同宮五星家謂人以此時生者長必貴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清新未要梅花賦射虎留看第二篇

以射虎詩著名

射虎

中州集宋孟州權傳濟州長子人以此省據從吏部尚書梁肅使宋副趙王府直臣獵淮上射一虎斃之濟川有

詩紀其事語意俊拔刻石于鎮淮堂○秋間集敗雪齋書宋孟州獵虎詩後音與陵選庭臣奉使江左須得才辨有聞望者若宋孟州射虎詩清雄振厲遠而有光華大定人文之盛概可見矣雪中展觀于會孫秘監處令人三復清興四發今秘監以學問德義又為青宮所宜禮所謂黃門有父風也

雛鳳來時鶴卵成兩兒前後不多爭阿寧解語應須道猶是渠家百日兄

乞酒示皇甫季貞

醉頭慵舉睡昏昏夢裏青旗雪擁門枕上一杯風味好糟牀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游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擲瓢圖

不知黃屋不知堯喧寂何心計一瓢我是許由初

不爾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

松楸千里動悲哀說道迴家蚤晚迴九月忽驚今日盡滿城風散紙錢灰

雜著

燒殘芻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好箇路傍官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路傍堠堠韓愈詩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但媿苦無相贈物柳船輕似去年時

卽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新喜掌上寧兒玉刻成

寧兒叔開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開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會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

宮車祇應千古浪溪路人說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

至朝殿外門故余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因爲之賦

歸潛志侯平章軫字莘卿東阿人少擢第

慷慨有爲貞祐初北兵圍燕都公由中都趨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自任戶部侍郎遷河平軍節度使宣宗南渡爲參知政事出鎮東平移鎮下邳所至吏民安愛後入朝遷左丞正大初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居相位憤無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幾還朝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蔡水濱公日在園與耆老燕飲後南京降以前宰執爲北兵所殺爲人有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頗喜薦士如張文舉雷希顔麻知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徐水集雙溪記尚書右丞侯公領東平之四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浪與侯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卽公之舊隱讀書處

也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堤中植亭館時以花
竹命之曰雲溪云○又雲溪圖詩朝遊雲溪上暮遊
雲溪下不知雲溪雲去作人間雨流水赴大壑白雲
思故山何處雲上人心與歸雲閒黃公山下雪溪路
十里溪光照雲樹溪流歷歷讀書聲想見先生舊遊
處溪上老僧今日頭天書招我歸來休記上方傳黃
石路山中未暇赤松遊我公昔年提孤軍旌旗繞十
萬寄一身威陽白骨迴青春九軍數息人為聲殿前
論事氣益振滄海未全歸禹貢山東且願變齊民臣
內寶書金屈戌要問瑞錦玉麟麟國錦衣歸故里
代公黑髮更慈親他年鐘鼎出元勳二十四考中書
君整頓乾坤濟時○飄然卻近雲溪雲○中州集雷
夢澤解起晴雲作霖雨更邀明月時清光千重復嶺
藏仙境萬斛香泉釀醉鄉畢竟麟符拋不得煙波空
效五湖蒼○秋淵集雲溪先生畫像詩大定明昌五
十年聲明文物出中天畫圖一識雲溪老耆舊風流
墮眼

黃山圖子翰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
下客國亡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兩枝新綠倚高寒瘦龍不見金
書字試就宣和石譜看

瘦金

書史會要宋徽宗行州正書初
學薛稷變其法度號瘦金書

萬石綱船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
原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別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爲肌玉
爲骨淡妝濃抹總相宜

淡妝

東坡句

瓊枝玉蘂靜年芳知是何人與點妝可道海棠羞
欲死能紅能白更能香

吳子賢樗庵二首

人道樗形百醜全我知道造物向君偏世間正有明

堂柱偃蹇風霜得幾年

廣莫初無匠石過一丘一壑奈君何世間正有明
堂柱春草輪贏較幾多

太一蓮舟圖三首爲濟源奉先老師賦老

吾宗盟○見三十五卷通仙記新樂
府有乙亥春濟源奉先觀賦杏花詞

泠泠風外到仙臞琢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
蓮葉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
葉以香書

仙人寧得此婆娑亡奈丹青狡獪何我與太虛同
一體也無蓮葉也無波

泰一青藜出漢年明窗開卷一欣然憑君莫問題
詩客不是韓駒第二篇

韓駒

海陵叢話李伯時畫太乙真人臥一大蓮葉中手執書
卷仰讀蕭蕭蕭蕭有物外意子蒼有詩其上郡齋讀書志王
輔嘗命韓子蒼詠其家藏太乙真人圖
盛傳一時○案草廬淵穎皆有圖詩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
人恨藏著中巖十里花

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低叢看不供總道楂花香
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有
玉瓏鬆

只願長城沒徹頭豈知蒸土更堪憂素人若見千
年後抱杵臨洮老死休避秦

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得近山營
馬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仙貓聲在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
丹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貓洞是日兒子叔儀呼貓應者
一土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獨不
去

仙貓

續夷堅志天壇中巖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
亦昇仙而貓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

哥問有應者王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說為余言己亥夏四月子自陽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叔儀呼之隨呼而應聲殊清遠也因作詩云

諸峯羅列擁朝臺落日行雲一望開絕似太山山
上看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海浪深鰲頭鵬背半浮沈不知腳底山
多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還盡東坡句

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擎石開安得天瓢一
翻倒躡雲平下看風雷時早甚故云

天瓢蘇軾詩馬上傾倒天瓢翻

仙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閑
不得海東移著海西頭

鳳麟洲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中央仙家處鳳鳴及麟角處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蜜崖為問松臺千
歲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盧氏蜜崖人跡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松臺

即白雲老

蜜崖續夷堅志明昌天盧氏山蜜崖石壁高峻非人跡所到忽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字大如盤墨色光瑩而紫余過中巖謂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葬松臺因有詩云

仙人龍蹻玉為鞭石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
萬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石穴所藏丹經予復觀于山陽

龍蹻抱朴子乘龍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龍蹻三一龍蹻二龍蹻三龍蹻

石穴本集卅仙觀記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于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待方明力故常介先昌字問答已竟太乙現深明輪迴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于齋壇之上瞻暖之際太乙與無央仙悠隱于元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後記云余留于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譬凡文異軀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淵微希影髯而已

遺山詩集 卷十二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八表神遊吾
豈敢或能搖筆賦垂天

擬著茅齋北斗平殘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
全笑曾見青山養伯齡盧全送伯齡出山云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子以早當出山故自

在天壇之後

初登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堦亭亭三
十里漳河東畔幾迴頭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
僧父卻來河朔作炎兒

僧父蘇軾詩畢竟擬為僧父憑君說與吳儂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
塵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掣迅霆卻恨暑天行
過速不曾赤腳踏清冷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
欲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通蔽互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
舊觀觸醜端合羨侯王

通蔽謝靈運詩通司命屈原九歌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
千首不愁錦繡裏山川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二

原
书
空
白
页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三

烏程施國祁北研箋
蔣炳枕山校

七言絕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
古力幾家兒女得安全
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笋班從此晉陽方
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

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開公改爲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叔玉

讀書山
澄水集題東巖道人讀書堂詩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欄關名字不妨從我改更稱元子讀書山序云裕之先大夫讀書于此東巖其自號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老樹婆娑三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

賦餅中雜花七首
予絕愛未開杏花故意未自戲
老柳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杯親東山一道花如繡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瑞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拆花房更可憐傳語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膏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華邊剩有清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豔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

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華錦片新兔葵今日到殘春低枝留得稀疎朵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友卿三首

一般花木各榮枯筦庫區區亦仕途前日江東羅給事只今城裏范萊蕪

羅給事
五代羅隱傳字昭諫餘杭人開平中魏博羅紹威表薦授給事中

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未要三句
又見後上梁文

閑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怪門前可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雁後花前日日閑頗思尊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州客誰在花花綠綠間

雁後
薛道衡詩人歸洛雁後思發在花前

詩卷親來酒醖疎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

竹隱
案宋有竹隱見劉過斜州集元有南湖即曹通竹隱見吳澄州廬集金人未詳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蚤圖二首

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寺

月雨昏湘浦夜船燈之句因及之

山水云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人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跡河東住有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

夢裏水邨曾見酒旗風

黃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間見

晴景依然愁絕夜船燈

黃陵祠鄭谷詩雨昏青草湖邊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地志西京路應州渾源縣

四月山泉凍未開東君纔爲挽春迴多情丹杏知人意留著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丹杏曾看百葉花今日山中見雙朵自憐憔悴老天涯

陵川西溪二仙廟有百葉杏兩株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洛西秦往復迴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最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三十三年

案本集兩山行記年二十許時自燕都試與客登南樓當爲辛丑歲也

汀樹微茫岸草青漳河四月水泠泠鳳山可是生來巧恰與南樓作臥屏

杜生絕藝

上卷有絕藝杜生詩

杜生絕藝兩絃彈穆護沙詞不等閑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願得主人如此物呂翁他日作回仙

回仙

蘇軾詩序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畫其家東老庵之壁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余詩數首以此詩爲贈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好箇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

唐人以茶爲小女笑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

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

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具眼晦庵詩挂酒家牆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

劉時年八

溪橋獨步

納納溪橋逗晚風水邨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黃塵路畫裏初逢避俗翁

夏山欲雨

案曾次江山一首諸刻本皆無題係脫刊今補入

曾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氣入淋漓仙翁不是人間客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鄉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復夢且從圖畫看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仙舟有靜緣只合此間添此老脫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嶺各分明去年風雪無多景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鳥飛不到太湖秋一邱一壑都堪老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橫陳聖阜前淖沱陂堰遠相連魚多只說牛家雁何處秋風有釣船牛家雁在神山下

曉起

鬢毛衰颯病凌兢暫入紅塵倦不勝學似玉山樵客了八年流落醉騰騰予痛飲至是八年騰騰故用韓致堯此句

八年

韓偓騰騰詩句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

地志

大名路大府莘縣

夢裏哦詩信口成分明濟水道中行夢迴真到哦詩處滿馬西風雲月清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東君自愛長安好能住山城得幾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卻自神天上近來詩價重一聯直欲換青春後二句夢中所得

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

廓達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詩家關捩知多少一鑰拈來便有餘

好句端如綠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黃萼曲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愛殺熙春萬玉峯網船迴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煙

霞了蚤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雁門關二首

雞聲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遠近雁門關上懶回頭

峻嶒石磴倚高梯穹谷無人綠樹齊總爲古來征戍苦宿雲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王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處士醉來肝肺出枯槎

肝肺

蘇軾詩肝肺槎枒生竹石

王希古乞言

支幹孤虛不救貧素衣空染洛陽塵一龜蚤晚揩床了袖手風簾閱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即劉德柔見本集二十八卷丞

碑相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潤煙濃下筆難今日龍門圖上看蕭郎只合老荒寒

煙梢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橫意自閑莫問筆頭龍未化看看霖雨滿人間

從希顏覓篤耨香二首

追錄○泊宅編市舶使張栻進篤耨香得等士

按篤耨出真臘國樹似松香老則溢出色白者名白篤耨夏融冬結以氣飄盛之置陰處夏不融雜以樹皮入脂則色黑名黑篤耨

綠洋奇品賽濃梅永憶薰爐試淺灰尤物也知人愛惜簾篩風動只縈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覺無聊懸知受用無多在試枉新詩乞斷瓢

戲贈柳花

誰擘輕綿亂眼飄不教翠紐綴長條只愁更作浮萍了風轉波衝去轉遙

喬夫人墨竹二首

陵川集靜華君墨竹賦其我物
縹不為泉石不為丹青不為用而形於竹間太古之
元關寫靈臺之幽獨儲秀潤於掌握貯水霜於肺腑
足乎心而無待於目備乎理而不備乎物全乎神而
不徇乎俗蓋達者之有天趣而以貞節為寓也若一
葉一節施筆粉澤舒寫而布煙縵焉而綴筆以規規
之形似幸他人之目悅是淫惡之微聲惡足以知吾
物色之說竹有竹外之形墨有墨外之色故與可有
成竹之論披仙有心識之訣而穎濱謂解牛斲輪心
手俱滅而後至乎超絕詎庸固滯者得與其列也
於乎靜華琴書滿室雄傑玉胃振吐天葩幽閑貞一
瑩璧無瑕美龍光而高蹈絕倫志於雲霞湛虛室之
大素曾不惠乎豪奢故其坐雲軒竹簾字凡蹤絕天
籟寧吞八九之雲夢小渭川之千畝沛蕭蕭之神寓
植歲寒于毫楮掃胸中之全竹走筆下之風雨忽穎
脫而迸裂然絕無纖細而擊去何此君之尚元稹言翠
不處恍一夢於藍田幻兩身於湘浦惜斧斤兮何地
陋淇園之漢武揮淚涕兮何從嫺蒼梧之二女發四
座之清風驅半襟之煩暑欲折枝而不得懼真宰之
或然劍拔戟張會于癡神而得於脫顧豈畫工之屑
其狀劍拔戟張會于癡神而得於脫顧豈畫工之屑
落今終古則君之玩物色寓天趣又豈紛紛紅綠線
得同年而語哉辭曰月府今雲氣飄飄今來三湘粵
惟靜華之此德今東貞節今凌霜○靜修遺文靜華
君張氏墨竹詩序靜華君張氏武康之女嫁為喬氏
妻而金源名士王脩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
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類之
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
因為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
卷請予集之
刻之石焉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霧閣雲窗晚幾就扶疎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

醉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宣和內府物

聖朝名畫
評何尊師江南人士其名畫畫兒罕見其此所畫
有癡者覺者展膊者戲集者皆造于妙毛色純潔作

態馴擾尤可賞愛

窟邊癡坐費工夫側輓橫眠卻自如料得仙師曾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飲罷雞酥樂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邱了四腳撩天一任渠

雞酥一名雞酥殺鼠如邱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本集續編挽趙參謀詩云
篇什中州選兵同僅補完
風入定誰采墨本賴君刊○張德輝中州後序云己
西秋得真定提學龍山趙侯國寶寶籍之始錄木以
傳○道園學古錄國朝風雅序國寶之初故金進士
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蓋傷六百十年
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概見于世姑曰錄詩
傳其人之梗概者君子固有深憫其心矣○吳文正
集跋趙運使錄中州詩云運使趙侯以近世中州集
錄出七言八句三十七篇界于子寧俾初學不至失
中州集所載金詩可以入唐詩門戶矣○都穆南濠詩話
求其渾雅正大可進古作者殆未之見元詩大都勝
之意者土宇有廣狹氣運亦隨之而升降耶○池北
偶談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
虞山極喜之晚年撰明初詩集略仿元例一代故實
大有細繆如載諸相明初詩集略仿元例一代故實
松年史稱便按元首推其家學且取王夷甫王逸少
之語略無取詞曲筆如此
豈足徵信而顧効之哉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

錦袍
隨唐嘉話武后游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東
方曲受賜未安宋之問隨就文理兼美乃就奪錦袍賜
之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會郎借齒牙

半山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

選錄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編王介甫所纂
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為介甫所纂
○直齋書錄解題王安石以宋次道家所有唐人詩集遂為此
編世言李杜韓詩不與為有深意其實不然案此集非特不及
此三家如唐名士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劉柳孟東野張文昌之
倫皆不在選荆公所選特世所罕見其顯然共知者固不待入

選耶抑宋次道家獨有此一百五集江西直齋書錄解題

而釋之他不及耶未可以臆斷也江西直齋書錄解題

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自黃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云詩派之

說本出于呂居仁前輩多有異論觀者當自得之○養新錄呂

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翁翁列陳後山于江西派後安

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翁翁不相似乃後山于江西派後安

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陪翁翁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

不拾江西唾末要會借借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為亦由此

輩尊之過當會郎蘇軾詩集卷五蘇軾詩集卷五

故有公以次至僧碑二百餘家詩序云博采旁搜披尤取類

表而出焉○直齋書錄解題一百卷太府卿會徒端伯編所以

韓荆公之詩選而識見不高去取無法為小傳略無義類議論

亦凡鄙陸放翁以此中與問氣集諸相甲乙非虛語也其言駁

予固言之矣○趙與峕寶鑑錄會端伯集以所編百家詩選

孫仲益觀仲益復書云蒙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

所未聞讀之惟恐盡也又云秦少游言會子固文章妙絕古今

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兵間指徐德占

論交指呂吉甫又黃金頤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又云蘇

黃門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言詩最善又云曹元龍米

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若都平文我又待入紅窗

迴矣聊發千里一笑端伯蓋於多街博未免以不知為知詩選

之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識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

頤楊諸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平文

我之句答書及此亦以賞之也○張德輝中州集序云作詩

難知詩為尤難唐釋皎然謂鍾離非詩家流不應為詩作評其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

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

長沙帖輟耕錄錄潭帖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東坡推為勝閣帖云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恨殺溪南辛

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

十年遲蘇軾和介甫云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藁天

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

稗官漢藝文志如淳注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師古注云小官名也

講武城

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能堅祇今講武人

何在衰柳殘楊有亂蟬

藥山道中二首本集濟南行記藥山以陽起石得名

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靜中閑此中未是無

佳句只欠詩人一往還

西風砧杵日相催著破征衣整未迴白雁未銜霜

信過青林閑送雨聲來

白雁杜甫詩故園霜前白雁來

善應寺五首

平崗回合盡桑麻百汧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

重複武林何處覓僊家

石潭高樹映寒藤閑有沙鷗靜有僧總恨山陽竹

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臥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游魚覓

歸宿爭教白鷺逞風標

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

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

紅塵新樂府流溪沙云湖上春風散客愁芳洲煙景記曾游人家渾似玉溪頭楊柳青旗沽酒市桃花流水釣魚舟

紅塵數馬幾時休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

沙底枉費潺潺落枕聲

摘瓜圖二首樗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真作木腸兒履霜只說琴

心苦不見房陵道上時

四摘唐太子賢傳黃臺瓜詞種瓜黃臺下瓜熟不離離一履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

霜琴操尹吉甫子伯奇作吉甫信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笠荷衣采棹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

高鳥長憂挂網羅如庵日月共消磨憑君莫話前朝事比似黃臺摘更多

如庵密國公所居

黃華峪十絕句

岱崧王屋舊經過自倚曾中勝槩多獨欠太行高絕處青天白日看山河樹經凍雨半青黃山入高秋老更蒼且就同遊盡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陽

五日

案本集五卷六篇題注九月四日洪谷題注九月五日正合

紅葉黃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秋山卻也堪人恨白與高歡作錦城

絕壁孤雲仔細看雲間龍穴想高寒碧瀾寸寸橫秋色空對山靈說到難

唐人到難處有碧瀾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見唐文粹

王立千峯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閭山要著黃華老千尺珠簾得似無

前輩閭山詩有向使早逢周處士子端應不號黃華之句處士指周

德卿先生

團團石甕琢青瑤仰面看雲覺動搖誰著天瓢灑飛雨半空翻轉玉龍腰

萬古飛流瀉不供枉教噴薄困魚龍謫仙剩有銀河句不道香爐更一峯

香爐

李白詩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初驚河漢落半洒雲天裏

天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只愁駝背糝糊錦翻倒龍宮復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湍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塵浣才近山門便狀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黃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露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殺共城麴米春

是日有麴名酒獨酌水邊

麴米春

杜甫詩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即醉人

峽口食鰻魚有感

無奈微雲疎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愛襄陽好縮項鰻魚刺鰾多

鰻魚

孟浩然詩鰻魚得食頭項鰻詩只今者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鰻

大簡之畫松風圖為脩端卿賦二首

秋澗集有

大簡之山水橫披詩畫史會要大簡之渤海人工松石小景○秋澗集跋松風醉歸圖詩云不向東華踏軟紅夢歸正壑酒松風夜○到山閣石吹萬從集總不同危行危言到兩難炎涼時事旋相看放教兩耳秋風裏待與龍約歲寒注此卷為脩端卿所藏元文類有脩端卿遠宋金正統辨

董元老筆鬱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絕似鳳凰山下路秋風無際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沈好就崆峒山叟問醉眠春晝果何心

風春書眠

能改齋漫錄田丞君記姚嗣宗崆峒山寺壁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語飽聽松

秋江待渡橫披

秋澗集詩楓林沙步夕陽着一棹秋煙待野航江上西風晚來急行不須忙

物外琴尊合往還爭教俗駕點溪山畫師果識閑中趣只作橫舟落照間

贈答要襄叔二首

長洲連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文擬邛侯下筆難韜春一讀不知寒名家未覺風

流滅洗眼青雲看阿端襄叔之先人擬下邳侯傳作寶韞春傳以賦火焙又其兒子小字端

平者方就學

贈侯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見上

松風圖注

姓字舊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此客酒光灩灩梅花春

眼中人杜甫詩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去華手中倒樹棚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辦作南山豹霧雨七日蔚成文

掃地焚香樂有餘情知快快米監書枉教棄擲泥塗了綠髮脩郎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韓生頗似周生勤舉家都無擔石粟老氣仍有垂天雲

中庸胡公隔天壤寶臣近日常死大木失望工師來明堂

老手李明府我知此公無棄材謂李順陽吉甫

乳虎守穴子可探研頭不屈貧所甘異時三客俱熠熠人倫東國吾無慙

秋江曉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旌車輓輓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几樵人塞上詞劉景元號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起山亭夢好似三鄉共醉時

曾將心事許煙霞酒榭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上客而今鞍馬老風沙

而今吳激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為謝
敗筆成丘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
鰥鰥魚目漫漫夜盼到明星老卻人

鰥鰥釋名愁悵不寐目恒鰥鰥然鰥鰥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開者也

參旂亦自遇災年橫被狐星射右肩牽牛只有搭機石送與天公折聘錢

西虎東龍總伏雌老舊卻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相報借用盧仝月蝕詩

題鸞鷺敗荷扇頭

荷經凍雨綠全枯葦到窮秋影亦疎為問風標兩公子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樓為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家里只有青山入眼來

挂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題品湖海元龍興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樂天不能忘情吟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

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由名之由是名之
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驢首返顧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跪變有詞一盃快吟數十聲聲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不能忘情又不至不及情者事來攔情一動不可不病來心轉轉蹉跎身外猶嫌長物多况是春歸留不得待兒無用雙雙蛾眉里陌鳴珂歲月深柳枝清唱伴長吟一朝並逐春風散卻是維摩示病心悲鳴駱馬莫回頭說似子情久從游滿眼清伊石樓月杖藜來往亦風流龍門八節鑿來頻千首新詩貯佛經只有暮年無做作又留公案入丹青舊詩猶在老江州放逐歸來万事休正有醉吟情未減又翻新樣柳枝柔春風不到身冠霜甚是溫柔與醉鄉展放畫圖還

官笑鵲絲先比樂天蒼又詩駱馬悲鳴頭玉瑛停杯
重聽柳枝歌作一段間公案轉覺香山長物多楊
柳新聲滿洛陽尊前風味老難忘筆
端拈出新詩句似爲樊姬作嫁裝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就使此情志
得了可能長在老頭皮

老頭皮侯鑄錄楊朴詩今日捉齋
官裏去者回斷送老頭皮

芙蓉脂肉紫霞漿別是仙家煖老方只枉柳枝揀
不得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屬張彥通舉釋菜之廢典仁卿以

詩美之賦二首案劉祁游西山記甲午歲還渾
汾詩曹益甫有應州廟學釋菜詩本集壽陽縣學記
今臺隤下于壬寅之冬謀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此
皆在金亡以後而湛然集釋奠詩序云王巨川能于
友燼之餘草創宜聖廟于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諸
士大夫釋而奠之禮也諸儒相賀曰
可謂吾道有光矣則又在彥通之前

一奠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筆非

無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共驚綿絕有遺風他州亦可燕
中比只枉今無百彥通

綿絕漢叔孫通傳通與其弟子百
餘人爲綿絕野外習之月餘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景分
留在百繞斜川覓不來

夢寐煙霞卜四鄰爭教晚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
山笑誰是東籬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霧廓雲開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曾中自有西
風扇身外休論有髮僧

日日門前車馬喧玉壺冰簟酒如川亭中剩有題

詩客獨欠雲間李謫仙時仁卿尚
未到燕

李廣道寫真二首本集三十一卷通元碑云
君諱大方字廣遠或誤

華髮蕭蕭玉鍊顏一篇秋水想高閑須知八表神
游客不在披裘擁絮間

擁絮披裘動數千肉身那得盡飛仙元門此老留
教在滄海橫流未必然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李浚民鶴鳴集題錢
過庭海花詩云已把

神傳畫譜又看略在詩評月
落難尋清夢雲空乃見高情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春綠簑衣底元
真子不解吟詩亦可人

小景風流二百年典刑來自米家船詩人無復承
平舊重爲遺音一慨然畫學米元章楚山
清曉故有上句

蒼崖遠渚圖二首

深谷高林自一天紅塵無路近風煙兩椽茅屋平
生了况是清溪有釣船

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復計榮枯青山未得攜
家去惆悵題詩是畫圖

三士醉樂圖

依樣胡盧畫不成三家兒女日交兵瓦盆一醉糊
塗了比似高談卻較爭

鄉郡雜詩五首余家自五代後自汝州遷平定宋
末又自平定遷忻故文中以平定

爲鄉郡○地志河東
北路平定州忻州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
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楊史部之笑皇落
人閑閑曾守此郡

神僊官府在瀛洲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
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樓閑閑公所
建案記見前

一溝流水幾橋橫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
子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週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
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冠山徐水集有重午
游冠山寺詩

故鄉飛鳥亦裴回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
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李俊民鶴鳴集與奉
仙館道士元明道詩
野雀飄飄性自高徘徊塵世豈難拋栖真舊隱無多
地何處仙山不可巢○本集三十五卷通仙觀記哀
君且以吾宗奉仙老
師明道爲介即此

潞人澹社有來源濟水分流到澹軒莫問軒中賓
與主一家同是潞州元

淡中無味著醎酸老口年多不受謾流外已曾增
一董不妨傳法到黃冠

一董本集二卷送董彥寬詩
流外更須增一董即此

題商孟卿家晦道堂圖二首本集三十九卷
千秋錄宗廟宋
祥符五年擢第官中書舍人不樂仕進年未五十挂
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盛稱之○元史商
卿傳字禮符仕爲右衛屯田千戶歲餘謝病侍親後
還鄉里築室曰晦道蓋取七世祖宗卿所築堂名也
○案本集千秋錄注晦道堂有盧贊元
李商老任庭玉鄭忠莊等十八人題詠

松亭竹閣數家邨通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
巨室青衫今有讀書孫一作青衫誰
有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纔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
詩句慚愧韋家祖德編

韋家漢韋賢傳其先章孟事楚王戊作諫詩曰蕭蕭我祖國
自承韋云云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
稽案佚有古人風○青樓集張怡雲能詩詞會諧笑
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爲寫怡雲圖以贈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本集三十九卷千秋
錄仲曰道字正叔滑

隴坂經行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真淳吳山汧水不
必畫留在秦音已可人

夢中陳迹畫中詩前日行人鬢已絲我亦寒亭往
來客因君還寄出關辭

出關辭案兩詩字係
刊誤今改作辭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擲網牽罾太俗生煙波名利不多爭綠簑衣底元
真子可是詩翁畫不成

擊甕喧天網截河得魚何啻一罾多漁郎不作明
年計奈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真傳王堂人物今
安在紙尾題詩一慨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靜修續集挽李漢卿
詩十載從軍苦未迴
直教窮死最堪哀交游有淚能知已天地無心解愛
才孤子猶尋朱研泣笑奴不復錦囊開南兄久客應
相識爲向誰
門酌一盃

蟻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蝶最關情知君夢到南
華境紅穗碧花風露清

過眼千金一唾輕畫家元有老書生草蟲莫道空
形似正欲爾曹鳴不平李資高元視錢幣如糞土貴人
求畫或大罵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閑九十仙翁自
游戲不應辛苦作荆關

雲樹微茫石崦開吳兒洲渚不塵埃憑君記取題
詩處杖履適從猷谷來

七賢寒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畫家滿意與幽尋題詩記取崧

前事絕似馮雷入少林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中州集右相文獻公耶律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澄水集題移刺右丞書雙鹿詩忘言老人畫雙鹿筆力不減東丹王右相丹青乃餘事向來勳業扶明昌當年恩從直長楊想見秋山柳葉黃沙外小灘圓似月眼明雙鹿應斜陽○秋圃集題右相文獻公鹿圖詩蒼然角尾千金姿我拭老眼三見之注云至元甲寅觀王氏所藏公畫臥鹿一十六年李處之處觀行鹿二十一年甲申三月十四日於會孫義甫處觀三鹿圖○畫史會要移刺履善畫蘭兼善鹿及馬人

野鹿標枝氣象老皇頃歲故秋山不妨右相丹青筆時到霜林紫翠間

右相畫品唐右相閣立本楊炎能畫不害為貴人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

細密功夫足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卻應林影湍聲外猶欠吳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脫兔投林了何處而今更有詩

癸巳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及未有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己亥

秋七月余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余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益甫本無丙午以下十一字○中州集龐才卿詩序器之自序云明昌丙辰予從軍塞外合廣里山野舍荒涼難以言狀春末有雙燕亦巢此屋土人不之識屢欲捕之予曲為全護此燕書出夜歸子必開戶待之忽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子始悟明日秋社此鳥當歸殆留別語也因作一詩贈之

云幾年塞外歷崎嶇危誰謂鳥衣亦此飛朝向蘆花知有為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應先去我何歸此詩以不掩暮投之為蠟九繫之燕足上明年四月子受代歸又八年泰和甲子任潞州觀察判官四月十二日研屏坐辭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乃知此鳥蓋往年贈詩者也因請同年龐君才卿書為圖來諸公賦詩才卿詩云田君才略燕雲客小年屢有安邊策海從軍研取功名首要橫馳沙漠北塞垣春雪白帶隨東風年驛舍安西道眼底驚花無夢到忽見低飛入短簷此身似向邯鄲覺君居海東我中原相逢乃在穹廡前天涯流落俱為客感時念遠空潛然長安何限高閣書夜風前開翠幕底事猜嫌不任依甘從此地風沙浪出汝身未必輕千金朝來暮去益狎昵物我相忘情意一但惟重裘積漸添元是西風催社日頻知音巧惟鵲鵲忽來坐隅如告辭我方留寓歸未得為君忍賦傷心詩詩成自述聊為繫足封之亦無意燕標姚獻凱歸神州玉關早喜驚歲旋頭夜落妖氛收留君才經世寧終枉幕府須賢來上黨別後歸期兩及瓜人間秋燕十來往沈沈官舍紅芳稀葛衣燕居澹忘機忽聞巧語入簷戶大似相識來相依一飛簷外窺庭樹一上屏山驚不去解足分明得鳥書真是當年留別句天生萬物禽最微固耶偶耶吾不知古道益遠交情隨朝恩莫怨雲遷移當時握手悲別離一日富貴交情隨朝恩莫怨雲遷移當時握手悲別離見注中○澄水集圖詩其一與李之純詩同不錄其二視爾區區萬里身錦書因寄莫辭頻而今塞北看雙翼多少中原失意人其三交親信息兩何如滿眼兵戈不得書為問南來新燕子卿泥曾復到吾廬○劉壎隱居通議義燕詩金明昌五年田器之帥師沙漠有燕于巢其土屋秋社前戲以帛題詩云云用蠟封裏繫于其足至泰和四年移上黨幕府時已十年忽于含翠堂見雙燕一飛戶隔一柵研屏器之見其足有所繫解之得舊詩遂繪為圖當時吟咏甚富今師孟郎中乃器之嗣賢也復求諸公賦之子欲效顰而未能也姑記其事

紅綫還驚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渠家王謝堂前慣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沈吳楓句好入江深世間妾婦爭相妬禽鳥區區卻賞音
才氣田侯絕世奇山邱零落更堪悲休驚燕子詩

留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才氣

中州集才氣傳注器之姓田名琢雲朔人明昌五年進士仕至山東路宣撫使懷慨有志節開闢公所謂田侯落洛奇男子也○歸潛志田鎮管孫字器之蔚州人少權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圍燕器之慨然求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衝官宗壯之權同知蔚州節度使兵數千屢與敵戰有功遷潘州防禦使宣差都提控南渡駐軍陳州久之命守華州節度使戰潘州下軍敗歸罪于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益都為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林之變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疽卒趙開閑有送詩云云○器水集從軍行贈田琢器之嚴風吹霜百草枯塞外馬肥思南驪長戈飛鳥不敢度扼胡塞下行人無鉤鈐一夕妖星過賊臣自聖居庸鎖藏金鄴城未厭深長安三日燃騰火胡兵數道下山東旌旗綵天海水紅北人歸來血飲馬中原無樹搖春風囊駝斷絕漢家公主嫁烏孫聖主重戰議和親北望一舍如天遠黃沙茫茫愁殺人田侯落洛奇男子士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河請以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侯辛卿子明又請當一面禁中頗牧皆書生橫道停尸三十萬潼關大笑哥舒翰上書懷慨請長纓臨風鐵騎空三嘆

前高山雜詩七首

本集兩山行記云又明日為前高之行

夢寐煙霞卜四鄰眼明今日出紅塵山中景趣君
休問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總難憑憑鄉社流傳太俗生前後兩高從
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松海

案行記引先東嶽詩云想得松聲滿巖壑秋風無際海波寒名本此

蚊聚蛙喧杳不聞已甘麋鹿與同羣胷中所得知
多少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空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峯
北頂真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卻有洞中天如何長伴王
居士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驢前日鳳山迴為愛朝元復此來卻憶廣陵劉
老子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驢

案行記引劉海瞻詩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東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莫嫌麋鹿無
情識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清曉圖

中州集劉迎有圖詩

雨潤煙濃十二峯雲間合有楚王宮遙知別後西
州夢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真歸念念今知故習非一首新詩一
杯酒五陵裘馬自輕肥

德恒齋

養心如虎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冊勳百草千花過
春雨白衣蒼狗看浮雲

白衣

杜甫詩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改變為蒼狗

雪巖

貞松勁栢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
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

聲齋

唐元結傳客樊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日聲叟乃為語曰能帶冬簪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而全家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冬簪間名作聲齋疑
未盡晤山衣鉢在遺山

贈李子範家兒子

續編有生子詩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
珠價幾倍諸家覓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中州集張信甫詩云古來在人寰案文獻即耶律履見上詩

耆舊能談相國賢功名欲占冷巖前清風萬古猶

應在未用仙公甲子年

冷巖

史完顏守貞傳章宗立使宋還拜參知政事明昌四年拜平章政事守貞讀書通法律明書國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遠宋舊制雜亂無貫章宗即位乃更定脩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寧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入門下承安五年卒敕依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諡曰肅○中州集周德卿冷巖行賦冷巖所居詩云或爲孟或爲鍾人心自異山本同天清雲遠望不及山孤宛在江流中湖之毛可僅管山之木可斤斧惟有白雪高崔嵬風吹不銷自太古岷山何奇羊子所攀東山何秀謝公往還今爾何爲藉甚乎人間吁嗟乎冷山注云冷巖賢宰相宗室守貞自號也○歸潛志余嘗聞故老論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巖接援士流一時名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公爲重後竟以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卿賦冷巖行頌其德

三鄉雜詩

夢寐滄洲爛漫游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猶烘暑細雨林塘已帶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筇枝滿袖風草合斷橋通暗綠竹援殘照漏疎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窮到簞瓢更屢空五鳳樓頭無手段碧雞坊外有家風

釣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嶸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歌短褐何時北闕請長纓

莽蒼

案樂天詩野道何茫蒼東坡詩蒼茫瞰奔流皆上聲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三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四

烏程 施國祁北研箋
炳枕山校

七言絕句

榆社硤口邨蚤發地志河東南路遼州榆社縣

瘦馬長途懶著鞭客懷牢落五更天幾時不屬雞
聲管睡徹東窗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氣休論歲欲豐且看蕪穢一時空臨高賞雪人
何限誰在瓊瑤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勻煙脂濃抹蠟痕新殷勤留著花
梢露滴下生紅可惜春

枝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
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
先歿淚盡荒城君得知

流言本集徵君墓表子閑居鄉里妄人有傳子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以哭爲文以

繞墳三匝去無因千里冰霜半病身斗酒隻雞孤
舊約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蚤發安生道中雨木冰春秋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雨而木冰也

玉樹瑤林世界寬木冰真作雨花看青青也被糊
塗盡松柏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珍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
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

魏夫人見顏魯公仙壇碑

隱秀君山水爲范庭玉賦中州集劉仲尹謝遺席後堂畫山水圖詩云家在龍沙碧水東揭來塵世笑春風都將天外蓬壺景漏作人間畫手工玉腕雪迴犀管細寶煤香散

鳳綺空只應大地山河影常記飛鸞下月其題注云後堂號秀隱居○繪事備考秀隱君不詳其姓氏貞祐中於某州舍果寺畫初祖面壁圖觀者雲集歡喜贊歎因求再畫笑而不答頃日訪之已無迹矣○案卷後又有秀隱詩則題中隱秀當作秀隱劉詩之秀隱居當即此君所居因以名邪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驂鸞多少金閨畫
眉手吳山纔得鏡中看

六銖博異志岑文本問上清童子曰比聞六銖天人衣何五銖之異曰尤細者五銖也

送子微二首

本集寄耶律書雲中李微○歸潛志攜家返故鄉被榛尋舊址偕力構新堂山擁窗扉翠泉供枕簟涼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侍御遺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宜並秀鴻雁自成行經史胸中業龍蛇筆下章行當依日月寧久事耕桑尚父終辭渭阿衡定佐商飛潛無定跡易道个中藏○河汾詩張彥升和李子微邨居詩云健羨南溪老幽居水石間蒲團香一炷花落鳥喧喧又別墅荒城外居閑事事幽我松添野色接蟠引溪流詩社分新韻村醪洗舊愁更求名與利騎鶴上揚州○湛然集序云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並是

老牛鞍馬不勝勞更問狐裘與絁袍到了龍門有
何好伊川清淺石樓高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亂後洛陽花
木盡不妨閒作水南人

楊秘監馬圖

天閑誰省識真龍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見畫圖疑
是夢東華馳道麝香驄

金粟堆

杜甫詩君不見金粟堆前麝香

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驄曾親先帝麝香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涼流水平岡儘
堪畫數家邨落更斜陽

雪行圖

太一仙舟雲錦重新郎走馬杏園紅騎驢虧殺吟
詩客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曉風今日舊前山口色山嵐全似卷中融又杜莘老
荒山訪友圖詩云隆中人有鹿門期梁父吟餘獨杖
藜殆似老龍歸向晚釣船猶繫暮江西○本集汾亭
古意圖注雲中杜丈莘老與張郭年相若而畫不下
古人爲侯廣道作汾亭古意橫披酒然
有壁外意又夏日汾亭橫軸詩並是

夢裏雲山一臥屏先生畫筆果通靈不妨行藥長
安市纔是前生許道寧

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煙景入晴曛祝君老眼明
於鏡豪末清妍子細分

杯酒殷勤興不孤更教懷袖得新圖綠囊自是君
家物醫得煙霞痼疾無

煙霞

唐田游岩傳泉石
膏有煙霞銅疾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四海虛名直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無情石嶺關
頭路行去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庵二首

可惡惡可等是無心惡誤人○秋瀾集劉君用可庵
手卷詩云悼物能全古未聞正須多口應時人保身
猶落夢公後咄
辱須防禦面噴

末節繁文費討論經生規矩是專門惡惡不可惡

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

著腳繩橋已足憂邯鄲匍匐更堪羞惡惡不可惡
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

馬卿爲耀卿張君寫真未
幾被召北上○名臣事略

宣慰使張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國初爲武
忠武王幕官尋召居潛邸○王憚操行狀公資穎悟
自童稚力學凝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闕四赴庭
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趙禮
部秉文楊戶部體器其才交口薦譽其所游者雷李
元白皆當世名士○都下北渡橋居成安縣故相李
公開府召見訪問中國人材公因舉耀卿元好問李
道便來召見訪問中國人材公因舉耀卿元好問李
公與之交重然諾不戲言笑故元遺山呼爲畏友晚
與遺山敬齋游封龍山時人目爲龍山三老云○中
州集郭宣道送張耀卿補掾中臺詩云云指貞祐時
事○本集三十二卷重修真定廟學記三十九卷序
律書○案耀卿即類次先生詩文并作中州集後序
又歲壬子與遺山同朝元世祖者是
詩爲丁未赴召時作○馬卿見下詩

靜裏簞瓢不厭空北窗元自有清風傳巖只道無
人識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卿似與物爲春難狀靈臺下筆親預拂青山一
片石異時真是卷中人

冠劍雲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鍾鼎無
心了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鶴

離離殘雪點荒叢更著幽禽慘淡中笑殺畫簾雙
燕子秋千紅索海棠風

東丹騎射

遼太祖紀天顯元年二月丙午改渤海國
爲東丹○宗室傳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

祖長子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太祖破忽汗城改其
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王之倍初
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
音律精醫藥鼓鑄之術工遼漢文章常譯陰符經書
書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等入宋祕府○
契丹國志東丹王太子天福王之子名贊善書名突
欲後唐長興二年投歸中國賜姓李名贊善書名突
國人物鞍馬多寫貴人曾長胡服鞍勒率皆珍華然

而馬豐肥筆少壯氣○官和畫譜李贊華雙騎圖一
微騎圖一雪騎圖一○女真微騎圖一○五代名畫補
遺余于贊華趙公第見東丹畫馬骨法勁快不良不
寫自得騎荒步驟
之態已見十三卷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山虎想得弦聲裂石時

虛名

虛名不直一錢輕喚得啾啾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髮也隨春草鬥輸贏

投書圖二首

見蕭方等三
十國春秋

一束空書不療飢浮沈隨水恰相宜醬蒙藥楮輕拋卻卻是洪喬見事遲

屈作書郵未肯心百函隨水聽浮沈虛名底用寒溫問卻是洪喬最賞音

題劉威卿小字難素冊後二首

伎道精微得處難書林頭白一儒冠陰功厚薄君休問只就蠅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倫趙與楊曾是兩翁門下客殘年袖手亦無妨

龐都運山水

中州集龐都運鑄字才卿大興人家
時輩所推字畫亦有蘊藉仕至京北運使自號難素
○歸潛志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有能名

南漢書載材字遠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有能名
北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畫鶴然為一時名士
○潞水集史少中碑季宏父與其婿陝西東路轉運
使龐鑄才卿有冰玉之譽○中州集史學優默翁漢
山橫幅詩云五雲鵲鳳下遼天來作金鑾翰墨仙詩
酒債殘鶯館債銷書燕破鹿門潭自憐歲月塵中老
盡攜溪山筆底傳短草疎林秋一幅
典刑人物記當年注歐翁才卿自號

門闌喜色到崔盧文賦聲名逼兩都重為溪山感
疇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文賦秋淵集跋龐才卿悲潼關賦後此賦都運龐才卿所作
其步驟全類思子臺賦意則擴充潼關口詞字畫瀟灑
有法出顏蘇之間前世上大
大學教精妙如此豈勝歎慕

歸義僧山水卷

折津志歸義寺在舊城時和坊內
有大唐再修寺碑幽州節度掌書

記張再撰略曰歸義金剛筆自天寶歲迫于安氏亂
常金陵史氏歸順詔封歸義郡王始置此寺○魏紳
倚晴閣雜抄曰燕京歸義寺遼剎也天王殿前一碑
無撰人姓氏額題彌陀陀邑特建起院碑文稱寺肇自
清寧七年

崧少經行二十春野麋山鹿盡情親而今身落京塵底畫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

河汾詩默軒陳慶子題
善夫桃溪圖詩武郎種桃

滿雲溪三月紅雨行人迷自從玉勒入雲馭春風杜
宇年年啼飛黃騰達有天倪紫電轉盼天山低要將
白壁沽蛾眉定把黃金鑄驕驄義和飲軒六龍馳暮
景恐追虞淵西新詩擬喚槐安夢咫尺溪邊春色動
飛花漠漠水冷冷蒼苔荒兮烟霞洞開道西風解瀉
人何處江山可問津征塵障斷仙源路且看桃溪萬
樹春○湛然集有繼武善
夫韻詩又和武善夫韻詩

物外煙霞卜四鄰武陵不是避秦人軟紅香土君休羨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罽毳毼六月寒桃花春夢隔征鞍青山歸計何時辦畫卷空留馬上看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寂

拙軒集題高解元所藏武元直山水詩洞清宗元不
傳法此老無乃得之心妙畫通靈恐仙去須防風雨
夜堂深斯人地下骨應朽此畫世間寧復有莫與紛
紛俗眼相看等閒喚作丹青手○潞水集題武元直畫
看老章連筆小隱圖詩武君非畫師胸中胸臆太
華忽吹散散琴上磯餘滴呼兒急寫之指下淋漓濕
有跋武元直漁樵問答圖詩○秋淵集有題謝宜慰
藏武元直雪霽早行圖詩○畫史會要云元直字善
口疑誤○本卷有秋江罷釣詩又四十卷跋開闢赤
壁賦後云赤壁
武元直所畫

風流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畫手休輕武元直胷中誰比玉崢嶸

書扇贈李湛然案二妙集殺成已有送李山人湛然之燕詩

江楓搖落海門秋水無風月半樓未要吳儂誇
勝槩已從詩境得天游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本集三十八范鍊師真贊序云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微出其寫真求予為贊即此又三十卷龍山碑云范蕭兩鍊師皆稱侯滿城之事三十一卷圓明表云觀吾子亦以普照范君之故知其名三十五卷太古觀記歲丁酉師之高弟自東原來矣卯冬鍊師歸予于慶源

鍊師復來趙州並是

嚮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煙駕想雲程石梁畫出西
流寺無復鏗然曳杖聲

傾蓋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流波意在誰
真識未絕朱絃已廢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
風了覲面相呈卻是誰

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首

靜脩遺詩祖愚庵家藏畫冊二

首敗荷野鴨云畫裏瀟湘自要秋詩家野鴨漫多愁試看翠減紅銷處好趁江清月冷舟風柳牧牛云遠

綠淨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無窮波間野鴨渾

無賴長著詩人慘澹中敗荷野鴨

牧笛無聲畫意工水邨煙景綠楊風題詩憶得樗

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風柳牧牛

客意

雪屋燈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途山間兒女應
相望十月初旬得到無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

痛飲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病夫近日添

新喜十老圖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奕奕素光移雲錦機閑漏箭遲誰與乘槎問
銀漢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結疑網脫兔不忘投茂林世故驅人真
有力天公因我豈無心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譁秋千環索響嘔啞今年好箇明
寒食五樹來禽恰放花

恰放花

案宏治本訛作拾華氏本同今從益甫本改作恰為是初白評改作十亦非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畫史會要馬天驥能畫作小竹石瀟灑可喜又

馬雲卿雲漢天驥第皆善畫○秋淵集官聖小像後跋語金正太六年太學生馬雲卿筆襲封行聖公孔之猶漢涼之與河漢漢培壤之與太山也孔氏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小影最為真像此本蓋一再傳也嗚呼尊其道踐其迹是謂之恭敬不然天容夏四月命士人王友仁臨寫小子憚百拜敬書又雜著從王紫岩孫元德處觀馬雲卿所畫衣道者像五星乃奇筆也其金水二女形皆散髮金主殺故仗劍水持筆者或謂水官主錄過木捧蟠桃火四臂上擊幾輻散火下操孤矢當前一大星旁射土則扶杖而己又玉堂嘉話觀馬雲卿臨吳道子太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被甲者○洪然集有雲漢遺寄新詩四十一韻因和而謝之詩○名臣事略言行錄云內翰王公百一行時故人馬雲卿以官聖畫像為贈○本集十卷方鏡三十八卷讀經贊本卷前西山歸隱注後溪山蕭寺注並是○泚北偶談孤雲處士王振鵬畫維摩不二圖一卷其奇妙楷法類趙承旨自記云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法薛第二日隆福宮花園山子上下西荷葉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臨金馬雲卿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宮出張子有平章所進故金馬雲卿臨紙維摩不二圖傳臣某臨于東絹○案雲卿為天家第中州集及歸潛志皆不載惟會要言之殆是也又案宋史孟瑛傳移刺環道部由馬天章奉書請隆或雲卿即名天章耶○又密國公紙衣道者圖詩紫袍披上金橫帶紫杖拖來紙掃襟富貴山林

知幾許萬緣
惟要本無心

太古清風匝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鐵牛力負黃
河岸生被曹山挽鼻迴

鐵牛蘇軾詩誰能如鐵
牛橫身負黃河

過威州鎬厲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炤與寒煙種瓜四摘渾
閑事抱蔓無人更可憐

真味齋

釐飯寒釐老此身高人那計甌生塵味無味處君
知否道著琴書已失真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峯日上海波寒老來上壑風
流減卻就禪房覓畫看雲溪此畫甚有太山典刑因
記東峯看日出時故有上句

喬夫人綵繡仙人圖

綵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
風巧一頌椒花更有餘

出山像

中州集密公釋迦出山息軒畫詩虎眉袖手
老岩阿及至拈花事已訖千古雪山山下路

杖藜無處
避藤蘿

不見恒星莫漫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
緣了依舊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寫生月華霜白紙如冰天公老筆無
今古枉卻坡詩說右丞

愛竹髯參發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千門萬戶清
光裏袖手東窗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從遊戲得天成墨君解語應

須道猶欠風琴一再行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
塘句不到柴煙薰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
難得試看金翅擘滄溟

金翅法苑珠林金翅大鳥欲
食龍龍怖便生熱惱

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
教看莫把金鍼度與人

超禪師晦寂庵

無波古井靜中天三尺藜牀坐欲穿一語調君君
莫笑妙高峯頂更超然

無波孟郊詩無波古井
水妾心誓不起

自題寫真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綫微官誤半生不畫幼與嚴
穴裏野麋山鹿欲何成

贈寫真田生三章

靜修拾遺田景延寫真詩序清
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

似併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
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
于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
謂天者之極也亦下筆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烟影
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
處南華一喀然此又可為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又
續集贈寫真田景延詩云景延老筆縱橫
走聲名不在龍眠後一代人材老玉關精英盡入丹
青手云云又田先生真贊云兒澤而腴氣秀而疎雲
畫如閭立本而不以貌自取識字如揚子雲而不以
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與

人物翩翩美少年書生穎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

青好棄擲泥塗自可憐

萬態千形畫裏看人人眉目與衣冠情知不是非

中令一片靈臺狀亦難

市井公卿萬不同依然見解一兒童張顛草聖雄

千古卻在孫娘劍器中

劍器

杜甫舞劍器行序往者吳人張旭金華草書常于葉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

贈高君用

仲弟

杏苑仙郎合探花虛傳佳句滿京華丁寧王謝堂

前燕文采風流有故家

周卿才拙庵

本集三十卷龍山碑侯介子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為子言即此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略無痕庵門未便遮

藏得拙裏元來大巧存

大巧

老子大巧若拙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還曾自適無半生枯寂坐禪居馬卿若也知

人意只畫梁家舉案圖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曉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

畫得只留殘響客愁邊

晴景圖

白日青天下筆難要從明潤細尋看藏山只道雲

煙好畫史而今盡熱謾

僧寺阻雨

山氣森岑入葛衣砧聲偏與客心期僧窗連夜瀟

瀟雨又較歸程幾日遲

金山

在浙口南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環常著一峯煙

雨裏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中州集照了居士王或字子文洛州人○歸潛志王或子又洛州人少擢第南渡為省掾時政將亂一日去妻子徑入嵩山剪髮為頭陀自號照了居士改名知非字無咎居達摩庵苦行自修朝廷初疑焉遣使廉之知其非偽乃止當世號王隱居名甚高後十餘年忽下山歸其家復與妻子如舊妻死更娶又為洛陽行省參議遭亂不知所終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何物直要文君典鸛鷀

單彥清飛雨亭橫披

元史譚資榮傳字茂卿德政世祖在潛邸時澄入見世祖嘉其容止安詳留居藩府稱其官而不名澄近臣出使必與澄偕中統元年以爲懷孟總管又長史傳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以縣來附年四十移病澄襲職時年十九甲寅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與澄偕世祖即位擢懷孟路總管○案彥清事一見五十四卷父資榮列傳一見七十八卷長史本傳敘事互有詳略殆當時七月限追作者不及知照以致一人兩傳耳故並錄之秋

濁集錢張子文詩云備見總戎煩寄語雲山輕重爲謀爲注總戎謂彥清單帥當指西南夷內附彥清爲副都元帥時耶○潛研錄中書公據云太原府西三縣有交城縣長官單資榮名資榮元史有本傳皆書作譚此碑乃作單又得濟源縣濟源廟中統元年五年兩石刻並列總管單澄澄名又中堂紀事載懷孟總管單澄澄元世祖紀至元十一年副元帥單澄澄亦皆作單可證史文之誤

百道懸流注夜光畫中亭榭亦清涼何人與問長安客赤日黃塵有底忙

讀漢書

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頽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材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見

挽章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丸藥異時猶可活斯民

諫疏

本集內相碑云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于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

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于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

中臺啓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柏蕭蕭一

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

啓事晉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水曹梁何遜傳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還中

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事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

光彩看從何地現文星

金甌唐崔琳傳琳每命相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覆以金甌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

文叔肯說鈴聲替戾岡

韓彭晉載記石勒傳笑曰朕若逢高皇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脫滑光武嘗曰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李陽又勒召李陽至與酣詭引陽臂曰替戾岡又佛圖澄孤往曰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替戾岡傳劉曜攻平陽勒將救之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公幼秀當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公劉曜也幼秀當捉也言軍出捉得曜也

華光梅畫繼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一見山谷感而作詩蘇軾卷末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峯倚晴昊又見其平沙遠水題云此題凡入聖法也每率此為之當冠四海而名後世○秋澗集題華光墨梅序云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華光山避靖康亂徙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然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嘗有移船來近華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手度可想見矣趙雲夢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珥舉止欲便自有一種風格蓋為前朝高丞相家物暗香疎影溪雲春風四幅今失其溪雪見為宋漢臣所收僧號花光道人東坡山谷皆有詩詩云滿溪明月影扶疎只枉道塵點雪膚展放畫圖還記得孤山籬落漲西湖破墨能開雪裏芳道人花供老猶香移船要近華光住笑煞陪翁有忙底

草聖前頭一樹春

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

家見疑是華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温

浮雲流水易西東回首梁園似夢中一別十年今

又別酒尊能得幾迴同

夏山風雨郭思林泉高致郭熙畫訣云夏有夏山風雨

慘澹經營有許功吳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收

晴了更沒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冶

一抹平林素練橫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

姿態五字章郎畫不成

雪谷蚤行圖二章卷中多國朝名勝題詠

雪擁雲橫下筆難爭教萬景入荒寒詩翁自有無

聲句畫裏憑君細覓看

畫到天機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貞元朝士今

誰在莫厭明窗百過看

貞元劉禹錫詩休習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胡叟楚山清曉

翦得吳淞一片秋江山小筆也風流卷中大有題

詩客留待才情趙倚樓

趙倚樓趙振詩長笛一聲人倚樓

辛亥九月末見菊

黃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醉陶潛鬢毛不屬秋

風管更揀繁枝插帽簷

答俊書記學詩

本集三十一卷清涼銘云為上首所證三人曰顯靖傳三十五卷與卷屬和尚頌序云予嘗贈崧山傳侍者學詩云云即此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

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華人影共徘徊未算歸程夢已迴澗水悲鳴易
愁絕長松休送雨聲來

臺山雜詠十六首

史紹通鑑注曰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時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處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會無炎暑故曰清涼五臺山在長安東北二百六十餘里代州之南舊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臺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今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南臺大黃尖即北臺北臺即東臺西臺即西臺漫天石即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名臺西臺古今有別無他臺恒山頂是北臺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瞻冀山有宮池鳳閣偏池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猶在昔帝堯遭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爲南臺北有覆宿此下見雲川謂之北臺中臺稍近西北有大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山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波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泉四里危磴千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爲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一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處唐音韻彙考隋大業二年改爲五臺縣

登臨風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
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鼇太行直上猶
千里井底殘山枉叫號

萬壑千崑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湍溪已作風
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

顛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真
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祇應天
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峯

山上離宮魏故基黃金佛閣到今疑異時人讀清
涼傳應記諸孫賦黍離

金閣唐王維傳五臺山上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于上照耀山谷

一國春風帝子家綠雲晴雪間紅霞香綿穩藉僧
鞞草蜀錦驚看佛鉢花

沈沈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將人
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

草花清涼山志名花有五曰日菊金芙蓉百枝鉢雲玉仙異草有三曰薔薇難足菩薩線

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
有說是中知有木強人

真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翳雙明惡惡不可惡
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

總爲毘耶口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石上維
摩在珍重曼殊更一來

曼殊山志傳有頭陀說法梵音琅琅近之即失後人目之謂曼殊林也

咄嗟檀施滿金田遠客游人動數千大地嗷嗷困
炎暑山中多少地行仙

石罅飛泉冰齒牙一杯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
橋水汲得中冷未要誇

飛泉曲清舊開清涼山清涼寺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汲之不竭或久不汲雖盈而溢不

凜凜長松臥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道丘
山重細路沿雲奈爾何

長松曲清舊開長松產于五臺山治大風有殊效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冰雪過尖天法王悲智無
窮盡更看清涼遍大千

靈虵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石間何處天瓢待霖雨一龕香火梵仙山

跨牛圖

才于唐人冠服作哦詩狀牛後帶琴書

畫出昇平古意同江邨渺渺綠楊風看來總是哦詩客遠勝騎驢著雪中

張珪

畫史言要張珪正隆中人工人物○繪事備考珪工人物形兒端正衣褶清勁筆法從戰掣中來而生動勾勒

直欲駕轅前輩

贈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碧漸成朱兀兀陶陶樂有餘柳岸醉僧堪一笑強教分別竟何如

碧朱

王僧孺詩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兒女團團龐行婆漉羅活計苦無多布囊歸去詩千首猶欠庭珪墨一螺

庭珪墨

見冷齋夜話

十年不見山堂老賴有澄之在眼中總道木庵枯淡好東風花柳各青紅散聖風流有別傳漆瞳一點出人天石門故事君知否好佐涪翁學刺船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

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十年矣

桑條沾潤麥溝青軋軋車開曉晴老眼不隨花柳轉一犁春事最關情

三門集津圖

地志南京路陝州湖城縣有三門集津二鎮○中州集閻長言三門集津

圖云津門未爲天下險勿作駭觀茲圖偃月堂中

李林甫有人能寫此心無○新樂府有三門津水調

南北爭教限大江吳家纔了又陳亡畫工只說三門險不記茅津一葦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百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閑好箇舊家長樂老無才無德只癡頑

癡頑

五代馮道傳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山邨風雨扇頭

總爲詩翁發興新直教畫筆亦通神莫嫌風雨無多景截斷黃塵亦可人

跋蕭師驚鷺敗荷扇頭

徐榮之畫

蕭蕭煙景帶霜華公子風標浪自誇可道浣花詩境好鵲鵲鵲鵲滿晴沙

鵲鵲

少陵句

袁顯之扇頭

雙鷺聯拳只辦愁枯荷折葦更窮秋風流綠影紅香底好箇鴛鴦百自由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枯槎八月未成歸棲遲零落今如此枉卻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清萬古東方有啓明六十七年強健在不妨林下看昇平

天容

東坡句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鶴骨條然臥石牀情知合眼卽仙鄉安時處順吾儒事枉卻南華說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風蚤晚送歸鞍無因料理黃塵了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燕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漸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
汙潔難將一類推舊家紅綫可無疑豚魚自是詩家語輕擬庭闈恐未宜

楊祕監雪谷蚤行圖

息軒畫筆老龍眠雪谷冰橋自一天六月高樓汗如雨豈知方外有詩仙

杜莘老夏日汾亭橫軸

杜侯老筆堯民意黃閣清風有故家庸俗紛紛小兒女枉教塵土涴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暮山明月曉溪雲今古仙凡此地分醉後狂歌問漁叟殘年何計得隨君

張彥遠江行入詠圖奉使時所見

楚山平浸楚江流放眼江山得意秋一寸霜毫九雲夢合教轟醉岳陽樓

題馮漕緩之碩人在澗橫軸胡先生畫

見說雲霄意氣豪幾回攬鏡惜顛毛不爭畫得林泉好轉使山人索價高

索價韓愈詩少室山人索價高屢以諫官微不起

題邢公達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媚不勝情只許乾暉畫得成卻被詩人笑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乾暉圖畫見聞志南唐郭乾暉北海人工畫鸞鳥雜禽疎筆稿木格力老勁巧變自出曠古未見其比○宣和畫譜乾暉常于郊居畜其禽鳥每澄思寂慮玩心其間偶得意即命筆格力老勁曲盡物性之妙

秀隱君山水

烏鞍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煙看瀟灑畫家亦有魏夫人

軟紅蘇軾詩軟紅猶戀屬車塵自注前輩戲語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首

錦水休驚散彩霞換根元自有靈砂瓊枝不逐秋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妝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真丹青寫入梅溪筆桃李從今不算春

梁氏先人手書

秋淵集跋御史梁公題祖隱君墓碑後中憲大定二十七年進士任至河南府少尹詩云當年中憲梁人文景仰餘齊表隱君三尺瑤鐫堪晤語一家□□慙恭勲詩書有種移金穴簪綰傳芳見世勛孝子思親同一致幾回瞻酒太行雲

元蚪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耆舊風流知未減青衫還見讀書孫

薊北杜國寶以真定教官李進之所撰大

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題三絕其後

總道清流解致君白袍唐日已紛紛科名屈殺漁陽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枉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鹽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掾談經見蚤成諸郎難弟復難兄長留北海文章在千古雲麾有姓名

贈訾子野高士三章

秋淵集贈相者訾洞春詩野隱東過滄海翁醉香秋

月入心胸神機探乾坤秘真氣曾驚戶隔龍驤背
老髯一一笑春風歸路指三峯昂藏我似遼天雀夢
繞仙盤露影濃○靜修遺詩皆相士詩卷形聲感物
節天成善惡因心有相生人事百年隨反覆天容一
日幾陰晴僕犬若極何妨共斷役王門未
可輕不向警家洲上醉胸中風鑒恐難平

仙翁高弟獨君優胸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
愚叟不妨同醉警家洲

月旦今誰許與陳乍賢乍佞日紛紜焉肩燕頤非
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磻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倫要
真識好將傳與黑頭公

戲相師

珥貂簪筆起鉏犁何必人人貫伏犀胸次九流君
自了看來唯少醉如泥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信得人間比夢間一卮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
誰在詩客淒涼飯顆山

爛醉元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
無主留看東風與兔葵

桃花初白云
少陵句

弊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仙翁相見休
相笑同是邯鄲枕上人

元夕以下
續編

花影燈光一萬重青衫驄馬踏東風彰陽舊事無
人記二十三年似夢中

餘醺

枕幃餘韻最清真夢裏猶來著莫人擬借濃陰作
羅幙玉纓多處臥殘春

為椒子釀金二首困學齋雜錄椒舉字彥舉歟人
性嗜酒工于詩客京師十餘年
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為人作詩
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爲
序椒舉字彥舉關東人不歸詩有律

明珠評價敵連城棄擲泥塗意未平十萬人家管
絃裏獨憐金石隱商聲

秋來聞說酒杯疎卻爲窮愁解著書知是還山亭
上客無衣無褐欲何如

李子範生子

六峯靈氣未銷沈雛鳳翩翩翠作衿名姓定知書
小錄作詩先與喚瓊林

柏鄉光武廟

老樹剗心不更春當年曾見漢儀新憑君莫話春
陵事笑煞中原逐鹿人

和德新丈

二年老眼暗兵塵今日逢君喜事新結伴還鄉有
成約不應先作北歸人

春日寓興

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
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滄浪圖

萬頃煙波入夢頻眼中魚鳥覺情親而今塵滿西
風扇愧爾青山獨往人

倦繡圖

香玉春來困不勝曉鶯喚夢幾時騰可憐憔悴田
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

雪谷曉行圖

漫漫長路幾時休風雪無情夢亦愁羨煞田家老
翁媪瓦盆濁酒火鑪頭

浩然雪行圖

曲江花柳自昇平雪礪冰橋去國情枉卻卷中留
好語畫師寒乞可憐生

岳邦獻壽

見君誰不愛清醇壽席今年樂事新八十老翁持
酒勸酣歌一曲太平春

風柳歸牛圖

陂塘渺渺綠楊風牛背昇平萬古同忽見畫圖還
自笑枉將書策課兒童

子和麋鹿圖

白髮刁騷一秃翁塵埃無處避西風野麋山鹿平
生伴惆悵相看是畫中

賈氏怡齋二首

見本集三十三卷致樂堂記

兒女青紅薦壽觴階庭蘭玉立諸郎黃金甲第知
何限誰有怡齋致樂堂

一門難弟復難兄藉甚州閭月旦評見說病中王
處士感君兼有急難情

王敦夫寒病勢復歷兩月之久委頓殊甚仲德躬自調護迄于平善

州里稱焉故有上句

與西僧倫伯達二首

行雲孤鶴萬緣輕遙見鄉關眼便明不似遺山元
老子塵埃風雨過平生

半世秦川在夢中幾時蓮社與君同淵明自比吾
何敢或有新詩及遠公

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四

元遺山全集附錄

并增

明海陵儲 瑾柴墟輯

國朝無錫華希閔氏增

陵川集本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舛歸葬燕文酹酒哭於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癖澀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陪益爲瑰奇復於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瞻邃婉高古沈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止奇於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篇餘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瞠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

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卽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穎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乎里巷吟諷於道途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尙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糞壤擲弃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黃室開闢文源翦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漫長醉思盈益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妬護前瑞肝臆羣犬信狺共讒嫉塵埃野馬爲鬼域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國馬舁歸來反元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郝經陵川集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淪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於成是理其可明耶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尹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間世生開初見公文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捲鴻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據塵言與滯思淪錮濁以爲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蜚血淩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冀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於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耶去魯西來聿峻有聲天

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囚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尙饗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醇而乃熱香讀易坐席凝塵假耶真耶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耶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絕聖伊昔大觀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橫吳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遽騫騰朱張立朝廷宏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詞賦方鉅釘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得父師此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盼矚孰意元化精不遂入昏暝浚發自蔡党高步出遼曼墨浸天壤深筆掃風流勁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瑩諸公繼踵作互執造化柄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踞蹬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閑公光彩璧月

恆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疊疊金聲鏗矯矯銀
鈎硬楊馮李劉麻嶷萼胥倡應五行遠麗天四海
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剗荆棘翰
府開蹊徑秋空玉琴張搏拊分雅鄭三閨一曲歌
忽喚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懸磬此老獨巍
然聲價駭羣聽振袂凌孤霞珠璧飛欬聲人宗一
代文天賦百年盛紛紛夸毗子捫撫爲訾評自謂
人勝天豈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爲天下慶作
噩建子月投我以照乘郤屋驚見斗寒焰忽蟠巨
甌學問苟有歸貧窶安足病今乃得溟渤問津有
龜鏡挈我登龍門縷我出虎穿搖搖風中旌茲始
見依憑緬思先世澤於今果無竟嗚呼世道喪欲
語寒淚迸何時倒銀漢與世開鮑艷昂頭冠三山
俯瞰旭日晟陸海關文源生民共涵泳

壽元內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橫太虛遺山先生曳
長裾醉鞭黃鵠來天隅蹴開化窟肆搜取玉斗倒
瀉明月珠九原呼屈原底事爲焦枯青雲問李白
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杯酒千丈光輝萬卷書
高臥一曲歌聲價百碑礫雲璈宮徵奏玉宇春鶯
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
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
舊廬歸來亦足爲歡娛既有墮地風雲之驪駒又
有竹花弄語之鸛鷀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
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
學士溥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
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卽用宰相血百
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樽黃封幾斛
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
無覲顏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中州趙秉文

我從秦川來遍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快明雙
眸東風一夜橫作惡塵埃咫尺迷崑幽山神戲人
亦薄相一杯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插劍戟
流泉夾道鳴琳瑯希夷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空
悠悠石門劃斷一峯出婆娑石上爲遲留上方可
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
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傍無
儔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
在高頂腳力未易供冥搜蒼龍嶺瘦苔蘚滑嵌空
石磴誰雕鏤每憐風自四山而下不見底惟聞松
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絕頂下視塵世區中
囚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中
山碧玉簪亂拍况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
漚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有
千歲之王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鬣不朽之長松
流膏入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髮三
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輶羽蓋來瀛洲乾坤不
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輟君且爲我挽回六龍

轡我亦爲君倒卻黃河流終期汗漫遊八極乘風更覓元丹丘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

某亦繼作

又楊雲異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况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崑有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顏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驚羽翰計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竭來遊京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唱而三嘆世人非無才多爲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謾晴雲意自高淵水深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完會使茲山名與子俱不刊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又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著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常在經營慘淡中

馬圖同裕之賦

韓筆定襄霍金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曾見真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

四首又趙元

著龜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墮宿業世網纏絲之驂騑受羈銜大笑跛鼈遲跛鼈亦復笑縮首甘自卑何必參漆園物理本自齊檳榔可消穀志士常苦饑穆之萬人雄猶不免此譏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爲鍾鼎不可倖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爲人填蜜脾清白儻少污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鹹淡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回頭四十年言動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長相期窗扉有生意山間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茲西疇將有事老農真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乃其後僻處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寄書多攜來爲子臥聽之

少從白衫遊氣與山崢嶸一念墮文字腸腹期拄撐多機天所災室暗燈不熒拈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鳴泰山與鴻毛何者爲重輕蹄涔與渤澥誰能較虧盈如能平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雲何悠然雲山足佳處留客今幾年有子罷讀書勤種山間田栗里愧淵明香山慙樂天二老已故人相望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起舞稚子不須牽

次韻答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萍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

心肺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閒度日青山終得共食霞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汨沒兵塵滿鬢霜買鄰心樂古清涼閑陪老秀春行脚悶欠矐元夜對牀正欲脫身求免窟誰能隨世轉羊腸南陽未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即故鄉老懶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清狂舊日耽詩客灰朽而今有髮僧夢裏紙衾三丈日話延雪屋一龕燈新開一徑通蘭若斬盡清涼舊葛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庖砧乾坤萬里雲無迹冰雪三冬柏有心故國勾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吟莘川擬作桃源隱共與青山閱古今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幽獨足吟呻瓶儲看客常年慣家具爲農近日新世味飽嘗唯可睡詩情漫苦不醫貧相從分我西山半欲乞矐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牧馬澄澄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中有元家舊廬井雁門一開豺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青山偃蹇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說與寄庵神已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元家故山吾與鄰夢見不如畫圖真舊會行處聊經眼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又馮壁

寺元魏離宮十日來凡兩前與髯卿偕齋奠少林往其時已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風

煙上寺僧導升殿雄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琢痕瑩滑明凜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晚登西南亭碧玉對千丈如王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秀色夢餘想夜靜耿不眠泉溜琴筑響惜髯今不來聯詩共清賞

贈裕之

又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絕處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聲叟文高世豈知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石華政可採負我孤舟蓬胡爲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間綠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遊誰與同空餘松根泉雜佩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霄漢浩露洗心胸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笑區中人朱門巧梁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煙晞我髮碧霞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愜幽情不獨蘭與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撐黃金間白玉遍地光晶熒笙簫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山谷應起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鴻盡青雲萬里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爲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須洗妖冶八駿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一一盡象緯昭昭懸寂寥抱玉辨爭競

搖尾憐幸有元公子不爲常語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二首

又雷淵

幼安謝辟命子雲老寂寞趨嚮豈獨異時命非所
度我久困流離一廛求負郭雖無斬敵功尙舉力
田爵崧少啓吾封四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醉眼
入寥廓

世事久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來佳客已在
門倒屣往從之玉色向我溫妻孥趣作具歡喜傾
瓶盆清夜襟被往共就遺山元嘲謔及俳語發揮
間微言懸斷漏天樞高嘯驚鄰垣脰合政相和意
到俄孤鶩恨不倒困廩矧肯留籬樊棄屬獲珠玉
披榛見蘭蓀我肱已三折醉墮偶全渾知無適俗
韻量力任灌園二君清廟器巾幘華疊尊蒼生望
休息朝廷待崇尊出處既異途會合難預論此樂
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酒舉初子黃雞溷諸孫水
樂喧後部山鬟秀前軒一醉萬事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潁川水療饑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
輝末路風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
與歸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閒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高酬節物少室鬱嵯
峨迤邐謝塵土夷猶出煙蘿歛如據鰲頭萬壑俯
峯窩浩浩跨積風瀾瀾渺長河日車最紅輪天宇
凝蒼波指點數齊州始覺氛埃多我無倚天劍有
淚空滂沱驚鱗盼輿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與家來

結茅老巖阿歸途睠老阮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元弟

名場相煥半成灰戰退紛華旆始迴文字喜逢修
月手津梁愧乏濟川材等閒有酒輒共醉信口哦
詩不置才最憶平生劉子駿紫芝可惜不偕來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

又李獻能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軟腳山堂一
壺酒暮涼閑對兩峯秋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人境兩崢嶸關河落日歲
云暮草木臨風氣未平虎擲龍拏王伯事天荒地
老古今情一杯欲洗興亡恨爲喚窮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

又王渥

高懷不受簿書侵清潁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
我薄閒來道念見君深對牀夜雨他年夢滿馬西
風此日心嵩頂勝遊誰得共佇聞仙馭待知音

用古仙人詩語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霜落豐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賦詩鞍馬慙
真賞載酒林泉阻勝遊野色自隨人意遠夕陽應
爲鳥聲留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

下寺土人以竹園頭名之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

又崔遵

青燈別酒夜沈沈力負相思自不任閑裏更誰留
我醉興來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千頃黃
陂未厭深爲向荊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備悉原
思病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卻成今日別枯腸難
著此愁新鵝肩火色真將駿馬虎何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作幸民十年同醉潁川春酒船載我雖
堪老仕路有時或爲貧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
價一番新益知哀樂中年事未唱驪駒鼻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

又劉昂霄

萬里神州劫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作詩爲報元
夫子莫倚家山在畫圖

贈答史院從事

又賈金諫

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
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
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
者因及之

又辛愿

白酒留分袂青燈約對牀言詩真漫許知己重難
忘爽氣虛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
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
蹉過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
風錦瑟旁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又李汾

古月天不收敵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
流憶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歌權謳草裏烏紗

巾散著紫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斗
牛醉中呼兒搖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茫
視八極萬里只有元丹丘丹丘子遊人間風塵何
爲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

三詩其後

又元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著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
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鶯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慙愧阿兄無
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
背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跋遺山墨迹

劉因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
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

閻復靜軒集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
駒曲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蟲蠹簡錦機春
暖鳳停梭祇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題中州詩集後

元文類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
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
有生於西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
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
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
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字縣中分南北異壤而

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哀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籬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滓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余言爲然者

附錄增

讀遺山詩四首

劉秉忠藏春集

劍氣從教犯斗牛百川橫放海難收九天直上無凝滯更看銀河一派流
北里笙歌勸酒杯南鄰北巷冷如灰秋風萬里方搖落叫殺孤鴻春不回
青雲高興入冥搜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後百川春水自東流
雲霞閃爍動霓旌轟磕征鼙震地聲千里折衝歸

指畫將壇孫子獨論兵

追挽元遺山先生

王惲秋澗集

文奎騰彩憶光臨孺子何知喜嗣音

子年許以詩文贊於先生公

傳公固在陽秋當筆我奚任天機翻錦餘官樣月

深戶量工更苦心野史亭空遺事墜荒煙埋恨九原

元遺山全集補載

烏程施國祁北研輯

密國公璫得友人書詩

中州集十四則

聞有書來喜欲狂紫芝眉宇久難忘別離惟數我
頭白詩句屢成君馬黃公幹羈栖猶洛下孔明高
臥尚南陽冷官領取閑中趣遠勝區區夢蟻忙

麻徵君九疇松笏同希顏欽叔裕之賦

犧尊青黃災木命羈絆剪剔傷馬性折松爲笏得
之天此君幸免戕殘橫初緣形似有代無不料奇
功乃差勝人間斤斧不須勞坐中活火鳴笙簫千
秋蟄骨養霜雪一日奮鬣翻雲濤巖烟擊拂殷雷
起顛風蹴踏銀山高莫嫌勺水懦無力如捲西江
都一吸借汝歲寒姿扶我衰朽質埽除幻夢不到
眼洗刷埃霾下胸臆捫霞真與羨門期一笑桑田
海波白

雷御史淵洛陽同裕之欽叔賦

日上煙花一片紅嵩邱西峙洛川東才聞候騎傳
青蓋又見牽羊出絳宮事去關河不橫草秋來陵
寢但飛蓬書生不奈興亡恨斗酒聊澆魂磊胸

啓母石同裕之賦

千古崩崖一罅開強將神怪附郊謀無情頑石猶
胎謗貝錦從爲巷伯哀

秦略同希顏裕之賦樂真竹拂子

覓箇龜毛抵死難直教擊碎釣魚竿世人不用生
分別信手拈來總一般

劉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魏邦彥馬伯善麻

信之元裕之燕集三鄉光武廟諸君有詩
昂霄亦繼作

積甲原頭漢闕宮登臨還喜故人同超超萬里乾
坤眼凜凜千年草木風今古消沈詩句裏河山浮
動酒杯中極知勝日須轟飲更待銀盤上海東

送裕之往洛陽兼簡孫伯英

洛水嵩山壽樂堂每從熱惱得清涼竹牀石枕應
無恙尚可分風供十方

同敬之裕之游水谷分韻賦詩得荷風送香

氣五字各賦五首

招提有勝踐日暮一經過何物媚游人微風動池
荷

尋幽意自愜况與佳人同俗物不到眼談笑來天
風

敲門看修竹重理舊年夢上山復下山清風管迎
送

寒泉漱雲根湛然涵鏡光誰知一滴味中有曹溪
香

迂辛與臞元得句猶有味頽垣斂暝色深竹貯秋
氣

田紫芝夜雨寄元敏之昆弟

醉夢蕭森蝶翅輕一燈無語夢邊明虛檐雨急三
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

曉看新晴對牀曾有詩來否爲問韋家好弟兄

王萬鍾寄關中句

千里呂安思叔夜二年社燕伴秋鴻

趙吏部伯成元弟以所業見投賦詩爲贈又
耆舊隔存歿爲君重歎嗟人門得嵇紹文賦見張
華夙有凌雲筆方乘犯斗槎忘年卽吾友未可論
通家

康司農錫按部南陽有贈詩又

魯山佳政霑鄰邑白水歡謠見路人縣務清談君
自了農郊夙駕我何勤星河直上水輪轉桃李前
頭玉樹春海宇疲民望他日草堂那得遽移文

王中立題樂府後詩又

常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那
能曉送與凌煙閣上人

張仲升寄人宰縣詩又

縣務無難易人才自異同割雞良暫屈製錦要專
工積弊茲賊後遺黎喘汗中不存憂世志底用讀
書功嫉惡看平日知君有古風莫教循吏傳獨載
魯山翁

白君舉酬詩茅亭詩一則

夢裏薰風湛露歌花開漢苑舊經過拾遺老去青
春暮司馬歸來白髮多橫槩賦詩吾豈敢短衣扣
角夜如何相逢未盡相思話草色連雲水碧波

貽溪麻革寄詩河汾諸老詩三則

朔雲陰雪晚重重日入寒蕪塞草空沂水東回無
去翼天山南斷有哀鴻三年遠別交情外一夜相
思客夢中明日關河對雙淚祗將幽憤寄秋風

兌齋曹之謙寄詩又

詩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自憐奕世通

家舊不得論文一笑同草綠平原愁落日鴈飛寒
水怨秋風黃金鑛裏相思淚幾墮憑高北望中
又讀唐詩鼓吹詩

傑句雄篇萃若林細看一一盡精深才高不似人
閒語吟苦定勞天外心白壁連城無少玷朱絃三
數有遺音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

楊鵬飛卿送詩陶然集一則

三館才名天下聞亂來俗議漫紛紜兩朝文筆誰
爭長一代詩人獨數君南浦春深愁送別西山晚
翠約平分何時並坐龍潭上野水添盃看白雲

杜仁傑善夫病中呈詩善夫集一則

十載猶能復笑談歸來重覓讀書龕未陽白酒君
應具勾漏丹砂我自慚民訟幾何消自苦山城雖
小得窮探也知清儉難持久好趁秋風醉菊潭

張澄仲經次韻詩橋軒集一則

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頽萬里心

楊奐浮生一首送裕之詩還山遺稿一則

漢節飛雲外秦城落照邊浮生空自老歸計定何
年淚滿陳蕃榻心搖祖逖鞭短詩聊遣興羞向故
人傳

耶律楚材和太原元大舉韻詩湛然居士集一則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困塵中君游泉石初
無悶我秉鈞衡未有功元氏從來多慷慨并門自
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與微之繼舊風

郝經獲鹿新居哭元遺山詩陵川集一則

殘山遶荒城慘淡帶餘雪我來問新居欲語還哽

噓搖搖識風旌掩掩淚隱隱額地升中堂痛激肝
膽裂鼻若闔闔風幽冥忽穿徹空牀一束書不見
文章伯愁馬暗不鳴老僕頓欲絕嬌兒背面啼高
弟展轉說有書未絕筆有傳未卒業靈輅已西州
壯心空北闕緬思從公遊灝汗飛玉屑振筆青雲
開炳煥寒電掣鯨吹濤山回隼厲霜鋒擎蘊情入
軟語婉藹幽更切鶯啼柳陰深百囀春不歇方張
大庭樂誰意成永別徙倚板庭柯窗戶轉寥寂乾
坤入凋喪衣冠少顏色魂來暮山青魂去暮山黑
城頭老畢逋底事悲破月中腸元易感使我心欲
折

王惲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

秋淵集二則

文鍵親承聲顏餘又從珠璧見遺書常疑落江
山筆不放奎光到玉除

中統五年六月初八日夜夢遺山先生指授

文格覺而賦之以紀其意

又

分明昨夜夢遺山指授文衡履絢間道必細論能
出理文徒相剽亦何顏江流不廢驚千古霧管時
窺得一斑落月滿梁清境覺紫桐花露濕吟冠

吳澄題遺山鹿泉新居詩後

草廬集一則

宋氏南遷金土中一時文物盛華風煌煌帝室龍
興後流落遺山老禿翁

新居當日點新泉不見新居已舊篇一代風流今
已矣空餘心畫尚依然

吳道輔景文詩

題續夷堅志一則

中州曾歷覽何處覓孤墳勳業元無我文章正數

君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尙奇者何期廣
見聞

何季穆讀遺山集詩

列朝詩集一則

滄海橫流著此身中原天日照疊臣明昌大定三
生夢欽叔希顏一代人野史亭中遺汗簡讀書山
下起埃塵幽蘭灰燼今何在千載空餘老角巾

王士正讀金元詩

精華錄一則

載酒西園追昔游畫闌桂樹古今愁蘭成剩有江
南賦落日青山望蔡州

趙翼題遺山詩

甌北詩鈔一則

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
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
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元史三則

趙復傳復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
其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惑以自脩
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

許楫傳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之學年十
五以儒生中詞賦選

閻復傳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川人弱冠入東平學
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業請元好問校之
入選者四人復爲首徐□李謙孟琪次焉

谷音一則

杜清碧著

洛陽程自脩字忘吾性孝友讀書城東門翰林元
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

靜脩遺文二則

劉因著

書饗餐圖後金臺田景延得古饗餐拱泉而垂腹
贏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有若承盤者然河東元
裕之爲之考定其爲古器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
呂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欲爲道然而不果
而屬予

孝子田君表清苑孝子田君諱喜其子道童資高
秀喜讀書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
之

陵川集一則 郝經著

義士詩序丁巳春予入燕得義士一人焉曰晉古
跌宕于搢紳間聲名藉甚故得其人爲尤詳初以
早失怙恃著道士服杖履去家觀覽山川交識名
右王內翰白樞判魏靖肅元遺山一時名流皆爲
之先後

元詩癸集癸壬一則 顧嗣立著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
十二棄家入道居全真宮數十載道行超羣輩與
元好問徐世隆杜仁傑游

秋澗集十三則 王惲著

遺山先生口誨遺山先生向與頤齋張公自汴北
歸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爲贊拜二
公于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叩所學喜見顏
間酒數行命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
東面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卽其
後筆以數語擬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于體要
工拙音韻乖叶尤切致懇每篇終不肖跪受教再

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
厲覺泉蒙茅塞洒洒然頓釋如醉者之于醒萎者
之于起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踰
于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
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銛鋒雖微其
重也可使纖埃化而爲太山其輕也可使太山散
而爲微塵其柄用有如此者况老成漸遠斯文將
在後來汝等其曷毋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
覺映面發愧者既而鼓動客去先生履衾臥予二
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上先生與客已觴詠
久矣于是肱篋取一編書皆金石雜著授予曰可
疾讀吾聽愜其音節句讀不忒顧先君字而謂之
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得一二歲累
月積針綫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姪
從予偕往將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罔隕越
于下先君起拜謝不敢曰先生惠顧若爾何幸如
之知王氏且有人矣敢不惟命期于明年春當見
先生于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載戊
子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惲再拜謹述
又題遺山手簡後公道存在上者惟恐士之不才
公議廢當塗者惟恐士之有才此古今通病必然
之理也昔程伊川與韓相維游許昌西湖坐間有
以書投韓者程視之蓋干進者也程曰相公亦令
人求之耶况爾後乎宜其藩維棘鎖想玉堂如在
天上也觀此帖者幸勿以遺山爲疑可也
又帝王鏡略序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

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總理繁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叶以音韻世數代謝如指諸掌

又題元楊手筆後卷中諸公皆一時名勝先生俎豆其門諸賢樂與游者其以道義故也予早歲讀書蘇門尚及見之歲時吟咏于山水間彬彬然極承平時故家風味不知軒冕爲何物孰謂三十年後文物凌替而至于斯拊卷援豪豈勝慨慕

又黃石祠詩注黃石公祠有詩云天□既與赤帝子□願師黃石公題曰騰騰老後復題曰兀兀翁騰騰老者楊紫陽也兀兀翁者楊飛卿也二公爭相謂己詩者數年遺山聞之曰詩則非佳爭之意甚可一噓也

又史天澤家傳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侍講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

又王堂嘉話遺山常與張囂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詞意而復加雌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坐爲之絕倒

又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郎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得之語

又趙大中庸說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謔見碑文過愈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并覓柿霜無核棗四帖後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語

又詩夢十一月十七日與兒輩被除回就枕熟眠近四鼓夢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酣姜歌鷓鴣曲壽予聲甚歡亮已而以遺山新舊樂府爲問予曰舊作極佳晚年覺詞逸意宕似反傷正氣姜以爲然予因賦詩以贈既覺頗記一二因足成之其詩曰畫戟清香散燕居分明夢裏到庭除恩醴故里縣車後錦爛秋鷹斂翻初細掉觥船浮酒海暫停銀管合纍珠賞音千古遺山曲堅意高歌要壽予

又紀夢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真定姬仲實上路就枕熟睡夢在一雪後亭榭尚書張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王子淵三人來訪坐久話及向在東平時游燕等事夢符衣一素練衫當膺畫名士像自遺山以下數人予卽題詩几上云不惜黃金買東絹丹青難寫是真容因大噓曰此衫甚佳但到處長負一軸諸公行神也遂踏砌雪而散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想是隆江方大用故將賢彥貯胸中

河汾詩序一則

房祺作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先生太原人太原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概地土所宜習俗所尚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之等故河汾閒諸老與天下人材無讓麻貽溪與元老詩學無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張石泉房白雲與元老游從南北者子颺子京二陳昆仲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遯菴菊軒有稷亭二段之目與

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兌齋與元老同爲省掾日以文詩講議者或曰兌齋雲中應人也吾子列河汾之閒得無附會歟不然兌齋之先誠應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三十餘年發明道學爲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光輝盈溢其門或教授鄉里或宦達四方有二子叔舉季行文筆亦盛傳而况狀元王公趙城人曹之外父也兌齋生而隱德光輝汾晉沒而邱壠在焉豈非吾鄉先生歟夫諸老之詩有淵深冲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劉賓客者有輕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有騷雅奧義古風大章浸入於杜草堂之域者往年吾友楊君仲德議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不觀遺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諸作者之妙不觀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六義之深意予今纂錄自貽溪至兌齋凡八人得古律詩二百一首號曰河汾諸老詩集韓韓郝先生序文於前甚備不肖繼言於後才識淺陋不能盡其蘊雖然吾鄉學者如林有能慕河汾之派觀是集者知所興起云大德辛丑歲二月望日橫汾隱者房祺序

信齋類彙二則 孔行素著

元遺山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一窮僻之所有古廟焉因假宿意謂明日將他之也忽更餘若有人聲自梁屋閒出熟聽之聲愈清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博學強記吾常聞之矣試與學生一一問之

如何先生曰某也學淺才疎然於世之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于是先問易次及書詩春秋四書及漢唐史之異同皆前輩所未考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辨之其聲稱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時也如此問答稍閒復曰先生得無饑乎先生曰雖饑亦無奈何其聲曰學生當與先生備之并裊褥進先生慎無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答復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稍出戶外當自備至于是先生出復進則皮毯飢羹畢具先生始甚恠之因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耶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覘之須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爲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回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子旣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生別或可使某知子之爲何如人姓氏爲誰他日必思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護耳旣欲相見面必待送數程擇一半壁窗處月明夜相見就別自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前塗虛實者先生深以爲幸一日告前塗可無慮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窻立但見一虎特大斑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常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又溧陽同知州事保壽字慶長偉兀人寓常州常陪所親某人從車駕往上都回塗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餘里宿于帳房其生雁飛逐悲鳴

于空中保壽及所親皆傷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擲去生雁隨而飛落轉輾悲呼若相問慰之狀久不能去其人遂瘞之時庚寅秋九月與余談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遺山先生有雁塚詞正與此同乃知雁之有義人所不及諺云雁孤一世鶴孤三年鵲孤一週時所以親迎奠雁豈無意乎

雪樓集一則 程鉅夫著

薛微之碑微之制行立言□□然當世摺紳尊之曰庸齋先生日與女几辛愿柳城姚樞稷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繪淄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

草廬集二則 吳澄著

題張仲默夢元遺山授詩法圖云張君未覺乃夢既夢乃覺恨我不識遺山翁耳

又劉忠憲行狀公之父訓金朝河南省掾博學知名與太原元好問友

庶齋老學叢談二則 盛如梓著

張橋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爲死垂爲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張寓齋相公少年與孫德謙于東平嚴侯府從元

遺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爲韻孫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煞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腳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弄閱四十年公簽汴省分治楊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予紀其事或者謂德謙詩有煞孫郎語不祥如此則詩果有識乎

歷城舊志一則

呂公祠云元遺山在太原有道人常邀同食且曰我家在濟南趵突泉上甚可樂也公能從我游乎元曰有待數年後遺山過濟南已忘前約矣游泉上倦臥灤源堂忽夢前道人揖之曰久約不相憶耶何咫尺不枉顧醒而始悟因起過北岸入祠中儼然坐上矣因爲重建此祠

山房隨筆一則 蔣平仲著

元遺山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之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道園學古錄一則 虞集著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云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嫁之詞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先生送

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

四賢祠堂記一則 名臣事略引

初聶侯珪帥平定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延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爲數日留因追憶閑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鬱蒼蒼舊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到侯天祿繼守是州爲屋數楹置楊趙元李四公像于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後嘗往來西州寓志于文字間更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

說學齋稿一則 危素著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閭同國子伴讀高健實作太行書院以祠鄉先賢訪其遺像悉圖于壁間晉中書舍人賈公綽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問國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德輝江南行省參知政事賈公居貞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宅于獲鹿其女子又歸邑人故合祠于是又云蔡元兩公之奧學雄文震耀穹壤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于元公者固已盛

傳于世

續夷堅志序一則 宋子虛作

宋子虛云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箋牒文柄故閑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蕩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立傳其顛敘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概見于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壬申歲除商邱宋元子虛書於沙頭白鷗眠處

唐詩鼓吹序六則

趙孟頫云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常從學詩公因人傳句釋使誦者見其指歸夫唐人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此政公惠後學之心亦遺山哀序是編之初意云至大元年九月武乙昌云國初遺山元先生爲中州文物冠冕慨然當精選之筆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依于理而有益于性情者五百八十餘首名曰唐詩鼓吹如韶章舉于廣庭百音相宣而雷鼓管籥實張其要眇也至大戊申六月盧摯云新齋郝公繼先注唐詩鼓吹集成命內翰姚公端父爲之序而屬摯跋于篇末唐詩鼓吹集者遺山先生元公裕之所作公幼受學遺山嘗以是集教之詩律公慨師承之有自故爲之注大德七年癸卯六月

楊慎丹鉛總錄云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于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偽也

錢氏重刻序云唐詩鼓吹十卷相傳爲元遺山選次或有斥爲假託以爲遺山集中無一語及此選而遺山本傳紀載闕如是固不能以無疑予諦觀此集探珠搜玉定出良工詰匠之手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序符合當是遺山中箱篋衍吟賞紀錄好事者重公之名繕寫流傳名從主人遂以遺山傳也

陳霆兩山墨談唐詩鼓吹爲郝天挺箋注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寶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于科舉不復充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注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于遺山之門然考諸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別一人也

王士正池北偶談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魯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爲皇慶名臣嘗脩雲南寶錄五卷又註唐人

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宏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案是詩原本于金之郝天挺遺山撰墓銘云先生教之作詩即此本也遺山復精選之以授元之郝天挺因加注焉惟遺山不敢掠師之美而復嫌門弟子之名故集中無一語及之無可疑者卷中誤入宋胡宿等詩當時南北隔絕或有未詳郝注于胡宿下不立小傳亦曲全之義也又集中太白少陵皆不入選緣遺山已有杜詩學一書而太白律詩甚少故也惜天一閣目云遺山解注十卷刊本不及見而俗刻郝注殊陋至附廖氏解尤不覺寓目

餘冬序錄二則

何孟春著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卓卓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河南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陝西

又元遺山作喬千戶輓詩素旗無誅記連姻用潘岳楊使君誄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也集有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云云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又有喬夫人綵綉仙人圖一絕綵服云云又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云云元自注夫人參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者今集中有貽女珍詩珠圍翠繞云云又足知遺山之家範矣

仲子集

胡翰著

服胡麻賦蘇文忠所作王子端所書詞翰非近人可比遭值兵火散逸不存今來太末復見此卷卷

後有遺山題識以淵珠膏火之喻爲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耳

歸田詩話一則 都穆著

元遺山在金末親見國家殘破詩多感愴如云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挂蒼龍蛻後鱗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燕南趙北非金土王後廬前總故人皆寓悲愴之意至云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不忘前朝之盛亦可念也

結埼亭集外編一則 全祖望著

遺山之于金雖有爲崔立撰碑之累事由劫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歿也其力求修金史亦思以效忠于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求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于元之貴臣讀其碑版文字有爲諸佐命作者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國之逸民而致稱于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致書耶律中令薦上故國之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願言呼諸子相從潁水濱昔人風節尚哉要之遺山祇成爲文章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託于國史以自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也嗚呼宗社亡矣寧爲聖子所南之介不可爲遺山之通豈予之過爲責備哉

甌北詩話五則 趙翼著

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

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蓋生長雲朔其天稟本多豪健英傑之氣又值金源亡國以宗社邱墟之感發爲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爲之也時爲之也同時李治稱其律切精深有豪放邁往之氣樂府則清雄頓挫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郝經亦稱其歌謠跌宕拔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工出奇於長句雜言掄揚新聲以寫怨思金史本傳亦謂其奇崛而絕雕刻巧縵而謝綺麗是數說者皆可得其真矣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尙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車駕遁入歸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蝨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壩上真兒戲誰謂神州竟陸沈送徐威卿之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鎮州之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還冠氏之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座主閑閑公諱日之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此等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後猶使讀者低徊不能置蓋事關家國尤易感人惜此

等傑作集中亦不多見耳

郝經作遺山墓誌謂其詩共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以寫新意者又百餘篇以今題爲樂府者又數十百篇是遺山詩共五千七百餘篇乃世罕有其全集今所存者惟康熙中無錫華希閔刻本魏學誠作序謂其購得善本而鈐之卷首載元初徐世隆李治二序於元世祖仍擡起頂格是必彷彿元初初刻本然詩僅一千三百四十首則所存者祇五分之一而已豈元初嚴忠傑等初刻時卽爲刪節耶抑華氏翻刻時刪去耶竊意遺山詩既有五千六七百首則其遭遇國變感慨滄桑必更有許多傑作而今祇有此數豈不可惜哉又遺山修飾詞句本非所長而專以用意爲主意之所在上者可以驚心動魄次亦沁人心脾今華氏刻本內第十三四卷率多題畫絕句別無佳思而郝經所謂五千餘首者竟不得睹其全矣不知世間尙有全集否當更求之

拘體七律如鄭縣亭子澗之濱獨立縹緲之飛樓之類杜少陵集最多乃專用古體不諧平仄中唐以後則李商隱趙嘏輩創爲一種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之類別有擊撞波折之致至元遺山又創一種抑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太行秀發眉宇見老阮亡來樽俎間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燃

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夢山月暝老雁叫羣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鳥沒野色荒荒煙樹平青山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峯如畫屏長虹夜飲海欲竭老雁叫羣秋更哀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之類集中不可枚舉然後人習用者少

遺山複句最多如懷州城晚望少室云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重九後一日作云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題家山歸夢圖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內有云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元都觀桃花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同嚴公子東園賞梅云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送李參軍詩內又有云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綵衣起舞春斑斕桐川與仁卿飲一聯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題梁都運所得故家無盡藏詩卷亦有此聯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沒一首又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答樂聖之云兩都喬木皆秋色耆舊風流有幾人東山四首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胡壽之待月軒詩又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卻坡詩說右丞錢過庭烟溪獨釣圖綠簑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詩亦可人息軒秋江捕魚圖又有綠簑衣底元真子可是詩翁畫不成臺

山十詠內有云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贈劉君用可菴二首內一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寄希顏末句共舉一杯持兩螯送曹壽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結此複句之最多者也

附存書目一則

續古今考九卷舊本題金元好問撰

案古今攷宋魏了翁撰非也

題名三則

金石萃編曲阜題名太原元好問劉浚明京兆邢敏上谷劉翊東光句龍瀛蕩陰張知剛汝陽楊雲鵬東平韓讓恭拜聖祠遂奠林墓乙巳冬十二月望日謹題書凡八行行書左行靈巖寺碑陰題名冠氏帥趙侯齊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凡五行行書

寰宇訪碑錄古陶禪院元好問題名行書大德六年

圓照撰正書

上角有

元好問游四字至元三十一年十月在山東長清

案二題皆爲後人補鐫者

帖印一則

墨緣彙觀墨搨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卷後押元遺山三字朱文印卷末鮮于太常題云右定武蘭亭玉石刻甲余平生所見者少况有內翰遺山先生圖記尤可寶也

清容居士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宜稼堂
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袁桷撰桷有延祐四明志已著錄其集據蘇天爵行狀及元史本傳俱稱五十卷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本也桷少從戴表元王應麟舒岳祥諸遺老游學問淵淵具有所自其在朝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入登翰苑凡朝廷制冊勅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碩偉麗有盛世之音尤練習掌故長於考據集中如南郊卜議明堂郊天異制議祭天無閒歲議郊不當立從祀議郊非辛日議諸篇皆成宗初所上其援引經訓元元本本非空談聚訟者所能當時以其精博並採用之其詩格俊邁高華造語亦多工鍊卓然能自成一家蓋桷本舊家文獻之遺又當大德延祐閒爲元治極盛之際故其著作宏富氣象光昌蔚爲承平雅頌之聲文采風流遂爲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其承前啓後稱一代文章之鉅公良無愧矣

清容居士集 序

一代文章之盛其傑出者不過十餘家而其書又或傳或不傳卽幸而存者輒轉傳寫淆謬滋多甚至不可句讀卒與淪廢湮沒者何異哉元代著作家雄偉浩博閱雅疏整自姚牧庵黃晉卿柳道傳虞道園外則有四明袁清容先生才智亮特學問綜覈承絜齋之舊聞資深寧之淵博故其詩文集五十卷凡詞賦歌詠碑記志銘傳贊誥冊表牋書啓序議題跋氣體明質義法宏贍經術淹通詞旨雅麗又悉兩宋文獻深達史學洵爲元代著作之鉅者惟其書刻於先生歿後原本僅存前明永樂時已間殘闕往年余購得之幸尙完具又寶山毛君生甫先有寫本足資校勘倘秘其書不卽刊刻雖不至遽至散佚更復數百年恐其書得益不易無以遂海內承學之士欲稽考誦讀先生書者也余才學奔陋豈克窮研竊念先府君辛苦成家督子孫力田讀書甚力伯兄竹泉先生器識高亮以余性好聚書家事一不煩余不惜重賞購諸善本任余丹鉛少成文學書命仿前賢叢刻諸書仰承先志乃以是集爲權輿其有改易及所疑義別存札記又續刻諸書則以付梓歲月爲先後不復次其時代云道光二十年四月朔日上海泰峯氏郁松年書於宜稼堂

清容居士集目錄上

第一卷

賦

導遊賦

雲林賦

玄雲石賦

淳賦

玉龜杖賦

桐柏觀賦

椿堂賦

仁壽堂賦

樂水圖賦

餘閒齋賦

息齋賦

凝雲石賦

紅梅賦

九華臺賦

墨竹賦

素軒賦

冬高賦

榕軒賦

復庵賦

擬刻亭賦

餘軒賦

隱居圖賦

第二卷

騷辭

啓誓

廣招

七觀

嶽麓圖辭

悠然閣辭

金隄辭

石田山房辭

雪江圖辭

垂綸亭辭

巨峯辭

雲中辭

春雨辭

義婦辭

哀蘭操

蘭竹操

黃可玉哀辭

林彥栗哀辭

朝元歌九章

第三卷

古詩四言

述祖德不從子瑛

張孝子

徐母表閭

致樂堂

臺氏舞衣堂

清容居士集 目錄上

古詩 五言

舟中雜詠十首

車行二十八韻

錢王參議十首

次韻虞伯生夜坐二首

次韻伯生二首

再次韻伯生兼簡仲章二首

三次韻二首

鞭馬圖

張希孟嘉慶圖

遊長春宮分韻得萊字

次韻徐志友雜詠十首

再次韻答仲章仲寶十首

三次韻酬儀之伯生十首

題周子明三獄詩卷

題弋陽巖山精舍圖

次韻仲章蔡村阻風

次韻陳舍齋七首

次韻答蔣商卿三十二韻

集廉園

次韻仲章杜門

暮歸

贈黃教授歸閩中

送許世茂歸武昌二首

題金華洞圖二首

送張上卿

壽何平章二首

次韻雜詩五首

壽程內翰二首

別仲章

別吳養浩十首

度淮寄養浩

懷伯生

酬蕭靜安提舉二首

題劉充之載月圖

壽賈參議二首

次韻揭教授官閩中

寄題撫州先天觀

送牟景陽教授天台四首

雲隱齋

劉希孟訪子昂以詩寄之

送胡安常員外

次韻張秋泉墨蘭

第四卷

古詩 五言

夕佳亭

贈養源編修回嚴陵省墓

贈昌上人二首

宿竹院次韻珙橫川二首

送宋壽卿侍御迎養建康

廣信陳氏擇勝樓

贈潘孟陽歸里五詠

題盧溝煙雨圖

滑府從事表閭

贈孟和卿

雲中郝孝子

送沙君寶宰邑

次韻馬伯庸供奉書館書事二首

送伯庸御史奉使河西

月巖

夜集西太一宮分韻得草字

史氏報春堂

送于思容助教官濟南

天師留公返真空洞歌步虛詞十章以導遊

大名劉節婦吟

育王瑛禪師示寂寄塔主

送胡止水回三衢三首

贈岑易直登第歸里二首

善之僉事兄南歸述懷百韻

題張中丞東亭圖

曲陽李孝子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

屏山堂

題輞川捕魚圖

子昂墨竹

可竹軒

子昂雙木竹石圖

以劉士先子墨贈薛玄卿

飲酒雜詩十二首

劉氏義門

述郭楚望步月秋兩琴調二首

送吳博文歸天台

送人之官遼東

得一齋

次韻蔣遠靜二首

次韻鄭景尹二首

再次韻二首

觀圖書次韻景尹

次韻黃伯玉東漢名士十詠

觀真文忠公畫像

陶道士心遠齋

寄題郭靖州網齋

第五卷

古詩 五言

爲贛川連教授賦梅城

泊貫州次韻仲章

次韻呂學正古意二首

次韻元復初春思三首

雨後聞鶯

送李德隆乞郡江陵省養

節婦吟二首

次韻范德機海鵠篇

送任懷可

同復初功遠飲仲章家觀芍藥分韻得一字

洛詠五首示洛人張孟功任大正

贈汪生

感興

題王眉叟溪月圖

書孝子卷

夜泊城北有懷孫秦二學士

淮口阻雨二首

詠史四首

次韻仲章初夏即事

城南亭

讀范德機東坊藁

送武當張道士

觀梅分韻得影字

送陳仲剛歸鄱陽

送薛玄卿歸吳

有感

董道士雷泉齋

三月十二日自殷廬歸舍梨花盛開薄暮與陳汝海花下小飲

送祝丹陽使武當山

贈陳文翁求篆扁

送李平叔之信陽

贈徐中丞二首

拙訥齋

送鄱陽劉縣令之官宣寧二首

題文與可風雨墨竹

答李生裕

題巨然楓林雅集圖

避塵軒

次韻伯生榆林中秋

送鄭景尹還里

李野齋別墅圖

子昂人馬圖

墨蘭圖

次瑾子過梁山灤三十韻

憶昔三首

重巖圖

次韻王叔載十首

董生麗上人用叔載韻見貽再次韻十首

芳思亭

次韻袁季厚惠苦筍楊梅二首

第六卷

古詩七言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

秋泉伯生仲章梅叔章周儀之皆次予韻題廬山圖再次韻以謝

賦張彥清復古硯

金華曹道士白雲樓

賦廣帥平寇還

謝王參議送練春紅二枝

題董簡卿瀟湘圖

絡馬圖

康樂圖

贈杜秀才歸省荆南

贈拙訥子

寄南劍李士弘使君

送任道士歸武夷

送郭天錫還京口

燕吳閒閒冰雪相看

灤陽張節婦瓶中杏枝着花爲賦長句

仲章與子連舟夜泊夾馬營仲章有詩因以奉戲

蒲城孫編修父年九十四院長而次各賦詩

嶽麓圖

送何太虛歸山中

賦水車

次韻夏明道紅梅

雪汗齋

次韻閒閒甲子雪

贈錢塘吳月湖

送趙君佐茶使

黃臨汝以長句索筆次韻

題翠山嗣禪師雜花世界

贈劉醫

次韻段惟德右司

子昂風林牧馬圖

張氏女

送儀上人歸天台

題李廷弼歸安去思碑

題董高閒春龍行兩圖

送錢塘萬戶還鎮

嗣天師墨竹

送趙正卿歸養胙城

送保寧萬戶出鎮

子昂寒篠枯槎圖

澶州通濟橋

懷日溫妙明上人二首

善之攜酒招遊西湖值雷雨分韻得材字

賦金華方君雙魚硯

寄張伯雨道士兼簡鄧慶長二首

第七卷

古詩七言

煮茶圖

并序

贈張玉田

題子昂浴馬圖

送倪德進歸鄱陽

送僧德芬過松江

憶陳道士

病馬圖

次韻張伯雨梅花島

次韻渭川春玉圖二首

忍恕堂

飛鴻軒

李士弘枯木風竹圖

題茅山道士雪梅障

錢廣信奚靜能之官南康

次韻王道士

清容居士集 目錄上

送馬季權之官平江州

送宋誠夫押送交趾使之武昌

送濮陽陳景皋之官忻州

送湯道士降香武當山

過高郵湖

趙昌荷花

京尹旌門

乘鸞吹簫圖

雲岡圖

贈吳江宋尉

與相士王月屋

廬梁梁醫濟生堂

次韻史允叟檜屏

次韻蔣遠靜二首

廬江羊孝子表閭

送潘元卿

次韻黃松瀑自廣信見寄

黃居采蒼鷹擊雉圖

送廬陵陳存道赴廣州教授

送毛道士降香嵩衡淮海四首

贈鄱陽劉生

句曲山迎真送真詞二章

贈呂與之

送瞿伯器還吳

竹素園

松聲樓

次韻郭功父杏山詩

送林以道歸恬蒼

題明皇擊梧圖

題何仲博棟華堂

第八卷

歌行

吳船行

淮船行

越船行

清明行

河船行

鞦韆詞二首

天祿硯滴歌

新安芍藥歌

天瓢歌

晉寧丁節婦歌

哀牢夷

安南行

次韻黃可玉古墨行

李宮人琵琶行

渝州老人歌

大雨醉歌

龍尾歌

月海歌

敬亭歌

秋江釣月圖歌

二老歌

三馬歌

廬陵劉老人百一歌

月鑑歌

玉署龍峯歌

秋風歌

東門行

廬陵海月道人歌

聯句

東湖

遠遊

望洞庭山

秋雪

又

槍竿嶺

送曾編修

李成古木

第九卷

律詩 五言

次韻善之雜興七首

月黑

次韻題林隱

次韻上官伯圭夜坐觀梅二首

題柯自牧救荒記

壽高舜元父二首

打灘

春陰

懷城南諸友二首

舟中雜書五首

淮浦

立春日宿大清口舟中見新月二鼓雪作

次韻陳剛中待制初秋二首

送牟元通歸瀘州

夢中作

淮陰大風

題溫州太守德政詩後

次韻伯庸春思兼簡繼學二首

送秦巖卿從事出宰北平縣

黃河口

徐中丞母八十

送張榮澤

贈瑛上人住洞林

送周南翁集賢南歸省墓

送文璋父佐西省

劉氏集慶堂

送蘇子寧和林郎中二首

蘇子寧北行詩二首

吳閒閒病起二首

蔚州郭氏永寧亭

次韻伯庸題凌波仙圖

伯庸以詩見屬次韻二首

高掾祖父八十

清容居士集 目錄上

長春道士禱雨有應

次韻馬御史題漢州喻氏多勝亭

次韻馬伯庸過天寶宮

送白誠之赴台州別駕

贈瞿者

送成公履守光州

寄開元奎律師五首

述懷寄砥平石六首

次韻張希孟凝雲石十詠

山水圖

淇綠堂

寄砥長老

送李希白降香武當山

送永新王東野還里

輞川圖

贈雪窗上人

直沽口

阻風馮家口

次韻劉明叟

壽閣承旨三十韻

次韻仲章過陳氏城南書隱十韻

書山陽舊事十六韻

壽王侍郎八十二韻

壽牟獻之大理卿七十三韻

壽李承旨四十韻

送文子方著作受交趾使于武昌二十韻

扈蹕開平次魯子翬御史五十韻

王趙公八十應制十韻

壽開府承旨十韻

劉邢公九十應制十二韻

次伯庸畫松十韻

壽張希孟父郡侯八十二韻

王叔能侍丞相入覲謹賦十二韻

第十卷

律詩 七言

次韻集廉園

棲日與剛中遊廉園復次韻

送孫道士歸杭

次韻王寅甫侍讀莅醴長春宮

題張宗魯編修詩集

送李伯英秀才歸廬陵

次韻答周秀才

次韻成季灤陽見寄

次韻陳又新

西湖空濛圖

次韻秋泉盆梅三首

次韻仲章遊南城二首

贈王君佐

送蕭立道歸天台

送李景山使交趾

九日書懷

慰曾道士

抵滄州先簡善之

送李彥謙赴西臺御史

次韻題張虛靖園庵

送華道士降香武當山

送伯生降香還蜀省墓二首

再次韻二首

三次韻二首

送繼學伯庸分院上都二首

寄王儀伯太守

壽劉承旨

孟習卿都事母八十歸省關中

送李元章宰陝縣

次韻李伯宗苦熱

次韻程士安睡鶴

次韻陳海陰

次韻院長退朝書懷兼送李元章廟令三首

題鰕齋

送東平程太守

送周南翁分刺池陽

次韻詠雙頭菊三首

賦閣阜山青玉軒

題揭曼碩詩卷

送衛大隱回錢塘

送華道士住宗陽宮

翦刀草

伯庸擬李商隱無題次韻四首

送浦如淵辭官南歸

送李公敏薊州之官

劉婦表門

永新氏義門

送柳唐佐出守懷孟

次韻大享待制賦院中御馬纓花

賦文子方簣簞亭竹影五首

栗氏玩芳亭

送牟景陽信州監征二首

送巨德新四川省郎中二首

送樂德敬甘肅儒學提舉二首

示從子瑛

送玉筍山聶道士

次韻子昂人日立春二首

書懷寄從子瑛二首

送李仲因雲南憲使

送馮士啓淮東憲司幕長

送李仁甫歸高安

送繼學御史分司汴省

院長從許州募得子院中率賦詩

東平張善父野堂

贈姑蘇陳生

送鄭景尹遊麗水

次韻院長新製安車

送張道士降香龍虎山

寄賁酸齋侍讀

清谷居士集 目錄上

次韻蓬萊暢師

次韻天童岫禪師

答吳門賴上人

冀寧徐母表閭

第十一卷

律詩 七言

過揚州憶昔六首

觀物

客中端午簡善之

再次韻

次韻酬王參議

次韻鄭潛昭賦玉堂合歡花三首

次韻鄭應奉苦雨

觀閑齋紅梅次蘇公姿字韻四首

壽善之

次韻仲章遊長春二首

次韻仲章舟中思南湖

再次韻二首

再次仲章過彭城韻

仲章詩律大進復次前韻以勉之

再次韻三首

四次韻述情

中秋次韻陳貴白

寄王參議二首

泊支家口望孤山僅一舍復寄

次韻應德茂寒食見懷

次韻史猷父春遊夜歸

戲贈黃仲正

再用韻答仲正

泊彭城復懷黃樓

泗水

歌風臺

清明

宜遠樓

李學士畫壁初成分韻得毫字

次韻危功遠道士二首

再次韻二首

遊城南次韻陳玉峯

送真定任生

次韻史允叟殘菊

次韻復初兼簡功遠

蔡逢原婦翁壽八十

次韻陳無我題史石窗故居

夜別俞生

次韻正旦會朝

送山人還江南

次韻田師孟詠牡丹三首

次韻師孟西曹卽事兼簡子貞儀曹二首

次韻贈峨眉侯道士築宮江陵

次韻陳貴白中秋見懷

次韻鄭景尹詠梅十首

贈潘山人

次韻景尹詠醅醖二首

可久齋二首

送長洲江都史

送昌上人兼簡諸遺老七首

次韻繼學

除夜雪

元日朝回二首

偶述末章答繼學二首

雪後

送李署丞歸許下

第十二卷

律詩 七言

送喻道士歸蜀

趙郡睦孝子真逸堂

五老堂

送河中段惟德除西臺御史

韓參議嘉慶圖

吳成季父母壽八十

白雲平章致仕

寄題成都李御史萬竹亭

送鄧君用教授歸牘信山

壽李承旨二首

安西老人

早朝興聖宮次韻

次韻周南翁退朝三首

和遊岡子原韻

用早朝韻酬伯生試院見懷

酬周南翁子二首

送何大方歸信州

次韻周南翁拜孔林二首

贈豫章蔡黻歸里

次韻院長題玉簪集

送朱本初住玉隆萬壽宮

寄城南友人

寄史允叟

寄陳文卿

寄蔣遠靜

寄鄭景尹

寄開元恩禪師

寄本中峯

題郝伯常雁足詩

送王景先赴燕南僉事

小院四月十二日牡丹始開作詩示瑾

初夏卽事

壽椿堂

送湖廣萬戶

次韻宋誠夫二首

高內宰母夫人李氏表門

壽劉彥良宣慰母夫人九十五

送湛師校經回杭

送雪竇長老校經回里

送董教授之淮南簿

寄上郡子貞伯庸繼學三學士

遠客三年親友簡絕開元鄰僧以書茗相寄感懷偶成

進史明仁殿書事

寄開元奎律師

伯庸開平書事次韻七首

送梅叔章官東流簿

次韻景尹觀菊二首

送杜輝卿還蜀

送別石上人還江西

送李巖夫四川譯史

紀生書經罷歸還里

示皇甫生

再送紀生

鄉友南歸客舍淒然再次韻

睡覺東西書燈猶明喜勉元達蔡示瑾子

省中議事回元達有詩次韻

伯庸以詩饋免次韻

十一月十四日駕至京城楊仲禮有詩次韻

題馬氏先塋記後

甲子立春

瑾次韻復成爲隱居計

病中玩易復次韻

三次韻

武氏母八十

安山曉泊

發御河

次韻砥平石

次韻謝定水

次韻昌國宗聖上人

贈徐秀才還里

送劉明叟還省

次韻答西山道逢原

送章仲和之官池陽

梅隱齋

次韻景尹重九四首

秋日海棠瓊首賦詩次韻二首

次韻聲上人二首

憶雙溪

寄張希孟內翰

第十三卷

絕句 七言

團扇圖

擊梧圖

韓幹五王出遊圖

夜讀唐將遺事二首

秋山圖

泊京口十絕

雪中招伯生祝丹陽二首

梁山樂

支家口

黃河

耿山

古黃河口

黃樓

伏日渡淮

過高郵

壁太湖

聞見

渡揚子江

俞光遠治予別墅口占奉謝

寄周子敬

寄黃仲正

懷應德茂

明皇醉歸圖

過故人墓

送昌上人

題葛仙翁移居圖

黃松瀑索酒

祝丹陽飲馬圖

寄周子敬四絕

題鄭潛昭玉堂藁二首

宮娥弈碁圖

求酒四首

伯生約賦竹枝詞因再用韻

舟中得功遠瓊花露因成三絕

梁山礫三首

仲章以予賦瓊花露因成陽臺之句次韻

送危功遠三首

送吳成季五絕

長沙鄧醫壽軒二首

平原賈氏戲綵堂

晚訪仲章不遇

梅溪圖

三徑圖

靜芳亭

貯香亭

大年宿雁圖

次韻伯庸應奉一十八首

題伯庸文藁

逸馬圖

試馬圖

散馬圖

次韻繼學伯庸上都見寄三首

題危功遠山水

孔節婦表門

墨梅圖二首

蜀女繡牛圖

錢舜舉折枝菊

子昂控馬圖

渡水羅漢圖

次韻繼學天寶宮禱雨見懷四首

送嶼上人四首

寄天童岫長老

贈南嶽道士歐陽君

清容居士集 目錄上

崔白竹

述懷次韻商隱長老三首

次韻商隱長老三首

侍祠太一朝罷觀紅梅二首

次韻砥平石五首

省庵

姚子中左司墨竹

斗巖

歸德王瓊母表閣

西寧李處士碑

博平王獻妻徐氏表閣

離宮圖

子昂逸馬圖

薛濤牋二首

馬麟野芳佳木圖

題寒拾圖

奉還舒貴和黃菊

雲峯圖

楊節婦傳

宮女賞花圖

宮女度曲圖

靜中齋

張氏承祐堂

何尊師醉貓

題初平起羊圖

題鮮于伯機拱北樓樂府

簡伯庸

山水圖

書懷

女孫生朝

隱居放言二首

以琴絃寄永嘉周子敬

堯民圖

育王長老見惠茶瓜次韻奉答

蜀江圖

樵溪堂

餘慶堂

李士弘墨竹二首

題管道士雷谷

盧溝符氏酒亭

牧羊圖二絕

李唐牛

送閔思齊調閩府

水仙圖

百鷺圖

絕句 五言

信州招真觀二十八詠

小隱巖 馨香巖

升仙臺 釣臺巖

寒月泉 金沙巖

三山石 磴潭巖

仙足巖 洗華池

龍口巖 靈泉巖

朱窩楊柳青五調

學堂巖

一線天

長生池

雷公巖

鳳山巖

鬼谷巖

五面石

老人峯

道人巖

風洞巖

墨蘭二絕

次韻宿清風軒

石湫二水橋

虛一

題應德茂遊吳紀事二絕

雲鏡

霧香

竹西

第十四卷

絕句五言

雙雁圖

夢中作

漁樵問答圖

新安郡嶺南十詠

清江釣月

碧嶺舒屏

峻嶺扶車

古寺垂虹

空谷耕雲

楓林聚鶴

圓岡揭斗

雙溪合璧

蒼峯卓筆

雪澗浮龜

子昂蘭竹墨戲二絕

題龍虎圖二首

墨竹四絕

墨蘭蕙四絕

題悟律師詩卷二首

子昂枯木竹石圖

六言

次韻厚齋借玩辭二首

題湖曲小景

送鄧師禹回龍虎山

獐猿圖

孤雲三絕

題陳文翁書扇

美人圖

西施

昭君

馮妃

班姬

次韻潛昭焚香四首

潛昭九日贈龍圖次韻二首

題伯庸所藏子昂竹石

墨竹

子昂墨萱扇

雪谷曉行圖

高彥敬遠山木石圖

復成

春雲出岫

謝氏梅坡

劉生還廣信省親就試

頤齋

禮闈倡酬乙卯

次韻禮部李公二首

次韻監試李仲因御史四首

次韻郭巖卿

秋闈倡和丁巳

次韻席士文御史

次韻士文感興

謝賜法酒次韻

次韻王正臣書史試院書事二首

次韻宋質夫應奉書事二首

次韻士文御史六首

秋闈倡和 丙寅江浙

校文江浙述懷呈善之

中秋敘舊簡倪仲深

中秋簡周儀之曹伯明

述懷示汪叔濟鄭復初周本道

次韻段省掾

再次韻

挽辭

謝尚書二首

史觀文二首

李宣慰二首

史猷父二首

王尚書四首

楊夫人

潘少白

史湖州夫人

文集賢三首

黃夫人

悼章斯遠二首

悼張道士

吳君載

夏昭文

熊處士

危功遠道士

劉古昂教授

成都何德之處士

吳饒公

王秋山

廬陵李主簿

趙令人

吳夫人

黃如山

劉中丞

東平段衛率

何德之處士

播州楊宣撫

真定史萬戶三絕

臨江熊君

至治丞相

雜詩

破衣僧

熾盛光佛偈

綠陰堂山偈十首

還源庵

第十五卷

開平第一集 甲寅

居庸關

雨中度南口

重午宿南口

桑乾嶺

渡懷來沙磧

草地

龍門

彈琴峽

雲州

次韻伯生題祝丹陽墓九歌圖

伏日書懷二首

題李士弘明復齋風竹

慈雲堂

送濯伯玉之官雲南

次韻玉堂畫壁二首

再次韻

客舍士弘爲作風竹

題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

李陵臺二絕

楊節婦

開平第二集已未

登候臺

次韻李伯宗

再次韻答李彥方應奉

再次韻伯宗復敘舊

伯宗遊華嚴寺次韻二首

上京雜詠十首

再次韻十首

過李陵臺次韻彥方

次韻李齊卿呈閑閒

再次韻

伏日二絕

松林行

採摩姑

上尊賜張上卿薛玄卿賦詩次韻

再次韻

復成二篇

西京任庭瑞樂善齋

白雲閑齋

送金華王生

建昌李生城南別墅

開平第三集 辛酉

次韻繼學竹枝詞十首

四月二十六日曉霜

戲題樺皮

望雲州

次韻薛玄卿南還題驛二絕

次韻答陳明復

再次韻

次韻伯宗途中述懷六首

端午謝閑閑惠酒

榆林

龍虎臺

居庸關

桑乾嶺

李老谷

龍門

獨石

曉發

合門嶺

赤城

灤河

次韻伯生墨竹畫壁

楊花曲

伯宗悉和鄙作敘謝

與繼學同出健德門伯庸是日入都城作詩寄之

乞酒潘景梁學士

次韻繼學

重午聯句

裝馬曲

嘉禾圖

蘇武牧羊抱雛圖

李仲賓墨竹圖

次韻開元恩禪師

王澹游墨竹

次韻繼學竹枝宛轉詞四首

次韻陳景仁惠酒二絕

贈翰林何生

嗣天師墨戲四絕

果老圖

第十六卷

開平第四集 壬戌

客中三度端陽愴然有懷

經崇真丹房惟蒲苗楊柳感舊有作

閒閒未至

寄繼學吏部

憶玄卿書壁言懷

五月八日雨霰

開平十詠

南望

天鵝曲

李老谷

偶成

鼇峯石

子規詞三首

觀行院題名憶盧彥威

觀元復初行院題壁爲四韻以挽

視草堂有記憶潘景梁學士

客舍書事八首

視草堂四詠

華嚴寺

贈華嚴長老二首

書邢遵道二父家傳

贈寫真修生

贈李道士

行路難五首

賣薪行

視草堂歲久傾圯述懷二首

擬宮詞十首

書懷

五月二十日甘雨如注

五月廿六日大寒二十二韻

御天門聽詔

露立

喜閒閒至

食杏有感

寄繼學吏部

皇城曲

天童圓上人以舊詩求題因成二絕

題信上人手書

客舍四詠

次韻圓上人三首

次韻華嚴賀李彥方御史

彭法師禱雨有感

次韻桐柏山四詠

再次韻

上上人遊開平回四明

成君輔廣濟堂

內宴二首

伏日

龍門

戲題開平四集

王繼學題開平百詩後

清容居士集目錄上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目錄下

第十七卷

贊

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韓王 魏王 路公 荆公
歐公 溫公 蘇公 黃太史

祝道士龍贊

墨竹贊

子昂集賢真贊

張廣微金書陰符經贊

雲中龍贊

龍贊

又

太上授經圖贊

辛稼軒畫像贊

仁廟御書除官贊

至治丞相真贊

又

英廟御書開經偈贊

自贊

王承旨畫像贊

王叔能真贊

自贊

馬元帥真贊

瑞檜贊

雷氏龍吟琴贊

吳閒閒真贊

仰山熙禪師真贊

南湖入法師真贊

定水源禪師真贊

雪厓吳法師真贊

箴

存悔箴

遵誨堂箴

貞一齋箴

誠求堂箴

銘

復庵銘

君子齋銘

澄心齋銘

雪房銘

崇真觀鐘銘

朝陽堂銘

藏書室銘

極高明齋銘

九思堂銘

淵靜齋銘

第十八卷

記

慶元路鄞縣學記

鄞山書院記

鄞縣興造記

西洛書院記

建城夫子廟堂記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慶元路醫學記

白石書院記

昌國州重修學記

昌國州醫學記

定海縣重修記

新建鄞縣尉廳記

重建澄清堂記

明遠堂記

新修司獄司記

慈溪縣興造記

定海縣學藏書記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

鄞縣學興造記

第十九卷

記

馬元帥防倭記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吳江重建長橋記

陸氏捨田記

野月觀記

冲庵記

順堂記

積慶堂記

樂全齋記

竹鳳石屏記

曰生堂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小領水亭記

友恭堂記

種德堂記

春暉堂記

賀蘭堂記

沈香石記

樂善堂記

亦樂齋記

第二十卷

記

邵庵記

古劍記

昭真山水記

東山精舍記

采芝亭記

梅亭記

西泉記

黷庵記

桂山堂記

張尚書救荒後記

晚香堂記

玉冠記

孝思亭記

福源精舍記

治平寺記

海會庵記

重建延福院記

資教寺修三門記

吉祥寺重建記

妙果寺記

石夫人廟記

信州自鳴山加封記

隱仙記

通玄觀賈道士記

第二十一卷

序

易三圖序

易集傳序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郭好德論語義序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約說序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大易通義序

老子講義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四明志序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劉內翰文集序

樂侍郎詩集序

曹邦衡詩文序

第二十二卷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張氏宗譜序

廬陵羅氏世譜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熊西玉文集序

陳元吉韻海序

鄆城馬節婦詩序

蕭克有字序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白季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甬山集序

蓬萊閣詩序

馬氏族譜序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白鶴詩序

春臺詩序

曹伯明文集序

第二十三卷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送曹伯明序

送范德機序

送司子敬序

送劉習卿序

送祝道士南歸序

贈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送曾巽堂南歸序

贈崔兵部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崔君都事錢行詩序

贈陳太初序

送俞教授回里序

送陳山長序

送蔡府尹歸里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第二十四卷

序

李慶長御史錢行序

送王平章歸省序

瑞芝亭賦詠序

壽樂堂詩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送文子方便安南序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送陳景仁謁官雲南序

送李溉之致祠山川序

郭子昭錢行詩序

王正臣錢行詩序

送朱君美序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送劉生歸鄉試序

仰高倡酬詩卷序

送陳仲剛序

陳彥恂錢行詩後序

送洽師歸吳序

第二十五卷

碑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奉化州三皇廟碑

衢州重修三皇廟碑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徐州呂梁神廟碑

奉化州開河碑 碑陰附

許州衛志忠碑

卷八碑

興福院陀羅碑

第二十六卷

神道碑銘

武惠將軍公神道碑銘

黃國院使贈中書左丞張觀公神道碑銘

歸州安撫使張忠宣公神道碑銘

漳州尉同知贈開封府伯馬公神道碑銘

平陽州神道碑銘

張忠宣公神道碑銘

第二十七卷

神道碑銘

同安太常伯公神道碑銘

贈翰林學士兼公神道碑銘

翰林學士兼書院直學士公神道碑銘

國學州神道碑銘

贈吏部侍郎公神道碑銘

王長先公神道碑銘

郭氏公神道碑銘

何氏公神道碑銘

第二十八卷

墓誌銘

翰林學士贈公墓誌銘

宣徽院使贈公墓誌銘

興福院陀羅碑

陳士直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墓誌銘

周諒公墓誌銘

楊府君墓誌銘

劉國公墓誌銘

曹士弘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神道碑銘

第二十九卷

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司天官公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司天官公墓誌銘

司天官公墓誌銘

司天官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兼書院直學士公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贈特進贈國公公贈國夫人舒氏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前著作主簿公墓誌銘

第三十卷

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陳國公墓誌銘

任隱君墓誌銘

史景賢墓誌銘

孔明遠墓誌銘

浙西僉事范君墓誌銘

鄭照磨墓誌銘

薛遠士墓誌銘

教授袁府君墓表

真定安敬仲墓表

史猷父葬記

張府君墓田記

田氏先塋誌

高夫人葬記

趙令人葬記

第三十一卷

墓誌銘 塔銘

周夫人墓誌銘

方夫人墓誌銘

盧母王夫人墓誌銘

侯母王夫人墓誌銘

劉夫人墓誌銘

韓夫人墓誌銘

定水源禪師塔銘

延慶入法師塔銘

天童日禪師塔銘

廣恩仁法師塔銘

延慶良法師塔銘

雷道士墓誌銘

戴道士墓誌銘

通真觀徐君墓誌銘

陸道士墓誌銘

第三十二卷

行狀

翰林學士趙公行狀

贈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薊國梁忠哲公行狀

翰林承旨王公請諡事狀

李司徒行述

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澤國鄭忠宣公行狀

特封饒國吳公行述

第三十三卷

表誌

西山阡表

先大夫行述

師友淵源錄

先夫人行述

亡妻鄭氏事狀

外祖母張氏墓誌

第三十四卷

傳

徐師顏傳

蕭御史家傳

史母程氏傳

孫孝子傳

韓威敏公家傳

玄教宗師張公家傳

浙東元帥出使事實

第三十五卷

內制

昭憲元聖皇后謚冊文

英宗皇帝謚冊文

皇后冊文

特命右丞相詔

戒飭曲阜廟學詔

閣阜山萬壽崇真宮加大崇真萬壽宮詔

試進士策問延祐戊午

試進士策問泰定甲子

先農祝文

司畜祝文

太歲祝文

后土祝文

五方帝祝文

立皇太子告太廟祝文

西鎮祝文

司天臺祭告祝文十三首

楠木殿上梁祝文

崇真萬壽宮設醮齋文

青詞

皇帝本命長春宮祈福齋文

青詞

昊天上帝青詞

崇真萬壽宮設醮齋文

青詞

皇太后爲皇太子祈福設醮齋文

青詞

長春宮散壇青詞

興聖宮上梁文

皇太后寢殿上梁文

楠木殿上梁文

普慶寺後殿上梁文

天慶寺佛殿上梁文

天壽節致語

第三十六卷

外制

翰林學士承旨閣復贈永國公

妻李氏贈永國夫人

翰林學士承旨劉廣封贈三代七道

集賢侍讀學士李個封贈二代七道

集賢大學士李謙贈魯國公

妻孫氏贈魯國夫人

禮部尚書元明善封贈二代五道

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爾哈雅松年字魯作贈太師郡王

妻贈國夫人

太尉平章政事某特授太子太傅

平章政事某封秦國公

中書左丞某封贈三代六道

宣政院使某贈太師齊國公

妻封齊國太夫人

同知宣政院事某贈太傅齊國公

妻贈齊國夫人

監察御史沙某贈祖父母 二道

正議大夫沙某封贈父母 三道

播州安撫使楊漢英贈平章政事播國公

妻田氏加封播國太夫人

右丞相拜珠 松年奏舊作拜住 贈太師東平王

妻封東平王夫人

內史府司馬狄琮贈平章政事冀國公

妻張氏贈冀國夫人

妻劉氏贈冀國夫人

第三十七卷

外制

太傅右丞相巴延 松年奏舊作伯顏 贈太師淮陽郡王

平章政事廉希憲母贈國夫人

皇女贈齊國大長公主

宗正卿某贈祖父母

參知政事賈某贈官

淮西宣慰使劉復亨妻趙氏贈齊國夫人

荆湖宣慰使劉澤妻孫氏贈荆國夫人

參知政事趙世延曾祖母贈雲中郡夫人

平章政事董某封贈三代 九道

集賢大學士張晏贈二代 四道

御史中丞于璋贈平章政事薊國公

妻贈薊國夫人

大茅君加封真君

二茅君加封真君

三茅君加封真君

吳全節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三十七代仙姑馮淑真特封靖明貞素夫人

昭應宮王氏特贈真人

常某特授玄門演道大宗師

張惟一特封真人

邵靈瑞特追封宗師

盧行益襲封真人

留用光特加封真人

易如剛特加封真人

楊伯晉陞加真人

毛穎達特封真人

第三十八卷

表牋

進五朝實錄表

賀冊皇太子表

又

賀正旦表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

賀皇太后表

賀聖節表

又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又
又
賀聖節表
史局謝錫宴表
賀正旦表
又
賀皇太后正旦表
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尊號冊寶禮成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正旦表
又
賀冊皇太子表
冊皇太子賀皇太后表
皇太子兼中書令賀表
賀正旦表
賀皇太后正旦表
賀正旦表
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進仁宗皇帝實錄表
又
賀正旦表
賀聖節表
賀皇太子受冊牋
又
又
又
賀皇太子正旦牋

賀千秋節牋
又
賀皇太子正旦牋
又
賀皇太子受冊牋
賀皇太子正旦牋
賀千秋節牋
又
又
賀皇后正旦牋
第三十九卷
啓
上王尙書
謝王尙書
與陳無我
回袁教授
謝閣學士
賀鄧應奉
壽鄭潛庵
答潘檢閱
答冷教授
賀吳編修
壽貢仲章
賀鄧善之修謨
答趙太社
答趙太社鄉飲

答趙太社

壽徐德剛

謝程承旨

謝李承旨

賀曾提舉

招俞光遠入塾

第四十卷

啓

回郭教授

答郭山長

回府學觀禮

答朱生

答楊編修

賀臧戶曹

答韓知州

壽史允叟

楚甥定鄧氏

趙氏請婚

長女許適趙氏

次女許適趙氏

回余氏議姻

季女許適余氏

叔女許適史氏

回史氏聘

謹請婚史氏

牟氏招贅

疏

易州文廟疏

贈陳無我淩波圖疏

張玉田歸杭疏

周可竹移居疏

許教授入館疏

趙太社刻春秋法度編疏

戴先生刻遺文疏

尙仲良刊醫書疏

陳晦父致仕還家疏

金陵鄭生回里疏

劉謙甫葬母疏

史朝甫建真隱道院疏

輦子固求金疏

奇禪師住天童疏

冲禪師住補陀疏

壽國堂師住廣恩疏

修南湖十六觀疏

禾禪師還定水疏

儀師住天台飛瀑寺疏

真禪師住定水疏

寶林塔重建疏

東嶽興造疏

西隱道院重修疏

修桐柏觀疏

第四十一卷

議狀

進郊祀十議狀

郊祀十議序

昊天五帝議

祭天名數議

圜丘議

后土卽社議

祭天無間歲議

燔柴泰壇議

郊不當立從祀議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郊非辛日議

北郊議

國學議

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狀

第四十二卷

策問 問答

大都鄉試策問

會試策問

江浙鄉試策問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答高舜元十問

第四十三卷

祭文

祭余寺丞

祭外祖

祭李兩山

祭王尙書

祭胡梅澗

祭戴先生

祭危功遠

祭楊內翰

祭王承旨

祭吳饒公

祭黃仲正

祭袁府君

祭張宗師

祭外祖

祭趙子昂

祭史助教

祭定水真禪師

祭定水源禪師

祭湖心奎律師

祭育王明禪師

祭王蓬山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己未歲封贈祝文

告鄭氏縣君祝文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告嚴州府君祝文

告處州府君祝文

告鄭氏縣君祝文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追封祝文

立碑告墓祝文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立碑告墓祝文

男權祔祭文

權祔祠堂文

第四十四卷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鮑王廟祈雪祝文

賀東嶽表

五道

東嶽殿上梁文

梓潼青詞

梓潼醮齋文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亡是公代聽雪主人宴客致語

太虛道士勅清容子文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答詔

漢雲字說

張子敬字說

史文振字說

余孝友命名說

平山說

琴述

贈醫者陳生

示羅道士

示鄱陽筆工童生

第四十五卷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

徽宗扇面

定武蘭亭

牧羊圖

吳元瑜四時折枝

九馬圖

江貫道煙雨圖

周增水塘秋禽圖

王振鵬狸奴

天王供佛圖

徐白秋塘戲魚圖

惠崇小景

黃太史松風閣詩

王生鬼戲圖

出山佛像

折枝

隆茂宗羅漢

周昉金星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梵隆護法神

馬賁秋塘水禽圖

孤鶴圖

唐摹鍾繇賀捷表

傳古龍

何尊師醉貓

羅漢圖

錢舜舉禾鼠

徽宗鸛鵲

徽宗桃核圖

蕭照江山圖

順宗墨竹

巨然山水

趙昌折枝

時苗留犢圖

徽宗瓊蘭殿記

蘇李河梁圖

燕文貴山水

海潮圖

海狗窠石圖

王振鵬錦標圖

徽宗梅雀圖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圖畫記

第四十六卷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書彭忠毅贈官誥後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題放翁訓子帖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跋蔡君謨帖

題曾文昭詩

跋曾文肅帖

跋楊補之月賦

跋米元章帖

書東坡寄真隱詩後

跋晉帖

跋于湖帖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

跋定武契帖

題薛紹彭帖

跋魯公坐位帖

書梅聖俞詩後

題王黃華帖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跋孔子廟堂碑

清容居士集 目錄下

書皇甫君碑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跋李公擇尙書帖

題子昂書靈寶經

書徽宗御製詩後

跋李時雍墨蹟

書徽宗賜溫益損本黃庭後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後

書劉貢甫與羅正之手帖後

書潞公帖

跋荆公帖

跋富韓公帖

跋蔡忠惠帖

跋王岐公帖

跋趙清獻公帖

跋陸放翁答杜賢良求試牒書

書東坡涼熱偈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跋米元章書

跋吳傳朋書虞美人草歌

跋黃太史帖

跋東坡黃州謝表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跋李後主詩藁

跋東坡飛白記

跋東坡玉堂制草

第四十七卷

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後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跋鄭太宰奏譔樂章

書唐臨蘭亭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題定武損本

跋懷素草書四帖

跋歐陽詢隅隕帖

跋聖教序

跋懷素自序

跋急就篇

跋懷素聖母帖

跋玉筍觀李後主牒

跋蔡君謨汶嶺帖

跋秘閣續帖雙鉤蘭亭

跋蘇文忠公與黃師是尺牘

跋米元章書

跋汪氏推恩誥

題李龍眠雅集圖

題八馬圖後

題雙竹圖

書十節度風雲圖後

書辟穀圖

題趙希遠山水

題家山圖

題赤壁圖

題模本重屏圖

書牟端明脫韓黃魯直返棹圖贊後

題楊補之梅

題湯叔雅梅

題李成寒林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題李伯時馬性圖

題王黃華墨竹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像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題子昂擊磬圖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書趙監酒墓記後

書進脩堂住還尺牘

書馮將軍翠峯詩後

書史文靖爲西山先生薦黃參軍家問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第四十八卷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書焦節婦傳後

書湯西樓詩後

書方夫人墓誌後

書費夫人華嚴偈頌後

書鄭潛昭李商隱詩選後

書王成之墳臺記後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書鄭東谷謚議後

書朔齋都梁第一樓詩後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書高使君脈圖後

書監司畫像詩卷後

書白敬甫大字卷後

書胡評事印紙

書吳景山樂府

書黃彥章詩編後

書劉將軍詩

題金承安樂府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題蕭安撫迪後記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跋瑱山吳氏經德堂記後

吳饒公制書跋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書順堂記後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書余國輔詩後

書程君貞詩後

書杜東洲詩集後

第四十九卷

題跋

書番陽生詩

跋集書金剛經

書絲衣堂楊次公記後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書凌生功課曆後

題進士梁宜致懋亭記後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題徐天民草書

書枯蒼周衡之詩編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跋王使君年像圖詩卷

題樓生詩集

書茅生家譜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講經書問

題何子方丹書後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跋劉真人帖

題姚雪齋石丞草書

書姚牧庵贈楊安撫樂府後

書葉信公家問後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題吳浩然詩卷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書楊御史奏藁後

題潘伯潤家譜

書鮑仲華詩後

書李弘道朝天錄

書赫合哩松年案舊作訖石烈通甫詩後

書郝伯常題黃鶴樓詞後

書張少監族譜後

跋吳子高詩

第五十卷

題跋

書正肅公懋忿室懿編

跋正肅公手澤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跋外高祖史忠定王尺牘

書凌德庸瓶城齋記後

跋汪龍溪外制草

書劉貢父種竹倡和詩後

跋蘇子美帖

書蒲傳正左丞帖

跋懷素揮翰帖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跋顏真卿誥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書李巽伯夢歸賦後

題東坡書歸去來辭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陳清敏帖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題樂生詩卷

書孫僉事訓子說

書堯承旨篆書杏壇二字後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

題劉明叟詩卷

題閔思齊詩卷

書吳明之文編後

題雲岡圖詩卷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書孫孝子事實

書戒壇儀後

書大般若經關後

書文宗周祕藏圖詩卷

題羅上人疊秀軒賦後

書禪林備用

書羅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題羅上人詩卷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書笑堂偈頌後

題俊老語錄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證議附

墓誌銘

札記

清容居士集目錄下

原
书
空
白
页

元袁桷謨

賦

導游賦

陳郡袁桷家于南之隅足不踰閭而四方交游往復之義亦能舉其概聞吳興子昂趙子清名雅言爲作導游賦道予所蘊亦以見夫思其人而不可見之意詞曰

嘗非乎好游之士聞終歲而莫聞非秉志而媚私亦飾行以矯羣方其命車於王良假驂於造父過屠綰之沛弔弦歌之魯許身結志慷慨偃僕抗銅盤以矢辭握幽蘭而結賦炫華堂之冰雪眇修途之霜露蓋將修斷金之利雖闔牆而莫我敢侮息肩于門踰髮于廬不一歲月迨見夫蠅聲而歌倚楹而吁雖千里之異殊何老壯之卒逾也世有索居肥遯擊閉塞寶尊委俚之聞友汗青之朽是猶談智於尺寸測日於戶牖猛虎嚙幽狽悲嗽獨行無儔謹操其螭粲彼一士與時偕藏具大塊之清淑服忠厚以自昌余將往而未得倚吳山以相望振衣中庭萬賴寂玄頤形廣類駒令翻翻墜余以言曰懷辛之板人或議其妖充梁之木人或悲其獨夫既自以爲直而亦豈不以爲曲阮生自持幾於目語削木已漫假手于祖匪達人之曠羈終察察乎廉隅余飄然而笑喟然而思拂龜以占莫測其疑抑搔首而歎歎故髣髴以致期遂伸之以辭回城之壁佩以容兮環龍之劍喜其鋒兮伊若人兮物不可同兮我欲從兮樂有終兮江山兮複長方舟兮可航辭未竟童子擁鑪而前曰豈所謂千載之人耶吾當從子而西矣

雲林賦

若知雲乎昭昭然服光以廣微隆隆然廓然又似夫五色萬物而沈幾來弗以趾去弗以馳其始也盤辟夾輔輪囷困孰合其處所其終也寸芒以興導轟轟啓鈴鈴汨汨淪淪丘陵若慕而佇若泣而赴愀兮哀不知所訴蠅蟬眇綿含英吐鮮迨傾蓋而忘返繁接席以爭先誠果樂乎莫與之宣形成乎無形名生於

有名聞于家林允爲儀刑奉著占之曰居高而卑佩矩帶規升于木無往不復不泄不辱言歸其谷伊南維湖將以爲居齊三日祝而洊諸蒼令中峯式瞻其端爲章爲祥爲輪爲冠風以潤之雨以濡之挾陰而噓乘陽而舒朝飛夕躋莫窮其栖有翼者鵠遷于其涯曰將有行自東徂西綏而迎之維壙之崇施而流之維泉之通以沐以容是謂雲林之宮

玄雲石賦

泗流迴淵禹朝步兮秉陰發奇靈鰲負兮玉質墨章浮帝都兮廉辨以清協聲護兮堅剛洞虛積元感兮磅礴太素屹空嵌兮靜居泊如日儀以湛兮虛一闡圖握九讚兮八方宣明二儀窺兮抱形介貞合竊眇兮網網緼緼道之奧兮肇稱玄雲吾將以觀衆妙兮

淖賦

粵若濠古仁風熙熙擊壤灌陰以供以嬉巷無天瘡物無癘疵祥麟應園靈龜負池樂以導和禮以黜衰齋齋其春渾渾其天守冲若虛不夸不鐫佩矩帶規養於深淵擬諸樸兮文理具宣擬諸象兮充然混完見不以迹視不以形斟酌大和胚胎粹精居之莫疑神維壹清若有若士訖莫可名二儀網緼緼分化醇人行乎中孰全其真注茲玄酒淡兮在尊御史氏尹敏學潛珍服習典謀葆厥靈根齋居靜儀人莫可聞攷諸庖犧其名曰淖

玉龜杖賦

有璞於此純淪氤氲瑤光之精爲靈爲文謹積以藏不泄孔溫穹隆中乾夷靜合坤淵淵其容深深其神爰有善木含章揚芬飾端以儀往來無垠鬱峨壽宮有榮者雲維季翼翼聿懷彼瀆跪而祝諸以奉番君曰履道坦而元吉者歟任重而不希其力者歟視下而無危嬉戲如兒審時而行得良以防抑心自強底夫康莊其形不孤其智若圓化而神之曷知其遷以相以持是謂期頤

桐柏觀賦

孫興公天台運意高簡忘象以求斯得之凝和盧君居是山以桐柏觀圖授余曰子爲我續繹其景不揆瓦石援筆爲之賦曰

厚坤載德台山效靈蜿蜒扶輿天孫之精仙書易之以桐柏啟神界爲金庭輻
輳三光磅礴太空睇陽谷之倒景卒莫能擬諸形容也睇彼華頂羣山啓蹤倡
九牧以執玉魏冠仰其容容香林玉霄夾驂以從華林不彫臥龍從龍玉泉御
右法蓮殿戎東峙翠微西蹲紫霄巧面勢以規輔玄扃沈沈乎沈沈寥維妙有之
珍館匪攀援之可求除三彭之內蕩守中戒以默修影息於鄧林機忘於海鷗
上池飲之以洞視金膏服之而冥搜不然者良不能以久留也粵昔子晉輅精
帝京弄參差於緱山搏扶搖以遐臨瓊臺儼其龜負雙闕屹乎龍蹲正右弼以
贊化千齡髣髴氤氲故茲山也四面削成中心知掌真風合於冥廓梵炁通乎
泮壘三井之泉千尺之潭泉羽警其濃露髯羊匿於陰嵐飛梁凝冰側足涉寒
翠藤流霜觸縷捫緣梭溪交流以織文忽蟬蛸之鉤連望飛瀑之懸絕日五色
而成妍夫樂與餌過客所止夸誕逐魂踐形者恥長生之藥眇茫於神山執期
之候談譎於五利卻衰疏頑簡易理得其亦有所益乎菌蠹春秀簪管冬萌五
葉之松三春之香丹光騰於金鼎冰泉徹於銅壺服食之而不墜身輕忽焉以
復丁企列仙之遺蹤葛翁策名於太極斗晶煖於樞紐金光雜流於瑤席納雷
谷之磴磴窮幽淵之罔象丹鳳昔焉以來儀凡羽厥今以避讓諒守貞以制氣
匪狡獪以增詭法不孤立道不虛行繼之者白雲先生受素書於軒轅襲帝胃
於典午愴寡言而無營思坐忘以遐舉承唐皇之明問敷清淨之舊章署漆書
于寶幢迎黃雲於玉堂厥後憲章希夷範圍靈寶誦藥珠之玄文過期頤以終
考若是者誠何異於蓬島或有言曰樓臺榮觀方士侈崇夷考是山不綺而豐
不幽而通廓令其有容閱令其訖逢味與公之扶奇訊擇木之寫真若增其銳
盡盡其竊深身不羽而凌澗俄會城以瑤林乃若丹霞伏光鐵柯舒英集衆妙
以凝睇髣三真之傳經擬金剛於鐵磨警黑業於鴻鐘何錢李之二王莫能悟
其祿終猿抱子以望月虎伏威而調風靈靈漱清以集鸞哀弦急而驚鴻爰自有
而即無眇壹氣之鴻濛悼南國之蒸歎歟天都之肅冽彼夏蟲與火鼠徒自煎
以內熱申之以辭曰

帝子下兮雲中質通明兮粹冲覽炎洲兮垢紛節容與兮茲峯蓬瀛杳兮無極

浪滔天今不可以展境荒滅今妄益曰此留今吾將以內息神爲尻今氣爲輿
朝紫霞今暮清都黜視聽今道靡淪歷千劫今復故初雲凝素令中壇鈴流露
今日噉三災屏令嘉祉繁語夫世人兮歸休乎靜觀

椿堂賦爲宜春彭有道士作

昔嘗疑夫漆園之叟學幻而逃虛詢蟲魚之疏考風土之書莫之敢圖余游上
京有容北窮夫金山西歷夫賀蘭南踰雕題東超三韓驟然而言芒芒禹跡子
所履者誠然乎冬裘夏葛寒暑之運環也今也日臨中街霜飛冰霏霽集於踵
貂挾於懷戴斗接浙承露凝梧子安視而靡猜駭聞忽見知奚窮乎齊諧吾先
枚夫九州者而言之屢熟之稻南州是專十丈之蓮華峯所傳枯化石以錫貢
樟生庭而爲州梅梁分以鎮妖祥牂聲乎維舟杞犬吠而質變獲人形以劑投
華平誰常瑞於皇圖棠蔭屈軼感於堯世木沈產子以成國樹古眩精而爲魅
松分秦王之封柏擅蜀相之祠若是則復何疑焉在昔大帝窮源崑崙見北溟
之鵬視之若雪卽之如雲得其遺羽丈尋不能以論是齊物者非寓言也耶維
老彭之遺裔握六氣以自馴肇茲齋居其名爲椿二儀網緼周流無垠則以自
儀道合至淳吸今若輪旋今若輪蕭今似秋熙今如春行乎六合而不躓則所
謂八千者吾猶以爲歲年之稊米也客揖而去遂爲之賦

仁壽堂賦

合江老人杜 年八十有二其鄉人尊之以仁壽因名其堂子輝卿今爲蜀
省掾來京師求賦賦曰

合江老人生於三卯歲之中秀眉疎明皓背隱隆家事勅斷遺聞春容口欲宣
而彌哽情屢發而莫逢會稽生揖而進曰生居東南襲輕飢甘耳不屬於鉦鼓
目不接於戈鋌合江之事相傳於游談願削牘書檠俾鴻筆以有參老人改容
正襟往似可尋夢若初覺病猶在身方其誓師斗城滅親割情盟重於白馬命
輕於浮塵黃風颺沙千戌屏營擁若波湧排若算經危堞墮而噉激關戰護而
矢承甍者瞽者各有攸職燼室旁穴旦不遑夕壞館門毀登石樹列對峙填負
旁隄卓飛泉於雲根起清流之千尺目不能承睫氣不得納息黑侵障空燐煙

蔽江橫厲排蕩扶擊春撞擬效順思投降提獎之主怒莫敢當忽風斂而川止活噉囑於鼎湯噫嘻吁此其瑣讀者耳華陽之往躡攀於文翁悉於太沖纖侈日滋由是鑠景福盪醇風鬼嘯高居神泣巨峯樓閣如砥萬騎突馳火連摩圍氛翳峨眉築京觀以專戮甚棄街之陳尸順舟而下者十不得一緣澗歷壑視京垓之豪釐崎嶇古渝前彭後余保衣冠之弱緒猶與文以舒徐逮夫六合會同彈丸震驚發渙號以澡雪緝政俗以治平則夫兩州之土民無遺鐵之害歌帝德以底寧會稽生仰而愀俯而笑在易之象復存於碩果物極者斯通感過者斯禍維今老人熙熙其天休休其心事至不忤智藏惟深式是表儀化而惛淫國有耄叟鄉有善人仁壽錫名爰則其淳感古樂今茲其爲擊壤之堯民

樂水圖賦

東坡先生脫遠游之履衣紫絲之衣與黃冠師跪坐息機臨清冷之淵憩巨樾之陰意消言忘其得在心飛泉琤琤寒源香深悲塵寰之隘險抱奇璞而莫陳將以善夫濟世之極樂至理以自新維茲水之無倪非智者莫能以鑒彼河伯之好夸終望洋而浩歎暨西海之沈羽竟其說以怪誕小大不同其病則通駭於所聞者忽所見誠哀乎舉世之盲聾余嘗披神禹之地圖考先生之轍迹而誦之方其發軔于瞿塘千里一瀉鑿燕安之醜媒悟孤擊之非禍雖威氣之飄忽已足窮物理之化迨其中年倦趨分符東上慨河流之奔駛城不沒者三板先生胼胝以先激而返之有以遏其性之狂悍伊文登之貝宮空百幻以自獻寶精誠之冥通異然犀之獲譴至於羣妖肆憎百懾相乘先生怡然而行試正命於巨浸儼安流之無驚耿耿明夜乘桴南歸海若息波馮夷效奇混六鑿於一噫信天地之无私匪深於水者其能若斯耶玩王孫之游藝弄五采於素絲聽之而無聲即之而若遺若然者欲以求先生之所樂無異畫餅之充飢

餘閑齋賦

曷不觀夫農父之治田春耕夏耘晝作夜緝望歲常有思憫苗若不及候其陰晴謹其涼熱食不滿噉目不承睫穡事告成以祀以享入此室處曰余將有養休其四肢里閭熙熙囊牖迎陽茲其爲一歲之隙得以自怡者與古之志士範

園天地之初冥搜密籌心如淵珠據會以集要積神以合虛冬爐夏葛謝而弗居逮其蓄極以通若燭計龜卜物莫能沮燕居申申欲不踰矩倚門而歌聲裂金石恢乎其有容順化而有得蓋其勤者若此則其終也乃以豫佚惟昔賢之肥遯屹乎其類波青林扶疎擢茲瓊柯味道以觀濬乎不頗閱世推移飲茲無何養其粹精不激不阿有客仰止撫其嘉名以處以息慨然而言曰悲濁垢之駢臻御吾輪兮焉窮愍逐日以道死異惜陰之度功厥今金馬公車屢爲接踵承色以求爲疲爲冗退食以休濯其靈根藏真養恬疏清滌滌庸式庸似著于門顏維四民之有制實士農之居先惰于初者躡于後弊于智者罹于艱歸休乎君援琴而歌曰羣動今夜息買買兮吾徒曷猖恣不能以自適書今在度學今在席復吾初今以無忒

息齋賦

慨太素之曰凋服仁義者亦幾乎外馳百幻眩晃衆愛糾縻側身於積薪之上試命於累卵之危髮盡化而齒將終竟不得要領以自持端木之智工於言結駟之德色索其中誠鏗然也史遷之足老於行悲憤之書不能以全其生也東門之悔華亭之悲是猶碎轂而大輻掘泉而止渴何其遲也古之至人止於其所不止休於其所不休兢兢惕惕不得而名之強名曰息夫息形者神清息事者愚絕息心者心愈馳息名者名愈徹莊周之息影爲荒唐陶潛之息交爲慨慷是皆未得其當若然者其必有自息之方夫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世故之岐多人事之機深生乎下都今又安能超舉以絕塵維李侯之靜好藹鄒魯之淳風不求異乎人默息以底于鴻濛振纓而趨簿領如莽上下雜糅否臧混淪一息而求之何異解牛之芒刃眇目於毫分也退居申申圖書領賓不喜不愠寂然含珍吾有以知其息之外陳者矣夫天地之理動靜濟焉偏一而用則爲五行之珍人身之氣如車軸望而不流則爲疾癘爲末廢若侯者其何以爲息之體而余以爲外陳者豈侯之意歟他年成功而歸唏髮於彭咸洗耳於箕穎味乾健之旨以極君子之理吾不知侯之所謂息者其信然耶其寓言耶

凝雲石賦

爲張希孟作

文登之宮積濤成雪天風蕩摩海氣幻滅欽峯蜿蜒堅若金鐵大者成巒小者成穴蜂房羣綴蟻曲百結爰有張子扶奇發珍藉以文錦炷以古熏陋博山之侈靡髣髴峯之氤氲湛然塵消號爲凝雲有客咳而笑曰南山朝隋舊擗無垠太素爲母五嶽爲賓合虛成形積潤以神今子友一拳於几席雲何自而凝哉張子倚梧而言曰窘尋丈者不能以喻大語荒忽者適足以資怪人惟至靈品物是賴明而通之呼吸萬籟決爲奔騰與爲震盪其來無趾其去莫關唯古至人韞玉以匱藏明于幽養神于獨內澄外觀塔若槁木靜以自儀無喪無辱念此石友其德不瀆燕居相忘庸以熏沐則夫所謂凝雲者不待於外而自足也客喜而悟遂爲之賦

紅梅賦

閒閒羽仙朝歸絳都冰凜雪峙湛焉澄居候寒圭之微影察衆芳之榮枯草藏萋而承闕木脫葉以無徒彼陰陽之眇密曷能返乎玄虛於是天迴景溫機扶候促吉雲豐融美虹纏屬睽炎洲之嘉植渙乎其忍此垢觸也儼蕊珠之揚靈貯初服於太素沐九芒之粹精蟠翠氣以內護竊容耿以自持今抱冲密而莫吐衣赤霜之羽袍曳文錦之靈佩棄明月之寒璫綴飛瓊以爲珮匪徇色以自誇表昭質之莫昧凜世全之如焚絕微愠以卻背惟深根固蒂之不可恃今將求化以養晦擊煒燿之滑稽懼夫惡朱者之見毀鵠日浴以數離鸛舞丹而希壽念形色之莫踐徒變幻以眩售萬籟凝寂穆然長思絢此的皪申之以辭辭曰貌充心明道之腴今葆光罕貞慎德樞兮渥丹自持惟受初兮不爍不騰莫可渝兮時至神完吾其數兮吾其數兮物莫與俱焉

九華臺賦

混元之峯鬱爲仙閭霏青駭紅欽峯相扶下垂清溪百流是趨昔有羽士恍兮承跼縞衣玄裳其化莫追爰有堯年之叟植杖戒鉏顧瞻重土式崇墳壙黜幽導奇以難以除層臺演觀積成爲郭拾級以升家林滿圖乃擢孤芳聚泉廣疏錫名九華葆茲清腴有客泣止披情徐吁曰登高能賦大夫之職也爲我賦諸客曰噉噉廩秋天風奏竿哀鴻赴空寒蟬抱梧脫者如掃縮者如枯落妍斂英

還形太虛存莫可禦去莫可居相彼九華孰爲有渝含章金衡承元坤輿弗媚弗私苦心秉愉迴黃抱素包寒紛敷飛霜溢露沾其濡獨立養完孰云彼汗世服皎靚飾脂效姝嗜腥黍醇澹甘華黃維爾茹口哆焉如茶耿持空棒曷知我蕪叟曰好不可一鵲鴉卿蛆鉤以爲直石以爲琚變奪五采睢睢盱盱已或自售適增詆誣寄懷於言觴至不餘九九默操嗒然遽廬我生之辰天清景舒庸采以修庶其遂初山空無塵白雲在裾歸與歸與吾以子爲徒與

墨竹賦

屹書林之邃清襲空翠以膏沐察羣芳之交妍糝紫芝而不肉化蒼烟於寸穎噉森束其寒玉有客叩門指而言曰天天申申吾不知其親悃悃款款吾不知其怨懼獨立之絜矜徒三則以自獻爰有童子擁篲以前曰東南之美以植則繁大盡斷採小爲烹煎曷扶其清孰床其生零西摧東山崩谷鳴取億及秭莫知可名維我先生念茲磅礴探玄窟之太和布靈根於眇眇取方諸於承露和不死之至藥寄遺跡於須臾避玄冥之鑿虐故其淩風出塵廓兮如神承春飲鮮從今如雲疾掃顧猶歐冶之鑄郢人之斤也且客獨不觀夫鑑之與形燿妍修纖各窮其精惟靜者能以燭至動而所謂談諧變幻乃足以覈萬物之情望南山之崔嵬目九日而不瞬匪好夸以眩奇良以解夫謏聞者之愠語未具先生振衣坐忘與客相顧卷繚以酬一笑而去

素軒賦

太原白無咎徵名字于易復以素名軒實維其祥乞賦陳郡袁桷賦曰維太初之混茫兮眇昭質其孰分二儀迭其交媾兮肇清濁而成文翕九垓其同風兮佩鉤矩以播芬馥焉黃唐之仁聲兮極黼黻以成憲忠與質其相環兮迄蒼姬而莫變亘終古之同軌兮成後來者之過眩微載藉於竹簡兮淳風鬱然以未墜憫太和之淪胥兮希絜己以自致三熏沐而揚靈兮儼前聖之遺旨悟宣尼之自筮兮繇告之以不樂曰丹漆不文兮白玉不琢質不可以受飾兮道不可以雜敦厚靜止兮弗居其華惟無色而自色兮物莫能與之加爰錫名以表厲兮雖顛越其靡宅凜世垢之渙忽兮斬旁證以冀直聃演言以清淨兮

戒目盲於五色墨諱以兼愛兮悲楚如其何益寬朱裏而外玄兮哀襲裘而不裼淡玄酒之無和兮輟盡誠而越席顏執仁以不違兮炯虛室之內煥商輅隅而起予兮懼繁矜夫情盼噫童子之微言兮警曾氏之華琬捨沐浴以孤泣兮兆有知夫孝子乘結駟以夸容兮終內熱而殞愧車美澤而可鑑兮曷栖夫靡止彼馬師之食藝兮亦能遺玄黃而洞理羌若人之好修兮妬芳澤之日恣將乘飛廉以上征兮揚古帝之正則悃悃款款而彌貞兮固丹府之介特書盤盂以參倚兮慮夫龜之不食揭嘉名千戶冊兮振白首以莫忒申以辭曰茫茫重玄物之先兮剛柔相摩文以宣兮反初復真德乃全兮履素莫渝吾將以無愆兮

冬窩賦

濟南潘仲德家商河治其田廬塊土疊石以處左經右子刻意厲行斟酌古昔將力避世不復近歲終順陰陽之理慎居于中而名曰冬窩未幾聞于朝爲太史屬太史職清簡仲德獨憂之復以昔日命名者揭以自警余聞異之爲之賦曰

噫嘻夫世之善養名者豈惟冬與朝而與夕而趨執轡在手承塵滿裾僕夫告痛寒冰厲鬚剽飛英於簷數巧膏沐而睢盱懼分忽之不前戒良哀以先驅矜清揚之婉婉猶春溫而于何自而冬乎大盜之智不以肱篋巧買之利不以操割蓋將足不超闕而踵接其席目不承色而議推其德美容峨峨雅言迤迤爰處爰居載笑載歌閱無傳之親遠又何爲乎冬窩也哉潘子曰不然冬爲天終萬物蓋藏陽微如芒外枯內傷甲者若縮伏者若亡裂者爲阱凝者爲防歛吸以吹浩濫莫當口含飛霜晚承流燂三光青燁五嶽仆僵故其蟄處也隆隆然以龜深息而卑卑其徐行也鸞然據危俛僂而施施疏房上官連氣累露嶽嶽阻深束縕以載鑿坏者通煬龜者遜當此之時食不飽菽藿衣不襲裘輶悻悻然角進而憑陵將弗折而自缺且夫藏明養陽必謹其獨大智者辱大容若谷紛載籍之蘊秘採衆說之桎梏折精華以彊縫豐部屋之光燭吾非以嵯巖爲居鹿豕爲娛友幽閑而棄斯徒也念居蟻之未伸凜自縮而不愔謹清寧以冲

畜御六氣之寇沴將以游乎萬物之初順四時而成歲也

榕軒賦

南粵之區溫風戛摩積炎吹雲流金爲波少負老息盼茲庭柯爰有弱木攀緣嘉生連理纏結附枝膏凝蔭旋萬牛廣容專城千柱承宇百尋傲空羣焉莫爭希賢同風長與少殊如印如容溜微生於一髮寄豐壤而敷茸詎擁腫以丐全眇頽波之容容厥類滋夥其名曰榕東魯先生見而笑之曰目無常形嫫母以爲能耳無常聲折楊以爲清美醜相乘執完其生眷茲連蟠棄諸同辭薪者鄙之斲者訾之輪者絕之器者揮之夫好惡不齊莫與之爭吾何行焉舉觴以噫噫極而歌歌曰木之訖訖匪委佗兮木之萋萋匪婆娑兮巧爲彼矢名爲彼戈徂徠維松新甫維柏奈何奈何客有踵門而言曰議物產者必以良舍所用而求無用將安所嚮先生曰多謀者神泣多才者形傷維彼阻窮百慮備嘗蔚然以修充然以光四海立賢勿云其方窮髮之北殆將駭令榕兮榕兮吾以爲楷兮

復庵賦

爲恆山李謙父作

揚子之衝千流交趨蔽帆雲凝炎轡雷噓塵奔瓦聯擁關踰衢土衍隰勻深未廣舍百技眩衰千買獻姝爰有倦游之叟卜龜食吉構茲廡廡不斲不璧茹玉芝而三咽膏玄髮以若漆與客瞰空觴而言曰今夫所謂歸老者其名鮮鮮其行暖暖脫機於韓盧之吻息影于菟裘之巔造者絕屐奉者謝饋嘗仰屋以歎感極以悻悻極而悔黯黯之吳離揚滄浪而莫醺若是者吾奚以爲歸世有習靜之士逃聲於無形避害於有名山鬼獨嘯悲猿凌兢掩耳疾匿脫焉如驚是焉知天地之性哉磅礴之理不能以獨運慘者舒者疾者徐者足以窮萬物之真維昔此邦犬牙東南前江右山朝煙夕嵐憑高而望則去者如箭淨者如練杳者如線效者如獻日出而作連岡燒空交蘆舞風土臺崔嵬野田豐茸昔之荒煙蔓草恍不知其處所寄遺蹤於白鳥閒秋風於賓鴻夫觀萬不同恆維其機今吾乞身於未老寄此土而食於斯也素書滿牀旨酒在卮鄰里恬子順孫祗不脂不韋不漱不靡視昔歸全而索隱者相去幾希靜者動之根息于

外者其內若焚川流徂東龍返爲雲日沈于淵朝升爲暎其本元元其生芸芸
蘭兮盧乎靚無渝乎又何懷乎土乎

擬刻亭賦

爲吳成季作

其英維祥纖流成章雙峯欽峯紫芝榮煌峙立澄冰玄言飛霜爰有化鶴之叟
迅翮珍館舒風盤霄歸而歌曰茲山兮沃陽霏兮夕濤吾還兮不崇朝將何
爲乎逍遙昔之命駕者與極而意已盡臥游膏肓者不千里而接軫去若隙駢
留若柯寄情不及親豈我輩之謂耶彼樂輪困爰衍爰漑彼桂扶疎以嗣以資
養苗者濯其嘉牧羊者去其害植楹兮鼈負布蕘兮鱗雅我季兮團團孫並曾
今陳廡養獨余兮不留目凝睇兮屢顧芳菲非今在林誓將築兮奉所欽卜龜
今于庭諏言兮揚靈彼簪兮奚投返真兮思冥學道者天完逸老者齡延順以
養榮息以固形刻意枯槁者吾猶謂之善盜而我之髣髴豈果有所羨而自表
者耶道本於無名擬之而變成鈎深者泉如珠在淵渴風爲漪激流爲川彼刻
伊何源遠不遷則而企之於亘斯年

餘軒賦

爲程士安作

世有好名之士佩玉長裾鳴騶導衛候者接踵對者奉諛日三接而色喜坂九
折而懷吁欠伸委蛇顧而子孫且言曰夷考昔人吾何能擬哉橫楹闢空旌旄
樹霄部曲中街膏壤近郊悵兮屏營慨兮鬱陶若是者何鬱鬱也爰有靜士卑
然素儒載尻爲輿游物之初粟不滿缶屢空泊如爰笑爰處擬諸華腴昔東方
生見戲于侏儒說世味道忘身之遽廬維程子客于江之南幾四十年幻者如
飄風逝者如回淵禍生於公餘罪成於細旃撫心以思孰省其愆往游于其軒
太古爲春無懷爲年探圖窺戲受歷軒轅在易大畜剛止以育德日新而自足
者也昔之至人道充以爲富聲出金石柳生其肘席不蔽坐飯不充糗今子之
居酒時滿聲疏時滿把視昔之簞者溢且黷矣程子憮然曰吾誠夸矣

隱居圖賦

陳子築居唐園之山復繪隱居圖撫其某水某丘之雅名著於其旁以寓朝夕
不忘之意每遇佳客輒指以示若挽而使之游從於其間也間謂袁桷曰夫畫

以髣髴畫之所不能及者吾雖知之而不能數與人之言之且境必有趣趣之精
華非言不傳也子其爲我撫名以發其趣桷對不敢辭乃爲之賦曰

陳子倦游江湖整轡言旋顧瞻先廬徜徉里門四壁寒寂寂然維藩閨闥之
遺跡儼中堂之猶存弔零落之舊叟撫徬徨之驚魂於是悲極而喜喜極復悟
悟而言曰人生一世惟靜者智感不可持詭不可恃三家之市其行跂跂四達
之衢其言姝姝一以巧爲媒一以醜爲居吾懼其獨立而誰與趨拂龜以占兆
於唐山之隅若質而華若翳而明缺者如玦環者如城相其陰陽築室繩繩被
以杉松澹以芟菱葉塵世之喧嗽牖乾坤之清明爰命雅客展以輕冰之楷化
以五采之穎纖濃如春曲直若領吐秀獻奇發牘炯炯鄰輞川之清妍敵草堂
之幽靚故雖踰江越嶠適市造朝挹此粲者神凝各消有不待北山之移八公
之招也客有言者曰擁裘而歌者意率類於慨慷登高而賦者事常失於荒唐
吾敢按夫子之圖而代言其詳東越之區山水冠世發抉地靈前王後謝維君
之居敞若神界若乃石塘界其前雷峯守其要馬領冠其巔羊巖負其奧周以
青鮮橫以磊砢近若迎笑遠若卻坐欽舊何山挾輞以殿浮游闡峯振弁以見
上有石屋梁櫺屬紛披寒苔聯絡怪木恍飛仙之遺跡鑿幽竇以守獨前林
杳靄丹光騰天伯陽一去而不返玄鶴盤空而將還飲石室之寒露問山人之
何年然此特隱居之外美析而舉之有不可勝言者矣晴原漲春千桃爛雲飛
英滿溪織流成文支寒藤之瘦骨度略約之微險解飄飄泉一舉三咽藹桑麻
之故交爭聚首而繡纒前有惠林濃綠婀娜投冠解襟儵然清夏欣衆葉之敷
陰訝楊梅之吐火秋畦離離黃菊爛斑爰泛黍酒駐茲頽顏懷千古之處士酌
悠然之南山歲窮境空長木號風寒岑晃曜巋然中峯淳膏溢銀噴如飛龍匯
爲澄潭窮髮鑒容烹以碧玉之鼎淪以雲腴之茗神清意爽語爽心冷蓋將忘
塵世之事而深以內省也相彼雙門圍茲羣山清風常來客去不關圖書自娛
鄰社莫干有堂寬闊扁茲嘉名悼白雲之何往悲先友之日零瓊樓舞空清曉
萬變默坐以觀翕忽詭幻賓天衢之出日駭青紅之紛眩鳥銜煙而辭枝兔驚
林而絕坂嶺濛濛而人度露漙漙而葉顫念哀鴻之相求時還我以好音綠小

墅之橫岡花竹儼其成陰悵舉世之莫從歌風雨之苦吟乃歌曰歲將晏兮莫
留過故居兮懷憂山陂陀兮四屬吾拮据兮以屋懼世德之顛隕兮習肥遯以
蓋穀駕余驂兮屏營耕石田兮腹果究出處之何心兮幸余髮之未化爲我語
山中之人兮吾將歸老于其下

清容居士集卷第一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

元袁桄撰

騷辭附

啟善先生謝

受穆清之元陽兮一精白以抗修闇闇駸駸其初麗兮執正辭以告猷黠朱光而不燭兮妖羣立以縱恣飾詩禮以逞誣兮曰余將焉所詣胸臆結約而莫達兮史告之以寡言心屏營以靡置兮導旌旆而爲之先揭德華之魁壘兮勵來者之前一成旅以興邦兮佗然莫余敢擬州壘壘以十百兮夫何寬衣而廣袂燃積薪以逞安兮羣餐食而自戲竭精液復疾呼兮卒莫能進其詞振飄風於林賴兮葉脫故而懷新衆喝喝以雜居兮蹇獨立而號呻矢危忱於帝閭兮星委地以如排何執愚之慎矜兮守隘說於顛沛持空薄之一髮兮振千鈞於層冰力弗勝而殆兮猶夸夫守道之經企女紀之傾輪兮極迅翼以恣往九疑靈妃慘玉容兮鏗鼓瑟其音蕩重華條焉以冥邈兮凜舊德之日喪乘桴游於中流兮海若息波以竚望棹夷猶而靡行兮羌何爲乎此路晝然揚靈窮晦冥兮朱蠶乘旗挾以震怒澎湃蕩簸激回渦兮爰深逝以歎歎懷縮瑟而失據兮寧忍歸夫故居死無能終報兮生莫知其曷圖貴化人之冲漠兮絜肥遯以自遜蒙垢紛爲汙濁兮薄日月之吐吞整門竇於荒滅兮屏精明以黜聞超飛霞而上征兮遇武夷之神君逝者翳于山丘兮夸誕逐其營魂覽三聖之古蘭兮宣尼實爲之彌縫謂道無古今兮孰與之傳虛九九而內明兮剛柔錯焉以敷宣翫朝步之奇文兮握奇五以黜煩建中極而滅端兮成器物之自然湛然一以貫兮曷知其後先數京垓以成變兮迎拒之而莫偏斂莫知其跡兮爲道之全夫形既不可以久擅兮神與之爲靈籥迫朝逐而日騁兮引正命以自絕棘藟藁于車道兮精離軀以蕭屑秋陰慙其凄骨兮熠螢光之明滅手三秀而不忍茹兮腹殷殷其雷裂奄兮愀兮忽以放逸兮何昭昭其章微 亂曰元神凌兢兮命壽不得長聞其曼衍兮既樂且康衆皆馴帖兮靈胡然而秉方擲雲英兮微光佩雜芳兮彌章駕赤鯨兮騰驪絕六虛兮放八荒注北斗爲斡兮內熱

不敢嘗林有桂蘭兮水有鯁魴所思弗見兮奚故鄉絜眇風兮樂未央吁嗟逆化兮何恒傷

廣招

深寧先生乘虬上征江海珍瘳湘壘遺痛千載猶一日也柳車爰行瞻望永隔門人袁桄竊取宋玉招魂述廣招以反其義其詞曰
竊獨悲此驛濁兮身鞠慙而莫明服三后之貞則令秉忠純以內就繩古義以自抗兮懷微躬之莫勝懼天命之不吾與兮晚更號以深寧委靈魄於玄宅兮挾清神以上征重華慘其無容兮矚下矩之險隘修九夷之曠邈兮申前聖之遺戒一去而莫返兮八靈孰能以震駭乃命小臣戴維秉旄注精高冥而下招曰茫茫封丘屬豕萃只炳靈奔飛杳交會只嬋嫣清芬孰返旆只縱橫幽房雜麗怪只魂兮歸來其益以駭只東門煒煌平蕪層陰只靈宮紫芝萎以泯只流鈴搖空訴夸淫只玄蛇蒼鼠若擾馴只魂兮歸來激越吟只蹀躞蹂躪白蟬飛只滅方鑿迂傳致以肥只鬬青綬白眩纖奇只折楊黃華司體儀只魂兮歸來彼相疑只沃隰修畛鞠薺茂只狂夫冶游胡憚後只南山白石曷以永年只式擷其微悵周原只歸來歸來其孰能床魂只愁雲旋宇陰籟振幕只素空罪塵清晝激雹只虎雖黃目屏陳設只精鑿後置燐蟲施張只伊鳴仰天雜猖狂只甘腥恣睢禮不可防只魂兮歸來悉無以當只魂兮乘桴登瀛壖只海觀日浴爛紅殷只哲容長裾襲古先只漆書竹簡遂研鑽只崑崙穹隆疑有至人只妙顏紫鞋休德日新只吐珍納和與道爲鄰只雕題祝髮禮讓與仁只桂蠹咀吞味芳辛只幽蘅嘉芷佩孔文只相羊湘壘盼若存只承挹清塵徘徊辭翻只天光淳耀會弁森扈只肅容展威受多祐只斬凡破觚斯黃輔只龍圖昭回布高矩只開陰蔽陽庶類蕃嘉只捫歷箕尾建崇牙只翦理姦巫靜無譁只照示下土循義媯只河公海神魂以迅只貝宮鮫室秘怪雜孕只瓊英琪柯錯繡紛只鞭龍誅蛟濡澤湛潤只魂兮遠游戢凌紊只揚歌舒嘯化幽憤只重曰嗟所思之不得見兮儼冰雪之遺容緊遲遲而容與兮松柏日其蔥蘢悵幃帷之咫尺兮長虬脫焉以追風蛻塵居之險艱兮捨崇蘭之新封塤篴迭其和奏兮聯雲

車以陪乘粲琳琅之遺編今俾泯絕之足證匪離羣以自絮今誠不忍夫驚駟超整駕以言從今懼見幾乎後聖揖虛漢而言旋今耕書田以振厲諒神明不吾欺今庶終承乎嘉惠千秋今靡長白雲今相望魂今歸來其毋我忘也

七觀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濡頤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謁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輟而言曰登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嶂岫胸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煴清濁奠儀兩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涉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涕洟瀾陋彭鏗之逆理今何恣縱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今吾當由是以返觀納腸補藏懔忍莫竟石立土踊李萼迂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今靈根感不以言由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稊疑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曰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爰樂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牙赭衣債蹶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千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戡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昔居列仙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諱芒法清寧卻走馬于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挾其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敷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車徒卒究厥

今輿圖八表同歷四路交軌月竈風丘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繙經飛騎鼓笳然而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魚鱗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脇外寇慙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麗者罷者恆者贏者駢頭引吮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難耕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劍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壓難窮其畔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之疎殆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開乾闥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細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濶濶乎形畏垢而將肅也霏霏乎曉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微攬芳菲而雜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轉鵬鏃鸞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淪乎西傾噫悲何爲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扶幽漱芳深林煎寂凍流憺乎其若遺窮今其若留鉤盤助之爲回旋虛牝咎之爲獻酬猿三疊而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鉤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數張高歌慷慨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竟者耳擲拾蒼雅刮磨詰盤微粲貝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命靡盬堪輿吸呼義娥矢爲帝詞叶爲廣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披民陽春瑰逸爲新簡絜爲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者珩璜冲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令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溢滔滔莫止据理者夸飾言者哇娼母今姑射鉛刀今鏤鐔塞莫任今奈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屹屹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繫于麟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乞匱敢配乃司馬氏決擗鋤駢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步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圯鄙儒畫墁削章刪凡燭火並日卒漸盡莫傳昂昂荀

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耿光綿綿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
榮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瀉研探益疲穢者聞者濫者泐忍畏禍希企
市價詔不表直俚不師雅若鑿鼓鍾者盲策馬元經附訛唐歷受呵後有紀略
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
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鑿牒川盈記注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
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游鄧林而目眩般倖效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
見其心報而神悸也先生登秘丘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
精囿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巖我心
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
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曰孳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
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
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移而浸淫孽芽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
拔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歟乎浮雲迅乎奔塵炎轂滑稽之士
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
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齎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真可
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蠢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
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問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
以勝何道最高子盍陳之毋激毋勸

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
有恆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與文八音寥寥五禮紘紃鏗鏘莫明而聚訟
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綜錯操網而入
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倣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驂雲字以
文合聲以音比旁行數落侏離狄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
靡聲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王而周召先與首章異
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膏膏

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襲而日月具刺紛若蠶蠟眇若糠秕
不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
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彌存疑者
邇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飄兮闐而寥兮
縱雲翺兮憺兮儒先從我招兮鄧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欲若不足突梯若避
辱靡精稿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
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檇不依遺謀守儒號東南故家志學之歲先子命繕治書錄觀史志略錄
部第時見外雜稍長得博考先賢藏書總目迄乾隆三十年合傳短長乃成
一家承旨程公作藏書山房于麻源三谷命檇賦之遂作七
觀極道源委延祐三年歲在丙辰七月癸丑會稽袁檇誌

嶽麓圖辭二章

嶽司南兮齊紫冥樛陽德兮炳靈二老兮素纂握鴻濛兮矢詞百泉兮一谷醺
爲川兮爲瀆玉霏霏兮日光湛淵默兮含章至言兮在圖同八方兮遂初重華
逝兮不返晝猿啼兮虎當坂

望臺兮靡蕪蹇一士兮拮据百楹兮承宇嶽山飄兮以爲醕松風兮今現現儼
振佩兮高岡朱羲出兮揚靈積陰伏兮大明百泉飲兮在齒懷交流兮不可以
止嗣德兮孔艱清微激兮回瀾

悠然閣辭

鄧之西兮峯圍圍虎豹屹兮雄姿綬蜿蜒兮紫屬旌駸駸兮虹垂之人兮槃阿
畏義娥兮高駝築榮觀兮通明手參差兮以娛棟隆兮示背榮翼兮聳喙鑑匯
雪兮鄧之區挾有七兮日輟採鞠兮黃裳緝苒兮紫囊芳冥冥兮夕暉獨睇
兮擬所思雲飛英兮山之阜爲予留兮不還以處秉貞兮神專觴彌劇兮益完
山中之樂不可以久遲予返兮悠然

楊堅州治孟津金堤成作金堤辭

波湯湯蠶我堤民昏墊晝負攜地不寧緣木棲楊侯之來承帝則順事陰氣神
以憚赤蛇蜿蜒吸桂漿百谷受令故瀆常彼隔柔桑猗澤維枕侯言神綏曷敢
功民言侯績天心通百妖伏精金石宣明三旬有役金堤是復

石田山房辭

大梁馬伯庸寓居光州作石田山房爲作辭曰

淮斂波兮練縉峯植秀兮翠旌翳黃榛兮布耕石莧凌兮稜稜思夫人兮造攻雲電合兮追鋒遺鏃兮齧足壤逸休兮果腹神符一兮告祺藹惠則兮貽思靈之來兮歲祠不鄙夷兮以嬉疏房兮筭席溫風至兮親密儼竹素兮橫陳曰靜修兮手澤世芬兮日起百稔兮無數石田兮有秋累牀牀兮吾奚以愁謹樹藝以自勗兮植先德兮無媿離本兮賴豐導泉兮滄通夫豈不知有等歲兮吾曷敢燕遨以幸逢望八公兮巖巖王孫情兮莫還積荒幻以自迷兮捨息土而弗芟衆芳婉其披離兮秋霜慘不能以實謝紫芝之療飢兮治精鑿以煉質亂曰苗詵詵兮善吾耘兮日出作兮永裕樂兮學猶殖兮吾將以爲則兮

雪江圖辭

雲玄積兮素摩挽義車兮馮河蘆戢戢兮倒戈岡伏匿兮鸛鵲昭朗兮夕微羣動寂兮影滅超逍遙兮一舸食穀精兮腹贏地險兮曷憑馬飲波兮夜騰委素練兮宇清舉皓首兮吾奚以屏營

垂綸亭辭

爲宋誠父作

漢沿沿兮日傾東滄浪兮冷冷寒一士兮沈冥垂芒鉞兮不屑以智明珥兮貝宮朱蔚兮青蔥魚戢鱗以爲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媚嬖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鉤以逮衆兮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兮考銘言于耆叟世俗眇其莫同兮永訖依夫前聖之所究

巨峯辭

爲吳成季作

千嶂兮嶽崑特峯挺兮絕垠泉交流兮織文粲霄臺兮鱗鱗檜節兮松蘿接路兮以邀儼至人兮清寥休德新兮日昭神會舉兮重玄大帝儼兮授簡以宣曰渾沌其無迹兮孰爲之傳氣積兮九乾五緯從兮右旋逆知來兮順以往握靈機兮測天狀葆正命兮滅企妄受帝語兮還神京山之下兮雲亭亭澹獨樂兮復丁則泰始兮道甫成

雲中辭

氣芒忽兮孰窮其升淵迴旋兮挾以騰圓爲輪兮直者繩握斂散兮莫名山之椒今日瞰彼獨黯兮上屯從豐隆兮駿奔需不進兮悒悒下土兮垢氣靈夷猶兮曷存炯余視兮屏息桂酒醴兮瑤席法玄化兮以康食神功昭兮奚以跡衆甫集兮粹精愴將逝兮廓清

春雨辭

玄陰固兮內凝滄蒼蔚兮溟沐與注兮建瓴疾兮灑兵下土兮沃焦攀倘佯兮紫霄來弗以趾兮去莫可招澹幽士兮空山息視聽兮玉顏帝青廓兮賴沈虛牝汨兮潏潏謂彼有聲兮耳益以聵疑不釋兮詢于大塊

義婦辭

東平孫珪妻盧氏

彼煢煢兮過者式之黯予心之初兮孰或測之紡兮千房伊離孔傷鑽兮于堂我姑永望余不聊生兮矢神告之歲月遷流兮卒乃復之鸞鏡兮飛鵲松柏茂兮朝露沐石可泐兮志莫虧儼辭英兮介壽祺

哀蘭操

盱江吳允文咸淳末與家君同佐江東幕府允文慷慨喜論功業倚青溪檻張髯頓足籌邊事歷歷在口傲視府公每一至賓次席甫坐即去督府舟抵龍灣金陵郡文武郊迎謁入皆謝不納獨允文立江亭掩袂大慟必求見始退未幾以王宮教授召方是時江淮幕府僚佐言性命道德者悉詭號爲知兵得入朝言事而允文嘯昔素論兵尤奇偉可聽故得驟遷爲起居郎復直舍人院流離南方寓虔州時文丞相總兵兵浸弱允文復以平時論兵丞相獨傾下之兵日迫丞相酒酣與允文論生死允文未及答丞相呼軍校斬之噫允文要爲奇男子其未答也抑將有所爲也橘九歲時嘗拜允文於家君坐上想其風采凜凜猶有生氣今觀所作墨蘭不自知其悲之無從也作哀蘭操以矢之暇日當弄絃繹聲以配易水之悲壯幽蘭兮秋風炯命兮不逢剡刻兮素鞋零露裏兮莫持望崇岡兮不得返悵江南兮愈遠叢棘兮戔戔欲駕兮無賴予中野兮屏營芳隕失兮玉零謂我爲非

今吾何辭已今已今其將何之幽蘭兮勿悲生失據兮死有期思夫君兮意極從逆化兮何驟

蘭竹操爲子昂作

柔者不卑剛者不凌質實雪霜心兮以寧且清噫招過學恭吾曷敢以從彼高者矧彼俯者積各全以生不媚奚應尋不可以枉寸能有所長亦獨何心茲奚以傷

嗟哉今叢棘高者下兮曲者直揚靈兮靡慙介石兮誰瀆功成者去兮孰尸其榮辱爲佩兮弗忍以刈爲杖兮弗忍以戕杖弗以扶危佩弗以服香其咎曷當履維德基其無缺以自墮噫

黃可玉哀辭

孔子敘逸民所尚不同愛其近道吁是有感於世也耶又曰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乎狷者有所不取矣剛絜養正矯矯然離垢立奇語益不合行日以褊若是者誠不取矣苟爲之不能知知之而自警者得一人焉曰南康黃先生可玉可玉名石翁世儒家居廬山下少多疾父母強使爲道士讀聖人書能知其心謂道與言不可以有行也必藏智類放以自養約結制行非介以爲異也其著書極於憂患者困之通也嘗曰曼容矯節支離不能也乎世易足吾何爲乎是空巖隱穴廓然契領至則曰游聲養名非士之實踐而望之去聖逾遠故其所爲詩文靜而不馳溢于哀念則可玉自號之曰狷叟者其果知矣可玉所居室多唐宋雜蹟間疾作閉戶反復在手疾止危坐若思客至馳辨榮辱可玉閉目不復答而人始咎之嘗與余言吾鄉善醫曰劉開能已奇疾里人病噎嘔藥不愈劉往視之云廬山某日雲氣開君憑軒眺引之當愈後卒如其言余少固多疾今疾益劇不知用劉治法可已否相視大笑余來京師報事言茅山陶公黃庭出可急購購成當同議中黃畢法未幾竟以疾死嗚呼可玉言幾六十死矣曷哀也已學老子道志於壽余不志爾謂其世無似而哀者亦介之也伯玉砥礪志節歲久益湮讀其自爲銘知可哀也已故爲作哀辭辭曰

朱光絜精受昭質兮焜焜靈根曷幽鬱兮鉤深索奇儼古聖兮德充以尊履制

行兮卽彼拱璧奠皇圖兮劇以爲隅衆引誣兮啗兪突梯道之非兮挾輶以行慎樞機兮層冰在蹊踐其絜兮幽蘭尤芳誠不敢裂兮清玄返真氣始升兮謝彼茹濁超變騰兮空山聞虛蕙蒸殺兮淪焉白雲從我招兮

林彥栗哀辭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則曰脩之益真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其漸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永嘉林寬字彥栗形癯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冊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以求之旁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動也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濫俚雜尸坐瞠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余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於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畛域析毫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矣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聞學爲之而不克就若是者是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十有 其弟宇友謹哭曰吾必奉喪歸姑蘇姑蘇吾先人所藏遂爲之辭以申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彌中兮闡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還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實紀兮吾何愆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翻兮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玄教大宗師返真朝元歌九章以前導

雲飄飄丹臺何岩嶢中有授經之老顏不彫三光盪摩四時代謝神來歸靈承帝罔敢替

謁珠庭

寒陽空洞六聖儼思九垓熙春羣黎受禧昔騰章闔闔通金書儼在水旱功

朝重華

五嶽奠形飛車揚鈴翔鸞騰冕金精下視垢濁何沈冥昔者之來運有遭今者之往清且遽

神虞娛

匪衡以乘匪車以征蓋葺今摩旋洞簫激今泠泠磅礴一氣今冥冥精思道樞

兮跪頻聆

玄雲駝

玉几差差文織成龍章鳳肅相緯經大言鴻濛小言毫銖道在瓦礫匪別區念昔人世我非娛

啓圖籥

煌煌文成厥胤嗣昌靈之紹合永貞陟降四紀心兢兢視彼成虧凜春冰高朗脫屣辭世榮

靈胃光

簡兮無言默兮若存生以不生爲根死以不死爲門絕學丕傳黜其知聞五千之言世永傳

握重玄

熙洽休明紫綈朱英侍帝左右壽考寧啓祐玄緒何繩繩嗣昭代歲無害佩鐙鳴兮衣綵綵

昌期運

高維松層岩岩斂玉顏養金膏鍊形以昇朝帝青周流萬變鎮神京

佳城高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

元 袁 桷 譔

古詩四言

再從姪瑛幼孤學道龍虎山自傷不能鞠搆述祖德以勉之

煌煌元冑家越徙鄞隱道闕躬三世養真是生祥符觀光續文占籍凌儀佐邑
孔勤粵有光祿亦奉于越車魁開封老守于栢少保恂恂卑退靜閑太保靈承
逃難乘筏大蓋輅明閭里胥洽篤生衛公喬柯茂豐敦讓貽則攝獄自公絕蔓
秉仁千人著功冥報氤氲錫崇於赫少傳受學族祖諱覺有書解行於習
繹典謨正獻同字正獻首科少傳踵舉公夜夢神告曰汝子宜提上南省甲辰
閏郡被黜淳熙丁未中復師以研擊我族父昭穆會稽非宗禱譜同源迢迢宴
堂是敘聯族子講說後諸生相臣嫉忠同黨同錮韓侂胄擅權正獻以太學
師旦正學勃興象山武夷相繼登朝奉常羽儀維我少傳抱其魁奇曰經武有
亦廢本日用不疲絕幣罷書感勵孜孜迺登東觀迺佐宰司歲為闡茂正肅冠廷
甲戌正肅進士第一正獻秘監兼祭酒當是時越公登第已二十八年正獻休休少傳緇緇載史纂
公為秘丞兼樞密院檢詳越公登第已二十八年正獻休休少傳緇緇載史纂
謨致事以行少傳作程均羣紀經翼翼京邑十載救寧懷彼介狄迴戈指淮鐵
駟廔喧為厲之階公在宥密展誠弼諧悉卒宵征拉其妖蠹總戎輔京秉靈受
齊李全叛以同知樞密院浙西制置使姦沈于淵公歸在里徵彼壽俊縣車告止于時徵公及東
公皆近八十矣三啓公府永楚賜履復荒于齊終越以祀冢子廬陵克謹其承
曰惟瑞安儉不近名生我俊兄志學蜚英上試鉉曹計偕薦膺余年尚孩企盼
戰兢女紀既蒙訖錄更符匪曰愚智陋窮同塗火焚高閣戚戚告瘡不敏其芸
莫植其居泯奄長夜蠶然承祖念子之稚孔藐孔朗不寧以銅俸游沈荒我雖
異途與汝同情無為夸淫無溺燕朋壹爾氣神履冰奉盈我宗匪微德芬匪沫
來者之榮逝者之戒沾沾懷新不究其敗鑒彼太素曷其有壞述我祖德送爾
言邁匪窮咏歌申以用誠

張孝子

汴張元綱之父為南陽屯丞母卒焉葬於府之南灘元綱痛不得復于里

銜悲茹辛縮板負土崇為堂形尺以二十周廣之度十有二尋屹然而鬼
望然而臺登以陶甃堅靚慎密構亭于中以床其神屏傭役躬舂築謂鞠
育之義由已而始盡於是暮年迺成河南田君秀撫事徵實謂桷俾有述
詩曰

粵若古先巢穴奠居齋肅其仁就詵其愚返真元丘精糜魄枯如蛻斯登如巖
斯哺後王後民百幻具師顧瞻本初寧不爾思蕞樸蓬顆惕焉表微歲月既遷
孰封以機窮慙恚華輟泣而夸力殫於民禮廢于家千夫丁丁逞巧莫諱風淫
兩鑿卒為泥沙嗟嗟小子內省是嗣維張孝子無貨財是恃無奔走是俾宰如
嗔如惟手拮据夕號其陰朝升其墟我心匪墜我力匪瘳焦肺渴肝腎腎慈顏
曰天有命茲土是虔宛彼飛鳥亦集于原隱而卒之有阜孔堅魂床于所不畏
不侮汴水湯湯其流匪沮孤征云邁入此室處申以顯之以詔爾永慕

徐母表闋

大名徐夫人以節名于夫宗晚居錢塘有詔表闋江南於是其子大夫公
執憲東浙食豐享榮侈且至矣廣形管之懿傳青簡之信春容整嚴執筆
林立四明袁桷廣為頌詩以備道人之採詩曰

婦道貴柔厥義彌剛柔以內施剛以外防煜煜秀芝空林自持永辭春榮二秀
何虧維魏徐母玉雪其躬端操靜閑凜焉高風念昔惇惇黃鵠孔悲婉彼孤雛
不能奮飛春條其桑秋勤其稿車懷深憂世德靡忒漢髮張芝斂卻駙馬黃髮
棣棣高秀里社蜀女周度斷髮表心矢言堅石厲躬鍛金沛有桓女少各其宗
援刀割耳之死莫從繫此三祭代表其閭垂裕莫聞靖言長吁桓桓大夫退食
自公擊鮮具甘是宴是崇昂哉大夫教忠于朝養和服寬慈令孔昭四海晏清
士節莫著歸為閭閻陰教是助雙闕峨峨天澤所表維夫人節維大夫孝我庸
孔勤亦莫我敢效歌此擇辭永言之過者必容四方其訓之

致樂堂為鄧陽周南翁作

有嚴周門寢宇孔齊溫其碩容西南有闥爰琢璧楹爾養爾承慎而絜清以煥
以明維大夫母柔恭俾壽嗟余季來教言孔懋木之彬彬視其同根有淪者雲

孰隨而升伯也于房仲氏中唐先子之淑翁焉以光我堂如鼓我懷靡止載車以行不疎不倚周京斯弁旨甘有衍匪旨甘則怡樂且靡違彼堂在阿樹松峨峨黃髮番番重舞婆娑于以樂康於焉作歌

臺氏舞衣堂

彼崇者堂白雲中央蒼蒼維松舒泉湯湯有矜孔碩有醪孔芳差池東西率祖以行令德允修不震不侮孫曰吾祖祖曰吾父服其斑斕式歌且舞飲以大瓢爰擊其缶維咏維維垂手以招有髡者髡彼離天天永祈黃耆福祿宜昭左右承翼見其二毛厥居安矣亦既完矣樂時永清俾靡俾蕃肆其幼儀雖離桓桓宜爾雜服終焉考槃

古詩 五言

舟中雜詠十首

好花避車塵飛入黃河洗河流政茫茫一去不得底納汙有至道胡爲愛清池念茲物理深玄籥從此啓

飛雁翔南雲避就端有得舊年春風歸雪花大如席陰陽眇難窺造物司其職慎勿事炎涼來往往任行役

道逢射生船有鸛馴且臞青絲閉其目病翼寒蕭疎泉禽九天來此豈真吾徒獨憐羽毛似盤桓爲長吁

家奴拾枯草走兔來相親生來不識兔卻立驚其神行人笑彼拙歸來始嘖呻乃知特幸脫未信吾奴仁

白葦生寒沙殘花搖敝帚燕都百萬家借爾作薪樵物微生最下功用迺堪取大勝桃李花矜矜鬬妍醜

清夜視北斗正色搖我前迺知中州殊饒饒浪談天召公化南國美教來自燕乾坤儻一致地氣何由偏

紙鸞帖晴空飛輪走盤線東風恣昂藏得意隨手轉攀雲政相喜墮地忽復怨兒童豈知此得失終戀戀

惡馬少駕車驚馬多駕船駕船勿戚戚駕車何翩翩渠命有通塞誰能別嬾妍

君看鹽車下淚隕如奔泉
春菰種北土三年變蔓菁一爲居養移自覺顏無情南山植松苗深根定生苓
千年化豎魄豈比春菰榮

鷗鷺漾晴空意態極楚楚翻風蒼雪迴轉日爛銀舞盤旋傲飛鴻清遠敵凡羽
須臾下魚陂愧我覺疾去

車行二十八韻

乘車古云貴此意昔空羨河流露枯沙桑本接晴甸大車蓬蓬前小車麟麟殿
高緣縮先登卻立駭所見隆如龜戴殼縛如蠶裹繭效駕何昂昂帖耳復戀戀
高岡互回伏遠樹時隱見禪趺恣掀簸尸寢作瞑眩初疑肝膽傾漸覺手足顫
兩耳傳鳴雷雙眸警飛電榮迴蟻旋磨局促蟲負版氣奔驚七還心嘔復三咽
地軸從此翻日輪肩同轉軒輶怒交撞戚速急欲戰馬悲望雲嘶牛走見月喘
惡筆恣調伏晉語極鄙賤中宵不知勞亭午輒告倦揩摩腴肉舍弃足成趼
蕭蕭朝飡薄重勝春醪酒土霧散游絲沙塵起飛麈咫尺方欲離頃刻已莫辨
素衣縹漸化玄髮白新變人言道途苦我意舟楫便雍容漸追昔麗縛時想緬
輓輪貴尊賢下足表置傳曳柴清時差高蓋羣牧選沉茲軌轍同及此寰宇徧
詩成記勞勩旅次時慰唁

錢王參議以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爲韻

澄觀學求道八景雲青紅上畏羲娥流鞭霆跨追風相知不在貌相見誰爲容
持此金石心坐閱寒暑中

昂昂萬斛舟浩蕩揚雲縹好風助其端瞬息千里颿層波激飛雪正色令愈嚴
坳堂覆杯水止足拘庸凡

昔年九方臯相馬不以目想其遺玄黃神氣洞馬腹東方有一士被髮囊不肉
居然使之來不復困邊幅

浮榮一羽輕至道萬鈞力達人固靈根清靜執寧極淒涼江海念別至勿戚戚
空餘好賢心一矢貫千的

魯聖勤經綸坐席常不暖事來非其意稅冕或恨晚每懷千歲憂百歲常苦短

扣牛有真理短褐歌石爛

機心起風雨平陸能成江苟非養其恬事至誰能降此心
燉明月爽氣通八窗長空掃林莽寒飈助春撞

銅羹有至味易牙敢加豐醯醢強調適眾口終難同澹泊本真情清淳豈纖容
一朝饗帝所祥雲藹晴空

文章工世姝此道非真詣有如東家施捧心學天麗公文雲雷尊落筆即千歲
梨儿生晴漪三沐古錦藉

平居挽士意寶鏡懸秋天清影閱今古寒光萃蚩蚩淒涼塵土姿朗鑒勞評銓
相親耿無語相期欲忘年

離鳳棲桐枝清音起冲遠英英異羣羽秀色日以婉詩書有真託我輩同一莞
深根在永閼衝霄未云晚

次韻虞伯生夜坐

炎晶燦草露木末望西顙靜躁誰爲尸翕忽紛寸抱志士法天運炳燭不在老
羣經固其郭積神以爲寶陋彼多言生希名太玄草山林詎心違歲月付幽討

擾擾徒爲名努力在此道
地氣環中州橐籥均宇內中宵炎海頻露坐猶憤憤遠窮太古雪欲往終有俛
馳神極寥廓我筆不可載棲形竹素園萬化等歷塊相期江湖深慎勿寒暑礙
秋風起天末紉蘭結幽佩

次韻伯生

弱冠事墳典里曲譏涼螢燭不勝火矧敢扶朝光驅車出門交一粲逢清揚
疊尊實玄酒至饗不在觴慎勿飲世人徒令攪空腸紛紛五經學遠祖遺仲翔
知賢恨已晚相見復慨慷

至道縣日月無言炳陽秋辟世端有方低昂少淹留汲古理修綆寒泉漾清流
永懷魯兩生議禮終秉周我言失造次燥吻譚郊丘此悔行已止歸田賦宜休
空餘六籍意歲晚期冥摅

再次韻伯生兼簡仲章二首

重柳積清潤曉日疑蒼涼萬化同一氣斯須變朱光夙志尙幽隱清夢時悠揚
愧非酒中聖客至同覆觴委心理縑蘭念至迴中腸時節忽已迅秋雲雁南翔
相期慎素業載歌慨以慷

俗士同酷暑可人似清秋邂逅得二子傾心爲渠留相望塵隕霧相親汗交流
積雨暗京國苔痕生道周神交徑心醉何必登糟丘著書君已定彈冠我當休
唯餘舊詩律支頤費雕鑿

伯生詩律清遠少與之比嗟歎不足復次韻二首

皎皎明月裾美製異履涼薄游起嘉譽妙選歸明光濡毫百王度麗思方抽揚
澡身佩璜琚慎德銘巨觴蕭艾不並處三嗅懷剛腸永愧斥鴳姿側身廁鵬翔
終然願胥附竭誠以慨慷

玄鶴警清露遠思凌高秋長松有佳蔭嘖然爲之留譬彼明月光那能染黃流
洋洋日以往天風迴不周畏此颯爽涼行當返浮丘同憂有奇士詩來賦歸休
遺經倫可理墜緒期旁接

鞭馬圖

爲狄獻父作

生駒萬里意所向知無前圍人忘其德未試先加鞭要令俛首馴使我常相憐
伯樂死已久此道不復傳駕車因泥塗伏櫪老歲年所用非所養誰能別蚩蚩
畫師逐時好謂爾誠當然披圖重歎嗟我意何由宣

張希孟嘉慶圖

其祖伯祖皆年過九十

舜泉清且甘歷山秀而朗淳風逸冷冷舊俗遺懷懷怡愉二老歡敦厖百歲長
銀光浮勝頰素髮垂過項階庭尊孝謹閭里化廉讓春風連理枝晴日九節杖
犢車共東西漁舫同上下蠶麻課餘閒豚非隨薄養薇山悲首陽菊潭陋胡廣
愧彼非禮羅居然嬰世網孫枝孕天葩祖風躡遺響含飴記嚙昔與門慰期獎
冥鴻天機韜喬松白雲往緬焉清風佳庶作高山仰

遊長春宮分韻得萊字

珠宮敞殊界積構中天臺神清歷倒景青紅隱蓬萊羣山助其雄哀哀從西來
八荒昔禹甸爲此增崔嵬舊邑環蟻垤清泉覆流盃雲低落日淨莽蒼同飛埃

緬懷古仙伯采芝雪毯鵝長春豈酒國殺氣爲之迴天風起高寒玉珮聲徘徊
空餘水中輪歷錄環春雷之人去已久松聲有餘哀

次韻徐志友雜詠十首師川樞密五世孫

喬木空雪霜孤枿存十一遺聞備家乘零落寧有述文勝理固然相道返初質
志士心未降覬勉終惜日

刻志非不工畏修迺真息勞生悟其機靜默希遠害棄觚強浮湛念至時永慨
佳人在空谷不復夸絕代

嘉賓秩初筵至饗不在酒傷哉囚飲徒醉目恣可不獨弦不成音短袂莫回肘
恃此百尺臺誰復憂蟻朽

至道存遺音我琴不堪撫愛此素心人更僕請遽數文章有正律短計工百沮
寡言徒自高憂熏汗如雨

盈盈道間花秀色爭餘春舉俗競愛之孤芳愧陳人譬彼鏡中月照影終有塵
入荒已同雲客行復踈陵

玩易悲三陳微服志已迫胡爲守其恬正色養神宅迺知無邪詩經緯貫三百
載籍天所扶終古脫五厄

古來操縵功時至能安絃近復顛倒之擊石求飛煙峨冠儼尸坐委蛇養修年
廢此汗簡勞謂可一唯傳

談經各戶牖正道誰當承朝菌不知朔夏蟲復疑冰高堂屹崇構相彼甌與瓠
師門有遺訓此語非吾能

豫章古詩法萬折江海偉層波激奇觀妙用安可幾妥語非不能萎薺乃氣累
東湖有真傳廊廟振朱屣

天風眇東南碧雲澹凝戀嚙同苦心相得不在見黃塵各道里玉雪起清遠
宅年有飛鴻爲我繫書箭

再次韻答仲章仲寶十首

東南有奇觀萬戶榮如一覽古幽思深擬筆追七述芳澤同聚壘清淨葆昭質
所憂不可言凝睇悲落日

夏苗沒深無穉人志其怠無端揚飛塵蝼武賈深害力耕未逢年歲晚空永慨
深悲采芝士卻穀全季代

春雲倚春山搖蕩如春酒相親在顏色念子心獨不薄飯時充腸短袖不掩肘
高樓政清歌盈盈自芳朽

驅車學遠游古劍終夜撫長安袂成雲我去何足數相知有奇士不畏道里沮
寒風振枯林落葉起清雨

西山鬱佳氣萬古留青春賈露巖盤姿邀彼車上人之人有行役莫浣車中塵
空餘白玉泉隨車走踈陵

長松蒼華滋阿彼霜霰迫虬枝結層陰下庇十畝宇擾擾區中人生歲寧滿百
慎勿以智夸相逢復相厄

新月無定姿低昂起初弦南飛有孤雁驚沙度疎煙一爲居養移來往忘歲年
感物非不多音書爲誰傳

東髮交老蒼道大誰能承澄心養真源寒泉護清冰傷哉注巧勞欲作千金珎
豈無須臾好陶人愧非能

淵明仕浮湛投効志始偉愛此松菊佳餘年悵無幾八表雲鶴還不作身後累
陶然且就飲軒冕真弊屣

我家古城南喬木起清戀空江納雲影清夢時一見相逢故人深各念居止遠
他年東南來贈君以竹箭

三次韻酬周儀之虞伯生十首

英英雲中君含思歌太一迴鸞舞天葩流粲香莫述報之不成章玉雪耿素質
臨風發長謠庸以永今日

昔學空巖君之人怒其怠哀猿雜山狖驚嘯欲我害天隱神所藏別之空悵慨
桃源閱深竇亦復知晉代

道逢學仙人御氣不飲酒我笑初無言彼已嗔我不哀哉守其愚繫石猶在肘
冥化隨悲風淪淪骨成朽

遠客思故園孤松爲誰撫露白天宇清鴻歸暮雲數誓將畢幽討勿爲此游沮

念子和我深神交泣天雨

楚辭惜日惜時惜春自逐時流幻區中人我生功名念素領無纖塵
飛蓬竟隨點啄雀徒踈駿

義娥挾雙轉冉冉老見迫丹臺激靈霞蕊生尺宅控搏無須臾詭幻已千百
慎此陰陽機逃虛脫真厄

奇樹生南薰清坐彈五弦淳風邈永古白雲赴蒼煙世故日以嬾俛仰隨歲年
折腰倘爲酒猶足青蘭傳

破甌居井眉勺水不得承寒棹轉餘瀝天風助爲冰舊質儼有在誰言真破甌
愧彼埏埴功成壤非汝能

龔生天天年苦節亦良偉輪囷書傳此事寧有幾口腹非過謀形骸迺真累
所以商山翁終復著漢屨

少年恣青春歡至無復戀一爲關河行常恐不得見新雁雲中來飛飛落南遠
歸心耿無寐寒更促浮箭

題汴梁推官周子明三獄詩卷

三章結漢網清淨歌元元後世益以密姦愾日云繁治法如理絲衆禁政多端
一絲不得直萬緒何由完虛心納衆口至理藏片言永念死者哀更推生者寬
汴州古循吏三獄成平反天道詎幽遠于公有高門

題弋陽巖山精舍圖

紅塵落青山飛瀑遠洗之孕此巖中居寒膏濺淪漪白雲偉衣冠修松古鬚眉
青巖出虛北杳杳空中篋桃源有神界天光固幽機一爲漁父游妙筆工研覓
至今武陵郡山水傳清暉

次韻仲章蔡村阻風

足弱辭北騎身輕落南航懷別意混濛間俗心悠揚豚韭供歲歉蠶麥扶時康
幽事不滿眼薄念時迴腸天風進蕭蕭海日懸涼涼喧厖土囊裂悵羨雲帆翔
衆樹失高下老鶴追微茫而我獨倡及與子同阻長靜退實守道噪趨迺捐常
愛此金石貞詎爲道里忙相從果無悔後會誰當忘

次韻陳奮齋七首明月明年何處看爲韻

秋月如靜士炳然河漢明白雲護其清進作飛空瓊此月不受彩卻行印中庭
白雲忽不見我思徒英英

靈魄表空輪隨陽產金塊須臾白璧成盈盈懼顛越陰陽環無端變化終未歇
獨恨今時人相忘舊時月

人言月有桂天風墮微馨開軒睇扶疎西與銀河傾桂本空中塵那能助虧盈
朗鑒自終古匪待今夕明

舊年客清秋望月如望年長身兀孤影哀鴻起清圓落葉墮我後北斗戴我前
勞生果有役念至心懸懸

海觀濯銀雪金精融太和照我身上衣光耀何其多感此萬里意逝將飲亡何
亡何豈真樂臨風託長歌

暝樹迴朝光驚鳥不知處羣動俱念安客行有程度熠燿驚宵征熒熒化餘腐
豈不畏跋履眠食在謹護

殘醒強清坐朔風生樹端客袂何皎皎客扇何團團念此會合意永與明月看
他年返舊壑願比青松完

蔣商卿敘其先人客金陵與先子事契末章復以見屬次韻

堂堂金陵州草草石臺路羽書急星馳鋒車卻金錯飛雲古戍基積雪寒沙步
我舟欲輕行我馬何踟躕乃翁入門初此夕傾蓋故寒暄謝浮語信宿陳薄具
茲年心尚孩維時歲云暮艱虞脫九死邂逅欣再遇真姿固青松雅曲廢朱鷺
二老古先民百歲等童孺微痾隔音容鉅痛割心腑孤根擢遺肄淳敷悲弱羽
緬懷青甌舊力守章編素伊優笑侏儒咕囁陋章句珥貂匪七葉插架同四庫
談空齊諧虛守樸燕說固芳林極膏蔚溟海窮混濛迺知山中雲政異巖下趣
心聲要成律易象那可註羣賢凜無幾餘子就自數愛君思如泉愛君美如瓠
願爲汪汪深勿作翕翕附巨構千礎承珍裘百狐聚混世同鋪糟勞生已嘗醋
整冠儼初服拂衣謝紛務溝斷寧繪幘戶樞詎爲蠹情深盡傾倒醉劇多謬誤
忘機絕矜絜落筆化塵腐水深嘉魚潛雲重樛木怒翻翩林間鶴栖栖井中鮒

飄零記曉昔慷慨合和煦辱贈難與酬臨風復成賦

集廉園

芳菲廉家園換我塵中春古樹不受采白雲爲之賓中列萬寶枝天娜瑤池神
背立飲清露耿耿猩紅新幽蜂集佳吹炯驚搖精銀層臺團松蓋其下疑有人
奔罷忽仙去飛花點杼茵高藤水蒼佩再摘誰爲紉濯纓及吾足照映須眉真
暝色起孤鳥寒光蕩青蘋信美非故居整馬來城闕

次韻仲章杜門

今日慵出門尸坐觀我生忽有故園思寫之不成聲舍北雨朱櫻翠羽垂流纓
舍南青桐樹亭亭如蓋傾念此永契闊爲爾增拂嬰歸雲跂西山臨風意縱橫

暮歸

馬鳴千柳昏犬吠一星出晴金暗歸道客子塵滿骨入門視疎燈隱若眼中物
展書弗能誦浩氣彌碑兀古來惜陰志志有不黔突愧我非等倫顧影竦毛髮
寒風肅羣動勁氣激清機飢鳥念其安驚噪落林月迺知造化理壤壤殊未歇

贈黃教授歸閩中

壺山東銀筆秀色倚車蓋其人清且明十室九冠帶林鄭陳方劉祥雲布卿霽
緬惟乾淳初朝野實交泰執耳爲之盟多士森并會澄懷味蘭芷正色炳蒼蔡
彌綸古編簡繁錯列文貝百川已東流末派擁溝洫飛霜隕喬木變脫等蟬蛻
艱難老文學世德芬未沫布袍黑嶠嶠慘澹萬里外希音繹風雅一鼓瘖萬賴
宛彼孤飛鴻鳴聲何噉噉飢來念其安飲啄欣有賴涼風振修衢肅肅返征旆
懷賢不成章因之結長嘅

送許世茂歸武昌二首

其祖慶元大魁
先公嘗與同朝

岷江下奔流日夜東南趨艱虞六十載蜀客無完居纖修挂晴練五老爲之廬
招彼素心人蒼翠垂流珠峨峨銀臺公懷寶耿未撓青桐擢孫枝下此佳鳳雛
絢爛五采翼披霞表亭衡清音冥鴻遠逸與蒼鷹俱食竹憇苦志餐風養真腴
誓將八極周覽德爲貞符歲月諒有盡雲端復躊躇躊躇固吾事荏苒悲征途
蒼莽鸚鵡洲日落楓葉赤昂昂處士恨蔓草化爲碧之士輕且儼之人何急窄

至今千載下投筆弄鋒鏑銀城太古雪轉首一消釋雍容詩書郎浩氣裂金石
裴回登臨意寒波靜如席相逢各萬里末契論宿昔咿嚶語未盡征雁起暝色
淒涼衣冠聚山海窮畢弋翳翳桑榆光人物眇可識停驂望前坡去馬記初驛

題金華洞圖二首

巍巍靈居秀遙岑擁積霞聞昔受道時三洞爲其家金精裂飛魄躡武凌青華
遺彼一寸松樛柯養真芽瞬息服光景神丹起槎牙下有千歲詣百靈靜無譁
此豈甚秘之服食世所夸真凡路永隔輕生竟如麻

其二

五嶽扶神州葛稚川地記言金華能避降水之患淙水胡爲魚茲山鎮無極不堞復不渝靜閑浩
劫理兩曜跳玄珠矯首二皇君寶冠白雲輿方瞳駐真盼濁垢紛何如霏煙聳
空翠滴露凝流蘇神鈞合虛牝松聲自笙竽竊今忽不見諒此寧非居

送張上卿療黃上塚

素質超昆侖瓊胎孕崆峒指木爲我母問玄爲我翁承暉企春榮百歲如捕風
朝嗽何朗耀莫景何葱蘢返真紫虛臺合歡朱陵宮迴鸞從舞鳳景命來圓穹
妙感非世窺揚靈愴無蹤湛令合冥會道一爲之宗沈沈白雲關雙鶴鳴青松
念此不得見悵焉遲相從

壽何平章二首

方壺屹祥觀髣髴綠髮仙執簡朝帝居高演清淨言雲爲八表雨水作四瀆泉
炳文一以施握之不盈拳頰首陳至詞囊括希其全成虧匪至理願言葆真玄
琅琅黃石書功成迺言去豈不思濟時默焉念其素山中赤松柯云是童所樹
長養媚以深屈曲美無度神光滿澗谷希夷澹無慮願持一觴言眉壽在謹護

次韻雜詩五首

有客一馬歸屋角羣星明念此惜日苦義輪何西傾粲粲風中花弱豔夸芳榮
而我獨枯槁欲學身後名
少年觀滄海天濤碧因依下有珊瑚株紅光射雲輝玩之不忍舍歛吸雙龍飛
遠爲塵中游坐覺顏色遠哀哉西山士飢食周原薇

昔狂愛奇士接席多大言中道邂逅之損生誓俱存傾家謝其意酒至絕不論此士今已矣長年常閉門

幽居集奇觀積雪明寢扉湛湛新陽舒寒光騁熹微啾啾南歸雁長鳴示其機出處諒有素觴來爲之揮

朝游東門曲壤道荆棘存蠹蠹者誰家舉觴酹其魂死無落魄名生有咄咤言所以荷蓀翁臨流漱潺湲遺簪隱世德忍垢躬灌園豈忘輕肥念苟得誠少恩采采松上花飢來助吾餐

壽程內翰二首

蕩蕩長壽居丹梯峻蒼旻中有龜鶴所老仙爲之馴維時夏初至園林綠蓊蓊萬神峨冠環參差揚七均行雲鎮清機靈波激層津振衣游帝青下土何其塵運與千歲期正色光景新無爲理清淨世儒汨其真君子法簡易坐致羲黃淳車蓋交道周嘉醕益在房有客東南來高歌奉清觴一歌白曰還再歌青春揚師曠世固有八音盪翔迴鳳下奇雲倚桐非故岡覽之不食實三嗅遺孤芳皎皎金石姿令德豫且康窮河觀崑崙山出日賓扶桑介此黃髮期因之結成章

別仲章

飄飄貢公慕遠乃至關河關河冰爲天積雪流銀沙前有林間鳥後有馬上笳烏啼思我親笳鳴思我家川流去不息羣山赴嵯峨余行已東南朝醺散微霞念茲日不見持觴酌餘嗟

別吳養浩十首

以願爲江海深勿盆盆淺爲韻

孤矢懸高門卓犖四海願登車遂且遲永念道里遠難鳴當宵行執轡上長坂西北何其高飛雲列奇觀

游神竹素園古聖儼若思至道篤靜極執簡欲受之上有奇耦文摩盪光離離持以禦魑魅魑魅不敢爲

維東匯爲湖浩淼通三江懷哉紫芝叟月明激飛淙小言諒以清大言淳且龐去去日未遠奔流鼓春撞

昔聞方壺居舊欲往滄海操舟迅前邁雲雨白皚皚層瀾眇空洞肉翅不可待

朝陽漱靈霞一食毛髮改

古有無媒女閉門泣春深手擲雲錦梭流光耀晴陰千葩翠交結宛轉不可尋浮雲爲之佇幽風爲之吟

昌歆懷古辛在德不在物屈曲寒澗底詎以險自屈有客同嗜之至享寧勿勿芳年匪淹留薄采消永鬱

雲和高岡桐龍腹裂冰雹攫之淳且深謖謖震寥廓彈者不復語往者誰可作玄雲浮陰來開戶失雙鶴

緱山仙人居上有玉女盆解髮三沐之清冰盪寒紋神膏釋翠縷跪坐晞朝暾蟬蛻有變化轉蛄安足論

客來南榮下欣言酌醒盎觴舉壺已空盤辟復三讓享之不成章何以爲客貺客言君當休商聲助予悵

草茂木萋萋水勁石翦翦相思關梁深相對顏色淺停雲渺爲愁殺蒸可崇饌食之寧永飢臨分復三咽

度淮寄養浩

竹清寒房靜殘月在西壁悄悄燈景微尸坐棄枕席井華飲蟾蜍玄雲成五色明知非世謀精詣在六籍我行長淮浪凍樹挾春碧夢子白紵寬雙眸炯空激書來裏在手此意何的的數面不成歡遠別迺復惻歸雁臨風翔先之寄深臆

懷伯生

春雨消路塵春風散林纈蕩蕩長安門客子千萬轍城陰有一士淡食羹不啜采彼松上露煮石化晴雪沈冥護真性觸至那復說向來舌本談今作耳根熱維南有樛枝巖溜滋百結在德良自防居屯詎爲折念此長夜深寒光吐殘月

酬蕭靜安提舉二首

溜泉散餘塵稍稍軒檻清孤風起天末縹緲參差鳴佳音寂萬籟異采含蜚英衆葉豈不光終然吟春榮翩翾者何難和之欲成聲迺知雲間意非復區中情有客何方來贈以雙南金維時夏初溽寒光激玄陰至靜閱真賞獨晤諧希音伊江渺風濤伊林復崎嶇出處各未得冥思結長吟於粲不能報泠泠手中琴

題劉充之載月圖

磊落太古月搖蕩湘君波寒晶燦膏露倒景流銀渦湛湛洲渚淨天風泛飛槎
晃蕩神界中四客歡且歌憑虛歷空洞金粟搖靈柯流光閼星斗怪影窺蛟鼉
服食詎在酒三咽顏爲酡俯仰會合初逝者已山阿昂昂菊間叟秉芳獨婆娑
微茫信可傳披圖重吟哦

壽賈參議二首

粲粲雪中松入表迴鸞翔下有采著叟澄觀振高岡握著玩鴻濛竹簡儼在旁
湛焉貫纍珠炳變猶龍章笑指青松言貞固以自防緬緬迺玄化清雲表奇光
嘉平維吉辰初陽起天心彩鳳歛參差落落空洞音徘徊碧雲宇賓從羅清林
神鼎朝已調芳醴時當斟損益在我手啓齒歌瓊吟煌煌秉令德盼彼西山岑

次韻揭教授官閣中

鬱鬱太古樹叢生散珠玕明時炳陽德寥落歛歲寒天風西北來凍海翻層瀾
芳朽各有性感衰詎無端質質冰上屢黯黯塵中冠宿志不得醺奮飛戢其翰
伊南蹇一士羈鴻河之干手持大雅篇八音佐王官牆陰臥朝日薄飯不滿槃
邂逅喜我同金石生肺肝出處非故意低徊耿相看閩山渺雲濤東望道三韓
居夷聖有在取琴爲君彈

寄題撫州先天觀

浩浩太古石雕鏤矜嵯峨瓊林化飛鸞寶構窮鬱羅矯首視三光丹青相盪摩
上鄰列仙館西移瑤池柯玉蛟亦受令鞭撻迴盤渦窺雙華表飛鳥不敢過
玄鶴時一來潛鱗淨無波心跡會虛湛神光隱鳴鸞緬彼巢居子疑睇佩女蘿
天風入紫京百靈莫誰何朗言渾沌後龍馬方負河視之杳不見嘉名表山阿
冥思有至理熟視時摩挲

送牟景陽教授天台

峨峨陵陽翁麟筆凝秋霜採芝空巖曲白雲以爲糧微言酌太古妙思歌瓊章
餘人涉其藩自謂真班揚此道端未泯我心何由降
五良秀高門用處各有在伯如幽蘭深仲若春雲藹叔也端可人芳林起新蕾

垂天得扶搖一決度江海相逢慰傾倒曾次澆磊砢

天台古儒林秀士英且明君行振遺緒家學揚清聲文詞尚理性此弊無由更

聞風梅

衆喙方爾羣獨拍何當鳴爲問舒與胡寒庭草青青

雲隱齋

功名不願多我輩端可免南州已寥落屈指閱諸彥汰如糠在前得若車度坂
愛君不可留尊鱸慰佳願黃塵我何事寒燈起清歡

油油山之板翁忽變平陸下上何其勞一息返神谷凝光養澄觀清潤積新沐

知白吾未能寒聲起林木
劉朔齋侍郎孫希孟能琴欲訪子昂觀松雪琴以詩寄之
雨雪戒修塗苒苒歲云暮維舟望鄉國煙樹渺無度永懷松雪翁買田成隱趣
齋中六尺琴清徹仙掌露虛聲合空洞天籟生聲濤勿爲離鸞吟眉壽以保壽

詩有悼亡之戚

送胡安常河南省員外郎

陽春惠澤廣蟬動回昭蘇皎皎尙書郎佐理勤居諸澄懷罄輸納疾首宣許謨
黃流交道周髣髴桑柘墟驅馬憩枯礫詢彼壘上夫歌臺久寂歷商聲助清飭
昔有屠羊子慷慨成須臾感激車上禮朔風爲之吁俠氣散鋒鏑修習翳榛蕪
舉觴酌其蹤與廢今何如三河水門記白粲來東吳願言表里道坐使民驩虞

次韻張秋泉墨蘭

虛窗秋思集晨興愴無餘墨池漾清泉天葩散紛敷愛此巖中君贈以碧玉腴
微雲解蒼佩縹緲疑空無遠謝丹白昏詎畏霜霰濡守黑志有在談玄道非殊
愧彼夷與齊絮腹不受汚湘纍慨永古世人陋其迂臨風嘆餘清是豈真繼徒
迺知萬化寂妙巧窺分銖幽蜂緩疎藥點點游晴虛閉門謹視之黃塵政紛如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

古詩五言

元袁桷誤

夕佳亭

赤雲下平田層巒紫光凝疎鐘息萬籟晴湖淨奩冰倦翮戢已棲遊雲澹相承
吹蕭者誰子空林起孤燈感彼金谷人怪石樛參藤壯意恥未沒水涵風憑陵
亭亭玉浮圖百幻隨廢興振衣視天末黯澹銀河升朝曛詎異境氣寂念始澄

贈養源編修回嚴陵省墓

峇峇白雲阡翳翳青松居美蔭同靈根地易世愈疎清秋子胥濤繁紆達桐廬
欲濟非無航契闊實跂予昔聞祖父言結綬來京都東書遠鄉國井邑匪異殊
俯仰成雲仍宰木今何如事遠遺謀存審象覲眉鬚寒暑有代謝念昔同一初
躬耕樂真隱漫仕修素儒敦敦古所宗和侃寧有渝

贈昌上人二首

蕭蕭湖上波搖蕩羣峯秋客有萬古意支筇赴龍湫龍湫厖眉叟宴坐足未收
飲以一片冰熟視了不酬長松挂枯瓢風靜林颼颼颼境足念愈忘道充身益優
永謝巖下人深省聊自修

峇嶢蒼玉軒虛聲振寒林我昔行其庭見影復見心秀嶂出古色浮雲爲之陰
豈不念世短所樂非所歆潛珍閱幽蹟羣弄誇姝音靖言事當爾江湖眇崎崚

送子歸山阿松風起寒琴

宿竹院次洪橫川韻二首

修竹手所種參差過屋山微風爲之來心境兩相閒清泉在澗底白雲在松間
鐘聲集趺坐樓深流月殘重遊啓深省解轡思掩關

昔遊玉几峯老禪肩如山機深削陳迹天馬初服閑念欲從之遊小築茅三間
俛仰二十載黃塵鬢毛殘亭亭石塔影哀猿守松關

送宋壽卿侍御迎養建康

葆真林閣下爲善心自娛農圃得休息時讀古人書施食不望報折券不顧餘

時至祿自臻門有駟馬車念昔髫髻子遶牀衣青襦束髮事編簡操觚入皇都
勁氣摩黃鵠危言伏青蒲展眉笑有言鄰曲驚且吁維南帝王州問俗宣典謨
匪規鼎食榮菽水心晏如種德報已豐願言廣蓄畬蘭生在堂下深根佇扶疎

廣信陳氏擇勝樓

散髮碧潭際讀書叢竹邊怡情學榮觀卜築遵自然雲蘿左右嶂雞犬東西阡
羣動各有性孰念靜者憐翳翳昔賢居遺迹故老傳化爲神仙宅喬木昧蒼煙
松風起萬壑哀湍助鳴絃絃觀萬詎在遠泯默師章編

潘孟陽上書不報歸里作五詠

賈生蘊奇略徒步西上書昊天有正命傷哉杞人愚鵬翼垂雲來魂氣與之俱
鼂氏竟寂寂主父復何如

襄陽孟處士拂衣歸故山放浪巖壑深流詠遺人閒舉袖巖花落擊楫江鷗還
羊公何墮淚水聲日潺潺

梅生一尉卑喋喋正天紀洗心洞玄化削跡棄妻子龍變孰能馴蟬蛻迺真止
松迴風冷冷水落石齒齒

虞卿舌轉丸揣事精微芒事危見交態窮愁名益光黃金散逝水白璧凝飛霜
丈夫有定志得失非預防

仲連匡世姿揮手卻秦軍掩袂停白日登車抗浮雲射書誠草草孤城生死分
辭榮敦薄俗矯抗離其羣

題廬溝烟雨圖爲吳成季作

驅馬上河梁圖章新雨紋綺首晉閣魏翔鸞散奇氣綺南雙松樹百里風聲聞
束髮入紫京去住心如焚送客醺我醺不得醺願化爲黃鶴朝夕隨飛雲
上以奉明主中以承嚴君往復三千年奇齡合氣氤結袂安期子啓齒歌瓊文

滑州從事持喪三年將終養其母郡表其閭

東魯秉周禮化俗何簡愉崎嶇小勝君冠蓋交道周漢帝仁且明遺令誠嘖嘖
駟馬不及舌坐貽千古羞溫觴始膚寸奔流淪九州昂昂古先進免胄希前修
青松爲之枯慈烏爲之留念此歲月短解紱安林丘華楹表槐柳細石寒泉流

泯默區中人章甫漸沐猴

孟和卿旌表

濯纓息機事枕石聽流泉感彼蟻慕人駢首爭遺糧黃雲翳平壘持以防歲年
河流滔天來積浪翻中田招攜舊鄰曲寒林起炊烟冥報非我願表宅增惘然
紛紛游俠徒黃金生愛憐原生處蓬戶屢空聊自全

雲中郝孝子

混沌鑿既久重華以孝稱悲哉短髮徒稻錦顏益吟詩禮行中州衆說交弗騰
挽十不得一閉閣徒凌兢芒芒古雲中土屋塗層冰下有郝氏阡馴鳥爲之增
大圭出至璞匪以雕續能寒泉冽古井零露溥蒼藤淳風詎云遠相傳在雲仍

送沙君寶辛邑

舊爲輪
苑印史

尙印宰百里寒厓水粼粼野曠牛羊低山深麋鹿馴持觴接耆老種柳迎行人
陶然樂清淨絃歌足青春

次韻馬伯庸供奉書館書事二首

瑤臺麗層雲秋聲起琪樹纖翠藻井波凝碧瑣窗霧雅容列仙集晴雪炯振驚
念昔經啓初櫛沐合生聚蘭冊迄未成春秋奉神御巍巍冠函夏握筆慚繪句
玄尊實明水越席敷大路崔蔡心匪迂終焉才名誤

其二

神京奉載筆需雲歌肆筵匪謂歲月虛聖代深養賢微蹤愧三人取禾踰十千
馳神竹素圃鴻藻儼古先羣雄寶書聚彌綸迺成編微言耿玉絜潛光媚春妍
往聖去已久八音盪敷宣元運合豹變高閣鐘鐸聯夷齊迺首傳冥思豈其然

送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

青瑣倦迂散執轡踰關河黃流何奔傾積石何嵯峨承詔撫疲吐驚鳥在林柯
沙場有凍骨野畝無遺禾日夕寒雲聚宿燐明巖阿訪俗感素心因之聆詠歌
詠歌者誰子被髮號天明婦死不復悲失兒誰與耕承平五十載不識戰與爭
殘雪流銀液我淚同其傾古云百二險夸誕生甲兵孰能轉夷途歷劫永清寧
清寧闡文運覽彼古帝都秦聲激豪宕洛詠夸數腴邱山何疊疊下有白玉跣

感彼乘筆人百金盡其諛死者已寂歷茲文亦模糊偉哉龍門生悲憤有遺書

遺書紀河源荒忽不可識君行河之西春雪深五尺茫茫賀蘭山抽矢石爲鏞
坐閱三姓王聖代始斂色沙羊護駝房名駝候土驛觀風慘無備雲端飛翼
飛翼西北來遺我書赫曉中有陳情詞復憐雙離啼野曠川無梁積荒氣悽
雞鳴葡萄根虎嘯首帶畦清霜集素裘斗戴天益低頓轡不得上雪山在其西
其西何寥寥云有古先生巖居時一食委形澹無營朝日炫丹碧匪以斤斧成
如何驕榮子騰駟列層城驅力超北海逐影從南溟誰能佐玄化泯默有遺情
遺情在相思舉酒不得起永念編簡功篤志刊綺靡傾蓋已云舊知我實知己
送君河之湄凍柳光凝藥修途馬飛翻少立盡瞻侯植德綏令名眠食慎道里
道里吾何能託身承明廬峨冠養深拙清塵避途驅馬李陵臺望鄉問長鬚
長鬚不能對吾行益次且羨君萬里道晴霞起襜褕天山諒非遠椎牛植粉榆

月巖

峻壁飛鳥絕積鐵成臺陞感彼玉兔精皎皎芙蓉牀萬古消晦冥六月生陰涼
道人悟空幻跌坐鬚眉蒼觀境不以色湛寂回真光成虧衆妄集嘉名表其常
松聲起萬籟朝陽曙扶桑

夜集西太一宮分韻得草字

晝寂白雲深聯鑣集瀛島南枝當戶生積素流羽葆孤鐘息羣動獨鶴候清早
石枰松影侵持觴俗塵掃春風散琪樹頃刻光瀨瀨玄談發嘉獎夙昔恣傾倒
偶爾同心期還山寄瑤草

史氏報春堂

白雲在屋角凱風生樹端下有慈竹叢低昂候平安盈盈玉雪母光若赤瑛盤
朝奉鶴禁恩慕承龜臺歡教兒誦經史清言消綺紵築堂深且明朱光映庭蘭
寸心諒匪石龍犀非所干世故疾危岌奉盈身愈完願言樹明德朝夕應加餐

送于思容助教佐濟南廉司

黃鵠不可招越難迺司晨圓冠璧水遊玉雪映陽春篝燈玩太古垂簾避深塵
遙望淮南山下有白頭親平生汗簡意朝昏具芳辛念之不得見顧影非我身

檄書臺上來駕輿還海濱晴風破遠浪慈鳥飛且巡雲帆蔽吳粟濟用懷經綸
爲儒究理道六籍彌光新空林幽蘭嚴霜養修筠明德在謹最雍容奉昌辰

天師留公返真空洞步虛詞十章以導遊

巍巍道祖居層構凌丹臺手持赤龍書八景剛風開感彼下土人積劫何崔嵬
偃伏永壽命夸誕魂益哀愀然彌不寧招我雲孫迴白鶴俯前導青童飛俱來
嵯峨金碧關神魚伏深淵呼吸空洞蒸子夜朝諸天頃刻風雨集咫尺星斗懸
長嘯千仞溪寥寥生紫烟飛符戒神魚歲久助汝仙

玄圃鏡奇觀陽葩霧霏霏玉壺湛清冰瑤琴銷金微混沌合空洞絕此見象機
松風代揮塵縹緲白穀衣與移陽鳥逝節珥川虹飛棋局儼未終白日何熹微
蓬萊迺故山爲我一來歸真風詎永隔神光澹依依

崑崙鎮壑極鬱鬱儀交結璫故歲非我歲寧復論秋春稽首三天師彌綸返真淳
精思彼嘉生雲施均萬民至感發自然不著亦不嗔運世有通塞六龍無停輪
洞章激微吟長樂自在身蟬蛻迺清淨跡絕虛中塵

挹秀輦醴泉蘭穀鼎初調絳旂開景光下招徠紫霄連蜷靜夷猶感彼父老邀
司命二十年守素澹不雕蜿蜒澍周原蠱蠹尸江潮瓊章瑤清詠丹輿導遙遙
視之不得見白雲在山椒

南嶽雲輪困英英生紫華靈游澹無蹤來集玉斧家玄螭有遺跡望斗紛騰擎
鞭撻隨三光服食制五霞上經永授之火鈴從飛車

嶄巖陽平關古松化爲人千歲永不飢食之朝帝真中有一寸玉寒光敵金銀
上結三元炁下援七祖神舉世尊禮之靜念通至仁

留城平蕪連雲深樹沈沈磅礴經濟心永劫常不彫河車孕長命方瞳生本條
盤如珊瑚枝榮若翡翠翹諸天咸唱恭贊我玉晨朝人間倘再至玄化助神堯

仙巖鬱寥寥石倉貯餘糧云有校獵子用物能陸梁山花聳寶髻雲蘿曳青裳
永念斷真妄帝令深且長境化道無增滅始真常參差應虛軋羣峯屹相望
月落杳然去泉鳴玉琤琤

朱貴何纂纂碧桃何團團感賞千古心生世常苦煎玄翁敝珍館金母和紫鉛

三咽生羽翰空飛集諸天道炁常流灌眇眇復絲絲桑田海波滿彈指三千年
大名劉節婦吟

孤鶴不累巢離鸞不飲溪溪明難爲影集成誰與棲飄飄無根雲流麗如虹蜺
下有貞松臺白日晝且淒淒我思微霄漢冥邈不可梯青青東園柳子規當樹啼
來者何用歡去者日以迷擊石端出火擣辛能作蠶妾心倘未明請看井中泥

育王瑛禪師示寂二紀嶼上人回山中因寄塔主

石塔累荒土月落冰棱棲永懷跼跌叟松風吹不磨山房舊淨供素壁一枝藤
語寂絕禪觀機深超祖乘擊石迸新火諸天化爲燈上有白玉峯丹梯杳難登
黃流鉅野張虎嘯懸厓崩斯道倘未泯微言足掇微

胡止水家三衢自言文定裔孫來京師三年念母以歸前還家學三篇
以相勉復成一篇以遲其來

武夷春秋功憤激渡江主寶書恣殺訛竹簡錯編組素王魯諸臣舊史足徵取
是非紀其真曲直榮可親紛紛燕說徒誣譏增巧妬日月例愈深災異說彌疊
或言九世讐晚歲進吳楚羣公骨已朽聖筆孰與語坐曹徒深文曲學日旁午
苦心抱遺經願言復師古

泰元積磅礴日月佐經緯煌煌往聖學鉤考合表裏大道侔元功不偏亦不跛
至靜貫幽顯萬變集蜂蛸漢儒闡其端逐物失聽視旁行分戶牖蔓說糅涇渭
緬惟五峯翁正色直如矢謝彼憧憧徒感物志愈肆室虛生至和鼎渥實珍味
歸求真吾師曷哉蹈前軌

神京鬱嵯峨冠佩清且揚秘丘積縑帙瑣窗爛琳琅有客願從遊永言觀國光
或云是鈞天九關嚴且防朝望羣馬入往來間成行彩鳳鳴聲悲裂臆思絕吭
知子親見之素心益徊徨希名養蘭默勿爲衆所傷還家拜慈母祝以永壽康
春風戒重來歸雁同翱翔

贈餘姚岑易直登第歸里二首

東帶登玉署鶴袍立參差筆海春波融沈鬱流奇思俳諧詎素願阿世非吾師
寥寥天人際載牘陳雅熙煌青味正說擬玄騁荒辭銅鼎有至味酸鹹異其宜

有客奉瑯璚願言播聲詩初歌玄鶴舞載歌鳳來儀

東浙山水國冠帶運睦睦清門徭役空華屋詩書泯晴江修竹宅燈火敦孝謹
下幃論唐虞浮榮陋朝權登京國遊射策疾飛隼精思坐待旦古巷絕遊軫
蒼松蔭婆娑丹芝凝蠹菌乘時足變化樹立在修敏

善之僉事兄南歸述懷百韻

並轡承明廬在再十七稷陽林集總翠奧室麗文綺寶函龍鳳章玉佩鸛鶴峙
泰帝與鴻文奎壁憲天紀梗楠購羣才弓帛徵四起番番古遺直正色論道理
深幾虎生風神契魚在水三光密輟輟一札見萬里雍容丹地近經緯審國是
霜奩資黃柑冰盤錫朱李蒲萄與法酒承燕時漱齒俯陳天人際齟舌衆披靡
始言官高卑予奪慎其軌終言瓊林資海寓極輟筆憐情曲如鉤謹論直如矢
或以首鼠窺或以妖狐伺奏終慶雲開再拜玉色喜天青回海雁萬柳色疑
屬車度居庸整隊行過蟻老臣汝居守清霜慎容俟秋風龍虎臺帳殿紅旂旄
前驅列鵝鸛後御肅犀兕分行獻瓜果傳醴復長跪念昔詞臣功咫尺寫天旨
大令追風雷小言婉蘭芷約制如竟寧渾噩回正始告廷趣揚麻建社追賜璽
摘文具明訓援筆謝填委飛鴻捲天吳歷塊超駉駉嘖恩澤侯過手直三視
園丘導景化秘祝陋五時漢皇禮鄒枚食粟倡優比遺恨存至今文俳等方技
緬思周廷彥勢若鹿角掎懷忠膺納約凝命鼎出否追琢羅寶尊刻鏤羞玉璫
朽索馭匪輕深淵涉無涖煌煌金匱書世守司馬氏春秋尊爲經不復繼魯史
朝光鵲鵲明千花爛朱藥松風轉回廊蒼玉振徙倚龍荒啓神武九域極芟薶
羣公儼侍御挾矢佩象珥臨河誓剖符披圖開賜履永言卑退全罔以強力恃
獻功上王所百一存寶度龜趺負穹石浮語極裏修墨兵勦衆妄筆獄破積毀
載筆非無能終歲不滿紙坐曹心靡寧惕日類有泚清談雜諸語陸兩曜駭
自取木雁中俛首供諾唯文章日輪困涉署絕臧否或云以巢升拾級上堂庑
或云選清望後至寶奇士迎塵馬交趨候門足爭累冥鴻天機深卻立賦三已
總角勇志道奇服曳芳莖澄觀竹素園簪勦微昏暮儒宗丈人行聞欬輒倒屣
深湛皇王學揮手謝青紫辭卑相如賦操擬靖節詠淒涼五公裔渙浥羞羞仕

孤音數寡和激石轉商徵浮雲蒼狗來龍勉渡江汜湯黃河道桑棗日淪圯
耕童戲殘鋏一一古戰壘霜叢射新兔春蒲貫王鮪荒州靜無事拍手歌子蒿
枯灘鐵槎牙積溜玉迤邐太史非好遊所歷廣聽視振衣入閭閻姻契論不鄙
相期在霄漢薄祿慎礪砥趨朝曉同班退宿昏共止填膺雙髯張快意並手抵
談經陋茲茲證字窮亥亥斷絃搜麟膠膠跡問獵體愛兄靜以絮振驚立水止
霧深沐玄豹日炯燦文雉鏞鍾倡鴻聲衆樂奏立伎向來論文意瞑目謝諸子
出處今不同評議實相似維吳稻蟹區民俗久瘡痍貧檐蒲棹齊富廩丘嶽岸
傾金恣聯絡所至各關市令儀養切憤軟語包詐詭郭解都中夷景氏關內徙
坐令襁褓徒終歲力未耜與文植清劬省罰厲廉恥重華政垂衣化俾風俗美
行行度東魯野水足荷芰微吟數魚網薄睡倚烏几漁歌起微莊逸與舟戒機
人言居移深嘉橘化成枳不見千金泉一飲夷齊擬離羣曲憂海暑積涼憊
登坡帽低昂跋馬益遠企管鮑非利交金石誓生死着鞭訝先之稅駕亦逝矣
共享黃髮年斯文永綏祉

題張中丞東亭圖

舊習習真隱新亭曲且妍芳菲家林春引眺增推遷令德資先猷嵯峨白雲阡
總角精典籍承顏綺繡鮮寒泉感逝波喬木矯蒼烟欲論林間趣深掃區中緣
招攜舊鄰保舉觴問華顛雞鳴柳陰直魚跳水紋圓開田穀盈困種果花滿川
荏苒白玉京念至心惘然傳忠匪懷祿立身盡貞堅披圖耿素志功成賦歸田

曲陽李孝子

寒雲生秀嶺朔風獵修林烏兔日以馳幽翳增嶽峯朝看壘頭柏零露珠淫淫
有饌不能舉有酒不得斟絳綵月下衣淅瀝壁上琴登堂痛躑躅審象陳輿厥
重華古孝帝五十猶素心坐令比屋封表里存遺音立名在樹德戚戚非所欽
嗟哉曲陽生束書振華簪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

往從虞伯生
降香成都

振策峨眉巔身輕警飛鳥懸厓飲崩流側石穿暗篠高騫蕩心目每恨所歷少
捧香南溟使絕足騰腰覆龍淵明珩秀恍惚百靈職乘輿訊八公挂席招五老

巖光候陰晴水氣變昏曉神君層巒倚商祭通杳眇念昔結空寂厓厂絕登眺
希彼巢居子寢作止林杪鐘鳴驛吏動危坐萬賴餘齡水赴壑歷塊跡電掃
艸精習澄觀俯矚八紘小

屏山堂

寶星化飛魄脩纖屹青冥何人媚幽獨喻物傳真形想此宴坐時參前平且寧
朝霞紅冉冉暮雲白亭亭中立差卷舒廓寥愼儀刑君子法至靜處身現行庭
古聖儼未忘觴豆爰有銘茲峯合混沌胡然命爲屏天空月當戶陰風走山靈

題輞川捕魚圖

洛口疾如箭駢頭鱗尾鱗散網嚴隈泊千漚水花勻輞川蓮社侶百味不入脣
時危涉飄蕩急管悲青春不如漁師樂風水候昏昕連橋坐翁媪茗糜接婚姻
永謝朝市客炎涼生喜噴

子昂墨竹

高風法清聖直筆師素王湛湛玄雲姿靈籟生幽房解珮白玉京誓將泛滄浪
所懷歲寒友臨分贈琳琅

可竹軒

種竹水邊宅岸幘晴餘清湛湛玄霧姿匪以介自名條達辭黑墳英光表朱明
寂歷巖下泉旋轉空中笙神交習真靜恬養忘虧成南國倦滯暑鬱陶起深情
展席臥其下仰見疎星行始悟晉諸賢嗜此誠遺榮我家十畝園新穉流珠纓
邈然送歸棹矯首蒼烟橫

子昂雙木竹石圖

朔雲盪空輪羣芳益搖落老木就且嚴化此雙鹿角榮彼江南枝歲晚彌卓犖
或言石五采服之混沌鑿威鳳招不來虛聲起阿閤

以劉士先子墨贈薛玄卿

虛堂集萬竈高下旭流螢寒膏玉蟲綴幽光耿晶熒巡行蟻旋磨龜手日不停
範圍金屑精膠轄柱杵靈劉氏祖子孫妙訣通玄冥沈沈緝熙殿函封英露零
龍戕掣鯨海黯淡松花馨往事歸逝水殘壁傳千齡雲館道氣寂守黑深儀刑

散髮結瓊章研摩固幽局持此以遠慰點翰補黃庭

飲酒雜詩十二首

春至舊疾作晝眠聽禽聲總角耽六籍萬化何縱橫觀象太極初始悟無虧成
環中秘靈根羣動一以貞吾欲乘彩鳳截篲以爲笙上窮崑崙渾下探渤澥清
夜黑雪初白高臥益自怡起看庭前柳冉冉青春姿長松在西山鬚髮流銀澌
豈不念歲苦老壯當固持事至勿獨戚時來詎人爲得酒且深醉淵明果吾師
京師二十載酒中有深歡大雨即閉戶朔風嘗解鞍客至輒笑之是豈宜居官
振容筮神著鴻飛漸于警百歲苦世短萬鍾非我干所以東方生吏隱神益完
陽鳥乘南雲飄飄振奇翮迫此梁稻謀居移遂成客愧我食京塵誓墓志未獲
雙峯十丈松下有千載晚當年侍蓬瀛香芸森寶冊高齋集遺編朱墨猶手澤
戰兢愧匪承永念在行役

少欲觀滄海下取珊瑚枝穹龜負玄文靈鰲揚朱鬚盪舟不能往寶氣時紛披
有客方壺來授簡雲差差一以參太極九以師庖犧振衣海神泣舉觴山鬼移
少觀五嶽形五性各有殊神州養深知百靈受馳驅申申安樂翁定洛爲中居
契孫乃九遷舜詎平陽都神京屹金臺五雲玉芙蓉始知天經旋積氣爲堪輿
家鄰天台山云有二子巖巍峨太古石纖脩蠶雲尖上棲西竺僧雪色垂鬚髯
二子與之遊作詩清且嚴乳花散甌瀑布飛銀簾醉醒夢見之謂我何留淹
南簷孤生竹歲暮柯葉蒼蒼豈不念道里因之摧雪霜夷齊處龍居胡爲乃名揚
入水蛤有文踰淮枳彌芳受性諒匪移臨風醉吾觴

弱冠不飲酒韓燈橫玉繩或云酒中趣湛湛浮雲蒸葉書試其言苦烏輪升
天根轉晴雷堅城爲之崩妙言粲瓊屑逸興追飛鸞醉鄉儻可居無功乃真朋
醉中發莊語爛如錦中花急急抱蘆雁肅肅投林鴉欲別意深省睨目不復譁
愧彼獨醒人揣摩生咄嗟下馬暮入門雙目含飛沙醉者忽復悟悟衣衣正烏紗
江梅生空林歲晏美無度羣身踰朔易塊獨此室處甕房望朝陽耿耿不得語
雕籠粲珍禽悵望秦鄉樹爰居東門止威饗非素茹臨風嗅其英雅志懷故土
嵯峨白雲阡種松在山腰散之不盈掬離離如麥苗迎陽漱靈津參差拂雲霄

露重碧天淨玄鶴時來巢俛仰二十年鬢齒日以彫寄聲謝玄鶴相期躡蒼嶠

劉氏義門

芸閣寶書輯靖言絲外孫感彼南山豆淒其北堂萱昂昂壽母懿槐柳植高門
潛夫豈無論莫述寒泉恩時康廣女史願以銀管存

述郭楚望步月秋雨琴調二首

明月當清空流光滿西壩振衣獨徐行耿耿長相隨我心如明月萬古無成虧
偶逐區中名遂爲塵所欺抱影長夜吟別鶴同離思行矣歸故山探玄結幽期
幽期永勿謾長嘯彈朱絲

軟枕絕幽夢臥聽秋雨鳴寒葉不自持撼撼金石聲清商肅萬物此聲何不平
寤歎生還心夙昔差近名千金龍頭客在萬朱顏驚此夕秋思深斷續難爲情
載歌招隱辭臨風寫餘清

送吳博文歸天台

中年困菽水絕足萬里道舊家天台山清夢嘗草草秋雲起晴姿思逐冥鴻矯
三年鄞江上微祿紆素抱緬懷揚雄宅古徑雜幽篁童年手種竹翠羽插雲表
還家恍南山訊俗憑舊老清名天所閱投冠詎終保鳴鞭踐修途置用實國寶
英才翦春葩醇語酌清醪解榻定有人行矣趨徵召青蘿冑寒猿深啼怨清曉

送人之官遼東

昂昂秦湖縈直上遼海東層波起青兕出日搖蒼龍中有仙人島丹服雙碧瞳
手披古墜蘭返真極彌縫季世日以濟神功貫鴻濛維聖居九夷駕言挹淳風
衆情習近慕飛塵嗟青紅觀瀾悟玄化白雲澹無蹤遠遊豈不樂感懷非終窮

得一齋

清齋不知歲尸坐觀芸芸神珠護靈淵歷落光景分先時謹篆籀執機合細緼
淖音出虛牝百靈憺無聞九關肅夜令星斗森玄雲永玩泰始體握之密成文
緬言延年士服食爲奇勳寶氣倏消蕩疊疊竟丘墳念此意愈冷幽居匪離羣

次韻蔣遠靜二首

陽靈貫奇璞棄捐荆山傍悲哉三則翁炎空泣飛霜此寶不復試雙緹迺深藏

百神靜護之石老日月荒峨峨五彩雲散爲白虹光追琢在所用持以登明堂
猗桐生空林繁陰閱道傍永斷雲和氣十指凝冰霜玄鶴何方來鍛翮感摧藏
合爲清商曲行雲渺荒荒素心諒平和鑒彼明月光置彈集吾聽遺音在高堂

次韻鄭景尹二首

弱歲拾琪葉耿耿金石音遠爲關河遊衆嗜非所欽曳裾入承明寶策紛珉琳
秉筆直塗竄嗒然養書林維南有佳樹寸雲出遙岑遲之不肯來辭以道里深
鼓子匪朝夕盟言在茲今

再次韻

層臺望秋林華樹在其顛上有青樛枝爲我玄鶴延良時豈不感盤雲復迴旋
瓊英失零露百卉爭忿悁願言保遺直勿使衆蔓纏一歌以慨慷再歌朱絲絃

觀圖書次韻景尹

潛魚護嘉鱗離鳳含淳音束髮勇聞道執御羣公欽痛哭悼賈生敏給卑陳琳
荏苒歲月遷廁身羣玉林飛塵化玄髮所歷多崟岑精衛有猛志不畏鉅海深
遺聞理墜簡修名匪垂今
古有惜陰子觀日扶桑顛雞鳴起中夜紅光朗流延吾欲挽其馭與天同左旋
志士不並世寸心增結悵神澄水鏡淨世閑微纏纏鄙語雜謬誤奉身直如絃
少遊竹素園學道希心傳祖德允遐聞履冰凜求全素衣入京洛飛塵浩難前
車書煥皇度末技期雕鐫稽古在簡要敢修三萬言煌煌羣玉府遺跡森炳然
滄波蓬壺島古石仇池天方諸變毛穎寒暑隨推遷感彼傳翫數寸心獨悲悵
淒其衣冠聚拱木思昔賢羸金白雲化青箱游蠹旋寥寥均天夢髣像追四懸
尤物詎足貴尙德庶永延愛君閱神珠出水復媚淵六籍儼遺訓精思貴誠虔
一撫玄鶴操以廣雲和絃

次韻廬山黃伯玉東漢名士十詠

食肝不知味詎爲口腹人紛紛五經學講道躡八珍古來植名士殺身以成仁
念此七箸微少忍非傷貧高誼動白日正色凌三軍仲叔固義士井生乃天民
漢季日頽靡莽莽艾叢孺子南州彥獨立風雨中兩爲故人弔斯道萬物宗

湛兮如止水脫焉如捕風儉德良辟難栖栖何爲容耕稼詠典藉食志非無功
叔度長閭巷奉高獨先知威德眇莫名鬱爲時所師朗陵一邂逅此豈翳亂兒
幽篁抱靜節游龍隱深陂至今百世下清風散肝脾仕止適天運不喜亦不違
薄遊河南道還家復牛衣

力田南山下久卑不學恭每於風雨時執禮夷踞中甑墮迺失聲此意人所同
厲行名益彰無懷道之宗郭公果善相千載我欲從

伯鸞事沈冥作勞賴仁妻身隱不顧文更治山中棲浩歌五噫詠麥秀何淒淒
遐征詎遊觀鳳爲不復來羸博慕季子居夷法宣尼幼無適俗韻與世非寡諧
至今青冢猶有爲銜泥

古有逃名士洗耳東海東轅精事肥遯浮雲藐王公被髮或伴狂垢形滅其蹤
季世事標榜紛紛競罹凶所以康伯徒遯焉不知終

幼安家北海流徙來東冥一帽常掛頭破席屢見經六籍躬探微衆說紛聚螢
老非諸侯客肯至三公庭華生竟夭折管子終康寧

龐公老江漢性本愛居山採藥山北涯歸歸送之還青林酒一卮白日茅三間
時許眼中士非鵠亦非鸞性不耐束帶矧肯食王官似憐牀下子崎嶇卯金寒
靜性閱變化道充身愈安乘風學輕舉寒蘿香誰攀

中郎天外鳳北海人中龍鳳以五采萎龍以有悔終失身匪素志尙言乃真窮
舉世習玄默脂韋爭長雄之人佩瓊琚肆言刺羣公落口撥真禍悲來事容容

蘇公起深懷蠻江盪舟中

荀陳兩家子龍鼎合雞彝昔嘗窺其圖一一無吝瓶空巖古桂樹崔嵬匪今茲
想當下車時羣雛古威儀行酒拜滿戶入門揖當碑惜哉或與羣巨構頽其基
我家司徒公清德炳漢朝盈盈丙丁綬燦燦左右貂謂此非世美脫去孰敢招
榮木固同根其末千萬條勁節或峭正孤吟或清寥世遠人事疏耳冷心志消
瞻企法天運感衰感江潮東髮六籍功矢言期久要詩來振遺響縹緲孤鳳蕭
前修果未沫百世詎云遙

觀真文忠公畫像

羣賢輔絕學嵯峨武夷峯榮榮方瞳光汲汲汗蘭中緬懷文明初蒼珮極躬躬
執筆侍玉署妙語工彌縫飛塵變蒼狗潛淵闕游龍空餘經濟心勞俸飢飛鴻
濁水投神膠揚清迺奇功喬松不並世寒飈轉秋蓬生世我已後正緒遺韻蒙
惕然拜公像斯道非終窮

曾大父樞密越公嘉定辛未與先生同官奉常寶慶初同爲侍從先生被黜先公亦以論邊事去國懷拜遺像并識於後
王忠簡公嘉定入朝曾大父越公據隨班著盤端明公嘉熙間以西山先生門人駁歷歷節先公則已捐館檣向遊學藝女得拜端明公之次子令尹道家世遺事縹緲不絕口今復見其孫申伯于郵喬木摧落掩深爲此懼瞻仰西山先生遺像因敘事契并自勵亦以勉夫申伯

陶道士心遠齋

少秉丘壑志養真事深寧清晨脫章甫習道誦丹經煥煌金碧居明霞敞殊庭
逃形託榮觀漠然守心局矯首西南雲飛蓋垂流鈴八表散清雨歸林何亭亭
緬懷靖節翁舉觴日沈冥之人靜且修奇服養遐齡長松舊云植秀色日以青
素心靡違只矢言寄山靈

寄題郭靖州絳齋

靈曜動靈籥萬物俱光晶湛然齋居子韜精獨沈冥飛梭織翠霧層冰瑩疎星
製爲蟬翼衣無華靜儀刑愴令神君來不笑亦不頰一以卻氛垢一以永千齡
我欲從之遊車音振泠泠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

元 袁 桷 撰

古詩 五言

爲贛川連教授賦梅城

棱棱太古根，榮帶鐵不如。飛塵望其藩，卻走奔無餘。中有冰玉人，指揮萬瓊瑤。低昂受其職，補理成扶胥。天空斗搖撼，令嚴察孤虛。練袍立清夜，鮮明映塵渠。積雪誰爲驕，慷慨紛模糊。陰陽本一氣，開門使之俱。險絕貴有道，面壁非吾徒。司晨起視旦，蜨夢方遽遽。

泊賈州次韻仲章

沙塵暗河津，遊雲蕩無餘。忽忽萬里念，眇眇孤鴻俱。風水淹行頓，異縣非故居。雞鳴逐前邁，殘星澹遺珠。空林野氣肅，古樹慘不舒。飢禽何其悲，驚飛挾鳴雛。迺知倦啄意，愧我將焉如。道遠怯驚險，終憶山中廬。誓言息機事，解纓慎馳驅。初夏鬱新海，永日誰爲娛。因之寫初志，臨風復躊躇。

次韻呂學正古意二首

初筵秩嘉賓，容氣清且明。至鑒不在酒，尊疊榮傷哉。崇欽徒偏宕，四坐驚中有。獨醒士覲然，愧非輕持觴。懼濡口孤吹，幽風鳴永飢。詎遺禮俎實，期充庭苦心。嗜昌陽，古澗香莫識。之人遠持贈，藉以五色石。密節懷勤章，寒暑端莫易。三咽迴中腸，起止良得力。舉世希妍英，椒蘭政紛職。慎勿強嗜之，斟泉澡其德。

次韻元復初春思三首

凍樹迴青陽，羈禽競新嘒。喧喧人語浮，稍稍春事動。澄心絕芳華，小睡足幽夢。夢覺天宇新，朝光集飛棟。遊塵逐平皋，秀色翳榛莽。油雲互東西，鬱抑不能雨。昭蘇在玄功，竟夕復延佇。何當扶其顛，振翮窮委羽。

遠客芳草思湛湛，天外舟坐令親知。疎低徊此淹留，古樹擢奇石。清流匯芳洲，素心諒有在。胡不爲茲遊。

兩後聞鶯

衆卉沐新雨，幽光澹餘情。岸幃碧窗冷，卷簾白雲生。起坐調素絃，促軫流鶯鳴。似言田家苦，招我田中行。昨宵殷其雷，願言與滿盈。

送李德隆經歷其父居澧陽因乞郡江陵以便省養

悠悠澧陽川，飛鴻去無極。白雲眇何方，抑鬱萬里色。念之不得從，肉臂誰爲翼。翻然領南郡，解此終歲憶。楚宮昔壯麗，冠珮列瑤席。瓊英輯佳思，落筆洒金碧。淒其千載下，正氣堅鐵石。想此問俗餘，醉酒追寂歷。平生功名意，甘旨惕朝夕。懷章遂其初，居夷亦云適。藝蘭襲孤芳，種橘企嘉植。永言區中塵，過隙殊未息。

節婦吟 爲鄭氏作

幽蘭淨如洗，曉露桑麻墟。天低泣清露，因依護紛數。春風遠相負，迺在萬里餘。明月流素光，願鑒夫君裾。荷戈力行役，誓將保無渝。難以一日歡，永失千歲娛。蕩蕩明河側，雙星隨斗移。會合靡有覩，恍惚生怪奇。古意不復識，今情益多疑。契闊三十春，百年以爲期。白首一邂逅，孤芳秉華滋。感此初意深，臨風託長辭。

次韻范德機海鶴篇

黃鵠海上來，逍遙遊帝所。寥寥九萬里，五采紛異覩。朝霞霏西山，霞暮結平地。土喧嗽舞晴翠，鵠首不復頽。孤鳴者何禽，振翮亦退舉。愴今邈近之，落月耿清侶。芝糧產層巖，蘭佩在遠浦。八表同其光，欲言淚如雨。臨分致黃鵠，出處各有許。方壺渺麟洲，輪囷爲君佇。

送任懷可

點點水上鷺，游游釜中魚。鷺飛不得息，魚呬何時蘇。興言夙行邁，晴秋振修途。羣衣海上州，出日搖珊瑚。采瑤以爲糧，拾羽以爲裾。妙顏感芳藹，流光耀陽烏。感意勿復沮，清氣靜無餘。維南有英雲，矯首出門初。團團御飛蓋，隨君爲躊躇。勗哉植明德，含章俟昭圖。

同復初功遠飲仲章家觀芍藥分韻得一字

深沈碧雲居，錯落紫瓊室。芳菲護餘春，清和表昭質。高叢吐辭剛，新茁角蘭栗。傾心愛膏露，正色浴初日。含香紫宸朝，奏舞彤庭份。駢頭澹無妬，背面意愈密。杯翻王母下，斗碎壯士失。霏霏玉生煙，漾漾珠吐液。絕容第無雙，薄醉飲真一。

嫣然屬幽賞爲爾寫清逸

洛詠五首示洛人張孟功任大正

晴雲起嵩嶽變化如游龍感彼金谷人聚散同飛蓬繁紆古瀾澗百井爭汲春
昔有陳思王作賦雕層空相望不得語遺情寄冥鴻金隄手所植荒淫竟無蹤
三川鼎沈淪洛水以土勝如何羣英聚千載兵甲競仙人王子喬吹笙白雲頂
下視北邙塚今爲狐兔穿斷碑化灰劫來者日以盛箕山水冷冷側聽發深省
森森古名園玩芳納玄覽澹然觀物翁欣至情不減看花鳥帽落秀色起晴臉
一一卿相居舉觴雲氣浩尸坐寒暑遺妙言天地範一去三百年寒松白雲黯
昔有好奇士絕頂觀海浪神泣肝膽翻與逸天地放泥金與玉檢縱筆紀其妄
茲山久寂寞着屐事幽訪太少何岩嶢兩曜隨下上彩鸞凌風翔疑有帝子降
經郭闡微言理窟洞玄化汲汲嵩山叟反復窮代謝白壁匪有瑕後賢極譏射
麟經書薨卒外臣不以假如何莽大夫簡牘得矜詫往聖既莫從掩袂效啗啞

贈汪生

投簪事卻掃衡門無雜賓衝檐鳥雀噪魁梧見斯人遺我以明珠神光絢嶙峋
風雅久不作雄辭逞斷斷愛君春雲姿回旋轉空輪飛英不受采積潤凝青蘋
老我意苦短念此情彌親曠昔侍金鑾挽士志莫申薦襦固百一視君鮮儔倫
先聖六籍功願言善彌綸辱贈莫能報清風響蒼筠

感興

明月不受采澄波偶成文攘攘玄黃中至理孰與分南山有琪樹蒙彼山上雲
層陰闕朱光積潤養奇芬深林葆真素芳妍澹無聞昨來京國遊縉塵日芸芸
永念丘壑趣攬衣意如焚

題王眉叟溪月圖

水清不受觸月高不受浴空景兩相忘松風進虛谷之人閑真靜引手還在目
服之飛上天溪流淨如玉

書孝子卷

道旁拾枯松汲水作糜粥堂前九十母嘔粥端勝肉人言五鼎養形渥迺有辱

擊鮮豈無具彼網不敢觸乃翁三尺墳慈烏爲之築亭亭忘憂花甘露手可掬
花開醉春風百歲初轉轂之士歡有餘之人何不足

夜泊城北有懷孫秦二學士

英英二學士黼黻元祐初功名軋姦黨翰墨尊寰區維昔淮南邦風流諶清都
至今舊文采老蚌遺神珠百年俎豆廢荒城屹秋蕪黑首總論武舊老時言儒
白雲去已久來往今何如蒼蒼灌木陰曾聞駐瓊裾艱難視天運俛首猶唐虞
稻米竭秋斂萎茨餘歲儲白鷗眇天末蘆葦寒蕭疎懷賢願有在佇立情躊躇

淮口阻雨二首

曉雨壓風力我帆同款段帖帖達底眠晝日慘易短獨行既無儔欲去不得返
冥濛水雲重寂歷榆柳斷淮流既東馳我行安可緩縈迂沂三义始覺人語亂
艱難意如斯寒鴉佇江岸

小雨不作潮餘清在春樹冥鴻歸與深振翼美無度淒涼舊如此荏苒已增嫵
荏苒昔荆榛桑柘青幾許淮水去不休歲閱今與古風雲合浩蕩我輩勞步武
人言上水地沙流半焦土行役儻自然春雲起飛塵

詠史四首

青青虞美人欲舞不解前漫漫劉寄奴醫國真茫然風迴下相里寒沙起蒼煙
徘徊古彭城亦復多流泉二者骨已朽胡爲事春妍人生要垂芳豈託小草傳
丈夫與女子籍籍同悲憐

寰宇設天險圖書已周知鴻溝定疆理屈意陳卑辭永觀沛公豪豈無懷土思
羣雄亦鄉黨輕家迺相隨時來各忍性不復兒女悲宅年過沛宮父老垂涕洟
井邑圖新豐雞犬猶前時論功食湯沐故里俱無遺成敗論昔人與懷重嗟咨
留侯晚辟穀端有避禍意遠招商山翁不復爲漢計平生老鋒鏑帷幄乃真智
南宮論非諛意冷終有忌雍容視國本孱子匪神器此坐端可惜欲言且深慮
代王豈不佳語出禍立至羽翼從汝成增繳幸我避百年願已足投老空立異
不見吹簫民功成終械繫

人言漢淮陰晚歲何卑陬英賢多混跡豈復論恩讎泊舟楚山川緬懷意悠悠

責人斯無難此意猶前修近世輕薄兒流落曾相投飢來或乞食寒至將索裘
一朝青雲上泯默懷深羞高視絕舊好削跡同避仇當年睚眦意談笑能相酬
韓生固瑣瑣終勝青雲流斯人我非慕微言傲羣倫

次韻仲章初夏即事

吏隱習疏曠晨起遺世情積柳含綠潤幽葵表朱明誰云地氣高炎暑從茲生
新涼變歎淅飛塵增墳盈養痾尋丈內跬步不復行雲浮晚色盡平湖起秋聲
炎涼在頃刻變化何縱橫繕性合天和愧彼塵網罟有懷金石交飛蓋何由傾

城南亭

平生泉石意勝處時相關似聞城南亭層陰絕塵囂初夏結清讌尊卑連珮環
涼襟納虛白妙顏尊渥丹高歌互激越白日虛且閑志適不顧足後會期躋攀
晴霞澹天末迴首疑仙寰

讀范德機東坊憂

范子東坊居深巷蔽樛木架上一帙書牆東數叢菊明月照西山清夜動鹽沐
學爲孤鳳吟非絲亦非竹陰陽合萬賴逸響振林谷水花不受唾天衣那有觸
玉署青裳枝三嗅羞獨宿滄洲有真趣從此謝榮辱

武當張道士京師禱雨迴山中

古有巖居子抱朴尸玄冥被髮空洞遊蒼莽窮帝青手持九九文蜿蜒合揚靈
維斗司其紐習坎鞭流霞良嘯已懷新燥露滋明星滌滌原野酸迴風轉塵腥
無譁夜下令瞬息不得停茲人秘玄化長跪耳默聆崑崙挾橫漢紫霧噓青萍
玄鶴淅以淅百谷奔零浮後不足慕趣使歸巖局天地古臺籥鍊一清且庭
詭幻歲已暮願言養修齡

觀梅分韻得影字

月窟迴初陽瑰室習真靜深居碧雲合澄觀白日永南枝歷煙霧北雪辭嶠嶺
蟠柯翠交加疎萼玉秀整三襲雜纖縉一漱芙蓉井浴鶴採其光寒蜂妬其影
將養憂過分泯默發深省天空流蟾墮露冷玄鶴警歌罷誰與言觴至不復逞
送陳仲剛歸番陽

浩蕩南客心崢嶸西山雲憶昔登王畿縑緙集同文執簡王署側藻思抽奇芬
明世合儒彥詎有楚越分羣姝嫉蛾眉念至肝膽焚番江匯新田甘雨催初耘
不念別者苦孤翻誰爲羣重柳積翠霧酒盡不得醺扁舟鼓新棹晴川淨芸芸

送薛玄卿歸吳子時有上京之行

飄飄江海遊渺渺關河役燕鴻有相避客子無定跡南山火雲高北山雪新白
想此六月時相顧各動色埃傍青松樹上有雙鵲翼愛君慎舟楫戒我專寢食
擾擾行路難風花亂如棘

有感

皎皎白面生長缺學短長箕坐激楚聲大言響高堂有客將止之反脣臂欲攘
客退不敢言彼怒庸何傷盈盈百花露擬作終歲糧露晞百花隕掩袂翻徬徨

董道士雷泉齋

淵淵養空洞摩盪升天行翻車震崑崙旋空紫金明下有五采雲散絲隕珠英
以彼一寸光八表須臾成逆順有正性變合無流形火以明益枯水以堅始凝
無爲合冲澹神化凌上清

三月十二日自殿廬歸舍梨花盛開薄暮與陳汝海花下小飲

兩人一百歲共飲三十杯雙花夾蒼檜天桃倚晴臺白團燕山雪紅注天台醅
振鷺擬高下遊蜂謝徘徊昂首冠接離捧心舞毵毵殘日凝餘霞迴風起輕雷
不念影寂寂但惜光皚皚珠衣點綴滅粟尺彌縫裁團圓粧奩巧宛轉寒紋迴
香深妬紫檀色靚羞蒼苔若茲艷陽盛不以塵土摧凡卉工後先孤根靜栽培
翫芳悟觀象擷英審輪材較轡青紫場躡藉錦繡堆高羞折腰柳逸亞橫枝梅
慙慙識花意浩蕩爲我開殿廬龍光動瑣窗駒影催相迎復相恨欲去還相陪
停雲儼若思落月寒如灰當歌願秉燭渴吻驚恥羆

送祝丹陽使武當山

夙昔山水郡浮身宅冰霜迴首楚望深乘車升武當上有天一池夾日紅熒煌
玄雲起丹甲羣螭恣騰驤攀崖靈壽杖坐石芙蓉牀琳琅徹迴鸞儼立承天香
麻衣採芝叟百歲鬚眉蒼授子以易知永視元運長摩挲古金人轆轤日月光

中臺古昔萃天風振層岡揮手謝來者下土何遑遑

贈陳文翁求篆扁

往聖挾天巧蟲魚構瑰奇辛勤汗蘭功淪落傳茲昂昂子陳子掇拾靡棄遺
清齋淨無塵素壁懸秦碑似欲臥其下畫腹鬼神悲氣酣落長機屈曲生妍姿
斷嶂立冰箸迴波捲蕙絲百幻頃刻成長鋒勁如錐解衣坐晴窗青眸光陸離
客喧意自寂手敏心相遠遠憐李氏子自謂一代師蒼惶大夫門筆冷情依依
得非金主昏竟墮豪俠欺我家竹石居瓊牖迎春曦煩君作佳扁朝夕舒頑疲
夜月走魑魅晴雲鬱蛟螭高張駭衆客傳觀恐羣兒能事敢強追妙處通天機
會須風日清醉墨傾淋漓

送李平叔之信陽

維昔文昌公幽蘭閨孤芳高秋振餘清百卉爭斂藏颯爽眉髮古峨冠坐鄴庠
歌詩闡溫柔宮商起虛堂絢爛五色雲縹緲鳴鸞鳳至今老諸生猶能記鏗鏘
乘風侍金華蹇謬懷剛腸諫疏納帝榻百壬斂妖芒年運既莫從精爽回雲鄉
空餘子雲宅澗水猶湯湯永思古遺直江湖眇相望竭來芙蓉峯喬木鬱以蒼
巖然孫枝秀妙舉參珪璋投牒山水州清溪趁輕舸羣公列贈語握手揮離觴
我生識面晚懷賢意何長慨茲衣冠冢蕭蕭飛霜交衢泣零落寸心實徬徨
斯文儻未墜龍虎回天章願言紹正學青雲繼翱翔

贈徐中丞二首

南海有玄鶴孤唳雲棲層層不肯下壓此魚龍腥露冷懷長飢慘澹舒寒翎
空巖蔽喬松鬱鬱太古青喬松意何惰陰賴驅羣靈下有散髮翁默誦離騷經
妙顏粲瓊芝孰視眸晶瑩鏗然拔長劍神光發新硎倏忽去已遠玄鶴空晚晚
爲言來何遲迴風起前嶺

鳥氏哀吉金紅鑪範黃鍾鍾成飾雕簾爰爰蟠虬龍大鳴淳以希小鳴和且沖
高懸響羣帝祥雲布青紅羣帝難強留一去三千秋張筵設尊學庸錫南諸侯
一擊黃鵠來再擊飛雲收徬徨不敢聽亟以還中州師曠世本有左高悵誰謀
終然侍帝所天地歌同流

拙訥齋

樗櫟老薪樗樗以不鳴烹受形既非材卒莫全其生在昔有至人觀化通百靈
至言貫圖象妙思窺機衡乃爲萬物宗熙熙遂生成髡彼青牛君深根護靈局
永晒鄉原子木偶欺瞞盲設喻深止之跬步增慎兢世路日榛棘韜精事沈冥
滄江渺何許願言濯吾纓

送鄧陽劉縣令之官宣寧二首

鬼鬼馬邑州火山蒸鬱陶霜角弓直草淨蒼鷹條平沙細成塵迴風湧銀濤
想彼強風時馳突聲噓嗙烽煙微雲表低昂望前旄樓煩古喉襟燕秦據其尻
八月秋氣肅千家釀蒲萄

帝京布文教列邑施官曹井屋魚鱗齊禾黍黃雲高幡然土俗變帖首羞雄豪
出宰試敏手良庖靡更刀善政舊諜傳據案除民孽村煙火通長塗罷建業
雞鳴流水遠雁過平陂翔餘情樂觴詠臨風謝喧囂

題文與可風雨墨竹

妙筆挾天巧黑雲參差高偃凝受雨深俊欲凌風翻颯爽隨卷舒清涼散塵囂
湛湛不受暑靈籟虛窗號緬懷文湖州玉雪中豪想此旁礴時葆光解天戮
老僧道機熟形影隨目逃持以深贈之生意窮秋毫高齋夜氣寂定回起層濤

答李生裕

尚書大同公會孫

英英金華伯皓首人中龍橫經古鄴水歌詩傲羣豪舊爲鄉里教授歌風雅以訓諸生正色侍
邇英微言動宸聽一疏不合意孤身轉秋鴻俯仰乾坤旋舊聞眇遺蹤坐令詩
書宅寒雲翳孤桐維曾秉文度月印五采虹知我夙昔似贈言啓春容清朝集
文儒直筆書清忠作史聖有訓孤裘視蒙茸挽士貴無方正色誰爲宗虛舟萬
斛積遇順凌剛風明時詎淹留曷德會有逢

題巨然楓林雅集圖

楓林集虛秋灝氣轉寥廓坡危草纖纖水露石鑿鑿四子何方來黃塵滿芒屨
據流濯其清班荆坐盤礴山童注新泉支鼎拾薪箬方囊濟勝具一一隨取索
相彼談笑時天殺脫塵縛上追巢許高下陋山王薄淒涼金谷宴腥羶羶難樂

又疑東山遊粉鈿汗花萼老僧習止觀雅趣隨筆落振衣從之遊素壁儼酬酢

避塵軒

飄風捲飛蓬咫尺隔煙霧馳車與急騎憧憧走當路各云有所之瞬息不得語
山陽荷蓀翁守舍視日暮酌彼澗下泉膏沐美無度寒光映玉頰浩論嚴中趣
永謝征塗人看雲養真素

次韻伯生榆林中秋

榆林月中來今月向此出天低鳥翼滅野淨田事畢驛馬西北鳴候吏語喧唧
我行起視夜炯若積雪白昂頭望玄宮耿耿駐營坐坐令八方澄不使萬景沒
徘徊清影孤躑躅悵後發

送鄭景尹還里

蟬冤生詩書世胄迺鄙夷沈沈喬木宅風煙暗茅茨此理固莫詰或言有盛衰
堂堂魏王勳談笑帝者師風雲締嘉會青史傳忠規諸孫靜且秀振鷺遊天池
鄉社三十年永謝綺綺姿興至來上國窺探挾幽奇聞聞與見見柳下揚鞭辭
前聖六籍功尊聞審羣疑江源發囊口盪觴渺無涯願持一寸膠黃流化晴漪
天風捲秋濤舟楫慎所持時至諒有得衡門詎棲遲

李野齋別墅圖

別墅依平陂翳桑麻陰田翁理農具晴雲起遙岑千時春事初佳樹響鳴禽
先生朝出遊呼童佩瑤琴仲也行比肩叔也聲相尋興至或坐石臨流散虛襟
有客攜酒壺勸我手自斟共言羲皇時古風藹渾深魏魏居仁里盛德世所欽
三層石高岡參差起清音惻惻化卑讓歲往猶傳今技園儼見之慰我夙昔心

子昂人馬圖

飄騰天山霧盪摩玉京雲耿耿萬里姿矯首空其羣迺翁愛神俊泚筆五采分
翁歸侍帝所乘化觀芸芸彼亦與之俱追風超九垓

時松雪翁已
下世一年

題墨蘭圖

秉芳空林中介石交不羣飛英散玄佩受露以膏沐羣妖春炫晝墨守益慎獨
豈不念歲晏自獻傷我足矯矯金石交挽之不盈掬疏清湛虛心振直耿絜腹

吳天有正今俛仰萬物肅臨風獨躊躇白駒儼空谷

次韻瑾子過梁山灤三十韻

大野豬東原狂瀾陋左里交流千尋峯會合百谷水量深恣包藏神靜莫比擬
碧瀾渺無津綠樹失其渼揚帆鳥東西擊楫鷗沒起長橋篙師歌短渡販客止
天平雲覆幕灣迴路成砥鷹坊嚴聚屯漁舍暎渚汴柳絲翠如織荇帶組交蕤
出日浮鉦金明霞紵綬紫一畝澆腸迴三類慰顛泚高桅列魚貫遠吹生鳳翮
前奔何無休後進復不已遠如林鳥旋疾若坂馬駛飄飄愧陳人歷歷見遺趾
流移散空洲崛強尋故壘波清急聚陣日落魚會市土屋危可緣草突如峙
蓮根漲新圩蒲芽護荒坻水花碧團團雲葉白迤迤瀦修出飛泉闌闌搜故址
緬思重華帝允屬夏后氏彝倫著箕疇偉功傳遷史目力渺無窮行跡端可紀
前村將柔桑沃壤接良耜餘芳錦堆爛宿麥翠團修迺知東魯儒終作中朝士
養源匯混濊包荒納遐邇驅馳屢經過感敷復慰喜南還幸遂願永雪洗耳恥

憶昔三首

憶昔白雲阡有松如車輪初日炫五采湛湛珠露勻是時十四五恍不知其因
有客笑指之慈蔭在汝身猛志親六籍百川渺無津懷刺憤所從一一先朝臣
文昌古遺直談經鬱紛綸授以漆簡書經緯通天人碧波掣鯨魚瑞錦翻麒麟
昌歎世所鄙食之迺奇珍廁身金鑾中罷俛二十春懼貽先師羞執筆常逡巡
即今已六十舊墓廬松筠厚德靡有報淚與寒泉淪

外家甘盤宅門閤誠煌煌高懸金碧榜中有哀繡堂珠璣左右侍絲竹儼成行
幼不識慈顏到彼心傍徨每歲兩過之嚴訓具有方膏粱病居養久爾生惰荒
七歲誦詩書十齡學詞章駸駸尋志學歲折節師老蒼紀事法班馬冥心契義黃
謬與時彥交寶書閱琳琅今茲乞南歸往事增慨慷與懷陶與蘇秉筆追耿光
凱風有遺思願言繼餘芳

寥寥帝王州我翁佐其治有亭名朝陽青溪清且駛旁有籌邊閣羣公集裾翠
翹翹萬芰荷雨過爭旖旎飛觴羽書來翕霍江上嶽峨冠極遊談戎弁生縱恣
予時侍其旁側耳聽論議翁言不見取投劾乃謝事坐令百萬家解甲暨降幟

徘徊夕陽亭晉宋政相似

重巖圖

爲劉明叟
題翁作

夙昔慕清隱振衣躡層巒飛鳥出天末白雲生樹端稍覺所歷險撫松獨盤桓
緬彼巖中人塵世靡有干飢食千歲芝朱顏炯團團一日不見之披圖儼清歡
崩崖冱枯藤迴流起危湍微茫暝色共淩亂生綃寒心期果冥會願言力加餐

王叔載以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爲韻見貽因次其韻

百川既東流震澤成三江學海詎有窮沂源探敦龐緬彼學古人善問如鐘撞
簞瓢豈在樂攝衣願爲邦

六籍會有厄禍絲漢晉開支離起田孟誣僞與姚梅綿叢匪正禮區區存曲臺
吟詠既莫分褒貶以爲才

峨峨神京秀輟跡貫九有奉璋弁如雲執轡沃在手欲窮羲黃心編簡滅科斗
研摩詎無念急景謝衰朽

風雨垂素期山雞鳴啾啾豈不念夙昔愛此日夕佳平明視青天義輪御中街
榮悴會有時願言壯其懷

高門深寧翁晚歲悲絕筆愛彼樸樸才化爲梗楠質春花五采妍秋至詎俱實
遺文粹東楹賤子願敘述

昔聞中書垣上有紫微閣微言續九共妙義追入索嶽岑大廈傾作記金鑾託
深悲在廣招寥寥鈞天樂

少小不自持曲學尊蕪繁舉觴一醕之爲言護深根先天有至理能使月窟溫
談笑襲師訓詎知雪齊門

斥鷃不能飛欲作搶榆高何如阿閣鳳守真始風翺志士惜短日碩人養屯膏
蕭脂始薦飽食黍迺雪桃

昔年委閭巷初不願祿仕紬書探異同擬作前國史念至事益非委命以修己
勿爲衆所譏不如道旁李

君才如江梅不入桃李場徬徨念先猷貫鵠始挽彊後生捕形影爭言早升堂
唯餘白髮士耿耿無它腸

董生噩上人以叔載韻見貽再次韻

關河一轍跡耿耿明天江五方各異俗中州誠駿厯吾欲上帝閭帝閭不敢撞
終然返初服養佚歸海邦

遠宦三十年石田今始開觀象慕易京登真想仙梅夙昔希匠石歲晚成輿臺
志念詎不深樸樸漸非才

弱冠慕靜居掩息空萬有老禪深愛之微笑示以手忍欲如忍事吸醺過三斗
終然寒松勁不作朝菌朽

華帽成威施逆耳風其喈昂然望南山愛彼日夕佳朝來何所見萬馬盈天街
所以巢居子終日登滄懷

辛勤下帷生涌思不停筆範鑪鎔吉金變化銷其質湛深陋雕蟲多聞覈萍實
袖手毋自藏感世富紀述

噩師禪林秀宛在諸天閣當其調護時危石繫朽索作賦極剪裁衆物各有託
氤氲荆山玉洋洋咸池樂

玄圃有琪樹不使枝葉繁譬彼績學人芟蕪養天根歲暮霜雪至銅柯生晏溫
一爲梁棟才落落懸金門

吾師深寧翁屹屹泰華高佳時一遊不使凡羽翺方壺貯神藥變爲五色膏
服之生羽翰陋彼東方桃

稟性非好遊亦不願祿仕感彼獲麟翁歷聘刪魯史正緒願有傳固陋敢私己
年衰絕聞見謝彼井上李

少壯勿自摧振容上詞場鸛膏淬寒鋒談笑摩堅彊藉以雜纖羅貯以白玉堂
辱贈莫知報因之結中腸

芳思亭

大父尙書公治園南郊有堂亭凡十五方池修廊屈折便宜雨甚亦無礙
遊事逮今荒廢踰四十年故基陳跡不復可考近築一亭雜植花木廣不
踰畝勢其萬一名之曰芳思玩其英華將以紬繹志興翰墨有紹是則先
公之志作詩示瓊瑾併求親友同賦

侃侃尚書公投紱理泉石五堂適寒暑十亭送昕夕瓊英玄圃秀美蔭嘉樹碧
修廊不受雨來往隨履鳥紅雲漲方塘丹霞耀翠席嘉魚黃金掌瞥見眇莫測
辛勤三十年深逝晦朝蹟遺訓示子孫樹藝比其德浮雲變須臾百幻倏消蝕
空餘鄭公莊耕稼給衣食緬彼行樂時衆植各有職以茲一畝園髣像見疇昔
幽葩與羣卉生意日不息朝陽漱靈根三咽妙絢繹曠懷事幽賞誓矣躬六籍

次韻袁季厚惠苦筍楊梅二首

食苦不願餘甘回迺稱美空巖養滋味老叟清晨起斲之玉箸圓拾以付稚子
駢頭萃豪門咀吞訝金矢維時朱明中盛德協清徵脩然在陰翳儼與松柏峙
玉液生華池可廢杜康祀含章守元吉黃中本通理絜腹表正性要以除穢滓
初如橄欖食不作卽且棄世方尙醒羶易牙正專味愧我清齋客足音寔然似
空巖迸瓊珠蕭蕭白雲中恍疑羣仙立欲脫煙霧叢招提者誰主日出撞金鐘
笙簧激清濁旌蓋搖青紅遂令彼林谷徵索恨靡窮侍臣久歸田不數蔗椀功
頃筐遠相致齒頰生冰風昂昂長松蓋下有萬馬容同源匪異本斯文永爲宗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六

古詩七言

元袁桷撰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

東作

長江亭亭桑落洲一塔獨傲蘋花秋邊聲已逐鼙鼓盡水氣欲挾漁榔浮謫仙
騎鯨五柳老真景變滅隨沙鷗空餘秦箏與羌管斷續不洗琵琶愁玉堂小窗
解蒼佩宴坐得意毫端收空青點雲碧痕濕方諸取月寒光流匡廬老人在何
許似覺領首相遲留佳峯棱鐵鉤鎖寸樹點點銅浮漚要知翰墨灑清氣俗
子政爾勞雕鏤秋泉山人息機事青眼不與王公酬高張素壁凜太古擬跨獨
鶴還磯頭人坐江湖在適意底用絕俗埋林丘披圖覽古重歎息天際杳靄疑
歸舟

秋泉伯生仲章梅叔章周儀之皆次余韻題廬山圖再次韻以謝

海郡列戍連沙洲榆柳插戟搖清秋擬從京國洗瘴瘴黃塵復作煙花浮西山
紫翠不可望但訝積雪如明鷗愛君寒齋之畫幅瀟灑不寫人間愁胸中丘壑
我豈少奈此磊鬼難爲收宣城詩法挺二妙炯若玉璫感黃流永與天機愛神
俊碧眼一顧羣無留千年周子古風月哀哀亦散空中漚乾坤無言混沌鑿頗
怪我輩勞鑄鏤沈冥天台老仙伯清坐自與廬山酬天青無人月色古縹緲五
老疑駢頭功名營身旋蟻磨芻豢得意崇糟丘何當相從老其下釀酒一醉黃
金丹

張彥清以復古硯贈友人因賦長句

高皇南遊倦鋒鏑宴坐清都賓出日胸中筆陣掃玄雲時與端溪評甲乙平生
紫玉無纖塵小窗寄傲茶甌春馬肝生寒出古色鵝眼獻秀憎妖聲烏號已去
寧復得繭紙昭陵空悵憶猶餘舊賜落人間漆字模糊記朱色集賢學士胸次
高愛此靜閱濡霜毫迺知貪夫罪懷璧底用長物爲神勞清齋持盃好顏色楚
人之弓楚人得平生弟兄今始知一笑相看竟何惜蕭齋老人筆如錐松花蕩
漾搖輕漪江南採菱曲已遠願寫紫府虛皇詞

金華曹道士白雲樓

蘇仙念母母苦飢化作白鶴時來飛我聞紫虛亦官府朝夕往返勞天機何如
金華有真隱築室空翠搖煙霏松花麴蜜五鼎養丹砂汲井千年肥我生不識
萱草歡孤身永日懷春暉白雲在天詎可望遲子歲晏山中歸

賦廣帥平寇還

蒼梧之山利如戟五溪南行水如墨文身鏤面號爲人蹙口磨牙時剽賊將軍
手提丈二殺匹馬直入深林居摩挲銅柱寫殊績南人自此長爲奴檳榔快嚼
端禦瘴蕞不將真避謗繡袍初賜簇金鵬聚米爲圖指豪壯萬里功名非偶
然輕身許國誰爲憐莫嫌儒冠守青簡能淬筆鋒書定遠

謝王參議送練春紅二枝

玉堂老仙玩幽獨閉戶無人似初溽倚闌岸幘領孤芳軟軟輕紅冠羣綠化工
有意卑凡卉積李崇桃空眩目爭先鬪巧等堪憐已向東風盡驅逐此花清妍
淨如洗收拾餘春傲榮辱何郎湯餅徒試粧太真溫泉空賜浴天然生色鑄真
態亭午低頭睡初足誰言花后最奇絕我怪酪奴能汗觸嫣然一笑奉清懽莫
把金樽歌別鵲并刀妙翦駢頭來珠露淋漓袖新感似嫌凡子多京塵卻恨高
人付流俗微風澹蕩新雨生強拭愁容吐殘馥擬將色筆寫清意綺語非工那
忍瀆徘徊中庭月過半翠袖娟娟泣寒玉

題董簡卿瀟湘圖

瀟湘之水太古色煙樹空濛成寸碧奔騰日月轉銀丸噴薄峯巒凝鐵石楚棹
相將客獨聞楚歌欸乃人誰識盡盡蒼梧不見雲千古靈均空悵憶

絡馬圖

秋原苜蓿肥雲屯帖帖此馬和且馴屬車效駕豈在力愧汗絕足追奔塵良哀
不生造父往公子毫端意悽愴虞淵逐日終飲河出門加鞭奈爾何

康樂圖

長安韓德卿夜夢至一宮室扁曰康樂因各其堂以奉其母

至人無夢夢乃真睜目一視空中塵悲懽蟻旋水東注遺珠罔象迷其津持蠶
噉曰逞談詭取禾坐極夸榮貴不如長安韓生道上眠念母還家枕中記紫霞

之宮那俗書煙霏霧結開雲圖虛靈變化在頃刻齒指疾應維心符城上烏啼畢連尾倚門獨占乾鵲喜萬里辭親真可憐書來端有平安字

贈杜秀才歸省荆南

臨江種橘橘易朽滿籬積金金作奴何如遣兒束書帙婀娜初服游鴻都從師之樂端解語暫作庭前綵衣舞會待明年春水生雙槳如龍上天去

贈拙訥子

萬言不啻一杯水刻楮徒費三年功何如宴坐寂真靜木末時數南飛鴻長安之衢塵囂羣願言飲垢如飲蜜鸚鵡作賦真有才至今江浪猶銜哀

寄南劍李士弘使君

水雲離離千疊峯海日如鏡行天紅使君新沐坐清機筆底丘壑生陰風玉蘭之花不受觸日給飛泉三百斛高春打衙人不來鶴立蒼苔動新綠

送任道士歸武夷

武夷之峯高插旻浴日離海朝爲賓石牀芙蓉迸膏露乳竇醺淥凝長春陰崖怪壁鳥跡絕萬崑當戶苔鱗鱗神君枯魚古邊豆曾孫毛竹今霜筠千年金骨幻凡目玉匣九鍊光如新想當精思握宇宙魄質已化能成身我聞帝居亦官府風馬決濤空中輪愛君釣鼈避東海笑踏北雪鬚眉銀寥寥空山太古水清夢入髓時相親誰言五色亂吾目得意忘象那非真歸來玄鶴忽不見勸汝速浣征衣塵

送郭天錫還京口

朔風吹塵著駟裘款款凝絮玄霜浮城南泥深擁車轍矮屋夜臥鄉心稠暮春雪消花始放積柳婀娜沙中洲布帆在手不易舉目數過翼隨雲流人言擔簦古奇遇邂逅一見能封侯紛紛綸寸舌有榮辱智士縮吻成身謀愛君亭亭日中鵠玉色已變扶桑游紫芝爲糧露爲醕北適瀚海觀羣雁素書滿囊不干世磊落肝膽看吳鉤新編翦雲彩鸞舞妙筆入木寒藤抽氣酣登臺望陳迹慨慨直欲微言酬舊家鐵甕古城下春浪涵湧今悠悠但當清談且飲酒往事寂歷遺磯頭黃鸝空桑子規怨橡實已盡榆根留長河滔天怒蛟走底用華表歸來愁

江湖清歡眇去袂風雨疾意催行舟人生會合定有樂念此別意空綢繆

燕吳閒閒冰雪相看

豪門炙熱熱如暑下馬還家汗流兩徒將嘖笑作清涼萬事回頭總塵土那知道人玩丘壑一榻高寒閒栩栩碧雲散作明窗塵妙墨還爲小山霧平生冷語出胸臆頗怪梅花猶媚嫵蜂蟻歲晏凜今夕商榷斯文共樽俎要知冰雪本奇絕正色森寒傳太古我聞崑崙有至理陰火玉泉誰解煮會須鐵石起風雷手扶玄關破凝泣人間寒暑潮去來物外陰陽月吞吐閉門客散真兩忘竹影離離滿前戶

灤陽張節婦瓶中杏枝着花因賦

陶人妙合陰陽機凍壺頃刻回芳菲盈盈綠房綴冰蕊玉蜨婀娜穿帷飛佳人蓬鬢不下堂手繡孤鳳橫匡牀寶刀剪繒試春色翠袖慘澹顏無光烏頭可白珠九曲造物深知憐不足故應試此一枝春點綴扶疎驚衆目君不聞天上瓢髻龍平陸成波濤又不聞壁間壺兩曜瞬息如跳珠齊諧荏苒不可詰炯目看朱動成碧張氏之壺如截肪真火煉質千年剛枯根借潤表貞志慎勿語怪歸荒唐

仲章與余連舟而行仲章指畫皆不在人後夜泊夾馬營余舟適先至

仲章有詩因以奉戲

我船如縮鸞癯僕凌兢空挽曳掩篷熟睡初不知晚向沙頭踏新月君船如生駒追風破浪爭驪呼青春權郎紅蔽膝搖唇蹙口歌吳歛昨宵夾馬營前宿大似天公憐不足回帆望君君不應出沒高桅轉河曲人生作計那可既誰能盡己不盡智積薪居上東方愁相位還須跛男子憶昨都門經歲除風吹乾雪塵模糊閉門擁被謝不出時人背笑何其疎只今船行一千里萬事乘除總如此愛君玉雪雲中英我歌作勞君且聽

蒲城孫世英編修父年九十四號嘉遜翁院長而次各賦詩

蒲城之下嘉遜翁銀髮髡耳雙碧瞳少年流離老康樂布領踏歌春風春風畏人屢歸去阿翁扶春春始住穿花入市爭捧盃採藥還家共攜路諸孫青裾

誦魯論寒燈夜授鄰壁聞泥深翻積車險雪釋自訝駝裘溫憶昔種松如指
長俯仰鐵幹參雲蒼桑田變滅理固有底用化鶴來還鄉只今翁年九十四萬
事如雲日嬉戲迴首塵中輕薄兒奔走流年竟何事

嶽麓圖

積石落落雲中礫冠以蒼松藉瑤草天柱修纖立晴昊絳霄雲璈誰擊考揚許
之君顏色好冰綃爲裳車羽葆永愍垢濁增札天湘波層瀾勢瀾跳珠浮玉
鯨洲島一洗氛瘴蘇萊槁髮築磨麻俛終老出門倚天心憐憫玄穎浮花落縑
縞無跡空飛詫神媼肘後藏之五色縑念君別去塵浩浩歸來歸來守其寶

送何太虛歸山中

飄飄兩屐山中雲青眼不受京塵昏意行扁舟本愛雪獨去五柳猶當門人言
江湖在遲暮立談雙壁非謬誤相逢挽君君不迴落日蒼茫塞驢去

同子唯賦水車

挈瓶之智誠有餘抱甕之勞亦良苦何人嘗巧挾天機河伯逡巡魚鼈舞昂昂
長身臥膝岸捲地翻濤敵暑誰云龍骨化梅梁未信魚身作橋柱縈紆香輪
過流水突兀雲梯卷清雨橫陳歌板促紛紛綸流谷簾聲齟齬東家鑪婦顏色
惡步步生蓮空媚嫵陽烏流熾汗成漿平陸須臾涌銀乳推移燥溼意本同竊
奪陰陽天所怒人言無踵能自至跬步周旋路脛阻不辭滿眼看黃雲歲晚論
功付梁梧君不見田舍翁年年苦辛與我同天寒破褐厭機數仰視屋壁知誰
窮

次韻夏明道紅梅

江南徐生圖沒骨筆底妖妍等塵物此花絕俗避春風東望扶桑入瑰室闔風
羣仙笑清寂故遺瓊英侍巾拂龍肝麟脯厭腥臊以斗爲盃飲真一嫣然乘醉
下塵寰欲向晴空舞紅雪崇桃積李行飛翻固此貞容莫旌別效顰不語空捧
心美好何由在粧抹懸知正色衆所忌況此纖穠逐時節憶昨歲暮天號寒炯
炯霓裳傲冰月誰言凍吻不敢吐妙思端須續神筆飢腸雷吼空九迴勁氣雲
摩難百折人間好語詎有盡三嗅清香應倒絕

雪汚齋邢警取靈樞雪者汚之之語爲號

有客飲垢如飲墨三尺之泥及馬腹平明對鏡鮮衣裳意氣摩雲飛食肉清虛
不來空慨慷願君勿走治其狂明窗紫塵在吾鼎淨洗紛紛冰炭腸

次韻閑閑甲子雪

絳霄仙人雲作席宴坐玄關已知白萬妃婀娜布青陽淨掃嚴凝驅伍陌飛翼
散作平地舞翳綵寧爲舊時色西峯秀筆眇何許似換當年銅綠格洛陽之人
凍吻縮詩句那能隨燭刻大鈞有意迴昭蘇至寶無華匪脂澤乾坤偉觀雙眼
明高臥元龍須百尺

贈錢唐吳月湖棄右班學黃冠

君不見後湖仙一官掉首餐神丹月明江上杳然去唯見玉珮雲珊珊又不見
姚將軍夜騎黑驪趨劍門飢來青城采芝食童顏逸足追奔雲人生富貴那可
必偷竊陰陽亦奇崛陰符目與素書通赤松來歸乃真逸西湖明月不可鈞呼
吸湖光月隨照要知心與月同明暫假孤光敵清皎憶昔黃霧衝八蠻醢肉消
盡口吻乾萬里生還真幸爾十年老去猶淒然即今落魄隨塵緣丹霞玉樹壺
中天何年輕舉化飛鶴歸視城郭同蒼煙

送趙君佐茶使

淮南食茗如食粥清曉烹煙出茅屋生來不識太官羊翁媼相看夸不足連綱
貢餘知幾春排檣接纜來儀真莫言此物常苦飢船中估客肉常肥

黃臨汝以長句索筆次韻

寸錫飲墨工傳書千載妙蹟遺官奴寶附綠沈不易致葫蘆荆管那能無古來
志士心獨苦採菰夜畫灰成圖書窗歲月要有限作計何必輸人鬚中山卯君
被羈束論功且復歸歸廬柳家鈎鎖本新樣內史筆勢難爲徒遂令陳生擅料
事坐出妙語如擒俘邇來八法益疎陋雞毛兔羣爭庭除姓名僅記政自可文
采日泯終何如湖陰丈人古仙伯舊嗜寶刻窺鴻都飄如晴雲彩鸞舞勁若暖
浪寒葦舒丹碑翠碣已冠世所恨昨舌懷嘉謨竭來掘筆弄天巧下視羅趙真
有餘詩成醉墨作三絕寒室眩晃生瓊琚

題翠山嗣禪師雜花世界

寶田琪柯天上種一一五采相紛披深根清寧出樂國幻境變滅卑仇池藥珠
駢頭滴露露華綠擁翠攢新枝陰陽轉旋發天祕霜雪驚虐培靈基紫泥分封
慶雲護緹室應律溫風移初疑層臺閣仙下似笑移谷愚公癡側金布地素習
結翦綵眩晝神光奇桂宮斫斧古莫徵桃源展畫人猶疑高禪息機月窟坐微
笑彈指靈山來嵌空積鐵不受暑垂溜挂練能成滑巧翻新好喻空假妙合頃
刻窮施爲溝塍衍平基局布叢谷曉剝丹泉滋流鶯弄晴星繞曲島獨影搖
參差扶筇一觀定已駭飛飭百罰知何辭眉毛猶存眼非眩意不落相寧無詞

贈劉醫行

君不見東漢趙生試奇術禁架相傳人莫測桑皮爲脯水爲醪耿耿千年猶廟
食事見後漢趙炳傳今台州土神是也又不見葛稚川遠窮句漏思得仙辛勤纂書集奇怪金創
一映完如前古來長生氣爲寶踵息深深神不老肯將呼吸逐凡庸辛苦徒令

顏色槁羨君妙契合二士萬病相酬一杯水參苓遠棄藥無功變幻須臾人共
喜靈龜枯桑終殞生雁以不鳴曾見烹誰言靜默解自致奔走岐路方喧爭我
生守口今已瘖氣涌如山空苦心慢將寸穎寫奇崛紛紛過眼誰知音峻層峻
骨非食肉空洞無塵那有俗金華玉瀝端可餐要俟它年梨粟熟

次韻段惟德右司

空齋病起槐幄深碧雲道士遙相臨問之不肯說姓字笑指庭鶴知余心昔年
種松在山北咫尺十載修篁侵公當青春立霄漢我竟日夕還山陰

予昂風林牧馬圖

駟馬不受人間範春入川原草如髮老髯背面心已知眼底玄黃總凡骨相親
柳下那作疎泯默此意今爲圖竹林之賢固奇士晚歲絕交真可吁

張氏女七歲能大書

皎皎嬌女眉髮鮮筆墨爲未書爲田家貧畫地當嫌楮能使平陸生雲煙老蛟
翻波注甘澍渴驥驅轡追寒泉躍如斫陣勢揮突快若舞劍光回旋青燈阿翁
夜授詩誦聲出屋清且圓天然異質世外寶寸穎入手真如椽流紅題詩愧飄

蕩織錦作字空纏綿遠牀不憂翠袖薄玉雪晃耀辭花鉅君不聞祝融之峯魏
氏女空中落筆垂瓊篇閉門養姑吳彩鸞一謫人世知何年道合變化難具言
宿習妙解寧非仙

送儀上人歸天台

三百六旬塵浩浩萬八千丈雲飄飄手提飛錫絕江去獨飲古澗長生瓢乳彪
呼風小兒語老鶴翫月仙人舞空林桂落招不來冰歇巖頭斷前路

題李廷弼歸安去思碑

人言歸安之水堪耘籽又言歸安之水宜繭絲移文夜下鄉社集折竹作度魚
鱗推阿翁裹飯立田所大兒應官入城府篝燈夜算尖角贏百畝塗朱費千楮
慈仁李長官眼明不識催租癩溝塍如枰舊疆理故王之籍那可毀刮毛龜背
羞作腴棹頭據案難奉符聖朝阜民極天際山積川量一梯米挂冠徒步歸即
休虛藉誇浮非我計弁山何巘岼苕溪何潏潏山君水神各有職樂意禽魚兩
相得君不聞古來吏弘羊烹劉晏死飛蛾赴膏無有已歸安之碑立如玉父老
摩挲路人讀

題董高閑道士春龍行雨圖

清冷之淵玉爲寶呼吸銀丸起晴晝昂頭躍空朝紫京海若蒼黃河伯走噴靈
爲氣翻帝車坐令日觀生模糊黃雲離離覆下地神跡仿象今爲圖

送錢唐萬戶還鎮

秋風八月錢唐潮三千組練平明曉吳王故宮草凝碧一塔突兀凌昂霄將軍
宣威立油幕手撚羽箭調青鸚穿空盤旋彩雲墮藉草燔炙羞肝膂酒酣意氣
擊玉斗垂手逞舞花容嬌百年繁華等流水金谷翠樹隨塵消平湖堤柳千萬
縷時繫落日傳笙簫宴安後習卒未盡癡兒駭女猶喧佻名王之孫古英武韜
鈴夜誦聽寒刁徒兵晝閱逐奔馬舟師夜渡追輕舠坐令長城鎮南服饜鯢落
膽夷姦妖煌煌輿圖久纍最紫燕九陌嘶風驕胸中武庫貴商略談笑橫梁真
雄超丹書之功在金匱願趾世燉輝皇朝

嗣天師墨竹

玄雲空飛着無蹟濃淡晴溪護寒碧碌碌玉石圓且奇古澗因依養顏色仙人
紫宮朝未移平安日報春熙熙生綰陳情寫初意爲問白鶴來何遲

送趙簿正卿歸養昨城

淵明投憤酒初熟弘景挂冠丹始成何知泰輿歸故里夜聽慈竹平安聲食蓮
分甘舍雲冷得魚入饌泉水清門前槐柳綠陰直會有雙鶴飛來迎

送保寧萬戶出鎮古關

鵲樹飄紅蜀帝飛錦屏橫空十二眉天狼夜沈北斗正筆花列陣書成圍拾遺
舊題山鬼嘯文石縱橫碧苔煒將軍好文歌太平桂酒謹迎梓潼廟

子昂寒篠枯槎圖

靈柯連蜺排石角海風吹秋折繁萼亭亭明玕左右從呼吸玄雲起陰壑猛思
誓欲窺河源從者亦返清泠淵河源露重星嵯峨清泠之淵多蛟鼉上天下天
意沈惻化作蒼龍張素壁玉堂之仙墨成沼類脫淋漓翻浩漭鐵幹飛光明月
流翠節參差飄窈窕窈窕身空兀太古春嶢嶢亦立驚絕人支頤觀象洞玄化芳
朽成歲非吾真

澧州通濟橋

洞庭水發波湯湯老蛟挾舟恣低昂何人空中化樓閣斷鰲爲石虹爲梁澧陽
太守默無語朱墨塵深失修舉萬里南來春未歸離家想爾曾題柱

近有善書僧曰溫妙明溫華亭人明眉山人也余嘗識明于玉几山其
年未四十溫老矣余識于靈隱視其書之高下亦類夫年也閏十月有

僧攜明書示余遂各爲一章美之且記二子之出處焉

老溫作書誰授訣少學潘郎繞城帖與來握筆弄春妍露霽芳叢開飛蜨平生
大字顏魯公晚復顛放少露鋒論功古法雖未至瀟灑要是僧中雄醉裏蒲萄
墨爲骨秋葉東西雲鬱勃裏緒數玄珠不識公卿是何物只今書畫名已
傳華亭鶴唳悲流年西方金仙在何天寄聲爲了塵中緣

其二

蜀明貌癯肩聳山我與之語清且閒聞其作書誠險艱自製美筆出袖間流落

金題入清笈魚鱗無聲帳中閑暎水寒蕙凝素波側石枯藤挂斜月西風玉几
雲翻翻黃衣渡江聽清猿逢人醉寫數十紙山僧示我相誇傳歐陽父子病骨
立誠懸繼之天爲泣楚優抵掌真偶然妙解無言君合識

善之攜酒招游西湖值雷雨分韻得杯字

南山樹影糊輕煤北山雲花玉崔嵬絕憐我輩少姿媚幻此異景窮奇瑰湖光
山色兩愁絕更挾新雨除飛埃千年龍公睡忽醒頃刻駕浪鞭春雷我生倦游
端有意陳迹黯淡漫蒼苔擬將鐵笛寫清怨復恐翠袖含餘哀主人似怪不解
樂故結勝侶攜樽疊翻翻六鶴舞晴翻華表清唳雲光開絕憐山雞強聯翼照
水寒影空徘徊謝公展齒殊濟勝偏及蓬宇徒低摧娟娟新青故堤柳片片輕
白孤山梅春風佳游詎易得相與一笑同銜杯

賦金華方君雙魚硯

海上鯨魚雙鬣紅振鬣直上嫦娥宮似嫌嫦娥太孤絕耿耿冰雪難爲容須臾
海枯不可下駢頭躍入空巖罅翠藤交絡石猗深太古風雷催變化得意相忘
睡酣熟開眼重光弄蛾綠跳銀破練何足奇共飽雲腴作寒玉良工感此同死
生冥接巧琢存其形世人翕霍漫勿頸對此三挹顏爲顏玄英聞孫古俠士脫
粟論交傾意氣竭來風雨泊江干拂拭雙魚落清淚平生謝子金石交詩魂寂
歷飄黃茆此中濡毫作新誌免與俗子同譏嘲

寄張伯雨道士兼簡鄧慶長二首

癡屏曉入香爐雲尸坐朝日雙臉醺南山鐘磬似有約北山禽鳥如相聞楊枝
低昂碧霞袖藕葉清淺青霓裙更欲深居入林壑築壇夜禮三茅君
越羅作衫花纂纂今年身長覺衣短垂虹大堤迎棹船綵袖翩躚酒卮暖還家
閉門百不知桐葉題詩綠陰滿鄰坊爲約張隱居細雨湖橋乘款段

清容居士集卷第六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七

元袁桷撰

古詩七言

煮茶圖

并序

煮茶圖一卷，髣髴石窗史處州燕居故事所作也。石窗諱文卿，字景賢，外高祖忠定王曾孫，儀觀清朗，超然綺紈之習，聚四方奇石，築堂曰山澤居，而自號曰石窗。山樵此圖，左列圖卷，比束如玉，荀錦繡間錯，旁有一童出囊琴拂塵，以俟命。右橫重屏，石窗手執烏絲欄，書展翫，疑有所構思。屏後一几，設茶器數十，一童偃背，運碾綠塵，滿巾一童，篝火候湯，聲聲鼎沸，口若懼主人將索者，如意塵尾巾，壺硯紙，皆纖悉整具。羽衣烏巾，玉色絢起，望之真飛仙人，予意永和諸賢放浪泉石，當不過是，而其泊然宦意，翰墨清灑，誠足以方駕而無愧。甲午冬十月，其孫公嘯出以相示，因記而賦之，以發千古之遠想云。

石窗山樵晉公子獨鶴蕭蕭，煙竹裏月湖一頃，碧琉璃高築虛堂，水中泚堂深六月，生涼秋萬柄，風搖紅旆，旆連南更有山，澤居四面晴峯插，天倚憶昔王門豪盛時，甲族丁黃總，朱紫曉趨黃閣，袖香塵俯首脂韋希，雋美一官遠去長安門，德色欣欣對妻子，豈如高懷脫榮辱，妙出清言洗紉綺，郡符一試不挂意，岸幘看雲臥林墅，平生嗜茗有癖古井汲泉和石髓，風回翠碾落晴花，湯響雲鏤哀珠藥齒寒，意冷復三咽，萬事無言歸坎止，何人丹青悟天巧，落筆毫芒研妙理，黃梁初炊夢未古，舊事淒零誰復紀，展圖縹渺憶遺蹤，玉珮珊珊響秋水。

贈張玉田

衛王五世孫
來鄭設下肆

將軍金甲明，如日勒馬橋邊清，警蹕淮壖徹衛羽，書沈置酒行宮功，第一蟬冠熊軾填高門，英英玉照稱聞孫，張鑑號約齋堂名玉照百年文物意未盡，玉田公子尤超羣，紫簫吹殘江水立，野雉驚塵暗原隰，夜攀雪柳踏河冰，竟上燕臺論得失，丈夫未遇空遠遊，秋風淅瀝銷征裘，翩然騎鶴歸海上，一笑相問誇綢繆，兩曜奔飛互朝夕，璇府森芒蠹莫測，要須畫紙爲君聽，落筆雌黃期破的，壺中白日常。

高懸道逢落魄呼，醉眠清歌停雲意，慘淡倚聲更度飛龍篇。

題子昂浴馬圖

苜蓿原空雪新積，羣馬飢鳴渡江食，大梁公子心未平，一匹宛駒萬夫敵，圍人初浴意氣增，跨轡已晚知無成，雲窗徘徊悄無語，捲索索猶風生。

送倪德進歸番陽

書畔的的垂玄珠，辯口落落傾冰壺，寶刀挂壁指闔閭，扁舟挾浪辭東吳，低昂黍禾故流道，隱沒桑棗遺宮墟，仰看浮雲勿復語，俯視逝水誰爲圖，天衢晴塵接冠蓋，石室古簡搜盤盂，大宜置身並班馬，小卻論事追唐虞，懸知擔簦要有得，承愧折簡終難呼，深春無人碧桃靜，落月在屋冥鴻俱，歌聲清琅振金石，筆意橫逸搖瑤瑤，苦心豈爲爨下木，帖首不作轅中駒，牛毛取士固當走魚目，眩世徒爭姝，姝平原飛埃宿麥盡，長河奔潦柔桑枯，還家勿陳賈生策，閉戶趣著神農書，相思我亦返屠肆，靜念子豈淹田廬。

送僧德芬過松江

海門山人捐竹杖，笑指飛鴻挾雙槳，雲間鶴唳耳不聞，洞下龍歸夢猶想，我聞諸天亦官府，一息塵寰總調御，黃花滿院人跡稀，霜月離離在前戶。

憶陳道士

空巖羽人氣爲祖，玉立秋空振玄古，酒酣高歌裂行雲，直上鈞天聽薄武，白雲一去誰遺情，掉首不問人間名，當時雙瞳傲餘子，猶有翰墨傳孤清，紫綸交馳丹闕下，人道山中多僕射，黃金蛻骨碧藤深，夜半寒光明月價，飛鳬縹渺山鬼靈，蕙殺一薦端貴誠，欲從桂父乞仙露，虛牝回激笙竽聲。

病馬圖

青絲屈曲長安道，卓午歸來殿中老，側身仰天思遠遊，口不能言顏色悄，奚官卻立深有疑，似言非病那用醫，願乘長風迅絕足，一息八極歸瑤池。

次韻張伯雨梅花島

雲屏油幕低覆垂，晴日倒映黃琉璃，孤根自有巖壑趣，屈曲綆室情依依，巍峨青女來藥珠，赤脚獨立層冰渠，燧人當陽朝寶鑑，金胥簇陋催銅壺，何人胸中。

藏九島內火迴環不知曉咄嗟已辨天機深頃刻能成化工少陰陽在手司帝
春坐窗更試明窗塵江湖遠涉汝良苦門外萬竅笙竽吟

次韻渭川春玉圖二首

至人虛心實其腹手種瓊玕如種玉晴雲散墨春思浮咫尺經營千畝足清標
亭亭儼矜絜笑脫斑斕賜膏沐揚旌植靈神君遊萬籟無聲江水淥此君之志
那可量榮辱相忘在空谷大宜蓬萊之三山小宜武夷之九曲前如綺園歌紫
芝後若夷齊侍孤竹隴麋之墨清且奇悅客玄黃乃真目幽齋口居耿相對有
客叩門深絕俗天空日沈碧雲湛細酌寒泉茗秋菊夢迴倚杖森在廷燦燦雙
瞳鬢深綠

瑤林羣仙歌捧腹解帶蘭皋捐佩玉深知五采眩空花守墨空巖思濯足層冰
急雪成九轉重露輕煙方一沐湘君寶瑟調初絕唯見遙峯蘸寒淥長空旋宮
起萬籟翠袖無言守山谷紛紛落葉漫渭水耿耿殘花守章曲論功歲晚端有
意深愧羣英不如竹森然壁立聯堵牆變化淋漓傾衆目高人宴坐不出門一
榻常懸謝薔俗每令此君當上坐末席餘清友松菊回首故園新雨晴無盡春
風吹草綠

忍怨堂大都賁氏

汝南堂堂臥雪翁飲寒閉戶稱高風吳相亡何不知止二石醇醪能脫死吾宗
高標兩都史餘子紛紛那足比人生遇事何強嗔百年歲月籠中身水清之魚
鉤滿餌白鶴出林紅鶴忌君家兄弟如聯珠熟視不語疑模糊連理之木多慈
烏大兒拱立羣雛趨家僮大勝千木奴冬園芋栗夏菓壺有美酒架有書不
識喜慍真何如門前駟馬填華裾

飛鴻軒新安胡則大

冥冥天機衝紫霄炎洲雪嶺窮遊遨鷗鷺一枝掩目避始信懷土非吾曹勞生
貴賤各有適攘臂何人限南北三足之鳥今不停寒暑周迴短長刻

李士弘枯木風竹圖爲玉隆陳又新作

狂蛟舞空蒼髯拳雙鐵蒙頂雲交加亭亭霜標不受侮慘澹天籟扶槎牙西山

古淵人莫測一柱承天萬牛力會須截玉化陂龍拂拭苔光遺劍跡

題茅山道士雪梅障

積金峯頭雲五采天女行空散珠琲爲憐絕壑一枝春玄墨數調增蓓蕾因風
飄零顏愈真竟日靈藏氣逾倍油轟紛紛成素旄旄旄離離增練鎧如側杯
頻承露亂若銛刀續翦綵雙龍挾轉擬欲上萬馬飛塵卒難挽高齋鍾磬日未
嗽徙倚橫斜鉉銀海憶昔西湖極遊歷真與通仙澆磊磊後知色相端有空百
念灰心付真宰峨峨茅君儼不死秦帝嘉平年首亥精思萬林元炁存衆丹羣
芳羞皚皚閉門緹襲坐蒲團長恐夜深風雨改

廣信奚君靜能家鵝湖以太府掾出補南康簿予慕其仕止皆武夷先

生講道之地敘言其異同幾於贅因成長句亦欲知夫先賢箴警非二
途近世學者駸駸虛玄則知武夷晚年持守之論非矯可不慎諸

鵝湖盡日鐘磬清不聞昔時絃誦聲愛君卜居在其側編簡插架猶談經當年
羣公水蒼珮粲粲寒芒德星會投壺雅爭非世情餘子承風增毀背康廬招提
無極篇希夷入道從茲傳百年骨吻互嘲鄙經緯妙密同先天兩地斯文實元
氣宦遊家居總奇事稽古紛紛三萬言顏生屢空心晏然

次韻王道士丘真人弟子其補不雅馴姑答其意

潭潭古仙浮玉顏憫世壯志金城堅丹霞紫壁接霄漢過客弔古猶思賢王君
碧瞳水蒼珮深恨望諸書絕燕丘公蟬蛻七真化青史誰能繼二班

送馬季權之官平江州碧梧丞相兄子

咸淳十載兵塵高漢江之水纔容舳舻耽耽太傅亂天緯權船兩翼鳴春濤中書
蛛絲守空印片紙除書魚貫進相府門前青草深破席疎簾雙白鬢扁舟疾走
歸番江百城破竹爭迎降紛紛成敗付野史玩芳攀臥唯軒窗往事迷淪踰四
紀華屋空梁歸逝水洞庭木葉三閭愁淮南桂叢八公死京城即今相繼近傾
蓋忘年總論舊賴州推官家譜傳岳陽樓頭水浮天

宋誠甫押送交趾使之武昌

飄飄蒼珮乘風來下視漢水如浮杯坡陀環堤舊亭障鐵笛穿石聲崔嵬武昌

之魚不可食昔人作歌何寂歷隔江小城大如斗枉使邊軍暖鋒鏑古來相傳
用武地今作薇垣鎮官吏猩血繁縷金齒來犀皮屬甲雕題至碧瓦門深鼓角
高羅庭椎髻聲噉嘈銀葉蒲萄雲葉重錦氈叱撥風花驕深知王臣有奇算蠻
使低頭輸密款勸君莫登黃鶴樓勸君莫停鸚鵡洲黃鶴之人白雲香鸚鵡之
客蒼煙愁愛君手中青鍊筆能寫牙籤三萬帙迄今舊史難整齊屢屈先皇詔
頻出玉堂日正槐影長汗青之蘭光煒煌請君直書亡國事還作觀風寰宇記

送濮陽陳景皋之官忻州

陳侯直氣摩青雲天馬脫羈羈羣羣袍昌言高坐聳餘子俛首卑塵氛探囊
奇策得要領炙數妙語通氤氳京城久居閑冠蓋酒觴棋局忘昏昕平生植竹
嗜好古膏沐服食童顏醺往年濟陰試敏手桑柘戢戢春田耘政成烏府考上
上擊鮮釀林歸榆粉窮冬邂逅色骭髀近錫符竹州名忻自宜骨鯁任獻納或
佐輦轡輸忠勳羣公歎恩各賦詠跋馬操袂愁離分緬思河東舊鎮甲騎出
塞宵踰汾即今樓臺歌響集聚下纂纂紛紛紅裙愛君胸中人物論發剛破的無
虛文蓋公之堂本清淨解帶臥治收奇勳此君相從匪朝夕晝簾煮茗看鑪熏

送湯道士降香武當山

紫衣山人眼如月朝捧天香辭鳳闕柳絲輕拂桃花驄屈曲層巒過俊鶻澗中
黃銀如僕姑清淺閃爍隨菡蒲水流東南天轉北臺驚妙化誰爲圖沈沈玄帝
道淵默手握神機合無極密調六氣佐璇璣魑魅潛藏百神職暮春之初傳降
靈閣世已久難稽評龍虎之章端莫測龜蛇之光杳無跡

過高郵湖

七十二湖春浪濃風刀翦毳跳玲瓏參差凍柳皂纛重偃首俟命朝珠宮淮南
田父身龍鍾灼龜瀝酒占年豐舊秋積水挾豐隆長魚揚鬣蒲蕩中桑顛高下
棲冥鴻黑禾生耳隨飛蓬飄飄扶攜出城東至治天子達四聰詔書寬大蠲民
農秀麥拳拳翠纖茸赫日出海扶桑紅歲熟於酉年相逢擊壤鼓腹歌時雍展
牲美報湖神功

趙昌荷花

我家東湖三百頃瑞錦縱橫綠雲凝森森曉氣天香飛星斗光沈水花淨遠如
嬰兒脫文綵近若胎仙臨玉鏡瓊杯欲側兩絲垂金掌初調露珠定盡將機心
付鷗鷺小雨輕煙穿短艇京塵烏帽二十年夢入滄洲寄清興趙生畫意不畫
格淺粉輕砂養真性韜精斂容羞自陳三沐無言月華觀邇來馮於號能事老
嫩風晴毫髮證玄黃已辨神俊枯遂影之人道中病高堂視此青琉璃香色俱
忘保清靜

京尹旌門

泰山之溜石可穿磨碑爲鏡不問年人生作事貴苦堅砥節厲行通蒼天武清
之祠世所傳出門重跼神已憐五里一埃拜漸前寶鑑當胸起罪煙念我母疾
醫難痊帝叱二賢沈諸淵秀眉鶴髮人中仙伯仲叔季舞蹠躡脛齡已盡銜苦
冤烏傷柏慘羅墓田劉愷丁鴻孰爲賢煌煌神州風化先槐柳表道綽楔懸播
紳交喜聯序篇太史屬筆慚非椽

乘鸞吹簫圖

繆公荒淫亂天紀疊疊宮中四十子懷羸復作重耳妻匹盪相揮國深恥娉婷
弄玉誰復看參差窈窕能合歡築臺虛聲出天外詐言後夜同乘鸞人言神仙
能不死棄泉之墳露遺址哀哀黃鳥飛復來良藥刀圭竟誰致高辛之女隨盤
瓠漢愁匈奴遣公主一身能解百城圍鄙計咿嚶笑千古天台之事尤荒唐劉
郎阮郎歸洞房石橋雲深樛木胃披圖相看儼同傳

雲岡圖

白雲見史應顯顯峯峯竊竊危橋蒼翠倒挂截地脈素練直下來山腰是中
樓閣誰所居翠簷高拂寒光遙憑虛望遠意莫盡振衣獨立搏扶搖王侯出守
山水郡連懷盤礴窮清寥一日不見輒憤憤臥遊想像歸生綃信知俗子謝不
去濟勝有具難爲招

贈吳江宋尉

太湖三萬六千頃穠穠秋風政相並吳船跳擲如飛梭鳬鴈參差白雲影連年
田舍無炊煙吳船出沒平湖前縣官打衙入湖去弓刀夾棹魚升天元憲之孫

爲少府岸幘看山揮玉塵飛蝗避境虎渡河吳船雖多奈我何

與相士王月屋

世途紛紛黑如漆暗中摸索端有術何人竊藥廣寒宮碧眼淋漓論得失聾頭之子藍且醜牙譁夜深鬼神守麟臺功次不論渠當道相逢須疾走

廬梁梁醫濟生堂

上池之水人莫識三揖東華借餘瀝瞳光透碧千里懸二豎蒼黃離社席南康昔自劉神醫鵲骨變化之丸肥入明逆意望且走吾今見子同其機

次韻史允叟檜屏

蒼雲之根百歲植巧匠屈曲空揉蟠淨如翡翠立亭下矯若么鳳依闌干崢嶸要使頭角出鞭霆駕雷超雲端扶春萬條豈不好猥瑣離落迎霜殘君不見姚江參天兩雙檜至今風雨之夜猶清寒

次韻蔣遠靜

蔣氏祖五代末與僧爲友僧落魄乞食市中六七兒常負去酒欄勸也留布囊與別且云蔣氏子孫當代有進士

唾壺塵尾手所持白眼對客客不知出門俗子多敗意三語之揀真吾師曉窗新沐綠陰淨碧雲奇峯生九疑隔隣書聲入幽耳茶甌散花酒浮蟻百年行樂在適意燕領頭顧空萬里君不見燕山俠客多苦寒出門悲歌來日難

同龔彌勒誰總持沙上偶坐忘所知布囊相傳兩七葉密記端是人天師愛君清言漱金石酒酣硬語輕承疑亦知造物端戲耳一室尸居旋磨蟻東鄰花發西鄰歌咫尺相思隔千里陳郎之約不可寒我眠卿去人所難

廬江羊孝子兵難時兄弟三人與其母被掠爲奴後廿年復得完聚郡表其閭

君不見觀津竇廣國傳舍沐頭深記憶時來徒步入長安握手相看淚如滴又不見杜羔孝感爲尙書兵前失母長秋獻一朝老嫗忽邂逅即君玉貌猶吾夫淮源鐵騎排雲來戰骨積雪飛寒灰小兒疊疊繫馬尾鬼妾赤脚驅車迴黃塵漲空日將暮母子弟兄不知處只今總是太平民那識當年亂離苦人言缺月定有圓馬能生角石可穿亭亭高門拱槐柳更灑鴻筆傳青編

送潘元卿續溪邑論

君不聞黃山種松法纍纍如珠苗如髮十年拱把百年梁華表相看化鰲魄又不聞婺源之山高入雲黃流夜作河漢奔醺渠漩渦濟川具帖首萬折歸天門魯中之壁神所惜龍馬成圖帝爲錫韋編索隱年益著此道誰言深默得紫陽老人心胸高番髮執簡窮秋毫即今羣經束高閣上擬混沌中唐堯拱手泉比立環堵哆口紛紛角門戶君看黃山之松婺源水師友根源政相似

次韻黃松瀑自廣信見寄

開元天子書石經雉頭焚卻邊字寧合宮宗祀廣致敬底用物馬登云亭林林碑臺刻新出嘉禧殿前稱第一小臣捧詔渡江南蠶尾渠眉耀晴日裝成分賜諸王宮餘墨淋漓瀉孤賴古文僞出今文訛斷簡誰能究佔畢黃仙盡日鉛槧忙語言冰雪容堂堂明時孝治邁千古願借鴻筆歌陶唐

題黃居寀蒼鷹擊雉圖

坡陀蕭秋塵四起逆風雉飛疾如矢蒼鷹矯矯凌空來注目穿胸紅披靡山雌藏頭入荒篠回視其雄端一死玄雲磨盪寒光浮側身番雲轉輪翅急如冠軍赴猛敵緩若計士藏深智蜀山魏高翠周匝狹徑交衢不容駟黃生養之愛神俊勇氣縱橫怒盈皆想當落筆望平坂回首當關真劇戲君不聞箕裘可學端有傳諸孫射生養殘年

送廬陵陳存道赴廣州教授

君不見端平崔相國竹杖角巾老辭蜀清名高節耀千古寒菊孤香出林谷又不見咸淳張狀元落落大對三千言流離抱忠葬魚腹要使名字傳遺編即今聲教震南朔此州文獻端磊落荔枝一色紅雲蒸萬蒲九節清溪明當年中州人物論風度曲江之公唐帝顧吳儂僉父互譏評坐使官曹異銓注吾聞八桂山峯如玉簪衣冠之氣連青雲穹龜負碑百神拱色羊跨乘羣仙尊翩跹陳子天都客萬舞充庭考金石笑觀滄海溷浮漚鵬飛暫作天池息

送毛道士降香嵩衡淮海

我所思兮在嵩嶽神清之洞何駭愕參差弄月秋氣高王子飄飄醉騎鶴少室

山人蕙帳空君今駿馬凌春風山中齊聲呼萬歲我欲同君學蟬蛻

我所思今在衡山重華玉珮聲珊珊芙蓉石床秋水冷木葉飛燈光耿耿軒轅

道士人不識澗底拾薪鑛白石我欲與君上九疑萬民樂康明聖時

我所思今在桐柏寥寥帝鄉今莫識潛流倒注平淮成天塹曾爲萬人敵金龍

護蘭帝令森蜥蜴首穹龜沈我欲與君探其底五兵長疊樂平世

我所思今在南海鐵網珊瑚援手採沈沈雲氣方壺深鋒節神君似相待海中

鷗母方頑癡朱書短札能捕之此中奇觀通扶搖吾欲與君觀沃焦

贈番陽劉生振

我欲贈君珊瑚枝君言不如貽我雜組辭我欲贈君懸黎珠君言不如貽我盤

孟書長衢飛塵日卓午觸暑東遊甬江潯日光陸離衝紙背徑上河源窮織女

龍圖龜書杳無跡弄丸冥搜矢穿的空林看天無底青虛室生雲十分白幽蘭

叢深不當戶盤露凝膏敵瓊醑泰山積溜石可消鐵硯玄花散晴乳林林白袍

校詞藝鵬鵠淬鋒儼初礪身同蝶化入寥天欲伴飛仙更斲桂形庭會升開祥

雲河目海口真人昂昂胸中治安策慎勿謾與深彌綸萬里之行生足下黃

河層湍及奔馬參差柳色暗皇州龍榜高懸動朝野

句曲山迎真送真詞二章注歲在翰苑著草三茅君制書近張伯雨道

大茅君十二月二日相傳餘天台歸茅山春三月十八日復歸魯望所

製遇十二月而三月獨缺予不採用韻以補後章繼繼字書卽歸字古

率字作舉伯雨詞氣清蘭必以予言爲陋也

參差竊窈行雲急翠旌飄飄露華濕神君夷猶疑未來矯首精思各山立瑤臺

章澈星斗冷碧屏丹透紅流影春雷迸壑人不知獨鶴眠松已先醒

右迎真

妙顏朝迴寶衣解乘龍高駝賦邁邁山中老人年送迎一酌寒泉過玉瀼翠氣

右送真

紛霏森孔蓋挾以流鈴光繼繼帝子高歌歸去來白月追雲送飛珮

龜詩云九華嶽客寒泉急十絕播播翠微濕司命旌旄未下來焚香指
蘭臺神立殘星下照雲裳冷缺月纔分鵲輪影空洞靈章發一擊春來萬
壑煙花醒雲鳳驚風然解玉鉞玄竿儼先邁朝真弟子悄無言再拜碧
杯添沆瀣火鈴跳躍龍毛蓋腦髮青根舉萬象消沈一瞬間空餘月

外聞

贈呂與之

碧窗獨對中秋月似怪腦華雪霜白瘦筇直上大茅峯長吟冥思啓玄籥綠蘿

丹騰紅欲走我欲拾之難在手齒精超形朝紫宮下視塵寰等蒼狗

送瞿伯器還吳

輕鷗不受機心縛良馬端隨敏手馳鄞江井邑十萬竈簿領積几窮緡披瞿君

坐曹談笑決長官驚誇里閭說豈惟竟若挹清風復解停杯問明月澄江雪浪

催歸舟洞簫聲咽行雲留明時掄材在濟用佇看公府交章酬

竹素園

細帙不作飛白體漆蘭端微殺青書哀哉瀛王兔園冊自比稷卨今何如陳生

歌聲夜漫漫手織雲錦餐琅玕丈夫書功夙有願鐫節束帛光丘樊

松聲樓

層樓突兀觀芸芸萬籟沈寥天地分初如盤車出層巘宛若幽聲穿孤雲上方

禪寂念不起但見白鶴來繽紛金鐘風篁儼相答有客掩耳元無聞

阮受益攜郭功父杏山詩來求題迺知爲名門所作因次韻

葛翁迎曦侍東皇笑指梅根之陽岡手揮桃李植文杏春至古澗流紅香杏華

飛時爛林谷錦繡爲天漫翠木卽今不識空陂龍猶指當年舊乘鹿紛紛機事

危黃間彼艾之植誰猗蘭青松迴風太古籟移居之老時回環兩曜跳丸今幾

載阮氏隱居端儼在金章紫綬先譜承鴈塔龍門耳孫待翩翩後翻海門山我

欲挾之周九實精思義皇粹六籍迄願閉戶窮鉛丹支辭濫說眩模母正色冠

送林以道歸括蒼

坐當前顏神仙之說不可學月窟謹視環中環

書生作官端作勞撫拾歲月如聚毛行年六十甫墨綬又見納祿還林泉磻溪

之翁誠有道采芝妙顏夸不老明時貪賢在壽俊未信吾徒竟衰槁君家周官

擅彌綸經緯表裏通天人那能望塵拜太守振衣黑髮前旒陳松花霏霏散黃

清容居士集 卷七

題明皇擊梧桐圖

胡兒手持玉環侍君側
睨睨阿環非一夕宮中秋葉奏清商
笑擊孫枝工按抑
蟬陽之材雲門曲能使薰風生衆綠
如何促召羯鼓催開紫妖紅
看不足馬嵬坡下催進程
琅璫檀板悲霖鈴
緬思康衢擊壤叟帶索行歌不知老

清容居士集卷第七

清容居士集卷第八

元袁桷 誤

歌行

吳船行

吳船團團如縮龜終歲浮家船不歸茅檐舊業已漂沒一去直北纔無飢清晨
煮茶茶味惡薄暮熬蠶蠶力薄不憂江南雲氣多止畏淮南風雨作去年水淺
留金溝今年水深上新州終朝但知行客苦盡歲不識離家愁大兒跳跟新九
歲小兒學行蓬作地維舟未解釘舟牢盡日彎篙仰天視吳人不解釘船頭娶婦通姻譜知是淮南捕魚戶寄語鄉儂莫怨尤宅年水深爲汝憂

淮船行

淮船船薄薄如紙客行船頭怒如鬼布衫漆黑鵲雙拳避近相爭渾欲死船長
不識丹腰巧卻識江雲似飛礮風來急鼓響髮髮轉轉爭篙復喧鬧淮東燒鹽
白如玉我船輕行一萬斛淮陰米麥如京坻我船破浪帆如飛爲語吳儂莫相
勝昔日汝輩同嬰兒蜿蜒淮山起晴翠船已辭鄉不相對轉蓬它日望江南猶
勝當年吹出塞

越船行

越船十丈青如螺小船一丈如飛梭平生不識飄泊苦旬日此地還經過三江
潮來日初晚九堰雨慳河未滿當時卻解傍朱門醉眼看天話長短年來官府
催發綱經月辛苦鬢已霜布裘漫作解貂具入門意氣猶猖狂自古魚鮭厭明
越明日今朝莫論說買魚沽酒不計錢被髮江頭傲明月勸君莫作越船婦一
去家中有門戶沙上攤錢輸不歸卻向鄰船撈雙鱗

清明行

東風吹柳鵝眼新家家清明忙殺人微雲細雨作春色輕車急馬團飛塵大墳
崇臺翬花石新檜珠幢當戶植小墳疊疊俱土堆高下尊卑人莫識豚肩非餅
糴珍味水飯飄零多古意把杯直欲酹重泉頻首填膺下真淚須臾無言各環
坐折柳攀桃爭噉炙新愁已向眼前寬舊事翻疑夢中過行客徘徊亦留勸薄

暮狂歌下前坂悲歡盡日總春風白髮年年不知換君不見江南卿相墓五鳳
飛樓鎖煙霧諸郎錢癡恣歌舞不識當年出動苦楊花飛盡猶不來空有啼鳥
滿荒樹

河船行

黃河之船如切瓜黑金鋪釘水爬沙高桅不肯著船底四面綯索相交加輪困
新稿浮山來淮船爭避吳船開往回南北任衣食不學蕩子多嫌猜好風千帆
亂流去我獨抱辛走行路從來宴安多後虞一失天公不相顧解凌已過桃花
來黃河正月爲解凍水沂流九曲揚飛埃不聞赤鯉上天上但見魚鼈爭喧逐
船前養驢豕同圈借力於驢共牽挽莫嫌我鞭太羸毒大勝江南人代畜

鞦韆詞二首

鞦韆高整垂楊樹紅綠周遭華表柱誰家女子惜餘春東擲西拋不停住不停
住日將暮暮送飛花上天去雲間緩聽玉參差爲問乘鸞在何處
河外吹沙沙衰塵鞦韆架上望行人桃紅柳綠今如許卻背春風路沙路踏沙
路不歸去流鶯紫燕驚相語明日清明應未知回首江南夕陽暮

天祿硯滴歌爲瓠山參議作

君不見南陽宗資墓傍地刻石棱棱絕相似荒榛暗草風雨頑墨本摩挲了無
意又不見光和玉堂銅作模爬沙引水如渴烏清流我輩不堪用空與乳臭供
歡娛那似南唐李中主玉軸牙籤日容與聚金爲寶化黃銀一寫形模足纖鉅
口銜紫芝不敢茹微捲清波恣吞吐千年異質變真態晝日書窗起煙霧慵軒
老人金鑾仙筆底萬斛醴清泉坐令口吻不敢燥俛首效用誇無前麒麟瑞世
那可忘獬豸觸邪誰願憐要知此意政相類肯與石鼎同烹煎憶昔漢家劉生
滯空閣青藜一星隕飛魄被將辛苦了殘年猶勝時人譏寂寞江南病子塵滿
骨萬事無言成鵲突願求一滴洗餘昏卻怪王公無長物

新安芍藥歌送伯恭之婺源

洛陽花枝如美人點點不受塵土嗔輕朱深白鑄顏色高亞綠樹爭精神那如
新安紅芍藥透日千層光閃爍碧雲迸出紫琉璃風動霓裳凝綽約我聞種花

如種玉盡日陰晴看不足微雲澹蕩增龍光細雨輕濛賜湯沐何人看花不解
理香雪紛紛綸手中毀酒酣跌踣空低昂得意須臾竟如此翩翩驪雲中君愛
花直欲留青春青春如流欲歸去明年看花君合住

天瓢歌

天瓢之液如黍珠緹以十襲拱萬夫帝青寥寥誰可上回風扇全揚焦枯何人
夜坐守魂室九關清嚴集虛一河車歷錄雲迴環帝鼓奔騰山鬼泣中有一老
翁絳旂朱幘鞭飛龍手持赤字書直入玄冥宮取瓢上天去羲和側馭追豐隆
人言此瓢不易倒瞬息人間成浩淼聊將戲劇轉清涼玉散珠跳爲果好債神
爲寶寶乃成語默變詭通仙靈丹臺紫府杳無跡丁公壬女徒多名張侯之妙
不可詰見月入水月豈濕解衣倚樹寒滿襟遠視銀河暝如漆

晉寧丁節婦歌

明月何團團不照孤飛鸞妾心無虧盈留作白頭看堂前青桐樹慈烏旋繞來
無數朝引三兩雛返哺日落聲嗚嗚誰人挾彈闕我烏守樹長泣眼爲枯人生
莫作陌上花東風飄蕩隨泥沙望夫之石何亭亭不如長衫素屏流梭夜織
燈青熒黃姑側聽中屏營天帝與植雙桓楹木盤可鑽河可塞千年苦心誰復
識

哀牢夷送張子元
食事雲南

哀牢夷蒼山疊翠雲無梯洱河西傾去無底晴日倒射紅琉璃相傳沈木兒背
坐曾邀嫖築城蜿蜒似龍尾千古髯君乃其始縛繩駕長橋皮船中蕩搖危巔
石樓高百尺子孫生長今漁樵空林明月手可拾仰飲飛流髮濕寒藤穿徑
側足行飢猿兒啼鼠人立慘淡虛無間鳥道開人實峨眉東望止一髮參旗玉
井閃閃上下隨躋攀君不聞木皮岡前九折坂客行胡爲車欲返又不聞青溪
關上三碛城疊疊戰骨耕未平輕家許國要有道矍鑠是翁誇不老張公子當
有行繡衣青春照瓊英笑跨紫燕辭天京朝餐五粒之松子暮食側生紅入齒
從來蠻客尊漢官但飲亡何端有理南飛鴈足何憧憧不能與日隨西東相思
望君日西下去天一握疑有雲氣時相通

安南行送李景山
侍郎出使

輶軒使者安南來紫泥封詔行風雷濕雲翻空海波立鐵網山裂狂蛟推神京
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北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爲城霧爲城瘴江如墨
黃茅昏羣蠻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村赤脚搖脣矜捷
鬬竹箭藏蛇雜猿猱強曾誇井底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
邦執璧脩臣鄰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人越裳氏
有遺周王輪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神禹震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水蒼
佩舌本懸河四方對後車並載朝未央稽顙九拜乞取金印歸炎荒

次韻黃可玉古墨行

寶刀曉割千歲松神膏磨盪長檠工明窗飛塵散玄粉匕劑直與黃金同澄心
欠伸初睡起綺疏碧芽烹火龍金星濡毫試輕重雪跡點點留羈鴻嘗聞老奚
對膠法經月下擲清池中蟄如寒蛟纏鐵柱霹靂光紅與神遇晴暉淡蕩浮雲
陰咫尺鍾山隔朝暮潘郎再拜口流涎手揣不敢汗其甌窰思殘珪密封識舉
世那得窺完全絕憐江南文治極清賞沈著志簪纓玉清峨峨墨卿泣此寶脫
幻今無傳星灣寒泉白雲宅中有舊物懷杯圈銅魚飛符不易合金釵留股那
有緣撐腸拄腹貴善用知白始解玄中玄暮年長物等嚼蠟借此寓意哦詩篇
鄭公諸孫保遺笏志龍勉窮韋編慎勿小智窺寥天嗚呼李生之墨三百有
幾年不如陳郎墨守行千年

李宮人琵琶行

先皇金輿時駐蹕李氏琵琶稱第一素指推卻春風深行雲停空駐晴日居庸
舊流水浩浩湯湯亂人耳龍岡古松聲寂寂歷歷不足聽天鵝夜度孤鴈響露
鶴月啜哀猿驚鷗絃水晶絲龍柱珊瑚枝願上千萬壽復言長相思廣寒殿冷
芙蓉秋簇金鵬袍香不留望瀛風翻浪波急與聖宮前斂容立花枝羞啼蝶旋
舞別調分明如欲語憶昔從駕三十年宮壺法錦紅茸氍毹峯馬湏不知數前
部聲催檀板傳長樂畫濃雲五色侍宴那嫌頭漸白禁柳慈烏飛復翔爲言返
哺明當還朝進霞觴辭章道母子相對猶朱顏君不聞出塞明妃恨難贖請君

換譜迴鄉曲

渝州老人歌新雅城彭大雅集

渝州太守築城瞰江堅且牢月挂斗柄山鬼號州民疊疊下江去蜀水入漢纔容舫渝州何噉嘈攀緣翠木參井高不熱灑灑作人鮓但願浙米雲安去如馬憶昔彭太守晚得一州大如斗征西將軍華表柱白鶴不來猿狖守小兒舞壘紅離離大兒挽車上棧遲渴飲古澗之層冰暮宿古松之危枝渝江之水人馬瞬息渡排石列柵猶支持年年草青記新歷不識烽火平安是何夕赫日涌紅輪金雞飛報渝州民空梁燕回候歸語小牆花發舒啼痕渝州老人面如漆家住金陵年七十含辛老人巴江路猶記墳前白楊樹前岡甕崩流後岡剝成丘社翁相詢傳父祖里婦驚猜訝吳語澆酒醉墳封四尺程氏之墳從此識君不聞武擔之山五丁土歲歲春風啼杜宇

大雨醉歌寄王待制

海風吹天黑嵯峨九衢積溜分江沱壤牆羣蟻上枯木方池遊鯉跳鳴荷似聞南鄰王學士閉門把卷工吟哦高張障泥倦行水垂簾倚枕遊槐柯北鄰老生病無力玩易忘象窮義媧垂楊詵詵翠旄舞幽葵湛湛朱顏酡憶昨祠宮離雷所被髮繞纓揮且訶縛茅搏泥肖龍狗嘆酒噴霧刑牲鵝寸雲在手不受令挾以風伯飛塵廟虛皇神功絕聲色髯羊帖首辭巖阿君不聞夸父逐日死飲河愚公避影跡愈多曹相畫一日亡何草廬高臥梁父歌板築飛詔起雲蘿百年兩曜如擲梭志士惜日餐益蟠會須深泥絕行道免使龍藏之士肩足相累摩

龍尾歌送文子方著作調言雲句

朝辭龍尾道暮往龍尾城七尺遊龍當道鳴春雪未解四蹄輕憶昔哀牢夷來漢賓蘭倉夜渡歌苦辛皮船之浪墨雲沈沈繩橋之雨青泥淫淫登山採桐皮側見五粒松手攀欲入口疑是沈木背坐慘澹悲回風鳥飛不能住哀猿忽相逢旁有僮耳翁爲言太古之遺蹤諸葛丞相章郡王村村列祠堂瓢笠銅鼓羣巫舞牛殺蘭藉瑤瓊疑六詔之王無曆紀唐帝傾師邊將死建隆天子不用武玉斧手畫大渡河兩股蠻酋易馬來黎雅恣言茶錦不當價神武皇帝開聖元

薤藪窟穴張王官篋篋歲入長安道買客辭家不知老文著作聽我辭去天萬里夷民疲纖瀝瀝猩血煎金鑄裏蹠夜行礪門夷疾追平明出關面如泥卻來京師望塵拜簇金綈袍向市賣文著作今典雲南之選部目光透牘提筆署窮彼荆棘蕪蘭當戶西南之人手加額太史重脩考功格

月海歌

水國紅葉下萬山白嵯峨扶胥無垠接天際望舒力挽沈金波人言老蟾那有光爲借三足之鳥起熒煌鳥已入地蟾在天此說詎得然或言大塊蓬蓬氣爲主浮空五色神后輔顧菟在腹不得吐下入八瀛金碧聚貝宮樓臺珠結戶穹龜前驅老蛟舞千人之目皆在水各持一月得歡喜夜闌斗轉銀河傾變滅消沈去無趾

敬亭歌送鄭子實遊敬亭

棗實纂纂羅衣單抱琴背日隨鴈還今年六月居庸關馬蹴石子流彈丸曉渡灤河水水渾不見底中有三尺鯉素書不成字似疑戒我慎出入五侯之鯖過客止藁覆手爛將奈何仰視流光去如矢行路大難歸樵空山或言山有虎豹嶺有榛菅歸漁于河河有蛟鼉去將隨波舊家汭渠溝已塞錢塘煙蕪歸不得敬亭白雲何離離二仙霞衣坐翠微手持紫玉簫和以丹桂辭大言泠泠小言疊疊勸子勿爲道途苦幽蘭深谷不當戶空青滿巖玉流乳手繪朝元之圖萬神舞

秋江釣月圖歌

南山舞空趨朔鸞北山人立如啼猿長流東來貫其腹謂是浙水屈曲萬丈之上源大魚奔騰鱗鬣焦小魚委靡隨江潮中有白玉蟾落落五采凝不消人言此蟾在天主陰魄淪沒何爲水中宅籬籬千尺綸蟾永不受吞廣寒高居淩紫清日逐烏御不得停愛此江水碧倒空浴影潛金精感君纏綿如有素瞬息還須上天去君不聞任公子東海投竿非小智又不聞嚴先生羊裘古瀨成高名君家慈母占畢逋百尺樓觀端可居黃金之鈞不復理明月年年在秋水

二老歌王景先省郎幼孤祖母及其母鞠之今迎養京師

烏啼風滿窗機鳴月當房辛勤三十年護此玉雪郎大母呼孫牀下讀阿婆烹
雞炊黍熟黍熟不敢嘗命兒奉姑旁姑言春在長安枝東風滿林深折之一折
不得語再折春臘臘白雲何相隨下馬忽在戶驅馬還家上堂拜婦姑繡衫錦
爲帶長安之花果如斗不辭看花飲春酒

三馬歌

東坡三
馬贊本

羌水渾峰解屯瑞至人率獸尊參以陳仰天門龍爲鱗炳虎文髯悍獮效伏馴
鑾鑾鑾馳道遵帝乘虬相攀雲逝無留返崑崙

廬陵劉老人百一歌

昔聞寧皇嘉定時平淮如掌糧如坻襄陽高屯十萬卒武昌金埒饒軍資西蜀
環山堆錦繡滔滔南紀喉襟首峨眉積雪不動塵玉壘浮雲古今宙當年行都
號全威翠箔珠簾爭鬪勝西湖不識烽臺愁北關已絕強鄰聘寶慶天子來自
外郎朝諸侯土疆日窄邊庭憂大帥偃塞藩鎮伴小壘椎剝租撥稠春城絃管
暗煙雨四十一年變滅同浮漚咸淳太阿已倒持銅山之賊專宮帷樓危金谷
山鬼泣舸走白浪江神悲老人年周一甲子至元大帝車書合文軌每話承平
如夢中萬事東風過馬耳只今行歲一百一坐閱天地同昨日梯歸聲苦紅葉
翻邯鄲睡熟黃梁失門前手種青桐百尺長笑指截取諸宮商少君荒唐方朔
誕不如老人親見深谷爲高岸我孫之孫爲玄孫翔鸞峙鵠高下飛集駢清門
憑公欲補先朝事濡毫更作長生記

月鑑歌

騰騰玉兔光爬沙人言受日爲精華又言蟾蜍老不死側身躍入廣寒裏信知
七寶合無跡借取山河成戲劇衆人望月見盈虧君今以月爲準式我聞初生
時疊疊星爛不敢隨亦如男子墮地在文綵獨抱靜性無邪歌亭亭三五超象
緯雲從于龍魚有水君臣得志何慷慨千古消沈竟相似須臾寒光海中匿山
鬼悲吟虎狼藉華亭聽鶴流年空北海牧羊深雪積我觀帝城之月如玉輪團
圓的的無纖塵中有隱默士範月爲鑑驚都人大言穿楊葉小言貫蠟肝太虛
鼠鼯眇窮髮引酒高坐歌闌干

玉署驚峯歌

答伯庸

女媧五色餘刀圭化爲蓬萊東海之虹蜺神君方瞳怒凝睇不如百鍊積鐵永
從西方奎日有三足鳥其光映顧菟海有三足鼈神山簸靈濤吐吞出沒無定
時一叱使之來玉墀大承虛皇小扶銀漢瀾灋帝裳追琢廟璫森嚴鼎鑪鎮帝
署百鬼卻走不敢侮其或敢侮怒絕其緒榮若珊瑚枝煜煜三秀姿文理密察
儼素樸李尹旁達藏玄機我昔坐其側耳冷心彷徨經旬臥向壁夜夢天孫手
授雲錦交龍章漆書詰盤傳古昔中有寶珠杳無跡散之六合捲如席視之不
見聽以息元氣氤氲龍馬與文茲石點首詔爾小臣慶非煙霧出如絲綸矢心
濡筆靡有數萬古作式永無極

秋風歌

答子貞

七月霜清鴈南起美人亭亭望秋水驚峯石畔金蓮彫襍被中庭候行止至治
丞相歌亮民矢心前楫詞如雲平原黃低翠交舞寶璫肅肅方調辛魏峨虛皇
傳令速萬姓樂康真景福使臣覬言黍未熟八十一車馬停足

東門行

神皇揮戈度黑河四廂捧日肩相摩金袍珠榮帽七寶剖符帶礪功難磨年年
舞馬魚麗列宴罷玉帳經南坡嚴更傳警夜氣肅獵獵千列環象輓華蓋西傾
星散雪殿前蘭膏猶未滅千金七首肘腋生拉脅推賢慘凝血平明羣兇坐周
廬傳旨東西騎交迭棄馬之邦身被繫執簡以朝筆猶舌煌煌厚恩浹肌髓悲
淚填膺痛天裂金繒盈車內府竭虎視眈眈終一啞

廬陵海月道人歌

飄飄白玉丸空明歷落行雲端世人不信之謂是太古圓缺相循環吾欲與子
窮端倪一葦巨浸無東西金精貫珠宮倒影流銀泥飢蟾飲水不入吻五色吞
吐成虹蜺迺知山嶽積培塿巧遮世目如以手莊莊水空輪載地行無垠置身
浩蕩外光景常如新吳剛持斧不得休沃焦日夜無停流紛紛榮辱可奈何仰
天一笑君當歌

聯句

東湖

舊學無三史新居隘一廛煎熬魚腹輒奔竄鳥驚弦擬整登山履須乘破浪
船出關塵已遠過埭意爭先歸船攬棹聚長浮梁斷鎖懸潮渾江葑沒
破岸藤纏戎柵依樟密官堤砌石平機間荏苒織平佔鴈傳箋乍靜喧煩
耳猶欣輾轉眠鵲橋華屋廢鵲雁曲河連稻實閑農具長畦嚴絕竈煙急
裝紅蔽膝平髮黑垂肩估客編文員長村家緯木棉生涯疲剝割世路窘
迢遞齋室休行客郵亭數近川驍鷹圍獵罷聯騎縱遊旋路轉分支港
川明幻別天鄴城花已暗雨水恨空傳數埃搜唐刻長題詩紀宋編會堂夫
子像汲井隱居泉海眼藏龍窟山心射鹿田水鳴知棹急岸走訝途還
隱見尚巒近低昂橘柚鮮青山猶五里綠樹已千年歸櫓如雲擁閑花
似火然亭裳遊女淨蘆管野伶妍繫纜披圍整循溪拾竹獲徑香幽菊傲
平德薄假山偏燈火精廬古衣冠故物全登門論子姓對坐敘姻聯金魄
篩窗影丹砂養井淵螢飛光熠熠平鶴唳翼涓涓斗室橫鳥几方床藉素
鮮魂清時入夢得意竟忘空過墓成局戶長遶湖復扣舷滄州迷秀麥真
隱拱朱棣碧洞諸天香蒼珉帝畫鐫梯危頻縮武像寂且繁紫府商霖
歇丹書漢澤宜銅鋪苦暗蝕平經度燕新宰倦鳥辭枯柳遊龜戴早運古
奮開激瀨斜穀縹緲津澹寒排劍洲乾蓼慘鉅官徵都尉粟漁納水
衡錢王絕山靈泣祠荒野老憐紙旗鄰社開草廣曲河填此去真聊爾
斯行信偶然柏幽藏軀軀潭黑哀蛺蝶雅興呦呦鹿勞生站點驚攬芳真
昭蔗寫絕擬和鉛轍跡蕪菁臂長寐基桌耳緣貞娥鬱龍虎青相紹貂蟬
宰木分神隱思亭列石筵風霜翁仲老香火釋迦專楚些招歸魄王官
慨昔賢拜峯誰控勒篆水自書玄屈曲東西路縱橫南北阡繁華眸轉電
平德得失口垂涎絮酒悲宗老囊經想地仙房溫連梵唄市近接腥膻破露
生衣溼登坡弱足胼臥牛遺扁暗眠鹿綰容虔金刹從茲訪塵纓合少
蠲伐山靈運蹕平衝雪子猷顛槍暖蜂偷蜜蘆寒鳥啄綿蟹稀盤數百樵
夥斧論千淡日收人影空嵐漲土堦蒲葵遮望眼蘭紙論吟篇除道家僅

懶長偷程地主僂蟻封徒曲折驕隙漫拘攣碎石行行直倚箇个圓深
藁驚雉翠夾徑聳楠梗濯錦芙蓉艷飄香桂子駢雕檻回復道斜閣布
陶磚刻畫功難盡長翬飛勢欲翻奉常陳劍履尚服錫紘縱懣懣絞人網
惟凝劇圖旃妖妹汗粉頰平土偶登高顛社石當時力臨淵昔日權只今留
黑業何處覓幽禪燕領風雲會龜趺日月纏蛛窠緣衰服鼠跡上朱邊
累僕供朝沃因僧進午餐佳城蹲五鳳素業廢三鱣勝已窮蘭若名猶
慕僂佺臺空霞佩冷殿寂羽幢薦觀主何年住真宮永世鍵畫梁誰復
藏板屋斜暉指蕙樓暫歸心未穩欲去眼空眩憶昔窮誅闢如今猛棄
捐慈山名轉赫困壞恥誰瀦積翠林霏悄流海波海月娟遠鐘催宿鳥橫
笛掛烏犍挂笏風騷寬攜壺主僕牽情懷同黍醴臭味比香荃圓澤休論
舊華胥復記前乳彭號澗側哀狄歡雲巔悼族盤殮感通家笑語閑鴛
鵲歸槩熟炸艇逆風沿濟勝應難促臨流且賦鴟夷歌逝矣漁父卜
終焉紫槿遮籬籬丹楓壓廟垣鍊形金骨化團礎土砂堅破屋啼山鬼
荒碑立老鸛歲時差野賽水旱禱靈尊西帝澄金字東湖鑄玉璫涼颼舟
泛泛晴日草芊芊射鴨榮長弋魚擊短鋌酒廬橫矮甕屠几斫肥脰
街市僧袍麗招虛販鼓登臨難婉婉想像費平銓更欲南窺海誰能
北跨燕同心雙蘭緒徇俗走珠蟻朗鑒詞聯寫玄談茗更煎翹翹放浪
平德匍匐類狂屨已乏凌雲句時思縮項編還家如夢寐共點曉霞邊
王所相余氏之姊歸余氏先塋之廬登其高祖少師墓相傳謂外高祖忠定
行一里二里外舅之考待制公守墓僧長孫開關叩之終無人聲山勢
左行清與未已借余庵舟過東湖上外曾祖忠宣公滄洲堂故基懷惋久
登舟夫人八行與德平行至五波忠定王所建寺後有洞像補陀示相捨舟
永州几幾行久殊疲勞長夕德平抱兒相示眉宇儼然非鄭氏庵比是
七日平明過德平所居公墓讀楊文元公碑辭酒然非鄭氏庵比是
事示忠宣公所居公墓讀楊文元公碑辭酒然非鄭氏庵比是
君命以十八日歸歸遊鮑王祠日已晏余親人綴組復留宿詩成凡一
二十韻繁華感慨悉紀于詩詞雖不工然二人綴組復留宿詩成凡一
己丑十月某日後云

遠遊

海鵬跨南雲一去扶浩蕩宛駒踏北雪絕足追罔象宵征車載脂長伯明發燈在
幌行邁念悄悄離愁懷養養違吳始接浙平德過越類指掌虹網結思竭鼓促
新響鴈至不復辭長伯駕逸誰能仿明堂企棟梁武庫輸條傷氣合芝蘭芬平德學
槐蓬麻長大施朱弦清小薦金莖沆雲間鶴孤唳長伯天外鴻橫上曉於斷層冰
午店憩平壤追攀瞰煙濤平德涉歷走塵軌長淮橋帶凍薄霧菜羹饒風臺牛一
鳴日觀雞三唱團桑沃如蓋長伯宿草亂若禪青帝客沽酒素餐漁收網心歡沂
泗流眼鬱恆當爽平德星勸耕農植松松俗厚享豐登平德氣傑存慨慷伊河
既東流維斗復北仰誰云風土殊殆覺宇宙廣骨聳終超騰神清何愴況鈞天
夢非真長伯廣寒步空想銖衣入闔闔芥粒視垓垓千官紫府榮九奏彤庭昶
文翦金炬平德展采簇天仗清都踰咫尺弱水漫方丈絳旂雲霧開寶扇日月晃
仁聲被八表長伯德意蘇羣枉泥極極封崇芬茲嚴肅瑞氣藹重重泰階瞻兩
兩馳峯出天廚裏蹕錫中帑鳴珂接俊彥平德正笏嫉偏黨德人笑採芝通客棄
拾橡茅拔要有方矢來本無嚮湘纍但塊詞長伯越相相像金像遭讒氣憤憤得計
身何往豈如及承平相與窮昭君行步飄飄我滯心悵悵輕霜著衣帽微霰
點草莽離歌起蒹葭平德古製出盆盎先登匪十獲後至激孤疑城南燈火深寒
北音書咤東風漸披拂臘水初澆漢詩成愈加險酒盡未為彊雙眸秋水炯累
語春波盪經行度崎危長伯交友希個儻羈遊棄楚荒遠客憐齊僉光陰尺璧重
事業千金賞平德行還鴈塔題復觀鴻都榜時來戒步窘事至勿技癢脂韋本凡
近鐵石乃忠謹詞林納疵美書田課荒穰列仙會儒壇羣仕趨吏阻陸生彊咿
囁陶令終骯髒貞心百壬避正色上帝享徒為捧心施草學畫眉敝功名要無
心造物端有相行行遂初志作事記嘯囊

望洞庭山

海嶽雄前武乾坤入壯懷地臨區澤左平德洞接蜀山涯玄甲呈神禹長伯靈龜琢
女媧岫橫青一髮平德水引玉三義鴈翅連雲暝長伯雞聲帶雨啮輕煙滋土脈平德
激霧潤蔬荻橋熟金分顆長伯鱸肥玉饌鮭稻田基布局平德草舍篆書齋塔正狂

瀾轉長伯圩增古岸差畫船誰白傳平德香徑獨吳娃伏翼疑銀乳長伯游鳧訝翠輦
苑存麋鹿過平德石老鬼神羅野火分星位長伯剛風直帝街浪高驚接漢平德天闊
欲吞淮鐘遠春聲隔長伯歌長鱗韻諧靜依村社樸平德閒厭市塵哇往事滄浪古
長伯輕裝笠澤佳鴟夷奇策遠平德季子宿情乖鉅壁銷朱戶長伯香風墮綠槐臥遊
包景象平德目送樂形骸尚憶禾生蟻長伯誰憐龜產龜江湖終漫浪平德歲月敢安
排語盡情如客長伯杯深醉近俳黑頭宜紫闥平德白眼笑青綢門掩雲生室長伯庭
虛葉響階墨花浮鴈字平德燈葉綴蟲斂急吹鳴笙籟長伯同雲屑豆稽行行從此
地平去手勉吾能長伯王長伯長帆渡柳花金須繫絕岸輕訪丹崖

秋雪長伯九月十四日

白帝欲返馭玄神已先驅南山黯遐睇西館阻清斂刻雲環珮離翦水瓊瑰敷
金英受剛絮丹桂遭模塗高標變鬢髮爽氣通微軀羣陰孤陽積積素五采睨
路脩天鵝疑穴覆野兔呼蟬猶抱殘槐鴈仍驚折蘆淠淠露草溜空清冰柱酥
或云勢已盡又言理非殊先時明堂嚴薄刑辜收誅浮華敵春漸斂實伴冬輪
慘立各動色沈思儼徐趨鴻鈞轉臺臺緹室潛葭萃觀物休休徵永歌啟貞符

又九月十五日
德平伯長繼學

金神縮兒澤水妃表玄英西郊散冰粟北戶垂株枿三登發重瑞六茲凌孤清
白藏縞衣舞顚氣霓裳呈楚客迷望眼羌戎候軍聲桂粉霰杆飛穀精露囊感
降霜鄒子憤停日陽侯爭澄霄鶴失頂空江鷺搖晴菊貞返素朴木落超空明
鏗鐸商籟諧大小藍瑛成薔花賸壘敵梅蕊光檐櫺初疑蚊蚋集漸覺鵝鸛迎
漢盤結夜濯韓堂滅宵繁陽和趣報社嚴凝儼書正掩袂青女澣沾巾素靈驚
擊鸞眩莽蒼樹羽登崢嶸長楊散旆屋五轟增門閑絮團柳殘葉蘊裏荷留莖
鉛飄嫋娥匣旌落少昊旌井梧炫銀牀庭櫻轉珠纓萬入西帝遊六變坤母寧
初驚遽然至忽訝乃爾輕單衣亟搗素黃裳倏飄瓊陶姬卻帳暖唐皇咽蕭橫
昊天有正命殺氣何橫行沈沈宸居肅兩兩台階平朔吹偶偶先集澤雷久藏鳴
碩果理固在飛葭澹無營

槍竿嶺伯生
長伯庸

有嶺名槍竿其上若棧閣白雲亂石齒青峯轉帘脚積冰太古陰出礦無底壑
馬飲沆瀣泉鷹盪扶搖幕轍跡委垂紳人聲發虛臺鳥飛接鳥背羽沒疑虎鄼
霧松秋髮長霜果春頰薄升樵不知疲獨往端有愕兢兢矛頭浙沆沆井口索
凝睇見日觀引手探月廓南下眇塵海北廣絡沙漠金橋羣仙迎玉幢百神鑿
禽鳴蜀帝魂鐵鑄石郎錯鈞鈞挂闌干攬搶斂鋒鏑屬車建前旄馳道徇嚴柝
載筆三人行弭節半途卻

送曾編修伯長

奇鶴慕南雲俊鶻欣北雪行藏龜左顧去住坂九折纂書墨兵從擬制銅史挈
佩委松籟回冠峨星光徹墀花窺日輪井藻旋風鐵歸思紅葉高家憂紫荊裂
晨裝發五兩夕祖謝駟職沙明石痕瘦川遠桅影列吳歌導鷗舞楚製慘鶻結
汀葭青女臨岸橘黃人揭組練危瀑懸蕭瑟古灘咽詩箋江神幻目送山君別
烟烟雁集洲挺挺鶻鳴垤賈鵬魚貫直僧展驚飛滅前坡指迎帽舊墓拜表碣
明知紹世譜詎肯逐宦轍兒孤文穉昏女乳粉鈿涅深思振鵠原後胤超鳳穴
過都塊非歷去魯浙豈接歌驪念睽違瞻瞻數盈缺

李成古木

層陰舞玄蛟積溜落銀繭迸空太古枝伯長側石千歲辭寒柯紐交樛霜拚釋餘
泣繼俯憐巖壑幽仰矚雲霞淺雄姿虎當嵎鍛翮鶴立燦長身屈迴紋曲蓋表
繆篆矯矯卻岱封昂陋桐翦初疑居移鄙漸覺坐閑鮮靈光魯國歸屈軼虞
廷彥蔽牛我當容化羊君莫辨山羅養洮沐窗霧動澡鬚直非龍髯觸勢若鹿
角偃瀛驤閱馳驅憶集微轍玄黃馬師遺丹青蟻蟬采苓乃夷猶臥雪何
輾轉

清容居士集卷第八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九

元袁桷譔

律詩五

次韻善之雜興七首

習隱漸成癖，苦光綠映扉。避名常好絕，俗任非。非日落長鑱，柄天寒白苧衣。南鵬五月息，戢翼笑羣飛。

萬事不滿笑，書林盡歲娛。未須夸得意，底用哭窮途。細雨看移竹，秋風學鱸。百年真急景，醉入壁間壺。

昔日登臨地，狂歌祇自求。漢宮空有恨，吳女不知愁。雲葉寒沙霽，江花古岸秋。何人持鐵板，敲徹舊邊樓。

學道常無寐，披衣聽曉笳。精勤慕柏大，詭幻笑欒巴。丹熟抽金汞，窗明鍊玉沙。微陽端有候，一點應吹葭。葭之近學參同契故戲及之

臥遊元不惡，佳處絕榮枯。雲憶東西寺，山看大小孤。行年須白社，失意付黃壚。何事遼東鶴，空悲景物殊。

鄧子清如竹，蕭蕭澹世情。下帷鄰草色，倚杖愛松聲。嗜癖成書賈，身窮付筆耕。乘槎空有約，何日海邊城。

書聲連古巷，疑是白雲廬。吟苦眠料理，塵深靜破除。詞華輕大曆，風雅近黃初。顧我相知舊，艱難愧不如。

月黑

月黑斗杓轉，昏昏古柳壕。干掇寒戍響，窸窣亂烏號。風定歸潮急，門深落葉高。向來江上意，無語獨蕭騷。

次韻題林隱

移家鄰縣去，住久不知年。花擁檐前樹，泉歸澗下田。丹芽承露浴，石乳拾松煎。擬欲題新竹，才疎愧惠連。

次韻上官伯圭夜坐觀梅二首

愛酒嫌劇飲，天寒但欲眠。烏啼千樹外，雁過一燈前。霜角悲涼調，風幡自在禪。

平生江海意，袖手送殘年。

江梅元楚楚，冰雪總相宜。肯佐金樽舞，寧辭玉笛吹。天心元自正，地脈本無私。不盡關山意，巡檐與賦詩。

題柯自牧救荒記

曾聞於越地，千里草青青。比屋呼庚癸，連年厄丙丁。已傳青社記，不用峴山銘。近說天台宅，新成太祝廳。

壽高舜元父二首

喜見黃鐘月，重推絳縣年。雪窗溫鼎火，春甕養壺天。朝市成真隱，階庭擁壽仙。時吟五字律，獨立晚風前。

玩易喜心清，年高見太平。杖扶靈壽穩，松削養和輕。夜月前朝事，春風九老盟。初筵慚後至，立雪捧深觥。

打灘

老石太古色，遊魚新水姿。輕冰養流汞，急瀑散飛基。角力誰爲挽，臨流亦自移。南來多此意，北望莫相疑。

春陰

寂寂春陰半，南來未識花。故鄉憶寒食，細雨摘新茶。物色供詩句，風沙入鬢華。山林元未改，客路獨烏紗。

懷城南諸友二首

春至長爲客，愁多始憶君。風程江北路，水驛海東雲。杜宇深深怨，醺醺淡淡醺。行藏曾共數，不是故離羣。

養性深辭酒，全交淺作書。寧知故人厚，自愧後生疎。春入黃河道，雲分碧鳥居。江湖從浩蕩，不敢愛吾廬。

舟中雜書五首

野色連雲白，春聲引樹清。遊魚新浪急，歸鳥片帆輕。曉夢三千里，風餐第幾程。萍蓬元未穩，徘徊問天明。

挂席疎星外，停舟獨柳邊。團團風始陣，帖帖月初弦。隴曲沙成雪，吳歌水拍天。

行藏有如此把卷獨悠然

春睡元無著鄉心比酒醺飛花空有意小雨不成容獨樹疑新堠羣鴉似亂峯
艱難憐浩蕩散髮遂初慵

河落渾無底飄零總客塵春洲蘆雁少曉戶柘蠶勻京洛饒豐稔江湖樂賤貧
低徊吾不恨應有故山筠

桑柘斜陽道天然錦繡機雲容催溽暑花片憶春霏水落新魚瘦風清宿麥肥
歸程時屈指重午試生衣

淮浦

淮水奔如箭舟維岸屢移斷岡封馬鬣落雁陣魚麗白葦前朝界青帘古戍基
亂離今已矣風物漸熙熙

立春日宿大浦口舟中見新月二鼓雪作

春月如佳士翩翩欲上船相逢疑昨日一別又新年水鏡心胸朗空輪體質全
更深飛雪急直與鬪清妍

次韻陳剛中待制初秋二首

碧樹晚雲餘秋聲入客廬知公吟蟋蟀勸我憶鱸魚宦味元無著鄉心得未疎
清塵滿雙鬢蕭瑟不禁梳

岸幘倚書楹寒砧徹四城馬歸人獨語雁過月初生寂寂候蟲急淒淒落葉清
客懷誰與共搔首見參橫

送牟元通歸瀘州

西州人物論翁季擅清門已暗金牛路猶傳鐵騎孫巴江雲不盡蜀嶺雪空存
邂逅衣冠聚艱難得共論

夜夢作詩覺因足後韻

薄酒薄於水濃山濃似春梁間雙語燕天外獨歸人細柳千重緒飛花一寸塵
碧窗初睡醒新月寫清真

淮陰大風

極目虛無裏飄飄萬馬馳飛蓬旋幕驚虛谷應填鏡春樹元無著晴雲復自持

倚舟沙際穩歸雁得相隨

題温州太守德政詩後

海郡炎歊重涼風起素秋飛蝗分界去鳴鵲下陂遊白布官租減黃甘雅詠酬
兒童多好語竹馬擁君留

次韻馬伯庸春思兼簡繼學二首

洛花千萬朵一一爲君開粟暈排金縷酥凝爛玉杯美人乘馬至仙子抱琴來
莫學飛紅似隨風喚不迴

行窩春匝匝下榻望君來雙玉矜嬌思聯鑣驄逸才題詩紅袖擁傳詔錦袍迴
羞殺高眠者楊花滿綠苔

送秦巖卿從事出宰北平縣

高秋右北平出宰樂時清白水前朝界黃雲舊塞城彈琴看雁過束帶候雞鳴
不盡平蕪際題詩倚馬成

黃河口樓相衡今從此南流

河落流沙駛茫茫禹甸周昔聞傳北載今已絕東流倭鵲辭高下輕鷗擲去留
百年文采盡日落認黃樓

徐中丞母八十

謝庭森玉樹漢闕賜金花懿德傳家感耆年舉世誇晴萱當檻直冬筍隔難斜
拭目諸孫秀翩翩佩紫綬

送張榮澤

斂板榮陽縣栽花接早春水新魚子散雪釋馬蹄勻政可箋河伯何須詠洛神
桑田今幾許除籍補疲民

贈瑛上人住洞林

托鉢千巖裏松花凍未開哀猿依講席飢鳥下生臺潭影留雲定鐘聲送月回
山中太古雪爲寄一瓢來

送周南翁集賢南歸省墓

搖曳十洲仙來尋楚尾船金花榮故里石筍表新阡江橋團霜重冰魚鱸雪鮮

塔前雙玉好行賦鹿鳴篇

潞公判承與遊嵩之詩見於翰墨然卒與右軍之遊汶大率相類名爲造物所忌豈虛語哉今見其孫璋甫佐西省甘棠遺思至是殆將見之渭水落葉盡往來餘碧鷗龍門七十里雁塔一千秋弔古麒麟塚衝風驢裘寒蕪明滅處遮馬見君留

劉氏集慶堂

華構出層林春浮院宇深小桃分雜佩新燕掠鳴琴石乳千年潤松花百尺陰紫皇方問道那許遂歸心

送蘇子寧和林郎中二首

貂帽護寒沙冰天閤歲華斷溪聽水密雪大行車雲盡難尋雁春深未識花昔人奇絕處八月解乘槎

往歲經遊地寒蕪碧燐深雲開山後陣水咽隴頭吟雪白氈房重天青羽檄沈重華新雨露悲喜候車音

蘇子寧北行詩二首

出塞黃雲盡經春白雪多高樓閒鼓角絕域靜干戈風急盤鵬嶺冰深飲馬河征鞍遲明發揮手渭城歌

去去居庸道關山冬氣深雪天孤帳宿寒月一笳吟石堞棲鴉穩沙場過雁沈粉闌多暇日歸騎有佳音

吳闌闌病起二首

好客頻來往閒雲管送迎花香清病骨松籟答書聲身世三生夢乾坤萬古情故園多蕨筍歸興繞江城

客散庭如水春深日似年閒心觀宇宙浮世閱風煙詩句吟難穩蒲團坐欲穿一聲松外鶴此意共悠然

題蔚州郭氏永寧亭

華亭絕市舊山崦映岩曉落葉燃茶鼎長松挂酒瓢天低雲欲下春盡雪初消歲晚無王事前村看射鵰

次韻馬伯庸題凌波仙圖

玉衣朝岱日寶瑟寫湘雲宛轉鸞歸憶參差雁過聞石痕生左角松影印迴紋倚竹憐雙泣攜蘭憫自焚停驂沙磧近指點認昭君

伯庸以詩見屬次韻二首

學古陳言少官清雅詠多珠玕明玉海寶鑑挹金波易賴韋編定書疑汗簡訛斯文今有託爲我補嘉禾

聽君人物論闕世似難多學禮師倉海傳家繼伏波看山窮北戒惜日愛南訛彩鳳非無食瓊山自有禾

高稼祖父八十

心跡混漁樵門深絕市囂花前歌舊曲燈下話先朝白髮書千卷朱顏酒一瓢有孫遊玉署從此樂逍遙

長春道士禱雨有應

清夜轉崑崙天雷卓午聞平林千樹響古澗百泉分門靜堆黃葉山空聳白雲神功滿黍黍尸坐答鑪熏

次韻馬御史題漢州喻氏多勝亭

花壓金橋重春風第一州江喧朝灌口雲擁護遨頭雁落沙中渚鶻啼竹外洲使君燈火地爲我倚高樓

鶴山年少時守漢州元夕張燈金雁橋斷

次韻伯庸過天寶宮

松暝碧雲深鶴歸人倦尋朝迴香滿室祠罷月盈襟白鳥分山影黃鸝轉樹陰小溪流不歇咽咽似鳴琴

送白誠之赴台州別駕

岩曉巾子峯市近海潮通桂樹團雲濕松花帶露濃猿隨僧屐雨鷗送買帆風盡道無王事持杯百過空

贈瞿者

尸坐包玄象虛窗萬籟沈聽泉知地脈候琯合天心風定馬蹄急霜清葉落深弄丸端可學從此罷鳴琴

送成公履守光州

淮樹連空碧，淮山徹底清。濯纓羞戀闕，佩印樂專城。曬網雲催泊，提壺雨勸耕。地偏王事簡，數雁寫琴聲。

寄開元奎律師五首

開元古壇主，盡日着袈裟。社主勤供菜，天神罷送花。蒲團黃葉護，香鼎白雲遮。終歲無王事，縑經到日斜。

開元古壇主，老至律精嚴。洗鉢魚遊水，開門鶴入簾。拾薪供茗具，滴露寫經籤。已悟如來意，看花不用拈。

開元古壇主，身世兩相忘。客至常局戶，僧來不下牀。神光千里鶻，玄辨九秋霜。白葉渾消盡，蓮池任意香。

開元古壇主，瓦石化丹青。似住元非住，無營類有營。念珠金的磬，戒鉢鐵晶漿。我亦慚塵垢，清齋養性靈。

開元古壇主，幼歲已相聞。我竟飄京國，師方玩水雲。一官千日計，萬事五更分。共約修蓮社，空林洗垢盆。

髻亂侍諸父，拜雙峯祠堂。未嘗敢有題詠，二十年來接武于玉堂瀛洲。霜露之思，缺然有覩。近聞平石長老與廢補，仆光紹前聞，遂述舊懷爲六詩，且申數仰。

沈沈大士閣，千嶂萬夫降。近樹青禽獨，前松白鶴雙。雲霞生几席，星斗列軒窗。俛首京塵客，生涯愧老龐。

慚愧雙峯老，光明兩足尊。新放釋迦佛像午窗鈎竹影，凍筆點梅魂。齋近烏啼樹，禪迴虎伏門。春來有新雁，勸我趣歸轡。

經院辛勤日，千金記始興。創寺時以賜金千兩，經始今八十有四年。兩荒蟲蝕棋，壁壞鼠緣藤。舊觀丹青復，諸天錦繡承。短簷增突兀，會見出虛能。書來修選僧堂舊有術士言太

聞有顯者故未及之陰陰虞監宅，虞宅承鬱鬱越公祠。掬水不入獻，布金猶受疑。流年翁仲守，往事葛知澗。水流處，曾傳玉帶垂。

寒徹清泉底，山章上水華。定金非在井，羅襪羅尊者語傳昔有煮米卻成沙洗目能生電搜腸可當茶人持一月去此月落誰家

蹴跌千樹暝，彈指百花香。道以東巖的詩於北澗，新歸雲呈住相行，簪掃空塵靈鷲誰公論，啼猿正惱人。

次韻張希孟凝雲石十詠

我愛凝雲好，神交萬化前。碧窗圍蜃氣，黑浪裊蛟涎。化石知何代，出山今幾年。相從清思長，寸穎起蒼煙。

我愛凝雲好，飛塵萬馬驅。雄深壓將士，峭直傲公孤。斷足鼈分極，摩牙虎負嵎。何年化霖雨，慎勿竟虛無。

我愛凝雲好，雍容諫諍姿。虛中超混沌，正色走窮奇。潤物非無意，成功自有時。棲遲元未晚，清坐愧神疲。

我愛凝雲好，氤氲萬象深。鎮浮廊廟體，閑靜雪霜心。屈曲蜂房綬，玲瓏蟻穴淫。玉京誇獨秀，此日汗腰金。

我愛凝雲好，朝昏境不同。金芽養靈谷，鐵網起晴空。月色古今正，潮痕子午中。點頭那有異，吾欲問生公。

我愛凝雲好，神清湛欲留。岷峨千古雪，秦華一天秋。獨鶴離羣，皎層冰出澗幽。無言有深抱，山立正陽休。

我愛凝雲好，模糊老墨仙。癡摹端食月，渴驥欲奔泉。守黑壺中日，談玄洞裏天。煙霞元自足，塵世未爲賢。

我愛凝雲好，倚然一榻樓。支機何物誕，醒酒此君低。香遠能爲霧，泉深解作溪。未須鄰綺角，端可比夷齊。

我愛凝雲好，能歸萬古春。遺簪三島客，椎髻八蠻臣。柏子添清供，梅花寫舊真。天心元不動，東海任揚塵。

我愛凝雲好，蒼龍壁破飛。振纓悲濁垢，整珮謁清微。歲月江湖浪，冰霜玉韞暉。黃塵今幾許，且勿展書闌。

山水圖

樹重雲光溼峯寒曉氣清抱琴人欲往門暗客相迎
凍雨生寒溜深雲倚怪藤
寒驢吟不得指點墨千層

淇綠堂

卜築荆溪下碧陰生畫涼軒昂丈人行瀟灑此君鄉
月候嶺山鶴雲催嶺谷風
衛風朝夕誦底用別詞章

寄砥長老

雙峯不受暑傑閣稱幽禪蕉葉綠雲扇藤花白雪氈
見龍增澗水喜雁點江天
笑我開平客于今第幾年

送李希白降香武當山

絕壁通靈賴天香簇寶華重明應龍馬習坎伏龜蛇
度嶺金盤日穿雲玉佩霞
道逢采苓叟應與論南華

送永新王東野還里

天際風花黑燈前鬢影蒼方刊肘後秘金散囊中裝
某樹童年種茲丘晚歲藏
已忘朝野事飛鷺起鳴榔

輞川圖

詩中傳畫意畫裏見詩餘山色無還有雲光卷復舒
前溪漁父宿舊宅梵王居
千古風流在披圖儼起予

贈雪窗上人

少日觀滄海陰山恨未登飢餐太古雪渴飲萬年冰
柳色迷官道鐘聲動客燈
聞聞與見見問我一枝藤

直沽口

二水赴滄海客行殊未休漁舟維病鶴歸棹起輕鷗
雨重雲光溼天低樹色浮
京塵今已洗從此問菟裘

三月廿九日阻風馮家口

飄泊春風怒維舟古渡濱防堤堆馬鬣憂浪捲龍鱗
撇掠吞吳陣紛披障庾塵
柳陰亭午轉人靜白鷗馴

次韻劉明叟

欲知行路苦孤雁促歸期矮屋燈昏際空林葉落時
滄浪誰欵乃櫟穢笑吟癡
點檢韋囊裏珠璣總屬詩

壽閭承旨三十韻

寶曆書堯甲蒼杓指夏辰脩齡天保魯嘉瑞嶽生申
人物中州正陶鈞淑氣淳
舒晴翹孔翠墮地擢麒麟藻思傳髮綺蜚聲起摺紳
文鋪崑玉鏤賦約楚蘭紉
樂道車中聘談經席上珍飛騰油幕佐執簡柏臺賓
黼黻開丹地絲綸演紫宸
慶雲圖遠牒甘澤洗荒塵評論空餘子儀刑倚重臣
昂霄漢表皎皎雪霜身
滄海鷗忘慮長風驥絕倫名高諸彥避德威後生親
朗鑒中秋月天和太古春
精忠言款款獎引語諄諄書葉題文債詩筒破酒巡
筆翻金井凍詞吐露桃新
格律常楊陋篇章鮑謝鄰辛勤憐我輩銓賞屬斯人
南極呈黃道東皇校絳輪
霓旌紛綺旆香鼎秀氣氲果熟分金母丹成養谷神
心澄眸轉碧光瑩頗浮銀
物色歸青簡年華閱大椿小車花外影馴鶴竹間真
賀履聯行整傳觴捧勸頻
疎閒看遠岫虛靜傲蒼筠往事雲舒卷流年肘屈伸
長生端可學靈壽不須陳

次韻仲章過陳氏城南書隱十韻

矮屋參差倚平蕪黯淡看夢迴榆塞遠愁絕翠峯寒
白髮游絲里丹心古鏡蟠
槐明金瑣碎菊鑄玉嶠屹憶月時看劍臨風復整冠
鄉音憐過雁古調拂離鸞
去矣歌招隱終焉樂考槃晚知交態薄老識宦途難
口腹非真累毋煩饋一簞

入南城遇老醫言山陽舊事因成十六韻

邂逅山陽老相傳事已訛姦雄歸草莽天地入悲歌
太守籌謀誤將軍禮數苛
韃靼同下吏騶御失前珂渙認顏如此憑陵事若何
比肩身肯辱卻立齒爭摩
水搭寒雲甲風揮白日戈耳聞人作膽眼見血成河
禽霍同玄子倉皇類小騶
官軍奔及馬婦女走乘騾自古儒冠忤難將杯酒和
功成真草草先公在府時
國後維揚論功威謂偶幸時至復峨峨漂母恩徒快中郎詠未磨
將有北征詩遺屯迷鑑石
所築舊浴龍渦土沃村村麥樹深處處荷人生貴行樂何必問銅駝

壽致政王侍郎八十二韻

壽俊標周士儀刑望魯儒輞川繞詠賦璜水祕謀謨壯歲丰神整明時膺仕殊
東曹誇鵬擊公府羨鸞趨審象三韓使含章四皓圖長身昂野鶴正色叱妖狐
普墓文何早傳家計豈迂鄉稱三老舊人說二難俱舍並分桃塲田開別辛區
水邊時避飲月下屢嘆扶眼碧看山媚鬚銀映雪癰油車懸蹀躞野服綴襜褕
社肉時相餽春醪不用沽綵衣新稚子椎髻古奚奴鼓擊深深舞茶烹緩緩呼
花飛迷去路鳥下避行廚南極珠分瑞東泉斗借斟造朝看賜杖入里記垂弧
翠柏根如石靈龜息自康從今躋壽域底用詫康衢

壽年獻之大理卿七十三韻

氣概岷山秀風神閬苑仙西州餘故老南國挺真賢瑞靄垂孤日人思衣繡年
清門開臺慶綵籍紀齡延止息功參易虛心體合玄厖眉垂素手漆髮換華顛
今歲七十眉間忽鳩杖何期賜牛車不待懸三鶴傳素緒一鶴記青氈粉社爭
爲壽蘭增數擊鮮風驂追廣莫雲珮憶鈞天往事清霜木希音太古絃五更尊
禮絕六老舊堂專所居正六老堂遺址杞菊調羹鼎丹砂養井泉慵書乞米帖羞辦買山
錢醉劇簪花舞遊疲枕石眠黃公終慕隱白傳且逃禪文物傳青史耆英入繪
編弁山寒戢戢茗水響娟娟望海傾朝夕瞻星候次躋登龍身未武執雉意空
傳偈及徒多恨低違祇自纏窮鄉真坐井陋室強懷鉛夜月思延桂秋風學詠
荃終然羞弱植復爾滯孤鶩閑字瓶空在傳經席未前牛衣期振拔馬磨費評
詮冰柱垂青嶂蟻珠湛碧淵至言機已息妙技目無全凡質丹須換精誠溜合
穿澗風輪善頌立雪冀敷宣

壽李承旨四十韻

寶曆開三稜瓊章集萬神蒼龍迴插子玉兔候交辰潞水丹騰渚盡關氣接受
道傳莘野正學比傳巖醇帝運昌文統師臣秉國鈞清宮高贊畫舊邸舊經綸
意得超今古才雄異等倫春浮霞錯落秋映玉嶙峋三執中書柄重開大國鈞
黃鍾陽脈脈瑤圃霧氤氲仙鼎神膏祕宮壺掌露真恩醴錫麟脯味薄謝猩脣
瞳碧光流漆顏紅色耀銀垂紳凝泰嶽設席陋平津手挈重華古心追貞觀新
至人專上壽八表樂同仁非虎耆年並猶龍祖譜親息深忘健化機靜狎鷗馴

蕩蕩心無競肫肫俗易淳極知調鼎鍊不惜汗車茵竹帛千年事桑麻萬里春
管商謀可鄙房杜跡常遵斟酌扶元氣彌縫護國珍倚風憐竹弱聽雪喜松皴
玉署親裁詔青蒲獨奉宸蜀江移戍罷浙土減租勻榻淨唯烏几堂虛且角巾
手揮廷下吏目送幕中賓習隱時思許題詩尙憶秦泰田溪溜溜花塲潤鄰鄰
問俗停車緩食賢倒屣頻藥囊儲赤箭水鑑徹青蘋滄海收毫末空林絕隱淪
藉功文館定約法論堂詢出處關吾道安危佩一身政須陳蹇蹇直與紀離離
績藪慚班馬抽才頌甫申占天徒有管望治眇無垠閱歲桃成實知年海拂塵
扶疎慚小草葱蒨託靈椿

送文子方著作受交趾使于武昌長律二十韻

萬里轡隊貢清秋督使馳乘車專使命受幣聽陳辭紫舌音聲校雕題聚族滋
玉門心愈遜銅柱約難移江漢尊南服星辰拱太儀趨庭輸齒革授館列膏脂
私覲情鈞隱公言理折飛彈丸空有險束矢定無疑桂蠹消煩滯著龜審事宜
要荒工跌宕保障慎羈縻鸚鵡寒汀遠蒹葭晚岸歌壯遊詩句豁古戍角聲悲
月蠹朱簾正山低翠浪歎班超空耿耿陸賈政怡怡楚水愁腸結衡峯望眼賒
過門王事急去魯驛程遲緬想垂衣治深求備哀資大夫謀可利小客禮須持
諭蜀徒煩檄平南漫擬碑佇看王會傳端假史臣爲

魯子暈御史分按遼陽作長律五十韻愛其精密予今歲亦扈蹕開平

因次其韻

象御天街正烏輪海觀昇省方秋戒愼扈蹕歲因仍石迸根駢拇山迴勢左肱
塵深疑帽重霧密覺衣蒸午頓炊難熟宵征酒易勝解鞍心惘惘執轡念兢兢
酪水分壘告通薪算斗升皮毛均製服脂腴或然燈統幕迷高下烽臺閣廢興
度關泉水咽出口月華澄復戾官芻峙魚鼈輝粟徵千房雲疊疊萬龜墨層層
列帳排衣甲行營護棘矜旆旋環似翼鼓發去如繩斗北瞻紅棧雲西指白登
草肥青穠極松聳翠峻嶒積雪疑忘象搏風訝徙鵬屬車攢帳帳行殿儼因憑
白氈時逢賈朱衣定指僧翠旄逼華蓋金甕耀觚稜觀闕天經界儀臺象緯凭
伏飛拳似虎鐵杖足如能竹帛司常煥丹青職貢增會朝旌幟錫宴寶卮凝

陞立齊垂臺師行陋釋棚廣寒通月窟高爽寄涼楹上聖英資異丁年武德弘
天戈中夜渡星檄百川承同軌嚴行夏明裡取用鄧別州端首冀分器定先滕
德啓無疆服光傳有道曾皇威宣絕漠陽澤散堅冰表正辰居所漸仁水集壩
庭開下鳴鳳苑廢罷飛鸞舉逸尊加璧掄才鄧販綰鄧林搜入柱瀛海取三凌
曲學漸繩祖孤聞賴得朋沈思雲外弋冥索澤中留客議難同鶴人疑驪聚蠅
濡毫終有思執簡豈無懲謂可兼遐邇胡云立愛憎清芬蘭佩結芳薦蕙殺蒸
鴻筆吾誠忝輅軒子累乘共知心耿耿相對髮鬢驚馬磨誰憐許龍門共企膺
枚生詞過實揚子德徒稱威化乾坤關王綱日月恆麟符昭炳蔚豹霧駭超騰
虛白難爲繪空青不受矚欲追千古筆爲付一枝藤

王趙公八十應制十韻

耆德膺熙洽皇風協泰和公明旁作穆帝念敘惟歌粉社新封土蓬壺舊隱窩
黃公資輔翼白傳退婆娑望日靈龜息擎雲古柏柯精神霞炯炯儀觀玉峨峨
設醴樽浮蟻兼珍釜錫駝擁牀爭置笏立馬會鳴珂服食丹藏井絲綸錦簇窠
承須依日月何必問煙蘿

壽開府承旨十韻

泰嶽舒紅日天門爛紫霞氤氲生宰輔磅礴贊亨嘉文武揚中外寬嚴接邇遐
遊嵩雲擁馭度積雪飛沙畫戟車流水青編筆有花精神春不老器宇海無涯
玉殿彌綸重金鑾密勿華傳宣花似斗錫宴果如瓜上壽三千歲元勳第一家
山河開賜履早晚聽宣麻

劉邗公九十應制十二韻

賜履光華闕延齡冠帝畿氤氲秋露凝菌蠢露凝芝六聖存遺老千官介壽祺
傳宣鳩飾杖錫宴蟻浮卮餐玉銀鎔頰簪花翠壓眉灌陰機帖帖擊壤樂熙熙
坐石雲生窟澆槐水溜池霜深風脫木冬暖凍消梨往事先朝夢多情舊日詞
魯公方拜後鸞子定爲師用拙長年機虛心太古著成功全靖退樂道過期頤

次韻伯庸畫松十韻

妙思通靈素玄陰接帝青抗顏躬蹇蹇蒙頂髮星星颯爽龍差蕭疎鶴鍊形

壁虛生地籟斗近界天經蜨夢春濤湧蟲疑曉日冥雲生停學候風入倚窗聽
屈曲車連軫騰擎策列庭戀鄉思海岱封爵鄧云亭月落孫生嘯天寒屈子醒
雄姿輕虎豹浮跡陋鷗鶩

壽張希孟父郡侯八十二十韻

古渭垂綸老康衢擊壤翁星輝騰處士天爵賁家公顯氣西郊肅祥雲北渚濃
坐班鳩杖曳舞轉柘枝童書骨英光聳厖眉厚德充九重恩誕錫三命偃彌躬
麟紋開華旦龜齡擬少蒿簪花便廣額植菊瑩方瞳鼎金兼珍飫刀圭上藥融
傳宣壺燦爛合宴珮青葱積慶先猷遠詒謀晚福豐靈椿培世範玉樹挺家風
正色通天關高懷納楚宮倚風看雁北就日見雲東君父恩彌重交遊論盡同
竭誠心望聖移孝思仲仲意壯追奔馬機忘數過鴻玄參揚子衍書比伏生工
浩蕩漸摩澤昇平塊功定須超混沌何必問崆峒

王叔能侍丞相入見王繼學尙書序其事謹賦十二韻

行殿圍氈邸轡輿擁翠簾重華方聖治上宰益勞謙臺閣推公幹蒿萊擢孝廉
官儀精考核選格絕停淹議禮心如穀探賢手自籤都曹清望重瑣闥雅才兼
對榻褰嘉寵垂紳俯伏瞻傳宣捫酒錫拜命襲衣霜令節薰風細皇恩湛露厭
事殊靈壽杖賜比水精鹽際遇喧朝野矜誇徹里閭遺臣思載筆往恨泣攀髯

清容居士集卷第九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

元 袁 桷 撰

律詩 七言

廉右丞園號爲京城第一名花幾萬本右丞有詩次韻

閉戶春深詩景侵卷簾新燕掠清陰亭梅月能消酒肅肅松風獨和琴新筍未容穿石徑落花時許補雲林主人妙手隨機轉萬本姚黃磨紫金

稷日與剛中待制至廉園閉門不內駐馬久之復次韻

雲鏤亭臺烟霧侵難將稷迹擬山陰花飛竹外疑紅袖水度松間自玉琴駐馬客迴迷遠路倚闌人在隔清林誰言洞口無消息一見應須直萬金

送孫道士歸杭

送雁南飛十五年朔風吹雪上華顛梨花的的疑蝴蝶燕子深深似杜鵑東野先生愁外句西湖處士夢中緣抱琴獨去知無奈一棹春江水拍天

次韻王寅甫侍讀莅醴長春宮

飄飄笙鶴兩絲輕聽徹靈歌曲再成玉案香分花有影瑤塔松暝露無聲九枝燈裏開真景三素雲中賀太平莫怪錦袍衣袖冷還家從此羨長生

蛻骨棲棲似鶴輕觚壇危處玉爲成天街正候三能色雲所疑呼萬歲聲氣篆通靈歸廓落心章祈歲報清平金瓊上瑞吾皇意不用神芝朵朵生

題張宗魯編修詩集

雁蕩峯寒畫飲冰碧雲爲構玉爲樓已除白髮三千丈疑上瑤臺第幾層松頂澤涼遊整鴈原頭火淨撇游鸞何人妙解清新句剔盡風簷一寸燈

送李伯英秀才歸廬陵

黑頭徒步謁神州藪藪飛塵鬢已秋日暮競傳鸚鵡賦天寒誰解驢裘雁聲未歇砧聲續燈影初銷月影流可是親知留不得故園清興起滄洲

次韻答周秀才

湛湛玄雲起研山桃花爲色玉爲顏溟鵬水擊三千里天馬風生十二閑芳草春濃堪試筆長空秋盡獨憑闌松階翠影流如滴遲子攜書共往還

次韻成季灤陽見寄

客思如癡日似年晚風投憤思悠然看山不逐馬蹄去得句時從雁足傳紅綠菱荷秋岸岸青黃蒲稗兩田田舊鱸有興愁無奈欲問渾河下水船

次韻陳又新

登臺底用惜春非平楚微茫落照時燒後斷碑遺鳥跡耕餘殘壁隱蠶眉泉分去路蕭蕭玉山聳歸雲簇簇旗駐馬應須更搔首遠烟迴雁不勝詩

西湖空濛圖

舊隱湖山筆底收相從京洛意中游昏昏車馬飛花雨寂寂鍾魚落葉秋千古登臨翻昨夢百年歌舞漾清愁何當化鶴看滄海不用呼猿汲澗流

次韻張秋泉盆梅三首

萬里南來帶白雲低徊猶作自由身孤根蓄雪疑無伴冷蘂餐霞別有春頗憶西湖頻入夢不煩東井與生神相看歲晚真清絕疑是瑤臺第一人

深明閣裏江南樹老鶴翹翎似病身紙屋藏雲團白雪丹臺朝日補青春蒼苔有恨悲山鬼翠袖無言倚洛神回首空林歸未得淒涼相對獨關人

華頂空餘萬疊雲獨將清影伴吟身虬枝欲扶窗前月驛信能通塞外春底用施鉛鄰越女從教翦水恣波神碧虛仙客清無奈留作新詩故惱人

次韻仲章游南城二首

瑤閣雲深野馬昏分明日月引天門峯迴九鎖疑無路水過三叉別有村頗怪鶯花春不負卻嫌難黍約誰存山童閉戶茶烟暝客至從渠未許論

側身千仞苦不早愛此春從天際浮北雪西山憐我瘦黃塵白日送君游翩翩目送雲中雁杳杳機忘海上鷗今古登臨總陳迹倚闌何事起清愁

贈王君佐

精神映日碧芙蓉直節昂昂衆不如十載長安心似水一官淮海食無魚少年已擬治安策晚歲肯爲封禪書聞道功名須皓首鐵冠簪髮莫嫌疎

送蕭立道歸天台

華頂雲寒人不到煩君爲上最高層天雞正叫三更日海鶴曾餐六月冰客路

微莊同脫木鄉情依約近歸僧還家莫作探芝叟背負青天傲大鵬

送李景山使交趾

萬里雲南把一麾日南重見使車馳思家不作玉門表得句擬題銅柱碑象譯
舊傳周禮樂馬人遺俗漢威儀桃榔溪驛疑飛雪樹樹梅花九月時

九日書懷

烏帽衝塵鬢漸斑花情獨遠新霜去雁天幾少落日歸雲雨意多拄笏
看山真我事持螯把酒爲君歌登臺欲盡鄉關望一徑松陰長薜蘿

慰曾道士

積構層巔聳玉臺松花浮翠雪皚皚終然一笑騎鯨去可是長眠化蝶來身外
乾坤憐納芥壺中日月隘浮盃何人欲問先天事隱几蒼髯換不迴

抵滄州先簡善之應奉

黃金臺上英賢滿白玉堂中步武新愧我清塵暗顏色羨君碧眼睜精神春風
未信看花少午夜應知視草頻北望五雲開曉霽相思那得勝相親

送李彥謙赴西臺御史

百二山河驄馬游西風渭水思悠悠鶴翻古柏千年雪鵲擊平蕪九月秋拄笏
漢陵尋玉雁解鞍蜀道問金牛官曹未墨何時了一榻清吟是勝流

張虛靖園庵扁曰歸鶴次韻

招仙游館構亭亭萬壑松寒曉日青玉局講殘春換劫石臺丹在草通靈紅羊
赤馬悲滄海白虎蒼龍儼大庭爲愛子喬笙鶴美月涼時許夜深聽

送華道士降香武當山

神君壽與玉皇同歲歲香傳第一峯龍虎使來紅日擁龜蛇靈在碧苔封萬年
松子天風奏九節蒲根澗水春博士文工成故事石牀爲採玉芙蓉

送虞伯生降香還蜀省墓

玉雪祠官貂帽低笑乘飛燕上天梯寶幃繡重圍金粟鉤合香嚴印紫泥官鐙
每供千歲鹿驛程深聽五更雞流沙可是河源地搖首揚鞭更欲西

承相墳前雙闕摧泉聲隱隱柏崔嵬金牛已向秦中去銅馬空傳渭上來叢竹

兩留銀燭淚落花風颺楮錢灰百年華表塵千劫聞道曾孫始一回

再次韻

振衣千仞笑雲低捫歷星辰履劍梯度坂政須三尺簾入關應笑一丸泥神君
祭重祠青馬墨客才工頌碧雞萬里遨頭端不負花開緩醉玉東西

閣道新年舊石摧望鄉使客意嵬嵬犀牛坐見降王去杜宇聲隨望帝來三卯
錄成魂有憐五丁神泣劫揚灰推醺欲作鄉鄰會揮手先催弩矢回

三次韻

觸石危藤壓路低哀猿送客上丹梯一百八盤雲亦雨二十四番花似泥解佩
浮游憐野馬振衣亭育聽天雞拾遺已去武侯遠空戀祠堂與漢西

時平弔古莫心摧去驛斜陽指馬嵬曲曲松陰隨帽轉層層山影入杯來草玄
有意池留墨觀象無心筋畫灰爲問丈人今在否青牛穿嶺日千回

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分院上都二首

玉京高處雪流脂連插雞翎綵垂蹀躞有泥歌獨漉琵琶無夢說相思黑河
舊樂催填譜白海名花擬進詞羽獵上林俱罷賦卿雲何以報明時

淺坡平疊嶺漫漫拂嶺青帘卷畫看甌屋起營羊脾熟土房催頓馬通乾桐官
走驛傳金輅冰正分僊貯玉盤莫上鄉臺望南北白雲微處是槍竿

寄王儀伯太守

維揚太守文章伯故壘荒烟取次題逆浪風高淮白上寒沙雲落海青低極知
后土花如雪不惜平山醉似泥跋馬使君官驛畔揚鞭卻在夕陽西

壽劉承旨

茲審齡開希有文潤太平玉杖造朝樂堯堦之化日銖衣拂石歌舜殿之
薰風壽擁靈椿散傳故梓敢陳善頌庸贊令辰

棲棲鶴髮暎方瞳玉帶桓圭一品崇禁署清名行世久高門盛德與天通升堂
衣並老萊子微國詩傳衛武公共道榴花宜結實綠陰濃澹駐杯中

孟習卿都事母八十歸省關中其家四世科第租十五當金亡時舉進
士終待制

鶴髮初開九九年東西雙鳳集庭前乃兄官徽煌篋藏龍榜金花淡案捧鸞書
鈿軸鮮竹筍清甘宜夕饌堂花芳遠傲春妍風流文物關中舊點檢諸孫射策

送李元章宰陝縣

稅寬鄆壇匹馬歸冥鴻斜日悟天機明時法律心常鄙小邑弦歌願豈違賴水
初霜黃葉下華山新雨碧雲飛當今人物須公等行見鋒車入帝畿

次韻李伯宗苦熱

庭院無眠夜氣深繁星閃閃漏沈沈祝融火翻初劫姑射疑冰易舊心角枕
雲蒸紋欲斷蠟燈烟暖淚難禁蕭騷忽作還家夢翠木扶疎萬竹森

次韻程士安睡鶴

疏翎慵受朔風侵谷口雲歸自在心蜨化不知人事改蟻酣空憶世塵深珠宮
胎息天濤靜寶所神游斗柄沈何事驚鳥繞林樹月殘衝曉曉晴陰

次韻陳海陰

三月雪花飛作氎春風似欲駐新年夢當好處成烏有歌到狂時近自然村樹
綠齊黃鳥界海山青盡白鷗天何人會得龐公意布領長披不上船

次韻院長退朝書懷兼送李元章廟令三首

踐阼篇陳夙致齋明良慶會叶榮懷南山豹聳文章潤嶠谷鳳鳴律呂諧黃閣
規模深倚注金鑾人物費推排夜光照坐羣傾動誰道驪龍左耳乖

朝迴深坐碧雲齋無限家林入素懷整頓乾坤新禹貢翦裁冰雪舊齊諧觚棱
望日紅蓮擁蹀躞看山玉筍排魚水政親那棄得白鷗相對莫相乖

曾着蟬冠會宿齋陽春玉雪映澄懷黑頭瑞世須奇遇白眼論交自寡諧輕裘
當增身獨障有乘馬入廟門者叱出之舍桃薦廟手親排蕭蕭匹馬投山縣人事相推似好

乖

題鰕齋

蒙蒙眇眇傲滄溟差殺任公夢未醒寄館蠅鬚猶綺靡深藏黍粒獨清寧掌中
旋舞憐飛燕案上能行笑巨靈惆悵九衢長劍客駢肩堂下慕遺腥

送東平程太守

泰嶽巖巖鄆水清分符投老得安榮百年禮樂維時舉比屋衣冠合旦評馬馱
舊封蒼檜老龍鱗古殿綠蕪平高唐路近羊生泣東望憑公爲寫情

送周南翁分刺池陽

柳亭松露十分甜秋浦天青雁拂簷黃葉滿庭君吏隱白頭掩卷我郎潛風催
帆影迷紅蓼江送歌聲入畫簾惆悵九華金碧洞謫仙人遠月纖纖

次韻雙頭菊三首

袖舞西風大小垂駢頭容立傲霜姿步搖高擁車同入笑靨初鈿坐共移素質
斷金疑並蒂閒情餐玉喜浮眉蓮池睡冷鴛鴦起似怨秋聲有恨離

碧雲低壓玉繩垂鸞鵲交翔表異姿白帝司秋全已肅黃人捧日馭初移禁宮
罷講扶雙鬢桂館霜餘卻十眉剩掃雕摻兒女態象中明兩見黃離

空庭雲盡露珠垂翠羽交分大雅姿氣服中黃心獨苦光浮大白眼爭移智瓊
有約徒誇額京兆多情卻畫眉桃李爭妍真不遜故留雙玉伴支離

閨早山青玉軒晦庵容齋諸賢鵲詠之地虞伯生作記吳成季令賦詩
江南琳館蕭閑地一一新文付集賢真詰總傳天外語禁經未勸酒中仙步虛

巖近琅玕響禮斗壇空薛荔緣諸老會文題詠絕口誰鳳質續離弦

題揭曼碩詩卷

深湛妙思筆鋒收的的冥鴻楚岸秋直以紫芝招綺夏擬將白羽定曹劉松濤
夜漲驚金谷花雨春濃爛錦洲此意徇徇人未識期君翫月上南樓

送衛大隱回錢塘衛清叔

謬謬中丞骨已仙滄洲漁火起寒烟魏公賜宅猶傳笏元子磨厓可賣錢夜雨
鼠鬚編素業春風麈尾話行年西湖雲鎖梅花凍休浪狂歌酌酒船

送華道士住宗陽宮

黑髮祠官佩水蒼菴松深處對虛皇黃柑有法能爲酒紫元無飢可當糧招鶴
舞虛山月冷檄龍吹雨海天涼瑤池欲問長生事汲澗研朱寫綠章

翦刀草

手截溪流護翠苗，層陰淡蕩碧雲嬌。秋風玉殿叙留股，晴日朱筵舞折腰。眉缺可能分燕尾，頂荒猶解插雞頭。思往歲南方厄，羣采空陂恨未銷。燕尾爾雅皆是也南方饒歲採食

馬伯庸擬李商隱無題次韻四首

金縷歌殘月滿江，玉顏曾憶侍油幢。象牀雲重恩專壹，鯨錦波翻賜疊雙。春淺正宜軒作幕，夜涼深恨魴爲窗。浣沙可是無靈匹，側足寒溪澗石淙。翠簾匝匝護朱光，千葉宮桃滿院香。閨苑有鸞通尺素，靈橋無鵲寄流黃。上林武罷帝已蜀，與慶同工商友部不是月中現。度由世人那解曉霓裳。相期心似石城潮，日望晴虹結彩橋。卻月眉愁歌漸遠，凌波步近意非遙。抽琴有恨迴清角，臺袖無塵轉綠腰。弄玉最憐隨鳳去，秋來誰與伴吹簫。白髮詞臣兩耳垂，華諛堆笏陋牛醫。宮娥引燭催麻日，院吏傳更寫制時。蠟然化生秋夕賜，翠標疊勝歲華移。低頭欲說唐朝舊，願侍虛皇進玉卮。

送浦如淵辭官南歸

厭聽朝雞擁被吟，吳船水滑碧千尋。平洲種橘清霜重，小野栽花綠霧深。瞿鵠真能談孟浪，鴟夷端自愛浮湛。因君搖蕩還家思，燭影秋房恨不禁。

送李公敏薊州之官

幼着儒官佩楚蘭，文章元不給飢寒。風前野馬停盃卻，天際冥鴻挂笏看。作計政須千樹栗，養生那用九還丹。偏州事簡登臨足，花下題詩更倚闌。

劉婦表門王中丞妹

空林露下菊無馨，玉雪深闌養暮齡。河水汎舟雲耿耿，湘潭鼓瑟雨冥冥。夜燈孤雁鳴何切，古鏡離鸞舞已停。晚歲不須多感慨，雙檣高亞柳枝青。

永新□氏義門

銀髮棲棲鶴骨尊，舊傳庭誥諸孫要。同公藝書芸館還，擬自倫標棧門春。酒緩歌常棣雅，夜燈深候鵲鴒原。他年欲向廬陵客，詢是瀧岡第幾村。

送柳唐佐出守懷孟

雨道塵深曉倦趨，河山環抱暫分符。花開屬縣詩頻賦，竹暗名園酒易酤。積雪

翠峯通小有，祥雲朱邸接虛無。寇恂可是專河內，入覲應須馬疾驅。

次韻大亭待制賦院中御馬纓花

華林清切謝塵纒，坐閱朱英不下堂。九就當胸猩血淺，六鷗飛翮雁行長。擎天力重朝承露，向日心專夜斂香。清蔭政須容小草，肯同羣卉鬪妍芳。

賦文子方簪簪亭竹影五首

簪簪亭裏畫天然，穠淡疎明筆有玄。水底青蘋羞宛轉，月中丹桂妬嬋娟。錯刀側布難爲贈，鉤鎖橫陳不受填。午夜碧窗人獨坐，分明清派出丹淵。文與可號丹淵集瑣窗午色墨花鏤，側側低低隔面濃。日暎黃離金瑣碎，雲開白竇玉瓏鬆。蕭疎忽印青禽獨，旖旎旋疑分翠羽。重二子定知忘食色，高齋今喜見遺蹤。

霧縠褰衣網翠裳，倚風蕭瑟轉琳琅。縱橫直欲攻堅白，濃淡渾疑榻硬黃。劍氣低昂動天地，神光離合幻陰陽。陶生久矣知形累，歲晚沈冥託贈章。形贈

玄覽功深萬化遺，一窗光透白差梳。梳風櫛雨呈千手，卻月橫雲闌十眉。形蛻已忘身有累，神交應許我相知。暗中摸索誰消得，阮籍途窮眼未睇。

朔吹南塵久避招，閉門白醉獨逍遙。玉淵龍起鬚騰擲，銀鬣登繭動搖露。井珠輝湘女淚，雲屏翠暈沈郎腰。象中直欲窺參伍，肯學紛紛个字嬌。畫竹家忘个字

栗氏玩芳亭

納納羣芳入小亭，嵐光霧彩思沈冥。飛花成列粘棋局，高樹參前列畫屏。鶴避晚烟茶半熟，鶯啼午日酒初醒。春風可是饒紅紫，一片蒼痕眼倍青。

送牟景陽信州監征二首

風帽霜鞍絳闕邊，晚隨雁度新年楸。前諫笏家猶寶，架上經箱客總傳。世事不知蒼狗變，機心端與白鷗眠。冰天車碾淮南路，痛嚼梅花一惘然。

上饒山族水精屏江左諸賢冢樹零鬼谷橋寒松化珀仙巖土暖草通靈丹鉛有法供烹煮，筍蕨無租給使令。盡道中年多作惡，相看鬢影各星星。

送巨德新四川省郎中

金鑾清密簿曹稀，拄笏看雲數雁飛。蜀省地尊卿月重，漢江家近使星歸。草堂舊詠迷陳迹，石室殘經臥落暉。戰壘已從芳草換，未妨晴雨曉塵圍。

退食公庭日未西
浣溪清雨換障泥
簫邊舊式傳銅馬
弔古新詩問石犀
荔子綠陰鸚鵡過
杏花紅影秣歸啼
邀頭雅集須頻領
不惜鄣筒取次攜

送樂德敬甘肅儒學提舉二首

磅礴坤輿總帝圖
手提文印化沮渠
旋宮更問涼州譜
尙右時通楚國書
枸杞夜號端入驛
蒲萄秋落易盈車
飛沙斜日頻回首
歸雁相迎亦惘如
月支城下泉如酒
祁連山前雪似沙
虎頭萬里飛驛堠
蜨夢五更驚塞苑
苑老簫邊心磊嵬
李王堅壁骨槎牙
白頭太史欲歸去
時立東城數暮鴉

示從子瑛

聞子欲通靈寶秘
天台洞客眼深青
弄丸底問月消丙
服食那能老復丁
隔竹引龜心有想
按圖索驥術難靈
吾衰端有先天易
不用山中採茯苓

送玉筍山尋道士

五月凌風龜殼船
梁山深濶白鷗鮮
神清似飲金蕊露
病已何須玉井蓮
墨閣小春刊畫錄
碧窗新月補瓊篇
相親每憶相忘處
北望歸鴻倍惘然

人日立春子昂承旨賦詩次韻

鳳曆調元二節并
泥牛華勝得相迎
翦花欲擬丹心巧
縷菜深憐白髮生
日轉扶桑瀛海曙
陽迴析木歲華明
登高可是無芳思
歸雁南來倍客情
帝京節物喜相并
挾日晴暄淑景迎
鳳輦雲開人共仰
烏輪海轉子初生
是夜友正立春日
岸容梅柳風光動
澤腹魚龍水氣明
誰惜玉堂春晝永
汗青無補若爲情

書懷寄從子瑛二首

越公舊築鄞江宅
風捲飛花劫火新
子竟尋真餐白石
我方作史玩青春
金張螭綬本欺世
王謝烏衣亦可人
舊墓政須堅晚歲
雙峯擁碧嶙峋
當年羣從玉參差
炙輞談天不數奇
翦葉舞空山鬼泣
唱籌量日曆人疑
深春柳下爭飛騎
小雨花前鬪弈棋
我最少年唯閉戶
篝燈煮藥學題詩

送李仲函雲南憲使

鋒車春倚少城邊
上冢還家思惘然
就日雲低天尺五
圖南路近里三千
相如

作使文如綺
諸葛簫邊筆似椽
自是蓬壺舊仙客
望瀛新曲雁飛傳

送馮士啓淮東憲司幕長

遠涉江湖奉板輿
離亭柳色易枝梧
英標共擬崑山玉
符采堪鄰甃社珠
土甕煙高溼黃蘗
沙溝水淺漲青蒲
煩君敏手須期月
天際回朝認鳥鵲

送李仁父歸高安

枝藤雙屐展青春
廿載登臨筆有神
東海競傳垂釣客
南山曾恥上書人
解凌水滑千帆直
禁火烟消萬柳新
從此閉門聞見絕
高齋顏樂養天真

送王繼學御史分司汴省

松階並對影參差
君竟乘驄佐聖時
每恨同情不同調
可堪相送復相思
楚山春夢行雲識
汴水秋聲落葉知
我老江湖盍歸去
少留定刷錦囊詩

院長有子在外從許州募得之院中率賦詩

哀繡門楣五色新
明珠還浦竟相親
月中黿兔分傳的
天上麒麟抱送真
仙李蟠根元指姓
露桃食實始知春
青箱萬卷能傳業
佇看它年演世綸

題東平張善父野堂

泰嶽當軒積翠環
野堂高築稱身閒
深春藤榭花溪醉
小雨芒鞋藥市還
九老尋盟歌筵罷
諸孫勸壽舞班爛
客來欲說人間事
松滿疎簾月滿關

贈姑蘇陳生

蘇東昌遇大水買舟渡避水者二千得官

清秋水落渺無津
河伯登林竈有鱗
用力定知非一日
論功何止活千人
放龜晚歲川如掌
渡蟻當年筆有神
堪笑乘輿湊洧者
孤舟空櫓竟摧輪

送鄭景尹游麗水

冰雪長身映漆瞳
岩峴深處珮青葱
碧窗讀易猿啼樹
石洞題詩鶴舞空
強項政須消世慮
折腰元不爲身窮
玉堂倚馬須英俊
佇看鵬程振祖風

次韻院長新製安車

禁路繁迂雪護沙
老來丞相許乘車
向推紅日頭如葆
今看青天眼未花
馬識輪聲嘶外廐
鶴追轍迹過仙家
似聞相杵新堤曲
歷錄催朝屣翠華

送張道士降香龍虎山

清容居士集 卷十

天香歲歲下名山雪浦春融作使還鶴引老樵渾碧眼燕迎舊主的朱顏雲浮玉佩身疑舉霧結層樓手可攀暇日須回侍郎宅好題修竹聽潺潺饒州張待制之族孫

寄貫酸齋侍讀

解珮瀟湘已廣騷因風更望子胥濤身輕舊食青精飯思遠新貽金錯刀紅蓼秋清堪數雁黃橙霜熟且持螯龜趺林立嚴題品得意那無一字褒

次韻蓬萊暢師

西山秋冷雪皚皚馬頰聽出塞歌短艇水生歸雁急故園春盡落花多登山見月雲光淡坐石臨溪樹影峨海上故人機事息詩來勸我老漁蓑

次韻天童岫禪師

太白峯高積翠明老禪的的寄深情相思沙磧唯懷琿獨立鄉臺近子卿舊業久荒松露立浮名空眩槿朝榮定須結社修真隱寒月深燈了梵經

吳門賴上人年甚少訪余田舍且惠詩次韻

草舍苔深徑已荒何人着屐試初霜飲冰喝石精神聳蒼蒼跑泉齒頰香愧我歲窮驚浪走愛君年感鄙清狂古松流水平生願後會蒲團共燭光

冀寧徐母表閭

月落孤幃霜滿堦篝燈深護祿中兒肯爲別鵠相思操得見慈烏返哺詞槐柳拂雲森宅里芝蘭擁砌映門楣高堂釘坐雙眸炯時說初年涕淚頤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一

律詩 七言

元 袁 桷 譔

過揚州憶昔六首

令威化鶴千年返，列子御風旬日游。已信銷沈同此意，莫將寂歷起清愁。江流今古空陳迹，山色有無知幾秋。赫赫當年成底事，斜陽明滅隱滄洲。
漢東之國古隨州，一老昂藏死即休。黑髮虎頭真骨相，青春麀尾鬪風流。人言謝傳爲朝鎮，誰信鍾儀作楚囚。浩蕩乾坤納今古，好將汗簡寫千秋。
空遺蒸壤白如銀，不見當年指畫因。高視漢庭無出右，清談洛學竟成真。極知羽扇爲癡具，更恨烏衣是偶人。六合車書端有意，百年荆棘已生春。
蕭蕭凍雨濕旌旄，猶著殷紅舊戰袍。金盃昔聞歸馬埒，牙牌誰肯信龍韜。樓頭換箭鼓聲急，堂上傳盃歌韻高。到底姦雄有真態，木綿庵畔鬼車號。
連檣米艦接江湄，鞭撻東南力已疲。虛藉漸成藩鎮侈，書時被廟堂移清風。號野黃蘆淨，亂雨傳更畫角悲。從此甲兵端不用，書生有味老清時。
四城賦擬張衡麗，十鑑書同賈誼哀。公有四城賦腹裏春秋納雲夢，案頭今古起風雷。青衫不受折腰辱，舊尉慈溪爲郡。江東十鑑白眼豈知徒步回，乙亥間道歸里舟泊城南。更回首寒風吹淚下天台
此詩屬胡懷寧三省

觀物

黃河不信從天下，濟水那知有伏流。自古乾坤合神化，空將簡牘費冥搜。張華博物身終死，鄒衍談天舌竟休。我亦從今銷綺語，春風碧眼玩沙鷗。

客中端午簡善之

海城紅憶石榴新，海子空看芍藥春。節物似憐游宦客，風埃終媿醒吟人。已無蒲酒澆清恨，那用蘭湯浣素塵。健羨南坊鄧供奉，團團樂園坐笑歌頻。

再次韻

尙憶山城節序新，榴花疑是十分春。田園處處祠蠶祖，新間以端午蠶定絲價門戶家家插艾人。可怪詩書成白眼，卻從車馬識紅塵。思家那似攜家樂，尊酒招邀莫厭。

頻

次韻酬王參議

槐陰散髮亭亭午，花影持盃拍拍春。佳節擬酬懷古意，清風不礙笑雲人。光陰滿眼消黃嬾，世事忘言煮綠塵。相望江湖知已久，相親杖屨莫嫌頻。

玉堂合歡花初開鄭潛昭率同院賦詩次韻

一樹高花冠玉堂，知時舒卷欲雲翔。馬嘶不動游鸞雙雉尾，初開翠扇張舊渴。未須餐玉屑，嘉名端合記青裳。雲窗露冷文書靜，留取餘清散遠香。崔豹古今注：青裳一名合歡，今但名合歡，而青裳之名不著。

笑壓春菲綠滿堂，翩翩清暑獨高翔。錦雞朝日輕霞吐，彩鳳舒雲密翠張。中散舍傍銷綺綺，婕妤扇底泣黃裳。芭蕉可是無情思，一展隨風不解香。
風流一老笑烘堂，解佩看花欲共翔。夜露未晞歸翼斂，朝陽初旭怒髯張。霧窗不用青綾被，天闕誰縫綠縹緲。朱槿黃葵效開斂，爭妍那得有清香。

次韻鄭應奉苦雨

漏天有術那能補，息壤無功不願豐。漠漠雲陰來委羽，昏昏水氣接垂虹。吳門尤車塵已逐泥，黑龍火渾凝野燒紅，萬里乘除同此意，相看咄咄且書空。

觀閑齋紅梅次蘇公安字韻四首

莫恨飛瓊花信遲，相看冰雪已芳時。藥珠霞補春風面，萼綠雲開旭日姿。骨相未須嫌火色，精神真欲傲冰肌。何人灑灑紅綾裏，巧暈輕煤畫折枝。

臘底飛鸞瑞已遲，天將絳雪報清時。施朱可是良工手，補袞端歸大雅姿。溜溜溫泉傳賜浴，斑斑辱井愧淪肌。閉門已覺寒如許，迴首江南竹外枝。

雲閣香溫睡覺遲，不堪殘角曉鐘時。玉妃瓊屑難爲從，青女鉛華敢弄姿。可怪絞綃能幻色，誰將猩血解填肌。團團似就迴文錦，薄暮凝愁下翠枝。

筆底冰清落句遲，花神已報豔陽時。疎明不作顛狂夢，嫵媚猶存諫諍姿。酒力衝寒端著臉，枕痕破曉欲侵肌。道人愛人間色乞取初開第一枝。

壽善之

二月柳青春滿枝，十分蕉葉不須辭。黑頭政謝赤松子，碧眼故憐黃口兒。玉井

蟾蜍吞暗浪錦袍蝶舞游絲雲窗松暝文書靜蚤晚行修野外儀

次韻仲章游長春

積翠中天下土昏坡陀深處轉金門松間不遇采芝客雲裏空憐打麥村華表
鶴歸城已換滄洲人去柳空存高堂靈骨疑金鑲應許重游得細論
八極端能合寸眸丹梯危盡覺身浮手持玉笛誰爲贈背負青天我獨游山影
西來疑駐馬雲光南去似輕鷗人間底用重迴首樂極無愁果有愁

次韻仲章舟中思南湖

絳陰濃處彩毫揮忽憶春殘理棹歸約略晚花圍錦幄招邀稚筍試班衣長年
客影如雲度五月湖光似雪飛從此清林供笑傲莫看迴雁損天機

再次韻

到手清觴不用揮滿川帆影逐風歸花前自憶堂前竹道上重看身上衣虛牝
鳴秋通澗急伏雌驚曉隔林飛還家絕勝從游樂只恐雲窗趣斷機
倦客慵將塵尾揮倚篷日日聽催歸澄波自映烏紗帽小雨深憐白紵衣花徑
春殘人獨立松林雲冷鶴孤飛相思此地今如許萬里重迴且息機

次韻仲章過彭城

山影涵青簇簇來周遭城角漸低回梁分曲直雙龍下水合縱橫萬馬迴鑄冶
已銷游子俠登樓誰負謫仙才淒涼正字寒如許萬疊蒼雲鎖翠苔

仲章詩律大進數日道中論詩亦頗相合復次前韻以勉之

氣摩屈賈欲平揮格律論詩要有歸石髓定成千歲乳藕絲空綴五銖衣寒原
草盡蒼鷹攫涼月松陰白鶴飛從此窮河天已近還家何用詫支機

仲章詩律已入唐人風調而下語猶未馴妥殆類禪人過橋斷橋之意

近世學者類有此失仲章德業遠大當不若是此殆其弄翰也次韻

落落懸河巧發揮盤渦洄洑竟東歸苦心欲寄千年簡妙語誰傳半夜衣野馬
功名甘卻走雕蟲翰墨愧橫飛多言要是平生累瞪目相忘杜德機
玉色橫陳羽扇揮江湖邂逅似忘歸終憐古調難爲瑟誰信天香不染衣汀草
弄妍成背怨山雞照影惜分飛鮫人雨夜珠成滴清曉知裁第幾機

平生俗客手曾揮愛子清新欲倦歸北闕正鳴蒼玉佩南湖空製菱荷衣麒麟
瑞世非關走鵬鶚呈空不爲飛薄宦政須成吏隱莫將奔逐墮危機

舟行將次淮南行復敘別而仲章歸程可還家作端午次韻述情

曾憶登舟送客揮艱難何事獨南歸楚鄉水暖沈菰黍江國雲深潤葛衣坡筍
綠迎馴鹿過海榴紅駐小鸞飛笑顏已極誰爲語絕倒無嫌似陸機

中秋次韻貴白

桂子香飄露濕巾廣寒疑使月爲賓流螢不受十分采過鴈真成一點塵吹徹
梅花天外思飲殘竹葉夢中身靈河自有乘槎便擬轉神山開爛銀

寄王參議

潮川新樹綠勻勻睡起慵軒岸葛巾穿石養魚迴小隱盈缸醴秫補長春胸藏
醫國三年艾天與傳家一角麟蒼狗白雲今已定不應談笑卷經綸
玉堂文杏合歡枝共說仙翁賦有詩日暮團團空翡翠兩寒點點自燕脂塗鴉
舊詔追遺事揮塵清談補雅詞千古襟期誰與共相親那得勝相思

泊支家口望孤山僅一舍復寄

天平水闊鴈參差下有高人坐不移懸榻定知延孺子汎舟無奈似微之晴雲
滿塢開新畫落月穿梁想令姿眼底憐才誰復近裏糧端擬話心期

次韻應德茂寒食見懷

寒食光陰君莫游亂花羞別古枝頭山家蠶浴雨穿屋海步魚腥浪蹴舟楊柳
飛時疑是老杜鵲啼處不緣愁詩來未盡相思意刁斗寒清月過樓

次韻史猷父春游夜歸

留取餘春伴白頭落花如雪翠如流提壺不用頻沽酒垂柳偏能獨繫舟過雨
月開雲母障隔湖燈映水晶毬還家已覺衣裳冷遙聽鐘聲是竹洲

戲贈黃仲正

好花不受丹青鑄碧眼難將白黑分萬里宛駒出龍種十年野鶴異雞羣知卿
未盡才難數酌我毋多酒易醺午夜池塘有新夢好將色筆寫春雲

再用韻答仲正

愛子十年燈火動相看不惜錦機分飛花映水空憐色去屬出雲終念羣一寸
春霏生遠思五更清夢了殘醺詩來陡覺秋濤衰海嶼青飛片片雲

泊彭城復懷黃樓

黃樓高下復誰識白塔短長應得知萬里風煙歸傑作百年雨露起深思文章
自昔爲時忌翰墨于今作世師從此江湖掩蓬去碧雲斜日數游絲

泗水

泗水青於古蔚藍因依碧藻淨相涵遊魚細數心空羨活火新烹舌自甘可怪
然犀望牛渚底煩斬虎觸蛟潭清湍混混歸滄海不惜臨流宛舊衫

歌風臺

長安趙趙恣猖狂頭白翻思守四方不悟宮中有呂氏卻憂身後有吳王老翁
後嗣真癡弱遊子故鄉空慨慷千古英雄多此意荒臺清淺水微茫

清明

水落渾黃風晦冥不知節物是清明道旁新塚悲歡盡柳下長亭聚散輕門靜
軟韃歸燕逐沙寒客省過魚驚河南禁酒河陽飲醉醒相看總有情

宜遠樓

紫翠光中擁翠鬟分明倒影落西山遊塵自逐鐘聲去過雨能將月色還萬里
關河新勝概一天星斗舊躋攀絕憐想像空題詠後會應須共倚闌

李學士畫壁初成席上分韻得毫字

春樹纖穠隱碧桃秋山磊落湧銀濤天邊雨露歸青障物外煙霞入素毫有客
支筇臨水徑何人解珮憶蘭皋滄洲景物供題品準擬淋漓奪錦袍

次韻危公遠道士

驪塘族孫與
子爲年家

筆勢翻翻千丈坡一天清遠佩飛霞金莖欲採珠宮露鐵箭能敲玉壁砂人物
滄洲憐我輩冰霜喬木擅君家百年此意知誰會相視無言眼倍花
閉門積雪擁平坡誰把餘醺散綺霞掛瀑解裁天外練熬波竟化海中砂機心
著物那成語句眼論詩合到家從此相親勝相望不妨渴墨醉成花

再次韻

家世清聲起諫坡江湖邂逅忽披霞新姿正似三眠柳妙語能爲九轉砂杯寫
黃封來禁道窗留白醉近仙家慙慙懸榻何時下準擬寒空詠雪花
朱顏冰雪映瑤坡清曉朝陽漱碧霞神目豈堪容玉屑聖胎端可化金沙碧桃
有實誰爲種玄鶴無心莫問家可怪春風滿詞筆硯池頻與潄冰花

游城南次韻陳玉峯

市橋水斷綠交加蒺藜隴尋處士家坐聽蟲聲行木葉臥看雲影落簷花清晨
采露筠籠重薄暮沽春鳥帽斜一徑寒英端手種好烹晴綠代煎茶

送真定任生

束髮從戎天外萍還家何事說飄零花前秉燭頭疑黑馬上看書眼倍青倚劍
獨憐今古月吹笳時憶短長亭故人烏府頻相問一笑惟尋雙玉瓶

次韻史允叟殘菊

白鴈西風幾夕陽故園牢落是它鄉獨憐壽客三秋晚不受玄神一夜霜曉沐
緩垂蒼玉珮晚粧愁帶紫羅囊凝香深院誰消得時許飛瓊點額黃

次韻元復初簡危公遠

客舍光陰幾驛亭天邊白日轉重溟擬將竹葉留春住共慰杏花隨雨零鶯入
上林貪翠萼鶴旋華頂傲青冥十年道舊元文學爲笑無心似水萍

蔡逢原編脩婦翁壽八十

堂堂經學古儒風三世相傳八十翁靈壽杖扶雲兩屐延年水飲月雙瞳閑逢
好客猶花下倦憶前朝似夢中閭社從今誇盛集重行彩袖舞杯空

次韻陳無我題石窗故居

煙雨歸來別有春支頤曾作笑雲人還家未信三千里拂石今看第幾塵往事
黃梁方就枕多情白髮竟沾巾故園未覺秋容淡留取孤香次第新

夜別俞生

半秋歸夢常縈繞三十六雷煙樹重所居山名台人
謂山高處爲雷欲別祇看今夜月無眠更
聽五更鍾青帘出市橋邊路白雁連天海上峯聞道還家有新樂不妨雲榻臥

高春

次韻正旦會朝

閨闔春迴旭日鮮花光搖曳瓊僊僊金蓮漏下催初刻玉筍班齊祝萬年香擁
袞龍開黼坐風迴笙鶴舞鈞天朝元法曲誰傳得歸醉蓬萊話日邊

送山人還江南

白雁南來愛朔風掉頭我亦一枝筇澄江去浪疑奔馬古洞歸雲似伏龍釣石
水移黃葉滿丹爐煙冷碧苔封從今不說人間事更上峯嶂第幾重

次韻田師孟詠牡丹

積翠瑤京玉作層笑餐承露議誰勝腰寬似稱黃金重心巧終憐刻楮能蜀客
錦機流水浣茅仙丹鼎彩雲騰道人香色都忘卻月落空闌始一凭
交枝風動碧層層揮手芳塵謝不勝解帶暮雲真韻勝斂襟午日是驕能取青
婉白憐雕鏤抱紫迴黃合變騰宮錦競傳新拾得沈香亭檻喚誰凭
紫府淵淵十二層濃春如酒力和勝苦心似怨鮫綃薄敏手難誇羯鼓能兩立
無言慚委靡地行何術可超騰雲窗烏几誰消得時許飛瓊月下凭

次韻師孟西曹卽事兼簡子貞儀曹二首

時議定律令

盛世昭明復古初掃除弊事獨溫舒牛毛置令心徒徧鳥跡遺文體本疎齊相
避堂憐獄市鄭人鑄鼎泣刑書畫簾一度薰風曲欲寫琴心愧不如
蕭疎門巷落花初楊柳陰中指望舒辨拙莫窮三耳妄塵深坐見二毛疎覆蕉
得鹿非真夢點筆成蠅豈誤書慷慨聽君人物論雕蟲我亦陋相如

次韻贈峨眉侯道士築宮江陵

白苧藤冠自在身獨看潭影認清真還丹已化千年雪玩易重尋太古春楚觀
江流通白帝蜀山雲氣接青神冥鴻南北疑無跡萬里乘風問世人

次韻陳貴白中秋見懷

玉人海上振衣來一曲清商鐵笛裁碎露晶瑩凝水立橫雲缺落似山頽卯君
端有鎔銀術西帝慚無斫桂才往歲相思江北路夜闌曾上望鄉臺

次韻鄭景尹詠梅十首

笑壓羣芳雪霽吟點粧詞筆補春林衝風曳白疑含笑映日抽黃轉苦心鐵石

橫陳羣羽避冰霜獨立二毛深阿戎故是調羹種可爲閒情淚滿襟

醉倚孤根散髮吟他年鼎彝出園林黃鬚雅相非凡種白面清談豈素心湖月

歌殘銀燭冷湘雲弄罷玉龍深疎疎明可是無春思角曉霜清整翠襟

幽人爲愛水邊吟雪滿疎籬月滿林魂冷不知莊叟化神清難曉楚王心寒蜂

戀蜜須猶綴霜蟬含凝色轉深千古湘纍詎無意廣騷從此醉靈襟

手題色筆朗飛吟雲佩衝寒入寶林雅操獨高淹海角微陽初動識天心鏤冰

嘗巧機猶淺切玉疑神用始深回首羣芳半麤俗倚風三嗅爲開襟

回首白頭悲故吟清愁萬疊起雲林東君密注非無意北客相逢訝有心絳闕

雲低珠藥迸碧潭風定玉徽深色香要是人間世上凌虛始散襟

萬里相逢得放吟醉揩雙目傲瓊林龍沙慘澹明妃怨漁笛淒清處士心餐玉

似嫌玄甫冷笑雲應喜翠微深何人更作江南句翻使兒曹競挽襟

欲看南雪倚簷吟點檢春風第一林天與陽和誰借力晚持精白轉虛心冰蠶

半蛻眉猶溼凍蠟吟銷淚漸深夜半花神應有語覆觴從此斷祥襟

梳風帶雨爲渠吟揮手唐昌陋鶴林壯髮初生齊映額童顏已就靜齋心野蠶

成繭輪困富玉兔抽毫刻畫深莫遣風姨強攬袂故教月姊與聯襟

十分深酌十分吟烏帽枝筇故繞林月下無言疑背面水邊獨立似傷心珠成

蠟鳳王郎巧筆微青鸞帝子深歲晚自知誰與伴風簾搖影互交襟

參殘霜急尙孤吟恍恍神游古躋林四皓局殘惟一色三郎鼓罷了無心珠游

鐵網青琅潤苦補虬枝壞納深擬把鸞膠固青蒂未須殘雪墮衣襟

贈潘山人

夢中得前二句因續之

布襪青鞋今已矣看山舊眼碧深深空憐石馬駐荒塚不見金魚飛翠岑地鏡

有書穿石乳土圭何術候天心行年七十足稱老牛臥前坡爲指尋

次韻景尹餘臘二首

光陰風雨短長亭花到春餘倍有情翠蔓倚松超直幹錦江綠酒錫嘉名蛻蛟

纏影青雲聳玄鳳啼芳新雨輕白面郎君休翦綵好將椽筆賦西京

不將名字博西涼留取餘春在一觴當展珠衣迎面立曲房寶曆捧心裝碧雲

一色行明月翠幄千層護夕陽揮手朱殷空爛漫敢將清思寄幽風

可久齋二首

虛室心源百尺澄深深龜息養空清一川鷗鷺古儀表四海弟兄真性情璧玉誰人傳至樸鏞鍾何處問希聲芒鞋直訪苕溪上雪透梅枝鬬月明
三十六宮春不老何人月窟重推陳亭亭倚蓋浮空碧匝匝空輪颺素塵郢客詞工端自苦海翁機息可相親支頤擬問庖犧易笑指靈蓍似有神

送長洲江都史

官曹無事日提壺一榻深明晝倚梧稻蟹水低歌拍拍葦鱸秋冷夢蘧蘧長年簿領慚錐子晚歲生涯羨木奴千里布帆歸思好雁聲伊軋起菰蒲

昌上人游京師欲言禪林弊事甫入國門若使之去者昌余里人幼歲

留吳東郡遺老及穎秀自異者多處其地以余所識聞若承天了天平

恩穹隆林開元茂皆可依止遂各一詩以問訊虎丘丞從游尤久聞其

謝世末爲一章以悼

人說江湖少舊僧懸崖深掛一枝藤探苓欲取千年魄擊石曾烹六月冰天上星辰端歷歷胸中樓閣自層層相逢上說前朝事知是松源第四燈
青鞋高掛天平壁指點雲門三兩峯禪榻已容黃葉覆詩瓢從把碧苔封曉風殘月千村櫓細雨疎煙隔水春我向京城疑老盡吳山清淺越山濃
獨木山寮不出門一瓶一鉢送朝昏巖迷鳥跡千崖泣松吼龍吟萬壑奔掩息端如難抱子愛閒屢見竹生孫海門月落寒潮急擬乘槎與共論
玉几峯頭第一枝老禪吃吃我深知曾將鐵杵敲冰骨似怪鉛刀割密牌法外無心猶涉解句中有眼即成疑袈裟不展蒲團穩此是開元妙總持
我識虎丘三十年精神霄漢鶻張拳機當危處即燒印語到盡時難續絃路涉兩岐空有泣溪流一滴竟無傳雙峯古樹蒼藤冒時有子規啼徹天
手調千歲廣寒藥擬補月輪蟾已飛眼見昔人歸逝水心憐志士惜殘暉孤花苦別生香樹急雪深憐壞色衣爲愛同鄉復同客絕慚同調不同歸
山人歸去意何如八尺方牀自卷舒側岸採茶敲石火隔峯翦竹溜清渠碧潭

印月菱花鏡白雁橫空貝葉書後日相尋定何處不於吳下卽康廬

次韻王繼學

蕭蕭寒雀下庭除一榻蘧蔭是我居雪後看山雙眼淨風前攬鏡二毛疎退之掌制慚存蘧退之四十八歲知制誥一年僅存崔掌制慚存蘧戶部一制余年相同亦草一制伯玉知非定止車深愧年華增老大還家早注故山書

除夜雪

黃雲黯淡夜如何晚勢參差更駭婆著地不隨人跡亂舞空偏入麥苗多雅驚列炬穿珠樹馬趁初朝映玉珂歲律詎隨人事改故將嚴冷轉陽和

元日朝迴

積素棱層厚載坤天雞三唱日初暎千官山立歸文石六衛嵩呼徹禁門花帽舞風喧法曲板觴承露湛皇恩新年欲奉瑤池對願借扶搖與化鯤
萬國梯航滿禁衛弁裳象譯語音殊鳳蕭聲送纖腰舞雉扇行分兩翼趨花氣欲浮金鑿落雲光疑下錦流蘇詞臣不識金泥祕指點薇垣頌六符

偶述末章答繼學

承明三入並時流俯仰深慚此地游誰謂東南無美箭極知西北有高樓韋編舊學陰陽秘汗簡功深歲月修三史如山詩思少那能走馬過長楸
金鑾深處是家氈玉雪青春不負賢會見鳳毛能掌制定知麟角可膠弦浮榮芻狗寧居後曲學雕蟲敢避先慚愧南州徐孺子每看塵榻屢潸然

雪後

畫角初消已弄晴曉看突兀眼偏明寒窗凝景成虛白凍樹殘春點素瓊北戶埋藏疑有跡南枝搖曳若爲情憑君欲問飛雲巧水自白雲山自橫

送李署丞歸許下

春風得意故還鄉月白霜清傍曉曉裝燕領定承新鳳詔馬蹄猶戀舊鸛行溪邊父老欣相過燈下兒童訝已長我亦辭家經一載青天歸雁攪離腸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二

元 袁 桢 撰

律詩 七言

送喻道士歸蜀 舊與內相李公爲布衣交

鶴骨輕輕碧眼鮮
五千言裏契重玄
定知德裕曾傳道
久與長源共學仙
金錄夜調丹井汞
紫衣春染御爐煙
掉頭不說人間事
指點白雲尋醉眠

趙郡陸孝子真逸堂

青松手植已成雲
盡日庵廬不出門
屋角慈烏議晴雨
階前馴鹿候晨昏
清秋釀黍脩鄉約
深夜篝燈課魯論
明世詎堪成隱癖
舉頭東帛起丘園

五老堂

鬢眉雪色古儀容
五老雍雍氣象同
菊水定知延上壽
桃源今解識高風
弟兄黃卷傳儒素
娣姒青燈教女紅
慣說前朝征戰事
醉拖筇竹數歸鴻

送河中段惟德應奉除西臺御史

千年青闥正紛如
還著鐵冠歸故居
妙筆醉欺紅芍藥
丰姿鮮映玉芙蓉
過家上塚爭驚喜
拄笏看山任卷舒
試上樂遊原上望
綠陰芳草正扶疎

韓參議家慶圖 叔祖贊父各九十

丹泉爲醴菊爲菹
的的眉眉似畫圖
萬石齒高勸澣洗
二疏年並得歡娛
兵前父老難尋伴
眼底孫曾總業儒
欲向碧桃花下醉
斑衣紫綬兩相扶

吳成季父母壽八十

延陵季子古高賢
雲耳于今壽種傳
有道定知真有子
齊眉更喜復齊年
蒼龍雙擁宮醴湛
白鶴重歸丹井鮮
自是君家多孝感
玉杯甘露會羣仙 吳猛事父母至孝後有玉杯甘露之感

白雲平章致仕

曉看明鏡欲休休
萬里功名陋虎頭
絲關直辭黃鼎貴
白雲終伴赤松游
侍臣傳醴真殊遇
退傅揮金得自由
盛代東封催告禮
更須元老侍垂旒

寄題成都李御史萬竹亭

亭亭萬竹封侯貴
聞說西州植此人
風送笙竿聯雅奏
月留鸞鶴寫清真
山頭密護千年雪
地脈潛行八月春 舊謂言竹鞭八月西行
欲上岷峨探游事
煩君指點浣花津

送鄧君用教授歸廣信山

光陰那俟日懸車
拋卻荷衣即故吾
置對直如朱伯厚
退休還似邵堯夫
白鷗遠水清秋鏡
紅葉前峯落照圖
耆舊即今同逝水
早將鴻筆爲傳模 以謝疊山黨下獄

壽李承旨二首

兩曜迎陽合璧時
卯君乘瑞佐昌期
閣中像有功臣贊
圯上書爲帝者師
碧眼閱人如水鑑
丹心許國有天知
歲周甲子今重轉
消息梅花第一枝

清時得意恣逍遙
雪色鬚眉兩鬢饒
棋局春風深閉戶
酒樽涼月獨吹簫
豹韜袖手終傳采
鳩杖無心強造朝
門外種松今百尺
宅年爲我掛山瓢

安西老人

方瞳如漆耳輪高
喜見曾孫守碧桃
鳩杖月明尋枸杞
鳳簫春暖暖蒲萄
故人天上方蟬冕
老子山中但豹韜
欲問汝南耆舊事
且乘龜殼把雙螯

早朝興聖宮次韻

萬馬東西兩路斜
銀河初曙起宮鴉
天香隨輦凝三素
風絮沾袍點六花
銅史漏浮催卓午
玉奴聲轉進流霞
詞臣點綴瑤池事
底用秋風海上查

次韻周南翁退朝三首

蹕道聲迴觀后皇
霞旌雙引拂朱光
龜臺新按霓裳曲
獸鼎重然甲煎香
歌板遏雲穿泱泱
酒車流水度汪洋
重輪瑞世思齊聖
傳信應須屬子長

雉尾高張擁玉皇
彤庭金榜聚明光
舞階飛絮傳滕六
執衛傳臚轉阿香
珠帽簫聲雙竅窺
翠旌雲影互方洋
侍臣誰近前螭立
願紀堯年化日長

蛾眉班立肅皇皇
恰匝松陰陋日光
舞翻當軒初進酒
表函登陛促傳香
六龍捧御雲中日
三象輪琛嶺外洋
欲識兩宮清淨理
薰風殿閣漏初長

和游岡子原韻

棠花淡淡柳花濃
岡子原頭立晚風
三月雨聲人共喜
一樽春色我難同
紺幘

臥草青山外，驪裘穿雲綠。樹中晚歲滄江情，不盡想看清淺數龜翁。

用早朝韻酬伯生試院見懷

玉署松深月半斜，研朱和露勤塗鴉。射熊心苦穿楊葉，吐鳳聲清飽竹花。過眼似迷三里霧，騰身誰上九層霞。故人掉首南山去，應釣秋風漢水槎。

酬周南翁子二首

小榻燈殘雁影斜，詩成重點墨如鴉。臯禽警露呈三疊，天馬追風翦五花。郢客有才歌白雪，湘纍無計佩飛霞。璿源自是天邊路，不用贏糧學泛槎。

碧篴長短關車斜，玉雪青春替似鴉。博物已知窮海粟，苦心端欲鍊冰花。山中伐木鳴搏黍，馬上看塵起落霞。健羨雲窗無限好，慈烏雅雅鵲槎槎。

送儒醫何大方歸信州

雙檣鵝鳴野水高，天風落葉響林皋。空堂桂露流金乳，舊鼎鉛霜長玉膏。丹府久虛存夜氣，上池新飲察秋毫。山中猿鶴驚相問，肯爲緇塵染素袍。

次韻周南翁拜孔林二首

陵廟陰森佳氣蟠，湯湯洙泗接淵源。硯傳昔日王官得，履憶當年漢庫存。手板文裁楷舊植，髮冠香守檜殘根。唐文皇以孔林楷木裁手板賜十八學士鄉中張參政家猶存金亡檜焚士大夫斷檜根爲韻

冠髮羣經日月行，天地萬古韋紳沐。聖恩

山簇平林野水清，整冠下馬得徐行。壇空尚憶風零樂，宅近惟聞金石聲。環珮齊趨文有度，豆籩初秩禮爲程。百年雨露同車軌，郡國千官奠帛生。

贈豫章蔡叡歸里

以鄉舉不中來京師

抵掌彈冠謝未能，立談白壁且擔簦。厭聽長衢三尺雨，愁飲深冬半片冰。冠蓋情傾年運往，簡編心苦歲華增。去來聞見冥鴻迹，岸幘雲峯撫大鵬。

次韻院長題趙崇德脩撰玉簪集

誦君家世倚樓句，不似玉簪留詠深。鳳麟獨傳天外寶，襄陽端出水中金。停盃蘸甲難陪和，對鏡搔頭敢擬尋。可是因花攪情思，相君題品的知音。

送朱本初住玉隆萬壽宮

聲華文采動公卿，忽縮烏條出帝城。眯目簾書空汗漫，飛空樓閣正崢嶸。浮雲

變態西山盡往事，灰心北斗驚肯作蕉池。談笑住瑤壇，笙鶴夜深清。

寄城南友人

三入承明願已酬，蓬瀛又復接清流。碧牋時寫飛花恨，寶瑟曾傳細雨愁。夢繞故園追過雁，眼穿鄉樹認歸舟。茶蘼落盡啼鶯急，慙愧羣公得縱游。

寄史允叟

故國王孫佩碧蘭，春雲涼月倚朱欄。玉簫曲趁鶯聲轉，金鼎香隨蝶夢殘。碧沁波清堪把釣，黃塵風急倦彈冠。外家文采唯君在，笑我冰髭跨曉鞍。

寄陳文卿

窗對平湖柳對門，隔鄰鍾磬送昏昕。水煎菊本傳家舊，醅壓桃花勸客醺。擬向蠻溪誇鬢鏤，爭如月窟養絃通。家欲說先賢事，兩岸書燈點點分。

寄蔣遠靜

金紫家甌五百年，城南喬木儼蒼然。久知華屋慚卿長，肯向深盃品聖賢。虛白衣窗刊墨譜，硬黃冰硯補瓊篇。年開六袞未云老，桂斧重脩月定圓。

寄鄭景尹

太傅東山臥白雲，經籀勤拾付諸孫。玉堂舊制毫芒見，黃閣深功百一存。舊見玉堂稿唯傳位詔一篇金鉅宅深春雨暗，烏衣巷靜夜潮喧。佳花奇竹勤題品，莫學儒酸老瓦盆。

寄開元恩禪師

恩公遯跡闔門寺，欲下繩牀謝不能。露滴花光珠五采，月涵江影塔千層。石榴紅帽明如火，海艾青氈冷似冰。俛首西山人物論，獨聽孤雁對殘燈。

寄本中峯

天目峯前萬石蹲，坐看晴晝白雲昏。山河有象百神泣，鍾磬無聲兩足尊。古澗老猿啼子母，荒林野葛斷兒孫。空王法藏誰傳得，不展袈裟不出門。

題郝伯常雁足詩

深羈孤館鬢毛斑，猛虎搖鬚海寰玉。樹已歌歸逝水羽，書難射隔平山不須。瓶乳終回漢肯學，雞鳴詐度關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竟生還。乙亥四月放還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景臣有帛書
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
館新

中統十五年乃至元
十一年明年奉使還

送王景先赴燕南僉事

一疏朝天罷柄臣河南井邑萬花新繡衣暫著明銀漢青鎖初辭戀紫宸朝膳
平反娛壽母露困直指活飢民清時經濟須公等佇見鋒車入覲頻

小院四月十二日牡丹始開乃單臺花也余將上開平作詩示瑾

暖風吹雨佐花開送我灤陽第四迴內苑賜會傳側帶舊賞花宴有大
不數重臺徐熙牡丹無重瓣者至崇嗣始有迴黃抱紫傳真訣嬋白抽青陋小

才自是妖紅居第一它年折桂莫驚猜韓魏公牡丹詩自慚折桂輸先手羞殺妖紅作狀元魏公第三王堯臣第一

初夏卽事

斜暉庭院樹陰移翠蔓交加靜對宜幸有花王能引酒漸無草聖助題詩雁隨
雲影還鄉近燕惜春光筆墨遲葦滿東湖嘗不得笑看羊酪寫相思

壽椿堂爲王正臣作

嘉樹婆娑十畝勻笑扶靈壽日千巡風迴空籟笙竿轉雪壓長柯鐵石新欲從
六龍遮赫日佇看五鳳舞長春銖衣拂石方成劫似笑莊生說未真

送湖廣萬戶

壯歲軒騰碧海鯤英姿玉立曉朝嗽昔司魚鱗曾通籍今佩麟符暫偃藩渚對
紅蓮便羽扇岸臨朱櫓傲清尊郢宮疑在平蕪際爲淪蘭湯些楚魂

次韻宋誠夫二首

風雨寒簷雜報晨書聲盡歲徹比鄰食貧不作三千客射策端爲第一人吳郡
壯游追子美楚宮陳迹醉春申少年覽歷真奇絕似勝宣尼厄在陳

蹇驢入局走寅晨落月相隨擬結鄰鴻蹟鉅編倖古帝虬髯英貌想天人亥書
深恐經三寫乙令何妨著五申明世經綸須國士宅年宣室願前陳

高內辛母漁陽郡夫人李氏表門

高門槐柳綠陰勻鶴髮浮光釘坐新繡出人間金孔雀孕成天上玉麒麟萱花

北戶丹心爛竹葉初筵素臉真曾向瑤池侍清讌碧桃傳種六千春

壽劉彥良宣慰母夫人九十五

英英壽母步踰躓疑是瑤臺墮地仙眼見九朝全盛事身經三世有餘年百壺
傳賜黃封溼東帛加恩繡段鮮指點斑衣聽訓語清忠報國紹家範

送湛師校經回杭

寒峯雲聳翠霏凝著青鞋侍帝庭貝葉頻刊塵几淨天花新墜寶臺馨雨翻
荷露閒鷗立風攪松濤睡鶴醒絕世樞機真止水從今掩息畫堂局

送雪竇長老校經回里

翠鎖松關疊疊高坐看明月負金鰲已將禪板傳心印暫下繩床披毳袍聖諦
無聲機獨露經筵有誤目難逃塵中白髮誰消得歸掩山寮聽雪濤

送董教授之淮南主簿爲上都教授多善續

五月寒深冰滿鬚碧天雲冷竟何如聽駝度磧心彌折隨雁還家計未疎禮殿
競傳周簠論堂新整魯詩書明年又作淮南客蘆荻叢深看捕魚

寄上都子貞伯庸繼學三學士

侍臣親切見銀河不用虛無八月槎蟬報早秋歸木末龍拖殘雪度山阿琵琶
雲冷相思切蹀躞泥深獨立多今歲同行詩壘壯飛觥擊鉢正橫戈

遠客三年親友蘭絕獨開元鄰僧以書茗相寄

廿載神京汗漫游玉堂深處得無愁隨龍北上迷三伏送雁南歸憶九秋親友
共嫌疏問信律師屢約勸歸休南湖出日西湖月應許明年共泛舟

進史明仁殿書事

大帝仁功偏入寰敢將鉛筆強脩刪寶輿花覆簫聲趁黃道松分佩影環仗簇
金吾開雉尾香浮黼坐仰龍顏還家陡覺詞臣貴獨恨年深鬢已斑

寄開元奎律師

雙塔亭亭透夕陽芭蕉深處碧窗涼江神夜聽光明偈天女朝分解脫香齋鉢
午空鳥守樹經臺雲冷鶴歸房平生欲結西方社似怪淵明作吏忙

伯庸開平書事次韻七首

沈沈樓殿內門西曲宴名王舞馬低桂蠹除煩來五嶺冰蠶卻暑貢三齊金蠶
醅重凝花露翠金膏浮透否泥最愛禁城千樹柳歸鴉揀盡不曾棲

尙方新製玉東西一曲生香舞袖低蘭苑春濃中角溼巫山雲冷帽簷齊前行
按曲停檀板內直催宣印紫泥可是年深慵應詔道人自愛碧山栖

身如病鶴倦梳翎往事猶存舊汗青伏日賜冰來上苑晚風傳竹度疎櫺承恩
裁詔心抽繭落筆誅姦眼拔釘惆悵當今人物論披衣危坐望晨星

客子光陰疾箭翎徘徊玉署愧紆青當塔翠影翻紅藥連瑣回紋認綠櫺賦擬
卿雲羞軋茁文追班馬黜灰釘北門英彥珪璋重朝論詮量比秤星

共傳歌敕勒陰山那復見延陀周廷王會須樣筆慚愧陳人奈老何
馬足曾窮五色河更將古本品浮槎新聲促軫傳三疊寶構懸鈴鎮四阿短榻

雁來愁不奈小窗人去酌毋多白頭慵作東封頌願效諸生賦止戈
侍臣底用賦明河西海曾看貫月槎向矣伏蒲移塞外終然加璧耀山阿羨君

一鶚孤難並愧我雙鷺數似多舊讀韜鈴工七縱裏瘡從此願投戈

送梅叔章官東流簿

江水東流八百里縣市南遷五十家寒蘆捲風散晴雪野燐照川成暮霞眼看
平楚堪舉酒睡足高春方打衙都官之孫詩有種玉板日給飛龍蛇

次韻景尹觀菊

輪郭團圓漢五銖身輕疑食碧雲腴翠鞋建蘿煙凝紫金粟搔頭露迸珠初日
正宜催玉立清霜那使作銀鋪城南兄弟空相憶插盡黃花更插萸

託根不復辨殊方朵朵參差列雁行曠日巧心端補袞迎霜生面似含香飛英
獨佩疑湘浦笑靨初鉅陋壽陽惆悵千林正寥落故將清冷闌秋光

送杜輝卿還蜀

浣花溪上水粼粼化治能爲五色春奇錦鶯穿金婀娜粉箋花印玉精神百年
文物毛錐舊萬里車書馬足新仁壽堂前乾鵲喜綵衣歌舞動比鄰

送石上人還江西

圓帽方袍入帝都秋風惘惘意何如雪飛北口蘆花絮雁落南空貝葉書聞見
迴忘雙舫舫行藏無住一簾條南泉安衆千五百從此跣趺滅太虛

送李巖夫四川譯史

玉雪精神映彩霞清秋馳坂忽還家心聲珠貫通三象目力機深洞五祀青蘭
世傳端合繼黑頭早貴實堪誇子雲猶有江邊宅好續方言振國華

紀生書經罷歸還里

烏帽樓鞋四十程北懷鵬翼決南溟定須金匱題銀管不羨鴻都寫石經落葉
行增疑急霰流螢穿樹似疎星白頭病客思歸切欲別無言酒易醒

呈皇甫生

屹屹窮年皇甫生眼瞳如漆映書明神清古鑑金莖露佩雜寒英玉井璫鳴谷
久知螢燭陋丹山深愛鳳雛清玉堂老叟端歸去龍榜蜚聲遲子成

再送紀生

荆國書臺有紀生眼穿紙背倍分明聲音雜比昭華瑄跬步周旋夏后璜賦律
意深慚篆刻詞華情近忌輕清老來贈語多謬誤歲晚相期玉汝成

鄉友南歸客舍淒然再次韻

雙槳迴波沒復生人隨帆影去邊明愁雲亂疊數重席寒月初弦掛半璜漁泊
汶橋煙樹暝買團淮浦海潮清方牀獨坐愁無著萬籟笙琴奏九成

睡覺東西書燈猶明喜勉元達兼示瑾子

兩家聞見參差閣諸老論思聳廟堂莫畏大名辭繼紹願超凡子脫輕揚文章
正始師先漢格律黃初謝晚唐師友淵源端有緒老夫推枕起論量

省中議事回元達有詩次韻

烏帽黃塵久帝城紫薇深處得陪行擬將直筆酬延閣欲抱遺經進邇英老去
病多傳桂酒秋來情重憶葦蕭蕭易水聲悲壯不盡襟期白髮生

馬伯庸以詩餽免次韻

閉門膝六散銀星對坐翠恩白玉屏琴匣冷光棲綠綺壁騰寒酸起青萍凍雲
縹緲迷圓嶠小酌無何入大庭知我年來雙眼眊特分明視了殘經

十一月十四日駕至京城楊仲禮有詩次韻

金輿清蹕發龍城乾雪坡陀甬道晴師起晉陽戈盡倒令傳代邸轡徐行鸞皇合奏雲光遏龍虎交章曙色明欲認難題新法從駝車深處聽鈴聲

題馬氏先塋記後

曹子貞來作自崇寧傳至今

衣冠異代劫灰平眼見佳城歷變更曲水護田成委佩纖峯當戶似疑兵玉蠶零落咸王塚石馬縱橫晁氏塋威德獨傳三百載好將遺事述新銘

甲子立春

泰定元年新甲子天門上聖啓瑤圖日融凍樹青煙簇土圻晴疏碧雪鋪五鳳彩樓催羯鼓雙龍絳闕勘魚符侍臣廿載題春帖從此歸休拾澗蒲

瑾次韻復成爲隱居計

京塵二紀榻邊條近喜家兒報宅圖移石近堂雲亂擁栽梅當徑蘚重鋪留春定合箋花譜品水應須置竹符晶昂南山看積雪青青古澗玩新蒲

病中玩易復次韻

丙寅老人五十九猶是先第二圖桃竹杖輕藤杖換蘆花絮冷柳花鋪當陽山立隨義御後夜尸居奪晉符已識義皇真太極不須黃獨與蒼蒲

三次韻

濟勝閒身倩給扶家林應許畫爲圖空巖有象飛泉舞古徑無蹤落葉鋪壯歲思仙尋火記暮年制氣習陰符松花一匕能消得猶憶南州荀及蒲

武氏母八十

支身壽筵日滄海事如麻寶字冰腹宜供饌泉壺江心可竟茶烏曉櫻門爭玉樹鸞開錦誥印金花閑居欲效潘郎賦準擬家園製小車

安山曉泊

兩袖飛仙舞玉龍曉來朝嶽日華東門當楊柳灣灣碧水貼芙蓉岸岸紅隔艇茶香知楚客連鰲魚熟總吳儂白頭已忘干戈事不用乘軒問土風

發御河

一棹黃流去復回飛沙積岸雪皚皚梨花亂逐沙鷗起燕子深隨野馬來晚歲

宦情初岸幘暮雲鄉思獨停盃茶蘼滿架留春住知我將歸爲緩開

次韻砥平石

金門吏隱愧相如歲月逡巡翰墨疎拄笏有時看白雁濯纓無復戀金魚倦游築室成真隱作意還山了舊書更與老禪深結社平生黑業總消除

次韻謝定水

禪板蒲團振祖風故將妙語起衰翁青軒舊學慚多缺玉佩清朝愧罔功直以簡編窺往聖敢將翰墨擬宗工壯年永感辭庭訓晚歲何由繼五公

次韻昌國宗聖上人

海上秋潮候月生島中瑤草不知名每思大士超禪觀獨恨秦王苦望瀛龍吐戒珠殘照影雁橫梵宇故鄉情妙年碧眼才翻錦爲念衰翁強入城

贈徐秀才還里

西風擁騎出前郊紅葉玲瓏遠坳家近不須傳雁帛縣閉曾是用牛刀蜚聲展綵春眠柳文思裁珠夜泣蛟師友淵源吾豈敢會看翡翠聳林梢

送劉明叟治鹽事還省

海上銀沙百鍊成年年飛騎走縱橫人傳一馬二童至春在十洲三島生烏帽多情簪菊藥瑤琴有意送潮聲經綸滿腹須時用早上囊封致太平

次韻答西山道逢原

招提遠在岩曉上曾有耆龐說法來灑灑玉泉澄戒鉢團團翠柏護經臺平嘯隔水橫棋局遠嶂飛空擲酒盃聞道幽人經論罷支頤掩息獨徘徊

送章仲和教授之官池陽

亭亭秋浦玉芙蓉無限樓臺落照中定見揮毫題妙句更須拄笏繼高風當年故壘遺金鏃此日清溪漾碧筒人世機心何日了持觴爲酌九華公

梅隱齋

萬藥疎明鐵石堅肯同餘卉鬬芳妍青雲覆幕冰承柱白玉爲堂雪作甌橘叟不知身外事壺公唯識洞中天何人欲問調羹法一榻蒙頭謝醉眠

次韻鄭景尹重九四首

年年京國度重陽禁路風高徹骨涼坐覺衣寬藏宿土行疑靴冷怯新霜紫萸
曾憶童時佩黃菊須看歲晚香惆悵東山在何許挑燈無寐坐方牀

無復金絨與覆轡屢看秋月缺還圓風塵自覺真衰矣勦業深思盡舍旃烏帽
塵荒憐遠客白衣酒熟慰癯仙深慚涉世脂韋久強項何能效董宣

還家兩歲見重陽過雁橫空拂曉涼尙憶傾心朝午日欲將勁節拒朝霜禽魚
有樂隨天性蜂蝶無知戀晚香從此林間端見一不妨枕易睡匡牀

久矣懸車微坐聽天機渾沌黜方圓披沙經窟知非矣秉燭書林尙勉旃愧我
詞華端近俗愛君詩律已通仙門前種菊高如許亦欲紛披五采宣

齋前海棠秋日著數花瓊首賦詩次韻

四山紅葉報秋殘駐目家林認未端螢點流星驚乍曉鳳銜初日怯輕寒鮮鮮
敏手攢新錦爛爛芳心吐故丹西帝已能回藻景爲言莫作杏花看

金祇當御衆芳殘忽見奇葩表樹端霞臉已拚千日醉絳唇自怯五更寒燈籠
錦就霞衣幘箭鏃砂成寶鼎丹政此淒清端慰藉停盃擬作百回看

次韻吳門聲上人

翠機經院多高人翠機寺有翠機方丈碧窗點翰五采新天機不受梁燕語逸興直與江

鷗親羨君解衣浣流水愧我束帶陪禁宸屈指當今人物論從此有約同垂綸
至人天隱樂有餘良玉不願爲雕璣昂昂盤石大坐相杳杳歸雁旁行書白蓮
解結碧雲座綠蕉不羨青葱裾道人緇經悟空假始信塵世非真如

憶雙溪

清溪明處水交流萬井鱗鱗冠蓋稠杯凝玉光明月入幕遮翠影落花留雲生
古洞千山雨風送層樓萬壑秋麗澤祠前最佳絕藕花零亂勝滄洲

寄張希孟內翰

君方習隱食翠柏我亦採真歌白蘋千嶂遶樓堪岸幘百泉當戶足垂綸蓴鱸
水闊滄洲晚稻蟹田肥澤國春日夕相思看過雁客來無惜寄書頻

元 袁 桷 譔

絕句七言

團扇圖

玉樹秋殘翠影疎，掩門何處望金輿。昭陽殿裏渾閒事，最恨當年李婕妤。

擊梧圖

萬樹梨園已失春，秋聲颯颯起胡塵。君王獨立梧桐下，不見當年鎖諫人。

韓幹五王出游圖

花萼樓高怯翠金，平明聯騎走芳林。讓皇可是無忠益，一曲涼州恨最深。

夜讀唐將遺事二首

合江兩暗裂珠旗，擊鼓擊鑿怒促圍。不是帝羆車上去，元戎那得衰衣歸。

雉尾雲深漢殿開，將軍鐵馬響春雷。太平未覩匆匆去，空憶君王白玉杯。

秋山圖

簇簇麻姑十二闌，倚空搖落總塵寰。臥遊京洛誰消得，一榻松風響珮環。

童時侍先人泊京口旅樓一月正對江山樓繁麗特甚江津流民散處

不可悉數今皆不復有追憶舊事因成絕句十首

碧瓦參差第一樓，風旗獵獵喚行舟。兵廚有酒真堪飲，不學弓刀也白頭。

紅袖娟娟舞旋齊，鑾江一曲唱尤奇。西湖院落曾翻得，未識君王知不知。

燈火闌珊月色低，少年乘醉馬東西。樓頭畫角聲悲壯，又聽歌聲促曉雞。

白葦蕭疎野火焚，流民草舍各星分。沙田土瘦新耕得，甘死江頭不作軍。

朱門高插相風旗，千里船行總得知。稻米流脂江上去，健軍何處是男兒。

日日樓頭算酒錢，峨冠太守號籌邊。鳴騶傳入丹陽館，爲是行都過客船。

淮馬低低如下驢，春風小隊打紅毬。日斜臺上人爭看，銀盃分明第一籌。

明月曾愁多景樓，幅巾長袖是清流。金焦山勢元相望，不捨諸公富貴羞。

有山掩諸公富貴羞之句

硯山園下將軍宅脫卻兜鍪強學儒，聞說高堂擁紅粉。醉翻筆陣墨模糊。

白雲一去愁千疊，此地重來百不如。空憶當年覓梨棗，小樓燈火了殘書。先人課子最嚴時在旅樓不應講誦

雪中招虞伯生祝丹陽

空林一色十分春，羞殺高眠獨笑人。喚取東坊虞博士，紅爐同點奪胎銀。

金芽初熟白皚皚，袖手爐邊未盡開。爲請招真老高士，且須騎馬抱琴來。

梁山澗

千頃芙蓉送我船，碧香紅影弄娟娟。梁山風景能消得，不到西湖卻十年。

支家口

蕩底天鵝雜橈聲，南鄉今有幾長亭。錢湖未盡滄洲興，臥看荷花十二汀。

黃河

乘槎使者問河源，織女相逢事惘然。從此競傳天上去，不知滄海幾桑田。

耿山

一簇山腰總賣薪，語音猶是舊吳人。江湖水闊從今住，更肯輕生學買臣。

古黃河口

溫溫河水似湯泉，送我南歸意萬千。入海定從天上去，不知重會是何年。

黃樓

詩到徐州不用題，危檣千尺壓金堤。羣峯翠盡蘇仙去，萬古黃流日又西。

伏日度淮

伏日陰陰盪棹船，詩腸冰雪碧淮鮮。黃塵自是人間暑，不識薰風在五絃。

過高郵

一片歸雲一片帆，芰荷深處綠蒲灣。鷓鴣可是無情思，不及沙鷗自在閒。

雙社湖

雙社湖中新水清，風牽荷葉引帆行。靈妃夜度霓裳冷，輕折菱花翫月明。

聞見

飛蝗眼見度淮鄉，又聽吳田水渺茫。總怨春來雪五尺，變風變雨變年荒。

渡揚子江

一舸中泠煙雨飄片帆閃閃浪招招倚闌僧在半空語南去北來今幾潮

俞光遠治余別墅口占奉謝

種竹澆花俟我還花成雲塢竹成山相逢且說相思恨更說何時得共閒

周子敬三年不寄一書口占奉寄

伏日松陰酒一壺抱琴身與鶴身應故人天外慵傳信唯憶楞伽是舊書

周中二行得吳天章詩以奉

知君已厭添丁事與我同看納甲書別後匡床清夢少春來又獲掌中珠

懷應德茂

瘦石支筇偏仄吟吳山雲冷越雲深江湖老盡誰知己獨聽寒泉響玉琴

明皇醉歸圖

日暮移場醉欲歸停鞭更進紫霞杯老耨未省霖鈴曲猶願君王款款回

過故人墓

湖曲深深鎖墓田種松成本起蒼煙欲窮精爽周流處雲在青山月在天

送昌上人

江南山水一枝藤更上雲中第五層昨夜西風傳雁信露華如雪月如冰

方袍圓帽眼如鶩問訊紅衣不點頭剛道西天同佛住篋篋琴瑟勝南州

題葛仙翁移居圖

翁媼相攜入翠微轉頭猶有可憐兒丹砂不是神仙藥勾漏歸來鬢已絲

黃松瀑索酒

殘香聽雨元無著恰似槽床淺滴聲活水飛花誰駐得願隨小楫夜深傾

祝丹陽飲馬圖

天馬從來不受塵水清深愛自由身尋奴未識相忘處手控青絲強屈伸

舊春花下與東嘉周子敬聯詩有人到中年始憶家之句余坐舟中五

十日因憶此詩作俳諧體奉寄

平生愛詩復愛酒晚歲畏名兼畏茶年過五十不歸去底用中年始憶家

四明衣冠山水窟人道風流勝永嘉爾來愁絕各閉戶方信中年始憶家

我眠船中五十日飯有飛塵餐有沙古言墨頭須萬里底用中年始憶家

春風一架爛金沙憶昨同醉遠鳥紗山東禁酒不得飲方信中年始憶家

題鄭潛昭玉堂藁

雲漢天孫古錦機秋風桂上解相期迴鸞舞鳳會翻得不用人間五色絲

春睡牽人渴思濃小窗誰贈密雲龍自憐舌本那知許急寫絨題似舊封

爭先春色在眉端圍坐佳人著意看可是相憐競不得東風自怯五更寒

求酒

爲愛雲房酒益清涓涓殘溜滴春聲夜來梅月十分白嗅盡梅花看月明

輕輕梅花春風面卻似道人微醉時只恐花飛失君意更酌巨羅歌小詞

小詞歌徹飲巨羅一寸清罪奈客何窗外烏蹄猶不住誰道江南春水多

我家舊釀碧琉璃色壓花枝采采低頗怪春深未歸去花下杜鵑應亂啼

伯生約賦竹枝詞因再用韻

君家竹葉江水流我家竹枝三峽聲三峽水隨江上去迴首望鄉終眼明

簇簇青帘蕩子期飄飄紅杏三月時青帘紅杏總輕薄自展碧牋書我詞

暮雲纖纖如越羅勸子不去知子何桃花水深放船了卻憶關山塵土多

愛君酒滑滑如泥白眼叉手頭愈低南鄰琵琶不堪聽自舞柘枝驚春啼

舟中得功遠瓊花露戲成三絕

瓊花瑞露十分清客裏相看眼倍明自是江南春色好錯教騎馬到京城

平生嗜酒不歸飲最憶停盃微醉時花下盈盈似相待莫教春倒最濃枝

繁穠觀裏花如雪留取清陰待我來應有真真花底坐生香一曲舞三臺

梁山澗

梁山水澗八百里容得碧鷗千萬羣愧我扁舟數歸路晚風掠陣入蒼雲

嫩草豐茸間軟蒲一川晴綠映春蕪散牧分雲錦簇簇斜陽是畫圖

大船曬網小船曾知是吳儂喚得騰共說五湖難住卻朔風吹雨捲千滕

仲章以余賦瓊花露因成陽臺之句次韻

月下看花花氣清
羨君不飲更分明
五雲破曉迴歸馬
疑上天邊碧玉城
我愛瓊花賦酒詩
香懽懽可憐時
平山芍藥開如斗
擬揀肥紅作贈枝
相如肺渴非關酒
多病卻迴江上來
可是春風消不得
白頭吟憶舊琴臺

送危功遠

翻翻海燕近宮城
的天鵝度上京
癡坐江南未歸客
夜聽春樹衰潮聲
居庸關外雪模糊
簇騎分明似畫圖
猶有深春後歸雁
見君曾宿洞庭湖
大柱峯前第一詞
風清月冷鶴先知
京城可是無吟思
眼看飛花下筆遲

送吳成季五絕

牆東杏樹花片片
片片隨風到馬頭
只恐花飛不解走
度關時節暮雲羞
北雪初消未見山
馱鈴聲雜佩珊珊
廉家池館春風好
獨看牡丹惟我閒
上京新酒玉津薄
醉深春惱殺人
截取當年釣竿竹
捲筒相寄不嫌頻
詩瓢浙瀝風前樹
雪在深村月在梅
從此不須生感慨
晚寒更上望鄉臺
龍峯路與仙峯近
取次詩筒日往來
慚愧阿戎松下坐
洞門深鎖碧桃開

長沙鄧醫年七十餘遊京師二兒扶小車得酒即醉類有道者劉充之號曰壽軒且令賦詩

大兒稚髻小兒丫
拍手清天在小車
剛道人間易榮辱
醉歸齊插碧桃花
南極星明湘水過
七還猶是小行年
囊中紫粉誰傳得
酒盡君歸我亦眠
醉面頰如紫玉盤
天風吹上月團圓
擬翻新譜朝元引
雪壓梅花鐵笛寒

平原賈氏戲絲堂

鶴髮棲棲水石村
飛花蛺蝶舞兒孫
人間朱紫爭新取
落日微茫政倚門
晚訪仲章不遇

小院春濃落照閑
碧簾相對乳禽還
晚風陣歇游絲盡
留得歸雲在屋山
梅溪圖

玉人楚楚意遙遙
隔水攜琴不受招
迴首芳林真嫵媚
春風歌館聽吹簫
三徑圖

遶舍山青流水新
春風吹玉綠勻勻
意行已復支筇去
從此何須問主人

靜芳亭

簾外羣山當畫屏
白雲如水度中庭
松花落徑無人掃
失卻莓苔一半青

貯香亭

長安何處認飛花
片片相隨十萬家
唯有碧桃天外種
露華清淺玉交加

大年宿雁圖

寒夜沙汀睡已成
雁奴翹首獨深驚
朝陵閒說燕王事
恨殺人間兄弟情
次韻馬伯庸應奉絕句一十八首

玄都觀裏桃花句
沈香亭前芍藥詞
今年春風似憐我
明年春風更相思
肥紅盈盈錦步障
淺黃深深綠油幕
舊嫌小婢娉一
曲生香淚雙落
垂髻雙雙白馬郎
看花不語愁晝長
堂前有婦不肯守
遍愛吳姬與趙倡
綠柳高低千萬樹
翠竹橫斜三兩家
妾非江南蕩子婦
不許郎君烏帽斜
五臺山前雪如席
千古萬古搖銀光
驅馬莫飲澗邊水
澗水能令馬穿腸
小樓昨夜聽琵琶
推手卻手怨王家
不辭遠嫁盧龍道
可憐長城骨如沙
海南不愁珠翠少
家家共籠秦吉了
夜聽吉了似秦聲
買客年年不知老
紅衣夜唱婆羅樹
云是西天好兒孫
吹螺日飲官法酒
笑渠騎馬傍人門
吳兒蕩漾楚兒癡
酒酣垂手索題詩
桃葉不傳渡江曲
竹枝空歌三峽詞
老鶴攀松舞月色
哀猿坐樹啼天光
一喜一悲盡今古
慷慨不如秦舞陽
誰家弄玉矜少年
採蓮艇子歌娟娟
轉首那知顏色老
猶抹橫雲啼鏡前
京華作客不知老
燈花明滅搖寒房
爲問涉江下泝瀨
何如種竹滿簷窗
金門羽客恣狡獪
清曉玄文總不看
朝騎白馬穿閭苑
夜乘白鶴下天壇
妾顏不比天桃枝
妾心不如傾日葵
羞著主衣當筵舞
蓬蓬聲刺卻自宜
燕山芍藥大如斗
千朵萬朵凝春煙
健羨南京馬供奉
醉著宮袍不上船
向曾六月桓州住
雪歇前巖散冰樹
王郎馬郎太愁生
兩騎雙雙辭我去
吳門艇子淮南船
我慣乘之眼欲穿
老來愛酒不得飲
歸向桃源種秫田
烏靴窄窄稱宮袍
雙鬢風翻見二毛
聞道中山止十驛
急須乘馬釀松醪

還馬伯庸文藁

乘槎深夜問支機天女流梭舞鳳飛迎首人閒金粟尺翦燈愁製五銖衣

逸馬圖

瑤池宴罷周王羣牛首蛇身騁怪靈漢使近從西極返龍媒元是世間形

試馬圖

二駿翩翩勢並驅轉頭槽櫪總庸奴秋風萬里雲容與不用青絲強繫拘

散馬圖

秋盡川原草樹空冷雲嗚咽似呼風太平天子囊弓矢留得閒身落照中

次韻繼學伯庸上都見寄

陰陰樓殿水雲蒼鷓鴣風微夏日長渾似醴泉宮畔境千官齊立從文皇
紗縠單衣珮水蒼碧殘裁詔繭絲長日斜雙入通明殿雲母屏前對玉皇
相思盡日鬢毛蒼赤土塵深怨路長忽憶鏡湖明月夜藕花清淺棹餘皇

題危功遠山水

雲作模糊冰作棱玉峯深鎖鐵峻嶒欲問先天觀前路釣叟捲蓬終不磨

孔節婦表門

鳳逐麒麟天上飛深鍾涼月獨鳴機春風猶是人間世華表亭亭護落暉

墨梅圖

鐵石冰霜百世身疎明瘦直一生真玄雲借我凌寒便直上鈞天試早春

雪繭輕蒙絕點塵小窗晴日得橫陳夢回猶記溪橋路黯澹相看喜似人

蜀女繡牛圖

絕壁連雲翠木稠五丁空作蜀王羞浣花女子聞鵲苦繡作春風萬古愁

錢舜舉折枝菊

醉別南山十五秋雁聲深恨夕陽樓寒香似寫歸來夢背立西風替蝶愁

子昂控馬圖

雪積流沙冰歇巖天池飛舞入殷函奚官可是相拘檢笑領春風白玉銜

渡水羅漢圖

洞口泉分岸渺茫意行的的水中央相看總絕神通想不用折蘆歸故鄉

次韻繼學天寶宮禱雨見懷

小著羅衫涼似秋梨花寒重雪交流瓊林宴罷傳宣急不許祠官用虎頭
的的雲團白玉杯可堪羊角兩駢開松花深處塵如雪知是龍歸鶴未來
千林紅紫關京城一朵姚黃露有聲惆悵可人何處覓獨行花下到天明
新雨悠揚人未歸遠山凝碧綴雲衣捲簾擬作庭前舞點點團沙柳絮飛

送嶼上人

王几前峯慘翠顏瘦藤挑雪度三關黃塵似作松花落歸雁南來我北還
東南蕭寺梵王音禪榻蛛絲蔭荔深我欲與君同面壁首拚雙屣挂松林
東溪老子詩三略的的瑤盤貯夜光擬把玉蕭松頂坐穿雲吹徹九天涼
月暎寒燈雪映簷故鄉夢斷酒初收因思舊宅梅霖後新竹齊抽碧玉尖
寄天童岫長老

太白山高雪四圍孤峯翠織五銖衣誰言老子寒無力獨擁紅爐更下幃

贈南嶽道士歐陽君

丹鼎芙蓉生玉床紫泥封固結玄霜道人急歸巖屋守不使月明騰夜光

崔白竹

昔年家住篋簾谷葉葉凌雲對此同近日畫師爭斂手垂頭疑在柳陰中
往歲南歸商隱長老遠惠佳句不獲承貺次韻敘懷

席帽京塵廿載強風前數髮白於霜芸編不檢蛛絲羅斑馬專門萬古香
桑乾嶺上是天心萬樹松花積翠深兩度灤陽三伏節片雲飛雪是晴陰
烏紗承笠罪霏土短袖持鞭窄窄風冬盡不知梅蘂白春來深愧杏花紅
商隱長老以余歸喜溢翰墨愧數之餘次韻以謝

少年學道惡加鞭掩息支頤絕語言玉几老禪曾對坐茶甌如雪閉餐門
沈沈雲頂絕天風不展袈裟萬念同眼見承師傳妙密虎丘殘塔夕陽中
龍歸石落無消息碧眼長身振祖傳江上白鷗元不礙潮回月出滿樓前
春日奉旨侍祠太乙朝罷觀齋中紅梅花

藏春塢裏功夫密一一羣英點絳脣共道紫皇分上瑞須知太乙露天真

斗柄分明指孟陬紅爐橫簇化工收先皇寶曆今重建應許南枝在上頭

次韻砥平石

廿載冰霜與已終復於馬上送年窮雙峯閣上憑欄立疑有子規啼晚風
燕山長驛四十五雪擁金臺玉作層疑是黃蠶消不得何年投老得依僧
我翁綠野舊精廬樓閣連雲畫不如贏得高人款枕臥膽瓶冰藥樂冬餘
恩師高住湖邊寺清夏菱花閣錦波妙趣通玄鄰榮可清言協律近陰何
砥師平地湧金仙不詫虛空不說禪怪我往來增白髮雲龍新碾汲清泉

省庵

三十六宮春寂寂月華如水碧雲真空齋冥坐天心轉知是羲皇太古人

姚子中左司墨竹

雪花搖曳被春欺的的琅玕侍玉墀千歲玄霜誰拾得紫薇花畔寫參差

斗巖

搖光游戲下塵寰曾被山僧駐不還從此夜深隨鶴度玉衣清淺珮珊珊

歸德王瓊母表閭

寶奩香瑣繡羅衣不許春來蛺蝶飛得見慈烏好顏色門前槐柳引雛歸

西寧李處士碑元復初作

堂堂吏部睢陽敘耿耿中郎有道碑點檢清河金石錄的於處士絕諛辭

博平王獻妻徐氏表閭

無子無夫鬢影蓬兩家王母事相同王達原妻宋史有傳臨川妙筆傳青史我輩空令兩

耳紅

離宮圖

龍首渠開王氣埋淺沙殘草認天街當年金屋寒雅聚時有耕人拾寶釵

子昂逸馬圖

神駿飄飄得自閑天池飛躍下塵寰青絲絡首誰收得留與春風十二閑
通叟狀元以秘書滿職言歸泊然若無營者橫舊與殿廬詳定得通叟卷
氣完以充議者爭絨口今其南歸以子昂畫馬求言愴然以別吾徒之責

深缺然矣至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楠書

薛濤牋

蜀王宮樹雪初消銀管填青點點描可是春山留不住子規聲斷促歸朝
十樣蠻牋起薛濤黃箋禽鳥趙昌桃浣花舊事何人記萬劫春風燐火高

理皇題馬麟野芳佳木圖上題丙午歲

重慶城頭翠木圍陽羅堡畔野花稀卅年竟換人間世弦管西湖認落暉丙午至乙丑

題寒拾圖

三人攜手共嘲吟古殿脩廊自在尋石壁忽開靈怪絕可禁飛瀑海潮音
舒貴和以黃菊相贈賞挹逾六十日短句奉還深碧齋

九秋風度玉精神的的寒英不落塵還向清齋調火候明年散作萬枝春

雲峯圖

融融洩洩互低昂絕頂瓊冠白玉裳聞道溪南三尺雨道人推枕召髯羊

楊節婦傳

鳳簫吹徹碧雲天眼見孤凰淚欲穿回首春風三十載槐花如玉柳如綿

宮女賞花圖

一架薔薇錦障稠滿庭蜂蝶替人愁玉環已侍昭陽殿側近傳杯得自由

宮女度曲圖

望瀛法曲紫霞觴更按伊州奉玉皇翠竹涼深宮院密新聲那得過宮牆

靜中齋

玉宇寥寥星斗沈千林籟寂印天心羲皇猶是人間世解谷參差不用尋

張氏承祜堂

幼弄青梅共繞床白頭舉按話尊璋竹花已老桐花發雛鳳參飛列畫堂

題何尊師醉貓

縱橫社穴恣穿窬抵掌摩癢不奈渠賴有連錢能遣醉晚風殘日臥庭除

題初平起羊圖

舊跨髯羊入帝青天瓢如注散清冷明知制氣歸吾手好與松間護茯苓

題鮮于伯機拱北樓樂府

氣湧如山壓海潮高樓明月更吹簫從茲徑直虛皇筆春蚓秋蛇擅市朝

簡馬伯庸

象榻香濃翠幌春美人倦繡態橫陳平明欲進朝天襪小立蘭燈熨帖頻

山水圖

高閣何人傲獨醒蒼松流水倍分明絕憐艇子搖山影猶與行人管送迎

書懷

二紀驅馳鬢已斑臨風數雁悟知還山中舊種松千樹從此歸休手自芟

三月廿九日女孫生朝今七歲久客京師未嘗食其湯餅舊見林膚齋

爲女孫作絕句事適相類謹子云當次林韻且錄林詩于後

福慧曾傳兩足尊願將清貴屬高門大家女誠夫人筆付與袁家第一孫

憶昨華光侍至尊袖香清曉候金門
舊留書冊今猶在時放漁竿教女孫

隱居放言

憐子憐孫玉雪顏更憐諸壻守家山若教總使紆青紫老盡京師更不還

古道寥寥世不聞麥舟高誼薄青雲邇來忽作苞苴看買得南宮免校文

以琴弦寄永嘉周子敬

五色鸞膠世莫傳春雷迸石響流泉永嘉七十四居士玄鶴來時就榻眠

堯民圖

秦定甲子題

衡尊深酌舞編躡鼓腹行歌樂自然共道帝堯新紹運九州重見上元年

育王長老見惠茶瓜次韻奉答

玉几峯橫寶塔前彌天消息是真傳蒲團禪板都忘卻似笑當時手指天

迸石春芽寶所藏枯松手拾許深烹能令星斗珠璣綻要使江山錦繡張

道人種玉光千頃深陋長安畝一金只恐冰霜難下齒特將妙語助清音

蜀江圖

三峽盤渦澗瀨堆層巒百丈鼓聲催從今盡向金牛路杜宇深啼喚不回

巢溪堂

風攬危巖樹樹秋更騎牛背濯清流舉頭總是人間世朝市山林且自由

餘慶堂

閉門春熟酒醪香深夜書聲度北堂不羨崔盧官譜好威裁松竹俟成行

題李士弘墨竹

漫山桃李艷紛紛歲晚相看有此君昨夜墨池新雨過澹煙輕掃一窗雲

碧海無塵玉作壺瓊珩清淺露流珠相思忽憶侯都史爲爾疏封墨大夫

題管道士雷谷

古竇陰陰一線泉中有伏龍方晝眠何人握固坐其下霹靂送雲催上天

盧溝符氏酒亭

茅屋疎煙報午雞金沙清淺水亭低羲和勸汝一杯酒勿與行人東復西

牧羊圖後有閻先生詩次韻感舊因成二首

嬰兒御氣草堤眠能使雙羊合自然莊叟不知蝴蝶夢覺來重作養生篇

玉質堂堂地下眠雲龍風虎各加鞭松陰舊日趨庭客整佩蘭皋駐集仙

李唐牛

穉羣原空蟋蟀吟秋來乞得自由身平蕪又見歛羣綠復與田翁共苦辛

閻思齊調閻府

榕葉陰陰荔子丹碧巖深處漱潺湲秋聲只在瑤琴上曾聽龍吟杳靄間

道山堂上文書靜寺寺題詩滿碧蕉昨夜海神隨雨過絳牋爲作小詞招

水仙圖

日暮佳人十二鬟臨風解佩意閒閒當年曾立通明殿笑押蛾眉第一班

百鷺圖

紫宸深處立清班聽履雖難得自閒歸向江湖尋老伴展圖猶在五雲間

絕句五言

信州招真觀二十八詠

小隱巖

山鬼小兒足木精游女神據會學真隱下視飛花塵

馨香巖

深睡失明珠猛走飛流涎松花卷輕雨滴滴百重泉

學堂巖

露盤下金薤雲笈流珠纓冷冷寒巖下猶有嬰兒聲

鬼谷巖

縱橫太古石短長千歲藤感彼巖居子獨飲古澗冰

昇仙臺

寥寥入太清金門縹紫垣或云有官府微誦五千言

釣臺

垂綸落澄潭小魚儼然來大魚引之去釣石何崔嵬

一線天

茲山可容天舉世皆笑之我不答此語鼓腹支其頤

五面石

分一只成五五石各有一誰能據其上面面不相失

寒月泉

曉汲寒泉清明月各在缶缶空不見月引水復在手

金沙嶺

金沙雖爲貴履之傷我足愧彼側布人欲獲無量福

長生池

飲水人已去山中多白頭青顏空淺處時見玉蟾游

老人峯

高帽側整整秀嶺深重重積此太古雪遂名老人峯

三山石

三山不可度絕壁峙書堂流水日浩浩太極彌茫茫

磬潭

沈沈無底谷央央太古雲赤日焦下土老蛟眠不聞

玉簾泉

截玉作明簾不知簾外事應有碧眼仙隔簾見人至

石人峯

淪玉未得法變形成楚囚九轉乞換骨三沐期點頭

仙足巖

山深猿猱驚瞬息下神步空飛本無蹤長轍上天去

月巖

顧菟樂嬉遨入地不得騁化爲白玉泉彷徨返東井

雷公巖

神鉤起空洞陰火生羽翰我耳若不聞白雲在天冠

道人巖

道人本無姓對客那有言龍口迸石髓鳥跡開雲根

丹井

金鼎閤寒泉真火彌不壞年深定飛騰子夜吐光怪

洗藥池

靈根乘月吠肉芝生土肥濯以上源水千歲永不飢

鳳山

孤飛千仞岡兩翼化爲石年年春風時山花成五色

風洞

罡風轉空輪浩劫不停息此爲天地根現之杳無跡

逍遙巖

形留非自在何者爲逍遙青松在谷口白雲在山腰

長廊巖

飛吟起霞珮馭氣躡天梯碧雲布參差纖脩與巖齊

龍口巖

弄月紅玻璃匿雲紫芙蓉近已厭狡獪納息玄虛中

靈湫

靈龜道其前游儵殿其後歲久深自韜清夜巖下走

朱窩楊柳青地近滄州余愛其名雅作古調五首

朱窩楊柳青明日是清明地下不識醉悲歡總人情

朱窩楊柳青客亭塵漫漫爲你多離別我生無由完

朱窩楊柳青黃河瀉如注還俟飛絮時相同入海去

朱窩楊柳青自愛青書好亦如遠行客相逢了知老

朱窩楊柳青桃杏鬪顏色顏色雖不同時節各自得

墨蘭

飛瓊散天葩因依空巖側守黑聊自韜不與衆草碧

仙人紫玉枝化爲水蒼佩獨立搖落中秋風得相貸

次韻宿清風軒

謝浦正覺寺

天風淨雲衣海眼卷石髮醉起撲殘燈獨看端正月

石湫二水橋

寧爲千丈清不作一尺渾古語有涇渭橋水何人分

虛一

欲問鴻荒事何如鼇極時三三與七七在手不須知

題應德茂游吳紀事二絕

澗束冰泉咽松懸月露清何人會真趣細坐與君評

聽鶴驚湖曉呼猿驚嶺昏十年南北恨無語獨銷魂

雲鏡

團團白玉光直入寒奩底昭徹誰爲容空飛本無趾

霧香

含章楚澤東晚思淒冥冥剖之久不食三嗅揚其靈

竹西

前導扶桑日廣招閭闔風天心須正位不必問西東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三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四

元 袁 桺 謨

絕句 五言 六言 挽詩 雜詩附

雙雁圖

秋風限南北何事往來頻並宿寒蕪際應憐自在身

六月二十四日夜夢剡源師同游山寺主僧延入丈室出梅花畫卷賦詩旁有胡用章先生坐主僧下時刻源對席僕居其次案上綠竹一枝

青翠可愛剡源賦詩摘即援筆

一白不受采重玄今罷論窗前有綠竹密雪打黃昏

漁樵問答圖

翠嶺邀黃鳥蒼波玩白鷗偶因平地坐始識世間愁

新安郡嶺南十詠

清江釣月

神魚竊金液爲龍復爲光平波無纖雲有餌不肯嘗

空谷耕雲

斜側龜背戲高下魚麗圖阿童踵其後黃犢爲前驅

蒼峯卓筆

仰手判虛空昭回爛星斗遂令山下泉復作之玄走

碧巖舒屏

古藤青步障曲曲靜相宜春晚巖花發生綃印折枝

楓林巢鶴

絕頂秋聲急盤旋作我家不須金掌露且服赤城霞

雪澗浮龜

飛湍齧雲根千載見五色中有九九文舉世人不識

峻嶺扶車

前行已可戒後行復何如懷哉王陽生靜言表其閭

圓岡揭斗

晞髮步上帝空巖泣山妖歷歷化爲石喬松導前杓

古寺垂虹

飛虹飲長澗垂首不能收僧從背上行水流橋不流

雙溪合璧

鳴玉抱山根上有金蟾翁指揮鐵如意化爲雙白龍

子昂蘭竹墨戲

玄霜落銀蕖飄飄湘江佩服媚疑褻之碧窗靜相對
迸地麟角精摩空鳳毛聳寒泓散晴煤桃李爭色動

題龍虎圖

玉淵發靈籟摩盪超九天調鉛靜召之帖首在我前
寒松翳幽篁得意當路隅急以真一汞坐令侍瓊瑤

墨竹四絕

寥寥凌雲志霜餘節更存春風宜管領生意屬兒孫

右老

奮雷初出地承露已凌煙願從朝元駕爲旄拂九天

右嫩

直道犯無隱虛心明且清側身思遠舉巖壑養深情

右風

曉沐換新綠萬采成空塵守黑心不縉同玄道彌真

右雨

墨蘭蕙四絕

金明秋林清月白楚天碧美人眇愁予服媚永今夕

采芝不成仙食薇難療飢結茲以爲佩臨風醉湘纍

天香落銀楮秋聲入玄筆何如湘夫人促軫鼓靈瑟

組綬何承承琲珠復疊疊相視不以色紛紛披曉簾帷

題悟律師詩卷

萬樹叢雲裏千巖急雪時世塵俱不到端坐誦君詩
壞衲翻經帙匡牀點律科看山無限思一一付吟哦

子昂枯木竹石圖

亭亭木上坐楚楚湘夫人因依太古石融液無邊春

六言

厚齋先生以詩借玩辭次韻

項子沈冥學古芸芸萬變觀交閉閣清香宴坐斯人端可神交
已悟長年坎離更窮逆數先知補亡已滿三閭問事誰攜一瓶

題湖曲小景

穆陵御題詩句

流水無言寂寂落花有意託託往事空餘華屋倚闌愁絕江南

送鄧師禹歸龍虎山

小帽飛花一寸輕舟流水三分落日獨歸洞口隔溪短笛猶聞

獐猿圖

細草豐茸古洞斜柯歷落寒雲信道乾坤消息端須類聚同羣

孤雲

在水同源一色出山萬緒千條欲趁驂鸞整整更同笙鶴飄飄
規矩方圓在手輕清重濁隨形宋子不須苦賦屈生爲我揚靈

白雁似憐片影碧潭深映無心獨上紫霄峯半參差吹徹飛吟

題陳文翁畫扇

淡淡孤花欲笑娟娟雙蝶疑愁無奈寒蟄得意竟專落日啼秋

題美人圖

西施

辭家已意存越入宮誰解圖吳故苑秋風麋鹿扁舟夜月江湖

昭君

鬢影愁添塞雪花枝羞殺宮春誰道佳人傾國解從絕域和親

馮妃

目送亭亭秋水腰迴款款春風爲問下車搏虎何如御坐當熊

班姬

望幸眸凝秋水倚愁眉簇春山已悟篋中紈扇須看鏡裏朱顏

洛妃

可怪夢中說夢底須愁裏添愁落日春風王子多情不解綢繆

綠珠

金谷煙迷清曉玉簫春怯餘寒可恨花鈿委地當時莫倚危欄

壽陽

一片花飛宮裏十分春滿眉端底用流酥點綴更煩圓玉搓團

張麗華

結綺塵空樓暗景陽春斷鍾遲紅葉無言在手同成井上胭脂

次韻潛昭焚香

意絕豈能生慧心清定解通神一穗黃雲滿几故將綺語撩人

甲煎煙消吐艷鷗斑湯暖凝脂道人機心已盡清坐唯餐兩梨

紙帳溫雲如醉綺樓春夢成虛知見何須盡絕詩成要是禪餘

宮樣昔傳心字羅紋指甲爭工往事桃花流水黃塵蔓草寒風

潛昭九日贈龍團次韻

月碾舊裁玉脍雲爐溫浴銀芽九日殷勤相贈淡羅猶記金花

閱世已成清玩傳觀那識餘甘寶篋政須千襲瓷甌未許同參

題伯庸所藏子昂竹石

伯夷清宜典禮子路勇誠冠軍日落虎驚沒羽潭幽龍走凌雲

胸中丘壑玩世眼底煙雲凜秋岸憤欲澆磊砢解衣深聽颺颺

墨竹

蘆葉不禁秋色柳枝那解春聲醉闌小窗橫幅風回雨轉雲清

子昂墨萱扇爲湖南楊晉母作

墨蝶巧分釵股玄蟬高綴冠梁莫厭南州炎海爲添北戶清涼

雪谷曉行圖

過翼淒淒巖谷曠懷納乾坤我欲相思命駕人猶高臥局門

高彥敬遠山木石圖爲記夢符學士作

身比寒厓枯木心似浮雲太虛落日前峯堪隱丹青渺渺愁予

復成

黃髮蒼顏並轡白雲青山比肩誰道風流已矣只今圖畫依然

春雲出岫

飴蕩巫山態度悠揚洛浦精神春去似歸闌裏月出端疑水濱

謝氏梅坡

謝家雁行兄弟一枝偏出南州低昂肯受殘雪灑灑猶堪感秋

劉生還廣信省親就試

萬馬隨雲北上孤鴻趁暑南飛欲踏三山海浪願隨寸草春暉

頤齋

多言不直杯水異味能生五兵何似深深閉息丹臺出日初清

禮闈倡酬乙卯

次韻禮部李公二首

明詔傳巖谷攜入帝京心同蛛網織意擬鵠巢營選德主璋器掄材杞梓楹

龍門能化鯉端不負平生

又

黼坐思文渙號行鵠袍林立萃天京釣絲已具六鼇手彩筆誰專五鳳名寶鑑

懸空深照影神鋒躍冶莫容情百年禮樂重開運此道何須問兩生

次韻監試李仲困御史四首

高塘護脩庭列仗嚴棘闌昭代闡文治多士舒且遲謬言職絨膝畫日深下帷

昂昂子大夫咫尺瞻天威願罄悃款忠少奉白玉墀直言諒無隱寧懼非與妻

中朝尊壽俊入徵垂安車念彼巖谷生惠然命來趨鵬飛企天池鳳息思高梧

煌煌六籍功不與稗稗俱明皇燭遐邇追琢瑤與璣雅詠廣棫樸仁風暢騶虞
高堂集羣英搖佩蒼玉寒朗鑑明月高雅量滄海寬上承丹扆心舉逸脩廢官
縑重入關內芝叟辭商顏陋彼馬上翁慷慨空溺冠

皎皎鵠袍子旅進翔廣庭明時昭曠典如醉眸初醒稽古迺正學敢言效桓榮
昌歎詎正味咸池在希聲古云儒匪迂雍容佐文明餘思續皇雅黼黻歌昇平

次韻郭巖卿

清穆黼坐更化弦儒館集議招列仙玉堂射策與羣賢鵠袍賈勇思登先輪困
奏牘誰三千利若武庫森矛鉞巍如繩直清廟壞常山之蛇首尾連胸臆結約
言不愆峨峨相國水鏡懸手捧詔墨金花鮮大爲梁柱小杙椽令嚴虎士齊烽
烟游絲日靜風翼翺羣曹坐井難觀天大鈞橐籥品物甄代天有命司其權鑑
銖美醜精評詮方皋相馬遺黃玄媒母敢作千金妍工輪守度成方圓萬目一
口非幸然斟酌損益牛無全慶雲五色累罍邊形庭珠貫臚聲聯明堂正席開
九筵扶杖觀化嗟華顛煌煌龍勝天門前金吾控騎青絲鞭夾道動色爭駢肩
詩書往昔成遺捐聲教丕合今無偏瓦金之注同一埏慎勿逞說窮雕鐫皇元
文運齊天年

秋闈倡和丁巳

次韻席士文御史

至道白璧重小言浮雲輕詞場次後先理致貴坦明捧心匪正色偏師乃奇兵
駢駢白袍子昂首爭疾行味道絕嫵媚清心養和平蹇謬御史公懼我遭譏評
當道謝稽顙朝陽歌鳳鳴

次韻士文感興

宣尼倦游躅冥思立天紀洗心悟盈虛應物合參倚羣雄爭霸盟騁意立私史
崎嶇東周君削弱絕統體約言正墜典執筆乃託始後王迭雄長正閭亂朱紫
說吻江海深短長爭四起大羹實鉶鼎玄冕表朱裏返真非無人未派失玄理
金碧騰虛空謂是可不死或言影響功駭愕壓餘子齊居玩芸作事首存悔
洗心探義爰變動實由己神珠守深淵光怪孰可比矯矯林中鶴潔白不受恥

紛紛堂下蟻聚羶亦無幾流光企義娥慎獨守素履之人金石心年運任坎止
中年勇聞道晚歲復未已驅車望前川操轂敢濡軌

八月二十有二日范京尹同會秋闈天使傳召命溫問試策貢士賜以

法酒臣橋等望闕再拜以敘飲膳錄官翰林應奉臣翼述其歌詩謹用

次韻

五雲闈闔祥鸞流紫皇御極圖神州魏煌京師首文化計吏四出嚴阿求城南
儒宮極蕭爽古木落月凝清秋麻衣東西白鶴峙烏帽高下寒雅稠朱顏廣額
粲胄子佩服鰲磯懸吳鉤兵奇欲奪趙氏壁氣威直臥元龍樓范侯機深妙彈
壓雞翔蚤歲承宸旒傳宣溫訓慎去取瓦釜勿以黃金酬宮壺午傳瑞露重翠
質縝栗絨封周微臣望拜感莫語願上史館書徽猷百年隆典起盛世慶雲五
色開公侯興文云初道任重滄海浩渺難方舟眉山之蘇詎常士過眼獨賞須
梅歐夜闌心掉不得語瑟縮凍吻歌不休

次韻王正臣書史試院書事二首

貢士搜天巧經營縹緲間露蟲吟嘖嘖雨葉戰潛潛重寶傳醇正揚劉陋險艱
銓衡同水鏡辱贈不知還

古殿蒼雲裏疎星出樹閒案燈光閃閃簷溜滴潛潛便覺登瀛易誰言與選艱
白頭心更苦滄海探珠還

次韻宋質夫應奉秋闈書事二首

廣寒清徹桂花黃影落空庭夜露涼七札巧穿誰矢直六鼇連舉我竿長神清
難入華胥國賦古須看古戰場一朵紅雲傳湛露夜深齒頰凝天香

草廬星列藉寒莎欲擬隆中事若何倚筆看天塵境絕衰辭翻海怒濤多持衡
要使心常赤題榜誰言髮盡蟠威世崇文遍寰宇遺賢寧肯老巖阿

次韻席士文御史六首

煌煌文運起賓興樸學無知謝未能北斗夜橫東壁正露簷危坐獨凌兢
槐木森森雲影開諸生曳履起輕埃明河可是人間物端用乘槎八月來
文鋒鏖戰白差沈著無聲午漏時掣海碧鯨翻古製翔雲彩鳳吐芳辭

倚筆看天思獨難懸庭秦鏡敢藏姦東方射策三千牘始信明時取士寬
多病支離百不堪挑燈眼眩罷清談廣寒果有婆羅樹須踏天梯上蔚藍
烏府先生玉雪清論文沖淡去浮輕要令我輩平如砥不使輿言負聖明

秋闈倡和
丙寅江浙

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乘駟騎抵榆林于時善之祭酒仲因學士伯生
伯庸二待制同在驛舍觸感增悵今忽同校文于江浙因述舊懷

萬馬穿塵入渺茫遺臣一日九迴腸碧雲碎碎琉璃影白月離離齒齒光雁足
無書來海島龍髯有恨達衡湘誰知此日同文館把手無辭醉十觴

三十年前與倪仲深泛湖作中秋今幸同與校文中庭月色如晝短句
敘舊

昔年同泛凌風舸白眼論交屈指難楓葉參差山影疊藕花淩亂水聲乾我方
烏帽穿黃霧君正羊裘漱碧瀾歸隱始知人世換無端此地更憑闌

中秋柬周儀之推官伯明都事兄

氣與西山爽氣高酒酣燈冷各稱豪不隨北雪追燕騎徑上南雲踏海鼇桂醕
的知伴沆瀣蔗漿端可敵蒲萄衰年投綬慚真隱更爲君王選俊髦

汪叔濟推官鄭復初判官周本道判官同校文江浙因思歐陽充公王
岐公事政相類不可無一言以成故事短章述懷

長冠黑髮雁行齊讜對彤庭陋木難直以中聲生玉琯更將五采藉玄圭文章
瞻覈期穿札經術精深鄙印泥我輩直須雙目炯肯令餘子銷昏迷

次韻段省掾

妙筆翻空歷杳茫更馳紫電騁沙場珠璣已綴三千牘斧藻能成十二章易水
臺高招國俊廣寒路近裏天香相君威德憐鷲劣給燭分茶與激揚

再次韻

白頭歸隱髮荒荒那識當年古戰場文雉朝陽金吐綬潛虬迸霧火爲章才超
董賈文如織語壓淵雲墨有香會見彤庭冠多士始知我輩陋宣揚

挽詩

謝尙書

學易書臺地齊州有李鼎神讀詞林起壯猷家空辭蜀道祿薄度南州會知封州復爲

廣中愛石雲生坐看書月過樓淒涼雨水曲風竹自蕭颯

晚歲功名異蒲輪禮數溫嘉謀傳竹帛肥遯寄丘園散號南儒貴自號爲勑峨賜南儒

冠北客尊冥冥乘鶴去空想典刑存

史觀文

奕世調元貴東南第一家紫綸傳密札綠髮擁高牙往事霜前木餘齡霧裏花

陽明真洞啓蔭鶴整飛霞

故國衣冠聚凋零獨此賢勞生樂蟬蛻遺魄寄牛眠丹旆前官貴青箱舊物全

哀榮今莫比笳鼓鬧晴川

李宣慰思衍

宏才卓犖羣雌悵望心期晚歲違江海夜長談舌壯關山春斷客魂飛批風

給月文空在逐電追雲事竟非神理縣縣那得盡家頭新柏翠成圍

白首功名汗漫休一官鍛翮玩清秋終憐蕙艾難消瘴肯用蒲萄強博州萬事

浮雲今已定百年公論與誰謀羊生未灑西門淚落日寒江水亂流

史猷父

少小昂昂意長冠脫綺襦交游金谷聚談笑玉山扶舊雨三槐宅西風五柳湖

空令後生輩彈缺陋爲儒

妙語千年簡英姿百世期忍聞淮水絕不見雍門悲往事雲歸壑空言水覆卮

相從今已矣寒淚滴冰漸

王尙書

秋水雙蓮孕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

西峯傾落日乘鶴叩蒼雲

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徵深衣晚任真

蓋棺今已定千載有遺民

燕說經生濫齋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雞林貴青氈虎觀榮

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

再世登龍舊淵源許管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冥知腹笥名空在眉梨壽竟違

重歌妾薄命寒淚滴塵瓶

楊夫人

丹桂香殘紫菊驚轉頭何自失芳年錦裙舊繡空爲記玉軫新聲已莫傳散騎

文成殘月淚彩鸞書罷白雲仙人間總有相思恨不用松風激澗泉

潘少白

星曆張平子丹砂葛稚川書田終晚歲酒國送長年世味雲行水心期月印天

諸郎聞競爽蒼碣定重鐫

史湖州夫人

清白吳興守棲棲老吏師風霜塚上木玉雪閭中儀種德桑千本傳家桂一枝

春暉有餘報遺範合蒼碑

文集賢

家聲垂宇宙更作列仙儒衰榮那無傳嵇康已不孤金雞官驛暝白鷺古洲蕪

不盡修文意端從地下圖

死者不可作家兒常自嫌泰輿荆門角叱馭越山尖猿落三更淚霜飛六月炎

人方愛嵇紹我亦愧陶潛

前朝三百載慷慨盡斯人天地有消息江湖多賤貧許人憐老母叱馭作忠臣

邂逅成丘首猿啼似有神

黃夫人

錦堂鶴髮玉樓層猶是承平舊典刑鸞詒日邊傳御札俄鞍花外候仙輶室如

明鏡心如水庭有斑衣案有經回首人間真蝶夢澗松搖佩起泠泠

悼章斯遠

學道求仙二十年飲冰齧雪竟蒼然錦機斷幅朝元賜銀燭殘膏醺斗傳役鬼

有靈符絕筆煉金無術鼎飛鉛昨宵同我塔前飲今日憐君地下眠

烏府先生聲似鍾希年麗夢喜溶溶擬看黃纈傳青簡誰信方瞳學赤松秋月

白於銀鑿落夕陽紅似錦芙蓉燕山水五千里從此空飛滅去蹤

悼張道士

海上神山十二賢思君疑在有無間桃花褪水青春急柳絮團風白日閒芸室
燈昏螢閃閃藥壇雨冷竹斑斑宅生欲了重玄事煩乞神膏駐好顏

吳君載金谿人

妙年玉雪佩幽蘭塵尾英賢接往還萬里出門車折軸九天無路虎當關青燈
黃卷家仍在古木清溪福竟慳賴有韓公三世舊已將椽筆誌瑤環

夏昭文

晚歲心清眼界平看雲投憤養脩名徒令化鶴悲滄海不見迴鸞下玉京觀物
無心玄草滿愛吟有句墨花輕蒼山日落簫聲急似有仙家白鹿迎

熊處士

三閭千古恨五柳一生賢石護栽花徑泉分種秫田松高青耿耿竹淨綠娟娟
欲識淒涼意埋銘手自填

危功遠道士

紅日騎黃埃騎鯨徹九垓詩瓢風歷歷丹鼎雪皚皚紫府調仙掌朱宮育聖胎
相期千古意獨立重徘徊

劉古昂教授

矯矯南鵬翼昂昂野鶴姿翦燈千古事彈鋏半生詩棋罷黃梁熟歌殘玉樹萎
潯雲催雨急相送不勝悲

成都何德之處士

蒲應奉其弟子也晚居興元

江漢清秋老岷峨故國身潛川珠玑璨輻輳玉罕尹逸興蟬離垢壺容鶴寫神
發硯經席正炎穀辨鋒新素業書千篋幽居泰一困非辭魯生徵自樂管寧淳
水近蘋交佩巖低溜墊巾詩清猿母泣詞整燕雛親夢往蕉疑鹿書成筆感麟
山觀天外象梅閣靜中春燐黑魂猶慘槐黃事可詢極知情惘惘徒意走趨趨
故里傳遺稿空堂象素真故人調鼎鼎弟子演絲綸靖節名堪繼文中躅可循
悠然端有意念此竟誰陳

吳饒公

種德槐三樹傳清桂一枝晚香年款款天爵歲熙熙大賚開茅社殊恩辨土宜
執謙容受谷詠道樂沿沂玉帶朝元服朱顏浴日姿菊泉便上壽橘井養清資
引竹藤侵屨看花柳拂危路鞍人共仰扶杖客爭疑霜暖柑分釀年豐黍作糜
黃封浮瑞露白醉擁晴曦京國輸甘旨鄉閭表羽儀齊年堂上扁通德里間楣
謂可疇離社胡然不慙遺鳥傷情有感蟬蛻樂無涯孝養傾千古褒榮感一時
誰成太史傳會俟侍臣碑

王秋山

翩翹玉雪養脩名絕頂穿松午日青別墅忽迴迎客犬空林猶隱讀書螢苔荒
琴薦春無迹風攪詩瓢樹有靈萬疊蒼雲埋玉去好將銀管寫沈冥

廬陵李主簿珍應

青衫黯澹畫圖中雁塔塵深進士空可恨餘勳收汗馬極知往事費雕蟲暮年
榮辱非吾意此道升沈屬至公松竹蕭蕭自今古清秋裁些託冥鴻

趙令人永陽郡王與某女

靈漢雲昏彩鳳沈參差聲絕露沾巾高堂玉樹竟芳頰寶篋金花空素陳鮫室
不知珠滴淚仙壇曾見海揚塵百年精爽真冥會一掬清溪是劍津

吳夫人上饒徐覽民主簿母

玉樹彫殘浩劫還棲棲鶴髮獨清全種桑不作十年計指廩能生萬竈煙白壁
養成玄圃失華堂歌罷板輿懸坡陁積翠松千本準擬飛雲歸墓田

黃如山

兵後還家意苦辛白雲零落淚沾巾松花鈔蜜廚常淨貝葉書經筆有神蝸角
可憐蠻氏國鵲聲猶記蜀王身白頭編簡成春夢的餘勳付後人

劉伯宣中丞死三十年延祐丁巳歲始得謚忠憲朝中各為挽詩

烏臺雲黯柏蕭蕭秋雨聲悲廿四橋置獄可能生長倩入門端不祭泉絲墓前
飛鳥傳新象身後騎鯨下大招聖代昭明青史著願將直筆紀姦妖

東平段衛率

壯歲投鞭夜渡江前茅親受百城降後車長物唯書篋別墅閑情獨酒缸燕憶
香銷塵滿榻鶴驚琴冷月當窗傳家舊有藏金諺手種塋前壁一雙

何德之處士

雪色顰眉兩臉春市中能作笑雲人簪花欲舞烏啼急放鶴初迴蝶夢真茶竈
煙收門掩畫詩瓢風動筆生塵娉婷小女思翁醉欲翦巾紗淚滿脣家賣烏紗
染入梅宜

播州宣撫楊資德

掌武傳無敵崇儀續上多精忠書竹帛英譽蓋山河絕北驚遼海投南鎮大和
襲封緇滿篋錫語錦成窠皎皎明珩樹亭亭碧玉柯之無文線認宮羽短襦哦
魏帝奇何並唐皇悅李過幼成端有種帝鑒的無顏玉帳龍韜秘青箱鳳縵摩
教民風偃草撫俗水旋渦斥境嚴銅柱征戎指鉞戈雅遊春結佩小隊曉鳴珂
士飽歌千薦軍懽醕巨羅追亡窮古澗濟勝極幽蘿寸地歸王化羣蠻守詔科
細氈伴密繡善馬敵名馳客有依劉感人傳嗣產歌氣融汶領雪量納蜀江波
葛相功猶在韋王事若何雲仍賢莫比君長禮無苛閑戶時披褐看山整脫鞵
填詞驚轉切促軫雁聲搓芝嶺圖空想桃源境類訛歲年真國器妙質竟山阿
世德蟬聯備家聲驥子峨播川彌震耀硯石詎沈磨

真定史萬戶

高陽之徒也至
死忽題詩而逝

一身露作繭兩曜蟻旋磨投筆人境忘長歎泉下臥
月流白羽觴風送朱絲弦欲識無生樂熟睡三千年

玉雪陽春五十年詩成書罷珮翩躚擬將北斗爲嚆矢不向人間酌酒泉

臨江熊君

泮湛元不礙清影透溪扉木落行雲泣山空病鶴飛詩書誰素業江海獨天機
此意何人會哀笳慘暮暉

至治丞相挽詩次韻李仲因學士

重玄開葆命上聖席蘿圖威德函諸夏深仁浹八區降靈申作翰稽古禹陳謨
初日行黃道羣星拱紫樞神羊庭辨直貪獻鼎垂模繡帛招賢俊鋼金辟佞諛

撫牀論密勿借飭契都俞明月青銅鑑中秋白玉壺律成懸象魏禮缺補鴻都
士進三千牘姦誅十二衢彌縫前後正損益古今殊相業專橋梓英標瑞竹梧
癡蟆元有兔猛虎果非羆內坐占華蓋中階仰泰符令嚴顙白帝漏下候黃姑
萬騎玄雲蔽羣狐黑夜呼銜枚兇有約解帶僕云痛象燬端因齒龍眠竟失珠
聞驚燧人氏事異夏區夫闌戟交馳驛重弓競接途殺青誰執簡泣血漫成湖
史紀羹臯賜經傳齒馬誅陰氛動天地遺痛感樵蘇故壘煙攢棘荒原燐積蕪
邦刑窮勦絕陽澤起萎枯趙氏兒猶在山公汝不孤勳名昭令甲精爽與天徒
帝所隨陞降神山辨有無

雜詩

破衣僧

檀花楮絲泉纂新迺成弊鐵襪及肉身剛柔亦摧毀真空埽真壤大願開大知
渴欲飲清泉飢欲思美味隨彼所願心以解嗔惱累王侯與長者糞土金玉貴
何以慰彼思長壽只歡喜壽本同我衣仰箭勢還墜堅忍及精進設衣以自譬
懼彼不信我投焰五采異老僧機已寂贊歎非本意絕道始彰從此斷三世

熾盛光佛偈

寶光生虛空旋如火車輪肉眼一見之欣怖難思議謂光由身生我身與汝同
口眼鼻舌心光亦何從出無生亦無滅是緣定慧成衆生受五濁七曜日鑒臨
四餘在虛空摩盪不暫停列宿直四方好樂各有職或增彼貪嗔或增彼淫慾
居處各侈靡恣飽窮膏脂天神與魔鬼行住陰伺察爰假驪次環俾汝作疾忒
佛言彼有罪須當盡懺悔若更攘割之安得名慈悲矧此缺陷世植果會有因
畢既從是消福亦從是增般若無損益萬念墮積劫還彼清淨根衆生永安樂

綠陰堂山偈十首奉寄陳元衡江長老

綠陰堂前碧樹齊千枝萬枝雲萋萋生臺不令鷓鴣舞禪板時許倉庚啼
綠陰堂前春筍生大著錦綸小織成老禪一一點頭角要使參天來鳳鳴
綠陰堂前初夏涼芭蕉爲扇板爲罌日汲井華三百斛側聽漁父歌滄浪
綠陰堂前古佛身劫火不壞金色新笑殺丹霞斷知見暖得病軀生障塵

綠陰堂前萬境空掩息不語起鴻濛有人立雪問大意山神泣走號寒松
綠陰堂前自在時不拈公案不題詩僧來住夏與竹杖客去逢春贈柳枝
綠陰堂前秋葉彫湖翻白浪魚龍驕我有鐵鉢水一勺彈指送爾歸扶搖
綠陰堂前夏木清千紅掃盡雲層層有僧忽問柏樹子斫卻柏枝僧始謔
綠陰堂前結小參以手直指車司南現前虛空付大梵過去功德歸瞿曇
綠陰堂前合自然不學吟詩不學禪應許清容老居士睡盡高春猶愛眠

還源庵

沃焦山下水歸東端與銀河一點通誰信道人能掩息手提渾沌擲虛空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四

清谷居士集卷第十五

元 袁 桢 撰

開平第一集 甲寅

延祐改元五月三日分院十五日始達開平得詩數篇錄示兒曹

居庸關

太行領羣山萬馬高下拜平巒轉城隍隱隱南北界危坡互交牙寒溜瀉萍萍陰風玄虬湧巨石忽崩壞周遭青松根下有古木砦石皮散青銅云是舊戰鎧天險不足憑歷劫有成敗驅車上林杪出日浴光怪蕭蕭空巖秋天風迅行邁

雨中度南口

山寒絕禽鳥獨聞子規啼石壁飛雨驟衆木搖淒淒瘳馬蹴亂石高下齧其蹄陟嶽沮洳深漸覺所歷低暝色起亭午土屋流寒泥須臾過雷聲倏忽生晴覽水清亦可渡戒僕踰前溪

重午日宿南口小店

寒雨鳴石峽蕭蕭五月初道逢采藥人不識葵與榴氣清諧令節暑溽想南州涼颼木末來動色思重裘猶持一卮酒慰彼湘纍愁

桑乾嶺

漠漠清都近天梯爾許長青帝巖山影烏帽拂雲光行客穿珠曲居人綴蜜房端窮萬里目那惜九迴腸

渡懷來沙磧

沙清圓石瘳千里開風聲驅此轂轅車索索莎雞鳴遠山列翠席近坡環碧城高下各有險轍迹那由平驚兔導我前歷錄爲之驚天低雲搖蕩土曠塵縱橫謬膺翰墨選遠行有期程迴頭望南坂初月隨風生

草地

帶水殘沙似暗潮平坡軟草綠迢迢不須迴首更南望下馬同兒摘地椒

龍門

瀚海雙龍鐵鱗甲捲壑擎雲蹲冀關千泉百道湊東南急雨翻空迸晴雪古言

神禹功最多導山鑿石疏九河幽都之地不復顧迺使雙龍下地成盤渦陰風

何颺颺磅礴太古秋崩崖落車礮怪木森戈矛碎沙晴日鋪金甃云是昔日當關挽勁之僕姑寒泉組練結九曲亭午赫日光模糊車聲何麟麟昨宵急水迷無津垂堂之言猶在耳游子商人行不已子規徹天呼我歸翠華北幸那得辭龍門之石高不磨泚筆書我龍門歌

彈琴峽 在居庸

寒泉飛玉峽誰彈使成聲下有戰士骨嗚咽水中鳴絲石本異調摩戛生虧成鑿跡匪神禹佳兵構秦嬴駐馬爲聽之逝者何不平虛牝納新雨急促濁復清重華初省方百神靜相迎爲作薰風弦散彼巖下情

雲州

天闊雲中郡剛風起次寥軒房聯澗曲土屋覆山椒樟布朝朝市通薪戶戶燒遙看塵起處深羨霍嫖姚

次韻虞伯生題祝丹陽道士摹九歌圖

玉眸精佇朝玉皇五采萬物迎初陽神鈎空洞光茫茫瑤席合奏樂未央沈幾經綸自爲章膚寸帝青下填阮朝挾朱鳥招八方旋轉風輪盪金剛君山之峯喻可望玉女鼓瑟哀不傷世職玄籍元運昌靈壽給扶顏色蒼賜齡金篋難度量仲氏之道誰爲長深根抱一真有常下憫濁世生復亡浴精味谷噉扶桑寥陽昭德森九芒亘劫永寶天地光安流舒舒復湯湯儼思白壁謝汝將歷險有戒毋垂堂乘狸從豹何陸梁菰蒲炬枚弦管張積變不化游益荒屈子調苦心忠良歌罷雲遏投靈湘蕭巫鼓胥紛莫詳嚴嚴祝冊遺鉛黃握管用九神歸藏出入森衛視錦囊

伏日書懷二首

伏日急雨來端坐披重裘中天異寒暑茲維帝王州碧草記初夏堅冰在餘溝野曠無留禽積潦不復收飛雲屢晴陰蒼莽天宇秋營營壁間蠅就暖旬日謀玄冥自成歲高下各有求悵彼南飛雁素心愧難酬晨起萬竈煙墨雲何輪囷念昔種松者用志良苦辛寒沙草漫漫萬騎來無津

樹之似雲柵積雪迷秋春大車棟復極小車槓與薪空餘千歲脂成此官路塵
我衣素脩絮整汗不敢噴俛焉拾餘煤作書記其因

題李士弘學士畫明復齋風竹

虛聲出素壁冷冷天地秋矧此三伏涼居然索重裘盪摩神光旋戛擊玄露浮
浩蕩白玉京頃刻瀟湘洲昂昂員嶠仙筆底寒飈颺高齋襲道氣深根澹無求

慈雲堂

萬竹風岡下虛堂聳翠微隔林聽返哺前嶺望孤飛山立斑斕服牛眠錦繡圍
諸孫有遺範致樂報春暉南翁近築致樂堂奉母

送濯伯玉之官雲南

蕩蕩哀牢國耕桑換不毛皮船乘驛穩銅鼓報衙高事簡歸王化民淳汰吏曹
端知清淨理山水縱遊遨

次韻玉堂畫壁

至人悟窮達敘迹寓龍畝良苗貴深扶擲土戒蒿蕘露霽新陽浮高下接紫宙
跨犢東南行問事一俛首新雨瀉溝塍交流媚川后輟耕非素心帝命資左右
相彼前山雲倏速復還岫卷舒樂樂澗署壁寫其舊清秋映空谷風雨百神守
夙昔經濟姿志不在杯酒要使風俗淳斯民樂仁壽耕秋雲

明月入水底摩盪空江雪昂昂垂綸翁在雪不在月悟彼玄化理不寐坐明發
我舟非無槳我車詎無軌迂儒守繩樞世胄貫華閥願以千尺竿裁爲濟川筏
寒江釣雪

再次韻

粵商有阿衡肥遯樂畎畝深耕力其勤嘉穀寧有莠時來起丘園勸業冠宇宙
持此金石心龜勉佐元首維敬在一德維訓守先后高風邈難追白雲在前岫
堂堂匡濟功匪以夙昔舊臂彼執御人先道謹爲右精忠百壬避正色九關守
我昔夢見之再拜酌卮酒空谷秋思深圖之奉千壽

維昔師尚父垂老鬚眉雪突兀江海姿韜精志歲月坐石投其竿秘籥時一發
載車與之歸在德不在軌念昔經濟人事定始功閭寒江眇風濤乘桴可如筏

上都客舍士弘爲作風竹

門巷泥深笑獨清此君蕭灑未忘情無端昨夜風花急卻送秋聲作雨聲

金主畫孟浩然騎驢圖

生前明主已遭嗔身後君王爲寫真家國總緣詩句廢瀟陵猶勝蔡州塵
木葉山前雪似銀軟裘難作自由身想應晚歲朝陵後故寫騎驢處士真
北闕明言不上書塞驢何自入西都開元天子元無分留與他生作畫圖

李陵臺

矢盡秦空計未疎囊封朝奏似憐渠漢家天子春秋責從此降臣直筆書
雪衰寒沙風衰灰眼穿猶上望鄉臺隴西可是無迴雁不寄平安一字來

上都楊節婦

吹徹玉參差孤鸞天外飛匣藏身後劍篋寶嫁時衣壽樂庖眉聳心清鶴骨肥
諸郎新玉立孝謹報春暉

開平第二集

登候臺

蜿蜒西龍岡綠草搖晴波旁有雙玉井石角增嵯峨明良佐神運目力窮坡陀
層垣睥睨雄寶構通義娥昂昂鐵竿聳飛鳥光盪摩土屋粘蜜房文軒圍錦窠
緬思皇猷遠默止松林戈匪以清暑游跋履勞鳴珂陰森晚色晦寒沙聚羣駝
悲筵月初上戴斗瞻天河

次韻伯宗同行至上都

游塵捲飛蓬積水翻驚波羣山擁雙闕勇勢凌岷峨藉草各小憩側身復登陀
纖峯脩眉聳佇立愁湘娥仰視北斗光煜煜疑肩摩田父指我言昔日撻鵬窠
吾皇罷畢弋射生久投戈二客何舒遲直可鳴朝珂銀鬕傳綠蟻翠釜登紫駝
出處愧我異愛君筆懸河

再次韻答李彥方應奉

良會難具陳歲月流頽波念昔邂逅初黑髮雲冠峨羣公擅碑板雄文記頭陀
千時接英武奉身如素娥粲粲白玉署墨沼爭漸摩所思筆成塚不計印積窠

君時皎冰雪正色羞倒戈習隱吏金馬弔古師銅駝瞬息已廿載愧彼桑乾河

伯宗再次韻復敘舊

玉署日倒影綺窗水迴波堂前雙琪樹暑清綠雲峨君時坐其下涼漪起陂陀
悲商激湘纍急羽凌韓娥執簡諒且直惜日勤編摩感世昭休明卑枝鳥爭窠
掀髯紀其瑞刻佞倖鉛戈占風念靈鳥聽水悲老駝俯仰各努力解珮投于河

伯宗遊華嚴寺次韻二首

平蕪寒磧際突兀梵宮尊白石開金地青蓮擁紺圖城低千嶂擁塔靜一鈴喧
夙昔莊嚴果無言急掩軒

欲問生公法年深不上堂斷雲成密樹深柳當疎篁十地三乘要諸天百和香
玄機吾素解何日勘禪房

上京雜詠

雲護中街日風開北戶天千溝凝白雪萬竈起青煙午海曾持扇朝寒卻衣綿
松林空有界翦伐不知年

土屋層層綠沙坡簇簇黃馬鳴知電急雁過識天涼墨菊清秋色金蓮細雨香
內園通蘭苑千樹壓羣芳

天闕虛無裏城低納遠山白榆迷雁塞青草補龍灣市簇家家近官清日日閒
重游深問俗漸恨鬢毛斑

舊歲寒冬惡霏霏土雨迷門荒懸馬草草淨絕牛蹄列帳煙光慘空營月色低
縣官捐粟帛歲晚得扶攜

上國饒爲客天涼眼倍青白魚沙際網黃鼠草間翎芍藥圍紅斗摩姑綴玉釘
漸知塵骨換振佩接青冥

天錫清涼國晴霞綻雪峯月低疑墮兔雪近得攀龍寶鑑頒冰撒筠籠賜果封
白頭貂帽客爲我話深冬

曉鼓村村應傳更趣進程草肥涼露白樹薄曉風清帳殿橫金屋甌房簇錦城
屬車流水度細點侍臣名

伏日瓊林宴名王總內朝帽尖花壓翠衣角錦圍貂炙熟牛酥毛醅深馬乳澆

柘枝旋舞急宛轉稱纖腰

市狹難馳馬泥深易沒車凍蠅爭日聚新燕掠風斜晚汲喧沙井晨炊斷木槎
閭閻通若酪俗簡未全奢

長夏崇真館疎簾灑靜便支頤推萬古止息契重玄月窟窗如雪天瓢酒似泉
主人憐老客下榻不曾懸

再次韻

帝京環陸海平野接冰天龍吐青林火狼沈紫塞煙風花秋黯淡雲葉雨連綿
昔日君臣意深符卜洛年

寶閣凌空涌金壺映日黃梵音通朔漠法曲廣伊涼御榻惟經帙宮爐獨篆香
吾皇清淨德銀管願垂芳

高下雲中樹疎明雪外山坡凹茅結屋嶺轉水回灣禁路分馳道沙場當內閑
通明風露冷時許侍清班

晨起儀臺立煙青望眼迷迷草低鷹側目車過馬迴蹄風勁弓弦直泥融柱礎低
蚊蠅深斂跡塵尾不須攜

紫極中天正森森接帝青雁歸傳帛信雉落舞紅翎寶所金千頃朱門帶萬釘
瀛洲清淺處高坐納空冥

昔年曾扈蹕宿直對鼇峯錦製蘭苔翠波翻墨沼龍起居青蘭注除拜紫泥封
共說先皇日千官總住冬

土驛高低置蒼茫七日程馬通分熠燿牛酪注深清殘雪明珠闕繁星列火城
前山黃白處草藥不知名

千堞蜂腰凸羣山馬首朝沙場調後鷓鴣草窟射豐貂開舞花頻簇狂歌酒恣澆
今年春事減土舍雪齊腰

箭洛驚遊騎鈴傳督運車土風殊楚越驛道做褻斜細雨三更枕清秋八月槎
夜聽繁管急漸習五陵奢

長齋孤館靜捧腹睡便便酒斷昨凝碧塵深鬢返玄凍蜂粘暖草乳燕啄冰泉
過翼時頻數鄉心日夜懸

李陵臺次韻李彥方應奉

前坡聳頽基云是望鄉臺往事已歷歷亂石何鬼鬼想此二子別袂結不能開
河梁白日速朔風哀沙堆漢法重失律輕生表奇才一跌不得返歎壯心摧
形影胡越分骨肉參商乖萬事已瓦解誰能寫余哀昂昂司馬生義色與壯懷
子卿固偉節屬國何低徊褒功實讀漢議刑良刻哉坐令衛律輩歲望邊城來

次韻李齊卿呈閔閑嗣師

清都逼紫微瑤光流玉壇陰厓太古雪伏日生午寒澄懷集遐思黑髮竹皮冠
玄關轉輕雷銀潢激層瀾取彼白石詞寄以朱絲彈一彈去日短再彈行路難
兩曜疾飛隼歸雲生樹端遠游感夙昔努力慎風餐

西京李齊卿讀所贈吳公詩愛之遂次其韻

溫溫紫玉姿陽休升觚壇維時夜氣肅璇璣動芒寒辟公閱多士謂宜錫玄冠
環水會文海俾爾揚清瀾東南有高樓繁吹和急彈我獨念子意希聲世知難
遺情寄寥廓冥雁渺雲端去住靡所止精思勿忘餐

伏日

伏日陰陰九月天雲邊桂露十分鮮侍臣已入清涼境不到凌虛末是仙
偷桃曼倩語言尖伏日歸來割肉廉那似蓬萊風露冷重裘端坐絕趨炎

松林行

陰陰松林八百里昔日相傳爲界址玄雲捲甲天馬來雪兔霜狐先委靡山前
犬牙十六州石郎屈膝輕相投淺沙圓石古轍迹草青草枯無盡愁 拂天
鎮南北萬井燃松煙似墨大車 龍角全小車輪困束矛戟松花落子 復
抽不如昔日當道稠探薪之人不辭 出郭十里爭相酬君不聞雪山之西銅
柱南混同鴨綠成東漸金山臺駝爭貢寶翦取平林作馳道

採摩姑

官山摩姑天下無迸石菌蠶攢寶珠阿香執御雲中驅天瓢急注爭葩敷玉京
高門散金鋪剩欲點綴完無膚萬釘寶帶山澤瘴圓如佛螺綴頭顱累如柘黍
連二稜羶根未許相模糊刺泉石鼎鳴笙竿急投小烹養甘腴上池三咽生醪

酬五芝高著神農書吾欲比之議匪迂天花代北嚴貢輸永言定論兄弟俱
尙尊賜張上卿薛玄卿賦詩次韻

龜眸鵝骨煉純陽言合靈著行有常黼坐近瞻堯日月屬車遠度漢封疆雲
玉佩開仙府湛露瑤巵出尙方可怪相如多病渴願分金掌接恩光

再次韻

居庸曉次日初陽蕭蕭龍旂出奉常狀殿頻趨恩有扶鵲爐深祀靜無驅冰
酒滑通真一雲閣香清接上方靜夜屢陪談塵樂燈搖寒燼目搖光

復成二篇

差逐羣芳度豔陽丰神弘景筆元常氣雄轉旆攻秦壁色正登壇復魯疆易玩
天皇遊太古書看王會補殊方平生物論深涇渭寶鑑懸空背透光

孤鳳清聲出嶧陽冲天采羽越尋常清心侍帝真醫國束髮從師屢出疆明月
乘鸞通碧落空江瘞鶴憶朱方詩囊取次傾珠琲一一清圓敵夜光

西京任庭瑞樂善齋

大鈞妙無心變化各有職元陽執樞紐羣動遂生息達人洞顯幽語默絕窺測
尸居碧窗曉觀萬養真寂春葩陽林秀衆采紛窺窺上有黃鸝鳴下有游鹿跡
嗒然遺世清至道在几席芝眉紫綸巾舉酒起玉色桐孫護清風竹母引白石
素心絕榮侈天爵實有得救厄古遺民過里車已式願言表其閭庶以昭帝則

白雲閣齋

武當靈峯通廓寥下有白雲護山腰朝入寢扉結翠被暮宿丹井騰金瓢神君
握機不盈寸頃刻倒影旌幢飄道人夙昔慣所見更上岩嶢扶斗杓

送金華王生

不到金華洞于今二紀餘偶逢騎鶴客爲覓牧羊書芸笈秋消蠹堂堂暮饌魚
江湖易衰感蹙且問樵漁

建昌李生城南別墅

雲樹黑微茫依稀見竹房山空遠鶴化市近海鷗藏逸興王官谷幽禪華子岡
展圖塵眼眯剩欲濯滄浪

開平第三集 辛酉

至治元年二月庚戌至京城壬子入禮闈考進士三月甲戌朔入集賢院
供職四月甲子扈蹕開平與東平王繼學待制陳景仁都事同行不任鞍
馬八日始達留開平一百有五日繼學同邸八月甲寅還大都得詩凡六
十二首道塗良勞心思彫落姑錄以記出處耳是歲八月袁楠序

次韻繼學途中竹枝詞

居庸夾山僧屋多鑿石化作金彌陀但看行車度流水不見舉拂談懸河
紅袍旋風濺金泥車前把酒長跪齊忽聽琵琶相思曲迎郎北來背面啼
氈房錦幄花簇勻酥凝疊餅生玉塵晚傳宮壺檀板急酒轉一巡先吐茵
土屋苦草成屠蘇前牀翁媪後小姑我郎南來得小婦蘆笛聲聲吹鷓鴣
雲州山如五朵雲老松積鐵羅青春遂令古雪不肯化萬杵千爐煎黃銀
山後天寒不識花家家高曬芍藥芽南客初來未諳俗下馬入門猶索茶
寒風捲蓬沙轉黃駐馬問路路轉長紅衣簇簇入新市指點墟頭稱上方
朔雲蕩蕩愁燭龍土房擁被睡高春披衣上馬過前驛清霜急雪時相逢
瀛洲往歲待宸居一度還家一度疎近行開平十二驛眼望南雁傳鄉書
閨闔雲低接紫宮水精涼殿起薰風侍臣一曲無懷操能使八方歌會同

四月二十六日曉霜

遠坡殘月露零零曉壓板花玉作屏他年若向南州說疑是鄉生逞怪靈

戲題樺皮

碣囊新脫玉層層紅葉朱蕉謝不能擬製小冠韜短髮意行雲水一枝藤

望雲州

望雲州裏松花白金閣山前木葉丹駐馬搖鞭游不到還家寫作畫圖看

次韻薛玄卿南還題驛二首

思君月落見參旗碧眼微醺倍陸離北上開平復南去卻如返棹剡溪時
碧窗雲冷思萋萋曉揭黃庭眼未迷宜向山陰道中住聽風聽雨聽猿啼

次韻答陳明復

漢殿高懸五丈旗羽人朝奏佩江離綠章已徹蒲團坐正是金門月上時

碧雲深處草萋萋誰道桃源路已迷昨夜紫霄峯頂坐天雞子夜獨先啼

再次韻

行殿風高十二旗碧雲深處紫流離相如獻賦誰能繼有客瀛洲獨立時
烟籠沙磧凍雲華錦簇椒花五色迷不是朝天騎馬倦寒難自怯曉鐘啼

次韻李伯宗學士途中述懷

山巍磧瘠馬逶迤盡日雲陰變四時曉度桑乾雪新作倚松參坐鬪題詩
李陵臺下日遲遲惆悵河梁執別時漢武不知歌四牡十年競作五言詩
繁紆馳道屬車遲白髮微臣際盛時侍獵能追上林賦登臺願繼柏梁詩
紫禁天低夏日遲深紅芍藥勝春時共仰雲孫李學士樂府新填更進詩
內宴初筵舞尉遲榴花未吐艾花時宮詞久矣無王建把筆爭傳應制詩
龍峯土冷菊花遲滴金明八月時留取東平老學士烹羊分韻酒催詩

端午謝吳閑閑惠酒

客裏端陽景物殊待晨分釀出偏壺松間尚積千年雪澗底難尋九節蒲
論陳醫國艾研朱手寫辟兵符侍臣陡覺蓬萊近簇簇宮花徧藥珠

榆林

白榆天上生北塞傳真種漢皇先邊略感秋此爲重神武開帝京赤縣官曹擁
井邑生聚繁折戟出耕墾考昔所種榆禾黍日華華繁絃雜伎部一一承天寵
威衰諒有時前山碧雲涌

龍虎臺

羣山朝宸居層臺納靈秀百泉暗東西千嶂明左右
歲巡狩翠華懸中天問俗首耕耨沈沈魏鼎濯濯鷹犬數前行節旆鼓執御
各在手侍臣仰天威長跪四方奏往聞父老言羅拜上萬壽山桃與黍酒啓齒
時一嗅乘雲去無蹤過者必稽首登坡望儲胥紫氣徹牛斗

居庸關

扈蹕朝上京嚴裝戒脩途首夏天宇肅寒雲慘不舒足弱跨鞍窘喋喋詢前途

縈紆入南口松籟吹笙竿在昔恃險隘當關守千夫一朝天馬來巖嶠成康衢
大統叶天運神武開皇謨信矣經啓功丰超神禹圖

桑乾嶺

茲山西北來旋轉十二雷昔人望鄉處生別何崔嵬我來坐絕頂雲漢森昭回
出日騰金鉦積露流銀臺長空不受暑雪華散曜曜駉車引繩過屈曲腸九迴
微蹤愧三至南望心低徊長風馬耳迅何當賦歸來

李老谷

層巒積明秀深崦翠巖園千松受新雨一流珠璣少憩倚厓厂清湍激林霏
睡醒日亭午隔溪啼狝歸昔有山水癖龜勉登王畿欣此澗谷幽亭亭白雲飛
素心儻自喻出處諒無違

龍門

蒼厓出雙闕羣山頰首尊陰風起晴雷摩盪晝日昏鐵峽擁偃仄百川爲之奔
疑下有龍湫逞怪蹲天門淦今出膚寸頃刻黃流渾側徑出石壁巨浸存遺痕
緬昔設天險事久難窮論征衣襲輕雨神君儼雲根

獨石

亂石各參布茲山以獨稱磅礴太素初星隕遺其形磊落絕衆附昂昂耿晶瑩
此土積陰沍草木無光精疑有華表人宴坐陳廢輿前車何繩繩去馬何騰騰
問之了不應油然白雲升

曉發

餐食慎王事曉星當前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亂石鳴琮琤啼鳥守荒樹
行行未十里問堠坐當路年衰脛力拘望遠彌窘步天風捲飛蓬白日互吞吐
深知非世才歸耕誓先墓

合門嶺

寒沙高岡聚積溜開土門地坼神功奇茲焉奉帝尊先皇歲巡幸屬車爛華軒
令嚴植前茅高下相攀援魚貫別後殿蟻行定前屯飛丸落千尺瞥裂驚危輦
履險深自持人情戒居安寒雲蔽出日去去踰前村

赤城

茲山浴曉日牆壁流丹砂昔聞天台峯云受珠寶霞地氣有南北變化無殊差
壇墳登禹書積壤勞民嗟感彼山上松黑鐵留槎牙形色有正性染入徒增夸
至今溫泉下金鼎烹靈芽

灤河

近山馬昂變遠山鳳騰羽百谷奔流屈由長蛇赴維時雨新過急溜槽牀注
居人匯爲井千屨集沙步寒光澄玉膏甘冽過牛乳茲泉成白溝巨浸合沮洳
蓮芡充餼糧魚蝦足租賦塞翁話嚙昔陋彼成險固往事不復論汙汙日東去

次韻虞伯生墨竹畫壁

墨雲參差平地湧碧窗漸瀝寒風生截爲蛭峒白玉管蟄龍夜嘯幽風鳴六月
雪花飄上京嶠嶮直與星斗平出門忽作江海興推枕先聞金石聲

楊花曲

上都楊柳瘳且堅葉葉不展圓如錢年年飛花作端午遠客乍見心莊然上都
飄雪不知數此花與雪相旋舞黃鸝聲絕孤雁鳴萬騎千車互來去手攀短條
心欲絕宛轉成迷恨初結寒風飛蓬捲車輪點點相亞隨明滅南鄰蕩子衣夜
單曉望出日如黃綿辛勤掇拾不敢棄願刮龜毛同作氈

伯宗學士悉和鄙作唐律敘謝

峨冠疎髮老詞臣筆底花飛點點春千里關山勞夢寐百年泉石換精神蕪城
賦罷生新恨夔府詩成數絕塵更有御園紅芍藥生香一曲柘枝新

四月廿一日與繼學同出健德門而伯庸以是日入都城作詩寄之

二子出北門一客南門來燕鴻兩相避矯首氣崔嵬客有百和香我有蒲萄杯
把杯客不見我心爲之灰願留百和香以待二子回

乞酒潘景梁學士

長夏蕭齋學晝眠鼇峯深處酒如泉山瓢從此通來往準擬宮袍不上船

次韻繼學

急電散晴雪仲夏天氣清閉戶北窗坐稍稍新月生客至設茶局言忘遺世情

盡日無王事白雲與簷平

重午聯句

夏峯表奇雪天京候端陽寒襲宮羅輕瑞登水鏡光烏輪麗北陸龍舟競南湘
蠅虎逞王國蜥蜴嚴帝房事訛汗習陋風烈壇壤剛擁貂繫絲飛鞭賭瓊漿
帶重公莫舞簪飄艾如張雁分列瑤席魚貫登紫廊白乳謝角黍青蒲截鵝肪
重離天門正習坎地軸方靈符盤丹砂羽箭穿白楊戀闕葵日傾懷家麥秋涼
藥臬傳太官懸虎步天罡鵬噤百壬斂蠢動九子昌截薛翠屏偃浩漕白海長
扇藏婕妤泣標聳飛廉忙紅苞當階藥碧縷雕盤香宮花金抹額殿仗玉鐙錫
鈴催寶貼進拍奏霓裳揚舉鼎凝脂膏載車實饒饒蒲萄漱瀉瀉琵琶宛轉傷
蟾蜍未乖驢蹄裝難藏伏日奩果貢薰風鑑冰洋瀛洲畏獨往玉署思同翔

裝馬曲

絲絲絡頭百寶裝猩血入纓火齊光錫鈴交驅八風轉東西夾翼雙龍岡伏日
翠裘不知重珠帽齊肩顛金鳳絳闕蔥朧旭日初逐雷迴廊斗光動寶刀羽箭
鳴玲瓏雁翅卻立朝重瞳沈沈樓殿雲五色法曲初奏歌薰風酈官庭前列千
斛萬璫蒲萄凝紫玉馳峯熊掌翠金珍碧寶冰盤行陸續須臾玉卮黃帕覆寶
訓傳宣爭頻首黑河夜渡辛苦多畫戟雕闥總動舊龍媒嘶風日將暮宛轉琵琶
琶前起舞鳴鞭靜蹕宮門閉長跪齊聲呼萬歲

嘉禾圖

土膏滲陽春連畛垂黃雲仁聲九垓被地瑞昭人文穰穰大同郡嘉穗表奇芬
擢莖秀雙歧駢首誓不分稔聯珠琲光苞簇綬受紋老農善視之神化非耕耘
維皇調玉燭歲功合氤氲帝力畎畝深擊壤歌放勛圖成上金匱寶軸森香芸
侍臣丹筆工秉心述前聞願旅天子命補亡追典墳

蘇武牧羊抱雛圖

寒甃蠶盡節旄稀野曠風低短草肥忽見嬋娟新月上卻疑身似夢中歸

李仲賓墨竹圖

筆底玄雲冰雪姿瀛洲玉佩映參差如何昔日閭中令晚歲羞稱老畫師

開元恩長老以詩送北禪講師游上京末章見及見余于灤陽次韻

乘槎親見玉繩流底用蒲萄與海榴紫塞接天星戴斗白雲垂地水浮漚蠅頭
可但窮三藏塵尾懸知又九州問訊開元老禪伯詩瓢今向太湖浮

王澹游墨竹

陰陰密葉鐵鉤鎖淡淡疎柯水玉簪客向流離渾老盡臨風題筆望江南

次韻繼學竹枝宛轉詞

長年久客學吳儂應對嬌娥認妾容聞道秋來三十日雪花飄處似深冬
聞郎腰褭寄當歸望盡天邊破鏡飛昨夜燈花圓似粟倚門不肯送郎衣
宮羅疊雪燃金龍郎去香奩手自封還家貂裘綿百結教妾今年兩度縫
年年河鼓度天津郎在灤陽見得真今夕定知郎到日桂華浮魄滿香輪
五日抵京

陳景仁都事以詩惠酒次韻

閉門擁膝絕知聞壞壁行蝸古篆文誰遣白衣傳剌啄新詩如雪酒如雲
短髮藤冠似晉賢瀛洲獨坐思如泉明知白眼輕餘子客至題詩視屋椽

贈翰林何生

殘月疎星送曉鐘伊吾聲徹炯雙瞳感年事業須黃卷盡日交游謝碧筒案上
蟾蜍承夜露門前叱撥立秋風君家居士多陰德佇看雞翹列殿中

嗣天師墨戲四絕

橫塘野色深聳身對秋水守獨匪自夸感彼蜻蛉子枯蓮孤鷺
守雌氣之母見一道之宗配合貴有得丹光結芙蓉枯蓮孤鷺
二禽詎無知秋聲起天外蘆枝爲我旌蓮葉爲我蓋蘆荷水禽
萬籟日惻惻水花澹無蹤孤鴻招不來泛泛以自容蘆荷水禽

果老圖

御氣如嬰兒變化能成形再過趙州橋滅跡絕怪靈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六

開平第四集

壬戌

元袁桷譔

至治二年三月甲戌改除翰林直學士四月乙丑出健德門買小車臥行
八日至開平舍于崇真宮有旨道士免扈從宮中聞無人聲車駕五月中
旬始至書詔簡絕僅爲祝文十三道內制悲愉感發一寓於詩而同院亦
寡倡和率意爲題得一百篇閏五月上幸五臺山以實錄未畢趣史院官
屬咸還京是月丁巳發癸亥還寓舍五月癸陽大寒閏月道中大暑觀是
詩者亦足知夫馳驅之爲勞隱逸之爲可慕也六月丁卯朔桷敘

端午日絲車中抵開平客中三度端陽愴然有懷

居庸昔日逢端午子規聲聲勸歸去舊歲灤陽萬壽宮九節菖蒲泛瓊醕今年
車中飽掀簸盲風北來雨如注沙坡馬鬣高下迎土屋魚鱗先後附舊家松篁
百尋碧簷葡萄花前石榴樹停車俛首不得語鄰牆蕭聲雜駝鼓勞生得意同蝸
牛奮臂卻行等蠅虎

崇真宮閑無一人經宗師丹房惟蒲苗楊柳感舊有作

雙斛青蒲苗中庭綠楊枝門鎖碧窗寂徘徊心不怡辛勤四十載逢辰構崇基
寒日淡無華朔風助之悲想此鸞鶴侶長嘯悟成虧往昔玉局翁言罷白雲隨
懷賢感夙昔悼念成涕洟夜夢忽邂逅掀髯歌紫芝

閑閑真人未至

崇真觀裏獨徘徊門鎖蛛絲燕子猜玄度來遲愁欲絕爲憑白鶴寄書催

舊歲端陽與王吏部同客灤陽因成七言奉寄

舊年同飲端陽酒擊鉢聯詩日未斜我戴夫須重出塞君飄躒躑獨留家雪花
帶雨催前馬草色連空趁後車萬里功名頭竟白張騫何事苦乘槎

寓舍玄卿舊住今歸龍虎山書壁言懷

明珏出海見奇姿價壓連城賈客知往歲曾爲大鵬賦今秋且作小山詞黑頭
好景傳杯樂白眼長年按劍疑君去我來同此榻雁回何處寫相思

五月八日雨霰

黑雲轉飛蓋晴空落珠丸急響遞疎密跳跟杳無端倪視烏輪光粲粲不可干
陰晴界南北咫尺分寒暄較人有暗淚乘陽湧冰瀾又疑天女下百琲隨輕絢
采之不滿把瞬息何瀾漫東牆古楊枝含思碧雲寒留取宛轉花伏日爲君看
開平昔賢有詩片雲三尺雪一日四時天曲盡其景遂用其語爲十詩
茫茫廣漠區屈曲層城建昔云水雲陂伐木嚴築鍵寒沙雜軟草其下有冰片
雙龍赴魏關雲氣時隱見魏峨中天居百里見行殿

唐皇極睿算憂邊罷從軍種松八百里擘畫疆理分立象有定數後王策奇勳
千車昂頭來萬竈生墨雲天險尙莫恃人謀安足云

曉日出東門寒光靜相涵黑雲何方來玉妃爲之驂頃刻變昏晝陰晴常日三
宸居逼象緯熒煌斗司南世儒窘六合鄒子成虛談

羲和當中街重裘慘顏色詢彼住冬人封戶雪踰尺松煙暗疎箔羅坐圍丈厝
南鄰時相通北門恍未識冰天與火井受地各有職

近山如雕鞍遠山如削鐵涓涓落黃流嗚咽恨未雪坡陀下前坂颯爽萬境滅
馬嘶不肯行沙寒草如茁氈廬峙前岡一望初月

駕鶴帖雲飛下懼鷹眼疾空城無鴉棲壞穴見鼠出楊枝尙斂色吐絮朝伏日
羌巴雜蠻獠異服狀非一風土諒不同刪述在史筆

煌煌千買區奇貨耀出日方言互欺詆粉澤變初質開張通茗酪談笑合膠漆
憶昔關市寬崇墉積如銍梯航際窮髮均輪乃疎術

城南水沮洳飲之不盈七遠汲沙水甘客云汝縱恣客竟遭河魚投以百金劑
簞瓢乃真空飾情果爲累狙公解朝暮不復計三四

亭亭芍藥枝朱明勝春時金蓮與墨菊兄弟相等推陽豔深摧藏後秀真奇姿
威時匪自棄願與松柏期有客同爾心臨風結長思

皎皎三伏日沈沈九秋天雷鳴過牀下月出在樹顛手持五采筆直待虛皇前
大以書龜圖小以傳瑤編論言廣聖澤載歌千萬年

南望

急霰輕雷五月天，舳舻手把趣裝綿。燕山南望十三驛，紅杏枝頭別有天。

天鵝曲

天鵝頸瘳身重肥，夜宿官蕩羣成圍。蘆根唼水蒲滑翅足，蹙曳難輕飛參差。旋地數百尺，宛轉培風借雙翮。翻身入雲高，帖天下，陋蓬蒿去無跡。五坊手擎海東青，側眼光透瑤臺層解條。脫帽窮碧落，以掌疾擗東西，傾離披交旋百尋。哀蒼鷹助擊，隨勢遠初如風輪舞，長竿末若銀毬下。平坂蓬頭喘息來，獻官天顏一笑催傳餐。不如家雞欄中生死守，免使羽林春秋水邊走。

李老峪山水深類先公墓田左右悠然白雲之思

積翠發層巒，恍然家山圖。陰竇水屈曲，古樹雲扶疎。是時月新出，歸雁飛躊躇。疑我久離鄉，問我今何如。云昔所種松，靈籟吹笙竽。總角守庭訓，六籍師鴻儒。幸以鉛槧勤，三入承明廬。風景果有似，舉目諒不殊。信美非我土，誓言敢終渝。

偶成

午雷嬰兒聲，晚月大士面。頃刻備四時，陰晴足千變。空齋襲重裘，麕壁委團扇。昔爲居養移，今愧筋骸倦。

鼇峯石

劫風吹沫孕玲瓏，度海鞭霆駕六龍。聲合八音驚俗耳，重均九鼎動天容。空庭露冷珠璣綻，阿閣雲開錦繡封。匝匝金蓮隨地擁，似催夜直佩琤琮。石下皆金蓮花

子規詞三首

不如歸去君家南山松，萬樹我欲送君歸。憐汝歲上灤陽路。

去不如歸江南春，深筍蔽肥筍，蔽肥子苦飢。見子手持一片冰，下馬坐看白雲飛。

飛

歸去不如我是蜀王魄，化聲呱呱君不歸。請看錢塘雪浪千尺帆，踏歌起舞去復還。

盧彥威與余同爲待制下世已八年，覲行院題名舊跡感愴寫情

長髯黑髮佩鳴珂，嗜飲常持金叵羅。詩豔欲追長吉製，詞新深愛小蠻歌。鳳池並戀情偏重，鸞鏡重粧病已魔。彥威再醮一題壁淒涼悲二妙元公近亦葬山

阿

元復初學士舊歲同官集賢會于上都，改除翰林學士，見其飲酒數十，餽倍常時。今年以疾卒，不起。覲行院題壁爲四韻以挽。

慷慨論交二十年，深慚經術荷推先。龜趺林立毛錐禿，麟筆星垂汗簡傳。直以曠懷招側目，肯於凡品說齊肩。舊聞蘇李曾生別，行院重來倍泫然。

潘景梁學士同在集賢朝夕與余論宏詞源委，後俱罷去。新政肇更，皆得復入舊歲同會上。都景梁還都，不一月下世。僕忝入翰林，過視草堂有感。

有感

鑾坡清切平生志，粉省烏臺謝不能。嘗除尚書行臺侍御，皆不樂意在承旨。夜別蘭鐙書葉亂，凍呵鐵硯墨花凝。蟻穿九曲誰傳授，蠅化枯枝果變騰。欲說玄機吾豈敢，碧天雲黯喚難應。

客舍書事八首

客景真愁絕，淒涼倍舊年。草穿沙觜縮，雲住屋頭偏。竈冷廚煙溼，窗低簾帶懸。畏寒難出戶，盡日得高眠。

日永空庭淨，清齋罷煮茶。無羊誰闌市，有客共思家。巷近逢歸馬，門閒數過車。

衰年行六十，那得老風沙。

愁極吟肩聳，塵深望眼迷。屋隨冰上下，山趁雪高低。乾酪瓶爭挈，生鹽斗可提。

日斜看不足，踟躕共扶攜。

蟾影穿窗盡，龍光拂席流。淒淒三伏暑，淅淅九天水。惡停泥井，冰堅宿瓦溝。

年年游上國，那識望鄉愁。

問俗過閭里，淒涼說住冬。凍瓶粘在手，暖扇縛當胸。雪急簾條響，風高櫓柁鬆。

寒更傳警夜，飛騎急憶憶。

禁堞防危石，官衙漾淺沙。犬能按兔窟，馬解避馳車。童翦青蔬甲，僧分墨菊芽。

飄零堪慰藉，小兩墊烏紗。

宿霧成疎雨，寒蓬捲細塵。雲飛疑到地，草長不知春。香几蜂喧密，寒房燕語真。

白頭關塞外，猶作未歸人。

燈影微微焰鍾聲隱隱清歸滿天際度去騎月邊行久客心無着微醺夢易成
攬衣中夜起北斗正南橫

視草堂四詠

視草堂前月淒清十倍秋銀河斜處響玉斧暗中脩隱約綵羅見微茫顧菟流
霓裳端可補願入廣寒游

視草堂前雪飛花具四時老疑潘鬢重舞覺沈腰羸妙合絲綸巧功調鼎彝奇
虛皇瞻咫尺願賦玉京詩

視草堂前兩飛空萬象新隨龍下膏澤滌滌布陽春震深能生物霑濡不受塵
巫山空有賦難作楚王臣

視草堂前日傳宣趣制詞彙裁初刻上朝罷入磚移烏御行黃道龍光映玉墀
薰風生殿閣小立獨多時

華嚴寺

寶構榮煌接帝青行營列峙火晶燦運斤巧闢攢千柱相杵歌長築萬釘殿基湧沸以木釘萬枚築之其費鉅萬雲擁殿心團寶蓋風翻簷角響金鈴險知帝力超前古側布
端能動地靈

贈華嚴長老二首

四年上國扈金輿燕處高齋得起予篋寶寸珠光不老爐存片雪色相如抱琴
有意傳流水擊拂無言指太虛二十里松親見得塔中古佛白毫舒華嚴洞下宗常游四

明太白禮宏智塔宏智相傳古佛再世

丈室蕭蕭畫掩扉蒲團不下得忘機塔前菊本先春種門外楊花伏日飛句落
珠璣禪客誦象嚴金碧梵王威知余猶是青山伴話盡斜陽指翠微

書邢遵道二父家傳

蜚聲秀采動時賢書帙如山酒似泉已恨人間雙壁化共誇身後一夔傳藥囊
有底陰功滿詩卷相輝盛事全會見門楣成晚秀瀛洲委佩接羣仙

贈寫真修生

丹青妍醜世間形碧眼看天畫未成夢覺已傳商相似神閒能寫趙郎情沙場

燕領愁中樂客舍爲肩暗裏驚彩筆閑人頭漸白長因眸子識公卿

贈李道士

高安李道士貨藥繞灤城竹杖常隨手茶甌與解醒佳冬饒活計聽雨話平生
欲說前朝事年深記不成

行路難五首

桑乾嶺上十八盤赫日東出紅團團迴頭平田樹如髮北去沙石何彌漫青帘
高低知客倦勸汝一杯下前坂馬蹄護鐵聲琤琮帖石朱欄列危樓度嶺林昏
泊官驛冰湧虛泥踰五尺馬行猶知泥淺深重車沒蹊路草尋

松林巨木官採掇千斧斫根膏液流翠旄離披仆巨壑百谷震動狐狼愁大車
以載牛馬喘歷歷深不能挽車頭挂紙齊聲呼一步一移日將晚經春踰夏
來京都雕梁繡柱天人居錦茵花磚淺深護歲久不知行路苦

昔聞萬迴僧空中轉足如飛鷹又聞麥八百側徑迴旋去無跡牙牌校尉夸快
行急裝一日來京城人言脛中有肉燕箭雲躡電那能名古云行路難今作等
閒看君不見明王坐朝疲心思日行天下人不知

金谷園頭土如酥瓊花琪樹凝流蘇文鶯登磚藻影動飛鳳團礎雲光腴紫絲
步障三十里百和生香交旖旎美人羅襪不動塵匝匝金蓮隨步起須臾急騎
圍四隅瞬息突兀生寒蕪綠珠危樓百尺墜行路之難卻成易

弊裘蒙茸蘇季子兩足重趼行不已一朝佩印何疊疊列鼎腥膻夸國士班生
遠出玉門關被甲夜度隨黃間飛沙擊面燕領失晚望落日思生還書生守株
燈火動終歲不通南北鄰一朝安車入關內老不能言願求退

賣薪行

老兵縛薪穿市賣雙手如龜布衣壤低頭望日南階行背負槎牙北風殺大車
輪困小車聚我薪不如一抔土黃公壚前煙霧高揮手相譏不相顧暮歸置薪
眠土屋望月清歌聲斷續丈夫窮達會有時買臣懷章人始奇

視草堂歲久傾圮述懷二首

視草堂前草木青微臣三入鬢星星壤牆雨透蝸生角舊竈泥深菌露釘深恐

兩鐘催曉箭獨聽寒殿響風鈴堂堂諸老冰漸盡病叟應歸種茯苓
昔時壽俊佩編躋人物於今似眇然倚馬誰憐才獨步屠龍端信技無全頌冰
伏日金盞重賜果薰風綺席鮮可是虛皇疏顧問玉堂舊事少人傳

翰林故事莫感於唐宋聊述舊聞擬宮詞十首

禁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草相麻龍牋香透擁金花儀鸞勅設庭前候賜酒方終更賜茶
制草塗鴉未敢刪內璫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山
春帖分裁閣分多宮娥爭覩繡綃羅青絲菜併銀盤送勝新題墨旋磨
文思如泉涌墨林屏風院吏不須尋舊時內相諸孫在猶有當年掃閣金
入院聽宣席未溫賜金已向案頭存故事入院傳旨畢賜藥金十兩始草制清晨上馬還家去內
出黃麻付閣門

清馥香溫酒玉脂祝文已撰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朵雲濃押省咨
天孫夜度玉潢清內托銀盤湧化生秋思未多團扇在擬題宮怨月分明
盤鵬畫錦是冬衣鵲炭初生酒力微聞道邊臣風雪苦口宜臘藥布皇威
贊書謄副節樓前筐篚盈庭邸吏傳深恨葫蘆陶學士受渠犀玉索金錢

書懷

曉來重續避風簷午着輕羅更上簾可是炎涼隨世態病多時節要抽添

五月二十日甘雨如注江南呼爲分龍雨

平嘯龜坼禱龍君百頃青黃兩界分匝岸已霑三尺雨隔溪唯見一川雲誰家
撥瀆涼如水此地抵稠火欲焚共道神功有南北老農元不廢耕耘

五月廿六日大寒二十二韻

地界幽都正風傳委羽來陰機堅積沍空竅起荒埃炎帝辭施設玄神擅展裁
氣疑翻溟津勢欲壓恢台北戶嚴雲結中街宿霧羅隄流驚炙數吻咽訝銜枚
野曠孤歸穴林荒雀下臺趁虛人瑟縮走驛吏徘徊舊篋裘頻索殘爐火易灰
當陽紈扇棄薄暮酒尊催牛喘猶瞻月龍藏敢挾雷曉吟肩峭直午睡髮毵毵
絺綌聊增襲簾帷莫浪開鼎溫延上客竈煬集羣孩鳥認南枝宿駝鳴北路回

沱寥河漢接慘澹雪霜堆重甲身僵仆銖衣說詭談已知鄒子的更覺杜生哀
澤國朝曦赫奮田溽雨催鴻鈞陶石爍金鑑煮冰摧舊俗慚卑窘新聞騁博該
廣寒今已到姑射不須陪

御天門聽詔

大樂出端門金龍日正噉千官齊跪聽萬姓列行屯親衛周廬列王徭尺籍存
侍臣頭已白宣室願陳論

露立

空庭露立意茫然簇簇飛雲萬馬旋擬變清涼成佛國不教人喚四時天

喜吳宗師至

飛鶴馭空來春濃洞府開燈光爭夜月磬韻起春雷玉斗朝雲禮金門就日回
的知仙桂種玉斧更深培

食杏有感

筠籠賜杏得嘗新一一如拳醉臉勻準擬重尋舊門館空庭繫馬燕飛巡

寄王繼學吏部

青春王吏部東閣久相陪聽雪聯詩送看花並轡迴如何千里別不寄一書來
拂拭題名記深知吐鳳才

皇城曲

堂堂瞿曇生王宮幼年夙悟宅心通梵書未覩口已誦底用城闕窮西東淨居
老人幻境異故作恐怖生愁容世間習妄了莫喻要以神化開百疊歲時相仍
作游事皇城集隊喧憧憧吹螺擊鼓雜部伎千優百戲羣追從寶車瑰奇耀晴
日舞馬裝轡搖玲瓏紅衣飄裾火山聳白傘撐空雲葉叢王官跪酒頭叩地朱
輪獨坐顏酡烘烘堆聚觀汗揮兩士女簇坐層搖風人生有身要有患百歲會
盡顏誰童西方之國道里通至今生老病死與世同

天童山園上入遠來開平訪華嚴以舊詩求題

三尺枯藤一卷詩五千里外訪相知鄉音未改眉毛在曉過嶺西聞子規
手探驪珠顆顆圓清如秋月獨當天舊樓太白寒禁得更上開平擬過年

題信上人手書

南湖涼觀碧芙蓉屢見臨池曉日初一去天台隔生死重來應寫梵天書

客舍四詠

孤雲

膚寸出巖遲亭亭大雅姿肯因風共去獨與月相隨似絮飛無着如山立不移
崑岡有片玉歲晚話深期

孤燈

寒燄出房微前山尚落暉酒醒光耿耿鍾定影依依
廿年長作客獨照合玄機

孤雁

舊日江湖伴多因塞北分身單追暮雨翼冷帖秋雲肯向蘆邊宿還應枕上聞
沙洲增繳滿不是故離羣

孤鶴

絕頂看秋月星沈萬象奇難隨黃鶴侶獨與白雲期野性便金洞清聲徹玉墀
山中王子過時一聽參差

次韻圓上人

大荒沙漠境全真平楚天低絕見聞此處無愁誰會得琵琶一曲問昭君
我家鄞水望江神君住鄞山半嶺雲同向天涯作行客定知猿鶴有移文
萬解千言任所之一花五葉總牟尼九龍峯鎖難分別會見芙蓉長玉池

次韻華嚴居士除盜察御史

秀采寒光敵楚金詞鋒能繼九州箴鳳池舊直驚人海烏府新除表士林
家聲真素業簡牘民瘼是丹心華嚴蓮社相期遠應許遺民得共尋

彭法師禱雨有感

神京歲歲春夏交乾風捲塵喧四郊銀潢清寒不可挽火磬燥露焚烏巢廟堂
憂惶走羣望桂酒跪瀝陳牲殷飛雲虛無恣強魘古澗偃蹇專幽蛟拾蜴旋舞
破甕缶髣髴龍作形糜蕞或夸巫言擊長劍或聘梵語鳴銅鐃老彭之孫赤松

派尸坐直欲鴻濛包深知天水本一炁山澤妙感窮義爻三元上章給鳳札九淵投簡驚蛟綯大青小青各受令旋轉急注撥巖坳初疑飛縹緲雲頂恍若銀竹穿林梢鳥衝沈冥舊栖失虎度泥淖前林咆迺知至道在瓦礫芒刃不缺須良庖皇皇真宰燭萬類神運溥博民同胞前驅招搖後玄武朱冠鐵騎森旂旄精誠相通顏咫尺龔瞽未識徒譏嘲白頭太史詎妄記願以彩筆窮模描

近爲盧真人作桐柏山賦以舊賢四詠復令賦詩次韻

雙闕高蹲仙境分深留絕頂獨耕耘難啼流水村非遠犬吠隔溪人始聞翠蔓滿林俱上藥黃雲封戶總回文層霄笙鶴須臾見不用談空李少君
王子乘鸞八極周參差吹徹此淹留緱山未信雙鶴遠滄海端如一羽浮碑聳蛟螭擊雨露賦鏗金石開春秋莫言劉阮歸無跡政與寒巖二子游

遠瞰神山接海潮羣峯匝翠周遭漆書舊字開蒼蘚金鼎寒光映碧桃瀑瀧花香疑過雨風回松吹似驚濤昔年曾說王靈寶冷笑人間有二毛

雷起平田過雨腥居民猶說老龍靈泉流洞口凝鍾乳月落松間照茯苓罷忽驚人換世丹成深勸客延齡仙翁久作朝元客贏得瑤壇滿鶴翎

再次韻

門首宮碑字八分寸田尺宅勸鋤耘雲歸古洞疑無着雷過前山似不聞磨石旋風空世劫梭溪織水起寒紋年年秋月層臺上髣髴虛無下帝君

堂堂王子憫宗周不住緱山此地留玉髓定將金篋貯滄波能使羽觴浮絳桃帶雨飄紅雪翠樹停雲起素秋絕頂銀盤宮闕爛不須更向紫霄游

夾山松瀑似秋潮老鶴調雛日一遭欲與雙成同勸酒卻嫌方朔強偷桃草沿碧澗千年藥雪釋瓊城百尺溝聞道玉蟾三度到通明金骨舊皮毛

化

久食青精厭世腥無心折草總通靈雲岸幘招歸鶴滴露濡毫傳負苓峯頂丹成真九轉洞中棋罷已千齡嗟余猶是征塗客四上開平數雁翎

上上入游開平回四明

圓帽方袍上上京看山碧眼雪分明南來白雁先秋去我輩無情合有情

成君輔廣濟堂

車馬填門日不停刀圭上藥已通靈應須重作鐵門限坐見堯民壽百齡

內宴二首

寶勒猩纓雁翅屯錫鬘款款奏南薰珠冠聳翠千行列雉扇交鸞五采分宮漏
解留黃道日御爐能接紫霄雲漢家天子空英武置酒爭功始考文

櫻殿沈沈曉日清靜鞭初徹四無聲桐官玉乳千車送酒正瓊漿萬襲行肯以
駝峯專北饌不須瑤柱詫南京先皇雄略函諸夏擬勝周家宴鎬京

伏日

伏日車中閉炎蒸不自由轉旋疑病酒掀簸似驚舟山色隨眸轉溪聲着耳流
艱難吾敢讓猿鶴故山秋

龍門

君恩八度過龍門眼見蜿蜒守黑雲漠漠沙田荒礫滿空將霖雨一溪分
巨靈何日壁雙門千古英雄底死論落日碎金寒澗裏銷磨猶是僕姑痕

戲題開平四集

開平四集詩百首不是放歌行路難竹簟暑風茅屋下它年擬作畫圖看

奉題開平百首詩後

王士熙

玉海雲生貝闕高騎鯨人去採芝邀灤江一夕秋風到瑟瑟珊瑚湧翠濤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六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七

元袁楠撰

贊

劉敏叔畫入君子圖贊

五季橫潰萬姓阻傷剗舊布新赫日蕩光變通維時君臣爾詳不顯韓王應運
斯翔佐帝立極肇服衆國銷兵弛財邦本茂植獨相十年黎獻安謐弼違雍容
不撓厥色百千肆妖喬嶽漂搖智深如谷終止且消金滕天開軒冕以朝簡在
帝心王勳日昭燕尾之眉貫玉之姿炳靈丹青庶或類之

右韓王

堂堂魏王龍章鳳質天寶生之以佐王室射策玉墀慶雲耀日中外踐更執德
惟一西陲繹騷將弛卒驕往綏爾戎薄陳武韜濯以清泉釋其煎熬入秉國鈞
衆味畢調不懾不渝迄康皇圖取日虞淵登于天衢朝野罔知繫王明謀危疑
之際以身調娛兩宮熙熙萬姓于于桓圭赤舄清廟配食於饒厥勳千古罔極

右魏王

赫赫潞公不震不動威以服戎寬以濟衆宏淵雅譽磅礴肆著蚤年登庸具正
百度貝盜斯與命公千征振旅霆發不日以平國財未殫抗議省兵激懦抑貪
朝廷清明以德報怨以爵爲勸強虜效貢卻立改觀名倡九牧進善無倦四朝
師臣邦家之珍委蛇兩河如松如椿燕領淳厖船背輪囷何以比之永古蔑聞

右潞公

需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祗益其病在漢懿侯治守清淨惟爾荆公行修
千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風懷寶陸沈患莫已逢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
差視七制廷議籍籍斷以辯毅復古之志與帝俱銳發政累名公是喪朋晚歸
鍾陵惘兮慎兢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姿涅而不緇吾將嚙依爲學是師

右荆公

帝宇永清文治斯舉取青皜白眩巧鬬嫵末派橫流獨手莫禦弊極斯反誰受
天祐篤生歐公鴻碩之宗鼓以雷霆驅以兩風如日之明如川之東肇正古始

四方攸同擬善屹屹英俊滿席彼有未至憂見千色補衰之功其繩則直以退
爲完以供爲安高風邈如審象以觀

右歐公

任當其誼三禩無畏用不展志好爵斯避允顯溫公爲世張弛執中秉德享帝
活國熙豐紛紜朝有姦慝歸臥洛師纂緝載籍元祐之初大矢厥謀根莠既深
百穀未敷畀成于天力疾以除佐佑王室公心如日獨樂之園以迂自佚生無
榮養歿有餘泣深衣幅巾天骨嶙峋中有至道不以示人唯誠與敬千載如新

右溫公

岷峨之山扶輿綱緼誕育至英絕類離羣溢爲江河乘爲風雲高絕俊穎探蹟
炳文承明邇英紬思運精駢轡以行華夷是驚蹇蹇匪躬上通帝靈才以貶官
謗以長名播遷徼荒百虐寇攘繕性養神彌介彌剛盤桓南歸百神從行誰謂
巨浸一葦以航瞻彼德容春陽秋霜炯然方瞳如犢初生切雲峨峨野服蒼蒼
往代莫從鑒茲耿光

右蘇公

汙汙脩水誕弘文明維太史氏穎敏之功由彼岐嶷揚譽上京服襲瑰璋綜覈
文藝剖析幽巽謝鮑前驅屈宋擁筆玄言逍遙夙昔超詣正宗江西斂衽嗣裔
廁身著庭正氣果毅筆者未成削者已繼秉畀濁流孰執孰尤不恒其化心君
天游精神滿腹瞻望不足烝烝孝友猶在眉目清塵高風曷其有終

右黃太史

祝道士龍贊

靈碑評三五一視若存水神立玄爲光高原粒天門開靈受秩

墨竹贊二首

墨以韜智玄以御柔淦焉雲與脫兮凜秋寥寥天標下爲峇嶢執茲混淪箇三
爾超

乘剛庸升實志勿驚比焉棠亨烝徒繩繩繩者如偃若佩而組墨卿司玄騰汝
于堵

子昂集賢真贊

審中聲以比磬箏之音諧隆蘭以啓載籍之蘊承明三人而不居江海一麾而無愠遺世而深憂盡言而寡尤瓌璋萬物金石橫流敷文太微慶雲瑞芝超然巖壑寄於筆翰者吾猶以爲杜德機也

張廣微金書陰符經贊

遐哉古帝握契眇綿沌沌混混超天地先執靜御動茲爲坤乾虛九藏一書圖殺鈴範圍包絡佐理密堅氣母受要納息以傳泥金著文其曄玄玄鋒淬穎脫乘雲大圖

雲中龍贊

握玄機騰八荒愴雲中閣以彰九九合下土光返珠淵終智藏

龍贊

御乾入坤萬靈嫖姚止水飛立迴旋上朝神后布令蘊薩默逃功成返淵重玄以輶

又

玄雲噓氣爲母騰靈湫匿星斗握以機數九九百穀□□□有

太上授經圖贊

混元希夷空洞眇綿方圓緯經言孰可宣憫彼世躋迷玄五千紫雲升空重席九筵跪坐受聽萬神參前研幾察微如珠善淵德爲之初道迺自然

辛稼軒畫像贊

妖離殂江八方沸騰手提模糊仗義南與閩越荆湘是鎮是繩智名勇功蔑如浮雲讒屢尼之耳若不聞聲裂金石湛厥心君運有南北孰言一之時有未完矢詞室之卒全其歸莫能躡之帶湖維居喬木鬱新目光背甲佩兮振振審象式瞻宛其不泯

仁廟御書除官贊

於赫仁考御龍中天追琢王度左右惟賢思索俊髦嘉量達權稽古九官匪曰敘遷嚴嚴秩宗維直且清佐理大政宰士是程皇畿騰穰具瞻靡輕率彼緇流

出納糾繩入柄馭臣首爵以貴或超或常執管淵思昭哉雲章銖黍莫置勿私以恩不悅其媚番番老臣卒秉國鈞山立陽明如歲之春帝賓于天執簡涕淪虹光徹楹萬億日新

至治丞相真贊

以元勳開國之孫佐大明麗天之主肩一德以正人心集衆思以清庶務玉絜而彌溫山立而有度審象以觀斯爲太平之宰輔

又

階符耀騰河嶽炳靈實生上相秉鈞以成儼令德容衰衣葱衡山立其威玉絜其清陟降帝所翼翼是承帝曰相賢佐我治平雲龍從類鼎鉉利貞懋昭顯功象于丹青於赫寶璽虹光爛明用永厥藏詔爾雲仍

英廟御書開經偈贊

時爲皇太子

日升咸池五采耀騰昭徹水源濁垢斯澄維彼寸穎執一貫萬鉅纖受形莫測其變驪珠陸離光被寰海允符龍圖昭示億載

自贊

幼承父師之準繩壯緝文獻之淵懿守先天之中爲初心究三聖之易爲一致氣弱而詞愈卑學疏而用益疑寥寥兩京耳受目接者不能紹傳吁何可言

王承旨畫像贊

於赫乾運天造耆武肇敏王公榮飭皇度越于江濤率圖籍以朝秉直在庭不激不雕矢辭瓊瑤風舒霰消益之以甘雨濯其嘉苗佐理髦思敷繹靜規民甫息瘼勿煩以疵懿德沄沄如山出雲有聞無聲爰澤後昆珮玉峨冠審象是傳之問之美百世弗諼

王叔能真贊

心清而行全守廉而益堅不汲汲於利達專丘壑以自完若是者五采不能以傳至若烟烟方瞳藹然孝悌之實發于粹容人知其爲臺閣之秀彥蘊經綸而猶未盡其用者也

自贊

訥文詞而三直承明之慮拙騎射而五游朔漠之域居安以窮犧父之變比事以糾離經之釋至於見幾歸田服恬淡而守貞白識者謂爲知止而獨慊然猶以爲有形迹也

馬元帥真贊

養恬而智無遺息機而事能應贊黃閣弗居其功坐烏臺獨守其正制變於劇郡若郢人之斤鎮戎於大藩若秦王之鏡服芝朮以養年將見安車造朝守規隨而樂清淨也

瑞檜贊

老子之道以恬泊真靜爲根本而其嚴靚清密非窮極壯偉不足以爲榮觀故所至丹雘土木與浮屠氏相埒殊庭廣寬候靈旂於致祠之際尤加嚴焉四明玄妙觀構寶殿傲南城之長春法式具備主者呂法師顧瞻中唐作而曰茲不可不加竦肅手植蒼檜列若幢節厥土墳剛風潤雨濡膏脈日起旁達蒼鬱連累相承泰定三年春正月中泝上聳結爲鳳冠觀者林立考諸釋檜者曰乍檜乍柏一枝而能屢變唯檜爲然觀是則知釋者之非妄矣或曰厥今聖天子嗣位歷更上元洋洋乎盛德覆被動植疊瑞重休四方承畏不敢以獻以告而祝釐儲社道家者流有所不得辭讓迺繪爲圖以光天之休爲之贊曰

檜檜在廷三光炳靈膏涵干廣湛其晶煖化爲鳳雛珥冠儀刑乘風鞭雷上干帝青曰有德者祥茲爲利貞爰祝萬壽九垓永寧

雷氏龍吟琴贊

爲閑思齊作

四田八日厝疑於神攫之也深養之也渾風生於木其聲比物引類錫茲嘉名杳杳變化雲升雨澍戛如銅盤茲其爲作者之助

吳閑閑真贊

德不形禮爲翼熙沖靜之神侃侃孝友之色籠古絡今其詞知雲佐理以無爲智淵而若存朝承哀龍暮撫松鶴心徹九九坐石盤礴是所謂養其尺宅守玄以生白者耶

仰山熙禪師真贊

蜀僧曇簡以文詞振林下繇是東南學者翕然師之育王觀禪師才辯繼其學弟子熙公復繼之有詩名鳴咸淳間試嘉慶圖詩禁中定爲第一余獲見于淨慈植節刻行言語若冰雪欲以蜀學廣其徒後歸隱仰山以逝其嗣隆教師祖瑛以遺象從海上請余贊迺爲贊曰
心之精神繇言以宣匪事琢雕合於自然維師集思泉湧雲溢億萬森列復貫以一蜀學日淪志士是惜瞻彼肅容以楷以式

南湖入法師真贊

目穿書林心超義海體用不違功斯十倍審多岐之亡羊悟忘筌以得魚追琢其詞不浮不蕪外嚴內熙蕭然野鶴之姿斯其成祖庭之羽翼絕塵世之樞機

定水源禪師真贊

持律以攝心習教以駢辯語默兩忘微旨益闡薄飯一孟福不稱其德至於據席握機隨回雷激誠禪林之準式也

雪厓吳法師真贊

雪厓吳法師飭身制行道流所尊企弟子呂虛衷請贊

長齋以養年持敬以籲天若雞抱穀如珠守淵望之山林卽之珪璋知止葆靜合太古之淳龐夫如是逍遙乎白雲之鄉

箴

存悔箴

天君亭亭巖石永貞執樞維機莫我敢膺鉤聲割名如蝨如螟微焉髮毛戰兢是承謂善實絲小而過不在大雷以鼓之良以配之合動而復絲靜斯會昔顏氏子悔實莫可名筮人司著敢告司局

遵誨堂箴

肅肅祖父誦戒孔昭亶惟矩衡匪枉匪愆式瞻里門養真簞瓢何棲題爰業肆其夸驕金縢玉毀迄用不紹巷有居人燕呬曾髻右觴左饌以遊以遨何白首高位顧影號咷伊堂既深亦具室奧偃躬徐行慨焉君蒿戶冊崇崇陟降以悚

於乎後生勿夢夢是從爰繹具訓敢乞嗣宗

貞一齋箴

昭哉森著鉅纖受形順天之樞執動以承尸居者誰不震不隨謂珠藏於淵主靜是師太虛無體易思曷爲聚爲物均散爲返真由感以遷若火之燎原在昔夸父逐日走僂鑿觀河圖繇是成數成復捨之厥數愈具庶物漫漫若冰斯泮固而斯應適事之幹絕仁棄智望道彌渙必寂爾心必完爾神筮人司易敢告靈君

誠求堂箴

肫肫者仁婉婉者孺彼孺不言容動斯具以食爲喜以啼爲怒感匪物遷執司昭先黜思絕爲迄全其天揣知者誕矢激滋遠順陰保陽若執玉以裸太素烟燭至靜無垠見之猶龍望之如雲倚儒守醫曰曾氏子言邁于京戶冊是視銘

復庵銘

弁陽老人周公謹父卜終老之丘於先中丞公墓左築室其上揭名曰復庵謂其故人子袁桢曰復反也反諸其本也聖人作易之義深矣余取斯名也厥有旨昔太公表東諸侯歸葬於營丘禮以謂不忘其本余家故齊人雖南徙吳興而其遺禮三世猶守之自余失仕居錢塘非有酣秦之樂而忘其歸不幸而不得歸者勢也今老矣苟終無所歸則於復之道奚取抑嘗推死生晝夜之理其變無窮反身而觀虛一而明者物莫能禦則茲丘之樂始與造物者去來而莫窮其所止也子爲我暢繹而銘之銘曰大明麗天隱於崑崙晦冥有時以全其根海氣騰溢爲雲爲澤吐奇滋生復反故壑嗟彼昏氓睢睢涼涼齒髮日化莫知其鄉馳車羊腸倒戈蟻垤少夸老衰運往一跌維子周子心君天游顧瞻松柏肇謀菟裘迴泉淙虎伏馬立鬱爲斯丘不龜以吉煌煌先德如珠在淵既揚其輝終閱其妍盤桓斯丘豈不念歸三返晝夜以爲德機伊復之道其微如芒磅礴一氣變化以彰原本樁中是則是象謹獨內觀動靜交養他年逍遙駕風御雲匯爲江河炳爲星辰其來無趾

其去執止爲善是嗣貽于孫子

君子齋銘

大裘無華完玉不琢飾美自將其實愈落善不可爲名不可近恕以養仁敬以崇謹謂我獨賢於德彌損入表同雲一決終償謂世實賢雖肝孔憐肥遯斯恥卻行乃前人我之道弭節兩忘汝不我瑕我不汝望煌煌嘉名揭茲戶冊希賢是求探蘊觀蹟盤旋九州俯仰千古發矍淬鋒門轅戶屢君子之泰君子之和永言銘之以宴以歌

澄心齋銘

大梁劉君彥清佐鄭幕清淨畫一希蓋公之道逾月而治愈簡及期而人莫能議噫使佐天下由是道也果何病今世汨汨然外治者多矣神明粹精交蔽而愈失其於內也蓋不暇夫虛明之體絕慮而求者非正或者謂老氏之說近此因屏不復取今劉君以澄心名齋動靜交用有合於聖人之說四明袁桢因銘以廣之

存神內觀形不能以久完刻意外治氣由是而彌衰水煩土敝維物之災人爲物靈其道安在內不可穢外不可悖湛然長存於物何類故操尺寸之智者成尋丈之失動錙銖之功者獲倍蓰之益御天地之一氣持陰陽之兩端吾見其清而不介潔而自全也

雪房銘

錢塘孫道士構雪爲房居江南度不能久得北如京師將遂焉久之復越居庸以游始固有之迺屬袁桢銘銘曰

養絮沮洳其變莫渝納明屋漏其神莫究執天之宜允成德機機可轉不可緩緩則懼懼無以據窮髮之北以儀以則爰謹視之毋怠毋隱

崇真觀鐘銘

冷吉金構坎離爲氣用震以時深則安安迺旋鎮無極億萬年

朝陽堂銘

焯彼曜靈光融曲阿異異玄黃鑿其鬱華充觀厥功構精沈淵若殿斯伏若珠

斯潛內陰以藏外遲以進舍施無垠執斗憲運衆瞻嘉明企而則諸言升于岱
昏旦允殊丹流金騰下土若昧竦心惕思怠曷可悔嗟哉夸父競不救暵大聖
維姬慎茲明發爰興爰處寸測短長少耄勿荒永儀朝陽

藏書室銘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文奚宣析理日繁直致
衍傳謂默足以通絕其知聞敬焉孰持誠焉孰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楹剖扶雲
章緯經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躡仰
止元聖學海彌溢

極高明齋銘

謂天穹隆環於九泉謂日陽靈始於虞淵邈焉具瞻荒忽漫漶銖黍立鈞億萬
以正行遠陟遐跬步攸定維先聖彝訓大賢是證理一分殊等級辨分不博以
求孰爲彌綸不約以觀孰歸其根積小斯高用晦斯明罔有僭差是準是繩戶
冊孔昭爰矢厥銘

九思堂銘

虛中實中圖書之紐實以分殊虛以一受理原於初思曷爲九於赫玄聖分言
爲中上由體生下應景從維李氏子受訓倥侗戶冊孔昭執玉靡墜數窮於玄
陰陽以類則皇極之言罔有偏陂

淵靜齋銘爲蒙道
士作

倚鉤盤審觀桓蜀叟蒙拱以觀懷無極視晏溫默雷聲守絲絲珠在宮百神環
時旣至乘風搏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八

記

慶元路鄞縣學記

元 袁 桷 撰

粵昔授受緒絕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言理者人人殊師記問者質而不化詞章篆刻決裂六藝糜爛而不可救師儒有憂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縷析鑿鑿乎其不可相紊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視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國子學成憲皆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說咸取以爲經史模楷於是韓檄絕域中州萬里之內外悉家有其書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似以爲口耳之實天人禮樂損益消長切於施爲所宜精思而熟攷者一以爲凡近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則緣飾儼默望之莫有以窺其渙際夫明絕學以承先聖之統可謂難矣弊生於苟易守其說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揚子雲云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愚夫畫也鄞舊有學王文公安石爲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者輩出至大二年郡大火學燬之主邑之學曰孔文雋董儒金始建講堂禮殿未及完而去皇慶二年三衢姚熙載實來是歲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某顧瞻陋燕首曰其何以稱上意迺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遇春丞簿龐君滋范君祐咸曰吾長於是茲役曷可追嚴工庀程戒隸業者咸輸以佐閱二年夫子像成脩從有敘門廡庖庖塗墻締繕之屬堅密精榮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君迺曰鄞號多士昉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興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宮室殿閣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修繕獨教法未定雖聰明自任猶不敢高下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勗其原姚君又能推本前人尊師之旨深有所寓檇雖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美遂以學校之弊首敘其說庶幾吾里秀士強敏自修詢考者哲篤行於顯微內外之實文質交資上承詳延將以復乎昔時之盛則姚君之闡微其意深矣庸刻于石願有以俟焉

鄞山書院記

粵苦古儒先各以方國所尊祭于學社自漢而降定孔子祀餘參徹廢今百年來始有事于先師其居邑講習治官游衍之地崇闡相望或者病焉夫氣流上虛神而存之聚者易推遠者難窮聲音笑貌之感若將企焉如弗及者理有在也合吳越楚蜀之地咸尊以師惟朱文公世祖皇帝一海寓定胃子學取之公訓註爲學制郡縣益遵守而祀於江南者復得推衍大德二年四明趙壽家儒科慨然請于朝曰伊吾祖鄂州善待從文公游今天子興是學願割田別居以祠而名曰鄞山事甫下趙氏卽世七年三山林德載氏奉命視事屋毀弗稱於辟出沒不可問覈故整圮實成奠薦齋明陟降儼肅賓老佐祭侯伯合饌又三年俾擊其事于石袁桷曰維我四明薦紳先生辯釋著微實相表裏源同流分塗殊轍一合私而異異標榜之弊也炳然彝訓理何外焉學以殖身德以敦本斯道立矣執空說以爲證弊不勝舉惟性與道匪言是幸桷懼茲久願相與勉焉林君精敏慎修宜展於世文公之學不墜審由是也大德丁未春後學袁桷記

鄞縣興造記

鄞爲縣延亘三百里環山帶江西爲沃區其民盡地利近東瀕爲湖土廣而俗雜逐島嶼鹽之利出沒于海上歲千百數林藪中澤之隸于鄞者不假于外故號爲劇邑邑復輔城以居尤爲難治縣上事郡署曲直縱舍承指意一不得便輒指撝辱撓關臨相通縣勢始振後凡爲縣者率用是自治而民益困矣大德七年帥府始移鎮控扼水陸衆曰郡有二府縣益不可理八年真定盧廷信氏承于茲推勤廉沈斷靜修罪跡于區區計于吏具月而郡侯鄞縣大平焉邑之謙感實以定旁郡之睦悉檄以正顧瞻四周令主簿是謀先時縣門廳堂亭廡凡五十有楹皆周而勞爾慨然以深翼然以容謁者趨者稱易慮於是著文謹然以謠曰伊承之來吾民不知吏屬既荒吾民相忘彼靡聞明維承之平雍雍其堂富民共傷有年休更警曉承之戾止毋譁以喜後

今今維今是似咸謂摘書職太史筆削無避溢遂不得讓役始於乙巳之十月越明年 月成丞書爲行據中書有吏能令長忻都次爲東平周汝弼氏簿澄江朱申氏也余愛其成紀以示後俾知鄭爲可治大德十年十二月日袁楠記

西洛書院記

河南薛公遷先君子之命建義學于永寧矣龍頭山有故跡焉蒼崖巖然宋元祐中天台羅適正之大刻其上曰洛書錫禹之地正之安定胡先生門人善水利所至通陂塿屯田之美按地志永寧併長水縣長水東臨洛川記傳云洛書所出今龍頭山新立禹祠而薛公仰止亦近得請于朝爲書院遂更其名曰西洛且俾夫後人知禹洛書之誠有自粵昔九疇垂象示文夸誣相矜祖緯襲符漢世明經之士汨於休咎莫窺其真歷千餘年儒先大興闡天人之祕方圓相通正學以明然同黨之說勝一以爲已是一以爲傳授數精理湮皇極之建卒無以大通民有恆性君師作之以修以綏如彼北辰樞紐運行內靜若動莫窮其化凡厥有生極適固有性者爲聖復者爲賢作而新之維后是訓庸保其極則民永以乂保極者民作極者君運而制諸若丸之在握輪之在御皆聽命於我孰先後焉孰終始焉四時萬化之理繇是而備謂之攸敘夫豈捨己而隨彼也昔大禹佐理水土攸平君臣交修抑亦有定制洛爲天下中碩儒訓傳家有其書慎厚遜讓猶有先王之遺風陞西洛之堂者當慨然以思謹其執中將見夫作人如新之驗由鄉而達于邦國勵之翼之示諸于掌皇極之訓其效可成也薛公名友諒溫密有文今爲翰林直學士推先志之私淑煥而廣之爲屋凡若干楹又將延師以教後之學者而屬筆於楹故以昔所聞者著爲之記

建城夫子廟堂記

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城焉曰建城漢爲中水縣地金大定中以地北臨滹沱南瀕御河徙縣於今所二水交流名之曰交河焉皇慶元年保定王君領縣簿事循河故堤水落冬月先期率民以補其缺額霖雨時至則因其防而巡督之河不橫流政簡民佚觀風省俗聿來于茲望其井屋聯屬誠阜且康於是

士林之秀曰劉國芝耆老韓昌等言曰建城舊有先聖廟城址曰圯而廟莫敢廢在昔許文簡公安仁嘗撤而新之未幾金土居室燬蕩而獨巋然以存至元戊子國芝之父積遂易於文簡公之故居以詔千里士弦誦之聲家至而日化矣王君周旋里門念崇而新之於是治書侍御史張侯完以書來曰吾里夫子廟易代有存許劉儒先作新之志子盡廣諸敢以楮幣若干爲里人勸於是下令輯工冀方闡基表植巷道庭宇邃嚴以丹以塗論講有堂息有無明年其儒生落而祀之迺介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其事專自塾庠序學之制不明而士無所於學州縣有學率歲時奠祭貿貿道途謹修其故常於造士乎何有成周之學備四代而畿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左右之塾復不預焉噫先王教學之興何其盛也學必釋菜於先師虞庠爲鄉學有堂有序得行釋菜之禮記禮者之言也釋菜於廟則自魏晉始也遵古之學從今之禮損益之變亦可乎且鄉校不毀鄭人美之今天子下詔明鄉里選舉之法建城之學者由是而升司徒者將皆敦讓重厚敏者謹其藝能恂恂于千仰止昔賢舉不絕書而王君化民成俗之美庶得以傳于後王君以習國語始爲樞密院從事名其治縣有法類是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世祖皇帝以威德深仁正位纂圖越二年始立翰林院真定李文正公首以砥德著書俊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告老以歸隱于封龍山封龍在恆山之陽公幼侍東平府君受業焉地舊有書院兵革蹂躪公拮据盡力以成之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茲山天子察憫其志俾食致政之祿以終老於是公作新斯文遠近之士咸秀出暨公下世踰二十年其從公而顯者曰史忠武公諸子曰杠曰曰杞曰輝廉訪使荆幼紀集賢學士焦養直廉訪僉事張翼宣撫崔某其餘贊成均授鄉里名不能悉數而真定之學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嘗不肅容以增遠想也皇慶二年其曾孫慎言爲翰林屬仁宗有詔省掾用儒士擢入佐左司院中選都事僉曰李文正公爲翰林肇端其曾孫宜以居未幾拜監察御史而於封龍也惓惓悉如公之志歲久蕪漣不治往至治元年爲司農屬時請

于司農符下其道廉訪丹漆木璧悉撤以新御史有言曰繼述志事子孫所謹我先公之爲茲也實將以佐國家之威顯子記之橋曰致太平經濟之道章句佔畢不能以盡也文正公恬於進取率躬以化其鄉耆至而辭祿德之本也導掖其秀民仁之至也其徒卒昌於時孰不曰文正公所作成也今遺書具存在於書院者宜究其委源考三代之所以長秦漢之所以失反躬以思平治之道如指諸掌將反覆以陳于上李氏世守家法則書院永永代有嘉譽其繕修也益廣於今日矣本末具前記不再書

慶元路醫學記

醫之書作於上古乎後人猶疑焉陰陽氣運之說與易書禮相脗合蟲魚草木之精詳於詩尤近之然其辭義奧古卒莫能通曉非專治者不能也先王知之始爲之師以教之後復立學以長之生人之本絲是備矣至元壬辰濟南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來四明遵詔立醫學學成甫十有八年燬焉其地近市狹索咸病展事鄞縣西有故主簿廳事基及傍近地無隙不治於是教授徐君源道等請于郡遷以廣之迺斥其舊地得財若干以治土木郡侯完顏公首爲之勸推官賀某贊補其役隸于醫籍者胥率錢以輔之逾年而學完殿廡翼成軒闕深靜會予自京師還里屬記其事余幼嘗聞長老言鄉里多名醫皆修謹退讓訥訥然若不勝衣察脈視色必原於井谷經絡之微眇調製湯液必通乎風土之宜甘辛燥溼內外相爲表裏者悉參取於經傳故其術百不一失懷疑審問求正於勝己無忌憚之謬道同而氣和相遜以禮相處以義而昔時公卿家激厲獎與之道又能使盡其術而無愧噫亦盛矣今皇宇恢廓五方士民參雜乎州里拘而不達將不勝其弊率焉以僥倖懼其深有所失也徐君世儒醫教授是邦今二十餘年重靜而不撓昔之所聞徐君深知之廣天子好生之德諄諄然語之使後之學者誦其書毋執一以自滿虚心遜志復昔時之長厚不幸罹于疾病將得盡其順受無天閼之害則徐君之教不亦闡乎余歸田里尙幸而有見也

白石書院記

釋奠先聖先師定著於祀典而鄉社之所宜祭皆廢不舉宋初肇建四書院釋奠釋菜之禮悉遵令甲若鄭玄所言高堂生毛公制氏之徒皆不得專祭僅列於從祀濂洛之說行於是先賢之祠競立首於其鄉復推其居官游歷之地甚者謂其觀風宣化雖其足跡之所不至亦當有祠夫古不墓祭謂其神專於其居室也又曰不歆非類謂懼其瀆而不正也今郡縣朱文公祠最廣各慕悅胥勸終莫能有病之者絲是空巖海嶼屹然獨立而入仕者借是以爲資歷何先賢祠祀先後感衰之不同也朱文公之高第曰黃文肅公天下尊之曰勉齋先生其學以持敬爲先探微鉤深以極夫操履之實懼其守之不專則蚤夜以思斂其粹精絕其枝蔓正誼明道見於經濟故其臨川漢陽之政惓惓於征繕獄訟而論者始不敢以儒爲侮守邊議戎衆皆咎時宰用非所宜而公益得以據其素講事至而不懼政成而不迫是則儒者之效惟先生足以及之先生嘗曰吾於江東之友得三人焉曰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時廣信之儒先劉君養浩蓋獲登其門朝夕習益悉以先生之指授者爲標準寶慶元年入太學舍法成淳祐七年授寧國府教授後進之士從劉君者無虛日相地於白石山爲精舍以處學者祥刑使者建安蔡公抗扁之曰白石書院蔡公之於文肅皆文公之門人從劉君者悉稱爲白石先生天運合一白石之子安緝其齋廡曰先君之承先師曷敢墜替誦聲屢武益廣其舊後爲湖廣儒學副提舉以歿有子曰光復慨然曰大父師友之傳不可以不垂久遠文公祠遍江南祠文公則文肅遺得以尊久遠買田築宮中爲禮殿書院之制悉備殿北立文公祠以文肅侑食後立大父祠絲是傳授之旨益信所隸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省省尤其言始定置山長入選調既成俾檇書始末著于石章噫文肅文公之忠臣也疑者補之異者同之不以一時之辨爭而立其黨與見于成書故其匡輔之功若文公之於程子今之尊文肅者能若是斯得矣光今爲史院編修官敏達知治體文肅之學是誠有望焉者也

昌國州重修學記

青社韓侯莅是州踰年顧瞻學宮頽圯日至喟然歎曰化民成俗必自學始爰

相厥攸鉤稽貨通治其島租墾其間田究整是先泰定元年十月甲子役與用工二千有八百計緡錢二千有五百匠石日食之費則諸生欣輸以佐於是殿堂門廡齋庖池徑咸得備具謂楠絲輪苑歸俾記其事楠嘗聞之先儒以明理爲綱領識詆漢唐不少假濂洛之說盛行誠敬忠恕毫分縷析一以體用知行概而申之絲是髣髴之童悉能誦習高視闊步轉相傳授禮樂刑政之具獄訟兵甲之實悉有所不諱咳口避席謝非所急言詞之工則曰吾何以華藻爲哉考覈之不精則曰吾何以援據爲哉吾唯理是先唯一是貫科舉承踵駸駸乎魏晉之清談疆宇之南北不接乎視聽馴致社亡求其授命死事率非昔時言性理之士後之學者寧勿置論而循其故習者哉昌國惟四明海中州士之興起自紹熙始著樓宣獻公袁正獻公楊文元公尚書深寧王公嘗記其建學論堂之本始揚雄有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善喻者也首之以訓詁之精次及夫名物度數之密由小成至于大成非積年不能以至周官鄉三物之教詎止執一而以爲傳道之要殆不可也委流安行由蹇而達訪歸于海學之功也侯名博字仲舉既與其學迺復儒役以爲大比之勸學之士子寧不自勵敢執筆以俟是役也州之長某州同知黃棟孫判官張信吏目陳益學正孫恕皆協贊其事泰定二年二月癸卯具官袁楠記

昌國州醫學記

醫之道卽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說與易箕疇詩禮相表裏亦大矣哉蓋昔之君師聰明神聖因夫五行以寓于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其運行以齊夫寒暑考九州風土之宜別溫涼燥溼之高下蟲魚草木纖悉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於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于正皆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於聲氣臭味之眇忽考之於遺書受之於家庭積歲年不能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事以制廩祿是則庸有天閼疴癘之憾也哉南北地氣有大不同而爲之醫者各執己論近者急於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五六誠可罪也秦漢之主率望海求不死藥藥詎能令不死蓋其空巖絕島磅礴於巨浸之際絕翳塵接雲霧靈根異草得地氣之正方外隱士時採其奇絕精良

以療治輒奇中而功倍今所謂海上方皆其苗裔而昔之集方論者復蒐類于蛟龍之窟穴海於天地間號最鉅焉得以有遺也昌國爲州四履皆海至元二十九年始立三皇祠綿蕝不稱韓侯治儒學既竟復莅醫學茲曷以奉揭虔廣其故址而二倍之泰定元年冬十月正殿成復立論堂翼以東西前爲儀門外爲神門廊廡有序祠象儼赫首以圭租勸民胥成不三月咸樂以助復遵詔旨爲惠民藥局工既畢書來俾書其事于石楠嘗謂疾痛苛癢切於吾身者猶民之身也民困魚鹽侯能紓之儒病微科侯能復之既憂其生又懼其罹於疾病使夫習爲醫者講肄以精其術故余歷敘醫家者流其學實難三聖之書昭然具存反覆紬繹皆得以完其生是侯仁政之本愈遠而愈不可忘也

定海縣重修記

定海爲縣自昔號重地鎮遏戍守異於它所南受諸蕃絕域之飄舶東控島夷不庭之邦商賈舟楫噴薄出沒據會濟勝實東南之奇觀也皇元考圖受貢益倍于異代信使香幣渡海歲不絕縣令將迎日疲於供事視公宇若傳舍歲益圯剝至治二年忻都君始莅事曰吾受天子命長邑於是失撫字則奚以仕歲適大歉徵租於民將不勝逋負計歲所入一萬有奇遂覈其實止輸奇于官鹽賦歲不登民益以困卒請而蠲若干嚴飭官驛置隸人以候過客而復其役久而曰吾將治所居以聳民視瞻一撤以新爲櫺五十餘瓴甍木石丹漆箭鐵皆堅緻可永久教諭蔣君昭先列其行事俾爲記余謂治縣莫先於宜民承上意而不鳴其疾苦甚者增羨以求媚善譽乎何有縣當水陸之衝輒默計歲月得解職卽謝去植仆舉繁終其身未能也若是則忻都君之行事汲汲慕古將有以大其所爲夫豈苟計目前之功效者哉余特記其與造使來者有攷蔣君所述多善政不復著推其所爲舉綱以遺目蓋可知矣是役也尹曹敏中主簿薛炳悉力贊治故迄用有成

新建鄭縣尉廳記

郡治絕江其地名甬東吳王居甬句爲古浹口號甬江在今海濱海達于江入於奉化西驪于餘姚繁紆回曲綿亘百餘里鄭爲縣分東西以浮梁爲界東之

民習網罟魚鹽以自業其地膏沃有湖可以灌浸率不善墾治春至輒率其子弟文身擢歌出沒於海島同危薄險對面成姦究憲令昭著至死有所不避尉以巡督爲職自宋雍熙間置尉治於彼蓋重其地以鎮遏迄今數百年游手益夥捕繫無虛日靡燬于兵踰五十年尉率其兵徒隨所寓無常地訊錄之所不具於觀瞻莫格其非而任益以困矣至治三年廬陵周君一襲來視故址曰吾不可不自重首爲外門復爲廨門中建聽事挾以賓榮輔以吏舍後設燕居以休其勞清流匯池花木列植周繚塗墻皆足以支永久更有言者曰尉職在察盜固園不立奚尉之爲茲土之民俗弊已久雖禁之嚴莫窮其窟穴朝夕胥發疊疊旁午不有以居將曷能有處尉笑曰道德齊禮夫子之訓也獄市無擾相國之言也閱數月獄以空告於是輿人有言曰尉之申申非取異以求新塞其姦愾養其淳真彼嚙鱗鱗良苗蠶蠶尉之去今將以告夫後之人役始於泰定元年秋八月成於二年之二月郡人具官袁楠記

浙東廉訪司重建澄清堂記

國家肇置肅政廉訪司浙之東以婺女爲總治而行部使者凡六人讞審殿黜循歷于六郡總治之使二人坐鎮于婺六郡歲終必以其成牘歸于總治定其可否以上于御史臺持綜覈之實執與奪之柄厥任實不輕矣夫以輿地之廣貢賦之夥天子不能以自治必假於守令焉守令不能以公其心又假於耳目焉以重其寄大其居室聳其視瞻廉遠堂高非直爲觀美也聽事之所絲唐歷宋歲久頽剝不治至治二年中奉大夫馬公爲使于是邦顧瞻改容曰茲不可不爲先務邦之耄倪亦曰茲實聽政之本於是郡請于中書行省計郡餘財以爲匠費崇其堂隍稍北以構柱壁孔漸庭廡邃密名之曰澄清復爲燕居之室于其後曰迎華觀經始於是年之九月明年五月告成中奉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以去資善大夫思蘭公甫至則曰中奉公之惠後若是宜紀其事未幾拜南臺中丞資政大夫岳烈公繼爲使亦曰是誠不可軼於是僉命楠爲之記中奉資政嘗牧于吾鄉皆得而接識往會中奉公于京師謂余曰民之多寃絲竹行者不盡其辭吾往浙東將使六郡之計廢亦切於吾身後聞其行余有所

不避資政公廉而守正牧民如己子遺愛于四明人能言之中丞公得見于會通河議論冰雪以刺劾爲己任是則三公之行事深有合夫至公之論抑又聞之事患有所不明知而有所舉籍籍于道塗之民口不可以防也苟明矣不少恕焉則法舉而德不足以化今使者五人皆遴選在位于以見聖上振整之初政登斯堂也則相與講習見於施設不繇以避不苛以求陽煦陰肅吏民率服胥保惠以承于上其治豈不偉哉夫志同議同任事同七郡之民孰不鼓舞以嚮詠太平之盛楠舊職太史纂前賢壁記警戒之實因以謏聞而爲之辭

明遠堂記

澄清堂成紀興繕之本末矣參政馬公奉聖天子明詔巡行江浙復至婺女見其燕居之堂舊曰迎華觀者而更其名曰明遠取其切于觀風之道副使馬公經歷徂君寬復求記於余於是屬筆爲之辭曰今夫七郡之黜劾悉萃於澄清吏抱其牘雁鶩以進卒不敢妄議其可否將求其生欲重其罰情皆不能以得也精思以究必退省焉以品節之事窘於一庭而智足以見萬里古之善馭吏者不泥於法律不事於朱墨故其革姦警變無言而化成必有其本也在昔聖人明目達聰百僚在官定於三載之考績夫豈有他哉維東浙負山聯海風俗不一強者雜譏詐柔者率罷軟撫摩之道各有攸處登斯堂也必攝齊肅容悉議其所宜行退于燕居申申天天燭照數計考七郡之幽隱如指諸掌名之曰明遠孰曰不宜今參政公之按行非家至而戶到也是則明遠之旨諱之熟矣則凡後之來者益得以省察俾勿壞泰定三年四月丁丑具官袁楠記

新修司獄司記

國朝肇置司獄司專以掌守囚禁職卑而勞猥爲其官常憤憤不得志浮湛坐曹日數歲月希善代謁吏部者每請託求免注繇是視爲傳舍從行之不修桎梏之不整所至皆是憲部審決亦有所不暇及簡漏相仍其勢然也永嘉林君龍澤之來守是官也曰吾不可不自振考其成牘剔疑摘姦重者上憲府輕者白郡守多有所變易罪以不寃囚民宜少久之曰獄不可不修營至大二年獄既燬支弊僅存其制於是除地撤瓦築堂三楹曰平恕堂後燕室曰種德

左右翼軒環以吏廡迺築高門迺開園土養疾有堂奉神有祠療以瓦垣浚以
甘井取足備具各中繩墨蓋先之以己俸而官若民迺悉爲之助不旬月而告
成噫亦難矣昔人言不卑小官於林君見之州縣疑獄郡輒以委林君揣情以
求其生量事以正其罪羣吏抱案詣庭下無虛日是則林君之果能令官大也
書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若是則寧有私謁者乎余直集賢林君時爲掾
史處事立具今觀其政績顯白足可稱道庸紀歲月是役也與于某年某月成
於某年某月泰定三年歲在丙寅郡人具官袁楠記

慈溪縣興造記

泰定二年冬十一月保定孫公楫循行四明至于慈溪觀其縣治壯麗整密咨
嗟徘徊詢諸縣人邑長爲誰咸曰此昔烏忠顯之所成也忠顯爲縣首治董孝
子祠以化俗次修孔子廟三皇祠曰儒以長民醫以養民又治社壇嚴其齋宿
以謹水旱迺曰迎詔禮賓茲不可不虔傳釋休息宜慎其寒燠興繕既畢始曰
吾亦得以廣居于是矣語未終孫公曰是誠可紀載於是命進士翁心傳爲圖
俾楠爲之記聽事五楹高其前三楹焉堂曰清清淳化中尹張叔達璽書之所
寢因其名而築之者也挾以吏舍廚福獄室縣門鼓樓前後有序縣治之後有
小湖湖之中爲洲花竹四列風蓮水柳曠野繚繞爲亭以庥其居有四曰思政
佐治以察民隱也曰柳意勝覽以樂其神觀也圖既畢復言忠顯之政翌葉輯
亡役不病於民去其姦鑿以爲政本今其去十有三年思如一日而其繕營足
以支永久於是其有驗噫今之爲縣嘗患夫士豪之控持也其始也利以誘之終
三年更徵需斂散一聽其命戶稅更易拱手莫與之抗甚者爲之囊橐可哀也
已孫公之來茲邑也其亦有所感表去尹之美亦將以警夫來者余昔在太史
觀循吏之實書以示後忠顯不求名而名自至孫公之爲使者夫豈計目前以
爲黜陟哉始忠顯之滌篆也漫不可考謹視之實稱歸縣印言於攸司而更正
之其精覈率類是則凡今之爲縣者廣使者之用心以成其政績楠雖老尙當
記之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甲午郡人具官袁楠記

定海縣學藏書記

定海爲縣南接蠻島汪洋數千里食息可至厥今號爲重屯四方語言咿嚶俅
離交衢旁午褒衣儒冠見者皆議考諸郡乘惟沈端憲一人嗣後接武猶班班
可考泰定二年春某官始來爲令迺曰縣固有學學必聚書聚書必聚賢何
補武城弦歌先聖是取進鄉小民首於文辭其必自聚書始迺與主簿龐君首
捐俸資復命教諭汪宗江出學粟俾儒職樊榭惟肖胡驥絲杭置經史若干卷又
論學之耆老曰經以窮理史以究成敗廣聞修辭惟子集是宜是亦不可缺復
得若干卷將刻石列目以示永久謁記於余余念昔在廩廬見令尹之兄在廡下
察其儀貌莊肅知非凡近後果爲進士第一見令尹于國學儀端語溫審其語
頗萃于一門今茲掌其邑尤以教學爲己任抑嘗聞之聚書非難寶書爲難校
官之不職悉資以奉權貴甚者竊其故籍挾之以逃其最甚者漫漶散落一不
掛眼三者之病比比皆是今刻于石將杜其漸後之來者寧得不自勉乎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

河南郭侯視郡事之初首定役法郡民日困嵯事旬月按數數嘗不登郭侯知
其姦利迺言曰病在私商潛轉輸其所贏餘卒不入公籍民病不可藥也於是
罷買區分四廂俾總之鱗醢鼓脯各趨其時視計口之授略相等復棟然曰吾
職司學校茲曷可少緩督大小學謹授業斥其偽冒以其餘粟大修孔子廟於
是進郡博士陸晉之學正錄胡某毛某而言曰漢文翁立學歷唐宋幾二千年
猶完綴君等知其故乎少間曰教在不墜其不廢在繕修迺曰若殿若儀門風
雨剝圯在丹雘先聖崇嚴列祀肅離在作繪定章服在禮象又曰講有堂書有
樓吾亦曷敢後姑徐徐爲之吾願俾是邦服習仁義秀又林立遺諸王朝將自
茲始楠絲絲署歸里凡三年愛中和樂職之詩首爲詩以詠贊侯名郡字文卿
所至官以興學爲本詩曰
茫茫海甸聿仁義邦主組積榮失其教厯歲亦云徂夸侈則降維侯之來靡瘼
不知曰維洋宮風化攸基棟其具瞻象神之儀藻并繪櫨絢今承式降陟有嚴
是奉是翼匪土木之工職教攸則瞻彼戟門有飛戾止斯疊煌煌五采屬纁纁
鐘八音粲曰在耳嗟爾後生無媿以誕無逸豫伴與違我侯度以靖以獻奉璋

有峨伊侯之願

鄭縣學興造記

延祐元年檇記鄭學之興造矣甫一紀職鄭學者括蒼林君傳以事狀來言昔之經度踰於舊址廩入不給故其結構塗墍缺焉未周鄭之尹曰阮君周翰治縣未幾有恪殿謁首以興繕爲急割俸以勵儒生於是步履有甃繚繞有墉龕以密石華以聖丹象設有嚴譟席齋廡足以稱弦誦而從祀一百有五悉易以塑合儒先之宜祀者爲祠以庠少間曰既完矣盍廣教以振士類立小學師二人而增弟子員凡五十人泰定三年二月朔告成復命檇記維鄭自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師爲端本故後之繼承經術淵懿蹇蹇大節見於史傳者凡數公衣冠日隆微近功利而懷忠抱德感於乾道淳熙之際遺言正學傳於今猶未泯周翰之先公嘗分刺是邦厖眉褒衣諸老森立蓋嘗極尊賢之禮矣今茲作新亦將有意夫斯道考問德業吾猶以爲有在也周翰名申之池陽人林君字以道非怠其職以苟度者於是乎見魯公修宮形於歌頌系以詩曰維鄭之肇煌煌金精其江縈紆挾城以行磅礴元化孕茲羣英其英伊何鬱彼瑚璉不戚施以求是則是憲發其精忠匪石可轉曰尹之來庭誥是遵顧瞻廟廷風墮兩昏土金丹漆有炳其文宮既完矣失教則缺循循子佩自今以始罔敢越以道氏林君構揭揭杜先之訓百世服膺有失其猷將夸誕是與凡升論堂戰兢以承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八

原
书
空
白
页

記

馬元帥防倭記

自昔待蠻夷之國必傳詔令以諭說之稍失撫馭則狙詐百出甚者嗜錙銖之甘傾接如素所交往失上國體範侮訕笑於茲有年矣今天子考獻令於疆域中書省奏曰蠻夷之不庭實守禦長吏餌利忘公弊不可日長維定海實慶元屬縣附海司鎮遏邊考舊蹟茲其為泊熾之所始有定制輸其物以上干官勿入郡城勿止貿易則得以永遠虛聲生疑駭驛傳騎亡益也是宜選帥臣清白有聲望者制置其事上可其奏泰定二年冬十月倭人以舟至海口於是行省僉曰非馬公孰得當是選公乘驛至縣即宣諭上意始疑駭不肯承命反復申論訖如教於是整官軍合四部以一號召列選船以示備禦戢科調減驛從卒征商之姦嚴巡警之實慮民之投憲為文以諭收其帆櫓器械而舶去卒子戰移減自便事既畢賈區市虛陳列分錯咿嚶爭奇踏歌轉舞川后山君德色效靈而公之淵思曲畫若防之制水不可得以殫述自始訖終凡一百三十有七日古之禦邊莫踰於諸葛武侯章善繼史有述焉今公創始於前願後之賢帥規隨以成非惟鄉里之莫安則國家懷來將自茲始王會之高橋願有繼焉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國朝定煮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選官委任為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海關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為東浙警嚴機謹備重責實當急之期疲繭愁歎鰥色骨立見於耆稚故受其任者為最難惟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歲額丞相領其議于時大臣咸然其說卒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繼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泰定元年冬分司設二年張侯伯威蒞是邦以官諸若于委于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緩必得委於營繕者是屬曰阮君申之縣庠之與尹能經之曰馬君一變腐解久矣能起之茲其以是屬令哉

於民堅完續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六月闢工九月告成縣事崇崇拱揖門臺有敘百堵具列斧斤聲鼓不徹于垣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固園之設非我職矧轉運府設是則益以病盡去諸復以楮之餘者歸于司官常患不得其人急奉於公懇懇滋與況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然人皆曰作之登登周君是承去其榜管民完以熙若是則任其職者絕叫囂息追逮其賦寧有登于天府昔之使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來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屢書不絕橋老矣尚當見之泰定四年二月庚寅具官袁楠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城南門折行四十五里曰小溪鎮宋元豐置焉唐曰光溪鎮以監酒稅煙火得名治平元年罷酒稅以便民獨掌煙火凡言煙火職民訟水火盜賊其地三境交接大江貫其中羣溪畢會水清冷如明鏡巖巖擁秀千簷競發碧瓦朱甍聳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公結園墅與客大梁張武子為詩友其宅如安儀同孫王尚書相繼卜築而為是鎮者千于養恬承接履為爭闊絕庭下橫幼歲舟至溪上猶能記髫髻也皇朝一海寓立巡檢司于是地而舊鎮久廢故家亦湮沒散散仕者率苟循歲月處隘踵陋不復以崇嚴為事泰定元年白君察罕不花蒞是職與父老言曰司徵之所不在荒寂則在曠惡吾獨愛是溪有先賢之遺俗薪者敗者前歌後休絕枹鼓之警罷干楸之選吾心固勤焉亦是土循謹之素願廣聽事以表茲溪咸曰然於是木鐘以至贊效以來三年夏闢工九月告成遠迎龍湫近接虹梁舉解以落而懷牒巧訟者各屏息以避有合夫道德齊禮之義迺相與歌曰

吳江重建長橋記

震澤東受羣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為南北衝千帆競駛風怒濤春擊增薄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問始造長橋縣是各拾舟以途來往若織水蠶木腐歲一治葺為民謀泰定元年公判官張君憲始蒞事三歲實百政撥工程財莫知攸出出謀於

民有調役維浮屠善計度長衢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其有獲廣濟僧崇粉實來敬言伐木爲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迄有濟參知政事馬思忽公以督運至吳迺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

嘉禾人能任大工役必屈以委繪圖相攸經畫畢具成服姚議於是參政

諉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與丞相答刺罕公朝京師迴道經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貫公繇湖廣江西來自江浙力囑張君俾終是工杜侯貞來守是土亦曰張之言然聞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捷以巨石下達層淵積石既高環若半月爲梁六十有一釀其剽悍廣中三梁爲丈三百以通巨舟層欄狹狹危柱轟風

以文甃過者如席舊有亭名垂虹周遭嵯峨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也敬師鳩徒輸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爲寶帶橋助姚總其綱張君首議出於仁政事有脗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丞相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聯驛使勞午咸曰丞相謀國經遠張君美績絲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曰

茫茫禹甸昔鄰於魚維四載功茲爲具區有失其防羣嗷嗷曰維李侯構茲虹梁經始孔艱任負揚揚歲老水泐臨履若驚張君莅官飭我初政曰茲橋匪脩涉者益病召彼耆老貨布莫競相國之來六轡徐徐詢事審宜以究以圖割其緡錢俾民樂輸橋既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羣流迴虹儼今層城爛其軒窗張君籌思相國成之彼清淨土式克承之千歲永賴我庸以銘之

陸氏捨田記

吳越舊俗敬事鬼神後千餘年爭崇尚浮屠老子學棟簷偏郡縣宋帝南渡公卿大臣多出兩浙而制令入政府得建宮院崇祖禰驅石葺木空巖闕寂之地高下晃曜財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給足者亦承風效施跬步矚目日不勝其繁吁可禁哉宋社亡故家日降辱過昔所崇建揮手若不相識甚者翦夷其墓田豚蹄之祭不通於煮蒿而卒未有能懲戒夫厲階於初其習聞者不變故雖善說巧譬終莫能以改也夫錫山陸元俊以其母夫人楊氏捨田之狀且告曰陸故吳望族大父凱恬靜絕企鶩觀老子書若有得所與交多聞人是

生先府君愈孝謹自治讓司馬公書不釋手人勸之仕則曰吾承事於家者未至安能弊內以益外哉未幾大父母相繼卒吾府君拮据治窳窳不幸以毀卒又不幸弟鐵孫卒於是吾母曰爲物爲變魂之屈而不能伸者也氣化則魂升求於家祭祀禮者盡之矣求於窆冥則莫若清淨焉是依汝父若弟其往也無悔而吾惓惓者情有盡而哀終身不可以有盡也今將割田若干歸于城北之洞虛觀以廣其時思吾知守禮者矜其情而曲許之焉事不永久則吾之志墮當求能文詞者爲之傳其文傳曰不復可易矣田不可易則汝父弟與吾志俱不朽矣其言若是俾余信其言者吾友陽穀李君希哲也希哲於陸母爲姻聯善屬文遜於子者求徵以示公也儼其子孫而余前言惓惓復將以儼夫觀中之徒知以輿言爲可畏也袁桷記

野月觀記

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爲不敢享遽垢疏糲絕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驢驘乎竺乾氏之學矣東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爲宗本於黃帝輶精鍊形御六氣以游夫萬物之表其壽命益長者謂之仙而所傳確有派繫先儒深有取焉夫人之所受爲命其天閼戕賊必不能盡其年過於厚者非自裕也盡性知天踐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遺跡勝所相望不絕宋世有大梁趙公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書孝友警劬不絕於家乘四世孫與慶虛中父遜世樂道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彊氣堅骨不至席今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牖四房兩翼三楹觀深以明于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而名之曰野月焉月猶身也則而象之者得無似乎吾按其圖東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顧商丘誠仙人棲息之所境清則神湛嘗聞張平叔產是州王子晉居桐柏山二人皆以不死傳信盡性可以至命虛中得至靜之說願取平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肅之矣道無異同不偏於一者則盡善也也行南歸願踵門請其說尙當賦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明袁桷記

冲庵記

御史臺都事開封賈君華甫以冲名其居謂袁桢曰爲我數繹而記之余於易先後天之說精思以求而嘗得其說焉冲漠無迹易之初也二儀定位其氣果有分哉是氣也陰陽得之則爲日月星辰爲河漢爲山嶽凝而瑞於世爲甘露爲慶雲形而在下四靈連理之應係焉其於人也受中以生則與天地之未判同也曰生矣氣亦果有分哉曰寂然者初之未始離者也感以應不動乎內者也心君清寧行乎六氣而不侈處乎寒暑而無背則中和者內外之樞紐也昔之聖人言夫上者爲道下者爲器變通事業允屬夫人若是則全其大和以養吾生休焉復奚遜焉存誠以立乾之本也持敬以直坤之本也聖人惓惓致辭焉陰陽之用備矣氣生於無形成於有形聚散反復晝夜不置動哉勉夫將不能以病矣華甫官京師踰二十年踐歷清劇其於事物也充然若迎刃與人交謙以善防臧否之色絕顏面而損益高下各有攸當是其養之有素外不能動者矣其名曰冲不幾似夫華甫竦然曰唯遂爲之記

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爲翰林屬剛中素簡曠不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裨益俛仰客至能使盡歡禮洽而氣和真翩翩良子弟也家居于台之三台山之下凡十有一世宋世第科目聲譽序代有其人焉古之言令族必曰荀陳曰王謝非貴華腴也薰德以爲善積小以爲高絕於聲音笑貌篤躬以行者斯近矣萬里三游京師未嘗不與之言齊家脩身察其所養益充厚調官以歸謂余曰遴築堂以奉吾母兄弟三人而仲弟居于外今將挽之以歸抑反身而思之我不能和協以至於邪則又曰遴其毋以妻孥之私若是邪昔之歌常棣之詩情義之曲盡焉者也而夫子蔽之曰順願則順焉其殆庶幾矣桢曰天地以順動不順爲逆焉亭于辰爲震爲孽春秋紀之順天地之經義者孝之本矣陳仲子喻於槁壤世人行事不若仲子則升斯堂油然而以與不遠而復何憂焉化由身始蓋何病焉爲之歌曰

彼山嶺屹孰啓源兮世十有一嗣宗蕃兮木之洗詭本可分兮謂本可分兮枝

曷以存季也孔艱憂心薰兮伯也鬱陶求于原兮歸來歸來兮我母永歎兮

積慶堂記

往歲朝廷廣錫類之澤於中外緣是執政大臣得追榮其三世今集賢大學士平章大慈公時爲翰林承旨捧制書告于厥曾暨祖考惕然以思曰嗣子守先緒敬篤弗敢替陟降帝廷嘉惠日接靡有間茲惟前人寵綏功我康懿公潛光葆真植德在拱把至安惠公封樹益虔美蔭磅礴蓄久而未振逮先考文敏公則亦旁達秀發聞譽光灼矣然祿弗稱其報今膺是宮顯居室完好弗先烈是思曷稱永久遂扁其堂曰積慶有取於坤之文言如臨如存知所以近天子之光者實有攸自桢也獲殿次集賢得升公之堂而俾有言焉古之能孝者食息跬步不忘其本而詩人之推原則亦曰孝孫有慶是皆其先祖之徂賚夫源深則流長恃而不浚將壅焉以竭譬之善買貨殖之積所從來久矣因其饒而日取之用殆有盡今平章公朝夕承顧問委心微言觸類以感悟廣聞以通導善經達權以天下休戚爲己任所陳於上者外雖不能知觀命名之意若堂焉以構播焉以稷實崇乃先公之德以垂裕於萬子孫毋怠則凡登斯堂者亦將倣以尊祖河潤九里夫豈徒言乎哉

樂全齋記

真定李君允希微甫故儒家幼慕冲曠閱其游記曰登恆山聆天雞觀出日焉遵太行上王屋山嵩華少室視昔時好奇之士遺蹟鑱刻悲愉怪愕歷歷在目而微福頌語何侈愚也南踰江淮地險不足恃矣震澤禹功能知尊之錢塘故王都囂海靡習未有改遂窺禹穴望蓬萊久之歷天台赤城知孫興公司馬承禎肥遯益有旨武夷九曲其仙者誠然與道統之傳有自矣過九江審潛匯之本匡山之截乎長江者非偶然也衡山爲南嶽瀟山望祭抑深疑之氣舒而神完則曰吾於鍾山其止乎遂日廣松竹桃李鼎壺几視之屬于以娛其客且益以自佚鍾山故衣冠之所倚寓也絲晉以南名士居焉今將居是丘以樂之爲何如益展其地曰山房堂曰靜脩齋曰樂全軒曰松風而命其樂全者俾余記余嘗悲好游之士名足以成矣文足以傳矣而不能全其身蓋其沈湎養恃

才以肆危機駭浪蹈之而莫知遇事瓦解其悔悵悼惜若無所容其生非若夫子之宋之陳之衛之不遇蓋德以輔名道以喻志舍是則非以自豫也希微生感明之世居千中州以仕焉若水達于川孰能禦遏今而曰卜居千南土豈託而逃者與余居京師見持政柄者皆善思索位置遇大利害輒執咎不能解而南土以疏遠得免希微之居南夫豈遂其靜退與抑亦耳目之所接有感而與遂爲之辭曰

吾家雖曰窮巷一室元豐歷陰德貞全系纒纒今玉鉉不擇擇女翠旌相士之定居兮山神憺兮以受令合正命兮萬化成神無方兮養千齡

竹鳳石屏記

絲開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泉如懸簾五色貫射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刺以其國語志之地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地所宜惟瓜蔬南戌卒墾樹之瓜絕甘美按燉煌多種瓜沙土疏利根蔓等達分水無沮洳若常以江漢人廣其田號會稽其事政相似至治元年今天子巡北邊望祭陵寢昭文館學士史公以屬車從旄旆交章鼓柝傳警頻次之暇則詢其遺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燒絕不接目睫怪石犬牙層巒迭見遂得一屏若水玉澄澈雲根屹成巖嶸雕鏤其上有叢竹森列旁出一木綠葉密成前隱采鳳迴唳導前以飛五采紛敷不假於琢削而生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者因名之曰竹梧來鳳爲圖以紀之余嘗聞地之宜於五穀者男女必繁夥充斥盡力以食其土若夫絕漠廣域其寶玉光怪不可名狀而其人類寡鮮得非天地之氣其凝結者爲星辰爲河嶽其聖其賢者爲君師以長牧之至於不能以自見者則萃其精明剛絜之質以伏于荒野一得所遭而其緹襲纒薦又甚於他好豈不幸哉方今天子寶賢飭躬以孚佑于下民茲石之瑞和氣之感與抑亦開太平之應以告成于天與史公往在至元間從大帝出征嘗得二石中空如壙出虛成奏其一具北斗形余嘗聞史公好養生說玉石吾寶視於內者何如也至治三年二月

袁桷記

曰生堂記

天台道士項君子虛通岐黃書其治病不擇富貧輒徒步以往或牽候服有委蓋所居鄉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說傷寒首經終末有不通者而能爲醫者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且求記於余噫今之醫未嘗不以生爲心也技薄而學淺貿貿然以游人之門恣意剖決遂使夫人之壽夭不得以盡其正命十蓋有五六者焉薄人之危剛燥疏補重其疾以利用貴則凡所謂生者不存於其心矣天地之於品物寒暑代謝日用而不能以知爲之君師以正其綱常爲之醫以療其疾病是醫之當其贊育者厥功茂著仁爲人心操存數止於醫殆其全矣余嘗聞道家者言陶弘景增本草飛走蟲魚類例有殺生心此蓋誘俗鄙俚之論犧牲養人千萬世不能以易藝不如古人挾一囊以自行巢氏之說畢具於所挾矯誣滋其矧有若予前所言者其爲醫之禍最速矣予虛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苟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全真之說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活人愈多仰俯不忤斯其爲德也大矣庸俟以紀至治三年

月袁桷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貴溪環山爲縣大溪貫其中支流爲楊林秋夏水至奔潰莫能禦歲病涉焉常淳熙年有僧允懷任其事懷陸出也象山文安公勉之曰徒枉輿梁觀政之本是則昔時咸平轉輸供調之勞守令有所不暇及矣考於成周除成梁道於先王之財賄不用役民之法其無迺因其隙而用之故不煩於官者良有以也二千年來著律令者長吏率遵守文具飾傳舍除驛道爲急使者所弗至不復計省民所必趨而顧受其害於是乎有倡義者焉懼其害於財也則復有利益之說焉噫民之所利上所當與顧其力有不能事與勢實有違者夫豈惟今也哉龍虎山爲老子祖宮其民食其業以游於襄陝廣蜀歲幾萬人而江淮復不與道絲楊林咸惴惴焉求於上則有未及謀於私則曰亦盡思以爲永久於是山之道士曰傅某章某首出資以倡之主茲山者董某曰事宜是鄉之耆者某亦曰吾等詎坐視遂伐木聚石俾爲飛梁危端駛流帖附於履轍之下訖成於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明年董君襲常來京師命余以記余讀老子之書曰修之鄉

德迺長又曰儉故能廣刻志繕行則其自貶損者夫豈厚生以自養民困於徭役牧之者不能以告于上因令所著而強之將轉散而他往清淨之學不有衛翊其何以爲教三君子之志深且遠永詔後之來楊林之橋其何有廢焉

小領水亭記

薛君玄卿自京師歸上清二年矣習靜修德日治其文詞刊落雕飾以求進于道暇日游小領領分爲兩側足以上過者岌然龍虎山爲治所其教行南北故凡驛騎之旁午商賈之輻湊皆本於龍虎而道必繇於小領玄卿坐其旁見行者之至是皆假以憩息良憫其勞貴賤固一等也遂築館于領之西曰崇賢作亭于領之東曰振衣命道人日具茗水承接以休其心昔之善喻者曰夸父逐日而不返今世汲汲然道途者皆夸父也故其捫歷河漢而不惜困阨癯瘠而不懼方其去鄉里辭妻子漠然無憫憫之色其羈窮逆旅饘粥藥餌之不給而猶曰我有命焉奚以憂至於久勞而思逸若登茲嶺然者未嘗不心一而念同當是時使幡然有得吾知其絕跡於是途必矣玄卿曰領之東古象山陸文安公講道之地其西爲臺山突兀秀峙南爲雲林塵湖聖井琵琶諸峯歷歷可數北則潛山之井邑稠密高下難大桑柘望之如神仙居吾知夫仕焉而已登茲嶺也必曰吾不復爲人間事矣其善蓄而給足者則曰吾行其少息矣王公貴臣捧香而來于山亦知老子不辱莫先于善退往來鮮少將見夫青牛白鹿之士倚古松而聽流水登斯亭也願爲之執鞭以俟焉斯可矣遂撥其語而爲之文泰定元年正月壬寅清容居士袁桷記

友恭堂記

余幼居鄉合郡里巷考門閥之高者十居其六七焉先公撫余首而言曰自主組之日盛而兄弟之虧有不可勝言者今可稱道惟史忠獻王與汝曾外祖忠宣公白首若一次則曰余忠惠其季尙書貧無副衣出入互易貴且死也約同葬尙書之子寺丞不替是道以京秩讓其弟所後子二百年來登顯仕亡慮數十姓中外宦簿俱徧歷獨號能安兄弟道爲難蓋其貴戚之極勢軋於相等稍避嫌以退則若無所容其身以爲吾才不能以見用者兄弟使然也不再傳而

其祖父之所蓄棟積聚各私利其美好黨署賓客強凌很勝歲時敘昭穆占對簡略觴豆不設強成禮即退言至是良可哀也又曰吾之事賓州汝雖嫡長讓其爵於兄子凡世所慕好吾一不以問怡色拱立若幼子弟積誠以感遂悔焉而益以親汝以孤子承吾宗何憂焉若有子孫衆多能率我以行則知吾門殆未艾也受其言于今四十年余官集賢日近醫藥命次子瑾來侍久之復還翰林屢謁告以請不得命長子瑾撤舊室之蠹腐構新堂以俟歸書屢至將以盡侍養之道余曰父子異宮兄弟同處古之制也幸有尙書公之堂在可以逸老則斯堂若兄弟居之誠宜遂名曰友恭實取夫先公之遺訓焉夫爲公侯之後得爲幸矣恣其私心以泯夫天倫氓隸之所不忍因詩書而成衣冠不幸不勝衣冠而卒泯其詩書則昔之高門今不能一二者其病首在是越公之書在山中而余再世之積實倍焉二子能讀而守之又將見吾諸孫之有成而翁授首之泰定元年 月 日清容居士記

種德堂記

蔡侯茂先以其先郡侯之狀求銘撫其行事古君子也少間謁余爲種德堂記其名實侯崇祖之本意昭揭于戶冊者集賢大學士郭公安道之所篆而歌詠其事以光顯悉余同院之故人也若是則余何敢辭郡侯之樹德蓋不止於銘銘之所紀而因事以詠則宜有取於行實昔人有言陰德猶耳鳴想其平居篤厚廣施於鄉惻然以求其急難御於家也敏其力者費之不足者周之懼飭躬之未能蚤夜以思則曰所求合乎古未能也斯正乎有道之士則曰吾所爲能盡善邪燭計利害得無嫌邪施於族者洽於肌髓與訓於家者蹈履足以日化與朝培而夕脩望歲焉不求報豐養之以年祝之於子期之於孫磅礴浸漬斯其爲種德之本也茂先今爲良二千石其季爲太宰鸞鳴時羽儀清朝盡忠補過以光其祖父吾知其曾雲少者謹于里門長者服于王庭恂恂孝慎日補其未備考其興隆與德良未艾也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又曰汝克昭乃顯祖願相與勉桷也亦從是得以有益焉泰定元年冬十月甲子四明袁桷記

春暉堂記

翰林院都事韓君友謙居京師有年矣往歲築堂以奉其母夫人未幾下世今復名其堂曰春暉示不忘初也命余記其事焉孟子生於戰國距舜之時幾二千餘載矣而其言終身之慕者則必曰惟舜一人焉耳矣昔之聖人懼其不能皆然也爲之令以教之爲之表以勸之而作史者復取其卓異者以彰明之教益詳而行益微吁可歎也矣孝根於心人之所同繇古而論宜不若是渾然而缺焉所從來久立其名者良有以也杯圈手澤存而不察非孝之實吾知夫韓君之升斯堂也雞鳴則思其進盥之儀饋食以列則思其嗜好之若初將惕然而奉之日入而息陳其枕簟聞乎其有聞也故其居於家也望之而在前思之而若著其處於鄉也身無虧焉言無擇焉鄉之老者曰韓氏之澤有在矣其先人之教未忘也立於班朝無有父母就兢若臨于其側而人始曰若是者其殆幾於永慕矣吾聞友謙佐治大尹執禮自持不爲苛刻矯亢人安其業而化俗敦教飢渴之於飲食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昔孟氏之子於其羈愁困窮之際始矢於言情之感也友謙仕不離鄉遭世隆平卒取其言感之正也楨也官于朝七稔矣升春暉之堂得無愧乎

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忘本也會楨自京師還迺命誌之楨嘗紬書于太史按賀蘭山在靈武保靜縣西草木青白望之如駁焉然者土音語駁爲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以爲姓在唐大寶時靈武號要衝後卒能以一旅之衆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地天下易代凡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三百餘年其民沈鷺尙勇士壤沃曠駝馬給足無凶歎國狹而慮密各以金革相保衛患難垂乏絕不少變精急專一迄能奉其君長蓋傳愈久則俗愈定太祖皇帝經略西土爲武功首靈夏舊地始臣服委質然猶強節好義策殊勳受上賞者史不絕書李公之仕於江南也常兢兢然惠綏不忍侮其鯁寡而其於浙東也事若有素今所領七郡四爲其守矣風俗懋惡皆示諸掌而惓惓思於賀蘭者亦將有以振夫萎薺之習使吳越之士如吾賀蘭者斯可矣古者氏族之別必錫于其土雖遠處他邑其不素殺者因是以

有考賀蘭之山承平日滋昔時之草木意其豐茸嘉美當感于公去鄉里之日而斯堂之封植五采交錯密然成文者心猶以爲賀蘭也食必祭先耕則祭畷斯須不敢遺其初種德崇報有開必先以似以續殆將見之公其以余言爲徵也

沈香石記

唐虞之時曷有玩其耳目哉余讀貢書至青州則有怪石者焉今文登諸島洲往往掇拾珍怪置几席間物易得而可喜則雖聖人是誠有所不廢矣浙東括蒼山松化爲石其文理真如松或曰踰千年迺爾人爲至靈其化之不可測也爲聖焉爲神焉受成而不變者木與石至積之歲月則貫射於日星磅礴於霜露光怪駭愕充然黝然爲珀爲玉有不可悉名者矣嘉穀爲莠穠夫憂之爲鳩橘之爲枳其遷之若是則亦有美惡存於其中焉京城田舜舉爲太醫院屬治其燕居明絜觀幽得一石望之如水沈穆結宛轉巖巖刻削薦以文石過者咸以爲海南土產也似是而非其爲怪石也奚以疑故變至於道君子之所勉子盡慎諸

樂善堂記

雲間繇魏晉以降多文人磅礴秀絜故其言辭幽麗瑰雅喻物形狀無留滯常驚動海宇是其人誠精於言者也或曰其地介海挾江波濤魚龍善噴薄變化人居其中者成似之宋世文儒益光顯冠帶相望數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往充上國力事生產廣田侈居擬於王侯而仕者亦爭願食於其土夫事久則變變則迭爲乘除因其見聞上之人寧有不遏其萌芽定其準式者與惟烏溪趙質夫之居於鄉也惴惴以無營恂恂里閭足不踐公府汰其侈華日安於平素其鄉人之不善者避之嘗曰積豪以希富富不能永也積書以教子吾其盡心焉勸之仕不能動苟利於人者誠求之泉石以爲腴德充以完嗒然忘世其樂道肥遯焉者數未幾其子庭芝登進士第人始有言曰是殆將復其初矣昔故多文物不幸爲大家以財雄是其地氣厚積之使然也趙君不屑意焉於是以前儒名抑進之則必以文顯文與行相須以成余嘗上庭芝之

文於殿廷繇是以求之探源析流苟不止則其學益粹聲聞之遠無疑矣庭芝
諱門曰嚴君以樂善名堂願有記退而詢諸其往來遂以行事爲之記質夫名
宗文大父以積善聞于鄉樂善之義祖是

亦樂齋記

永嘉陳子敬客京師居城南東隅車輪馬蹄之聲奔激若雷雹大雨泥淖入數
尺賈區豕圈參錯啾唧土俗雜南北不可辨入子敬門槐陰植幢蓋寒苔斑菊
側布疎密清泉滿洗白雲在戶坐者不欲去去者復再至君蒼髯抵掌一榻爲
席顧余而言曰此亦樂齋也高王父宣撫公受薦史太師太師若高外大父舊
家遺德泯然懼變更漆園吏之意爲我終始而言之夸者以愧感者以喟不幾
於道乎摘幼聞長老言君里宅雄甲勝據重樓疏軒旁薄倒景飛鳥怖而海雲
伏也君方少年挾策以自劬漠然其中若不能一朝處稍壯入太學喜名而益
奇蒹葭芙蓉之蕭爽招提屠廡之空絕境寂意冷疾筆落紙自得於香靄千頃
之外望者知非綺紈世子弟而視窶人子復不相似何其盛也今一廢不得復
廢復坐刻畫居京師十年無知己力慷慨引助視重垢積戾頑然持牒爭洗濯
不三宿告去君意氣當復摧抑闐茸而怡然以理勝豈榮觀之旨託焉以自逃
者與屢空晏如榮辱不足以累豆羹見色情怵于內也使向時沈溺自恣卒遇
不遂意宜朝夕弗給又安得爲十年計天乎其成之者至矣噫使果止是耶則
亦無以自樂夫強之而不復必巽德以處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自明寧勿歸也
少貶以求樂於是乎有在陳子勉乎哉慎交而寡言正車于塗其終能有以直
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九

原
书
空
白
页

記

元袁桄撰

邵庵記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爲庵廬焉溫清之隙則怡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具粹且深中而虛之若壁而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溫燥也視以舒其清焉其淒厲也隤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動夜根其靜不巧飾于外據萬物之會將以極其榮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燈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原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搏制控伏圍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以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汗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庵何如桄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者君之先也峻簡而絮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詎詎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卑簡而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迺觴以祝之介其休明日烟烟煴煴維道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爲永居乎袁桄記

古劍記

吳成季得劍一于故吳之區窮首以度合周尺二十有一寸下縮而圓人盡其握璣倍於臘東西半焉鐔長五寸有奇口懸三空古飾以瑋具者金氣消竭玉質湛湛然望其鋒肅而不刺劖乎以溫如鑑之示明揣其章若冰之在防養其寒光泊焉不知所凝日出而觀則陸離以陳爲丹爲碧起滅於膚理風雨以休之隱隱歷歷欲泄而強抑客曰此何祥也成季曰粵古至人絕世遁逃有不得已則託劍以象五金之精竊陰據陽繇繇神以成非劍之能也維吾道祖以劍印授受爲漢世遺物傳信可根據劍歸宣和今得于吳吳爲故都庸詎知非昔之所寶且夫化而沈於淵物之靈也返之於山物之完也或曰以神不以形又曰以德不以物形與物其果有變乎袁桄記

昭真山水記

廣信昭真山晉王仙居山祖閩武夷宗爲天冠巖翼行數十里左右扈挾悉至觀迺伏北俯貴溪又正北當縣居中匯泉曰寒月泉與藥池丹井通連井南鱗瓦削列成廡有泉縣溜廡下拾級以升曰金沙益南至千昇仙臺臺石天設空明無依傳言王仙化是又南石室坐可二十席下視屋邑蟻旋縷凡登山者不盡適不返故冠以迢遙焉上巘爲靈湫迢遙西多故賢居三山品列徐紹宗隱益下北麓陸文安公書堂奠焉循西有吳緬石潛谷巖小隱巖皆以處士著吳緬石形成五嶽復曰五面迤東爲峯二曰老人石人東屈而下得名六學堂以虛名仙足月巖以形名鬼谷以真隱名鬼谷東石壁中穴環好風出湧泉曰風洞輔東益高有石箕瓢器物成琢潭深不測以磔潭名又東極下水鉤盤巖壁削立旌陽許令刺蛟于是唐名曰馨香觀道士祝丹陽繪圖俾志且言其山清刻深古多異石名木歲不識伏日泉品與惠山同自唐李商隱劉大用王荆公毛澤民而下著詠可傳信夫山南爲陽主陽賓陰鍾其所極鬱之而不化可慕可愕不一以足然神獨畜之使沖漠者專其靜居絮絮然好游之士少紆其耳目而卒不界何也世言名山多方外居益以昭真爲信丙午二月袁桄記

東山精舍記

自民迫於生而儒日益病清宗華門淪圯乘接闐然絕環珮聲東裝韞衣方偃伏卻立而甚者買賈途路間益困苦不復振或以謂升降迭偶之理使然耳噫首是說者其未知所養與予客京師豫章周儀之之甥冷有泰復先尋其游問其年則宜若與昔不相接近而甚頌且文予始異之儀之曰不然冷爲分寧故族官簿相接所居曰東山山橫重屏方列若刻其尊正叔治屋一區負山爲居治堂翼然疏沼縈然幽林絮石奇梧秀竹之森爽以繚以屬前拱而導則黃龍幕阜蜿蜒效焉平阜沃眇鱗集備焉朝光夕霏戶牖進而几席納也正叔閉門幾三十年服居士衣設丈席講論終日危坐清思無纖芥糠粃時爲詩詞凌厲頓伏索索裂金石舉觴雅歌畫雅以敘酬酢揖讓猶昔時衣冠家氣度而卒相避會恍然知爲非人間世也嘗聞正叔舉童子時意功業可拾取今迺摧落刊

實益自斂避彬彬文質久而蓋彌章焉夫不急於外者宜有裕於後大江以西士風炳如於是乎則故予首書其慨然者以厲吾黨知正叔爲可徵四明袁楠記

采芝亭記

太行首於三危伏於河折北而尊爲恆山支繼複岡畢赴於燕秩秩然復瀾屬以東數十百里入於海上土人以其西來號曰西山或曰駿極于是山急而堅凝地多空塞不可以兆域又曰是爲都城之衝自北而南太和薰然捨是奚所適於是工部尚書荆公景文惕然維思實震且陰迺相其大壘先君子之藏附陘而善崩始遷而謀焉大德甲辰得卜於某山卜者曰是山之形巽容而味鳴日中而升戴坎以寧以華以承及既葬明年守冢以芝告公弗信展于墓下登坡而望則數者黃者煜然于山效獻以萬歸以示其客袁楠嘆是果爲芝邪今舉世之言瑞者必首於芝芝不常有於世故竊夸聞珍得一二焉輒指以自瑞使誠瑞邪寸畛尺壘其融液變化不若是之固而甚者竭四海之類夫芝者聚焉以觀不亦陋乎夫土和則芝生始公之心懼親之不寧故擇其溫密以永其幽菌蠹而擢靈土之和也蓋數爲萬非昔之固也不侈以求異德之負也維山之陽彌鞏彌剛子孫之祥也孝感而文著於瑞乎何有

梅亭記

廣信據江浙閩越之衝萬山交牙四顧羅劍戟其氣蜿蜒磅礴爲丹碧玉石長溪貫其中凝膏溢藍愈積愈完山水之秀甲諸郡故其俗多刻厲自奮矜謹節義言文學道德者爲儒宗治政事者爲吏師建炎初中原縉紳家多居是州其舊聞遺語尊守傳信歷歷可數皆數百年文獻源委非如野人簞子掇拾目近爲利祿地方是時人物之勝足以甲山水而浮屠老氏之跡實不與焉弋陽爲縣山益深水益清車輪馬足之聲不入于其境寒泉蒼巖百里一色山之陽有陳隱君居焉隱君守儒以自信閉門授書朝夕盟饋合其孫曾嬪婦男女將百餘人年九十四以終有子曰德父教授帶湖十年法當得致仕官以鄉博士歸于家迺築室旁近之華山爲雲居雲居之西爲梅亭曰香月於是其子敏學志仲

官京師俾予記之且言曰自吾大父恂恂之於是居也詩書以持稼穡以時門無忿色而少長以敘吾不知其化之及於里也自吾父觀之今七十餘矣誦聲滿戶而構學在牖氣完而色康其行舒舒其語徐徐視吾祖之孫曾亦相邇也噫榮何以過是袁楠曰天地之理嗇者豐之始周流于六虛其暗也實明其顯也實闇昔之澹然而無營者德之基也養之于其身而施之于其後充以引之吾知其孝謹於家者日益廣爵祿於朝者日益侈視斯亭之手植豐融婆娑連理而並實陰陽之生物其不出於是明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因以勉夫志仲焉

西泉記

高君舜臣通敏才智之士也治其齋心之居表其顏曰西泉爲予言曰太行之山合于恆山隱伏聯亘北東以入于海蕭愼朝鮮屹然表于其地者皆支絡也泉生於西歸於東陰陽之常性也周人有言曰蕭愼燕毫吾北土也昔之疆理吾於是乎考則凡北紀之山水繇西徂東所繇來審矣爲我記之舜臣於金爲大姓官簿歷歷可紀居京師數世邇其泉源知其晝夜之不止必達于其里禮不忘其本其高君之謂與予官京師踰十餘年望所謂西山者蒼拔翠峭實太行之苗裔水流無窮演迤洋溢導之爲漕渠止之爲陂塘資國用以爲民食者泉之利也其次達官貴人因之以丘壘濬其冽清挹其回環蔭藉蒼廡將利其子孫以求全乎茲山之下不知其幾至於淡泊空曠之士則又挾尋幽深淙淙匯甘使夫絕塵稅駕者止焉以嗟噫焉以留無窮已噫西泉之效誠博矣哉在易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其險釋矣謹其所之君子之用也高君致用以推本厥旨明矣究反復之道益驗於身將見其百折而不撓獨行而不懼非茲泉也與念其祖德繫命名之意與其兄堯臣閉門窮經沈思篤行予得與之交將並游夫西山感夫昔之廢與不在於險則泉之東其寧有已邪

轅庵記

慈溪黃彥實少喜豪士漫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秘婉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隅方晏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

險幽浩然爲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沂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關
要荒榛廢疊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
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懸庵以自傲求記於予亟請焉昔
之養生者志專而若愚遺世絕俗懼其名之至也介然以逃泊然以邀聖人憂
之慮其器之不弘不足以任斯道也然舉世之士樂同而惡異曲者常安直者
易危則寧直焉者斯近矣彥實智通於事物行幾於古人視今世之懸者吾能
言之草野游京師決臆裂皆不顧生死詣廟堂求奇中書未出袖而利祿萌於
中非懸也鄉里稱任俠大言斷是否陰持短長以利己非懸也伴不潔清詆罵
排觸而私有揣摩問之而若模即之而彌汗若是者又其似而靡者也彥實先
大夫文節先生爲史館官咸淳上殿論浮屠不宜入禁掖度宗大怒手詔出國
門未幾貳守桐江與宰相兄子爭事卒易他郡懸無以易此矣古之君子事至
而名隨人棄我取自謙之道也聞彥實居山中閉門讀書益不妄交求古聖賢
摧折困踣之本發而不可犯者養之至也予歸里聆其言斯知之矣延祐五年
夏四月越袁桷記

桂山堂記

江南地宜桂故凡廣居室者必植之以爲美觀焉釋木者曰桂白華叢生冬夏
常青人取以自近良有以也地記言八公從淮南王後入山爲仙作叢桂詞與
漢史所記異予獨愛其簡潔幽古爲文章宗師申言攀援非自息於林莽者讀
其辭可悲也矣上饒周君 居龍虎山因其地之隆植桂于上築堂面之而
名曰桂山徵記於予予曰今龍虎山爲道家統宗金碧晃耀出于縣官搜奇挾
幽異夫昔時之荒煙古木軫相結而袂相接也周君主畫諾以極其榮觀則今
之所命名者若不相似何也然予嘗聞古之至人其類恂恂其言諄諄執中以
權損益其未備黜紛華以從事于寂寞者非有所激也周君智周於身謙抑自
持思夫山林之靜養其沖泊先事以自警古之所謂備豫而能立者近之矣周
氏之先得道於希夷陳先生當熙寧時猶亡恙見其曾玄離世樂善樹德之訓
有自來矣且夫託物以喻志詩人之心也仰觀於山徐視吾手植者風雨冰雪

貫四時而不改擬諸形容得無似之乎異日將游山中詠八公之辭反招寫心
僕援筆未敢以老爲辭也

張尚書救荒後記

儒學提舉天台柯謙自牧爲序一通言今工部尚書張公之佐江浙也活飢民
襁食帥爲去思帥能歌詩者追美之是謂無負張公矣往歲槓以翰苑屬歸
里里人言元帥府始治婺女有總戎官鎮慶元言慶元聯轡國入海最近稍失
控御兵糧不可測乘驛入都白利害時太傅丞相坐省中咸言總戎非兼元帥
不足以重鎮太傅察其言有私便後雖移鎮而卒用常調官如舊制焉大德十
一年歲大饑浙東副帥 命屬吏疾傳詣行省告變曰慶元接海口僅數十
里羣盜據島嶼出沒將入城剽劫願速分行省軍往剿其窟穴緩則不可治行
省大驚將如議張公時爲郎中丞相謂公曰計安出公以調兵非所預丞相固
問則曰果有變帥府當印署白省副帥獨遣非完議也召屬吏問變奚自府有
鎮守官今上變爲何地屬吏頓首不能對遂移檄問盜今安在帥府得檄大驚
咸言無是事緣是卒不發兵而慶元迄無它噫方副帥造謀時當饑侵窮困之
急稍加以兵山海通竄寧能斂手以快鋒鏑一有抗拒誣以叛逆則凡故家大
姓蔓延於園囿之下將不可勝計人能知救荒之爲美績而不知吾里之人微
張公之言有不待賑恤而皆置於死地矣敢書以補郡乘俾知夫立帥府本末
蓋如是張公名 字士瞻衛郡人處事明遠知大體若是事寧勿爲記其可乎

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父奉萬年之祝于崇真大德甲辰二月承詔爲祠官于衡山復命
歸祠其受道之山曰龍虎龍虎於番爲接壤番於成季爲鄉井於是其嚴君偕
七十矣迺避館屏驕卻入里閭舉觴再拜以祝以壽宗黨姻友旁列敘坐勸酬
以禮進退維度聚而言曰嘻其感哉成季曰不然繫昔遠祖挈國以讓晚交兵
間既壽且康至于番君墜緒以與維用之膏報必以厚自吾少時聞爲是州一
不承意則交嗟爭誚而吾父子吟詠佔畢喃喃謙讓不能出諸口至論成敗衰
盛嘗掩卷三歎以自警厲而今也二老人康強起居佐理內外冠帶童叟咸立

左右其迨乎遠祖之意願築堂以奉而名曰晚香其何如衆曰唯唯未幾來京師屢屬予以記予以謂大夫士之養莫侈於羊豕而世之希年遠引者至以金石草木爲可久菊水之壽效極於胡廣昔之議廣猶若糞土則名與年較不相並今成季榮於其身顯於其親惓惓然企本支之盛吾見吳氏子孫孝謹遜千里門秀敏有列于朝而耆耄老人方遊遨嬉戲擊鮮養醢若古之所謂偕老而終隱者其不在茲也傳記言王公大人晚歲託言神仙多以遠禍成季游乎方外之畛憂世嫉邪嘗不自置異時承渥流問則司馬子微之對殆猶糠粃而名以晚香者非獨爲吳氏美是特有待於成季也四明袁桷記

玉冠記

大德乙巳歲二月甲申皇帝受釐于玉德迺命尙服出玉冠以賜玄教真人張公其製爲山形空其梁述溫栗精潤隆殺悉等莫有究其攸始袁桷見之曰此紹興宴居所服輅髮冠也舊聞長老言思陵爲清暑樓聚金石奇刻飛湍清樾森鬱蕭爽伏日退朝衣白縠羽衣冠小玉冠閣定書蹟其殆是與維古弁冕雜飾以玉至晉宋間君臣上下崇習玄理清逸修簡始爲玉冠今世所傳元帝像及晉賢圖軸與此無毫髮異則紹興所冠猶古帝王遺物按道家書言神君始建飛天玉冠其製與遠游爵弁微近疑有差等含玄秉陽舒精吐光繫冠維則欽承是天寵進道之篤其不在茲乎夫玉者陽中之陰也首者體形之上神精明之主也陽非陰不能以成合而凝之出入于斯易之門也方今張公以清淨理贊益熙洽縝密而不露孚尹而不泄遠而望之誠理勝矣庸述其始以示于後袁桷謹記

孝思亭記

三山吳明之築亭於陽岡大父之墓側名之曰孝思按昔之言禮者則曰魂歸于所居將致其一焉墓有祭有亭爲非古矣善乎延陵季子之言曰魂氣無不之也夫專于祠宇不意若是拘也物精神著其氣發揚者出于丘壟是則必首於墓將奚以疑古之聖人懼其瀆且數也嚴爲之防速貧速朽夫豈非夫子之語祭墓爲尸是墓有祭矣祭而不屋失祭之禮矣絲朱宰輔後其墓田不復拘

甲令層樓魏閣空青金碧巋然于坡陁之阜過者必式其防遏森峭誠以爲千百年無慮也乾坤合運頽垣廢址上牛羊而履荆棘欲求子孫不可得而明之方慎其繚圍構亭以綏其體魄是則過於感者必有衰吳君之志追遠以求旨微意深鬱勃之興將自茲始大舜五十而慕昔以爲難能也邇而推之探其微旨亦難能也禮抱孫不抱子附于王父幽明之通瞭然而莫遺明之審之而克行之桷也故國之公孫其思于祖父也罔敢替因繹其旨爲之記

福源精舍記

建炎初秉義李君以勇略捍衛鄉社側儻急義植德流衍諸孫以詩學接武科目恂恂退讓望知爲秉義家子弟衣冠浸微獨溧水府君之子登仕君寄隱塵市厖眉幅巾治生產益有理年逾七十迺卒于縣治登仕甫八歲祖母朱氏奉其喪以歸將葬于上元之祖塋朱母泣然曰孤兒奚依少不利必殯其先祀相于慈溪東嶺楊輿之山下告以吉結爲四塋昭穆以敘而以其殤女附于旁近登仕長有室曰茹氏朱母卽世既葬茹氏曰吾姑以囊中裝成是山夫君獲有成立新婦不淑紹先繼志弗展擴則奚以緝前人光亦斥舊資廣山龕建祠屋精舍以奉其舅姑茹氏沒于至元之十九年登仕君沒于至大之四年大德六年印傳與其妻胡氏同入山拜墓顧瞻周迴蕪圯曰廣胡氏曰再世尊章有成妾獨不能少效萬一聞佛氏有大報恩而用其法名爲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以浮屠所需者咸備具復買田若干命僧某首主俾其弟子相次以繼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入予愕而有言曰吾里卿相什百各以功德院爲請有以其田園與子孫共分析求利益穹樓疊塔坡阜松柏蔽翳綿數十里時運更易各降在皂隸孤童負囊偃偃不能以入每恨其祖父作是爲無益也予嘗過其祠宇薪草雜糲破爐凝煤而主茲所者儼然有曰彼昔承寵恩故幸若是其子孫何能預至于士夫之家庵廬相接幸其不爲有司之所隸羣聚毀撤甚者發其丘壟噫可勝道哉予謂三孝婦之志人莫能並心純而孝專發於自然非過信以溺于異端思其創始思其悠久是則秉義之澤良未艾也爲浮屠者聞予之說

寧不有泚其頽印傳復爲穴三一以葬生母張氏其二則夫婦因以預備云

治平寺記

治平寺主者以建寺本末謁予爲記其狀曰寺在城南門外渡江曰銅盤浦鄉曰鄭塘平曠鬱密松竹環植望之悚然其間者即治平也寺建於後唐清泰僧曰道隆以法華勸民習誦持善果報是地三十畝有奇始居之復得別業爲畝六十其初曰東李浦院錢忠懿王俶給符牒俾承遠又改爲保豐院宋英宗更元治平祀明堂始易今名法智大師以教乘闡東南習學皆其徒故號爲天台宗元豐間有性法師講法華別立機要從者雲集而田租漸廣居民染疴下疾師呪水飲之飲者日益衆師呪於池悉愈寺舊有東西池今呪水池猶甘冽可鑑師號山堂卒葬於是寺嘉熙三年寺燬于時上師實主是寺遂新三門法堂廊廡等若干迺謝去淳祐六年堯師始成殿宇居室所宜有者悉備咸淳八年子直良法師至曰吾不可不私淑後學戶屢日接簡約暢隱法華之說大備而治平名益著率由是隕于南湖者凡數人南湖四明之祖庭也復曰一菴守是山今十有五年繫前脩是承昔之營構皆腐折傾漏不可支今幸完復繼備惟創建昔人缺軼靡有紀願登其事于石楠以爲今之爲牧守者苟度歲月堤防津梁田野之不治尙何能望究其本始爲世胄者日隲其先祖父名諱近在數十年間有不能答末有如浮圖氏沂源推根若是之詳者道散於九流百家各自奮植吾儒之教末俗以空言爲高卒不能勝甚者去其舊籍郡縣養士之田皆漫漶不可考如菴師所爲豈不有愧庸因其狀以紀亦以勵吾徒之爲師長者云

海會庵記

出城西門皆良田白水高下綠樹雞犬相聞蒼然農家善於其業者也予繇京師回艤舟驛亭望之則朱甍碧瓦傑然爲人天居佛之道以枯槁堅忍爲能事卉衣糲食樹下塚間不求其豐足故從者樂然如歸二千餘年爲之說者以莊嚴爲善果愚者益信狂者益怖而梵宮寶刹合郡縣山水之勝悉爲所據日增月益有不可勝言者四明海之東絕處爲補陀巖最大士顯焉鄞之東爲育王山

釋迦舍利塔焉遵南爲岳林爲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陀育王自天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之民終歲膜拜至於西門始求其渡海之路然而觸風濤煙霧率莫悉處所又舟人伺其危殆時有不利目接其事而來者益不止豈非其教足以傾動而爲善者有以復其良心也有僧曰妙壽以其建庵之始未告曰茲庵之冊專以奉補陀育王岳林天台之游者也初卜地於城西郡民任氏首不過地千步屋三楹有同志僧妙然日習宗尚善勸募傾捨聯集又有僧元安清持以行業振勵信者俱至善士翁文堅翼輔之首建佛宮且割田以濟未幾宣慰楊侯梓益買田以贊相由是拓地爲畝十五屋百楹殿堂門廡迎賓習靜各有其地泛海有舟放生有池獨不設方丈懼後人之佚樂以自恣也不請寺額曰海會庵懼其奪攘以爲茲所之凌替也其狀若是願請記以求永久予曰博施濟衆昔之聖人猶以爲憐浮屠氏日丐假於外而皆足以慰其志意蓋其說汪洋浩博參之以報應而爲惡者懼吾儒之說百姓日用而不知卒之以道政齊刑者不得已之具也逃空虛絕人事釋氏本旨而其生產作業皆取於吾教若今有司與縉則民不勝怨咨海會之成相胥以勸何其易也妙壽深湛善思事爲之防曲爲之制其惓惓于後者厥慮若是雖欲勿永久其得勿永久乎

重建延福院記

予繇集賢還里居有僧永華躡屨重趼踰數千里南康來介天平恩大師求記延福院興造者其狀曰院在南康建昌州西山曰龍城唐馬大師嘗憩寂焉殿有記宋雍熙間廣陵沙門處暹所謀歲久蕪圯宋末郡始署開陽院僧紹志主之墾殖磨刮集材庀工鍾閣齋室凡僧之所居處者咸屹然以成至大德庚子主茲山三十餘年矣命其徒曰吾宜藏密以興造事付汝等咸頓首曰曷敢不承繼曰繼福迺襲院事首建三門及外門曰繼祖繼壽永翌廣賓至之所視昔居處之宜益廓且完繼祐迺曰吾新殿視瞻廣博謂色身小大擬於形容良非吾道然徧滿充塞當有是事揆諸空幻則俱非實相宜改而正諸遂易舊象得舍利五色於佛胸背間宋咸平僧道志所建或曰是若有脗合然者歟於是梵

頃贊頌而若子若孫皆勇猛赴事謁於事佛之徒增飾金紺象設尊重瓶鉢精絜烜然如人天居復增其田若干紹志終于大德七年壽七十五葬寺東之陽今守其遺言祖子孫相繼如初孫七人曰永岫永岷永岵永峴永華宗松宗槐宗權讀狀畢迺問華曰志師能植立若是宜有本始華拱手曰昔圓悟大師得法弟子曰真牧大師賢度其徒幾千人志其派緒也予嘗聞釋氏服勤壞形實本持攝至於廣居榮觀將以惛伏庸駭除其侈心非專以是爲能事生而不居死而不餘故其道益固傳有言曰又何加焉曰教之能仁之教書遍中國爲禪學者不立文字而其徒復守師說文字益繁今而曰教之於二者將焉取乎哉他年曳杖游匡廬西游龍城問聰明道理其必有以告我則予之記興建亦得以永久也

資教寺修三門記

吾里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天台大行于浙東西謂城南延慶爲祖庭故四明旁邑近郊雖丈室尋地多博辯秀出之徒過於他郡西山資教其一也西山在郡西四十里周顯德元年號廣德院宋治平改曰資教負山面湖有菱荷鳬鷗舟楫亭橋之勝凡郡人之游于湖者必至是寺湖漚爲田游者不復至而寺漸頽圯紹定中月公首授徒是山後謝事上竺願復領之世言上竺第一院西山號最卑繇月公再居而寺益重故講說者爭趨之延祐年道師達原以郡選主之其徒亦曰彼學專靜選不可易也予舟過先墓必望所謂資教者焉空巖傾敝樹木翦落將不堪其居比還里則昔之頽然以與重簷疊飛表表出林杪道師曰吾首新三門餘以次繕治不田以食廢其教將有愧集徒講肄則庶幾希前人光三門紀修願以燭焉考諸禮經制有五門雉門居中故曰三門秦漢損益不遵於周運門爲三唯王宮得用官署降殺非雉門之制久矣釋老宮室擬於乘輿雖儀制有令不得禁天台以明靜爲宗弊衣惡食脫氛垢厭榮觀汲汲以土木爲急崇信與敬將於是乎取夫像設之教首于西方其能傾動禍福必召募焉以集事師謝不肯持久廢得人焉以興則吾徒之爲校官者竊食自嬉安得無愧焉

吉祥寺重建記

主吉祥寺崇柏師以其興造本末爲狀一通俾予爲記其狀曰初寺在翁洲南香柏巖唐有僧慧超相攸築居峻嶒屬行居民傾信寺遂以成漢乾祐中賜額曰崇福至宋咸平有真大師善持呪能愈閭巷疾病號真大悲崇奉益廣邑中尉曰丁漸以柏巖峻絕困登陟易於廣平環以九峯縑以清溪審勢辨方各當其職宋治平始賜今額曰吉祥紹興中給事中黃龜年以讜論忤時宰避禍絕人事僑居絕島獨與方外交每至寺中時有宏智覺禪師主天童宣密扶妙師表襲林其大弟子輝主是山傾動島嶼黃公敬之施所藏辟支佛牙爲閣以度而寺益增重遂爲海上寺居甲乙人稱之爲小天童繇輝師始也皇慶二年火一師始作法堂會遷宅所不果終至是柏居之首建大殿三門次以藏室僧堂凡僧居之所宜營繕者畢具奏定三年告成俗姓虞氏其父西發嘗爲海運官有兄曰庭桂曰庭芝慨然曰吾不可不相吾弟三世佛像吾與弟共成之今夫浮屠氏宮室率爲禍福說以誘民陰奪其財民日以耗有國者憂之若師所成就不巧假於外竭其贏餘以復舊觀怡愉相資將瘁躬以究築凌陰廣腴田以爲後人補緝費志專念遠是果能與其教者也余誌釋氏建置每有感於學校若是則又重有所感也師居淨慈嗣法於慧禪師屏外持攝慧之學益有光矣勉之哉

妙果寺記

廬山東林寺以遠法師爲祖庭其教行乎海寓閩年滋多庵幻雜糅壞宮夷址將絕其遺教寺僧普度慨然與復率弟子十人芒屨草服詣京師上書演爲萬言又集歷代經社緣起作蓮宗寶鑑十卷仁宗在東宮閱其書盡初帙問曰得無欲布施乎合指謝不敢又問曰得無欲補僧職乎復謝無是想惟蓮教墜絕願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在御近臣以其事奏即以詔旨慰撫如律令至大四年始播告中外而度俾職其教爲優曇主師丹陽人在縣爲竹林山妙果寺率徒喻俗將大廣其居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予嘗謂象無形儀域無遠邇遠公之言曰思專想寂三昧之本彼所謂邦國之殊異相好之莊嚴蓋將絕其邪惑

一淡泊而無所逢大雄氏設喻警蒙攝持示境由心發境滅返真清淨安樂
包括宇宙是知道者又安有四履之分別哉度師博習教乘示於衆者類焉以
導其師曰禪師久居東林後主天童嘗率善士修遠公法來於江西者踵不絕
度師與其教是果能有傳也記寺興造撫其綱要以明初志云

石夫人廟記

州東北隅有山昂然以尊秀特瑰異望之若貞女獨立凜乎莫能犯水旱祈祭
輒應土人因其形似而名之曰夫人山唐咸通八年主簿李成矩記其廟貞固
之封見於祠部嘉定十七年加昭德順應咸淳六年加福祐皇元合一郡縣大
脩祀典茲山必預焉泰定三年州判官張思訥承命致祭肅瞻廟庭棟壓瓊圯
心駭目瞻折旋冥思喟然有言其何以稱上命遂謀於州尹曰蘇君 同知焦
君鼎州判官塔海復語其僚俎穀許裡劃資以佐工役而凡隸於祠下者胥勸
相事是歲廟成乞記於檇原夫宓妃靜波神女行雲此騷人墨客之寄興也二
孤望夫至今游覽者羞言之若夫天姥雲母穹窿磊落淫言鄙語不能以入是
則茲山之靈功在水旱餘奚以議傳曰山澤通氣記禮者曰地秉陰數于山川
炳靈赫奕民社是依崧高之詩實有考焉遂作迎享送神詞曰

磅礴兮上征淪兮積兮縞繒穆木叢兮翠旌恍綏顧兮揚靈抱貞固兮合窈冥
奇功教兮集鍾隱兮校校駿兮丞丞帝祀兮永承 其一 來兮弗趾去兮莫視
有穰兮億穰被不祥兮盪瀟密石兮牲繫俛精思兮帝制百神擁兮森衛茲芬
歆兮歲歲其二

信州自鳴山加封記

至元十四年玄教大宗師張留孫扈從世祖皇帝于兩京言信州自鳴山神有
靈狀敢詣闕下敕禮官崇顯之是歲皇帝命侍臣李衆劉子中降香實銀篋旂
以金錦顯其神三十一年成宗皇帝有詔遣使致祭嶽瀆在昔登載者如式崇
奉大德三年二十八代天師張 平錢塘潮言神以雲雨昭著自鳴山事見
郡乘宋元符始有廟號絲宣和迄咸淳制書凡十五下乞如今皇帝詔令於是
符于州考證無異辭至大三年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真人吳全節乃言曰吾徒

食茲山有年矣闔閭摩盪繫陰陽是資變以行神神繇以與今天子禋奉祠祭
吾教益昌自鳴於龍虎封畛相入捨是其何言遂復請于朝得加封爲明仁廣
孝明化真君特待罪翰林十有五年矣嗣師曰龍虎紀述吾不以累子茲山胎
靈紹定之際先正肅公嘗紀之矣子誠不得辭特待罪聞之地乘陰山川數焉通
而後能鳴石之徵也聲生於空因山以著昧其初而以爲神者其諸異乎石之
鳴也風霆流形神始出焉神非妄也茲道之妙老氏深知之矣予何敢語延祐
三年四月會稽袁桷記

隱仙記

宋開慶初伯父賓州我先考郡公將除大父尚書公喪相與議曰崇親報本唯
躬行是先慕蒿悽愴鬱然而莫能見者將導達之則屈伸之義足以考聞諸老
氏有黃錄齋善攝度彼果能濟則吾父將超然于物表非崇泥以求福也齋既
成以尚書公所遺祠部牒度道士三人王君德華在是選二人皆亡化不復紀
獨王君服道士服幾七十年往來袁氏門且五世貴族後感嘗親見之至枯泊
頹齋則過門風雨不少阻且曰吾寧負袁門哉其於宜所學者曰章奏符籙雨
暘疾疫親究而遠扣方外士來質衣以請百誑不倦以其勤且無悔故有所成
就今年八十有八而請者益勤迺語予曰今卜藏于城西隅名之曰隱仙仙也
者返真之義也魂升魄歸死生之大義也而釋仙者謂爲不死古果有是若吾
徒者寧能企是哉桷今年六十有一矣考其入道先於吾生死者若蜉蝣生者
若稊稗推一門之盛衰足以驗一郡之興廢而桷也以譴薄之技獲官清朝今
仕焉而止願與王君考游歷之舊指其歸藏則曰委順觀化寧有恆於心懼後
人不能以紹志俾預書平昔之出 且以勵于後今主焚修于玄妙聰明不衰
壽益未艾家世定海縣自號曰蓬山志不忘初也泰定三年四月甲午見一居
士袁桷記

通玄觀賈道士記

通玄觀道士賈志福年八十三化于其居有徒曰王道深者言曰吾師以不言
爲宗其學澄寂寡約不爲翕翕詭幻褚衣草屨寒暑自得有問其道者不以對

機藏齋啓指喻微密若口授而耳屬也始爲汝南民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真人王曰知者不言子游四方能果不言以自全乎後游南陽遇軍帥脅以語不對復辱以箠復師正色畫地作無語二字軍帥竦愧謝以白金將築室奉之會得間走京北復遇其師曰汝志已完忍辱易忍龍難其居京師以觀子之有成於是迄歸於京師會有數薦于先朝者復卽遁去然居通玄而號清靜散人實洞明祁公之所強也又曰師少時嘗得奇疾夢一老人授以七桃食之寤而愈其徵家爲道士者凡七人有弟曰德常亦守其學今居大名之嶽祠輶靜完絜與吾師無異願有述以廣其道迺爲之詞曰

繫摩兜韃厥機孔艱維柱下學知者不言納息于踵養神于淵匪曰不言其道已完道豈文傳文實累智虛辭借浮一跌千里竊陰據陽詭立名字夸者逐魂固者死技睞此嗒然奧密是造不懈其躬不喪其寶心焉死灰頭若蓬葆藏明委順是曰至道翩翩二難孰去孰存厥徒允從匪私其溫恍焉松聲彼聽莫聞勵爾後人永矢勿諼

序

易三圖序

上饒謝先生遜於建安番陽吳生蟾往受易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爲彭翁彭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秘故謂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何爲而神也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強名也不名則亡易願敘其旨袁楠曰夫亡易者非聖人之本旨也神以合聖人之易斯得矣然則易爲神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端焉故無體焉存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生矣而始有變變立矣而會以理理者其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數以立者理也用變以逆者非理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疆理俾後無以僞至荊州袁溉道始受於薛翁而易復傳袁迺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授袁時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續通於玄最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秘不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易集傳序

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象焉三聖人之本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以言理儒先莫能病若繫辭傳說卦等篇弼莫能措辭審是則弼幾一偏矣十翼之作有象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象象傳焉者夫子之志也然則文王周公之象象其悉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首之定名以爲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以爲象伏羲言而人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申言之文王之言見於衆周公之言見於爻是則不俟予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象象傳果唯言意焉則變占乎何取曰有變焉有占焉伏羲畫不變於九六則變見之占則文王於衆附言之象未始分文王始離之變之疾者莫先於蠱憂世之深也若分象則

師晉小畜之類是也爻變於占因筮以見者也其即見者漸小畜訟之類是也衆爻合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曰傷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尚乎辭辭非理不能以定人事吉凶繇妄而咎以興先之以變占是易始卜筮之書矣器絲動成動斯靜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爲象也大矣夫子於說卦焉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則變占者筮之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著二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懼溺於占也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象焉維昔康節邵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於天人皆本說卦充類以至知夫聰明特達之士不在於諄告也若繫辭傳設卦之方窮神之妙其詳於爻者毫釐不能以易積數以成變易以動肇於方寸散於六合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若遺因卦以測善算喻者不能窮也舉世舍是矛盾互持雖百世莫能以解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以知易是說也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楠不佞讀易二十年歲月逾邁所見益懼乾石烈君希元篤志嗜古於易精思以求搜撫疑義私嘗歎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予以成書不鑿以求通不拘以強附會其粹精足以垂世故以予昔之所告冠於篇首俾知夫同焉以異者將以革夫株守偏僻之失則予之所著其果有同乎其無同乎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得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爲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秘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于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無畔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爲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攷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爲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爲學之敘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

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採諸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註之學與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乎空玄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載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繁於諸冊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爲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纂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日從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嫡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蘄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爲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者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揀擇余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遠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塾俾序其事子獨連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爲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爲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郭好德論語義序

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以衍義而始明其傳註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各物象器羣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不足以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唯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

後世嗤之至朱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爲語孟精義久之慷慨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註具訓中外下逮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與義古至於不揣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彝父授徒于其鄉塾懼世之不達於辭者習譏駁之病撮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通塗以進遇險以休使少窒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蹇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爲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書始深得文公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而不可禁予得讀是書深有合夫訓蒙之說孔賈遺旨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歟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爲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絕燭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敞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也詩本於大小敘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正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巨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爲是哉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敘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敘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與深文巧關而爲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是猶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淳祐中番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蘭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爲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

南北矣廣信龔君鬆松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蓄精余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固有異論故歷舉與廢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夫後若余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八月辛未袁檇序

五經約說序

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致養爲先本春出于野冬始入邑其勤懇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十旬焉噫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盛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蜡之禮具絃歌俎豆鐘鼓弓矢之事周旋品節皆身親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繁專門經師李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絕撥拾枝蔓而踰意情業率自涯而返更有以也夫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爲小學析文以言字因字以生義究其大較邈不相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迂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咬趙出口指摘無所避至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言經者銖分毫別疆畫同異亦駸駸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禮迄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歧就企及卒泥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宋元翁爲童子時能明經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爲大義先王墜典炳然其專美矣夫天人之奧昔人之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氣清德茂養泉養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由是則焉敢謂所聞而美之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其紀載之法號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于戰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凌據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于邦國其史之存

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爲之書以信于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爲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輟輟轂轂若若法吏博者若辯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不相並而玩獵蒐擇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闡而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爲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蘊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尙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浴浴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馬速忽公僉事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起儒學始命入梓櫟游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其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楫知先生事爲詳俾首爲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

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具官袁楠序

大易通義序

郡侯郭文卿示易通義一帙曰此真定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己說而名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其詳也簡乎其著也因理以測象若遺焉而不致廢也楠學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既列象斯立焉故卦有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爲象象有以理爲用理與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之難也諸卦之彖專言夫理而取身取物悉見於爻辭矣又懼夫設卦之理衆不足以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儒先言理者過於浮略象廣喻而泥象者微言隻字咸取以爲象角立交病三聖之旨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宗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爲程子之忠臣倣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俾敘其書將入于梓不讓而爲之序焉

老子講義序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余意深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昭合語簡則理得大羹玄酒夫豈旨於味乎老子之五千言不得已而爲言也道爲乾坤之體德爲咸恆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微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者也衆妙之門易之門也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藏密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尙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無思無爲也埏埴爲器戶牖爲室十三卦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爲腹不爲目觀我朵頤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善爲士之章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謂也觀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矯世之言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體未濟既濟之用也不自伐故有功謙之義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跛者不立鼎折足不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極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去泰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將軍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遠復也自勝者強君子之自強不息也終不爲大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極深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將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章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兩儀之後其易有體有無之義於斯見之明道進道探蹟索隱鉤深致遠之謂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氏言數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算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曆所不能算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不窮其變也至漢言律曆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黃鍾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以爲五行之數備已而又爲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爲天下之能事畢無爲老氏之旨義與生而不同旨既同則無思無爲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靜爲天下正懂懂往來之反說也知足常足繫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義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兼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皆孩之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近之矣道生德畜

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爲也寒其兌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慎言語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建者不拔確乎其不可拔也脩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玄同不見是而無悶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繫帶之三褫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卑而不可踰貳簋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安土敦乎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睽之羣疑亡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之與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衆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无咎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爲非曰義則智去矣江海爲百谷王天水遠行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需而蹇蹇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矣曰慈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爲天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爲士夫子於益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之爻詳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無敵也吾言甚易知易知則有親也知不知勝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趾滅耳之爻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民之饑節以制度則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曰往月來之義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內爻堅強者也故險之時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常與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保合大和乃利于貞矣爲而不爭地爭城老子之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予固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君與之故儒家閱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一編見示甚似夫子之所見其文詳順而實援據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絕之地黜聰窒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窮極山川之幽勝以求正於有道誠可謂老而能學者也故輯舊說列于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妄許可者有在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袁桷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班固氏輯劉氏七略爲藝文志其序醫經方藥終以神仙十家殿之尋宗探本厥旨深秘近世習老氏者則以爲薄清淨務名實若班氏去取未足爲吾學輕重其不習老氏者因其先後遂以爲尊吾聖人莫若班氏緣聲附響深切明著之道二者皆所未喻也醫經方藥具訓于先古其不得已而爲之意世莫之曉惟空林隱竇刻意繕性之士必極其本致而後能知之故其察五行乘剋之理七情摩盪之原兢兢惴惴使夫身不至於已病而餘功後效積精以適神者斯近夫神仙之說矣班氏深存其義而隱其說故世之方士皆荒忽詭幻復別爲一家以自侈靡而所謂非聖不言者則有戾五福之彝訓仁者靜壽之義於道何取焉予嘗謂有經天下之志必有經天下之事胼胝之勞在陳之厄其飢寒困苦雖九死不得以自悔視夫彈冠結綬爭奪得喪談性命之空而忘事理之實者則有間矣故每信而不敢自異居里時獨高君彰一清某方外學嘗以爲醫經爲性命之本若冶金鍊石諸秘詭事皆不取殫極年歲悉取上古漢晉諸經方以及唐宋所續出經分緯別定其精良刪其繁雜別爲十事謂必由此足以通夫仙道而後其意與班氏適相脗合高氏衣冠爲四明望自獻簡公開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錮正士即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衡孫爲端平正士脩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一清爲諸孫得於宗伯爲多淵懿之深蘭閣小誦非所可擬疑駸駸乎與學仙之道通故今自號爲通仙子云然予幼聞諸老言葛天民曾景建以神仙說游公卿清言玉雪苦意冰蘗見者憐而欲成之後卒不就最後里人王丹池復以是說游亦不就十事之成於吾徒誠有賴未知通仙之本旨其果能有成也朱文公於老氏嘗曰恐逆天理信而不泥然未始與浮屠者同其議悼日月之如流知玄髮之易化高君其奚以辭因敘而致意焉

四明志序

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

外史掌之社亡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書據要漢中夫豈偶然也哉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宇寰宇首命秘書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沈幾遠略與昔聖人意旨脗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者不復以微于上馬侯澤潤之固書爲中秘官知之矣暨守四明乃曰明舊有志今爲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爲首陋塞戶版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德與昔之高閥巨閥屬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橋久爲史官宜有述橋嘗聞之洙泗遺俗稽之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訖鐸誅之利以害于吾民昔人之所不道空虛說增農日益困甚者紀其山林屋室之盛奉書諸庭若執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根其禍也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政以漁鹽爲急儒者詬之維明負山橫江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之無恆釋道遺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永歎焉者矣乃爲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爲政愷悌惻隱以宜于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某勤恪承令詢索州縣之所宜聞者良備因是得以成書焉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橋過永嘉張宗魯書塾度河間李景山氏手校朱子詩傳謹視之旁行側注朱墨定竄精善心慕焉雖未熟詳知其名能詩吾意非近世詩士也近世言詩家頗輩出凌厲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憤憤不復省鈞英掇妍刻畫眉目而形幹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之旨闕如也是歲冬見于京師始讀其詩於雍虞德生質而不倨綺而不踰襲衆芳之英融寄于窮厓絕域之地而審其昔日之心滿意肆蓋將冲寂寥廓脫然以逃焉者也夫子之言曰詩可以怨然不怨可也怨己則責難於天誠不怨邪幽蘭之辭湘纍之賦得而廢之矣若公之詩非悲其不遇也凜焉以持者正也反而言之斯怨矣又何病焉予嘗從間雲南土風歲弄兵不止計安出公曰理則人擾則獸豷豈獨雲南哉退已書諸牘復識于序後若德生所論次者不復著

劉內翰文集序

至元二十四年間南康劉公爲內相宋社未亡橋髫年侍先處州府君千錢塘獲識之議論雄偉誠奇士也後有客自京師來者必詢其詞命制作多慷慨不能道踰十餘年獲入禁林得玉堂制草而讀之編次荒略詞臣之名十不存四五是則劉公之文無因而推考焉者矣至治元年冬十月其嗣判官君某橐其遺文相過焉俾有敘橋讀之手不以釋夫集腋於裘攜珍於鼎非精別者不能也尊其所聞足以信後諛言美說非後進之所宜爲也東平李公謙評公之文曰學問該洽性理精詣承旨王公構則曰深安雄健博碩光明廣平宋公渤亦曰氣盛辭卓溫縟宏雅嘉禾張公伯淳則又曰浩蕩橫逸是數公者司衡挈繩將俾夫後之學者翕焉以從其傳信何疑矣夫以理爲主文常患於不工雕鏤委心茫然而無以畔岸是則爲是者良難矣命焉而得所遭事久則論益定觀其詩文於當世羣賢之言有考焉斯得矣

樂侍郎詩集序

故吏部侍郎河南尹樂公詩一編其季子克誠以家集散軼守其記憶者得若干篇將刻于梓俾有敘橋讀而作曰嗚呼言哉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尙唯眉山蘇氏學至理學興而詩始廢大率皆以模寫宛曲爲非道夫明於理者猶足以發先王之底蘊其不明理則錯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而謾曰吾唯理是言詩實病焉今夫途歌巷語風見之矣至於二雅公卿大夫之言績而有度曲而不倨將盡夫萬物之藻麗以極其形容贊美之盛若是者非夸且誣也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辭深且密闡幽顯微不敢以直易言之考於經皆然也宋之亡也詩不勝其弊金之亡一時儒先猶秉舊聞於感慨窮困之際不改其度出語若一故中統至元間皆昔時之緒餘一一能有以自見若吏部公則親受承安貞祐之傳故其詩清切俊邁足以振數百年之遠響俾置諸中州之所編次其何能以辨公諱舉字用之號藏齋與父運副皆金進士家世源委所從來有據傳以永久孰曰不宜

曹邦衡教授詩文序

大江以南地爲荆揚郡不過百十其言語風俗起居飲食之異迥不相近世方

理文治而士大夫言詞章高下復人人殊數十年來文益媮體益弊乘高駕浮滑稽恣睢恍乎其不可詰絜而至於道者不懼則儆遡源而論之蓋方承平時師表日增士以其類至尊其所傳過於自守而樂凡近者尤矜矜然祕重不妄與一道德而同風俗先王之教誠不若是也余嘗會文於同志反復力議而卒以自病廬山曹邦衡客京師三年矣閉門弦歌絕造讀之跡顧屢察之而卒未之與議將行始示其詩文一編蒐奇粹精炳然而橫陳列懸于簾櫳珍于鼎聲味相屬而淩厲感悱蓋將合律呂之變適酸鹹之宜者也夫不自是其是必有則於古守其私說不能以自廣將固且隘博以求之精以思之日遷而歲異當於是乎益今四海一國士之不可強爲者猶跂而及文教之洽由是而一曹君勉乎哉往慎乃塗正轅而行其寧有不至者耶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原
书
空
白
页

元袁桷撰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往八十年金鑒于汴盡汴民咸勝兵抗鬪不得息聞其父老泣撫黃稚謂不幸生亂離使言承平時疑卒未見果承平耶余弗得見得見焉必若等也不十年而金亡又四十年世祖一轍迹郡縣轉輸屯戍徭徭江以北悉撤省而汴爲樂土今三十年矣私怪當時父老言合龜卜特不知得年者幾何人又不知得年而果佚樂者爲何如人夫壽與富天不能並異鎔銖之較願與計莫以勝也大德丙午韓泗州君美書來京師曰余家嚴君偕老于汴俱八十矣桷與泗州交最深官於吾鄉最久與之言文詞道政事切直近實今守於泗泗與汴水陸相望甘旨致問不絕汴總河南十數州得領公府事上汴奉觴跪行盡其私歡二老人方疆明艾和游戲閭里登坡陁極極極臨車飛轂動在耳眼嘗指而慨已而以喜而泗州又能清謹愷悌祝其神明以養其志慮休休焉不知其將毫古之所謂陶唐氏之民者於韓氏見之矣中都之士咸美而賦四明袁桷爲之序

張氏宗譜序

宗以族言斯古也別以爲宗記始也大宗非諸侯之制也居小宗而遺大宗自鄭氏大記之釋失之缺其大宗小宗乎何取然則曷爲大宗也大宗之法不施於庶昆弟謂之別者大夫學士悉有宗也天子以國諸侯以封世守其祀莫敢爲宗下于庶人而言宗焉遺其大宗不可也大夫士有常宗由大宗而爲小宗小宗不可以承祖故分而言之小宗之嫡斯大宗矣此繼別之義也張氏之各得爲宗也奈何張譜始於東平東平其大父善也東平之長子禮爲豐縣丞豐縣東平之大宗也其季義居於東昌死復葬焉有子五人長曰叔溫爲高沙屯官東昌之大宗也古者適於他國皆別爲宗國一而地異別之義斯近矣張譜軼於兵迎而數之首豐縣之禰悉張氏子孫更數十百年宗不能易也高沙之禰居東昌合豐縣爲小宗始高沙爲大宗宗各有別尊祖之道斯備矣張姓出

于姬至周而氏著祖于韓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陽洛陽河東始興馮翊吳郡平原清河河間中山曰魏曰蜀東平譜祖以上名不得而次合賢與貴後而書之失近據遠譜其疑矣惟貴與賢不偕同也誠貴矣非賢不能傳使果賢邪雖弗貴焉可也張氏之先墓隲於河族厄于逃今其孫若曾咸曰別爲始者猶邇也至東昌而復別何敢忘之太和之季叔恭敬父則曰爲譜辨宗百世猶今也且昔之不幸吾猶慊慊焉噫敬父之心思而深肅肅然念其先敏儒以自持其與也於是乎在敬父今爲宗正府左右司都事大德丁未作亭于東昌之墓旁表曰宗會翰林學士廣平程公爲之記太子文學魏郡元君復初系之以詩而俾余爲譜史官袁桷述

廬陵羅氏世譜序

黃帝二十五宗距唐堯猶未遠世系昭穆混錯若不可考置而不論者謂其詳不可聞也禮莫詳於周展親別宗強本弱枝之虛品式備具不數百年難生於所親兵車日尋卒之顛覆債絕何也其所以繼之者非其道也禮生於人情貴貴親親禮之大經繇貴而失親聖如周公猶不能以制宗法之不講所由來舊矣後漢鄭康成謂諸侯之別子爲大宗自大夫士而下皆不當有由是常宗之法廢貴爲王公其所以承攝者止於五世鄭氏之說誤也譜牒學廢姓氏穀雜獨孔氏子孫更數千百年歷歷可紀而姬氏享國八百餘祀秦漢之際已散軼僅存後王威衰抑無以議爲矣或者謂孔子垂世立訓貴不以位故其所傳久遠然考諸傳記蠻夷小邦率一姓數十世噫立禮以辨位位尊而益爭昔之聖人夫豈不知其有是哉消長之理相尋於無窮其不可詰者數存焉耳矣廬陵羅氏譜繇唐至今爲世凡十有五爲派凡十有八旁行邪上如指諸掌合職方氏小史之記貴戚累葉者亦莫能並統宗合源一其所尚必有其道參差不齊物之理也先之以孝謹終之以卑讓黜爵貴德雖百世可推也桷也公侯之子孫因羅氏之譜牒將有感夫昔時之與廢企焉若不及而終之以自勉者亦羅氏譜之微旨也延祐丙辰八月史官袁桷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魏晉以下無稽焉歐陽子作宰相世系切切然將私其親然卒數世亡軼是則凡言譜牒者缺之焉得矣氏族混於周之東遷祖以爲氏猶之可也別族改氏因其官簿以相沿襲益繁矣絲是爲賜姓爲缺文一氏而兩望同源而別派至於推律觀物慕風嚮化雜然而前陳其避禍者託焉以自逃承宗繼絕漫不可考竄易傳會紛然莫能辯者數千百年皆是也宗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謂百世不遷者德如后稷焉斯可矣后稷而不能則凡爲吾徒者得無懼乎孟子有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均小人而言之何邪昔之親盡蓋見于孟子然而私淑之道充孟子而能爲之者吾於危氏之譜其殆庶幾矣夫遠而不可明者理之常也究其初以合乎貴賤貧富其心博其旨微將使夫困者通盈者持危氏之威循環無窮於是乎有考焉是矣維漳州大夫於摘曾大父樞密越公同淳熙進士同乙科同著作同爲番陽文敏公之門人其弟南昌君族祖正肅公實銘其墓橋來京師族孫有成嘗曰兩家曠昔若是譜非子敘不可不幸有成卒其弟歸其骨于臨川遂不負其言而序之

熊西玉文集序

粵昔以經賦科進天下士有司崇尚曰異辟雍居俊游尤爲準繩音節程度更擲迭變雲翕影附各以其伎進拘者輒困躓不得上方是時蜚英溢行爲時所推重連百州之地不能以什一數邇音聲之近絕師弟子之敬和筆繕札傳誦不止其好慕實使之然也當咸淳初江以東言熊公焉余師剡源戴公言爲同舍郎時學官始授題熊公據案瞪目鉤深摘微落筆澄澈理融意新蠶則績而珠纚屬也未幾失仕東歸沈冥簡編空林窮厓之怨橫溢間發而安之有命不憤不悱猶昔日年壯意盛之所作擬諸於德殆其微與噫陶唐氏之亡歷年滋多精深憂思愈遠愈在極周陵遲諸子相繼有作是則先王之澤不可以一日泯自漢而下殆無以議何則理不勝弊焉故爾夫弊不極不足以自振此強仁者之所宜知嘗聞公閉門盡心索六藝之蘊以極遠紹後之學者是宜有考故不知其不能而申其說命序之者實增張拱辰氏也

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者疑焉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重歌巷語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爲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玄奇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爲文宜略識字則世所爲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爲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爲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極羣籍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吉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游夫幽冀之平衍搜奇尊聞包絡攬拾因韻以廣卒爲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同律呂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微與昔顏魯公爲韻海鏡源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者謂其撫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不具而今也卒俟君以成合流納污愈遠愈清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誦所聞而因以序之

鄆城馬節婦詩序

詩始婦人先王感時天地萬物之理推變審情者若是矣不幸而大故守中秉德合於自然憂辱恐懼盡不能以相動也二南之化行於天下未及數百年陵夷變遷首於國君夫人聖人憂之錄於風雅書於春秋後有述作九惓惓焉以致其意嗟夫乾坤之道相濟以成者也皇元一海宇累下詔郡縣孝子節婦按實旌植是謹鄆城王母其狀曰馬氏年少喪夫養姑鞠子纖粟盡恩禮閭戶循飭四十年終始不易由是鄉老言于州州上其事禮部絲是得加桓表焉桷待罪太史歲終常會以奏書然陳詩以觀史官之職也凡我同志什爲詠歌先之以憂勤終之以燕樂足以見夫國家德化之廣非止爲王氏榮也豈不美歟長子質山東宣慰府掾季獻今爲翰林院都事云

蕭克有字序

在昔先民理得於簡易其言動視聽之方不求合於禮而所謂禮者何其日用

而不知也唐虞之際黎民時雍至於湯武出而禮益立於是升降揖讓以成其容爲之珩璜以節其步武爲之弁冕以嚴其首服黼黻有度尊彝有數溫柔剛毅寬嚴張弛之教復品節而備具之噫可謂至矣世益衰而法益繁悉刑以防其情民之日不幸者非天之所與殊也俗煢而說麗教不足以勝靡然從上以自治其亦未知其本始焉者也周之衰諸子馳騁激於世者黜仁絕禮以自高急於近功則皆苛迫峭刻益莫知其所措聖人政刑德禮之論幾乎其息書曰臣人克有常憲解之者曰憲猶法也奉有其常者也民之初生淵乎其仁詩書禮樂造士之具也不由是而推奉法以爲固有夏后氏之世吾誠知其不若是也廬陵蕭御史之子憲其師黃君宇曰克有請其說於余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有之義備矣假於外以爲常將失其所謂由己之道修其由己之道莫若乎禮故余先言其得於天者如是而復以學禮之說告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舊書目者目袁氏舊書之存于今者也始曾大父越公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多手抄強記至用高祖妣齊國夫人魚魴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秘書及故家傳錄以歸於是書始備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爲牧守公私閒暇擊鮮享醴會寮屬以校讐刻書爲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倣以取衣食而閭之建蜀之益其最著者也紹定辛卯公自有府歸里遂累土爲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曰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爲編萬物詠歌與道游邀休休焉不如其年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舊書之傳距于今四世矣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附書左右最爲精善欲從諸父一觀而未得又欲合諸父之藏分第爲目錄亦不果竊嘗謂天下之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己丑之災僧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之靈有以啓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存者敢不襲藏心思而躬踐之以求無忘前人之意謹次

其本始書以爲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爲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爲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之爲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爲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往年春書燬于火偃仰草莽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獨不能忘懷已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將從事於內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錄俾夫昔日之藏矣噫年未至於壯其五失可以亟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過以爲袁氏新書目序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始余讀戴記帝王疆理不盡於衡山而虞書致日迺南極交州是則要荒不責其貢賦使者雖歲往返亡害也馬伏波議兵法與建武帝合勞民入於瘴霧蛇之地其得意自敘反不若賈君房建罷擊議時俗升降略地定功後王所尙者然與唐置安南都護府獻令鮮薄同羈縻州開元詔太史測天下畧交州爲南履準事與唐帝類不聞其有僭拒事也萌芽侈心承詔旨以肆誅索一不得意而曰損國體者是誠盜臣也已世祖文武皇帝神幾洞察不加以兵而安南畏威不敢朝終五世削王爵以奉貢今天子卽位頒正朔議遣使於是文君子方拜禮部郎中爲使副以行辭命專達儀注品節唯子方是毗入其境不旬日卒致命以還稽諸往使五十年所未有也還都示子行記一編夫誦詩專對夫子之訓也子於書獨有取焉宣上意儆有衆誓命焉有考山川導別表土俗以

宜于民莫詳於貢書至若贊帝德以傳示永久是非史官不能子方以論議奉使事三者將兼而取之誠於詩書殆相表裏矣蠻荒酋長俾知夫中國有人焉者其自子方始窮極珍麗媚上以營夫己者子方不知其說也是宜廣梓以告于後之使者云年月日袁桷序

白季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春秋經錫命之制後王以品秩益展其追榮傲古則今至于是大備今皇帝嗣大曆服椅時在翰林得與議典章儀注僉曰勳爵古制以人子所居官褒崇之罔俾專美于前代定其格入奏皇帝曰可輕外重內非廣孝道視所居官咸大賚之詔下皆叩首望闕謝浙東元帥府都事白君湛卽以其所宜封者爲母盧夫人請于朝得封太原郡太君盧白皆中原望族盧以文詞鳴翰林白氏再世持雄辨清言冰雪繼藉聞者莫不興起若是者九足以振耀也噫世之崛然因其夫與子蒙爵命者多矣未有若盧白之清望足以厭服于當代特其世家白君之所不敢朝夕溫清陳白其所行事素心以公張弛與革孰不曰是真世家彼夸詡者誠不足爲兩家重也郡之儒士相率爲歌詩以贊俾椅首爲序泰定元年冬十有一月前史官袁桷書

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爲高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亡國學考文其悲哀促急不能一朝居四方翕然取則凌躡上第至今殘編斷牘讀之令人數恨不已蓋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焉則又韜匿冲晦與世若不相接始予少時見三江李君在明于史塾其貌癯然其語泊然僅知其爲長者也下世十餘年予汲以所爲詩文十卷號甬山集相示貫穿籠絡悉本于五經之微旨而優柔反覆羈而不怨曲而不倨藹然六義之懿宮商相宣各叶其體情至理盡守之以嚴無直致之失世之號能爲詩文者率不過是較一時之輩流實居其最惜乎昔時之承接不足以知其萬一也維昔秉義公以威德養裕世科聯踵今五傳矣論其詞章則擬於先世爲有光沒能廣而傳之惠於吾鄉俾其子孫得以遵守豈不隳哉泰定二年冬十月袁桷序

蓬萊閣詩序

會稽爲禹會諸侯之所自羸政一登而其山水之勝迄兩漢孫吳莫有表章或者謂當是時征伐蠻粵爲用武地而士大夫在朝廷簪筆執牘以奉天子之游宴顧安得從事於荆榛險絕以暢其耳目哉惟太史遷出於流落不偶以至而見於賦詠實自東晉始方王謝諸賢南徙渡江北望丘壘其悲離感愴不在於仕進故其意念殊絕搜奇抉幽樂天以俟命而會稽號爲南鎮將騁懷以據其所尙故今之言游山水實自會稽始繇是而降游者益廣而專牧守之任者得兼有而畢具矣元微之以觀察使鎮會稽所辟幕客皆知名士號爲絕倡後人作爲蓬萊閣蓋取微之詩語唐宋鉅作悉刻于其上雲內王侯叔能父洎是邦政簡訟平百廢俱飭復閣之舊迺曰昔之諸賢意必有在登斯閣也將見夫同寅之肅和寮案之靖共飛觥擊壺以仿夫微之昔時之盛嚴整交暎神閑意消不苛刻以暇豫彼俗吏瑣瑣夫豈知是也哉同郡儒士合賦詩若干首椅與叔能同官于朝審平昔清靜簡易之論於是乎見雖老尙能爲侯賦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清容君士四明袁桷序

馬氏族譜序

譜以遠言懼其非吾祖也以近言有悲吾之不得已也金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僵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其一者有焉難甫定遺童孤兒想像先人之容儀音聲僅得於髣髴推名諱至於祖則有能言者矣上而高曾不復有能言矣余嘗攷夫譜牒之書秦漢以後牽強附會世表姓纂僅取其近似作史者不得不爾凡爲子孫者罔敢以是爲傳信河陽馬氏蓋皆昔時之望族今元帥公知夫高曾以上之不可以譜遂斷自其可知者爲之旁行側注官位名諱以明其始卒葬年月以慎其終用意弘遠將以期其子孫之日感嗚呼百年之計莫先於德德愈種則見於後人者不俟而自至晉丞相王文獻公導渡江始立家譜不及三世而蕃衍盛大史不絕書馬公之意蓋若是願相與勉乎哉則得之矣泰定二年七月乙卯前史官袁桷書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廣信鄭君復初舉進士之歲時維三月值其嚴君始生之朝作爲歌詩而終之曰移忠云自茲其立志誠遠且大矣夫仕莫不欲榮其親仕貴矣所尚貴乎自立不爾則其於貴也乎何有故昔之學仕者必求夫大賢者之格言以佩服之若鄭君者策名未離乎都門超識遠抱先之以不苟若是余嘗於殿廬識之沖然其容介然其操審必能有異乎衆也暨余還里咸言其在官也奇表不入於市貴俠不登于庭盡職而無所顧避是其所著足以行所願矣泰定三年秋八月同校文江浙始見其屬和者凡一編嗟夫古之果於正誼必寧夫親而爲親者計其誦辱將與之同患難而不之避故載於史傳者不一鄭君之志見初筮駁歷既遠聲譽益振始信夫家庭之教在乎夙昔誠不在夫今日也因申其旨而爲之辭丙寅歲八月壬辰袁桷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往者淮甸爲南北要衝耕耨不足以盡其地力彌望數十里皆草屋星散高下每歲春秋避兵輒土窖稻麥老稚潛匿叢薄中丁男健婦守舍相傾伺黃塵暫天猶能在旁近結集保護卒然有相接持挺筆盡力以抗其甚不幸者則皆係累長驅衝車逐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識其父弟不知其兄因循苟活慈孝恭敬施於家庭之懿者未能也吁誠可悲也夫世祖皇帝一海宇淮始爲樂土今四十餘年昔之父老言昔時之事未嘗不先之以歎歎繼之以幸喜野無閒民而詩書庠序之教駸駸乎雍熙之盛廬江周君彥祥於是作堂以奉其二親而名曰存樂予嘗以爲生乎今之世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故其愈後者則愈樂而生乎其前者若彥祥之二親是也彥祥之奉親當補其昔時之不可致推彥祥之年亂離崎嶇耳接而身受至其諸孫則蔑有知之者噫豈非愈後者則愈樂然則彥祥之心所以樂其父母昆弟者可勝道哉太學博士姚君爲之記善爲歌詩者將別爲一編乃首爲之序彥祥今爲某官

白鶴詩序

泰定元年春二月有旨醺於崇真萬壽宮特進宗師吳公主祠事越四日有白鶴三集雲中指殿前五日復至旭日晏溫執事有恪皆承曉仰視一口贊慶士

大夫各爲歌詩以修其異嘗聞禮儀神明之事莫嚴於精意而諸物之畢至良係乎聖德之通感惟今天子踐祚之初詢賢考能敘福以錫庶民顧天請命實不私於己祠祭之事遵敘以行罔有偏好昔漢宣帝勵精圖治嚴藏祠事時則有白鶴集于廟庭異代同符稽諸行事實過於彼而祝釐奉祀以承上命者罔敢暇逸吳公蓋有之焉絕地天通昔之聖人將以止夫機祥之說天人之際合於自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然詩書所稱其得而廢之與詩若干首遂爲之序

春臺詩序

老氏之學以澹然無欲爲至道故凡人之所同然者必激言以相反至於榮觀燕處其走日廣其說則曰吾教必若是侈靡盛大浸淫於天下其言曰如登春臺彼嘗非而鄙之今考其所爲若不相似視其言者吾猶以爲近古也延平余君惟熙於是取以爲齋名焉昔之盛時淳厚給足充然樂其身非直爲耳目之美觀日作夕息相安於閭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教易行也今海宇一轍戶口田野休養蕃庶涵煦聖澤庶幾時雍之治惟熙慕古於是乎得之矣理適乎中人情之同隨物而遷者過也極枯槁禁制以爲至樂矯然者也惟熙嘗爲威茂安撫司僉事今屬國史府通敏守禮推命名之雅其將樂夫天年同衆以求用於世者與集賢大學士郭公大書其戶冊朝之卿士咸爲歌詩

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自慶曆以來爲正宗舉天下師之無異辭宋金分裂羣然師眉山公氣威意新於科舉爲尤宜至乾道淳熙江西諸賢別爲宗派竊取國策莊周之詞雜進語未畢而更事遽起而輟斷續鈎棘小者一二言長者數十言迎之莫能以窺其涯而荒唐變幻虎豹竦而魚龍雜也嗚呼三公之文其思厚以深其理精以正凌厲乎諸子貞元而下曾勃然不肯自讓後之人懼蹈襲之譏卒至於濫觴淪胥而莫能以救可勝恨哉大德中桷與端明曹公之子伯明甫爲翰林屬其爲詩文如桑麻穀粟切於日用不求酸鹹苦澁以傷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踐見於事物者實相表裏夫行以爲先言實次之言不

勝不足以害道翁翁誇詡含譏以射人者猶懼其不解方手指其說曰吾意蓋有在若是而僱于人禍者多矣伯明以親老再爲編修官補外以去幾二十年來京師爲文若干卷得而讀之其哀窮躋略枝葉之學春容雅馴以循夫規矩宅不能以詬病也夫慕其輕浮而欲求似於瑣瑣者伯明之所不忍抑有聞焉老而能學吾二人之所宜繼炳燭之勤願相與切磋焉

元 袁 桷 撰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困不偶煦煦道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後進之士懷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言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者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爲今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爲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澗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霽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嚅之勞下帷授書衿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藉人咸以爲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謹得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亡慮數百擬之漢世爲感吾意吾丘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潔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而無蹟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處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絮之氣極于簡冊溢于圭組感衰消長始相尋爲無端焉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盤礴慘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凌高躡深愴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覆與世爲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爲編修官議當敘遷曰愚名居

先願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人春秋高願補邑以行吾知其感衰消長之理炳于胸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維昔從祖文簡公既老朝翩然東歸位不充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誼慷慨力去巍乎高風趾躄不墜謙以居之仁以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賦詠以俟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駸食必稻足餅而腹果介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知之執慚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未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語焉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豁焉以深視世之言文辭位貴重者斬斬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君所爲詩文幽絮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溫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絮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四方剗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牋記劇談論翔游以自逞其橫厲捷發者讀太公孫吳書囊韃轅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平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爲最少噫弊成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改積數十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避未幾而科舉絕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己南望數十驛每悵悵不自置馨囊橐以歸拜其家君焉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茲感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溫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槁與之交最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僞妄蒼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飲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違寧無介然者乎今

歸于家其耄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願執簡以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爲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雖更百吏焉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撓詰之辭舌無所對歲部使者入境吏曹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各押題署忝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搜擿十不得一二然皆毫末靡細於政體不相涉故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噫使法不足以致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爲法以禁其過久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屬于道官會其數千鄉將賑活之其不實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以事至重閭郡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旬月以俟乃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令夫幸民之饑乘而弊焉者羣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之則民之死者日益甚法顧安得以救有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習卿御史府舉爲浙右肅政從事習卿精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爲法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據辨析灼與繩墨脗合向宦江南灑然無俗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今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爲至重故余舉今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汨於常而變通焉彼瑣瑣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詔召龍虎山嗣漢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之要教由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今上即位歲以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茲山延祐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爲祠官將行求予言以饒噫感衰消長相尋爲無窮積祥之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其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會其爲書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默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子之學法於簡易

陰陽闡闢必本於其身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疾癘必責其徒其徒則曰吾無爲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四五以禁祭上章入靜室正肅公嘗與之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慨然有言曰公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州親聆其說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興祝君多藝能沈靜篤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予不能以告敢誦所聞願有以推究則世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食自嬉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爲二塗師道德之說者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刪黜之其言博以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懼其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類放諺俗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而師倣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繁精粹嘗並於五經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參錯輩出過子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然邪抑羣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嚙不期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今天子崇闡文治損益條制以與其賢能八表之士連軫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旨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余固感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綴言以續文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剿襲以求之文益弊而理日益遠將焉以爲準與之以化成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噫有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昔端明公詰命擅天下制作具備集衆美之效也慶流雲仍叔志之踵儒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燉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袁楠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轡整袂惜

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爲固野成季則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冰凜而川止也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佞千巧百詭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喑舌方疾趨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爲方外士常所置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敗屋啜蔬飯糲業官以爲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之大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亦爭道而交贊夫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驚而卒莫之救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未思不復以致此歟唐之陽城語若鄙近薰然而歸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然也儒於道最高力不勝其弊則成季之出處吾當疾馳焉從而慕之整轅於四達之衢斯得矣又何愧焉因其行序以修之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爲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協辭令必盡其誼嫚有致辱之道焉情則踴躍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斯其爲使者之事矣然此特平世而言之也飛矢旁午國懸於三寸之舌探機以析明輕重揣情僞定議於瞬息使不亦重乎哉奉天子命持節萬里外憊之而莫屈而因事專輒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絕不足至此歷千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敘志結繪執玉若合符節而其諷諭陳白足以截其驕泰蔑有敗事非強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夫子之言曰專對不能其警夫四方之使與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盛縮候賓館無事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出其爲使也若其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達君兼善以使由恆山濟源東南上于會稽吾於兼善有言焉恆山古真定地也二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築防歲不得息或言有運河在焉民居熟蕩宜詢其俗而條紀之濟源在懷州懷河南地相接昔之括地與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空灘遺積壅殖以自肥者其誰與會稽杭相襟帶粟帛絲布丹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奇袤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會稽山水秀朗民朴安業往承大饑荒蕪彌望猶不能盡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王謝能有若斯人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以

俟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其行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正入幕府于時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鳴纓影剖吏牘若破竹俱欲以功業自致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塾志同業同而僕適先爲史院屬會御史仲子于京師年富志銳屢策焉以微不能止也皇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焉氣清貌謙不爲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岌然以取誚誠不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有不甘焉今爲應奉文字論者始斂口蓋其爲文敏而新其待人周以和夫孰曰不宜春三月謁告盡室以歸求言以處摘曰今居顯榮清密者凜凜不自置名至矣文不能以稱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不昇於是乎有覆絕之憂焉惺然以興萎然隨之是則得者失之兆君何憾焉摘官翰林踰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至者滋以懼將歸故山究五經之蘊爲書以漸遠文詞之任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願相與勉焉泰定元年三月四明袁摘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卿往督征稅於京城不私其餘以進于官既又懼爲後來者之莫繼也則慷慨曰吾豈爲奉上之罪人哉復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爲程數噫崔君仁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督括虛籍峻鞭朴以求媚嘗認認以告吾所居官能贏餘以自效當升夫資秩相率以效腹削日廣而其徒爭不肯自置其猥闖者則攘臂以取不顧利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民絜矩之道至而微夫在位者皆得以同是道也崔君往爲內史府官見天子于王邸大器異之今卽位首拜兵部員外郎兵曹之事多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辦寬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征之弊佳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恕之政績之著有踰於昔將步武日躋廣經濟之志不愆於素守摘也願拭目以觀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摘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楠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於浙江也盡心而不計合上下之情婉而加且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固以逞志執政宜之寮案服之至治元年丞相慎選左司之熟於政體者叔能在選爲都事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便事下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時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兩稅已定復增買區銀賦買無常居賦重即逋逃今徵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於主戶主戶既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別有銀賦將不勝其害羣公以爲然新詔既下取首建議爲多古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晏晏所行不至急刻而晏迄不善後是興利爲害身本也躡於才進卒之自唐以來如晏者皆無以自保吁可不懼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山水屢丐補於外宰輔察其志奏守會稽會稽王謝之所居泉石清美有不可勝道逸少安石經世素蘊託丘壑以自負蓋深取而有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搜撫之舉觴以酌其訪於民俗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欲以自化將見獄空訟息少者避於道老者游於衢擊壤以歌沐太平之治郡守之賢必以王公爲第一矣因其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爲吏者曰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徵調出入官簿淺深不可以踰越也童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緩高而迂滯而疎卒一遇焉吾深知其莫能成事矣儒者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焉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好以刻意非爲治之本也然而爲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嘗用之其肯繁節脈融貫昭哲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間閭纖果令式高下日接于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倣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屬于司憲復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曹事人莫有識其面遇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暢曲就藹然由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爲掾將行責楠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

陟歲終會事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黜者何多陟者恆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而不變視其成牘惻然以求仁善人之用心非應法以爲直也州縣賢否孟君嘗知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說也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錢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撫拾爲能羣吏抱成牘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人莫能有以爲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帥府事號最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令係焉寓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某事所行吾將論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坐視其利病更謁迭請由是有撓政侵官之譏雖不面議退而悉數其長短者皆是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疑而下益得以議是殆昧於守官之道矣大名崔君義甫之爲都事也未明攬衣坐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長官從大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轄敦厚侃侃守正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養恬藏智閭巷之人不知崔君之贊帥府三歲解去而其不知者始曰詎不知崔君無囑託於州縣吾是以不知今而曰知殆惜其去而願後來者之與崔君同也噫功利增羨人所願學每率得奇禍而猶接踵不悟視崔君所爲其果有悔乎郡之文士相率爲歌詩以餞楠遂爲之序

贈陳太初序

戰國之士以雄辯長說游諸侯立致卿相故其高自譽道無所顧藉雖困躓有不肯悔揣摩相師遺言成編今七十二子之書皆足以爲游之具也漢世尊尚黃老游士屏息武帝開絕域於萬里外游者復至盡其足之所歷圖寫險阨立功效能以其荒怪異物輸于地圖而口舌之學悉廢與戰國之游有異矣南北分裂游不越其國游之效不能以著唐立科舉各挾策自奮窮山水之勝履危陟幽則皆其羈窮不遇之所爲見於詠歌蓋不以爲利達富貴也若是則游之道幾廢矣宋唐舊巖居逸士見於聘徵游者益恥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輒爲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輦

粟求筦庫之職以自活視前之游戛戛然難相並矣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謬無所罪游復廣於昔敝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闥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東浙之東天台以能游稱四明之士不著於游錄餘五郡間一見之括蒼陳太初壯歲能詞章得濟勝之理西適錢塘復來四明以其藝游公卿多深獎之業儒以爲本復挾能以自張其寧有不遇者故余歷言游者之幸不幸太初之游夫豈若是然哉生之高祖容州府君與先樞密越公同爲淳熙進士於其行得盡其言且命二子爲歌詩以餞

送俞教授回里序

吾郡教官由至元丙子以來見於題名者亡慮數十人皆得而接識之其通於綜核者善移易故籍結熟郡守鉗士口不得發歲時表章經說疑義卒假者舊以陰助誦聲寥寥講授不立不復以師道自任由是諸生之亡賴者挾短長以剽竊廉稍而貴駸之子弟恃其可侮益得以恣睢有終歲不入于學宮極於弊壞而勸學之詔屢下爲虛文矣始余以爲吾郡惟然後官京師見教官選于吏部凡數百人罷老不勝任十居其六若吾郡之弊十有三其俊秀博習則皆爲館閣掄選各得以自見而所謂若人者十僅居其一焉噫考昔時得人必在教官今不如昔或者謂入仕之門必慎其始故今之爲教官不三考已致其事尙何能冀其惠淑之益哉合吾郡之教官得一人焉曰天台吳君宗彥吳以牋記游公卿其文辭亦關絡合時用去三十餘年復得一人焉曰永嘉俞君希魯用中父其屬筆纒麗若錦機然五采彰而文密也其行溫然其容粹然聽其言若飲醇酎而愈恭也論理而不泛取友而不雜余交於俞君不一年而知其所爲若是惜吾郡之後進習於故常不能以請業於其行序以餞之爲歌詩凡若干併見于後

送陳山長序

郡博士而下其尊且專者莫若書院數十年來朱文公之說行祠宇徧東南各以四書爲標準毫杪摘挾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誦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禮樂刑政之本興衰治亂之迹茫不能以知疊疊冠綬礙於銓部老死下僚卒莫能以自見良有以也蘭亭有書院自東平王侯始右軍之學非止於一藝也經綸憂世寧不仕焉以見其志審勢陳善瞭然指掌非善於謀國者不能也語必堯舜高自譽道卒至變易紛擾而莫可救視右軍之行事誠何如哉參政清敏陳公之曾孫鑑翁爲長于蘭亭求余以言家世之正學不能以告憫夫世之通弊知長于彼者考右軍之傳倣其所言陳白于太守太守王侯通達國體求儒以自近君有言其寧有不遭乎

送蔡府尹歸里序

郡守之任亦重矣視其精神爲之折衝鉤挾一不加意吏挾以侮民逞以姦故其食息嘗內省外顧非智與力兩全者不能也朝廷察爲仕者之有病於吾民也於是著致事令而其罷軟昏眊不待年而具者朝廷亦不能以限之也余官京師見有請于廟堂自陳其剛強矍鑠雖不之許察其意猶有缺望噫蓋惡是非人皆有之若是果何如哉濟寧蔡侯茂先之守於四明也屢引年以請于上考其年猶未至也既而曰吾宜休而不得謝可若何遂移疾家居踰三月始告于其同官及嘗所往來曰吾具舟江浙將行矣於是咸驚且誦曰蔡侯之來民實不知哉其奇衰返于雍熙不苛不驕歲則大熟侯復于所再命作牧自余歸里中數聆其議論明而通相時以行無矯激之過焉保其身若是人孰得以議審侯之進退將以爲不知止之勸聞于天朝其寧使夫終老於里閭則其去也蓋抑將以有進也文學之士是宜爲歌詩以餞遂首爲辭泰定二年九月丙寅郡人前史官袁楠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閩郡縣舊產饒給仕於彼者咸曰可善更蓋其疆理與京師相遠浙爲要衝貢賦考工之役使者督責亡虛月而閩獨以絺繡爲勞視若重任較二浙爲十一耳閩浙二帥府府史更迭受任然終以閩地煙瘴蒙犯少優其歲月隴西閔君

思齊由浙東更於閩則曰不然九州分設唐虞之制也今皇元以仁武函諸夏
卉裳重譯罔不臣服幅員倍古限南北取士非上意也立賢無方是則世祖之
明訓而凡吾徒之居於南者稍得致通顯輒言財用撥奇禍或言刑法致深文
根株排連牢不可破守正脩己悉不復自達矣摘曰珠玉蘊于山淵採擇者必
之夫絕域是寧有遠邇耶世祖皇帝遣使徵聘必先夫江南歲月既遠聞者益
荒見者益狹彼區區售技自獻者實不與昔時並思齊敏不自夸百受而不撓
精於琴知急焉不足以知操縵將緩以求深懼其爲孱緩也考其中聲按抑止
泊澹兮若無營激兮若有感是則於政事文學法理於此盡矣蔑有加矣摘老
矣遲君之還猶能鼓南風之弦歌明月之篇其果有合乎泰定三年秋七月清
容居士袁摘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吾里進士上南宮曰薛君景詢程君時叔史君車父三人者皆故宦
家所居皆在城東志同道同聲聞同意其歷階以陞比肩而袂接也未幾獨景
詢下第于時余編試殿廬景詢不以咎而余獨恨景詢之不果遭也天子新卽
位推龍飛恩授常熟教授以歸將之官求言以導其行抑嘗考隋唐選舉之法
不久卽弊今夫所謂經疑者以知行禮用而鈴約之不中不遠經說葦于一
按其形模而脫鑿焉不敢以自異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千士一律欲求其
總核同異會衆美以合乎至論不可得矣賦責於鋪揚因雕蟲之機而以理致
爲長屈宋兩漢之作誠不若是之易也至於考晁董之對則方諸近作有不待
辨而明者自設科取士摘未嘗不預議焉嚴以取之則近於隘俛以售之則鄰
於率心惡焉以不釋薛君較藝於京師誠知其有幸不幸操車於四達之衢險
阻曲直惟御是審則淑於是州者必有其道吾將見褒然秀出者推是州爲首
是則薛君之教也

元袁桄譔

序

李慶長御史錢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爲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騰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排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爲誠然矣大德癸卯桄以太史屬事承旨閻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爲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桄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爲制誥乎桄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卽具稿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譔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桄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獎之卽署爲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堦卻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羣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獻爲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朝舉優老之制爲高唐州同知以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壟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舉以爲佐未幾臺徵爲西臺御史桄始曰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焉誠不亡矣臺紂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桄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桄以舊好不讓而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錢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袞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不任大願請踰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待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

以弱息盡力事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曰日暮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矣迺遣使者傳旨以內醞精幣錫魯公猗歟威哉桄嘗聞之君臣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朕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疆遼嬉充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不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爲歌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爲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脩火之利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教使之然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爲異表章鋪模圖記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絲是眩幽扶奇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烹冶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觀厥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鏐章瑩然以數咸曰是芝也誠爲瑞稽圖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爲亭以落之迺曰繫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鏐鏐春容攄藻獻秀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數曰頌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爲上品神仙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嘗閱而不發地非愛其實待其人而始彰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降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是芝之瑞吾見耄耋稱道益莊而愈完表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挹其粹和道充氣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芝一笑則其爲瑞也畢矣願敘以爲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椅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溪以升其坡陲有堂巋址巖完而不華冊其顏曰壽樂羣峯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輩翼而侈者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感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仿象其舊序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事乎豪華下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椅復以閒歸里因得贊茲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夸吾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適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渟泄起伏大者為威震小者為榮辱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樓簡其旨深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願與爾邦之士率為歌詩而予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而為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父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為衣冠聚未幾彭尚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為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城守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焉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錄為魯諱時宰尼之後六十餘年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漸盡獨忠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處也不貸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魂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則曰詎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敘其情椅於是深有愧焉忠孝兼彝皇極之訓中古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便安南序

安南絲秦漢以來內郡縣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踞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南交

州乎得不為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而畏懼者實在是新天子即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事必遣近臣為文又擇能文辭通達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撰文君子方有使才實可任迺各上于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為禮部郎中以行將行其友袁椅曰往使者鄧陽李侍郎思行刺丘李侍郎行天台陳郎中李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鄧陽清介質直不絕口聞其俗尋檢巧館餽供帳故不如法俟詰讞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清野或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知者常遲奪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為列國之臣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拂筆始具對疊販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宅焉懼則其土也交州之土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為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諸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渟伏昔東諸侯闢與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轡序有自來矣椅向為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穉米矣士樂得所依連索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似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達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為吾里元帥府掾強貴者磯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漫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

方士患不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責焉因其行敘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爲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言曰在昔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員表廣凡爲仕者力不能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卽其地如選部注授焉省之遠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爲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世祖絲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其民風而俾之爲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邊際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最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否而坐驛頃刻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爲選調者居于是邦雅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閭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胸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敘朱墨之職一介吏足以辦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足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爲歌詩以迓其歸

送李漑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嘗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瀛海之爲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宅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近古能偏至而遵行之然而巫祝之秘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號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僑立望祭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世祖皇帝以

仁武英毅成一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祗恪候驛謹潔視他使者爲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成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李君漑之承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挈瓢囊以就食者焉又將見夫餐餼之不給於適館者焉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倭內桎罷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樹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言矣漑之明國體所歷彫瘼願悉疏以白子執政若夫悲愉駭慕深林危徑矢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於其歸也桷雖還里尙能敘而廣之

郭子昭淮東廉司經歷錢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率遇事嫌曲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免鹿馳逐飛鳥鳴雁陸駢陂澤網獵足食不丐假於外事簡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曹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絲肅政府日未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爲最優汝寧郭子昭今爲其幕長焉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者也若隴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鑿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扶搜幽奇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願求其書以廣方今四海又平將化其斷斷褻衣長襜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爲歌詩者俾余首爲敘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錢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司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與止受其成牘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黜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錄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是有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冤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於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在於行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察案不相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者爲善計矣夫行部之寄

爲最重泛常以治之民不勝其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正臣以內臺掾出爲浙東幕長通達治體守儒書斷令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可立具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仁宗皇帝集羣儒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安書蔡氏爲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正字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會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序積筆錄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粵絲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繇文正公獨建大議而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爲議者則曰南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公是師而南士獨有背何耶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愜所好其無乃貴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遐陬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蓋可稽也文公五世孫焯君美以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今以書考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與文公俱以僞學坐禁錮政治更新善類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有固執之弊梅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羣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涖民經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觀濶滋蘭藝松藏善本書盈度督教其弟子恂恂卑

讓見之者必知爲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覲君死且十年侍劍印者曰陳某橋初一見之甚似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福唐人也閩爲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爲荒陬言語不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士未始以南北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揚以南爲蠻夷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雷君其於書老飢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陳子之甚似知其刻厲寧能以中畫也邪兩京雄富夫既身履而目受之豪勁麗錯可夸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矢言沈深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爲無不爲國之本也願歸以究之異日詢咨以承專美於前者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有不能者邪凡我同志宜爲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廢置不一然各精其能者始得爲主司五經難以兼而詞賦號爲淺且難以兼五經孔復生不能爲也科舉廢既久先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爲進士條制今將十年巖居谷隱習其學者家傳而戶授其無拙而宜黜者主司之任也余嘗預考進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則德傷而體損由江以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繩墨者其無乃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聞見之不接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兼之其於任也實重古學之不諱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焉以承不咎于己而曰試者之未至故取之常合其譾薄進于禮部禮部不得已足其數觀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未至禮部諉受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敘次佐貢子講誦今歸省其母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焉厄人事不能以悉告嘗有牟成父先生於羣經有攷而爲書者也於詞學父師之所授充然而炳鐙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負笈而問之若登泰山矐乎有失矣使先

生不以耄老辭則東南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穎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爲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纔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竝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之後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羈者鄰於怨而今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發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難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祿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瑰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焉才與德不相竝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爲君子也今有番陽陳仲剛焉其言恂恂其度謹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焉不知其爲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議之我且直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將訓迪之俾有以悛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焉者矣黨同惡異以其類至鼎鑪之遺酒食之失足以亡其國而廢其身可勝道哉吁是則有可憫者矣余向爲史屬見南士焉執筆牘牘者刻若法吏其滑稽踈弛不善避忌酒酣大言無所顧吾深憂之未幾而陳仲剛亦受其讒以去仲剛之失在不能以自斷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朝廷下詔蒐舉遺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以守實歷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校官補之始得爲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喜怒哀害天下之士莫嚴於後漢之季盛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不十年間今皆漸盡無在可數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廣將行予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之素能者不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爲吏病飭於內而驚於外者多矣飭乎內者無赫赫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驚於外者自處善士之目率先得大官厚祿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動衆智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諷諭能爲文章者書刻其政績方古循吏殆未愜意間有不肯操筆輒成脅罪訛閭里耆艾爭相效承長緣巨軸聯轡表道先出郊餞祖語嘖嘖不自已迨其去官猶視彼黜陟爲廢置而士不幸爲師儒之官者則不能是蓋其秩最卑勢最下其行事不能以致衆方苟度歲月以冀脫去故來也無聞去也無迹而儒者之道愈缺然矣噫先王政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其道不足以致譽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果可以致而得哉余父友陳君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邁越之鄉大夫以及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黨異郡之交友爭歎美贊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公復敘昔日輿人之意主璋交輝金石迭響殊績細行指掌畢具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媚也歲久而名益彰者非強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敘其言期以信于後敢繫于篇末云

送洽師歸吳序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闡釋之遺址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爲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中史忠獻傾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壤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爲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磔一己以任而四明罹旱疫之災信者靡替施者莫能乃慨然曰吾故吳產也吳多信士凡頽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輒金帛踵至高者蠶雲霄樓者絢丹碧崇信生於心斥其餘財以貽浮屠氏非有所利益也嘗聞洽公化行吳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爲譬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怒爲其營役則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露臺百金十家之產而大雄氏以側布爲未足化其吝心非大言不足以警若是則是行也見其稱載以歸不日以就罔俾忠獻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願竊有取焉

碑

元 袁 桢 撰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尊聖人而親之有爲廟之道焉廟也者享之以寧其神者也氣行于太虛莫窮其神天地日月星辰久而不息者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其炳然立言品節備具則猶夫日月星辰也人生則有死渙而復之亦必有道著其思以立其誠悲萬情愴沒世而不忘故立廟之制親盡而祧祧而壇壇其愈遠者情不得而推也自唐以來祖立先聖廟天下郡縣皆以上丁致祭升降迎享有似夫宗廟而復琢範土木象其神明故其廟也有堂無廟重屋四阿具體而制簡禮緣人情敬生於其心其從來也久則今之爲廟者不得而廢矣夫子嘗曰祭神如神在神無在無不在有其誠斯知神矣獻州交河縣舊有廟學廟狹庫不足展事皇慶元年王君某爲縣主簿治事之隙日率胥徒入學以受講乃與其令長僚屬勸士民出其贏財廣新孔子廟越明年十月告成維昔獻王纂輯「文補正」六藝今州以是得名儒術之士宜爲歌詩以侈厥美於是鄉大夫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經始且請之以詩詩曰

兩河舒舒氏迄冀居理政執先學廬是圖禮殿弗度墉棟庫穿我究我環築營燥堅嗟爾士子康色以喜出粟載車以相胥宇松柏壁石維鐵丹碧翼然崇崇聿完有恤王君之始民不知至暨來衅成其徒蒸蒸仰止獻德胙土啓國絕續闡微維聖是則聖有載籍德脩靡忒毋辨以夸毋質而阿洋洋在庭若聞厥聲視而新宮以淑以繩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司馬氏作史記斷自五帝世之言三皇者著天地人之說而強名之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或者疑焉晉皇甫謐述帝王世紀謂八卦之畫切於人身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神農黃帝設五穀藥石爲生民本證之論是殆謂醫家者流而專言之也唐天寶禮官定議尊古帝祀三皇

適與謚合皇元啓運詔天下郡縣立醫學因奉三皇以廟春秋謹祠之昔人有言曰庖犧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乾坤之道合變以成民用之而不知象而示之凡所以各得其正者也誠在中矣宮居粒食順形色之正將以養而安之忘其和平基其所之疾疢生焉博施濟衆堯舜猶不能以全其功則夫三聖人者法施於人而祀之誠宜也皇慶元年保定王君來主交河縣簿三月朔日有事于三皇殿垣堦壇虛位望祀拜伏瞻息而禮以成告顧瞻惕若謀於令長語于若屬曰象設弗嚴其何以肅衆神道設教其會通之道也乃即其攸廣而崇之削荒黜幽楹壁嚴密資鳩於民役成於工相胥以勸而莫知其勞爲鏹三萬有贏其用之不給者悉輔而足之明年殿成三聖峨峨有嚴有飭遂落而祀之維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混合寰宇憂民之不全其天崇祀廣法俾尊其道術幸已厚矣不幸或罹于非辜此誠牧民者之責餘何咎焉民有輿言交河之政有匿其婦而誣其姑者維我王君迹而推之婦姑以完盜狙攻劫吏隱之使緩王君之至越境斯得嗟夫六氣之流行壽夭不齊上之人尤惓惓然拯閔之而不至陷而攘之則其爲疾沴災旱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王君爲政若是樞職在太史紀成字而附書之

奉化州三皇廟碑

馬侯爲州急先崇儒建尊經閣成作而曰學無田曷足養士表圭田租勵之於是鄉之儒令言茲實吾黨恥鄉校日毀青衿賦焉館粲有加士子知教益助田以成侯志侯復曰先賢遺則惠養存歿規易敢湮廢正籍端本恥格貪戢於是始言曰噫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今獲守茲土疾沴不治黎民何辜乃建三皇殿初殿在廢觀址後徙寺旁庫隘弗稱詢圖考初厥地聚亢遂廣土而興之百柱翼成萬瓦鱗比厚者效泉力者輸役官不出賦而巋然光尊者老贊企願紀其建立以彰侯績抑嘗聞庖犧闡極人居其中靈根湛純萬化是生坎離致用窮夫陰陽之機壽夭不齊彼實我竊維大聖憂之樹藝五穀輔之以醫藥剛柔燥溼各施諸用神農之功也因其厚生迄於傷生以憫以原爲之經問教之以知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黃帝之功詎少矣哉三聖炳著尊祀肇唐

皇甫謐之論合於醫說道不虛矣爲作樂章俾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驥德字致遠官奉議大夫明爽幹飭吏民畏而愛焉是役也州之官威佐之鄉老皇甫簡董役訖成前門九楹廊廡齋序二十八楹講堂五楹禮器備充圍繚丹壁咸曰美哉歌曰

判鴻濛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稽聖作逆不逢神之游雲霓從嗟彭殤曷恣縱蘭差差指厥蹤玄籥啓人喬松煌煌大聖萬世功

天昭昭日月星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盪至靈飛走食物各受令一日屢蘇民乃修齡覽九州雲泠泠是州秀淑守著能牲具肥酒齊馨

日出作晦宴息守厥故常民用不極何顛僨自傷縱恣作惡帝有憂筆載籍目視毫釐脈寸尺智者驚保厥德雲龍之聳杳無跡祀靡數千萬億

衢州重修三皇廟碑

混沌既判民生之用日滋制器創物首於三聖詳見於宣尼之繫易儒者皓首焚莫能以究周外史掌三皇書秦厄既盡而其遺言聞見於諸子可得而考者唯醫家者流見之天經時訓書禮之準也察其循環考其氣運不悉是不足以言醫之本也至於推萬化之原別九州之宜調神膏精按摩導引湯液炮炙無一不究地利土膏率有合於農書之說若是者其繁且難有甚於吾儒則凡爲醫者良不易言也小司馬作三皇本紀其精約不出於大傳而荒誕不稽悉得以訾病史遷之不作良有以也伏羲神農之書見於易黃帝書具在有依髣而爲之者亦不失本旨自唐肇建三皇祠世祖皇帝遵舊令遍祠州郡推仁濟衆比合前聖泰定元年夏三衢郡侯赫斯趙侯仲禮僉曰天子神聖不殺稱上意俾洽于羣生莫若立醫學於是與府判官定住君勤糾于其徒爭輪幣以助不三月殿以成告繪象有嚴禮器畢具惠民有慮校官有居閱明年廉訪副使真定白侯鐸拜謁廟學首肯口贊且割官沙田爲畝若干以奉時祭咸願刻石以著永遠繫以詩曰

太素網緼品物類分經緯五行濟用立勳茫茫開元通幽合神炳諸典境是究是勤盪摩三光區別九土沮洳晦冥或折或沮潤澤滲漉順而居處正陽昭晰

以保純嘏有蘭斯彰翫覈纂組民用不知其仁如天大帝述明播于垓垓春臺以登鴻澤日宣嘉德合畝采鱗游川俾絕癘疵享其大年三衢之宮伊侯所築濟濟者徒惕若奉玉珩精韋編以介蓋穀侯云去矣祝彼干祿我庸作詩相祀是肅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古昔祈報之禮得行於州黨閭里民神相通禦捍於無形厥有常祀一有水旱疾病爲其所憑依者尤倬然偉著五行之精成於太素摩盪輶轄主宰以名國有典禮莫得而僭維神依人以行實有姓字烈山氏之柱共工之句龍周之先后稷死爲其主後又擇其功德之高者代而承之噫積虛以爲氣氣散以爲變居陰假陽人鬼之化行則凡今之列于祀典者皆本于是皇朝列聖下制詔以通幽潛遺德著功表見郡國雖數千年皆尊顯崇祀至大二年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蒙被殊遇推榮其親退伏自念昔爲孩提黨族醺從我父兄觴而祝之繫神是賴神之闡微肇唐咸通至宋宣和以來由侯以王胙饗休嘉鄉大夫湯巾炳志于祠下矣今歲時阜康神靈熙熙祥風甘雨莫窮其徵犬牙接壤咸稱神效願上其事于禮部全節敢稽首集賢數奏天子以昭神惠秋七月武宗皇帝御朝封顯靈溥惠冲祐真君命詞臣宣制而褒錫之是歲真人歸至安仁縣以制書授神及饒國公饒國夫人吏士再拜吳氏長幼亦再拜禮成還風交雷挾雨來應安仁之人或言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孝以揚之誠以昭之茲邑之美一舉而兼備孝生於心神之相之孰使之然哉縣長吏將刻神制書于祠真人屬爲記按舊記真君姓柳名敬德乃爲作迎享送神詞三章以廣民思詞曰

結玄雲兮文虬的容與兮山椒光晶瑩兮橫流帝鼓導兮前驅山之阿兮神居迎羣睇兮與留儼素容兮絮貞佩冷音兮始停

筍席兮翠遺棘七兮紫搖露零零兮隕珠嘉薦湛兮以陶揮上牲兮吸秀芝巫揚廷兮靈之娛靈娛兮心降日蘭兮益康

日懸車兮松冥千童慘兮控輶鼓坎坎兮輪硯恍欲去兮心不寧神居兮山承

宇汝居令山下神詎去今愁汝執玄德令歷九疑超無爲今終焉以歸

徐州呂梁神廟碑

神禹水功龍門呂梁惟最艱聖人述書隱而不言懼荒怪以汨真也步于上帝受圖于河其事偉著豈誣也哉余宦京師過今呂梁者焉春水盛壯湍石瀾漫不復辨左迴右激舟楫林立擊鼓集壯稚循崖側足負綆相進挽又募習水者專刺權水涸則巖崿畢露流沫懸水轉爲回淵束爲飛泉頃刻不謹敗露立見故凡舟至是必禱于神神固靈矣夫集誠以致神靈由衆成往之自信不惑者猶感悼自恐則今之所謂祿利奔走而不息寧得無嫌于其中也邪昔世祖皇帝征南絕淮夢神扈蹕以行昭所至立護國祠呂梁故祠相傳歲已久此邦之人因其湍險復增重之由是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禱焉彭城隸歸德太守因君以事謁祠下肅瞻有加乃命立石以侈神績於是鄉之耆老鄭安仁復廣其廟基象設密嚴棟宇軒觀薦蔚登降嚴飭有秩遂介總管錢塘姚君具圖狀願刻其事于石余待罪太史觀前代職方神祠徐州有廟曰平濟曰顯濟皆曰龍神呂梁信天下奇險處也非神孰尸非龍孰居嶽瀆有祠不以姓氏著呂梁爲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昔之神受令神禹顯微無常代謝上下隨運以化則今之神猶古之神也皇朝一四海貢輸金珠綺縠犀象水土精飢之物悉出東南舳艫相銜晝夜不絕道必由徐州神司其職訖罔敢替怠依神以行相戒無虞神任匪輕矣乃作詩曰

首河崑崙厥行靡恆或伏而舒或迅以凌在昔堯帝孟門震騰授禹以圖百神罔不承九野既疏沈水渾渾挾河以行北東斯奔積鐵懸壁怒雷赴川如雷斯注如蛟斯驚自涯刊山訖達其源河既南矣帝迹渺漫赫赫世祖威神耀天爰率貢琛萬桅盤旋引梯從繩以登以升耄歌稚和擊鼓受聽權夫佐前水師試命曰吾神是依捨神則病駢駢士子亦有商女爰集宇下醺酒致祀金龍蜿蜒以肖起止導其棘流如席如砥此邦之人仰神之來昂昂石松雲旌離離匪惟護之將承綏之山川出雲古言祠之崇堂豐堵耆老相宇戒而叫囂毋作神侮拾級有敘勿驢貨以沮神告萬年天子受祐

奉化州開河碑

奉化諸溪至龍潭畢會汪洋衍匯陂塘澗溝合流赴資國紆行凡六十里始達于江歲霖雨不時溪江相迎上下交射漫流田堤或漂民廬舍昔之爲政者懼焉於是築堽善坊潦至則泄旱則濬以灌輸由資國埭注市橋循三山爲廣平湖凡言湖通畎澮也湖之下有斗門必嚴其水則至是通鄭家淫古有陰溝或爲淫溝皆取以達水今言淫名之省聲之訛也溪至是循明山稍折爲楊橋水以折始善行將達江復限之爲縣門曰進林曰常浦又益限之以埭曰車耆提閘有程則水旱不病今之善吏治者挈挈奉公上不自保政不能及此廣平馬侯驥德至州曰皇元陞江南縣爲州實租戶口戶繁租瘠何以稱綏惠田疇蕪闢茲惟殿最首吾視茲土抑溝洫漫滅以害吾民邪遂窮上源首資國耆老咸言市橋達車耆有故河往來舟楫聯絡今趨江以行驚駭溝洫商賈不赴而市用益賈濬廣復舊則民其有瘳遂遵市橋至陳橋具耆鍾表深廣未及終日而遺石斷絕皆舊蹟儼若至何家埭或曰是郡乘不登積爲豪民利水至是當行何障固焉於是決隄仆石埭復置卒守水門亦如之易資國埭爲水門別立小柵以謹通塞廣平增斗門志舊有瞻卒租亦復之於是昔之言紆行六十里皆得紆行以達于江矣史遷作河渠書能吏所紀屢一二數謝太傅守淮南水利博濟則自方之以召伯謝公偉功迄不廢馬侯之政良近矣乃係以詩俾勿墜

詩曰

閔閔汗萊舉趾厥艱婦媿子任火墾水芟相彼高下粵昔靡蕃有隄相之有泉養之崩奔交來設險以防彼防弗亟時其雨暘謀于在野集作會節低昂疏儲究爾墜遏饗強忍專訖孰俾是罰馬侯自南宣承皇恩相攸以圖勸草茂豐耆艾交謁茲焉商功千鍾割壤頽堤赴壑宛其遺基白石鑿鑿復常彌堅匪夸以丕作泉流湯湯陰洩陽潏江流馬奔懼而舒徐千帆縈紆入于市區河既復址侯斯戾止嘉穀羨穰甘棠藹藹維河之新告來者勿替

碑陰

凡大工役必資僚屬長官某同知某判官某吏目某實僉贊之州民之耆長

大家某等歷考舊蹟且佐厥役吏奉令曰某等董工庀程州之南復有梁家灘 褒戚家溪悉濬治之足溉田萬畝開河績最著庸附碑右以見侯政小者亦若是

許州衛君去思碑

至元初詔議立五事爲牧民根本後數歲憂其有不奉行者輒總覈教厲又時遣重臣循行以振植之大德七年分命宣撫使糾嚴黜陟多罷所居官獨未聞有治行第一入徵爲謀議邇臣者使者以功狀上丞相府府下東曹掾掾守法謂事任固當是東狀入書度不復省由是詩墨抵牾歲率常書于憲部大法不足以成政先王馭臣必先之以序爵其不幸而奪廢之者誠不忍於人也民爲天下本郡縣守令常長於民病其長歲有所黜率天下之民常不善其長民獨何心哉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道讀其行事無一不皆古循吏而焯焯在人耳目又若相反甚者謂懼其威使而以媚夫人之爲也俗煥而日艱濟之以淺薄之論上益以不信則是守令考課蹈規襲常安所從超越哉皇慶癸丑秋七月天子遣御史分察天下牧民賢否咸屏息俟命國子助教許昌趙君師顏言衡大夫氏守許賢解官二年矣其承大夫者亦已去過時而政存可以登紀予職在太史不溢美不希諂宜表石以昭永毋固辭楠謝不敢則又曰余叔父廉訪公師表河南置論少許可言大夫賢無異語誠不憚書衡大夫事第以州里嫌故遂雅屬子楠始謝不辭於是退以其郡士劉君廷瑞耆長郝守寧之狀撫而敘曰大夫爲州質靜無亢異視民便害默計而成除之州賦戶二百歲久亡絕無所徵別輸他民以這責民莫敢訴許爲要衝遞馬戶率多逃去竟三歲以民籍戶四十二代之戶代而民籍徭調如故大夫請于官而悉除之厚風俗敦尚孝讓考漢魏塚墓若陳太丘而下立鄉賢堂以祀于學復構廊宇以庥諸生而使之竟業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河南檄大夫按視將屯之大夫署筆曰鄧艾故屯由魏下千餘歲未嘗復今有民若干耕其地墳壘居室環地左右一旦官壘闢大不便願俾民以已耕田歲入官賦猶屯田也河南是其議民往謝之大夫曰吾職也何謝爲今世揭揭然以商權爲仕進路使大夫廣

屯數名得十萬石顯要可立致不忍數百民命爲僑許人之思大夫宜社而祝之相與望其儀于天朝以德我許人者日永久乃繫之以詩以篤不忘大夫名佐字君用廣平人詩曰

瞻彼具茨英英其雲不稷不徐粵維邦君邦君之來我民不聞曰秋而嘗曰春而耘木之龍提維侯之宅侯嚮在掌言戾于學有聖有任亦非其角亦飲其醕言攷耆耄潁川之流其下黍稷嗟余遠祖及我鯨鯨是播是藝曷余敢震侮潁水之湄戢戢其牛利言鼓簧將復其陂陂云當復云誰之來邦君痛痛維衛大夫大夫言邁匪愠斯怒有聲者居有墳者墓咎匪我執言邇其所陂既完矣大夫旋矣熟而豚肩進其粢矣曰我不敢嘗爾歸爾鄉墓門之柏烏飛彭彭中田之廬椅桐棧棧云昔不如今永歌以康侯歸其組三載云遠許民之恩復日以旦侯車在東彼從從如龍侯車偃里誰爲之朋有弁斯綏大庭團團瘁躬在公匪食其殮式昭去思攻珉以鐫嗣初維終慎承我傳

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懷舊章建置靡遑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城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曆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牽咸會同于開平由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敘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廟學乾良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北化俗警蒙相須以成具訓淵遠將垂憲承以爲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承恩維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臣某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陛下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居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夏六

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同知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極竊以爲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氏則亦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至於摩盪輻輳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懲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極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縝緻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壙斯城鑒觀羣生厥性有恆驕驚忿鬪失常是行沈昵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荷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瑤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耒耜畢觀心掉膽摧相既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興福頭陀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尼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卽墨人也家世素奉佛今之言佛教有三禪以喻空教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非鼎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教吾佛宣演形色自然汨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或懈內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教始於西竺盛於齊梁皇元建國今其教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劉普照誓志游京師刻意問道日唯一食精嚴自牧以勞役爲調伏菲薄爲精進章芟安寄束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王公毅樞密副使吳公珪福建宣慰使李

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 年平章政事賈公某邇院居審捨塵積行無退意逆與其夫人林氏引見于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補助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宸旨禁護而掌其教者錫名清修妙行以褒美之是役也齋庖廡室皆捨塵所鳩建嘗謂釋氏之說福田利益姑警誘盲駭若曰離愛辭榮非感物而動者也真性虛湛奚假於外則其說近矣詞曰

粵昔能仁蟬蛻修華細縕泰始雪霜勵磨厥性眇微五采眩訶毀形壞衣其儀不頗空假廣陳蕩恣斯病佩規帶衡迄莫內省茲惟艱哉爰參以竟惱由樂積煩以欲騁除彼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靜於鴻濛維大雄是師頭陀是宗人憫厥勞熙然以充善士日來格于羣公三宮清穆昭事孔肅鑒觀宇縣作極錫福夸榮逐魂是究是度秉持法權俾民不黷伊教之興泊然續承千鑒固室百礎拱極式尊其初匪維誕矜戒爾後人戰兢永寧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原
书
空
白
页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銘

梁公諱禎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千爲大名兵馬都總管既卒長子汴襲職會用兵江南復籍新軍別擇將家子統領中書樞密二府議以汴兼領公憫然曰兵事至重寧能使吾兄獨受責邪禎宜行死國效命弗辭也二府壯之攝授以新軍千夫長俾鎮睢州帥領兵將渡河攻宋將夏貴迎拒遂領所部分擊斬首若干級帥上功狀拜爲真中統三年李壇叛攝本軍帥出擊功益最壇受擒方壇叛山東時調發旁午壇善戰故將士多失亡壇受誅軍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宗王哈必赤曰壇逆黨非土著俱東南狂士宜汰擇以安新土宗王然其言從攻襄樊功益著加授武略將軍至元十一年鎮邳州十三年王師渡江州郡望風下常州獨守世祖皇帝命大帥率銳併圍之州壘守益固有將築橋登城城弩中將死檄公代將卽葦木石齊城雉剋其險塹緣附以登城陷第功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後改鎮嘉興羣盜出沒江湖伺疑豐竊發獨展誠撫綏申令飭罰使不能少越繩墨會歲大饑捐已儲粟以食餓者郡益寧靜性沈默善計事天性孝友出於自然始公之考金吾衛上將軍當金亡時傍邑盜起侵掠金吾率衆列柵守鄉土天兵南下越境率父老持牛酒犒師城以降得完宋將彭斌渡河城中大震搜其首亂者誅之辛卯歲郡將蘇椿叛入南大將阿朮魯怒將屠城金吾率宗人悉輸金帛詣軍前請命卒獲免公之妣張氏訓整有則金吾以兵亂失元配董氏踰二十年董氏還夫人即歸家政退處裕如也噫觀公卓然成就蓋其家教有自再世樹德傾身出口活人於大難其豐報蓋有以也王父而上兵難事遠不獲考至元三十年年未七十願解兵致其事大德元年正月某日卒于里舍年七十有一其年四月某日葬附大名府西南白水村之先塋娶張氏大名織染局提舉津之女子紹祖襲爵佩金符仍鎮嘉興嚴重遠慮鎮遏表惡悉不使入境後鎮烏江詢盜蹤跡在海浦遺兵

擒磔之郡鎮肅然延祐四年年六十終于軍四月某日附先塋公女二人長適李居忠温州路照磨次適張鉉濬州判官紹祖娶天水郡侯秦穩女生子女各一人曰成襲祖職佩金符娶大名府安撫使宋天祐女女嫁承直郎佩金符賴州萬戶府管軍千戶劉興與之父中順君今爲雲南屯田萬戶府同知與之游最稔善議論嘗言昔時離亂大名城中幾駢首就死獨賴梁金吾得全活空郊敗井隱然鋒鏑遺跡猶在厥今梁公子孫世顯抑爲善之報善有傳往史良不誣也輿以事狀來請銘乃不復辭銘曰

草昧肇區兩雷風驅崩角喪元孰完厥居業業單壘斧鉞就屠壯哉金吾請命發塗稽顙瀝血氣填以獻春冰朗日稚耄夾扶或偃或興聚其室廬是生武義趾歟以繼粵維叛臣率黨狂側交兵飛芻靡有寧歲旣殲彼魁乃徒斯難武義曰吁罪有等第宜磔其兇此土何戾再世興仁陰功齋齋如璞斯玉如山斯雲大田多豐曷籽曷耘番番餘齡終樂里粉堦共以儀不瑕以溫金符後先祖曾子孫白水之域松柏茂直爲艱斯通爰表初植大名之城大晝日隔永言金吾曷其有極煌煌譜宗接佩踵烏有來墓門肅立以式公德允昭後裔承則

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玉呂伯里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二十九年世祖皇帝詔立肅政廉訪司監治諸郡濟南陳公 實治慶元按覈官吏大小百餘人故工部尙書資國院使順義郡公時爲治中獨受委任條其不便於民者上府力去之會大饑乘驛詣行省言慶元瀕海地陬隘歲熟猶仰給他郡非官賑給將移徙不便執政然其言爲發粟石四萬後爲廉訪副使復治慶元遺愛炳著耄稚一口迄稱敘不置大德中楠備員翰林屬時公爲侍從每得奉議論必歷問衣冠諸族倦倦於舊治彌厚公薨將十年其子和上以儒雅善正論擢監察御史楠亦待罪集賢相與言公遺事御史則曰子實知吾先公爲詳且神道之碑未樹子宜爲銘楠謝不得辭遂次其官閥世譜而爲敘曰公系出玉呂伯里氏諱伯行大父阿魯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騎射父忽都勇冠軍伍天兵定中原因從征冒陣略地以積功領南宿州軍分鎮斬縣

後家于大名路之清豐縣焉公幼歲失勳縣母夫人徐氏躬牧蒔紉以瞻稍長命從學里中張蔡公尹大名見而奇之後從丞相阿木公征襄樊南渡江率先登復從丞相阿答海鎮揚州議以州所領四萬戶軍移鎮鄂而易鄂兩萬戶軍更戍於揚奏已準白於鄂省丞相阿里海牙使者相望訖不肯發軍淮省丞相念非公不能辦即乘驛宣上旨語竟鄂相色赤反目公前曰丞相何怒受上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懼答曰吾怒阿答海公復前曰上旨非淮相所造公怒殆怒上願亟歸相益懼具酒食謝悔乃發軍丞相奇之錄其勞以通國語專奏對歲終乘驛六上返世祖見而喜曰是黑帽使臣復來矣至元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省執政官計慮江浙事繁夥非條達數對莫能稱上意時征日本事不便念所使有詰難必忤旨遂選公驛奏奏至即罷兵還承直郎行省理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公詣御前皆得允旨以歸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帽使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溫暖潔正俾以重任宜無負相桑哥方柄政寢命不下即再守舊職丞相移省江西征獠寇奏公自輔授奉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九年授慶元路治中慶元多故宋公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麟閉門不納客公首尊禮開說俾學者師事之里胥黷踰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召庭下公責吏數罪俾書故官吏復聚謀行權酷法壞富室釀具當益官利三倍公毀其牘不行州民某某氏某以事遁江淮間傳王旨起大家十餘姓徙置淮南傲睨指畫莫敢忤郡貳南士也益張大禽霍公察其姦利曰民籍始定上計此非淮南分地曷得徙願上省白事卒止之承接聲譽疊疊出其門下會偽造印牒事敗大興路復得其所署偽籍下郡逮捕公時再為理問羣氓造庭叩首伏罪公憫緩其事卒得貫大德元年遷浙東海道肅政廉訪副使復分治慶元縣有廢湖總戎官久據湮為田將輸官租以絕口公立決以溉民田撫循瘡痍磨刮驕冗者素所習知而獨於鄉校諄切訓諭謂為宣化所宜急至今蓋有賴焉同分治官跡弛日弄事爭上謁出入無禁公手疏力按之太傅丞相答刺罕公審察賢士擢工部侍郎日從丞相騎具言江南弊事數百條丞相首肯之且命治西京賈人積逋鉅萬得其實大德八年成宗召對賜侍宴襲衣十一年成宗

崩丞相受遺鎮遏嚴整獨命公掌諸庫藏鍵鑰唯謹諸王會朝頒賚有等目公品節纖粟毋敢譁丞相益器之遂陞尙書至大元年今上皇帝時為皇太子以本部官見問今何階官再拜謝不敢遂加正議大夫俾稱其職值營繕推佛寺恩賞悉謝不受從皇太子如五臺山頓遞如法而不病於民賜白金名馬以寵之太夫人喪暮年乞歸里特賜上尊俾祭于墓仍疾趣還朝以視事省更尙書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辭再授資善大夫資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旨過江南具條所行事宜即得疾臥寓舍四年三月己卯薨年六十有一公平居簡默絕聲色謙抑自閑遇事有發發即不可犯崇善斥惡若飢渴峨冠深衣于千庭廡曲盡恩意所至率招師訓諸子御史之教實有自來晚自號德齋延祐四年特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娶曲律氏嚴整內治一不累公故所居官益自裕今封順義郡夫人男四長即御史次貌罕真習儒業以門功讓其季曰教化今為武略將軍同知河陽府事女一適衡山奴江西廉訪司僉事孫男聖童銅臺清涼山孫女二長適太傅鐵哥孫伯顏直省舍人次適駙馬丞相亦都護采兒赤長子南無釋迦以是年八月甲申葬公魏縣乃為銘銘曰
伊涼之西沈驚悍剛挽強策良樂其騰驤天祚神聖授兵龍荒湊輯部族以先顏行赴赴功星流電驅顯允宿州飛矢執受裏瘡先登獲甲以趨履彼樂土籍魏龔居篤生尙書積學以蘊力探其本游於鄉校不忤不忿展武誓身江流渾渾踰襄擣樊舟濟合盾計其功多司譯省中數奏簡亮走驛歲終黑鞮長身儀動帝瞳罷征除徭音詞鴻鐘靡忒其行弗矜以辭彼權抑之訖莫疵之再官洊歲究覈謾欺輕疑除蔓納于春熙丞相受命捕獠西江辟公佐戎解甲受降彼強先覆輶于油幢摩之沃之草其愚狂任政海隅恤薰厥厥尊而儒先俾職具訓曰維此上衣冠振振勿為隱辱養真復淳儒彥在堂父老在廡壽母委蛇介彼春醕歲亦有康絮而杭徐去馬駢駢執轡如兩公復有來爭任爭扶悅其條教激頌蘇枯同列冒歷書章劬鋤端撥審官俾執事樞不譁以嚴不激以正庀工斯程賞至僱命品秩日崇經國陳政膏竭木萎水涸魚病積憂載馳疾關

我身計其便宜昨舌莫陳教子惟忠以報國恩不夸其贏淑施後人魏縣之原松柏堅貞錫命孔熿衷對以承倬彼光大維公之成勒銘表阡永垂厥慶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楊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與師于宋厥相賈某驢懷違信誓郡將悉解體不用命播州安撫使楊惠敏公邦憲襲土守邊至是十八世矣誓于衆曰渝合盛隘荊州惴不保宋主且已降吾州遠王化聞大國有聖人當署款奉籍俾若等耆稚完聚果後降汗鋒鏑吾寧忍哉衆稽首一口曰公言是無緩於是歷誠挈州願上職方氏世祖大悅即璽書慰諭曰宋內附邊臣莫敢後播未奉命宜詔諭汝能承朕意其悉如宋制授官至元二十二年公薨是生公諱漢英字熙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氏攜朝于上京眉目刻削儀矩習如成人上摩其頂熟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孤弱可憐母子遠來宜悉以父爵錫襲之賜名賽因不花公之爲仕也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加管軍萬戶復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進資德大夫勳上護軍其治邊也改南詔驛道罷順元宣慰司升安撫司爲宣撫司分定雲地以東隸播以西隸新部減郡縣之冗員者若干屯丁之糧三去其一焉黃平素屬播宣慰使韓羅思誘諸酋長詐以爲新闢境獻于朝公發其姦而歸我使恥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軍思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土時已隸籍爲州戶焉審覈如公言使益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竟遣使者乘急傳將械公丞相與昔審覈官言無是事而韓羅思卒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桀柘亂省議用兵公言賊勢方威宜招諭之兵久無功而卒以公議相繼請降天兵討南詔道由播大發卒輦運以濟軍食隆濟賊日熾合鄂蜀二省重臣統師出征檄公以民兵從甫出師卒與賊遇公力急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籠賊復合拒迄縛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盧奔掠劫大姓依險自固黎魯在新部者亦嘯劫蟻聚攻守議未決卒命公撫諭二賊請命遂置戍兵以歸六年詔

出師復征蠻命公與田茂忠率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討他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卻部蠻爭合從公度深入絕後應乃全師還次黃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民兵守險而公以疾薨于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民王忠以絕莽孽大修洋宮招蜀之名士教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鄰壤不奉命公即括戶口租稅籍以進上大器之入朝京師弓矢較幣之賜不絕以平南功特賜玉帶兩被璽書俾世守其土預御宴輒與國戚相齒世祖嘗曰此兒聰解始得天賦仁宗則曰此子貌沈厚類異吾人復賜譯經佛圖象以寵之二相貞憲王忠獻王尤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歿道中請于朝而襲其爵寬厚重然諾嘗約以善馬贈士友友死趣贈之南北冠蓋相依者無虛歲少讀濂洛書爲詩文以體要爲主所著書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力以遊別自號爲中齋子男四嘉貞嘉蕃嘉祐嘉禧娶田氏榮祿大夫義敏公謹賢之女嘉書史善筆札封遵義郡夫人公薨之歲秋七月葬于桃溪祖域之東曾祖份宋任閭門宣贊舍人雄威軍都統贈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氏封齊安和政安康郡夫人贈永寧郡夫人祖文宋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崇德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諡章靖父即惠敏公宋任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授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諡貞順至治二年秋八月嘉貞來朝見天子於大明殿拜跪與即錫名曰延禮卜花禮宴如故事嘉貞味死言曰先臣歿有年卹典未獲敢以請詔下翰林禮部太常議追錫乃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田氏亦封播國太夫人而以忠宣所受官襲其子嘉貞爲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嘉貞踵門言曰子職在太史植德彰善宜以傳信先公隆碑未立願有述櫛謝不得辭而爲銘曰

播唐內州鮮于啓兵懷彼西夷蹂躪弗庭虎欲放汝汝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嗣興維并楊氏太師肇初往理其疆以勦以鋤相繼象賢執武靈驅棄葉昭宣臣宋奉圖中令之支踵德趾燄再世死忠守節彌勵枕戈復讎斬首以謝煜煜展功贊貢不替宋社踰南間道以前是生忠顯擢甲開先三帥締歡痛不有年立廟錫封歲時牲牷由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奇拯民脫危貽于後昆惠敏攸祗實天有命我弗敢違委心效誠世祖色怡審彼逆順朕不汝疵恭承赫奕恪事四帝弱齡奏言胸臆默計宵征邁途敕敵鍛鑄或諭以生或矢以誓提鄣一方不泯世勳威德沄沄如山出雲壽爵穹穹奚憾之云揭碑隧門萬子孫紹聞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爲金南遷都作褒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恆州刺史鎮國上將軍夫人王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盡室投巨燄一媼抱嬰兒以逃是爲禮部尚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厲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爲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爲俘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焉禮部子諱世昌爲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傾貲累結舊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即以文墨入官初署荆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訓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於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其佐荆湖調漕舟討夔府山壁夾江峻轟樛木葛藟率藏敵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焚伐蔽翳取木藟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事乃不缺在吉州治豪民絕其柄持郡守以刻急自任公以寬輔之郡事不撓有劫盜獄株連百餘戶閤牘論止坐十餘人守終不能以奪也爲轉運幕商人爭後先歲終鹽直不售公請刻籌第甲乙實巨筭俾商人自揀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言括馬料民徙戶增賦爲不便時柄臣彙哥力主議公獨以邑宰能奮言之其治武進如

當塗刑其無良者而貸假之觸詠簡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尉以盜論公慰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第子員以食光久而用武地司馬丞相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閒田歲可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貧海障崖龍巖漳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寧謐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罷當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警之乃復仕所爲詩曰樵隱集若干卷觀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晷刻不肯置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椅得交于京師其爲文詞深湛有師法嘗默器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皆第一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爲第二祖義鄉貢進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與祖常同登進士第將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知韋寧路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懿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朝贈尚書爲正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諡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今爲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願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盛矣哉某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輟尋爲文字交知且深乃來請銘銘曰

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厲行飭躬日劬載籍之蘊心聲爲言仰止不愆茲爲德源積小以高本本元雲與崇山百穀穎粟鑒觀厥初豐報匪啻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武略將軍裕州知州李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爲分地徵科供索從守令取具版籍缺落

富穡莫能考至憲宗用兵西南調發煩重推擇宜民人者爲尤難時則有若故

武略李侯排解勸勵鄉人德之死逾數十年仁聲善政歷歷在口耳在昔考循吏由身後始定今於是見之侯諱英字彥臣滑州白馬縣人弱冠襲叔父有爵以宣武將軍知滑州立條教悖孝讓會歲饑賦入莫能輸率其州民見世祖于汴啓曰兵與值饑民即逃亡將使此州爲空城敢昧死請世祖動色從其啓中統元年蝗食桑蠶賦病民獨建言約秋熟並取果逋負當以身任後至秋悉如約以入滑隸大名遠三百里糧餉轉輸不便侯請儲本州候遠近朝廷是其請方兵興時鎧甲糧餉率從豪民稱貸子母轉息旬月相倍豪民倚州督取復入見于上言不可陳對感切下其議執政政咸是之由是官償其本去其倍息別爲內府籍以誌本始行田諮詢旌別勤惰如是治滑者三十年至元二年改順德路判官尹清豐南宮兩縣二十一年授武略將軍知裕州二十五年改知房州所至以治滑爲準而滑以久任其事益章灼可考不妄嘗言叔父撫我夏厚今得以官業自拔即歸其爵兄子儀觀脩整酌庶務靜要而理得才不盡用多士惜之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娶郭氏先一年卒卒時年七十學浮屠法慈儉有度靡密總核允宜其家夫人有助焉是歲合葬于白馬縣大吳村曾祖義祖信父祐二子長元德奉政大夫龍陽州知州次元忠朝列大夫慶元路治中女四適和義郭君寶馮德臨魏仁元德娶張氏子二惠肅肅蚤世女一適郭從道元忠娶孫氏子二熙杰女一適郭守中始元德以給事東宮授贛州判官元忠佐御史府授新淦州同知公及見之戒曰壯歲長民宜清謹自重我昔罹兵艱赤手立職業若等展世勿墮暴則先德永有紹我語弗可忘也今二子所至植立滑州之效於是乎見之檇待罪太史預修累朝諸名臣列傳是則滑州行事宜有紀謁告歸里元忠以事狀請銘銘曰

爰表銘詩孫曾永傳

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蔡公神道碑銘

延祐年紀丙辰仁宗皇帝推恩羣臣考視品秩榮其祖禰及其曾大父由是單父蔡侯衍以簽事廉訪贈府君諱良輔汝弼甫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驍騎尉單父縣子妣李氏單父縣君泰定元年新天子下詔大賚內外俾就所居官皆錫命蔡侯時爲慶元路總管又贈嘉議大夫路總管上輕車都尉郡侯妣某氏郡夫人檇謁告歸里侯以郡侯事狀來請銘詳厥原自則由侯之祖父總轄府君諱旺始總轄嘗語于單父君曰吾遠祖世居徐州樹善不懈吾祿弗及食汝必有後後果與汝其與榮焉單父亦嘗語于侯曰汝祖訓語猶在耳若兄弟仕進皆祖德啓佑總轄當金南還時限河南爲內界禁不得渡河歲大饑民爭就食河北潛戒舟夜渡所全活不可紀金愈迫河南亦轉徙皆竊據自保郡人丁統領集衆萬人爲宋前導總轄往依之署以部伍徐說曰宋師入汴兵弱不可用彼將無固志難與共事統領從其策歸兵爲農而宋將卒敗衄以遁所居曹州鄉曰東村有孟氏善居貨自厚總轄避難因家焉後與孟相雄長而卒以米帛賙其閭里之貧細歲鬻鹽增滲淤算以售市悉便之至元十九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集其姻黨與素往來者敘遺言端坐以逝夫人孫氏閱十有二日相繼卒治葬東村闢板塋舊所乘馬負衣冠以從至塋悲鳴躑躅即死讀其行事則單父之追命侯兄弟膺仕之效實總轄君啓之單父天性明朗其所待接與其父率相類官雖卑一毫不以病民民益宜之家僮久役服者毀其約俾自便童不忍去願服田以終老年八十一得與束帛令以卒卒時在大德十九月某日夫人李氏權某州之女俱附于總轄塋所衍以臺察官入仕其行事正不近名去表黜妖慳悌以宜于民而寬厚有度迪祖父遺訓復以壽後與蓋未可測也季曰衡大夫趙州尹女一適汶上李孫五冲霄敏學山住某某孫女三適石定安石公安孟欽曾孫一奇山檇嘗謂爲善無不報根固膏沃彌積以興責成旦暮考其所爲不能以遠久宜矣若蔡氏祖父是誠可紀銘曰

清容居士集 卷二十六

水蹇於山積流必東磅礴委順不希其逢有截之椿鬱兮輪囷秀儀長身襲和
服醇匪高其門厥慶日增如茨之茂如木之升父緝子承既壽且康詔爾諸孫
以受簡穰厚德匪浮是庸紀錄表于隧門以闡以續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神道碑銘

元 袁 桷 撰

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

白於太原爲令族至金源氏與太原衣冠爲最盛而白氏兄弟相繼踵儒科故中大夫樞密院判官兼右司郎中輕車都尉南陽郡伯諱華字文舉其季也唐宋樞密無判官金天興帝賞器之特置職以寵由是相仍自郡伯始郡伯後居真定生子四人俱有時名君諱恪字敬甫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見于鄉先生元公好問公作詩深器之郡守上其能將薦于朝郡伯謝弗許稍長里之先進張先生耀卿愛其才獎拔力成就至元中世祖遣使詣州郡試明經生復門役君首預選弱冠試吏探姦拔冤獄具御史不能撓後爲河南按察司書吏有尉卒利孀婦財未終喪強繫於姑家既而虐其婦復不禮其姑姑告於官絕之尉卒隱其罪屢訴終喪無明文事久不決君悉疏所犯聚邑人以告婦得終養其姑焉至元十四年江南建行臺御史大夫相威公慎簡所屬署君爲掾史即條不便事凡二十大夫見世祖力陳之允十有八最著令者大辟成讞上刑部聽報可買某公田租歲減什二十八人授從仕郎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經歷改荆湖占城等處行省都事時荆湖省臣某括財恣威福君度不可與共事辭不拜後果受誅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按察司經歷遷平江丁母孀夫人憂以夫人喪葬于吳將終老焉會詔舉不附權臣自晦者有以君辭荆湖事薦于上除福建宣慰司經歷閩郡廣遠豐歉不同是歲汀州穀善收成兵所給糧不登數福泉與化穀驟踊有司議移三郡穀于汀君建言道途轉輸大無益發費粟以賑三郡歸直于汀可多得穀誠兩便有司難之君署記曰使有罪願已獨受卒如其議而官之贏糧果增倍宣慰司復爲省君治六曹文牘以俟平章某公知君簿領有能名受其籍以付吏三十一年丞相太傅公爲湖廣平章君時爲都事俾陳樞密院及本省利便侍承相入覲有旨允其奏復陞員外郎湖廣聯絡左右江官吏秩祿歲一再受俸於省地遠得不償旅食有棄

俸不願受者君建議隨所部以給迄今行之衡永戍兵耕閒田官出牛輸其租牛死不得落籍戍兵歲率錢數十萬以酬君惻然計之曰牛死當納皮角于官除故籍而以官租捐納之則得矣戍兵由是免害有省臣獻廣西地肥沃可爲田徙湖南居民往耕之當調戶五千君力言不可平章公是其議奏止之獻田者復調兵征思明發運粟入賊境道遠兩渾荷擔者各持去志君憂有他變出直募民民樂受以往峽州歲饑請粟于官有欲核驗始發君言饑民朝不及夕使核驗死當過半矣大德二年進本省理問官推誠燭幽莫有滯濫而言論風采彬彬文雅蓋以吏治濟其儒行者與四年改江西省理問官究僞楮獄得直于時翰林承旨閻公復持士論賢否有言曰白文舉父子兄弟俱有文名敬甫幼負俊聲老不入翰林谷將誰執奏爲翰林待制復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儀度閒整贊導禮祀動不踰矩蒼顏玉立真善爲領者也桷向爲翰林應奉幸得侍同朝聆議論接顏色寬厚平實言金諸老行事歷歷指掌晚自號竹梧其爲文不事雕飾扶掖後進侃侃自持知其於孝友有加也生丙午歲十有二月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卒于官年六十有三積階至朝列大夫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定路真定縣之朱洛村曾祖仲溫隱德里居妣李氏祖宗完金故贈朝列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祖妣李氏妣張氏羅氏君羅出也娶盧氏中書架閣管句順之女翰林承旨摯之女弟男五淵安福州儒學教授沅州路蒙古教授皆蚤世湛今承事郎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洙國子學正灝江西湖東道憲司書吏先卒女三長適李棠靜江路稅課提領次適甄遂良季適李權河間路某州樂壽縣尹孫男八貞采暹辟祿 樞桂孫女四曾孫男一女三湛爲元帥府都事桷適請告歸里以事狀拜且言先君子嘗得與子同院銘莫如子桷謝不敢辭乃爲之銘曰有完者圭藉之以韋不泄其溫裡祀用祇受中以生剛柔是宜木神則仁其用不跛顯用太常幼敏且岐挹其粹精飭躬以教黜明養潛爰燭姦暴匪伊求之我曷望報道在一源挈以簡要詹詹炎炎益飾其巧佩玉舒徐六轡濡如執簡以陳矢言不迂彼計功者承色善趨較以虧成卒喪其軀有高維閔茲爲守儒

恆山之陽松柏茂直詔于雲仍是謹是則應仕之初壤饒鍾奕詢彼故老曰惟祖德我銘孔昭庸告爾無斁

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馬公神道碑銘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公踵門以告曰惟吾先公隧道碑未立子職在太史勳舊死事貞逸之士嘗焯焯紀著登載金匱先公仕雖不顯其見知于世祖受學于碩師河內後進猶能誦習遺事敢以行實告它日上其事史館則子實前史官庶幾傳信可永久敢再拜以請謹按公諱充實字士輝單懷河內人父庭大父某皇朝入中原略地定圖貢詔大帥專除授嘗得署郡縣副貳兵亂大父以上名諱弗可致公八歲遭大喪從母完顏氏攜載以從其夫李侯侯長萬夫隨征六盤善謀畫裨贊李益取自助六盤爲高昌要衝高昌之俗收經史立校官地與西域接故其聲音文字詳於諸國公得其說而習焉世祖皇帝大一實字命以其國語別立文字用於印章宣勅其字母與西域相近公旁曲通暢單出雜比會其指歸學者爭詣門請業許文正公薦于上以儒服入見于柳林委曲問時事悉以國語對上大喜錫以錦帽語翰林學士承旨某公左丞相耶律公宜以爲稠人師遂僅授將仕郎懷孟路蒙古教授再授承事郎襄陽路均州判官然不樂仕進嘗曰我能知樹藝遂力治其閒田因原隰以種所宜木春華秋實茂鬱滿道過者咸曰此馬公手植也縣西有田二十餘頃皆先世業歲久勢家悉占其肥沃後服公純德始願歸其田卒酬直以受方許文正公講授鄉里時靳許可遊其門者察以歲月始命執弟子禮獨見公篤厚溫謹卽俾就列授性理大義以躬行爲先公能守之故其退讓無干進之念而恂恂里閭克修克儉皆師訓也文正公侍帝所無虛日懷孟產地黃可釀酒其脩治貴精謹上問文正卿第子孰爲誠實卽以公對公素知製法得山中石泉如法釀以進許公之薦將由是俾嚮用而事若不偶公復不以爲介豈安於命分者與後有奏爲河渠使者又將奏爲蒙古院學士皆力謝不受里中有德大師金內族年過百齡能知人壽天前後俱尊異之公甫生一日德夢其故友宋讓曰吾今爲馬家子矣後抱示之摩頂卽爲笑容噫死生事不可詰若前史所載又有若似

焉者寧勿書卒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六日年六十葬于河內縣青平村先塋之次娶劉氏征西萬戶某之女後公四年卒生二子長鑄卽元帥公次鎔朝列大夫廣西海北海道肅政廉訪副史次娶李氏生二子銳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次鋼皆蚤世女五人適陳吉甫張漢卿王某朱仲德楊某鑄男四長德潛內監尙衣次德源德淳皆國子生德淳今爲鎔後德淵府學生女四適太祝王世昌戴彥實李起宗郭成可銳男二德潤德溫曾孫一孟孫至大三子鑄爲禮部郎中推恩行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扶風郡侯諡莊惠劉氏贈扶風郡太夫人李氏封扶風郡夫人鑄官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贈公某官劉氏贈某夫人大父贈某官大母完顏氏贈某夫人嫡於是言曰仕嘗患弗及其身歿而子榮推其榮以及其先而爲善之效著矣世固有極其顯光歿無德以傳卒至于子孫流播可勝道哉元帥公中外揚歷清白益者今帥浙東事不苛求而明燭幽隱不爲己甚遺其後者猶先公之志是宜銘詩以昭來世銘曰

相彼土田或隰或陵深根平培蒼蒿以升實者缶之茹者釜之梓漆是供絲枲是輔種不亟求曰惟歲年視彼種德亦云其然溫溫馬公植善無倦仕匪蹇時從我之願經緯聲音服習訓則奉盈彌謙以退以默詔爾孫曾戰兢是承蔽芾長松勿替厥聲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諡文康閭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應期握圖肇函諸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粵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蕪無扶植儒學作成達掖卒能敷文帝庭風動八表鄆之得人號稱至盛而閭徐李孟世名以四傑焉自元至元至于大德更進迭用詰令典冊則皆閭公所獨擅公諱復字子靜幼入東平府學蜚聲炳著操筆綴詞賦音節和暢融液事理率占爲舉首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太常徐公道隆年長有聞譽不敢以後進待公在翰林最久贊書積几高下輕重擬議精切傳誦以爲楷則其待僚案擇敏秀者自近不滿意者不復強以文墨任滿不調

雖請託亦不得以敘遷故事表賤自待制而下分謬公命各爲一通輯其精頁融爲一家而別擬以示其屬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爲應奉文字進脩譟十六年陞翰林直學士十九年侍講明年兼集賢侍講學士于時兩院皆領會同館由是自應奉至侍講皆兼會同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大德元年復除翰林學士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制誥脩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世祖陞方召公草詔于上都成宗繼崩復召公上都武宗即位首上疏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朝論建之賜金錦白金以彰其直顧公老矣願致事以歸乃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給半俸以佚其老且命壻李嗣宗特授承直郎同知高唐州以侍養仁宗在東宮時知公歸特遣使賜幣命公卿設祖帳于都門外橋舊以院屬侍公入議事堂鵲峙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語簡意足不屑屑持辨爭丞相而下皆傾動一日草詔書其語意難以入國語大臣疑之有集賢學士亦出微語公召掾史具紙筆請學士改譟學士大愧卻立會食畢公改爲之而前詔一字不復用一坐大驚公以文墨自任不肯爲緊要官罷尙書省時世祖召入便殿諭以卿爲執政官何如公謝不能世祖曰知讓誠美事宜勿強成宗擇相召公密問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對益稱上意其陳于上者大較若是定孔子主祀賜孔林灑掃及祀田皆所建明與國學論廟樂所助爲多而其在憲府以敦本崇化爲先務當大德星變疏十九事皆切中弊壞成宗賜楮錢萬以優寵公受知成宗爲深嘗問其所師承金玉幣器錫賚有加仁宗初政首命召公以疾辭皇慶元年三月某日年七十有七薨其年五月葬于先塋之側公將薨時夢游祠宮有道士迎問公年口占一詩以答覺而言曰吾殆云逝矣世方倚公爲重而公不復少留可慨也矣其所爲文號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卷將傳于世橋由泰定元年得告歸里越明年公之壻奉直大夫南臺監察御史李嗣宗以書來海濱告曰子職在太史出處大致子侍承知爲詳隱碑未立願登其事于石以貽永遠橋踰蹠莫辭謹按閭氏平陽人今居高唐州曾大父衍贈嘉議大夫大司農卿永安郡公諡懿德妣

趙氏永安郡夫人祖和叔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永安郡公諡昭獻妣武氏封永安郡夫人考忠故高唐主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承國公諡惠穆妣牛氏劉氏追封承國夫人娶尹氏趙氏李氏男一嗣慶以蔭授奉訓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未任以疾卒女一孫男二翁安翁壽女適卽御史君也公既下世婦弟淮東宣慰使李處恭時爲吏部侍郎慨然曰吾寧使閭公終無以易名遂請于朝得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承國公諡文康其姊亦封承國夫人而公三世亦以令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
泰伯之曾食采於閭因邑爲氏慶源涓涓太原之閭顯武後唐戰多著名分茅爲王有孫曰象決科就文撫綏降邦拯其溺焚迢迢裔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藏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施樂善不靳教子有行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偉著執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露喬雲萬物屬靈鎮于詞垣幾四十年矜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世祖養茲國珍薦更三宗猶昔舊臣公歸白雲多士盡悼凡今日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有豐其碑寶茂聲弘播于銘詩

周瑞州神道碑銘

景定元二間賈相某隱城下盟罔宋帝理宗邀奇功外受強寇內括民業廷紳鉗舌奉風旨稍異議輒諷臺臣斥去小者歸田里大者入蠻瘴時則有豫章周公以史館檢閣入對曰李壇由山東來歸實急而求我區區一旅瞭然可見借援無功彼敗我辱招疊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墮其計陛下臨御日久不宜復蹈前轍父全逆叛著生信史已登告于祖廟壇乞改正作史者誣枉逆全行事淮東人猶能道此亦陛下在宥之所親困獸投林誠不可使縱意千索又曰臣近覲輔郡和市富室田業以備軍餉良以和糴廣造楮多楮多則楮益賤是誠不可不變通也今所在置司擇其上腴低直以酬又欲令賣田之主抱佃輸租歲或荒歉田主必當割他租以補他租既竭歸于耕夫耕夫逃亡歸于鄉役可謂獲近效而忘遠慮自漢以來納粟補官歷代循用輸粟既微補爵亦輕不足以動豪民臣宜以爲由尙書省樞密院吏員爲出身定品格立止法則

大家相胥以勸可以立辦舉可無權楮可減造矣疏入相大怒言者急擊去而公風節言論著江表公諱應合字淳叟七歲授詩書通習大義年十七父如翼贈朝奉郎母胡氏贈安人相繼卽世逮事王父友賢以卓行稱宋寧宗朝嘗旌其閭書棟華扁以賜號爲棟華周氏嘗從棟華君至近郊望邑有火光亟返奉安人樞入祠堂袖神主以出王父奇之紹定四年詞賦應鄉書不中始悔曰吾安能事雕刻乃學春秋經結廬深密探微索幽從者益衆淳祐九年應試兩浙轉運司果冠諸生十年有旨試轉運司者入別院復在首選授江陵府府學教授待次歸里授生徒曲爲講說會歲饑首率鄉黨立三事一曰貸貧民二曰濟疾苦三曰賑游末包公恢記曰是三者足補義社倉之未備十三年官江陵首講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此凡民也士無一日而不脩士不當以壯幼論師友言行去其偏黨據會立要學者深德之創鄉射齋申勵武備別立凡例以脩郡乘趙丞相蔡雅知名會宣撫荆湖辟爲元寮以志書未成辭馬公光祖帥荆湖師援夔路俾爲屬主贊書蜀事益急詔趣馬公援蜀馬公聽羣議不決公獨贊進師乃解開慶二年馬公帥沿江復佐江東兼長明道書院淳公嗣久絕詢諸池陽得五世孫偃孫以主奉粹二程遺語若干卷復以馬公命爲新金陵志自史館歸外補通判饒州後攝郡事決疑剖姦絕煩擾催督部使者爭薦之咸淳三年主管華州雲臺觀四年通判寧國府其治如番而補其前通復攝郡事大脩學宮除輪苗之不便於民復梅都官諸孫斥豪禁吏人不敢以犯相帥汪公立信舊同寮奏辟通判潭州兼參議官丞相審治行目諸賢文章無虛歲亦欲俾出門下諭意長沙毋行公不可相聞益怒會江文忠公在相位以國子監簿進擬亟命御史李珣視勅德祐元年登極恩復官是歲買相兵敗走維揚起守寧國江西以瑞缺守辟知瑞州將治兵爲固圉計與帥議不合劾去素善訓子長子天驥年六歲敏記誦宋有童子科俾習之年十一以能文詞舉後登上第人取以爲法寶字合一天驥守吉州迎以養卻甘茹蔬感慨逋迹人不知太守爲有父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眉山程尚書公許嘗語曰君理義則濂溪章表似乎圓以溪園自號爲宜維周氏籍會稽唐以憲銜官鎮遏

江州曰勅爲御史中丞銀青光祿大夫因家江州六世孫曰師教訓生徒里人稱曰一經居士又三世曰昌元妣胡氏是生棟華君子男四長卽天驥次天虎天鳳天龍女適朝奉郎經略參議官吳疇吉州教授劉明仲從仕郎潭州路湘陰令冷頤孫男十二志道某官志仁志德志學志義志立志遠志禮志行志敏志伊志崇曾孫男十六女二十四世孫十有八五世孫三娶王氏繼萬氏俱封安人其葬在吉水縣同水鄉臻善里鷓鴣山之原天鳳幼歲入官熟時言行罔缺軼備翰苑屬與之言論傾倒身履目接人則曰官簿不足恃久而曰彼兩家不可輕擄投絃歸里強使校文天鳳以泉州推官同在院未幾擄以喪子歸天鳳請銘銘曰

塞塞史君內剛以文察其要機叩于帝闕蒙恥冒功厥脛四聞我后不知惟相之云佐郡未幾輒劾以去冥心委順不懼伊沮山鏡野刻勤彼纂組謂宜掌制命則不遇教子有謨見其提符我實故臣逃空以娛叔也秉文庭誥靡渝訖訖者孫冠佩是似宦若不偶名則固替昭銘松阡以告良史

有元故贈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郭公神道碑銘大德十一年橋再入翰苑郭侯郁文卿時爲江浙行省都事獲締交焉見其受易學于侯先生得見尊公于庭下延祐五年文卿爲中書檢校余時直集賢來往益密而其尊公正席危坐凡辱交于文卿者咸執弟子禮嘗聆其言曰吾兒幸竊祿位不敢以自喜其所行事未嘗不察其指要而足以垂後者亦將以示吾子若孫居吾語子焉始兒以吏能及格爲掾都省定水縣門計功以便民民不敢謾而官費以省晉山荐饑且疾疫親歷其家去僞冒爲善藥以治得活者三千人爲宣徽都事行省都事句稽奉公增餼羊若干而浚役于松江者去其工直十有六萬石吾懼其瘠于民也民不以病是則吾之所深喜也于時衛府調卒萬五千至都城計其往復俸俱以九月集白于省大臣大臣許之至則器甲精銳士馬肅給爲諸省冠其餘稽工會程而不志苛刻於余諸孫良有望矣其在浮梁也迎余以養見其治學宮立鄉校廣弟子員知余後裔之必有以儒術顯者矣公之語於余者知其嗣必昌也公飲酒不亂道金朝遺老行事猶能

反復感慨鄉人尊爲隱君是年八月卒于京師得年七十有六公諱天祐字祐之世居汴梁封丘縣呂村祖進考誠嘗職民千夫長娶林氏汴梁爲金遷都兵逼野處僑居大名大帥器之以長千夫郭氏大墓數十兵亂蹂躪不可致而新塚猶存三房審其爲大家明矣延祐六年八月某日葬于先塋郭爲浮梁州以大資恩進封奉政大夫知宜興州驍騎尉延祐七年都授中順大夫知高郵府至治三年授中憲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泰定元年授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二年七月贈公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未幾郁改授慶元路總管檇嘗以謂貴顯之及於親必原於遠祖親榮矣而考其若子之行是猶望於後也自侍郎之無祿亞中公四歷要官桷略其治狀以待郎之言爲可證豐功茂德見於去思誠不在是也配李氏累贈陳留郡君公男四長亞中次迪嘗爲錢穀官厚海道運糧萬戶府百戶仁以黃陂主簿今爲江浙行省掾郁娶孫氏封陳留郡君子三淵渥國子生壽蚤卒迪娶崔氏子三厚娶崔氏子四仁娶孫氏亞中來乞銘銘曰

王氏先塋碑銘

延祐四年中書左丞王公出爲江浙省右丞將行天子遣使由上京傳旨曰毅其勿行七月拜中書省平章政事由是推恩如令式得贈其曾祖爲正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上護軍魯郡公妣周氏魯郡夫人於是平章拜命惕然有言曰維我祖蕃德闕華慶貽孫曾稚味實蔑克稱天子寵綏于臣子厥亦赫厚願敘先德以收合宗譜子職在太史爲我表而銘之桷謝不得辭謹按郡公名汜世家德州平原金將亡士族奔播南徙郡公有子全甫七歲隨從母走亳州稍長墾田氏由須城鄆城三徙後占籍汶上晚歲嘗謂子曰吾幼罹兵凶僅能記我考妣名字遺課舊事不復省今祖墓在平原郭東北五十里曰水務鎮我死力不能歸葬若等毋忘平原也今以平章累贈實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魯國公公二子長田玉次曰傑二女嫁張氏葛氏玉嘗一試吏輒謝去謙約無表襮策杖鄉社通廖弔煦煦無憾意今年八十有四以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魯國公致政于家始平章以詹事歸養魯公曰聖天子軫齒召至渥我雖耄尙善飯汝不效犬馬報居家何爲也又附詔使奏曰不佞老臣骸骨堅且強謹遣臣毅一心事陛下上大喜特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其配郭氏朱氏封魯郡夫人後以推恩進郡公訖封魯公魯公子三人長平章平章子思恭思齊思聖思誠思明次子謙謙子思禮思義幼子鼎鼎子思道思問曰傑魯公弟也子四人愿讓諒懋傑孫思正思進思忠思溫思益噫平原之墓由郡公得封今始有表焉郡公之若祖若父名字弗可考隆然北域則皆在其上而諸孫之與平章同高祖者凡四房猶在平原居平章振興于百年之後因郡公之追榮合譜繫族俾五世之本支橫列旁附將使之孝謹自將益昌其祖可謂厚也已銘曰

嗚呼平原土墳宅舒民用泰寧聿勤佃漁自河雲奔岳屋播連有變者難宵衣走途九折其行益南以趨由毫投汶靡定厥止稅于須城客軫以俟復還于汶以鍾以報望彼北河有隆坡陀企焉音容彰就弗磨衡門之棲輅精養和曰我此有籍我墓伊何戒而孫子勿忘勿圯番番魯公樂道趾躒允也魯公不佞以試藝而黍稷亦有魴鯉邀嬉大畫訖用肅社薦生辨章爲國之梁夸毗弗師佩瑀秉璋謬謬盡言百王避剛始事東宮爰高偃讓告疾遄歸厥聲四揚魯公在堂曰汝來庭國恩靡效慎其寐與汝車疾驅我錫斯寧鴻化惟幾靖希隆乎勿念以媚勿喜以矜帝曰汝嘉庸過南征乃晉平章哀衣具榮視品追秩三世是錫平原之塋松柏茂植維高維維曾爰曷懿德寸雲敷功下土霽澤燁燁祖芬肅爾承翼合宗別支秩秩毋紊瞻彼中林王氏之本匪租易思匪譜孰辨春秋墓門螽蟥在蠟紹聞象賢繩武以昌平章之心孝思不忘刻銘先塋久載用光

邢氏先塋碑銘

邢氏世居彰德安陽之交口村金亡大姓散走譜牒塚墓輒棄率高曾莫能考名字維邢由酒使君始著君諱植字子實幼隨父母竄處林谷親疫死從兄林

歸里力樹藝自給厚德卑讓以先業奉其兄後居城中蓄善貨取贏頗以財自振尚義急賑兄無子訖盡力治生死每曰嘗用近禮愛物近仁執信守常吾何嫌焉坐肆中有客數人買縑於肆者罷肆縑有白金遺焉追客莫及明日客至君先授之客曰果有遺不意在君所誠大長者相謝以去庚戌歲大災郡蕭侯率民攜緹缶力用命不可減至君舍乃反風侯敬禮之始以推擇為酒使歲終第籍上府實戶無所納乃悉以己財補輸之書券於君者毀不問後不肯仕鄉閭化之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有二日以壽卒于家年九十有六初娶李氏繼楊氏李生子曰德裕字裕卿風度皎皎展君所行整暢為儒吏擢本路錄事路隸某王分土俾復為酒使至元四年銓選格行授將仕郎博州路錄事遷潞州判官再遷從仕郎陽翟縣尹又遷承事郎藁城縣尹其治博州調征南軍不使富民委役於貧潞州有疑獄立剖之而讞陽翟獄尤著民王氏有婢竊其簪珥酒壺以逃盜不可得詰誤相連坐乃密詢其素所往來或曰王氏姪誘婢他之度不可俱行因殺之以利財後卒獲其姪一訊輒引服縣人大驚爭持酒殺以賀在藁城會真定無極縣軍隊長匿戌卒鎗二萬五千緝詒言室中夜遇盜告于官三年不能獲捕盜官多受罪挾疑似坐獄者三十餘人府以白樞密院咸曰是能決陽翟疑獄者檄君以問入其室左右視驗實無有盜跡呼其姪二人別居之所對皆異辭遂直入其室發床下軍鎗咸在即日獄具而君以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七初配王氏再配郭氏皆葬于交口之祖塋有子五人長曰秉仁字仁甫曰秉義某官曰秉禮曰秉智某官曰秉信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女孫七人仁甫始由憲司筮仕入掾臺省兩為太醫院行省都事鐵冶正副提舉一再為二千石治撫州興學禮士盜不敢入境治廣平亦以善理冤獄有能名郡民立去思碑以祝之今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家而藁城君卒以尚書為提舉時推恩得贈朝列大夫騎都尉河間郡伯王氏郭氏皆封河間郡太君尚書之長子溫字孟直更迭省部由御史編歷中書左司官諳習故事而克謙慎脩以禮度自處今授亞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將之官致尚書公之命曰父子俱受朝廷殊遇列三品夙夜兢惕實為先德淳蓄再世

以昌恩後人徒知邢氏之盛而莫知二祖之勗善培本者若是願刻諸墓上因子銘以昭示于後乃銘曰

雲雷之交經綸靡寧上降下騰甲拆是承勗儉于躬不企其成蓄極斯泰奕振亨折獄探情罔用口才膏以裕衆茲惟艱哉維子維孫享其胚胎仰俯橋梓播美益培霜雨濡降永思彌虔詔而後昆絜其簋邊仕以飭身止以樂全過者必式茲為邢氏厚德之阡

任氏先塋碑銘

青齊由尚父啓封土沃民阜擅魚鹽之利山水險阨雄偉冠鄰壤昔時宰輔願優逸自便者爭乞守是土勝概見於職方氏數千年威矣劉豫倪父子背宋以千里赤子驅為兵徒犯順滅德金主悟其元惡傳旨就戮而青齊戶口物故過半完聚未幾李壇復懷逆抗拒齊部所領益莽為墟落痛矣哉任姓世著滕州傳緒益遠有元帥府君諱杞以宏諱府君為遠祖葬于薛河源宏有七子擢文武科墓碑燬落今由元帥府君始可譜府君娶王氏二子長曰銳金武舉進士終千夫長次曰釗字某某幼長戈草篤考古今成敗以進取自任鬱不得志持素所講習訓導鄉黨陳義抑惡片言總榮恥薰受以化咸曰繁任公所成就郡縣以其行舉于朝辟行軍總管再舉沂州臨沂令皆謝疾不就始由沂州歸于滕築室祖墓一日蔓火燎于野逼墓次公號泣伏墓所有頃火由宅行郡嘗上其事府君曰吾得歸故里守丘隴奚外慕焉美譽容個儻以隱逸自傲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六日年八十有一卒以孫貴贈樂安郡伯娶周氏贈樂安郡君三子長曰榮曰滋曰英榮由元帥府知事陞閩海道提刑按察司經歷以不樂入嶺嶠改授廬州嘉興總管府知事善心計仕泊如也以子貴贈某官樂安郡侯娶單氏贈樂安郡君生子四長曰居敬善吏事所至有能名為建康殷陽路總管今以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娶王氏樂安郡夫人尚書子擇善承務郎樞密院都事執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譯從事女三孫三曾孫三曾孫女一曰居禮房娶李氏七子師善中政院管庫兼善泰寧路司獄思善蚤世明善進善悅善從善始學仕曰居仁房居仁為廬房總管府經歷娶王氏馬氏志善適善

達善宗善曰居義房娶丁氏伯善性善友善合子孫與曾孫四十一人郡伯次
子曰滋房娶李氏生子四居安居信居寬居合孫與女二十一人郡伯季子
曰英房四子居實居慶居厚居德合子女十人嗚呼由府君至于今凡五世通
其譜幾百人世莫可儼豈非其孝感于鬼神蓄極以通故仕者振于朝而其未
仕者各相勉思繩祖武以自顯匪表于墓則曷以彰感德擇善深湛雅思見事
不苟與桷同備屬翰苑厚善而尚書亦屢瞻其儀度俾有述焉奚敢辭銘曰
滕薛之間任國首封傳於東都齒秩有崇禮食是問邈其遺風泱泱三齊絲枲
沃豐執智秉機厥俗攸同允也府君厄於兵難閱詳與衰訓言閒閒左閭右塾
化其悃姦隱身墓廬以號以攀仕不強希榮恥莫干雲藏靈淵磅礴蒼鬱朝瞻
千陵百谷瀾溢德感莫居子孫秩秩聿來墓門展祀芬苾敘昭辨穆孝謹罔失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元 袁 桷 譔

墓誌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墓誌銘

代院長作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熙事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骨于里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緘五千復給舟車傳費俾其喪歸將行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敘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于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人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真學士公之爲待講也言江南箕箒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微爲下臣執權竊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嘗若割切無隱而世祖皇帝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公爲公奏私負歲積皇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通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昭合明著如是曾祖伯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承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閭城首言力行致知清蘭惟高沈默自秘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疏數翕嘗其持家簡泊無復商榷計慮非深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世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有一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

歸橐中裝千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爲承事

郎同知瑞安州事孟實温州路蒙古學教授孟實將以廢入官以某年某月某

日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威

商士之恪謹溫遜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大小共爲帝

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

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驚內澡玉雪誦聲清泠鏗出

金鐵響九關壬人殞魂維帝有訓四方千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環麓茂

一息以往繫昇之豐維時之通尙詔後人以封以崇

奉訓大夫昌平等處屯田總管贈亞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宣

寧郡侯劉公墓誌銘

太祖皇帝沈幾整武盛金踰南乃肇定中原物土萌孽橫出迭變莫能稱上意

將草芟而獸蒐之久而曰噫吾赤子也始料其民俾執藝不作故家大姓爭占

籍自詣遂得脫鋒鏑野處以居飭材辨器咸精其能而人益效用國以富強猗

歟威哉故昌平屯田總管劉侯之祖仁時爲金軍器局副使治于汴至是率其

屬徙北以行副使之考秉文家河南世儒族讀書通大義審金將亡兩河大饑

家故饒傾所積以食餓者或曰歲暮饑宜善蓄以俟府君曰國迫民流旦夕當

走守穀可乎守子孫可乎後副使由燕居宣德奉府君以養終葬于宣德爲祖

域首焉副使隨軍而北也諸匠官所領道亡過半獨副使整部伍工作皆完繕

帥大人奇勉之曰吾當入白上擢以美官卒俾見太宗皇帝授諸路人匠提舉

後陞總管以終其配馬氏故涿郡馬令公之女孫男三人長伯英雲州判官季

伯豪安平縣尹仲昌平君諱伯傑字巨卿習土俗騎射尤善諸部語言初從

其父至大興見尹郭汝梅郭以能理劇知名等鑒識一見即命佐麾下使候賓

館使者鞭帽駢集指畫不可辨能悉其語意周折省約使各慰謝以去尹益取

自近壬子春憲宗獵朔州柳林尹日扈從治供頓一日上問尹近郊歲入州戶

藉多寡升擢對輒從旁具對其習上喜顧侍臣曰是人宜爲官官寧有不能會供應官忤旨受誅乃授警巡院判官即不避署事先白所司言京師號買區奇貨善物可立致官減其直歲盡且不與雖百置市令無益卒如所白而官取需始輯秣滿府咸曰捨劉君孰使還本院副使再遷院使歷院四曰大興宛平易縣樂陵循撫慰倉卒泛索不假氣色卒不使煩擾事益以理古言京師號難治若內縣得一善滿輒蹈足以去君所爲官凡七遷皆畿赤繁職使忤貴近一斥不復上驅民迎合將促數苛擾曷得更取迭用以自顯若是則其治狀可無愧矣其治樂陵也鷹房數百人從旁縣來糶肉滿馬尾意樂陵可稱意讀令諭之召其首曰使果犯誠不贊汝卒避去推樂陵所爲政其治宅縣與府院蓋可知也後爲昌平路屯田總管積官至奉訓大夫卒以至元二十三年四月某日年六十有五其葬在大興縣招賢鄉烽臺村之原男六安易縣尉蚤世弼監太倉支納致事裕宗皇帝年勞補官積遷中大夫建康路總管府事佐承務郎同知深州事敏從仕郎深州判官敬承事郎藏珍庫使女三長適幽州賀進次適承務郎尚舍監承蕭某次適嵩州判官田從義孫男九可大將仕郎同知馬籠州事可久蚤世可浩崇祥院尚印可任幼侍東宮進義校尉行篋司藥局副使可復可真國子生餘尚幼孫女五長適安平王某次適幽州郭炫保定千傑幽州朱棟蔚州宋某延祐中贈典行致官三品得贈二代始追封亞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宣寧郡侯夫人宋氏宣寧郡夫人而祖父亦贈中順大夫宣德府知府騎尉尉宣寧郡伯配某氏宣寧郡君楠往與太常博士楊君宗瑞游過其塾見劉氏諸孫齊襟受經雍穆有度而建康公禮法自持未老倦游蕭然以門戶訓勉今觀博士行述儒素之積實由河南來禮不忘其本遭時熙明將於是乎振遂不讓而爲銘銘曰

魏魏元后成玄功鉅戈誕指中州從鷹鷂鼠竄耄與童土金石木獸草工各飭攸職程作供徒彼儒族漸勁雄敦甲泰貢朝紫宮語言清琅續耳聰指掌代對剖臆胸天府赤縣更選庸貴瘠獷伏坻容容游刃不缺至理通大椿靈根壤墳豐美蔭蔽蒂宏閭崇鑑銘堅珉德彌隆

將仕佐郎信州路儒學教授陳君墓誌銘

大德丁未余供奉翰林與廣信陳志仲游粹然以容慎密不妄言間語昔時祖子孫家慶故事志仲莞爾言曰吾大父迪功君大母程夫人懼兵難時年七十餘我嚴君衛鄉保入侍二老人嬉戲盤饋奉禮如昔迪功君年愈高別築華山梅堂以奉益不復知有世事于時諸孫實五世矣迪功君號南隱翁終時年九十有四方南隱翁無恙時諸父皆逝唯吾老人力整門戶訓兄弟子後以儒術興者凡若干人幸爲我記華山焉己酉歲秩滿南歸余師剡源戴先生教授信州亦還言廣信多郡博士獨陳博士溫謹材智篤素慎行爲第一方有司急庸調徵儒生幾二千人能力言而盡復其役汝官京師有名敏學字志仲者其子也與之游乎未幾志仲以信州教授致仕命歸榮其親後爲宮師府司經典籍稍遷太常留錢塘遇之則又曰吾親年七十時嘗爲書授敏學曰年而至仕非古也壯者必仕仕不求祿養吾親大父年不敢致幸氣血康完若二兄恂恂善持家勉若以仕勿懼也皇慶癸丑余復入史館志仲則以太常舉將爲博士冬十有一月計至凡所與游者皆入弔越三日凶服踵門泣不能言以國子博士虞集之狀授檇俾爲銘君諱萬里字德甫弋陽縣人幼善屬文長從工部侍郎諱公永學詞章起居郎徐公直方受理學謝公枋得張公卿弼植志節咸淳癸酉薦于鄉後起家廣信書院大修燕居堂面帶湖立諸生論古今成敗道理遺言微旨文質益損皆口授手畫諸生不忍去請于官留帶湖凡十年南隱翁卒學者咸會葬焉雅性寬厚善清言與人交久而彌篤歉歲疾札發粟施藥以全活家多書讎證成善本謂諸子孫天佚吾老吾遺爾書守儒爲準守身爲本餘何言哉壯歲慨然慕詞學故於章啓語尤精噫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詞科番陽三洪公周文忠公迄致清顯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闡正學彌實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尚書王公應麟公曰中是科者實有命晚歲問難無以承諸生徒自辱爾爾聞是語愧汗累日今幸與志仲交意謂從廣信山中論竟斯道今不可得矣屬續之日戒勿用浮屠事實以九月某日卒得年七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將葬于永年鄉之吉田曾祖謙道祖應隆考文光卽迪功君也長子誼次

天驥皆爲郡學官先娶程氏出次敏學將仕郎太常太祝今方氏出女三長適方巖次徐某次方天祐孫男七人長師中第五孫弘爲大都路儒學錄孫女五人曾孫女二人楠嘗謂士患不得名巖居谷隱一時推可多任俠尙輕重若先生者休然養名平進安時鄉閭化之郡縣企之孫曾承之歿有餘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陳氏之門見之矣是宜爲銘銘曰

日劬其躬以濟其逢不逢樂天倚齡以終帶湖之徒來會幽宮彼列者泉樹之青松而子而孫慎其延弘式昭墓門百祀弗窮

陳士直墓誌銘

咸淳三年浙西提點刑獄戶部陳公卒大臣以公清直挺著特官其子鬻伯是曰貴白甫有子命名長曰紹廉季曰紹庭廉言清庭言直也壬午歲余過奉化入其里居拜戶部夫人于堂下退揖貴白甫于賓次識二子焉其季紺頂斑襦眉目刻成煜然碧光流几席稍長羣諸生誦聲琅琅端默絕外嗜又十年貴白甫居徙江游復入城僑館則季已加冠字曰士直神益完貌益整肅客侍立無倚怠退具醪茗動中周折不復俟指顧間從士直坐書室鉛黃森錯卷帙整束受業退暇琴清潤花竹手植如幢列人咸曰誠有子楠則曰是宜壽且傳噫世肖彫爾夸者馳侈靡卑者淪頹仆幼儀雅言耳目不相接垂三十年脫有能自樹植皆野人簞子椎魯不入繩墨獨士直以故家兒接受薰熟而貴白甫身教簡易故人皆愛士直靜且和足以蔚其宗余亦愛士直將挈而充之使益有令聞大德丁未余官禁林有言士直遵海東游京師遲之不復至已酉歸里貴白甫泣且言曰吾紹庭甫壯以九月某日亡矣其死也遺筆敘訣無恒語獨屬兄置後以慰父母明年春兄果得男曰鑄配汪氏遂育以成其言葬地在宅西嶼山以辛亥十有二月某日空俾楠銘謹按官譜曾祖諱某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祖諱肖孫朝奉大夫戶部郎中浙西提點刑獄嗟夫世患不能持身既壯且脩振衣康莊御轡遠騁其進莫可止輪蹂輓敗卒歸于命貴白甫秉德師古迄逢不淑莫紓其悲以貌期稱余復失之天乎是果不可知也庸銘以慰而翁銘曰

有煜者珠復沈于淵云誰尸之蒼蒼維天雲乘嶼山北食歸復詔而兄子以衍以續

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爲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卽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于時新定方向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己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還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炯聳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復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楠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動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姜江西諸賢力肆于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聞隻語悉囿以爲文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薦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感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孤托于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椅實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歷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先生爲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漸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年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爲水火燬沒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焯焯所傳又

皆無是事噫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曾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灝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爲宗學諭篤厚爲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窆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壻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于鄞于宣于杭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最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楠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敢辭銘曰

桓桓戴系立氏以謚信都九江集禮秉衡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于剡貞德彌勵琅然孤桐不詔其逢浩歸衡明邇焉冥鴻二季重輝續其高風寔經暢豫雅言春容厥壤大牙旁邑是著方門之支本茂華附展世斯赫宗疊攸輔說說餘慶聿踵先武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煜者光不堦不凌在泮峨冠掩耳以行世稱長襜祗擊其亨千塗競譌一轍交走正岐前驅白首莫疚發其粹精如瘡脫口如嚙在手如藥在肘屢躡于艱秉禮益開有泉潺湲有佩珊珊駕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丘樊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爲南彼鬱者北告而嗣予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周隱君墓誌銘

先王盛時以三物教民六行之不脩則設刑以糾之是六者切於人道之日用故嚴以爲之防其理然也降於戰國彝倫益敷孝友著於列傳擁強贊持短長縱恣郡國作史者復傳其事豈誠有激於世乎納粟之令行虛文益張實不見於鄉黨執筆以揚人之美不僞則伎吁可懼也至廬陵曾君巽申與楠同在翰林壯其姻家周隱君之行曰君諱天錫字極翁吉安路安福州人曾大父大成大父宗元平實自持以累舉恩授迪功郎臨江軍新喻縣丞兄九鼎篤信行歲饑能損粟直以售遇朋友急厄傾貲解援裕如也年內翰林領史事將薦以自近後不果文丞相信公斲許可扁其齋居曰信太學博士劉君辰翁實銘之是生隱君嘗以詞賦上轉運所江丞相讀其文奇之事親盡孝侍疾治喪悉如禮以遵父志其待於族姻洽於鄉鄰者彌有廣焉性不事表襮勤之仕謝曰吾求全吾初遂因以自號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年五十有二以卒娶蕭氏男長孺

將仕郎征東等處儒學提舉孫男三福祺積孫女四延祐五年四月甲辰葬柏溪之橫原讀其狀則知夫厚德之延非一世繼志紹聞久而彌光泉壤於山木生於地磅礴鬱積有自來矣君之遠祖廣爲南唐節度押衙積善爲御史階金紫唐廣明以來有是官曾君平居語不妄孫預曾壻也曾之先君監察御史縣桂陽時爲湖南主文實拔君爲首選事可證若是銘曰

以溢

楊府君墓誌銘

江南官簿大家運統合一緒墜牒散流降不復可考或者謂聲聞詭激德不稱名馴致是理味其語淵乎有旨哉箕疇敘五福首次以富終之以考終命而祿位弗敘若是則尸祿位者私善惡喜怒哀鉤名挈譽幸終其身其禍可勝道哉至治元年余校文南宮得一士曰張純仁廣信人也調鄞縣丞鄞爲余里會謁告歸純仁踵門以其舅氏之狀請銘其受氏爲武夷楊氏楊由侍讀學士徽之翰林學士億顯後有從信之弋陽今爲弋陽人其曾祖諱崧祖元龍考汝翼妣妣三世曰李氏程氏江氏考能詩有集曰醉吟李君明通敘之君名謙之字謙叔嘗監麻沙鎮後不復仕其所從師曰謝公君直純仁之祖教授君某其事親有誣其考以重罪君總角詣庭直其寃其居室銖黍充枵使善裕其施于鄉損粟直以濟饑買田以助縣庠其宅南有重巖水石君能專美獨樂之其娶熊氏閭助迄成其家子三長昭德次拱辰先卒季進德孫男九孫女六曾孫一其生在寶祐丙辰卒以泰定元年正月某日年六十有九其葬在武石山噫所謂五福斯備者歟其自號曰謙山名字與號若不相捨茲其爲延永也大矣是宜銘銘曰世以祿夸我弗企之積小以高莫或躡之峨峨長松美蔭日疏迄樂其全弗僭弗踰武石之山固爾體魄爰廣墓門過者是式

劉隱君墓誌銘

五經之學由宋諸儒先緝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樵易首王洙東萊呂祖謙氏後始定十二篇胡宏氏辨周官余廷椿乃漸次第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援拾

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天台劉君正仲諱莊孫始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爲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所爲書曰易志一十卷詩傳音指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其論春秋爲魯史之舊是則發揚先儒之遺旨喜著書能以詞藻達幽隱復爲論語章指老子發微楚辭補註音釋深衣者而其所爲詩文曰芳潤藁凡五十卷和陶詩一卷噫多矣哉學患不博博矣其必不能以精也士生于今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以達于海蓋其書具在獵英聚珍朝成夕上敏而求之者良不以爲艱是則於劉君見之君少學古文湛深隱伏不見其涯涘落筆數百語詩工次和愈作愈平順而幽愁感歎思其平昔狀其騷窘鑒燭清澈物莫有逃遁者性嗜酒不解治生業幼侍其父府君昇自爲師弟子從閩風舒先生岳祥游唱和不輟空林絕嶂目接耳受一寓於諷詠晚歲先會稽郡公延入塾教諸甥姪相與論經旨往復不避輩行蓋君篤信周官而不鄙每置議君亦不以爲忤在太學五年不善爲同輩文字不獲釋褐今其所爲書先師尚書王公總而敘之大德六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後七年卒子三長主一早天次存翁學翁女一適董可傳葬于士與之龜峯劉爲寧海儒族八世祖世充爲吳越王錢氏板授官閩風里有二劉曰和叔曰允叔於君爲曾叔祖有文名不大光顯至君父子亦若是今遺書具在詎果無傳也邪曾祖某祖某妣某氏其子存翁嘗請銘以久官翰林不克爲至是二十有四年矣今復有請愀然謝曰隱君振華續光將大有傳者舊漸盡摘敢不自勵銘曰

探微證墜前哲功後學勳襲誦離蒙偉哉卓識公畢同輪困卷帙浩不窮冥搜玄象歌飄飄弄筆爲戲箋魚蟲辟雍三黜命莫逢紀述有在蓄極值墓門永揭昭儒宗

曹士弘墓誌銘

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宋祚歷三百餘年經國之綱領治迹之盛衰實書以示後其義自見深文巧避多出其子孫而爲國諱

者掩而益彰沿襲不決何以傳信吾友曹士弘甫深憂之蒐撫遺逸不替於昔時之議論自成一大家其實穿出入年經月緯誅其私心附以旁證莫能逃遁摘往歲亦嘗以是自任故書燬廢不復敢因微言曰帝在房陵豈乾侯之例邪外大夫不書卒書卒者其是邪士弘甫撫掌大以愚言爲然嘗約吾二人當必任是事嗚呼士弘甫今往矣以余之識闇志荒不復能有成矣士弘甫讀書目過卽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爲之準其見於用也不卑於簿領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覆護以捨短故舉世一皆以爲賢奉親孝事兄以恭訓諸生專席廣說耳領心會爭踵門受業後卒致顯仕初爲郡史燕公公楠爲大司農辟以自近歷婺州純孝慶元丈亭廣德陳揚村杭村巡檢後入銓曹復授陳揚村揚村父老咸曰是嘗攝吾里者矣曹君善撫字今年饑必賑我我何之君諱毅武惠王裔孫五世祖某從隆祐太后避兵過廬陵因家焉曾祖某祖某父某有詩集六卷祖妣鄒氏妣羅氏鄒氏以叔父某太學釋褐恩封孺人所爲文若干卷纂言行編曰鉤玄凡五十六卷疾革命諸子曰必返汝祖母故塋吾魂氣無不之得地卽埋我卒以至大三年四月某日年五十有二子男五人汝霖今爲兩浙轉運司書吏汝舟饒州器資宣州皆以秀才舉馳以醫業入仕幼桐孫女一適劉某先卒孫男女七嗚呼人嘗恨位卑齷齪媚上甚則策功利以求進名在罪籍不自悔王公貴人持與奪生殺身死無足稱道較士弘所負所傳得失爲何如也先師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爲文錢之曰闕里高第冉有用矛撻遲爲右士弘爲此官文武同方之道也侍講學士張公伯淳則曰伯淳官慶元士弘在慈溪與之友不敢吏朱雲也汝霖汝舟皆能世其學泰定二年汝舟以書抵余求銘實不敢辭銘曰

飽也不食我心孔悲聿求王明以策以馳輪困知聞如山蘇雲纂史闡名不屑於文緝墜紹緒執筆是紀年不稱德傳世則偉作銘允哀以詔我同志

陳縣尉墓誌銘

咸淳間十稔諸縣獨奉化號多士流出入太學上南宮亡慮十餘人于時蜚聲秀穎旁縣皆斂手避讓一時傳誦習讀謂清選不歲月可馴致未幾皇元合一

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疎糲自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爲農陳君亦咸淳甲戌進士不自矜褻接幼待賤謙挹愈加混跡蒿簪不知其爲故官而得年且八十有一有子漢復能以儒自守其視前數公良寬過矣君諱觀字國秀嘗調臨安府新城縣尉十世祖棠尉奉化因占籍焉子孫曰蕃其最顯者曰太學博士著於君爲兄博士倅貳臨安君館于其家君之考承務亦在館既策名客館其兄復賀其父人咸榮之晚歲足不入城府州爭迎致率諸生以請業君一至卽謝去徜徉嚴整侍博士窮幽抉奇連唱屬和有帙曰棟蓀集其自爲詩文曰竅蚓集蒿里集延祐五年三月疾忽作猶力書中庸一章以授漢是月某日卒祖諱某妣戴氏以守節著事見州志考其承務郎妣臧氏董氏孫男二時說時敏孫女一已嫁次未行今葬剡源鄉畢駐里附于曾祖迪功某之兆銘曰

日垂崦嵫亦既見斗實命不逢怨則屢疚布衣便便迄享大年執其韋編戒子于傳維陳令族詩書是續作銘昭昭以告必復

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

大德七年摘官翰林史先生以書見貽不獲領後二十年子壁孫彙其書彙以示反復痛悼策勵于摘爲其重今揭要而表之曰斯文剝喪餘數十年師表郡縣學者應格則得未嘗于其人後生不說學亦未嘗知學別爲務實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虛談冀也又曰吾將死得子文表于墓摘拜手讀之泫然以泣先生於外家爲舅氏猶記拜先生於獨善坊論宦族繼屬文詞顯著獨缺自吳丞相開新河有相者曰邇後當踵有之甥宜自重先生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缺不溺於謾聞剖釋正大而折衷一歸於前哲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僞以暴其罪正色憤悱若造庭而受其責也爲文邃古不雜異說手抄口講更僕不能以盡孝悌遜讓知其出自然也先生諱蒙卿字景正生而奇領秀目七歲善屬文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經復兼詞賦江文忠公萬里常參政挺時爲大小司成器待之咸淳元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復州景陵縣主簿呂少保文德帥鄂檄入幕呂命先生勉蜀帥溫和解正陽圍溫疑呂猜阻不肯發微語

撼之卽就道凡所需器物一夕以辦溫實先公帳下校卻立曰史監軍誠有子調穿山鹽場論義勸輸戶不知有筆榷十年改江陰教授復改平江至是不復仕故其詩文多感憤自喻禮部尙書王公應麟嘗勉曰思深辭悲學陶靖節其得之維郵史族號相門曾祖諱滋蚤夭贈中散大夫祖諱彌鞏司封郎中贈少師司封以儒學致顯當貴盛時獨卑退自持鄉人稱爲獨善先生妣臧氏華國夫人考諱肯之中大夫湖北提刑兼知常德府贈太中大夫妣趙氏周氏碩人太中熟邊事折衝料變有大帥才時宰尼之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昂學易春秋一年復歸國學乃中上第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寤先生識足以窺淵懿經緯一原合師友之旨老而彌實確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自號靜清晚歲罹厄窮講道不輟從者益衆天台多名山心樂之僑居者八年大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疾漸革語諸子曰我死必歸葬不能得資良累汝汝有志其果能成也是歲十有一月柩歸祖墓明年葬于陽堂鄉穆輿之原娶陸氏朝請大夫將作監合之女子壁孫莖孫坐孫臺孫女伯侄適葉信公夢鼎之孫揆翁仲忱適紹興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之曾孫世演二女未行有文集二十卷易究一十卷託永遠於少賤誠不敢承命歲月逾邁而壁孫能遵守不貳奉遺言以請曷敢以不腆爲辭銘曰

貞絜陸沈志裂金石秉言無郵厄則執職驥伏于裏不稱其德塊獨結約忿決胸臆持九障瀾盡瘁不休卒昌者各履空靡憂生爲完人歸藏于丘有子紹學曷怨以尤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浦經歷墓誌銘

大德丙午桢與吳郡浦源如淵同佐吏局吏局總翰林職清簡屬筆將既輒羣坐臧否今古如淵不出口一日正襟瞪目援酌是否纘纘數百語經史綜錯深切治道且曰吾家君重然諾慷慨子歸且往見是歲還吳始納謁焉見其設席尋丈車屨沓戶限茗絕觴舉輒口數州郡靡敵事傾耳點首皆僑寓達官奇其言將引以爲他日助未幾授漕運府知事朝貴人俾乘驛來京師昌言漕計十數事不便朝從其言即陞爲經歷壬子歲桢留吳最久遂益得奉議論痛言田稅民役上下交困乏將繕治其說於素所傾密者于時以婉語止之曰害不什一除旁出苛擾殆將重病之君立悟乃止後授黃州錄事判官延祐乙卯君年六十一矣嘗謂知己多行事少平時措念挺挺可表著迄莫能自見一有委使排根抉蠹將欣然盡瘁方受檄推考而卒以疾至大故實四月庚午也嗚呼成周以三物教萬民降于司馬遷憤世嫉邪獨致意任俠君周於事物激不近刻任重致遠出戶而日昃噫幸歟其不幸歟浦爲吳郡著姓君諱椿字世家岷山州曾大父某大父某植德潛閎父某貧而好施君少試吏以曲直視事不肯有高下簡易絕城府解排紕微磊落輒自許壯歲恥同凡輩始辟漕運府史熟其利害府薦于朝爲照磨三遷爲府經歷晚授黃州而志意莫遂詎命也夫娶陳氏男五長原以編脩官授承事郎常熟州判官次厚與陳夫人先七歲卒次湜浩津女嫁同里嚴震孫男五孫女二六月乙酉葬長洲縣陳墩之原銘曰

璞隱于荆彼士泣之驥伏于車曷予繫之成者匪天爲者匪人不成不爲其風肫肫聿昌其始有子文偉高丘永安是謂受祉

司天管句焦君墓誌銘

長安焦氏世遠軼莫究宗譜有諱紹先者金汰武時始著進士籍生子繼祖爲

河南招討使招討生餘慶第詞賦科仕至中順大夫雲陽縣令金將亡國勢蹙債日挈郡南徙達官重族棄播不自保雲陽號儒家乃讀建除候占等書察便利生死法爲隱避計死未幾有子曰永字某益究術自秘天兵下陝率里閭孥屬二百九人道金洋入蜀門蜀附定悉完聚歸後家岐陽遂以術顯靈臺因官焉至元庚辰靈臺卒年六十有八男二榮陝西四川陰陽提舉顯廣元路歸興倉使女一適輔某孫男四澤臨泚府稅務大使將仕郎同知益良州事渥岳州路陰陽教授沈延安路陰陽教授其葬在咸寧縣龍首鄉南岡合配胡氏附大德丁未孫沈奉集賢宋公所爲先塋碑與靈臺君之事狀謁某京師且曰吾祖不顯于儒躬遭險難食藝保緒晚歲聚經史探玩意若有侯性溫重無忤色紛難急乏力盡不瘁諸父兄蘄然自持承芬振華挈挈自厲匪我祖先德疇克有賴敢以是乞銘銘曰

起儒維曾逃艱以承魄藏止止昭爾孫子俾復其始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

君諱之綱字漢臣金以詞賦舉進士君爲詞賦大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以示學者窮幽闡微合金宋體指摘昔人鉅作毅然不少讓上論隋唐曲盡幽眇久而曰是果爲學邪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張胡蔡爲根柢窮春秋易二經其言春秋失始三傳左氏誣爲甚常事不書聖人之旨也易更三聖麻衣誠爲書夫子十翼功並日月其言與朱文公合當是時南北蓋未混也意識卓絕尙友於千載其言論金士疑之宋號以儒立國論亦如君言其所爲書東齋默志三卷皆經說也通融賦說三卷舉子學也麟臺雜著七卷其所爲詩文也皇元略中原定地戊戌歲始招輯儒士君以明經選益都于時李璫以諸侯兵分省君以府學教授佐省事璫喜儒間問攻戰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君講經曰使民以時相君不知也璫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唐世河北將士尊藩鎮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遂黜爲滕州滕縣尉讒者復以默誌羅君禍後璫果就誅而君亦已下世中統四年八月某日也年七十有五配李氏郭氏嗚呼崎嶇兵塵士悉以童習自守磅礴河漢橫

流塞而天源深非君其誰邪淄川楊公序其文矣君世家單州後徙濟州祖鐸父輩俱金進士配翟氏子敬至元十三年中明經無祿即世孫天麟十七年亦中明經次鳳以積勞爲益都路臨朐縣尹今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經歷次子龍代州儒學正曾孫若干人鳳靖共宜官愀然言曰祖父節行經學先哲推重子嘗爲文字官願誌墓道遂讀其所爲書以敘乃爲銘銘曰

魯聖絕學無極宮曲說恣臆紛翻浮聲急響曼以繁青紫決拾靡覩顏夫子勇志捐軀項手持寸膠青軍閭雲金駭駭曰曰還佐鎮陳誼數斥逐拂衣避席彼構譏寥寥道統孰異分正轍前趨南北貫厥功茂著儒碩先遺文傳信銘永刊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

元貞元年榜掌呂成公歸澤祠于時壽俊有數公能言乾道淳熙遺事嘗曰麗澤選不輕二潘君真名士子繼二潘亦僅僅焉大潘君吾里人以介直忿世死小潘君弼良輔處之麗水人介亦相近氣適年咸用世必得善譽子善識之未幾良輔來金華望之魁偉壁立瞪目拱手廣席參錯未始出半語稍論古事輒躍然纏屬穿貫握手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真交承矣後游京師授贛州教授見中丞崔公議論剴發相感動關絡解剔不爲翕翕附中丞喜聞四方利病即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勾架閣兼照磨是後余亦入爲太史屬臺使者旁午入奏事咸言良輔有御史才廣東副元帥囊臺峒寇稍廉察即縱寇搖動斂手弗敢問遂悉發其姦蠹德慶路官通糧三萬石劾具幕長不法數事聞于臺立罷之監司欽察公悉付以事副帥益鬱怒誘引亡賴誣讒會省臺停其職而以君劾罷者復所居官未幾御史言論劾者罪著不宜復然君卒以是去江南行臺御史列署薦君宜久任憲職于時崔公已卽世不復任君矣大德十年復爲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爲準關田築宮訓士嚴整力請于官而復其役皇慶二年授龍興路司獄不卑其職悉疏宜行者以盡心焉部使者修公憲府舊屬命治佐劄專利者凡得八百人悉除去之會修公去官不逞復以他事相詰誤強訴者引君然君自是抑氣不能食以死嗟夫士患不得名名與謗常角立味味後福

善不近名誠有爲而言也若是者君幾近之矣君族祖父曰叔豹曰杞世儒科皆至二千石曾祖恕樂道不仕大父屋太學進士脩職郎平江府吳江縣丞父應發薦于鄉文行瑰偉士尊稱之君幼孤母項氏招師教授俾植立其爲文辭浩漾勢威衝激巖嶽風止瀾靜卒不露飄泊其善養氣者與所爲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易管見四卷詩一卷藏于家元配何氏子二人曰龍吉鳳翔女三人長適常輪次林定老徐天祐再娶陸氏子二人鼎臣衡孫女一人適林街三娶陳氏女二人尙幼曰昇曰鑑皆庶生孫男女各四人君卒於延祐 年七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櫛在翰苑時嘗以君薦于承旨程公程公曰吾固知之得無以南士累乎相笑而止至治元年二月承徵至京師預考禮部進士策名得林定老後登上第授奉化州同知定老踵門拜且言曰潘君實婦翁先生嘗知之矣將以今年八月庚申葬朱溪祖墓敢以銘請又言婦翁嘗從先人先人卒定老生未周屹屹撫字終以女妻之由是悲且歎曰師友道喪久矣是尤宜書銘曰

長紳峨冠日出脂韋莫室其逢委蛇以嬉白駒在谷不屑不辱決臆過都執紼其足生人匪艱成之實難九泥障流彼駛者繁氣直以堅維德之完謂隘不由其名奚傳

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

慈溪黃宗卿震之子叔英彥實甫增餘姚岑氏咸言岑氏善擇壻彥實館其家以詩書授子弟彬彬于于鉤深纂玄融液品節各就條貫掉鞅於詞場者尤宜焉延祐五年岑君良卿以詩義上禮部第二榜時爲殿試讀卷官定甲乙七年其第士貴貢于鄉檣以至治元年再入集賢預校文選詞賦工者擢前列暨拆名則士貴也國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舉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鄧東西淮之士亦隸南選三歲止七十五人登名上于庭者三黜其二岑氏連取之盛矣哉論德考實必推其前人士貴懷牒南歸以其先府君之狀來請銘君諱翔龍字雲起踰弱冠卽起家爲高節書院長調和州教授又調江陵教授幼警敏能文辭性慕高潔以禮自持植廢舉缺罔有怠事鄉里稱孝謹事大府能使貴戚者

咸愛重之大德九年卒年四十有五吏部教官格年踰五十始得入州教授州不滿三十而接踵嘗數百人十五年始得授且守缺近三四年遠至七八年故多不能食祿而陞于路者非耆年則下世矣君以感年偏歷宜汨于民不得年以沒前俟後望若有憾者未一紀兄子登進士又三年子亦進士較其得失是則亦奚有憾焉也矣娶王氏先九年卒子男五文仲朝瑞爲伯父後士貴今授某官李德威楚材女一適鄭范某至大元年葬於上林鄉召與之原古者銘藏于幽後揭於墓道懼人之弗先見也禮生於人情弗忍焉耳矣乃表以銘曰
蒼姬展親岑亭啓封棘陽專居傳漢益隆矯矯舞陽佐運闡功後與儒碩錮禁以終定籍會稽支居鹽官三相佐唐偉績彌刊或鳴以詩載車和鑾降宋中微其譜實完蹇今在山不駛不債卒達于川百折混泥孰導其先孰開其蘊肇者不居來者益振執券獲酬雙璧是陳載考令德其馨網緼我銘以昭益勵後人
河間清鹽使郝君墓誌銘

君諱從字從之霸州信安縣人壯歲秀整植聲節與人交不爲儉薄意拯其急難里人推德之至元十三年爲河間清鹽使副後陞正使治弗煩擾而政日以理始君從弟彬弱冠事裕宗後爲工部尚書官凌顯從之曰吾郝氏由大父宛平君多惠政後宜有顯者徵在尚書吾仕宜已矣會得末疾息心斷家事調佐寒暑力補治策杖閭里如平時踰二十年嘗謂其子志善曰才能不如古人擇今世賢公卿如古人者事之斯近之翕赫取貴豈非進身本也志善從太傅丞相之子大夫游始爲北郊署丞爲監察御史而君與世嗒然益若相遺者焉延祐五年十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噫士患不知命逐日希影挈挈然不返若君能知止矣而其弟參大政罷歸閉門幾十年亦不出今拜大司農郝氏之昌始未易量也考諱德仁妣李氏宛平縣君諱政以參贈賈德大夫尚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康靖賈氏薊國夫人配劉氏二女長適楊居義次適集賢照磨李忠將以十有二月某日葬宛平君墓左御史來乞銘銘曰
始奇終閱觀德日溫訓言衡門不華以尊曄曄大椿灌膏培根弗利其身利其後昆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墓誌銘

翰林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某月某日葬東平祖塋瓠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墓上碑則父友翰林學士陳公儼屬比銘之矣今葬日薄知吾先公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倘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年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禮載以歸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由院中敘遷應奉脩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部禮部二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守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所譏述其最傳于朝者曰世祖皇帝諡冊追諡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脩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敘其佐丞相府刻剗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公信從之爲治書時值桑維翰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一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其按淮西不切切近名而吏亦不敢慢事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事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府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摧萌折貪卒俾其謀以寢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榮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仗儀注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由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逮脩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以簡承旨李公謙幼師之遷應奉卒推以先始受命勅通博一時鉅公皆屈己期從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相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爲文閉閣詠諷落筆纒屬不止於王言爲尤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事兄戶部侍郎桓如嚴父惇姻睦宗在中書迄不肯私其親人益伏之同里陳公儼爲孔顏孟教授年幾五十矣入徵拜監察御史未幾爲翰林直學士蓋公昔嘗薦之王愷年七十爲編脩官公請于朝以待制致其事資歷循敘銓衡所宜守文字官陞擢詔旨具在後爲繼者緘口不薦一

士視公誠可愧也公之系由瑯琊居東平自八世祖爲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魯祖瑀登金進士第官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大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瑯琊郡夫人昭文當金亡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傭保自活迄全其墓厚德勳與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將大用於世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充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譽髦珪璋孰配其遺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予也尤文戰兢紹聞嗚呼乎公之名益以高

磁州知州程君墓誌銘

程君諱翔字鵬舉以孝友聞于州里後其子若第官江南恂恂愉愉寬然異衣冠常流於是江南之士族咸取以爲則嗟夫世降俗嬗能竭力以養者有矣友于之乖君師之嚴不能以戶化若程君者發於良心成於身教是宜揭豐碑以昭示薄俗按其狀曰世家廣平大墓在城西南兵難譜軼獨記其父名約是生三子長卽鵬舉仲曰朝仕至僉浙東廉訪司事叔曰翼吉州治中二季以官業表著皆君之教君綜家治生服其勤勞俾弟悉意問學聚書延師靡密叢難一不使亂意弟則曰匪我之能維吾兄之成其事父承接意指日侍食候可否或卻食卽不敢食懷甘割鮮斥幼者避席以立佐治湯液時其寒燠卒能以上壽終旣除喪謹上冢禮脩誠厲行分寸不使越繩墨鄉閭尊之昭文學士張公孔孫集賢學士劉公慈曰吾徒不能以卓行薦諸朝是誠有愧年七十有一卒於元貞二年正月七日葬某鄉娶張氏子四良弼良輔良佑良佐君疾革呼諸子曰父死異財違古禮慎遵我訓若君者懿德斯備而復以囑其子程氏之澤良未艾也良佑始仕在中書右司歷參議府戶部宣徽院改授太常太祝出爲鎮江常州推官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甫解職以選守令授奉政大夫上都路興州知州孫十人孫女九人良佑來請銘君之子良能松江府橫浦場

司丞夏士温州路永嘉場監運亦曰伯父事實將湮佚宜速銘以詔後君以推恩贈奉政大夫磁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廣平縣子張氏追封廣平縣君銘曰惟民初生其仁肫肫摩盪恣情有戾彝倫展也磁州執德養淳奉盈臨淵踧踖以遵陳饌在堂手函脆新候顏以趨厥容孔溫爰用則之施于家人濟濟雁行厥聲四聞永裕是嗣振于朝紳城南之塋有大維樁爰勵薄俗表茲堅珉

榮祿大夫大司徒特進饒國吳公饒國夫人舒氏墓誌銘

至大三年武宗皇帝廣孝錫類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致仕吳公克己特授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妻舒氏饒國夫人夫婦同日受封其子玄德真人玄教嗣師全節歸饒州安仁縣下馬入里門奉制書跪堂上二老人卻立望闕拜命誠寬軼前古延祐元年壽八十二仁宗皇帝遵先帝故事錫上尊文錦以尊顯之表署宅里榮耀極致人子之崇修其親者茲亦備矣玄教嗣師實開府大宗師張公留孫之大弟子延祐六年公與夫人壽八十有五五月丙辰公薨全節號泣不食得請于上倍道星馳以歸十有一月某日饒國夫人相繼卽世嗚呼生榮死戚訖同以歸威矣哉人子之事其親情至矣而養弗能以盡養足以盡而祿弗及者千萬焉貴極於王侯褒追之禮見於墓下則凡通顯之事親者十無二三焉合唐宋諸賢幾七百年具慶僅一二見吳氏之德胚胎磅礴是誠有攸來矣喪禮莫嚴於儒者飾情表行哀不足而溢於禮者多矣玄德力行而兼有之茲難能也至治二年春全節泣且告曰將以九月某日合葬于崇德鄉山田原願述我先公先夫人之世系而銘之隧道有碑翰林學士元公則爲之矣古者墓而不墳藏銘于幽懼世之久而弗知也視其姓名有不忍人之心焉後之慮其親者則曰立於墓人之見之者不忍矣何藏焉碑於隧斯敬矣銘於墓斯仁矣謹按番禺吳氏皆祖番君芮饒公曾祖岳祖夢旂父鑑追封某官諡文靖妣陳氏追封饒國夫人公字祥甫卑讓自持不善者避之善者從之身貴矣禮鄉黨以和視後進煦然以獎誘觴至益持重戒其子侍帝左右毋以我輩爲往返夫人舒氏諱妙真世儒族祖某父某公蚤事舅姑盡孝敬晚歲主祭享親滌濯遇諱日淚涕滿頤睫內閭姻黨咸儀則之高堂齊眉人以爲福德具備何

憾焉子四詢承事郎誠蚤卒叔即玄德君季全義女二嫁某官孫男五人善集賢脩譚能文詞孫女若干曾孫男女九人銘曰

抑抑吳伯植節秉仁毀形以逃克昌胤孫傳國中圯是生番君得其民心徙王策勳代有顯賢支庶日繁廟食演裔饒惟邇親執經武夷源同派分是生饒公守謙以文大盈彌虛黜驕鎮昏厥配氏舒廬江之蕃相唐始與矢辭派騫楚吳犬牙譜謀是遵德儀嬋賢象服粉粉訓子以忠不私其門顯晦偕老死生同根道以易傳德以簡尊悼哉宗允顯皇元

海陰陳處士墓誌銘

咸淳元二間吾里陳公肖孫以善政事驟用由大理寺丞知嘉興輔郡未幾兼浙西提點刑獄踰年兼度支郎官人謂且大用矣會旁郡山寇起罷歸不數月疾卒喪除其子曷伯侯平章買某于馬前平章入政事堂謂宰屬曰陳肖孫一廉可取宜與致仕恩官其子當上奏餘人勿得爲例既授將仕郎宋社亡不復可仕矣鄉人尊之爲海陰先生先生少歲力古學不屑事科舉聚羣經師說商略讐證下逮旁聞曲記遺言懿行譜牒星曆之說皆手抄與梓本書相並篤於信行傾急解難道里寒暑不廢其學深湛詳博尊聞傳信懼悟解者汨其真嘗禁止之非其友不友既友矣必反覆護衛不使有議之者友或叛去先生泊然不爲言人益服之橋先處州府君於朋友義尤敦敘而先生行事亦相近故交好尤善厚先府君即世時來城中愛撫彌厚嘗曰汝父宜有後昔百受欺今詎使一無報邪大德五年橋備輪苑屬後屢遷先生喜溢眉睫曰吾所期誠不妄延祐六年二月得微疾作書與常往來戒勿用浮屠事且命橋誌其墓幸以故人子何敢辭先生字貴白甫世居奉化之鵲鵲山卒時年七十有七葬某鄉某原妣方氏封安人曾祖聰謀妣孫氏祖師稷以度支明堂恩贈朝散郎妣陸氏鄒氏追封安人娶樓氏子二人紹廉紹庭孫二人先生仕不逢時學不展用熙熙然以壽終於後人有徵可無銘以俟銘曰

駕車康衢佐夔龍日昃之離命不逢瘖言弗告隱志充畚田瘠耕黍稷豐考覈琬剡手澤功大椿養齡蔭龜從靈璞久閱合鴻濛是式是似後當隆

處士黃仲正甫墓誌銘

嗚呼自聘舉之法疏人得以易售抱德藝者羞之後法始密益不肯自進有薦之人不盡識或曰彼士奚足取又或曰士若是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至橋官翰林最久故有若吾黃仲正甫之賢明經博聞卒不能啓口以告于當路嗚呼亡矣果使無傳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居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纚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昔者聖賢憂道不行於時由列國言之誠遇焉斯得矣今天下一轍達而上者其說具在布衣焉以遺逸舉進以秩祿應縮在下不能有爲仲正之不屑者是在是儒病通乎古而不如今昔之在上位顯重名其行事執懷誤後世甚者竊高爵講說他方以鉤徵召仲正嘗勃然不喜然竟不假以年則誠可哀也已仲正諱叔雅父震宗正少卿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咸淳間號名二千石晚歲高遜以卒仲正不仕繼志焉耳矣世居慶元慈溪縣鳴鶴鄉曾祖世圭祖一鶚贈朝奉郎妣趙氏配鄭氏司農寺主簿大澤之女子二人正倫正倩今葬韋家奧之原延祐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有四銘曰

闕觀稱貞舉世顯榮肥遯靡求孰爲之升君允矣恬寧奇激英求知者天卒韜智名有年不脩莫究其成我銘孔哀以永厥聲

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將作監主簿蔣公諱曉字堯臣淳祐七年進士以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一葬奉化州長壽鄉邵奧之麓曾祖榎朝奉郎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祖如愚朝請郎通判隆興府贈太中大夫曾祖妣張氏楊氏伍氏贈令人祖妣諸葛氏封安人贈淑人考嶠文林郎池州貴溪縣丞贈朝奉大夫妣湯氏贈宜人既葬三十有六年長子景先卒無子次子昭先次其先德家譜來請曰蔣實望族七世昭穆皆鉅公著銘罔缺軼我先人在時子以子孫禮見且承學今

子在太史非子銘其誰宜稱不敢讓銘曰

蔣姓宗姬函亭漢侯居郵發祥唐季是桐厥孫評事清淨急施有嗣金紫益振
以義忠肅陳公謫明絕朋俾子允師連桂以登曰高祖考宰邑孤高相京傳私
卒忤以逃是生台州繼以隆興倅貳有聲再世是繩說說貴池丞邑退卑厥兄
諫議職穹聞馳愍弟有孤將授門功公謝弗受迄升南宮試簿仙居復攝寧海
卻妖節浮民靡置貸入理京獄直囚不刑探其隱姦大尹以驚出邑武進遯易
分水嚴盜獵張召公辭治摩磔靡顧請粟食賑桂帛賜繁直疏罷進祥存正祀
學飾新象彼庖者叟祠祝泣想爰倅于越撫民彌加計臣增輸牘諫戢譴佐餉
既終監舶洩溫香珠翠蠹罔游于門輯爲成書以徹墨愔彼相嫉廉改司甌函
白壁襲緹卒懼其讒晚佐繕營國步日窘擊竇食貧絕見喜愠少窺刑書復入
詞學記言博精灑墨清學譜書庚申文紀甲子視階郎中澤奏冢嗣歲行丁亥
九月庚戌飾巾辭終壽七十一厥孀氏曹箋詩之曾子曰景先無祿絕承有季
昭先守儒俟徵墓在州南先域接招集藏于家厥帙爲十維公儀觀偉古動人
前聞後訛指掌剖陳巍坐若尸不傾不跛彼詔有徒正色以止耆舊川淪來者
荒塞昭銘墓門以作後則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

元 袁 桷 撰

墓誌銘 墓表 葬記附

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吳侯墓誌銘

往者壽春爲宿毫要衝犬牙相承城郭樓櫓移易無常所草舍殘缺狐兔出沒道途間築覆土窖以避妻子短兵迎接利不利不復計猶持農器治田壤惴惴求活歲率如是世祖皇帝以天兵取江南捨兩淮爲最後至元十一年冬渡江十二年平江東抵錢塘宋社告亡十三年兩淮爭奉地圖以降無鐵刃之費天下大定而淮始得爲樂土矣當是時吳侯祐以壽春歸職方其子安民字惠卿侍父居顏行率部伍招輯潰卒控曹橋下獨松渡越江略定會稽台溫三城南踰閭嶺拔莆田擒將李雄生俘其守臣而以功歸其父二大帥曰吳氏子宜第其戰多別有以獎勵乃署千夫長十四年父卒始襲爵佩金符爲管軍總管鎮揚州十八年大治兵伐日本拜疏請行授宣武將軍征東副萬戶領淮東西兵以先舟師抵其國八月颶風大作器械軍士沈溺物故被破舟亂法以經海島高麗日本二國常不相能遇高麗邏人問所以載與還而先帝亦厭兵罷征矣二十年建黃華反奉命往討之至政和縣獲賊將度九峯嶺接戰益急得其僞署圖籍虜驍將以歸十有二月昧爽進軍平溪華盡死力拒砦赤巖山盡俘其器甲族屬黃華始平迴鎮揚州二十一年省治杭州從與俱其年鎮湖州路南潯明年調嘉興路海鹽未幾復還南潯又還鎮壽春二十四年詔領軍討交趾至黃州罷兵二十六年鍾世明叛江西吳太仲叛與國縣搏奇蹂虛率以底寧上功司勳輒卑退不欲言三十年移鎮和州大德四年七月某日卽世年五十有七娶楊氏先卒子男若干人長繼武襲其爵葬于宣武侯之墓左曾祖某祖某妣某氏予嘗聞古名將垂老吶吶若不能言祕畫勇略壯歲所施無留蘊閱成敗得失已盡醇酒鍾鼓夫豈託焉以自完者與烏江馬君某言吳侯知儒書後悟浮屠氏禪學充然若有得其女弟亦能爲禪人偈語是皆世所鮮有者銘曰

維昔淮甸勁雄莫侔一夫當百鏃戈怒投囊彼乾鏃聿嚴威秋養安懷愔苞桑靡謀天錫大帝神武與邦捨其喉襟投鞭浮江俘驚擒驍百城春撞視彼彈丸後夫卒降桓桓吳侯效命奉職以其素能昭代著績襄裳先登懸掠電激或乘其蟻或躡其跡瞻彼霍山雲流無蹤昔困于兵今黍芑芑繫帝之功維民之逢侯之幽宮松柏茂直告而孫子靡懈靡忒法其退謙恬靜以默我思千淮作銘示刻

同知樂平州事許世茂墓誌銘

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順流下東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觸巖嶇瞬息以死淳祐三年蜀益盛避兵來南其物故與端平無異宋主憫其流離悉擢列在位大者輔政機備獻納外爲閭臣郡將經術史學四方取以爲宗則宋既亡故國世臣益困辱不自振淪胥泥塗非獨蜀土然也大德七年楠備史屬選與虞忠肅公孫集交許君松以湖廣掾上計京師詢其官簿則顯謨閣學士給事中少保諱奕之曾孫中奉大夫知紹熙府諡介節諱彪祖之孫奉議郎通判涪州諱長源之子君字世茂懿範世則珠貫而櫛比語四蜀事歷歷在指掌清言雅儀筆札擅簡古卑讓恥與後進較酒至醉愈恭不復作世俗語遂締與之交至大元年授潭州權茶副使再見之貌益溫論事盡繩墨智圓氣完欲以政理自表見故其爲茶官也不務苛刻而課有贏羨仁宗皇帝立科舉以君考鄉試自喜曰吾嘗貢于鄉黜浮培實宜以稱明詔是歲君所貢士入南省號爲得人延祐五年授徽州路婺源州判官復與語輒慨然曰吾家由開慶初辭簡池寓南康墳墓并邑生別踰五十年貧不能忘祿齷齪州縣弗得以文墨顯吾何爲哉其治婺源益自振剔絕蔓探鄰明以近民而盜跡不敢入境至治二年見其神益清貌益癯舉酒釀酌卻脩承猶喜議當世事摘與翰林直學士曹君元用子貞共署薦爲湖廣提舉儒學思以佚其老集賢直學士鄧君文原等之亦曰是舉誠不忝吾爲江東分部使者嘗舉其政事文學矣十一月授承直郎饒州路同知樂平州事歲終得上氣疾正月甲午終于邸舍年七十有二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娶趙氏再娶陳氏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孫男若干人始

君居南康閉門授徒以奉母右丞燕公楠開營田司知其賢取以爲佐後遷行大司農益任之掾湖廣省六七年能以儒術輔法令事明理融無底滯固陋一時吏師尊禮之君始生踰百日晝夜啼不止有僧祝其頂曰汝爲許氏子啼何爲耶啼乃止未幾涪州下世年八歲隨舅氏茶馬趙君寓江陵里有災能取涪州神主奉以逃稍長益自奮勵諸老咸器偉故晚歲宦業雖不大顯而行事有足稱者其喪歸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原子卅踵門以廣信劉君光事狀泣曰願請銘銘泣相向不復辭嘉定更元韓侂胄誅解僞學禁先少師正獻公會大父樞密趙公相繼入著作庭給事中少保許公魏科首班著善類肅穆天下傾動未幾少保論外戚不合去今幾百二十年閱昔時題名求其嗣續率皆澌盡銷鑠而楠與世茂俱爲曾孫相顧自保灰編墜簡證世德之舊於世茂實有望今死矣雖欲勿哀其可乎銘曰

蜀由秦開千載底寧英光蜚聲山川耀靈漢魏啓伐不假以兵唐宋踵規開門畫迎錦楹繡牆夸浮日矜帝鑒地圖百神震驚車轟轟金戈晶煒自西徂東軸輿貫繩或沈干淵或疫以乘蹇蹇許公疑丞弗登是生介節嬰彼孤城恂恂涪州弱息慎承流離拮据守其書簾儒以飭身政以裕名匪急於祿抗宗希成凡我士族變范是儼東南之區凜其春冰我思許君是用述銘

任隱君墓誌銘

鄭南東橫溪多郡宗故家楠之七世祖祥符承而下娶婦皆楊氏少保夫人曰申國太保曰越國魯國太師曰齊國幾三百年矣楊衰爲中外表歲時往還無虛日而南東任氏與楊姻婭亦十餘傳一日任氏子元善介予表兄楊仁之以其先君子之狀求銘復錄其十九世祖唐建州司馬遠之葬記以示其記曰建州生信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是生崇試循州司馬循州生貞幹元和十三年補集賢殿供奉承旨後爲越州都督府功曹參軍以終集賢生行規大中時以明經薦于鄉舉上第爲蘇州司兵參軍吾里士族莫先於樓袁楊蔣作郡志者於任有缺仕莫榮於集賢承旨承旨布衣爲者也職譚述校理在元和時任不輕畀司兵以明經登唐上第尤偉著志亦不紀考孫吳有任光任奕

皆鄭句章人今其地爲鄞縣則建州蓋二賢之裔而先賢皆遺軼比于補郡乘亦缺然有愧矣嘗考大中以後鄞數爲盜侵掠城燬蕩遷徙錢氏以宗親專節鎮租稅刮剝民不堪奉昔時故族躡藉銷鑠於任氏概可見至宋受版圖興文儒鄭士在汴始歐渡江以南雲滄川湧幾二百年而不幸數十年詩書廢墜望塵執隸欲爲任氏十九世之傳不可得噫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任君名天祺字君瑞曾祖汝諒祖用康父逢龍其居鄉善保衛徵調數起先事以備縣胥不能高下友其弟天麟第病酒死曰吾不可使弟無後殯其喪俟我死必俱葬也大德七年六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未幾弟婦顧氏亦卒以其遺言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丁酉奉柩與弟及婦俱葬于吳公山之祖塋妻屠氏四子元善可善承弟後達善兼善孫男四立道弘道鳴道原道孫女三立道楊氏壻也銘曰世胄日顯任譜完堂堂文藝志錄傳昔通今晦理則然鄉井急誼手可捐金峨東聳下泓泉蹇蹇極遇順盈百川我銘考官以昭先歷十九世緒益延輝哉任恤德靡愆率而雲仍巨千年

史景賢墓誌銘

君諱章卿字景賢鄞史氏故國世臣太師丞相保寧軍節度使越忠定王諱浩爲曾祖妣貝氏魏越國夫人大師中書令保寧昭信軍節度使衛忠獻王諱彌遠爲祖妣潘氏齊魯國夫人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奉化郡公諱宇之爲考妣趙氏高平郡主君幼成合矩度進退持奉侍立占對識者知真王孫筆墨書史楚楚自將皆有法郡公目送深念之稍長鉛采自陶寫蒼松斷崖昂然有遺世意宮商數宣綵鸞詠而鳳幽鳴也退靜韜匿冥會于千載之上察其念良是矣郡公職二品君當以京官入仕生晚祿弗及至治三年秋八月得上氣疾卻藥賦詩出別語於宗親楠時官京師呼楠子權立牀下曰爲吾語而翁求銘以昭吾志焉越翌日辛酉果卒嗚呼年甫四十有八章經積襲隱顯有定數至於年亦不得永是可哀也已維忠定王楠外高祖幼習外家獻文世德相業焯在宋史不敢論獨敘三世壽考以增君之悲維忠定以三公居東湖三十年陪祠慶壽秀骨山立多士妻笏交語曰史太師真壽相年八十有九卽世忠獻獨相二

宗二十有七年總核庶政燭照載納固有缺年七十以終郡公恂退若癯儒眉素毫冰玉照焜鄉黨年七十有九乃終壽種彰灼若是君才不得一見施設年又不能以紹傳是大可哀也已予一性孫女二將以某年某月葬鄞縣陽堂鄉金輿之原銘曰

寥寥東陵瓜圃熟沈冥里閭企高躅達人知命化不惡手持參差入雲谷周公魯公儼初服奉著以占剝斯復學詩習禮在嗣續我銘孔悲辭匪瀆佳城鬱蒼峴宰木

袁州知事孔君墓誌銘

大德初元孔君昭孫明遠甫爲慶元儒學正于時禮部尚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訛椅每連席請益時則有教授某恣睢自負語侵先生乃憤然曰吾不能與之共處疏其謬誕十數事鳴于憲府人益奇其伉直有先中丞遺風是後爲蘄陽教授蘄陽舊爲邊障地君能化其俗使稍就學久之丕變爲儒士皇慶元年授慈溪縣主簿郡人咸曰是斥故教授者飭躬以廉氏莫敢病未幾江浙省取爲掾會歲侵計富人籍田出粟以賑吏不能舞文粟悉入市其直輒減宰輔奇之延祐年授從仕郎袁州知事秩滿泰定元年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君實孔子五十二世孫中丞爲大宗傳四十有七世中奉公傳與其從子玠南徙三衢賜廟諱牒章灼而君之考諱某咸淳間爲名太守後僉書樞密院事職進資政殿大學士而大父某亦贈太子少師諡文介曾大父諱某贈某官妣某氏某氏俱贈郡夫人噫士常患爲世家紹宗趾微懼難以繼仕顯矣德不稱無取也言足以斥姦發揚剛毅是則於孔君見之仕雖不大振於孔君何憾焉予嘗與君由義烏同邸宿至翌學旬日危坐論古今各欲以名節相勉而懷奇抱介予輒讓不敢令歸老田里期爲全人思一見明遠不可得至是淇來請銘安得勿哭也已娶王氏前進士集之女男六淇剛繼兄後海蚤世涓繼弟後建德儒學正瀛慶元昌國州儒學正游早天女二適山陰王壙富春張順可某年某月葬葉水浮河原銘曰

金淮而冰清行之成也白兮不繼德之貞也憤世嫉阿全粹精也謝彼戚施實

靖齡也銘以揭之歸藏永寧也

俞事范君墓誌銘

大德六年范君子誠爲平江路經歷于時檣將之京師道吳其郡大夫疑忌事多不決范君抱牘堂上定可否大夫領領不復有異議人皆曰是真贊畫才嗣後爲掾中書仁宗皇帝在東宮興崇禮文廣廟祭几視執政者率增贊畫才時日具紙墨君排剔研討使各中繩式莫有訾議嗣爾厭繁劇告外補湖州推官又爲黃巖州州與鄞相大牙治跡賢否嘗耳接巷議州民來鄞必曰吾州黃氏子號豪民范侯能挫抑之帖首受罪後予直集賢黃巖之儒生暨商于城垌者咸告曰黃生易黃冠訴范侯以不直遂議于大學士郭公訖不受其說精神籠絡貫穿于儒術法律將大展其用而其子景文踵門泣以告曰先君之不祿在泰定二年閏月某日得年七十道遠不克歸葬以是歲二月某日與大父奉議君俱葬于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知先君莫如子敢以銘請謹按君諱忠其先京兆藍田人後籍真定今三世矣其爲仕首受史丞相之孫耀辟爲浙東宣慰府掾改受蘭溪主簿再辟江浙行省掾乃授平江路經歷又授揚州路經歷不赴改辟都省掾授湖州路推官以選能爲海道府千戶分治四明知台州黃巖州英宗皇帝詔風憲舉守令再知徽州婺源改同知福建轉運鹽司事泰定元年擢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其簿蘭溪嘗攝尉事捕造僞楮當受賞君謝不取在湖州有訟弟死非命且疑弟婦受賂焚其尸君錄囚考弟實以鬪死婦始得脫湖多淫祠毀三百六十以治官舍分漕四明首拓廳事嚴竦治具新天妃宮以肅祠使其治黃巖黃氏事最著正彝倫絕攘奪尸祝口誦宜著于郡乘發源俗尙競渡易其舟爲浮梁民不病涉在閩中鹽足於民而私貿者悉絕考其所居官興建鋤擊爲己任絕功利守名實爲君素志迄不展大用壽與祿不失其願亦可無憾矣嘗鑄禮殿祭器書二千卷歸于鄉學集賢王公仲常爲文以美薦于慈孝頒宗錄孤故贈禮部郎中白公某壯歲深奇之妻以女君感知己凡所爲樂府稗刻以傳曾祖昂寶金大安元年進士官正議大夫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祖元泰元授從仕郎同知解州事

父天祐汀州路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元氏縣子景文由臨安主簿辟江浙行省掾敏修善吏事其進將未艾孫二公琇公刻孫女五乃為銘曰

吏詬于儒以儒為拘儒以病吏其刻莫渝據會統宗執承其傳溫溫范侯趾嫩紹先化其奇軀不急以干削豪霸強欲援以手謂不大達亦既祿壽世方尚名我獨倚之彼喜以功縮武避之武丘之原松柏峙植魂無不之子孫承式

鄭照磨墓誌銘

鄭威敏公驤以靖康虜難死同州紹興錄孤寒忠賜廟愍節至于其孫建德登進士第延賞守祠世嗣不絕五世孫諱元貞實奉祠事生孫曰端是生汝賢為江西安撫司準遣生檜為都酒庫官君之父也君諱文瑞字子祥生而骨相殊特府君深奇之稍長從鄉先生課程文有能聲科舉既廢居里閭以孝謹稱至元間下令舉儒吏實預首選試郡功曹移典玉山郡侯復取自近省授監平江路倉轉海道萬戶案牘官再為海鹽州案牘轉行省鈔庫副使平江庚氏歲入浩夥不得脫君獨以治辦稱海鹽多豪民殺人率遣奴僕死君能直之行省積敵楮三年不毀君上言申其數而歲除之後取以為法泰定元年勅授將仕郎浙東道宣慰司照磨兼承發架閣予見君於京師言議縝密剴切究中弊節暨官帥司下帷沈思吏跡不入戶勾稽研覈充然益有餘地古之善居官者必自持家始自衣冠丘墟不復給足荷戈負耒何可勝道念昔信實要衝君獨善理其身撥拾化治任能竭力相其天時權其贏奇卒昌於官以發其素蘊是殆於君見之抑又聞之流光演休首於死節宋社云亡忠義之錄一二僅見則威敏之澤雖十世未艾君續其承猗與威哉其卒在泰定三年九月某日年六十有三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子男四謙亨復亨鼎亨泰亨女三嫁黃中正孫良玘葉原道皆仕族孫男七孫女七娶姚氏曾祖妣劉氏祖妣劉氏妣謝氏謙亨奉柩將歸里踵門泣以告曰先生故大門知官譜唯詳而吾里獲銘者數家矧先子世系若是敢以請銘曰

志專豐崇足昌其躬家傳於忠憲事于公美玉襲之良馬繫之不泄不辱云紹

以續作之怍怍承之競競而子而孫視我斯銘

文清薛處士墓誌銘

孔子敘逸民謂其求志達道超然於塵垢之外心若槁木形若蟬蛻動莫有跡行莫可名其混世也物莫與俱冥神內觀返真潛虛若是者其近之矣故昔之善晦匿者草衣菲食不導引以壽養其天年恣縱泉石歷探遠挹與至而若遺擇幽絮以養其雅操求於世吾不得而見之矣今得一人焉曰處士薛君勉薛君信州貴溪故儒家自其曾大父子微以儒科縣南丹大父琢父士亨繼業進士君益以儒自勵居鄉黨教授各不靳訢冲然有容守約自容游湖湘極交廣返築室于宜陽納幽據勝為堂曰寶善以示子孫泰定三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八族黨姻戚咸會哭曰先生儒以紹傳茲其為文也宜矣固窮而無求貽書以遺後其得不謂之清乎遂私諡之曰文清子二玄義玄儀玄義與余為方外交在崇真宮數評議吾徒所當為事詞章清峭翰墨簡潔每視之嘗以為不可及君既死求銘於余實不敢辭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而初父則曰有子考無咎嗟夫離世絕俗念不存於家非子承意曷克臻濟是肥遯者猶相須以成也妣王氏配孔氏孫男二女一以某月某日葬銘曰

海鹽州儒學教授袁府君墓表

維袁氏四明大族由處州太守諱敷試開封府第一登嘉祐四年進士第佐蘇文忠守杭文忠為同年生後贈光祿大夫生倉部郎中諱灼得罪政和以歸生贈朝奉諱炯朝奉生通議大夫諱文通議生龍圖閣學士贈少師諱燮嘗以禮部侍郎專史事諱正獻天下稱為繁齋先生櫛七世祖諱穀試開封以中書守當官還祥符縣丞生曾孫為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諱詔贈太師越國公受學正獻公於宗譜為族子相踵登淳熙進士第同入秘書省為史官先後為侍從緡紳榮之正獻生子四人俱至名卿尚書東宮官而第三子最清顯嘉定七年進

士第一再世國子祭酒仕至兵部尚書給事中實錄史院修撰諱甫贈少傅諡正肅天下稱爲蒙齋先生正肅次子諱倬通判潭州是生君諱夏字德平以安定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延祐七年六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一嗚呼甲族鼎貴莫感吾里蕙棟接耀郡守丞監官議婚對未肯齒擬華腴爭高姿度悅澤可愛念遇大變故困辱不自完業無依歸買質以死者多矣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亡恙海鹽時年二十橋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官族久當圯宜斷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鈎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已任考閱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於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游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橋由集賢罷歸往拜焉病且瘳不能起忽手書曰夜夢游南嶽署已判官遂釋之曰南正火也火爲離爲文明宜司以瑞太平今天子與文祿弗及其在乎子孫未旬日下世夫子作春秋譏世卿史非世官不能兩家子孫凡五爲史官獨君不及用誠可憾曾祖妣邊氏秦國夫人祖妣趙氏衛國夫人妣趙氏封孺人子四曰震曰杲曰銳曰肅孫一人有文集若干卷葬在正肅塋十步邇乃表于墓曰橋備史屬號最久見表筆者罔再傳獨東平王公其子文且賢纂修有能名嗚呼吾宗免矣夫君不得預爲可吁厥子若孫永紹圖至治二年歲次壬戌族姪具官橋表

真定安敬仲墓表

嗚呼余孫宋贈南兩帝並立發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尙幾何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蘭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承煥續絕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遠謂文以載道

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絮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遺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由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似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墜垣女一嫁保定等路鷹坊總管王冲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齋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橋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脩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感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爲有準矣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袁橋表

史猷父葬記

代其作

大德丙午九月朔我先君子壽春推官卒于癸年七十有三越十月丙午葬其地邇高祖越忠定王墓次百步許先夫人郭氏卒葬十五年乃合窆焉嗚呼先君子諱猷字猷父少孤祖母嚴氏躬教督具諷先訓感悟于時史氏極貴感壽春癯然整修舊棄子弟玩習搜紹淵懿族祖文靖公見之曰兒當以文名吾門稍長試吏爲諸暨主簿從政精覈邑長缺使者俾治幾一歲入辟淮東治田事調揚州司理參軍帥大器重悉以事付甫授壽春帥益取自佐循承直郎而先君子不復仕三十有二年矣有詩文若干卷晚讀陶靖節詩語近意遠視世

德昭合深自慕擬平居無愠忤色筆墨清蘊至輒就放邵子觀物爲詩數十篇久更困約益以理自得清日危坐道舊事緩語不絕口鄉黨稱焉嗚呼公巨等五男子爲從伯父從叔父後者曰公玉公善次公畫公巨女三已嫁仕族浙西提點刑獄贈少師諱彌正爲曾祖紹興監酒贈朝奉大夫諱實之爲祖朝請大夫通判處州諱顯卿爲父將葬謹書納諸壙

張府君墓田記

平章留守亞安公介其掾韓叔亨致命於袁桷曰吾外大父張府君世燕大姓貞祐來兵革相尋獨府君逃難脫死每言避兵本末輒吁歎涕泗且曰吾譜牒亡缺使果得仕吾安能爲祖父榮顯耶由是益治生自裕強之仕弗願也至元十五年三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外大母劉氏次黃氏俱無子一女劉出也嫁我先公中奉大夫湖南宣慰使後以卹典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梁國公而吾母亦得封爲梁國太夫人府君之塋在大興路大興縣宜泉里歲時率外孫奠薦于塋下封植崇謹顧瞻咨嗟推其所自出其接于見聞者誠莫有怠也更數十年則曰禮有隆殺焉推服盡之義至於異姓則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夫禮由情生使張氏有後焉誠不敢越吾懼其塋域之蕪沒詔于曾元將有以謹諸爲我記之桷聞諸春秋會盟稱辭甥舅之國雖數十世猶徵福於先君數敘之義蓋可考也掩骼埋斃先王之令典留守公之用心合於禮者之爲也凱風寒泉藹然見於懷愴情之至也然則凡爲子孫者寧不守其家訓也哉府君諱祥字瑞之塋梁公諱某外孫長即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大都留守領少府監行工部事佩金虎符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次某承務郎太府監左藏庫使次某奉議大夫太僕寺丞外曾孫凡若干人延祐四年九月某日具官桷記

田氏先塋誌

太僕田茂實君秀與桷交京師相好也大德乙巳三月某日其先君子諱某年六十有五卒于河南君秀墨色蓬首哀不絕道兼晝夜行歸治其喪將窆于大塋卜以不吉告越二年始得吉于邱山之白李莊乃徙武略君與夫人齊氏合

葬以諱某君附至大戊申君秀奉家譜言曰嗚呼先君子德豐而養薄孤之罪也田氏世居豐州有試金武舉科爲環州司候者諱青金徙汴拜武略將軍總戎千夫屯鄧州鄧歸有元改爲襄樊屯田官豐州墓夷徙始占籍于洛陽武略吾大父也先君子嘗言金將亡城郭蟻潰四出馬鹿南驅躡藉爭死枯骸野燐千里一色豐州爲路衝荒墟敗礫白日無人行聲自吾少年聞祖父言每震悼不自已今汝生盛明時重和累休振纓清朝吾老於斯土藟于田漁于河涵煦濡濟食安闕華沒齒誠樂也仕何慕焉茂實泣受其言而書之敢以爲邱山之塋誌請桷曰噫夫邱山古之幽宅也穹隆宏廣可以數度自秦漢而降錮其封崇極于夸貴俠侈之士不知其幾後今變更高者爲雲煙下者爲水泉而慎終送死日相尋於此山愈完而愈新者何也夫貴以日計德以世計德足而貴不至者命也恃貴而忘德貴將恥之今君秀官于朝將貴矣念先君子之言警其寔安彌以自勵吾知田氏之墓滄然而豐茸必戒必護衍其子孫益守孝謹雖千百年無變而始田氏之譜者由武略愈遠而愈可考者由太僕其尙勉之哉母夫人高氏慈儉有家則君秀今爲奉直大夫太僕院判第二德峻世英葬以某月某日袁桷誌

高夫人葬記 代作

嗚呼我先考至元甲申歲七月十有三日不祿昉時年二十有一平居嘗言吾宗世居遼陽始祖當金時以征遼功封太師有子十人皆拜節度使金亡太師子悉散軼獨曾祖岢嵐州節度紹其宗是生大父諱植爲洛州防禦使妣大氏夫人洛州生近侍局副使諱世榮副使卒吾時年八歲妣王氏夫人寓殯于陝因家焉夫人鞠撫之迄見其成人初娶郭氏前元帥左監軍巨濟之女後來大名經歷孫用之無子察吾氣宇非凡近遂以汝母歸于我因定居大名而自洛州而下藁殯于陝者皆葬于元城縣之令公鄉焉先考諱昂字冲霄由轉運幕職拜朝城武陟縣尉能以慈惠撫其民盜不敢犯後謝病退居樹德自秘重享年五十有九以終昉初揀集賢由院上中書自中書累遷爲左司郎中出爲潭州路總管太夫人視聽明徹總覈靡密昉盡服王事一不使亂其志意未幾入

爲中政院同知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尙書省立後除江浙省參知政事至大四
年詔官二品得贈二代由是副使得追贈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上輕
車都尉王夫人追封渤海郡夫人先考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渤海郡公
夫人封渤海郡太夫人皇慶癸丑昉陞資善大夫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太夫
人年益高屢疏終養延祐元年春復召爲中書省參知政事奉夫人將北歸使
者屢趣就道又未幾改拜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乃不敢辭遂侍夫人來京
師是歲十月十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嗚呼昉不孝先公亡恙時不
能以祿爲一日之養幸得奉先夫人以自慰垂三十年不自殞滅禍罹慈親攀
號訴慕實無所容罪將以是年十有一月某日葬于先塋日薄未得謁銘于當
代謹志其梗概納諸壙男一昉女五人長適梁從晦大名等處管民提舉次適
李允中萬盈屯丞二人蚤卒次適李好義承務郎齊河縣尹孫男三人筠孫壽
孫和尙孫女一人孤子昉泣血謹誌

趙令人葬記代作

嗚呼宰孫大父爲郎時先子樂清尹始試吏部靜秀專恪鄭史氏號相家刑部
再世國子生執禮秉度不以官簿矜許先夫人侍永陽王族屬崇近莫敢議昏
對永陽尊刑部愛樂清遂以歸乃受封令人而始嬪焉夫人姓趙氏諱孟柔曾
祖師意追爵於吳諡宣獻祖希邁掌宗正食于會稽夫人沖默謹視聽儀範不
出屏閣相先子以和撫子若女無二意距先子葬始一紀夫人以歿歿時年五
十有四嗚呼養不能盡哀未知稱乃大德丙午合封于樂清之兆而先夫人之
亡適終喪矣痛徹于天棠事徵德將不懈有侯永陽諱與茱夫人爲長女刑部
諱能之夫人爲冢婦先子諱普卿宰孫爲孤子女一嫁趙孟貫是歲十月甲辰
葬謹濡血爲之記

原
书
空
白
页

墓誌銘

周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天福朝議大夫知瑞州周公諱應合之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廣東經略安撫知廣州冷公諱應激之婦今湘陰尹名頤孫之配世爲龍興武寧人瑞州以學行表後進論議惜許可湘陰拔童子科整敏善自晦愛重之故俾夫人以歸兩家爲儒宗婦壻各得所擇衆咸曰在是夫人幼靜慧愛女史工正書二弟始就學日諷誦感發相勵事尊順謹嫺德儷義能使外有不知絜豆邊洽昭穆靡密樹度恩意各盡夫宗宜焉二子曰有泰有益保抱具訓輒置筆札毋詭戲稍長約繩墨躬詰難言吾誘弟以婉督汝以嚴皆一轍也善宜亟稱過不可得聞書種寧有斷乎年四十有九以卒是歲大德癸卯葬仁義鄉下舍里女六長許嫁周志行孫男三女二仲弟分宜承天鳳來京師桷與之游講門戶興植婦道尤賴數稱夫人之賢過時而彌長於是有泰實來致湘陰之命銘曰有崇義閭維周之敷展世秉文耳受口濡執彼閭議來茲來祇宗承其和家安其慈誦聲在戶嘉醕在燕吁于夫君婉德以輔雙桐高岡附萼煌煌耀榮舒英穀旦用光測彼寒泉聿環墓田昭銘新宮寶慶厥延

方夫人墓誌銘

潮廣儒學副提舉上饒劉君安德恭甫之夫人方氏大德庚子五月己未卒卜附先塋于子後葬于舍東歲八年相中堂山北以吉告於是其子光以事狀來京師謁陳郡袁桷銘夫人世居饒之德輿幼特靜好其父隱君常抱膝上祝曰吾家世儒林當爲汝慎擇婚對方是時上饒劉君某以太學名輩待次寧國教授歸授徒山中饒信地接武習進士業者率相戒師劉君始出鄉隱君慨曰捨劉氏子奚適即德恭甫也未幾寧國死德恭甫刻意振擢不以貧窶自憊隱君念夫人憫德恭不自置察夫人意色無吝卒俾以歸德恭甫壯歲力問學預計偕生理靡密一不問夫人銖黍化治手馴而身理之者寒暑曲備方丙子

兵變時德恭甫傾家貲以完護爲急夫人力贊之事定勉夫以仕且言曰盡亦少慰吾父意始伯姊嫁同里蔡氏蔡姊家修戚脫簪珥以服亟搖手弗受自是終老無異飾生男子曰升老幼卒德恭甫晚得光時夫人躬訓育抱咄慈嚴酌宜迄見光克紹其父業焉始光游京師與余交相久話言母儀悲泣不已余特以爲母子至情不足異夫賢其嫺子孝其母閭里知事者率能是及觀夫人之行與光終身之哀見焉若將弗及則惟閨衽席色笑敦厚制事以理夫豈勉而然哉噫是宜銘夫人諱柔則曾祖璋祖應奎隱君諱逢吉卒時年六十有三子光瓊州教授今爲中書屬從事孫男二至大二年將治葬德恭甫亦卽世於是

以某月某日附銘曰

詩始房中維教之基萊昔臚言和平以肇考視劉媛溫恭具儀膏沐以韜絲枲是師外防內完拮据孔艱孩無矯慈諸御閒匪異其誠由衷允安與言遺思載沈載瀾女史日微德音莫踣瞻彼墓田有賴斯泚松岡豐融不震不圯廣揚嘉芬式裕爾嗣

盧母王夫人墓誌銘

盧氏河北望族有諱仙者家深州武強縣金將亡武強爲秦趙要衝歲蹂兵不息由是徙家睢州兵浸南家益蕩析有子曰全掠爲奴于時全生子曰榮甫十歲審其父北行斷髮仰誓呼曰兒不獲見父寧卽死行泣道中呼其父姓名道由真定日號訴宛轉事益著里人憫之問所掠主無異辭卒義以歸父子復居武強稍長學書算入鄉校試吏爲縣從事時錄事王君崇攝武強審盧氏子孝感且吏能乃曰吾女舍盧氏曷取配遂以歸生子四曰文曰仁叔曰廷信季曰德廷信生始三年不幸盧君卒夫人撫其四子力治桑桑甘苦涉垣屋無外整截有限程督訓導過者無敢譁事其舅姑以壽終至元十三年詔考郡縣孝節於是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審盧婦事不誣州達于禮部復除其家而廷信始仕江南調泉州晉江尉辟福建行省掾又掾江西敘遷爲鄞縣丞復掾江浙未幾以才佐海道漕府陳不便事就領金符爲溫台千戶歲運粟視往歲數三倍而夫人皆見之廷信爲鄞丞余時里居見其處事情嚴剔植蠶利官長不能

出私語上府陳白伉直無隱嘗曰吾盧氏世爲吏刻峭文致非以起宗吾父有孝行迄不得上壽稍自飭勵繫吾母之訓戒子孫爲儒冀吾母慰意焉至大二年夫人卒年八十有六附葬于先塋延祐二年天子孝治天下推賢存歿而廷信秩五品得贈其考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衛尉柏鄉縣子夫人亦追封柏鄉縣君四年遣其子某來京師請銘檇待罪史館若盧氏事誠宜書今誌也無溢辭系以銘曰

林林生民男室女家禮失俗淪企而祿奢維貞丈人尙古不退卓彼孝童木升斯華承筐來嬪絕其榮夸四難在戶蓬首苦心躋牖屹城過將肅襟宅里表植柳槐森森頰弁奮揚滑甘具新大耋莫嗟淑德歆戒而孫子服儒以嗣教經展世厥武踵起有隆墓田大賚告社式時芬苾永保千祀

侯母王夫人墓誌銘

世祖皇帝以仁立國敦節申義不變醇厚至元八年時則有若太保劉文貞公議事省中增益今式由是郡縣旌表綽楔槐柳光于往史猗歟休哉檇由集賢歸里居錄事判官侯玉踵門來言曰聞子嘗執筆太史節婦孝子歲終必登于史籍玉也敢有言玉故居濮州鄆城縣其先女直人曾祖敬嘗爲金殿前將軍祖林金人匠總管父珪仕皇元爲濮州儒學教授濮州不幸年四十有一以卒母王氏生子女六人惻然未勝喪吾母之教四子也皆身訓之其鞠二女也必教以纂組化治嫁聚耕稼能謹之以時家貧無生產而充然若有餘者繫吾母之力也玉兄弟既長而吾母益能綜核靡密不知有缺怠故仕者得盡心於官政而不仕者孝謹稱里閭玉之爲婺州永康縣巡檢時至大三年也母年七十有七以卒至是孀居凡四十有餘年矣後復爲婺之平準庫副使婺之人知吾母行若是縣儒士具實言於縣縣下於鄉加察考焉由是以達于郡郡復移於所居州州明於禮部然後悉如詔旨旌于其鄉敢以是有請傳永遠嗚呼劉向作列女傳當熙明之時則肅雍平和藹然有關雎士女之行至於末季則不幸不得全其生讀其書未嘗不興歎也孝慈耕桑帝堯表閭夫人生承平貧能以禮防少老一節實聖天子休養生息漸仁秉德有自來矣感矣哉能勿書乎夫

人名妙善父某妣某氏長子伯巖敕授定海慈溪兩縣紅官次某不仕幼卽玉也女嫁某氏銘曰

勵其躬訖于逢慈儉勤壽考終表華楹帝堯功過者式報燬豐

劉夫人墓誌銘

婦人之事舅姑有從其令者矣若近矣莫知其心焉有屈體承色先事以備逆志以求其得謂之孝與或曰是知及之考其中有疑焉今之爲舅姑嚴重則生畏畏不能以洽玩弛則生怠怠近於瀆閭門之訓厲以失之而容忍者於教乎何有在易之象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吾於郭君嚮使從之之夫人有取焉夫人姓劉氏河間人父諱鼎母牛氏夫人之姑李嘗祝香以告曰願吾子孫生悉如劉婦噫此非出於令與知也孝根於心怨咎莫知旻天中野且悲且懼若婦人貞靜其誠懇顯著一語以盡茲其爲孝也大矣夫人事夫之寡叔母夫之孤姪有恩愛鹽使病末疾歲久不愈斤竭醫理佐醫藥教子志善能植立兩見爲監察御史至治二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二年二月某日附葬于西山之祖墓檇往銘鹽使君矣今御史復請銘夫人諛溢辭事史官所大戒婦人事不出閨戶以孝養爲飭躬本考其姑嫜之言是宜書銘曰

韓夫人墓誌銘

中原韓有二族居會稽者爲安陽居廣信者爲潁川龍圖閣學士無咎公師表一世其子仲止克紹家學搢紳號二韓父子而廣信別出一族曰侍郎公祥字履善常卿公補字復善嘉熙中士類稱爲二韓兄弟檇族祖正肅公持節江東辟入幕府在後省復薦爲國子官人皆曰正肅善選士二韓公聞望駸駸與潁川相並威矣哉天運合一衣冠家漸滅幾盡江浙閩蜀大略相近余歸老里閭有儒生踵門以告曰容徐氏子祖母韓夫人無爲大夫諱禮之人大夫二韓公之親弟也自夫人歸徐門克持其家事姑以孝著待夫之弟妹助裝以有室家其相夫也卻金以成美夫官建寧僚屬有不孝其母者夫人引喻廣譬能使其

妻訖事姑以禮訓子舉前史言行時刻畫故事人物以佐警戒故其子孫俱能
守家教容又言曰徐故廣信大家刑部侍郎諱元杰實容從曾祖樞閣侍郎公
侍講筵于時史丞相圖起復百僚皆進疏理宗猶豫不決侍郎獨微言曰邊事
漸寧從戎以墨縑失國體丞相誠經濟老其才以用未晚也丞相聞是語憮然
曰嵩之不得起復矣夫人之舅諱卿子朝奉郎權知嘉興府事其夫諱忠甫終
廣德建平尉夫人之曾祖大寧奉議郎知徽州婺源縣妣諸葛氏贈宜人祖貴
玉贈朝請大夫妣端明汪公達之孫女男一拱辰將仕郎信州路永豐縣主簿
先八年卒女一順正適祝士貴孫男五宜容宅安寶孫女四卒以至治二年享
年八十以泰定二年某日葬于某山容不遠千里來謁銘秀整足以興植
使世家皆若是其易有憂乃為銘曰

亭亭兩家尤為舊門服習懿德克紹厥聞幼工女史粲其纂紉亦游於藝靡不
究勤母目既盲舐膜還明來嬪于徐事姑益精奉脆擇甘順其性情不侈其長
不夸其盈訓子督孫雅言諄諄眉秀姿儼今淳真宦族日圯內教莫陳吁嗟
夫人表茲堅珉

定水源禪師塔銘

大雄氏以己說剖三宗禪學汪洋廣博言意承接絕去文字稍契入輒證為知
道小智大點相煽以自高律教廢棄食不知耕居不知工恣情於無畔岸而道
益以昧唯妙源師獨憂之自嘉定十七年受具戒即游方明本心久而曰不耐
塵勞心曷以制願習賤事以調御寓本州天寧寺歲大饑赤足踵門以化後始
歷清職曰吾得無愧名教矣其師愚公持正義不阿下宰相吳潛潛怒繫獄辱
之退居精舍獨侍側辨難卒有疑義愚公啓機以示曰汝今太平矣愚公住徑
山即俾首率僧眾愚已老學子林立寮下析微統宗愚喜力贊之主平江薦嚴
內外事不一廢舉鼓山國清辭不就主泉州水陸院治若薦嚴而俗士益信慕
愀然曰吾寧久是攜錫以歸樞先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功德院曰定水伯父
賓州先府君處州議曰寺缺主者籌趨謁迎奉吾兄弟不受能以寂照解脫為
義則庶幾冥福源公行堅望高使力請必不讓以素所往來者通意乃欣然以

來椅時年十三或問曰吾儒性善與佛所言同否曰同感物而動漢儒失之由
是有不同焉後乃曰儒釋二教分別有異在治人治心治人在五常治心在四
大脩五常治人之本脩四大亂心之本道德世衰誠得一人焉不可得涕淚交
下謂樞曰祿損則福益蓋慎諸布衣鐵襪終日尸坐語徹機迅奔電絕壑不可
制伏稍斂戢則瞬息在几席禪人仰之四方士尤宗之精於詩故宋名士喜之
然不冒表襮舊築居於越之雲頂將終願解定水以歸且命無建塔無火化以
任其壞其徒不忍卒埋是山以至元十八年卒壽七十有五俗居象山縣姓陳
氏為僧五十有九年銘曰

道弊於文厄言以宣由簡速超悟者日繁空浮鬱騰若火燎天服奇食珍謂合
自然師實已憂榮戚靡觀或逃于谷或伏于莽唯大雅是遵唯古德是祖機以
峻傳言以戒輔通黜與廢道易敢替幽局潛珍戶屢屬係彼昧其承卒黯以逝
昭銘授徒勿圯勿翳

延慶入法師塔銘

四明法智大師以天台教旨經緯導達學者謂為中與南湖實講貫舊址踵主
其席稍不厭眾議營病交集歷代承接皆有足稱道至師居南湖千口無異辭
師名善入傳姓世居定海大蓬因法師見異之淳祐十一年與半山彬師俾受
具戒游諸方辨解究詰客東披山著教家四書據會執約不以文字溺泥指畫
動懇從者樂其易簡初佛光法師居上竺提其徒悉使出門下于時有善良師
與師相講習各植立不阿和附師與良議曰吾師大蓬兄能嗣之願再拜以嗣
良後嗣圓覺頑空師而師卒能昌大蓬始典謁南湖後首教坐主諸山東泉世
忠其說以角立為大病支離為末流泛不溢詞約不匡絕禪人士子咸傾仰之
興仆復侵安眾靡懈泉南僧素宗禪學慕師德重跡以請法智之學行於東南
六十餘州至是入海嶠人益奇之至大年中詔宣政行院慎採選勿阿意貪倖
集議者曰南湖缺席捨師孰能遂以昔日所傳授者深省密啓空假破建一性
明靜而互議交毀訖忘于言大蓬果有聞於世崇本誓志師於是有成焉其凡
見於脩植施於人事今不復著錫號惠觀弘教法師而自號曰秋虛延祐年

五月二十有六日示寂爲僧六十三期年七十有八化于城南頂骨得舍利葬法智祖廷而以爪髮歸東泉冢間之精舍至元間楠納交于東泉叡若不能言聆其坐講則汪洋罔詰兼行潔清蘊容儼條粹然古德有足興起弟子大倫正道等來乞銘乃爲之銘曰

四明之興匪事於言臺篇萬殊貫于心源如水必東如矢必鵠末世濫觴語益以瀆佔畢究鋪千緒億條炎炎層層泛焉以寥師慨有憂約陳其辭探微發機會歸一岐承宗紹傳不希其逢謝彼翕訾矢心圖終後歸南湖據據初說曰吾師有傳茲道不滅弗蔓其根弗瑕其璞蘊然蕭閑廓以恬泊世教日淪躡雲徂高著爾懿德我銘用昭

天童日禪師塔銘

紹定辛卯蜀破士大夫蔽江東下成都大慈寺主華嚴教僧之秀朗率棄舊業以教外傳游東南若癡絕沖無準範導達後進表表名世者皆其門人而範之成就益衆天童師其一也師諱淨日號東巖俗居南康之都昌姓廖氏幼歲喜誦佛書解大義常食蔬果以自持年十五告父母願爲浮屠氏明年祝髮于廬山香林訪道仰山石霜遂入浙見沖師於靈隱越二夏不契乃登徑山見無準師範大許之語在傳道錄後見西巖惠于天童惠無準師大弟子其提示與無準無異危機敏鋒迎拒莫親風止水息渙然帖順遂密契其旨卒服從之俾守藏室後開先無文璨屈爲第一璨亦僧之俊傑由是譽聞益彰宋景定某年江東帥汪公立信慎許可推以主圓通咸淳某年江東漕使錢真孫俾兼領東林至元壬辰主育王三年歸隱雪竇大德四年集公議主天童師之行峻絮以完語溫氣和衆益得以親納其徒俾明徹復性不侈于言解其憂惑處於世若無所施爲遐邇嚮慕傑閣銅象無踵以至而於天童功最著久居東林化俗警衆民爭繪以祝故其與天童廬山之民奉賞以助尤夥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終至大元年戊申年八十有八僧臘七十有一將示寂戒其徒書韻語以示曰天爲蓋今地爲函吾奚爲乎塔與庵灰吾骨今山阿言已矢今勿饒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其徒奉遺言以化齒根不壞遂斂藏于西巖之清風塢噫耆舊日淪

爭熬恣蕩甚於世人理不勝欲靡然頽瀾莫有障室觀師景行實泚其類今弟子在浙東西江東西若干人蠻溪嶺嶠承師之教亦不可勝紀如砥等來請銘銘曰

七情滯摩約性返源喻以攝持匪夸浮繁末俗濫觴競立險艱眩一駭百莫執其凡性本湛虛分別則二不以解通不以思擬寂非有存感乃隨義達摩之功空其所空奚後人騁馳庸失玄宗空不假爲茲惟用中蜀學蘭易師承其風開盲抹瘡發機以示云彼摩尼非淨非穢往安自然是謂止止歸背長身從者如水丹霞散空匪耀凡目曰茲山之顏否極斯復敬者效輪罔不率服山君來朝雲繚霧轟幻身既空勿錘勿璧一氣孔周窮彼變易清風之塢石列五色恍焉如存嗣者是式

廣恩仁法師塔銘

師名可仁貫天台縣寧海姓胡氏號木庵幼歲游四明山居寶福寺習天台鈔疏于時我曾大父樞密越公治齊國楊夫人喪見師秀整儼恪俛以從服闋吾必以汝祝髮資楊夫人福越公以右司郎中歸召爲軍器少監尹臨安樞密之夫人周國陳氏曰師宜祝髮矣嘉定十三年設齋上竺乃得度于時月大師以講論訓諸徒願侍席側大師與越公厚善謂師曰今僧徒聰敏林立稍使一人預人間事得無害統體乎由是在郡治間歸胡舉展治林嶂一以任師在館中參政應公儼猶未仕深器之曰使師不爲僧其問學當與士子並中書舍人陳公耆卿時爲臨安教授與師同里亦曰應公言然越公入政府例得經院乃相攸紫巖繩約四履峻危有階引泉有梯淬醢除險帖石助高審面曲直周折獻秀紹定肇工淳祐告成屈以主席錫名曰廣恩崇福伯祖吉州大父尙書咸諉以事罔有弛缺往侍諸父時見師承接曲盡而特氣凌鑠者不敢出慢語至於桺四世矣噫遽今五傳有不善扶植者矣而師亦四傳守規蹈矩僅一二數兩家相視歟乎可懼桺由翰苑歸登塔亭謂塔主子鎮曰往事將湮沒師之行業不可不紀其徒曰是在太史師以至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入寂僧臘六十一度弟子二十有 人有詩集若干卷大澤大雅相繼主是寺凡四十年規約散地

今有子堂子鑑子鎮子金子真猶能知師遺事下是不復解其寧有不哀也夫銘曰

維大雄氏內寂外脩不偏一能用彰以周在師敏通卒異其傳峨峨新宮百礎承宇以其彌縫莫或敢侮智周行圓耆年以輔成之匪艱承之孔難大訓厥徒黜慝砥頑昭銘以儆勿踰其閑

延慶良法師塔銘

天台之學其說汪洋浩博旁訓廣詰多至萬言學者讀其書前迷後遺究厥本旨更席不能以終良法師始疑之謂由律以入則心以攝持由禪以入則心以解脫玄文妙旨約以據要事理昭晰如瘡獲吐如盲獲覩其爲書曰十門指要約說三卷指要餘論一卷教觀宏立門分戶列貫穿出入莫窮其塗師以諸部證其義例條焉不紊示焉指掌其爲書曰教觀撮要四卷三千別說則其師覺法師之言具在舉世尙同因省立異良非苟於言也師名善良字子直號月溪族姓朱氏定海縣人始祝髮淨居習律湖心游杭之大雄師頑空覺大師空閑不二門所屬三諦三千其旨意與空合覺大師言辯簡峻師入其室嘗俾守講席後游淨慈訪禮禪師以古德語叩辯禪語瞬息眩晃意師泥名相爲可惑師徐曰三觀之旨不外乎是禮謝曰其歸振汝宗集慶寺成朝命選主席班從者亦皆精良晦法師主上竺任可否師預是選講大涅槃經聽者雲集師懸辯提機整暢理得然卒師頑空上竺不能強也主禪惠擇陽報國藥師治平戶屢日接別爲堂以處篝燈星列咸曰是宜繼四明矣歲既久卒以輿論主延慶至元二十六年寺延燬焚舍草緝講論彌不輟大德元年九月某日入寂僧臘六十七年七十有九奉遺骨歸于祖關橋居邇南湖幼歲游起信堂羣僧誦聲接几席取其書讀之茫不能解泰寓曹先生說曰取子直約說讀之斯解矣後來南湖觀其容和以莊其說坦以明始悟曰先生語不虛矣歿三十有一年弟子允恭來請曰公深知吾師吾教有行業碑敢以請乃不得辭銘曰

天台之宗明性合理銖縷其別弊極口耳以言顯道言曷有止若舟在川茫不有涖若蓬繫風去莫以趾支離演文積吝纖緒迷途具茨殊探濁水至簡以求

允究厥旨聚不滿握邁納步跬解其桎梏一貫真詣南湖之庭履履纓纓振塵一言聞者竦起遺書具存毋敢毀昭哉是銘千祀勿圯

空山雷道士墓誌銘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班固亦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豈其然乎老子爲周藏室史酌古今治亂成五千言致用以準易較其治良不誣也噫爲老氏者其知此與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易書誠經緯也微言既湮傳注門戶各立自勝易與書迄不能並士方斷斷然不可參錯進老子之說焉得力而勝諸士患無恆心遇不遇命耳曠百世而相感者吾得一人焉曰雷齊賢始予讀其書益知其所以言病乎世莫知其涯也齊賢所爲書援據切至感厲奮發不蹈世俗繩墨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申言廣指其於力誠至矣今知齊賢者不若是則齊賢之意將終無以自表齊賢於書無所不讀悉資以爲是書者其道然也道散於九流百家同歸而殊塗唯老子最近然則易老誠相表裏邪嗚呼齊賢之志予深知之矣齊賢著書曰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所爲詩文二十卷和陶詩三卷齊賢名思齊家世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觀晚講授廣信山中暨終也復歸烏石治其空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卒時年七十有二番陽吳成季廣信弟子也嘗曰空山先生承絕學於蕩裂繕刻志意卻甘茹苦光景變幻皆隱隱不道飛伏控握愈眩愈遠道無有矣今遺書具在匪吾徒私彰確者如是則行若藝猶其纍也陳郡袁楠以是銘銘曰

入而不出神不可以物通而不塞用不能以休膏軸御輪其行彌賧無適不宜曷問其津生以道爲樞死以天爲徒有隆空山泉流舒舒矯爾後人抑華食寶弗續弗離我銘是實

戴道士墓誌銘

予讀桃源記私竊以爲慕肥遯有遺於世者之說云耳後讀地志則沅南地今號爲桃源者不與王化邇安食水土無君臣守令之程節於微需乎何有嗣後地益闢桃源遂爲壯縣溪峒增爲十州今烏能辨桃源也哉或曰州有桃源宮累聖躋復山水清湛其人醇厚直且信使能居之寧非桃源乎戴君道安和甫

其人歟和甫成童辭家爲道士性疏曠無畦町其師王君文卿器之俾遠游見開府大宗師于崇真宮隨其季令風雪承給不少替請於人也事弗就弗止而人亦以煩避之處於衆也率退以自持衆先矣而君亦鼓焉以及之故亦受制爲龍瑞宮提點奉香于武當桃源性不喜臧否遇酒嗒然以忘然不復失事故職教者彌任器世人以記短長逐日影爲能事君不能且鄙恥較其得失是真無懷尊盧之民矣豈唯桃源民哉往歸其宮攜酒邀父老游白馬洞天洞近長磧山酒酣援筆述韻語曰吾死必藏是延祐七年還京師明年改元至治正月某日微疾以逝年若干斤其囊資不能以斂遺言以弟子李禮謙領宮事和甫在崇真度弟子天台徐信初厚禮翰林待制虞君伯生俾教之伯生與予皆故家見後進傲誕不復與語獨信初給事無情聞論文獻道德嘗惕悚不自置信初果能爲請銘君斯無憾矣某月某日葬是山銘曰

通真觀徐君墓誌銘

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留孫以玄道贊理陟降帝庭踰四十年其承次授受同流一源罔有支別故其弟子相傳多至六七十人以文辭議論達國體者爲之嗣教其餘彬彬行能清整英發林立輩出或激昂自脩則俾之挈綱振維往來京師山林間重其名教若是者寧不備矣夫開府弟子之最長者曰徐君余官翰林十有六年未始識之延祐四年開府年七十始來上壽閉戶不復出戶限邂逅予庭中若相避然者集賢大學士李公某傳詔醮崇真宮益避跡隱奧中集賢語開府曰聞高弟在是願接顏色可乎強之見揖以退復辭其師曰弟子歸山中不來矣願師自重至治元年專价走京師作訣別語衆咸疑焉未幾計至灤陽以夏五月癸巳化于仙源宮得年八十有二於是嗣師真人吳全節率其弟子爲位以哭皆不勝其哀且以狀求余銘維徐故士族祖某父某君名懋昭字德明饒餘干州人饒爲衣冠望郡宋端明湯文清公丞相江文忠公善衡鑒幼獲接識之由是棄仕譜爲老氏學以其道游江淮間于時烽燧連警百里

土舍不相接獨澗飲草茹以善勸勵俾崇信其法後皆化之開府公入皇朝隨侍二歲卽歸且誓曰釋老以募衆集施爲能事叩門嚙嚙抑獻笑且取誚吾不能若是當益貶損焉積數十年作仙源觀久之復作神翁觀佳木奇卉編壑壑治山林壠畝陂塘之利益充然衍裕卒能遂其初言歲饑以餘食餓者不足則損直以售葛衣布幘十數年始一易見者服之老氏之學力本自治退足無欲其言黯以彰不知者以虛無釋之邈不相涉矣夫不巧於外則必慎於內宮室蔬穀絲麻丹漆之物燕輿俯仰之節酬酢進退之儀人之生不能以缺也今而曰吾無求焉將何以取具世以役鬼神竊服食爲道吾不能知之不惑於衆則害於民者寡考其自治則於吾道合清淨富強昔之時君嘗師之則凡刻繕者誠得矣夫何疑焉余嘗侍開府公言語絕臧否者而謙默而簡退與嗣師游彌綸損益將以行其道是非家庭之教績業纂素能若是乎感矣哉大德六年制授主常州路通真觀慶元年制加保和通妙崇正真人二觀亦以璽書尉鎮焉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某山開府再傳曰李立本陳義高義高明朗通豁器行環特贈粹文冲正明教真人皆蚤世今以次傳者曰余以誠何思榮吳全節孫益謙李弄芳毛穎達夏泳薛廷鳳陳日新餘若干人將葬開府惻然曰吾弟子蚤從吾游其亡也不宜以薄乃命弄芳歸泣葬銘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家者流以清靜無名爲本時王以其宜於治國靡然宗之傳世益薄長生之說侈卒茫昧不復講今世所傳唯法藥與術藥術又鄙棄不用而法僅傳謂其宜於水旱疾病通得而用之也余行天下與方外士游率不得一二蓋其傳受訛缺浮靡恣蕩攝思握神罔不知所以而其祛役禁制按圖以求叱咤瞬息欲

通靈於臍蠻不可得也噫其教若是而爲其學者又皆不自植立可哀也矣余
居近東嶽行祠有陸氏者掌其祠有年矣其四世孫曰頤真幼歲識之儀觀秀
整淵乎抱道之器與之語慎重不伐悒悒然欲求其師未能也日尊所聞抄綴
盈篋樓楚公諸孫坦好黃老能以參考損益編簡往受其說遂爲弟子後聞天
台桐柏山有靈寶法福聖觀道士曹君爲正傳往師之又聞維揚潘師得白真
人上章法遠游以受然不自表襮處羣衆益簡默丹經筮書星歷孤虛之術悉
究詰旨要晚得末疾疾漸革呼其弟子陸宗玄張蒙生語授受本末且曰我死
必得袁內翰誌文以信後是死爲不朽當葬我於先母之墓側墓在翔鳳鄉白
石紫虛觀右紫虛樓君所建實繼其事曾大父軾大父景文考斗瑞生宋開慶
元年歿時年六十有七實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也葬以某月某日其弟貴和實
來請銘哀其志嘉其勤而卒不逢非命也與銘曰
握奇制氣超鴻濛約束萬神驅霆風物無疵癘玄感功秘圖靈籙昭羣蒙後生
棄暴甘盲聾嗟哉紫虛憂忡忡踰江越嶺冀一逢死生晝夜在反終不怛其化
輪旋空恍兮步虛出雲中有縞之鶴來城東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原
书
空
白
页

元袁桷撰

行狀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公行狀

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

考希聖宋宣教師史館校勘

公諱與稟字晦叔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孫高祖子英宗正少卿避地南徙紹興間爲台州黃巖丞家于縣之西橋至其子孫遺育著衍故今號西橋趙氏宗正有孫師淵字幾道官至太常丞爲朱文公高弟文公述通鑑綱目條分例舉整齊艾奪迄于成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心受耳屬精析該邃非若語錄所傳剽臆謬妄東南後進咸尊太常與黃幹氏並於公爲伯祖公少美儀觀音吐清徹讀經史大義必本家訓弱冠以易入宗學登咸淳辛未進士第用積舍法教授鄂州鄂爲楚上流歲備武不懈公視邊將耽弛而咸淳士大夫率恥言邊事乃策諸生而問曰文武之用不可偏廢韓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曹彬狄青不以清談而喪武文事武備豫然後立時未幾王師絕江守以城獻公自念爲宋國族鄂先內附兵勢若破竹不可支而歸道已斷絕不得返遂上書丞相巴延松年案舊作伯顏公言宋權臣賈某柄國十有五年脅威罔主棄背信好事一至爾今得冀如藩臣歲奉貢幣願緩師以行成焉書未報而錢塘已下實至元十三年也公知南北已混復上書丐返田里會大臣有奇公狀貌告于世祖皇帝十四年遣使上驛來京師幅巾深衣見於上京天子清問溫渥首詢其老幼及江上事首尾其對復如上書所言特命給廩餼以俟用明年奏言江南郡縣戶口繁夥當以簡易治近歲有司急切與利殊失安輯新定之意臣生長江南悉習利害因條類爲十六事以進大較以擇守令釋征斂厚風俗爲急而末復以存活趙宗爲請十六年入翰林爲待制陞直學士復兼集賢又三年遷侍講學士預纂實錄加太中大夫於是侍講十四年矣累疏乞致事歸里雖未得旨

而不入翰林者幾二年久之拜翰林學士自鄂之來京師凡二十有七載由里居而之鄂也適三十年每恨乖隔愈久冀一得請以終老丘壠常忽忽不樂秋風倚楹懷悲故鄉擁衾障袂聲出金石非復以宦達爲可戀惜而志迄不遂抱疾暮歲以卒大德七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以南括責營聚皆大臣與其黨類私植貨累鉅萬願寬今年田租以緩赤子宋世陵寢毀掘及移徙故宗室大姓皆非初詔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天子以爲然又言乃者庚寅歲大霧四起越翼日癸巳夜地震地爲臣道臣強則震至正月甲辰西城老虎就擒虎於象爲兌爲金其著尤異咎在姦臣竊權今已執咎而宸斷未果願蚤正天誅以應變異上意若微忤而終不以罪由是居家待罪閏三月大司徒公自上京俾燕只干學士諭以復職後平章政事博果密松年案舊作不灰木復爲公奏逋負歲積不能自養上曰得非指僧格松年案舊作桑爲虎者宜令有司計逋以償歲別給帛粟餘勿爲例人益知世祖皇帝神武沈斷非真忤公公天性疎達與人交緩急高下盡力傾引弗避不爲刻峭自高亦不復計得失成就故始爭趨慕而間輒掉去訖無毫髮恨意傾觴煮茗費盡即止危坐清論一不以靡密缺乏廢其雅道歲時奠薦雖甚匱嗇猶豐絮盡力如舊禮自宗正四世而下皆請于朝而復其役族屬男女以及鄉里之俘虜而北來者悉贖以歸凡十一人有張生貨藥西關一日過之張死已數月矣亟歸視藥券盡酬所負其家人不知也遂具以告而歸之一士人伺公錫賜時謾言當買田毫宿間計資與之歲久不至後亦不問其受欺類如此同列有侮公爲方拙暨死之日朝野咸曰善士已矣各購奠哭弔終其斂事而同列亦悔昔日所侮爲可愧往右丞許公仲平篤意道德性命之學奮自飭厲以文公四書爲標準達官高貴皆俛首承訓不敢怠公時至京師首肯力行致知近世率清曠自高言行若枘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許公深然之至觀其平居處身待人抑華養實許公雖死而昔時門人親聞其言者皆以爲伊洛源委惟趙公爲真似益以知太常之學爲可信至公爲有傳矣有詩文若干卷類聚藏于家初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五世孫未踰年而卒斂篋中裝歸其婦翁不娶今夫人史

氏奉直大夫知連州一之之女生三男子長孟實以公居朝廷久特官爲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實温州蒙古學教授孟實以廢入官孟實等欲求銘當世有道以信于後俾有述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大德七年七月日從表姪具官袁檣狀

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哲梁公

行狀

公諱德珪字伯溫姓梁氏大興路良鄉人八世祖德成遼末以勇力善賞雄鄉里生子吉不仕吉子伯溫金皇統進士官通議大夫同知河南府事遂贈吉安定郡伯伯孫牧牧子陟明昌進士官中奉大夫同知南京路都轉運司事亦贈其父安定郡侯郡侯有別墅金世諸名士日觴詠從之游中奉髫年能以詞章相周旋咸器偉之晚歲直節善政深自植立值金亡終老於里生行爲金承奉班祇候祇候生守信終隆興都轉運鹽使轉運生國禎終內藏庫提點是生公後以公爲左丞時朝廷特號中奉曰通憲先生轉運贈榮祿大夫定國公諡忠毅提點贈榮祿大夫安定郡公諡信敏公幼歲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中奇其器骨俾熟國語通奏對年十一太府長官愛之帥其弟德瓊同見世祖相者閱二兄相者曰後當貴帝領之遂使從東平忠獻王安圖松年案舊習憲令作安童儀注十四年即襲父職至元十六年升中書左司員外郎二十三年遷右司郎中踰年復左司二十六年進太中大夫總管大都等路打捕府仍領左司是歲復右司二十八年參議尚書省事復遷中書二十九年世祖特旨拜參知政事成宗即位陞中書左丞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公未弱冠即官宮省踰三十年錢穀出入高下若指諸掌四方奏請率面授中書據言某事當如律某當如元帝某年所行極邊宗王急驛調發卒無所從具同列拱手不能語公徐言軍用有故實泛索非故事不可行執筆量劑退考故籍無少訛誤戊子歲地震北京世祖問今歲刑部所報囚徒何煩多公對曰囚非犯罪特以徵索羅織無所從納故悉爲囚在獄中上大感悟乃悉赦天下逋負京師供給繁夥屢奏蠲復之漕運根本江南浚治諸湖堤不宜使富民侵塞以殺水勢議自公始選部資

歷吏不敢後先一時以事功自期者公亦與一二執政議超常格俾自效方大德初元成宗恭儉守成一繩祖武公亦以執政自任年穀豐熟四境寧謐廟堂大臣相戒以清淨爲治凡尚書言利害斂口不敢發自是希進者皆避匿後議相持既深朋聚比進乘事間發浸淫於疑似之際會上不豫遂出公湖廣安置踰年上疾稍瘳罪一二幸臣急召公還都遂乘驛朝于上京上問卿從何來公環視嗚咽不敢對上賜酒饌命歸省其母諭以將再用至九月詔復入中書時公已得上氣疾與家人言向嘗遠謫今得再覲上明白母子相完聚即死且不恨何敢復有希進意遂卻藥危坐謝事某日星殞西南有光流室中是夕薨年四十有六葬于宛平之樊村妻安氏今封薊國夫人柔靜能家子一人某女三長適納速刺僉事次適伯達某路都提舉幼適某同知宣徽院今上改元詔祿勳舊贈公推誠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哲而公祖父亦復追命爲國公母夫人完顏氏公能承侍盡道待二弟曲致恩意對賓客謙不失禮自以先謀踵世科尤重儒士詢考安定別墅爲圖表章一時縉紳咸賦詠追美其事侍帝左右率偵候意響聲拔士類至於決事占奏惻款不讓而悉簡懷稱上意死雖十餘年朝廷至今猶稱道之前翰林脩撰高郵府張某次公遺事命檣演潤將求鴻藻以表墓道檣與張侯曩同在翰林見一時行事張侯以親嫌爲辭公之弟德璋今益都總管昔爲慶元判官時檣居鄉里得聆公言行遂不敢以草野爲辭然舊聞中原故老嘗言梁斗南文采風度有陶靖節晚歲志意後進爭慕企久知乃通憲先生也先生言行在人口不絕方金將亡時士族解散漸盡暨獲平定推原高曾名字於荒碑野塚之際皆缺軼無所考獨梁公八世官簿歷歷可据德源深長通憲守儒之效著矣至若公行事在史冊者不敢有私姑次其出處大致使銘述者有考焉延祐三年九月某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袁檣狀

翰林承旨王公諡謚事狀

公諱構字肯堂世居離州家譜云與中書令同系八世祖某宋世爲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故今爲東平人曾祖某金進士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祖某以公貴

贈正奉大夫太常大卿考某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公幼歲肄業郡學試詞賦入等杜先生仁傑深器之賈文正公居貞一見館以教其子載與來京師時太保劉文正公王文康公王文忠公持薦士權即辟為權國史院編脩官丞相史公耶律公在政府聽公上事言論接以賓禮耶律公復戒其子以兄禮事焉至元十一年授將仕郎命為真于時集議時政必使公預會裁酌之十二年丞相巴延松年案舊伯顏出師諭江南公實草詔是歲渡江世祖命翰林直學士李槃與公偕行俾蒐擇儒藝之士明年春次杭州公見董壽公某曰故宋圖籍禮器具在宜收其秘書省天章閣翰林太常考集目錄宋史異曰必脩纂遂悉輦歸于朝十四年充應奉翰林文字公辭曰少嘗受學于李先生謙今先生猶教授東平實不敢先遂以其官召李明年始受之十六年陞脩撰凡制誥撰述文康公必以命公丞相齊魯國公和爾果斯松年案舊禮曹孫下同領翰林開司徒府授府司直世祖詔大臣議道藏可焚棄者公與議完救之十九年丞相阿哈瑪特松年案舊作阿合馬敗齊公入相議選舉更定法皆公手定遂授吏部郎中未幾改禮部後復吏部而翰林制誥猶諉公參詳焉二十二年遷太常少卿上方定宗廟脩禮樂而公昔從故宋所輦遺者皆得補缺二十四年出為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御史大夫率公陞辭上賜酒慰遣擊姦惠民淮民猶能言其事二十七年除治書侍御史故相僧格松年案舊作松年案舊作嫉公命與故平章魯公博果密松年案舊作忽木松年案舊作檢責燕南逋負公先馳驛會計簿領迄無所迎合謂魯公曰公近臣某復在言路相若苛責當受罪不以累公也未幾僧格伏罪二十八年調選江西二十九年改翰林侍講學士三十一年世祖升遐成宗嗣位分院上都制誥多公次定徽仁裕聖皇太后知之特賜楮幣七千五百復命讓世祖附廟謚冊攝司徒以導禮大德改元纂脩世祖實錄陞翰林學士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右丞相引見于柳林上問昔從何人丞相奏是和爾果斯官屬真儒者昔奉旨參用儒生今故用之時上初即位勵精文治年穀屢熟海內熙洽公從容二相間以薦士安靜為急務後數年來執政希合生事將檢括增羨首以其策行東南公卒不肯附稱疾納祿幾一年七年份更政獨公無所累歸里九年授濟南總管

禮法自持嚴而不苛凡為民害者悉除去丞相答刺罕見公所申牘咸從之十一年太師濟陽王等奏俾乘驛造朝拜翰林學士承旨復脩兩朝實錄特命贈公二代公言臣本儒家遭逢四朝先世皆潛德里士大國美諱懼無以稱以臣所居官授之誠以為過今羣臣封諡下太常必由翰林議官品臣首踰越將無以服衆今上時為皇太子嘗詢翰林老成必首姚燧王構手以酒賜之是歲尊諡祖宗公讓太祖睿宗皇后諡冊賜楮幣萬緡正月課皇后冊文攝侍中讀冊至大三年以疾薨公在朝廷踰四十年凡累朝憲章損益能悉舉源委翰林述作自為編脩時已預撰先賢文懿尊酒敘論咸有据依欲輯為臺閣舊聞而事莫遂崇拔後進雖未識面汲汲稱許不絕口性剛直有不善必面責之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士熙今為翰林待制竊惟聖朝褒錄臣下見於令典謹撫其居官行事請於太史上於太常至若居家雜儀治民遺事悉弗敢次第延祐三年九月日門生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袁檣上

李司徒行述 代作

嗚呼我先公之亡銓時年十有三遺言懿範誠不盡知雖知之亦不能盡詳少鞠于趙氏外家外父諱某為南京同知先夫人嘗泣語銓曰汝父沈靜寡言笑篤志嗜古卓然運聖賢言行為矩範強之仕弗肯仕凝塵敗席家事靡密弗顧疾革猶執卷瞭然若有思空約彌甚間嘗曰我幼孤長兄樞密都事教我撫我繫汝舅之訓汝舅生三子長都事君從草次總判君從謙余敘為季生兵革中我先君每誨吾兄曰家世朔州罹亂離朝夕習騎射今邊宇寧謐諸兒宜守儒顯親毋刻木吏為也都事受其言朝夕以詔二弟俾從學于九山李先生徵吾詎願不仕非其道不可也銓幼不能必其成後其語諸又曰大父之墓在許州地遠不能至考其事則有紫陽楊先生之誌在戒其毋忘焉不幸某歲卒年四十有一葬于南城柳村之原先公既卒家益困太夫人挈于外家化治銓率資以教銓稍長痛自感勵有以其名聞于世祖皇帝詔習儒業入國子學許文正公焉後直省闔三年出為彰德鐵冶提舉又十年同知歸德府事始得致養于母夫人元貞元年過汴梁將歸京師不幸夫人卒於汴卒時年五十有

八奉柩歸葬于柳村相其地水齧不可旁附乃卜於西山金河口田峪之南得合葬焉冬十有一月某日也元貞元年爲翰林待制又三年轉廣平等處鐵冶提舉改工部員外郎承檄屯田雁門雁門地近朔州銓思念吾大父葬朔州在鄠陽灰河西一里今六十年榛莽不可致有楊先生英誌在雖無能知吾以誠求寧卒使無知哉翼日驗誌微旁近卒無有哭走于野有老耆年八十餘乃來曰李府君葬時吾嘗治畚鍤于灰河今西一里隆然者其墓也銓泣且拜得封崇以識焉楊先生之誌曰李君大父諱彥宏由彥爲名者十八人自彥而別爲王者二十六人其諱玘者銓大父也我先考大父之幼子也都事有子曰某總判君無後銓由是奉都事而下皆合葬于西山而灰河之墓始樹楊先生之碑推大父肅後之德遭時隆平非若昔時之永隔歲時省墓則力猶可至也楊先生之誌又曰大父爲山西西路課稅時耳目所逮纖悉必陳於長官有以權匄牟利即峻拒絕後患或言郡縣始安輯宜用重典使不犯輒面折陳白非忠厚恤民本旨先公之誌翰林承旨王先生構則曰拱壁駟馬流俗所恃憐者先公無是心也銓無所肖似自工部改授朝列大夫揚州路同知臺榭爲監察御史四年少中大夫河北河南道肅政副使五年移淮東未幾嘉議大夫常州路總管不六月召爲參議中書省事又六月除禮部尙書復五月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改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治書侍御史今上皇帝推養存歿於是得贈大父資善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冀國公諡莊順祖妣王氏冀國夫人考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諡端敏妣趙氏冀國夫人嗚呼銓無所肖似承藉先德先夫人之訓歷歷在耳願因朝廷光顯之寵求文鉅公表於墓道俾李氏子孫後有攸考謹再拜敘其事于右端敏公諱從益銓今爲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李銓狀

資德大夫大都留守領少府監事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大都屯田事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澤國公諡忠宣鄭公行狀

本貫澤州陽城縣澤陽鄉屯城里年四十七
曾祖珪不仕
祖畢故忠昌軍節度使
父鼎故鎮國上將軍湖北道宣慰使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毅
公諱制宜字扶威澤州陽城縣人大父節度當金危亡時以智略慷慨拯里社興屯田陂池之利年不展用是生忠毅公提天師勦羌蜀絕襄漢奇勳冠勇功次表煒官譜始著公忠毅公之嫡子也方勝衣時忠毅攜見于世祖皇帝特視偉之命從大臣習給事儀忠毅遇寇死難世祖震悼乃即授金符襲平陽太原之軍而戍鄂焉公感年受殊數益矜謹自重控伏將士帖首無撓犯湖廣行中書治鄂戎帥策馬進退承教令縮蹙不自給獨公爭器重傾下鄂守缺長執政俾攝治日坐決文武兩府郡益以理凡數歲訖不除鄂長官十九年詔治樓船有事於島夷江潁地不足居船官城南有何家洲洲爽廣多居民中書行令遷洲屋什徹墟瓦聲汎汎日行走驚泣道上公行相旁近地與洲無異即趣還其居洲民爭持牢醴拱謝公揮手曰安民吾職也何謝焉鄂多火災連晝夜交作或言城中隱姦利羅疑似者急治火可止公言咎在火政不明火未絕而復誣構彼何生爲遂率軍士申令約立渠巷俟火所未至通徹其道火是日乃止有盜私立部號伏近郊日暮剽劫負擔者詔言將入城索之不得見數男子從城外來促數異顧命縛之省貴人曰得無以疑詿誤將出之明日過城東門見一少年乘白馬行且色動公呼曰汝賊也汝貌良人也何作賊不速言當訊汝少年叩首吐實復信宿日所捕亦同款一郡大驚二十三年徵入侍中明年從駕北征願前敵效擊上曰鄭制宜死唯一子在宜勿使擊復請戰乃命從太師以行師還詔侍膳殿中加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春駕如上京院留毋行公曰年少宜服勞願以偕行上愛而勿許二十八年超拜湖廣省參知政事是時鄂大臣集括斂爲奇功上怒錄其家公入辭上曰而父死賊難賞不及于汝今有盜臣貨財僮孥留貯于鄂者宜擇精善自取公對言某臣家人皆賊穢不

可詰受之雖無汗然跡其由來寧無汗乎上益奇之鄂爲舊治土俗厚薄悉周知其隱蘇枯翦彊翕然至和上知其能賜中金五千兩間歲具口奏臣向留鄂治兵臣母知臣年未更事乞臣侍陛下宿衛今不以卑鄙預外政府朝夕思念不勝任敢昧死以請復徵爲內臺侍御史安西地歲牧馬牧人利曠遠率併入旁近世業民數訴理求地持軋不下命公乘急傳治其事覈地得三十萬頃考籍于官餘悉歸于民三十一年拜行樞密院副使院治衡州公統軍入衡下令不得入廬舍營部擇便地定井竈食罷畢發至暮整列就次道遇兩卒言宜止頓舍休憩公立兩指畫訖一卒無敢宿民居道旁市井人雜語不知爲官軍也湖南地介江廣賊負險煽昭賀聯絡屬邑大軍至卽守固不復出歲一捕寇率害善地寇伺去復歡集如故公至相阨塞雜耕守戍據其出沒明語歸降者釋弗殺逐殲其酋長茶賊譚計龍匿兵器有異志立捕得之其弟昇貨以緩事公趣輸于軍卒正其罪成宗皇帝改元復別置副使一人與公同治公謂官溢常員先置者當罷入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未幾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大都屯田始進階資德大夫公幼熟內府營繕工巧供給祠祭之屬能通達緩急終歲事集無曠敗至大宴席刀匕樽俎必命公董領以重其事大德七年地震太原平陽公承命往視且言河東罹鉅創聖天子出粟幣以賑活之設一不及是負明詔死罪萬萬何可逭乃躬入里巷傷殘羸餒悉疏錄以給有市官利征商詭言某地少災不宜費官廩征法宜如昔無所損公怒曰幸災困民民何罪且汝計征入何補縣官入言于上復其地三年公天性慈厚上宴大明殿獨侍立不情命之飲再拜辭上察其意賜酒二壺使歸飲于家事母蘇氏至孝特封潞國太夫人以寵之錫賚無虛歲復加賜海青俾入禁園尤號爲異數大德十年二月五日以疾薨年四十有七其葬在某縣某鄉自公少時已知自貴乞名於王文忠公王見而器之遂定其名字忠毅以死事顯故公彌欲以忠孝勉獎通敏有持守其居鄂十年善政藹著至今父老言鄭公真清士非他人比至守官靖正不以喜怒害事謙抑自晦中朝士大夫則曰鄭公真吉士也配可烈真氏丞相字羅公之女子鈞今爲懷遠大將軍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大更

元特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澤國公復下太常定諡曰忠宣謹具歷官行事鴻筆碩彥得以取擇謹狀

榮祿大夫大司徒特封饒國公吳公行述

本貫饒州安仁縣開興鄉壽樂里

公諱克己字祥甫維吳氏遠有令緒泰伯以至德讓嗣逃于吳周受殷命大封同姓而泰伯胤系因食采吳地子爵不絕周既衰吳越楚爭王吳爲越所僣子孫散處江湖間因以國氏夫差六世孫芮爲秦番令有德于番號番君漢次芮功封長沙而廟食番世不絕宗庶蕃衍凡占籍番者悉祖之安仁吳世儒家宋淳熙間有從朱文公講學曰某皆其譜諱公之曾祖岳祖夢旂養潛樂幽丘園晏如也父鑑服儒業言行矩範閭里是否能持平善論俾率初後皆尊信之幼書教子誨之曰學非以干祿遇不遇命也故公受其訓而行之幼靜默寡嗜好遠生養和非仁義之言不言其居家也斥絕喜愠躬行以導之不逮者微語以警之其處于鄉也肅然如有容暴者化之以慈有爲不善者輒自勵曰得無吳公知吾所爲乎幼督之以學壯擬之以仕稍有能輒譽之其成就也怡色若己得年益書賓客造戶無情煖酒至愈莊夜分猶危坐治纖悉人皆曰吳公有子全節爲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道教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其好賢其持身常念若不及緊家教所致推公之德視其子則猶可企也延祐六年五月玄德扈駕上京楠以待罪集賢偕行公薨以五月丙辰訃至玄德晝夜哭不絕泣且曰全節不天疾驅以歸願述先公之行以聲其哀楠謝曰述德敘行宜在門人佐吏敢辭則又曰猶子善聲與子游其何辭謹按玄德真人幼慕老子道年二十從大宗師開府張公入朝奉祠宮閭歲告歸省成宗皇帝憫許之德八年公與夫人壽七十一上賜公上尊加帛俾乘傳以歸大德十一年特拜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三年武宗皇帝隆孝治恩賚中外臣子由是超拜榮祿大夫司徒饒國公配舒氏饒國夫人而公考亦追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饒國公諡文靖妣陳氏饒國夫人玄德奉制書以歸延祐元年公壽八十天子遣成宗錫賜如故事延祐四年復降璽書復其家命守臣王都中表鄉曰榮祿里曰具慶

玄德築公所居堂曰晚香曰天爵翰林侍讀學士元公明善記之矣曰齊老則因宋孝宗所書扁以徵其實曰樵隱公所居自號以寓其沖澹之意焉公壽八十有五將以某月某日葬于鄉之山田原子四人長詢次誠蚤卒次玄德真人次全義女若干人孫男若干人善集賢脩護蒙剛才致孫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始善來京師從游嘗出大父手書誠善制酒力纂述勿惕玩以自棄又誠其叔父持敬存誠爲應天事神之本日承君師毋以我耄爲辭幸未棄昭代嘗惕然深念曷報稱數道途非所望假我死何憾也水寒於山屈曲演迤遇順而始達非偶然也蒼涼用登異遠益振於吳氏有考世冒顛覆抑其所發者誠過耶嗚呼吾於是見之矣椅也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向爲史官錫命享禮之禮嚴詳於記註悼史純孝贊皇風闡鴻藻有自來矣遂不克讓奉于太史俾有攷焉延祐六年七月日具官袁楠述

表誌

西山阡表

嗚呼我大父嚴州宋寶祐五年丁巳六月七日庚寅卽世年六十有七後六十有七年是爲皇元至治三年歲在癸亥聖天子推恩文武錫命有秩不肖孫楠以從臣遂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大母令人王氏會稽郡君是歲五月丞相忠獻王薦于英宗超拜侍講學士泰定元年又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郡君加會稽郡夫人嗚呼楠生七日而母史夫人卒先考處州嘗語曰汝外祖數文轉運公諱賓之淳祐十一年辛亥歲秋八月病且革嚴州調疾候所命于時汝母年六歲余年七歲卽指曰吾女以中外表願奉公幼子大父謝且立曰幼子儻爲越忠定王孫塏宅日生孫寧負吾兩門哉楠泣受其語以識楠髫髻亂時喜聞遺事于時越公賓客子孫宦途著仕而大父遊從咸在嘗語曰越公爲京尹十有一年擢括隱伏抑強振惠繫汝大父密以贊外若韋布使世不知有子第名字其居越公喪盡禮喪除廬于墓不入城府者三年匪惟鄉人言之外州士大夫能言之退考于家乘曰初補承務郎監無爲縣襄安鎮知建寧府浦城縣承越公久侍從陞政府而執政子求外仕令不許故再任佑神觀紹定四年越公解機政始得授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端平二年以待養請于朝優許之充沿海制置司機宜文字淳祐七年通判嘉興兼尙書省提領田事所檢閱乃曰吾得以仕矣治府事無留難固以空悉以越公尹京法治之郡守謝不能提領戶部財用史宅之悉括諸司田阿媚奉上具籍百餘萬用戶部印入御府而以副帙置三省始愀然曰吾不可復治乞歸三年授江陰軍力辭以疾後戶部果督責浙西諸州虛籍守臣爭納告丐罷言諸司田皆朝廷舊籍欲入虛籍則宜蠲舊籍未幾宅之死始悔罷而副帙在三省者國亡散落民間言利大臣深信之卒爲東南害十一年知嚴州寶祐二年提舉台州崇道觀積官至中散大夫鄞縣開國子先處州登朝贈中奉大

夫再以登極恩贈中大夫維我大父訓範嚴密居家治具舉舉區別工技悉精其能堂奧危坐無笑色聚書至數萬卷圖書鼎彝鑒載得源委而先處州遵奉誠令教子晝夜不廢楠得以謫薄文藝敘升翰苑幾二十年再爲集賢直學士今復超進爲翰林侍講學士夙昔期望於遺言見之今墓在桃源之西山王氏夫人合葬焉大父諱似道字子淵曾祖諱皋累贈太保妣楊氏越國夫人楊氏魯國夫人祖諱昇累贈太師衛國公妣楊氏齊國夫人考諱韶少傅同知樞密院事實政殿大學士累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周國夫人配王氏平江府吳江縣廬庵先生份之四世孫蘇養直向伯恭張安國朱元晦諸賢賦詩于其家圃有詩集十卷行於世長子諱浚奉議郎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入皇元改授承務郎賓州同知娶史氏孫四曰棟棟棟孫女十曾孫五彥穀亨端辛孫女一先處州諱洪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娶史氏楊氏並追封會稽郡夫人子楠爲嫡長孫女三曾孫二瑾瑾女四人四世孫男曜暉女德秀袁爲鄭聞姓晉政府由越公始至于大父承緒展世不赫赫以求高命所居堂曰拙逸曰得閑始見其雅志將以俟于後矣夫德厚者報深特報自佚必不能以顯郡公事兄若父讓爵避財鄉黨至今能言惴惴四十年而教子督切則曰我大父之訓我不敢私今雖未底于成詩書之澤殆能以自白歲月逾邁交友故吏漸落幾盡隨碑有缺幾於無傳是則有罪矧以不腆之文行于南北庸述祖德刻于墓道俾子孫有考泰定元年歲次甲子一月一日孫具官楠表

先大夫行述

先大夫諱洪字季源姓袁氏袁爲明州著姓州陞爲慶元宋仁宗朝詔外郡得籍開封舉進士嘉祐初爲開封舉首者諱穀後通判杭州蘇文忠公時爲郡太守曰論文史典處州以終贈光祿大夫其宗諱穀亦占籍開封試進士歷官至祥符縣丞因家焉爲公六世祖五世祖諱謂贈少保高祖諱皋贈太保靖康難作隨青州兵復歸里積善好施年八十餘預言死期別親黨沐浴端坐以逝曾祖諱昇爲明州助教贈太師衛國公樹德力卑讓鄉里尊信郡有不軌大獄命

公攝治即其家搜驗得偽署籍姓名一千餘人皆六縣大家不以送官立焚之異行遺事世多所傳錄姚楊氏封太恭人贈齊國夫人祖諱韶幼學干族父正獻公燮登淳熙丁未第嘉泰禁道學自趙忠定以下皆入黨正獻公坐廢越公爲吳江丞得罪蘇師旦俱家居避禍嘉定改元褒敘趙忠定公朱文公於是相次被召先後爲侍從搢紳榮之尹臨安十年神明愷悌自辛棄疾揚王休馬大同丘壘以後推公次之爲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吉國太夫人贈周國夫人考諱似道中散大夫知嚴州總覈事物能御達損益然不樂仕進守次江陰將行乞祠祿以歸理宗異之贈中大夫妣王氏恭人贈令人公嚴州次子七歲能誦詩書左氏通大義以越公遺表恩奏補承務郎年十七試吏部銓監鎮江府大軍倉明年道臨安馬光祖以樞密爲京尹上書往見之馬公喜謂曰是故袁越公孫耶光祖治京師皆先公條教今官位適相同然貴家諸郎多不達文墨是書果子所作當留以自近公謝不敏遂改辟監桃源酒庫檄入帥幕時馬公號嚴敏客多畏避不敢進率秉燭決諸曹事命四客坐四隅禁私語夜分間以成案俾閱先後是否一日擇卷牘繁冗者以試公公疏其要領言是事曲直微有隱某官所擬微兩端馬公大喜曰以不決事處分將俾微旁邑通負公謝曰初入官而以括責稱懼失先公遺訓馬公謝之禮部尚書李公伯玉薦可治劇邑中書舍人劉公震孫薦可理瘠縣馬公去國改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轉運使胡太初刻峭善伺時相意旨公不樂之請告歸里胡亟怒以緣匣檄還司署曰不卽來當議劾公起視事或咎之乃慰曰太初先子先樞密門下士知子能官固若是後潛說友爲轉運檄督寧國絹十六萬正公婉謝曰嘉熙以來江東稅絹皆虛負實籍寧國尤甚莫若悉蠲虛名止取景定至今年逋且昔時嘗以不能謝馬公矣說友懼蠲數廣亟命他吏然卒不能辦爲禮部貢院封彌官甫出院度宗忽降手札諭賈某曰舒津太學名士袁洪嘉定名臣孫宜與陞擢差遣舒同里人賈疑有內援遂除舒太常博士公爲太社令就職兩月諷門下省論而舒亦以他事去賈相嘗曰浙東唯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于時高公衡

孫趙公汝謀以戶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贛州合執政官至守倅凡六十餘人皆家居月爲一集約討論先哲言行不得議時事由是公益得紬繹文獻深愛重自晦絕不通京師書問賈相悉偵知之乃命主管華州雲臺觀咸淳壬申遷通判建康府公閱事敏決老吏不敢詒慮獄句容有僞楮連坐二百餘人悉出之定議止誅其首帥趙潛貴駿不親庶務僚屬上府謁不得入率用紫袋取畫諾公坐賓次命吏白帥今邊事益急惡少年掠奪市上將驕不習兵非紫袋可奉行帥聞卽延入閣出遜語且曰將循視沿江諸屯壘苟可安使者毋忘也甲戌冬十有二月帥行郡中大驚爭移徙出郭而村落民與故侯聯絡者復入城有約白晝罷市公詢扇亂者斬之戒門者毋納村民城中始安夜多火災有微卒瞻對詳練公私以白金立署賊曹一夕卒馳報有賊約以二鼓縱火東門劫門鎗以出今賊俱在廟中治火具公遣卒往伺賊將出廟門捕二人有緇火在手卽斬以徇諸將留城者皆故侯部落至是益蹙微願習射求官賞且曰在昔唯陳招捕習騎射今不能復見此等相公矣翼日將巡城請公乘騎吏擇馴馬以進公命取將馬來將異之坐城上召諸將曰郡庫非制置使不敢用若等求較射吾當以私財定高下語畢入射將挾矢前喏曰願奉約束然不敢先公手弓遂弦三發皆中革一入的將謝不敢公強之終不能並卒定其實如初諸將前曰惜侍郎官晚然事不可爲公嘿然侍郎蓋江淮間幕府通稱也二月帥調精銳居屯江城中羸卒數百相偶語有卒夜從江游還言趙制置已南遁數日將解兵還淮西總領費伯恭棄軍資夜乘舟如通州入海賈相師潰歸揚州諸將率故侯部落將劫公出城公不得已微服間道歸臨安見太常丞吳淩淩舊爲沿江參議與公厚善相對各泣下公曰國勢日蹙諸將率聞風內叛淩薦丞相陳宜中將留用之公願自劾待罪急辭去趙公孟傳尹臨安奏爲浙西安撫使機宜文字不拜趙公制置慶元復奏爲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公時已陞階朝奉郎亦不拜乙亥冬臨安奉表降謝太后詔諭東浙諸郡如命戒毋徒以百姓汙鋒鏑時入南軍道上虞餘姚焚掠以行聲言留軍慶元備禦居無何王師將壓境公見趙制置言南軍以

具海舟實無意留旦夕必入城縱焚當先攻東門宜戒火政分率保東城以全居民未幾果縱火焚浮橋劫江潯城有備不得入舟出定海以行制置司改宣撫司復署爲參議人心危疑旁郡邑相屯堡未散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參議官陳允平素與王姓讎讎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陳參議爲書蘇都統約以九月乘颶下慶元當出兵以迎又言禮部尙書高衡孫而下三十餘人皆聯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鞠實公儒服立庭所見王辨陳參議與聯署書實亡有招討故爲宋官寧知讎不爲虛言王未應有戎服長壽者將登階見公亟下拜持抱曰此吾衰侍郎詣王前曰傳海舊爲建康壕寨官承宣使阮思聰與侍郎巡城議列木柵阮言城廣不可守且木柵無所從得傳海答曰蔣山左右巨木可取撤近郊居民屋高下附益可立具使果欲守良無難阮故呂太尉姻戚怒將以軍律抗對殺海衰侍郎悟旨急叱海入獄明日杖海而遣之今不知侍郎何故立庭下海願以身贖罪王大驚具賓禮以迎且告元帥帥引問之故公言安反側定新國當絕告許羅織翼日元帥威軍容坐府有告者復言奉化昌國某大家以故王爲名一從台州黃巖來一從海上來帥立叱去之陳參議亦由是得脫郡大疫具善藥以施死者給棺以殯後戒以爲常行之踰二十年至元十五年從趙公朝京師觀世祖皇帝天語命班秩宜高從行者一等將授總管以子幼辭乃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以疾不赴至元二十年授温州路同知疾作復辭公幼從王先生鏞學間戒以躬行爲持身本每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家訓爲一編以寄意至元丙戌歲侍御史程公奉詔徵士首寄擊起公公遜謝不敢當大德二年改授處州路同知命下而公已捐館實是歲二月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先大夫性孝友事兄賓州如父器物田宅賓州所予者猶辭不敢受嚴州遺澤二悉讓兄子淡嗜好自建康歸即獨處清坐嘗曰綺縠聲色非潤身延年佳物諸君何慕焉喜賓客終歲無虛日客去復具饌以俟不喜言人過或甚不能自重者猶覆護言無是事急施與家無長物嫁娶喪葬有不能舉者悉賑與之愛博而內明碩儒故官旁邑外郡俱館致教子弟嘗言吾交

游宜廣汎愛親仁勿爲臧否可也有客素依公調官京師願奉公文書以效勞久之客得官羣議咎客公以書慰之君果有得猶我之得客出示不議者乃止善尺牘琴弈諸藝皆過人不自詫耀每言沽名激行爲之良易然不可欺於心晚歲過郡土神祠椅侍行指謂曰吾言出諸口今得視神無愧自丙子來冠履雜糅抑負不自振嘗開釋防漸而扶植之或利害不便必正色廣論絕其萌蘖乃止歿之日鄉里無貴賤老穉皆驚惋不絕葬在鄭縣桃源鄉慈溪與之原元配史氏太師丞相忠定史越王浩之曾孫祖彌堅資政殿學士贈太傅諡忠宣考賓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再娶楊氏世儒家五世入太學景定壬戌太學進士太平州判官 之女以宋明堂恩俱贈安人男一椅史出女三長適丞相史莊肅公嵩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工部尙書余天任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嚴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二瑾瑾孫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痛惟先大夫言履歷歷在人口耳蚤登臚仕將大有爲迄不得展究尙義勇斷施止於州里而中年泊然退靜莫有知其意者不肖孤藐然嗣承懼歲月之久失於傳貽將益負不孝願託于立言大賢以求信于後世謹述歷官行事辱賜之銘而傳焉

先君子蚤承師友晚固艱貞習益之訓傳於過庭述師友淵源錄

王鏞濟南人侍御史伯庠曾孫由次翁始居鄭敦厚寡言幼師之精理學多錄言行教人不喜矯飾壬戌進士

張卽之參政孝伯子孝祥從子等爲領語乾道淳熙事月日先後亡異史官李心傳嘗質之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嚴州奉祠日相過從有絮疾語言清整待僮僕亦然書藏其名書法之壞自張始特加太中大夫以壽終

趙汝棣善湘子爲宰相壻卑退自修精易象有易敘叢書可傳官至戶部侍郎晚歲以理財進用失士譽

李伯玉鄱陽人爲右司論事得罪後爲禮部尙書薦以政事可作劇邑將入政府卒

馬光祖婺州人號吏師改署佐其府性過急斷決無停滯一時新進效之鄉有

馬元演時爲仁和縣晨坐解決事五百縣大治改官奏舉皆出馬公後爲衢州坐殺饑民罷

劉震孫東平人忠肅公元孫文清公之子魏文靖公之壻爲喬丞相行簡樞屬喬相與劉嘗言越公尹京政治晚歲爲宗正少卿兼中書舍人知爲諸孫署刻曰嘉定名臣某有孫敏材宜理瘠縣

胡太初天台人以清苦自檢治與處州季鏞同其父越公門下士胡晚始自言事見劉克莊所爲銘

劉徽永嘉人左史出治慶元于時奉祠山中以居鄉清修薦世號大士汪之林里人龍圖閣學士大猷族孫爲諸王宮教授守汀州晚歲十年不通時相書逮識樓宣獻公言出處大致不可易居同里巷貧益甚卒

應文煒奉化縣人精史學年六十始入太學蚤游江淮吳毅甫作相兄淵守建康不去應作書諷之卽謝事毅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顧去史嵩之罷相猶子環卿上書或言應爲輔史相諷所屬掠治應益忿然卒得脫癸酉歲襄陽降應言世事已去先子官金陵戒毋攜妻孥凡所言得失悉中

曹說侍講粹中曾孫父爲山陽佐死難幼絕羣聚精易象數論語詩春秋皆有解多折衷舊說歲一再至易說爲里人所竊今不傳聞在松江儒家

王先生應麟兄弟中博學宏詞科爲翰林學士禮部尙書咸淳詔辭命皆先生所作著書有春秋攷逸詩攷古易攷通鑑義例攷困學紀聞玉海一百卷文集一百卷先子命桷受業門下十年

胡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羣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抄定註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定註今在家

吳浚建昌人喜論兵爲建康參議數凌侮郡將賈相師舟泊龍灣客謁不得入吳大慟賈奇之後入爲王宮教授累遷起居舍人嘗薦先子于陳丞相入南起義兵事不濟議降文丞相殺之

戴表元辛未進士善論策矢仕歸里力從諸先生能古文爲金陵教授時與之同官家貧衣食葬喪咸賙之後留塾中有榆林集五十卷

黃震慈溪縣人以清介聞賈相知之守撫州兼本路提點刑獄迄不能合坐論去性不喜鄉里獨作書以所爲日杪一編寄贈

陳蒙鄞縣人國子司業墳之子善筆札治獄多探奇嘗疑之後爲淮西總領以浪用公帑罷貶建昌晚守温州夜別先子行益詭誕子孫散亡不可攷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素爲賈相客安以科目特卒不得顯用

程鉅夫舊名文海鄞州人今居建昌善鑒裁爲侍御史時奉詔徵江南遺逸首薦先子以疾辭所薦士皆知名多至大官今爲翰林學士承旨

謝昌元資州人淳祐甲辰別院第一守封州提舉廣東常平幼歲見劉文節公光祖能道蜀士大夫言行可傳錄言蜀中亡事甚慘僑居于鄞入朝爲禮部尙書

青陽夢炎西蜀人使卒璫善機辯賈相愛之爲荆湖提點刑獄仕元朝爲吏部尙書多智

留夢炎三衢人事見國史晚爲翰林承旨焚香擇吉日薦先子于御史中丞翰林修撰汪漢卿與檇官翰林時言之趙與票黃巖人篤實無城府睦姻族與先子俱爲史壻官京師歲一遣問官至翰林學士卒

戚夫金華人遼經學多本項安世氏丞相王燭薦爲太學博士後通判慶元梅應發廣德人與叔祖履道同補太學爲慶元教授習詞科卒不成官至太府卿喜抄書先世書皆傳寫

舒岳祥台州寧海人七歲能作古文弱冠謁吳子良吏部大奇之吳學于陳耆卿舍人舍人學于葉適正則以師道自任好譏侮晚歲詩益工官慶元時與之游後作書俾桷往事之

劉莊孫學于舒能文詞深沈善精思家貧無書傳五經能默與先儒合病廢卒樓樛宣獻公族孫精歷法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法不可用未之信後授時歷頒言始驗館于賓州伯父家四十年日布算疑多財者貧老卒

應發孫參知政事儻之子父爲翰林學士時能代父書命後祕其父書不出好

博以蠱死

史蒙卿乙丑進士拙程文默誦五經其學喜奇說禮部尚書王公多傳授之卒以奇不合于王公

陳定孫參知政事卓之孫爲軍器監丞家居四十年歲奉祭祀必哭泣年八十餘乃終

余尙賓官至太府寺丞賈相入朝不得調孝友誠實鄉里交賢之謝朝南劍人僧圓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尙嚴簡象鬱不自舒困死

周密湖州人與陳厚韓翼甫李義山咸淳初爲運司同僚俱有吏才約貴日以字稱禁近俗名號陳能文端明存之弟韓安陽裔孫奎持守李豪邁名吏壽朋之孫皆蚤卒周中丞祕曾孫晚歲以鑒賞游諸公微失雅道

葛慶龍南康人寓居四明僧舍精唐律詩酒酣能飛筆爲數百言然棄不復錄有什一集極精警游越卒

先夫人行述

嗚呼楠始生之七日已不孝罹禍于先夫人音容永隔無所容罪每侍先大夫嘗語曰汝生之年歲大熱丙寅爲火協于支干臨安居民繁湫坐地沃水猶喘息不得止茵席器案如執焦汝母體素弱一夕暴泄輒不可藥目光已離猶視汝在襁中復愀然曰楠來前念至是曷時可忘耶楠泣而記之又曰大父嚴州汝在外大父敷文公最相好伏臘治具悉相相似商榷品目議論好惡無一不脗合汝祖母王令人史太師甥孫故於敷文通姻好益密淳祐辛亥八月敷文病瘳下嚴州日問疾敷文力疾言吾有二兒二女皆未姻願以穉女屬公幼子吾時年七歲汝母年六歲是月嚴州治幣問名閱七日敷文捐館嚴州歲時往敷文家撫汝母候筭期以主我中饋又無祿嚴州即世景定辛酉歸于我史氏號大門伯父賓州嚴峻汝母屈意朝夕承候無替情分至大祭盛服俟廟門陳器薦牲饌低首偃立終日不少動性潔靜無華飾從母廣國夫人爲昭化軍節度使謝公塋配貴家競修異獨無纖粟模效每一詣親黨歸悉脫去鉅鬻嘗言教兒嬰孩必蚤加訓整庶無爲父母羞余年少時習騎射必正色切劘或從廳屏

偵問所與交有凡近者即掩被就睡明日徐曰先丞相家無此客先夫人少母張夫人所出張夫人生二女長適謝公先夫人既卒謝公日迎張夫人張夫人不肯去泣曰吾一外孫曷忍去卒撫字見楠有室張夫人言外祖敷文方死時汝母坐牀下泣不置勸之食不食終日坐殯次不離服除一詣庶母房至嫁日始再詣別之家人莫有識其顏面者楠既長舅氏軍器監丞柳州某言忠越王淳熙中召赴德壽慶壽班孝宗曲宴問曰太傅幼子今何姻忠定謝不敢孝宗曰吾爲太傅成之是時崇憲靖王伯圭女方笄即封新安郡主以嫁忠宣是生敷文敷文長外家出宰武康縣滿始歸里敷文言吾祖暨外祖皆真太師汝曹當謹擇婚對今甥已克堪問學慎毋忘外家敷文言而母幼靜簡當有成竟迄不享年幸子在猶能慰吾意夫人諱棟卿字景華以宋明堂恩追封安人謹按史氏譜有舉八行者諱詔贈太師冀國公爲五世祖曾大父諱浩舊學相孝宗純誠厚德歷三公以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諱忠定妣貝氏封齊魏國夫人伯祖諱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祖考諱彌堅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壯歲尹臨安帥湖南多異政中令爲相歷年滋多太傅不復肯仕家居十餘年端平改元諱忠宣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考諱賓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丘文定公密以政事稱大爲郡太守贈通奉大夫妣王氏恭人丞相忠定魯公淮之孫妣葉氏恭人俱贈碩人丙寅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輿之原卒時年二十有一後三十有三年先處州不祿懼體魄之不寧遂別葬于桃源鄉慈溪輿之原先處州諱洪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曾祖諱昇贈太師衛國公祖諱韶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議大夫知嚴州贈中大夫男一人楠女二人長適丞相莊肅史公嵩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孫昌期前通仕郎先大父晚得女一人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嚴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二瑾瑾孫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科念楠孤苦不自振擢揆厥有生與先夫人違棄之日俱積今宰木已抱過庭之訓懼無以貽子孫

敢求偉於文詞敘而銘之庶得以永考而有傳焉

亡妻鄭氏事狀

亡妻諱某姓鄭氏鄭爲明州令族世家于鄭始自元祐舉進士至宣和時其孫入辟雍有諱某者當孝宗時爲郎曹守平江寢著至太師尚書令忠定魏郡王諱清之以舊學相理宗官簿益盛故君之七世祖至高祖皆贈太師魯國公魯公長子某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妣邊氏封太碩人魯公配臧夫人素嚴忠定之生夫人將不舉邊氏亟詣姑取保乳之長歸于其姑後碩人生子諱某與忠定同登嘉定丁丑進士第邊碩人至忠定爲之服喪以報其子亦官至中大夫秘書監寶謨閣待制以終於君爲祖贈正奉大夫妣汪氏封太碩人待制生子諱

某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建昌軍僊都觀於君爲考妣汪氏封宜人淳祐中忠定以師臣再相年益高秘閣入閣承侍碑贊可否務總約體要纖秒不以賴于時賈相帥京湖數張皇軍旅邀國用朝廷抑不下賈相恨議由公出辛亥歲丞相薨庚申賈入相由是積二十有三年不復出仕先處州由太社令奉祠里居秘閣公多能言臺閣舊事數往還是時秘閣新喪子無他嗣庚午歲乃得君客至嘗抱立左右錦襦珠鬘注目不聽去處州戲曰他日願以爲子婦秘閣愀然若有屬癸酉歲處州通判建康府將之官宜人與秘閣餞飲于中堂共指櫛曰誠宜爲吾壻是歲秘閣與宜人俱捐館居第在城東門外乙亥兵難作先處州以其遺言謀于其宗長始歸于我于時袁宗猶完戚先廟祭祀姊姒林立能卑順盡禮朔望承問無缺怠事櫛外祖母張夫人甘柔涼燠調適以宜張夫人嚴整語相家內儀和珍組絲皆精巧有度君能耳受目悟而敬成之張夫人病革視藥膳連月不入寢處嘗曰新婦不獲事先姑得事夫人斯可矣性靜厚寡言笑遇事不輒發而是否瞭然不能易故處親黨無閑言處州幼撫如己女君偵顏色承事幾二十年絕纖戾忤意己丑城中災遺物散燬先處州以它事往吳杭間意忽忽不樂間治觴具能使如平盛時秘閣所後子不自振君深憂之竊從招提命所子歲時以祀其先大德戊戌歲正月君產女病榮弱櫛主史甥姻于杭二月十日丁卯亟歸視之則已不及矣大禍仍構又八日而我先處州亦

捐館舍噫念昔少時私欲奮勵學問以自振植先處州愛之乃悉總攬酬酢俾不以亂其心不幸志昏能薄一無所成立四女二男皆君所出幼箴訓飭復能相其夫使有所不知及今一十有七年從宦京師藐然孤身若忘其家缺內佐之助靡密總錯日益加多而學益以落文誠不能以表君之志敢求於故家之友人精於言詞者誌而銘之君葬在鄞縣桃源鄉潘輿之原男璣次瑾女一嫁餘姚州同知趙孟賁餘許嫁未行櫛今爲翰林待制是爲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之第四曾孫先嚴州中大夫諱似道之嫡孫先處州朝列大夫諱洪之孤子也

外祖母張氏墓誌

外祖母張氏諱致和湖州德清人嘉定六年七月生父某事趙崇憲靖王父子再世部樂伎年七歲通音律櫛曾外祖母新安郡主歸崇王家見而愛之載以歸俾事外祖母數文轉運史公稍長爲侍姬戶室靡密總攬合繩墨外祖性嚴急挈長履短使不有忤意囊篋甲乙隨旨諭立陳于前如是踰三十年生二女長和政郡夫人嫁太尉昭化軍節度使謝堃次即先妣會稽郡夫人歸于我先考諱洪朝列大夫處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二女皆嫁宰輔家于時謝以后族貴顯先處州官臨安常卑讓疏之外祖母雖久居相門見謝堃修靡踰限制心不樂而多留處州以靜恬自怡咸淳二年丙寅夏六月會稽夫人賈生櫛甫七日洞下遽卒又未幾先處州病大熱垂死咸言不利於母將及父謝公願取己育之處州在病搖手不許外祖母排斥詬詈戶之遂日訓飭調適且祝曰兒宜爲史氏外翁自重八年謝公死泣曰吾固審若是吾盡力撫哀氏外孫他何之訖見櫛娶婦生女至元二十四年二月 日卒年七十有五葬于先夫人墓左五十武幼通書算善心計處州事有未及始諷之終以舊事數文者言之晚歲病警纒纒言外家事曰汝外曾祖太傅忠宣公居東湖滄洲十有四年不復仕作書諫兄忠獻辭相位不輟歲賜生日器幣辭一再始受後數年不復受鄭忠定丞相忠宣公塾師也數文受學焉其舊第前爲舊學書皇書後爲授經鄭相書皆有深旨又曰音樂慎勿蓄今世公卿女樂皆俚野不足聽惟太傅壻趙崇

王悉祖樂髓景祐譜調八十四穿心相通嘗曰譜與易合吾不知易何圖可合汝識之又曰丁抗掣曳大住小住爲喉舌綱領法曲散序忠宣刪正之曲有均猶韻也疊疊貫珠韻不絕也聲有盡拍以度非句斷也于時周待制邦彥孫璣於太傅爲中外表太師越忠定王嘗命譜清真詞手筆具在今付汝雖不解慎勿墜也舊以恩賜紅霞帔再封孺人記曰庶母不祀於孫而復曰祔于庶祖母姑古不墓祭昔之大賢嘗憐然矣今夫禮緣於情而義以制者懼後之昵於私者之過也先王營丘壟之大小無貴賤慎其始不幸有沮洳崩齧之患焉其修之也必有道是則於吾外祖母非有過者矣以孤兒傳處州考其所自曰外祖母保鞠之恩重嫡二子璣璣將竦然以加厚外祖母有田若干足以治墳壟奉春秋刻于碑陰懼璣璣之子若孫滅其情義必曰禮有所不載遂具昔之訓撫行事立石于墓俾勿墜某年某月某日外孫具官袁楠謹誌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原
书
空
白
页

傳

徐師顏傳

徐君諱師顏字子愚遠祖天聖間由太末徙新定故所居里以氏得名曰徐開君始生時運出並蒂父母器之稍長讀經史心徹意領年十七授室君白大人當令兒從師外方乃游三衢習進士業入宋太學程試甲乙表流輩性倜儻急難歲饑日具釜鬻滿庭廬值父喪慨曰世俗飯僧爲冥福吾當活餓者以報親是歲就食者幾萬人太守楊潮南書以勵旁邑至元十四年詔用兵入南俘虜日繫馬尾疲弱棄道上春大疫饑民旁午君出粟募民舁骸坎瘞可醫食者親撫視以活遇一女子扶曳蒼然氣微屬問之曰吾三衢儒家女命載以歸稍長俾爲士人妻客方達可館于君死已飭斂具其子辭不能行即指某地葬焉復嫁其孤女事繼母至孝一日妻治紉澣出微語君聞之自責不居內者幾月母言亡是叱妻具簪服拜堂下始復初外氏族黨嘗質田歲久君束券母前願奉田以償其承順率類此始爲信州教授首言于郡復儒役七百人署所居曰道悅以奉母會母思歸即解去湖南缺提舉官集賢章舉之辭曰母在不宜遠游受湖州乃歸秩滿視資當入縣佐君言昔爲太學諸生中繩墨始得郡博士博士古官何縣佐爲復授太平路教授所至必先新學宮嚴飭廩安定胡先生墓浮屠氏將夷圯之君力復而致祀焉在太平時治丁蘭王祥諸祠墓於仁孝殆天性待諸生穆如也晚得末疾卒時年七十有四曾祖某祖某子男九人觀先卒頤爲族弟仲龍後良革爲長興州教授節處州路教授益晉萃復未仕女二方丙子時游騎入人居大索二女爭死之孫男二十人女三曾孫男女三人所著有上鱗集吳興集姑熟集北游錄凡十卷大理卿陵陽牟公序其詩曰事親若徐積詩亦似之其子革留京師將歸泣言于袁桷曰先人力詩書宦不充其德遺行又泯竭弗表見革等何以自樹將乞銘于翰林學士廣平程公以表墓子爲之傳藏于家其可乎乃弗敢辭

蕭御史家傳

贊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任恤之道戰國而降挾持以千冀幾於靡矣若徐君者不翕翕以近名禮以爲防恬然孝謹彌老益安子孫滿門歿猶有稱旨哉公諱泰登字則平姓蕭氏遠祖由唐末遷長沙占籍廬陵太和縣代有吉士曾祖諱逢辰官至中大夫當開慶間以安撫使副守鄉郡兵至卒急羣議撤近郊民居爲清野大夫持議不下城守兵去里人德之晚歲築宅一區立田八百畝聚其族以教厚德衍裕生德安府觀察支使諱安中稱其先猷蚤歲以亡德安生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諱元永玉雪矜謹倜儻自榮是生則平方幼時頭角嶄異九歲入鄉校治論語義屬筆精警稍長忽自悟儒以道得名事物險易當品節中理齷齪翦無益也弱冠試吏調永豐丞永豐多盜區跡巢穴僂之丞以治稱入京師授湖南儒學副提舉振直士氣使治靡密者不敢撓部使者徐琰奇之言可爲御史府屬會徐爲中丞亟力言遂僉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廣東介絕嶺海幽篁深水蠻獠縱恣郡吏私表裏聲言獠不可治白日剽劫子女財物公贈遺良吏清謹者皆避讓郡縣多版授官姦宄馴積莫問使者循行擇善地坐歲月即去至則躬歷所部劾治與獠相根蒂及積貪濫者八十七人皆罷之減始興貢銀之半疏其可宜行于臺者凡二十便事廣東民由是知朝廷有犯賊律焉初至廣時謹言獠寇入境亦欲以是嘗試一坐大驚徐曰督盜守令職署舍在是卒有警我輩何自即上馬出境軍將爭率兵以進獠乃退是歲至元二十八年天子下議羣臣言按察官糜爛不任職更名曰肅政廉訪司遂以舊職解後新使者及御史咸言蕭按察治事纔二百日所論按皆引直當法不宜以舊官同罷牘甫上御史大夫書牘曰須選用元貞改元成宗即位罷兵安南釋陪臣陶子奇歸命李衍爲禮部侍郎奉詔往使之遂拜兵部郎中介其事明年二月入安南世子遣僞署官曰太尉迎詔空首不至地因問何得爾僞太尉曰國世子未至不敢先以黃蓋二皂衣數十人清路入館世子髡首跣足率從吏百餘人至館門前問聖天子起居卻立曰主上新郎大位二使者尋入敵境道里勞遠秋毫無所取誠切感抃敢昧死願聞明詔大意侍郎目郎中

郎中前曰昔乃先王先諸蠻款附朝廷錄舊功將錫賞于汝小邦汝曷敢不祇畏克敬乃不墜厥命或少縱自恣天憲速罰弗敢違宜肅恭盡事世子錯愕唯唯越三日備仗奉綵輿率朝服數十人導詔從禱道中行入其官世子後從二使者授詔世子拜伏讀詔與稽顙曰小臣不自意獲寬大如是復命再拜遂定慰賀皇帝太后皇后表賡貢物儀注成禮乃還道由思明時思明帥言石西州祿州皆本朝地爲安南所侵幾二百里彼詭言山溪蠻阮盡出沒不相統

虛文歲往來無益至永平寨寨故宋戍兵遮道言實安南部領侵擾不得耕耨回首語陶子奇山溪蠻誠所屬奚號令不可止今已目覩當語而世子子奇不能對至是復命歸地蠻吏上下顧各遂言吾非以侵疆來石西地不足輕重設奉辭致討汝何以自洗各屏息一日盡歸侵地故右丞相太傅公時治湖廣省聞復地亟喜之爲設宴以勞凡安南所贈遺悉返之明年遷連州又明年改爲江西儒學提舉儒者用廢已久新舊持短長科舉律令交排鄙不中節至則擇知名士禮致之導誘後生斟酌可能行者爲繩準省檄慮因有巡官及富民殺人誘僮奴以財俾自誣伏獄屢閱無異詞徐跡處所及所持刃亡有獨引曰曰若是汝當死咸款實得出會詔使按問諸道守令治狀使回丞相問官吏孰廉使以儒學官蕭泰登對四年僉嶺南廣西道廉訪司事海南都元帥色徹肯年松聲震海上多所爲姦利不法立具章劾有詔雜治抵罪嚴殺無罪七人焚掠村堡二十四奪私沒奴婢六百七十五雜畜三千六百五十五過柳州出妖民誣誣者百三十七凡黜吏二百一十罷攝吏四十一六年進奉直大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分守江浙行省會歲大饑吳流民扶曳滿道已定議出官粟守法吏言非朝旨不得擅語曰民命在旦夕後有詰責已捐貲以償何害爲行省吏牘積糴糴首尾銜絡搖手莫敢問時已得疾呼掾史詰難視罪輕重悉坐之又別爲副書筆其事使後母有出入羣吏大驚是歲八月疾漸革趣治棺斂手書屬其子語侍疾者勿宜受贈賻遂登舟不復言卒時年三十有八歸葬于其鄉螺岡門外配楊氏繼彭氏子男三文孫憲孫昇孫女三大夫天性明爽閱具獄率不爲吏蔽蔽情傳意多所出活非曲假恩貸以自異重然諾容采

精綯達官大人皆傾耳與論事或言大剛必折徐正色曰今世士無有剛果折何憂也長子文孫靜專自修留京師授翰林學士程公銘俾爲家傳念與公同年生相後纔一月齒薄不自振然職在太史筆削傳信惟謹乃弗辭贊曰大江以南號多公卿比數十年闕焉無聞者何邪官御史府斬斬五六人或以激毀或以懷譏獨蕭公精謹自持正靜益明物莫能逃守儒知通據法不阿使參錯天下三年可成也年不衍用名益以昌何恨焉

史母程氏傳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禪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暮疑不死復刺之禪孫屍積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屍血淋漓入禪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宅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視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年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室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浙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某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由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由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感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廢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况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焉得廢諸延祐七年十月壬子前史官會稽

袁桷誥

孫孝子傳

表厥宅里首於唐虞若是則失其本心者見於上古歟司馬遷傳貨殖滑稽或者譏其有激五典爲治之本捨正而求異於世道何補焉晉唐作史始立孝友勸勵後世靡然嚮風深有取焉孫孝子楫字濟川世爲保定雄州新城人幼儻讀書通大義其喪父也遵禮而不瀆後調宣德尹慨然曰吾惟母存何仕爲不踰月謝去事母以上壽終而歸于田野者凡十七年兄蚤喪奉嫂彌謹卒爲兄子授室姊贅李氏于家三十年將異居營近市高燥以奉姊姊大慰喜錄其孤有成性重然諾不自表襮有故人喪至日將葬適以故不及送抵暮促騎以往夜已分一家大驚其待友也有挂劍之義焉其居鄉隱約自持鄉多宦家絕不通問鄉人咸曰此孫孝子居也卒上其行于朝表其門閭始爲燕南府史錄事襄陽繼授宣德由宣德名始著調興和路經歷改河東憲府屬又調濟南卒拜監察御史今爲浙東道廉訪僉事其行事不阿多可紀余獨著其孝行於父母兄弟朋友兼盡故特書太原郭幹卿嘗曰孫濟川少歲能以其妻爲物償父兄通一難能兄無子買妾以奉二難能郭幹許可今考其行信然

前史官袁桷曰曩在史院時嘗纂次世祖以來功臣列傳考實錄所著旌表令尤諄切至作隱逸孝行訖未有章灼篤實可以詔後世若孫孝子允其人哉

韓威敏公家傳

公諱政字君用姓韓氏高祖諱天驤知金臨潢府有惠政民祠奉之卒葬城南因家焉曾祖諱垂高州節度妣李氏祖文卿知耀州妣孫氏貞祐避兵南遷臨淄今爲益都人父松之膂力善戰四駟馬募兵南征與之俱至下邳主將奇其勇俾率益都兵戍山陽戊子歲攻宋揚州殁于陣公時年五歲妣劉氏挈以家山陽明年益都爲皇元所破淮南城守爭遁去劉氏走奔莒居燧火山劉母家沂州其舅業醫命習之盡得其術復遇一醫由是益精稍長猶隱醫以自活山東連歲大擾入于汴復歸臨淄又復還青社時甫弱冠見叔父順始得拜淄州諸瑩乃復從軍取海州掠東海破漣水皆在功簿達春松年案舊大王鎮遼東

召以公從至于龍庭與議事不合卒以其嘗所計畫者告于世祖皇帝遂悉以邊陲大事委之至元十三年討西羌姜衛松年案舊作相威國王領兵即授嘉議大夫

漢軍元帥監軍事佩金虎符軍中大驚曰監軍非國姓不得領裕宗在東宮心亦疑會入辭命以鎮庫弓挽之數而復引者三始曰大帝善任使者是賜金錦衣一以行西入大磧斬馘凱還軍至臨潢得拜祖墓其碑記猶在十五年立五衛首授前衛親軍副都元帥指揮使復兼領左右衛屯田軍馬紀律整遏卒莫敢譁奏以屯田各歸于衛而治其無良者則諸衛各有統屬上從之秋繕修大明殿以治具稱十九年加正議大夫充樞密院判官二十年進治書侍御史二十三年改淮東道按察使善決事有拾遺者告于其所失輒誣以金公遺拾遺者而叱去之商人暴死于旅邸疑邸人殺之驗其嗜炙有毒邸人得釋其餘行事往往與傳記相合常出能吏上薦士十三人率致位通顯在御史府定議盧右丞牟利罪卒流徙之二十六年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葬于某鄉贈嘉議大夫□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諡威敏娶孫氏袁氏石氏殷氏男八拱承務郎廣州路增城縣尹次振搏奉政大夫慶元路昌國知州拯御藥院副使次擒皆蚤卒次揆扶持女十人孫男若干人搏之治昌國也與儒學建三皇祠嘗紀其美績且命作家傳讀其隧碑慶趾數有自來矣

繩繩宜哉

有元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

公諱留孫字師漢系出清河東武城張氏留侯良之裔孫歆爲司徒歆弟協爲衛尉生魏太山太守岱自河內徙清河七代孫彝徙魏州昌樂爲後魏侍中諡孝侯子始均復諡孝侯侯生晏之北齊兗州刺史生度雄爲隋陽城令是生文瓚相唐高宗子潛揚州刺史揚州生宥爲杭州刺史始居江南至公十五世今爲信州貴溪縣人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諡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康穆皆以公貴贈父九德太中

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使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文簡公兄聞詩學道龍虎山見而慕之遂服道士服以漢天師所傳授游江淮間儀觀頗整見者尊異咸願受其說有相者曰當貴極人臣而清奇絕俗視陶弘景葉法靜始將過之世祖皇帝平江南召嗣天師宗演選公從行北方地高寒皆不樂居中遂委任其事門室清泊處之晏如也世祖祠幄殿裕宗入侍風雨卒至召見于上見其貌異常士而奏對簡異益器之風雨隨止遂賜廩給裘服俾歲從北巡上與昭睿順聖皇后駐日月山后疾甚召至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獻夢于后遂愈上大嘉命爲上卿鑄寶劍鑄其文曰大元賜張上卿敕兩都各建崇真宮朝夕從駕日是命衛士提輿以歸內侍強登輿謝不受即步出禁門十五年加玄教宗師授道教都提點管領江北淮東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銀印明年奏復宮觀令自別爲籍有獻言者道藏經多殺雜宜焚去不錄遂密啓裕宗黃老書漢帝遵守清淨嘗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願殿下敷奏後上大悟召翰林集賢議定上章祠祭等儀注訖行于世十七年奉詔祠名山川給驛馬五十令訪遺逸以進敕輔臣設宴崇真宮復餞于國南門外回朝以所見聞刻于上上悉用之十八年七月皇曾孫生是爲武宗上命擇嘉名以進是歲分翰林集賢院爲兩道教專掌集賢始自公議二十二年仁宗生復召命名今二帝廟諱雖用國語皆以公名義釋之二十五年預議集賢院賜七寶冠金錦衣玉珮珠履二十八年丞相僧格松年案舊作桑哥敗上欲相諤勒哲松年案舊作穆卜之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豫利建侯同人爲得位豫爲建侯彖傳之辭也陛下所擬爲無疑未幾拜諤勒哲公爲相後卒受遺輔政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上問果便利對曰漕爲國本孰敢議非是誠減民力取實效民必趨之由是河役卒不爲民病三十一年上不豫遣內侍諭隆福太后曰張上卿朕舊臣必能善事太子太子由軍中歸卽帝位是爲成宗皇帝成宗慕道家說藏祀彌盛在宥十年歲輒祠上帝修甚秘祝御名皆上所自署後有白鶴翔雲中命詞臣敘紀付史館元貞元年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大德三年加大宗師別給銀印視二品上御便殿命諱南華經七上京旱兩京山西地震復命祠祝謝

曰祠祝實臣職祭不欲數地道主靜厭罰惟賜見於五行傳災由人與願應天以寶布德賑惠臣敢稽首以請上深領之八年上御玉德殿賜玉冠爲壽十年制授上卿十一年與聖皇太后自懷孟還宮武宗卽位加大真人知集賢院事至大二年領集賢院位大學士上是歲再加特進時仁宗在東宮進講老子自是入侍必賜坐慶元年錫號輔成贊化二年命將作臣製玉刻文曰玄教大宗師手授曰以是傳教俾承遠延祐二年羣臣侍嘉禧殿上曰先朝備陟降持保無瑕缺者孰在咸未有對上語曰張上卿其人乎衆唯唯遂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號加保運四年以七十特敕設于其宮伎部畢列宰輔以下咸奉壽復命圖像鎮崇真宮賜璽文曰皇帝之寶命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爲贊兩宮傳賜翌日入謝俛奏曰臣際遇累朝惕顧念罔有替今年且衰耄不去辱聖世願歸老鄉里卽死且不朽上不允七年英宗皇帝卽位遵累聖優褒禮再降璽書至治元年益求去十二月壬子酌酒會弟子少頃入寢室脩靜端坐以化斂之日顏色完好舉體如蜩羽兩宮震悼悼贈有加宰輔至于士類咸曰福人逝矣傾城羣稚則曰善人亡矣皆弔哭盡哀及啓柩木冰載路觀者嗟愕始從日月山世祖卽命公爲天師卻立以謝曰嗣天師漢張陵之裔今居龍虎山願正其傳由自三十六代嗣師宗演至于今凡四傳皆公所匡翊美鬚長大癯然沖退不擇貴賤傾下承接奏告廣殿音聲激鏘鐘聞者凜竦賁錫無虛歲未嘗奉己屢錫田園以食其徒當至元末歲成宗新嗣位時宰不快於御史臺成宗是其言讓責中丞崔公或崔懼問策安在曰當見丞相釋所以遂與俱詰相府相怒霽又與同謁近臣言御史臺世祖皇帝建立專以懲姦愾勢尊則綱紀明削之則臺不能立矣近臣大驚入言于上明日大宴大明殿諭崔曰臺爲朕耳目朕曷不知憂卿等不職故告諭宜勿懼其盡心焉朕行爲汝增重矣崔頓首拜手謝其彌縫國體婉順若是至於排解薦助人不知所自亦不肯自以爲功絕口不言朝政貴客至爭短長酒盡三爵卽假寐客去禮復初暨喪還州郡縣接祭以俟今葬某縣某鄉祖師八人皆贈真人事在傳宗碑今嗣玄教爲吳全節授特進上卿玄教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以真人佩銀印者三人夏文泳江淮

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曰毛穎達掌道教事曰王壽衍領杭州開元宮以真人制書命者三曰余以誠鎮江路諸宮觀曰孫益謙領杭州佑聖觀延祥觀曰陳日新承詔與聖宮以聖書命者九曰何恩榮提點信州真慶宮曰李弈芳提點南嶽廟兼衡山昭聖宮壽寧宮曰張嗣房提點潭州嶽麓宮曰薛廷鳳舒致祥張德隆薛文義徐天麟丁應松皆奉兩宮崇真祠事其宅弟子三十有八曰上官與齡何斯可彭齊年薛起東李世昌陳彥倫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蔡仲哲彭堯臣張汝翼馮瑞京祝永慶蔡允中張善式董襲常王國賓曹載靜余克剛丁迪吉張居遜董宇定王用亨張顯良徐守勤彭一寧劉若冲彭師尹張達吉趙有立程某施某葉某童某倪某某上官某李某公兄子榮祖弟子熙祖亦以公故入宿衛榮祖爲邵武路同知熙祖爲衢州路同知泰定二年今上召全節曰玄教汝祖闡立其爲朕祈永遂大祠于長春復追贈某官

拜珠松年案舊作拜住下同元帥出使事實

至元二十九年今浙東元帥拜珠公奉世祖旨以行軍招安使從征爪哇于時高王二將爲蠻兵所圍公深入拔圍出之元貞二年奉成宗旨使西域哈贊王愛其才以尚衣職行軍有功賞金符金帶因令其入見于成宗復賜虎符皇慶二年仁宗以金印賜丞相孛羅且俾往哈喇班第松年案舊作哈班第下同王所議事至中途遇額森布哈松年案舊作哈班第下同王疑有間謀執以問答曰今上所遣不過通歲時間禮易有他意王左右曰使者往來皆言有啓邊生事形迹汝此行宜得要領可實言否則擄掠汝亦必言遂命跪大雪以問且搜其衣中無所有公曰王所問實不知且王從何所得是議王曰阿必實克松年案舊作阿必失哈下同至是嘗言之且曰哈喇班第王上近支也吾等族屬存與留不可知後使者至必有處分今汝往彼必生事速吐情以告我曰王擁兵遮道使者急求去多詭辭以脫阿

必實克曷可信左右曰彼統軍九萬寧肯不自愛惜詐言以求脫縛公兩手納諸股擊之乃曰有璽書具在使臣往來有後先拜珠萬死實不知取璽書視之始曰彼果無罪遂奪其虎符及丞相金印拘囚王所延祐元年王與兵內寇復遣使召公至獵所曰我已入汝境土矣公曰兄弟之國無內外彼地亦王地王往何所疑王曰親疎既分釁隙已兆勢不得不爾公徐言在昔太祖皇帝西征有訓若曰人不可以信讒讒入則宗親乖離宗親既離則百姓他適將貽笑於敵國拜珠嘗聞在成宗時先王有盟與滅國開關塞以安百姓今言猶未泯絕使者掉舌生異同令王致疑拜珠等良不稱職敢叩頭死罪以請王解顏曰吾欲遣汝詣上通好何如公謝不能時有不內附者梗於路遂罷行復以公往昔拘所未幾王薨延祐七年弟怯別王立王召曰在昔先王嘗遣汝詣上前後不果汝今宜以素所具奏者以聞是年秋入朝上曰太祖造邦孔艱惟和好悼敘則宗室允寧汝其以元帥職各乘驛諭朕意王既受上旨拊膺謝曰疆宇寧敕自此始汝來何遲也對曰使副有疾在道故不得速進王曰來旨極善使他來吾亦不若是深信大較使臣多擅增減致啓邊禍公曰拜珠來途中聆逃人言且云復將有兵變拜珠實不信懼王惑其言而行人之言不得信于是爲虛行王宜孰察善計慮拜珠不敢他引古事爲比維昔定宗皇帝征把禿王有滅國真薛禪使者諫罷征嘗喻太祖得國之本明配日月量侔江海合天地之大德故能混一海宇滅國真薛禪死已久拜珠不才願踵其策以獻後王從公言奏于上訖如約以平王遂遣使收兵四境而少尼其行且曰邏者猝遇將害汝遂設宴三日給符信護行俾歸于朝至治元年三月抵上京入見于上而王亦遣使奏拜珠兩爲行人不愛其身隆爵厚職所不吝然除拜非吾所預爲語朝廷大臣善奏於上使得享至樂建牙轟爲諸侯表得矣是年冬丞相拜珠入奏嘉禧殿具以功簿言乃拜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官既滿類集行事俾換爲奉使事實云

前史官袁桷曰太祖皇帝經畫區夏以磐石宗犬牙於龍興絕域之地四履奠安盛矣夫疆域既廣詔旨上意傳諭失實則時致疑爭拜珠公聞關險阻百惜

不撓義正功倍以數百語解百萬之師非精白一心曷底于是計勳上多卒稱其職俾後之爲人臣者益有勸焉

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

內制

昭憲元聖皇后諡冊文

德合乾元母儀正而宸極立道參泰治王化基而國本寧靖思保佑之功宜慎欽崇之典有嚴祔禮爰重尊名欽惟太皇太后陛下淵靜體仁齊莊秉度憂勤潛邸清謐治朝內教洽乎宮庭懿範著于海寓實生二聖光于前聞用貽沖人纂茲丕緒方將樂怡愉以承至養率恭儉以挹太和痛鑾輿之莫旋儼珠衣之如在謹遣某官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昭憲元聖皇后伏惟靈承顯冊陟配宗祧錫羨家邦永延祚胤

英宗皇帝諡冊文

瑤圖繼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陞於太室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信史欽惟皇帝陛下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姦邪於嗣位之初彤廷祇畏廣儀注於治朝之際清廟肅離絕封敕以杜儉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著謹遣某官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

皇后冊文

皇帝若曰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內治于以奉承宗祧化成天下朕嗣大曆服祇循憲章宜資配助用彰位號咨爾皇后淑慎柔嘉遵道是行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實生元子國本斯建與龍舊鎮介子紹封粵若臨御之初贊畫計慮厥相維多正位中宮天神協祥今遣某官授爾玉冊寶章坤順承天人道攸則表正母儀萬方是觀惟躬儉節用則徽音是嗣惟求賢審官則私謁靡干匡朕德格朕心實爲有賴詩書所稱罔專美于前代嘖敬厥初終有慶尙其念哉以膺爾景命

特命右丞相詔

帝王之職在論一相于以表正百司綱領庶績朕纂承丕緒勵精求治然而澤有所未洽政有所未舉豈委任之道有遺缺與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拜珠松年案舊使邪正異途海寓又康以復中統至元之治所有便民條畫具列于後云云於戲朝廷既正著端本澄源之功風俗斯醇廣摩義漸仁之化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戒飭曲阜廟學詔

郡縣廟學崇奉之制所從來尙矣乃者大臣言曲阜廟學勦建聿新將嚴飭以風厲四方朕甚慕之惟夫子之道行于天下崇教立化實始於魯可不知其所自與有司其益加明絜屏遊觀嚴汎掃以稱創立之美敬而勿褻神明之道也苟完以教夫子之訓也其盡心焉毋怠

閣阜山萬壽崇真宮加大崇真萬壽宮詔

朕慨慕希夷式瞻殊勝蜿蜒磅礴之所茲神必靈虛靜恬淡之徒其用彌廣瞻彼仙翁之化境曰惟江右之名區歷年滋多嗣教不墜形而下者謂之地茲實景山神而明之存乎人載加美號承天之天大與國無疆

試進士策問延祐五年三月六日進

制曰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不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予大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之美朕將有致焉

試進士策問 泰定元年三月六日進

制曰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承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世祖之宏規遠略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政者猶若未備予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於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先農祝文

仲春令月原陸勸耕祇率舊彝以陳明祀惟茲艱食稼政允修相其陰陽迄獲豐無

司蓄祝文

春土方輿曰耘曰耔聿修耕籍庸薦常事維神功協先農種斂是司除舊布祉以成善歲

太歲祝文

年熟於西曷敢震驚儻功在初率循其舊爰立寢宇匪曰廣居尙訖相成以祈寧謐

后土祝文

至哉坤元以靜爲主匠石踰年寧免震疊寢宇畢治庸復其初敢伸揭虔克相終事

五方帝祝文

五行之用相須以成維神司之萬物以靈相彼土宇撓神實多引誠致祈勿謹勿訶

立皇太子告太廟祝文

列聖延洪纂嗣大曆國本聿嚴太后有訓親王大臣僉言允同日嫡曰長茲惟主器將建冊命首告于宗廟

西鎮祝文

地道靜專載物惟職震竦失恆咎徵莫測側身內修秉德若惕慎其政刑爰別淑慝乃戒輔臣香冊昭格顧復故常以底寧謐

司天臺祭告祝文

太陽

煌煌大明浴光咸池不冒八表出震見離揆時朱明中街御輪體乾以行庶物駢臻法茲照臨實予一人爰絜芬祀庸遂民因

太歲

歲行歸終福祿是惇四時秉權百神攸遵禮有報祈德用兆民時將平分雨暘協宜綏此金穰物無癘疵

太衝 本命

卯爲春門品物彙滋受命自天集茲蕃禧聿嚴省方高明謹時大德曰生繫震是出順陰養陽罔敢暇逸肅迎元本多祜有秩

勝先

鶉火之宮司南秉陽時維長養品物用章繫月之恆儷日以光茲實命元受福無疆芳薦式陳莞簞錫祥

金星

金精呈輝配日後先遇伏斯晦厥用不偏清商助威睽睽導前爰庸預祈以相坤寧吉蠲匪瀆載穀是膺

火星

執法麗天府承太陽曰茲羸縮厥有故常飭德省躬導迎景光陽居大夏翼翼靡違順軌合躔德馨是祈

土星

昭哉填星德隆倬遲燁燁中黃百穀阜滋斟酌元氣導迎丕基照臨元命肅將以祈嘉薦茲芬留俞靡違

氏宿

蒼龍首東茲維宿殿界于卯辰靡有忒僭象緯或凌曰有成憲彼不順行曷敢適從虔命宗祝監茲寅恭

房宿

巡狩事嚴百司靡寧率彼徒御與言宵征天星之精實爲準繩凌伏愆常推策布程蘭席令芳祇迎展誠

心宿

布政于宮上稽明堂維茲日永法天以行五緯疾遲渾象森著謂數實然嗣服彌懼祝冊致詞式筵菲具

尾宿

析木天津燕都所次維昔初基相攸塗墍民用不頗益遐以治靈臺考古庸啓震悸善言維從式致芬祀

迎神

天佑丕基一誠肅將瞻仰昊穹紫微騰光龍虎森衛鸞皇鏗鏘降茲瑤壇八音開張碧雲紆徐肸鬻斯皇

送神

靈旂歆顧靡亟靡遲敬天之休億載維期三垣潤明五曜逶迤玉斗宣光瑤壇受釐愴兮如存脫兮若遺

楠木殿上梁祝文

揆時夏季維土居中百堵皆作震疊是恐百日以成帝令攸式棟隆之初以底元吉

崇真萬壽宮設醮齋文

序推良月式符坤厚之光誠揭層霄虔致泰元之祝竹宮汎潔藥笈宣揚伏願神御顧臨靈旂昭格玉衡齊政永綏有道之長寶籙延年誕啓無疆之壽三宮

悅豫四海乂安

青詞

天佑丕基肇啓乾元之始令行吉月於昭坤德之祥寅畏在初籲尊惟重伏願監觀有赫敷錫無疆懷德維寧溥羣生而康乂以慈爲寶遂億載之怡愉

皇帝本命長春宮祈福齋文

獻歲肇春懋對亨嘉之序祈天永命式臨元本之辰矯首層霄延真殊館伏願祥開泰治道合乾剛綏萬邦而致豐年咸躋仁壽錫五福而建皇極迄底雍熙

青詞

陽和肇歲宜與物以皆春元本建辰敢自天而申命籲尊爲大祇翼若初伏願帝鑒不違神功溥運成四時之玉燭允協昇平展億載之瑤圖恪依履燾

昊天上帝青詞

皇極建中密運生成之造玄穹垂象益嚴寅畏之誠禮謹祈禳功深保佑伏願靈旂下令景緯順臚發政施仁迓丕基之永固側身修行迎嗣歲之嘉祥

崇真萬壽宮設醮齋文

歲慎省方爰恪遵於祖訓秋嚴報禮庸祇奉於玄科演繹瓊章敷陳瑤席伏願靈旂昭假叶氣周流玉燭常調遂家給人足之願黃圖永固致兵寢刑措之風

青詞

嗣守丕基心靡違於寅畏導迎繁祉歲恪謹於修崇維德在秋自天申命伏願祥雲開瑞景曜宣光怡愉永康受介福於王母清寧無數錫皇極於庶民

皇太后爲皇太子祈福設醮齋文

天威不遠好生洽于民心帝訓孔昭受祉施于孫子誠深保佑禮盡禱祈伏願飏馭肅臨雲輿駢集鴻圖鞏證允諧載物之功燕翼綿宏永保貽謀之吉

青詞

正位宅中恪守成於祖武承天順則庸徵福以孫謀矯首叢霄傾誠璇極伏願玉衡齊政金匱賜齡重輪重暉誕保無疆之慶有嚴有翼永懷長治之規

長春宮散壇青詞

新報華嚴儼神光之下顧精誠尤格荷帝命之密符第祿攸宜際蟠均慶伏願
歲成玉燭政叶璣衡孔蓋繽紛歸三千之寶所瑤壇馥郁拱百二之皇圖

興聖宮上梁文

旭日蒼龍聳帝京之積翠層霄彩鳳流阿閣之霏煙魏成少廣之居感極東朝
之禮欽惟殿下道師清淨性合儉慈色石補天法女媧之妙用瑤池錫宴符王
母之長生穆如薰風之自南榮若衆星之拱北陛下孝嚴溫清敬謹膳羞謂神
遊泰初當廣鬱儀之宇而養以天下益新長樂之宮庶民子來百堵皆作倚空
繡柱峨峨太乙之揚旌闕角雕檐奕奕飛廉之奏舞彩宇周遭於禁雉寶華流
曳於駟鸞匠石繕完著龜告吉舉修梁於地上川嶽無譁成巨構於城中雲霞
得色敢伸善頌庸贊昌辰

拋梁東天雞初唱日輪紅漢殿瓊卮稱萬壽堯階寶扇擁重瞳

拋梁西三素雲扶鳳輦低閣苑碧桃開已種廣寒靈藥不須攜

拋梁南薰風殿閣聳曉曉一色花光濃似酒十分松露滴如藍

拋梁北帝子天孫來侍側何須玉檢告昇平擬把瑤編增鏤刻

拋梁上仙藥輕調承露掌龍圖載見贊無爲魚夢維占歌有象

拋梁下女史未須夸鄧馬聖德重歌韓愈詩徽音願續周王雅

伏願上梁之後坤元光大鼎命延弘雲需湛露之恩德廣陽春之澤松茂柏悅

三宮同億載之歡鳳散雨濡九有順四時之序與天齊壽率土歸仁

皇太后寢殿上梁文

璇宮擁翠刻姑射之層山柏寢通雲儼廣寒之寶所凝神清淨協德順承皇太
后養備東朝尊臨北極天純佑命握四時而品物亨夕以安身御六氣而陰陽
理寶典深調於玉燭珠星連緯於紫籙陛下禮謹家人孝行天下謂榮觀合老
氏之要道而廣居乃亞聖之至言令月書春惠風司律瑤池湧地龜吐瑞以成
形畫棟騰雲燕銜文而獻秀勢十二樓之縹緲開億萬載之怡愉工師肅給以
無譁多士懽呼而稱慶修梁舉地率土皆春敢集歌謠庸伸贊祝
拋梁東髣髴神君下壽宮絳闕雲光催曉日翠簾花影颺春風

拋梁西靈杵玄霜煉紫泥露下喻知金掌溼參橫坐見玉繩低

拋梁南咫尺天居接蔚藍底用麻姑壁麟脯共看帝子引鸞驂

拋梁北色石神功參太極物無疵癘樂豐年道合希夷超至德

拋梁上紫微鉤陳肅玄象五兵不試太平年三聖重光天下養

拋梁下內宴傳歡慶朝野遊魚漸識柳邊舟飛鳥時隨花外馬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謐月穆星俞擊壤而歌阜康結繩以復淳厚千萬年永

清於四表九五福悉萃于三宮

楠木殿上梁文

天道不言而庶類亨式嚴居所聖人無爲而天下治爰法當陽坐朝知問道之
勤側席審思賢之念揆辰考室申令鳩工欽惟陛下守位建中施仁濟衆陋竹
宮之侈靡羞桂館之虛無宣室受釐未遑鬼神之間石渠論奏是資經術之明
掄榘楠以擬棟梁審律度以合規矩爰居爰處乃寢乃興歌庶民之子來形四
方之風動虹梁歡舉龜墨告從敢述輿情庸伸善頌

拋梁東一朵紅雲泰嶽峯絳闕翠旌浮曙色玉階星弁整朝容

拋梁西王母傳宣曼壽齊齊漏下銅壺催蜜炬庭傳丹詔擁金泥

拋梁南薰風殿閣靜潭潭帝子承顏催鶴駕宗王侍宴擁龍驂

拋梁北紫微煒煌儼宸極五兵奏凱一車書萬國來朝合圭璧

拋梁上玉燭金樓契玄象陽剛深法泰元尊至孝力窮天下養

拋梁下百穀芃芃滿原野淳風再使比義黃雅樂重宣繼啓夏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合德日月順行高拱穆清景化溥霑於八表茂迎穰蘭嘉

祥均被於三宮率土歸仁與天齊壽

普慶寺後殿上梁文

積翠凌空儼諸天之層構側金布地成四梵之妙緣惟我皇帝陛下味道圓明
宅心清淨深植善本靈山之付囑未忘廣種福田寶所之莊嚴彌煥像設參前
而山立威儀殿後以雲趨一一青蓮層層貝葉爰以棲神而凝睇亦云澄觀以
集思成祇樹園作平等觀虹梁將舉龍象具瞻

拋梁東瞿曇瑞世日輪紅一手指天呈實際九旬談妙演宗風
拋梁西雪山深處鵲巢低白足赤髭隨地見紺眉青眼倚巖樓
拋梁南要看彌勒與同龕擊竹莫參朝九九拈鎚且問後三三
拋梁北大地山河光的的平齊斗柄布王春深拱宵衣開壽域
拋梁上堯仁如天高蕩蕩八風不動太平年四時平分真實相
拋梁下川后山君擁風馬赤麟白雁奏郊丘瑞麥嘉禾徧原野
伏願上梁之後後天不老景緯齊光玉檢七十二君同觀三脊金輪萬八千歲
共拂鉢衣四海冰清三宮均慶

天慶寺佛殿上梁文

寶構凌空稱華嚴之富貴青蓮湧地成祇樹之神通雪堂老禪心匠虛明性宗
真淨住南城數十載名滿江湖祝北闕億萬年日嚴香火雖紺宇禪局之已敝
而璇題秘殿之未雄靈山之法會如新黼展之綸音已下無踵而至不日以成
繡龕結飛霞稱由旬之龍象金波麗鵲鵲儼第一之人天爰舉修梁敢陳口號
拋梁東須彌初見日輪紅願上吾皇千萬壽鉢衣拂石宴春風
拋梁西一朵紅雲映日低不用親遊天竺國只今寶所總菩提
拋梁南軒窗面面是瞿曇欲問拈花微笑意雪堂老子睡方酣
拋梁北殿角罍恩如翠織鐘魚解作梵王音日把心香祝宸極
拋梁上大雄之尊壽無量聖朝方是太平初白馬迎經踵三藏
拋梁下禪板蒲團不須假側金布地擬諸天香鉢如雲坐長夏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泰治日月恆新豐年調玉燭之和正法拱金湯之固兩宮
萬壽四海一家

天壽節致語

洪範九五福曰壽允屬至人上古八千歲爲秋實名治世仰天門之蔥鬱審雲
闕之青圖黃道日明式紀老人之次金莖露肅有開上聖之祥慶浹叢宵歡騰
穀旦恭惟皇帝陛下穆清居位剛健體元雷在地中消羣陰於既長風行水上
示景命於方來辟雍建崇化之規象魏布新民之法以食爲本歸漕粟於中都

所寶惟賢卻貢琛於絕域方且端冕以聽古樂惡酒而好善言薊蕤相臣蕭勺
多士瞻鳳皇來儀之瑞歌鸞鷟守成之詩克叶禹謨丕光周道某等伎陳九奏
曲合三呼蘭有秀菊有芳願敷宣於律呂月重輪星重曜行登載於歌謠遙望
天威敢陳口號

義和御日上蓬瀛威旦瞳瞳集壽星冠珮雲排朝帝闕笙鏞春響護宸庭瑤池
已獻蟠桃實玉殿初開五葉宴要識吾皇清淨理長生瓊液養脩齡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外制

元 袁 桢 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遙授平章政事閣復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永國公諡文康

聲音與政通辭莫先於風雅易簡而理得治實效於乾坤維昔先皇歷選羣彥一道德以垂統嚴誥命以興文奉璋孔峨執簡有度攷諸遺老號稱名臣具官某學博而智周材新而意古山立陽休之儀表望重縉紳日光玉潔之詞華才工黼黻進揆臣而堅國是避政柄以守儒榮畫旨尚方密勿深符於上意澄清外服咨諏慎考於民風人物著龜典章衡石遽告休而還里終辭徵以養年脫屣如歸逝川滋遠噫德輿制詔早已類於人間居易詩文今果傳於身後載加褒恤式克欽承可

妻李氏贈永國夫人

魯侯燕喜之歌褒其令美敬仲皇飛之下後將蕃昌事不偶然理難固必具官某妻某氏韞玉養德佩蘭襲芳規矩不出於廳屏律呂永諧於琴瑟守大家之戒靜慎而禮法自防誦季女之詩恪恭而祭祀有度命之不淑報也宜豐噫茅土並封亦既慰文儒之願玄堂同穴尚欽承人世之榮可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劉賡贈三代

曾祖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賈德大夫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加上護軍

泰山之雲起膚寸而成兩黃鍾之律累銖黍以立均德胚胎於前人澤膏沐於後嗣具官某曾祖某持身圭璧篤學巾箱清白儒科曩共誇於鄉黨丹青帝制今復見於階庭念昔干戈擾擾之艱唯汝詩書種殖之懿既開公社載廣王勳噫天勝人人勝天事果成於昭代子有孫孫有子慶永萃於一門增秩便藩疏恩冥漠可

祖肅中書左三部尚書商議中書省事致仕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邢國公諡文獻加贈上柱國

乾坤清夷真主昇而四海一風雲際會英傑出而庶績凝篤生股肱之臣能總喉舌之職實惟熙運爰立鴻勳具官某祖某學博而通方才長而守正讀易悟損益之理觀文參忠實之宜中歲投閒卒起裴度於既老平居緩獄審知定國之將與廟堂咨國是於著龜朝野係民瞻於柱石家聲允似子承曳履之榮書種有傳孫擅掌綸之美用永厥世以等其功噫四世三公亦既推赫奕之懿一門萬石尚毋忘孝謹之思可

祖母鄭氏贈邢國夫人

王臣外勞動資邦媛冢婦中饋訓立閭儀具官某祖母某氏佐饒靖共持家澹素縑緇整比齊襟拱立於北堂錡釜絜蠲敘祗儼趨於南澗子先仕顯孫復文榮噫沃壤再疏足示龍光之赫奕芳猷未遠尚瞻象服之委蛇爰詔後人式共爾位可

父懋中奉大夫護軍彭城郡公加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封邢國公

帝堯雍熙擊壤之民鼓腹漢文寬厚扶杖之叟厖眉念累聖之仁恩俾遺老之壽俊具官某父某脫棄軒冕徜徉里閭誦讀詩書邀矣師承之舊陟降遽且優然孺慕之思壯年幹蠱以裕如晚節撝謙而泰定言追古往耄及意新種樹養生默合三槐之故事巾車訪俗有符五柳之曠懷亨嘉真礪水之師朝著仰南山之皓兒年希有世號少儔噫周公拜前益慎威儀之則韓侯受命毋忘僇僇之恭可

母彭城郡太夫人李氏追封邢國夫人

貴子而不及親施仁宜厚揚名以之為孝報德是先禮有追崇恩推錫賚具官某母身同隱遯性一柔嘉蘋藻恪共於春秋絲麻力勤於夙夜執喪慟絕竟三日而始蘇佐饒懼連遽中年而長往是生賢嗣爰顯清朝噫翠輅軒亦既極小君之寵靈章鸞詒尚再疏下泉之思可

妻冀氏彭城郡夫人追贈邢國夫人

月圓而魄虧理或可詰劍成而神化物莫能推念茲偕老之盟言詎意中道而淪世具官某妻某芳蘭臣佩矩矱璚瑋奉舅姑以無違處婦嫗而彌度年之不淑

生也有涯噫鄉國大邦追錫永光於甯安泉臺佳氣周流宜見於君蒿可

妻廖氏封邢國夫人

相夫之道靜淑是師承祀之儀絜蠲惟謹故貴得以從其爵而教必先修其身具官某妻執禮奉盈守德珮玉事舅嚴雞鳴之問逮下審桃天之宜噫小君實諸侯之妻惟謙抑可以長保鉅鹿乃邢子之國惟儉素足以久安毋替戒詞以底終吉可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個贈祖父二代

祖懋河東官撫按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諡文惠

乾坤轉旋臣擇君而審事風塵膠輶民僕后以求生匪資談辯之折衝曷得從容而完聚昔有俊士聞于當年具官某祖懋沈沈驚決機秋毫析理不背時而棄利魯運感燕將之風能因危以爲功陳康歸蕭王之智按堵復鄉閭之舊開田廣井邑之繁全洮民山寺之中沒猶有祀憐故師孤城之守許以自新謂宜臨仕之軒飛乃獨急流而高避薨葬肅敬合難兄難弟之懽懷車雍容追某水某丘之勝才不大用德遺後人噫維此冀方存憂深思遠之旨嗟爾孫子篤尊祖貴始之誠賜履舊邦克昌胤嗣可

祖母張氏贈冀寧郡夫人

婦人內訓愈久則事莫可稽聖朝鴻恩雖遠而澤益加厚錫類者教民之本顯親者繼志之基具官某祖母張氏語簡以嚴心靜而正斂容似玉家庭服其母儀訂坐如山鄉閭師其懿德益昌爾後克底于成噫貽厥子孫不負寵安之願烝畀祖妣爰疏湯沐之封管魂有知寵光無數可

祖母某氏贈冀寧郡夫人

孝治天下教必本於興仁惠及萬方禮莫嚴於尊祖爰念瀛洲之彥庸推下泉之恩具官某祖母某氏韞玉無瑕服蘭有度采藻行潦雖離承祀之顏殷露南山龍龜勸夫之義生子尤才而不淑傳孫濟美而始昌噫一門同封聿廣聖朝之澤三晉故壤足爲里社之榮垂世彌光終古奚憾可

父昱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集賢侍講學士追封冀寧郡公

古澗長松宜棟梁而弗施於太室韞匱美玉器瑚璉而莫致於合宮維先朝宣力之臣皆一時成德之彥才不究用沒猶可稱具官某父昱沈思而好文敏斷而濟事地生天施知民悅以阜通城高池深審人和而環守蜀爲望郡職號劇曹足食足兵流馬相迎於道上爲物爲變飛鳧疑度於雲中天不以年子由之貴噫三牲之養榮親弗逮於膝前兩谷之間錫土有光於身後式嚴嘉命爰慰九泉可

母仇氏贈冀寧郡夫人

曾參風木之悲深嗟于身後孟宗冬荀之養得遂於生前事爲至難道無全美具官某母仇氏遵行儉素服習勤勞不見其夫之榮舜華隕露猶幸有子之似蘭茁承春肆衍襄嘉同疏追錫噫金葩錦囊益增玄宅之光丹轂文軒允過板輿之樂清朝展慶故里聚觀可

母韓氏贈冀寧郡夫人

孟軻五鼎之饋禮非有踰子路三釜之悲情何可既仕獲通貴者常有祿不逮養者何多具官某母韓氏家法儉勤母儀慈惠化治絲粟生兒承廬仕之傳恪共蘋蘩奉祀守吉蠲之度鬻封已拱口澤猶存肆推錫類之仁誕布昭天之渥噫黃河一曲千里茲實故鄉白雲孤飛太行有光前躅烝嘗不墜褒寵如新可

妻許氏封冀寧郡夫人

君子偕老之宜國風所詠家人中饋之吉易象攸存作則閭儀來嬪瀛彥具官某妻許氏有諧琴瑟相夫之道無違不出廳屏教子之心彌切維靜以正既樂且康噫蟋蟀唐都合儉禮而民始化采蘋南澗循法度而祀乃修遵錫舊封祇承景命可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李謙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正

祚衍皇圖上聖聿開其正統教興文治鴻儒允際於清朝四時周而寒暑成八音宣而律呂比道關運數天篤忠純具官某藻思夙新蜚聲壯著處身閭里蔚

然黃流之在中策名搢紳矚矣錦衣之尙綱早贊青宮之善迄編金匱之書疏傳十事之簡嚴志遂四休之安佚碑板華夏辭累貫珠詩篇林泉語深挾纘故老倚之爲衡石諸生仰之如著龜大帶幅巾儼君實之在洛秀眉明目倖康成之居鄉既得壽以保終宜易名而廣譽土荒東魯爵列上公噫孔門設科先德行而後文學漢廷取士首孝弟而次賢良舉世實難唯卿無愧可

妻孫氏追封魯國夫人

夷攷儒學之彥允資賢淑之妻從游外方米帛不干其念慮敦敘同姓遵豆式謹其威儀古有其人今見于汝具官某妻某氏溫恭秉度禮制飭躬相敬如賓皓首不墜其繩墨有嚴教子青燈猶課以詩書惟小君之封用加矧大賢之忠宜錄爰伸並命以慰九原噫起家而居有之惜未配夫宗之貴告往而知來者庶永爲婦德之規於昭營魂哀對天龍可

禮部尙書中奉大夫元明善贈二代

祖海贈嘉議大夫祕書監太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諡貞惠青桐孫枝之良雲和所植紫芝靈根之秀商山是宜隱顯之用有時報施之效不忒具官某祖某養真嚴整策名里閭試吏緩刑卒應高門之語抱孫奇骨可勝執硯之悲器卓犖以不羣量汪洋而莫測李翱之傳皇祖文已四馳王通之述府君事關百世禮嚴教孝爵侈勸忠噫東壁圖書爾尙詔後人之似故鄉湯沐益毋忘昭代之恩可

祖母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

珠藏九淵神光燭而愈闢蘭生空谷幽香耿而自持通塞維時存歿奚憾具官某祖母高氏慶源演迤淑則和平種桑而望蘭絲亦云勞止樹桐而中琴瑟夫豈偶然錫類者治世之湛恩尊祖者孝孫之美志噫爵書故里永爲粉社之榮稱曰小君益表松阡之觀可

父貢奉議大夫驍騎尉大名縣子贈中奉大夫吏部尙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諡孝靖

種德如藝木必閱世而始昌保身若奉盈惟持善者無愧窮達有命幽明不渝

具官某父某孝友篤躬質直守道簞食卒安於簿領贏金始羨於縑緇不假以年益豐其報孝能繼志鬱成南陽之阡文以顯親行擬瀧岡之表肆加錫爵復舉易名噫丹詔疏恩天官實古之家宰蜜章分土甘陵維爾之舊邦尙其營魂歆此殊命可

母弭氏大名縣太君贈清河郡夫人

孟軻大儒深藉斷機之訓仲由至孝每懷列鼎之悲審閭範之可遵啟堂封之彌遠具官某母弭氏孝慈有度淑慎無違禮行於家蘋蘩循沼沚之素教施於子斧藻爲朝廷之光已錫鴻恩爰加再命噫九原可作鸞書啓鄉郡之尊八座並榮象服稱小君之號可

妻李氏大名縣君封清河郡夫人

鵲巢起家之因實原勤儉燕喜受祉之美斯爲樂康報之原者始必勞持之素者終不懈具官某妻李氏習熟女史幽閑內儀儼服笄珈執沖謙而彌下恪恭蘊豆盡蠲絜以無踰百祿是適再命而偕噫相其君子益知典禮之實稱曰夫人毋忘主饋之訓可

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爾哈雅松年案舊作阿力海涯追封太

師郡王

四懸設樂必假鑄鍾之洪音八柱承天斯合明堂之巨構乾坤啓運川嶽降靈是生非常之偉人以佐統一之真主沒且不朽德猶可稱具官某勇略致身英姿蓋世羊祜平吳之策誰復先之楊素渡江而來何其神也據荊州以爲之根本壽長少以披其腹心兵勢建瓴皇威震電先皇帝知人而善任定功以行封倬倬雲漢之章廷無僞匹享有金石之奏位班侯王兼將相之重權契君臣之嘉會令肅風生於細柳政成人指其甘棠念耆定爾功實有資於贊助而大賚於廟必申錫以褒崇彌深撫綽之思莫遂圖形之想白雲已往青史如新噫齊岱爲鐫石城爲鋒朕已悉皇王之大武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卿允爲邦國之元勳詔爾後人無替先德可

妻某氏贈國夫人

鵲巢起家因以爲召南之首殷勤勸義足以成大夫之行矧江漢之舊邦昭柱石之偉績必資內助以佐高賢具官某妻某氏澹泊無華靜專有守良玉在匱襲中美以善藏幽蘭生林愛國香而自閔寧北庭之渾厚婉南澗之恪共方考禮以報功爰推恩而錫類噫西平有子足彰閭範之光魯侯令妻宜受國封之侈是惟崇德尙克歆榮可

太尉平章政事某特授太子太傅

朝廷大策慶莫盛於建儲社稷重臣禮尤嚴於敬故功參羽翼政倚股肱具官某秉志精忠宣猷懋實黃閣調元之始允屬謀謨青宮選士之初必先德義惟左右前後之人正斯君臣父子之道彰噫日重輪月重光宜益資於輔導書同文車同軌期咸底於昇平往堅乃心祇若予訓可

遙授平章政事某特封秦國公

竇惟龍飛之初考圖數貢爰篤鷹揚之舊崇德報功出命告廷分封啓宇具官某蚤乘熙運躬受真才絕北威名允著長城之助居中韜略密宣前箸之籌肆予纂承委以輔弼噫千戈弓矢于以昭武功山川土田斯以彰異渥祇服明命益殫嘉猷可

中書左承某封贈三代

曾祖某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追封高昌郡公諡康懿

粵昔高昌肇邦藏經史以崇儒師立校官以訓子弟所從來久矣古其聰明才知通於聲音文字之學代不乏人具官某曾祖某誦詩讀書漸仁摩誼得於鄉里之素若雲在淵勃然以升蓄極而通至曾玄而始見疏封舊寓以報流澤之無窮尙其享哉可

曾祖母追封高昌郡夫人

諸侯之制立廟以五親服未盡是猶有待於後也今爾曾孫某勤勞王家錫之山川土田而汝與封推其自則由玄孫啓之先王之旨遠矣具官某曾祖母某蓄德不耀保躬益貞敷佑後人輔弼不懈曾孫之慶至于五世其昌矣今從夫爵尙承朕恩可

祖某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齊國公諡莊靖

赫赫在上永運繩武之思子子爲孫爰述曾祖之義發揚潛德追錫愍章具官某祖某明珠媚淵良玉韞匱言寡尤行寡悔祿不願千旋中矩折中規勤無踰則養真於擾擾之際味道於沖漠之初本碩枝繁源深流遠噫稽尙父之返葬咸謂分封仰周公之拜前允宜淑後載嘉正真庸受寵綏可

祖母追封齊國夫人

蘭長空林產當戶以自獻珠生巨海懼媚川而深藏矧爲隱約之時曷表殊絕之行婦德永閱孫賢可推具官某祖母某孝敬行於家門肅離傳於閭里念昔日艱難之際爲善是持至歷年磅礴之多與宗有驗恩分沐邑養廣脂田噫綺繡冰紉莫慰生前之願文軒象服足爲身後之榮可

父某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齊國公諡恭惠

大明麗天羣陰伏于節室寸雲出岫甘澍徧于寰區崇德報功之典存繼世象賢之制著惟勳是錄于稱有光具官某父某潛珍養名砥節礪行王明受福井渫不食非所憂父教爲忠鑑金之藏奚足羨事久斯定時至乃享念爾嗣之弘文生聞孫而佐治蟬聯朝著聲折里閭維積善之粹精宜流澤之溥博詢于集議庸爾展恩噫泱泱大風知紹封而益茂謙謙終吉詔承德以靡虧可

母追封齊國夫人

積行累功允賴夫人之配承先共祭載歌季女之賢剛柔之道有恆倫紀之位斯定具官某母某氏持守貞白衣被絮清子又生孫某計堆牀之勞善必有慶久高容駟之門議勳以褒盡臣錫命而及賢配置惟異數足稱瓊瑰噫三服齊官是在昔女工之訓五鼎廟食亦庶幾孝祀之芬旌寵有光歆承無數可

榮祿大夫宣政院使領延慶使某贈推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文忠

式觀景運灼考蓋臣際乾坤清夷之時承風雲亨嘉之會精忠儼在憂恤庸加具官某慎慤而行方沈潛而量厚踐揚禁近官一品以益謙陟降遽嚴閣五朝而彌著恕能及物廉以律身經文譯潤之功深開宗明義詩書服習之訓久教

子象賢維時輔臣佐我初政損饒雅奏主璋令儀蓋德厚者世必昌勳著者爵宜峻誕開公府庸正師垣儼精爽以如生合神明而無愧噫保茲青社斯爲胙土之崇封以紫泥益見蜜章之重體茲申錫期爾承承可

妻封齊國太夫人

駁爵曠功錄先臣之大節疏恩並命成賢嫺之芳猷往莫追尋生宜悅豫具官某妻某秉心淵靜制行霜嚴悃悃無華佐饒唯精於五飯溫恭有恪執容儼稱於六珈是生絲綸之英復得鹽梅之佐入室每諮於慈訓揚庭爰著其母儀噫誦齊風雞鳴之詩則貞女宜封於東土歌魯侯燕喜之頌則壽母益介於長年哀對殊恩恭承令社可

資德大夫同知宣政院事某贈存誠秉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齊國公諡忠穆

帝室興隆君臣交孚而同德王庭肅穆弟兄相繼以共爲睦若昔之揚休越今茲而錫命輿言是採卹典有加具官某植節秋霜持評水鏡待元戎於漢上屢奏凱功奉大帝於禁中益參聖諦凜有不可犯之色充然無自滿之心阿閣鳳凰虞廷屈軼績既昭於簡冊望宜冠於嚴廊噫舉賢上功爾猶存太公之生氣慎終追遠卿勿忘人主之殊恩尙其冥魂享此休寵可

妻追封齊國夫人

王言惟作命揚于庭者爲報功內訓不出門宜其家者爲合德有嘉賢嫺宜盡襄封具官某妻某秉德芝蘭奉身玉雪遠行江漢之域勸義不違深居房闥之中服勤無斁考圖定地錫命續綸噫取妻必齊蓋有資於大國從夫之爵今已謂之小君昭于幽局歆我異渥可

監察御史沙某封贈祖父母

祖某嘉議大夫行工部事專一修築宮城勾當今贈

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某國公諡武敏

式考皇猷承命以承新邑爰立民極相宅以營成周輪奐彰彰施高深鞏固言念梓材之彥與懷棧樸之官具官某祖父某氣宣而靜專智圓而肅給順陰陽伐

材木構寶殿以如規議遠邇程土功儼金城之有截通四方而罔缺傳衆力以聿成典制百工論道時趨於清切辨護少府使民每減其冗煩紫闥深教以手書墨詔屢傳於宸旨宣惟際遇允協隆平親設施而舊跡愈彰思典刑而老臣彌重誕開公爵復廣社封噫召公之誥簡明命庶丕作蕭相之謀宏遠俾後無加追命煥章營魂昭慰可

祖母

女教勤閨門夫獲脩于六府皇恩洽寰宇死得慰於九原睦惟蓋臣成手良媛具官某祖母某韞玉制行範金作程化治絲麻宛惜日穉功之效絜清蘋藻儼承先盡職之能用施孝孫亦克王事方襄忠以大賚爰追命以並封噫蜜印昭天益侈桓楹之表脂田廣國式崇柏板之嚴茂對有光靈承無數可

茶迭兒局使沙正議贈父母

父某正議大夫遙授工部尚書管領茶迭兒局人匠總管

漢宮密勿之邃彌重細旃周廷朝會之嚴用資陰羽省方維歲考古若今具官某父某才敏而通時慮深而應變春秋蹕道環徽廬虎士以無譁風雨屬車望帳殿翠華而有煥綺如鹿角整若魚麗曉籌爭奮以啓行夕頓悉安其成列舊規儼在故老能言爰開大國之封式體先朝之任噫相王入大次禮猶想於肅離論道惟三公恩豈殊於冥漠詔爾後嗣祇予至懷可

嫡母

世官嗣業古罕其人工師致功今慎其職具官某母某肅著令德恪嬪大家上承尊章察素絲五紵之儉下訓子婦審孤腋千金之難爰俾象賢式克紹後噫瞿第崇貴已享偕老之時蜜章廣恩足慰厚夜之望子能謙謹汝預寵光可

生母

佐中饋之職必假婉柔成繼世之賢實資訓飭泉邁蹇而利見木積小而始升具官某生母某勤勞大門光寵感代象服之貴宗婦攸同鸞諧之榮鄉人所羨爰相胤嗣益慎忠嘉可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上護軍楊漢英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謚忠宣

繼世立諸侯審象賢之有託推恩保四海在追遠以彌加有懷蓋臣庸厚恤典具官某著德遐域效誠先朝聰敏得於襁抱之初發于天性稚弱置於扈從之側斷自宸衷用能絕黨殊鄰投戈納款尺天寸地負版奉圖先國後己之慮深尊主庇民之績著聞學微文翁之化好賢師鄭武之風雅量鎮浮方彘弓而箴矢澄懷味道時緩帶以輕裘出門興折軸之悲行壘應流星之北何以勸善必也正名循故壤以加勳衍圭田而封土青綬崇副相之貴衰衣嚴辨章之稱噫忠孝傳家于以顯昭事厥辟之寶歿存錫命所宜推圖任舊人之終精爽有知欽承無斁可

妻田氏遵義郡夫人加播國太夫人

婦人中饋歌采蘋則謹其承先大夫遠行誦殷雷則審其勸義禮有準則行無過踰具官某妻田氏孀高門之勳庸受外氏之經籍曹大家之女誠奉上克謙魏夫人之儔書教兒能學念王事靡盬之際知女子有行之宜夙夜傳恭寒暑循度噫從夫以貴今已位於小君勉子惟忠益有光於先正茂膺異渥式介長年可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拜珠

作拜 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飛御日輻說見於中街愍死難以成仁攷生榮而錫命具官某鼎彝王社閭閣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國是炳著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爲可則斤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絕私謁懸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儉謀愈深選賢與能茲黨滋懼變成肘腋禍延股肱川嶽動搖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在壹惠易名姑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噫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威服假寐孰爲鉅覲之寶念此盡傷恩斯優渥可

妻某氏封東平王夫人

星坼中台輔弼之虧果應舟藏半夜伉儷之情曷勝死者易名生焉從爵具官某妻某氏素系相閥克孀王門纂組之功弗訓以習祭祀之謹於禮無違偕老之志莫酬並封之恩宜厚爰增湯沐庸演絲綸噫司徒之妻問齊君以子邑蹶父之子樂韓土以相攸宜飭諸孤以保終譽可

太中大夫內史府司馬狄琮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

國公謚貞毅

山西諸將之英沈雄有自斗南一人之裔正直是傳爰產魁梧之賢以贊藩輔之政具官某少植奇節壯懷孤忠朱邱論思引經說以開導細旃密勿詢治道以彌縫挺然廊廟之姿鬱有江海之量才見於用知無不言邊陲以之救寧帷幄以之康濟朕纂嗣大曆圖任舊人方審象以博詢慨撫輟而莫覩與宗有似茲爲柏臺之羽儀迨遠彌加庸進槐階之品秩噫呂望老而賜履實文王之故臣丙吉生而受封乃悼考之遺德事莫能偶恩宜有加可

妻張氏贈冀國夫人

遠行從政閱勤勞者著壺儀修身踐言循法度者執婦道允矣溫恭之媛疏其赫奕之封具官某妻張氏謙以自持儉而有守酒食是議春秋之祭無違狐狸爲裘風雪之需悉備既嘗艱阻莫遂恩榮噫兼謨入臺紹祖之傳彌振僧孺清道恩母之念益深尙其營魂承爾嘉命可

妻劉氏贈冀國夫人

展如邦媛典刑傳於大門咍令國英謨謀見於藩邸天相其配恩與之俱具官某妻劉氏珩璫母儀纂組女訓如璞蘊石審玉人之琢磨若鳩在桑信君子之均一嗣爲烏府之模楷母增魚軒之寵榮噫繼世家賢于以錄先臣之舊慎終追遠庶幾彰感世之光綸誥下頒營魂祇服可

元 袁 桢 譔

外制

太傅右丞相巴延

松年案舊作伯顏下同

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功臣

淮陽郡王謚忠武

乾坤呈符構風雲之嘉會山川毓秀挺柱石之英賢夙奉宸猷丕揚帝訓惟不嗜殺人者能得天下而可與事君者實非鄙夫賤我元勳膺時碩望合太平之寰宇成一統之輿圖生爲名臣歿有公論太傅右丞相巴延機沈而識遠量重而器宏十乘啓行共服征南之妙算七駟咸駕默傳濟北之遺編奮衆於鼓角之初過師於枕席之上具宣德意誕廣仁聲簞食壺漿之迎咸知已後觴酒豆肉之賜士向無前是謂制勝而屈人兵抑亦好生以全天道丞相之功第一智士之譽無雙方謙牧以學卑愈蒙養而用晦角巾私第恂恂似不能言雞鵲屬車斷斷猶無他技肆予纘服躬任受遺功成莫居年運而往格于皇天者有儀可象游於造物者不見而章師尚父之崇名貞惠文之美謚益疏王爵庸示國恩噫彝器景鐘足銘邦家之偉績蜜章繡典斯昭泉壤之幽光尙其明靈歆此殊命可

平章政事廉希憲母某氏贈 國夫人

溫璞出於玄圃貞松產於徂徠良由地氣之完以合天和之蘊故平章政事廉希憲母某氏柔嘉維則淑慎其思采蘋采藻之恪恭爲締爲綌之素儉奉尊章於壯歲樂其天全率婦嬖之諸郎現爲己出齊家以禮教嗣以忠用能爲先朝社稷之臣啓奔葉簪纓之慶雖爵從夫貴莫得而加然義以子賢當崇其本益開湯沐之侈庸增窈窕之光爲異恩以旌舊德可

呼圖克台默色

松年案舊作忽答的迷失下同

公主追贈齊國大長公主

維王展親之道實先於悼敘卑昔慎終之典尤謹於追崇矧予同氣之賢是惟長主之貴廣疏異數庸寓至懷呼圖克台默色公主玉海澄輝金枝毓秀充然婦德成肅雖以爲穠李之華相其夫家閑勤勞而勤殷露之義婉順諧於日就

儉慈出於天然美王姬下諸侯固異公宮之制閱我姑及伯姊益深先朝之思胡不百年以永終譽肺腑之託云在手足之念彌鍾圭觥粹更湯沐儼舊爰開名國下慰營魂噫立愛惟親曷愧死生之初志以義度德莫窮修短之大原沒而有知服之無數可

宗正府寶哥贈祖父母

祖某特贈推誠保運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恆山

郡王謚忠靖

風雲初際允資佐命之賢歲月既徂庸厚報功之典重惟平治爰錫褒嘉具官某祖某實日精忠凌雲節概載櫜弓矢翊龍德於初潛以爲股肱展鷹揚而無敵噫孝文拊髀豈惟思古之名臣顯宗圖形實欲方今於前世九原可作千載如新可

祖母追封恆山郡王夫人

慎終追遠本先王之至仁崇德報功傳有國之令典具官某祖母某氏從夫早貴訓子克賢如山如河之儀容宜室宜家之愷悌肇封大國儼焉象服之新益慰九原歆此蜜章之寵可

參知政事賈某贈官

朕丕承大業遠究前圖肇邦九有之初紀綱備舉同德一心之彥贊畫允資慨年運之云徂儼風猷而如昔具官某經術展緒孝廉起家侍幾微於帷幄之中保身彌謹識變通於衡石之外得士尤多故一時出令之坦明皆先帝欲言之旨意器能容物清不近名暨更南國之旬宣咸謂中朝之倚任方堅退佚益避權姦活千人有封考於爾嗣德百世而祀論乃至公爰褒賢以勸功復易名而疏爵噫方叔壯猶之雅雖已美於威時章丹遺愛之碑實有俟於今日嘏如精爽綏我寵光可

淮西道宣慰使劉復亨妻趙氏贈某國夫人

圖任舊人式表世臣之重烝昇祖妣用昭孝孫之賢維德厚者慶益長而爵貴者報必遠具官劉無隱祖母趙氏鍾鼎望族山河令儀使節春行從子從夫之

樂備女歲夜誦爲母爲婦之道全頌臺之彥有嘉漏泉之恩采廣高堂素音容猶想於含飴故里佳城湯沐儼疏於刻蜜湛然精爽歆此褒崇可

荆湖北道宣慰使劉澤妻孫氏贈某國夫人

孝治聿嚴誕布蓼蕭之澤聖謨丕顯遐思屈軼之賢念服瘁於外庸允資成於內助恩昭竝命光慰九泉具官劉無隱母孫氏里族高華閨儀淑慎閉戶而行鹽饋曲盡婦儀映雪以課詩書咸稱母訓梧栢之欽猶在茵鼎之養莫加位正小君已備昭鑒之德爵崇大國益據風木之思可

參知政事趙世延贈曾祖母 氏雲中郡夫人

積德在於百年實資內訓褒封及其三世重謂異恩勤勞盡臣服襲先矩具官趙世延曾祖母某氏幽蘭雅度喬木舊傳殷露難閱其勤克彰忠節采蘋不失其職允佐蕭離膏之沃者根必深種之豐者穡益厚顯于西土咸曰大家維爾曾孫益彰有慶於戲秩秩先廟崇松楸栢板之儀翼翼小君承錦誥金花之寵奉先追孝錫類與仁可

平章政事董某封贈三代九道

曾祖昕贈光祿大夫司徒趙國公諡宣懿

大裘無文可鑒于帝良玉韞璞孰窺其珍灼知遺逸之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具官董某曾祖具官某耿耿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尤深期蔽日之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噫憤終追遠分茅宜曾矩之光榮德報功推本協孫枝之願宜惟異渥寵爾管魂可

曾祖母李氏追封趙國夫人

岷山之源若覆而達于海至日之影如線而麗乎天信知明道不可以計功要在積微因之而成著具官董某曾祖母李氏盤阿共隱鑑敵如賓性耽積善之勤厥享降祥之驗百年未遠五世其昌噫象服表儀亦既慰賢勞之願蜜章刻篆斯有昭孝治之隆可

祖俊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諡忠

烈加贈推恩翊運效節功臣倭前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諡忠烈

駿命握乾誕啓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協成上國之光念風雲之會匪常而日月之流如駛爰新景命以慰故臣具官董某祖具官某被褐潛珍棄書學敵戎馬驅攘之未定志已出塵雲龍會合之有開獨能就日察敵保臨淵之智挽彊弩貫札之精釋兵爲農所活者衆延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屍深可憫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身後之榮惟德之厚者嗣必昌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曠庸爰廣重封以彰異數噫修祖廟陳宗器在于君臣之交修光王室逆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斃精爽不昧寵渥其承可

祖母李氏特贈壽國夫人改贈趙國夫人

殷露勸義於昭嬋德之賢柏舟作詩爰表自防之志雖內教止傳於閨闈而懿範備著于鄉閭具官某祖母李氏淑慎持家嚴勤訓子斤簪珥以奉賢師之饌化絲枲以助先祭之供衡宇周旋人不識其面目閨門款洽族猶想其儀刑雖雙鯉之養弗居而八龍之譽罔替允惟賢母有光前聞茲子溥澤於世臣庸汝啓封於大國噫先正昭事已克光竹帛之傳夫人起家式歆承絲綸之訓用昭後嗣永肩一心可

父文炳特賜贈諡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加贈宣忠佐運開濟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諡忠獻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佐命之殊念汗簡曷能既其勳而朝著猶足以優其禮維祖有訓非朕敢私具官董某父具官某沈毅而善謀明恕而敦本黑頭試邑棄官羞墨綬之卑赤脚從軍絕食望翠華之幸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睥睨益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竟擣其腹心命在養民市不易肆取麥禾以陋鄭人之過收圖書以成蕭相之功嶺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朔方請使周公方且膺之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彌深喬木之思格于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大國掌武襲建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

原如生終古永譽噫英才間出足爲邦家之立基感德無瑕成爾子孫之達吉載加殊命以資營魂可

母趙氏追封趙國夫人

鵲巢推夫人之德於配實難碩人歌衛侯之妻其賢可想具官某母趙氏秉心淑靜主饋柔嘉逮事皇姑克奉甘旨於左右一視諸子莫不親愛之後先每傳家訓之忠勞遂致孤兒之死事噫開脂田而獲上國竄謂無傳被象服以從先塋幸哉有子可

繼母某氏追封趙國夫人

國族世貴鮮執禮以下人王臣功高適合符而媿德具官某繼母某氏敦厚天性靜專內儀瞻彼南山深得勸夫之義遵于行潦不失奉祀之恭有子忠賢爲我幸輔噫推恩三世庸疏湯沐之封錫類九原益廣蓼蕭之澤可

繼母王氏追封趙國夫人

解谷之竹應律而氣自鳴十洲之膠續絃而奇乃見不有佐餞曷能相夫具官某繼母王氏組織婦工齊莊母道歲時盤饋立蘭玉以無譁春秋烝嘗習牲醪而有度嗣子極中書之貴一門疏大國之封噫生也有涯莫稱魚軒之樂死如可作尙歆鸞諧之榮可

所生母樊氏追封趙國夫人

綵衣之養莫罄其私心板輿之歡遂以爲美事念風木之永感惜春草之寸暉具官董某所生母樊氏禮以母稱義由于子貴勞謙終吉竟莫觀垂魚擁笏之榮一視同仁乃預享刻蜜演綸之寵尤惟感事服我異恩可

集賢大學士張晏贈二代四道

曾祖宇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文懿

韋孟明經諸孫之傳始貴袁安卜葬三士之言若符膏之沃者日以光德之厚者世益遠具官某曾祖某進修家塾退靜鄉閭乾坤轉機後服先知之算干戈效勇舉宗成全歿之悲命也在天幸哉有子噫忠孝一門之盛事百世可知節義千古之大閑九原不作事申景命庸建上公可

曾祖母常氏追封魏國夫人

感德之報若券取償內訓之施如玉韞璞隸行尊祖之禮益知起家之難具官某曾祖母常氏澹靜無華儉勤有素清晨佐餼奉羔韭之肥甘晚歲謀生治蠶麻之靡密積善有慶沒世不忘噫魯孝孫之詩宜告成於先廟魏大名之國爰錫命於九原服我鴻恩置惟異數可

祖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魏國公諡簡懿

幽蘭空林抱孤芬而永閔長松古澗垂巨蔭以自完明其道者不計功非其身者必在子具官張晏祖英德若不足樂且有儀遇真主之龍興出關而俟喜佳兒之豹變潛邸以從居官貽商榷之謀接物多任俠之義念干戈首難彌深丘壟之思歸鄉里自娛益廣子孫之澤考其篤素尤謂安行噫于公之門少高茲言已驗畢萬之後必大今食其封爰詔後人益光前業可

祖母劉氏追封魏國夫人

德威起家九著夫人之懿時危秉志有高列女之風蓋在昔以爲榮至于今而彌顯具官某祖母劉氏澡身蘭服耽耳椿齡重闈期冢婦之與宗一札勸孤兒之入侍忍乃有濟鑄金符絨口之銘安不忘危考室遜飛輦之制最德若是生賢可知噫徂賚孝孫已極登瀛之貴逮事王母益疏分國之恩幽泉有知純嘏無數可

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于璋贈推誠肅政功臣光祿大夫

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簡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沒猶不朽瞻懷遺直追錫殊封具官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鷲咸伏華要屢更於中外靖共彌保其始終緇衣不渝素絲靡替念在昔菁莪之彥皆先朝棧樸之功年運既徂風猷彌遠噫劉寬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官胡廣中庸謂當久臺閣之任事垂往古恩浹九原咨示營魂服我休命可

妻某氏追封魏國夫人

慎終追遠先王悼俗之盛心崇德報功治朝馭臣之大勸恩褒臺彥澤及閭儀

具官某妻某氏靜淑自脩柔嘉彌謹珩璜有節動常法於女箴圖史自娛身不逾於內則傷哉無子貴也從夫脂田廣大國之封蜜印慰九京之望噫瑤琴別鶴早已棄於人間寶劍化龍竟相從於泉下尙期冥漠歆此龍光可

茅山第一峯大茅君特加封東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虛聖祐真應真君

靜慕玄風灼觀往事無爲曰道必刻意繕性而始成修身乃真非積行累功而莫就大茅君奇操矯俗精思集虛壹德齋心受龜臺西華之秘旨萬靈受職開金陵句曲之宗壇丹光千載以如新寶氣三峯而彌固發祥肇社民到于今稱之逆兩寧風天之所助順也重惟作聖允合祐神孔蓋翠旌祀莫嚴於司命瓊文藥蘭禮爰謹於秩宗假茲聰明佐予平治可

茅山第二峯二茅君特加封定錄右禁至道冲靜德祐妙應真君

合人心理萬物禮宜順於鬼神建皇極錫庶民徵有稽於陽雨大江以東之地句曲維望而尊土樂昇平歲稱稔足二茅君中峯司命西華鍊形作牧審煩擾之非修真得恬悅之要驂鸞導從填鏡儼奏於雲中化鶴來歸城郭時看於華表朕方推仁以濟衆靈宜妙物以祐民學道受之以神端有宗於李耳望祀不祈其福誠慕深於漢文嘉與函生誕敷景命可

茅山第三峯三茅君特加封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應真君

氣化爲神握陰陽而執要物來能應遇水旱以成功茲山之靈以氏爲號三茅君不導引而壽體素純爲真密從蒼龍承左右而無間時乘白鶴侍伯仲以遠遊荷天降休爲民請命逍遙容與服光景以如新周流常羊蒙祉福而無極肆加褒錫丕應隆平埋鼎高峯爰慕軒轅之有道獻金空谷方薄光武而不爲以赫厥靈同歸于治可

吳全節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運開至治法簡易以合泰玄教審宗傳隆繼承以明正嗣用揚渙號誕登具瞻具官某孝友中乎準繩詞華鏗乎金石居無思行無慮粹然令名禮爲異知爲時協于王度陟降紫宸而匪懈贊襄琳館而益謙藏珠在淵雲五色而川媚納

息于踵風八景以星從維列聖嚴珪幣之薦以格天而乃祖受劍印之錫而展世四十餘年之帝顧卑已行權三千之徒首汝賢小心盡瘁俾超華貴爰做舊階侍清祠以表羣公度玉堦而膺六命祇若具訓尤爲異恩噫陰陽之和以祝釐則諸福可以畢至通神明之德以事上則庶績底於咸熙守慈儉以佐無爲遵希夷而贊有道式觀素履庸佩綸言可

三十七代仙姑馮淑真特封靖明貞素夫人

紹玄風而展世不闡帝猷溥內則以疏恩勉從人爵仙姑馮氏簪纓素緒肇悅芳儀婉婉淑城之傳益師清淨守柏舟之操采固堅貞受社惟深錫名斯修雲龍風虎之慶會亶謂有光舞鳳迴鸞之制書懋承無數可

昭應宮提點王氏金蓮特贈淵靜玄素真人

寂然不動知來去之有因湛焉長存宜死生之無間辭風雲之際會竟穰穰於世塵爰加異恩以彰殊遇昭應宮提點住持王氏金蓮早應椒掖晚謝藥宮修崇密契於九重錫寶屢承於三接淨如止水斯爲至道之宗脫若太虛實本重玄之體尙款嘉號庸表將來可

長春宮提點常某授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真人管領諸路道教所商

議集賢院道教事

治國以無爲惟宗式符要道順物乃自然之理允謂至言長春宮提點常某彙篇重玄著龜萬變氣超渾沌灼知天地之根運際昇平默贊陰陽之化方獨立以不改彌大盈而若冲爰紹真風以彰人望噫內觀形影斯泉石之素心外飭身名實朝廷之異渥保茲清淨俾以闡揚可

昭瑞宮提點張惟一特授全德靖明弘道真人太一宮提點

神以知來至教匪存於象設人惟求舊襲封首錫於龍飛念扈蹕之宣勤默儲祥而介福坤元具訓渙號揚綸昭瑞宮提點張惟一泉石古心冰霜雅操侍晨長樂澹焉若樸而妙感彰澄觀穆穆清廓乎不驚而衆虛集惟才全者德不競而正靖者明愈昭闡道王庭葆真冲館噫有國之母以長久爾尙謹於祝釐立天之道曰陰陽當益思於觀復恭承嘉命助贊無爲可

廣誠靈妙演法真人江南諸路女冠諸宮觀都提點邵靈瑞特追封宗師

二儀之生根於太極萬物之母始於有名推剛柔迭用之原悟坤乾交泰之理茲焉觀妙足以表微具官邵靈瑞野鶴孤標金芝內行重麻姑之清淑允謂地靈慕南岳之冲虛聿工草聖通章帝闕備問宮闈燦矣龍光守大盈而自牧端然蟬蛻享上壽而弗居道氣常新仙風不墜噫女偶朝微已傳宗師之篇帝堯時雍爰有化人之國錫茲美號昭我鴻恩可

冲靖靈妙凝真法師玄元萬壽宮提點盧行益襲封真人

道要易爲功必假相傳之祕名威難與繼益求自治之方矧茲女冠之慎修爰出朕綽以示勸具官盧行益冲澹若璞謹飭自緇侍藥珠之宮宣琳琅而不瀆守萼綠之訓視金玉以如遺惟清淨者玄學之宗惟簡素者師資之本斯焉無忝足以有承噫誦赤松中誠之經卑退爲德考南岳內傳之旨齋戒是先可

五雷宗師冲靖先生留用光特加封五雷宗師冲靖至德昭應真人

天地交泰而雷出奮風霆流形而物露生神行兩間因體而始有用數合五位由柔而後成剛乃知變動之機不出陰陽之妙五雷宗師留用光參合太始摩盪無垠學道從師罹厄窮而不悔救災禦患卒輟斂以如遺詢諸長老之言考以輿圖之載損之又損承積之語若符生而不生介象之歸非異運隆累治道慕重玄思其人如欲見之宜加綸誥告諸往而知來者益勵羽流可

通妙葆真先生高士易如剛特加封通妙葆真文教真人

式觀修真之徒多出好古之士作陽柱下習典禮而道成弘景山中博載籍而書備高士易如剛學通羣藝妙集衆虛師清淨以避堂可謂簡矣問鬼神而前席殆將近之章編之繼絕孰傳洞章之補亡猶在無文不立松風恍其步虛與時偕行草露晞而羽化方企崇玄之館爰思列仙之居本無名而有名庸彰往古效先覺者後覺庶勸將來可

臨江路閣阜山萬壽崇真宮住持四十六代傳錄嗣教宗師楊伯晉陞加太玄崇德翊教真人

性出於無始存爲成性之門道合於有爲生生乃得道之奧式觀載籍爰有至人吐故納新以調其神齋心服形以制其炁于以濟衆因茲延齡具官楊伯晉守樸丹丘潛珍琳館止息以踵陋熊經鳥申之迂藏珠于淵握龍變虎騰之要開九籥之祕記傳八景之玄文問年今見其復丁會月密推其納甲天台之召司馬損數術以理身羅浮之迎軒轅徹聲色而合德朕悉茲理卿無復言聿加綽命之殊以重羽流之選噫居安易之序所當明天地之根修身德乃真宜益究坎離之用贊敷皇極懋協鴻禧可

毛穎達封真人主祭丁甲神

道萬物之奧非虛不能以通微誠百行之源惟靜斯足以制動聿求佐理爰慕希夷茲得有恆之人以贊無爲之化崇真宮提點毛穎達澄心止水植節貞松禮爲翼知爲時澹然無競巧若拙辨若訥休乎有容藏名琳館之珍養粹玄門之望維昔世祖動運軒轅占瑤光以探五行之情通紫煙以嚴六子之用山林蕭瑟星斗爛明苟非其人靈弗顧矣不懈于位爾其勉之庸加綸誥之隆以示真卿之貴噫乾元天下治也浚明用變之功神物聖人則之敬謹祝釐之效有嘉恬靖永保恪恭可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元袁桷譔

表附

進五朝實錄表

皇祖有訓，聿成四繫之書。大曆無疆，允繼五朝之治。夙陳載筆，上徹凝旒。欽以邦啓治平，運符熙洽。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炳若丹青。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昭如日月。維累聖繼承之述，作實皇家混一之謀。猷官謹具，寮書嚴信。史雖編摩之匪一，幸聞見之悉同。欽惟陛下，祇奉鴻圖，光膺龍御。惟天祐于一德，咸曰湯孫受命，不若歷年。悉循堯道，仁宣孝治，學廣文明。臣某等職忝汗青，官慚尸素。帝王之制，可舉今已粹於鉅編。詩書所稱，何加願有光於億載。

賀冊皇太子表

黼展當陽，首重升儲之建。彤庭叶吉，誕承鏤冊之頒。宗社以貞，幅員胥賀。中賀切以天下之本在國，在家皇極之言是彝。是訓然知子莫若父，故立嫡必以賢。二美斯完，羣情允屬。信爲非常之慶，實開太平之基。欽惟陛下，駿命溥將，燕謀敷遺。本支百世，咸推受震之亨。壽考萬年，益著離明之象。臣等濫叨廕仕，欣覩上儀。金石鏤鏘，知協風之從律。乾坤清晏，瞻景耀之宣精。

賀冊皇太子表代宣徽院作

乾坤合德，立釐極以建中。日月繼明，奉龜圖而示吉。誕敷渙號，允迪震亨。中賀欽惟陛下，寶曆儲祥，璿源衍慶。立嫡以長，遵三代有道之常。受命於天，膺萬年承保之裕。惟知子莫若父，政治國先齊家。上當帝心，下定民志。臣等恪共內府，欣際昌辰。太極稱觴，效驩呼而率舞。寢門視膳，嚴唯諾以致恭。

賀正旦表代宣徽院作

泰元衍策，百二十日以爲春。乾御當陽，於千萬年而受祜。紫清叶奏，丹陛傳臚。中賀欽惟陛下，威德在躬，至仁育物。象闕而垂治，法祖訓是繩。獸樽以招直言，皇猷滋闡。嗣歲蒼規之始，羣生玉燭之和。臣等班辨外朝，職嚴內宰。雲迴龍哀，肅瞻天日之光。星拱鵲行，虔祝岡陵之壽。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

乘龍御天，握純乾而居正。斷鼇立極，奠下土以宅中。百辟一心，四方胥賀。中賀欽惟陛下，聰明合道，智勇冠倫。承詔撫軍，展素書之奇略。登塗受璽，昭黃屋之珍符。惟謳歌曆數之有歸，繫祖考神祇之允格。丕基永紹，景命不移。羣後以來，蘇政與民而偕樂。臣等班瞻文陛，瑞仰層霄。頒度量以朝諸侯，三千同德。垂衣裳而治天下，億萬斯年。

賀皇太后表爲都省作

六飛來日，奉大曆於聖人。五色補天，歸玄功於文母。事關宗社，慶浹宮闈。中賀欽惟陛下，教闡周南，德參太極。以慈爲寶，夙資保佑之勤。維道積躬，聿致怡愉之養。顯坤元之光，大卜鼎命之延。洪臣等幸列周行，欣承嘉會。瑤池晝迴，樂四表之驪心。玉殿春迴，衍東朝之曼壽。

賀聖節表本院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于王母。觚棱瑞霽，闔闔儀傳。中賀欽惟陛下，誕紹蘿圖，丕承葆命。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威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始，新省刑薄斂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慶。臣等名汗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中宗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賀聖節表代宗正府作

乾御當陽，甫際中天之運。斗樞繞電，式臨彌月之祥。絳闕青瑤，京肅穆。中賀欽惟陛下，聰明合德，孝友根心。偃武修文，百神歆而九廟格。敦本崇化，皇極建而無遺。熙愛開有道之長，斯衍無疆之慶。臣等職繫邦彛，身阻廷闕。有王者興，行見溫洛榮光之瑞。祝聖人壽，願增泰元神策之書。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本院

蘿圖衍瑞，丕昭景命之祥。寶冊騰徽，誕紀慈元之懿。聖心祇恪，子道昭揚。中賀欽惟陛下，稽古聰明，事親愛敬。有國之母，以長久致養。聿嚴天道之要在陰陽，飭躬彌謹。禮行中禁，慶洽九圍。臣等職近鼇頭，班聯龍尾。玉卮前壽，肅瞻長樂之儀。彤筆特書，願廣思齊之聖。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代宗正府作

黃鐘應律協陽德之初享寶冊告廷奉坤元之至養尊歸慈極慶洽洽朝中賀
欽惟陛下愛敬積衷順承法道雍雍肅肅聖實本於大任怡怡愉愉孝有光於
唐帝日嚴初政風動八方臣等恪謹國章欣陪班著瑤池畫珂幸預聞管籥之
音玉璽春融願虔祝岡陵之壽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為都省作

乾旋坤轉定妙算於宮闈月吉辰良鏤徽音於典冊東朝禮著九萬歡騰中賀
欽惟陛下聖嗣大任道希少嚴以天下母游和清淨之居惟季元尊致謹怡愉
之養允持慈寶益屆壽祺臣等會升鸞聯趨庭驚曄曄回玉瑄八音首協于黃
鐘春滿瑤卮萬歲齊呼於紫禁

賀聖節表

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之貞符威德在秋昊天有命中賀
欽惟陛下智仁御極孝友根心不顯王謀端拱嚴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里
之中取泰象於坤乾合離明之日月璇璣叶紀玉斗儲祥臣等祗率班聯肅瞻
清穆宣昭鴻業載歌七月之詩書定武功願繼萬年之雅

史局謝錫宴表

立朝載筆交懷惕日之慚就館肆筵申錫需雲之寵恩傳宮醴光動廷紳中賀
欽惟陛下黼黻先猷憲章祖武謂丹青信史紀二聖之鴻文念鉛槧微勞屬小
人而燕賓魚藻歌騰於周室鳳簫聲遠於鈞天居視朔以迎長榮飛翼而奏瑞
上追稿鈇下陋權輿臣等愧匪食功懼惟飽德陽剛初復太平歌既醉之詩天
威不遠下拜祝無疆之壽

賀正旦表

為都省作

會謹天朝文命敷于四海曆司人統攝提正於孟陬率由舊章曰為改歲中賀
欽惟陛下道裁天地政在璇璣崇鄉黨以屬賢才聿嚴親策詔郡國而謹牧養
爰廣使軺東漸西被以如春小往大來而交泰禮行雅弄捧瑤瑤於東朝親納
直言開獸尊於前殿置惟平治允際嘉嘉臣等祗率鸞行肅登龍尾弘敷五典

漸退食以罔功永保萬年敢失心而善頌

賀正旦表

本院

清臺課曆允符顓頊之元明堂視朝茂正攝提之位陽迴象魏儀贊鴻臚中賀
欽惟陛下經緯人文財成天地審賢良知古今之體能勵廉隅謂吏道以法令
為師益嚴品節剛健密參於太極怡愉深謹於東朝車駕蒼龍導迎木德樽開
白獸詢採芻言臣等材乏頌椒恩叨給札春王正月推五始之大原天子萬年
納八荒於壽域

賀皇太后正旦表

歲在攝提叶孟陬之令月曆符顓頊開太始之上元時屆履端天綏眉壽中賀
欽惟陛下清心慈儉至養怡愉數往知來利永貞而坤厚體中居順社元吉以
奉享徽音惟日以恆新懿德如春而益暢臣等職叨視草才乏頌椒絳闕五雲
王母踰臨於黼座玉卮萬壽神堯親捧於瑤階

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尊號冊寶禮成賀皇帝表

為都省作

皇矣上帝丕昭立極之功至哉坤元申衍得名之典禮行宮靈化被寰區中賀
欽惟陛下敬養日嚴文明天縱謂聖德無加於孝爰盡討論而天子必有所尊
載揚徽美御未央而登冊卽長樂以展儀鳳泊鸞飄寶刻永光於秦璽雲蒸霧
起翠華親下於堯階協氣醇和嘉生博厚臣等班聯會升壽介奉觴太微三光
之庭烟煴交泰有名萬物之母允合永貞

賀皇太后正旦表

丁巳為都省作

正月始和資坤元而蕃衍兩儀交泰綏壽祉以享嘉德協青煒瑞浮紫禁中賀
欽惟陛下寶慈作則履順行仁龍哀捧觴喜溢椒花之頌龜臺簪仗坐觀蓂莢
之祥審孫枝之正傳定國本以蚤建邦家大慶朝野均懼臣某等祗率鸞行式
遵鳳曆正時成歲百廿日以為春利用厚生萬億年而受祜

賀皇太后正旦表

集賢院

禕衣視旦不彰立極之功鳳歷頒春誕合建邦之歲笙鏞翕繹繹昭明中賀
欽惟陛下道協母儀教參女史承顏致養順德備於九重正位在中行願符於

六五朝贊聖神之治禁傳慈儉之謨臣等叨侍近班肅瞻嘉會玉卮爲壽儼寶殿以雲從金篋賜樂瑤池而晝燕

賀冊皇太子表

集賢院

前星定位仰宸極之聖謨陽月臨軒法坤元之慈訓光騰鏤冊儀謹傳臚中賀欽惟陛下稽古行仁憲天合道知子莫若父審恭敬之積中治國先齊家盡怡愉而致養惟宗祊繼體之事大玩易父重明之象深著龜協祥乇嚮承嫡臣等職縻珍館班肅彤庭喜溢龍顏虎拜咸呼於萬歲禮嚴鸞駕鸞和共倏於三朝

冊皇太子賀皇太后表

集賢院

承天正位詒謀啓於重闈諏日揚廷渙號昭於寶冊大明繼照萬邦以貞中賀欽惟陛下色石功深黃裳德順以似以續降葆命以丕基是訓是行席蘿圖而端本知立嗣必子之有自審建儲非私之惟公施于神孫繫我文母臣等職塵清貫班肅上儀蕭韶九成願盡稱觴之慶本支百世式瞻主鬯之尊

皇太子兼中書令賀表

代宗正府作

黼展當陽懋對紫宸之慶玄龜叶吉丕昭寶冊之光八音播廷羣公會弁中賀欽惟陛下悅親有道立賢無方謂一人元良勢實尊於藩翰而中書政本尤慎於樞機孝友宣昭仁慈溥博臣等恪司成憲欣覩縉儀卜七百年願衍周家之曆上千萬壽咸趨漢殿之班

賀正旦表

集賢院

丹展當陽頒發春之仁政清臺治曆符建國之昌期日之方中天其申命中賀欽惟陛下澤漸滂瀝心玩神明盤盤監德又新而無疆河圖則象社元吉之有恆獸樽設席以招言龍袞坐朝而問道臣等瀛洲布武閭闔詔儀玉燭豐穰用制九年之蓄紫清蟻蟻業隆萬世之基

賀皇太后正旦表

丙辰爲都省作

歲指蒼龍密叶昭華之瑤雲開輪翬首稱長樂之觴順履始和懋隆元吉中賀欽惟陛下儉慈作則清淨頤神色石功深妙裁成而交泰黃裳位正盡滂瀝以皆春母儀循四序之周聖孝衍三朝之祉臣等職叨輔相效愧燮調拜捧椒花

慶載臨於元日宴觀桃實祈永保於萬年

賀正旦表

壬戌本院是歲閏五月

肇祚發春仰正陽之布治歸餘成歲審長至以觀生黼展昭明彤庭肅穆中賀欽惟陛下仁推滂瀝道協際際蟠修德錫符驗陰陽之消長發號出令則天地以裁成念丕圖演繼于祖宗究感禮益嚴于上下臣等瀛洲接武文石趨班閏月定時泰治密齊於七政皇極錫福北元永保於萬年

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地天交泰陰教法乎坤元閏餘歸終寶曆增于夏五陽浮中禁瑞藹重闈中賀欽惟陛下端懿母儀慈明內範怡神少廣悟黃中通理之爰辨秩東郊樂青燁登平之景曰惟肇歲茲用儲祥臣等給札承恩肅班稱慶筆徽音於彤管歲不絕書望長樂之璇宮天惟曼壽

進仁宗皇帝實錄表

君臨十載式昭垂世之謨聖治萬方庸謹繫年之錄編摩玩愒敷奏凌兢欽以仁宗皇帝陛下潛哲積躬欽明稽古發揚乾健預清宮以候先皇祇奉坤元虔問寢而娛太母審俗周知於民瘼授時彌切於歲豐謂養性存心宜採於傳記而脩身治國必取於禮經監觀歷代之著龜夷攷前王之軌範政要採諍臣之讜議大學衍義之浮辭爰譯成書用裨博覽至若譽髦斯士擢不次以待非常爵人於朝表有功而抑妄進每遵帝範肇立儒科廣祖宗百年未備之規示子孫億代永貽之訓珠玉非寶旁招菁莪之賢農桑惟勸旋致嘉禾之瑞惡衣服以申緣履之禁省收獵以彰開網之仁增胄子之官資限計吏之品級爲民請命匪營一己之福田遇裁秉誠果應自天之甘澤與人不求備從諫如轉圜河徙故灘謫斂臣於嶺徼雪深前殿憫戍卒於邊防常思創業之艱益慎守成之效道傳精一明授受之至公幸竭怡愉協繼承而無間凡茲殊美冠乎羣倫濡毫惟懼於荒蕪削牘復虞於缺軼雖盡巧心於舉要蔑窮茂績之救功欽惟陛下下葆命誕膺鴻圖不顯窮神知化彰明聖之鋪張詢事考言採臣鄰之記注屢宣睿旨迄萃鉅編雖天地之德無俟於贊揚而日月之光有資於繪畫臣等

職叨率屬識之簡僚慕永貞之謹嚴詞慚韓愈稽太初之直核筆愧馬遷

舊制進寶錄表文有短長然未敢以數聯直致伏觀聖朝二帝寶錄進表必加詳盡摘其所行事跡以序篇首惟大德中舊進五朝寶錄表未免微效前作今輒不揆違守舊制謹成一

又

十年御極聿脩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多三長之筆祇成信史上徹宸旒

中賀

欽以仁宗皇帝陛下仁靜根心溫恭合德詩書造士蘭學制以設科法律為師嚴官規而限祿詎經作則稽古鑒今所寶惟賢卻獻琛而弗尙莫大於孝謹視膳以彌加著龜定主體之公械機謨奉璋之衆宜登琬刻永秘緜緜欽惟皇帝陛下慕切羹牆令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閱歷歲年已深慚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

賀正旦表

癸亥爲都省作

歲正天門陳揆治朝之位曆新人統肅嚴魏闕之班四表迎祥八風順律

中賀

欽惟陛下仁施滂澍命受溥將輔相財成別忠邪而無黨斟酌損益合禮樂以同流圭璋藹多士之良玉燭兆大田之慶準繩乾健彙簫黍亨臣等補宸功慚更弦政拙萬年永錫仰瞻太極之尊六甲既周行履上元之運

賀聖節表

癸亥爲都省作

十月爲陽於赫發祥之兆一人有慶丕昭嗣服之初出日之升降年以永

中賀

牋

賀皇太子受冊牋

爲都省作

禮嚴中禁位建承華萬國以貞咸曰吾君之子四方來賀永底烝民之生

中賀

敬惟殿下玉璫蘊珍金枝表秀繼體而承七鬯如歲之春定志以協耆龜維天其祐方謹雞鳴之間聿新鶴禁之居某等叨列政司欣傳制命父子君臣之道備允廣緝熙詩書禮樂之教崇式符繼照

賀皇太子受冊牋

代宣徽院作

範金作寶禮成內朝簇仗演綸驪騰四字協春秋之大義覃雨露之殊恩

中賀

敬惟殿下岐嶷天成溫文夙就佩規帶矩正言正事之教成執玉奉盈事父事君之道備某等叨司庶府欣觀威儀仰黃道之日長式符離照候明堂之星潤允謂震亨

賀皇太子受冊牋

本院

體元更始肅瞻玉裕之姿崇德計勳肇錫朱明之服宗支襲慶國本奠安

中賀

敬惟殿下英睿夙成藝文天縱清宮朝邸朱虛之功爲高審俗迎郊孟侯之賢允似受介福于王母繼明照於四方維軍國之樞機實政化之彙簫名倡百辟兩儀正而五緯齊德和萬邦九穀熟而三農足某等職叨掌綽欣觀揚庭紀王子之吹笙有慚斧藻歌堯民之擊壤願廣丹青

賀皇太子受冊牋

代宗正府作

威德動天誕受元良之冊萬邦爲憲悉資文武之賢政本增崇皇基鞏固

中賀

敬惟殿下圭璋王度黼黻聖謨整齊乾坤指揮於旋轉之頃肅清宮廟怡愉於定省之間亶惟不世之勳庸舉非常之典某等職司宗籍欣觀王綸磐石既安願上則百斯男之頌權衡允稱克成曰三有俊之功

賀皇太子正旦牋

爲都省作

曆起上辛啓自天之申命歲行維戊瞻出日之重光萬宇薰陶九域滂澍

中賀

敬惟殿下功調玉燭政察璇璣宴錫龜臺密承歡於王母仗移鶴禁親奉壽於神堯維春之祺有秩斯祐某等導迎嘉節贊詠清時候銅琯之陽和式占泰定望青宮之葱鬱允協震亨

賀千秋節牋

代太保府作

月映彩雲慶仰猗蘭之瑞令行青陸書占玄胤之祥維春之祺粵上斯已

中賀

敬惟殿下宅心聖學匡力皇圖廣邦家太平之基澤窮滂澍察天人同心之理下逮芻蕘仁孝合名中和叶德某等展儀敷旦俛首叢霄壽考萬年敢陋千秋之頌本支百世願陳大雅之詩

賀千秋節牋代詹事院作

甲觀畫堂仰紀吹銅之瑞瑤山玉彩特書主鬯之勳維莫之春初吉云已中賀
敬惟殿下蒼規體德銀漢儲祥七政之有恆實循冬夏消羣陰於交泰爰法
坤乾與鴻文以闡基握龍圖而佐運兩宮定省雍容化日之長四表謳歌瞻倭
前星之耀某等具寮無補感旦有光奉曲水之羽觴齊呼曼壽探泰元之神策
允謂延洪

賀皇太子正旦牋本院

青規紀曆甫開嗣歲之祥蒼震布和懋協少陽之象自天申祐與物爲春中賀
敬惟殿下經緯人文權輿政治三朝交泰聿嚴威禮以奉觴四德尊乾行美成
功而瓊玉卜稔已符於祈穀登賢深味於拔茅慶洽宮闈仁施寓縣某等叨塵
顧問欣親亨嘉聲徹鳳笙仰非霧非煙之瑞班隨鶴駕歌重暉重潤之詩

賀皇太子正旦牋爲都省作

歲正璿璣丕應震亨之象春先寶曆允符泰治之祥絳闕光華青宮葱鬱中賀
敬惟殿下道隨陽長德與日新玩易中行密包荒而塊圯法天繼照永主器以
彌綸稱觴前殿以承顏侍宴瑤池而受福某等禮成鶴禁敬謹薦趨祈穀躬耕
預卜金穰之兆頌椒介壽欣瞻玉裕之姿

賀皇太子受冊牋集賢院

明堂辨儀哀對重輝之耀昕朝發冊丕昭上嗣之賢宗社枝寧幅員驪慶中賀
敬惟殿下孝仁生稟禮樂夙脩一人元良羽翼靡煩於商皓百揆時序英威共
仰於秦王鶴駕之仰日三鳥輪之光明兩某等叨塵仙館末綴臚庭瀛水汪洋
望瑤山而親切宸居蠶簾瞻青路以陪從

賀皇太子正旦牋集賢院

大曆更新叶皇祖建元之祚少陽正位隆神孫承嫡之基百辟是儀五辰攸敘
中賀敬惟殿下應乾作命受震行仁嘉禮告成歸妹祉吉之象外朝佐治同人
文明之祥日就月將而緝熙小往大來而分類某等肅瞻玉裕謹候青燁詠歌
重光紹天休而繼照彌諧庶績占歲在之有年

賀千秋節牋國恤未餘月百司皆擬賀表非禮後不進

電繞斗樞允昭甲觀之瑞日昇賜合行受明堂之朝宗社底寧神祇協相中賀
敬惟殿下欽文師古剛健法天或躍在淵龍德合乎中正永言配命龜圖闡其
延長仰震夙之非常審傳付之素定某等肅瞻睟表獲際重光聖孝有加羹牆
之慕彌切民情共戴岡陵之祝益虔

賀千秋節牋本院

心居天位前星耀於明堂卯爲春門大電騰于甲觀威德集福至和儲祥中賀
敬惟殿下體仁法元師古合道溫恭事帝密贊化以生成問學積躬益緝熙而
光大嘽選黃髮之彥庸佐青闈之規如日之升降年有永某等肅瞻英偉虔祝
簡穰輯往則於瑤山一辭莫措採賜齡之金篋曼壽是期

賀千秋節牋爲都省作

玄駢發祥丕顯吹銅之瑞蒼龍協紀式昭主器之符紫禁懽騰璿源秀衍中賀
敬惟殿下溫文秉度仁孝積躬侍宴瑤池令德令儀之可述問安內寢正言正
事之足聞如歲之春自天其祐某等導迎穰簡贊詠中和瞻出日之舒遲重光
允繼望彩雲之葱鬱曼壽是期

賀皇后正旦牋本院

王春謹時肇正內朝之治帝曆更始益嚴中禁之儀與物咸亨自天作合中賀
敬惟殿下矩循內則言法徽音關雎詠歌禮避乎蘭殿之貴卷耳思念頌取于
板盤之文稽陽德維如歲之初考陰教曰履端千始某等清班接武敷旦趨朝
日月並明願上千萬之雅壽天地交泰載歌元二之太平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原
书
空
白
页

元 袁 桢 譔

啓

上王尚書

伏以瞻望聲容幸有登龍之舊披陳悃悃無吐鳳之長圖鼓勇之新功冀鑄頑於大造掃門受業械櫝致詞切念桢生不逢時長始知學伶俚素緒綺襦紉袴之習無聞零落青編漆簡汗書之藏曷見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豈宜束之高閣操觚而歎詎秉異心倚柱而歌終持正色胸臆結約肝膽輪困惟其用拙於今將欲脩名於後載惟宏博世號殊科夷考哲賢咸稱異數當紹聖之首創蓋以窮經爲先至大觀之重刪乃因代言而設唐朝疎略故退之自笑其俳優宋制精詳至文公欲加以深厚維較藝於詞苑杳若探丸難置身於書林悉同畫餅苟非討論於暇日孰能敷奏於一時爰取舊規各成要覽涼水之尚德筆纂金梓義山之好奇文編玉府初學記資驛人之屬對稽古編假進士之試文博要之粹於丁年統類之塵於乙夜斯皆品節之效可爲區別之模然獨此書實難其例千門萬戶恍焉莫知所之六律五音聞之不論其意至若寢門路鼓遂成君子之欺御庫神弓終藉老兵之對望洋之歎浩浩測海之智囁嚅一物不知過亦多矣兩端而竭恥莫甚焉信知梓慶之巧專益訝庖丁之技異伏惟內翰尚書先生南州元老故國重臣望壓縉紳聊復浮湛於閭里文驚華夏未妨談笑於江湖恥申公之蒲輪便管寧之紗帽樹人爲急獎士尤先子誠齊人後以郡邑之富波及晉國化其潢汙之卑是用忘揣顛蒙惠微恩育鉤玄提要在明公爲壯歲之筌蹄糾繆繩愆於後生爲百世之模範儻獲書傳於琬琰尤當襲藏於中箱與汝共之深議中郎之隘非吾徒也尚祈夫子之憐欲報無從未言先愧

謝王尚書

拔叔度於幼童深慚非偶執李膺之下御竊喜同時敢緣擁篲之恭庸致摳衣之請衰褻語重茅塞心開伏念桢才實滯頑心尤退縮經箱塵寂莫逃家丞庶

予之譏藝苑雲蒸鹹駭翰林客卿之對深恐凋零於冷譜固書論索於陳編志不能以過人識不足以廣聞戴盆望日勤無補於三餘坐井窺天智有鄰於五技衡門感歎斗室屏營然而切觀盤盂之書致戒必謹章弦之義繕性尤深苟非取則於古經曷足振名於來世虛心實腹學始類於安弦閑邪存誠念實同於執玉反觀典學之成訓爰採遼志之嘉名輒布請祈方虞僭躐豈驚駭已下尚希一顧之功然爰居何知遽享九奏之禮寒窗展玩絢今虹蜺之章素壁高張森然神鬼之護論深藥石字重璫璣已三復而各消終九思而感併此蓋伏遇某官言爲楷範道蘊經綸化閭里之澆風愍管輅之弱息至誠樂易許傳新著之書雅量恢弘不棄一偏之士遂令少賤屢獲親承桢敢不躬勵前聞仰稱春秋之筆恪遵明訓益加歲月之功永依師門以堅壯志

與陳無我論樂府

伏承下教垂示雅詞退揆疎蕪敢居品藻復緣明命之重庸誦謏聞之迂執筆覲慚通函偃伏切以陽春白雪之唱和者固希清廟朱弦之音知之尤寡歷觀樂府之傑出悉爲詞林之緒餘良由萬物變化之愈多抑使五采章施之匪易龍文被寶鼎雕刻益精天馬駕鼓車低徊滋窘貫珠之音空在累黍之器莫傳吐角含商孰分其清濁析宮合徵莫辨其短長俚歌日煩古調幾廢留連桃李習晉世之風流淒切竹枝傳巴人之羈旅江南腸斷之句誰足近之涼州意外之聲今無是也風聲鳥葉當由動植之可通霓裳羽衣徒詫神奇而自眩捨陽關三疊之清怨變南鄉九闕之狹邪樂意生香寫天機之妙理山光水色換俗子之凡容彼誇刻鵠之工詎悟承蜩之解精義無二至道不煩靖言思之孰可繼者伏惟無我學士詞華泉湧言吐冰清飛星急羽之秋文傾上幕投綸沈鉤之暇興滿南山每希白石道人之雅聲以成黃絹幼婦之佳制雪兒低唱未多學士之風高墨客廣傳益見咸陽之紙貴桢尊聞唯謹快觀尤先用鹽洗金珠未明於物理以蠹測海徒竊笑其心思狂斐莫裁涵容斯幸

回宗人袁慶遠教授

同源分流夙感陶公之詠劬躬薰後每懷韓子之碑均此靈根裊然望姓切以

經術基於博士衣冠威於司空名節爲天下高言非其過歌詩著先人跡時與之俱念鼻祖嘗客於上虞而耳孫分胙於越土定居鄞水占籍開封西湖之佐蘇公風流儼在明招而從太史文獻有傳光于淳熙錮在嘉泰父子同館繼廣受之矣談師生並朝陋禹宣之異禮京兆踵河南尹之祖武成均慕光祿公之家聲藐焉遺孤承此玄胄正倫之妬諸杜鑿地何心子雲之亡宅揚沂江有考車書一致江海相逢豈無它人因以合譜伏惟教授學士摘詞展世敬業守儒謂鄧林之廣數本於一木探岷嶓之無底散作羣川田歸於齊良非得已爰絕於漢或曰未然驗賦形之不齊審受氏之有自處祧唯謹繫世是嚴然而內舉避親昔者之邊幅合族戒令先王之準繩愧鷺鳩之圖南憫騏驎之伏櫪義之別王述趣乃不同康樂之愛謝莊心誠有得極偶緣鉛槧久汙絲綸傳呼欣大小戴之稱臭味鄞南北阮之駭部室而得明月當道而逢夜光百世不還揆宗支之非遠異姓爲後幸譜牒之可通敦敘攸同參承伊始永懷繡緒曷罄敷陳

謝閣學士

東觀英游久欽諸老南州俚士獨守陳編念相望之邈然知無因而至爾何期銓鑒俾預薦揚惟清切之司存實作成於俊乂王言之制曰七史官之長有三風動四方必訓詞之溫雅詔垂萬世在書法之簡嚴維班馬之良不能繼獲麟之筆而燕許之體難以推倚馬之才藝不兩能物無全美筆則筆削則削非曲學之可爲見所見聞所聞恐直情而難致古有斗米而作傳近多千金以致詞好惡成一己之私褒貶失當時之實掩長卷以竊數抱遺經而自娛故魏收以輕薄寡才咸稱穢史王通雖隱淪不仕獨著元經方今偉績無前太平有象大禮略封禪之記純誠汰郊丘之儀聲教萬邦文質二代追皇猷創業之永傳丕基嗣服之初必屬鴻文以揚駿德彰施作繪極妙巧於羣工難比成音合天和於衆耳拔犀之選非易聚毛之長亦難如樞者學不逮人志徒師古獻漢家三雍之頌庶或可能續周書王會之篇良非所任揆小材之雕鏤幸大冶之作成忘其顛蒙倍以踴躍茲蓋伏遇某官儒林冠冕文數準繩桃李不言以成衆芳

之春松柏後彫而貫四時之氣官僚懷簡載籍肇新爭名於朝難後來之居上脩身以道匪平進以依流深虞同升之譏上辱大賢之舉幸相知於氣味迄無假於聲容猶敢不益勵討論上酬獎拔求識李邕之面當已有期效彈貢禹之冠不幾於贅因風輸感執筆寫情歲律云更神休所屆庸致茵憑之禱密調鼎鼎之和

賀鄧善之應奉

茲審諱徽臯比班登龍尾早居三字極鉛點之光榮爰作一經萃縑緗之芳潤朝端色動江左文明切以詞章之體與政相通禮樂之宜隨時斯舉誠少近古于以酌今釋訓聳牙固難返殷周之威委心綺靡殆有鄰齊梁之風山東之詔令溫然河西之璽書炳在往者諸賢不競故老云亡撥拾成言編聯牘語形模近巧難逃脫擊之譏刻畫傷和殊近鏤冰之累徒畫虎以類狗強令驚而隨難事非偶然時使之爾念欲復還其正氣抑嘗深探於陳編然而木人石腸難以語經綸之事河目海口要當歸黼黻之才請誦所聞無出其右伏惟某官清言古瑟雅製方壺冶百鍊之金而成雲雷之奇合八珍之味以調薑桂之美當下帷之多暇每傾蓋而劇談意得忘筌神閑紙筆船容萬斛果自致於水中芝產九莖宜載歌於殿內夙嘗相勉今匪共諛倚馬才疎屠龍技謬歸來之詞莫擬遂初之賦或尋話茅舍於玉堂當虛遠想謹蔗漿於金盃冀保天和傾向之忱數陳莫既

壽鄭潛庵

茲審玉宇金明蓬壺瑞藹數環六甲堯年已合於上元福擁三千申旦適同於浣九江湖相慶樽俎交歡伏惟內翰學士鬱鬱澗松昂昂野鶴辨排堅白共誇麀尾之清言書喜硬黃猶習蠅頭之細字方窮太始之理以與造物者游陋絳縣老人之年讀清溪道士之易踏龜殼而一笑持蟹螯以高歌夢繞故園壽客相期於晚歲情親近局麤生肯負於良辰橋傾接維新板援實舊黃絹幼婦之詞莫擬子墨客卿之賦未能八千歲爲秋願致長生之祝六十養於國佇看優禮之加薄物助誠副械瀆聽

回交代潘檢閱

誦子墨客卿之賦竊有激昂聆諸老先生之言深相推挽審珠玉之將至愧棟
枘之在前慶牘未遑巽函先枉伏惟內翰學士冰壺貯月水鑑懸秋下帷受徒
有屹屹窮年之趣閉門樂道無憫憫望歲之憂追北渚之歡敬覽東齊之形勝
斧藻樸素丹青炳靈相如封禪之書直識其陋賈誼治安之策尤謂可侔濯纓
益振其高風結綬良非其雅志金馬門之待詔有類俳諧白虎觀之談經亦幾
糅雜維茲冊府宣號詞林寶書如山汗簡若東方偃武修文之盛乃立經陳紀
之初候日影於松階詞容潤色瞻天威於芝閣議許討論匪慎簡於英髦曷專
美於治世除書一下輿論僉諧榘學匪適今才不逮古重以簪纓之舊猶工鉛
槧之勤泉石寫心比元郎之漫仕山川感興追杜老之壯游過廬幼婦之辭重
託聞孫之好有憚其旨不知所裁

回冷教授

仰南州之喬木美蔭獨存望西山之慶雲英光猶在居然傾蓋之幸辱以投函
之謙斧藻溢情丹青炳目切以取士之岐不一用儒之道實高賈誼少年憂國
之策尤著馬周逆旅入對之疏密諧法如牛毛賤若魚目將望然而引去寧挽
之以必來方今人文交脩禮樂備舉金馬碧雞之頌可被弦歌赤麟白雁之祥
宜書竹帛孰爲稱選會謂當仁伏惟賢良學士溟海扶搖清秋沆瀣圓冠方屨
儼魯國之舒徐漆簡汗書補羽陵之疎略寶氣橫鬱天葩奇方按軌以徐行
差登途而捷進青氈舊物行廣高門白水同心益窺雅志幸雲龍之有應成針
芥之相投遺以十朋之龜賁若連城之璧有味其旨固難和於大羹無德以將
敢亟酬於雜佩銘膺感幸占對簡蕪

賀吳編脩

茲審疏青汗簡錫寵身章史官之具三長英髦慎簡聖經之法五始盛事特書
荷針芥之偶投慶雲龍之胥會編脩內翰篤志精白結交老蒼審黃鐘於希聲
灼知律呂嗜昌黎之古味允適酸鹹維懷寶而深藏終待價而一試筆耕云舊
學殖焉窮樛師友川流獻文日墜喜而不寐類文子之同升樂以忘憂慨宣尼

於往昔斐然贊美薦以效規

壽貢仲章

月暈虹蜺謁南嶺之五色春浮花柳揆東作之平分卒彼玉人瑞茲寶運伏惟
某官池塘逸興金石流波懸弧表四方之心遠游結駟落筆擬千古之作長歡
彈冠愛東方之偷桃專北門而視草蓋將旬五日而後返抑亦一千歲以來歸
櫛善頌莫陳雅游屢接沈香亭北行催芍藥之詞白玉堂前愧伴梅花之直薄
儀侑祝副穎濱清

賀鄧善之脩謨

伏審儒林著望詞苑食賢超近署之清班贊中朝之元化光膺異數允際重熙
敢緣肺腑之私庸寫胸臆之蘊切以王言之制始分於唐人文之精特感於宋
故便於宣讀者必資諧叶而直以訓告者當務簡嚴作者數公流爲末派學疎
而才勝每師浩汗而失於蠲疏記贍而思遲必慕數腴而拙於裁翦鸛鶴不續
蕭蘭莫分蓋洗金以鹽當研物理而攻玉必石有假朋從歷年滋多此道不競
藏名淵默莫窮龍虎之變騰處友善柔徒欣牛馬之奔走望風隨其臧否疾才
撫其短長有符東晉之清談自謂西都之舊作昔君實不爲四六語未嘗失朝
廷之尊而溫伯輒草廿二麻豈害爲錢穀之吏必此爲士其何敢言然作新斯
文是在吾黨復古之道誠惟今茲起八代之衰昌黎固專其事振五季之弊師
魯亦預有功樂在羣居道無孤立伏惟脩謨學士丰姿凝湛雅量豁深大音希
聲儼一獻九奏之意玄酒不和成百拜三行之儀中和養其本根英華發於情
性譬若夜光明月衆咸以爲寶珍珍方之威鳳祥麟人莫窺其形狀陳太丘之容
衆王茂弘之盡懽以爲黼黻帝猷曷取竟寧之事丹青神化獨追正始之音樛
幼講門功早親庭誥探諸老之源委不知者謂得異書道前賢之心期無聞者
猶譏曲說懼廢三槐之緒聊希五柳之恬爲可汰之技官守不求之機論要斷
傳後寧寧敘遷欣覩除書缺脩實記幸燈火平生之舊道江湖相忘之言人皆
曰賢亦既遂彈冠之願老而能學當益思炳燭之勤敢效頌規斯爲處與

回趙太社

伏以登燎扶朝陽之光敢居谷藻贈昭得明月之報庸謹襲緹三復先猷重陳素款切以屬辭比事匪違魯史之舊文微顯闡幽允正周王之大統無傳而著惟道是明然而獲麟之箋有鄰神怪矢魚之訓詁止觀陳紛然賣餅之譏叢爾垂旒之喻泥天正於長曆循夏五之闕文郊用辛而非長日之時禘尊祖而維園丘之謬清言何補墨守徒矜投膠澄百尺之渾引髮舉千鈞之重首勦咬趙心學邵程義理精明賴先儒之啓迪權衡輕重資前哲之贊揚嘗窺西周之簡編深陋後王之典禮致太平者猶有羣議言五伯者殆無全人廢學熙寧卒致爲戎之數尊王慶曆遂多刻吏之嘲人物眇然年運而往伏惟大尹學士山林圭紱煥火詩書返袂高歌法天時於五始下帷坐授悟人事於三微載惟先正細氈奏對之書是爲後學青箱纂輯之式集孤於腋端有假於翼成洗金以鹽夏永慚於癡索樞困學有志強仕無功百年雁塔之聯登季世龍門之未至變胥卑隸捫心有感於同時管鮑交朋掉首未逢於知己翕然針芥終以絲蘿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豈無好學二百四十餘年行事聿覩成書擁篲以陳袖函非禮尙祈矜采俯賜鑒融

回趙太社鄉飲

習鄉上齒咸推大里之典刑隆禮尊賢幸屬貞元之耆舊矧蟬冤三公之地在臯比一變之功人物眇然年運已往於粲雙魚之牘孔昭二馬之期入學祭典脩願廣太平之盛觀升歌主人獻敢隨後進以同登

回趙太社

切以百人逐兔祗益苦心一朝解牛敢煩敏手念洛社久存於鄉約而杜陵或廢其家聲宰肉莫均拔毛不與仰止金刀之禮樂陳茲典午之春秋無以易竟不如歸趙聚飛函而禮讓堅縮袖以勞謙君子是憂食人斯幸潛魚畏餌雖自潔於水中羣蟻慕羶卒相緣於堂上其爲計則得矣獨竊議其可乎難以立談終祈臥治匏五石而無用其果不能粟萬鍾以何加顧茲可陋僉謀懇切童瀆矜融

壽徐德剛 七月八日

涼生兔子瑞應麟兒玄祖流芳歲遠猶傳其玉硯黃姑停宴夜分端俟於銀津家聲之克振可現宅相之深期有在摘陳人愈拙妙語莫工望閭里之葱蔥阻舟航而耿耿九五一曰壽願益窮皇極之書四十不動心矧已開中年之衰薄儀侑祝善頌增情

謝程承旨

爵人於朝已甘遜避譽髦斯士忽被選掄小己惟驚大鈞有自切以王言之制炳若日星帝令之行潤如風雨三代訓誥誓命之作理雖同而體實殊累聖歲月日時之編事若近而書貴簡簡嚴足以成信史清切然後爲人才非甚長藝莫能擅皇明啓御文治與圖漆書汗簡之奇來者不絕金泥玉檢之陋卻而未遑寬大之詔數頒遺逸之聘屢舉宜得鴻碩以贊雍熙大鵬乘風乃鸞鳩之斯集長鯨失水顧螻蟻之所凌憫涇渭之孰分慨薰蕕而同置拾芥而取青紫彼謂不難相馬而視玄黃曷云有遇炙手可熱涌氣如山生能齊言豈莊獄之所變恥與噲伍何淮陰之過高惟末俗之實繁斯南士之不競難明有照渙汗聿新鍊金於陶冶之餘煮海於剛鹵之後聚毛雖翫擢象是精懸水鏡於廟堂今茲選衆審銓衡於臺閣夙已簡僚閣巷駭聞江湖翹首摘之不佞人能具言性褊介而弗通學固陋而無補少承諸老欲窺龍馬之祕圖晚效一官深愧蟲魚之曲學守西樞之遺緒望北門之後塵侍坐松階占對或言其可教散襟茅宇倚歌人數其太迂雖漸殺青之工僅免尸素之誚既云美解寧敢強留蒼狗浮雲幸逃物論白駒過隙謂失事機蟻久屈以奚伸鴻已飛而何慕私以恤緯之謏見敢言出綽之舊章知之非艱試可乃已泛觀唐世歷攷宋朝元白才高必授題而方拜歐蘇望重免給札以卽真誰謂秦無請從隗始惟智行其無事於人何所不容然而爭進駢肩一免詎堪其百逐旁觀袖手前禽終失於三驅彼非招而不來羌奚爲而遽集議由鷗閣功在鸞坡此蓋伏遇某官間世宗工先朝元老文諧律呂八音振而四懸成智合著龜六虛周而三極建旣任棟梁之重彌深參朮之儲謂立賢無方當視朔南之員幅凡成人有德豈拘州里之遠退夾袋初騰青豔已復摘蒙恩若是圖報謂何欲酬國士之知願假客卿之

對承明三入莫能書赤麟白雁之祥滄海重游要飽識紫鳳天吳之異寸心有在千類莫殫

謝李承旨

云載辭榮已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氈三已何慚重來有覲切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慎密而熟於憲章尙精敏而達於事勢欲取個儻絕羣之士將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違寡言之人必致脂韋不稱之弊原昔養才於館閣之地蓋當責效於廊廟之時文治日興皇猷淵默委諸元宰予以彰衡石之無偏詢於輿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慎蘭乃僚肩摩足累之徒揚鞭而避巖棲穴處之隱接淅以來矧聲教久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於蠻貊拔茅以彙采葑不遺有如苦窳之蹤亦預陶甄之選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威德格天高宗之得傳嚴營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存益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其代予言惟宮府一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願因知己庸敢竭愚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方今輿地紀載悉歸于梯航觀闕會朝相望其冠蓋東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安救愈多則姦嬖之滋幸理錢穀雖號爲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樂實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尙敦朴素以去奇衰言舉斯心可運諸掌然文感必有武弊而陽長尤懼陰來積薪憂燃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箸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壹其酸鹹成錦易工其妻斐有懸高鑒奚假謏言摘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而同傳敢謂未然爲瓦注以自怡不幾於似當朱門炙手之日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懸衡遠山中之樂思蒙乘傳非所據以屏營投止操觚將何爲而報謝念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循牆深愧於素餐曷稱擬提惟肩樸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衡宇載瞻形稚子候門之夢寐願安靜退以盡感藏

賀曾提舉

茲審望領儒先道光王化宣尼乘桴之意豈果居夷夷幼安度遠而還殆將易俗

登瀛可俟機舟以須伏惟某官妙思春雲壯懷秋水掣鯨魚而游員嶠奇觀畢陳踞龜殼以挹浮丘妙言合奏身寄神京之陸海胸藏東壁之木天允讓居中詎宜補外櫛屠龍技拙倚馬才疎詭御以告王良則云豈敢執鞭而慕晏子尙或可能不腆儀羞無文敬在

招俞光遠入塾

七歲入小學幼儀深著於曲臺三年通一經俚諺敢誇於東魯先猷滋遠穎識無聞空多老翁不量力之譏莫慰大賢願汝爲之意伏惟教授學士矻頑妙手注巧良模樂矣誨人陋孫寶之避舍幡然就道知李耳之入關談經排狗曲之嘲挾策恥兔園之固以身徇道初何愧於古先辭富居貧益有規於雅量尙煩負劍辟咤之訓以成灑埽應對之儀虛左以迎側躬而俟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

啓疏附

元 袁 桄 譔

回宣城郭教授雷煥

江左諸賢夙慕敬亭之山水洛中九詠肯言京邑之風塵擔簦而賜壁一雙馮軾而下城七十奇節矯亢高名激昂伏惟教授學士藻思春雲丰神秋月子墓隱几立言深愧於炎簷林宗整巾置論匪鄰於危屢脫賴悟折衝之敏發矜窮肯綮之情流涕力疏於治安多病恥陳其封禪懷章宿邸知富貴之有時妻孥入關審功名之可卜方感世與賢於郡國詎長才抱道於草茅雲龍類從溟鵬運徙遴選金臺之彥孰敢居前深藏寶劍之篇豈宜緩後方爭求而識面謂鼎來以解頤顧懷刺而卻行將舉扇以疾避長箋鯨鯢部室珠輝棹學殖塵荒經舍德墜儒林丈人之源委老矣士傳子墨客卿之詞華終焉自失每念空餐而增戾誠思拔茹以避賢位卑語輕望淺任重吾徒掌帝之制弗稱絲綸君子贈人以言有慚斧藻永繹其旨不知所酬伏希亮察

答郭山長

家近神山那有望瀛之想祿尸玉署每慚玩歲之羞將賦式微之歸忽膺連茹之寵捫心悸惕揆分僂踰摘智不逮人器非越衆老而能學永希先世之勤樂以忘憂欲述聖門之志考茲盛代尊彼儒流選部推毛之精崇文拔犀之舉謂南士後至難效盧前而靈胄遠尋所宜隗始白駒空谷振驚西雖有來琳瑯之書彌重錦繡之段客師之遇跛男子似若倒之汾陽之許謫仙人于今驗矣龔藏是謹傳誦惟驚

回府學觀禮

瀛州清切甫賦歸休泮水肅雖適嚴秩祀方謹陪庭之儀注遽承異牘之詞華進執豆籩升聞金石惟素王道德之懿合蒼姬文質之宜謂巍坐光榮不幾淺陋而成令炳著斯爲故常深嘉絮己以作新共企傳恭而復舊奉璋相事敢居髦士之先執禮導前難免邠人之誨

答朱生

一還故里分安野鶴之間三入承明衆哂黔驢之技櫛髮淒其已化捫心省以獨慚粲然霞裾申以冰蘭部室獲兼金之耀衡門駭纖翠之奇伏惟賢良學士汗簡功深章編思切議詞章之弊肇於揚劉發騷雅之幽擬於屈宋單出雜比爲律呂五采一就分等夷靡然變藻績之工緯矣成瀨噩之古然而明理者鄰於直致脩辭者萎於曲裁謂箋記止媚上之文能之實少而制誥得儼衆之體作者猶難摘金匱世官青箱家學嘗自處於木雁深有所晒於土龍史乏三長敢述馬班之制作經迷五始莫推咬趙之淵微事與願違志隨年往幸覩清脩之標度得據磊落之襟期針芥有投漆膠彌固贈以繡段拜難亟以莫辭酌彼金疊禮未成而先醉輪囷有感厓略是酬

回楊編脩

綴班玉署帳諸老之川流晉秩金華撫微躬而涯返選由鼎彝事駭摺紳方虞按劍之疑忽荷遺珠之贈伏惟編脩學士文裁錦段思湧蘭絲目無全牛論固輕於餘子智專老馬語或齒于陳人每憐炳燭之勤能破炙轂之辯嗜同昌歆玩比懸黎既接壤於片雲復盍簪於中禁事云有幸時不偶然橋久困京塵宜收朝蹟望蓬萊隔弱水肉羽難勝歸鄉里授諸生丹心尙炯敢因襄拂庸寫推藏

賀臧戶曹七十

光分華旦瑞啓希齡兕觥以躋公堂允資神贊鳩杖而游鄉校實賴主維人瞻壽骨之有傳天挺蜚聲而彌壯棣陪游再世壓繫一官望廣顏之彭錢雲煙縹緲想脩容之姑射冰雪湛凝循慶薄儀別陳副楮

回韓知州

伏承劄翰俾篆碑額詳讀再三莫殫萬一靖惟先正按察相公智謀超俗勇略立勳東西戰壘之出奇左右屯田之擇便矢穿楊葉形弓昭大帝之恩斧破豫章金符儼百神之助烏府藹澄清之譽紫樞彰鎮靜之謨薦士惟公共擬巨源之識量聽訟以理未夸廣漢之精明至若更異代而振家聲以孤兒而傳宦牒

績爲罕匹人所難能編摩已著於穹碑揚厲宜歸於汗簡伏惟節使相公窮神述事立身揚名繼世象賢牧守之任相接爲政以德撫字之念彌加安陽之圖譜可尋潁川之風猷如在昔聞惟二今見其三某演誥罔功拙書無補龜趺屬鼎幸附驥以託名螽尾參差願濡毫而作傳尙賒參觀統祈鑒融

壽史允叟

數周甲子壽開絳縣之年瑞後中和慶萃金閨之彥槐堂馥郁榆社歡榮伏惟某官服食頤神希微養智撫松筠而閱歲霜雪不移調茵鼎以樂天煙霞自得方將友安期於瀛海揖子晉於嶽山坐觀盛衰笑視今古招邀親黨願成二老之風流約集耆英共繼九賢之真率渾儀俯祝副楮別陳

荃甥定鄧氏

西州勝士久欽翰墨之芳南國故家自笑冠裳之冷幸託根于外氏獲聯蔭於清門不假揄揚遂諧婚對伏承某封

德參女史訓服姆師從子公塾習

有童心才猶凡品每慚鐵鑪步之誚敢意玉鏡臺之緣敦義有加申盟無數陳不腆之幣爰以敬初叶和鳴之占永言綏後臨風瞻倚執筆感愉

趙氏請婚代作

明珠當道愧無因而至前幽蘭深林敢不採而自佩庸假蹇脩之力允諧懿氏之占伏惟某人朗鑒冰清義襟河潤品題吾黨合閨里之衣冠繼藉斯文振家庭之詩禮有懷聯事歸擇賢宗不煩千金之致詞端藉七寶之合月翠屏宜晚行參羣從之游白水同心益覲片言之助輒干將命恭俟報音

長女許適趙氏

西府垂芳遺編僅守北門視草一疏獨高興懷二老之盍簪屈指故家之傳笏前言儼在嘉命是恭伏承令姪同知壯慕直清任版方堅於冰蘖而摘長女某幼遵婉婉閭儀繼習於絲麻眼空餘子之隨羣人議乃翁之擇壻察其素履終以淡成萬里遠歸自訝子平之拙百年偕老願諧敬仲之占腴禮莫酬副書以載

次女許適趙氏

伏以漢庭甲乙曩已託於同年商邑後先適相符於十載仰止青雲之素歸然喬木之存施于孫曾成爾姻婭伏承長令嗣學士思深象管譽已藹於階庭而摘第二女某工謹鑒絲織繼遵於閨奧末習競夸其侈靡吾徒宜守以儉純此道清風斯盟白水仕非爲貧也願早觀金題玉躔之奇言得無詎乎已預述竹筭練裳之簡有嚴報禮庸謹副楮

回余氏議姻

成季之勳象賢是嗣有嬌之後教順惟慚念脩程方歷於冰霜而賤跡幸安於田里事適相偶時何敢違聿來金薤之華申告瓊茅之吉悉蠲繁縟以奉周旋直道而行固官箴之攸謹外言不入在樞輦之必嚴匪惟弱息之有歸益見清門之足法奉板輿而調鼎膳所願事姑入玉堂以復家貺敢云傳壻莫據喜臆庸致規言

季女許適余甥

百年事契仰止高曾再世婚姻施于姑姪念造端於幼歲獲締好于今辰允自氣同抑光肺附伏承令姪灑掃應對久遵壽母之規摘女保抱攜持夙賴大家之訓展也衣冠之緒凜然弓冶之傳人亦有言吾爲此懼魯衛兄弟禮已判於立談秦晉舅甥事益難於坐視勉焉亢植稱爾獎提

叔女許適史氏

秦晉甥舅之國論世可知朱陳嫁娶之村披圖儼在惟華閭孰比肩而擬乃衡門爭接踵以前威德有容寒宗奚讓伏承令姪孫承奉衣被儒素綺繡之侈靡聞而摘女服習女工蠶絲之精未解念游宦久塵於當路而婚姻馴致於失時立談雙訂諾金百練裳未備敢云九十其儀鐵硯可傳行奏三千之贖

回史氏聘

宦路因循莫酬宿諾相門清邃猶守舊規荷崇篤之愈加審姻婭之攸自書來尺素禮重兼金歌擇梅之詩懷惟有慊效投瓜之報愧莫可言

謹請婚史氏

元老傳宗專清名於碧沚彌甥承緒徵餘福於滄洲百年婚媾之孔昭再世姻

親而允著伏惟某官某封 內閣服習手締繡以益精而摘男辟水從游躬蘭編而蠶謹唯閱吾徒之當保何閭閻餘子之爭前謝彼濁流成是古道納採用雁欲男女之及時端策拂蠹審公侯之復始敢陳薄禮庸載副楫

牟氏招贅書代作

中年婚對每深禮本之思晚歲家聲猶守儒林之舊盟既諧於築館事宜免於御輪老矣無能視之猶子伏承令嗣學精細快才詎止於目前而某女某功謹繫絲情難離於膝下受餐願同其甘苦奉匭深謹於寒溫既重久要敢辭先施青氈硯在敢言翰墨之有傳銀燭屏開豫卜門蘭之多喜

疏

易州文廟疏

聖人之道極履載莫得而名神明之通若淵泉無往不在維上谷之古郡實陪京之奧區脫戰國任俠之風服五經仁義之訓化行衿佩家有衣冠然而揭虔妥靈廟堂之制未舉設儀辨位蠲豆之禮莫施雖像設之教啓於後人而神棲之宮見乎累代事關我輩天祐斯文洋宮作詩願同功於史克鄉校有頌豈專美於鄭僑敢不盡心聿來胥宇疊飛鳥草佇看不日之成玉振金聲共享無言之化鄉閭樂助庠序增榮

贈陳無我凌波圖疏

右軍換鵝經不了生前之債東坡賣馬券要求身後之名然而畫餅豈足充飢須信望梅亦堪止渴菊南道人璫璣古學瑚璉雅材江漢秋風付經綸於獨笑冰霜曉歲寄漫浪於一官食苦若而論事不休坐胡林而倚聲自苦寧為雞口任刮龜毛丈夫豈願憐出門何礙平生不道乞對鏡奚慚信天公之記已成孔方兄之交頓絕雪車豪士會須奪吏部之金秋水達人寧復貸監河之粟知心理惟一具眼無雙

張玉田歸杭疏

采藥神山悟朱顏之今昨呼猿靈鷲勞清夢之去來要當青鞵布襪徒步徑歸誰信黃絹色絲空言何補弄笛恨邊雲慘澹坐窗惜江月淒涼落葉孤尊無復

金貂之慷慨古梅千檻空懷玉照之風流食肉之相已非解牛之技焉用焦桐未遇斷木自慚風雪江湖肯後當時之置驛交游金石定先桑子之裏糧郵騎驢灞上之寒遂跨鶴揚州之願膝行而謝稻載以歸燈火話平生慰老弟兄之白髮詩書娛晚歲還名祖父之青氈恩極無言情陳有覲

周可竹移居疏

借車載家具已知生理之疎騎馬傍人門可怪言辭之拙相期青眼少尉白頭可竹教授清比叢蘭雁如野鶴無殘盃冷炙之色有簞食瓢飲之安鼓琴授生徒近馬季長之標致隱居任漁釣入方玄英之品題幾經茅屋之秋風厭聽小樓之春雨烏鵲三匝鷓鴣一枝欲尋菟裘之謀難課兔園之效昔和靖處士享西湖之樂不以告人然康節先生買天津之居嘗聞醪漿既自慚於啓口要當會於知心不惜一言毋煩婁請門多長者共成來往之歡尊有賢人不廢倡酬之適鄉閭佳話湖海高風

許路教入館疏代作

道喪於千載之餘談經者逐章句之末士奮於百代之後言理者析天人之微不有淵源孰爲矩範某人學優聖域譽藹儒林光風霽月之心胸莫窮其蘊清泉白石之志趣所養者深名聲少室之山人衆羨關西之夫子得英賢而教育終愧顛蒙美盛德之形容莫殫善領卻前而請虛左以迎

趙太社刻春秋法度編疏

列國寶書慨混茫而亡紀三陳鐵櫃洞消息以深憂永瞻黍離之遷迄成葵丘之會蒼姬凜在素王是專攷牛耳之盟悉淪於誣矯推麟趾之應莫救於衰頹匪惟凡例之嚴是曰筆削之正然而隕星退鵠非有貶褒歸賄求車實淪典禮直書其事足以誅亂臣之心曲說以箋殆有若法吏之口三傳角立羣儒狐疑維昔師臣侍經白虎今有賢子紹業青氈討論無敢向之嫌文獻續問平之美年運往矣風猷儼然幼讀父書若擣珍以和於舉鼎老嚴家訓雖嗜芟猶守於加邇泯然鄉校之闕遺懼爾世卿之淪靡願廣傳於琬刻庸不墜於箕裘白首書成允遂殺青之志清門人在益章壽梓之功

戴先生刻遺文疏

羊公峴山之碑深懷身後白傳雞林之集豈較目前是以壁中之藏咸嗟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乎今者嘗忽夫近志于古者或知其非爰舉者先以告茂異剡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名激六藝之菁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溫璞以成連城之璧若哀吉金以合四懸之鑄世方尊崇老益平實夫既人慕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誰執十年之計在木庶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任是舉曷成斯文穆參軍市上之酬敢求美價蔡中郎帳中之陋徒蔽脩名

尙仲良刊醫書疏

類長沙張仲景書為十圖

欲觀日月星辰疇咨繪畫多識為獸草木具訓傳模矧左圖右書之教備存內榮外衛之微莫辨張長沙類四證以明治病之本朱南陽衍百問以推用藥之原其書雖完厥理難究爰有多聞之士聿成一覽之圖考百藥之君臣推五行之母子分弦濇於坤艮別表裏之陰陽若游建章咸旁通其門戶猶入武庫悉能名其甲兵允得於心如指諸掌欲推己而傳世必假衆以全功張廣樂於鈞天詎資聽瑩挂高堂之素壁端便覽觀共勉揮毫所期刻楮

陳晦父致仕還家疏

挂冠神武注晚歲之蟲魚歸老鑑湖了餘生之麴蘖駭士林之一見合選部之二宜喜在眉端春生足下湖西致政陳教授長材韞匱敏手斲輪破帽塵侵不辨支離之粟矮簷風急徒廣骯髒之歌為信天以無愁楊厄閨而彌老李太保亦為之惠米固以眼青蘇司業時賴其與錢終憐頭白漫浪江湖之迹淒涼山澤之瘴囊無一錢室如懸磬扁舟下吳會願共謀屏屨之賞騎鶴上揚州庶益遂衡門之樂

金陵鄭生應炎道士疏

北闕上書著詠受噴於唐主南山種豆貽言增禍於漢朝生也有涯安之若命金陵鄭生精神玉潔辭辯春霏負笈登途謂功名之來可立致下帷講道審義理之得為無窮淒涼灤水之情懷隱約金陵之夢寐將置身於方外行抵掌於

人間柱史猶龍匪宣尼之私論塞翁失馬詎莊叟之寓言斷于乃心告茲多士青精顏色深培橐籥之功白日羽翰必假刀圭之助淪盟天厭效義風從

真定劉謙父葬母疏

貧乃士之常命有拘而淹屈孝為行之本力不逮以因循歷觀聖賢夷考傳記脫驂之贈成於斯須挂劍之酬定於往昔蓋惻隱為人之固有而慷慨則世所共難謙父提舉臺閣蜚英江湖漫仕郎潛衰矣藎百璫以自怡吏隱蕭然粟五秉而誰助假牆壁以葬其先母閱歲年莫返其故居雲聳松楸難合延平之劍煙迷鄉國似隔蓬萊之山傾麥舟則蓋有其人指米廩亦當繼其事古推任恤義濟厄窮觀百金為壽之詞誠為過舉輟一朝享客之費是在勝流凡我同盟知此非僞

史朝甫鳩金疏

衰繡舊坊痛家範之羽化簪纓故物存遺址於霜餘非假熏脩曷能永遠昔梁公有廟以香火而綿長魏氏故莊因耕稼以蕪駢肯堂之志敢替居室之資孰謀矧此地號寶奎湖通碧沚四世五公之故躡十洲三島之仙蹤道氣分紅塵之鬱勝概接紫清之遠王珣捨宅虎丘之跡彌芳賀老棄家鴻禧之傳益著願憑衆力允成勝因

鞏子固鳩金疏

顏淵希聖簞瓢之樂有餘揚雄好玄觀石之儲不足道之充者身愈泰心之廣者貧益安子固經歷游藝精深養神恬靜因五行而知貴賤響若蒼龜閱千官而審威衰明如水鑑腰難折米口厭言錢監河之粟誰償吏部之金莫奪廣廈寒士之願古蓋有之綈袍故人之情今斯可矣一時傾蓋相與揮毫

奇禪師住天童疏

身隔片雲更上玲瓏高處心如止水久明清淨本源行藏不假於脩為去住靡容於擬議僉言推挽一笑承當伏惟天童怪石禪師潛雷在淵美玉蘊石法筵擊拂大辯若訥以難窮文室閉門掩息如灰而莫測澹兮守僧伽之鐵鉢寂然護摩尼之寶珠不滯一方難違衆論雲無心而出岫九稱招提水有時而回川

佇看興復祝聖主壽作天人師

沖禪師住補陀疏

平湖春鵲久居水月之上方絕岸雲深要識海潮之瑞相雖神化無形而應感在世緣卽境以示真選衆維公當仁無忝伏惟補陀太虛禪師澄源心鏡懸河辨鋒藏室眼空一滴果投於巨壑石盤手透正宗允紹於東巖對達官不下繩牀示諸徒靡煩禪板睽惟寶刹上徹紫宸香幣絡繹於道塗車馬駢闐於島嶼發乎邇見乎遠變現莫窮左畫圓右畫方應酬非易敢煩主宰庸闡招提小白花香證西天之梵語空青水影印南海之圓光顯大士功祝聖人壽

壽國堂師住廣恩疏

法王寶刹碑億劫以草窮威德佳城考五傳而必復維樞庭奉先而結構實木庵受畫以拈拮子爲孫孫爲玄初無間隔公慚卿卿漸長卒致荒蕪羣議交譏諸方竊笑伏惟某人溥洞下之旨益密爲山中之行最尊化鶴還家飛錫歸里翠浮松柏儼奇觀之舊模金透管楹增清暉之秀色祝形庭壽廣綠野恩

南湖十六觀重脩疏

想逐心生由思爲而攝以觀行隨誠立積空假以歸于中推西方清淨之樂邦解羣生昏垢之苦海法智尊者開講席於是山介然比丘輩化境於此地十六觀室烟銀樹之光明八千由旬儼紫臺之芬郁坐無虛位儀具清規魏峨髣三聖之現前拱衛恍諸天之如在若茲妙所允勝他方壞空乃算數之循環變幻成劫灰於瞬息睽維名郡素號相鄉信士孔彰法身不昧陳諫議以筆墨爲之翊贊史中令傾金帛盡其莊嚴古與今同事由梁錫掄榘於澗谷采丹蘂於陶鈞蓮花湧七寶之池貝葉集諸香之案雲與膚寸徧龍澤而有年毛積毫釐成孤裘之無價以斯功德作是因緣庸報皇恩咸增佛果

永禪師還定水疏

百年得意大槐宮真成一瞬千載還家華表鶴今喜重來山林以之鎮浮松柏爲之改色去留何礙出處無心東州老禪骨格老蒼宗玄真淨沙盆之破已補佛法無多寒厓之倚如春機心盡掃厭聽蕉窗之點雨竟歸茅屋以看雲塚間

之約遠忘庵外之事漸識微我弗顧盍歸乎來一宿閣中寧許當年之掉臂三生石上會須今日之點頭水已歸東車容虛左

儀師住天台飛瀑寺疏

如來四十二章已成經論天台萬八千丈難與度量爰開祖庭以揚教觀天台飛瀑寺儀公講師心懸水鏡辯兩天花跨遠道以獨游觸縹緲而無染方且寄吟詠於畦町之外追談笑于江湖之間惠動來京師歐公嘗進而與之語文暢游河朔柳子亦序以壯其行二美適同羣言允慨挽之不可去矣奚求飛雪懸厓拾枯薪而煮茗清風夾徑對明月以倚松迴絕見知益增定慧

真禪師住定水疏

古人冢間樹下是大道場彼處山色湖光乃真長物雖三宿恐成知見然一擊終有本原飛錫肯來虛車以俟真公長老松源嫡嗣竹閣儒流大庾嶺擲衣了無諍語雙峯山舉拂允謂報恩臥白雲以送千帆之飛卿清泉以展一鉢之供爲仁由己斯道覺民今年貧勝舊年幸尙有卓錫之地東澗水流西澗儼相望埋玉之阡壽祝三宮道參七佛

寶林塔重建疏

如來以不二心作浮屠相至人以無縫手成窰堵緣睽茲寶林名冠東越平地湧起寶許玄度之勝因茲山飛來有徐會稽之妙句徐浩詩茲山昔飛來今有聖本留寺中雖佛燈之相續奈劫灰之屢更萬里有行七層儼在中殿記靈山之會已爲天下之先康衢歌擊壤之謠共效封人之祝雖云具足要在合尖願力精專等童子聚沙之戲神通博謝育王使鬼之能舉筆生風成功不日

東嶽興造疏

三宮空洞之中上通寥廓四海幅員之廣實有主維古稱岱宗仁並天帝伸爲神屈爲鬼端倪去來生者養死者藏必資旋轉三千餘里之太嶽七十二司之真官爰謹鳩工用嚴象設居士垂鶴髮而成勝果詎止一年懷州號龍興而闡珍符永祈萬歲丹青之費雖廣黑白之業可消煩孔方兄之點頭須楮先生之落筆五穀熟而人民育造化功深三階平而陰陽和生成道廣

清容居士集 卷四十

西隱道院重修疏

賀祕監千秋之觀門有水雲王大夫安化之廬居多竹樹爰宅清淨以成勝殊然而絳闕藥宮乃梵靈之所幻桂棟蘭橑茲地產之所爲若風落山木葉盡脫如舟在水波濤相凌故卦氣示還返之方而丹經著補服之妙茲維人事必假衆脩告于棟梁視我牆屋華表驚其如故鬱羅儼以常新俘來以圖還十二樓之森著神降之福祝三千歲以遨嬉

脩桐柏觀疏

福地七十二所之最允屬金庭台山萬八千丈之高實通丹闕維王子乘雲而稅駕至仙翁稽斗以建壇各神闡靈山君集異瀑水千尋而橫練松花五葉以垂珠與公之賦曲盡其瑰奇擇木之碑悉書其遠始瞻茲寶殿乃開元皇帝之經營攷彼漆書肇司馬山人之展布歲月屢經於代謝風霜曷任其枝梧羽人停鶴以興嗟客子控轡而問故魏峨道祖必資蠅渡以導迎縹緲虛皇宜假覬淵而崇奉計匠詎涉旬之可集商財非積萬以莫能瓊臺何昔日之易成玉局蓋一時之神化匪資柱石曷濟津梁鸞鳳飲河願早貸清溪之水精衛填海當有憐白首之心煙霞改觀以翱翔草木懷新而鼓舞祝崇萬壽道贊重玄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

議狀附

元袁桷撰

進郊祀十議狀

桷近奉勅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來竊戰汗自惟庸駑俚儒濱海蟄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粉飾其固陋誠不自意倖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視思欲上報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念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議禮考文實惟聖明之大本觀會通以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幾三十年得非睹歷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舉也桷嘗質五經之本文較羣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殺雞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後靡牲牢尊壘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感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足以知非五經之正禮矣昔叔孫通奉漢高旨意成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絕學使魯兩生號為知禮其補亡正誤當不至如叔孫通綿絕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不來而復議兩生之迂介金馬碧雞之頌茂陵封禪之書桷雖愚賤度不敢為獨懷區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為國之大事不應闕略而未議方今翰林為清切之職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潤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為郊祀十議以補缺佚備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儀禮文豐殺之異非十議所盡當別具以獻知其細則其目可知矣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檢討官袁桷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襲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矣益損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絕滅三代典禮臆為之制禮經廢殘灰斷壁收合於西漢之世名為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秦舊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違異於五經者旁傳曲會皆得以合自漢而降言禮者悉本於此愚嘗紬繹經傳傳聞審問繫儒先是證郊社大典秦漢而下莫有疑義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郊非圜丘帝非

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正夫天無二日是天无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或以變禮者為正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周官以裡祀為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有改增羣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猶至日之不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訓私不自量揆妄為之說實有惡焉鴻藻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證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玄六天之妄攻之者衆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天帝歷唐而下則謂郊祀配天者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為五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說紛雜良由天與帝之號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說是矣故由其天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義也由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織緯攻之者雖力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號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天帝梁則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蓋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以上合夫周官而下復合大從祀於是郊之所主為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堂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於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又謂裡祀

五帝爲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以歸于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爲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誣矣獨黃幹泥夫鄭學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爲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各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其說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岳言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卽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卽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爲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玉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牲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爲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雪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

宗鄭而黜王不過謂郊丘不可爲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歷代尊黜異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爲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元日祈穀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穀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卽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並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則歌哭而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紀其旱戕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足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爲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序之失不若鄭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于上帝師行之類于上帝天地之大戕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于天孰謂雩旱而可謂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此爲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于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圜丘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載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鼓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瑟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爲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即郊其說牽雜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聞其祀天於圜丘也況大司樂前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鐘大呂雲門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簇應鐘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爲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神神爲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靈恩孔穎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而鄭氏天神復釋爲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亦爲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敢明證其事若謂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亦宗鄭之說而微異崔靈恩義宗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圜丘

丘即郊之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周官傳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來之誤故爲之辨

新安朱氏亦疑大司樂本文五峯胡氏非圜丘天神降地示出見文集

后土即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爲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氏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違戾特甚啓歷代之訛謬實自此始按尚書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誥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地之稱今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脩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鄭氏之釋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爲是而復有所疑而不決於是答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爲社四者之說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復爲二說終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脩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愚按北郊不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辨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不攻

以地爲郊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謂郊爲祀地吾知其不出於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用牲幣于社聞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孔鳳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其言周官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深可疑於周官之非全書也或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獨天子之社爲羣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謂書傳無文其說莫攷陳祥道釋社后土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邦國先后土爲非社會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曷爲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於漢武其祀天也不於泰壇而於甘泉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鏤之飾玉女樂石之異鸞輅駢駒之靡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末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爲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廢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養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齊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蒞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

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實資耳事軍旅億醜之實資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器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懇近世威靈輅冕服珠玉金繒之飾唯懼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與誠能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爲甚廣龍壇陛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爲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感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上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疑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觀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而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觐師兩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欲合三禮之說爲一而後人附會者曲爲之遷就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圓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圓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至於禋祀實柴有異於儀禮鄭氏則云禋煙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於日月言實柴於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觀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各疏其穿鑿以從古禮經之正周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圓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

自漢而下皆祀於園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謂園丘即壇爲人功之壇按釋園丘者爲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園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歷攷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園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爲丘使然者爲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愚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園丘歷代之失祀於園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證其誤是爲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燔煙也詩生民之禮祀書之禮于六宗禮于文武釋者謂禮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說以禮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之至園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是古禮經獨觀禮爲天子禮捨燔柴爲祭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于世載記之合于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獨燔柴泰壇爲祭天與古禮合特取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嘗不以壇壇爲正觀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公之三壇同壇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爲柯之盟有壇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其可廢壇壇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西漢未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爲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聞其從祀也杜佑傳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從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于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於徐堅之徒而開寶所作祖於開元大較從祀損益咸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實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三皆以星經爲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壇壇之不足以容也遂爲外官內官以別而

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輿師兩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爲一之證也今考於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宗山川羣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爲非禮亦皆無總祀之理自漢而下牲犢尊蠶之數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壇繁雜官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偪仄懼不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羣祀之失能以親郊爲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爲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繭栗之誠慙甚者配帝之爭不決遂有二配帝於壇上依違莫從一至於今若悉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何憚其不可行也按晉泰始明堂罷六天止設昊天上帝坐唐顯慶天從祀循襲舊誤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摯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祭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祭故謂之帝晉傅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異者也燔柴以報陽也猶宗廟之裸鬯也明堂與宗廟近則燔柴乎何有沈約宋志謂郊有燔柴明堂無燔柴郊以還席用蓐藉器用陶匏象人而尊堂以近人而親不必盡同此說是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蠶簋俎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氣也進孰之失始於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記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羣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薦禮之藝而失之甚者也然則明堂之祭其不進孰與曰聖人享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用大夫之禮於郊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廟也配羣祀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瀆莫大焉尊蠶尚質也彝以威鬱鬯

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彝得謂之尊也孔疏六彝上經八尊無其天地亦有相繼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定尊彝於天地六彝於宗廟鄭氏之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以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也則野矣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日爲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則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爲春矣正月正歲猶曰以子爲首若以冬爲春則非矣蓋郊之用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爲魯以附夫臆鑿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爲周王魯爲魯公合周魯爲一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得氏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始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魯之郊寧皆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雀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是定以爲不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召誥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穀于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號爲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北郊見於周官鄭玄之論也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讖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於王莽捨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爲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爲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鬯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不祭地可知以黃琬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不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爲一神州讖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爲祭所北郊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爲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皆自爲損益若所引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載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禮書知其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以強合夫鄭氏北郊之說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爲郊沿襲建始之弊自漢而降無有知其非者祀地之爲社詳見于后土之議尊地之說莫先於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禮之正或者謂玄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人帝五精帝於地無預王肅之攻鄭玄其說雖行於泰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爲一故宗鄭者多而王說復廢馴致今日郊社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略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九威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

密今可考也宋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墮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當時市吏從公卿牒補入國學而真國子人學者十無一二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及席待賢之意宋之宋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其義至其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辱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髣髴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其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誶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國學議

脩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

猥以非才備員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苟度歲月實為罔功伏觀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脩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倣依唐世爰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竊伏

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脩宋史具有成書會祖太師樞密越公詔為秘書著作郎遷秘書丞同預史事會叔祖少傅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脩撰實錄誦讀薄弱息獲際聖朝以繼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撰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庸用條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記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具書目以備采擇者

一宋太祖實錄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臣所為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脩王禹偁直書其事出為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深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入顯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縢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太宗族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于牀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巖巖集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記載多有謬誤蓋脩史官夏竦所為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于時高宗在德壽宮多所避忌立傳亦有燕賴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亡國之罪

一徽宗遼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奏使
靖康遺錄

奇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關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于後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參考復別有書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並缺今具于後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略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迹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略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爲月表致意極深晉代播遷魏宗勃起所宜爲表以分年統時兵火湮厄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陽脩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輕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衰宋朝興亡由是可考目今舊書尙有而史院無存今具于後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罷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宰輔編年錄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作三禮圖多有舛誤樂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志所載止於一時而諸家所陳罔有紀載其樂志止詳於樂髓新經禮書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尙在可備討論今具于後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政和五禮	大饗明堂禮
鹵簿記 <small>本院止有宣和</small>	濮議
東轡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顧役行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極弊由是馴致靖康之禍所宜博採衆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攷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雜書可補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雜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脩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九朝史傳仍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備去取	

琬琰集	諸家文集
陳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略志	歸田錄
續歸田錄	可談
談叢	師友雜志
童蒙訓	晁氏客語
清豐懿範	韓忠獻遺事
忠獻家傳	申國春秋
歐公本末	蘇魏公譚訓
師友談記	王鞏聞見錄
桐陰舊話	王沂公筆錄
張乖崖言行錄	胡安定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舊聞證誤
唐介事實	范大史遺事
鄒道鄉語錄	豐清敏遺事
文昌雜錄	楊文公談苑
塵史	能改齋漫錄
石林燕語	嘉祐雜志
東齋紀事	談圃
澠水燕談	避暑錄
王鞏雜錄	秀水間居錄
卻掃編	揮塵錄 <small>後錄</small>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一諸降王當別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略宜用偽史參照作世家倣歐陽脩五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備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檮杌	閩王事迹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西不盡靈夏東不盡高麗宜倣晉書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諸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交趾記
丙午錄	遼金誓書
國書本末	使遼錄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實漢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周忠臣歐陽脩作五代史不立韓睦眼傳議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立傳宋史悉諱今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趙諗 <small>有事</small>	儂智高 <small>有平蠻</small>
一歐陽脩作唐書曆志悉取一行十議造曆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應天曆乾元曆儀天曆崇天曆明天曆亦號詳備獨熙寧奉元曆經元祐觀天曆崇寧占天曆大觀紀元曆洪邁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曆草見於志中大抵曆不差不改得其造歷更改則後有政民間通曆學者亦有其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階勳爵分爲二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爲主分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嘗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憶或者謂國亡史不宜脩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宜歸老田里曠官縻職實爲罔功而區區素蘊亦靳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謹呈翰林國史院謹狀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元 袁 桷 撰

策問附答

大都鄉試策問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洪範以食爲先故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漢上計簿以周知名數三年則大比以登于王府制國用之法日計歲會使之裕如者將以預其備也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周知民數將悉民以備不虞歟其止爲國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爲便或以不便罷之其去取可得聞歟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內理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三十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于貞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有闕抑內地無閒土民不仰於官歟抑有司定制無泛冗歟聖天子惠養元元實粟內畿間遇不登漕運或不能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取諸民而備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唐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斂散之法壤於後人國服爲息之辯非本旨也歲富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時而官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豐穰而講行實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講明焉

會試策問至治元年

夫書者即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脩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紀體製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

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敘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辯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策問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古之時宜無有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惟貨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當時諄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閭閻不薦一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歟賈長沙之言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簋不飾或謂此蠹可厲廉隅之士而頑頓亡恥者不格也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稱經術而公孫弘卒以布被脫粟之詐見譏當世則廉者又未可深信歟楊震辭暮夜之金劉寵卻父老之餽世以爲美談然震之刺荆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焯著民咸德之豈廉特守己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在是歟方今聖明在上薦紳之士分布中外封贈足以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刑賞勸懲之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者嗜利營私不爲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當加意者歟官吏之貪廉其於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也諸君有明當世之務者其悉心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幹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袁樞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襄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蠡螭饑見於十五年蠡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肸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于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弑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於十一年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舛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否

答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之矣溫麥周禾又似夏正然杜氏悉取正月爲十一月啓後人之議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愚竊謂晉衛殺其大夫似大夫無罪而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罪邪有罪邪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之矣劉氏言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景公之貳甯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壁孽之變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晉衛二公皆惡其事偏而殺之理容有之然總殺大夫之例此特一節耳不如罪累上爲正

問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夫人則書薨葬吾女爲外夫人則書卒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季皆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伯姬之類是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公之九年復書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曾子問考之壻爲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何哉

答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疑非大夫也莊公薨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于齊楚與中夏盟之始也再盟于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乃直書之則諸侯之會荆人自成公始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乃衰周之常也城虎牢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于戚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爲貶例左氏之說遂以諱魯大夫其謬戾莫甚於此公會荆蠻猶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之城杞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悼夫人於澶淵合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爲共姬也晉爲盟主區區宋杞晉已細矣愚謂魯大夫若叔孫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夫稱人已見凡例或以魯大夫不會何以書余答之曰齊狄盟邢齊衛晉命蔡侯鄭伯會于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事何疑於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它國自盟會不書卿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是桓兄胡氏卻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也

答按史記以小白爲糾弟明矣而先儒謂小白爲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愚直謂紀年既遠姑當從司馬氏之記若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氏不應獨從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見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爲魯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詳矣或者不達降糾

爲第者此因齊小白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爲長當立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何從而傳之

答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此衛侯黜也是年衛侯入于夷儀者衛侯行也行入夷儀不名復歸于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行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恆名之行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歟

答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似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邢地滅爲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政也甯喜弑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書衛侯行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于垂居櫟之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爲脫文則行之入衛將各平將不各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逆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起楚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歟

答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爲有罪杜預則又爲稱名爲有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治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或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爲崔杼一以爲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爲得之橫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之有罪無罪實不係焉有罪不可殺況無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大夫者盡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說者謂穆姜成公之母謂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即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

年齊姜者即襄元年姜氏薨者是也其逆也見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楚椒秦術無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吳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亂者札之爲也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不書族與楚椒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襄貶之有二人皆公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敖者也遠罷來聘則蔣氏也謬始於公穀不攻而自破矣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平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平者未究其理

答易起中平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平非也中平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平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平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平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

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交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交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爻之變處當何爲主

答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當以變者爲主然一爻之變猶可究索至二爻三爻之變則茫不可通舊聞唐正卿深於筮若二爻變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變而推有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今人心念駁雜無感而遂通之理縱有所感其感不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亦不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尙庶幾僕甚有意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盛周之時曾盡行之乎爲後世立教乎愚所未曉

答禮爲禮儀爲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士皆躬行而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于書而不行者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謂周公營洛之後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亡取按藝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未嘗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乎撫漢儒之說乎望喻其取諸於經者如何取

諸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由馬融盧植等考合衆家古文之文附之遂刊而行名爲禮記今冠昏鄉飲酒射燕聘義爲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爲傳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爲之者其有駁雜則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似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爲之注朱文公有取踐祚慶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貴耳而廢目也

問黃鐘爲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鐘之徵林鐘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簇之商太簇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鐘之變宮云云益損數理未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變之說自古有之陳陽樂書去其清聲不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如碁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惟可與周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衍沃左傳之法丘井黃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孟子微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謂井田古制至秦始皇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真僞之理請喻其詳

答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爲戰國陰謀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爲陰謀也或又言劉歆僞爲歆何所爲而僞爲之耶三說皆非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于書或者又將以爲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之書當審爲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爲何王時書也然周官井田

禘祫郊社絕無其名并儒必欲以郊爲圖丘并田爲授地之類難以勉從實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爲呂不韋書無稽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蔡伯喈王肅言周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此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義有所謂無所謂

答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子同而其釋經實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爲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麥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吳幼清亦與鄙見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一空圈當存當舍乞喻之

答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爲是

答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莽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爲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家臣之理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尙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備事溫公之法盡矣邵氏經世以不書事故可模糊無罅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終占得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答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尙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

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所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者脩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諸古者房中之樂爲二南朝聘會同燕飲鄉射爲二雅告神之歌爲周頌頌爲周王所得行也歌與樂相並而作三終之義可得而致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以議爲也至於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有不可不辨者范寧言孔子列黍離於國風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爲王矣歌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于何草不黃矣鹿鳴至于菁菁者莪皆美詩也曷言乎周德之衰乎今之小雅皆夫子所定則凡歌鹿鳴至于菁菁者莪皆非周德之衰是雅頌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是真謂夫子所定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聲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之歌大雅歌文王之德矣然則季子之詩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於樂矣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之配天烝禘閼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之詩於魯侯之廟則奚取三家之堂夫子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頌者頌之變然敬之小慈振驚閼予小子諸篇亦非告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頌推己德文悲彼蒙難觀至于此則

後人之效魯而溢美者誠可羞矣商頌是夫子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聞墜簡附以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知矣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說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頌得所樂亦正矣非他有樂也即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于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姤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秘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答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備邵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溫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卻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亦得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問宋曾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愚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

其義乞教之

答宋曾謂治婦人難產政如釋蠡斯芍藥之謬也先儒謂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至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周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作樂用之被之箎絃以爲房中之樂又謂太姒稱后此追稱云耳其義何如

答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文王之爲西伯周召未得封也武王伐紂以後周召未得封也周召之封始於相成王以後詩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考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二南爲文王在周南則爲王在召南則爲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大姒在周南爲后妃在召南爲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關雎之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爲刺或爲康王以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道若復異論此又似吳幼清宗象山之謗與矣世無真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答曰歷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詳矣實錄乃加證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歷壞於王安石建炎以後日歷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答賤表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更僕未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經爲主獨趙南塘單傳莫有繼者汪彥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夏英公楊文公程忠惠蔡北海王疎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文置几案賤子當面

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古

答屈原爲騷漢儒爲賦賦者實敘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而爲賦若左太冲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蘇黃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鵬賦爲正體又如馴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原
书
空
白
页

元袁桷譔

祭文

祭余寺丞代人作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親翁之靈嗚呼哀哉世日清巧爲善者希情士尙踰智士死奇公獨爲善窮日孜孜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比顯允文昌玉節絲纓笑談春生叱咤電起公獨趨庭巽若處女維昔晏安雲冠霧裾一車當道百役避衢官有未便入閣勸除公獨守謙癯然清儒世祿日蕃兄怨弟咨囊珠璣玉宴見以時公獨友于高堂春熙寒衾朝煖二難怡怡守官唯勤不矜其智尺牘撫問各盡親意人有急難公先其慮族有困乏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飄風激阿棲遲精廬髮化其蟠未疾未幾奄然無何嗚呼哀哉維我與公三世有素知公之詳匪以姻故天道與人先後莫睹事或未終曷咎曷怒陂陀墓田自公親卜世途昏茫之死何惑永念殊隔泣涕莫復醇茲一觴以寫哀臆尙享

祭外祖代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紛綸五經曰鄭屯田維公高曾廣塾以延諸老簪盍二獻是先遺言懿範公承其全體涵中和靈珠媚川批糠世機德容渾圓圍身書林徘徊孤鶩亦既食實紹茲家範世德險微喬木蒼煙紛紜變胥岌其疾顛掇拾耆舊列于簡編遽廬方牀卷舒窮研其語雖寡其意實傳秀眉玉色投老愈妍謂享大耋事胡不然俛仰疇昔今三十年歲在丙寅憂患日纏變彼詩難才前升艱計公以服以懷履歷溫雅周旋雅志皆老情實不遷飄風揚塵畏途屯理爲善斯懼公無愠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甘脆莫奉於禮實愆歸省牀下公疾沈綿形枯神朗遺墨愈鮮屬託孔深悲不可宣渟厖日希百巧相挺執玉奉盈敢以自完公死何恨如雲在天式陳酒穀辭盡淚漣尙享

祭李兩山代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璞溫不假琢鍊摩蒼雲以高翔目九日而不眩造物之畀蓋將以固斯文之元氣閱天下之事變故其始也脫略畦町卷書長哦浩然經濟之意忘其冠切雲之嵯峨分席於諸老謏言腐談拱手以置覩江流之如帶凜丸泥之莫倚鳴雞號寒籌筆疾書負囊封以叩關維石友之與俱事往既莫得咎而所以保衛先緒者常兢兢以懷圖嗟今之人志與運乖道與事違介者卒至於困而爽者或流乎卑抑嘗反覆出處之大致每惕然以深思而公雍容兩端不茹不吐莫余敢侮試命南荒酬勞於東浙之濱既不以利其身亦不以望於今玩理忘世孰能踰於斯人者乎幸公之強謂坐進此道以鎮當世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狂雲飄奔隕晴日之飛電滔滔川流逝者如斯往不可作徒以爲生者之悲昔某辱知文昌公白首故吏三十年于茲始得見公于金華握手傾倒酒酣耳熱各相視不復道念此意冷今聞公喪愈重不競之歎公魂在天一息八極雖千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以薦番江怒瀾其有相余之悲黯也尙享

祭王尙書

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尙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澁觴昧彼一貫捨學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盛嗣於乾淳析仁辨義修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探本纂史輯聞匪默以高匪誕以守降于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躡訛踵陋坐曹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弛樂廢孰據其全以爲國毗篤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清景溫前旌後麾窮源崑崙寶日扶桑磅礴萬類衆長敢當積潤混漾舒光焯焯探巖排磳纖巨畢歲告農有秋箱輸輿峙若龍起淵雷震雨施九招希聲昌歆古味爰薦合宮以享以涖灌膏養腴心君清澄讜言訪對屈軼在廷羣疑未決神龜示靈化被姦饕淳風泠泠天運悠邈公亦永歎學絕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斯人其誰與傳賢賢里門易窮三陳拾泣而歌謂天莫聞劍失其光蘭銷其薰柴桑沈冥王官混淪年已逮耄秉燭繼晷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蔽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歲匪龍蛇其理莫詢訴詞

重華蹇茲遺臣曰士之弊違今弗振柄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其平生載出載處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臾望公以哭躑躑小子抵掌掉目哀哀吾儕頌首莫贖死生之原千古一致瘁躬報德匪哀以既風雨神交卻立鬼魅秉心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魂慰此耿特噉如茲觴之志罔慙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致誠有淚俱滴尙享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袁楠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梅澗先生胡公之靈嗚呼司馬氏續素王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議始於王霸謂秦漢而下不得並混取法於唐虞之雍熙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剽竊以爲工者絺繪變幻乘虛附近語新意繁過都而疾馳自涯而遽返其不謬者則已爲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而事愈謬紛紛比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年而一見知昇與者之所靳維先生負淵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於青雲決科之前大究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搜抉極竹素之秘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襲釋例於杜氏著履霜堅冰之旨條分目舉而牛李棄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迂叟當時之不得已至於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姦蒙昧草野避聲卻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湲陰陽倚伏何得而非尋何失而非福匪歷代消長融會胸臆其何能若是之盡穀甲申之歲先生出峽訪先子於城南楠時弱冠氣感望先生之道不知珮玉之利於徐趨駕車之不可脫銜也先生微機以扶之再而報三而竭垂頭卻立畢志以請業由是始得知二千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概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實要君以行怪憂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冀往復以自振迅書來自冬屬託孔敷諱諱已近於期耆之語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一老之不禁斯文之所係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恩不止於玉成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粹異夫草玄之隘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蓋事有至難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名山之副藏迄垂闡於

盛世公之精誠理寧有味矢茲一言以俟其會溪流奔騰雲木黯霽相此噉如魂兮其返旆也尙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有四日丙申學生袁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岐孔分厥害實深彼沾沾之白首迄莫能自悟卒駢千榛莽而漠然爲太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仕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支筇聳肩挾拾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爲飛泉成寅之秋愚駭無省承先子之命以奉灑掃謂百尋之宇拱把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慕經事爰久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懼相望深源厚殖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今翻翻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尙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巖巖先天風水湧激念茲先契論敘原昔魂兮有歸勿怖勿惻尙享

祭楊內翰文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閣復等謹以酒脯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楊公之靈云云濟源始于王屋達爲清泉以合四瀆篤生令賢浥此淳渚砥行立名不詔不瀆發身以儒分教東魯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編簡斯補徘徊歲周庸振華武鋪宣帝謨草木五色清心無華外損中益雍容成均訓章是職鏘鏘佩衿曰古遺直晚歸鑾坡實爲舊物炳燭無倦寧以耄屈長松之貞幽蘭之鬱瑰詞玉篆榮若黼黻川流星御典刑日淪豈期纏綿頤茲德人我老意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寮薄奠以陳尙享

祭王瓠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楠謹以酒穀之奠昭告于翰林承旨瓠山先生王公之

靈芒芒九州求應惟類粵昔先民疆理治考賢論方角立競譬大同莫諧多
士茲弊始公南來黑髮疑疑擊其圖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接識辭氣晚歲在
京閤恤味稚曰覺有先後士無遐邇喬雲在空萬物五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
乃居禁林執度量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諄而父不死明有帝制幽有
信史削煩養膏汝駿其蠹車來承公偃伏屏侯公車東行跂望靡已公車來朝
載色載喜彼山維雲彼堂維庠帶令委今告我知己其錢伊何教言靡靡塵之
朝飛曷其有既弗寧履冰竟爾用逝外踐內揚於粲終始敷文宣昭秩秩在耳
千嗟公兮公往弗墜凡今寡人冒疾有技視公之爲有泚以愧愧能止之止孰
可嗣嗣今企而彼嗣不蹟聞哀于鄉承曉涕淚殯宮有綢淚盡斯矢佩玉曳裾
玩月惕歲寫心何言弗辱固貳嗚呼哀哉尙享

祭吳鏡公

維延祐六年閏八月癸丑朔越十有二日甲子具官袁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大司徒饒國吳公之靈寸雲與功瓊源湯波磅礴瀛海德同其科稽公
玄甫行仁于番隆汗迭仍卒昌靈柯是生上嗣高挹泰和手握玄機萬象畢羅
不翕以隨不媚以頗允謂家教靡勞琢瑳維公純篤里社婆娑焉壽好禮受祜
則那外謙養恭內溫守和鄉國賜履紆垂佩珂燕豆孔陳湛焉春醅或車於閭
或舟於河恂恂熙熙鼓缶以歌書來京師戒言匪苛勿私我躬瘁公靡他告而
孫子劬書慕哦觀化有終奄然微痾有子純孝涕洟交沱回視吾儕泚頽實多
國恩懋昭責於坡陀生無憾私沒無缺蹉仰止感德白雲嗟峨南望伊阻心思
云達承交再世其舊如何薄奠遠陳矢言匪阿尙享

祭黃仲正

嗚呼世儒謾聞味焉求容天命罔知曳裾憧憧迄莫有成祇九其逢惟我仲正
甫日韜其躬退讓益卑殖學若農謙令虛谷訥令大冲恭不近卑夷不失中粵
昔耆舊慶曆闡宏錫荒廣聞維公維卿世胄疾顛變范是程君獨憫之仰天撫
膺緝蘭差差綴書聚蠅經緯譜牒範圍日星若網斯網若臂斯肱維歲壬辰感
名日起洋宮舒遲不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姿宇儀觀先大夫是似大

夫令名士有定諱謂君嗣之克踵厥徽奉于家塾羣幼漸被彼幼困蒙迄莫有
啓僕實與君鍼芥密投窮玄倉垠探源渠搜比律爲均擣珍爲羞彼昧不知議
莫與酬先子云亡南北異轡歲月逾邁塵積弊裘君書到手云胡永留中年相
同蘭室豫修今訖南歸動色相慰運有顯晦官實郵置曰汝二子教實未至空
林荒野黜彼聽視三餘養功先德是嗣彼夸逐魂氣厥彌圯屬觴孔深君以疾
告話言慎矜罔有顛倒長年駒隙曩虛祿稍汝易漸完吾與汝校麟經說幽吾
願汝敦詞林樸蕪書圃川浩執轡以驅不失其導伏枕瞬息疾危奔泉鄉失成
彥親失令賢謂天蓋高則莫敢言謂德靡修衆曰不然承契疇昔今三十年金
蘭合交矧維姻聯薄奠寫哀涕盡莫殯嗚呼哀哉尙享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闡其皇風啓城南之文會首屯田之封崇維正獻之模範
實高躋其遺蹤植大本以沃心廣經說而訓蒙雲負笈而鵠立越公茲焉以相
從懷試牒而不上考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先黨籍焔而避鋒洎大明之更
絃俱玉珮於祕蓬靈樞儼其不凋桂聯芳以增隆髣安陽之成憲與桐木而相
通凜風雲之變更丹林殞其青蔥榮千金之美裘洪忍辱而蒙茸雪霜厲以交
隕復融風之相攻履蹇武以不前慘胡爲乎泥中合情話以交慰證墜蘭而彌
縫鼠行窗以窺燈各釘坐以炯瞳意凌空而肆奇效並飛以追鴻神投淵以搏
怪爭交手而捧龍或舉觴而心眩或擊筑以氣雄窮探蟻於珠曲駕探運於神
峯語不泄而益婉詞欲陳而彌封瞻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松運通塞以莫
推各分歧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其心胸馬伏軌以悲鳴詎示之以不
逢亟返駕以式微疾果侵乎令躬念兩家之敦敘五世閱而攸同原伯魯之世
胄交衢泣其憧憧蚊秋集而失喙菌露薄而慘容憫至垢以多虞爰返真乎顯
穹天柱鬱其朱明校綠籍以昭融玩死生之情狀周流竟乎鴻濛陟帝廷而不
震承顏優乎先公賜二笥以永藏靈根衍以和冲觀萬化之終始深有悲夫夏
蟲陳薄奠以永訣抑以寫夙昔之悲衷嗚呼哀哉尙享

祭張宗師

維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庚子朔越十有八日丁巳具官袁楠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之靈曰維公以篤碩之姿沖靜之量執儉與勤靡有恣放際遇五朝貴戚莫抗口絕否臧身守謙讓大盈益虛小德彌諒衆罔置疵異莫敢謗網緼無垠如雲在天亦既作止脫焉藏淵金玉圭四十五年緼袍蕭齋弗競弗鮮易簣以逝嗒然癯仙死生亦大公寧憐然賤子在京踰二十載每默察之謂可免悔笑言孔勤觴至彌愛聞公觀化寧不永慨凡我南土分有賴焉福之全其與公一歸何憾也

祭外祖

淳祐辛亥大父嚴州養逸家居我外大父敷文由臨漳解組歸于里閭是歲八月抱疾以吁曰吾女甫六歲相宜生佳兒將易所從維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它日以事問名不旬日嗒然以終辛酉之歲歸處州府君實惟次壻官于京畿是生不孝子曰楠七日以逝外祖母張氏鞠之曰果長成有立我敷文無愧吾女亦不死幼歲多疾兼以羸弱昧昏先處州督過不置稍長知外家爲王門射自奮勵遂獲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其有聞楠生丙寅先夫人之亡三十有三年處州無祿禍黜離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劬勞之恩是外祖之期卒莫能紹聞矣備員史館掌制十年復叨集賢今復歸于詞垣雖學不稱其職則吾外大父冥漠之中當以昔言爲真然矣久宦京師不能展省墓田謹遣男瑾以酒穀之奠陳告曰楠母史夫人以上恩得封會稽郡君今叨塵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老故里敢省墓以陳言盡而情無窮涕淚淪尚享

祭趙子昂承旨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六月辛酉朔越二十有七日丁亥從表弟具官袁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林承旨榮諱趙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爲列星形而爲人孰著炳靈茫茫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服食粹清幼敏于學雲英天葩崑崙五色散而爲河其見有卓其別有科書證古文律合泰和肩曹躡鮑結莊騷騷身承萬牛手題六鰲神游靡窮燈螢補勞運通承休官于兵曹嘉名旣彰日底于高大纁豐碑喜愠靡辭或與其奇或創其疵窮櫺華居卒爲其師

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去我休嗒然相忘英英玉堂燦兮珩璜心如虛舟云返其鄉鷗波大雅曰茲倘徇都有異傳愛者以匿歲月既深傳者維的聞訃莫奔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我外祖崇王外孫楠實史出絲蔓是論乙酉之歲定交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獲接佩履薦屬專特屬以史事彼雖藐然公意則侈今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憑棺葬不視穴雖云係廢禮則有缺歲周如流心志若割薄奠寫忱以告永訣嗚呼哀哉尚享

祭史氏父助孝

維昔外家過於侈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不競矣文治聿興閭郡不薦者幾三舉楠以譴薄考校輒與而私以計則曰我外家譜牒若是計偕之來抑疑且自懼也嗚呼車父色蒼而貌淳規矩不踰於常人其考經也守儒先之說固敢越踰吾則曰五經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而必除渙然怡然知鄙說之不妥而冒昧固陋得奉身於殿廡嗚呼區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投老還山書疏不置意謂衰朽猶能相奉以劇議也靈輻遠歸痛徹心膺暮年哭子因兄之喪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嗚呼哀哉尚享

祭定水真禪師

維皇慶二年三月辛卯朔越八日戊戌具官袁楠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雙峯長老真師之塔空性返真匪以言先詮要混殺強名爲禪立禪啓宗假言以宣語默動作斯言之筌末派沤淪若蔓斯延巧乃嫉之斲方毀圓彼尙辭者復據其顛視之草名執不以權駕彼驚馬冥途加鞭在昔源公孤立巖泉食苦辭甘養其德全匪石匪金以刻以鐫來者卻立恣言佔誼疾抱遺衣涕語漣漣信宿熟視維師是傳師來斯丘若源之在前毀心以完沈珠于淵謂支離苟生何有歲年散形而歸雲升在天一髮挽鈞事實眇綿縻爛缺敗曷其有痊陳茗寫心其然其然尙享

祭定水源禪師

維師之行力垢穢而益清也維師之言事豁隘而益明也志異乎衆知者不以爲介居處乎獨識者不識其隘壞被脫累憂道之無傳涕與淚漣離俗避世將

處夫懸厓之顛誓隕其年以厲夫貪鄙而卒不能以遂願也戊寅之冬會于先塋師扶其旨神光晶熒匪事於解祭焉緯經曰無體無方簡易是程世道日淪夸誕益臻望洋以行靡知其津維師之示寂今四十有六年桷也周游南北亦既垂老何授徒烝烝而罔有以紹雙峯之山實演法之所有祠歷年塵翳莫覩適臨忌辰薄奠式陳以寫我衷懷尚享

祭湖心奎律師

維泰定三年歲在丙寅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具官袁楠謹以茗果之奠告于前湖心漢章律師之靈維師以峻絜縝密之行儀于叢林不言而菴稚所仰無文而韻蒙所欽壞戒薄飯攝念一室梵唄震動絕怖畏以息其貪嗔末世頹波毀戒壞律罔止於一人鯁鯁縱恣侮夫澄海之巨鱗雖心不為動持清議者何縮吻而咽瘖暮專一丘將挽退靜之質以為比鄰今歲之春會言諄諄手書至門遺語益親勸余以老之將至息機心而罷哦吟念故老之漸盡紛攘臂以自陳視師之行其畧曷悛今師往矣寧不戚辛薄奠寫懷庶其鑒歆尚享

祭育王明禪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摩擊以相接或勵行以安行或發機於危掣辨鋒激以奔雷玄鑰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接前賢之軌轍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風以考其異同數十年來茲道不競角立爭騁遺言懿行罔有深省師獨歸然玉几之峯會衆說以持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凜乎誠不可以當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著舊之欲盡知典刑之莫存高年昭明曷有靈傷如月在天孰存孰亡持茲一奠以寫餘光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動死地而莫可詢魂既升而茫忽兮有假夫攝鍊以存存彼學仙者之自任兮謂能持精思以叩天帝閣鬱儀兮續紛髣髴霄兮榮以文目渺渺兮空洞眸容髣兮神君道至簡兮宜錫耘絕聽視兮合渾淪蓬山為鄉兮海為門是生王仙兮合吐吞劬躬以訪道兮老益以勤窮還反之變化兮莫逃夫大垠慨宗伯之上征兮壯歲實預其駿奔守不懈以自將兮二父合情以彌

敦數九九而益少陽兮不恒乎世劫之遭屯念初志兮冀有聞侍靈府兮駕長雲歸來乎隱仙兮塵曷以空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直翰林舟來吳門知有代者乃不果行留畚先疇爰築室是承徭役紛更復逗留以治靖念丞嘗不克親奉是懷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庸禱于祖禰幸獲有瘳十月既望蒙恩復授舊職遣官趣驛以進退惟譴薄承藉先德迄克臻茲言歸于家敢絜酒饌合祀于中堂尚祈相綏以保嘉吉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承藉先蔭有列于朝今踰十稔叨恩次對亦復再留卹典既行咸得追榮其父母而櫛視先考品秩有懸格未應得先妣從先考之爵今追封為會稽郡君妻鄭氏亦獲追封為會稽縣君歷繫京師未能過歸異日將告于墓下爰羞酒殽虔告行字敢告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癸丑之春涖官于朝今茲六稔丞嘗之奉弗克親薦夙夜惕心次對再叨亦滿秩考歲聿云暮絜陳庶羞以伸永慕尚相其成俾歸奉松楸之願尚享

己未封贈祝文

延祐丙辰春叨塵待制需典普行得追榮于我考妣是歲翰苑扈從不以官秩高下咸獲霑恩獨吏部申明謂子職既卑難擬於父由是僅獲追封妣為會稽郡君丙辰秋八月復獲再任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置將俟代南歸捧黃以告墓下夏五月踰滿忽蒙誤恩超陞為直學士靖惟僥倖皆考妣劬勞覆燾之德奉職伊始曷敢告還謹奉宣命令孫瓚跪讀于墓所保佑無斁俾獲為全人以無負先訓櫛之至願敢告

己未告鄭氏縣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于妻因循再任晉秩集賢卒未可歸令子瓚以副黃焚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椅檻官于朝踰二十載舊歲南歸將一意養墓以奉祭祀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即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蹕開平八月始還孱弱之質崎嶇道里迄獲平善皆我祖宗保佑之功歲聿云暮庸奉祀於寓廬俾遂平康二子瓘瓘克紹詩書以光祖德不肖孤實有所望惟陰相而默成之尚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奉改直翰林退省淺學非所宜當實我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冒膺是天寵扈蹕有嚴將上開平脆弱之質驅馳不堪車馬修途冀有以扶翼使獲歸田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瓘俾入成均敢庸虔告相其有成尚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藉先蔭獲綴從班卹典肇新祖考嚴州府君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君考處州府君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郡君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安人贈會稽郡夫人妻鄭氏縣君贈會稽郡夫人今祇承宣命奉祀于寓舍以申虔告淺薄承緒兢靡遑音秩侍講寶由祖德深厚弱息踵武克己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永終譽敢告

告嚴州府君祝文

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爲首越小大臣罔不承澤椅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寶篤意于先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墜踰六十有七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瓘焚白近叨綸音音秩侍講行能淺薄大懼弗克荷負先德弘遠冀有以綏祐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處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爲首小大臣罔不承澤越今始奉行椅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贈會稽郡夫人靖惟義方之教期勸甚遠種德殖義奉門以淑後者鄉黨

所共知施于孤兒得食其豐報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長孫瓘焚白以鑒近叨綸音音秩侍講承竊踰分惟寵綏而啓祐使行能無愧獲爲全人則世德永遠施于諸孫俾有憑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已膺縣君之命今卹典既開位在三品追爵彌高由是陞爲會稽郡夫人天澤深厚魂其欽承敢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蒙恩被召再入集賢連歲疊除大懼不克負荷日夕念歸以虔奉祭祀爲急守職有嚴不敢遽去今者謁告歸里將杜門息心力教子孫承松楸之蔭私心未遂惟陰相以成其私禴祭有嚴敬奉昭穆合食于新堂敢布由衷尚享

追封祝文

綴跡朝著今踰二紀行能譚薄大懼弗能稱職乃者先丞相忠獻王不以卑鄙驟加超擢叨塵二品今上嗣位大賚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由是祖考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加封會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封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加封會稽郡夫人成命已頒庸告于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越三日己卯男具官椅敢昭告于妣史氏會稽郡夫人七日而孤先郡公以家教之謹始於嬰孩能言即授書甫七歲詩書語孟皆已誦習尙書之澤椅以嫡長當受郡公讓于兄子甲戌歲先公陞員郎法當從是進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即死官亦不以與鄉書國學儀圖以紹世德汝之責也繼粟靡密先公一以自任遂得專意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探而力討辛丑歲登名于翰苑凡二十有五年僥忝躋分皆考妣之垂裕隆碑未立每靈然于懷往官待制清河元公擅金石之作遂獲乞銘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十年而椅齒髮漸衰亟刻石立于墓右亦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發身於是有考謹以清酌庶羞敬奉考中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妣楊氏會稽郡夫人合祭尙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亡我外祖母不忍棄其諸孤鞠育撫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
猶今幸不墜先訓官于翰林集賢者二十有五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
惟厚恩懼子孫之不詳亦登具于誌上今茲立石敬以清酌蔬食用伸虔告尙
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於藝文有列于朝大懼遺言懿行之罔傳向爲次對廣平
程公尋在先友適爲院長乃求其銘是後叨塵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
遂刻于碑右乙未之日實爲誕辰庸建碑于隧道嗚呼厚德如山百不寫一靖
惟孝思曷有殫極敢告

男璫祔祭文

男璫不幸蚤夭已安葬于錢湖黃輿之原日月不居已經卒哭禮宜祔于王父
大母今茲陳設殽饌有事于中堂敬以其主祔孤兒孤女冀相其成俾宗緒不
墜則實有望敢告

男璫祔廟文

成年長往亦既安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當祔主于祖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元袁桷撰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重華廣孝琴奏五絃成湯克仁網開三面式屆正陽之月密符元命之辰寸地尺天歸皇恩於不有四生萬類涵惠澤以無窮恭維陛下功契重玄道融衆妙鸞飛魚躍極上下之昭明馬負龜呈發陰陽之靈秘臣等依承真蔭詠贊昌期天地大德曰生想洋洋而圍圍文武萬邦爲憲咸肅肅以離離碧海澄瑤池仙下

鮑王廟祈雪祝文

維神廟食茲土幾千餘禩比歲饑疫荐臻戶口耗絕意者降罰自天神不得以有請也飛蝗蔽天神能相其穡事俾獲無害而入冬以來陽不斂藏雷電晝作月臨嘉臘同雲之候迄莫有覩深竊懼之雪爲五穀之精協應以時則遺胤原隰者可以弭伏民無疾疫春有東作千里之幸使者觀風於此朝夕僊念神於斯民休戚彌重願力闡明靈叶贊于山川錫以嘉瑞勿愆其期以絕苗害益足以彰神之賜

賀東嶽表

節應蒼龍紀岱宗之元祀雲舒彩鳳流阿閣之祥光萬姓庭趨百靈升會
恭維氣超混沌功運冥茫稟木帝之精仁施無際悟谷神之蘊道妙難名永孚千休必得其壽臣等肅蠲瑤瑤祇演琅函望齊魯之青蔥天威彌近恨蓬瀛之拘繫肉翅難飛

又庚子歲甲辰日

陽德鍾靈龍集式符於天統昌辰紀瑞虹流上合於堯年五福錫民百神受職臣聞至仁無極如歲之春感德莫名惟天爲大故能彰施黼黻以盡人文之妙休養封殖以成品質之和幽明相通顯微無間極際蟠而均被亘今古以常新佳氣鬱蔥神光平達恭惟位冠羣后功贊無爲玉檢金泥極昔王之潤色

丹山赤水覽海國以遨遊爰假青煒以諧寶典臣等傾心雲闕注目霓旌呼萬歲三莫侍鈞天之廣莫方百里五徒推東魯之幅員

又是歲三月十九日立夏

瞻雲喬嶽叶盛德之在春受曆清臺撥發祥而維夏四方來賀六合同風恭惟樞紐陰陽權衡品物金穰玉燭以成三時之和丹臺紫清以佐九皇之治雖真游之無跡幸神御之有嚴光挾龍輿下琳宮而布武燕分麟脯傳玉聲以流恩海觀塵清城闕瑞靄臣等式循舊典庸展上儀大道無言莫測緼緼之始人心不遠益窮肝鬲之微

又

天作高山寶尊魯甸位冠羣后茲爲岱宗良辰揆維莫之春多士仰思皇之祐中賀恭惟受元氣始爲萬物宗七十二君莫測神庭之秘三千餘里有開日觀之祥睽茲海壖實維服斥鹵竭魚鹽之利生聚紀蠶麻之功民食每假於轉輸土俗猶存於浮靡兩賜微戾伏臘遽乖敢因善頌之誠庸致預祈之懇絳旂丹轂密除疵癘之妖紫府清都彌降簡穰之祉然後東皇太乙錫宴鈞天壽宮神君追遊化國適廣聰明之聖懋昭長育之仁眷此有生施于無極

又

時維莫春誕紀咸旦歲行吉亥丕昭令辰蒼龍宣長育之仁玉燭啟豐穰之瑞中賀恭惟希夷道廣亭毒功深神化無方寸雲合而甘澤溥精誠有感巖石固而積霽穿臣等身圍海圻心傾日觀萬年永保降祥敢擅於斗牛大德曰生衍壽益齊於箕翼

東嶽殿上梁文

伏以海觀澄清聳神山之紫翠仙閣縹緲雲闕之青紅光景常新規圖改舊伏惟陰陽合德高明配天三宮空洞之游道無不在六虛周流之妙用莫能窺睽茲海壖古稱鉅鎮廉讓被先王之澤詩書敦故老之風穀粟桑麻行協三登之慶象犀珠玉聿來重譯之邦神符默契於天心嘉貺式資於帝力洋洋在上蕩蕩無名雖兆祀之茲芬愧揭虔之庫隘今太守顧瞻下宇咨度廣居龜卜既

從鳩工斯集雕鑿藻井峨然金雀之棲玉階彤庭鬱若彩鸞之舞雲光五色花
氣千層誕揚仁惠之聲益廣循良之政梓人之道類相敬愧裁成王者之德好
生益申贊詠今茲穀旦庸畢偉功虹梁初舉於地中鳳輦疑從於天下載色載
笑來宴來娛輒采歡謠少揚盛事

拋梁東天雞午夜日輪紅風馬雲車歸帝所丹臺紫府布皇風

拋梁西江闊城迴細柳低簇騎共看紅叱撥踏歌時聽白銅鞮

拋梁南簇簇山光擁翠嵐葉陰陽元有準蛙聲水旱不須占

拋梁北滄波不動平如席祥風甘露瑞豐年大貝南金書絕域

拋梁上仙藥未須承露掌絳宮神闕自回環玉檢金繩空悵望

拋梁下萬井春風樂皇化雕題交趾九夷朝草笠黃冠八方蜡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清晏星斗潤明蘿圖永衍於黃基椿壽益延於睿算六府
三事百吏兆民雍容治世之音翺翔太和之域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結繩追渾
沌之風擊壤繼康莊之詠神祇受職動植霑仁

梓潼青詞

陽春布德誕開震夙之辰天運與文允協亨嘉之會四方來賀萬神唱恭恭惟
道合希夷氣超混沌揚靈西蜀通於妙庭佐治中州職銓衡於帝所維桂
籍固嚴於取與而芸編復驗其勤勞至道無私積善有慶某學拘鉛槧業保簪
裳教子未能企世科之必復傳家有託守先訓以丕承庸展素忱式陳薄薦伏
願祥光紛郁梵氣開通孔蓋翠旌覽德輝於九土虎符龍券錫慶澤於一門

梓潼醮齋文

瑞靄層霄誕紀降靈之節誠傾魏闕有嚴事帝之儀慶接九垓芳垂百世恭惟
至仁育物玄感闡幽受色筆夢寐之中辟容有赫廟金榜銓衡之際嘉兆密符
允懷一經教子之心適值大比與賢之歲雖登崇有數難以預祈然神化無方
終期默運伏願祥光下燭輒馭恍臨桂籍書名願俟家既之復棘闈進步思成
益蘭之抽詞盡意長恩深感集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繡衣南國屢施白簡之威玉佩中朝允稱金闈之彥惟姻好實侔於兄弟乃交
承承紹於雲仍愧乏弦歌式陳蓮豆伏惟交代集賢相公雲霄自致風月無邊
給札玉堂氣欲吞於兔穎橫經壁海坐嘗撒於臬比清言王謝之比肩妙畫鍾
張之接踵與人無競詎論鵬鷃之鉅纖處身以和不計雁鷺之雙乘京師之望
君實洛社之暮亮夫廟堂掄才會弁已同於諸老巖壑動色拔茅肯後於吾徒
蓋將拄笏以看西山披裘而傲北雪老子之興不淺先生之祝何如特進宗師
大真人幼結文盟壯持道紀度弱水之萬里騎氣而遊登紫微之九重步虛以
進謂孔老之同有自若晉鄭之焉依避堂尊賢授榮禮客諸眾官或遠使絕域
或近職內銓俱精神磊落之英實羽翼贊襄之士儀生彩鳳武接祥麟我翰林
修史大夫鍼芥密投金蘭久託候松階之日影舊若墳鏡踵蓬島之雲光今慚
穠桃悟三已之無愠知四休之當宜敢以心聲上陳口號

亡是公代聽雪主人宴客致語

疾病相扶持乃天倫之至理酒食召僚友亦人道之常彝挹南斗以為漿夢鈞
天而廣奏煒煌接席醺郁陳歡清容處士素褐癯儒青氈舊緒投簪逸海岸有
古松流水之心騎馬傍人門無冷炙殘盃之色困頓於俎豆弦歌之事沈淪於
醫藥卜筮之流匪曰卑陬亦云曠達喜愠既不形于色口腹亦何累於人聽雪
主人出壑清冰臨風玉樹陽和益面士疑挾纊之恩冲粹積躬衆美虛車之讓
鼎烹而調衆口杯水以勝萬言給月支風陋人間之腥腐屠龍膾鳳窮天外之
珍羞厥德不回何恙弗已方將肥瘠以逮諸父庸示等差弊袴以待有功悉除
僥覲芳筵縹緲雅集舒徐露墮三危化逡巡之麴蘖風號萬竅陳廣莫之笙竽
享若太牢澹如明水敢陳口號少贊神交

太虛道士勸清容子文

玉堂學士詫英豪濯濯天葩簇錦袍擬上瑤池壁麟脯不將金帳飲羊羔長卿
多病緣消渴坡老長貧漫老饕從此青州化烏有夢迴霜月冷如刀

鑄金作象深垂鑿鑿之文索米爲飢何異侏儒之拙乃知芻豢之悅我口不如禮義之根人心傳書染指之卑易著濡首之悔諺稱聞道實曰費辭清容子山澤迂疎冰霜傲睨乏燕頤虎頭之相初匪適時爲牛溲馬勃之才猶言藏用徒稟薑桂之性殊乏參朮之和望似木難出語爭疑其鐵石癯如野鶴持身或近平膏梁岐黃之問對匪專元白之唱酬莫預已廢三餘之業獨夸一藝之長隲其家聲恥莫甚矣同乎流俗已實爲之弗思尙口之凶猶見采頤之色昔茅容雞黍詎爲設客之資而張翰鱸葦乃在還鄉之日捨飯疏飲水之自得爲蒙袂輯屨之可憐不爲盤飧固難免跨驢之誚我有斗酒要當爲得魚之懼幸前倨而後恭姑小懲而大戒尙期深省以贖往愆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控扼喉衿靈謹揚清之節叨承掌握莫甦中喝之民知見幾而作之良致陳力不能之請明時匪棄小己實兢伏念山澤癯儒江湖野性樊籠久困難自致於雲騰邊幅自修徒強迫於時好心已忘於虛室手慵炙於權門勇不足以沈舟技莫施於兼霍畏趙盾之日固曲盡其巧心憎元規之塵終有慚於眯目差踞踞涼涼之行鄙嫗嫗姝姝之能謀乏知兵謬忝三軍之寄材非補衰莫資四皓之成荷執中之從權俾持麾而自效然而動靜之道莫逃於數代謝之理亦維其時今者扶搖在空羣收屆候羊角之哀已急鴻毛之順實先雖酒泉之封相與絡聯而雪山之衝深惟扞格服不衷而災也清有餘而簡之郭面見人詎堪寒士之諛翳身而舞不逃宛丘之譏況臣翼蔽非長骨立早見久尸重寄深懼大何同異之論方興終難徇習磻緇之現已露必致投閒茲蓋代遇某官八柄馭臣一時講武治天下運諸掌式契古初繫一人謂之風灼觀民志憐幕席之舊物希篋笥之厚恩動之斯和固已遂馳驅之微願揮之不去誠有乖名節之大閑優哉香山之歸凜矣杜郵之戮先猷儼在遺訓具存矧茲蒲柳之姿惕若桑榆之景亟全末路俾就究人問溫樹而不言深疑過謹開浴堂而召對未忍自捐得請爲期束裝以俟

答詔

式瞻天文俯察世道求賢自輔故建官以廣其見聞使民以時故用人弗責其全備卿皎若明月穆如清風早振儀于天朝晝承問於溫室咸秋守寒力丐散閒當宁念功莫遠雅素飾實無咎持謙有終朕執中而憐然卿爲計則得矣百年過隙要當從佚老之歡萬物爲銅行復俟秉鈞之用勿云致事不我告猷可特授扶風公致仕擇日降制

盧陵蕭靜安作白羽扶風公致仕制涼州牧白羽謝表余因擬乞致仕表及批答

漢雲字說

雲漢之萌進於坤而踰於乾其昭然者陰也陰何乘於陽乎天地之初至靜而虛根於陰矣陰者陽之先夫下而上者爲升鶉火之中陰之基也陰見而極陽始著明萬物彙貞各返其生生而不已復歸于陰其環無端其去無趾故曰體之者陰也用之者陽也廬陵蕭道士字曰漢雲知所後先引而明之道不遠人合性與神其道得矣老氏之學捨是奚自庸俟而質諸

張子敬字說

乾坤之用近取於人者必始於敬敬立則誠始存聖人繫辭旨且深矣自伊洛之說行各希美名然徐察視履矜矜于外者猶憚然于內豈果以爲外飾哉余嘗聞中原諸老言許文貞公教授諸生窮髮之北皆負笈以請一聞箴言有終身行而不倦者是殆其至靜未散先進禮樂之遺意乎敬居河西沈厚默靖莫敢自暇内外交養在己治人悉本於是尙勉之哉

史文振字說

丞相史忠武王以雄韜淵謀佐上聖合寓縣功書鼎彝勳在琬刻厥子若孫章綬承接至于雲仍罔有替墜時則有若今江浙省管勾君勾稽知微謹謹保緒譬之巨木蔽芾百里羣柯交蔭條達而不素亦威矣哉一日以書抵余曰鐸受名于父兄而字未之有竊有請焉嘗考文武之事不能以兼而鐸焉則能以備丞相之勳殫於武事則今之振文事者繫後人是望敢字之曰文振夫文非止於詞章而已縝密而不泄著而明翕然以成其聲也清以廉宣明國家之盛俾後之人夷考世臣之系則必曰允文允武罔俾專美於前代余於文振實有望焉

余孝友命名說

邃古命名六相七輔莫得而詳也八愷八元或得以有解焉是則命名之說其始於周乎周之初猶未聞其說也申繻之言各有五則夫今之問名者皆本於是私獨怪夫世降而俗漓高者希於聖卑者希於祿余聞夫歷代之史傳獨漢爲近古皆以一字爲則至於方術有所不足責德命爲義則於東魯余君見之成王夫子之訓先儒紬繹不能爲言矣或者喋喋然爲言其無乃贅而不知非者與余君方力行以爲本因義以究其實是不在於吾徒之告異時行修於家庭顯於朝善願勉之哉俾勿替則得之矣

平山說

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陋始定南北兩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以盡可謂善矣然而磅礴雄險隱然若有所限其支脈連屬猶屏蔽自衛焉睹所謂平山哉余嘗出居庸上桑乾始識其衍迤之勢千里若一方若布席圓若拱壁甌廬蔽空凝雲積雪杳不察其高下故其行者如升虛騎者如凌風忘登頓之勞由是達于金山靡有紀極而視兩戒之說倍蓰未足以議也王侯設險以防國德不勝不足以恃是則幽州之北山不以險稱雄絕萬世朝九州以函諸夏豈峻極于天者非山之謂與在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不言山在地中謂有高大之實藏于地謙之象也余嘗聞洞庭諸山跬步巖嶸謝君獨取其平焉久留京師願至開平知盛世之廣洗耳目之固陋歸于故里臥游以思登東山而小魯夫豈虛言哉

琴述贈黃依然

往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于時有容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損益琴理刪潤別爲一譜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自渡江來譜之可攷者曰閣譜曰江西譜閣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秘閣今世所藏金石圖書之精善咸謂閣本蓋皆昔時秘閣所度而琴有閣譜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爲貴別譜復不得入其學寢絕紹興時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私相傳習媚熟整雅非有亡聲債遽之意而

兢兢然國小而弱百餘年間蓋可見矣曰江西者由閣而加詳焉其聲繁以殺其按抑也皆別爲義例秋風巫峽之悲壯蘭皋洛浦之靚好將和而愈怨欲正而愈反故凡騷人介士皆喜而爭慕之謂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方楊氏譜行時二譜漸廢不用或謂其聲與國亡相先後又謂楊氏無所祖尤不當習噫楊司農匿前人以自彰故所得譜皆不著本始其爲今世所議無可言余嘗習司農譜又數與徐天民還往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創問以問天民時天民誇詡猶司農也謾對焉終不以悉余益深疑之而莫以據後悉得廣陵張氏譜而加校焉則蔡氏五弄司農號爲精加紬繹皆張氏所載獨楊氏隱抵不卡耳今世琴調清商號爲最多郭茂倩記古樂府琴辭亦莫盛於清商杜佑氏敘論雅樂謂楚漢舊聲猶傳於琴家蔡氏五弄楚調四弄至唐猶存則今所謂五弄非楊氏私製明甚議者悉去之不可也按廣陵張氏名巖字省翁嘉泰間爲參預居雷時嘗謂閣譜非雅聲於韓忠獻家得古譜復從五市密購與韓相合定爲十五卷將鉅于梓以預韓氏邊議罷去其容永嘉郭楚望獨得之復別爲調曲然大抵皆依蔡氏聲爲之者楚望死復以授劉志芳志芳之傳愈尊而失其祖愈遠天民嘗言楊司農與敏仲少年時亦習江西一日敏仲由山中來始弄楚望商調司農驚且喜復以金帛令天民受學志方故今紫霞獨言劉郭而不言廣陵張氏傳授皆楊氏與其客自私之蔽越有徐理氏與楊同時有與音玉譜一卷以進律鑒琴統入官其五弄與楊氏亦無異晚與楊交楊亟重之益知楚漢舊聲非楊氏所作余來京師見鼓琴者與紹興所尙微近第重緩如寬厚長者余不能以是說告之也黃君依然豫章太史之裔以琴游公卿余未識之而余之嗜琴當有同者故書其源緒以解夫今世之惑而因以告之

贈醫者陳生

鄭衣冠家爲最感閭里棟宇相接屬議醫藥尤尙選擇輒考論其世又察其詞色溫謹涉于儒者始得進焉每視疾必先告以虛實先後始筆簡牘識其月日以校輕重有不如式者爭詬病詆笑于時待之也良厚而所謂醫者亦咸自愛重不敢妄試車軌混合南土游宦居多中原人壤高氣厚所服餌率宜寒涼由

是輩爭視好尚迎合間有奇中遂復以施于鄉黨十失其半夫泥於古者非通論而強試其所不可吁亦殆矣余官京師時遇南士之稍適於時者服食嗜好茫不可分辨疑誠中州人也節宣之不時亦復以攻導之法自治問者未退已倉卒不復救輕千金之軀以夸眩誠有罪猶諉曰是不通至於業醫捨風土燥溼之宜以逐近利利未獲而害日以甚吾不知其爲何心也里中陳氏子某世爲醫祖父篤厚君子也力訓諸子讀古醫書長子辨論開博余每見之則曰醫不可以泥古徇今則非矣又未幾而死心每悼之後二十年其孫復自立不墜余乃有言曰夸言以爲容非術之工也媚時以自售非術之究也相其州里審其表裏神而行之日踵于門者莫可禁雖嫉媚遏抑不足爲子懼勸哉以樹道何憂焉

示羅道士

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爲浙譜其咎在楊司農繼諱其所自譜首於嵇康四弄韓忠獻家有之侂冑爲平章遂以傳張參政其客永嘉郭楚望始紬繹之今人不察百喙莫以解精於琴者始知之北有完顏夫人譜實宋太宗閣譜余幼嘗學之其聲數以繁完顏譜獨聲緩差異而裏聲良同字本於右軍今而曰浙字琴本於蔡絛今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筍羅道士大章秀敏且文其游於藝也必求其極致傳余操調嘗以幽遠冲寂之旨語之當于其心蓋愈澹則人愈厭余將終老故山異日大章能芒鞋以訪一倡三歎之遺尙有以相告聲生於無形而悲愉感悽之跡畢具古人之事於斯者豈徒然哉因書以告之

贈番陽筆工童生

咸淳間湖州筆工馮生製筆得截法圓不至輭媚勁不至峭直一筆可作萬字馮生死其弟若孫漸變家法然猶有韻度近世子昂承旨擅書名吳中筆工爭進技庭下率形製相類書不滿卷則已成秃翁蓋毫熟則易乏如脂韋之士寧復生氣子昂不言其短將以爲彼養生計來京師劉自謙編修以番陽童生筆爲贈絕類玉山徐氏舊製先正肅公平生惟用徐筆守番最久徐氏妙法豈童生家世能傳之耶樞蠟粉澤識者所哂譬如行車慎操其轉詭遇獲十蔑有效

矣右軍製筆法傳諸葛氏嘗作右軍筆進柳誠懸柳不能用吾徒書記姓名童生之哂甚於諸葛願勉之三吳專利將卻走以避峨峨清遠可用於朝審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元 袁 桷 撰

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

徽宗扇面

水殿風高菡萏清手題紈扇墨花輕君王猶道宮中熱竟上臨潢五國城

定武蘭亭

薛郎輕薄盜爲鄰蟹爪金鐘眩世人從此子孫千百億錦囊玉軸各稱真

牧羊圖

高柳風清曉日蒼牧童隨處候陰涼似嫌挾策當年客物我胸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羣動彩筆隨時作輕重幽如靜士盤澗歌妍若妖娥漢宮寵媚媚
交鳴疑欲語宛轉不去情相送宣和殿前花似玉珍禽低昂手堪捧傳言寫生
論甲乙御筆親題羣輩竦一朝百幻歸逝水舊苑淒涼麥成壘君不見桑間栗
留田間雀難作折枝奉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水暗荒陂得自由矯首天池欲歸去乘風緩從玉皇游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東石本膏肓刻削經營入渺茫老樹雨深龍翼重隔川雲冷數紋長吟鞍
欲度愁溪徑漁艇將歸認石梁擬向此中尋隱計底須紫禁謁虛皇貫道紹興間召至行
在所一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拒霜迎日闌紅英鷓鴣屬玉休驚訝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綠幕鎮犀懸花影雲陰得散眠自是主家局鎖密晚風綠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亦隨因果所施不願報自然福無量

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論富者日增益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

正覺無等夷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迴問佛佛不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溪毛日映千絲似笑釣鼈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荆國王文公屢褒獎之京卡作宣和譜堅黜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
景不踰於吳頭楚尾殆如大年朝陵止見西洛山水然黃太史作詩曰坐我瀟
湘洞庭豈其芒輟踰楚而南胸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由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肇於無名人
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醜迺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擲掄作斯圖者
其無乃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貂裘珠帽視饑人子類以此目之邪

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枯槁盡可見天王八十億衆猶未深伏故
其獐雄怪醜溢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
目則失相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真妄曷辨答者曰清淨妙法
身無住亦無去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
畫以隆爲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兗景肅萬寶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冠穀文裳凝睇白玉京晶熒動瑤光
手弄鸞絃運撥雲飛揚正心秉無回緩節申以商西游升廣寒東迴從扶桑
龜臺鈞天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閨闈下符貺嗣歲歌穰穰
稽首連蜷靈萬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峨眉雲壘翠淒迷更著層峯小殿西誰信蜀王辭劍閣驚鶯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喜亦無嗔瞋目揚眉定有因欲識世間平等觀雲如流水月如金

馬黃秋塘才禽圖

古木荒陂澹澹秋禽鷺高下意夷猶似憐天際南飛雁年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似欲乘天女排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楮河南微瘦而勁峭徐季海差肥而沈着此本蓋自季海
來若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南舊本施武子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
觀此足以知前人鈎榻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猶取其類況此實曾玄也
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贊

下土焦聲噉嘈囂在湫蕩游遨鼓以風挾以清受帝令行林皋百穀成神功韜

庶徵敘靈靡勞

何尊師醉貓

攪瓊翻盆勢不禁晚風辭醉首岑岑醒來獨立闌干畔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天台樓閣總虛無何人繪畫供青眼拍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多清時空食幾困禾營營蒼鼠噉分寸不奈詩人總譴訶

徽宗鸚鵡

大液池清數碧羅兩禽相對盪春波當年肯憶閨中令紙筆和鉛恨未磨

徽宗桃核圖

其廣幾尺

三起之烏千歲芝當年曾作帝王癡黃龍府裏沙溪淺準擬平分作酒厄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此景落歌舞別灑妙墨爲舒謨長江
吐吞恨無極突兀金鼇障西北雞鳴不聞中夜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
水驪將高眠載吳娃卷蘆吹笛斜陽愁折筍投江等兒戲只今承平五十年蜀
荆賈客船相聯鑿鑿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娟娟涼月低昂淺淺春雲胸次何須千畝筆端咫尺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定回神觀靜笑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瑤池采采玉精神滴露研朱竟奪真蛺蝶不知遮繡幕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人言周土夷受饑鶴翻孤松蟬嘒柳絮腹得免身中肥昔聞
汲井嘗投錢清白之子推父嫌人生作事在平易鄒子受金非憊然時君作吏
心不懈一犢相辭匪奇怪當年孝廉爭入徵壺餞柴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

記中云湖湘佳致足以括觀其髣髴

玉殿遙思湘水遊欲看虞帝九疑秋二君野死難相似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

漢李

曾作河梁客山迴溪水灣春看人北上秋見雁南還

燕文貴山水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雲州雲應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秋聲縹緲間亂溪環水佩千嶂疊雲鬢曉瀑村春急風林寺鐸閒

片帆如可託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的的秋光下紫微欲識潮音真實相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靈壁層峯負六鼇藥欄花檻翠周遭如何畫史同羣吠不與君王繪旅獒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爲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爲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爲尺也僚九秋奔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嘗聞鑒古之道必由其侈靡者言之余於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得無近似不然昔之所傳者安得久遠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圖勘書儼相似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三萬軸盡日雲窗看不足平明鐵騎踰河來玉躋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一枝瀟灑江南春天與之初汝南失猶解傳藏記年日卷題天與爲言元年藏記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髮垂玄雲矯矯馬首雙手分彫弓寶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趨崑崙前關濤湧如壞牆後砦百溜奔溪篁羣蠻簇唇爭叫囂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洞快若俊鷗凌風飄還家膏沐帶簪珥父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脫役歸故鄉樂府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二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祕書監丞李某爲之主其王府之寮案悉以佐執事邊豆靜嘉尊罍潔清酒不強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

者敘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爲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矜聞之士爲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爲天漢昭回萬物裔雲與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於是乎得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原
书
空
白
页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由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爲直講時嘗沐是賜署御名且書王字千後是後繳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猗歟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傳說事相昭合方王之爲直講計謨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輩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爲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諂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是在家居十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關入對寶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然也桷之外大父敷文戶部爲王嫡孫是生會稽郡君桷實親出學術荒蕪爲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蘭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桷拜手頓首謹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尚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尚書門功補太廟齋郎故終身爲右選官方臘陷敵睦杭三州衢介於中公以孤城分守卒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亨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迎降嘗讀兩朝忠義錄而悲之則公蓋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爲徹彼桑土不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事寧有是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爲日之方中至今南北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中允誥身而桷世爲史官讀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獨命詞以其相繼者爲首次其甲乙若幕職縣佐則總其詞命以畀之

石揚休字昌言眉山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爲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元豐前率沿唐官制舊六曹尚書侍郎總爲階官入政府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等官誥中署權判判流內銓也知制誥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曰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淑五爲翰林學士景祐間元憲同院淑忘其先登譖之曰姓符國號名應祀天實斯年也始更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爲韓絳者亦非也是年父億爲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凡九而史官與歷年圖景祐止四年爲寶元今誥曰景祐五年倘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爲蔡氏子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月初猶五年也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字遂更寶元焉是則自七月始爲寶元紀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元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祕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爲祕丞著作郎觀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贊美感慨有諸賢說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桷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師尊臨川臨川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蘖故逢迎者廢於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岐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知矣袁桷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別爲三貴賤貧富角立不相通敘世遠源分故若是耶先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袁舉刻有曰渡江而上傷不見於宅揚其敦敘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誥令蓋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桷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志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感年以恢復爲最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譏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卞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慙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爲甥至晉世則謂之郎忠惠曰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詩

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尙書省記實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爲萬世法器資番陽彭公與公同臺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爲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跋曾文肅帖

顧子敦爲河北轉運時實司馬公作相之時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說既與善惡玉石黨碑既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爲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其子姪若公衰輩纓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作史見之

跋楊補之月賦

逃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宮梅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真方外士昔人言蜀無他揚以九州言揚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發遣之語山谷戒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人能寶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

氏嘗於此驗生死關聞之者足以戒矣

書東坡寄真隱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真隱翁椅嘗深疑之道以氣爲母文以思爲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爲二途平叔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巽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峯願相與竟其說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曲引有功於金石缺亦疑之此帖蓋唐人搨本欲求文義則幾臆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湖拜而授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

王樞密開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橫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事是溫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子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厥今皇圖窮吐蕃而西唐宋之恥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汪公以元戎經略橈舊爲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復觀此卷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感矣哉

跋定武楔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

公庫本爲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鑣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尤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卽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悉疏干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象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篆籀鑑銘泉譜倖內府其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爲浙西提舉時攜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顓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剪碎作冊葉與前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鄆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買相家買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鄺手書滿軸余以有米跋本遂贈鄺善之文原鄺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余跋乃剪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枯蒼鄭陶孫爲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爲翰林應奉賈質于藝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爲劉氏所得有叔信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亟以御筆由京兆薛嗣昌家

宣取留內璫所甚夜以置金紙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本機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冊葉藝器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杯玉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晉溪陳侍郎振孫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余每疑鑄損與山谷差有後先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爲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率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于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模脫鑿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韞川媚則蔑有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桷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北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搦數十本余得坡公搦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繇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爲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荊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

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餉此蓋爲歐公發也崑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呂失而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微觀詩帖精思以求益爲之權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桷書

黃華帖名度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舊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由是始沈傳師實爲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舊閣金帝寶錄老人爲修謨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曆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十州之地自負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心置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由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末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勅授官與此亡異隆殺有等唯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門威事上極宰輔內爲都尉與宋同爲終始吁感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淮甸亦其苗裔展觀無歎因爲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爲第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適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

生學士哉樞密遂碑實文公所譔文公受知樞密實由韋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江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感德不至是古道寥落肅觀益增泚頽至治三年十有二月袁桷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公擇尚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間爲正人以黃太史爲甥宅不足論山房藏書以待天下士感德至矣哉

題子昂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不足論此經尾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作慟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有凌雲步虛之意真元杳冥詩中有真一點真元之句驗於五國城下殆詩讖與泰定元年三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由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篆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懷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溫益捐本黃庭

溫益以王邸舊僚崇寧初即拜中書侍郎其傾邪翕嘗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鄉忠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傳之論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黃庭真蹟在建中靖國刻爲秘閣續帖後易爲大觀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爲繫臣之痛泰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桷記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林撰述書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湛水王臨川所譔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著衍威大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

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爲疏遠渡江勳與皆得奉朝讀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臥不盡贊述太幸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爲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赤城羅公爲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累年不忘瞻渴蓋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爲盜區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爲濟陰縣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即需章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朞奉詔條主於恪恭聽獄訟號爲簡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履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詢輿情亟陳囊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推官爲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爲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漫撫其事書于後云

書潞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自洛入觀到郡不數日即召還爲樞密使治平之二年也此帖謂旦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觀時所作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昔王逸少欲游蜀都汶嶺弗果每爲終身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書余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甚觀此筆法尤相肖越國袁桷書

跋荆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罷郡方是時朝廷積患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荆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此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荆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構禍宜其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

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動懇且憂其乏絕噫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深若此余嘗讀荆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惜不爲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俟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厭知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昇杖自便蓋斯時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蓋其楷法精到所至今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尙嫵媚回視忠惠書凜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從事筆墨長語今觀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興間陸氏地爲擯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輶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爲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不自勝

陸放翁荅杜賢良求試牒書

金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輒抑而不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議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之意則一試牒其肯爲杜氏惜昔葉正則序龍川之文曰使同甫不登進士則爲狼藉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天下之士哉

書東坡涼熱偈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魴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

至水涌鳳翔祈文與訓誥相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冰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提遺墨清風泠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硤硤朱墨吏所可與鄭公邑長於斯而三游雁山則其清淨之政蓋可見矣雁蕩之名自唐末始著故前賢罕有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筆意益可為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陶淵明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婿可怪米元章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異然自晉世渡江譜牒散亡夷虜殺互賜姓別族漫不可考要難以盡責也潞公之先本敬氏易而為文失製字之體今陶氏為婚于唐虧人倫之義蓋石郎之害不止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本曠達之士而能書此為戒亦足以知前輩不苟於一藝者

吳傳朋書會丞相夫人虞美人草詩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威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陰陵失道非天亡剛強必死仁義王英雄本學萬人敵安用慘戚悲紅粧三軍散盡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先逐劍花飛新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曲闌時似嫩眉怨惜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清魂香杳今誰主玉骨他年恥為土會當移植漢王宮更伴樽前戚姬舞
右虞國魏夫人虞美人草歌紹興乙卯七月廿八日吳傳朋為沈守約書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為文字交吳紫溪實廣陵之外孫於曾氏有素則此詩為文肅夫人所作無疑噫熙寧之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筆尚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知文墨非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闌庭淵懿有自來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此語何所目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強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慎言重行蓋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較錢奉馬其意蓋可見

跋東坡黃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竊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為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為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為尚書即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耄之年逆知公論之不可揜張翥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萌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道則其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了齋之為尊堯也其意蓋亦若是至若輩姦軀轉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感於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淵源實自茲始至紹興與議之首莊簡入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說遠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贊述敢因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桷與番陽倪仲寶同為太史屬一日出其先鎮遏公墨刻一通以示寶象山先生識焉俾桷有述謹按鎮遏使廢置之始由貞元間悉屬諸刺史而邊於溪峒連於蠻徼者則特置城鎮而刺史不與焉廣明以來江淮之地秦畢孫楊迭相雄角而鎮遏之職隸于節度信為犬牙要衝雄石鎮之得名實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為憲銜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始為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高而軍倍乃得為中丞焉故當時稱咸以中丞為貴今此帖言中丞誠尊稱也仲寶言御史之傳今十六世而丘壠昭穆封植彌

謹遺言舊牒日補其未備譬之岷江初若壘口而至于海者其源遠故也念昔
吾里衣冠故冑皆爲文安公之門人俯仰變更而事有不可言敬觀遺墨實勞
我心仲寶尊祖敬賢其深匱藏之俾勿壞大德乙巳四明袁楠書

跋李後主詩藁

右敬輅常侍徐鉉奉使汝陰泣觀故國王詩筆太
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臺記

李王辭廟北行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字果淒抑也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
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僊寶之何
耶鼎臣題識足屬薄俗方承平時士風藹然故莫有疑迕使以文爲害則當如
律令矣悲夫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書記言推拖撚拽乃具秘訣先德學士爲
李西臺余嘗見其三體道德經及風后廟碑審爲無疑天駟監太平興國四
年置監有左右復各有二故此印云第一也

畢少董文簡公裔孫由東平南遷多藏圖書雜蹟後入祕府紹興間人謂之
畢谷董

李丞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始入政地如扈李二學士今玉堂集
猶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是也徐公八分世不多見益可貴
重時中宜正色深寶勿爲豪巧者競侮是日袁楠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曆皇祐未嘗不感歎三復此正紹述深意熙寧諸子乃始崇是
議元符間何耶舊見蔡君謨飛白廣不盈尺此字當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
書入祕府悉去題識今不可復覩而記爲子敬所寶誠可感也夫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乃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
制蘇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楠見文潞公呂申公辭免平章批荅有買相私印
疑當時故家竊以修媚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弘袁楠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元袁桢撰

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著適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爲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真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羣臣諫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爲公主造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工犯禁百姓居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觀地蓋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強入道以爲報本冥福否則和戎以弭國難爲女子者不亦難矣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三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鏡科騰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刻源竺三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度藏二先生遺墨惟謹俯伏讀沈公書誨有曰就就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三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梓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今復未艾竺三君諸孫宜力脩而善繼焉俾勿墜衰穉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帖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跋鄭太宰奏議樂章

故事國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必委學士翼日復命宅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錫賚亦皆學士所爲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悉遵王安石熙豐

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爲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公奏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由掖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與裔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爲墓碑四世孫出示手勅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翻翻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桢書

書唐臨蘭亭

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徧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爲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悞字本第四馮承素本第二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東之本第七最後復見米老所倣褚河南本第八微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爲十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蘭紙非雙鉤響搨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爲模本失之矣況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誑一世豈此法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敘所見且以爲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欽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九日撰自書契以訪唯文字象形爲跡總成一卷

章續集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不傳於世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鐫搨粉蠟本筆力遒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作一環草蕭齊威墓之子雲書政與此類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璧殘斷然猶審爲朝觀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雖沙印泥法僅傳於藏真誠懸真得其道勁魏晉隸書以匾古爲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爲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爲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

能易余言者往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爲第一

題定武損本

損本定武多置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神不知者乃以纖瘦疑之當宣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急釋以進內侍梁師成暮夜亟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本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最下本與不損肥本亡異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竊本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紙墨昏淪殆猶東郭子墓垢弊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真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真論右軍書未若深服後乃爲黃長睿所貶殆釋氏所謂報緣員嶠寶晉之餘復游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爲徵

跋歐陽詢隸隸帖

評書家書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鄒陽帖筆意絕近此卷殆彥猷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不免蹈襲今觀此卷遺其玄黃非有拘窘蓬萊神仙海鏡雲滅滯毫而踞龜殼非此翁也耶

跋懷素自敘

自敘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道進德壽殿者爲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鑒定者終莫能次其後先今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真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時已不完章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訛謬矣自唐以後遂不敢以是擅名觀此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石腕間超世之旨而未得今觀此帖

極偉怪素爲文世未之見而此帖亦世少摹刻觀法書幾三十年諛聞若是是果孤陋耶

跋玉筍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爲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之玉筍山記所言漢武覓本此至蕭子雲謬立館碑有曰清虛之館蓋其地也李重光以叢爾小邦當開寶末年兵勢寢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去帝號之諂所行文又曰準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闊狹表裏實一僧圖獻于太祖宋史特諱不言耳九華先生道家者流李士得國之效觀其成敗爲之慨然前史官袁桷書

跋蔡君謨汝墳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爲第一其所摹右軍諸帖形踰骨肉纖悉備具莫敢輸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用學程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深知此唐人雙鉤多橫搨執筆筆謹懼其妄出胸臆也今觀汝墳帖較唐文皇摹本本益足取徵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袁桷書

秘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

元祐間詔以秘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無言董其事爲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爲二十卷後復有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爲太清樓帖是也開皇真本後由樞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尉馬都尉楊鎮故事眞雁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查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查以報宋社亡楊氏子不能守歸于濟南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百花蟠龍官作錦爲標首前有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此卷正爲無言在秘閣親摹事見無言手跋向冰文簡公裔孫當韓侂冑聚閱古圖書皆出冰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惟霅溪向氏錫山尤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畫最惡拙及今與僕遂成四人延祐

七年二月六日越袁楠記時官集賢獲觀此卷買相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寔先浦城人其父頴州府君好謙與二蘇公爲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通姻譜嘗爲提點刑獄文忠有曰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綠衣蓋指侍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至待制其弟宰星巒上疏論蔡京遂長流海島有子子游脫膠以葬歐陽徹張魏公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仁儉者爲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爲伯祖仁儉之曾孫應春以詩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爲達官楠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此帖蓋遺母章碩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舊亦嘗見石本今獲真蹟爲之深有感焉

跋米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意師褚河南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令往往行書爲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性不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蓋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老蓋其顛逸政相似耳孫過庭嘗自言作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評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誥

右信州汪氏誥人誥一道實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吳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後以八十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孫母儀四朝倚戴載嘗考乾淳之際國境寧謐天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高聞于朝者視汪氏史惟最多舊制男女升年登百歲得官封任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爲宦族則汪氏之年耆蓋可知矣參政師點蓋施公施爲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准實楠外祖母碩人之大父于時文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脩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猶也世爲史官得無書乎袁楠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稿與京師侯邸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蘇文忠公爲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河中爲正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校黃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則晁亦在疏中矣噫元二之際號爲翕和黨論之萌蓋已兆朕

良可悲也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則孰爲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遇家妓輒書裙帶今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神凌厲見於筆墨而待門下三客蓋未嘗以此易彼嘗考文章感時各展素蘊故六君子別集體製各備後宋之弊以華貴爲重墓中之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踵之至於末造劉龍學專之矣仰止英躅庸書于後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蓋其雲仍也奚官調牧深得沙苑間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虧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率庵皆有瀟灑意態世人貴耳賤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即戴高象即章得之謂此卷雙折枝煙雲慘淡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龍眠皇帝十節度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啓運立極之基也然文威武衰亦自此始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遺民哀楠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併識其後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爲貳卿時有以辟穀圖爲初度壽詆其詩語典密超遠非參預公不能受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僞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領祝釐十餘年康強壽考是

生樗寮太中公亦以字畫醞藉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桷大父嚴州於太中情好深厚每相顧語時事艱蹇思欲如參預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遂爲袁氏家寶思得留侯裔孫以承兩家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耀篤志文物於吾家族祖正肅公有三世之舊振轡雨水言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發不可犯事不徒作超然有黃石公審勢之道桷往游金華聽言論之緒觀茲佳辰敢以參預張公所至者爲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年矣庸書所聞爲公壽四明後學袁桷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今觀此圖殊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書問趙尙書時方尹行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此畫不當以此爲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翰墨繪事乾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洛神賦飛湍圖當未易入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游戲不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舊爲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法充爲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韋仲將閣立本懷恨莫雪則知游戲深意未爲害道桷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清典刑日淪雅思清集萃于牆屋之被文繡宜深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竊臣謫子作淒然懷土語似傷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歟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爲之一噓

題模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爲南唐李中主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耆年之安佚禍及於身國亡於嗣苞桑之戒有自來矣此卷模損不遺

毫髮乃喬仲常所製深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此辨定

書牟端明脫鞵圖黃魯直返棹圖贊後子昂畫時守當塗所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獻公爲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有若洛水程公相繼爲學士端平則真文忠嘉熙則魏文靖文忠不肯拜命文靖不兩月即入政府矣淳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丞相一人耳至景定始踵用徐公端明牟公獨牟公至咸淳初猶學士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相不過四五人則凡號爲學士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爲參謀首辟先生以自近蒼黃出蜀李公造朝願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助爲多龍翔之役丁董氣燄無敢犯一麾出守惓惓憂國絕饒踰鼠穴之蠹初圖見之感指摘文致之弊太史之圖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爲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少氣銳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驚頭之兆殆表於是桷也學不加進而志日益懦肅容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延祐四年九月袁桷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潔獨作梅花習宮體豈宋廣平遺意邪德壽殿深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墨懼以是干進即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昔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踰二丈遺其女準畝田四十畝清實清矣如太清何叔雅性慕曠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之意德壽殿乃不喜之何耶遇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柳塘春水真富貴語叔雅豈故爲是以自況然予嘗聞評畫家言竹外一枝水邊搖落非叔雅不能蓋棺論始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藏故宋元章作無李論此卷王都尉畫帙中物余留京師見寶繪堂畫帙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

宣和太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最重光丞山水今裝潢犀軸皆舊物蓋從畫冊表而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紙略翦去至治元年十一月丙子導尊號玉冊置省中歸坐南牕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之語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聆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穠樸千里一色久客于京塵莊舄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賜郝參政此圖
為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厠伯時豈淺淺哉嘗聞伯時欲工馬形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廐不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廐摹寫鳴立起僂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悔悟使真人之馬有出理由是懺悔作大士像袁桷曰性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別有殊性之益彰惟我仁宗皇帝博博濟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膺是賜非臣彬不足以稱龍御上賓先臣不接踵以逝誠有是也夫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敘本末謹稽首拜手為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不在米老下文丹淵用墨意在筆前觀此卷豈在彭城下邪德常評古精詣遂取其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臥龍筆若一用界畫法則非真矣此卷山林嶽壑骨相巉嶮猶有離王舍城真態非復有江右卑弱饒度神閑意定視天台靈鷲直瞬息事龍眠神氣洞馬腹晚倚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彥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疎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敘衽二公既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叔敖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侍仗履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劇蹟父子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畫記有擊磬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為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自渡江來南北隔絕其孫宣獻公遂築樓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慨歎其記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來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若奇花美木往往於前賢題詠中髣髴而不復可觀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撫公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為宣撫公自鎮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圍閣所刻東坡海棠詩一篇又得黃太史所草合為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高歌居然萬里之勢見於眉睫其於宣獻公之意政相似余嘗聞牛奇章聚花石之奇麗而身不及享近者內翰洪公築瓊園於第而幾致奇禍孰若宣撫公清名懿行淑於後人一花之微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人有言曰十年之計在木百年之計在德今德與木俱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謹書其事于後他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為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史者深為之歎惜然而石堤谷之慘則又有甚可歎惜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與為婚姻號為最戚至於靖康大變流離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于宗廟絕猜疑之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彬彬秀出亡慮數十人至若魏王諸孫雖其族屬號為疏遠卓然可傳者詞華則德莊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監酒

君於魏王爲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於慈湖先生爲時
儒宗曩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世舊聞其習覽歸餘姚故居每拜高曾墓下讀
諸老所述先德夙夜畏懼不能承嗣丙子奔播善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爲庶爲
奴不敢自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
之族黨誠不勝慰喜其爲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矣變姓之張祿別族
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隱市以自活易
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辱其先矣
餘不足爲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書進脩堂往還尺牘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公方入小學于時諸
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
孫宗盟之好實夫人啓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
州九相與模學進脩堂書體兩家敦敘情誼於書牘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
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公亦自桐廬入爲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爲侍從而越
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
詩十章相奇獎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蓋
猶言昔時遞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
後諸生蓋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父房往歲從
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己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于故山獲全
追念二祖宗盟之始今已百二十年舊聞零落懼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後
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夏月曾孫楠謹識

書馮將軍翠峯詩後

金湯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爲雄偉而不知楊之首謀以海道進兵爲第一向
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殆未可保始余聞李伯微甫繫年書深疑
紀采石之事爲多膠西之事爲略聞閩傳記則知前輩已議雍公之張大而伯
微甫雜記亦書雍公經理關陝之不遂蓋未嘗不置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

寶功誠不得泯若馮將軍事獨不得見於史爲可恨惟趙氏遺史所記號爲詳
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功皆歸於李寶之偏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深有異論且
謂獨請海艘借勇以避虜棄陣卻走於凱旋之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不然
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捷也實寶命曹洋詰闕以
奏洋安得不揜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概受其賞將軍之不卻走也明矣所傳聞
異辭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微正獻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
不止於泯焉而已也楠曾大父樞密越公尹行都時策射圃曰旬閣下教出將
軍射法以試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語樞密公訓閱之勤山陽弄兵公
以不發兵坐視責時宰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嚴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遺
志以報私恩每思將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峯題詠諸老贊
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其亦有望於後者與彭叟
成紀之正裔今爲范氏後馮范之譜猶臨邛高魏之譜也昔陶商翁劉景文以
邊將有能詩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古昔彭叟以詩書追紹前人光其當不
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叟云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袁楠書

書史文靖爲西山先生薦黃參軍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啓有曰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塗咸擬於
直登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
時之樂味繹詞旨蓋不以赫莽爲可貴也紹定元二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
第今觀薦士之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文靖諄諄訓諭尤以先生爲重絕干撓
之嫌於斯可見楠聞諸老言永國爲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一歲而返方永
國之入相也公獨言參預應公宜爲文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謫歸里未幾
果得召命將入國門劉樸二豎相繼論去公聞之數恨數日噫父子至親宜無
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微之總得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
誠無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趙括之譏慨貴戚之不常愍天運之日圯三復遺
墨肅襟以嘯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袁楠謹書于其曾孫益伯題識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別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尊其禰不待數世而視爲絕族蓋譜牒不脩廟制不立迄無所藏附故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得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爲難事自渡江來承賜者亡幾其所立廟率燬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獨張忠烈王故廟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最盛散處郡邑其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爲別歲時烝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于今其法蓋未墜也昔摯虞以漢亡之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作族姓昭穆夫當流亂之餘理固若是而先儒以爲厚風俗之道亦莫若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旁行邪上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襲德踵徽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於章綬赫弈而已夫諱文之末其旁達孝曲者莫病於本也阿閼之鳳翺翔振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斯似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仲實其勗之矣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而一時狂宴餼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僱月之計而後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即排之者毋怪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帝侯鄧禹功爲中興第一遲遲長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殁之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橋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爲橋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僦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泉先生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輪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媪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

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償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衰衣偃藩養越國夫人于越時媪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媪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媪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爲常平使者復命駕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樞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媪諸孫猶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爲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觀手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媪而橋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爲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威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虛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澗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勸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遐邇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爲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嬗形管之詩先儒或疑爲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子並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悼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橋游吳門讀中丞徐公所爲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胄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爲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遠粹雅霽正於省闕前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入唐史爲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于後大德庚子越袁楠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爲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變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

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扶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爲江西之宗二宗爲威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爲詩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屏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夫粹書以爲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間矣是明易君主尋其屬焉貴者寺臣辛卯歲口京之冬竟行學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雕搜會粹皆予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湯君非苟於言詩者予久嘗學于湯不知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王溪生者跋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宅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楠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卽挂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爲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猶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奉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敘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淪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闇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恥以師自言陳檮古印綬惡過舊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楊之睦猶以貧富異心尙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後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草莽延年與武彼二子詩語驕蹇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

史氏今嚴氏儒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補軼多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獨惓惓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亦驛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九日袁楠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果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正謫居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爲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爲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掩匿不著于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顯敬書宗衰之事以勉大德壬寅夏月望日袁楠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蹕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爲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則直爲訕侮非若爲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尙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猶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齊諧外傳諸書籠于其側治容褊心遂復中止私以爲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奇褻俚艷讀其詩若截狐爲裘播精爲炊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難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墓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嬗俗淳遺墟敗塚子孫有視其額而莫以爲怪

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僥倖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穰世胄率從事於雲閣之應禮發丘模金甌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後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與王成之躬負土之勞高為墳臺積至尋丈絕椎埋之望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南特敘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桷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咸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淳春秋者皆膠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系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贊其義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纂例清江劉氏傳為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巷本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苒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為子孫寶傳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證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荷區憂遷致政奇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為復藉人矣今觀括蒼鄭公履謙猶不怨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聞謹于正謹謙以謙謙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乎以後謚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

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刻薦至今照牒猶鬱藏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愈遠古道日踰揭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婉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與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書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往時播紳類能誇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猶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脈圖也于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叔祖文昌公猶無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而一清所為醫書十事亦成矣密戲作易神農為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下策醫藥為鄰九流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為高能今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閥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脈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遠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畫倪咸指其像爭詬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是歲之正月忽訥監司畫像卷後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為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能噴瀉筆書臆且實勤

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先生一爲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爲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數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梅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閣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毋爲禍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鏐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敘復梅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問言是事梅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妄噫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英先公時爲參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袁梅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閩府時先子實爲貳車亦入幕嘗爲梅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戔疾記坐宴席卽就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鬱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爲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敦敘夙昔猶一日也梅客京師博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竟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喑鳴叱咤以氣爲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嚙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梅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儒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愛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

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拳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梅來京師遇黃生景章于旅次問其譜別于太史爲七世而尚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數宣黯然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脩興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侯捨其諸孫焉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孫肇爲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呂景江移定理後時蘇師旦驛幸黜獨絕讀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干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敘曠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杜詠歌勞苦雖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風焉知止之意使高遠夫劉景文復生攬轡並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梅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疊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爲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爲狹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爲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焉曰築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榱桷枳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逸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羅墨小者適程度似欲各取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養之

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晚歲真態始見李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為諸兒計慮乃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推本始旁及疏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為名太守賢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尙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動於心苟絕其所為深林崑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樂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恬養馮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耳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為歌詩四明袁桷敘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謹論為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脩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歸然于頽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父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二十有八年兩家子弟罔敢曠墜而惟承教於深寧先生者彌厚故益以自勵亦以勉夫張君焉辛亥歲後學袁桷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尙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餘年間儒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為穆陵舊學其四世孫奕夫示公所為全拙

齋銘紬繹莊生之用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府檣以先世餘緒得獲墻門下風塵荐更兩東世槐不可復覩深以為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檣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聞忠定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今雖廣為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尙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尙書令此夢之符有不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正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膺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節節易頑納諸軌範鄭公是倚襄嘉之典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燉者纓綬相接內教嚴整薰然正直流于士女終始貞潔特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感世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瑣山經德堂記後

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昔今觀瑣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罔有缺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言是誠有驗矣延祐改元陳郡袁桷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為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祀符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肇隆維臣全節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胎蠱之說悉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襄嘉典行遂特貽

其祖父哀榮備矣聞者歆企曠昔開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寶書景命於爍移孝爲忠全節之志罔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登信史使知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史臣橋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真山長白學子其月人皆後時守之學有舊謹錄文公語于前俾愧夫世之責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爲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爲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諸先賢如蕭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爲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鐫通五經實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祕藏非其門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時鑿新運奇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爲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國家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爲詩論及其程文文獻之徵將於是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爲宋史者尙宜有取焉史官袁桷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爲貧富壽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尙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

爲德余謂李君能盡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鬻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惰而食益衆矣鬻爵之令感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爲固常望望然以去於是禁抑與而敲扑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閉靜自脩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以爲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覈稅畝以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弊在於斟酌損益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爲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謔若不相似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感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倣豪宕怪奇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似也余君國輔生臨川字宗會源其所爲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數知時之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爲親親黍離之憫爲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彝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桷從子瑛囊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爲風黃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情性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嶽幽者穿巖壑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爲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然以爲正顏然以爲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與政通因

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近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爲詩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爲高春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感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爲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與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懼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胷臆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艘遵神山閣海市觀光於上京食冰嚙雪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爲詩視其篇題誠足以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爲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幾二紀閱舊藁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原
书
空
白
页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元 袁 桷 撰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與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錄文敏與矣詩感於唐終唐感衰其律體尤為最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傷為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倨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而寡成守一而充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為言沉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為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即生變滅爰集衆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洞忘遍滿一切不遺鎔鍊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桷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為之服者損益降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似或者謂情偽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

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為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泰周公其似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為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為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子番號瓊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敘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偽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敘而錢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瘞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為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諡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諾惟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袁桷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言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為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某首入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桷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除陽之機非仁靜之說余豈好辯算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袁桷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與微旨不復有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深於楚聲卒悔其策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步爲也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宣揚童輩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哲賢由是而知非憤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譬之適遠輟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爲作功課曆引越袁桷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懇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煇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秉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往平梁君表其墓亭曰致懇致懇之著羹牆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悽愴夫豈帝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燬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擿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

師友之源書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桷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固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請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達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厚與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齊矣彌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昔者之詬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哉越袁桷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來乃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爲完顏譜南爲御前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秘其傳故耳蔡氏四弄密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乎瓢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深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密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嚅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書

書恬菴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探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幽曲揭明智析於秋毫數彈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恬

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塞歸於詩造益闊博善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鼓之者其爲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敘詩學之源委俾反而之周君氣盛年富進不憚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爲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楠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藹藹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溫捧其先人之詩曰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有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清節吏能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蘄然各自立宦業有法曰以祖訓爲則顏氏之庭誥柳氏之家範亦葉毋變今於仇氏之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致不以華服爲可貴故其淩厲絕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官爲一集卓然以名聞自重其親世胄珥貂紆綬猶孫中兒耳閩王侯都中幼歲登臚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爲政先惓惓而後功利宦績光顯爲東南牧守表官爲一象蓋將憫歲月之如流厲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數也抑嘗聞之今之爲吏起於荒簞嘗病不知其所爲蓋其習講之道非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徵取者良有自來楠念昔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留耕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爲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猶嗟惜之施千諸孫詩書之澤蓋未已也楠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似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爲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第四明袁楠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味爽以興卽整理靡密某相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治其所嘗往來罔缺怠於是酌酒盡暮而醒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樓之上世故爲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祠之幾四百年今樓君已

下世其子松伯爲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疎懶嗜若前言果疎懶邪詩感於江西吾鄉以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爲韓梅壬午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澹造詣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口文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以歸尙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爲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感茅爲希姓則今江南茅氏皆其苗裔也與或曰三茅君旣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爲道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爲王太傳今李姓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誥厚貲腴田談笑立棄其困辱有下於皁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類者多矣漢世以試簪書始得爲吏而唐宋制令王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爲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感德若不足老子之言尙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爲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胸次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留士大夫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繼繼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觀此足爲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秘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深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答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寬然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嫡族叔祖特進尙書公遺墨相示蓋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者不可得更考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輒異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致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後說以動上聽卒致躁僨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爲二塗昔人嘗言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箴內一壺冰二者胥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寶祖劉先生爾朱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泰歷亘古而不可磨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用者爲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之某源本不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桷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譚番陽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敘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願揭德正傳俾桷有述焉維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滅死令莫定是否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爲定律主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深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桷考宋史則滅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爲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爲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由公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爲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觀以司隸系孫爲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爲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開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

陰以告夫爲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衛孔惺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机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舊矣況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爲文傳信几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滋久矣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爲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談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爲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深有感憤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豈非先兆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爲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邇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助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爲醉素之弟子矣桷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桷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脩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粲然與班馬並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九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效侯之子頤正君來都溫慎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纒纒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爲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

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爲楊塔人咸服其威德咸淳政事一歸買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買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由曹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類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爲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爲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爲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其子襲爵作詩訓示章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蕃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感年執謙問學日續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爲有光尙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由物以成形而下者爲道邪爲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警媮深以爲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齊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噫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匡國輔世爲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並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是否其爲文簡而明據會以歸于一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

後聞其兄仲晦君囑論事廟堂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爲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純儒雅之士藻繪裴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咸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稿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論國是於未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蹈其禍也至若姦孽肆兇株黨連結籍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夫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審於田承君劉元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厲奮悉出胸臆橫海刀鏖雖在目睫猶往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夫世道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楊君論思辰告非若前日之難匪初惟艱尙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羣公交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行飛騰急檄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既廢假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服斬衰以繼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九切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爲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爲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與者願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袁桷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蕭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締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

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敘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爲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似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竟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月有二月某日袁桷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爲書晚歲憤悱始以游歷者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阨塞爲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轍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據志書以行或猶有詭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爲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深成致意焉桷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他日之成也

書赫合哩松年案贊作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爲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爲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赫合哩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閒吟藁一編玩其詞旨渾渾融融一本於大層貞元之感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迹半天下富感騷愁感慨歡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桷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絮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桷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漢被葦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

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稿定方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始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蓋目覩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爲侍讀學士嘗與桷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頰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戢皆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分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爲渤海譜猶有缺文是則爲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與廢舉軼廟堂以其譜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慚者桷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爲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爲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爲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干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爲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爲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感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其年而世之年感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楊劉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誑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爲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挾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

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
得之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橐子高詩俾有語
遂書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原
书
空
白
页

題跋

元 袁 桷 譔

書正肅公懋忿室題扁

忿忿皆發之不中節者桷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為感何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先正肅公謂忿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探本澄源有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危言議論百王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效也居朝不一二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留事業在江東真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四大字昭示戶冊且築象山之麓為精舍審其傳授保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忿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桷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由宋仁皇時光祿公穀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變祥符孫太保挈家從青州軍以歸是生太師衛公厚德退讓而光祿公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正獻公入太學師陸文安公登淳熙辛丑第衛公之子越公從正獻游考兩家南北之分始得合譜訖受學于正獻癸卯歲越公與計偕不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為秘書省官為侍從人咸曰叔姪之盛師生之榮於是見之正肅公見越公鄉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敦敘不絕兩家厄於祝融之災舊藏幾盡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蒙齋先生遺愛在江東社而祝之罔敢墜因以手澤二通俾為象山證契曰大資同知桷之曾大父曰思贊府判實則瑛之曾大父噫世運既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中以為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官桷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詩志意憤抑其意而為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似而為之者焉龍虎山為道士據會

奇怪斬削率可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跬步不敢以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以相示首之以仙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於茅山者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詠蓬華之所居則與天谷並或曰蓬華勝之曰玄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肥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未墜專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缺懼不能以承遺今為方外流者絕其本枝而獨吳特進不若是則瑛能亢宗叔老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公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伏以即日毒暑在候正君子齋戒之時共惟撫綏國錄威德在躬默有神相台候動止倍介繁福某歸老山林一念不作殊覺強健不虞云者蒙示張公行狀可發一笑識者觀之必有公論建炎以來鐵積寸累車馬器甲符離一掃無牙遺東南膏血竭於叛亡目今州郡窮匱皆由當時不卸國計以償功名之心某所以謂如何竹洲所寓實知之主上實知之不如後世之無聞也吾人以謂如何竹洲所寓待幸甚幸甚五月日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劄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致三敗事跡始悔昔年不加審覈歸咎南軒然亦無及矣符離之敗陵陽李伯微南載其事甚詳今不敢為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軍資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奉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遂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桷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牘無一字失實者此豈私喜怒而為言者歟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桷再拜謹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兌良焉澤以漸摩言之於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其過也當位以節節斯通矣良者總其身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良道之致因地以光而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忘於事也故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斯益困矣凌侯商榷事物默以全其機清介自律人莫有敢犯戶冊之訓深契易

理敢誦所聞而質諸良月既望越袁楠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爲高獨龍溪先生痛掃時弊盡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構古語而德音四達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爲秦氏子擯斥遠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內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備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風其典雅也備曾王之體肆而不野麗而不侈則駸駸乎歐蘇矣今觀手藝遂書所聞以寓仰止之意云乙卯七月望日袁楠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爲左右史蘇文定曾子開爲中書舍人蓋同月除書也劉公由祕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大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父子嗚呼感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爲承旨自負灝噩詎淺淺耶嘗攷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始遜之基已萌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禧則罪歸于韓咸淳罔上之罪昭于賈氏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稔文明之運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袁楠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詰後沈錮黜落浩然之氣悉心用資以爲翰墨祁公號婦翁克公密友終不能爲之道地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號爲名流後出爲亳州未幾以揚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由毫入觀時所作也蜀由孟氏以來無兵革鬪爭文士迭出至元豐時爲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皆公纂脩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楠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爲史屬蒲爲西蜀大族三卯之變徙興元者獨能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以永其

傳噫論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楠無以進議厥今理學宏闡實始於春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願於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楠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僞贗可考獨此唯宣和舊物審爲非臨模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閣古堂清靜經乃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曆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得此帖悉有紹興圖璽此鐵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拘紹興本失之瘠韓本失之弱今觀真蹟硬黃古紙松煤老色無纖纓繆妄視昔三本真砥砭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楠謹審證于後

跋顏真卿詒

前人多疑祖父詒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年已長成昔人詒勅必擇能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卷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祕書省先越公爲祕丞時掌圖籍凡唐相詒皆入錄蓋德壽晚歲悉以前賢詒入祕省故也今李紳詒及徐顏諸詒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庵鄭先生兩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手于時楠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楠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爲供奉廬山曹端明子愚爲編脩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楠以外舅祕閣公敘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深致意焉于時楠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攜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俯仰瞻昔邈不可得而楠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青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

願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亥楠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趙子固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真避難南來名望文學與希真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似希真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黃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深刻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真巽伯又其似之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乃薛稷禁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爲博士耶希真嘗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說平生處淚浪浪蓋與夢歸同意又曰琴書總驚眼文字更過人巽伯翰墨之妙可知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初習鍾書惟黃朱李三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舍帖徐浩模本出尤端明家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唐本皆纖濃適潤至比閣絳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者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于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趙公小楷妙天下是蓋脫其形似而師其神俊此卷舊藏南康黃可玉可玉嗜古剛絮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寶之願質諸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倘於德常家始獲見真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竦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以鼎彝傳遠謂於監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任恤之道見於盛世矣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實得吳毅甫丞相爲第一清敏之薨丞相深德之爲作書閭帥于時買相年未四十方折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斬齋清敏子孫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爲辭故事大臣薨有旨州郡治喪葬深恐後人不知以清敏公家爲有請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爲月集悉

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于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虬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楠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羯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圖無斁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於江西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劉南嶽少年以詩自名晚歲獨尊楊廷秀考於風雅無是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絕直致爲工叱咤轉旋騷騷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輩所爲詩倣韓而不能博師蘇而不能宏然卒無江西之弊誦建安黃初之作推而至於風雅則亦有徑庭矣定海樂君之才以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敘引噫詩不能以易言也觀其平淡者合自然孤絕者得深悟繪物不鄰于巧琢至境合心會醺然百谷之泉必達於衆流是亦於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尋於寂寞空絕之地相與酬倡又將盡其說焉

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妄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不加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吾將以訓于家吾子之果能爲儒也必將由是以得名使不至焉則守斯言也其不爲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不廢學將以儒術起家楠老矣猶將見之

書兜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兜承旨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于曲阜龜然風雲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有廟傳嫡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矜其舊址築壇於旁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似之意見堯於牆著存不忘之義也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怠是則趙侯之用心良厚矣泰定三年二月具官袁楠拜手謹記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之命褚河南凡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說耳李筌託神姥之言乃曰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彊兵戰勝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吾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千文蓋懼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贖託焉以自逃者也余嘗聞善書者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懼入八分使子行在吾願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揀擇也言爲心聲而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於理盡所謂模範者特餘事耳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建安黃初之法較之似若有病然太史所爲詩鍛鍊之工過於前人其所謂不諧者蓋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不事雕飾意氣凌厲勝而語完嶮谷之竹合於自然不假按抑而宮商數宣各當其職手之不能以釋因以風昔之所聞者書于後而歸之

題閔思齊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詩以賦比興爲主理固未嘗不具今一以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製其得謂之詩與隴西閔思齊示所爲詩沖澹流麗聲響傲唐人風度寄興整雅將駿駘乎陶韋之畦町矣近世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爲主經緯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和平多而淒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爲可撓事物之來虛益有暇故其見於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讀其詩以余言爲證斯得之矣

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閔清吳明之千成均神度秀朗游于公卿將以奇言直氣感動鉤說輒同坐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度測守繩合則駿駘乎班馬之軌轍而建安黃初之餘事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既得請歸隱山中江浙挽余以校文會有亡子之戚旬日即出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幸不余誚而深病有司之不察

也暨來四明將返閩中示其所爲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誠得于遠游者多矣見聞窘于州閭春糧之適不足以自廣而冒萬里者多大言以買禍若明之游歷漸摩薰陶悉輯於翰墨藉爾求配於古人誠不爲過使果有遭吾見其揚于王庭清遠自儀潤色數經詎止于是編之所述哉因書以爲異日之俟泰定三年十月辛未朔見一居士袁桷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悉意山水以適其風慕下車未幾沿省微治舶事往來市衢意若有不樂值寧侯善繪事命作雲岡圖朝夕觀覽遽遽栩栩見似人而喜者也余嘗聞巖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廈未嘗不心掉目駭而久居朝廷者志念專寂凡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足以動故其於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終焉以無悔若是則賦此圖者其爲招隱乎其爲反招隱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斂散之法不行於今爲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煟輯救荒書至盡至矣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于上聽其出粟至于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爲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衆思以爲其佐林君之爲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馬公耆德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願以今之所行爲權而以經制告于廟堂焉則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林見友人張希孟鄞縣所爲孫孝子碑及序引卓卓表著二友非取佞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瑤孟夢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

文雖不同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言孝非以千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有不得揜焉者矣五典之常心之固有聖人設爲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於旌表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之行事悉合於五典刻意肥遯乃今起家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施設皆其素所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喻矧今爲澄清使者薄敦儒立反其澆漓惇行孝悌悉以其躬行施于七郡不亦美乎孝子今爲浙東肅政僉事名楫字濟川泰定二年二月甲辰前史官袁楠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間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憐夫惡子率固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式願廣施諸方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衆無異不然酒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書大般若經關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千說故其爲書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說者始作關籥以抽其秘由是旁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端卽其書以求似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以爲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關重加校定至皇元泰定甲子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爲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始與前哲夙相脗合體一分殊吾儒之說近世釋氏率竊取以爲秘探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而約約而約是書深有取焉悟師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爲入道之軌轍明矣

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深取吾儒一貫之理昔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于同則用猶一也斐然默契不能已于言而法師春容鏗鏘振孤桐

之遺響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聯璧耀將極其深造不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雖億萬猶以爲未盡歸一之效于是乎見楠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跬步還往之便願自此始

題麗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爲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爲之縝密者爲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左太冲融液藻繪能爲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偶怨悵不得以自振今麗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冽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致爲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感屈宋不入於口耳積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尙何能冀其髮象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整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辯嗟乎余老矣上人當勉之投閒謝事願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雪竇玉几諸山斯幸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攢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爲禮儀爲儀何謂禮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也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爲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爲律宗達摩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黜邊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踰矩率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淫慾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爲喻將以語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爲清規而曲爲之防數百年來遵守罔替世愈薄而俗愈侈奇袤曼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輯廣其未備詢于耆舊證于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拯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爲禪守其師說不肯以從于人清嚴峻整講道不輟頑薄敬避其死也尤奇偉余愍夫吾儒之教淪弊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書麗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博譚潤有工拙而體製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爲工論考古昔措于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敘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法幾絕而今世所爲誌碣行述悉祖襲莫能有違者夫發揚會粹因其事之實而爲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而表之也豐功鉅績被于弦歌鼎彝者則又皆太史之事荒林絕壑曠達冲澹非有道之士不能爲其言也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爲證將從其言邪則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麗上人示所爲慈照師行狀泊令若玄酒之致其誠豁令若網衣之蒙其飾逞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以盡緣飾包括纖麗絕其疵俚是其言也傳信永遠爲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外有則故所至成立上人文足以發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龔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寂邪乃知豐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之喻豈虛語哉觀龔上人西隱亭樹諸詩有遍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而亡羊也揜關息機真游於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胸中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配牧之商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從游近朱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修飾觀此足以泚頽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漑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用潛師住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果幼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慷慨猶以爲未足由是辦香之酬靳未肯出禪林有疑而桷獨能採用潛之意佛

之學道非止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世禪人之病在於望風承嗣以希進而居顯路者旁收曲誘了不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弊庸敘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爲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爲疵病卒致漫誕不可救藥影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羣公傾下以平實爲法門因西律師之請號爲笑堂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虛語也哉西律師已下世矣其徒寧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虛空將大笑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題俊老語錄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締辭繪句悉墮於浮繁唯大雄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士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也由是禪宗沿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岸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敘蓋其不得已於言者歸於大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發之於言辨聲從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爲雅魯以誑盲聾者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珙禪師曰語有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敘以證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于時方歌舞湖山沈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奉鋪敘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功爲急用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本流落何所此可爲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爲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請江上祈和乃拘留信使罔上以爲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愉愉之憂厥後師遺身寶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檣幼歲親觀其事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纖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爲禪人偈語謂與風雪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末噫實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攷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薛嚴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遺音於魯壁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爲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遽謂理趣譬之酒焉因其薄醪而強以三齊玄酒第之不幾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爲可愍而不在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潔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原
书
空
白
页

跋

永樂丙申冬十月八日予得此清容居士集奈何蟲鼠損傷卷目失次乃於暇日補治序其先後之目故得以全其美斯集也雖未敢宗以爲億世之法然著書者亦得以備一時之製作也不亦可乎畏齋王肆識

原
书
空
白
页

諡議

古之君子淬礪澡雪脩之于家而揚于天子之廷以成其德業之美者學道與
守身二者而已蓋造道之深者言不期乎文而自文持身以約者位不期乎清
而自清理則然也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以清脩雅重之資濟之以博綜宏肆
之學漁臘經史上下古今蓄之厚資之深脩詞立誠出爲世用鏗錡炳耀大縱
厥詞等屈賈而上之視六朝而下弗有也茲非所謂文乎自筮仕至于請歸積
三十年寵膺殊渥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柄文衡掌帝制與謀國論藻
飾太平歸潔其身始終一致茲非所謂清乎以之節惠實曰稱情謹按諡法博
聞多見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合而言之諡曰文清奉訓大夫太常博士王瓚謹
議

原
书
空
白
页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撰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楨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越國公諱韶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嚴州軍州事皇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憲府薦茂異于行省授屬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羣賢萃于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遂遷脩撰凡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仕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稽階奉議大夫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歲十有一月某日葬鄞縣翔鳳鄉上水慶遠壩之原計聞制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維袁氏遠有世序宋嘉祐間有諱穀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夫知處州其後龍圖閣學士正獻公燧兵部尚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儒越公於祥符丞穀爲會孫師事正獻尹臨安十餘年爲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爲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學問核實而精深非專事記覽譁衆取寵者所可擬也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慰公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閣公復程公鉅夫王公構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譔著爲職朝廷有大制作公從諸老獲議其事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夫日猶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園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園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

泰壇議祭天之牛角薦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義異制議郊卜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于三禮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深厭吏弊及其即位多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諸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爲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三十年扈從于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勛臣碑版多出公手常奉詔脩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柏柱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脩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欲謀述宋遼金史責成于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于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歿二十餘年今天子特敕大臣董譔三史先朝故老存者无幾衆獨于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古事而江南舊家尙多畏忌秘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曦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蓋有所助初世祖建宗廟于京師至仁宗崩七室已滿乃結綺爲室以附英宗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爲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並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三人長璋早世次璫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次璫女四人長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份次適處州路儒學錄余應樂孫男三人璫以公蔭入官既進遺書于朝遂擢秘書監著作郎次璫敗孫女三人長適淳梁州判官范璫次許適陳某次幼曾孫男二人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郡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婭皆宋名族家廷嚴肅吉凶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脩行勸故家子弟俾自愛重無爲門戶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脩英宗實錄今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娶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

論譚天爵與焉公于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貪多苟且之弊公爲文詞奧雅奇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爲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爲詩歌唱酬遂以文章名海內士咸以爲師法文體爲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爲主貫串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必欲措諸實用不爲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型風流日遠故公之葬謹序而銘之來者尙有所徵乎銘曰

懿歟袁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海宇旣一興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享以祀三聖信史纂述宏休羣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承其責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覆忌多能係時用舍公富著述粲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清容居士集原本無序文不知其刻於何年字體秀整雅潤出一手亦不知其寫者何人也明永樂間此本已殘闕有王君肆爲釐正之卷末附謚議及墓志銘已是寫本數百年來不散亡於兵燹不敗壞於朽蠹卷帙如故殘闕弗增幾佚而存其可寶貴爲何如哉鈔本爲毛君生甫從嘉定錢少詹事辛楣先生精鈔校本傳寫出偶有與原本違異足證原本舛誤余幸其可據凡原本脫衍淆譌輒以刪易增補疑者存之至兩本脫誤同者率條列之間附臆見庶爲博考者一助云又其詩文中並多跳行空字以明所尊今悉依鈔本去之而一一記其所空若干字其有原闕文及殘闕無可據補則仍空之俾讀是書者得睹本書體例至元代蒙古色目人其名顯著者敬遵

欽定翻譯遼金元人地官名錄改正之而注舊作某某於本文下老卒難檢核姑仍其舊凡改正者亦著是冊道光二十年四月朔日郁松年泰峯氏記

原书缺此页

重刻清容居士集札記

上海郁松年泰峯氏謄

原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字仿趙文敏體

目錄上

第五卷三月十二日自殿廬歸舍原本自下空一字今不空

第六卷秋泉伯生伯後題作德誤 夜泊夾馬營夾鈔本作甲後題同攷宋史

作夾鈔本誤

第七卷送宋誠夫押送交趾使夫後題作甫 送林以道歸括蒼括鈔本作括

案括蒼地名當从手鈔本不誤集中多从木旁今仍之 題何仲博棟華堂

案是題後無詩

第九卷扈蹕開平 王趙公八十應制 劉邢公九十應制原本扈下應下並

空一字今不空

第十卷采新氏義門原本新下空一字後題同今仍之 送柳唐佐出守懷孟

懷原本作淮鈔本作懷案後題亦作懷攷元史地理志懷慶路初名懷孟路

無淮孟地名此誤今改 答吳門賴上人賴鈔本作賴誤

第十二卷韓參議嘉慶圖嘉鈔本作案案後題同而第三卷張希孟嘉慶圖前

後題皆作嘉疑此後題誤 早朝興聖宮 進史明仁殿 十一月十四日

駕至京師原本朝下史下日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第十三卷樵溪堂樵鈔本同後題作巢

第十六卷子規詞三首三原本作二鈔本同案後題作三詩正三首此誤今改

御天門聽詔原本聽下空一字今不空

目錄下

第十八卷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原本元下無路字鈔本有案後題同又是卷

前有慶元路鄞縣學記慶元路醫學記此明脫今補

第二十三卷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詢原本作荀鈔本作詢案後題文並同此

誤今改

第三十三卷外祖母張氏墓誌鈔本同後題作記誤

第三十六卷左丞相阿爾哈雅爾哈雅原本作力海涯今改 右丞相拜珠珠

原本作住今改

第三十七卷太傅右丞相巴延巴延原本作伯顏今改 皇女贈齊國大長公

主案後題某國字闕攷元史公主表呼圖克台默色公主裕宗女也係趙國

舊作忽荅迭迷失公主集中迭作的與闕里吉思傳同蓋譯音無定字也傳

中初追封齊國後加趙國集中制詞是初追封者作齊不誤後題當補齊字

第三十八卷進五朝寶錄表 賀冊皇太子表二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 賀

皇太后表 賀聖節表三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賀皇太后正旦表三

賀皇帝表 冊皇太子賀皇太后表 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進仁宗皇

帝寶錄表 賀皇太子受冊禮二 賀皇太子正旦禮三 賀千秋節禮二

賀皇后正旦禮原本進下賀冊下賀下冊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第四十五卷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原本奉下空一字今不空

第四十六卷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履原本作禮鈔本作履案後題文並同

此誤今改

第四十八卷書焦節婦傳後婦原本脫鈔本有案後題同今補 書鄭魯公嘗

充達庵記後嘗原本作常鈔本作嘗案後題同今改

第四十九卷書赫合哩通甫詩後赫合哩原本作紇石烈今改

第五十卷跋吳丞相徽京湖帥陳清敏帖京原本作荆鈔本作京案後題同

攷南宋開禧閒置荆湖制置於江陵嘉定閒移易襄陽改曰京湖制置而跋

文有爲作書聞帥于時賈相年未四十方折節慕名云云賈相者似道也似

道於淳祐六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則當作京明矣今改 書吾

子行篆書陰符經後吾原本作吳後題與文同鈔本作吾原本誤今改說見

後

卷第一

導游賦墜余以言鈔本同或作貽案漢書鄒陽傳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

林曰墜猶失也賦句蓋本此或說非是

椿堂賦余游上京 在昔大帝原本游下空二字昔下空八字今並不空

仁壽賦合江老人杜下原本空二字今仍空 來京師 歌帝德原本來下空

一字歌下空二字今不空

紅梅賦葆光突突原本作采鈔本作淡說文淡水名突淡也是突爲淡淺之

淡正字經典通作淡者段借也自淡行而突字隱矣賦用正字作突作采者

涉帖體而誤今改正

冬窩賦聞于朝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榕軒賦如印如容印原本作昂鈔本作印案賦本詩大雅作印原本誤今改

隱居圖賦悼白雲之何往之字原本漫滅今據鈔本補

卷第二

廣招蹠蹠蹠蹠原本誤題鈔本作蹠今改

七觀虛者爲音虛字原本漫滅今據鈔本補 小字書文後志學之歲下原本

空一字今不空

哀蘭操肝江吳允文肝原本作肝鈔本作肝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南城下注

肝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原本作肝誤今改

黃可玉哀辭余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林彥栗哀辭再見于京師 卒于京師年十有原本于下並空一字今不空年

下有下並空一字今仍空

卷第三

徐母表閭詩序有詔表閭原本有下空一字今不空

舟中雜詠十首第八首誰能別嬾妍嬾原本作嬾誤今從鈔本改

車行二十八韻蕭慚朝餼蕭案說文餼鋪也鋪日加申時食也朝餼不辭疑餼

爲餼說文餼餐或字

伯生詩律清遠少與之比嗟數不足復次韻二首伯原本作德鈔本作伯案前

題是次伯生韻此復次韻目錄作三次韻作德誤今改

蔣商卿敘其先人客金陵與先子事契末章復以見屬次韻原本與下空一字今不空

暮歸詩壤壤殊未歇壤壤鈔本作攘攘案史記貨殖傳序天下壤壤从土鈔本

誤

別吳養浩十首第五首幽風爲之吟風鈔本作風案與雲爲對文疑鈔本是

卷第四

送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第一首承詔撫疲吐原本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善之僉事兄南歸述懷百韻與文植清劬劬原本作邵案清劬本潘岳楊武仲

誄萬聲清劬劬美也从下誤今改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詩厓厓絕登眺厓原本作厓案厓唐韻集韻

魚檢切說文因厓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厓唐韻呼吁切說文山石之厓厓

人可居象形集韻籀作厓六書本義厓水崖高者岸厓同是厓厓當作厓

厓誤今改

送人之官遼東原本題下無注或寫增吳郡張淵清夫鈔本亦有今未補

卷第五

兩後聞鶯詩昨宵殷其雷殷原本作隱鈔本作殷案殷其雷本詩國風作隱誤

今改

三月十二日自殿廬歸舍原本自下空一字今不空

芳思亭序是則先公之志 詩侃侃尙書公原本則下侃侃下並空一字今不

空

卷第六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詩人坐江湖在適意坐鈔本作生案詩是題望廬

山圖坐字義明作生恐非

秋泉伯生仲章梅叔章周儀之皆次余韻題廬山圖再次韻以謝伯原本作德

鈔本同目錄作伯今改 詩頗怪我輩勞鐫鐫原本作搜案前詩韻是鐫

字不容岐今改

謝王參議送練春紅二枝詩款款輕紅冠羣綠款款原本作款鈔本作款案元稹
連昌宮詞風動落花紅款款字从竹从艸誤今改

送郭天錫還京口詩款款凝絮玄霜浮款款原本从艸誤 人言擔簦古奇遇擔
原本作檐鈔本作檐原本誤今並改

仲章與余運舟而行仲章指畫皆不在人後夜泊夾馬營余舟適先至仲章有
詩因以奉戲 詩昨宵夾馬營前宿夾原本並誤甲今改

黃臨汝以長句索筆次韻中山耶君被羈束羈原本作羈鈔本作羈案羈繼與
羈族別此羈束當从羈今改

題李廷弼歸安去思碑詩原本掉頭據案難奉符下空十二字今不空
送錢唐萬戶還鎮詩願趾世燄輝皇朝原本輝下空一字今不空

近有書僧日溫妙明云云第一首與來握筆弄春妍握原本作握鈔本作握
原本誤今改

賦金華方君雙魚硯詩共飽雲腴作寒玉原本腴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卷第七

宋誠甫押送交趾使之武昌甫鈔本同目錄作夫案十二卷中亦作誠夫此偶
異

過高郵湖詩原本飄囊扶攜出城東下空三字今不空
次韻黃松瀑自廣信見寄詩原本林林碑臺刻新出下空一字 小臣捧詔渡

江南 注時奉旨刻八分孝經原本捧下空二字泰下空四字今並不空
卷第八

李宮人琵琶行原本望瀛風翻浪波急下空五字今不空
龍尾歌原本恣言茶錦不當價下空三字今不空

廬陵老人百一歌西蜀環山堆錦繡西原本作四鈔本作西原本誤今改 原
本老人年周一甲子下空九字今不空

東湖詩村家緯木棉棉原本作棉鈔本作棉案玉篇緯木有子似栗棉木名廣
韻二仙棉屋聯棉又木棉樹名吳錄云其實如酒杯中有絲如蠶絲可作布

又名曰縹羅浮山記曰正月花如芙蓉結子方生葉子內絲至蠶成即熟廣
州記云枝似桐枝葉如胡桃葉而稍大也致陳唐時所云木棉蓋指粵中赤
花如樹者而言非今紡織之木棉也今之木棉本名吉貝出林邑宋末始入
中國雖同名木棉其實非也與棉尤異元時木棉始盛至設木棉提舉司皆
通作棉無作棉者又廣韻一先二仙皆無棉字則韻當押棉明矣作棉誤今
改 真宮永世鍵宮原本作官鈔本作官案上有臺殿觀主等字以文義求
之應作宮今改 注拜正肅公祠 拜正獻公墓原本拜下俱空一字 又
復宿鹿野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卷第九

遠遊詩虹網結退思虹網鈔本作蛛網

次韻善之雜興七首第六首下帷鄰草色鄰鈔本作憐
警齋侍諸父拜雙峯祠堂云云第三首兩荒蟲蝕拱拱原本作拱鈔本作拱原
本誤今改 第五首鬱鬱越公祠原本鬱鬱下空一字今不空

魯子翬御史分按遼陽作長律五十韻愛其精密予今歲亦扈蹕開平因次其
韻原本扈下空二字今不空 詩德啓無疆服疆原本誤疆鈔本作疆今改

王趙公八十應制十韻 劉邢公九十應制十二韻原本應下並空一字今不
空

卷第十

題張宗魯編修詩集何人妙解清新句清原本作精鈔本作清案清新本杜詩
作精誤今改

慰曾道士慰原本作尉鈔本同目錄作慰此誤今改
永新某氏義門原本某字空今仍空

送柳唐佐出守懷孟詩河山環抱暫分符抱原本誤挹鈔本作抱今改
賦文字方簣簣亭竹影五首第三首瑣窗午色墨花鎔瑣鈔本同案第三句云

日暎黃離金瑣碎此不當重瑣字以文義亦當作鎖今兩本字同無他本可
據仍之 第三首濃淡渾凝搨硬黃搨原本誤搨鈔本作搨今改

送玉笥山聶道士詩墨閣小春刊畫錄閣原本作閣鈔本作閣案玉篇小閣謂之閣門旁戶也閣樓也原本誤今改

卷第十一

昌上人游京師云云及穎秀自異者穎原本作穎鈔本作穎案晉書祖約傳有汝穎之士利如錐語故唐書蕭穎士之穎或作穎今穎秀連文自當从禾作穎从水非今改

次韻王繼學詩風前攬鏡二毛疎攬鈔本作覽

元日朝回第二首指點微垣頤六符指點原本作點指鈔本作指點原本誤今改

偶述末章答繼學述原本作術鈔本作術世誤案目錄作述今改

卷第十二

早朝興聖宮次韻原本朝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送湛師校經回杭詩整著青鞋侍帝庭原本侍下空一字今不空
進史明仁殿書事 詩香浮繡坐仰龍顏原本史下空一字仰下空八字今並不空

送石上人還江西詩圓帽方袍入帝都原本入下空一字今不空
省中議事回元達有詩次韻詩烏帽黃塵久帝城原本久下空一字今不空

甲子立春詩天門上聖啓瑤圖原本門下空七字今不空

卷第十三

春日奉旨侍祠太乙朝罷觀齋中紅梅花原本奉下空十字 詩第二首紅鱸橫簇化工收下空二字今並不空

歸德王瓊母表閭詩寶篋香瑤繡羅衣瑣鈔本同案文義似當作鎖
子昂逸馬圖序摘舊與殿廡詳定原本與下空十字今不空

楊節婦傳楊原本作楊鈔本作楊案揚子雲之揚當从手見其自敘餘姓俱从木目錄正作楊此誤今改

張氏承祐堂詩白頭舉按話尊璋按原本作按鈔本作案案按與案通若案凡

之案則从木作按攷曾鞏耳目志孟光舉按齊眉俗直謂案几耳呂少衛云按乃古梳字故舉與眉齊原本誤今改

竹西詩廣招闔闔風闔原本作闔鈔本作闔案淮南子天文訓西風爲闔闔風原本誤今改

卷第十四

子昂墨堂扇爲湖南楊晉母作楊原本誤楊鈔本作楊今改說見前

次韻禮部李公二首第一首攜入帝京原本攜下空一字今仍空 入下空八字 第二首鶴袍林立翠天京原本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次韻郭巖卿詩原本慎勿逞說窮雕鐫下空二字今不空

謝賜法酒次韻題范京尹同會秋闈天使傳召命溫問試策貢士賜以法酒臣桷等望闕再拜原本闕下空一字傳下空八字命下土下並空一字望下空八字

詩五雲闥闔祥鸞流下空九字 雖翹蚤歲承宸旒傳宣溫訓慎去取承下空七字傳下空一字宣下空十一字 願上史館書徽猷書下空十字今並不空

次韻王正臣書史試院書事二首第二首疎星出樹間案燈光閃閃原本間案燈光閃五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次韻席士文御史六首第四首始信明時取士寬始原本誤姑鈔本作始今改

第六首不使輿言負聖明原本負下空六字今不空

挽王尚書第二首皮弁終辭徵鈔本作召案廣韻十六蒸徵召也明也成也證也六止徵五音配夏則徵召字無上聲此疑誤然後挽成都何德之處士詩非辭魯生徵亦作仄聲則非傳寫譌也仍之

趙令人題注永陽郡王與某女某鈔本作蘇案玉篇某胡戈切草名明是二字流俗以某爲蘇在屬廣韻十一模蘇紫蘇草也又姓八戈某草名明是二字流俗以某爲蘇省文疑鈔本誤切某爲蘇遂寫作蘇耳

劉伯宣中丞挽詩原本身後騎鯨下大招下空一字今不空

播州宣撫楊資德挽詩原本幼成端有種下空五字今不空

至治丞相挽詩原本重玄開葆命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五

松林詩昔日相傳爲界址原本界字漫減今據鈔本補 草青草枯無盡愁下

大車下俱漫減二字 松花落子下 採薪之人不辭下俱漫減一字鈔

本並空今亦空

送金華王生詩芸笈秋消蠹笈原本誤笈鈔本作笈今改

開平第三集序扈蹕開平原本扈下空十三字今不空

次韻薛玄卿南還題驛第二首曉榻黃庭眼未迷榻原本誤榻鈔本作榻今改

榆林詩感秋此爲重神武開帝京原本重下空十二字開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龍虎臺詩注沙磧水多伏流下空九字今不空

李老峪詩少憩倚厓厂原本誤厂今改說見前

重午聯句詩原本蟾蜍下空一字今仍空

嘉禾圖詩苞簇綬受紋受鈔本空此疑誤

卷第十六

開平第四集序有旨原本有下空一字 宮中闕無人聲下空十二字 閏五

月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開平十詠第十首皎皎三伏日皎皎原本作皎皎案說文白部無皎字玉篇同

致皎說文訓月之白也玉篇云月白也亦皎也皎白也又珠玉白兒則日不

可云皎皎而說文玉篇日部亦無皎字致玉篇日部皎明也則鈔本作皎者

當是皎字之誤今改

李老谷山水深類先公墓田左右原本類下空一字今不空

盧彥威與余同待制云云詩注彥威再醮一日即病以終日鈔本作月

御天門聽詔原本聽下空一字今不空

內宴第二首不須瑤柱詫南薰瑤鈔本同似當作瑤案說文瑤玉之美者瑤蜃

甲也瑤柱江瑤柱也原本烹下空六字今不空

卷第十七

龍贊又原本百穀下空三字今仍空

仁廟御書除官贊於赫仁考原本赫下空十四字 如歲之春下空一字今並

不空

至治丞相真贊又陟降帝所翼翼是承 於赫寶璽原本降下承下赫下並空

一字今不空

英廟御書開經傷贊注時爲皇太子原本爲下空一字今不空

自贊幼承父師之準繩原本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瑞檜贊上千帝青千原本誤于鈔本作于今改

雪房銘序得北如京師原本如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八

慶元路鄞縣學記原本可謂歲矣下空一字 是歲下 其何以稱下俱空七

字 今明詔四出今下 檄雖官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鄞山書院記原本惟朱文公下空六字 今天子興是學今下空一字今並不

空

鄞縣興造記原本凡五十有下 越明年下並空一字今仍空

西洛書院記亦近得請于朝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建城夫子廟堂記今天子下詔原本今下空一字今不空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茲山原本居下空一字山下空

十四字今並不空 曰杠曰某某字空今仍空 爲翰林屬下空十三字

實將以佐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慶元路醫學記遵詔旨立醫學 予自京師還里 今皇宇恢廓 廣天子好

生之德原本遵下自下今下俱空一字廣下空十五字今並不空

昌國州醫學記秦漢之主率望海求不死藥率原本誤卒鈔本作率今改復

遵詔旨原本遵下空一字今不空

定海縣重修記原本實東南之奇觀也下空十一字 曰吾受下空十二字今

並不空

浙東廉訪司重建澄清堂記原本貢賦之數下空二字今不空 必假於守令焉守原本作首鈔本作守案下文即云守令不能以公其心此誤今改原本往會中奉公于下空一字 予以見下空四字今並不空

定海縣學藏書記念昔在殿廬原本在下空一字今不空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遺諸王朝原本請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九

馬元帥防倭記必傳詔令 於茲有年矣 制置其事 卽宣諭上意原本傳

下空一字矣下空十二字事下空五字論下空八字今並不空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有不登于天府原本于下空八字今不空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原本猶能記髣髴也下空五字今不空

吳江重建長橋記原本有善士姚下空二字今仍空 廣中三梁爲丈三百以

通巨舟丈鈔本同案上云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此丈亦當作尺三百尺已三

十丈舟雖巨可通云丈三百似誤今兩本字同無他本可校仍之

順堂記謹其毋以妻孥之私若是耶毋原本誤母鈔本作毋今改

積慶堂記棒制書 知所以近天子之光者原本棒下空六字近下空九字今

並不空

竹鳳石屏記原本在昔下空六字 至治元年下空十二字 方今下 在至

元間從下俱空六字今並不空

友恭堂記原本十居其六七焉下 其病首在是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而翁

授首之授鈔本作實 泰定元年下空一字月下空二字今仍空

賀蘭堂記原本則俗愈定下空三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

東山精舍記近而甚頌且文頌鈔本作謙案說文頁部頌兒也兒頌儀也漢書

儒林傳魯徐生等爲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記文本此鈔本作謙者乃流俗

不知頌義妄改耳

桂山堂記原本上饒周君下空二字今仍空

張尙書救荒後記原本浙東副帥下空二空 張公名下空一字今仍空

晚香堂記承詔爲祠于衡山原本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玉冠記原本二月甲申下空七字今不空

海會庵記予由京師同原本由下空一字今不空

資教寺修三門記原本延祐下空二字今仍空

妙果寺記原本寶鑑十卷下空四字 願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 卽以詔旨

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願下空一字時下空十三字卽以下空二字以稱

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石夫人廟記原本加福祐下空十三字 其何以稱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曰

蘇君下空一字今仍空

信州自鳴山加封記原本扈從下空一字 敢詣下空一字 是歲下空二字

三十一年下空六字今並不空 天師張下空二字今仍空 今天子裡

奉祠祭今下空十字 遂復請于下 紹定之際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隱仙記原本將除下 獲官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通玄觀寶道士記原本會有數薦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一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進于朝廷原本于下空七字今不空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兢兢惴惴原本誤揣揣鈔本作惴惴今改 苦意冰

蘖蘖鈔本同案文義疑當作蘖

四明志序原本夫豈偶然也哉下空四字今不空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見于京師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劉內翰文集序侍先處州府君原本侍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二

韓泗州老人詩序原本又四十年下空十三字 君美書來下空一字今並不

空

張氏宗譜序迎而數之迎鈔本作逆

臨川危氏族譜序原本於橋下 橋來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陳元吉韻海序敢誦所聞而因以序之因原本誤回鈔本作因今改

鄆城馬節婦詩序相濟以成者也 累下詔郡縣 常會以奏書原本也下空

七字下以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袁氏舊書目序始曾大父 至用高祖妣原本始下用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以償宿昔所志宿鈔本作風

袁氏新書目序雅觀而無擇雅鈔本作泛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原本是誠盜臣也已下空十三字 以奉貢下空一字今

並不空

白季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原本至于是大備下空六字 定其格入奏下空

二字 咸大賚之下 請于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蓬萊閣詩序同官于朝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廣信鄭君 移忠云自茲 莫不欲榮其親原本廣字

忠字欲字並漫滅今據鈔本補 余嘗於殿廡識之原本於下空一字今不

空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原本誠可悲也夫下空七字今不空

白鶴詩序原本二月有下空一字 惟今下空十二字 以承下空一字今並

不空

春臺詩序原本涵嚙下 今屬下 戶冊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曹伯明文集序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三

送鄧善之應聘序益無忌於世忌鈔本作志

送范德機序四方士游京師原本游下空一字今不空

送祝道士南歸序原本取江南首下 嘗言之下 歲以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原本已久下 復來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送吳成季歸省序吾徒來京師 居京師 承詔如南原本來下居下承下並

空一字今不空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原本其警夫四方之使與下空十五字 以俟下空一

字今並不空

送曾巽堂南歸序會御史仲子于京師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贈崔兵部序往督征稅於京城 見天子于藩邸原本於下見下並空一字今

不空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原本為都事下空三字 以為然下 察其志下俱空一

字今並不空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原本是誠難矣下空一字今不空

贈陳太初序原本難相並矣下空十二字 訖不悟下空四字 府君與下空

一字今並不空

送俞教授回里序原本而勸學之下 後官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送蔡府尹歸里序聞于天朝原本于下空三字今不空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與京師相近 今皇元 非上意也 是則世祖之明訓

原本與下空一字今下空十五字非下空一字則下空十二字 邇耶下空

七字今並不空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原本編試下空一字 遭也下空九字 藝於下空一

字今並不空

卷第二十四

李慶長御史錢行序原本有年矣下 皆朝紳皆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錢行詩序原本請于下空十字 八表下空三字

後有下空一字 十月下空五字 嘗對下 力事下 始出下 稽首望

下 使者傳下 徹于下俱空一字 維今下空六字今並不空

瑞芝亭賦詠序原本明適承下空二字 陟降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原本嘉定初下空一字 餘年下空八字 宜久下空一

字今並不空

送文字方便安南序原本郡縣下空六字 在是下空九字 遣使下空一字

通達下空二字 上于下空四字 況於下空一字 必曰下空十三字

今並不空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原本於下空一字今不空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原本在昔下 達於下俱空一字 必遣下空二字今

並不空 曰雲南鈔本同案下云最遠者莫如雲南此當是四川誤文然無

他本可證仍之 維世祖原本維下空八字今不空

送李溉之致祠山川序原本亦難矣下空十五字 承詔承下空一字今並不

空

送朱君美序原本至仁宗至下空二字 而聖天子而下空十四字 維昔下

空四字 君美以下空十字 檇官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原本獨于下 師入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檇初一見

之檇原本誤物鈔本作檇今改

送劉生歸鄉試序原本既久下空十五字 時來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送陳仲剛序今朝廷下詔原本今下空五字今不空

送洽師歸吳序見其稻載以歸稻原本作稻鈔本作稻案說文禾部有稻無稻

稻素束也齊語稻載而歸韋注稻蔡也玉篇稻成熟也手部捆取也齊等也

織也抒也纂組也是稻从困得聲聲轉爲苦本切非从困得聲爲古稻載正

字至玉篇乃專訓成熟而手部別出捆字爲捆束義也序文作稻其爲稻誤

顯然今改

卷第二十五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且請之以詩鈔本請下有繫字案碑文云葉蘇君俾志

經始且請之以詩無繫字亦駭似非脫文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原本謚合下空四字 維我下空十字今並不空

奉化州三皇廟碑原本曰噫下空二字今不空

衢州重脩三皇廟碑原本三皇祠下空十五字 僉曰下空十二字今並不空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原本于是下空二字 敷奏下空十字 七月下空七

字今並不空

徐州呂梁神廟碑原本余宦下空一字 昔世祖昔下空十四字 以行下空

二字 赫赫下空十三字 萬年下空四字今並不空

奉化州開河碑原本至州曰下空八字 宣承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碑陰梁

家灘下空二字今仍空

許州衡君去思碑原本七月下空十二字今不空 臨賴縣有鄧艾口故地口

鈔本作屯 望其儀于天朝原本于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華嚴寺碑原本在憲宗在下空六字 時則下空十二字 庚申下 建國建

下俱空一字 民則下空十五字 將成下空九字 陟方下空十二字

若曰下空七字 述脩下 冥福下俱空一字 其以下空九字 在世祖

時在下空二字 傳旨傳下空一字 維聖人維下空六字 旨矣下空十

五字 在是下空一字 得見下 於赫下俱空十四字 如埃下空十字

暨于下空六字 維皇維下 兆民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興福頭陀院碑原本齊梁下空十三字 志游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大德下

空一字今仍空 見于下 事於下俱空四字 皇帝下空十四字 悉以

下空七字 羣公下空六字今並不空

卷第二十六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銘銘原本無鈔本同案目錄碑下有銘字後神道碑下

皆然此脫今補 原本密白下 十三年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資國院使贈中書左丞順義郡公神道碑銘原本二十九年下空十字今不空

陳公下空二字今仍空 軍伍下空二字 宣上旨宣下 受上旨受下

前曰下俱空一字 六七返下空十二字 必忤下 公驛下俱空一字

以歸下空八字 征獫狁下空一字 十一年下空四字 至大元年下

空十二字 從皇太子從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播州安撫使楊忠宣公神道碑銘原本職方氏下 成人下 請降下 六年

下 以進下 兩被下 預御宴預下俱空一字 相歲下空二字 天賦
下空四字 安撫使下空一字 又安撫使下空二字 以請下空一字
效誠下空十一字 恪事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漳州路同知贈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原本交于下 請于下並空一字今
不空

李裕州神道碑銘原本至憲宗至下空十二字 民見下空一字 昧死請下
空七字 遠近下 見于下 給事下 預脩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東昌路同知蔡公神道碑銘原本丙辰下空十字 泰定元年下空七字今並
不空 嘉議大夫下 輕車都尉下 妣某氏下 季曰衡下並空二字
適汶上李下空一字今仍空

卷第二十七

同僉太常白公神道碑銘原本至元中下空四字 大夫見下 會詔舉會下
俱空一字 薦于下空三字今並不空 辟祿下空一字今仍空

贈翰林學士馬公神道碑銘原本見知于下空七字 大父某下空十四字
而習焉下空二字 薦于下空七字 以國語對下 文正公侍下俱空十
三字 精謹下空十二字今並不空

卷第二十八

翰林學士承旨永國閣文康公神道碑銘原本數文下空一字 廉訪使下空
六字 詔于上都下空五字 召公上都下空七字今並不空 遙授平章
政事授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侍養下空二字 罷尙書省時下空一字
謝不能下空十三字 宜勿強下空五字 益稱下空四字 弊壞下空十
五字 受知下空四字 有加下空十四字 請于下空一字 維我下空
十四字 薦更下空八字今並不空

周瑞州神道碑銘待次歸里原本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與之言論傾倒鈔
本與之下有遊字

贈吏部侍郎郭公神道碑銘原本卒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壽金卒壽鈔本作
壽案上各渥澍俱從水壽當是寫誤

王氏先塋碑銘原本將行下空十三字 由上京傳下空一字 克稱下空五
字 魯公曰下空三字 又附下空一字 陛下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由毫投汶毫原本誤毫鈔本作毫今改 始事下空一字 以矜下空六字
今並不空

邢氏先塋碑銘銘原本無鈔本同案目錄碑下有銘字今補 原本父子俱受
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任氏先塋碑銘原本居寬居某某字今仍空 振于下空二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九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公墓誌銘原本知下脩下俱空一字
入對下空二字 事世祖事下空九字 事陛下事下 於是下俱空七
字 見世祖見下 感動下俱空八字 而世祖而下空九字 維我下空
五字 今天子今下空九字今並不空

宣寧郡侯劉公墓誌銘原本莫能稱下空一字 俾見下空十二字 壬子春
下空八字 甚習下空一字 致事下空五字 幼事下空一字 魏魏下
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楊府君墓誌銘首次以富鈔本以下有壽字案首當作壽此與鈔本疑俱誤無
他本可校仍之 鉤名挈譽鈔本作鈞 其受氏爲武夷楊氏受鈔本作
舅誤 銖黍充朔使善裕鈔鈔本作物

陳縣尉墓誌銘原本未幾下空八字今不空

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學者應格則得未嘗于其人鈔本得下空一字原本不
空案文義疑有脫字 邇後當踵有之邇鈔本作爾

卷第三十

浦經歷墓誌銘原本君諱椿字下空二字今仍空 薦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司天管勾焦君墓誌銘金汰武時汰鈔鈔本作太案汰武不可解鈔本疑汰爲太
遂改作太不知惟晉時蜀成以太武紀年金無此年號也汰武或是泰和以
聲近而譌又誌文下云始著進士籍則汰武時或是去兵戎始興科目耶無

他本可校仍之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原本其所爲詩文也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原本卒於延祐下空一字今仍空 承徵至下空一字今不空

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原本時爲下 貴也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河間清鹽使郝君墓誌銘原本弱冠事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翰林學士承旨魯國王文肅公墓誌銘原本其最傳于朝者曰下空十二字

追謚下空八字 太祖冊下空十三字 預脩下空六字 定武宗定下空

八字 親享下空九字 始天兵始下 同受下 歸于下 請于下俱空

一字今並不空

贈特進饒國吳公諱國夫人舒氏墓誌銘原本至大三年下空十二字 奉制

書奉下 望闕望下俱空一字 壽八十下 皇帝遵下俱空十一字 請

于下空一字 戒其子侍下空七字 允顯下空十字今並不空

卷第三十

壽春副萬戶吳侯墓誌銘原本歲率如是下空十四字 二十四年下空一字

天錫下空十四字 繫帝之功繫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許世茂墓誌銘原本上計下空一字 羸羨下空十五字 以稱下空一字今

並不空

史景賢墓誌銘出別語於宗親原本語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時官下空一字

今不空

孔明遠墓誌銘原本延祐下空一字今仍空 適山陰王壩原本適山二字漫

滅今據鈔本補

僉事范君墓誌銘原本爲據中書下空十五字 黃巖州下空四字 祖元泰

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鄭照磨墓誌銘承之競競競鈔本作競競案說文兄部競競也从二兄二兄

競意从丰聲讀若矜一曰競敬也玉篇競競微切競競戒慎也說文云競也

競同上見說文是競競一字原本爲正

教授袁君墓表今天子與文原本今下空九字今不空

真定安敬仲墓表原本流俗下空二字今不空

田氏先塋記原本與橋交下 鄧歸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高夫人葬記原本至大四年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一

周夫人墓誌銘原本天鳳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方夫人墓誌銘原本以事狀來下 始光游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盧母王夫人墓誌銘原本延祐二年下空十字 其子某來下空一字今並不

空

侯母王夫人墓誌銘原本父珪仕下空十四字 悉如下空一字 實聖天子

實下空六字 伯巖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定水源禪師塔銘原本橋先曾大父橋下 院曰定水下 伯父賓州下並空

一字今不空

延慶入法師塔銘原本延祐下空一字今仍空 如矢必鵠矢原本誤失鈔本

作矢今改

廣恩仁法師塔銘原本于時我下 越公治下 資楊夫人福資下福下 臨

安下 大師與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間歸胡墨畧鈔本同案說文玉篇山

部皆無此字集中屢見義與與同與與與與通易土爲山當是越中俗字此

存原本餘並作與 應公言然下 廣恩崇福下伯祖吉州下並空一字今

不空 二十有下空一字今仍空

戴道士墓誌銘原本有桃源宮下空一字今不空

通真觀徐君墓誌銘原本陟降下 李公某傳下俱空一字 開府公入下空

十一字 亦以下空一字 赫赫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卷第三十二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趙公行狀原本知下脩下俱空一字

知南外宗正事外下誤空一字今並不空 丞相巴延公巴延原本作伯顏
今改 告於下 驛來下 見於下俱空一字 上京下空八字 自鄂之
來下 皆非初下俱空一字 私擅之罪下空六字 而宸衷而下 變異
下 公自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後平章政事博果密博果原本作不
灰木今改 不能自養下空七字 人益知下空二字 皆請于下空一字
公時至下空二字 以公居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太傅劄國梁忠哲公行狀原本為左丞時下空一字 給事下空八字 同見
下空十三字 後當貴下空二字今並不空 遂使從東平忠獻王安圖安
圖原本作安童今改 二十九年下空十五字 政事下空七字 某當如
下空五字 北京下空三字 獄中下空九字 乃悉下 捕獲下 屢奏
屢下俱空一字 大德初元下空九字 一繩下空一字 會上會下空二
字 踰年下空四字 上京下空十一字 不敢對下空二字 九月下空
一字 再覲下空六字 侍帝侍下空七字 稱上意稱下空五字 十餘
年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翰林承旨王公請諡事狀原本載與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至元十一年原本
作二十一年鈔本無二字案下年數次第甚明此誤衍今刪 丞相巴延出
師巴延原本作伯顏今改 渡江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考集目錄宋史異
日必脩纂原本錄宋史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歸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丞相齊魯國公和爾果斯和爾果斯原本作和禮霍孫今改下同 司直下
空三字今不空 丞相阿哈瑪特阿哈瑪特原本作阿哈瑪特今改 少卿
下空四字 陛辭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故相僧格嫉公命與故平章魯公
博果密檢責燕南通貢僧格原本作桑哥下同博果密原本作卜忽木今並
改 翰林侍下空一字 三十一年下空十三字 升遐下空十二字 次
定下空二字 命譯下空十二字 纂脩下空十四字 柳休下空七字
昔奉下 七年下 承旨承下 復脩下 遭逢下 里士下俱空一字
服衆下空十二字 尊諡下空四字 公譯下空十二字 太祖下空十四

字 正月譯下空二字 公在下 凡累朝凡下 竊惟下俱空一字今並
不空

李司徒行述原本有以其名聞于下空三字 將歸下 翰林承下俱空一字
侍御史下空十五字 願因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澤國鄭忠宣公行狀原本攜見於下空十一字 死難下空十字 十九年下
明年從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鄭制宜死鈔本脫宜字案制宜即忠宣
之名元史作而父死難謂鄭鼎也鼎諡忠毅行狀前亦云忠毅遇寇死難此
云制宜誤 師還下 春駕如上京春下俱空一字 奇功下空三字 公
入辭下空八字 汗乎下空六字 至和下空七字 其衆下空四字 鉅
創下空一字 入言于下空十字 懇厚下空五字今並不空

特封饒國吳公行述原本玄德扈下 張公入下俱空一字 歸省下空十二
字 七十下空十四字 玄德奉下空一字 八十下空二字 天子遵下
空十三字 復降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卷第三十三

西山旣表原本我大父我下空一字 是為下空十二字 癸亥下空六字
會稽郡伯下空一字 薦于下空九字 史夫人卒下 病且革下 幼子
下 于時下 而大父而下 語曰下 繫汝下 縣丞下 紹定四年下
悉以下 開國子下 維我下 而先處州而下 合葬焉下 太保下
魯國夫人下 衛國公下 齊國夫人下 越國公下俱空一字 入皇
元入下空三字 孫女一下 由越公始至大父主下下俱空一字今
並不空 甲子下月下並空一字今仍空
先大夫行述原本贈少保下 以逝下 齊國夫人下 坐廢下 周國夫人
下 以越公以下 懼失下 先子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復奏為沿海制
置使參議官原本置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居無何下 程公奉下 五十
有四下 不敢受下 調官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太平州判官下空二字
今仍空 痛惟下空一字今不空

師友淵源錄原本張卽之條善本下 胡太初條同其父下 應文煒條已去
下 吳淩條膏薦下 陳蒙條夜別下 程鉅夫條時奉下 謝昌元條入
朝入下俱空一字 青陽夢炎條仕元朝仕下空七字 留夢炎條事見下
薦先子薦下 趙與票條與先子與下 官京師官下俱空一字今並不
空

先夫人行述原本于先夫人于下 每侍下 又曰下 與汝下 汝祖母汝
下 病滯下下 是月下 捐館下 無祿下 大門下 無此客下 謝
公下 三十有三年下 慈溪與之原下 府事下 衛國公下 越國公
下 通仕郎下 與先夫人與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亡妻鄭氏事狀原本不復出仕下 注目不聽去下 癸酉歲下 兵難作下
無間言下 散燬下 而我下 振植下 從官下 是爲下 曾孫下
嫡孫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外祖母張氏墓誌原本作記案目錄作誌文後云謹誌則記爲誌誤文明矣
今改 原本次卽下 歸于我下 貴顯下 多留下 又未幾下 育之
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排斥詬詈戶之戶原本鈔本同或改戶案宣十二年
左傳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杜注尸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識阮氏
校勘記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尸作戶是也按漢書王嘉傳注季善文選
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並同錢大昕跋余仲仁校刻左傳本云家藏淳熙九
經及長平游御史巾箱小本俱作戶字又顧氏補正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
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
失關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皆此意也據此則左傳戶
爲戶誤明矣誌文本此或改非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下空三字今仍空
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吾不知易何圖可合原本知易二字漫滅今據鈔
本補 以孤兒傳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四

徐師顏傳原本至元十四年下 其子革留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蕭御史家傳原本入京師入下 是知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我輩何自自鈔
本同疑作事 至元二十八年下空五字 改元下空二字 奉詔奉下
迎詔迎下俱空一字 前問下空三字 卻立曰下 願聞下 款附下
授詔授下 讀詔讀下 皇帝下 皇太后下 皆本朝地皆下 會詔會
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海南都元帥色徹河色徹河原本作薛閣于今改
有詔有下 言非下 留京師留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孫孝子傳原本上其行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韓威敏公家傳原本益都爲下空一字今不空 達春大王鎮遼東達春原本
作塔察今改 告于下空十二字今不空 姜衛國王領兵姜衛原本作相
威今改 不得領下空七字 始曰下空六字 莫敢譁下 統屬下俱空
一字今並不空 嘉議大夫下空一字今仍空

玄教宗師張公家傳原本過之下空十一字 晏如也下空七字 幄殿下空
十一字 召見于下空五字 而奏對而下 北巡下俱空一字 上與下
空十四字 日月山下空六字 遂愈下空十三字 其文曰下空二字

密啓下空十三字 願殿下願下空一字 後上大悟後下空四字 奉詔
奉下 以進下 刻于下俱空一字 七月下空三字 是爲下空十字
武宗下空一字 二年下空十四字 今二帝今下空八字今並不空 丞
相僧格敗上欲相譖勒哲原本僧格作桑哥今改敗下空一字今不空譖勒
哲作完澤今改下同 辭也下空二字 通惠河下 三十一年下俱空一
字 遣內侍諭下空九字 善事下空一字 卽帝位是爲成宗皇帝卽下
空七字爲下帝下俱空十二字 祕祝下 皆上皆下 二品下俱空一字

以請下 八年下俱空二字 十年下空一字 十一年下空四字 還
宮下空六字 時仁宗時下空十五字 嘉禧殿下 未有對下俱空二字
遂制遂下空一字 文曰下空十五字 際遇下空二字 昇聖明昇下
空一字 不朽下空二字 七年下空十一字 遵累聖遵下 再降下俱
空一字 日月山下空三字 至元末下空十字 不快於御史臺下

言御史臺下俱空三字 以真人下 承詔承下 以璽書以下俱空一字

泰定二年下空十五字 在御在下 至于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拜珠元帥出使事實拜珠原本作拜住今改文中並同 泰世祖旨奉下空一

字 奉承宗旨奉下空十二字 皇慶二年下空六字今並不空 且俾往

哈喇班第王所議事至中途遇額森布哈王原本哈喇班第作哈兒班答下

同額森布哈作也先不花今並改 今上所遺今下空二字今不空 阿必

實克至是阿必實克原本作阿必失哈下同今改 哈兒班答王下 乃曰

有下 取璽書取下俱空一字 在昔下空十二字 聞在下空五字 吾

欲遣汝詣下空一字 先王嘗遣汝詣下空二字 所具下 入朝下俱空

一字 上曰下空七字 既受下 信于下俱空一字 維昔下空六字

嘗喻下空十一字 奏于下 歸于下 見于下 遣使下 爲語下 善

奏於下 拜住入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卷第三十五

昭憲元聖皇后諡冊文原本欽惟下空四字 諡曰下空五字今並不空

英宗皇帝諡冊文原本欽惟下空六字 諡曰下空九字廟號下空八字今並

不空

皇后冊文原本咨爾下空五字今不空

特命右丞相詔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拜珠拜珠原本作拜住今改

戒飭曲阜廟學詔嚴汎掃汎原本作汎鈔本同案文本禮記當作汎今改

試進士策問_{延祐} 原本朕承下空十五字今不空

試進士策問_{泰定} 原本維我下空十二字 若稽下空三字 何策下空一字

今並不空

立皇太子告太廟祝文原本告下空一字 聿嚴下空四字今並不空

司天臺祭告氏宿祝文象緯或凌原本象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興聖宮上梁文原本欽惟下空十四字 拱北下空四字今並不空

皇太后寢殿上梁文原本順承下空四字 紫籙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普慶寺後殿上梁文原本惟我下空十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六

翰林學士承旨閻復贈永國公原本維昔下空八字今不空

翰林學士承旨劉廣妻廖氏封邢國夫人惟儉素足以久安原本素下誤空一

字今不空

集賢侍讀學士李個祖母張氏贈冀寧郡夫人原本可稽下空五字今不空

父昱追封冀寧郡公惟先朝宣力之臣原本惟下空一字今不空

集賢大學士李謙贈魯國公原本祚衍皇圖下空十二字今不空 疏傳十事

之簡嚴 碑板華夏原本本事字華字並漫滅今據鈔本補

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爾哈雅追封太師郡王阿爾哈雅原本作阿力海涯

今改 皇威震電下空五字今不空

中書左丞某曾祖某追封高昌郡公疏封舊寓原本誤寓鈔本作寓今改

監察御史沙某封贈祖某原本今贈下空四字今仍空

播州安撫使楊漢英贈平章政事播國公原本效誠下空一字今不空

右丞相拜珠贈太師東平王拜珠原本作拜住今改 竟墮承宗之計原本墮

下空二字鈔本作承宗案此用王承宗刺殺武元衡事今補

卷第三十七

太傅右丞相巴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原本巴延作伯顏今改司下空四字

今仍空

平章政事廉希憲母某氏贈國夫人原本贈下空一字今仍空

呼圖克台默色公主追贈魯國大長公主原本呼圖克台默色作忽答的迷失

下同今改魯字空今補說見目錄 益深下空一字今不空

參知政事賈某贈官皆先帝欲言之旨原本皆下空一字今不空

參知政事趙世延贈曾祖母氏雲中郡夫人原本母下空一字今仍空

集賢大學士張晏祖英追封魏國公遇真主之龍興原本遇下空一字今不空

二茅君加封真君誠慕深於漢文慕深鈔本作深慕

吳全節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原本維列聖維下年之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邵靈瑞特進封宗師女儀朝徽偶鈔本同或改竊案偶字說文玉篇皆無此本
莊子大宗師文陸氏音義云偶徐音禹李音矩一云是婦人也或改非
盧行益襲封真人惟簡素者惟鈔本作而誦赤松中誠之經原本誦字漫滅
今據鈔本補

毛穎達封真人原本維昔下空二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八

進立朝賀禮原本下空一字今惟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賀冊皇太子表原本賀冊下空一字下同欽惟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賀正旦表原本欽惟下空十四字今不空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原本賀下空一字今不空下賀皇太后表賀聖節表賀皇

太后冊賀禮成表賀皇太后正旦表賀太皇太后正旦表賀皇太子受冊禮

賀皇太子正旦賤賀皇后正旦賤賀下並同

賀正旦表原本推五始之大原下空一字今不空

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尊號冊寶禮成賀皇帝表原本賀下而天子必有所

尊而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賀冊皇太子表喜溢龍顏溢原本誤液鈔本作溢今改

冊皇太子賀皇太后表原本冊下賀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進仁宗皇帝實錄表原本進下空一字欽以下空二字以候下而娛下

俱空一字欽惟下空四字書後小字伏觀下空十字嘗進下空二字

今並不空

又原本欽惟下空十字今不空

賀皇太子正旦賤賀院葉賢叶皇祖建元之祚原本叶下空十一字敬惟下空三

字今並不空

卷第三十九

謝王尚書韋弦之義上鈔本有反覆二字此疑脫

回宗人袁慶遠教授原本伏惟下空十字今不空

回交代潘檢閱白虎觀之談經原本觀之談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賀吳編脩編脩內翰上鈔本有伏以二字此疑脫

賀鄧善之脩課望風隨其臧否臧原本誤藏鈔本作臧今改而溫伯輒草廿

二麻溫伯鈔本作伯溫

謝程承旨原本然後爲下空一字今仍空

卷第四十

回韓知州原本彤弓昭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壽史允叟副楮別陳下原本空二行今不空

墊甥定鄧氏原本伏承某封下空三字今仍空

次女許適趙氏伏以漢庭甲乙伏以二字鈔本無

瑾請婚史氏原本某官某封下空三字今仍空

趙太社刻春秋法度編疏莫揀於衰頽原本誤頽鈔本作頽今改

戴先生刻遺文疏夫既人慕其學既人原本作人既鈔本作既人案夫既與下

是宜爲對文原本誤倒今改

壽國堂師住廣恩疏維樞庭奉先而結構原本維下空一字今不空溥洞下

之旨益密溥原本誤溥鈔本作溥今改

儀師住天台飛瀑寺疏拾枯薪而煮茗拾原本誤捨鈔本作捨今改

卷第四十一

進郊祀十議狀原本摘近奉下空十三字拜命以來拜下空一字上報下

空二字思念下空十五字實惟下空一字備皇朝之禮備下空十三

字翰林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吳天五帝議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鈔本作何憂不能風雨節寒暑時案禮

記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前已引此復本其義爲說不妨少異非

誤易也仍之

祭天名數議則歌哭而請哭原本作笑鈔本作哭案周禮春官女巫文作哭原

本誤 不若鄭氏之置疑鄭原本誤毛鈔本作鄭今並改

園丘議篇末注地示出下鈔本空二字原本不空案地示上當有方丘二字郊不當立從祀議王莽之政也 此又不得混而爲一原本也字而爲字並漫減今據鈔本補

國學議而國朝國學定制原本而下空一字今不空

脩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是則先朝屢命 獲際聖朝原本則下際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第九條宰輔拜罷錄原本作宰輔拜表罷錄鈔本同案宋史藝文志范仲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表字衍今刪 宰輔編年錄錄原本無鈔本同案藝文志徐自明宰輔編年錄二十卷今補 末條猶能記憶憶原本誤臆鈔本作憶今改 原本以稱下 翰林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二

大都鄉試策問原本無泛冗歟下空九字今不空

會試策問我國家隆平百年原本我下空一字今不空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第六條子般之例見之是也見鈔本作兄案公羊莊三十二年經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曰子卒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穀梁傳云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此公穀稱子例也作見是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第二條問叛晉而起楚師楚原本作曹鈔本同案左傳是起楚師 第四條問與楚椒秦術無異稱焉 與楚椒秦術之使楚原本並作曹鈔本並作楚案下答詞即云吳札楚椒此誤 答不攻而自破矣攻原本誤致鈔本作攻今並改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第十二條至若見危忘身忘原本誤亡鈔本作忘今改

答高舜元十問第九條楊文公楊原本誤楊鈔本作楊今改

卷第四十三

祭李兩山謾言腐談謾原本誤謾鈔本作謾今改

祭胡梅澗先生訪先子於城南原本訪下空一字今不空

祭戴先生承先子之命原本承下 爰久下 往歲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祭楊內翰文知制誥同脩國史原本知下脩下 鋪宣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祭王瓠山承旨原本晚歲在下 明有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祭吳饒公原本書來下 實多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祭黃仲正原本維我下 與酬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祭袁府君原本維正獻之模範維下 鵠立下 陟帝廷陟下 優乎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祭張宗師原本際遇下空一字今不空

祭外祖原本淳祐辛亥下 我外大父我下 維巖州維下 歸處州歸下

昧昏下 丙寅下 三十有三年下 久宦下 以上恩以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己未封贈祝文原本謹奉下空一字今不空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原本今祇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追封祝文原本叨塵二品下空十字今不空

立碑告墓祝文尚書之澤原本尚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卷第四十四

放生池祝聖文原本恭惟下空十四字今不空

史文振字說佐上聖合寓縣原本佐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五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原本奉下空三字今不空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原本三月甲寅下空八字 其王府之寮案其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卷第四十六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爲國朝史官原本爲下空二字今不空

書陸子履實復熙河詩後厥今皇圖原本今下空一字今不空

跋定武稷帖不損本第五條性命可輕性原本誤姓鈔本作性今改

書梅聖俞詩後敬觀詩帖精思以求原本帖精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而其文詞詔示于後原本詔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題子昂書靈寶經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褚原本作楷鈔本同案當作褚今改

跋富韓公帖韓鈔本作鄭案宋史富弼傳弼初封祁後改鄭進封韓國致仕韓

是從其最後之稱作鄭非是

跋蔡忠惠帖凜凜有清介之氣原本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陸放翁答杜賢良求試牒書試牒原本作牒試鈔本同案文中作試牒目錄亦

作試牒此誤倒今改

卷第四十七

題定武損本當宣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 內侍梁師成暮夜亟以

蟬翼三紙連覆原本成有旨從薛嗣嗣六字師成暮夜亟以六字並漫滅今據

鈔本補

跋玉筍觀李後主牒宋史特諱不言耳原本特諱不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李成寒林余留京師 導尊號玉冊置省中原本留下導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題李伯時馬性圖原本惟我下空十五字 不足以稱下空十三字今並不空

書進修堂往還尺牘原本始曾大父始下 後伯祖通判後下判下 即省下

而越公而下 歸里下 暨正獻公薨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馮將軍翠峯詩後微正獻公直筆以行遺事行鈔本作紀案疑當作存 原

本楠曾大父楠下 射譜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八

書張忠烈王傳後崇德植學以自表著原本以自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原本客京師客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原本于時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原本嘗讀下 度嶺下 來京師來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吳景山樂府原本佐金陵閩府時下 博士下 楠客下 并志下並空一

字今不空

書黃彥章詩編後空卷恣睢卷原本作券鈔本作拳案此本漢書李陵司馬遷

傳張空券攷司馬遷傳注李奇曰券弩弓也師古曰券音丘權反讀者迺以

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

也據此當從鈔本作拳然空拳二字不根又違跋文所本券爲倦字其爲字

形相涉而誤顯然今從漢書改 原本楠來下 于吳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原本北游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原本靖念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原本念昔下 楠以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原本此殆其遺意也下空一字今不空

吳饒公制書跋原本斯近之矣下空十三字 使知下空十一字今並不空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民益憤憤原本誤墮鈔本作憤今改 原本來京師

來下 以自便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余國輔詩後下於唐鈔本作下迄於唐疑此誤脫

書杜東洲詩集後原本觀光於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九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原本十年下空三字今不空 朝廷作園丘園原本

誤圖鈔本作園今改 原本陳于下空八字今不空 唯諾惟謹諾原本誤

謹鈔本作諾今改

書凌生功課曆後原本無以五十百步爲也下空三字今不空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原本同官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游京師原本游下空一字今不空 故余力敘詩學之源

委力鈔本作歷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阮公服常白鈔本作曰案服當作眼白字似不誤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間以進士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

今不空

題何子方丹書後子方鈔本同文中作大方者二而目錄亦作子方疑誤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居京師二十年原本居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原本預修下空六字 思播楊侯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書葉信公家問後原本書獲識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說齊唐與政齊鈔本作齋

書楊御史奏藁後原本方今下空八字今不空

書赫合哩通甫詩後赫合哩堯臣赫合哩原本並作紇石烈今改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原本後回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而京師益以羨原本而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五十

跋正肅公手澤吾宗由宋仁皇時光祿公載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原本時下

丞下封下 兵變下 祥符孫下 是生下 而光祿公而下 至正獻公

至下 辛丑第下 衛公之子下 越公從下 受學于下 癸卯歲下

於是見之下 正肅公見下 還里曰下 曰大資同知曰下並空一字今

不空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原本則曰我下 見吾下 中散公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題注慰區區之所期待慰原本誤尉鈔本作慰今改

跋汪龍溪外制草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爲秦氏子擯斥遠道原本感泣不幸

四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妬遷之基已萌基鈔本作機

書蒲傳正左丞帖原本遂以下空一字今不空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此籤標光皇手題標原本作標鈔本作票案說文手部標

擊也玉篇同木部標木杪末也玉篇云木末也顛也又標舉也說文火部票

火飛也玉篇同原本鈔本並誤今從玉篇改

跋顏真卿誥原本後入祕書省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跋吳丞相繳京湖帥賻陳清敏帖原本嘉定十一年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覽先郡公之遺墨原本覽下空一字今不空

題樂生詩卷則亦有徑庭矣庭原本誤廷鈔本作庭今改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而吾子行復書之何耶吾原本並作吳標題或改吾文

中未改鈔本並作吾案目錄作吳鈔本亦作吾致輟耕錄吾子行名衍太末

人工篆書或改是今從之

題雲岡圖詩卷原本而久居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原本將參預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大般若經關後至皇元泰定甲子原本至下空十五字今不空

書禪林備用宗達摩之學摩原本作磨鈔本同案維摩疊摩跋摩達摩等字古

皆以手又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

家人南海得禪宗妙法又宋史藝文志有達摩血脈一卷僧慧可達摩血脈

論一卷正作摩原本鈔本並誤今改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原本用潛師住清涼下空一字今不空

重刻清容居士集札記

道園學古錄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吳汝霖校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雍虞公文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萎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霄監容臺閒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卽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尙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穹林葱蒨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卽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爲序玄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歐陽玄序

原
书
缺
此
页

道園學古錄目錄

雍虞集伯生

在朝藁

卷之一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畫枯木賦

古劍賦
木齋賦

操

思魯琴操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有序

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賦衛節婦王夫人

古詩五言

緩草生竹間

月出古城東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

續秋日梨花

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

續詠貧士一首

後續詠貧士四首

赤城館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送吳子高

寄題新治亭

盜發亞父塚

步虛詞四首

贈藝監小吏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日出行

贈寫真修士明

贈鐵冠道者二首

寄幻庵主者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間

題浴日觀

吹笛圖

送李彥方閩憲

題朱邱竹木

畫古木

題薛外史瓊林臺

題彭澤陶氏家譜

卷之二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子昂畫馬

家兄孟脩父輪賦南還

商德符畫幽篁古木

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題畫

題日景初僉司畫

白翎雀歌

題簡生畫澗松

題柯博士畫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題簾圍老梅圖

題衮塵騶圖

律詩五言

林亭亭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送先隴二隣僧還吳二首

次韻阿榮存初見寄

雪巖樓觀

寄子山尚書

送張尙德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送長沙守

代衆仲作

題宋雲舉太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爲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題鄭秀才隱居

詠史

賦蘇伯修滋溪書堂

送張兵部分題得屋上烏

張令鹿門圖

湛湛行

子昂墨竹

賦吳郡陸友仁白玉方印

畫鶴

寫廬山圖上

題柯敬仲畫

敬仲畫扇

題繼志堂後

題高彥敬趙子昂共畫一軸

題楊友直枯木圖

酬蕭侯送蒲萄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題雪谷曉行圖

節婦王夫人劉氏

雪谷早行

送人之劍閣倅

漫興

寄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

明皇按樂圖

送趙編修祀西嶽江瀆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玉堂燕集圖	寄答桂風子先生
寄甫田先生	鄭谷圖
畫檣	李員嶠墨竹
爲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贈楊友直
題朱邸竹木	寄阿魯瞿學士
赤壁圖	題况肩吾縣令贈行卷
送朱潛虛之廣東照磨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試問堂前石五首
代石答五首	送魯子暉兼使之漢中
立春夜試墨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正月十一日朝回卽事	贈別兵部崔郎中
次韻筠軒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慶史治書八十	送國王朵兒只之遼東
送陳碩	奎章玄玉
送趙子期宣	詔交趾
卷之三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贈星上人歸湘中	子昂秋山圖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縠衣請爲作大洞祖宗師四十五贊	
送莫京父廣憲經歷	遊尚書何公山莊四首
次舍弟仲常華黃氏妹傷感韻二首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送江聲伯	同歐陽原功待制宿齋宮賦
次韻張澹菴青山寺詩	次韻國子監同官二首
次韻馬伯庸學士見貽并簡曹子貞學士燕信臣待制彭允	
蹈待制二首	賦國史院齋峯石
進講後侍宴 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二首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第二首	
次韻道士寶神清賦舜粟	
賦道士張彥輔爲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圖	
詩贈寶神清歸隱茅山	右題南野亭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次韻伯庸尙書春暮遊七祖真人菴兼簡吳宗師四首	
觸石墜馬臥病寄慨之學士敬仲參書二首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再用韻謝開宗師二首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次行楊友直北行道中
再用郊字韻二首謝王儀伯參政見和	
十月十六日李概之學士宅宣	旨賦并得其鎮紙玉蟾
次韻馬伯庸尙書	送甘太史祀名山山川
寄天台武夷太無三君	子昂墨竹
卽事呈閣老諸學士	賦胡氏皆山
賦陽山成簡卿心遠亭	送全州錄事
送蔣山善公	玉堂讀卷
謝吳宗師送牡丹	和范德機從楊撫進士見寄
送進士劉聞赴臨江錄事	
贈別錫性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賦別羅朋友道	贈趙生
贈昇龍觀主	訪李真人不遇
賦壺洲	完哲篤下第歸蜀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特甚夢覺歷歷分明忻然相告賦	
此	答李簡伯司業分組
次韻朱本初訪李概之不遇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四首	
寄子敬趙平章	題張太玄爲陳升海畫廬山圖
別國史院齋峯石二首	神鳳琴
繼陶居士傳	謝書巢送宣和瀘石硯
送蘇伯脩御史	次韻柯玉文寄別
謝書巢惠梅花	再用韻簡巢翁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送王君實御史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寄答馬昂夫總管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送劉宗師歸茅山
與薩都刺進士	送歐陽原功謁告歸瀏陽二首
送王師魯編脩祀南鎮	次韻楊友直
題東平王與威熙明手卷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到先壠爲墓人書	八月十五日傷感

題煖翠亭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賦石竹

寄賦采兒只平章紫微亭

賦碧筠堂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次韻吳宗師

寄來鶴亭主人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謝吳宗師惠墨

再和二首

三用韻答巢翁

四用韻二首寄吳宗師謝夏真人

謝吳宗師送牡丹

題著色山圖

題熊太古畫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送淨慈書記

送趙秉彝

題畫

城東觀杏花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中達提點卷後

寄海南故將軍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暮歸

次韻答衆仲助教相壽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

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

次韻宋顯甫

絕句五言

宴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宜和墨竹寒雀

上馬

雙鷺圖

題日僉司所藏惠甄腐瓜行蟻圖

畫扇雀竹

畫扇柳蟬

畫雙蝶

商德符畫松

河梁泣別圖

題蒙古松壑書

捕魚圖

子昂畫二首

雜寫二首

題柯敬仲雜畫十五首

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十一首

題熊太古畫二首

敬仲竹樹古石

六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題柯博士畫

卷之四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三首

木夫容

水夫容

送四川憲使五首

曹將軍馬

舊屋

誰家

馬圖

留別叔父南山翁三首

王母圖四首

竹杏沙頭鵲鵲

閬州海棠

畫猿

記夢中詩三首

維摩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商德符溪山小景

錢舜舉折枝芙蓉

寄馬伯庸尙書

題趙子昂馬

訪杜弘道不值道中偶成

賦故宋李忠襄公烏石渡舊隱

春雲

商德符小景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三首

聽雨

題歐陽原功柯敬仲畫二首

與趙子期趨閣

題風入松詞後

題陳衆仲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桓州驛題壁

子昂人馬圖

子昂竹石

題畫古木

酬書巢送棕帚

畫竹石二首

送上黨長

子昂畫

畫羅漢

畫馬二首

題畫

題納涼圖

息齋竹

題趙子固畫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至前一日答吳宗師

華萼樓宴集圖

壬申芝亭春帖子四首

送趙虛一歸金陵

題子昂竹

題柏舟堂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黃筌芙蓉乳狗

次韻杜德常秋日西山有感四首

題東坡墨跡後

題畫

題東坡帖

題柯敬仲畫

題李氏清溪精舍

題著色山圖

聽雪軒

題畫

臘日偶題

題李氏浩然堂

放鶴亭

放鶴亭

五

無題

與陳升海

與陳道士

題扇與周幹臣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簽院秋夜曲二疊

招熊少府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題梅花寒雀圖

柳梢青題補之梅花

風入松

頌

皇太子受寶頌

郊祀慶成頌

銘

劉氏求志齋銘

益齋銘

陳伯升新齋銘

中齋銘

陶硯銘

泚硯銘

硯銘

潭心銘

永思堂銘

贊

御書贊

御書贊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自贊

魯子翬畫像贊

蘇君真像贊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天根子贊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大象圖贊

囊駝圖贊

謝靈運小像贊

卷之五

序

雲南志序

橐城董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世譜序

田氏先友翰墨序

游長春宮詩序

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女教書序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送彭德韓經歷赴官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送李擴序

經世大典序錄

張師道文集序

忠史序

易啓蒙類編序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詩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送熊太古詩序

送趙茂元序

卷之六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李仲淵詩藁序

贈何明之序

李仲淵詩藁序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安君仲文集序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送魯遠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送王在中編修奉祠西嶽序

吳張高風圖序

之任序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

之任序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錄序

詔使禱雨詩序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序詩

國子監學題名序

送進士劉楨序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曾魯公世家感事集後序

陳雲嶠省親詩序

送趙茂元歸鄉序

禁扁序

卷之七

記

西山書院記

鶴山書院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算經閣記

王先生祠堂記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亭記

致齋亭記

孝思亭記

知還齋記

誠存堂記

克復堂記

樂善堂記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天爵堂記

劉正奉壘記

卷之八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董澤書院記

藍山書院記

舒縣城學明倫堂記

滕州學田記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潼州王氏忠孝堂記

王氏山南隱居記

松友記

可庭記

悠然亭記

現然亭記 思蘭亭記

卷之九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悅生堂記

思學齋記

高氏貞節堂記

德符堂記

書隱堂記

興雲橋記

說

尙志齋說

題王氏五歲女弟說

李士弘二子字說

李克峻字說

曾仲禮字說

劉仲經字說

卷之十

題跋

題趙祕書景諱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跋陸友仁所摹金石款識

題孝節堂記後

書王氏草韻後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跋御筆除丑閏太府監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宣事狀後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題心遠卷後

題和林志

書古劍銘後

跋王端明畫像

跋真西山畫像

題王中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跋大安閣圖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題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跋子昂書陰符經

題鮮于伯機小篆

跋陳信仲行卷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題宋諸陵畫象後

題陳彥和魁星圖

題蘭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題咬佳學士孝友卷

書蕭氏官誥後

書仁本堂記後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題義士卷

跋謝太傅中郎帖

題申屠子邁書馬圖

跋紹興三年召政參知政事

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

省劄

題宋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題蕭氏家世事狀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題米南宮墨蹟

題黃山谷墨蹟

題宋高宗所書便面

卷之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紡績圖跋

約齋跋

王逸老草書跋

子昂墨竹跋

安生送行詩後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廣和竹

詩墨蹟

跋王贊善遺事後

順菴銘跋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子昂臨洛神賦跋

王維輞川圖後

所翁龍跋

題張彬孝義手卷

金壇李氏唐誥跋

題吳傳明書并李唐山水跋

跋晦菴書後

晦菴與劉晦伯書跋

跋晦菴書後

歐陽元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字尤魯氏貞節跋

孟同知墓志銘跋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又題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題董溫其官誥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又題

跋申屠君墓表後

卷之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表箋

經筵謝恩表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卽位太傅府賀表

中書省賀元正表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翰林國史院賀聖節表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賀冊皇后表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賀登極表

代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講畢奏特加臺城董氏封贈表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壁謚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謚議

翰林學士陳儼謚議

書劄

請吳先生書

慶吳先生初度啓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賀海南將軍啓

賀歐陽元功待制初度啓

除夜以璋送歐陽少監

答歐陽少監餽歲

答歐陽元功待制慶啓

回胡貢士啓

答簡西碧餽歲啓

卷之十三

碑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賀丞相廟碑

趙文惠公神道碑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福州總管劉侯神道碑

卷之十四

碑

淮南憲武王廟堂之碑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蘇氏先塋碑

卷之十五

碑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牟伯成墓碑

桐鄉阡碑

戶部尙書馬公墓碑

洛陽楊氏先塋碑

國子助教李先生碑

卷之十六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卷之十七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卷之十八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張平章墓誌銘

張隱君墓誌銘

熊與可墓誌銘

林彥栗墓誌銘

項鼎墓誌銘

揭志道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胡彥明墓誌銘

趙曼齡墓誌銘

葉謙父墓誌銘

王誠之墓誌銘

王公信墓誌銘

王宜之墓誌銘

倪行簡墓誌銘

田夫人墓誌銘

汪夫人墓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周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程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改葬誌

表

王伯益墓表

行狀

翰林承旨董公行狀

傳

王貞傳

李象賢傳

祭文

祭袁學士文

祭潘學士文

誄

謝先生誄

應制錄

卷之二十一

冊文 樂章

皇后祔廟冊文

皇后冊寶文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皇太后冊文

策問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會試策問二

廷試策問二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明皇出游圖

端午賜大長公主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趙千里小景

燕文貴小景

趙千里出峽圖

蘊能羅漢圖

白樂天重屏圖

陳閱畫中宗射鹿圖

羅漢圖

韓幹馬

曹霸下槽馬

韓晉公土星像

柯傳士畫扇

胡虔取水蕃部圖

滕昌祐懷香睡鵝圖

銘

奎章閣銘

棋盤銘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趙中丞畫像贊

吳宗師畫像贊

御馬五雲驥圖贊

瑞雀贊

卷之二十二

制誥

封宣聖王夫人制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封太平王制

封營都王制

營都王夫人

封營國公制

營國公夫人

封寧朔王制

寧朔王夫人

封遼陽王制

封燕卜伶知院祖明里

祖母

父

趙平章加官封制

封悟理間八制

封鑑贊八制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封張真君制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序

皇圖大訓序

金字藏經序

飲膳正要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記

奎章閣記

五色石屏風記

御史臺記

天心水面亭記

龍章寶閣記

玉像閣記

碑銘

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卷之二十三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黃錄普度大醮功德碑

東嶽仁壽宮碑

大都城隍廟碑

卷之二十四

句容郡王世績碑

碑

曹南王勳德碑

高昌王世勳之碑

卷之二十五

大崇禧寺碑

太平興國禪寺碑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大承天護聖寺碑

河圖仙壇之碑

王侍宸碑

卷之二十六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山
國醮建壇青詞	朝詞
三清	昊天
后土	醮星祝文
太陽	太歲
歲后	金星
太陰	室宿
天罡	病符
大耗	土星
小吉	喪門
金星	醮星文
元辰天罡	羅喉
室宿	小吉元辰
太陽	參宿
太元辰	太陽
斗宿	太陰
太白	軒轅
太陰	太歲
白虎	大耗
迎神	送神
醮星祝文	迎神
太陽	太歲
歲后	勝光
土星	婁宿
病符	金神
災殺	喪門
五鬼	青龍
白虎	送神
醮星文	迎神
太陽	太歲
天罡	小吉
功曹	歲星
羅喉	太陽

太衝	太白
熒惑	歲后
青龍	白虎
送神	建齋詞
金錄普天大醮青詞	皇后保安密表
祈嗣密表	第一日早朝
建壇詞	晚朝
午朝	晚朝
第二日早朝	午朝
晚朝	第三日早朝
午朝	晚朝
散壇詞	設醮詞
祭星祝文	迎神
天罡	羅喉
室宿	弔客
小吉	太陽
參宿	金神
太冲	太陽
斗宿	白虎
病符	太陽
太歲	青龍
歲后	送神
黃錄普天大醮青詞	建壇詞
第一朝	第二朝
第三朝	第四朝
第五朝	第六朝
第七朝	第八朝
第九朝	解壇詞
設醮詞	風伯祝文
兩師祝文	皇后修設黃錄大齋齋意
正薦位白文	孤魂榜門帖
祭風伯文	祭雨師文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青詞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祭海神文

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吾殿小上梁文
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吾殿上梁文

歸田藁

卷之二十七

賦

東臯賦

古詩四言

環洲詩爲蔡天璧作

竹林七賢圖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玉隆留題

記夢

浮丘公吟爲陳溪山壽

爲燮理普仕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題張觀海所攜虛舟竹所二毛圖

送龍翔高獨峯上人還金陵

送海東鉅上人十首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却欲就林閣藏同舟清江之上賦此

贈之

爲黃氏賦大雅詩

秋堂二首

分韻得一字送平江開元雪窗禪師

賦彭氏靜深堂

題馬竹所九歌圖

次韻太朴對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

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銘劍後

賦劉益之雲松巢

畫馬

空山歌

題馬竹所畫

題燮玄圃鰲溪春曉圖

賦霍元鎮春江捕魚圖

南岡 題何大夫畫馬

題煜上人所藏息齋墨竹

柳塘野鴨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盤車圖

題漁村圖

題黃仲剛山居溪閣二首

題秦號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示子紈

律詩五言

題玉隆宮所藏宸翰

寄三衢守馬九皋

寄題汪道士草亭

聞鴈

山水圖

題馬竹所畫

答陳溪山元日卽事

次韻陳溪山二首

卷之二十九

律詩七言

與燮元溥登仙游山

賦黃茅岡詩五首

次韻明極講生陪敬齋監郡登華蓋

贈鄧公信

壽陳溪山生日

送尼山彭山長

題范德機詩集後

題屏山閣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二首

寄陳奉常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宜春臺晚眺

送黃子昂

己卯臘八日雪爲魏伯亮作

題村田樂圖

丙吉問牛喘圖

題長江萬鴉圖

贈羽士費無隱

題韓幹畫馬

方壺畫山水歌

示子紈

寄忽承旨

題朱澤民山水

黃敬延送竹本

錢舜舉畫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題曹霸馬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杏園詩爲黃思順賦

賦戴笠圖詩四首

瑞竹

贈劉雲章漢章兄弟

秋日同朋遊北塔山

游洛湖田舍

答易至善

贈易用昭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白卽事

次韻陳溪山二首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歐陽德器遊京

書武進縣學記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和天師韻	右鄙句韻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寄題觀瀾亭	寄胡伯友
贈楚石藏主	遊北塔山
與薛玄卿會黃氏溪園	登華山按茅岡
次韻朱德嘉	寄薛玄卿
贈張仲華	答李伯宗編文
答黃仲律	題環翠亭
答馬竹所	送吳文明
次韻答陳溪山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玄
答盱江聶空山	寄和吳閑閒大宗師
答吳宗師受希年詩韻	送海朝宗調官
寄趙知微廉使	題致爽樓
東坡墨竹	白雲閑上人度夏
寄龍翔寺訢笑隱	寄魯學士
答甘允從	次韻董子羽
次韻聶空山	寄貞居張先生
孫宰金碧山水	臨川冲雲寺祝壽
題掀篷圖	寄吳思可廉使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遊仙遊山
題方方壺作遊仙圖	答錢翼之
次韻聶空山送杏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題荆門酒樓	卽事
目疾偶成二首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夢吳成季見訪
嘉平既望陳溪山山齋還月下獨步二首	李伯宗錄詩
題馬竹所捕魚圖	鶴
壽陳溪山	酬諸友編文
二月雪與陳齊賢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
送朱明仲	
題錢舜舉瓜圖	
卷之三十	
七言絕句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雪後偶成
築室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畫像
游仙詩五首	子昂竹
子昂蘭石	夢蟾圖
唐五王出遊圖	八駿圖
射獵圖	題白玉蟾像
題大別山柏圖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酬張用鼎	題關尹問道圖
中秋前偶賦四首	答魯子暉參政四首
題赤城站壁二首	秋夜有作
玉龍圖	郭熙畫木
贈陳衆仲五首	贈閒白雲
無題	題亡弟嘉魚大夫詩後
題約牖爲譚无咎賦	書蘭亭後
題黃敬申虎圖	聞機杼
賦玉簪花四首	溪橋踏雪
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三首	
題范德機詩後	題文丞相詩後
次韻陳溪山春日卽事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題魏受禪碑	寄吳景永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送臨川艾萼英游京師兼簡國史侍講	題樓攻魏織圖
和陳溪山韻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送程以文兼簡揭曼碩	寄成都孝成姪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寄吳門弟姪
寄子安民從子宣	葵榴雙鳧
題明皇按舞圖	題昭君出塞圖
題陳氏遠塵樓	偶成
桂亭	田舍
題孝宣受貢圖	答饒心道
別樊玄圃後重寄	聞樊玄圃除御史
寄蕭性淵巡檢	題趙子固梅
古檜	題夢良梅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和陳溪山櫻桃 留題龍門寺

樂府 滿庭芳 寄阿里仁甫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銘 浣溪紗 方床銘 先君硯銘

贊 虛白齋銘 幾銘 劉原甫贊 先君遺像贊 孝女贊

陶淵明贊 劉貢甫贊 玄帝畫像贊

自贊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卷之三十一 序 周易玩辭序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鄭氏毛詩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送危太樸序 甘天民詩序 送饒則明序

飛龍亭詩集序 楊叔能詩序 葛生新采蜀詩序 黃氏復姓譜序

卷之三十二 序 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國朝風雅序 送李仲元遊孔林序 晏氏家譜序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卷之三十三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曹士開漢泉漫藁序 李梅亭續類藁序 楊賢可詩序

秋岡詩集序 送楊生序

道園學古錄 目錄

欄谷居愧藁序 送楊拱辰序 有詩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洛陽楊氏族譜序 周氏族譜序

卷之三十四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曾小軒集序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饒敬仲詩序 送吳尚志序 熊萬初舊雨集序 送朱德嘉序

曾擢齋緣督集序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漁樵問對序 送李棟伯高序 醫書集成序

卷之三十五 記 王文祠堂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澧州路慈利州儒學記 撫州路宜聖廟學記 寧國路旌德縣宣聖廟學記 撫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袁州路分宜縣儒學記

卷之三十六 記 袁州路儒學尊經閣記 南軒書院藏書閣記 尼山書院記 張巖書院記 袁州路萬載縣宣聖廟學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南康路都昌縣儒學記 考亭書院記 屏山書院記 澧州路慈利州三皇廟記 撫州路樂安縣三皇廟記 撫州路崇仁縣三皇廟記 袁州路分宜縣三皇廟記 吉州路三皇廟田記

卷之三十七 記 飛龍亭記 權茶運司記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龍興路滕王閣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謙樓記

撫州路崇仁縣治記

撫州路羊角洞天記

撫州路青雲亭記

卷之二十八

記

大本堂記

時中堂記

思本堂記

誠全堂記

德星堂記

謹敎堂記

君子堂記

柏友亭記

寫龍軒記

極高明樓記

主靜齋記

環翠亭記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謠記

卷之二十九

說

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平心說

新喻蕭准仲又字說

劉瓊彥溫字說

鄧漢淳字說

趙孟昌以順字說

趙孟誠以信字說

易晉用昭說

易至善字說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答張率性書

答劉桂隱書

卷之四十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跋劉資深墨莊後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題幹羅氏世譜

書苑左司事後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跋劉墨莊世譜後

跋曾氏世譜後

跋朱文公與黃商伯書後

題吳先生新登謙樓詩帖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跋吳先生新登謙樓詩後

跋柳誠懸墨蹟

書先世手澤後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題李肩吾字通序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跋張魏公與劉和叔墨帖後

跋黃思順醫說後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題江傳路手卷

跋張方先生傳後

題何氏所藏蜀郡各公書翰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題岳飛墨蹟

題蘇文忠公諸帖

跋黃子昂所藏率更醴泉銘

又題

題曾歐二公帖

表

謝恩表

謝箋

卷之四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墓碑

集賢直學士張公神道碑銘

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文肅公神道碑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楊襄敏公神道碑

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公神道碑

卷之四十三

墓誌銘

孫履常甫墓志銘

吳仲谷甫墓志銘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志銘

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志銘

皮榮墓志銘

婁太和墓志銘

衡州路總管府判官楊君墓志銘

黃東之墓志銘

袁仁仲甫墓志銘

黃東之墓志銘

劉宗道墓志銘

黃東之墓志銘

卷之四十四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行狀

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祭孫履常文

傳

陳炤小傳

方外藁

卷之四十五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靈真宮銘

贊

佛母贊

蓮花菩薩贊

維摩文殊贊

華藏變相贊

達磨贊

毗沙門天王贊

多聞天王贊

瑞光塔院贊

老子贊

陳希夷贊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張宗師贊

吳宗師贊

道士贊

序

昌上人詩序

會上人詩序

吉上人詩序

卷之四十六

序

送吳閑閑序

送薛玄卿序

送趙虛一序

貞一藁序

送史講師序

記

潭州壽星觀記

順慶萬壽宮記

處州紫虛觀記

雲州白雲觀記

蒼玉軒記

著存閣記

滕州新修東嶽廟記

卷之四十七

記

袁州開元寺浴室院記

撫州相山保安觀記

碑

五祖禪師寺碑

普明禪寺碑

成都正一宮碑

杭州開元宮碑

臨江清真宮碑

卷之四十八

碑

茅山崇壽觀碑

仙都山玉虛宮碑

吉水州顯佑廟碑

銘

普安禪師塔銘

智覺禪師塔銘

大辯禪師塔銘

卷之四十九

銘

海機禪師塔銘

廣鑄禪師塔銘

斷崖和尚塔銘

鉄牛禪師塔銘

卷之五十

碑

廣化真人岳公碑

陳真人碑

彭九萬碑

倪文光碑

墓銘

孫真人墓志銘

黃中黃墓志銘

張宗師墓志銘

非非子幽室志

重增目錄

馬處士墓銘

故梅隱吳公墓銘十八卷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贈劉無作二首廿八卷

題趙師舜謝安游東山圖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夜宿周復心李伯宗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春妍帶雪圖

題趙師舜汎崇蘭圖

題饒世英藏舜舉畫四首

江村秋晚圖

題饒世英藏孤鶴圖

題趙師舜藏雪竹圖

九卷

贈朱萬初四首已上並見廿

十卷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三十卷

撫州路趙經歷祈雨序

道園學古錄 目錄

送醫士吳益謙序

胡師遠詩集序

送李伯宗序

朔南風雅序

朱萬初製墨序三十四卷

撫州臨汝書院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記

趙氏義齋記

浩然樓記

環碧樓記三十八卷

黃勉子勛說三十九卷

王母龔氏墓志銘

同安簿周仁甫墓銘四十三卷

道園學古錄目錄

道園學古錄卷之一

在朝藁一
雍 虞 集 伯生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誓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龍頰三辰而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倜儻兮亦踴躍而在茲于嗟乎世德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珮玉於交遠兮被涂輿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沉兮孰敢即問乎津涯發疾叫于咽嗟兮衆披靡而莫支夫冶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乎醜夷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顧涼薄之多微兮猶慷慨而尙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證余以其可余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瓠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久要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驚兮殆若爲乎余情遇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汎綠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于嗟兮昔之感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匿兮歷世十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入兮質化光泯劫正黑兮匡視白日澹斂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泐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藪勿試靈具戒兮鬼目睽睽頭鬚兮竊擬窺之自造應兮靈怒殛女不女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采衣翼兮長身好脩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兮魚室珠襖雜文織兮虞于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授神職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却百非五兵息兮大宰不闕完以爲德兮變窮于傳填無極兮

畫古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衆壤於甞有勒不毀之所全或聖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渾無兩以如晦悅非規而能圓澹黝乎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膏慮用丹皆爲流眩頭常注次獨何爲托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齋余愛

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碑碣以嵯峨兮據積水而鬱盤有椹楠與豫章兮翳松柏之丸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結余驂以弗馳兮氣絳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菲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修乎茲室

操

思魯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垂天河目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尊兮即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信而真

芝亭永言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原序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翬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勗其子遠公嘗命遠從子遊故賦此詩

維昔玄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丁寧面牆之室絲不知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于德容聽于德音詠歌周旋實悅我心貌乎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罔斯殆畏友翬父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成既蓄既禽俾稼之食既收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子虛羸匍匐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俛焉斯文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豈第宜其後昆

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

岷源建高駘無游初漢會其委安流滔滔爰有君子垂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援藟引楫至于中沱蔭樹以休悠悠永歌逝波沅沅不轉維石樂茲忘憂矢言不食烝然雲興風舉以高馳翔中天遺景九皋水其落矣魚亦潛渚瞻言反好降于屈雨屈吟玄雲彼爲格行吟望子實勞我思山有榛栗河有鯉鯉豈其飲泉必泠之美君子冠純秩秩大經洞有清酌可以濯纓

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剋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皇元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質翁求虞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遼悠宗國爲虛騎箕來歸懷此故都鳴梟在樹飢鱷在渚闕宮不存公食無所董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具來式燕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也可忘

秦檜既貶趙公於海南隨使人逼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素帛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以付寺僧而絕聞喜之董澤公鄉也

賦衛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閨門嚴嚴樂爾貞獨泛泛淇流岸有松舟閨門閒閒樂爾貞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娟娟貞幽肅肅眉壽淇原有泉可濯可沿享壽勺尊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其人將詣孔陵

惟學易君子慎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方員視圖書循靜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其惟玄聖啓我後愚載瞻巍巍魯陵鬱如

古詩五言

緩草生竹間

緩草生竹間翠色相綢繆美人欣有託君子故忘憂昔聞有鳴鳳飲水來丹丘不食衆木實樂只淇園秋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蒼梧岑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窿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發離弓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靈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蕭爽度長夏大化漠無宰豈必事陶冶楊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經百無徵白髮謾盈把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昂畢草樹風不起蛩蛩絕咽啣天高露如霜客衣盡白蟲駭駭餘棧幾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告晨征瞳瞳曉光發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有句云朝

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之云

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遠水良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崦交九度沙磧溜始辭平漠曠少接山木秀老病畏行役慰藉得良輶秋嶺晚更妍寒花晝如繡故園夫如何朝陽炫霜柚

泰定甲子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輟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爲山望成岑織錦待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柁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戀芳藻好鳥鳴幽岑爲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天曆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崇病骨於此時浮屠屹撐空呼兒檢餘曆計日待春風雖欣解凍近翻驚紀年窮黃酒欲自廣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祿位崇爾來五十年所以四壁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頽風漫仕非我能偶貧豈人窮深耕定有穫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况聞風心悸危欲折踟躕敗絮中鷄鳴當晨餐馬亦芻不充山童衣百鷄喚之愧匆匆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尚遂牛馬性歸放春草豐

歸蜀越關隴機閣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閒飢寒迫日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馬聞闔前童奴受宿戒向暖爭相先聞之頃兒子我何爲汝牽屨無千金買吾足安暇憐

爲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尙不道吏責爲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况茲久朝簪決去豈我志知止亦所諳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餌千日期冰臚復清涵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驂

天風夕號怒霜日殊清妍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何視茫茫字若萬蟻緣綠意成寂寢悵悵還棄捐於惟仲尼衰清夢不復然小子

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觀花有感

掛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聲清唱起相壽母
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秉燭者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觀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喜新波燕
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同閣學士賦金鴨燒香

黃金鑄爲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逶迤動微風綺席列珠樹華
鎔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疎條栖鵲寒蕙流螢冷戀闌感時康懷
歸覺宵永晨鐘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爲霜交柯舞幽鏡墮葉響鳴璫高巢翠羽下澄
水玉蚪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床

送吳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衣湘靈瑟在席織
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強飯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袖近歌
罷綵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嬈

寄題新冶亭

窈窕冶亭莫蕭條江南秋泛覽山河外張樂鳳皇丘公子飛翠蓋美
人回綵舟從茲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儋耳東坡載酒堂

翳翳儋耳城歷歷枕樹百年遺故丘新堂設賓昨清風海上至軒
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德屢來顧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諸預符黎

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遽

鑿井得甘泉渴者恆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絕風雨水
木况華滋隣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懷故鄉聊樂宜在茲星河
度白鶴山月懸蛾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盜發亞父塚 彭城有盜識寶氣於亞父塚上發之得一劍云

盜發亞父塚寶劍寶累之塚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寶寧
知亞父誰項王不寶善第子遂與尸黃腸下深錮千歲復何爲大河
繞城東落日耀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期

應制題王拙畫吳王納涼圖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屨廊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朱光淪厚地明
月在高堂何以保王體長年樂未央

步虛詞四首

步虛長松下流響白雲間華星列耀火明月懸珮環肅然降靈氣穆
若愉妙顏竹宮愴清夜望拜久乃還

稽首望太霞離羅間層霄細結冲氣要眇出空謠前參千景精後
引務猷輶攝衣上白鶴招搖事晨朝

朱光出東海高臺迎赫曦六龍獻陽燧九鳳保金支鍊丹軒轅鼎濯
景岷崙池拜賜冰玉佩玄洲共遨嬉

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凌上清日月作環珮雲
霓爲旌旄回首召司命靈雨灑蓬瀛

題商學士畫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紫芝采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漪蒼涼百里內秦
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宮東海涯

贈藝監小吏

廣術何迢迢榆槐蔭蔽之鼓鍾晨莫起車馬中間馳此有藝居者閉
戶教孤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丹青出天性落筆有令姿藝監
取材伎小大無一遺署兒筦庫下祿薄不足爲手持一束書求以慰
母思告兒勿薄吏公卿出自茲請看孟氏里軻母自有祠

記子昂畫

春風動蘭葉庭戶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車行不擇路茅
茨何楚楚遊子憺忘歸徘徊歲云暮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陝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還者葺牆屋安知瘠瘵餘政
可致新福闢除正廣術區井表深漬均齊定恆志忠厚保敦篤豈無
憂世士受仕在芻牧爲義苦多違好名常不足治書肅將指善類庶
有最

送張道士歸上清

白雲盱水上自古多仙人手攜綠玉杖頭戴白綸巾袖中出風雨天
上禮星辰歸來庭戶靜芳章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莫當蚤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焉依下馬投館人空垣月當扉涼風振庭樹巢鳥屢驚飛起坐搔白髮忽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沾衣老萊有孺色傳聞惟食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書詩布衣不掩脛畫食甘藿葵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辭我少好文章把筆無不為憫爾爰寂寥慎與當自茲

曾寫真冬上明

修郎居上京閱人如風花枯筆寫其似千歲留英華邇來七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初北游面白鬢如鴉點染煩粉墨華星映丹霞今如雪中松苦硬難蒼白却視當年容選如不相識不識當如何臨風且長歌黃雲接河漢白雪漫坡陀乞身願歸老吳蜀山總好贈君千黛螺翠色秋可掃

寄陳衆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足清畫詞垣驚蚤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持衣未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趁鵲鵲觀別製鸛鵒裘

贈鐵菴道者二首

昔遊雲臺觀山色上衣青松花春雨落柳葉秋露零飢來煮白石睡起看黃庭人間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茯苓白虎戲玄渚蒼龍護黃局燒香招五老行廚庖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粲華星

題商德符華山圖

昔祠雲臺館行穿御階柏夕陰風氣深重碧照行客獨訪張超谷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豈無鐵鎖懸翻身若飛鵬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况有程車馬何忽忽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爾來十七年欲往不再得山河想悠悠傷殘蕭索摩挲商老圖彷彿希夷宅高哉蓮華峯白雲澹秋色

寄幻庵主者

朝遊武夷麓暮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采藥過幽林清泉磨寶劍磐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蚤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松巢

昔年李太白廬山思結巢雲自天上和鶴止松梢道士潘閒遠高

居古大茅誦經門臥虎看劍石眠蛟飛步脫鳥鳥長吟吹鳳翔九江攬秀色許爾作神交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夜半欹枕又天明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駟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間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欲攬遠無迹栖檐候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為盈常住寧若客分張任蒼松散落還白石日照香爐峯月射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題徐山記

煌煌赤老為三浴乃出海波濤始晃濤宇宙破冥昧西登泰華顛東望方丈外稽首希夷翁今晨良慶會

為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二四楹雲林戶牖閭闔去海天平坐上發長嘯人間聞玉笙斷春霧重覆夜晚烟輕綠室噓丹氣蒼崖受日精樵遺伐木斧真降引霞旌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吹笛圖

白雲悠悠去長松披高丘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飛鴻遺哀響幽泉發春流女樂亦何有逍遙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尙覺非所施奈何筦庫冗而可絀吏師豈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高情抗浮雲廉節濯清漪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愠辭嗟我忝從官簪筆恆殿帷竟無國士薦徒稱故舊知晚歲向田里藜杖相追隨尊酒以怡老未為負明時

送李彥方簡憲原序

文監李公彥方出貳閩憲同朝羣公皆賦詩以爲贈彥方屢擢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子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愚衷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愿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賊吏治一

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集臥病目瞢尤甚援筆書此云

七閩去天遠顛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奇味者覆爲暴屋象雜金貝饑渴劇飢膏大言相鄙夷饕餮心自校豈無循廉吏實病黑白撓聰明屬旒黈聽鑒資所到李侯金閨彥圖史擅離枝晨聞大夫奏夕理武夷棹君子慎修職寧適豐廩稍蕉荔甘多毒薑桂老堪老所懷延平翁揚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討言立聖如在表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興真妄如枘鑿云何請支離肆誕長兇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閩雖在海隅前聞此淵奧正道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永爲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屢虛雖有五男子俱不解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將焉如不如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以爲田田中更爲廬善樂不二價詠觴送居諸有興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鶴亦出濠梁魚昨者遊京師侯門曳華裾捧檄忽一喜翩然告歸與芳蒲采甘露玉漿釀清醕老父坐堂上稚子具盤饌晨遊南山陲暮濯清水渠席間撫猗蘭房中詠關雎以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居

題朱邱竹木

倚倚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實鳳所食君子思保完恆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憤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變化庶長久臨海築層臺黃金靡鏤飾喬林摧長材樂通竟先死孫卿殊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繁露馳道殷奔雷志氣昔所在風雲恆往來

畫古木

荒郊臥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主撥鐙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脩滋溪書堂

滋源恆伏流春雨川乃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深見游儻仰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齋居托令名積學抱沉默時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并禹穴追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海歸興還濯清方舟我爲楫白髮愧垂纓

題薛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晨光眩白雪夕景纏紫蘿每聞樵子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過海祇騎鶴開池還養鵝外史政瀟灑太白焉足多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開未央曙城柝起羣栖流光散朝羽息影頻近檐結巢願當戶轆轤轉金井終日灌嘉樹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百雙在戶外五柳當門前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煙述德尙千載人情猶昔年以安遺子孫高哉爲世賢

道園學古錄卷之一

原书缺此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在朝襄二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鬚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巾手挽強弓無
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清晨上馬薄暮返累騎毛
血懸韃囊身是前朝將家子生逢太平百無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
物小兒堪指使太守上言朝有恩東帛養牛兼上尊洛川老人過百
歲擊壤爲歌傳子孫

張令鹿門圖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宦學懷襄陽故托豪嫌寫山郭老我
不樂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峯常對面水竹田廬還可圖
欲往不能心惻惻忽見新圖被山惱沙禽浦樹俱可人金澗石床爲
誰好向來耆舊皆英雄駕言從之道焉從弄珠月冷識遊女沉劍潭
深知臥龍八月霜晴水清淺聞道扁舟足迴轉何時古寺傍檀溪幾
處殘碑在江岷呼鷹臺高秋草多養魚池中蓮菱波蜀嵩未必不如
此我今不遊奈何張侯張侯蚤結屋莫待史詹爲君卜要看壠上
課兒耕好在魚梁白沙曲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豪人神駿誰能誇
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驊騮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
深千萬秋

湛湛行

湛湛天宇玄以黝星白如銀垂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大帳中野傍
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橐
韞月中立

家兄孟脩父輸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每憶中郎淚
沾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雖筦庫實父蔭弟竊微
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
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
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盤先壠臨川側碧梧翠竹
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成都城明年

乞身向

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子昂墨竹

吳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木葉雕
蠶蟲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兩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
梧泣湘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
月年年照秋屋

商德符畫幽篁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蘚水屋風動青
珊瑚老人欹枕看蟻蟻嫠婦停舟聽鷓鴣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商
公今有無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
爲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騎從公主時豈意刻玉爲名章珠襦已隨黃土化此物還同金
鴈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人生卑微何可忽碌碌姓
名誰見收

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篋簪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髮杜宇夜啼愁
不歸老可嘗作陵川守古墨蛟龍多入手春雷每恐破壁去神鼎空
令癭魅走丹丘越人不到蜀脩葉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
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
文故作寒泉溜崖石

畫鶴

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故物都非况
城郭長鳴關步貌閑暇解寫高情亦奇作田中芝草日應長石上松
花晚猶落赤壁江深孤月小白雲野迥秋霄薄羣帝相從絳節朝八
公許製黃金藥誤學塵網跡易迷移召中州夢如昨借懸素壁憶真
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栖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間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絳絡石爛斑衣
鷓鴣踏枝歲將莫蟋蟀在戶人當歸蕭條落墨人間稀蕭條落墨人
間稀

寫廬山圖上

憶昔繫紅桑落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彌谷起霜墮楓葉令

人愁高人祇在第九疊大白一去三千秋石橋二客如有待裏茶試泉春岩幽

題旦景初食司畫

旦公山堂城南畫圖古樹何窮城無山有山癖直藉毫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樹下鬱鬱窗戶生晴嵐春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 先皇畫坐羣玉府內使趣召飛雙驂畢宏章偃出中秘營丘北苑開滕緘是時旦公舒卷一二文士相交參旦公歸來坐成想亦頗拈筆為梗楠伯熙奉 詔每有作礪何相並將無慚嗟子懷歸亦已久摩挲老目百不堪山中豈乏真優惠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為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向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丘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丘為作此子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丘太守時來看山雨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煙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百年離亂亡故物敝篋江南誰復收新圖質管枝葉脩使我不得思昔侯碧雞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牽牛楊雄無家不歸老蟪蛄蟋蟀寒相求丹丘先生東海客何由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留跛陁重複分細草山石紫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鉤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以為樂平沙無樹托營巢八月雪深黃草薄君不見舊時飛燕在昭陽沉宮殿鎖鴛鴦夫容露冷秋宵永芍藥風暄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伏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偃蹇枝扶疎長鑱篝火新雨霽羽人丹丘期不至却剪蒼筤崖石間吹作龍吟秋滿山

題簡生畫澗松

簡生與我皆蜀人留滯東南凡幾春每拂齊紈作山水使我感慨懷峨岷如此長身兩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雌雄如劍變為龍鱗鬣齊成壁崖去秘閣嘗觀章優圖蒼澗雄深世所無默識形神出模畫把

筆蒼蒼增嗟吁玉堂寶書本同館官府既分難復見摩挲新墨慰衰朽雪飄蕭數開卷昔我樵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間當時簡生若相見應并寫此聽潏潏劉郎集賢好賓客好著幽窗對晴碧凌雲為我哦七言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萬戶繼志堂後

將軍腰間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太平不復事弓馬秋雨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永言思之願終保懷中賓客誰屬文東魯儒生國元老

題柯博士畫

磯頭風急潮水長蕭蕭蒼蒼魚鱗青山一髮是江南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滿簾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謫向江波動星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鶻驚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欣然揮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為戶部楊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為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淡酬酢皆天真待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原序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盡東折入馬家壘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嶺過黑谷至干沙嶺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雜以嘉木香草黃鳥皆有聲予二人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奔泉則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恨不令郭生見之灤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然灤水未秋冰已堅尋常已不可舟况雪時耶當具溪意云耳因為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為帷樹為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宅年此地若相逢應著漁簑脫貂帽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丘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鬚營丘枯木天下無回枝屈鐵墮崖雪澗底應拾青

珊瑚明堂清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老身不用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簷圃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簷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宣政前僻遠幸遺花石船昔僑寶唐尋故物石樓嵯峨白沙白淩場慈竹樂公移根節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隣臣間看花食實真足閒人言支離故多壽我意培植茲惟艱華蓋高人世師表爲爾賦詩歌竊窺家孫子多讀書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侯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苑西上品復親致手種窗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薛荔牆秋深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衰翁茅屋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裴塵駒圖

驂駒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脫羈展轉聊自恣落花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蟄龍欠伸霧擁雲蒸九河水

律詩五言

林泉亭

九月天氣肅鶴鳴在林陰使君甚好客來者總能吟紅樹秋山近黃華夕露深降翁八九十有酒卽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僧寺依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舅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船空朱紱稱循吏安輿已稱翁神明盡今日嘆惋漫羣公
病起思歸日齋居臥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如遺江路牽愁遠坊門望到遲遙憐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題雪谷曉行圖

踏雪度嶙峋霜髯跨玉麟前瞻那有際後至豈無人松樹紛紛老梅花的花的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隴二鄰僧還吳二首

蘭若背山陰松筠夾逕深門閉容虎臥湖近聽龍吟雨過泉添潤風飄磬出林衲衣皆舊識一一謝幽岑

東嶺憶招提幽尋日未西過山隨虎跡倚石待猿啼雲外催歸錫松間覓舊題卜隣吾欲老毋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劉氏

憶昔中丞在清淳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竹宜家慶桓楹表國恩燕秦鬱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夕高秋雨露開天垂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闊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塵散風埃

雪谷早行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棧迴山閣支橋就樹根駟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曦

雪岩樓觀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窗當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送人之劍閣倅

往年登劍閣快馬著春衫設險懷前代磨崖覓舊剡鄉人遊雪界郡倅試冰銜歸道觀新政春江不掛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雨氣深白鵝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海春尊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舞散黃金

漫興

雨閣添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日向書勞南客傳鄉信東家問濁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若爲操

送張尙德原序

史館薦張尙德爲檢閱官衆論以爲宜稱其可任未奏也有司以開導注新進士尙德頗有聞即致書寄折意進退若是可以言史館之薦人矣予力雖不足以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是詩以餞之

六月初聞雨官河潦水生江南歸宋玉樓下謝荷卿鵬鵬青霄迥兼葭白露盈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鎮江錄事宣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繫馬古松間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爾佩珊瑚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爲政煙塵表吟詩松竹間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學偏宜老母愁鬢髮斑

明皇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驚鴻渾不下飛燕若爲輕芍藥春亭莫夫容野水生梨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編脩祀西嶽江濱

西道利官去東風入旆斜汾陰已歸鴈江上正飛花歲事聞宜穀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衆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起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舉太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誓同志復同居白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關名教重珍重太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遺廟珍珠浦歸舟焚道溪飛鳶愁暑雨走馬畏山泥官署尊丹鷲祠官勝碧鷄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翰苑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况有人玉堂金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爲寫真

寄答桂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酒熟邀皆去丹成笑不言雲屏第九疊相與浴晨暾

寄莆田先生

懸榻塵生席深居畫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姬藥裹須鍾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煙裏桑麻夜雨餘過橋九節杖連屋一床書似是子真谷歸耕三月初

畫檣

茅山多古樹此檣更長生鸛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深還近戶月

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員嶠墨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亭陰迥雲生谷口幽江濤空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清地令人憶舊遊

爲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兩瀟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班班稚子立一一鳳雛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維揚楊友直字擬漢中郎畫若錐穿石垂如雨漏牆舞花羞女美醉草笑僊狂昨日鴻都學煩君寫數行

題朱郎竹木

江上復春雨曾陰覆碧波石高龍影臥林迥鶴聲過解佩倚蘭浦揚旂落木坡佳人翠袖薄日暮欲如何

寄阿魯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屐明月棹歌船陪講長懷舊還朝獨後賢治平二三策蚤晚玉階前

赤壁圖

過鶴生新夢攜魚憶舊游清霜凋木葉落月湧江流隱者時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題况肩吾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祇許見諸生接壤皆興學遊民亦願耕絃歌居室迴山水畫圖清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清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進諫慚簪筆爭書敢近床承恩君最蚤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芸閣探囊索綰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流魚浪釣絲晴奉席從孫子連床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几席花底注山尊累世書連屋頻年稻滿村卜鄰淳朴地絕學欲重論

戲作試問堂前五首

戲作試問堂前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顏空雨雪幽致自風煙微醉寒堪倚孤
吟靜更眠五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爲問堂前石何年別太湖春風神不王夜月影長孤不中明堂柱空
遺良嶽圖頗思嘉種木歲晚與相扶
爲問堂前石何無藤蔓纏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爲妍舊夢遺波浪間
情閱歲年祇緣相識久親爲濯清泉
碣石久淪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遺叢爾霧雨護蒼然淬劍龍隨化鸞
弓虎自全昔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爲問堂前石屢逢堂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運載勞車馬摩
挲識鳳麟鑾車書吉日追琢到嶙峋

代石答五首

幸自隣頑鄙毋煩問歲年當寒金作礪向暖玉生煙眉黛無歸意毛
羣有叱眠涼州三百斛亦未酹觥船
昔觀一柱觀還度幾重湖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磨穿鄴臺瓦賦
就草堂圖芝閣玄雲在危蹤敢藉扶
牛角何堪礪竭涎漫自纏沉冥辟邪古羞望夫妍神物須清鑒靈
根屬小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徙寧論地存留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錐下殘經斷岐
陽數鼓全向無文字托寂寞竟誰傳
去歲留詩別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丘隣執箭充振鷺脩
辭綴獲麟終須愁坎壤勿用誚嶙峋

送魯子翬廉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霜渭雨木葉動秦風把酒臺基古馳
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鬢斜紫貂迎曉霧絳蠟炫晴霞書詔頻趨閣思
歸卽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踏江沙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拈筆寫琅玕清風入室寒蜀山空偃蹇海郡更盤桓雲霧瓊簫遠冰
霜玉節完莫忘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正月十一日朝回卽事

宮柱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晝漏沉沉鼓晨
鐘灑灑盃香霏簾底霧樂殷殿前雷祥瑞儀曹奏珍淳尙食催舞庭
分驚序效獻過龍媒融雪微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

方回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新兩西閣待門開

贈別兵部崔郎中暨還高麗卽回中朝

束髮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溫淵靜龍含德門
嚴虎列屯從容參帳帳慷慨屬羣羣拜表推黎獻趨朝謁至尊雲依
溫室樹星入紫微垣不道璫璫貴仍嬰篋庫煩利行雖近市義守不
窺園眷遇忘身得危難欲手援懷邦維父母於國實甥婚異國還羈
勒中涓致璧魯連名竟重箕子教應存簡在從當日扶持備宿藩
清宮風肅肅驂乘火焯焯帝所爲郎重王家報禮醇暫伸桑梓敬未
愛李桃繁神闕秋期蚤康侯畫錫蕃九成思閣鳳六月待冥鵬

次韻筠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

英宗御題之句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又題琴

曰至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人侍紫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漢文章備風
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龍池曉繡經驚殿陰雲依
清靜葉月印妙明心千載堂堂去諸天肅肅臨朱紘誰爲鼓至治有
遺音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治極機潛否恩
深事失護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樞癡魅嫌明鏡強梁忌雅模甘心
成首禍藉口肆羣詭隱忍危衝決憑陵善唯俞自天倏銖鉞累月具
單壺裏革疑亡地招魂競出都笳鳴殘夕月馬憤四交衢所痛倉皇
際將无古昔殊腹心何盡蝕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干城總豹驅
詎言歸厄數不復煩貞符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報讎方婉變錫
爵竟嗚呼相業今如在民生實少痛誰能疵璧玉唯有泣瓊珠執簡
書羣盜當關欠一夫馳奔嗟薄日沐浴止中途決去思投關違之或
汎湖危知無復死恨不奮前誅春雨煩冤滌朝陽瘋思蘇謳吟申感
慨述作懼荒蕪芒忽思離散煮蒿起苑枯神還嵩岳峻氣直斗杓孤
陟降先皇側回翔造化徒英靈常會合瞻想豈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治世算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參漢皓神觀邁周喬柱下聲名遠壺
中日月鏡微醺霞灼灼新沐雪蕭蕭地厚人俱載天全玉不凋一經
傳令子貳憲肅羣僚侃侃稱時望英英樹國標繡衣兼綵服白日上
青霄上壽歸榮異推恩錫爵超紫深宗伯囊金重列侯腰珍膳應恆
從安車必見招乞言逾藥石報德稱瓊瑤千歲庭來鳳羣工韻合韶

陳詩方懿頌擊壤此康謠

送國王柔而只之遼東

太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公奕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宮鹿幣金遺耐熊侯算失中河山仍鐵券寶玉右璫弓投筆鄒枚秀揚旂內綰雄塞雲依碣石凍雨洒遼東戎器囊藏盡賢書奏納同大夫勞誓御惇史采民風

送陳碩原序

莆田陳氏慶曆名法從故家也自衆仲來京師集得友焉凡問學倚已之事有金公愚陋多矣又從其父兄之賢也問所自出則南唐趙氏信乎其學之有傳矣嘗以其從子碩來見予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衆仲送之以文予不能忘也乃賦詩曰

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目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爾叔同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暖相對一燈明遠海乘桴意高山伐木情願攜筇竹杖往看荔支生辟揀青衫舊趨庭綵服輕爲言穿木榻亦未厭藜羹寶瑟留飛鴈蘭舟及轉驚佩懷湘渚贈綬向會稽迎去去江雲濕飄飄島霧清重來知有意時我已歸耕

奎章閣有靈壁石奇絕名世御書其上曰奎章玄玉有勅命臣集賦詩臣再拜稽首而獻詞曰

禹貢收浮磬堦堦望商雲自天承雨露拔地起網緼擊拊磬音合衡從玉兆分巨鼇三島力威鳳九苞文班位資乾坎爲山鎮幅員固知興寶藏不假運神斤書帙侵春潤香爐借宿薰烟光晴冉冉波影畫云云融結絲元化登崇荷聖君瑞於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誓安廣帝勛詎云陳秘玩因願獻前聞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 詔交趾

三年領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衣裳鴻羽漸千威虎皮包瘴霧衝風散瀧湍急雨梢朱鷺窺土室白雉下樽俎夜浦蛟停織陽岡荔折苞初綻分飀麕後騎踰笳鏡諷日脩王貢兼時毗客庖方言書及理海錯藉青茅漢柱苔侵篆秦林桂拂旂拈囊無意茲當戶有蟪蛄卽見還音節毋煩筮繇爻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

在朝臺二
雍虞集 伯生

芝亭永言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母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
屬羣白馬銜韉來窈窕紫駝銀轡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祇有楊
雄賦最高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我到成都纔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意過家不留非
我情鸛鷺輕綫下溪足鸚鵡小牕呼客名賴得野高酒易醉夜深衝
雨漢州城

贈星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渡海門潮天香滿室定初起雲氣上衣身
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鵲成橋豈無一箇邛州竹與爾松
根共寂寥

子昂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黃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潤不假浮雲相
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牕中遠黛曉千鬟瀛洲雞犬同人境尙想翁
歸向此間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雪後城陰玉一坡寒梅疎竹共婆娑經行不覺籃輿遠點染還疑綵
筆多蜀棧煖雲生野樹匡廬晴照落江波商公已老高公死惆悵誰
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聞上日好懷浩蕩爲君開江干維楫車馬集亭上持盃風
雨來通夜魚龍聽語竟明年賀驚憶車匡九華秋色翠可食無問誰
仙安在哉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超然之亭何所超雙蓮孤塔共峩嶢城頭疎雨散花至江外斷雲將
樹朝晨飯舊從香積化晚鍾常送海門潮尋原悵望空歸去此地安
禪試住招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襪衣請爲作大洞祖宗師四十五贊
鶴擎裁成雪色新仙翁持寄感情真清高自此全拋俗寬博由來穩

稱身佩玉洞聞雲外響劍光飛射日中塵畫圖寫向羣真裏便是揮
毫贊詠人

送莫京甫廣惠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待講時方擁青編臨綺席遙看朱紱拜
丹墀風微細草鳴珂珮日煖飛花近疊絲尙憶遠人常軫念莫言南
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尙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爲翦薙荆榛并
致酒饌遂得敬瞻尙書墓道盡日乃還偶成四詩酬斯明

兄弟并簡同遊者

威德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舊聞前引朱衣吏每爲行吟綠
逕苔夜色園林瓊圃樹春寒庭館石湖梅世家今有賢孫子黃菊高
秋與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菊華憐寂寞許教筇竹歷
屏巖地高天近惟秋好雲淡風輕盡日閒早晚涪翁酬素約更從几
杖一躋攀

石梯一逕仙凡交過此先見蒼崖幽穿斗角潛蛟窟危出雲根棲
鳳巢題字百神驚澗底嘯歌衆竊越林梢重吟仙伯石樓詠一解齊
人山鬼嘯

黃姑仙崖置屋牢我躡飛磴如猿猱環山翠黛是城郭平地白雲皆
海濤人頭關上走馬健仙掌峯前飛隼高願得金丹換毛骨三清八
極共遊遨

黃氏妹之葬余以他故不及送之既葬之明日仲常弟與
譚元之表姪述事與懷形諸詠嘆後十餘日始得併見諸
公和章集憂患之餘觸事易於傷感俯仰存歿不覺清涕
之交頤也依舍弟韻亦述二章一以示黃氏諸甥一以寄
元之表姪

弟身萍澤山木秋子身行役荒原更忍聽詩吟哭慈母浩將孤淚灑
新丘山川神氣蚤晚復珠璧輝光日夜浮不惜衰年待爾輩受成積
德過岑樓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翁時贈玉歌清渭子正將車從
太丘久矣孤懷成寂寞最哉古學矯虛浮每看舍弟承咨辨如見從
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魯山嵩翠魯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賓客時霑舊

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送江聲伯

家近茅峯無百里羨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幾見龍池雨氣浮白髮紅塵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仙都羣老渾相識定著雲裘訪羽丘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東謝敬德俯撰

學省初兼禁直稀故人同署却相違食餘首荷承朝日坐候棠梨過夕暉成均堂東有棠梨樹日影至則師生始散二十餘年矣預喜奉祠秋寺燭定知催襍早朝衣今晨瘦馬經門巷想擁青綾尚掩扉

次韻張蔡國公淡菴青山寺詩

相國觀山負夙期聖恩祇許暫相違身隨雲影留三宿心了泉聲絕百非開士談空依寶樹野人耕雨薦山微雙龍深護安禪處繞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隱烏皮髀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袖裏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隣晨有粥留家南國暑無綃經明亦是歸耕好清夢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唯愁兩壁沉一曲鏡湖遺老事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逕迎秋露轉深珍重鄉人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寶監學士見貽詩并簡曹子貞學士燕信臣待制彰允蹈待制

禁廬曉直夾城西經筵龍光映壁奎繞閣浮雲飛野馬當階生草伏馴雷行已識天無妄風烈唯聞帝弗迷徒積寸誠無補報每還冰署欲鷄栖

其二

奉節通霄虎帳西重光寶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羔雉侍側專茵雜豹麋樂事易成團月怨吟情深入五雲迷上林更有高枝在彩鳳還來擇舊栖

釐峯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寧御史爲僕言自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托差低盍稍崇其址乃八月五日既克

如命因賦此以報且請錄示舊詩補故事以傳云
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久隣翠色連重地故拔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閑千尺接雲煙故家御史遺書在爲錄釐峯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秩初筵養賢敢謂占頭象陳戒猶思誦抑篇既奏虞韶兼善美豈無后稷暨艱艱推餘澤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觴履歸來帶玉瑤元臣促召不崇朝盍簪誠與朋求助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曉色上春潮校書寂寞楊雄宅亦賦凌雲麗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爲畢竟空來後去先康節苦離多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閱猶疑在舊學重思孰與同萬里相從隣季子白頭清淚夜牕中

還京聞計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旄到無頻入夢佳城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德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緘成永訣爲教衰薄趣歸與

次韻道士寶神清賦舜粟

帝德無爲保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想經稷教耕法正及堯時擊壤歌或或九秋新雨露離離千古舊山河曲肱飲水幾忘肉最憶宣尼感數多

太乙道士張彥輔日本國人從玄德真人學道妙齡逸趣特精繪事爲其友天台徐中孚用商集賢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觀大隱夫虞伯生爲賦此詩

三年別却釣魚磯畫看新圖夜夢歸石壁蒼松含爽氣江沙翠竹弄晴暉西瞻雪嶺家何在東入天台路轉微寶監若蒙湖曲賜遍翔千仞振塵衣

贈寶神清歸隱茅山

翩翩歸鶴自遼東又向茅山擬住冬啄食定依何處竹結巢應得古時松雪滿空山騎隻虎月明秋水佩雙龍別來彷彿三千歲亦欲還栖第一峯

題南野亭

門外煙塵接帝局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

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鸞轉把杯聽莫嗟章曲花無賴留擅終南雨後青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唯我兩吟身空譚作賦相爲壽寧復升堂互拜親送別轉令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滿鷗波綠定驪漁舟住問津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蚤休道上馬車如水流神仙不愁風雨夕父老已知禾黍秋誰憐司馬久多病惟有杜康能解憂北溟之鷗六月息載我八極志遠遊

次韻伯庸尙書春暮遊七祖真人庵兼簡吳宗師

賞心不作三春過高興都爲百事牽願解蘭舟溪水汎思攜黎杖野雲穿真人館在無塵界太尉詩如絕行仙花下共遊仍獨往不辭泥醉晚朝天

石渠承雨作流泉中有參差荇菜牽花近飛觴魚駭逝柳低步障燕隨穿紅塵朝路常參吏清書齋居幾劫仙但乞會稽尋賀監酒船一棹水中天

花時宮館多賓客春酒盈缸鎮在牽據石發歌風爲起臨流揮翰硯將穿紫萼一去惟憑夢白髮頻搔豈解仙賴有看雲高閣在江東烟樹共晴天

一住京華三十年春花秋月謾相牽高情總付珠簾卷危坐空餘木榻穿水曲停驂新硯事牆陰題字昔遊仙動成陳迹多惆悵安得長生老後天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使者受節大明殿候神海上非求仙廟前水生客戾止帷中靈語風泠然覺性有石載文字沉璧用纈求淵泉賈生何可久不見海若率職君子還

觸石墜馬臥病蒙 恩予告先至上京寄旣之學士敬仲

參書

翠幄臨都尙駐郊言瞻龍漢度前茅雨餘草氣千原合日下雲章五色交給札倘辭持玉筆賜羹充腹出瓊庖白頭感遇知何補阿閣清嚴栖鳳巢

越召顛隴歎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樂領西城千金劑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志畫永行吟冷署覺春溫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

書寫樹根

閑閑宗師和前韻期望過當復用韻以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卜歸休自折茅司馬傲傳驚父老少陵詩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乞得閑身當及早稟時元自有由巢

書卷連床度曉昏懷歸猶復戀君恩養生賴得南華論好客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老大海霞迎日共清溫蓬萊正與鼈峯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岩嶺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略無烟霧只風飄玉皇案側當霄立王母池邊向日朝却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飄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蕭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慘不舒關外羽書三月急道傍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禁漁洛下賈生猶獻策平明立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敘謝

龍游宮沼鳳游郊通水明堂不剪茅絳葩草儀三日具大亨饗帝五雲交執輿已信神爲馬和鼎寧容祝代庖八月涼風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遠言湮感墊昏河汾千載最知恩垂紳論道稱前古束髮明經奉至尊車騎身從游汗漫庭闈心在視寒溫朝回未覺歸途晚斗柄西移揭角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旣之學士宅宣

旨行香孔林按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得其鎮紙玉蟾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丹詔先令脩古廟彤庭即日遣皇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絳河海霞偶爲傳宣到書閣就床得玉蝦蟆

次韻馬伯庸尙書

邃閣晨趨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鷄栖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梨鳳池何似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越庭江頭飛蓋逢春雨林下幽人識

使星宣室夜深蓮燭絳石渠風煖竹書青清朝盛典須成蹟最想遄歸駟馬駒

投甘太史并寄天台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峯前茶一炊湖老每懷鴻去遠山人毋謂鳳來遲浮關紫氣緣書住照夜青藜賴客知賀監清狂天所放故令華髮侍安期

子昂墨竹

高崖數竹凌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脩影自憐流水遠虛心如待出雲時從橫鴻八招少貴宛轉鶴羣同墨池百世湖州仍見此故知王子善參差

二十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鵲立候宮車風送飛花著白鬚水影漸移簾側畔鸞聲祇在殿東隅近床擬進賢臣頌載筆親題列女圖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固中寬故可居日出擁金千仞雲生納翠八牕虛亭中留客多爲酒谷裏成樓更貯書朝往暮歸勞杖履醉翁應不憶環滁

賦陽山簡陳卿心遠亭

作亭臨河河水渾草樹繞屋啼鳥聞夢回枕上彭城雨目送檐間芒碭雲歸來黃菊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但願尊中長得酒曲阿莫問舊參軍

送全州錄事

清湘郡城公事少錄事官曹盡日閒且可隨雲度流水更宜把酒看青山僧前虎跡石苔紫雨裏鳥聲江竹斑應會吟詩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雁還

與衆仲助教譚王臨川遺事慨然興懷良上人爲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爲賦此

霜筠雪竹鍾山寺最憶臨川舊所游病骨荒波秋澹澹白頭遺恨思悠悠燕歸雲海迷華屋驚起星河近綵舟欲托善公重到日松間石上試相求

玉堂讀卷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簾底日宮壺馳駟駟頭春虞廷制作夔龍威漢代文章董賈醇書閣莫年偏感遇但歌天

保答皇仁

謝吳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尙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好花雲氣自隨仙掌動天香不許世人誇青春有態當臆近白髮多情插帽斜最愛尙書才思別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德機從楊橋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還覓舊遊春欲莫楊橋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錄事

清江百人石爲城太華千峯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帙靜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頗有老懷煩錄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僕忝在讀卷之列觀諸進士所對有感賦此錄以贈別劉生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林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尙從燈火事青編獲麟遂訖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春雨未來農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羅朋友道擢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爲別

重溪疊嶂竹交加會著芒屨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文章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尙幾家鄉邑相逢煩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白沙友道居近之昔崇仁有何同父尙書李公父舍人墳墓故宅在焉國朝六科崇仁舉進士第者惟家第與友道才二人故云重見所以深期望於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茅屋三年掩素扉湘帙蠹魚春雨潤練囊螢火夜光微夢游朔雪留鴻跡思入南山望鶴飛會倚宮牆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昇龍觀主

榻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舜咨太華雲開天使下少微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樹虎臥丹房守玉芝聖主無爲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真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真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長松深護步

廊開蒼龍扶雨得瑤簫白鹿穿雲致玉環如到天壇看月影定知清
露滿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玄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一杯弱水不
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鶴晨朝紫綺裘波浪不驚星斗近步虛聲
裏度清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壁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晚攜書舊隱歲
華深濯錦江波紅灩灩浣花潭水碧沉沉白頭未覺歸歟莫待子重
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子得山居奇勝特甚夢覺歷歷分明忻然相告
賦此

夜來夢我山居好笑我平生豈有之野服許辭金殿直俸錢足辦草
堂貴安知蓬島非兜率不是匡廬定武夷還有勝緣同晚歲至人無
睡已多時

會李簡伯司業分組

憶昔同堂肄樂歌朝陽煦煦午風和炮羔升俎堆紅玉醕酒盈尊汎
綠波坐席已成三載別交情猶似嚮時多尋常飽德寧私我願賦緇
衣上禁坡

次韻朱本初訪李既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細雨行尋芳草又
斜暉綺牕綵筆題詩偏斗帳沉香入袖微共載小車勝走馬重遊莫
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閒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溪上春雲作
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忘機赤松曾許同千載擬向高
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筤獨出千叢裏翠節駢生數
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筵已向靈氛卜亦說能
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令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異瞿塘險匹馬誰云蜀
道難杜甫溪頭花匠匠孔明廟裏柏蘭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
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爲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一日風雲幾
往迴壠上枯桑烏萃止城東華表鶴歸來聖恩若許歸田里千石清
尊爲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祠竟日春陰覆先隴多年莫
雨寒門戶淒涼嗟老病鄉關迢遞報平安重來慎勿勞余夢駟馬橋
邊據馬鞍

題張太玄爲陳升海畫廬山圖

誰向匡廬成舊隱畫中一似夢中看千株松樹參天起一箇茅亭傍
水安清風空谷傳吟嘯白日高岑生羽翰寄語山中陸脩靜葛巾不
畏過溪寒

別國史院鼈峯石

秋雨蓊苔數尺身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興王威付托諸公製
作新垌野有詩皆在魯泰山無刻更先秦鳳麟一去無消息空使驚
駭愧後塵

執戟揚雄久不遷頻年從幸到甘泉賜歸特許先三日作賦時令奏
一篇翠勺娛人花帶露貂裘倚馬草橫煙殷勤爲謝堂前石何處秋
來共月圓

神鳳琴

鳴鳥人間久不聞遺絃欲托斷琴絃曾看土鼓歌朝日亦共陶尊醉
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乙九疑山下望湘君采詩應被唐風譜早晚樓
舡或記汾

繼陶居士傳

汶水滔滔蜀嶺高飛蓬千里棘心勞道間乳虎作人語城上慈烏向
子嘯玉樹歌殘斷王氣朱門往事付鴻毛將軍莫歎今爲庶居士當
年已繼陶

謝書巢送宜和瀘石硯

葉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沉沙俄出認
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汎春冰地應潮恐召相如令草檄爲懷諸
葛渡軍遙

送蘇伯脩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覺文星闕下稀病起可堪江霧濕信還莫待苑
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總道揚雄文最古君知頭
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戈驚鴻過遠汀啄苔病鶴想華亭
更傳賓客莫詢溫室樹君王猶問楚江萍
重來賈傅非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廷

謝書巢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正在東風四日前
紅萼無言餘舊雪白頭相見又新年
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杭上海船
春夜不眠賓客醉只留孤鶴伴清妍

再用韻謝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聞道長齋繡佛前
官閣護雲宜煖日小車衝雪稱高年
願辭閣下金蓮炬但乞湖中畫船約
取巢翁攜鶴去鬢毛同白不爭妍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非青非黃栗木果使者西川馬上來
楚國共疑金橘味衛人祇道木瓜栽
頻婆妙色情懷別橄欖餘甘齒頰迴
歸到玉泉應說法試令關老聽轟雷

送王君實御史

頓覺文星闕下稀旁人猶道此言非
東風十日京城雪西道三春客子衣
繫滿輶川君定到鵲啼劍閣我思歸
千花並繞圖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獨抱長鑱管白雪琴心誰錄內篇文
清齋三日秋仍瘦徧禮羣真夜每分
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閒聞
已從司馬求真錄更爲通章九老君

寄會馬昂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尚盤桓
九華山裏詩題徧采石江頭酒量寬
雁到京城還日莫馬懷餘棧又春殘
何時得共鳴皋鶴八月匡廬散羽翰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親令二弟分
紺綠俄消頭上雪玄黃初合洞中雲
雷鳴春谷龍三變月滿秋空鶴一羣
一落人間成老大何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落千峯雪碧漢寥寥一鶴風
十月暫離句曲洞早春還謁大明宮
君王舊識蒼龍劍圖書新傳白髮翁
欲把紫芝歌隱德三茅應

聽月明中

與薩都刺進士

當年薦士多材俊忽見新詩實失驚
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上苑共聽鶯
賈生誰謂年猶少庾信空慚老更成
唯有臺中馬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潯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
交游有道真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
心似古人機獨敏片居當世德仍全
雍和已有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新書進御床解纓隨見濯滄浪
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驢空懷野水長
竹簟暑風魂夢遠茶烟清晝鬢毛蒼
藍興千里宜春道投老相求水石莊

送王師魯編修祠南鎮

山陰巖壑多陳迹王事能來况莫春
太史好探神禹穴老夫先是會稽人
海東日出雕闌近湖上風生白苧新
若得梅樓同晚飯便從賓監下爲隣

次韻楊友直

史館能容客遊覽深簾飛絮畫寥寥
數枝芍藥誰相贈一束生芻故可招
坐定驚雷經席上酒闌纖月在林梢
何由長共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韶

題東平王與威熙明手卷

宋宣和手粉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

英宗皇帝御書也 帝嘗以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幸五華山

臣有以此書獻者丞相拜住侍側就題以賜之既歸第曲江威熙明寫金字佛書一帙贊丞相丞相因以此卷贈之且語以其故至順三年三月八日熙明屬歐陽玄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勅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土首文章猶作世璠璣海淪碣石圖空在墓築祁連計已疎誰識全燕天所眷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岩曉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輦遊
霧引旌幢連閣道風傳鍾鼓出城樓
羣臣頌德金爲刻萬歲稱觴玉作流
避暑醴泉涼氣早旋京應喜大田秋

到先隴爲墓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客路疑將鬢
髮蒼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置墓田旁治生自可依諸葛數頃膏
腴八百桑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點霜華入弊裘無復文章通紫禁空餘涕淚洒
清秋苑中首舊烟光合塞外蒲萄露氣浮最憶御前催草詔承恩回
首幾星周

題煖翠亭

老去唯思臥白雲一亭萬竹喜初聞波回曉日鴛鴦並沙散晴烟翳
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女乘舟北渚望湘君誰能獨采薇盈袖却道高
寒思不羣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奉詔掄文秘殿西才華知合藉金閨思親浩蕩江波遠戀闕遲回苑
樹低望鶴樓前移綵鷁吟詩花底聽黃鸝歸來尙覺春風早雁字充
庭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萼綠華東風吹動絳霞龍嘘石氣千年潤鶴過林陰一
逕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析旌如織翠交加綺牕坐對吹笙暖未覺人
間歲月賒

集爲采兒只慎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也并賦詩

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牧晚晴仍見谷
中歸好留杜牧爲賓客更覓園公共蕨薇聞道新亭多雅興想持尊
酒看清暉

賦碧筠堂

謁謁江東雨後雲碧筠堂上主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淇水春生有
子孫團扇晚涼留翠黛疎林纖月對黃昏問誰吹得參差玉爲鳳蒼
苔向石根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城南烟樹聽鶯啼石上莓苔覓舊題自有琴心傳內景更將書帙事
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籠鵝水滿溪蜀客草玄成底事蕭條白
髮愧青藜

次韻吳宗師

硯池滿貯薔薇水鏗腹輕磨翡翠釵仙苑烟雲隨地煖道山風日向

春佳巢笙夜夜鳴金屋飛鳥時時步玉階祇恐江頭花事晚漫勞車
馬賦茅齋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綠字久無弘景信紫苔應長少
霞碑數峯烟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海內交遊多老去爲誰溪
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色門生加豆薦
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醴醪爲覓種椒張處士早收丹
實待歸舸

予延祐己未秋南歸安慶城東有張教授與予同舟從

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予復來京師又十數年

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爲求種秋過江上行取之爾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畫橋冰泮動龍舟鴨綠潏潏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過人家鳬雁傍
溪浮桃花吹雨春牽纜江水平堤夜唱籌應有餘波方浩蕩不令歸
楫恨淹留

謝吳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磨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牕塵影丹同熟玄圃雲英玉
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祇應箋註到蟲魚研磨不盡人間老傳與兒
孫尙有餘

再和

慣見天真按筆書七言宛麗出閑居誰云太璞無存者藏在丹房已
久如寫韻臺虛人跨虎換鵝池暖水生魚玄霜比似金丹祕祇得刀
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遺書得墨深將藻繪居華采每慚誇既往平安聊遣問
何如畫殘翠黛愁蛾綠寫得黃庭辟蠹魚鬚髮如霜還可染硯池不
敢棄君餘

三用韻會巢翁就以奎章賜墨予之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辭頻謁惱巢居臨池三月玄霜盡對月千篇白
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騰文魚故分蘆石松烟色猶是奎
章舊賜餘

四用韻會吳宗師奉祠城東岳祀其二謝夏真人送海棠

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居香飄秘殿人顯若靈降方壇樂
翕如水上祓除祠候燕雨中歸牧夢占魚此時最憶風雲地濯濯清
沂詠數餘
定計歸來已東書高齋虛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病目愁看宿
霧如四月出林多野筍半陂流水足溪魚今春又過今秋早一飯跣
跌不願餘

謝吳宗師送牡丹

人人看盡各易花誰以堯夫小小車高閣每煩君寶望西街還過白
淳家東風寒食吹烟散燕子空沼莫景斜最憶青城坪上樹樵人祇
向檐頭誇

題著色山圖

江樹重重江水深楚王宮殿在山陰白雲窈窕生春浦翠黛嬋娟對
晚岑宋玉少時多諷詠江淹老去倦登臨扁舟却上巴陵去閑聽孤
猿月下吟

題熊太古畫

亭上長松三百丈何人可以此經過窮冬藜杖出同谷清夏籃輿還
曲阿栖鵲每來從島嶼老猿時復下藤蘿王維章偃久不見病目摩
挲愁奈何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淮南地沃偏宜麥况可扁舟弋鴈鳬此地正須能賦客中臺新剖使
君符山城過雨驚春盡野老扶藜到日晡行部若臨江岸闊烟波冉
冉有漁夫

送淨慈書記

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却外春日出碧鷄山作霧臺空彩鳳地
無塵八年寫遍湖光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宮城裏住白雲滿
屋便爲隣

送趙秉彝因王君實末章以起句

朝裏儒冠盡白頭斯言三復使人愁芳叢獨見芝蘭秀蚤歲不矜穉
稗秋藏書靈谷訪遺老把釣清江懷故侯大中梁棟小懷樵匠氏尋
引還相求

題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零落誰收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畫橋猶是舊
青紅花開陌上懷歸燕潮落江頭送去鴻何似綠波生太液絳桃風
急綵船東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丁甯兒子蚤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
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傳襄陽道歸騎西
風擁鼓笳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提點申達卷後

十年七聘不還朝起爲飢民夜駕輶嘉樹百年誰忍伐生芻一東不
能招西州華屋交游少北海清尊意氣消欲寫濟南冬士傳泉聲山
影晚蕭蕭

寄海南故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初涼應上木蘭舟金盤丹荔生南國玉腕清冰出
北州狂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
披翠羽裘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莫歸

騎馬城南覓舊題飄蕭蕭帽碧雲低東風花柳過章曲落日兒童唱
大堤繡閣豈無和王髓錦囊還有鑄金蹄歸來吟轉樓頭月池冷夫
容翡翠栖

寄泉南三老人

春城連海樹扶疎中有幽人八十餘庚信流傳江左賦伏生零落濟
南書鄰翁社舞尊多酒弟子晨炊饌有魚前代衣冠今絕少故懷三
老戴安車

次韻會衆仲助教相壽之句

老牛無力服柴車道遠鞭驅未到家碩果當留霜後樹寒梅深辨雪
中花青城萬里懷空谷滄海千年望太霞賴有良朋相慰藉釣竿隨
分倚江沙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羣玉府中香滿袖凝春裏看花開綵雲近席微風動紅日當牕好
客來西海珊瑚階下長東家胡蝶雪中回竹深每聽尚書履池煖時
分太液金鳳羽浮烟金錯落鵝羣隨水白鴉穩人間應得函封帖青
李來禽繞舍栽

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

秘閣沉沉便殿西頻年立此聽春鷗風搖翠岸新生柳雨泥銅池舊
產芝玉几由來常咫尺衡門此日遂栖遲申生欲去柴車在杜甫長
吟雪鬢垂墨沼遊魚翻藻書檐飛燕背晴絲山中竹簟涼如水應
夢釣天九奏時

次韻朱顯甫

御溝雪融三月初鳥鷺鴈總來居葡萄水綠可爲酒楊柳條青堪
買魚逆遡天河起箕尾淅淅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傍飛燕隄上風
來濕舞裾翠簷時留金腰褭錦波不著玉夫渠臨流宋玉偏能賦莫
待東都客問子

絕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

西墨寫琅玕深宮春晝閒蕭條數枝雪不似紇千山

上馬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藜杖循籬看落花

題日僉司所藏慧甄腐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荒園空宿雨阿閣自春陽

雙鴛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畫扇雀竹

啄粟野田莫飛鳴亦求雌誰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扇柳蟬

不食遂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看睡覺無端雙蝶飛上繡羅襦

商德符畫松

松根生茯苓松葉纏兔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陲

河梁泣別圖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鴈三月到天山

題蒙古松壑書

長風壑中來吹雨洒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踏黃犢

捕魚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藂竹間采蘭幽林下游子憺忘歸何以遺遠者

又

松上一枝雪竹間千本蘭紅濤嗟遠道風雨憶春寒

雜寫

韓子登華封縣令捐其臂囁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

又

粵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尊鱸秋

又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丘月當勝白蘋波

又

雲間陸士龍寧知千金貴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辭

又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爲成去計猿鶴皆怨紛

又

夕望姑蘇月晨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覓漁蓑

又

貪祿戀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堯舜世頭白老人村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爲白雲多

又

雨過蒼苔石雲生楚岸泉幽懷春冉冉稚子秀娟娟

又

鐵石餘生色冰霜作曉妍春雷明日起何處尙龍眠

又

雨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滿林秋

又

江上秋漠漠風雨晚蕭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樵

又

昔過黃筓谷鉤衣石角斜擬尋龍作杖拾得上天槎

又

黃金千鎖甲瑠玉六簾鉤雨送鶯鶯夢烟籠翡翠愁

又

娟娟生玉潤楚楚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過月明

又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葉渡風急竹枝歌

又

蒼涼初出日黃落早知秋不遇采芝客寧知叢桂幽

又 明堂要梁棟大匠取修直鬱屈屋石間秋風動蕭瑟

又 平陸蒼龍起近山生遠烟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田

又 莓苔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青鞵濕臨流踏白沙

又 昨夜采樵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又 瀟洒一枝新惟堪掃淨塵白雲在窗戶留作老僧隣

題李漁之學士湖上詩亭 烟蘿境

玉女乘烟霧松間采薜蘿飛行了無跡明月送空歌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祇有琴高鯉時時或作羣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冷風

紫霞滄洲 洞裏琴鴻潤洲前棹入雲礙尋雲谷叟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漫晚風

無倪舟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擊棹還

紅雲島 日出湖邊曙雲生島上紅綵舟移曲岸白塵對微風

蕭間堂 受業蕭閒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孫

松關 黛色浮空表蒼髯積雪邊鷄鳴從此度掉臂向秋天

大千豪髮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覩還將一縷雲散作萬山雨

觀心 炯炯燈留室微微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

路過秦時檜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柴關

又 海內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古石 雪樹寒逾勁霜筠晚更脩玄雲動蒼石令我憶湖州

六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兮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結幽篁兮聊

延佇 題柯博士畫 登孤丘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放余舟兮澧浦何天高而水深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在朝叢四

雍 虞 集 伯生

芝亭永言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
蕩舟相逐如遠何
越山青青越女白
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
東盡滄溟南斗低
明年白日百花靜
憶爾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爐玉雪清
簫中吹得鳳凰聲
不及晴江轉橈鼓
洗盡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渚宮
霓旌翠羽度雲中
滿汀山雨衣裳濕
宋玉愁多賦未工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
蕩漾蘭舟不自持
願奉君王千歲樂
一盤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
侃侃論思歲未更
國老不應持節去
鄉人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尋竹
夏日移床就綠陰
烏帽練衣邛竹杖
閒來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
復愁國史奉嚴祠
離鄉遊子歸仍晚
獨對東風惜鬢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
萬里橋西况有田
不恨錦官非昔日
但尋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
仙井山中玉數廬
老去首丘天所念
未甘孫子祗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
踣鐵歸朝百萬蹄
貌得當時第一匹
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
臨風且復立江沙
欲從子雲訪墨沼
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
五月湍聲入座寒
種樹已堪維馬騎
開軒即可把漁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
賣茶買馬濟時危
鄉人啜茗同觀畫
解說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
之四年集來吳門
省連州府君大墓始
見叔父南山翁翁
與集同出太師雍國
公蓋四從矣翁曰
後會未可期幸留數
語識歲月翁方客授
外鄉又以推人生年
月日論禍福以代耕
故不能久留城中政
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柏與天齊
使過于今又七期
各道遺書向江上
西風江水鬢絲絲

玉遮墓下有諸孫
東望滄波每斷魂
泣血三年餘喘在
更將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
不識音容但記名
世澤須令孫子憶
故家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瑤草春深晝日閒
靈芝清露自怡顏
雙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姸
恃恩無賴更蒙憐
竊翻雷電天公怒
風雨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雪高
空桑戴勝向晨鳴
茂陵多欲非仙器
枉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
金明水淨月娟娟
請觀阿母神仙籍
名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瀾瀾

蛺蝶飛來石竹叢
羅襦曾試繡紋重
荷花啼鳥銀屏暖
臥看牕間唾碧茸

閩州海棠

閩州城南天下稀
海棠參天鸚鵡飛
百年高興付蕭散
老著西江何日歸

畫樓

冷泉亭下呼常到
巫峽舟中聽更愁
老石枯藤還見汝
因懷經處思

悠悠

記夢中詩三首

祝融君紫虛君率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混濛水中央向會賜服玄洲玉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連天碧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卻漁磯返棹遲幾回石上候安期老翁若下諸年少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纔隔縣好添花竹及清時歸來未老柴車在百里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疑評論若爲普供諸香飯貴得薰聞識道根

錢舜舉折枝夫容

白髮多情憶劒南秋風溪上看春酣翦來一尺吳江水擬比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劒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佳三載不爲廬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

寄馬伯庸尙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舍坐對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五老峯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十年京國頻看畫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竊窺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水寧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浥輕塵道半乾興來隨處借花看牆東千樹垂楊柳飛絮時時近馬鞍

襄雨

屏風圍坐鬢髭髭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態改忽聽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久立起頭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大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宮門曉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畫刻傳呼淑景遲聖主自觀新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洛陽日日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權過珠樹月明花婀娜鳳毛春煖錦婆娑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燕新來試浴蠶庭下錦衣皆稚子牕前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堦前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蕭鼓綠楊

影裏軟轡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
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思陵
見而喜之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酸寒改曰重扶殘
醉因歐陽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歌之一再重
此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楊柳舞
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長留明
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 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 詔十七
日至恒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祇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鐘鼓度
中秋

子昂題壁詩
舊時長見揮毫處倚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苔水上鷗波千里看
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昌宮苑少人來東夷蒼石如人立恐有題名上
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枝
人秋
畫龍過雨景在壁斷雲零落令
人秋
簾窗合中春事晚老龍後呀呀生長鳴憂雨氣潤舞羽條條山
月明

畫雨蒼苔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埃滿袖歸來晚誰與柴門掃
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和露寫
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漫長紫曲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野有新田市
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宿秋風盡日閒白髮圍人曾習御長鳴知是憶
關山
號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新澤新賜金鞍不
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蒼龍浴罷軍持水閒玩明珠似
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堤綺牕只在畫橋西羊車遺莫過湖曲驚起鴛鴦不
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看唯有河東學
劍翁

題趙子固山簪瑞香水仙菰蕒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時駐屐近
微香

息齋竹

紫貂蚤解獵圍驂一棹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盡將情思寫
江南

冬至前一日會吳宗師

絲絲微息起黃庭仰望扶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楊許寫
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窄地月娟娟尋常靜夜霜如水書到人間第
幾篇

壬申芝亭宜春帖

祇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 聖恩歸去蚤東風擊壤
慶堯年

蒼麟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偶隨華蓋駕
蒼麟

樵漁

東風吹雪著髭鬚目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還許共
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薪儀如鸞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莫負深耕種

玉人

華萼樓宴集圖

華萼樓前翠輦來寧王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獨對霞裳進玉盃

爲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翦燭向西牕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集謹對
曰嘗到又曰治亭是朕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
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
虛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曰已陞觀爲宮汝知之乎集謹
對曰臣奉勅題榜賜之矣是日趙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
聖上不忘治亭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爲持
卷來索賦因錄所得聖語如上云
春明畫侍奎章閣聖上從容問治亭爲報仙都趙貞士新松好護
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原序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余昇觀
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翩翩歸鴈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何年踏
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柏舟堂

白髮高堂晝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柏雨露深深荷
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從此頻傷八
月來
百頃夫容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遺玉座臨高閣只有金仙住
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駕迎風動此日蘭干傍
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楊雄老滿鬢秋風不
受吹

題畫柯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珮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吹笛何人共
綵舟

黃筌夫容乳桐

西旅初聞效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囿抱子花陰臥
石苔

題柯敬仲畫

雲生引蔓上雲梯上有幽禽夜夜栖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落月不
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原序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
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
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
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
和云長垂玉筍殘妝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
分真態爲誰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
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鬪勝韶又和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
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
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
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
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
色待春風龍觀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
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鬪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
嬋娟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爲分泉落
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
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題靈塔向
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以

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耶卷後多侍紙敬仲求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妃墨但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尙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虞集書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閒雲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新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漫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新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宮殿在專城

題畫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屨廊頭去多是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迴晚櫂海風吹月見秋豪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聚浩然堂上看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偏看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滿山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借令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雪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說道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紙紙重覓新巢冷不堪爲報道人歸去也杏花春雨在

江南

無題

夏簾琅玕冷於水綠轆烹魚手操七西風歸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牕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牕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疊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翠竹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闊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露蒼蒼澄澄孤月轉危牆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螢

風力清嚴掃莫煙纖塵不礙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盃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着衣成紫霧墨香橫壁長蒼苔爲白玉蟾詩柏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鬟何處在風泉雪磴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花枝裊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東風惱綠陰攜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溫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音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天涯荒村

茅屋欹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青鞋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
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翦朝衫 御溝冰泮水拖藍飛燕又呢喃重
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緞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皇太子受寶頌 有序

臣某等敬觀 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
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庸巽謂之子賢
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天授之資智
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繼 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
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 儲貳而不伐
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
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
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
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乎而
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
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訪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
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
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 皇儲文武聖明於赫 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
神交意孚曾是脩遠 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俟來 皇儲有思
載思載瞻千廬千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
鑾車通霄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
京 世皇所營我母即安次于郊垌垌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駟于牧
絲纓濯濯 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蘊櫝龍
光上燭 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迨臻有章卿雲隨之五色
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 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
家邦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不昭德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 天子有
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祀上帝而尊祖以配之
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
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煦充達

冰釋于澤風不鳴條羣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爲致
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于
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
耀火於紫微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裘遇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上
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事備成坤乾曠暝乃還次
于幄殿將迎敷於陽谷應龍嘘其重潤若霧絢乎會霄 天子又出
次而拜殿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說以贊休嘉 天子
曰喜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緒君臨兆民凡所以昭事上帝者
豈私昵躬哉予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
心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神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士立時象圖于穹因高千地稽古
有作以事上帝昔我 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質爲虞土宇闢
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愆赫赫
世祖百度咸秩 成廟繼志冀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翼升配

太祖貽我惠則禮已始與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帛犧盛
越席陶尊將命實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惟我 天子聰
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裸於廟又議饗帝自我踐作于今三
年雨暘若時稼穡無蕃孰爲貳攜神發其奸孰爲不庭服于師千幸
賢在廷夙夜濟濟入而陳規出則將笑覈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
寧萬國咸理升中于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被載齊我
將親祀無敢弗共在爾有司大臣若若小臣聞聞執衡恒恒執禮
循黎民芸芸衆神殷殷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明 天子與天爲一
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鳥躬酌躬薦上帝用格明星
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當寒而暄降舒安行禮孔彰
天豈不言皇皇不基明明 聖君億萬億年威德日新以對于天以
保于民稽首作頌播之詔均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遊有方若射置的苟不素定俛俛奚適是故
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
惟道與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
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憂勝下自豐曰極而攻千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迂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向鑒茲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以容置舍琴書則遷而實焉請虞集爲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皮居琴內密以安外無侈淫時出用之以哥雅南閑靖永年勿藝以欽

中齋銘 醫者

凡人有生實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過不及損益實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中之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博丹合土水火并噴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潘南愛之如奉盈有虞尙陶爰勒名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吳郡陸

幹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豫章揭鼻碩既爲之銘玉又欲子銘子奚言哉姑拾其緒餘以誦之云耳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擬津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恆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汎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繫乎情文匪強爲爲惟均受命心同理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則亡脫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善之所推寧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禽獸是歸弗思爾已爾羹爾牆如將見之

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翼新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慎哉爲人薄化鄙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于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况乎粲然雲漢之章照耀下上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 上於游泳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資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邇顧瞻海邦波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世胄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以賜之此 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家宰出令詔禮陰教斯在維 皇念之慎簡乃僚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羣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第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貌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魯子輩食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繁乎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繫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鎮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藁五

雍虞集 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八千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閑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各器其治術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候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爲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料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扼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狂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賦財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志序

維先王建國命氏族以報功德之巨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未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歷代次至於數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

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自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稟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稟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觀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感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蛇氣禪絲絲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贏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尙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辟蠻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年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邇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仗節死諫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

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聞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

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

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

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

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此楊弘道字叔

能猶英人三登之府更立人姓楊公茂中書三云詩文獻

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彥字義夫

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徽寧字彥舉關東

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

可昇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

祖燕人大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

聖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各六月庚戌西蜀虞集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无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適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萃爲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

懿淪落銷蝕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又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年者十數互有婚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二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則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謬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矣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稿虞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

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書之事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撫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至親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二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一二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

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職而聞焉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吏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顏仲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也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見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宅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宅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氏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尙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藥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生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淨沈民間尙多不及傳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藥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

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書秉文所題族譜亦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 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將事 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 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其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一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以玉刻符呪二一曰山簡實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痾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 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尙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大乎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柶棊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之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尙則羣趨之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韓時尙儀秦則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尙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尙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尙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作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尙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莫爲之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 聖上嘉尙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異頓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

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尙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是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尙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絲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適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書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掾牧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絲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彰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 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餼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富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貴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民知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教之先子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之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 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集爲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

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擢於世，千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則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款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二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集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二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卽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才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弟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

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以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之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閨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愚陋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遠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

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効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効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學生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日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

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干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建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孫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審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爲重也思審所知李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

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爲職事 武宗懷其勤勞書其各封以金璽使樞府知而用之 皇太后及

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 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 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

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盛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 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二月近臣以君入見 嘉禧殿 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尙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于兵者多矣有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聖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請敘其言以遺之子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瑛璧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智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闡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 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閣學士翰林院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 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 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 國史自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太師丞相荅刺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麟帖木兒奎閣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臣阿榮奎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禮部尙書臣巖巖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 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太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是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珪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

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集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閭閻懷德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禺陽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至宋末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爲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概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嫌於斯乎子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擬于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嫌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醫于尙方使事之間乃從士

君子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嘯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敘則九疇錫彝倫敷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敘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微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風存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義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迺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璣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子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詞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璣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璣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尙當從璣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迺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嘯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知不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何迷

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牒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卽西還人或謂生少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隼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爲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勅者孰貴苟以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善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俛俛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爲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砥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敦篤篤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宜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與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持身以尚孝友悌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文多尙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概也集與舍弟未髻亂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秘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飢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常勸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邱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子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敘別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尙有以勸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法真識

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街衢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拘器善藏夫何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闔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兩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縑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詠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原书缺此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叢六
雍虞集伯生

序

國子監後園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園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載雜陳酬交錯飲日半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詩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德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誦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輯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時日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常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久且不解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囊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敘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區於一錢之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嘗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太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

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楊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楊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能君和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治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講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以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尙文之過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各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治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取乎顧方屈曲雖肝以效夫常人之所不能而才力足以肩儒者之文與乃其用之於吏治乎此衆人之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承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尙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稿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

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邇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未或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蠆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子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怛然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爾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子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明聖道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人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乎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子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相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抵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

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予以推天地至和之要予以贊國家涵煦之深予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予以見德齒久感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感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感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感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各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此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各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尙論耆年感德者盡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子游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亮其悽悽之誠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

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不鄙夷之至意而凡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說說征夫每懷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以遺之使夫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逮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 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於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北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 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諡從祀廟學所定諡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公文靖之學其肇復統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馮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文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榜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宮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爲茂草而文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于 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爲何如某謹曰 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 朝廷有司固將建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 成都范文叔 仲輔 季才 孫少才 子長 少約 子誠 豫章李思永 修己 延平張子真 士倫 漢嘉薩仲章 陵陽程叔達 遇孫李微之 心傳貫之 道傳唐安宋正仲 德之 漢嘉鄧元卿 謙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磨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

公爲之記曰所謂教者讀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達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有成也某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二家之學幸各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郡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歡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丰采足以聳動乎 朝廷或各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威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威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感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邇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感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感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其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允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筴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傲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

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有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穆矣段寓南成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區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微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郎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寺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矣先生因著芒屨登臺策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闈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闈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編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組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修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饒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體力承之七斤以蒲服公序序也蓋二之事也曹公序位大矣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衰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禳祀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糜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餘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殷殷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梁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間田敏藝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尙執其執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求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子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尙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邇

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漢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闕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墓以傳于世諒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觀千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推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 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答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疏又太監宋本具行賜以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當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欺迫輒執騎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賸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

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荏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各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撒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祀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據力田者布種於土而嘆燥弗生貨幣並竭商賈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逋誅宿懷守者迷去就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 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朝曰 天子幸念疲氓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竭駑鈍棄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卽日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旨幄殿陰雲低回昏蠻孔布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雷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亦鄰真禱於太一元君廟卽大雨其日又請高山太白岐嶽瀛洲瀛洲在絕頂峽隘石險炎燭喘汗牽掖僅至親致 上命下卽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燕不治牆毀瓦墮安敢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踟躕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滄合明日又禱大樹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溱與瓜蔓有實稍有瘡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墾殖日滋是以怒

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子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朱張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丞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尙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顯顯昂昂如圭如璋令望豈第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邈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屬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溫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蓄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匡廬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嘖嘖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尙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十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去年歲間各還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其樂不在館閣之下昔予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政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吏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

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尙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或有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英異餘亦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試既畢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子異客言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盧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俘者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貲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且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歎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己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興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于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雲布皋乘之屬散萬金於一嚙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御銜之間而效用於輶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

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縣絕之初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問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 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暫遺歌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尙翩翩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爲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爲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淳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爲淳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卽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 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以此爲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辨

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卽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浚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石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宮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誼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筭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敘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尙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感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威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感事一卷來相示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干年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傳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子之留居鄭州者出譜牒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歡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子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之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尙鑒茲哉

禁屏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祕外府圖書連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疑二公所爲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

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統緒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與寡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尙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寧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三六父世以春秋掇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蘇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丙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躍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子適吳將卽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別噫子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暇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在朝藁七

雍虞集 伯生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爲立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讓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

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陳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 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則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感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

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乙未具官至冀集奉 功筆己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煩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崔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學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三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力也若增石闡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峯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

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傳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經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乎 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戢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聖瑞今爲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五經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豈第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救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爲廩郝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奈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曰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

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祠其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嚶嚶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卽祠于次有醴有載取具孔碩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發結堅固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絕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峯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峙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 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廉知其當爲卽以爲己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慰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往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慰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况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慰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子 朝矣於

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以禮爲其所得爲麗牲有石尙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在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廟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人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附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奉孝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供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 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懼聖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矜神閑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 天子卽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 天子坐論道德洽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迺因方丈之室

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某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迺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木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夫也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鄧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楨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數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會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嗷嗷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竅卻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各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鄧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以知之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子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貌然不遠而能復者世其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

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實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勳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致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機槍於其間非降卽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恆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爲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割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

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威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迺廂迺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終以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其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師初氏之言曰方番禺威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憇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概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爲道家會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適能即家庭間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方今天下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方今天下之威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遠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期頤之壽何莫非天者倚歟感矣

劉正奉壘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根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傳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迄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宅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頭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各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斬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奉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威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瞿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內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昔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秘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壘記正奉各元字秉元劉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傳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博丸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藁八

雍虞集伯生

記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各因事而見者寧麟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於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庳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遽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閒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抵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壁廉頗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至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某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以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

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愛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寢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于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概之也趙侯字仲義臺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榮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闡首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睢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取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鐵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爲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

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之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曰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入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弟子門垣庑廡以次序二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釋菜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趨之聞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宮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子迺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子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

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磅礴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闡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實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實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歿幾二百年矣實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與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湫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宮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夫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乃徵其常

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太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人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識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己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修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各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感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盡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昇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閒禮制浸威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

質原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入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庫廩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遽變理博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采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變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况教乎變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之則數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且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迺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繼之千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

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誥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誥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至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幃之飾墜茨丹雘之工聖賢肖像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王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罷訟者構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斂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焉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尙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尙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述古爲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爲條督其教養脩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

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子迺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畔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而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尙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閣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徙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廡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而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尙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供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謂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概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概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壘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札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壘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于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尙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尙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陰祥總管府同知程公德州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與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討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誠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頤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任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子方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尙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尙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久之可不尙乎是爲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尙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尙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概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慨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

之爲志乎昔者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頃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斂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閼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龍壁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謾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姊妹族之好師友誦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典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託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

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之心局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

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難耕之整暇羽扇指撥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現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敳如攄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恆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現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尙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現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現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現然也有託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現然也澹乎冲和而不至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現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序記

建安陳君若虛爲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閒兩得其所書晉人禊序者規爲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爲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蘆峯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

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
皙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
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
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象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
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
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
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
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爲詩者常託物以起
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
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爲乎凡概啓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爲識陳
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原
书
缺
此
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彙九
雍虞集 伯生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峯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某謫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既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摺擊排挾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不大遠近具有學宮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才華其反求切己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焉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

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異儒無恥異儒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勵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尙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閎俗習之弊於文法類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屬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顧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傳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台三年五月日平江工字至告工折行中書省曰吳郡成內外皆鑿溝澮納太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庫修縮視而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水加墊焉歲久腐燒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版築於茲三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聞

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
貨算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
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
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
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
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
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款密鍵固奈起拱合理緻無間圓空漏水象
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邇者
省下之奏定元月十月七日中充少會五等官人等守節之傳
南馮公翼與各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
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
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財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
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
詎能成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惟剝乎
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
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
謀過沮卜式輸財漢用不置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
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
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
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子曩過吳嘗
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入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
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救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
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各氏請刻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殫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
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之具焉而愚不
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劇
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
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
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
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
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或能順時御氣損有餘益不足
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

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
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
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鄭鄂之固舍廬之安金
玉之保組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無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
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
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
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
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
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
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
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
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 皇極經世之旨子其
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各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
墓吳中將溯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
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閑居山林無世事之
奪其所就始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子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
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
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
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
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
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
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
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
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
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
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
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
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
勝泉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
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
必軋之速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
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

審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感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擗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 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堂蓋章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取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各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以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于 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共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

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公大父鈞遊之舊躊躇詠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娛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迺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滄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 天子爲各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爲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卽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仕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驪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聞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各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睢盱以合世好壘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

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遜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軍河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則會輿輿更趨河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三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政府取舊例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詣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之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盤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致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爲能而以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數焉可也

說

尙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

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趨鄉則雖有善器疆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臨焉以嬉嬉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進則進退則退不爲外物所動此志未嘗屈也志之爲言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尙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爲書尙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尙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敦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二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恭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閒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

也非能有如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中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釋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感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矣夫所謂俊彥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異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踐履則禮卑之義不爲也愚既論高大之爲俊又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予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

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蓋退而櫟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子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貌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原
书
缺
此
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在朝藁十
雍虞集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充

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喇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十三日

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

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

不易思奮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

歸心尚書參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

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

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

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畫

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

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

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秘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

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其數

君子與某會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

鄉簡易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為

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會

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

言六人否二五亦言六人時義有不可同之類是也享泉各名字義立

亦同易學其詳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為之著享泉銘而鶴山公則東

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

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

料院諸孫用享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

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

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

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識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閼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者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

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

多得哉史館承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

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閱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

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慎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

徐鼎臣兄弟始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

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

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

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

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

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

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

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

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遺事蓋有所奮

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威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

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威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太監

右公皇帝宸翰命丑閣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

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赫奕未有

若臣丑閣之親被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

丑閣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模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

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

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時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尙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尙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焉善觀者不特於翰墨論也將軍之子瑪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閱陳衆仲陳趙子期太京王等書見卷之二同見三卷之三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華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予有言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威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古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其書諸銘尙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瞻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子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傅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蘭

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誠知觀覽者素者其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歎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因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其吾安得困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使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予子之於師僑屢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主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續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託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樞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感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

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尙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貞貢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

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繼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諡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

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謹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縉紳幸甚謹言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第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

王氏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未舉河間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子第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隣近僞焉以歸爲子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也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機小篆

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儼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託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歲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二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傳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傳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尙在篋笥大父嘗取焉取斯者耶

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仕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數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且皇考建國學教習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曰殿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始放此某嘗承乏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肆之乃與其寮案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人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屬庸俗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縉綬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尙想象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見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爲各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謁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三峨虞某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異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邊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艱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子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闕陞從事三綾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疎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

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者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盡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星術算卜筮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恆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台射太尊書一十六字中書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軍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也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恨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尙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

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宋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臣宋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二月臣宋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以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論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書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宋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異從

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隱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未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某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寺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全活之意卒以按堵薰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圖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謏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彙十一
雍虞集 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二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閭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其典型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未矣爲爾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卽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卓正事議如物在指如標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卽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

嘗敘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也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二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

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尙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於一日而天下歎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卽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蓬金事行庚子月卽爲區別等語乃命書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瀚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

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子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嘗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者銘跋

尙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子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未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飢饉天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其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感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宁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揲飾之也而勸誠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概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

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吾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雖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畝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泚辛夷塢之目何其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微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龍陳侯之所以爲治以此求之可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

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諸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家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為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目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

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經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爾提宮丈不敢拜書輅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季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十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宜某再拜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元象鄉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著學甚殷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燭也輅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笑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蜀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誥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

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捧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官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待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其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允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允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翻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楚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若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

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獎感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爲帙刻皮鑲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并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付俊

政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湯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淮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搆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各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訛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傲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

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皆言曹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輯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釐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中立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尙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嚴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衛者也顧不鄙子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于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尙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尙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苟有賢

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誌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棣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恆制而丁寧固至難以罪係獄者猶如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際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傳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原书缺此页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裁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饒於義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蹟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悵悵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肄講於前經當守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鑄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 聖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細耗廣廈既極詢諮於累歲歲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

夏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威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倭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戰圭表繪龍章之威節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禮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繼膺正統脩禮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衣衣而酌拒壺得寶玉以備符徵千羽舞階麗虎桓桓而敵愾節韶依律鳳凰嘯嘯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卽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威推倭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威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不承於令緒用克繼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敘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承威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傳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積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

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淑芳旬瑞紀流虹之渚綈儀再舉治象更新中賀威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繡載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仰臣民之請禮行威日不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躋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固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威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鐘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譽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朔慶均邦國燕及宗祏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疊珩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雖麟趾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緯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禋禴輶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表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算於太母臣等謹協壹宗社

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鉤陳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與仁興讓常聯棟宇之相輝得壽得各克保與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爲感欽惟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專在太宗御積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閒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謀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昇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咎私情是徇大體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支推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竊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敷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奏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惟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聞而彌劬心以久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恆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領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虛糜職事几鳥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平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編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

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則溫潤深而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維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今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敷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竊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老臣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遠責其在薦賢竊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目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葦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 朝廷子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

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竊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囑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 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撥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歎曰漢人遜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卽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特自奮發於智能以爲時之將相其廉介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威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並駕羣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

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各曰篋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各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窮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以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憂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己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威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咸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誦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

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往朝遼寧運日奉使還監今早令顧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於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絳麟紀日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閱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奮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峯載歌鳴鳥之聞特見臥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閑齋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最純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者絕邊岐之異述羣經而畢究傳百世以不迷遂開九奏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千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既久脩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濯濯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與晚歲之歌蓋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席知鳳德之未衰將章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如鼓瑟更傳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君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尙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聞
蒼涼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落幾亡於世故惓惓深結於
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歎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
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
軍之舊爲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韶弓而永藏錫康爵以
既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託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臥
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尙祈調攝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絃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
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
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尙幾體
照

除夜以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於山虞
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
既載尙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享未往大夫
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持肩願祝於有
年清載屬饗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
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尙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歎黃河之大何賦
詩多清類之思我詠藹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顧問蟻之春秋
嗟憂患之已深奚諱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
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諸
侍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
著庭之舊衰緒還稽於前代同袍愛託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
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
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
欲言

答簡西碧餽歲啓

篤敘鄉情特屬節物十鶉駢首來同祝鱸之鳩一鶚傳書俾載迎春
之燕肅肅置采之獲溫溫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
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原
书
缺
此
页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饗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丞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己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國家禮亦宜之至順初年廟既成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蠡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盈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今六十七年父子祖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知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饋粟或不稱而奇袤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眠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闡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

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又如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輪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惠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竭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皇帝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二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之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子祖孫世守其官且六十七年宮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所賜碑之 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

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惠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竭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學至元三十五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為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受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二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二年終是官泰定二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梁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為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遺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 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 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 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駕者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剗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

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辭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贖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 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 上知其故而罷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問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 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助之功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斥去之輒有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難計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實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盡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潛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諱者以爲得志會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酒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感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於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鄭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實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

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既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綽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爾是職于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紆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敎臣我快其歸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怨去而弗誅孽以間興寬其天乎衣裳之祿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委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諡文惠其子彌寬請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澧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座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勳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中肅公方爲魯公後中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元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至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二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

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而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敏公范並以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髻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胸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休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職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碎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信路鈴轄詹汚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據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銅諸圖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發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各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

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閒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惡乎而不危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賑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斷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彌寧彌案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詔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嚴嵩輩壘皆崇先世勲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瞻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領領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土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昭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溫德音嗟世 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騰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靡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

中書左右司郎中中行中書省改行尙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海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敘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時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宜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詰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遑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喘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曰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

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卽論立請尉當有賦
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
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卽釋召使者會赦乃敢
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
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
辦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
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戶部尙書未命而
報卒嗚呼世之以吏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
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
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
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
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樸畢輪優游無虞梗枻薪樗朝服于千名駟大車爾畢
爾獲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
有閔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
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蹟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二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與之上
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
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旨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
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
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
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
朽焉敢再拜使子與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
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
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卽閱其實而究其便宜
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卽
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驛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
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
諸關來賓柳營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緹深觸熱茹毒犯
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
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卽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
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
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

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鐵遂以無事又
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
各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要荒萬里外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錯負恃而強忍暴焚尤甚數
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卽爲蒙立一宣撫開屯田
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萬
吏士或亡或歿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朝廷憂延祐
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
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
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
餘而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
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
笑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
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
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
父祖時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
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
宦而事軼不傳所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公於
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尤魯二大入於
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
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
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
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
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大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
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
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
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
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
議卽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
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
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
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
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

年仍戍巢決水圍之濫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
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僞
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
堂寨等或論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
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
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略
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
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
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
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
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
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
十餘所以備蓄泄壑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
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
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
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
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某縣之留債鄉長鄉村
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
可攷證者

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旣久世
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
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
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
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衆正
咸傑俱特伐庸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
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
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囊川淨雲委芽蘗弗齊孰敦敦治使將
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孫子邦君之榮
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旣聞旣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
來裔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

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聞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二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旣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

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踰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璫警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璫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徵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 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濰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鄆鄂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甯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守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敵兵大出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開陣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整夫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亦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觀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鄂而南十一月攻武磯

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兵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隱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驅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土百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尤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怒目奮大刀出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驪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毫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各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二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倖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意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第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將持久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圍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或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搏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韓甥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李恆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海樓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麓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蟬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孤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厚王以瘡痍疾作矣上命尙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

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附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觀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皆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數歷臺省二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各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樁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臣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側申論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子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

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苑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況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威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艸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驅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鼙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扶瘡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鯨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烏佩主威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降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慕高浮旂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領領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筵簫鐸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詠嗟咨毫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決其要深徹徹羣羣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過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誼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王工廟奕奕視此無數匪毫是私國有恆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

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以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備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巨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觀覲資籍情巨測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掾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錄治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節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迫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也吏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中憲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榮祿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二子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

見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瘴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瞻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決決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禮奈何忍使邈焉湮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賞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尙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痢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盡少實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

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離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饒有鬪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詰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八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第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十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由是義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尙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百代世職後司刑即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表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疎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原书缺此页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二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瀚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倖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恒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邊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茲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壯者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日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買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囊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察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

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尙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尙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尙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辦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尙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等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譽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

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石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
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
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二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
積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
於時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
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習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己出孰學
孰耕匪求乃得不得以求氣直而 奮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
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千朝彌光
以亨頌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
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執害其人據義扶除天子
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 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
據語孔文伍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饋懷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
少留見用騷擾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
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
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最公之私匪源無深
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朝奉大
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
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嚙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
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
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
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
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
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
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
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
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
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
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
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
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

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
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
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 國
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
切磨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
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
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
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
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
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
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
意門生故人或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
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
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
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
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
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必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
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殿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
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
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
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詰
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
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某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
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
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
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
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
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
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
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

於光華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眾走保全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蠶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撥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宮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於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恆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富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第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恆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猶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材之意若尙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菑舊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

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尙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尙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詰鞠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置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挾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尙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尙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恒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而尙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任安豪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官幸壅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時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紿其有海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更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嗾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賢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

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遺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傲於世故視神臺之樂不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以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也後某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臺之陽滄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爲之望望之凝凝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公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耄有綏瓊纓纓臨臨自潔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虞某曰北邙之北有重岡蜿蜒隨爲袁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張潦溢流注合于灤南溝之滄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榮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葬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附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原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爲各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壘壘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 政先徙死不還兮言遭

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乎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誌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及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詰以爲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十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 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卽列薦之于 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未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郭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尤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郭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迺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煮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郭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胸主簿到官未久卽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 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

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原
书
缺
此
页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朵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構害命昭雪之二年
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
襄愍明年秋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
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陛下之明聖敢
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
拜稽首而言曰朵兒只事具見 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
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
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
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
政事稍牽制之而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
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奸
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
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
宰所受張弼賕鉅萬而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
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問時宰
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
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 中
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
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誤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時
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
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兒雖去君側反得爲 東宮師傅在
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
朵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
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
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彘事耶坐客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
遽稱 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
路相視以目及 天子即位 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
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 天子久亦覺其所
譖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
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衆口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
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兒諸子列在禁近威嚴
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
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
昭雪也丞相遽之迭木帖兒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
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 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

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迭
木帖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
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
此其人深伎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
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
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
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朵兒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
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朵兒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
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失刺
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
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離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
相厲以勲業嘗曰臣以少壯其之事 仁宗于落氏甚長倍重大德
丁未從在懷孟聞 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
丞相答剌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議察禁衛密致
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
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

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曰然終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與中書平章李五論元從人材以公爲第一 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賸用不聞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閑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 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謬言與矣賴 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度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 旨上怒詎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 陛下有殺御史名 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恆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 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 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 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各有上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 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 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勸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

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 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紕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闢其幾不驩以坤投巖膠膠竊秉大鈞 天子曰嘻誠有施爾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熙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桺不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甚哭日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違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奸忠數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尙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室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跌首丈尺之異以別等殺之禮者未之有改也我 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威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曾孫高昌未內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 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 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某嘗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冊卽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卽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羣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 仁宗爲 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
間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爲不可及焉 國家之制受分地
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
之亦不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即受姓
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
不得僭授焉而買間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得援以爲請嗚
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即孛生脫因脫因生月
魯哥月魯哥生買間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
柱國追封涼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追封勳國公諡安定夫人茶哥追封勳國夫人加贈太保
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勳國
公諡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勳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
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敘其世而
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
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
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
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
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
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
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待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伐有功
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該勇見任使奉公志和家用不
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兩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
曰恩重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

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也特以
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 上所知
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行在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祖賓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

集擁伏姦慝必資集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
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飄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
其任命以爲泉州府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太宗正者國
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
而已遂命以爲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又有鷹坊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內而宗
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
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
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
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
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間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事無不
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
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院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
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
尤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
產以資之豐贍無算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賓天奉 神御於
寺中至令領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
書萬卷朝誦莫維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
思朵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紈之態時人以
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間而始發自買間之際遇至先王
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
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
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
心腹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
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
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
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非吾臣
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加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
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
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絜其有文以効職守迺眷高昌悠悠故鄉雖不
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實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瞻瞻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建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稱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與締交相謂曰安答蓋永以爲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溫遁脫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酬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隨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

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國家深仁厚澤其如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輿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臣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各臣子孫固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天子曰嗚呼臣之良有其臣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太河云云有阡在焉勒文貞珉示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曰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英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釋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賤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憫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諡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昌平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諡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諡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諡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爲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昌邑鄉塋隘故遷公之

墓於夏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第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髻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爲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執左天宮衆賢集與肅肅以朝雖維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享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既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千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威民物阜康法令脩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丸丸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云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貴戚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其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中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太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

太祖皇帝於龍漢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扼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

畫晦賊乘間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嫺習國禮

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爲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以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

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陸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笑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

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世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蜀鎮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 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陸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 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

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

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 上嘗坐輿巡遊禁衛中見衛士戶陞間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 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 上悅賜賈珠衣一駟馬闕里吉思以酒得疾 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 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 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

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三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諡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諡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驢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口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各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家以賜三年 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 上多採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從爲請如大德時更出利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維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緡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仁宗廟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 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

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冀國夫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述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聞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臣集著銘刻之碑臣勸于世有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褒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盱眙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烹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頤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

武皇在邊熊貔若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續大統乃有大寶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帥威饗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餼餼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忍則軍以構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著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討議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

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歷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政承旨劉公賡則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素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繼大統而公之遺教猶在 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儒治儒業始爲儒生恥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大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大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冀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冀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證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

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威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入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怵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臾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容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愴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以晚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萱滄澗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豔夕壤孰爲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攸嘏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集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倘佛事公曰近日自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尙書及大都尹鉢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與兵公與張尙書問易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始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訝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諺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相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府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令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實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皆居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一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竝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段真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特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瀾運糧都提舉兀魯台次郎公也公諱麟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裕金幣之賜中統三年 上爲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醢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積董其役工成有白金殿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鑾帶鞍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

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諡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特恩封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歲年師顏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爲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壹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勸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修靖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次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各次海童次燕閣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肇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 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睽聖子繼明麗天雖離在宮百度是宣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領領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居庸巍巍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祗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輿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桎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禍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泰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桓圭衮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原书缺此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臺十八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份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遼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環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日暉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繡雜旌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鞬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遠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慨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歲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

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哥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其為人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為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中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元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上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纈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多並緣為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西更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入無敢欺貴人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所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各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教而仰之若神明焉

公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連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之以為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

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齊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卽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卽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 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 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宅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卽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奉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 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奸兇遭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 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戴誼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特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遺訓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嚮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郡夫人祖貴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諡貞惠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

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尙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擲立忽魯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世祖所營殿宇漢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壽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舉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甸時巡至止百用員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贊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子獲民曰子保公田于野徒御不驛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兇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偏爲百詛國論素定公則不頌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任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知忠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峨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蒲城縣固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卽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贈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宣力開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

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疊積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遺之偏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成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禦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所殺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爲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共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刀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賊墮崖死磔其酋宜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口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詔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與官軍相持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里人計遣勝兵百餘人爲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卒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弩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裹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

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湖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湖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瑄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陪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贖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湖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徙宅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劾罷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賞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此等命將繫而爲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就居民屋上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湘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船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
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

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
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至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
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

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

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
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

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 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

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
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

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
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

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
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

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戌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瘴十
無一還公曰是徒實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

人以戌不幸有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
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

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怒
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

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
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

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
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

不得爲外執政 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鐵木迭兒謀所以
去公中書者駟車駕時巡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倖遣

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錢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
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 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
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 上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
頓首泣血不敢言 上不憚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

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溼或勸之
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十七年正月公生日輟

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
志悲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昇卿以政公辭歸
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

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
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

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
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
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

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
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

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

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
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則各元從中怙恃恩私

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
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

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立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
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猶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

十家之產矧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會彼識
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虐虐恬不爲怪逆

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
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

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 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
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

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
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

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各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矣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閱傷其意留其金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鈞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詬侮之公一以誠懇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拙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譁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尙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爲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休即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憲次適中府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元次適中府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元次適武德將軍保定軍管軍上萬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千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嘯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許構厄既退既藏侃侃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儉王雖肝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侍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遽已公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永新人曾大父輩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橋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翟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象舍龜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欹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貨者三之半兩賜之慰必齋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買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囊糲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米以爨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隣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中曰子方勉矣名不虛傳

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爲佐于邦惠先事惟敏施不

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黃非而卅童歲時來者觀于鰲下尙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同相而留公不與非徒然也留公嘗與先生相見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皆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各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

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响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誦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閩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

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載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尙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採用古禮親御衮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賜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一先生重山有常事怒不升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

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詔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承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二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曰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夏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守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之去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中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卽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旣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第與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甲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蓄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斲奮未遂達遭運惟新蓋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陰陽卜筮方

道園學古錄 卷十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郡著姓侍郎生漳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遽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向也吾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七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詠誌銓諮女曰誼訥訥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第禮部尙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尙書余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尙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藏書甚富其家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游子旣重其師友淵懿又尙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銘曰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皇多

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邇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平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求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今朝各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中年起家所與游者皆名流公卿計君廿兩渡之黃真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亨生鄭鄭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衆傳君維清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感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第三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困未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備敬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別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修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壻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閑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者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爲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纂十九
雍虞集 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貌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爲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饑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功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緊子之功功餘名藝

仁宗之世責年龍星光顯之與孰究孰承既茲其數

曾異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異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二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異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異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異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圖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 旨召見幹亦丞相直命異初以其書待於驂龍門下 上方盥未御膳幹亦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 旨召入偏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 勅祕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旨命異初爲學士異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繡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 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服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祕書所藏異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異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異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城池園囿以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事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爲之無如會應奉者命異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 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異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 天子大興文治異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異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

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邨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斌舉行人又五世排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積何案蕭斗星巽初諱巽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書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函簿志十卷明時類藁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尙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爲撫州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銘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恆以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于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蒙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迺使學士殿于丞嘗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旣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涸故山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方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以不欺爲主物無與之忤者或

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聞於初里有貧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共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亭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計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彝匍匐號於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遺罪敢以誌墓爲託某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爲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爲東宮典寶正女二人壻曰鄭曰王曰李男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壻曰樊曰侯彝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某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牀下焉瞻其容止之淳熙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愧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艾也於時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燠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曾繇神明族于鄢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鄢至敦本尙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其名法從橫金柳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尉尉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威德則有有而弗宰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忘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甚隘不足容車馬既歟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爲何致客之多也踰月喪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曰既遠矣請託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敘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尙書工部辟知印八轉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尙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潭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潭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潭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撫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其治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實條約以佐善長剔蠹敝以革九雜糞瘠土爲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隙爲儒學新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秩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爲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是之使靖共

正直曰必御史峨峨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攸同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漸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永安以固利其後人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鄧葉恆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爲僚恆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以見予是以弔諸程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恆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恆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遺恆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恆也不及視其屬續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恆恂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觀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勸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寃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誣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媚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贖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讞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

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家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君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台諫不冠自言有報于其子系之會其子不冠受其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卽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迺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躑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洎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銀二百五十至此憩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集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集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諡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劬焉繼以荒饉存歿弗寧而集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早世某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爲己學焉曰視其饌羞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汎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其事遺守誠曰若吾大父而威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集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泫然流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囊橐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處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哺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善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瘳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因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實賈所遺者卽投之賈請均分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賈墓田國門外又購旁

間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徧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己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壻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于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其親乎其同舍生江朱禮憐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實同舟療之五日而卒囊葬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處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宦學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蒙殯道間傷其親心世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強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爲養今不幸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蚤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繼君卒若干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實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國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爲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惇惇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成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

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爲賢母也久矣改爲之銘銘曰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名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父吾母公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迷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適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爲墓銘者云敘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會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各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原之右有祖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德之厚如家克繁繇子有母匪彭無戚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疎視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互蜀居不更娶君子以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生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掩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爲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爲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爲鄭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

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理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婦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某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天次瓊次琬次琰次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賁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與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欲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至使更遠而敬不衰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昔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第立史氏墓起公仕居安寧經十餘年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鄭丞相清之衰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念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擢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瓊琬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鄭雖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游游孰往而復居之恂恂著之循循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久甚匹之獨當於天而不有年歸唱無所永歎彌增夫制其恆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丘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噉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噉作賦千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千人無所遇獨噉見知時宰人人羨道噉矣一夕噉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噉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戚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子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貴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遺噉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噉明其幼穠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

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案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茲丘兮勿設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舜卿之夫人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大父太師雍國忠肅公集在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流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易第無之以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入皆卽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仲咸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壽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祀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壻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鄭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敘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千貴宗弗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既瘞海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繫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凌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櫛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家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其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已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櫛曰善買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媚媚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爲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衍也玄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瘠疑不類夫爲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爲之請曰玄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爲精舍以居學者賓客之履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世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衍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衍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圯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日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瘠也銘曰玄雲淪兮將兩鶴利距兮杯土有子歸兮藏母窈窕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誓勿毀兮永久

穎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嘯若之曾孫女巽園先生公瑾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舉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戚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通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弔未嘗疏闊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謹以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

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於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宗人甚衆至尙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異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峨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攬攬效略無爭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以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謹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窟附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既而棄官不復仕宗謹之子二人長某某次某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尙書雍侯既出蜀以宜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謹等求銘焉銘曰貴窟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隆升夫人世家入門實稱寧魄于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窺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囊不死夫人曰金亡斃不死耳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嫗求得之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喜孫臺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臺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既爲之立傳矣而臺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

於予某感其言爲敘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熱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冷武翼長久三年乃終遂陳氏二男三人墓於眉州兩節葬今爲某官其後璋文由船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郊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郊山之原隱隱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其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敘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黜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宰鄭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元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役凡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

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言而悲之故歷敘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悼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墓表及銘以誌其墓其孤進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囑某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寔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贊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二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彭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符爲幸聞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囊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

爲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仰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目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斂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歎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固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爲乎是爲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橋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稿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

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

方而太師寶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峯魏

公瑤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

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

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

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澤大糧授之乃率敢死士數

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

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

勝狀則扶鞍立起暨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

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日擇諸軍充侍衛七月

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

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璫叛據

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瓊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壩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有只必鉄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傳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始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聞安童公名畏避不與交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 上望見不給膳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願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輪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

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億矣迺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導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退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爲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日摧抑之則風采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焉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

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入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概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益曰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公祗通王公憚雷公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曰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曰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 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以見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酌酒行禮畢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卽位於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鎰以行既卽

位巡符三不刺公諫曰 先帝新棄天下 陛下遠符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咸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 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 至尊其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優渥賜鈔三百笏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 裕宗世系功德威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 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笏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 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數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 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各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止董公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激勸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土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

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恆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斌次適周倅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趙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敷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尙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 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 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懷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有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懼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異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徇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必有其 位有其才矣有其實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不當其時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尙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尙自幼時總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尙服和尙輒

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尙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故人以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辯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逮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各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吏者雖或氣訕訕然金明史台變言益皆遷延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忤忌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責又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績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子故人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爲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寃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異儒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慤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弈亦聚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尙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諍無諂公泰而舒我靈寔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計來憶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寄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尙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善其雄辯邁于宰濟國史編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聖說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

庶幾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淑百癘攻骸奄然永隔風雪蕭蕭遣車首卽丹旄掩靈一奠寓哀莫既子懷嗚呼哀哉尙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章貫之有量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挾其奇入邇于荒孰迷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警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燬燬子不辰與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具曰多士朋昏以世蕩蕩川流莫知其濟防不測于潰印冷一孤維行時國軍馬軍信不爲不聞謝君我狂亟伐鼓以告子手弗勝彼靡旆食息弗興弗磨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之訖矣亦莫之噫曰子有鼎有鼎有載我哭于庭苟無墜我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俛俛中野曷其歸矣榮榮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子陟降茲釋我寤懷素冠纓纓屨數數兮纒纒無容視莫莫兮莫昵匪親宛其不識孰是造艱牽子以繫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道舒舒以究于心陵墮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庫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夙誓定命卽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安乃瞑矣我志卒獲爲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九以著或畀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遑子訪天弗遺雙鳥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謚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子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冊文

皇后冊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脩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食吉刺氏純德

英皇相時邦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

茲芬總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賈資中助不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緝典式贊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祔 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予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 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靈闈聿崇稱號 皇后食吉刺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祀肆朕舊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子力濟於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官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雎之化行庶幾有助尙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冊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宣天錫誅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倏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尙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仁宗伏冀睿靈俯回啟格克綏不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渺冲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 皇后

陛下德齊睿聖躬膺輿虞相協成功著坤儀於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祗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 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 等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爲註疏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疑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堰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 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

之則灌漑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潰噉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潞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車直指不率服追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十七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繼承正緒夙夜祗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禋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颺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暉之方持輒陳節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盤注輕冰謁玉漿塵尾可消時畫永綵絲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宮闈貴萬歲萸蒲汎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禾千章鐵作畫曾巒總含雨氣潤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泅回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爲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牕看春色蒺藜沙上暖塵飛何處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松筠溼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堅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平神光赫然萬國承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楊柳詎

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歲豐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
傷白蓮風

陳閱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馳射衝波夸獲雉故知英氣似
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雨龍還入軍持水風衣拂着磐
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閒法雲還爲等慈起巖然飛
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總不收天廐真龍奇骨在故知臣甫賀
驊騮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如何報或者東封駕
鼓車

韓晉公混土星像

倚黃靈墳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
嗇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藂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砲沙泉水溢囊盛滿不辭勞傲外天山雪
千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翕河昆虫草木感餘
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懷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宛臥春雨餘日照沙上有懷香花懷香不自獻夢
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二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恆御
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惟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
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棋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棋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爲爵位之崇錫子之厚
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致美於形容焉詩顯顯昂昂如
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勳門將宵驚尚
儒素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揚臺省垂
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勳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各臣朝廷謂之元老當
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
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爲清嚴似揚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
剴切似陸贄至於以直構禍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
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功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游
今且老矣具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是衆人
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
定綏輯彌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
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以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首功臣
爰置左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
翰墨書勅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
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悽悽焉
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
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斯職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
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慮天子有行
鞭弭橐鞬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溫溫其儀侃侃其色佩玉舒遲前
席密勿歷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

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 天子萬年大臣相之九敘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於公卿
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
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當世
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
則所謂宏衍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焉期
其爲貴者多矣唐虞之世已極盛矣乃駉之名漢正牙詩海注寶貴
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 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
萬騎風焱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
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駟而在朝樂彼超驪內而肅肅以居閑
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各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
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
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
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
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
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
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黼黻厥身繁若
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秉天噓雲耀日爰勅繪素
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鶴贊

至順二年二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
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條羅天大醮于
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內廷請署 天
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千會
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
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霧以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
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喉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
之並駕從□□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觀驚歎神異醮
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

深達宸衷致感玄微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
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故玄裳綺衣翼翼乍離
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
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
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
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翊於寥
廓橫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
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
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竊思之
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惠前聖
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
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肅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都嘉徵
瑞圖此興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忱禱綠章紫封
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空載翔
載舞乃占道書是爲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舒降休隕祉爰自昔始
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傳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瞻素王之廟尙虛元配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升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遽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允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祇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覺繹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以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承祖宗之統入繼不圖國有社稷之臣賈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鷺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曆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繫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何慚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昨以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鳴虛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勳勞建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愛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恆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慤溫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著於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顧茲貴典未究深衷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尙期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宮府共興故舊之恩車馬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極祿共其燥溼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臺榭而未釋傷兩霧之逾深慧轉以歸籌帷頓失迨予繼緒風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丘隴九原之闕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酬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珥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閱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於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率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幹赤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輿衛於藩垣治軍實於懷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諸極之僚偏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轡帷而按堵不遺憂於宵旰真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擢用迺致慈賁之誥實榮著艾之恩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貴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寧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睠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禕綸用齊華於圭衮具官幹赤妻鐵理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實爾世家之舊躋於上

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不基務推茂澤迺瞻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俾率彝章特還卿典具官哈散兼資謹愿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當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恭均勞外藩遠將德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時率在卑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譽遠興遠慨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且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遠遼海非遙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隸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隤之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融通茂於當時勳業迺興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貴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坤道天承母子有成人之造異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於雲中咨爾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茲兩府故紀勳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事昌世胄益崇忠蓋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膏肓愛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機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詳慎卓矣夔龍之胄儼然章布之風始事

世皇卽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府在政府蔚爲

名臣嗟賢者之遽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時汲長孺面質深文取獨爲於君子贊予戡定嘉爾勤勞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爲說載念紫微之務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爾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勤相夫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鳥具瞻於几几俾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巖巖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開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開八歷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止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經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圖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捨奉己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八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不棄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頤出庶徵之積祥迺瞻真如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塵休行及於千年藐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恆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霽輯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瞻茲大曆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倂以興運褒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儼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取號於多賢咸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有密贊襄邦國之休遠脫屣而弗留每當守而永慨猶慮人閒之爵莫縻方外之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於平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恆佑萬年之皇祚尙紆玄覽祇若龍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爾毋數於真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以脩德為治之事嘗進說於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勅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審哲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為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為敬則以承奉疏節為忠不知古學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以天縱之聖克膺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為具臣之事而已也於序聖心所在如天日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教一大寶藏廣啟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覺之慈常住正因永扶景祚

欽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日莫有恆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李蘭奚以所領

膳醫臣忽思慧所撰欽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博博又將推己及人於是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忙工刻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生民立命者蓋如此天曆三年□月□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維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敘威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恆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宜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醫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至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於民也既為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為之謹禮讓治砭痏以救扎瘡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為我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奉勅視草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閑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藻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煥樹度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跼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有密有所圖謀諍

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審知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宇之狀狀自天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集記事而攻木製匡廓植以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義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敘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適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恆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天曆二年十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微有位於無窮

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漢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鑒天縱神武不殺智絀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且重不得預况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

今上皇帝以武皇之愛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寧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正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各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 清閑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助臣集書其事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句義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極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湍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渾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詠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 御書閒閣看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而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錄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

贊詞彌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 詔頌頌嘆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貌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爲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 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閒閣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 旨

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尙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

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敷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學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 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饒爲 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各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閒閣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 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爲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營有城郭樓堦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概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迺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於在非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爲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迺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迺基廼堂于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闊閣台來代亞安見儲備之既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衛皆如常制凡費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度營旁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

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迺得優游絃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梃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

學焉則仁義素明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曰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載度新宮其帥有文以爲己功衆勸具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戢爾干戈安爾輶馬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勗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勿怠勿爭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仇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黃錄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撫時康寧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承之六位若有見於羹牆迺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社錫種式克至于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誕乎宗廟蒸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滃予何以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以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世皇帝睦惟儷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孽芽之傷雲漢昭回懼有氛祲之掩觸念豪髮疾心丘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一視宇宙焄蒿悽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言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專任請與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黃錄齋科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羣生於屯昧請以是昭塞旨意之萬一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茲乎時則有若二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奉定虛曰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以老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衆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錄白簡萬通啓長夜之幽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禮神之儀物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繒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

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不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赫洋洋洞洞煌煌一時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玄功於翰墨留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

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兢於方威之時不逸豫於未殃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感矣乃頌之以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羣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實契我心長春之宮密邇帝所極爾禱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今振而興俾承生基蒞蒞八挺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秬域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歿後今年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嫫婁之容天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于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貺而後即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爲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天子有嚴岱宗望之東郊兩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祗祗若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青五組

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祗益以因即祠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輯苞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千耜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邇知遠爾胞爾澤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濺濺流水駕言來被受弓載韞思皇朱芾出其闔闔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天在子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禔弗驚蓄癘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土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曆二年二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上曰城隍神廟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葺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以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以諏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以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嚴穆忽爾寶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恆用於是工部率其屬以卽役土木瓦石金碧丹堊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成於是

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於戲威哉請系以詩曰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維四周壯於天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祝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羣黎萬姓罔敢褻瀆維神孔邇有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小大士女畢來列聖清明歲行六

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櫓櫓丹樓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思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
明堂治功告成所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官府撤弊改燒山藻孔文
既閒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
之祉室家祚胤福祿萬年貽及于民生養弗愆崇墉巖巖太山之固
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干
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
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
爲天子之所信倚外爲疆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
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
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
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
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
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
年生竣末納竣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
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
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
馬漣以供玉食馬漣尙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號其人哈刺赤
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
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句
容郡王武毅王海都之叛 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祖宗龍興
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
武帳亡焉土土哈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
不刺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構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
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堠數十脫脫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解
六月逐大兵於秃刺河八月又敗之幹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
衆於北平我師北伐 詔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利
吉踰金山擒札忽臺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
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金盃盤盂各一白金鑲一椀十金織

衣段九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
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 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
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
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
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
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
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
帶青鵲近郊田二千畝水磴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
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
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朵兒朵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
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情密以聞
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勝刺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朵兒朵懷
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
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
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
引大兵以前窮晝夜之力渡秃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
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
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
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赤萬戶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
兒律在軍戰於百塔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武
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烈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爨
杓以進進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 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
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刺赤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
叛王火魯哈孫所攻其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
還至哈刺温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
路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配王二十六年海都犯
金山抵杭海嶺 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
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 世
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尤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
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
宴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
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康廬饒舊籍戶千爲哈刺赤戶
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

其軍 屢從至於和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各鶻細纓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漠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氈帳鈔萬緡獨峯駝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輜輿各一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踰金川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危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爭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李伯拔都之軍相遇李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李伯拔都焉山高駿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李伯拔都下坂多顛蹶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李伯拔都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克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刀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脫遁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

事聞 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魯火赤禿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驪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碗一獨峯駝四而

武皇命王尙雅雅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尙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 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訃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兒明里帖木兒自 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尙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九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院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復有尙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

寶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
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
一七寶束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紗一萬貫鵝四
約二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
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王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
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
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
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
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千兩
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一太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
萬氈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
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
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
王避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
使入報有尙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
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迫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赤兒
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
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
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
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二臣
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
悍漂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
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
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
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
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諡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
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
王諡忠定妻秀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諡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刺真也曰
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真貪貪吉刺真也曰阿八倫貪貪吉刺真也曰塔
倫也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
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
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

領建康廬饒等處土土哈并哈刺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
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朵兒只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
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塔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
也只里女弟曰哈刺真塔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
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
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剌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
曰燕秃哈兒蘭遺少監蚤卒六曰答里口口國公七曰撥皮罕幼卒
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秃兒駙馬弟太忽秃魯次曰完澤台適相
哥八刺王三曰納只罕適沙藍朵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
帖木兒王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維皇

太祖受天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邇伐遠攻
羣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疆宗子
本根孰披則離孰固以存赫赫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
庭顧茲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倖挺為暴強弄兵嬉狂弗
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
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
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渾孔腴衽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壯士心
折卷甲齊驅千憤一決孰為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
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况及鬪死父子百戰從于宗藩或拔或
援我圍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于內來言來歸矢
辭大同洒濯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使御不驚肅肅邊人同我太平恒桓
武皇實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曹作
續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
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殊特勒勳北郊昭
示萬國

原
书
缺
此
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應制錄四

雍虞集伯生

碑銘

曹南王勳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速迭兒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定撥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諡桓毅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諡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烈母脫闊闊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札刺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爲火兒赤火兒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爲博兒赤博兒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乃以其職從征行龍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爲火兒赤博兒赤膺其父之職也以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闕出忽都秃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是時察罕以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

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亭刺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晉門秀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且耳答衣九襲日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濟南帥李璫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璫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一黃金塗銀飾其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沂江陵下至荊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玠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玠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迎戰敗之斬首二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 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嘉爾海島之間恃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 天子從之迺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病歿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相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 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

兒有加賚焉命玉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爲上所尊信者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

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鑲鐵鑲刀一師行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真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杆一繡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劍鑲鐵鑲刀一鑲鐵寶刀一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刺赤渾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歟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方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十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豪隸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

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稔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奮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

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草昧之久奮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赫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迺執干戈西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蹙兼弱攻昧我師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殲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祖是輔肅肅肅南征絕江擣城左肅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欒如日式圖不遺聲教迺訖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戰兵遡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關柵兒嬉敦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城之下變變屢屢解墜入朝掠其餘疆會不崇朝既定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嘻蓋彼海裔爾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涯揚於海若拜靈天不愆遺亟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聖皇中興以正錫鑒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其鎮爲國召虎領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祜豐碑烈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子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實贊興運動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以勵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

臣某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嬰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嬰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二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之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威強以有此山蓋壤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使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釐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尤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時巴而尤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顏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於馬木刺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二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與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

寶鈔十二萬笏以賑其民還鎮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尙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請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罕 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尙其妹曰八卜義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迹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傳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義公主薨尙主曰兀刺真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錢吉皆八卜義公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尙公主曰朵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備宿衛又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宜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相媚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爲申救於

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贊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大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生之遺意讓其弟錢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威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爲宜敢再拜系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玉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夔

介冑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敏介乎強藩爲暴突來虔劉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言寇來實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紆難義有絕愛皇用咨嘆寇退民完天子慨之輦帛載金悼斯澌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寧我皇錫之福于廬千處狂器持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於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鑿有器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 武皇繼武睠爾舊服節旌印綬仍護其屬乃稽三封在昔 仁宗方金谷金谷之屬建昌縣其建昌星宵隕亦既卽遠宰木陰陰歷歲時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享珮玉瓊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離離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進見退思衮裳赤鳥敬于無虞匪泰伊揚大夫申明明哲以孚噓歆有懷永昌之墟 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大崇禧寺碑

昔在我

世祖皇帝膺 上天之景命承

太祖之不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尙佛教營治塔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聳神明之瞻者歷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定慧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縈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爲我

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千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 國家之神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

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岩中虛下出流泉注八功德水乃就岩中作觀音大士象岩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就說珠峯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剎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

贊歎矣鐘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鍾金既在鎔 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鑲銑萬目驚觀以爲寶公之報賜焉天曆元年九月朔日臣某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禧寺汝集其勒文以記之臣集既具述其事而釋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 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

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 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禱祭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禧之成實在此而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養時晦靈示奉天竦立以待春服秋高來遊來激旂有交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元之生聖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實來不鄙我邦庶無苦我維梁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 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奕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作吉金之良燥溼不移萬石在震投以碧珠寶乃發祥以肅羣眚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茲崇禧崇禧之宇永履南服 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諸鍾山獨龍之阜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秘識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真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熙寧中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剎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月累至於我 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

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 皇上咸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祗若 上意始忠之治寺也時有蒲蘆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之累年弗決忠至讓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

皇上一風動之遠邇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堂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鐘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施寶珠投液中鍾成其欸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共覩歡歎如一時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是年秋

皇帝歸膺大寶是爲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卽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惠感慈應普濟聖師封明日以禮祠之出黃金白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蠲寺田之賦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兼領茲寺未幾加授大中大夫以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吏部尙書王某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禪院日給廩餼賜金襴袈裟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譙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臣某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三寺者鼎立乎一都之間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威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下故敢迷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以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釐厥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汜翠蓋孔旒來符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

聖皇乃被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煖燠稚壯耄褻裹兵以革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其休暇煥動孳殖亦遂以成幽塞苦窳各甞而亨聖皇之心斯佛之力銘以著之以示無極

原
书
缺
此
页

雍 虞 集 伯生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惟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新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吏部尚書王僧家奴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工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赤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吏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導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鐘之宜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以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繡床蓋座嚴飾之具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某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墟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閔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潛淵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 聖明之所臨鑒准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乎 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威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不續
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圯或數彝則乃
瞻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以逖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

土此維與宅吉土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立磐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 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廟而祖饗郊而神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瞻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憚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惠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爲汝故我施毋惜無害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爰啓 聖神俾一遐邇時惟

太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興 帝業世有濬哲秉鉞誓征粵

世祖皇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戢兵包甲禮脩樂宣神祇

咸若敦一本以端統樹羣支以定分秩序有經萬世永賴

成宗顯承法令較一我 武考受命撫軍歸續歷服保育民物既庶既富豐亨豫大如日方中

迨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而盛弗虞儉壬間數彝憲於是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脩揖遜之節武

以勘定文以宣昭忠孝率職茲應撫伏兩暘以時年穀順成寶興於

山海波不揚嘉靖寧一利澤長久頌聲交作度越古今

列聖之仁恩神靈之景貺布達湛湛馴臻於斯時也有斂福錫

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託諸制作之宏祠享之威于以表奉先

之孝于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亦與天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

歲在己巳春 月 皇帝若曰子承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慎

思所以上繼

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冲幼

太皇太后躬保持而導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也稽諸佛氏之

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吾佛之所以陰相我 國家者

豈可量哉汝大禧宗禮使月魯不花中書平章明理董阿大都留守

張金界奴其爲朕度地以作梵剎稱朕心焉四月 上幸近郊觀於

玉泉之陽謂侍臣曰層岡複嶺隱隆西北太湖之浸汪洋渟涵峙而

東高甕山在焉旁薄扶輿固祗園之地也使太史昞之曰吉秋八月

晦立隆祥總管府以領之鑄銀爲印秩正三品以臣月魯不花領府

事將作臣阿麻球爲達魯花赤國語達魯花赤官屬之長也臣金界

奴爲總管 上曰建寺而不先正其各民將因其地而稱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聖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塵埃雜居則幾乎瀆矣買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賜從臣俸爲休沐之邸侍祠而至則處焉且命其總管府臣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爲僧食明年 上受尊號改元至順十月 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土之神始命大匠治木某月日命中書右丞臣撒迪爲隆祥總管府達魯花赤蓋以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始作土功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實有密契者云寺之前殿實釋迦然燈彌勒文殊金剛并二大士之像後殿寔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度金書大藏經

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庚午 上所施也又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二閣在水中坻東曰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壽仁 上所御也曰神御殿奉

太皇太后聖容於中曰有獻月有薦時有享器用金寶曰壽禧殿

上齋宮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 上諭臣金界奴曰朕之建寺非徵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庀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並緣爲奸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傭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

詔而退鳩工以集事材木壁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傭藝各奏能施無遺巧人樂効力若子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臣請以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 天子之所齋也嚴重不敢褻請以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月十五日 上覽

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爲隆祥使司秩從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臣撒迪臣阿麻疎大司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別殿楫木別殿大室講堂衆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亭并亭庖福庫廡門垣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 上親臨定焉 皇后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鈔四萬鈔及割田賦之在荆

襄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釋師惠印特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勅命臣祖常臣集臣法洪臣惠印製文以刻諸碑臣等既同奉 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國家者祕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

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祕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傭錢而不勞於近農官有專任而不

煩於有司欽惟聖上怡神穆清對時育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審知明達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之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赫 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維我 聖皇孝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閑惡以球我人乃作大利于國西郊檐屋翬翬霧雨之交金玉寶物算同河沙曰子有祈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鬘珠網聖靈與俱來即來享福我惠我遂我抱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我大母爲世遠思顧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徽音邈邈令儀眷予晤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鑒于水涘人神翊扶 天子至止鼓鍾鼎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侃獻功民無勦勞府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雖離億萬斯年贊于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尙其像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衆合樂以饗盡日酒已既拜賜公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齟齬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

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 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轍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偕老時 優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嘆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也儒家頗駭其說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焉故宋江東謝公枋得其說而隱去

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以官迺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迺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聞爲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徵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 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賢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略已

成編會善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蚤歲猶得見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迹他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迺爲次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太伯爲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爲氏其在番者爲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高源其曾大父也世居壽櫟山屋於礬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液之脉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乎西楹迺生靈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乎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桂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堂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卽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三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勅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詔從開府徧祠嶽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於浙西公奉詔宣諭江浙行省二十一年

成宗皇帝自朔方還募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瑯玉蟠螭之環一有旨設醮于上都 壽宮五晝夜公專主章奏特勅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准瀆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西嶽河瀆江瀆二年 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災公奉旨與近侍馳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及四年 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成上齋而臨幸賜 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公奉旨

召祠漢三十八代張天師與材過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 京師爲答刺罕丞相哈喇孫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 旨降 御香于江南諸名山 賜對衣尙尊爲其親壽于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觀于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 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十一年

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纂大統 制授公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爲印曰玄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己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以歲數禁民間酒特 勅光祿寺日有賜尊 上賜公七寶金冠織金文之衣爲朝真之服

仁宗皇帝在 東宮所賜冠與衣貴重華異如 上所賜公從 駕至中都中秋 賜宴 上顧其貂裘敝改賜黑貂三百以爲衣縷金文之錦以爲緣二年制授公弟子夏文泳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于龍虎閣皂角曲三山 制贈公大父鑒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諡文靖祖妣陳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己加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 旨命公奉 贊書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慶元年

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 旨投金龍玉簡于嵩山濟瀆是年 勅翰林學士元明善修龍虎山志著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爲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 旨設醮于龍虎閣皂角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尙尊之賜如初是年傳 旨江浙行省促公還 朝 制授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真人嗣掌道甲之祠事 賜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各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璽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計至上京集賢以聞 勅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 旨趙孟頫書字 太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母于其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 召還京師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于大都崇真宮 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義奉喪還二年 制授公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師玉章一一品銀印一

總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 勅省臺百司諭以傳宗之事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制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脩太一延福宮二年太上清宮又災公率其屬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真人顯 上用公薦以汴梁朝元宮徐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 旨設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 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諡文康三年奉 旨設醮于龍虎閣皂角曲三山奉 勅葬開府張公于南山之月嶠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真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上京明年北迎明宗皇帝謁見之次 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曆護教之詔如故事進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為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是以進之有 旨設醮于長春宮公告老請以弟子夏文泳嗣玄教 詔留公三年有 旨設晉天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 京師旱公奉勅禱之雨冬無雪公奉 勅禱之雪二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神德宮明成觀皆被璽書之賜五年畿內田有蟲孽執政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 皇元初有中原五嶽之四在 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禮焉是以

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葵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先生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道蓋以爲遇劉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爲湖南宣慰使輒欲棄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爲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冲爽而有福德可以受吾道迺焚香密室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蟾玉溪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遣近臣忠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嶽嶺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喘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疎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 命而出每辭以爲臣不足以當大事之重 上曰敬慎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

成宗遣嶽瀆使還顧問如

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 上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

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閻公復爲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閻公客之不取忽也後閻公居翰林益加重焉

成宗既崩

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以訐閻公事罔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

仁宗意解及

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

世祖待王鹿菴磐故事 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始用董忠宣公士選薦於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 召至不拜去後又召爲國子監丞升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啓於集賢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超奏吳公爲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建之至元大德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祖張公思立王公教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多所諮訪閻公復姚公燧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賈元公明善袁公桷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彬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紀也薦引善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羣書偏察羣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幼至老尤好吟詠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爲政大體是以開府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弟子吳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

武宗 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醮設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吝然而 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不以文拜災在於脩德而禱祈特其一事爾全真之教敘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 旨命公論定公曰邱真人之所以告

太祖皇帝者其大槩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

乎任賢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鍊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
譯者以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邱公之心事明白而

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深有感於公之
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糧粥僅足以延息涕泗滄沱
繼以血衄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爲者無不盡其力焉墓田之域伐石
江濱山爲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喪
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時方寒雨溜淅淅載途一夕北風結凍堅
冰在地行者無苦人以爲孝思所感也明成親有著作閣者以致其
嚴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歿自此始矣其事開
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 朝廷尙道教無絲毫有所違拂
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開府於南山也饒
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各山之主者皆來勦事伐石
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
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久
之作南山諸詩沉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
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遭裨補扶持彌縫其闕使
夫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罄
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真人者凡數
十人奉被

璽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生平畫像之贊及大
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一時名筆別類
爲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直
學士揭傒斯奉 旨作序以傳于世

皇上卽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閑閣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卿識以
明仁殿寶 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玄爲之贊至元六年九
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集賢大學士不答失利
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臣全節既刻諸樂石又模勒于
文梓爲四鉅榜塗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
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達觀堂 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
之工擬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達觀之閣而祠之請
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榜揭諸其上矣有 勅命臣集爲之記
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集銘之臣集先已記仙壇之記如右謹
再拜稽首奉 詔而爲之著銘曰

幾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述山藏
無聞傳者周易易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闕在道宮有崇丹丘
僊壇是作玄契夙符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三年天子致問有責
其圖清靜佐理啓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數在今宗師有爲有文
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邁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
故臣沛然從游紀德論交金石不渝量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
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惠老成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
有宇神明攸居山木翬舉威德孔容象其粹冲事嚴敬共以報顯融
有嘉豐草呦呦鳴鹿天降甘露灌濯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
不衰穆其清風肅肅吾壇圓方平直奇耦參兩俯仰有則脩名度方
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惠冲虛通妙真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禱諸山川弗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蓋禱諸汝霖以雨爲己任親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缶登舟以還有蜿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既就器蟠不動及州門雨垂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委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歲又稔於是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歿又惠澤及其民宜曰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于郡得專達行省乃以侍宸事爲文書上之既聞於 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君故宋時已封冲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惠真真曰真君是時有臨川道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 內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 朝廷知之而得封甚速也 命既下而汝霖學製錦於樂安去南豐二百里而近增封之 命至斯所以修上賜而係民心猶汝霖之責也公在太史幸爲書其事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焉按臨川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王文卿字予道號冲和子生有異質嘗爲詩告其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游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爲逆旅者得文書數卷篝火讀之兩霽火絕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以是濟人甚衆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以形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承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爲妖人爲立狐王廟瑤津池又有妖蓋黑鯉也奉詔劾之狐鯉皆雷擊死將有事於明堂而雨不止君禱之立霽有詔獎諭拜金門羽客自校籍升侍宸賜號冲虛通妙先生淮南以北無雪告上憂麥以告侍宸遂大雪麥熟賜金帛不受盜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甚召見便殿上以爲言對曰當以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電賊乃潰而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數以脩政練兵爲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袖徑還南豐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爲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條然而逝既殮舉棺而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歿而能福其鄉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嘗受侍宸之賜

其仁惠皆可錄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予既爲前南豐倅蜀人蒲汝霖著侍宸王真君碑後六年爲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雲卿以書來告曰有番陽胡道玄先生人間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真傳年二十餘道行關陝荆襄江漢淮海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致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怒罵雷雨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千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妖怪之作効治如法人以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山頂天柱峯得修仙之道徧游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蓬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收斂神異之迹將求名地以歸隱是以謁浮邱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茅之岡故使予得見焉既見則爲余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昔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揚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爲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囑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握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以是應玄微佐明主吾待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鄉軍峯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遷冲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印以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君宮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霽一白龜基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以旱告禱雨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 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三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雨皆泥潦計其時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國亡妖孽爲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像而親爲之贊既居鄉鄉里無水旱疫癘妖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勅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後杳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虛佇又敕守臣以禮遣發辭以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像以進亦親題贊世人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江滸多所傳授曰明日渡江某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入一高堂中有畫像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及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甥以吾書盡授之妙濟歸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仆地盡以教之際遇寧宗朝法大憲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滸所命也又有陸守堅者亦酷好道見侍宸於青城山

而盡得神秘游東南禱祈効治其神怪有過於侍宸者游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爲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見爲黃冠者多詔事權貴以自銜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在鄉旣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舉以次至金溪聶天錫其後得其傳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真云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附後譚君猶在浮沉人間隱顯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時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誦侍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雖多而自以爲得之者惟蕭主簿兩軒其後則有周司令立禮兩人而已周與子有姻眷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清文雅學中罹憂患然甚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予敬愛之而未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其子游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玄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予者頂分三髻一劍自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雪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煦滿室目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介不可犯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鐵石胸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學乎清靜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以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雍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原书缺此页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偈文

我國家

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

今上皇帝濬哲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恭己之誠

聖恩

思貫通乎上下海涵春育無間幽明兩順風調大同遠邇

威大蔑以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

貌勝脩法會式究淵衷乃脩水陸冥陽大齋千萬壽寺自三月一日

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光成金心之願力廣蓋香華種種妙饌

齋儀梵唄一一圓成凡我佛子昔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

或以疾難飢荒沉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

得勝妙之現前渴饑並獲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祇奉

明時回向菩提增崇

聖壽臣等迺稽首而作偈曰

聖上運大慈憫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勇識妙蓮華諸

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在虛空界敬禮

等無二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迺至諸明哲往昔持世四生及

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爲

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巍巍大功德皆由 聖心起我聞昔有

人積寶如須彌持施得福多恆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思議

視彼施寶者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衆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

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蹤尚迷於出沒適鑒人天之意大脩水陸之儀爰命國師傳提法要

適以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脩建水陸無遮法會十晝夜上資善

逝之恩光下拯孤魂之陰味香積普熏於世界盡斷惡緣妙蓮應現

於池中采離苦網咸來佛會共沐 帝恩逍遙極樂之鄉不墜輪迴

之境共報 聖明君乃說偈以贊曰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識相因無明

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鐵者令飽

渴者與漿幽闇與明熱惱與涼况爾六道諸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

自潔 聖皇在上運大仁心樹旛慧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

夜平等無礙均一高下光明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沉魂懽喜慶筵如

是勝因增崇聖壽億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國醮建壇青詞

荷天洪休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禋殊庭修秘祝之嚴肅拜候

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陛闡黃道於崇霄天極旋樞日星炳曜

后祇薦祉川岳闡珍用期泰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啓乾元之歲道宮修禮丕昭答貺之誠禱以再三鑒茲

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時對春陽導本支之嚮達紀增神策

保宗社之奠安遂以生成均陶動植

三清

荷天地之洪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思究彌綸期敬達於丹誠

惟謹資於玄教肅將蠲潔用極依歸伏願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明

佑啓百神受職以安寧福祚延洪萬世奉天而長久

昊天

入膺丕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實感真貺於

太虛伏念比屬歲時俄慨堅冰之漸致永懷讓德不忘曦日之初心

迺正誼以廓清期與民而寧一用發憂兢之慮悉紓對越之恭伏願

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降臨同保佑於高明家國治平丕顯承寧

於悠久

后土

集基命於眇冲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表益思大業之興祗若

寶圖誕敷金籙伏願玄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致謹於順承協成泰定

物資生於厚載保合乾剛

醮星祝文

太陽

赫赫太陽秉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明克循克軌永底隆平

太歲

翼翼倉龍集于異維紀綱百神運行四時相我君道壽我皇基

歲后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內治之宗以生以成登我歲功

金星

奕奕長庚煌煌啓明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僭弗忒邦家以寧

太陰

明明太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忒其躔以順以寧于以永年

室宿

惟乾之維是爲營室炳耀定中景命有輝廣開天門相我無斁

天剛

龍角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衆星萬壽是基

病符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視其侵祥傍射在隅於赫景命靈其祓除

大耗

歲有瘍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衡照辰舍乃謹祓除勿害純嘏

土星

煌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懿範是崇

小吉

鵲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洋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福來歆

喪門

左挾丁符右接坤隅孰敢啓門當我吉居祈祓不祥以寧皇輿

金星

太台之情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孰被執禦宜斂其芒勿閑多祜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

旨作醮星文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天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信是宣以介

景福樂只萬年

羅喉

赫赫有威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豐節烜兮照臨景命先復克相

室宿

熒熒營室天之玄宮以藏以息肅肅雖離乃瞻元台惟茲是從錫福

未央如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以西爰即于坤東井洋洋有溉其源肅肅中宮景命在垣元吉

之福既昌以蕃

太陽

赫赫太陽日躔于乾順德維坤承運弗愆昭光播和若春在暄萬福

來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明星煌煌乃占其書孝謹忠良肅肅中宮景命溥將儷于

聖明既壽永昌

太充元辰

有嚴太衝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時維聖子景命是逢導之

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以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輝煌煌煌煌繼照四方星輝

月輪永保無疆

斗宿

斗爲天機日月耀芒酌量政事褒進賢良於維聖子元台是當錫福

自天欣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被萬物麗天爲章東賓西饒靡朝敢忘錫我

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於軒轅占者以告敬恭

用祭景福來報

軒轅

聚聚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內廷占者所紀長庚來于非順之軌載祭

載禳轉作多祉

太陰

占象于坎受陽以光配於大明流輝四方天清地寧軌道有常介我

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皇皇景祚奉德秉法我將我享嘉佑斯答

白虎

於菟眈眈爲兌之神爲素爲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爲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大耗

滿盈之過神則害兮從而虛之孰可賴兮占歲之行厥有恆所尙易其膏豐我多嘏

迎神

肅肅靈臺三光下臨旨酒牲牢嘉幣吉金肅將祀事罔敢不欽赫赫洋洋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享神其來格其祥如雲其近如日嘉禮告成景貺秩秩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又醮星祝文

迎神

肅肅清臺曆象是司維天有神維土有祇爰潔牲幣以禱以祈歲祀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暘谷升乎扶桑麗于天中照臨下方愛而燠煦畏而蒼涼威範有禱降福穰穰

太歲

煌煌明堂歲君攸居位于鶉首殿乎坤闈東井洋洋土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黃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內教以佐無爲沁園有禱卻除病蓄

勝光

陰之始生實自於午於卦爲姤柔順斯主皇有懿戚元辰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黃正炁維土之神神氣上騰煌煌向晨元辰有宮其光來燭鑒于戚邸悉茲多福

婁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遡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婁光耀燦燦除我疾疢安康毋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誰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靈符以佐歲行禱以嘉薦惠我安寧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怒孰遏享我忱禱毋敢凌越

災殺

沴氣所生曰能致災以殺爲名不亦暴哉和以嘉醕柔以嘉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實忌之孰啓其門有神蒞之上帝好生爾獨何爲攝而潛心安我戚聞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爲鬼絀而弗伸有繁厥類載以酒漿道以車船既享而除勿爲禍愆

青龍

星有角尾其象維龍蜿蜒蜿蜒東方之宮太德司春爲善爲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白虎

昂畢之上其象維虎有號其武在西之游金德是司爲義爲刑尙斂其威疾用寧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斂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以安以順神還應遲福以時進

又醮星祝文

迎神

欽若昊天觀象知微爰即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享大尊既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曦來升羣陰既伏萬國咸承朝賓暘谷彝禮斯在齋宮告誠綏祿萬載

太歲

煌煌歲君臨於端門有烜朱方歲德攸存當離之明如日斯赫降爾嘉祥以輔有德

天罡

蒼龍之墟左爲天田神蛟應龍景命所躋斗爲帝車惟剛是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維鵜之首士德是毓是爲吉神厚德嘉福宮靈嚴嚴景命所臨徽柔懿恭式薦其欽

功曹

寅爲人統其方析津肅肅青宮威德惟仁煜煜箕尾保我景命克長克安以輔明聖

歲星

威德至仁所主爲歲長養生成福祿攸系煌煌景光臨照有方一人以寧萬國彌昌

羅喉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劍戟孔威其威孔揚其福亦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太陽

明兩作離繼照四方赫其有輝照我青陽青陽有輝百福來委俾熾俾昌以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威次於震方至仁應規以佐青陽迺錫嘉福以暢元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燁燁其輝輔日而行斂爾光芒順爾軌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熒惑

赫赫炎炎揚光於天孰當其鋒奮烈莫前維國有道宜順軌則順行爲福以相有德

歲后

黃裳元吉以順爲則佐於歲君豐阜民物靈臺有祠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角尾之間赫乎明庭青旂蒼玉禮祠維肅肅蜿蜿

蜿蜒來降景福

白虎

兌爲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爲金威怒執禦白旂素車象德以旂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歸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錄普天大醮青詞

建齋詞

續述不圖恪奉 祖宗之訓導迎景貺永綏家國之基冀輯福于眇躬暨息苗于中壺垂象每懷於示儆祈年尤切於好生伏願慶衍宸闡祚隆繼嗣乾和保合三光全而寒暑平坤厚順寧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祇荷鴻休肆膺神器念 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惟繼嗣之隆寶繫本根之固敢嚴秘祝用格高穹伏願錫祚慶圖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密表

寅奉上穹申言中壺克相憂勤之念每嬰疾疢之虞冀導嘉祥用綏福履伏願高宸鑒格正氣宣通天清地寧保大和而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以資生

建壇詞

奉丕基以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徧羣神肇修秘祝仰輯溥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於人文丹闕昭回於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受職以周旋道氣成章而邇遠永符至順孚佑皇元

第一日早朝祭皇天后土三界萬靈上資宗祧先聖凝神

沖漠垂祐邦家祝延睿算保固不圖中閭齊年本支繁衍月律應時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旦之初通變闡於雷風妙流行於山澤均承主宰咸赴禱祈伏願

聖祖神宗陟降洋洋而在上皇天后土卑高秩秩以分儀迺發禱符用隆寶曆延齡維永尙期綿德之同錫慶有輝更應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日月齊明星辰順度

離爲日坎爲月瞻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察上下盈虛之候

儼宸居之伊邇望景之方中敷宣藝文之朝步瑤霄之境伏願
赫曦繼照煌煌旁燭於萬方素曜並明肅肅順行於九道帝車臨制
四序順成雲漢爲章五緯咸若副此乾乾之兢惕錫子郁郁之嘉祥

忠貞

晚朝祭五嶽名山祈社稷稟安宗藩輯睦風俗醇厚百辟
觀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秩攸崇嚴嚴民庶之具
瞻肅肅天真之下治即祕祠而用幣及初夕以飛章伏願方嶽奠封
靈祇受職宗藩輯睦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清淳長被喬雲之覆

穀豐稔民物阜康

繼天立極宣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贊無爲之化育道秉機緘
之秘教興衣食之餘功敘九歌業隆萬世藉白茅而明薦望素履於
虛皇伏願無聲無臭以作孚鑒此小心之昭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
待大德之好生民風馴致於雍熙國祚誕膺於長久

午朝祭風雲雷雨祈風調雨順寒暑應時

鼓以雷霆潤以風雨彌綸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情主宰玄元
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礴之仁無爲而成有相之道日麗
端明之景雲開秘笈之科伏願天德潛符歲功咸遂九農百穀無旱
乾水溢之虞四海羣生享安靜和平之福庶釋憂於宵旰用和惠於
春秋

晚朝祭四海四瀆祈山川定位海宇清寧

一元合氣乘風澤於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於溥博首五行而善利
潤萬物以資生貨殖用興舟楫以濟稽古玄圭之錫沈茲蒼璧之章
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書保運制衡潰之洪波寶璫宜年動滿
盈之甘澤民安居於樂土國養德於長源漸被所同旁礴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洞四輔經錄傳教宗師祈百神效職臣

鄰忠孝國祚延長

太元結氣冥思浩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徹延康之上參贊化工於物
始傳流神寶於人間保昌運以長存握真符而不宰將輯簡穰之福
茂陳訪落之篇伏願乾曆開天坤珍闡地種民在宥賜言清靜之風
景命渾將相協玄同之造忠言彙進道德彌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社令祀典神祇祈民樂太平物無
疵癘兵寢刑措疫癘潛銷

泰社之土五色重嘉穀之屢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之畢出帝命

作九圍之式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玉局之安寅奉璇霄之降伏願
泰階昭晰坤道順寧物阜民康無疵癘札瘥之害兵寢刑措皆生聚
教養之時以至永年並依玄造

晚朝祭九壘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兵死橫亡六

道四生俱登道岸

禮樂鬼神信顯幽之一致生成變化知闔闢之無私即昭明燾蒿之
間布風雨霜露之教三光攸燭九夜斯煌煌伏願帝命下招天陽來復
玉柁犀甲禮余忠義之魂瓊簡羽章起厥幽沈之趣羣類並躋於道
岸泰和庶協於明時

散壇

五時列祠燁燁紫壇之燿火九宮飛步雍雍碧落之空歌備成絳節
之朝敷散瑤華之景玄科有誠至敬無文伏願陟降在茲達玄黃之
玉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英普與羣生恭承嘉惠

設醮詞

三清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盤淵衷而忱禱肅清瑤館修設
金科伏願元氣絪縕真風舒鬱室家祚胤膺福壽以咸宜宗社臣民
荷積祥而均慶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昇付自身而家國悉有禱祈爰啓真科用于洪造
伏願鑒觀微懼孚佑眇冲保和宮壺之安錫羨本支之盛至于臣庶
共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幹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來下秘祝
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儲祥寶系率下土以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乘萬幾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歲祀殊庭承禧
穹宇伏願抱極極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奉天一以尊居增授泰元
之英

后土

奉若柔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以升中爲國有所維靈
斯答伏願羣生成遂九有奠安玄乙親祠綏保徽音之嗣黃流用禱
燕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祭星常國公奉

旨命撰祝文

迎神

灝灝圓穹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祗利貞蜡通百禩歲事告成犧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眷萬方篤生聖明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角所經蒼龍致福萬歲咸寧

羅喉

受天明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燎之餘首乎天經形隱弗舒載爾矛戟迎祥帝居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祉元台爲尊定之方中煌煌燁燁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適據隅兆祝而祓之易號以笑

小吉

乾以天健坤以地厚鶉首之墟土德孔阜肅肅中宮元命昭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以像君月以像后陰承陽輝萬福備有晨光煇融晝景煥明以壽以安以生以成

參宿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胎息其和發爲滋榮正位居體西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挾威以躋雄毅肅嚴戈鋌利犀尙革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煌煌青陽震雷之門玉兔肖類蒼龍儲恩帝胃大錫景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載曜

太陽

肅肅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日儀煦煦爲春明明在時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潢璧合珠聯三辰齊光震夙元台肇此青陽司中有神源深流長

白虎

木性東榮金行兌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徵於菟耽耽負隅若闢率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青陽占運適與之值祝以移情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日仰瞻陽光步我神睿歲周星回天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申錫

太歲

日月光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羣蠟畢通明堂嚴嚴威德容容享我報祈以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發春時而淵潛時而奮申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以肅內治以保中臨丁女癸妃其從如林通幽達微鑒德以敬

送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普歲行維新秩祀咸舉相于皇明永作神主

黃籙

建壇詞
黃籙溥天大醮清詞

歷念先朝悵神游之日遠言修秘祝導靈氣之時升闢玄景以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方輿風馬雲車順陰陽而降降龍章鳳篆舉幽顯以鈞陶

第一朝

回薦皇朝宗廟

列聖神儀

肅肅在廟永懷三劍之遺濯濯厥靈凜若羹牆之見爰資神筴用導英儀伏願 列聖齊臨萬真環拱寅賓出日返往駕於中天妙合迴風發化機於厚地

第二期回薦

扎牙篤皇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顧瞻霜露感時序以增哀爰即紫壇冀迴玄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千次而又新神氣昭明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貽胤祚之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國戚一切靈儀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戚沈淪泉壤每傷幽顯之殊迴璇宇之流光迴銀潢之逝水伏願會朝絳闕受鍊朱陵在河嶽在星辰還復生民之始爲支庶爲藩屏永承丕祚之隆

第四朝回薦后妃公主嬪御靈儀

禋禴在御歷思儷極之尊車服充庭偏念穠華之盛慨生存之弗永致薦悼以惟勤伏願施德自天資生繇地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普薦勳臣宰輔文武官僚

追懷神聖修殿薦於霄爰念臣鄰載忠魂於厚壤俾偕膺於金錄庶仍從於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圭璋濟濟砥王國以並生祀典昭昭秉彝而不昧

第六朝普度兵刑橫死男女衆魂

內脩外攘寧免兵刑之用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無告於重陰實有資於大造伏願天光旁燭地氣昭升斷者續死者生頓釋幽關之故想病者愈憂者樂永爲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普度普天率土兆姓羣生苦爽窮魂幽靈等衆

國家每念於生靈則脩治道體魄或淪於苦趣更轉化機啓勝會於今晨廓迷塗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地生執錄把符仰至真而得度葆和正性圖大化以長年

第八朝專爲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寧家康民阜物

存順沒寧極幽明而無憾往禪來續妙化育於不窮宣金錄之玄文保羅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列聖在天共敷恩於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於臣民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宰

天佑邦家總基圖於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於羣生仰三景之高居罄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肅紫壇既備九朝之禮煌煌金錄益增列聖之光熙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常麗會霄之景太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緒時因曆數先皇成厭代之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忱禱伏願開明三景訪落五文九轉成真既備生神之妙百靈交鬯復還象帝之初仍錫壽祺并祈康阜

玉帝

昔扣玄穹導近親之神識遙臨素幄致大寶於嗣君乃陳祕錄之科溥濟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陟降帝傍九族逍遙於金闕經綸宇內羣生成遂於縣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鞏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璇宮而來享鑒金錄之敷宣伏願效法成能資生有道超神太極齊日月於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於下地

東極

先皇厭代因軫念於幽局上帝好生爰禱祈於東極冀瑞光之遠逮引羣識以俱超伏願甘露霽林慈雲就日丹壘寶蓋並從妙道以高居玉曆金符永鎮生民之極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祗肅元壇上帝鑒臨萬靈率職咨爾風伯塵路惟清戢暴扇和熙事用成急急如律令

雨師祝文

咨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錄大齋齋意
言念宗親將薦誠於既遠遠罹大故屢在疚之方深慰嗣皇繼序之新申前日籲天之寶普超幽爽咸濟生靈伏願道妙無方真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圖凡圖化工並承德施

正薦位白文

言念先朝 列聖帝室懿親蚤遺體魄於人間思導神明於天上鼎湖弓墮俄興臣妾之悲丹闕禮成既得基圖之托及燕休於長樂申祈禱於太清惕然霜露之寒恍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衛陽光照灼於朱陵貝闕珠宮明水激揚於東井願金支之並濯與玉氣以俱升穆

穆乎秉德以肅雍洋洋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驩娛還若於生存旋歷曾霄感爽頓忘於凝滯返至真而無外與造化以爲徒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間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徧及幽關之苦趣妙機所運道化同超明則復爲人亦我聖神之賜歟而錫之福庶乎寬大之恩嘉與明時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明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孤魂榜

生死者晝夜之常汝勿認昭昭靈靈之識坎離者乾坤之用吾以開生三化之靈汝勿認冥冥之靈而思於死下親親而公及於幽遐導揚列聖之法筵普惠重泉之苦趣如茲良會實號希逢汝孤魂等昔受天地之降衷其初皆善各累形氣而逐物以妄爲常貪者徇財烈者徇名忿則如山慾則如澤極沈淪而愈降恣飄蕩以忘歸因根接塵隨境生解爲寒冰爲湯火皆其一念之差爲鬼域爲豺狼遂入萬殊之變原其名數何可歷陳我是以廣太上之好生推妙嚴之濟衆酌黃華於東井蕩爾形骸耀丹冶於南宮陶其靈質宿業不存於故想化機更造於新成不溺不焦爾可以見本真之不爽能流能炤爾可以驗道氣之常行承茲三景之開明卽詣諸天而受度更無退轉並樂超升

正三門

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擁道家山

啓玄殿

只尺天光開玉府萬重道氣見金容

正薦位

雙鳳駕雲開輦路羣龍環日護天香

總真殿

春當霄漢三台貴朝步星辰四輔尊

萬法宗壇門

綠章封奏通三景絳節趨朝引萬神

殿後西門

玉殿受釐春意滿竹宮拜貺景星明

北斗殿

慶雲郁穆承天闕景緯昭回共斗樞

殿後東門

仙音縹緲鸞鳳合神衛森嚴虎豹間

景曜殿

三光合景扶元氣五緯齊明報德星

寥陽殿

五文結篆間天極九氣生神象帝先

朱陵府

九華曲蓋迎司命七寶芳林主好生

齋廚

金鼎蟠龍甘露溢玉芝成象大庖盈

齋堂

報聞千歲蟠桃熟約取九霄飛佩來

焚郭

莫就此間存活計便教向上得光明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舉於中陽旋陰而時行扶搖直上今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氣於八門穹祗翕合卻飛塵於九地宇宙廓清

祭雨師文

恭承帝命祗祀雨師出雲氣於山川彌綸瓊闕濯天章於河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玄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協於陰陽萬物潤滋肅澄清於天地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上天眷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冲盈式衍邦家之福屬偶嬰於疾疫爰謹事於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康泰暨中壺以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寧謐

青詞

治平之運仰荷洪床疾疫之生敢忘忱禱爰命羽衣之士敬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疆而逢吉有永壽祺國清淨以無爲均蒙福惠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丕承付託仰資天地之和祗有起居偶感陰陽之沴喜端臻於康復爰謹致於禱祈伏願輯福上躬錫禧中壺前星炳煥協家國之奠安景貺熙明及臣民而定壹神明垂祐丕顯隆平福履愆和偶嬰疾疫敬祠琳宇備薦瑣科伏願景貺來臻壽祺永錫康強逢吉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靡濟茲害漸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臣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災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伏以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祇園之勝上棟下宇方締構於良工細栴大案並具材於貞幹成規斯在願力維弘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闌楯移來天際之慈雲萬歲山河永鎮人間之福地

吾殿上梁文

兜率化宮移來地上梵天新刹示現人閒坐延衆佛之臨殿有四阿之制鉤心鬬角先崇締構之宜審面飭材已具經營之素式觀地架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翊扶鳳皇翔繞丹青金碧赫然佛日之輝黼黻文章永著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虎踞龍蟠卽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滃建梵釋之新宮巍巍中正之居赫赫大雄之座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惟天爲大如日之升經綸既正於洪規崇信不忘於願力美矣善矣大成舜帝之節韶經之營之匪爲文王之臺沼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吾皇示報功崇德之心黃金滿布於祇園華構上移於兜率式崇大殿爰舉脩梁相我工人陳茲善頌

拋梁東 日上扶桑散曙紅鹿苑珠璣涵曉露鐘山草木動

春風

拋梁西 石城突兀護江堤舊遊曾見羣龍舞望幸猶聞六

馬嘶

拋梁南 蒼龍曾此臥江潭風雲會合千峯一山谷傳呼萬

歲三

拋梁北 瞻望帝星臨萬國山川誰爲地東南形勢只知天

咫尺

拋梁上 白玉毫光千萬丈 吾皇還似覺皇尊龍象人天

皆拱向

拋梁下

亦有幬幪千萬厦彌天法雨本無私滿月明珠寧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 皇基鞏固紺宇尊高紀億萬年共祝

聖神之壽遍大千界同沾殊妙之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預符於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刹於冶城爰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鑠故舊不遺驚起星河萬斛綵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欒凡輟跡之所臨宜珠光

之共護脩梁肇舉善頌斯陳

拋梁東

萬丈紅光接寶宮古佛昔來龍繞座高僧時謁錫飛空

飛空

拋梁西

長安日近碧雲齊但依丹闕瞻龍象卽是鸞輿慰

毫倪

拋梁南

千年王氣現優曇浴龍池水皆功德擁日山峯盡

翠嵐

拋梁北

上意每憐江樹碧紺宮留鎮國南門華蓋瞻依天

北極

拋梁上

紫蓋紅雲春蕩漾舉頭見日庶民心思佛思君同

一想

拋梁下

慈雲恩雨均沾灑三年以至萬斯年長樂昇平承

福嘏

伏願上梁之後 皇風遠播佛日同輝四宇八荒總被覺慈之化億

靈萬載永歌帝力之加萬歲萬歲萬萬歲

原
书
缺
此
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歸田集一
雍虞集 伯生

賦

東皋賦 爲趙德莊作

出東郭以騁望得逶迤之方皋窈窕修筠之舍盤桓嘉樹之高秀野
綠縹長渠翠瀟界畦以分畫列藩籬乎周遭汎崇蘭於舊畹薦幽
澗之新毛爲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蕩虎豹蔚兮山輝川媚之薰陶
結幽居以靜好不窺園以爲遊或視明星而弋鷹或饗朋酒而烹羔
其有寒微履於軒冕託遺響於歌騷者乎吁嗟惟麟黍稷在畿眇故
封兮江海恨王孫兮不歸載耘載耜載裳載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三
君而奮飛奉賢書以進廷並策名於常旂鸞翔鳳翽赫其有輝值炎
精之既淪遽斂翮於熹微於穆趙侯知德者稀中田有廬兮種瓜北
山無蹊兮采薇悄悄隱憂兮願懷懇懇當舍兮疇依慨廣士之不億
懼俯仰之多違侃侃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助外嬰憂患之酬
二親高年一身百謀煦煦陽春英英涼秋屢專席於名郡常曳裾於
諸侯觴詠不間於絲竹旨甘頻及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適婉婉
子孫食德不渝嗟予少時迎于名門揮絃飛鴻垂綸遊鯢老至不知
車懸身存夕草載露黯黯銷魂訊故老於岑隅索履跡於崖根秀娟
娟兮既長鬱蒼蒼兮彌算孰辟世於醉鄉樂舒嘯於丘園晨光粲其
盈庭鶴鳴聞于九天黍稷既豐華實載繁俎豆衣冠古而又文東皋
之人其昔之桃源也邪

芝亭永言

古詩四言

環洲詩爲蔡天璧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雜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雉鳩采采
遊女侃侃良嘯載泳載游在我中洲邈邈無端沿沿無止既采蘋藻
亦有蘭芷觀彼嘉魚一日千里彼映彼畝皆爲方田分合雍丘交流
璧旋星迴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
駕我乘黃履我雙鳧汎汎彭蠡至于匡廬詠歌以歸清風載途

冰雪相看亭 原序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茲矣其
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事其父兩舉江
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城東故地美竹萬個作
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宣慰之所

題也有道信厚敦愿衣冠容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敏
稼穡以服徵賦謹詩禮人保族姓無外驚無妄求弗變其父之
志以老其身以長其子孫 人土君子稱焉夫元亨利貞之爲
德猶春夏秋冬以爲時也君子之爲德猶春夏秋冬以爲時也
之宜而不過焉方其以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之極則元亨春
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以久非秋之利乎其在有道爲冬之
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潔而不汙凜然相看不接於他
物誠得處貞之道也予聞而善之故爲之賦詩焉

竹林七賢圖

瞻彼脩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丘植表界壤翦茅宅幽梁度
高巖臺隱中洲方床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聞觴豆相求或藉名藥
或釣游鯈課藝嘉植坐思遠游濯纓微波看雲良嘯逸而不放儼而
自倚泰哉沮溺蘧乎巢由按圖以觀永宜春秋孰若七君遺其故傳
糟粕塵世高蹤莊周我懷古人邈而違憂安得揮絃以招湛浮

竹溪六逸圖

悠悠逝川矯矯逸民攜書相從數席水濱支頤負暄揮羽却塵躡屐
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投我嘉實含和茹醇優哉悠哉
及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游麟濟濟以寧我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晴旭有客至我門共披會稽圖山木咸續紛衆賢坐水次飛
觴汎汎云夷曠各有趣高閒知右軍幽情付後覽陳迹感前欣悠悠
千載來不異更旦昏探穴問神禹望海悲秦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
奚云所以鼓瑟人思從童冠羣春服沂新浴歸歟聊永言撫卷不知
老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積水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王繼學參政畫

昔聞適炎服中道臨清漪涵涵蕩荒日悠悠動寒颼來者何滔滔逝
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歎晝夜固如斯解纓手自濯浩蕩忘險夷高人
今摩詰萬里同襟期抽毫寫幽思帶雨更題詩三年反田里春河釋
冰漸舟楫繫野樹濯沐晞晨曦上堂喜懼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換野

服登山采靈芝庶以永年壽豈惟療朝飢開囊見舊物感慨深係之
歲晚金石友看雲立多時憐我不共看寄言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
燕秋易衰道遠不相覲加餐慰遐思

玉隆留題

仙真治茲山重阜隱延廣冲奧元氣會運至法靈響與世作司命神
宇廓弘敞及門春雨來玄感副夙仰摩挲晉時樹託身何蕭爽千載
抱微息日月共來往欲爲黃髮期日待紫芝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
海上故人不可待惆悵理歸鞍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聞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曉氣動原野曠
分見夷神真昔參合觀泉宅幽貞儼然師弟子歲來會秋清遺民
千載後高宴從簫笙因嗟蚤好道昨歸濯冠纓矯首望遠海駕言羽
翰成神仙在平地崎嶇愧凡情太乙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間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雲雨蓄旁礴時
至如欲出網緼尙回旋揮霍忽奔逸物怪匿若穴慢若俟霹靂黑波
汎高樹木葉走崩石升身登玄閣縱觀龍變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
輝澤乃在風雨外手畫素三尺揮毫極動盪落墨更沉鬱圖成示坐
人共笑不可得顧瞻以踟躕恍惚增歎息因之命肩輿出門聊有適
大術何舒舒白鶴從數客略經幽澗濱便上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
景蕩虛碧拂石共客坐芳草藉尻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窗席

次韻陳溪山樓履

頗憶蜀井西樓欄每易討披心割魚子束皮充葦掃制工巧紉履文
織象花草輕鬆隔泪如緩步得堅好長跪獻圯下會期後三早知君
貴賤履降恆有道憐我涉世深垂誠不待造兢兢歷淵冰縮縮奉
師保時行不違矩庶懷歲年老

其二

解鳥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禁足結僧夏陳編謝探討隱几或過晝凝
塵遂忘掃行庭不見人誰或踐生草實由筋力衰無復馳走好前年
當此時嚴召出城早追度龍門水賜見沙領道鼎湖忽踰年始克罷
趨造感君素履詠幽貞可長保番番茹芝人長歌豈知老

其三

六月乃屢雨良田不憂槁獨念桂林成觸熱赴南討道路備攬掠所
過渾於掃縛人夜送軍吏卒何草草蠻獠亦人類義利啓戎好尋原

可制亂機要貴及早夜來送者還頗言喝橫道諸軍四面集同月約
皆造誰爲飢渴謀性命安可保黎藿雖滿盤對之令人老

浮丘公吟寄赤城陳道士入山有遇爲溪山壽

浮丘生上古形神蓋不泯說詩秦漢間安知非斯人世俗苦淺迫無
能信真淳兩雲不待放飛光越窗塵豈知有道者千歲一息勾金精
歷可鍊色重無磨磷蒼蒼紫玄峯咫尺天北辰神明寂已定尊高此
依因握機稟元化同流薄無垠所以赤城子從師踐荆榛三周日月
中志確神乃親廬間玉雪相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霞骨換非昔民
不遠恆在茲睽然願知津先生早有聞爲恭若遂巡賤子請執御端
輓駕飛麟

爲變理普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變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爭遺跡泯山
水良足賞幽棲南昌尉英爽赤壁將古仙家白雲美人化黃壤岩岩
龍眠山一土獨可尙高懷托千載妙畫極羣象向來讀書處春雨草
木長夷猶昔賢遠瑤席共來享彈琴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
期徘徊以惆悵畫圖記彷彿聊以慰遐想

和陳溪山韻

幽人慎素履古道思獨往曠目登高臺浮雲不足上丹砂煉仙骨沆
瀣濯神爽遠懷澄江靜耿若孤月朗河漢自傾注山川競游想斂跡
倦飛翼歸耕故時壤好風從東來空谷感遺響詔書薦遺逸郡府屬
高仰聊持東湖水往助敬亭賞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幽林有藜蘭菁菁秋不衰憐彼采藥人不識敷榮時涼風動綠葉清
露生華滋世傳神農經圖書竟空披深根寄連茹藉以瓊瑰詞同心
永爲好豈但服食宜先民昔有言所貴希見知舊聞絕行仙晚有童
孺委南陽有黃華西山多紫芝度世未聞道咀嚼空莖枝湛一保冲
炁執御正不奇靈苗無助長無爲以熙怡始信斷金利終古真不移
千載同一息敢忘君子期

送空岩印公還徑山

東出楞伽室西望香爐峯曲折披翳藿蕭條倚枯筇然燈共過夜曝
日忽經冬天山斷緣想海國識行蹤忘言及生滅抽簡托疏慵追憶
塔中相表茲雲際封嶠父謝五鳳永護煩雙龍

題張觀海所攜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皋倚竹相因依水木有清華魚鳥淡忘歸鵲羣晚色靜鶴

羽傍林暉相是鑑湖曲幽栖掛朝衣古道日已遠昔人相見稀蒼茫
寫雲霧蓬壺是耶非

送龍翔高獨峯上人還金陵

承詔寫宮榜馳使出丹闕黃金射江海光景依日月邇來垂十載感
遇嗟白髮神靈在雲漢賦賦明發祇園何潭潭夙志返超忽幽士
住精舍諸妄久息歇浩劫鑑止水高峯獨峭嶢觀察勝願力知我心
兀兀清風不可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銛上人十首用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爲韻

積水衆鷗滅春空藹餘雲掩室坐倚竹天花散繽紛上人東海客來
去何見聞飛錫還日下珠宮浪沍云
日色出海水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來九載不爲賒要觀香爐峯折
蘆長風沙微吟動林響蒼龍送浮槎
我昔參泰霞東望候日出子從日下來海水中蕩瀟坐受龍女珠簾
垂夜光室持還定何有長空斷鴈一

爲法不辭遠遨遊歷年載衣中得故珠終夜動光彩還持一支葦歸
泛萬里海駕言乘桴行沙際如可待
旨蓄崇虛豆生芻長冰署無堪餉遠客乘下若爲佳行囊掛屋壁破
榻夜風雨神光發慧劍耿射東海曙

燕坐共禪月行吟向孤梅有懷匡廬山老人岌崔嵬洗鉢三峽水振
木東林臺乘槎動歸思欲去更徘徊
山居如老禪坐致不請友何方簷下雲識我門前柳翠竹不礙山黃
花紛在手未覺酬對難離安亦無取

老胡昔東游勝士乃西度到岸無彼此不憚勞役屢要之心本空一
了不移步龍宮解相迎黃金已先布
百鍊成利器千金來海邦清霜凝秋水國土歎無雙持正行正法魔
邪孰不降觀子製名字高風凜寒江

止觀覓心要律儀檢凡身密言轉相付海刹幾秋春奇哉善根熟一
徹無邊巡子來得何法歸報日邊人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却欲就叢林閱藏同舟清江之上
賦此贈之

手攜北山雲却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虛舟不移棹寒
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匣中劍虎躍弦上矢殺機
誰敢當吹毛豈輕試貝葉啓千函木榻脫雙履惟應勝壁觀悠悠度
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丘翳幽潛流泉發芳滋盤桓在中谷良
疇漾清波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孝友夙所敦求道遠有師雅志
尙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賜履詠歌足遐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
所遺瞻彼南澗松深根連喬枝亭亭植高節鬱鬱含令姿衆木不同
泯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爲黃石公賦

東南有高丘下臨萬家邑汪洋春潤沃衍威秋入羣山若浪波起
伏翠重疊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園綺間周覽度原隰隨山
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庵以蒙名果行信所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
交十門當星斗高隴臥風雨濕一川燈火歸賓從雜車笠登高愧能
賦騰身竦山立

爲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威制作經綸以彌文朝事接燕饗勤
勞兼賓軍肅雖述威德工歌贊前勳流蕩桑濮靡何由返咸雲陳肆
輒有見吳季真不羣公子有古絃歷然宮徵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
方殷高堂以居之樂康永欣欣

己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懷嚴伯威觀南軒新閣登舟
有賦却寄同游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泉小大各有神深潤滋溫厚草木何光新披圖閱名世顧
皆仙佛人退讓寡外驚懷哉此良民退之文既遠泰伯學未醇昔我
朱與張遺言存縉紳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濱周眺忽已晚皎然仰
空旻虹梁亘溪流落日車馬塵曾丘間叢祠鍾鼓嚴昏晨江潭嘆搖
落名邦感宜春爲治古有道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爲雄大雅竟誰陳
移舟古峽口西望蒼嶺岫浩蕩無與語逝波絕垂綸

秋堂賦

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賦詩婉麗無塵
滓之汨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胡邦衡以詩人薦朱文公大儒
豈以玩物以成名哉性情之正冲和之至發諸詠歌自非衆人
之所能而士大夫各以其見見之耳生未可自喜自畫也是以
爲賦秋堂詩云

閭巷多憂塵秋堂獨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微吟天高風露下澗
泉落危岑神仙絕飲食穢濁無留沉所以聽夜誦共愛風滿林神清
易以哀情長恐成淫大冶昔有作九牧歸吉金熬樞下五石功成振

鴻音宣風萬物暢神祇肅有臨鳳鳥鳴岐山人文示來今候蟲入床下嗟哉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垂紳夙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已三百習禮少壯餘納交君子室執御長者車爲樂古之道誰能笑其迂

題雪泉齋

長河沍凝合微泉自溫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南雪不到地流泉常在山飛英散絕澗流漸響潺湲融結各有方不息在無二觀茲保深長乃得養生理濯濯薦寒冽春陽向熙怡君子遠莫致永言以相貽

平江開元雪牕光禪師訪予臨川山中其歸也予與賓客用一兩六月涼中宵大江滿分韻送之不足予爲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積雪何處高蜀山最嶄崿海東極孤絕目送斷鴻一徘徊杪樾樹宴坐但空室園果墮宿雨當晝從定出八月露水繁石鉢滿華蜜相會豈無因分床便深密

賦彭氏靜深堂

君子澹無欲淵然事幽潛貞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寂寂象愚朴容無數獸羣動不知止謀思墮鉤箱反息不及踵乘舟膠漸漸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圖書發聖絜受命孚不占戒慎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益閑存日惟嚴浩浩厚有積悠悠浸何淹盈科以時行小人慚屬饜虛堂積雨霽光風草侵簾空洞漣龍澤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遐瞻

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游飯糗既盈囊治絲亦催裘升高踐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趨神州珠光照連乘寶劍珊瑚鉤乘馬垂首宿縱目上高丘策名羽林郎談笑覓封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摧回輟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羸驂見木末足倦霜雪稠谷口何人耕禾黍正盈囷出門不及里酒饌相綢繆壯者酣以歌期頤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歲憂

爲題馬竹所九歌圖

屈子久去國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婆娑感巫謳仰瞻貴神遠俯慨深篁幽衝波起浩蕩玄雲黯綢繆初陽翳扶桑莽蒼蕩海漚渺渺君夫人遺珉在中洲壽夭乘陰陽孰知制命由慨然長太息悲歌寫

離憂想象以愉悅開卷令人愁

清明山房詩爲危太樸作

矯首望太清正色蒼以玄瞰瞰何歷歷日星高轉旋游塵雜氣氣起滅尋丈間容光見擾擾孰與爲控搏所以學仙者凌空怡妙顏質化入常寂凝暉托空山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患妙哉太樸子難爲世上言

次韻太樸良友伴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荷休澤逍遙在巖阿結廬庇風雨樊圃率蘿蘿塞坐古人書日夕猶詠歌追念少壯日玩愒亦已多兢兢事補塞奈此遲暮何美人百里內邈若隔山河與懷貽好音溫藉三春花報言慎芳歲卷石崇巍峨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芝亭永言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絕精英土蝕沙沉更銷鑠遺質所存如冷電江光不與畫光却神光內悶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壯士酣歌謾揮霍嗟予衰朽雪滿顙空對涼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螭當煩仙人下寥廓吾故臨風拂其鐔俾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中書舍人諱震孫之曾孫益之題其居曰雲松巢子家與劉氏累世之契故爲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篇并賦此詩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浩春晝永玉檢微茫不可求但覺靈霞熟丹鼎白日人間如水流前代衣冠成古丘悠悠憂患何足計直道千年橫素秋徂徠之松數千尺東連海上莫烟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風望東北濁世公子何翩翩却憶匡廬還謫仙夫容出水耀初日五色光新天爲妍我今僑居廬阜側西視峨眉歸未得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雪山白森森喬木魯東家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舊遊處吾林爾馬膏其車

吳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之所畫此圖位置略相似心神偶同豈臨寫馬種本自渥洼來灌濯清泉更瀟灑常恐一旦風雨至蹙踏波濤逐神化豪雄意氣今豈無未見深沉如此者君看最後臨岸驄自是真龍世無價

畫馬

百年升平却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難難頭八十翁却寫西來大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鉤風鬣蕭蕭首宿秋常見貢來騎不得長嘶要蹴崑崙丘

題畫

連昌宮裏古牆陰積雨過春黃竹深老樹無枝交屈鐵立石有書名錯金吮毫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當時執戟今白頭却對蕭森倚秋昊

空山歌

高空之山聳公宅稚川作圖纔數尺秋天薄雲千仞表春雨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成都將佐盈庭賓客趨錦官城外笳鼓發駟馬橋邊高蓋車先廬舊在小東郭丞相祠堂同寂寞嚴公同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西懷峨眉嵯峨久不歸江水娛人秋日暉坐看蓬萊變桑海自古南城天下稀公子親迎陳氏館我初至撫猶弱冠看君揮翰甚風流豈想重逢鬢毛換君言中間一再來數見先公胸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盃嗟予晚歲始能退寧有文章驚海內平生不受簡書畏故家高致君應最圖中山色積翠濃雖欲舍子將焉從蜀人相如最能賦行倚山木歌高空

爲變玄圃題龍溪春曉圖

夫容山陽萬家邑石嶺戴轍縈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連村桑柘春雲濕昔因荒迴少官府日莫狐兔作人立自從置縣二百年稍有衣冠更俗習讀書進士比舍聞潤屋黃金亦家給山中白日浮雲多負乘因仍足車笠燮侯世胄國勳舊射策君門取沿襲朱衣作監列星宿遠人豈意高軒及援琴不鼓書牒稀彈鋏無魚賓客集繡衣使者停車見黃堂大夫下床揖登高望遠送飛鴻攬轡騷度原隰人言桐鄉人愛我我愛桐鄉重於悵畫圖千疊山木稠茂舍蕭條莫忘葺題馬竹所畫

霜清木落江海空一棹歸來何處翁雙松千歲如鐵石爲爾回薄旋天風憶昔神龍劍所化夕臥滄波弄明月望中冉冉雲氣生直接銀河上瓊闕

霍元鎮規模董北苑米南宮父子寫山水人物殊有標致見示春江捕魚圖遂賦此

春江聚網萬魚急漁人相譁魚相泣負薪深山何處樵利害相乘不相及海鷗冥冥秋影微黃葉江南一棹歸人間得失兩無迹不廢山水含清暉

南岡

華蓋三峯立天表山北山南青未了曾看雨雲出太虛幾送餘霞落飛鳥岡頭春歸露未晞梧桐鳳皇相因依臥龍之孫思外氏悵望輝光生翠微

題何大夫畫馬

國朝畫手何大夫親臨伯時閱馬圖伯時絕憶鐵面語放筆驂騑懷此都此都大夫八九十千馬萬馬在胸臆偶然數鬣落江南捲束上箱謝槽檻

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崇仁普安寺燈公之禪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因記延祐甲寅息齋

奉
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之同寓慶壽寺中予時爲太常博士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乃題其後云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寫蒼貧邇來二十有五載飄零殘墨到江鄉匡廬高人昔同住身見揮毫鳳鸞書木枯石爛是何年脩竹森森長春雨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高唐物瑩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狀畝間二三老人若相識茅屋蕭條古樹下農務未殷牛在野或憐鸛鳴脫籠繫或弄獼猴笑真假老翁政自如兒嬉高髻纏負相扶持古時粉社祀田祖移鑣高亭隨所宜抱囊初來未貯酒亦有生鵝宛延首村優競攜樂具至犬怪雞驚兒拍手拄杖出門欣見賓雜華滿庭生好春歲時無事得如此擊壤何必非堯民騎驢過橋殊蠻樂攜具荒陂來赴約定知張果千歲人游戲人間共斟酌

柳塘野鴨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絲捲鴛鴦在梁鳧在渚蕩蕩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占長策白粲連江動秋色斷蒲折葦野水闊爛爛明星日將弋翠盤擎露夜深寒玉色亭亭落月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丙吉問牛喘圖

少陽用事春猶淺丞相公行問牛喘三公職事知者稀嗟彼德微蒙策免天子有道守四夷中心無爲日萬幾遠有甸服近有畿夙夜明哲發裳衣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零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水誰能意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疊嶂初破墨我和葉詩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平遠難如此千里數尺間高雲舒卷非散地麗日照耀皆名山我持美酒一斗墨汁盈盈可濡首江生精神作此山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漢天無雲惟中冷然來夜分黃茅嶺頭華蓋頂畫我獨訪淨丘君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潦水盡秋氣晶明絕

烟霧征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孤村城市僅如蟻百丈長江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歷歷晴川漢陽樹蕭蕭宿鴈天欲霜葦葦寒鴉日將暮就中樓觀何王宮想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怪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遊子澹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人間遺迹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托天趣鉅鋒鉅戟不破墨刻畫晶熒昔誰苦渤海細書藝文草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後主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日昏雖復逢之亦難睹汪侯此卷出故家相示摩挲極愁予香奩犀軸見者稀謾錄餘情示來者

盤車圖

大車驕驕牛駕輓西望大行雪千尺住時飛挽實長安百兩仰關過阡陌亂流十里九屈曲水濺車箱沙沒轂前和後應日云暮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旄央央昔臨洛東南會期出方嶽侯伯有位賦有差載幣瞻迎來若若君不見海艘百萬乘天風京坻連雲多腐紅天子視朝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羽士費無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聞有仙人結茅屋清露零零采紫芝白雪深深劇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百年孫子俱華髮誰解燈前說舊時聖恩深重絕征戰猶慮寒溫資瞑眩身著黃冠寫古方薄素細書三十卷相從寂寞久者誰禹穴山頭一布衣鬢如鴉羽顏如雪跳入壺中夜不歸市人扣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泯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所隱我欲作丹須求金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還相覓華蓋衝天丈室深

題漁村圖

黃葉江南何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棹老嫗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蟹中抱黃鯉肪白已烹甘瓠當晨餐更損寒蔬共佳席垂竿何人無意來晚風落葉何巷穩了無得失動微念况有興亡生遠哀憶昔采芝有園綺猶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各姓落人間隨此橫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閑時寫一二傳人間坡翁嘗來伯時宅見此遺迹開衰顏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絕飛輕昔人能事己可能始覺賞識非虛諷昔觀祕府韓絕少得見龍眠已驚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豈復生坡老五雲之中天上奇代產名駒天子騎神明尚令後古

見莫歎韓生非畫師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一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細雨往往逢樵漁隣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久居山不待畫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坐對香爐峯雲中烟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芳蘭寄遠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題秦號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並輟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策蹇奔趨烏帽風奚囊墮地何足拾豈有篇章浪相及畫史當時妙墨傳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徒步歸明眸皓齒事皆非軟天泥滑祗封事高閣雨餘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閱昏濁採筆手開三五峯亭亭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閱今古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不識真山奈若何君看昆侖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東望方壺應不遠飛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莫待浮杯水清淺

示罔

憶我蚤歲離親側足自踐酸心惻惻中年祿廩不及養人羨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閑子謀食躬犁鋤蓬蒿羅生果蠹異蛛網微細仍繁紆星河江上喜非遠况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慎掩樓轉

律詩五言

玉隆宮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

昔者雲歸壑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遺陳迹高深儼德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皋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髮明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閑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闕蛟精高臥人何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想象晚飯拖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娉婷新題照草亭仙遺相鶴法客借換鵝經霧雨歸懸黍風雲護伏苓遙知春晝永深坐養黃庭

黃敬延送竹本

分得瀟湘玉森森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檻借清陰好共芝蘭長毋令草蔓侵清風月如畫老朽要長吟

聞鴈

樓近煖雲濕夜深歸鴈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冉冉白榆上悠悠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草一長嘶

錢舜舉畫

一樹花如雪清明客未歸坐看黃鳥並夢作綵雲飛翠袖寒猶薄羊車過絕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山水圖

泛舟桑落浦望見香爐峯野水常欹樹山雲不礙鍾桃源攜客覓松徑與僧逢爲託荆關輩添子九節筇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寓館隔溪津過從厭市塵振衣清露曉拄笏野亭春歸作芝田主思存黍谷神松華頻寄老去欲輕身

題馬竹所畫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看晚淨風葉識天寒鴈字來千里魚羹付一餐遠山青可隱日下是長安

題曹霸馬

將軍今爲庶畫馬寄高情聚立天風起長嘶沙草生飛揚萬里意凌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悲哉長短行

答陳溪山元日卽事

積雪埃塵淨光風宇宙新聞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密觀羣動憑虛集百神真人起居法無一是達仁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晨登山木閣零雨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林香知酒熟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娛老惟愁度水頻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開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遠幽草若爲吟離索連三月棲遲共寸心遙憐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朝食烹芝菌秋衣製芰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古園詩爲黃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喧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繁臥護煩仙虎分嘗任野叟佳兒足文學食實似桃源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歲恆登羣生無癘疵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寺右有師母墳名翁家林卽師故俗家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今長老秋雲富公所建東隣有一士峨冠誦書詩謂袁徵君識夫清秋約杖屨千步攀松枝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岩峴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疑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凌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爲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勸書諸老交游徧真乘究竟餘治生惟淨業志養足嘉蔬爲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集三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律詩

與變元溥登仙遊和李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况聞風雨滿溪頭
擬尋黃鵠望松壑聊伴白鷗經
稻嶠山庵有雲堪作供酒樽無婦
可歸謀從教賓客回車晚留取衰
翁專一丘

陳可復爲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
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
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
故時薇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
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
掛巾石壁晝霧濕沐髮池水朝
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
無絺絺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
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
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
更裁欲及天清飡沆瀣要觀日出
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
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
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
上蘇薄命長鑣隨積雪多情破帽
落輕爲莫園玉帶垂朱紱此是生
戴笠圖

仙遊道士余岫雲爲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黃茅岡

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首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
清露尚餘丹滿臼白雲今許草
爲堂冬憑野燒開禽隴春託山雷
淨石牀從此便爲千載計洞天先
拜紫霞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
嶺上閒雲從管領澗中流水聽
開除刀耕火種從茲始雨笠風瓢
便自餘自古詩人多會合浮丘毛
氏不愁余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
臨水種松須匠匠就中作室要
寬安洞經即日脩真訣玉白逢春
浴舊丹却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
與世傳看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
微咏玉經忘我老謾調金鼎勝
於閒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
自往還何似綺園諸老耆採芝初

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
謁簡自題香案吏封章先報大
茅君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
鶴數羣便是宸清真洞府不煩夢
想託紛紜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插之而生枝葉近

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
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
以爲徵各其堂曰瑞竹而咏歌之薩
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所至有仁
政著清節美名者壽今爲中朝老臣
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
明恕孚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
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

寫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
嫩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無愧荷
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
孰更論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節
杖看淇園

撫郡天寧明極覺講主陪敬齋監郡奉祠華蓋特有高咏
三讀敬嘆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衰
退不工聊資吟絮

二峯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嶠
朝步仍垂蒼玉珮登歌還引紫瓊
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
飄賴有高人陪後乘清新詩句似參寥

鄧公信吾暨家賢弟比奉憲臺書幣
存問衰朽于山中其還也無以爲錢
賦此與之

幙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肅度江城
深慚衰朽勞人問豈有文章與世驚
疏傳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
憑君歸致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嚴地越陌經阡枉見存
松菊荒蕪慚重客裳衣顛倒出柴門
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
此邑故家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詩皆有
志文學賦此爲別

步履東行好弟兄束書銜袖見才英
只愁困學孤來問豈有奇聞外素誠
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橫
各鄉自昔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詞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疎
好句每容鄰曲寫高情不解世

間書溫溫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訪道車千歲相期真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客斧屋塵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九日懸厓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士松花館秋覓山人柿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似先天叟洛下人家總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詩成食計成大字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如此餘閒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但徠有松充采斲靈光何殿效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綏福祿曾孫奉若薦明馨

游洛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尋田舍逐微流春眼稍可遠鍾鼓秋熟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兒童不解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岩古栢兩同清東都高節鴻毛遠南海真仙鶴骨成遺夢飄零存梗概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予賦詩易君之季子至善輒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以答其美意云耳

橫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綵筆偏題詩滿卷繡簾長對樹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三春感物華却問綺園商嶺外曾無高咏到烟霞

題徐孟俊屏山閣

題詩遠寄屏山閣回首人閒二十年西嶠依然仙子館東湖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滿屋詩書嘆獨賢欲買一舟江海去遠看喬木翠參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遠樹斷雲春雨外華星明月晚涼初滿牕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不如莫向墨池成久別鵝羣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二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溫過半夜玉經細咏却千災江南冰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瓦溝生淑氣冰融硯沼漾晴暉銀幡試戴花枝弱玉繪新嘗菜本肥尊酒欲爲君子壽除公誰是醉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即事

夢朝金闕見明晨澗冰決隄閑積玉塵三日新月雪一分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芽如粟梅萼飄殘實已仁欲破鳳團銀盤凍冬溫且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并序

昔聞朝廷

寧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新作禮器樂器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彥感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職治一事之凡近而已故賦相

錢奇辭瑰句傳乎四方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習亦成一章奉寄

新廟工師謹駿奔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揚州貢觀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策定刻瑤琨千年製作于今盛擊壤猶慚荷宿恩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韻再呈殊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出郭故人邀杜老輟耕田父訝龐公謾從脩禊忘溪曲何用安車徧洛中旦起紫芝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數尊餘紅墜晚春坐窻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連根分種如冰雪來向清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鵲能啣子未許蹲鴟共
齋湯玉碗茶香分瑟瑟瑛盤櫻顆間煌煌燐燐箕裘金催詩句更約鄰
翁供佛床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高興盛
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
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嘆二毛太傅竟無宣室召拾遺空署華
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百世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應腹痛寒泉秋
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漲春雲垂兩大
瀉來萬家香火網組合四面峯巒紫翠堆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
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以所藏先世諸勅見原功於玉堂賦
此以送之

袁公孫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標題猶是故
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覺輶車滯一方昭代治平多制作討論應
及漢文章

送黃子昂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梅萼坐
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蚤成還再到永歌同
向澗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並序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人之寄不敢以百里爲小也有政焉有教
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英治武進修學校馮彥思記之可以
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爲
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濟千年禮樂付
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第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紫芝三秀地空聞疎
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爲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棉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獵圍晨出憶
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爲翠黛憐唯有寒梅能老大獨將清

豔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棉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溫存僵臥叟詞人解頌太
平年剪雲爲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溫溫千歲熟樂天事
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錫宴在斯堂歲周二十逢熙洽年接期頤被
龍光劍珮總從仙苑集蕭韶還就洞庭張簪花當日今誰是試向雲
籤閱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慢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園綺來朝只
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山七月初陽初動遙禮三
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翦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總鳴蒼玉佩閑居能檢白
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露前白髮舊時香案吏幾迴七
日是千年

撫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公所爲和詩
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廬山中所賦其一則和
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
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卽以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
游却賦此一百六十八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和吳先生韻

世外神丹起積疴塵塵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遺經草梁甫空成鼓
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祀子孫多淒涼遠寄懷賢咏譜入朱
絃久未和

和天師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垂環尙方徧識前朝履特進仍先法
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畫陰開梅仙舊隱玄都館紫陌紅
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囿鳳麟千載去玉階鶴駕此
時分誦詩自託浮丘伯垂問長勤大隱君爲報黃茅岡曲舍簷端盡
日宿浮雲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高情兩

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崖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采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風雨春潮足底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婉昔英才無邊李白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某與胡伯友書問疏闊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翹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不知肯着枯藤杖采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主謁饒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岩嶢古文獨許揚雄識幽興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谷涉江秋影蕩蘭若散花如雨攜雙履解與高人話寂寥

十月朔旦同監邑大用暨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稔農民喜官府多閑令佐賢黃菊不羞蓬鬢改清尊一聽酒盃延坐中有客天邊去金榜春風待鴈傳

九月與薛玄卿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先生談玄

觀古仙像

自昔簪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驚先老一客玄裳喜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談玄不及紅塵事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按茆岡玄卿先往候予至

石斛金釵感素秋洞懸鍾乳入山幽扶衰不藉人閒藥老健聊爲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世誰收石人久立黃茅月歲歲能來爲客留

予與玄卿相遇山下別後和朱德嘉韻奉寄重廬賡和再用韻奉謝

茅岡七疊七香車誰賦新宮蔡少霞千歲留蹤丹井白諸天獻供菜羹瓜石人兩立春衣濕崖蜜蜂來畫樹誰憑仗仙翁須一到浮丘已遺鹿啣花

和朱德嘉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玄卿和詩未成登山已

遇玄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峯散綵霞農父苦留杭似雪山人先翫棗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峯語不譁邂逅不留知有意林臺菊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丞撫之崇仁歷兩政六年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闕事甚可稱也

予之閒居相愛如故舊每懷扈從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嘗不談道以爲樂於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以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迎於東門之外又當歌此以爲一笑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千峯虎帳閒麥粉勸嘗銀縷熟梁炊持獻玉漿還道傍父老應常好爲說鄉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罨畫但無一棹弄清漪知君久有鄉關夢老我能無木石思抱甕青梁供玉食饋漿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牕開草木謾留車馬翳蒿蓬心寬易醉毋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好得公田多稼地長年歌詠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爲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墜然學

未成而出早涉筆爲文應事而已人或以爲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閒而目疾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爾也是以所作事過卽罷不復記錄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於敝篋得粗可屬讀者二百餘篇而錄之賦此以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自訛只恐玄經終寂寞空煩彌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流行稍自由血氣既衰尤帖帖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無歧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爲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會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肅肅露華如洗月

團圓莫疑窈窕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陰德事百年應
長萬琅玕詩人謂變元傳觀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茅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濕倚筇嘗聽澗
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幙
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摠留情爭看撤幙清風起歸拜懸車白
髮榮馬上詩成憐我老尊前花發爲君清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
魚斫尾鱗

送吳文明

山雨寒牕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面霜菊英英保
令姿詩似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重來宜及東風早華蓋茅
岡長紫芝

冬至後陳溪山貺以佳句謹用韻奉答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密意綠樽春泛換
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石吟餘水竹間共看往來閒日月紛紛塵
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玄

三峯千仞玉穹廬石骨金筋守靜孤渺渺微陽丹建地縣縣深息火
生符瓊林撐柱虛明免銀海奔吞黑赤烏持酒相尋行迹斷人間無
鶴到蓬壺

答盱江聶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渠能達對客揮毫我
病蘇春雨解憐轅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德星何日賢人聚膝上瑤
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攜扶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怡顏氣
倍蘇復有新雜娛老鶴莫將舊事憶童烏畫堂團煖歌春雪蜀錦波
瀾列海圖

寄和吳閑閑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爲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鶯花風雨客
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華蓋近相思何
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二首

早接雲龍晚散萍三年芳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宴我向山中讀

道經老兔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蓬萊清淺人應識拄杖過
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向方別賜三公鳥維嶽恆馳六
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從游童冠俱頭白幾度涼
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限才情屬楚襄巫峽草生春易曉渚宮花發日
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目少光把筆題詩亦聊爾坐中何
用怪章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清夜奏賦甘泉是
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知君此日行吟思驪馬封
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趨召迎新雨對客停思倚
暮烟染翰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羣賢故人若遇楊開府莫說章
郎鬢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玄州冰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爲陸列守文章孰
是韓溟渤不驚天蕩蕩烟塵如洗月團團故家文獻應催召拭目雲
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原序

易君小雅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是邑子孫守儒業
至于耆耄又以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也小雅與余年
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小雅賜余新樓之上望
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
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雅髮須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
兄之相次也余深嘆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
以爲米元章最號善標置嘗自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
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拄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層樓擁鬢鬢客至每留風燕外詩成多在雨
簾間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閒若道神仙平地好便從南
郭覓柴關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水峨眉相對醉
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二老何年重會面爲揮濃

墨寫淒迷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太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潮陽遷客憶留衣箇因春雨朝朝喚橘待秋霜顆顆肥我自本名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新笑隱

贏得歸來休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樹依檐宿好雨添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隨身宮殿香雲裏還見千峯百海秋

寄魯學士

住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天上羣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樽杭稻食多魚趣裝未覺曹參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隨野鶴渾相稱行近沙鷗亦不驚江露浥船歌醉起爐烟攜袖憶詩成秋風遊子偏愁子誰采芙蓉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詫野夫亭得來妙句題章草政爾齋居讀道經積雪滿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漸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攜書歸菊徑幾回對雪坐茅亭女蘿薛荔知新葺華蓋夫容歷舊經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次韻答聶空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講帷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攜馥郁孤村此日曩高萊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匆匆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煖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含精劍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修真錄百篇餘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玉夫容雲生金水三春柳露滴銀床五

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舊時行處今堪畫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記

聖壽齋罷爲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暝黃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爲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劉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清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直幹掀蓬方欲鬪清妍最憐半面歌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任比中丞重念我文慚吏部各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尙懷曝日茅檐下解寫農桑詠治平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昔同禁苑又經筵一别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老夫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篇頗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遊仙遊山賦詩

仙遊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逕通秋淨華峯千仞表春濃仙縣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醉插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山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一幅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鐙中不計稻粱儲等閒真遇尋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答錢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偏寫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茅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偏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丸金遙知過熟心先喜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琰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唯當種核成嘉樹花遠春

壇坐鼓琴

和陳溪山看雪見貽

彌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爲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九霄金粟有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東牕日已紅幸且與公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黃中

子少年過剡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其爲呂洞賓詩也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槁朽蘇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卽事四月十六日

臥病丘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天光遠朝蓋靈芝五色鮮

目疾偶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哉靜聽靈響空中發坐受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裁太清絕點誰能畫一瞬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百事無聞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爲華蓋洞天賓看花謾笑如烟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爲隣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兼葭霜露風連海翡翠蘭荈月在天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誰高臥亦有晴虹貫夜船

答盱江石明江秀才

石門山在盱江上聞似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隣多逸興重來爲寫向幽亭

夢吳成季真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浮雲只共看野飯不堪供七箸新詩聊可助盤桓當年赤壁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歲望陳谿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有賦

野迴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臯池冰下見蒼鱗鬣雲海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尺當晴昊無限清歡一緇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塵滓涉清虛飢來進火烹仙尤定起和丹較道書憑仗白雲封谷口免教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網不疎羹食盡供晨市遠炊烟猶待晚歸餘已知漠漠濠梁異豈盡洋洋鄭沼如萬里江湖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祇謾吟敢煩綵筆爲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茅舍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清虛輕雷過雨神功外瑞露垂雲壽瀝餘藜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九秋華蓋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鶴原序

子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尙書自蜀攜至此邑以爲珍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惋嘆今二十餘年集姪凌儀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故而藏諸篋笥爲賦此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崢嶸壓九臯鐵石閣身脩足脛雪霜依骨淺翎毛通泉久失千年壁杜甫空吟一世豪老去思鄉歸未得時時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吟身渾欲覓貂裘衝寒載酒憐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各騎馬山堂還憶醉翁不

閩憲克莊以故舊託文公五世孫明仲遠徵鄙文老退遺棄散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最至善及余表姪孫陳誼子兄子豐仲弟之壻買熙用昭之從子大年等十餘人

寒冬連旬日夜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矣賦此爲謝

老去斯文付寂寥寒枝枯甲一遺蠅虛言有數真何補好友相求不

憚遙敗篋塵埃煩數子破窗燈火每連宵書成明日尋梅去共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寶天存徑寸神膠萬里渾路遠祇憑霜履穩歲寒更覺組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弱翰不堪酬使者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原序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豪傑各勝多從之游其光顯威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深遜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粵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爲贊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深矣問其年纔三十喜其歲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平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鳥度幽岑欲吹藜杖同清夜靜看梅花對苦吟江國鶯花時冉冉京城烟雨晚駸駸老來每憶登臨處仗子芳年一一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屨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雙引娉婷詠玉笙春雨松間殘奔冷秋風江上莫塵生三分籌策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尋源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千門闢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勺清泠謝太空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註至於達旦某以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雞鳴賦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華年思絕學二三良友信遺編選鋒若欲驅殘臘晴昊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 并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 禁林貴臣各公書報萬初 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

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

朝擢之喜良爲助慶因賦此爲別云

墨卿玄璧進 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內相貽書傳異賞中朝垂問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草木荒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春夢入滄浪

五言絕句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撐碧月孤鮫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遂令如石心歲晚永相好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暮欲如何翠袂倚岩曉來尋碧玉蕭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蔓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爲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汎崇蘭圖

衆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難佩以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妍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薄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鯽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一枝紅淚濕猶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萼立清晨鵝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素妝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皇臺畔竹猗猗別出參差玉一枝閱盡雪霜心似鐵高風惟許歲

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雪墮坳仙客不知猶是畫每聽長唳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爲乎孰肯舍易而求難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

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又安

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宮廷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

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邈在草野豈勝玉堂之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冰壺徹底清

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丞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哉韓文公譏丞不負余余負丞今丞凡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鶻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擣治斫楓肪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蕭然遂得爲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原书缺此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歸田藁四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絕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
寶牖前頭畫不成
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陀
遠似羊羣或似鵝
憶踏春泥看柳色
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
野服初成拄杖行
祇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
無奈今年春雨何
水暖白鷗渾不去
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淫鄙別爲

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
滿天風露桂花寒
方平欲來共今夕
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弈棋
松枯鶴老忘歸時
山前酒熟不中喫
自有金盤行五芝

關關雎鳩在河洲
錦幄春溫吁可愁
六合清凝海天碧
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
雪色鬢毛風外稀
何事酒壚眠不去
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
不肯學仙蚤已翁
東家木公合辟谷
但汝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吳興寫竹枝
滿堂賓客動秋思
諸公老去風流盡
相對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
行吟何處樂清狂
江中遺佩相思久
莫待明年春厥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
莎羅臺上濯神丹
冰容映日初無質
故許空岩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
春風馳道曉塵香
龍姿鳳質多相似
黃髮爲期樂未央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
西極空聞八駿名
玉殿重來人世換
蕭蕭苜蓿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
合圍八月度龍沙
蕭蕭徒御圖中見
猶想君庖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
道逢猛虎快饒飢
負嵎何待要馮婦
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扶桑積雪高
海天淨絕纖毫每
看劍氣衝銀漢
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柏圖

憑陵霜雪鼓風雷
此樹相傳手所栽
想見樓頭黃鶴客
千年一度此山來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
多謝銀鑾致地黃
昨日飲餘肌骨煖
解持書卷近晨光

酬張用鼎

老去尚書賓客盛
淮南淮北誦君詩
玉堂自是歸來晚
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爲更著書
區區關尹強留車
周公制作成殘缺
嘆息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
桂香初發自先知
已無熱惱仍無夢
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
雞犬無聲曉氣寒
童子擬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溥溥

一杯濃露滑如飴
灌溉清涼可療飢
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何處采

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答樵歌莫却還人影自行殘照外雨雲先入翠微間

次韻答魯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幾年搖落鏡中鬢高情誰與爲膏沐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紈扇高堂兩鬢絲想見東南賓客感臨江釃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悠外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網開選掄更欲藉非才故人情厚慚衰朽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芰衣多謝相如遠相問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絕波形質不應猶有礙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絞綃剪得霓裳就却擁冰髯上太清

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晝永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唯慚薄德成虛辱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事消沉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共看流泉日日新

台禮文章體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珍重高賢副

所欽

游楊羅李生閩士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紉繹開牕東海渺烟霏

羽毛子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寶牖閒欹枕春雨秋雲見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後

瞻望眉山草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麗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梧桐自一窗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消得鵝羣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中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草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空山藜藿尚萋萋

聞機杼

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涼似水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偏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露却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蕙高花冠玉擅中園小冠不厭雙蓬鬢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筵出露叢素華高潔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玉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官升會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一色尙方新切玉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過橋不是尋常客，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過客全稀甌有塵。城闕鶯花二三月，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菴，荒陂獨往策羸驂。何如城北蕭閑叟，吟詠高齋從適餐。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羣賢老，清酒千壺薦膳羞。

題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厦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內外黃庭景，歷歷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暎，蓬萊宮闕啓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覓，塵影俱消湛若存。

蕉竹窗中舊席虛，白雲不住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正值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憂樂事，脩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舊有始皇金石刻，李斯文字更嵯峨。

崇仁邑士吳景永，客授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寺之海棠，東坡所爲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枝萼復盛佳山明月。溪增葺坡翁舊寓，并錄所賦爲寄。偶成三章，答之并呈幹公克莊部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麤俗何妨總化工。賴得土人渾不愛，故容山寺對

衰翁

江城紅萼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夢，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樓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春雨老江皋。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雙燕子，經春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涼。高展圍棋歸別墅，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歎觀文修舊史，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蜚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

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常年空喫人間飯，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嗟歲晚，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還見丈人耘。

題樓壁耕織圖并序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甚，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撫圖頌詩爲賦三

章章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衮應無缺金玉餘音到
蠶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詠極婆娑玉成繭館間琴瑟宜薦房中備
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興王衣
被功

送程以文兼簡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愿俟命從容絕
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晝寒莫怪討論成諍論御床夜索草
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
誰誇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爲擬草
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寄賞儘有詩人在忍向圖中看
數椽
草堂在處卽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老杜不
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恐愁安樂不
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只憑孫子不
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
啼鵲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墳墓惟孤姪勤酌寒泉薦
蕨薇

寄吳門弟姪

尙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江湖海去扁舟強飲引
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何日發
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尙關情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鄰春月
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萼一
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茁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香引路
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禁得許
多寒

葵榴雙鳧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文羽戲
清朝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南內歸來還獨看梨園弟子白
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離離詠
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蘭溪水度
雲遲

偶成

野田閒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吹面覺
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蒼黃共
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牕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塵几殘經亦
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夢不爲吹簫送
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爲國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百舌無聲春亦去蕭蕭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旆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峯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實區滿世外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臺荒想獨尋

寒坐詩書日晏歌陶公於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舊只爲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爲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濕恐有神魚起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清虛景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藏深密靜無私始終慎獨成天德深信開章自忘義

酬酢紛拏窘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虛羨君威歲先知約絕利尋源事廣居

別變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明月幾時開

聞變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雨春波舟一葉題詩先到鳳皇臺

變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上最清閑日日吟詩竹樹間長官新峨豸冠去誰與空山相

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莫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興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無見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當扉輕雷谷口作飛雨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鷗鷺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携來聽法生公石風竹雲松任所邀

投閒雖久尙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宵暖烟籠畫相尋閒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徙倚江樓最久綺窗迴翠擁雙了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誰家東華塵

土夢漢宮傳蠟燭啼鴉記當時攜手何處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翁醉驚雷散電深夜未停撾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疏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

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聖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涇諸郎長歲接賓

行盤石上新畫太丘翁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

同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岩堯相對話漁

樵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爲衣輕芭蕉叢竹共幽情病骨不禁

湘簾冷夢魂猶似玉堂清畫簷疏雨過三更

銘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清既廓氣容

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居穆清迺取虛白肇錫嘉名汎景太虛

接軌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得大垂休光賁于丘園寶我谷神守我

幽玄冥升在上日月于邁懷顧下土福祿攸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

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天子冲

而不盈望而不溜上帝臨女永最遐思

方床銘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背曰

書安以恭夕歛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脩其身千二

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

毫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硯先君所常用者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銘其陰

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

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世

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兄弟並與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

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並序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

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

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

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

行之積沒世不忘者威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

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世家岷山之陽生身衡嶽之舍詠神聖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雲

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

場寶曆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產銀久

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冶事銀既

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

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

焚死監吏黃懷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

害也神而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

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之

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

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

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戾災二女哀其所天力不

能救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

玄帝畫像贊有序

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晉階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瞻傍有介士玉板金錄曰帝告汝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屋取火亟寫神運筆握豪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泄其玄蹟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邁憂憂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寫爲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游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侃侃即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僻懇懇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實勞我思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原
书
缺
此
页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書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固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卽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仰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

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幾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壩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爲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

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成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公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勸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倣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

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爲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盡梓而廣之也微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蒙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誦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尙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闊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書考辨推充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漈鄭敷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攷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 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尙方多出己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尙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嘗又以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詰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宮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叶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鄮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功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吳興趙公

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贗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尙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敘

鄭氏毛詩序

聖明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羔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焉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嘆淫佚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魯叔仲自守東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各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閭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而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諒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子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敘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

伯庸延祐末奉 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揚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城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 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編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威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於詠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遽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 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 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東書游京師德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来求文獻於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

野齋李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揚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益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詠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揚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烟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掩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闊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恒遇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惟惇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

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詠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飢渴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一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各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誦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詠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邇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各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

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子序夫六百篇者子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子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亭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後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國家之威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室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歟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篇而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於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威於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帆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祕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

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各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尙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密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鄢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尙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尙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修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窗先生方歲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詹男子者先生絕袖扶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且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

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慨被其子孫充碩威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軍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概見於世始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裴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篇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維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

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晚進尚絲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爲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子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置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子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各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廡得劉性粹衷劉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易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尙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衷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饗子之嗜焉因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

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於先世章茅俗陋其可以少愧乎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 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其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尙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游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彥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船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快哉然

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其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有其時欲爲孔林之遊其行矣哉母因循母憫母退志爲它日有子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親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尙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彼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故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之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棄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子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

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以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尙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尙書則第八子之子尙書六十三而歿而尙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尙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則國史有尙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 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寶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於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曆從官蕭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即史後人尙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尙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

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樂舊譜倣音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絃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子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端而歸之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治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年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闡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概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措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瞭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澀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嘗

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己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各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概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藁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曼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警效漢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亭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藁并續藁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學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尙博採而

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數腴者皆此原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藁續藁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敘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懲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盛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哲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各已成就故僉省尙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侍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各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親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邇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第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

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遺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各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授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傳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於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三十卷其家既錄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藁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倦倦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作起仁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開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藁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賈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遺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

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取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賴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繆史有所依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槪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爲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脈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及也又將往而受業焉子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無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詠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詠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丰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

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臥疴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礪谷居懷藁序

礪谷居懷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礪谷居所謂懷藁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攜集拜公床下峨冠褒衣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礪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鯉游紹雅集非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子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倖死之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乃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

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來黃鸝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擢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當塗守單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起許州趙自隱士起官至一品京兆蕭顥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至正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第咸時兄弟八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各子孫世科不絕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尙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相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豪厘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 明詔於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爲序是以喻之舉士不可以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爲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爲譜鐫梓墓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

金中京酒使某子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倚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與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威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閭閻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脈通貫情意孚浹痼疾痼疾無不畢達綏緝嫗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士者脩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頌詩讀書脩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乏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弊芽機槍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隱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豪髮千里權度之則以

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書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救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在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周氏族譜序

予嘗讀唐風杖杜而知同姓之可親讀小雅黃鳥而知異姓之不可恃茲族譜之不可無也然天下同姓者其始未必不本於一人之身其后原遠而未益分加以居徙之不常隆替之不一於是析同以爲異合異以爲同者無怪其然也予以是爲譜病者久矣予於周三尹達海姻婭之厚一日往郡城訪焉居訪間出其族譜以相示因囑予爲之引觀其六世祖梅牕系出濂溪之族也方竊疑之達海告曰茲特梅牕祖之先遷于建康譜系已失其傳而未正焉耳得無有哭子儀之墓稱閔子之後見笑於人者乎予曰噫子之言是也作譜者本不欲忘其祖今乃遽顯者以誣之將何以訓後人乎狄青武人猶能不祖梁公陳涉傭耕猶言將相公侯之無種而況吾儒之流乎莫若斷自其可知者以爲始則無誣祖之咎矣君家遷于仁孝坊今六世已不可勝紀况欲追求於千百載之上乎曷若祖梅牕爲始而於其下枝分派別久則又以是爲祖譜而家置一小譜以小宗附於大宗之義則愈久而愈可信矣今君之族分派繩繩蟄蟄祚胤至十百指殖產至千頃仕者圭組輝聯隱者節義相尚別姓之在撫城者未能或之先也宜必有忠厚以培植之禮義以充養之又讀書以繼續之故能甲第相望佳氣相屬而綿綿瓜瓞之盛與眉山蘇譜廬陵歐陽氏之譜並矣於是達海應之曰唯遂書以爲引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三

原书缺此页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子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脩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古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威莫加焉方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執御而不賈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

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會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瓊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集方爲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經史嘗與其弟異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既亡文尙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在冀獨多考績職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烏乎

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浹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尙有徵於斯乎哉

曾搏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終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窆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變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變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敘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

固兄弟文學各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編遺集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劭以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祖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爲授梓而傳之祖爲來請略敘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舉司主管文字提舉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處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處有政聲泊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吏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命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義也己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侯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瀟溪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稱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遂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危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

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某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 仁宗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 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子

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夫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

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

明詔適下某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略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以答德意而患失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興 聖明特達之造羣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 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

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威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風風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威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某敘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賦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子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子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子素所期望者行省將舉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又附見二首云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芒驕莠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脩摹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詠詩讀書尙未

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形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爲勝水之流驚湍怒瀉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冷以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詠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水善篆書自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履巖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日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以爲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送吳尙志序

今年 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肝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尙志也乃孟冬朔旦子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子曰尙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子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絀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威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

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效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尙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卽可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來之於尙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根莖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櫛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尙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數絕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熨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屬己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剿耶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爾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間劉守真乎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菓梗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尙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稀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誤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脰脈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聞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倚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二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游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攬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顧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尙有攷於斯文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嘆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時有不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贊其畫而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游詠於寬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學而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雷澤字師舜毫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於四方以爲儀於

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寄於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生之生其庶幾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災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蘊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爲己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慕

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鞠之於是經歷趙君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寧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數已感雲滃輿於川谷兩遙注於郡城奉祝而還雷隱隱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於俄頃之間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陝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醫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捫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餘間會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人也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以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矣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昇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賢峯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矜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爲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爲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感其發辭擴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飲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爲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詞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公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子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爲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爲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輟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蓋亦略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爲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誦讀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

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綸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極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鵲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子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召對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以爲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舉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學知

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學而薦引之有新進者不出戶庭而得交賢雋於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以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沉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爲信

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者上進果稱

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四

原
书
缺
此
页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迺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賜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不爲蓄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變理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雱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取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尙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澹澹荒坡晨曦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何千萬年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豈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原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二人文定公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謂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翌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爲有終窮者哉爲乎公之至元翌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碣諸祠下云十一月一日雍虞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薦飢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

六十時其復矣以吏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待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閣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 豫王王相府肇昌帥府卻鄰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廉之給凡爲鈔貳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脩神廚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變理溥化司稟以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子爲文以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稼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闢離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爲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感於此時者哉其爲言也衣

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象在東西廡州郡修其工上其事于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乏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絃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闊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雙以登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藏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

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咏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感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尚輕黜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無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閭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于

王庭有日矣尙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敏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子博學洽聞各於一時與摺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煥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

部尙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璣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類爲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新廟學爲己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澗灌殿租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燕晏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鏐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逖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者尙德今之學者尙文是則欲其人之尙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五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及推致乎聖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于郡縣黨術莫不尙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喻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肅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尙德脩學之意凡子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尙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爲廉訪官慰

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偽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爲卑官強以諉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以數蟹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諸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壁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梗楠豫章之美完以朽壤塗墍之堅鑿石作欄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修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千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備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享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更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爲平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

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尙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于今遂爲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三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衷來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薦經兵火而禮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時之久物有圯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子爲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記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敘此則治數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薄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鬪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變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惠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暮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當爲而力可爲者以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率補相承而已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爲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宮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水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泳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子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時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蓬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異儒之不足與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論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舍街衢趨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

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其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懇懇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己以奉職屬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擴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屬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宜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而兩先生之言非

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 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器血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閭閻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歸田藁十
雍虞集 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數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

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第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其賢也吾民其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及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遁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各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端居簡墻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璧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威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千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書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治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恆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

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感哉魏巍乎成功威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恆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恆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時宣公之第構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爲尙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斷松爲枋沉布水底如曾石焉延十有五大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如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尙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嚴實克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

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闔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感矣哉以之事上治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宜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爲第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衰之日宜公閒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己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歷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尙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孔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夔時爲尙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安舍山中罄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

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趣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閣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爲夫子之在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爲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興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脩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虞夏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巖君之女子也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嚆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傳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

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山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嚴學得山水之秀故可託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置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邊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嚴學遠於城闕之喧囂觀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尙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略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爲師表者張嚴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算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嚴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具官虞某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宜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適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大使黃璧咨以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己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大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寬焉裳衣五采絳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霽池壞仍薩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璧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

鷗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煩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鄣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感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尙廉取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某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儒學記

皇朝自國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勸勸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最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鳴綺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爲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無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匿無敢私挾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數未克二年

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羨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松杉之木于旁邑以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廩凡梁棟桷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翼可以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梓材築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子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暮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誦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幽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考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以欺世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某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脩其屋室瞻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亭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鄉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以科舉

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澹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功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哉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 國家又負聖賢而其自暴自棄亦已甚矣今也原黨庠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感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淵源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彥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中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榜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伯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爲宜如郡言事聞 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貳憲左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熹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笏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幹公玉倫從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伯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

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所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所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爲人具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蒲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而反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於萬一矣夫才足以用世而敏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卽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以正固守左君當海寇犯津約東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泊如諸生錄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護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君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月二十日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五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

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候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遠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蒸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勵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月二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不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脩己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

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邇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

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盡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子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享壽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固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共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皆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變理淳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陋弗度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報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蓄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屬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詔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我

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恨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也殘門壓溺疊亂脂毒搏噬蠹蟄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敘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平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爲之衣裳以宜其煖寒爲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獨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灸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迷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凡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瘡痍疾痛不得不以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而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各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體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如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贖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化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維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爲業售藥以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爲廟之崇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軒楹殿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牆前有明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牖梁楹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贊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爲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之爲制作思有以盡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袤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爲威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曲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帛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邊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

祀典者有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爲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他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撤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術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二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尙矣習於其文者尙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濡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尙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醺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熨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衆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魯達花赤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思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二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爲近上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

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

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

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

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

行之便可作柴門嚴局鑄以待朕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曆

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京師始制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白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

三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

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各飛龍加飾楹楹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

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修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尋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

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又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

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

年復權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

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詔書省運司而以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憊觀望疑沮徵斂失

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

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脫脫木兒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

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責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

徐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類皆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

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

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泰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帑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

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貨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子記之

噫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措克爲能者作威煽毒竄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留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勵書其歲月建置之緣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轄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楊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各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字□□知事某郡楊杰字□□照磨某郡左仲良字□□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敷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士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廳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各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

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難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以立己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恒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久當自定耳子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和寒感暑行縣稍間必造子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尙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瑣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子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子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庫且歷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備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實耐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龜石於壁詢諸政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值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

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二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隆福皇太后賜錢而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寶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予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威觀焉爲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遠邇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况乎禮義文物尙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

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 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漳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

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禿者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輩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領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臯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車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南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畫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軼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之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曉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威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謙樓成屬予作文以爲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既老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庠吏宣子從子也實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

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以爲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和尙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壁旁崇廣道中關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結構塗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脩舉海內警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弟相向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入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後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狂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書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以時取足於山會閣崇觀從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勤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竄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桓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責賦之事治教之化獄訟之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

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吏之嚴固廡漏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其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爲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千百之利大買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歲時絃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尙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惻惻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蹶突之微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傳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知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闡闡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留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

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原
书
缺
此
页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孟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
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堦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
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
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
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後學豈不善哉嗟
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
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時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
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
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
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
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
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
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
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
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稱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
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
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
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
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
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
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
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尙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
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
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
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
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
兄榮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子曰

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
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榮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
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
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
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
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
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
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
其後曰莫如持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
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
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
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
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
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
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
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
之君子深有望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
之餘慶出而食上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
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爲學者飲食而
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
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慕焉勝蠻如在於斯庶
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
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
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
爲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
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
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桑祿牲殺器皿衣服之等
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神靈以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未嘗不
爲焉以安祖宗之神靈以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未嘗不爲焉其
敬於宗子之家繼嗣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
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
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聯

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夕入督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邊豆之事陳始終有常而無間於是斂福祚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疎戚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數也前二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尙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望焉各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性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烏凡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

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轍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概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有潰冒衝突墮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其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質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

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於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失歧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二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閣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示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顯顯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彥和歷紀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歟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蹙蹙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實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感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曰華初不遠於咫尺蓋嘗披衡茅席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

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教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困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教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教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教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教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教之爲言深而有戒教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教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衆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教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託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慎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謹教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教而入蓋曰戒謹恐懼皆謹教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教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履與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教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實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恆有而不衰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柏之爲

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各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尙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以受命於天，託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託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外無支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千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棟，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婿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繼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家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燠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尙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寬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懷世拯俗之意而

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蕭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己，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爲說，蓋譬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繫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儆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明也。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誠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

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復以相尙臆度以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子將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尙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得爲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一靜相爲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靜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良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竊以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

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躋高第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爲靜而淨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以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誦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曼衍而西出其上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亭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吟嘯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後而貧者不能育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尙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謠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

[illegible]

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
晚查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香之餘黨十
一人戮之督州倖張宜子擒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二十九人斬
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香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入初九日慶遠
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萬戶哈
刺不花殺千戶乃蠻多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
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
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威章包第又遣
萬戶劉某與答刺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
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確滑石等
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
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爲帥者某人
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
公功言于 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爲遣使賜對衣尙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
差仍命其子委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
御史伯顏甄囊加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
凡幾章達于 朝而 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警諸嬰兒飢飽疾病未
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
深僻其人昔得爲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及也以蠻夷攻蠻
夷古之道也藉撞人以制搖撞強而敗假融款以制撞款威則又助
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險
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
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日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
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
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
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
是之用所部歲當還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
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
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答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
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
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山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
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幸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
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 朝廷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

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
示集歷觀

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
遙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
之道士吳明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宮於既燬宮有別室甚
幽邃謂之白雲深處明德喪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真
定鄉貢進士范淳既爲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明德其宮蓋與秋
屏閣爲隣余聞曾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之涯爲障水
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
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
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焉蓋再三往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
奉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爲大官南豐自倅
越守齊守襄守洪守梧守明守毫守滄皆天下勝處常奉母以往來
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眷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
此而如其願也今明德何修而能安其親於高堂以久其親之樂乎
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
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餘陰不存
純陽粹明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霜雪既
降候衣煖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
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明德其有聞於其師乎
是爲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虞集記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澮其流南出多所灌漑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闔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益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宜其壅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咸觀善與民偕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游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鄒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算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雲詠歸之地郡人士者又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庵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 國朝崇尙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墮墮殖利爲飛魚躍之深淵以汙萊之變易川詠雲飛之閑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寮知事來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稟牒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容勸以承王君之志而幕老毫人趙君雷澤寶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寶即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

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雲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以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爲記云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疵癘則禱之揆之有其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觀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憂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而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感而及之是以有此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怪異時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鬼神之神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提同知郡事亦憐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說李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室圯壞於揭虔爲弗稱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爲可以庇己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爲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錄事之長曰和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暮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繁咸革丹青黼黻一變炳耀像肖之設德威惠慈各當其狀禍福驚動稽首畏服牲醴饋遠近狎至其民以爲爲政者之撫己如此噫幽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以苟乎哉明年十月己未 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

太祖 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皿冠服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衆樂並作迎休導和以稱 明詔千里之內毫倪感嘆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答今日之盛哉時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公上之供上以知 帝力之我加次以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爲無窮豈不感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爲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爲之盡乎己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以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難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以之事天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之事君以之弟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乎其子於一事之末者辟諸潢汙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以君子貴乎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漂水之上者曰趙君明之扁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密哉蓋聞明之夙喪其親也有二弟焉長者方髻幼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勗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禮親戚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二弟三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蓄私有乎明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三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爲伯氏壽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爲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爲之儲以待可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病者救之以藥殯者送之以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鬪爭不能平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稱臺府郡國累辟交薦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明敏有譽於時而明之至于今欣欣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子雷澤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爲義也大矣安得一言以爲吾親悅之乃爲之言曰仁義禮知之爲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

紛忘己循物以爲義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爲義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既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幕長趙君師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第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二其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門弟子言言養其氣而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成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乎鍾阜勾曲之麓豈識其先志則子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慨於子衷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省焉酬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茲五十有餘年戰戰兢兢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以觀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爲迂闊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記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次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逮者今布衣韋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畎畝之外撥拾錙銖刻機習生息可以饒足而君子之行儼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往陷溺者吾從女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脩愛敬之恆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

具取給於是穀粟絲枲飲食服用無妄費無巧取公上之供無缺鄰里之好無間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饑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育靡有遺失濟饑賑乏樂施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以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求子爲記之久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據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嶺皆在几席而黃岩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子乃爲之言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尙寬衍而不取渙慢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云二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永圖其在此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己之所當得者己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足已而己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強勉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托缺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

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而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變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若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各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子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肝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爲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魏巍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又之又字仲又其從父適之求子爲之說無以爲說也然子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穢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耕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所感於取又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知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耕易耨發斂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又始是爲仲又說

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卽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曰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闔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尚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各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歷取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况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九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概之也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集兄每歸必誦閣下所

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爲取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卽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己所得而折衷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以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各物鈔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真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夫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賢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論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卽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

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慰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惶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至若集也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敢望其萬一哉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滿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旌在前蕭鼓在後賓客就列雅歌投壺波浪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咕嗶之小子迷瞽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典冊俾敘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尙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原不宣集頓首再拜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尙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其欲爲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澗園掾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

正大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黃勉子昂說

齊魯赫赫昂劍茂紹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昂名勉字昂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齊魯文王文王之所以齊魯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齊魯之功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昂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以爲子昂言哉子昂用志不雜脩學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昂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已得爲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著爲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實非不知勉勉以爲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爲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也學者由是而勉之尙何他求乎然後知子昂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易爲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得之實或迷於歧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子昂姓黃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原
书
缺
此
页

題跋

跋劉資深墨莊後

清江劉氏墨莊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靜春氏作墨莊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爲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一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莊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稗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稗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當焉播焉其有穫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以衣彼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僞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以爲樂而不待於僞爲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且曰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岡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宜故宅也郡人推以爲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宜蓋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

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盪奏於承乏之餘殆不勝其愧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澹悠遠平易近人古先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輕輕悻悻者之所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爲其母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疑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多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幹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 寧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變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卽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略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孫衆多又分居錫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後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慨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己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毋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爲分之所得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任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并無遺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胄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亦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鄰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爲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氏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

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觀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分支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文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第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族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爲郡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敬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尙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者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同本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世矣

題先丞相憲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憲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憲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

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宅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秦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劉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合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性等書具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學者凋喪古道闕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三月口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二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殺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可望哉吳先生微疚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難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愠時見用而不

爲之喜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蠶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甌瓊盃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審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審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孟予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各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略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濁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容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得仁命其子宗蕃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王姑歸于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墅

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諸江南震懼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爲運屬之孫矣其欲爲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吳郡其三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既亡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二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已久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歿後之子孫尙有攷於斯文哉

政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唯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謾致榮乃得柳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澌然不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夫之謂歟故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

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爲其諸孫和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鏤鄒之劍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要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可不可者拮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舊學者之祿於成均館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尙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鉶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己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竊竊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莫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歿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攷盛行于世凡爲六書之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書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

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奉功鄖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
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
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
殲兀尤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鄖城
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鎮與兀尤戰破汴在頃刻
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鎬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
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尤無復憂色烘皓區區蠟
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効唐與
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
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
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
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
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
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
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
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
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
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
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
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愛夫詞說之泛濫一
日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
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
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
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
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其詩泊然冲澹
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疑諸
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
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
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
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

爲之執御焉幼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
枯槁者留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
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
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做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
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
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幾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
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
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
忘若此乃爲之迷贊曰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
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愧辭焉觀魏公
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
劉子厚著和州行狀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
采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劉極爲先公所重即錄
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
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
勞于

國家凡文武才略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
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列聖屢有脩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文不亦
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略定思陵起魏公於謫籍委以江淮諸
軍聞之手額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
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
矣筆削者尙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
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
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
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
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
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疫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澹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以爲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子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尙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前史官雍虞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人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憤然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尙猶有無所爲而爲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惠機隸書瓠山王公所爲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爲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

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參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脩整客諸公間風采蘊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憲史爲鹽官路爲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離州府君以來世有各族集之祖姑實歸離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尙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爲依焉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離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各公書翰

故宋尙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各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尙書公相及於朝而尙書公鎮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潸然尙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遠邇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遠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尙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浸失其故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

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尙多乎哉

題歐陽公二公帖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俸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會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感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黃山道人積精鍊神淬礱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璦命以使華賜浹上算宥之篚實荷

皇明之下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穎蒙學允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莫逃過實之譏烟烟丹心每若霍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留生病隨年至尙優容其出晝遂僂僂以循牆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駟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効涓埃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顧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霑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細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負使令疾疚日加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

夜間尙思賈誼之召還沾旣醇醲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顛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尙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原书缺此页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各品秩略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衡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毫髮有間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千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置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威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威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燕瑄爲之啓請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昔唐渾成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羣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訏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闡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斂妙用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居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

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期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恆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贏糧以給之民民大悅然則是不可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聖皇顧誕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赤烏凡几盜在海壖勞我師千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曰惟

天子之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吾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諱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佳邑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尙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况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

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三十之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貧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疊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常平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糴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釜資糧屨酒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糴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略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獲而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利刀以拒遠大張聲勢以恐公私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執僞爲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造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波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逮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威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造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寬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卻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僮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責不文曰汝殺

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己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羣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 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 朝廷以例遣官還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爲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 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歎歷臺省寬大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 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俛俛我民孰父母予胥矣富人實貧己瘠歸視其家鞠不謀夕數盈倍徒蹙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出無華車食不繫情分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勸善有詢實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飲之酒茲軌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陳夷養恬疑舒窮山深原樞樞戰戰征呼之卒無所嚙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斬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無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稷盈囷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繁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柏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蒞州視君之爲莫不具脩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顛峻而並銳

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謀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各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寶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譴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各山曰巴懼民久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樂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寶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柏梁橋樂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沖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真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樂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早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野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鄉

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至祠下悃悃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門廡駭奔旋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載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子文以傳之子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己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靖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已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黃雄世居濮州野城縣占籍於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以某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附而葬諸野城縣李康堡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野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諡以未及請諡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崇仁子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朝而其季弟和尙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尙置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勸于時者

故爲之書其大父璉赤嘗爲明威將軍山東道宣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于帥府者非勇才親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讓其弟山住從弟榮羅爲京畿廣衍倉使及終更大虧公賣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羣弟之無室也買舊產之歿于官者爲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榮羅爲使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冶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還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遂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於民者而爲之誓俗以變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靖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內惟謹隆嘉興等處運糧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溫台等處運糧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副萬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還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爲便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措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出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敗事公酒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爲之封識時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虐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船主庾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倚連坐其繫逐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溫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

治受鈔復還溫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溫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爲便七曰運舟之同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爲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草爲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本千緡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鬪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朱丁者與公常同爲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職也公白于朝堂曰某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爲郴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卽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屢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卽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兗州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野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樵牧政在列詞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

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
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
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
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

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元祐己未
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大夫階奉訓爵爲男所封縣曰
玉山勳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
鄉也子爲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後□□年爲□□年蒙恩奉被
制書位爲大夫階亞中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
賜履也勳爲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爲我序而文
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辭

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事贈輔
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
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
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
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
國魏國公諡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康
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
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文簡官位勳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
有第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

天子卜相則問焉各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顯仕其所
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威爲忌
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
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
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巧外便
養倖衛及遭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肝宜春三爲二千石
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
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
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各存敬拜太守泰山之側徙由
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疏子孫衆多文瓊相唐

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歙于之石笥大族
之別上際潯潏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
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泰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
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懇款鄉黨
渾渾里門開府在朝

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
以傳開府真君名勳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郡侯退焉林丘
嘉德孔脩不競不速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
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
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
既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柏蒼蒼繫德之符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原
书
缺
此
页

碑

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

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寶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僉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第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爲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據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雖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朝久知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款惻惻惻儒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尙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齊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會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己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

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羈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瘐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餉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借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鐘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算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屬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孥寒餓困辱有不可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賂剝獄狂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程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功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郡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諡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

名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訪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

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穎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議大夫中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大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源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歲時百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聲效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數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承茲惠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踰直道以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閒千里與區三治宣閣兩貳鹽筴惠輶屢陞郡絃增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奔奔有子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浙江舊治還來遺風凜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諱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力竭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計謀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卽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觀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爲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朵而只纔四歲耳朵而只卽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幾焉相顧未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莊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以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機密符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臥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

天子即引所持揭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答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朵而只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羣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爲汝所擊者太府卿勅誅之以其

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

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

幾何公曰二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留爲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

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爲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書以下百司皆

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

越二十八年爲後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附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

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

以自慰常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敝而浣潔不易恆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內帑鈔

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清明端

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第在中臺時大父世刺贈推忠佐運

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

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夏國公諡康靖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

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夫人李氏

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釗

其子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飭受知

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

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

道之石衍飭南來以爲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

爲銘詞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威強兀于西陲相時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壹保族

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定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

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實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幾榮發孤卒克有踐公事武

皇從軍朔方塞塞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

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

攸賴至大清明聖功事成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數

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祚鄉邦桓圭衮裳煒煌煌煌有賁永藏暫微

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

天子兩鄉之阡松柏桓桓桓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

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治亂

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徵者無鉅細執

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

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亡於兵可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

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

彊並驅後又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

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

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

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

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

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

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己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愛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吏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更不暇給奏御史攜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疎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也 國家歲以四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騁威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纖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爲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 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爲吏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使奏功轉刑部吏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

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奴者還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尙書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各當世如郭公賈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轟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廉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飪饌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斂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准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使湖南天經蔭獲嘉簿冀寧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翥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昭耀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 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 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

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
委政彼黠而歸竊我威命狐詐虎虺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
以爭以抑不遺餘力峨峨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攜印
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其理鉤籍無施
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恆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獬
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
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以瘳嗟當
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
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柏
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原书缺此页

墓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衆庶儀表三十四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侯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闔閭樹竹數千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恆戶外之履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連達皆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第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 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爲衰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二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彝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敘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爲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

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尙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爲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勸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其里長寧梅江之下堡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空焉先生來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爲東門吳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曜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尙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有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韶亂以其女歸之宅日子孫祀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威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第國史校勘正字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獨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修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 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師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
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尙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

第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為求聖賢樂處崇仁甘詠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為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鼻頤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為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疎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鼻頤友同郡孟均野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為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閑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為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會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它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脩然而逝可以見其為學矣銘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為崇愿者為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為汗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嚙嚙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於不遷我詠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宜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大都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敘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

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攜先夫人實我兄弟於膝日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文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讀之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遺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為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翼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饒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為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而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湘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寬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

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甘
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
爲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
謂之曰此將爲大亂也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
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爲
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
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
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
豈歸其妻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
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
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
蔬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
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
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誌文爲請每
一執筆輒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
盡吾情者乃敘而銘之子宣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祝墳樹桂墳
女適賢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
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親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
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子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
託賢丘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皮榮維楨墓誌銘

皮榮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爐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
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
內附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
蔭授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
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廷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榮以大德丁酉
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
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臨川吳公澄之在 朝也榮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
猶奉奉以勸講爲重事薦才爲己任特爲書達于 朝廷使備檢
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

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榮爲之客甚見愛重將
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
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而知己鉅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
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
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榮以至元丙子二月七
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
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
遠而微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榮
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榮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
氏之似矣吾女第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
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軍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邑世世
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隆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
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
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和君以爲會大父禮部
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
中君以爲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爲父君本尚書
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
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
矣我將奉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
長疑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
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閣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
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勅俾將
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
俸詔奉尚書將入城 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干兵而尚書南邁
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
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計始至
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
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
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爲
己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
之內附已十年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

固已無可奈何萬一尙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尙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隣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泣曰故尙書雷經略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尙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尙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與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尙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蜚卿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尙書中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詣命以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爲交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此鄉人有蒙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爲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己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卽中山爲居如尙書時規制人不以爲過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會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遽乏君盡歸所資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瀋女四壻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葵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爲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尙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尙矣故爲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尙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魂大社有子尙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爲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

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感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榮祿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國朝以嘉議大夫爲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出道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個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入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蕪沒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潛萊姜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父廢除修武校尉邵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承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第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廢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以來來數日卽病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卽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參政其叔父也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子始哭尉其子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鬱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樞

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社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鐸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懼它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坎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特爲惠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喪事其爲人大概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勝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晝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士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會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豐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

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峯而永嘆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歸然百年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簿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班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子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第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恍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渠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後知婁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公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婿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娶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賁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囊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宅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遜者矣子三

人渠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爲賢隱君有能著自蚤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宜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師式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賢學士贈太師敵中書舍人贈太傅敵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微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子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子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門戶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恆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暢詠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微才七歲教育如己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爲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各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閑矣娶周氏子一人侄女五人子侄居喪方弱冠微懷伯父之撫己也任任治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微實來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栗堅匪今斯今幾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尙有紹之以耀永世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與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須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子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爲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爲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勵具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迺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而勉又從誠夫遊於子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各大明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宅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妻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盡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多或有以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子學不易成不足以爲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沉默通敏庶幾得之沉審不勿易善採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諄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空子觀東之氣剛而才笑禮番而善斷者年康彊隱于醫以歿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恆恆則彝倫弗敷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同科古之爲治算生辨類以此球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三

王母龔氏孺人墓志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銘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禮既娶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為勸也於是饒次劉以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遺佚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肝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臨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燬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媼之老於其家者事繼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尤篤於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為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二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應親戚之餽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王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關白至於會玄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二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為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為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顧謂眾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曰辰所值對曰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脩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鵝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二十年卒無憾於死生之變真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壽年之高子孫之眾世以為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

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榮榮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明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山之勝築室面橫山以居者族日以繁及宋季年有三以簡書薦於郡者曰霆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嘗為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縉紳間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以功臣世家子僉省事用為屬郡文學二年辟為泉州同安簿辭官歸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以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為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告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其客以為請焉嗟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游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既亡而前言往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于邁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朝廷置御史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各人是以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乙丑葬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次文宗亦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村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為善者終無可以為勸也故述所聞而為之銘銘曰為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于沙光耀弗沉有美簿君同居九世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以昌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遇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貸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竊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爲合羣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諡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尙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標本桓榘棟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榘樞柅季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

顯者乎是爲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里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准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追封臨川

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機將鄉兵留太平州瘞生肇始居咸里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外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再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銘矯矯輕銘警情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峯饒氏

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標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標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相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相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升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一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相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聞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齋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已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

年前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相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 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 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中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受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說修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事不灰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

世祖親見用入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宜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詔有司敦遣忠宜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

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江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偽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 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日秉筆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尙書省更改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得先生助己而恐其不可致有司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賓天

仁宗卽位尙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廣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偃偃失所依有流涕者遺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三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

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 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脩書纂言六年十月派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二年

英宗卽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勸精爲治黜陟臧否 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 制誥同修 國史階太中大夫遺直省舍人劉亨蘭奚奉 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 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卽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 詔學士散敦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 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 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 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以愚惑世人今 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 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 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數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 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 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尙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 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以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 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 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

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湛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撫羣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饋廟取之大戴記中霽禘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各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揭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

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憚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 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前奎章閣 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 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

聖元肅肅先生早年聞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員直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熈其炎斂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 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羣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憚遺嚮哭交恒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實尙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

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頽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尙饗

祭徐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清茶之奠于 近故臨川隱君澹軒徐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公于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實來錢之城闐負疴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

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佩鏘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
云云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彥楚楚岌岌來觀來游
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
環歸濯濯儒林摧幹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思
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尙享

傳

陳炤小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
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邱應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掾而留
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
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胸山縣應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
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夜渡至馬
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嘗居常
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嘗炤心知常無險
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羸備就盡之
卒以抗全威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治甲兵炤輸私
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
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炤猶調兵巷戰
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
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云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
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去兵至炤遂死之
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炤
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昇
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昇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
往來求常州人得僧齋者具以炤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
相軍士管爲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
死耳不知其他遂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
亂後略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邱應雷擴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
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應鳳早卒應龜
應麟皆鄉貢進士曾孫顯曾今爲儒陵陽牟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
與勢已甚蹙而嘗炤死殆無愧於巡遠炤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
藩方擐甲胄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寄而
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
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藁一
雍虞集 伯生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爲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傳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靜先生劉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二年有勅重建宮祠漢天師劉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君見張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置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感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翬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二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真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數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宰于化亭胤肇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建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紫紕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取藝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爲龍潭面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壽考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至今豐茂異常產來遊者皆摘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后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留巖中夜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年思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始請于朝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外慶元中道士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二壑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湮蕪得田數十畝益以己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凡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盛事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石深秀樵者至此每聞鍾磬聲相感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爲著銘曰

贊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救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雲朝生

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悲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大事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室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神觀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知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起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玉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攝悲愍衆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繞大寂定光恆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裏影爲雙等閒風信生蘆葉雲散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擢赫赫持器不用填厭陰塵機槍在陲帷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勝斂鎧鏐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皞皞其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

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己弗有匠有代斲迺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閒靈傳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冥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靡何間內脩玉宸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爲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尠薄莫之能保羣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繼茲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渠手握奇文足履輪輻簫管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壘

第九代宗師

高臥白雲晨餐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翺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煩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柏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外瞻儀有感恩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與悲深處巖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衆星粲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爲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賴生涼颺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冰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羣仙啓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峨峨象帝玉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羣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乙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爲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毫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虛謂我

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卻冠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託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爲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鑿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概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羣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平駕嚴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實滯昇真處高非危守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端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爲苟可問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爲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洞外佐昇平蜚蝗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蕩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貺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恆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威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爲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偉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像贊

曖曖曾霄三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真獨立不羣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己事爲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遊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爲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閒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己事者偃偃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鄧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爲此懼迺考禪宗傳流血脈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盡以爲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做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敘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威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託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

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譏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
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
神幽怪之語其類尚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
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
人品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一
概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
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爲辭固有浩博宏達大過於
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
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
山水琴鶴舟節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
錢塘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
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
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矣
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
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
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
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
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概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
寥寂澹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之坐臥
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
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龐碩之福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利自
隋唐至宋時有隆汙而寺常盛大抵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
輩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
強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懷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禱隨處
魚鼓蕭然亦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
所息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驚足以安
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佳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余僚友幹
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之鄉仰豈偶然哉其還玉
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某爲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
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
爲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
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也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尙得其人以告我乎

是爲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原书缺此页

序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纍之君子之所以綏福履也乃合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立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角剝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託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力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讀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聖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濤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留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誦之義處人君親之問可不至矣乎此猶可以世間筆墨論之也乎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羣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二公之意託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爲以自爲方迺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鉅尹文彭蒙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己任然論陰陽儒墨各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直言固若此豈無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滯滯屯蒙之間託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京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超忽然以自鉢心剝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爲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彥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賢爲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地大物衆未有感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既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爲人清明而能靜爲學弘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爲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恆霍會稽吳岳暨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恆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巔以居人跡絕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爲古仙異人矣庸詎知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爲天子使神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此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

蜀子二人執御唯謹恐奔走不克敬其事而君縱轡策策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爲專使於是無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子居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汨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猿鶴不識使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暫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蜀虞集序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間卽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其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嫌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而託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浮夸以爲精神也言當於是而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託蹇滯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嗇而不豐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紆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必也審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爲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力者也本初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碩大爲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愧焉嗟夫勳名富貴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爲其後夫因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飡九霞而賓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聞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

屑屑京塵爲也故作是詩以送之詩曰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爲漿丹霞以爲糧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爲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晝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禮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爲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觜之下也古者以爲生人壽命應之恆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爲民地者作之以爲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祇四方依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爲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己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輯以新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鐘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以報乎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尙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

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如縣清泉鄉幕閣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爲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寶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三子最幼者既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涇貴實與之通譜爲請于朝各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卽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子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爲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朞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也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禁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後國家崇尙賜子之威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偶之士可以發子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嘻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子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士而嘗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洪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北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卽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窳若孟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斬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

手謝衆卽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子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各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扇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凝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或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卽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傲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廈屋思廉常游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中高者故儒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竿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竿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貴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効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以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託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是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棟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 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璽書兼護其觀今佳持馬祖墳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孚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語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爲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爲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爲相年尙少幸不失 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爲政能加於前乎 上曰誰爲卿爲是言丞相

曰祁真人 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過茲庵庵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鐘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盂滿注水有孟焉孟大容數升窺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孟水中視水滿孟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羣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某人爲錢總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 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甚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駟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 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於金閣未果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閭崑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齋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誦閣學蕭公遠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瀾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潭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羣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乃與羣公相上下而無愧色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顧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羣公者哉然而羣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羣公也歷歲歷時而不爲詔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憩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

故在若平園良齋野處晦庵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爲未慊爲重屋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子意焉子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歿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末如之何也已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慈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脊而號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恒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爲神於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以東魯爲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爲廟以祠嶽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微惠於神以求休戚之

福守臣玉龍脫鱗奉行 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琇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壁加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顧眎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迺以 詔書所以責長官者自任輟己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齋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袤工足於傭役不病民侯親爲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己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旣成儒士王淵杜溫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子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尙思葺之以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原书缺此页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藁三
雍虞集 伯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謠巖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爲浮屠紹興鹽司丞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佛者之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俱隱去相爲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一事哉二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爲人之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也琳遇大司空某甫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爲琳開堂集衆傳衣鉢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家多知琳者各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司徒真吃刺請于帝師如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剌者恒斯之請也故爲述偈以贊曰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墮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悲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賴爾願力堅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衆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

如縷出山中旁礪覆冒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阮谷之容溝澮之通堰隄之濬節宜蓄泄以爲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祗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魏乎高哉穹窿嶽岑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樂君巴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効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違不若離其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修真山中故宋時即山巔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爲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熟去爲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神明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 詔敬祠歲稔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爲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恆居四方冠褐者黃緣文書汚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叢穴棟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顚瞻傷悼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允保童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爲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羣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雨郡吏以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以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敝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吳公於 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弟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卹也保童君乃爲文書言諸主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 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處和耕石田飯疏食披榛刊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

月克修四仙之祠道衆之舍明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
治事有方略久而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
山之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
奉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鄆城任果前丞忠
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今丞從仕郎某郡張友諒始終共任
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豫章胡
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日具官
虞集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蘄州黃梅卽黃梅爲道場說法度人傳信之衣旣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住山始勒爲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旣內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方丈鍾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瀋王奉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衆積弊紛如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二明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湏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庋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給衆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鐵甕等名或復或創凡三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鍾鼓鐃匱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修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閫計其經始至千落成才七年爾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等人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

崇尙象教古昔莫能如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于中宮

製金綃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修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蘄州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

年三月十三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集爲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集嘗聞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摩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旣爲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印修爲未盡然密不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滄仰爲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勒南堂靜開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始法運也不然心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況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

巍巍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局面不隔精純稟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寶岳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色沉沉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賢草立剎戒勿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某著銘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林立各迷職祖號具足如帝勅輔我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尙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集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棄羣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譴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答

天地 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爲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託諸金石俾示悠久臣集拜手稽首願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艱殷王高宗舊勞于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

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倦倦君親之恩閱閱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威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與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取述銘而刻之銘曰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德沐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旆旆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倅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下垠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願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嶼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經筵鼓鐘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匪遙嗟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爾艱食鮮征用弛 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爾爾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功材能豪傑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結於是有人仙人仙者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

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杰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鬼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去四川儒學提舉某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兩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兩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向焉未始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爲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者幾祠某神爲圖殿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廚庫庫庖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條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勅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爲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靈靈關關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閱世千百以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按故堵壅繁盡龐數丁剗除蟪蛄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溼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子曷弗從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 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修之者進士陳賡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閣伯命大洞法師張某主之宮在秘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秘書省爲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第以爲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使甲於當時至是易其檐楹門堦勝署因加表飾設貌位被服以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旨繼董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鶴來泳來止所以休寧其修真者尤邃密觀雅樂哉天人之居乎會城之內始莫與京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逸矣今爲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導祝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愛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寶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得各臣敢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尙慈儉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爲國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命學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爲印視二品使盡護杭州諸宮觀仍治開元宮亦 顯以璽書而別爲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語移時深稱 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

師今年高德劭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爲禮者乃字真人而命之曰眉生朕知老子所謂道德經開物成務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外爾尙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於平開元之爲宮久矣錄真人深自謙抑爲 上所嘉顯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絲清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嘉煌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禋禘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舊圖新爰得永宜天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勛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千成在今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於億世說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以爲本名羣玉山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彭蠡所過祠各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豈嘗至而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南稍行而南爲三峯各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爲覆箱峯特奇峻又北爲北峯中引小墮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三峯相直上有石壇九巖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仙峯又東爲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犬牙交入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矣意者受寬而內約笥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天司命左曰洞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曰錄其三峯之崇高巖厲故以名以清真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託古仙神人以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並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間寂寂如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勅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

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錯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時所算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世祖皇帝嘗召卿曾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曰敝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廬陵曾德和曾壁申曾如圭姑蘇周靜法也其後繼作曰虔不怠而宮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五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託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而間時往物換則感慨係之而荒間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筭將貯不鍵而固匪囊而盈合冲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儼若降精歸崑崙峙停燭燎弗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熙夕顙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災害不逢穆穆在朝皞皞在野我宮恆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原书缺此页

碑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宮館主
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
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
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勅改爲崇元觀有太極
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揚幽經書數字
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勅重脩復民百家備脩葺寶曆二年
主者有賀思賢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
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
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嘆言大茅山下有
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
出便平坦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
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
所治乃傾廢險陋特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太元
殿以復舊規象二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
祠改前殿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
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凌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
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
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
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
君大彬朝京師授子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各天雨又各
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
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
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重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權任非其志
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
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志
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爲乎自任君始居此數百餘年才五人傳焉
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
父子者哉故寧希闕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
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
予故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子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闢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
赤石天一召錫太玄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自玉伯清蹕臨
止靈鄉格虛休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璧白
雲鄉遠蕭聲閣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縑璧爾來蕭條世代
隔拾遺有文石漫滅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冠研書千卷
視貞白天真景隨玄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緡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爲祈僊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於此煉
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
爲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
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
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
爲之而宮日廢道士趙嗣祺世居緡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
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
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宗師請以宮中
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祺遂承
詔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更賜號
曰教門真士玄明通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成未有記今既
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爲著銘曰

緡雲之墟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邈遼祠宇
在焉冲融遙遙微音出空豈其下邀有宮有廬有壇有時天光昭宣
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解社室有壽者孫曾婦子不識不知明案
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澹乎無爲
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民命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
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鵠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
王之裔云舊志以爲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
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輦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
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
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
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

而郡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龕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大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英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某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塞占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霖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況石龕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享神之辭曰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在昔

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屏岩顯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錫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英宗皇帝念茲寺爲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以董其事壽公以爲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歿蓋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上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玉內司亞尉阿兒思蘭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以賜之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溫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攜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菴衆甚嚴師不以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待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爲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

成之

憲宗命海雲主釋教詔天下作佛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爲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爲僧舍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

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爲宗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敘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阡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爲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鶴翰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閒至於陝關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或衆矣得一人曰日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暨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傲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慮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以爲大辨焉縉素及門自以爲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闡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能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卽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王璋使人

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律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溯汴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各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兒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各聞利養者輟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關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爾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庵有訣別書偈戒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爲天曆二年正月甲子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爲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卽禮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爲盛然專門設講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爲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子巖嚴置死爲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鋼深挾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爲出一手砭燖塗摩搗嚼鍊烹紛然百爲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爲得人七傳爲楊岐白雲五祖
圖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
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嚴峻波瀾浩
蕩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爲
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華密庵傑破
庵先無範□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
宗門尊宿漸向寂寞嚴公毅然自任其導引其方便而鑑可極嚴絕
得法於其門者十數人遍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
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凌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爲倡和以發明斯
事諸方尊信之嗣嚴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
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賴於淨慈
掌內記石林掌至淨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
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威器重之爭以
得師爲重而師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嚴公于杭遇諸塗嚴舉黃龍見
慈明事問之嚴嘉其穎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遺書招之甫至
遽請爲第一座一日室中嚴舉臨濟在黃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忍
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嚴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
是冬嚴將示滅拍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
未幾嚴果化去衆以爲佛祖向上一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
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蟆口
裏道將一句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懶徑橋吞
却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
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禪貶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
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清麗高古實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
者往往故國之遺傲晚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
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於爲其學
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
於成又如廣大有非人力所能者歲飢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
之外無私姓爨嘗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
水以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
至城府官民縉紳白迎拜道左親慕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杭之徑
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
朝旨迎師居之袁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望
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以爲不媿妙喜於

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
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并凡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
而已及與隣峯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對
曰長者重施以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爲
是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禮師
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大仰山
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丞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
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時官外
護宗教戒敕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
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
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
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
兩蛇常於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即龍云
無準塔前有岩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
歲花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四
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久未克爲也良堅
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
大夫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
學士參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
以未克者有
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
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瓊瑤岩瀑春雨時至珠璣
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
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紫竹綿密古雪在山窺絕人蹤略示三關一綫
之通我觀華嚴嚴備童本智帝細交參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潭
雷音不興羣蒙共酣集雲之峯雙徑之場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
來聽天雨寶華諸天唱言辨才不夸聖皇御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
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魏魏靈山儼然
高會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質以彌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藁四
雍虞集 伯生

銘

海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恆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無所爲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遠游時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卽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各師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賴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蘭竹屋中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洪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嚴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往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繞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卽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住

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佳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雞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尙祖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千師三
十年四專其居或尙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暨我紆而久鼓鍾振揚
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宏慈暢宣心泯
物化來參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無極
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不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荆州人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二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沒藏舍利于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爲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子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卽生師稍長不與羣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卽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入玉泉禮象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五

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觀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爲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漚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授以伽藍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毗盧閣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鐘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利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遡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縛至則見若於菟守之迺悔愧以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菑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與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音千拜領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敘別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跣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陵谷悲慘南土早炎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蘭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尙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掬多於法大護籌盈丈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之埃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爲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瑰珠璧縷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衆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神中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固師於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以象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現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淨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果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鉢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尙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子嚴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言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各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窻樞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峯曰莫作甚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不

覺頌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四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布幕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會得一蝦一蟹今日有蟻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為衆舉揚訶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數其後快有僧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寶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輟晦或游禪林頹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納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輳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恣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踟躕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碎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續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二十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二十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 詔命宣政院使賈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

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再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師之威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為之銘曰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之師巖峯之巔獅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鐘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涇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為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子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勤見地之真到其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撓捨無嚴險以驚眩誅於臆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刹以為崇其從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決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用之計者也子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已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子亡第前進士樊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力亡第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隱括敘而錄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時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童而不接於喉吻清苦剛正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翦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嚴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嚴請師主東淨師為衆僧滌廁籌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

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滌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曰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滿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方丈通悟嚴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眨眼來已踰過廁邊簪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衆中六年當我 國朝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嚴於卅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歸堂脅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其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嚴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僧敲面前桌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嚴云一采兩餐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嚴云爲什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嚴云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指金裹身而睡嚴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盡德山無處下金鞭嚴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爲號二十五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縣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聚之以避兵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焚舍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諭以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鄴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雪嚴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爲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候其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

師之友曰陸巖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爲僧又同得法於雪巖而感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峯與桃源法席相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斂山之遺骨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契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斂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面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時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剎竿之倒西來直指通霄立雪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獨據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海晦機傳者寥寥每與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聲聞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數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爲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豈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夷履長廊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敘是事傳之方來蓋以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覺靈骨於吾道洪波白浪必有爲涇言者乃述贊以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道勞尋病穢惱諸不堪忍若如墻壁木石不着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河體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天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願明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刹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爲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率

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原书缺此页

碑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羣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禴禩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爲要不安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夸俗爲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草衣木食或伴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漸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宮之別業其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以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惜之曰始吾學道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源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是旣爲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爲之辭子旣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爲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日距今九十九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慙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異之而長兄與方以才勇爲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鄺希成真人居懷來水峪之大玄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穀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大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大玄後皆泊然委蛇其徒稱之大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頭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爲法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玄道教師又賜璽書褒護之自是眷遇隆渥宮中至召見親賜袍馬安童丞相嘗病真人視之立差時甚神之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實都兩王又爲勅庫藏脩宮宇廣門牆藝田畝治冠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二年加封其祖師錫寶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詔修大內延春閣下賜子偏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孫有童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號岳祖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爲真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概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獨別其真孰異其同民之好逕前哲攸病蓋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擊弗夷混然樸淳萬偽日滋莫得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徵信玄契導和以興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疵厲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定億萬千穰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貞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然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然不見其窮沖乎充乎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旣喪父伯氏

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其母某夫人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驪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憐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子諸孫護喪歸開府軼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虧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憤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爲

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 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 旨禱雨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宜授某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迴處庭中草木無所翦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相答剌罕侯公以爲請公坐爲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爲斂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月日提點舒某張某來求銘舒張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嘗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鏡之安仁人祖諱某父諱某銘曰真人乘鸞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

其詩琅璫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兩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淒淒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攜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摺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或嘯詠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然予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子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湘州聞其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子來而子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栢梗楠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子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子觀之師尊康克明哀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子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玠君在時嘗求子識其父墓願詳上方爲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堞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

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爲復宗歟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爲觀中買田以食衆吾無所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爲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人一來也乃爲之賦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麓旂峯旂旂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瑛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使者過其門見之表其堂曰高風託子記之子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爲解苟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爲而有所不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在翰林聞 朝廷賜文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子有栖遁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瑛又知好文學子敢愛於言乎按瑛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居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無錫人益生役役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實生昭奎是爲文光真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爲火也操具昇水轉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聃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祠子游處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芒然無所主以身從程楷乎謝去薰俗以黃老爲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

新爲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附以尹子元榮子莊子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以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默內處而胎蟹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爲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 旨以玄文館爲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佳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 旨陞玄文觀爲玄文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爲玄中文節貞白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以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煥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九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爲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游寥廓又爲樓居曰棲神樓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峯下爲棲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寫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晚五湖揮手謝別後五日宴坐玄文方丈道室脩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爲真人始自禁廷錄旨識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 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各實素孚者曷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數潤千里升爲雨雲濯濯秋明煦煦晨嗽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月吐吞逍遙庭戶高風

遠聞大書王章來於九閣霞衣金純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曩體曠暉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墟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鬱鬱丘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騫

墓誌銘

玄明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爲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內使人取章入署各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感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止醮雨大至所遣重臣憂之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璽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澄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爲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人端靜真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庭穆真人座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猶子誠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張真人掌教時皆親禮用之

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

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明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爲真君高圓明李樂天爲真人穆王二師爲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爲出尙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

于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圓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直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繁有文獨以道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真人出遊靈峯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真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威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元吉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饘粥之積粗贍即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所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以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冀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以爲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爲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奉定改元嗣漢二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剛介堅鷺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爲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某法師玉隆萬壽宮焚脩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且上有 璽書之賜而希文脩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爲己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淨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爲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嘗

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興受書繼
玄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玉爲畫表歸其
土填元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
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
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
申葬于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
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行道願刻石
玄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戩
始上邇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額
美鬚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
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帳從行幸
上祠幄殿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懼 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
月山 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
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 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
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尙方鑄寶劍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玄教宗
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
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
之無所與 上用言者焚道家經裕宗皇以公言入告 上爲集廷
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 天子封內
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各山大川訪問隱逸勅百官錢之國南門比還
所薦論 上皆以各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 上
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爲
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勸衛士載
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 上思與民休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清淨
在宥天下之說深契 旨意 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
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
之事也願 陛下勿疑完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繫天下之托者十
有餘年誠由

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
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 隆福太后又以 上意諭公善
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以持保其盈成謂道家醮
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爲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宮 上
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之應史臣
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省政之事懇懇爲 上
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 詔天下復用其經錄章醮加號玄教大宗
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 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
院事位大學士 上尋加特進時

太皇太后居興聖宮

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爲製名 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
謙讓之道及

仁宗在御猶恆誦其言 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
德今爲誰乎未及對 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

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玄教大宗師印 上手授
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 詔翰林學士
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 上親臨視識以 皇帝之寶以賜公生
日是日賜宴崇真宮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
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

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

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 上知遇未敢
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
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

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會哭莫
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吟亭午霏霧翳日冷風肅然林
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蔽蔽成冰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
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
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然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其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爲敖惰累聖命公服皆範金爲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爲衣裳佩綬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弊濯上尊大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渝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時拯物常密幹於幾微未嘗以爲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第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肅肅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諡安惠祖粹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爲真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讓其官取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

世祖受命維新德與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時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率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武廟歷資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汗隆威德不置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擬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

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屣俄去回光斂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頌庭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其躬宗傳之守尙俾來嗣與

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咒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弘難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潤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自朝廷命之勢位其尊重而闕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威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爲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接其徒極巖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子賀賀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日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卽還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卽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獲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平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霽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甓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木閣

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化爾公曰岫雲終年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鍾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子遊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彭致中瘞諸山下子至其墓前致中以誌幽爲讀始悟鍾記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善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繫籍玉清亦嘗遊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遊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遊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屢空吁不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至正元年十一月閏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旣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藁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緝之得在 朝藁二十卷應 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存

朝時爲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藁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府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是年十一月 門人李本謹識

鐵厓古樂府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清乾隆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丁輔之

序

詩家自爲一體古今能得幾人杜稱聖李稱仙不名一家卓乎大家他如香山之稱白體義山之稱崑體黃山谷之稱西江體無一不家自爲派派自爲宗繁可數也吾邑楊鐵厓先生生當作者代興諸體畢備之後傑然獨自成家人稱鐵體及門者稱鐵門古樂府編自門人吳見心稱鐵雅噫如先生者古今能得幾人自漢世定郊祀舉司馬相如作爲詩歌徧採風謠使李延年協以律呂而古樂府實權輿於此魏晉以來率多擬古之什非不斐然然少陵不襲古題青蓮時離本意司空圖河滿子則奏以五言王摩詰陽關辭則唱以七絕借人面目何能獨擅風流抒我性靈固宜別有天地也竊意古樂府有辭有聲辭不悉有郢書而燕說者矣聲不傳有越歌而楚說者矣先生之詩屬辭則三墳金玉選聲則五典笙簧前乎此者離立相望後乎此者希吾或稀第辭無漢儒不辨句讀聲非制氏孰識鏗鏘此正急索解人不得也予於先生無能爲役鐵厓萬卷深慚篋內無書鐵笛一聲焉得耳中有譜茲因吳本附以鄭箋庶使披卷了了繹其辭麗而不纖按其聲繁而不殺其所以養人心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皆於是乎在夫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作者代興其已久矣諸體畢備若是班乎噫如先生者古今能得幾人

乾隆甲午正月望日同邑後學樓卜瀝書

鐵厓先生古樂府序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爲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詞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之語曰前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知者必以寄余以余爲知言者抑余聞咏歌音聲之爲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草上風行之比哉廉夫遭盛時揚言於大廷者也將與時之君子以頌隆平樂府遺音豈宜在野要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氣斯爲至也余不敢不以此望於廉夫餘子不足語此至正丙戌冬又十月方外張天雨謹題

輯錄鐵厓先生古樂府敘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爲律體七言爲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餘旨蓋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閤石介作宋頌後之君子又以黍離配三閤清廟猗那配宋頌亦以其所合者情性耳然則求詩於刪後者既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梁李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鐵厓先生爲古雜詩凡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夫樂府出風雅之變而憫時病俗陳善閉邪將與風雅並行而不悖則先生詩旨也是編一出使作者之集遏而不行始知三百篇之有餘音而吾元之有詩也復學詩於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罔爲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先生在會稽時日課詩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晚年取而讀之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錢塘太湖洞庭間之所得者云至正六年丙戌春三月初吉門生富春吳復謹拜手書

復字子中後改字見心見廉夫所作墓銘

鐵厓樂府註卷之一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履霜操

并引

別鵲操

并引

雉朝飛

并引

精衛操

并引

石婦操

并引

湘靈操

并引

箕山操

獨祿篇

并引

公無渡河

柏山鳥

烏夜啼

野雉詞

旦春詞

繫子詞

眉懽詞

結襪子

并引

柏谷詞

鴻門會

紫芝曲

金臺篇

吳鉤行

胭脂井

平原君

春申君

聶政篇

易水歌

并引

已上凡二十六首或述古樂府舊事或補古樂府所缺上
至衛精之古憤下及刺客之悲歌而美刺存焉勸戒彰焉
讀者有所感發則事父事君而天倫無不厚矣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匡樂府註卷之一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下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十三世孫楊惟信裴午訂

履霜操 并引

琴操有履霜謂尹吉甫子伯奇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而作也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何辜皇天兮遭斯讐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碩兮知此冤使是詞果出伯奇則伯奇不得希於舜矣余爲之補云

霜鮮鮮兮草薺薺兒獨履兮兒宿野田衣荷之葉兮葉易穿採擷花以爲食兮食不下咽嗟兒天父兮天胡有偏我不父順兮寧不兒憐履晨霜兮泣吾天

古樂府解題伯奇編芰荷而衣採擷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

別鵲操 并引

琴操有別鵲操謂商陵穆子娶妻五十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是操也

雄鵲于子雌鵲舒舒兩鵲比翼其巢同株五見樹葉榮而枯嗟爾比翼而不生雛比翼將乖雌雄羈孤中夜雌嘯雄將曷如寧爲不雛死作兩孤不願八九子爲秦烏

崔豹古今注原詞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金不寐食忘飧樂府原題或云其時亦有雙鵲悲鳴故因以命操古樂府歌爲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

雉朝飛 并序

琴操有雉朝飛多指牧犢子之作據揚雄所記則曰雉朝飛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雉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爲

雉也言未畢雉飛而起故其操曰雉朝飛予以牧犢之歎不如衛女之善死有關世教也故賦以補舊樂府之缺云

雉朝飛一雄挾一雌雄死雌誓黃泥歸衛女嫁齊子未及夫與妻青縞縮素結一死與之齊人言衛女蕩且離烏得冢中有雉飛琴聲鼓之聞者悲

吳兢樂府古題解舊說齊宣王時牧犢子七十無妻出新於野見雉雄相隨意動心怨因援琴而歌以自傷揚雄所記見琴清英

精衛操 并引

按述異記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鳥日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余悲其志爲作精衛詞入琴操云

水在海石在海水不縮石不刊銜石向海海口血離離海同乾

山海經炎帝女名女娃

石婦操 并引

石婦卽望夫石也在處有之詩人悲其志與精衛同不必問其主名也予爲詞補入琴操云

峨峨孤竹岡上有石魯魯山夫折山花歲歲山頭歌石婦行人幾時歸東海山頭有時聚行人歸啼石柱石婦岑化黃土

幽送此山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有貞婦其夫從役錢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爲石因名各方輿勝覽望夫山在當塗縣正對和州郡樓昔人住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化爲石輿地志南陵縣有女觀石傳昔有婦人夫官於蜀憂思感傷登此聘望因石化爲

元詩選注鐵匡與李和在吳下論古今詩人季和舉酒屬楊曰廉夫和拍几三叫曰楊廉夫鐵匡精也

湘靈操 并引

博物志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有黃陵廟事雖不經而楚詞於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之辭故余亦補入琴操云

湘之水兮九支湘之山兮九疑皇一去兮何時歸攀龍髯兮逐龍飛

生同宮死同穴招皇衣兮復皇轍九疑水九疑山九疑轍迹在其間
望飛龍兮未來還湘之淚兮成水湘之石兮成斑

山海經蒼梧之邱蒼梧之川其中有志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記

箕山操與復古詩
集稍異

箕之山兮可耕而樵四叶箕之水兮可飲而游牽牛何來兮飲吾上流
彼以天下讓兮我以之逃投叶世豈無堯兮應堯之求吾與堯友兮不
與堯憂

皇甫謚高士傳許由字仲武堯致天下而不讓焉乃退洗耳於中澗
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
潁水有箕山牽犢欲飲之問其故曰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獨祿篇 并引 引與時刻異

古樂府獨祿篇爲父報仇之作也太白擬之轉爲雪國恥之詞予在吳中見有父仇不報而與之共室處者人理之滅甚矣爲賦此詞以激立孝子之節云

獨祿獨祿惡水濁仇家當族孝子免汗辱孝子軀幹小勇氣滿九州拔刀削中睨父仇父仇未報何面上父邱漆仇頭爲飲器嚙仇肉爲食噉頭上之天纔可戴

者戲誰華尙樂
 有山別得可府
 作間僞風水原
 獨虎真遙深跟
 曉欲刀輕拂拂
 者殺鳴我舞
 祿人耐心懣五
 鹿中何曲曲
 灑避合雙有
 古豪與雁雁
 通賢無遊疎
 用按施間戲
 劉樂并田古
 履笈空詩詞
 云諸不牀我云
 獨善低欲飲
 曉有欲懷射疎
 疑活誰雁鴈
 地獨何知金祿
 名爲無子水
 猛孤深
 虎夜泥
 斑衣翻泥
 斑錦翻泥
 遊繡浮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水深兮不見泥公身非水屋烏風黑浪欲何濟聲平
能濟橫帆在河西青頭少婦泣血啼有年不死將誰齊公死河靈伯公不

妾死河靈妻

王之不起及遂墮河死於是援鑿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無渡河公終渡河也崔豹古今注有白首狂徒而鼓琴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王僧虔技錄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公無渡河行卽墮篋高引

玉容名曰瑩瑩傳焉玉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瑩篋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其麗

桓山鳥鳥并一弓一作禽

古樂府有上留田行上留之地有父死而兄不字其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南俗兄違父命而虐其庶弟於父死之後者往往有焉故賦桓山鳥以繼上留樂府云

桓山鳥鳴聲一何悲嚴父戒二子分財無嫡支父死未葬命一遺兩
枝荆華摧一枝嗚呼桓山鳥鳴聲實堪悲死隔別生流離百鳥聞之
爲嗟嗟

行僧虔杖錄畀田行相去歌翔瑟不調三十家八語孔子一李衛昧且留田
 與顏回侍側聞別離之苦聲已哀又有生曰離別汝知也此何哭以乎對之曰對
 曰此哭桓山有鳥似此生者其子焉而羽翼既成將親分於四海類知其母悲鳴而使
 送哀聲果曰父死家貧兄賣弟三以葬與共長訣生子贊曰皆回也善惟於堂識
 音矣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其財樹所枯死悴是如人火
 然真見紫荊大樹共議欲破三樹本同日就斫將分其財樹所枯死悴是如人火
 聲如茂兄弟相感更合財寶遂爲孝門

古樂府烏夜啼者宋王義慶妓妾報赦之詞予爲補之而少見規誡之義云

龍葱高樹青門西夜夜棲鳥來上啼報君凶報君喜願君高樹成連
理啼鳥夜夜八九子莫使君家高樹移爲生八九鳥散飛夜夜一本作夜生

野雉詞

野雉異兮家雞雉將雛兮栖栖嫁劉季兮逐季飛不逐季兮季狐疑
羽翼成兮兩口苦無違

漢書高后紀注荀悅曰諱娥姁故臣下諱雉也

聶政篇

泰山重胡爲輕付市井兒

易水歌

未嘗不廢卷三太息沈之忍亡其主也然後知卿之矢死報

易水波冠送客白峨峨馬嘶燕都夜生角壯士悲歌刀拔

一失中銅柱後客不來可奈何十三小兒面如土太傅言議謀中奇

水龍腥。忽逐魚風起。滄海君猶祖。遺策孰與千金買。方士嗚呼荊卿。

馬詩從別本與
吳編稍異

子史及記寶刺客知列其傳事非者輒皆者白衛衣人冠謂以之送慶之卿至之易燕水燕之人上謂歌之曰非風蕭蕭又蕭太

丹之命天兩粟馬生角也索復隨曰又燕太丹史求公歸曰秦世王言曰荊卿其行白稱馬太子

此角說乃又許太耳子丹豫乃求仰天天下嘆之爲利頭七郎首白得馬趙亦人生徐角夫風人俗七通首及取論之復百皆金有

擣又秦樊王於不期
 中自中劉銅乃柱遂
 又威荆樊軻於有期
 所首待亟欲封與之
 俱又其荆人軻居乃
 遠弓未其來也又首
 燕以

國有勇
 日有士
 彌久秦
 心惛武
 然陽恐
 年不十
 能三須
 殺與人
 又人高
 不漸離
 敢悍變
 視名又
 姓太爲
 子人曰
 庸太保
 傳秦之
 始計

鐵圭樂府註 卷一

非言
月

九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二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杞梁妻

卽墨女

宿瘤詞

鍾離春

荆釵曲

唐姬飲酒歌

馮家女

梁家守藏奴

昭君曲

大唐公主嫁匈奴行

虞美人行

麗人行

六宮戲嬰圖

已上凡十有四首所謂比興相侔哀樂相貫者也諷其詞

義以事其君子可以補房中之遺音者復識

日重光行

三隻者訣

三青鳥

大難日

大數謠

將進酒

君家曲

城西美人歌

崔小燕嫁詞

城東宴

西溪曲

湖中女

長洲曲

琵琶怨

鳴箏曲

內人琴阮圖

內人吹簫詞

內人剖瓜詞

屏風謠

紅牙板歌

奔月卮歌

簫杖歌

篳篥吟

李卿琵琶引

張猩猩胡琴引

周郎玉笙謠

蹋鞠篇

邯鄲美人

已上凡三十首重光三訣使之生有所保死有所遺餘則

雜以宴樂之作而知神仙貴富之有不足恃者也然其宴樂之中則又有戒者存焉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二

諸賢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下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蔡英蕃宣周源瀛實九訂

杞梁妻

極苦復極苦放聲一長哀青天爲之雨長城爲之摧爲招淄水魂共

上青陵臺

古樂府佳麗四十七曲有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杞梁妻杞殖之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哭而城頽遂投淄水而死其妹悲之自

妻何氏杞梁妻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爲詩歌以見志遂自

三逐鄉五逐里卽墨女兒多容止齊相取之齊國治丈夫相國奚異

此丈夫相國奚異此

列女傳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憐之遂娶之門曰大王逐於國之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棟也國家不安與不安在王相王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相

宿瘤詞

采桑女項如鬢受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大王聘之居中房舊衣

不換新衣裳采桑女項如鬢宮中掩口笑噲噲堯舜桀紂陳興亡宮

中笑口慚且惶服后服正後宮卑宮室親蠶桑滅弋獵斥優倡諸

侯玉帛走東方王上帝號聲煌煌

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采桑之女閔王之女也項如鬢之

鍾離春

鍾離春白頭深目凹鼻唇皮膚若烟面如塵手有五色之綵練爲君補袞成天文漸臺之君荒且枝明朝夷臺作平地太子擇日正儲位

鍾離在宮齊國治

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始嫁不售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但揭目衡齒舉手揖膝去

荆釵曲

扶風女行如有藝貌如鍾離春三十不肯嫁獨識五噫君荆釵服終身并白操必親舉案上食如大賓如何會稽守糟糠告去如市人

後漢書臨邑縣人同縣孟氏女肥醜而黑力舉石步後漢書臨邑縣人同縣孟氏女肥醜而黑力舉石

唐姬飲酒歌

姬東漢宏農王之妃也王爲董卓所廢死時與姬飲酒別王自悲歌姬起舞亦抗袖而歌之其詞曰死生異路從此乖予嫌其不以死殉王故補之

皇天傾后土頽王降世今漢祚衰王作黃泉今誓相隨王死胡用吾身爲

歌曰漢書皇后紀卓使李儒進酖王乃與妻唐姬飲酒別王悲將去汝今適幽元因今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

馮家女

漢司隸馮方之女也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志節當時時泣涕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因共絞殺繫之廁術誠

馮家女綠髮盤雙鴉亂離棄鄉土聘入將軍家將軍愛幸諸婦妬顏
色粹美無疵瑕掩鼻襲餘淚眼啼薈華馮家女昨日堂上人今朝
廁中鬼將軍不爲疑司隸不爲理道傍古塚生棘榛千年孤憤何由
伸嗚呼千年孤憤何由伸

梁家守藏奴
婢當作

將軍椒房親跋扈闕如虎嗟嗟孫家兒豈識鳶肩主有司夜捕帑藏
婢及人母紫金與白珠沒入將軍府吁嗟乎梁家婢何太苦不知將
軍妻秦宮婦三主六君七貴人明日飛花亂紅雨

中常公侍成謀誅冀李賀詩桃花亂塔如紅雨	尚公門七封侯餘卿將尹校五十塔七帝與	冀妻孫為襄三城皇君大冀愛人監奴秦宮得夫入食壽所壽君私焉人又	又十斛帝知冀千驕橫曰叛此跋扈將軍也又獄冀爲人沒貲肩豺億目又詔封	以後漢書萬冀之傳扶大風怒人乃士告郡縣死富奢母性各其守從錢婢云五千萬
--------------------	-------------------	-------------------------------	---------------------------------	-----------------------------------

昭君曲

胡月生西彎明妃西嫁幾時還不見單于謁金陞但見邊烽馳玉關
將軍漢家高築壇身騎烏龍虎豹顏何時去奪胭脂山嗚呼何時去
奪胭脂山

路郡	雁塞	邪	以人	支	昭邪	單	單	年
史縣	門方	後單	東塋	長上	君死	于于	于于	承承
焉志	明而	單子	右按	寒玉	觸子	王自	王自	奴奴
支燕	玉妃	于自	方詩	雪關	鶻鶻	昭召	昭召	庫庫
山支	關之	竟請	人意	作道	文陶	君願	君願	韓韓
又山	與行	北留	將多	花天	帝莫	號堦	號堦	錄錄
名一	西亦	歸居	直本	娥涯	諱諱	寧漢	寧漢	相相
燕各	域必	庭光	上太	眉去	改立	胡氏	胡氏	和和
支瀾	相出	乃祿	郡白	懽不	焉復	闕以	闕以	來歌
脂丹	通自	知塞	以願	悴歸	李妻	氏生	氏生	朝吟
字在	故是	漢與	西寧	沒漢	白王	元一	元一	單四
難甘	江公	匈言	而日	胡沙	昭君	男帝	男帝	待有
異州	主之	奴于	史之	生從	君生	伊後	伊後	詔王
錢刪	嫁賦	往來	之記	乏東	詩二	屠智	屠智	掖昭
則丹	爲孫	之使	庭宣	黃金	漢女	牙覓	牙覓	庭君
也南	所值	道送	奴奴	枉明	秦妃	師家	師家	王漢
蓋五	經云	單于	雲左	圖妃	秦明	爲子	爲子	嬪書
胡十	情白	抵從	中方	畫西	地月	右日	右日	嬪爲
地有	往誤	雲朔	漢書	死留	流影	逐字	逐字	闕帝
焉藤	矣郡	方言	將直	青來	昭明	王呼	王呼	紀竟
支山	元心	五鷄	呼上	塚日	明君	呼君	呼君	奴寧
山人	和留	原鹿	韓谷	使燕	妃本	韓賜	韓賜	元元

又

胡雁向南飛。明妃西嫁幾時歸。胡酥入饌捐漢食。胡風中人裂漢衣。
胡音不通言語。譯分死薄命。穹廬域君不見。越中美人嫁姑蘇。敵國
旣破還陶朱。嗟嗟孤塚黃草碧。碧祗博呼韓雙白壁。

軍	易	春
金	姓	秋
河	適	逸
縣	齊	篇
西	爲	吳
北	鷗	亡
漢	夷	後
王	子	越
昭	皮	浮
君	之	西
葬	陶	子
於	爲	於
此	朱	江
其	公	令
上	太	隨
草	平	鷗
色	實	夷
常	字	以
青	終	山
故	青	史
曰	塚	藉
青	范	女
塚	振	蠶
	武	變
		吳
		名
		越

大唐公主嫁匈奴行

匈奴聽鏑忘劬勞射父外家未必亡飛鵲如何異類待同匹丹鳳下
與梟爲巢君不見大唐公主親嫁辱終唐老鵲來相鈔渡河歸來話
涕泣後人猶以昏爲交

[illegible]

虞美人行

拔山將軍氣如虎神驪如龍躡天下戶叶將軍戰敗歌楚歌美人一死
能自許倉皇伏劍答危主不爲野雉隨仇虜江邊碧血吹青雨化作

悲漢士

野雉見詞一
左史悲歌項羽
逝兮可泣奈何
能仰視天地志
若虞姬墓在關
陵美人定遠縣
東王六十四里
野下

麗人行
周題
王昉
山所
畫卷
藏

楊白花飛愁殺人美人如華不勝春錦韞馱起雙鳳縷黃門挾飛五
花雲白日雷霆夾城道樂遊園裏春正好就中小姊最嬌強雌雄雙

飛觀者惱瑤池蘭草碧雲移青草歇春不知黃裙有恨隨春水椒
房青蠅何處起君不見翠羽隨風帳一空東方蠅蝶纏紫宮

按杜甫麗人行飛騎楊柳也詞云就中雲霧房親賜名禁中常
與泰又云黃門飛騎往來無期此所謂黃門飛騎也
國夫人使居小第往來無期此所謂黃門飛騎也
散作雲中身謂小兒戲也
馬圖中雲霧房親賜名禁中常
花者萬年為三花五葉亦謂之五葉
原在萬年為三花五葉亦謂之五葉
氏帝為臨淄王女威即此後清詞人樂賦詩立為唐書元宗皇后
人王稍作龍後賦不顯帝李詩兄弟守一微求為勝事久無子而
心之其後武妃今幸入紫微而明皇卒以所藏太真武妃既得幸而
六宮戲嬰圖

黃雲複壁椒塗蘇銀床水噴金蟾蜍宜男草生二月初燕燕求友為
將離芙蓉花冠金結縷飄飄盡是瑤臺侶宮中箇箇承主恩豈復君
王夢神女梅檀小殿吹天香新與鬢子換宮粧中有一人類號國淨
洗脂粉青眉長百子圖開翠屏底戲弄啞啞未生齒侍奴兩兩昇錦
裾不是唐家綠衣子蘭湯浴罷春畫長金盤特瀉荔枝漿雕籠翠哥
手擎出為愛解語通心腸宜州長史耽春思工畫傷春欠春意吳興
第子廣王風六宮猶犬無相忌君不見玉釵淫寵戕漢孤作歌請獻
龜斯圖

杜陽雜編上嘗幸興慶宮於正一月一日是日李商隱詩複壁交
瑤臺注紫綰安幸興慶宮於正一月一日是日李商隱詩複壁交
山就入內貴妃新唐書綰安幸興慶宮於正一月一日是日李商隱詩複壁交
宗元為倡鑄字名號松姑主傳人思以絲與昇之歡呼使動地
元洞冥記元鼎年起招豐閣惟有人宋宗室居興與玉釵趙婕妤
書靈帝時江及黃氏之母浴疑而化為龜姑入深淵其後燕趙見
浴管一銀及見其母浴疑而化為龜姑入深淵其後燕趙見
今宜爾一子孫振子蘇氏詩說斯母一子孫八十一子集子傳
日重光行

日重光今日西沒明日日上擲桑日重光日復日上擲桑人長往不返
故室堂日重光身後面目誰短長日重光言果果神俚俚

王僧虔技錄相愛始將行注云扶桑東方之野也禮記仲尼燕居
登於扶桑之相愛始將行注云扶桑東方之野也禮記仲尼燕居
傷其無相俚
三隻者訣
道逢三隻者高壽比神仙問叟何以壽壽訣倘予傳上叟前致辭大
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辭寒暑順節宣下叟前致辭百歲半單眠是謂
三壽訣所以能長年
魏應璩詩昔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壽各百餘相與勸致辭量
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三叟前致辭三叟前致辭
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年
三青鳥
翩翩三青鳥來自西王母作使東王公請致東王語白日不有夜四
時長為春天上神仙宅地上羲皇人

山海經西山經三危之山青鳥居之郭璞注三青鳥主為西王
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又郭璞注三青鳥主為西王
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又郭璞注三青鳥主為西王
漢武內傳一名大驚一名少驚一名青鳥一名青鳥一名青鳥
集前傳東方朔曰西王母欲來華殿齋坐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
傍仙傳拾遺公曰西王母欲來華殿齋坐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
老而養天地經陶公萬物號東王公名倪子得道名金母
下清風颯至自謂義皇上人
大難日
來日大難君不知焦心斂力欲何為早知大難學安期煉煮丹石服
靈芝大藥誤死世所嗤不如美酒千日可辟饑美酒醉飽一日以為
老美酒不暢千歲亦為殤

要白詩來日大難即古言也蓋摘首句以命題耳樂府古題
友求長生術與王喬八海邊時人皆呼千歲翁
大數謠
梁朝老檜昨夜死海聲已入西門市草中張伯懷璧子丹瓶有書誰

識此小夫爭爵幾時休二十四考前無傳黃金無方鑄體樓船夢
過西流洲更生靈香那得偷大樹夜聽聲如牛

梁朝老樹見卷四陳朝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省視孔子教授
堂男子張伯劉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大白意意開
鍾離意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撰其書曰吾意意開
出之舊唐書郭子儀比趙公三考二十六年幸輔未得偶話溫曰何謂
溫庭筠近得郭子儀比趙公三考二十六年幸輔未得偶話溫曰何謂
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里各記此為返魂代其根心中玉釜中衷
似楓而材芳華葉香開數百里各記此為返魂代其根心中玉釜中衷
曰驚精更衛或名震靈九或各返生香

將進酒

將進酒舞趙婦歌吳娘糟床嘈嘈落紅雨鎗刀聶聶飛瓊霜金頭鷄
銀尾羊主人舉案勸客嘗孟公君卿坐滿堂高談大辯洪鐘撞金千
重玉千扛不得收拾歸黃腸勸君秉燭飲此觴君不見東家牙籌未
脫手夜半妻啼不起床悔不日飲十千場

宋書漢鼓吹錢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樂府詩集將進酒古詞云將
進酒乘太白大略以飲酒為言漢書游俠傳陳遵酒孟公同
同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關公取客車輪投井中陳侯有與遵
者酒者每至入門陳孟公取客車輪投井中陳侯有與遵
樓下字君卿時王氏賓客滿門各有所厚性盡其門客咸得號
曰谷子雲常依名節聽之皆疎與信用也後漢書曰梁商傳商號
曰東園朱壽之器銀鑲黃賜注以柏木黃心為棹曰黃腸也商號
下自執牙籌計算園田不雅周天

君家曲

生愛君家錦樹坊君家易別苦難忘綵繩舉柳高出屋金彈流鶯飛
過牆舊時春光燕來後舊時主人十無九買家貴婿多春情共醉君
家畫屏黃金只買五斗黛為君添抹蛾眉青君不見張娘秋面不
食粉八字青蛾莫嬌損

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為掾與充女私身有異香充覺之以女
妻焉舊唐書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輒與
兩箭潛約中目者許之杜牧詩京江水清滑生女白
如脂其間杜秋娘不勞朱粉施杜秋娘李錡妾也

城西美人歌

丙戌花朝後一日與客遊長城之靈山宴於城東老人所時

偕遊者城中美人靈山秀也酒酣作城西美人歌

長城嬉春春半強杏花滿城散餘香城西美人戀春陽引客五馬青
絲韁美人有似真珠漿和氣解消冰炭腸前朝丞相靈山堂雙雙石
郎立道旁當時門前走犬馬今日邱壘登牛羊美人兮美人舞燕燕
歌鶯鶯蜻蛚蛺蝶爭飛揚城東老人為我開錦帳金盤薦我生檳榔
美人兮美人吹玉笛彈紅桑為我再進黃金觴舊時美人已黃土莫
惜秉燭添紅粧

杜甫詩臥病一秋強李賀詩小槽酒滴真珠紅陸意漫錄錢塘范
十二郎二女為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陸氏貧貨所居
五買妾散燕燕獨不忍去陸死鶯鶯身以葬焉古今詩話張子野八
乃飢何須此少貧往妻兄老氏乞食畢求鶯鶯曰鶯鶯一斛進之
李東坡詩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櫻

崔小燕嫁辭

閨閣城中三月春流鶯水邊啼嚮人崔家姊妹雙燕子踏青小靴紅
鶴鶩飛花和雨着衣裳早裝小娣嫁文央離歌苦惜春光好去去輕
舟隔江島東人西人相合離為君懽懽為君悲

李賀詩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央為文央子驍勇絕倫李賀
為謝秀才妾綽綽改從姑人故朝謂之蓋指其所從而言也鵲賀
與判斷呼高力士取羯鼓擊一曲名春光好不

城東宴

青驄轡金牛車一時賓從高陽徒城東邸第三四區天氣淡蕩春三
初主人愛客傾中廚卜權不知清夜徂胃饌絕燭燭有餘卷波令格
各音兵法誅客狂起舞作旋胡主亦擊缶呼嗚嗚人生浮草無根株齒
髮日悴顏日枯含珠為能潤黃墟今日不樂將何如君不見城南相
國斲棺殺枯骸身名只共殖醢俱仕宦何用執金吾

史記鄴生列傳吾高陽徒也冒認見卷八覽古白居易詩打獵
調笑易飲既卷波遲入侍燕飲曲高後有一人醉為酒吏章曰臣將斬之
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後曰可諸呂有一人醉為酒吏章曰臣將斬之
仰天指而呼為胡旋古註李斯上書云舉國擊叩伍彈箏搏髀而傳

呼鳥為快耳者真秦之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莊子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為淮南子上際九天契黃墟高誘注泉下有壙山按
武城南相國謂韓侂胄也新指見卷八覽古後漢書陰皇后傳初日
仕宦當得陰麗華
娶妻當得陰麗華

西溪曲

西溪溪口東岡道楊柳陰陰春欲老花開繫馬我曾來紅雨傷春跡
如掃美人勸我金色漿玉臺贈以盤龍寶願作西溪一水魚趁爾容
顏為余好城南將軍同醉倒殞宮今已生春草

開元遺事天寶時宮中下紅雨如桃花太真用染衣裾鄴中記石
季龍三臺及內宮中鏡有二三尺者下有純金龍盤雕飾庚信詩
鮑泰明鏡

湖中女

湖中水滑如脂湖中女芙蓉姿湖中小漿盪蓮葉唱得吳王白雪詞
輕裾利屐踏鴈足為客高歌激明目生年不作人家婦東人西人換
恩主家薄倖非三從歸來抱瑟彈孤鴻君不見東家女伴簾且醜
嫁得比隣呼阿松讀作鍾

長洲曲

長洲水引東江潮潮生暮暮還朝朝只見潮頭起郎掩不見潮尾回
郎曉昨夜西溪買雙鯉恐有郎械寄連理金刀剖腹不忍食尺素無
憑贈還委西溪之水到長洲明日啼紅臨上頭

吳越春秋走犬長洲吳郡圖經長洲苑在縣西南七十里樂府古
辭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博物志吳
王食餘有餘棄江中化為魚名王餘魚李商隱詩蠟燭啼紅怨天
曙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又老學菴筆記燭啼紅怨天
第十日上頭花藥夫人宮詞年初
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鬢始上頭

琵琶怨

蜀絲鴛鴦織綿綃邏檀鳳斷金槽絃抽瓊蘭五色毫雙成十指聲
嘈嘈塚頭青草天上雪眼中紅冰嵬下血哀絃淒淒斷感精烈池上蕤
賓躍方鐵

釋名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琵琶楊妃
外傳宮中白秀貞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灑沙檀為之溫潤

如玉有金縷紅紋縷成雙鳳以龍板為撥絃乃拘攣國所貢綠冰
靈絲也貴妃每抱琵琶奏之韻與雲外一統志王昭君墓在古綠冰
馬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琵琶錄樂工康郊師元墓幸獨至
常臨池彈琵琶寶調忽忽其聲有聲
跳出乃方響一片知其聲寶鐵也

鳴箏曲

斷虹落屏山斜鴈着行安釘鈴雙啄木錯落千珠拌愁龍啼三為夜
燕語雕闌只應桓叔夏重起為君彈愁龍一本

音雅指歸箏形如瑟長六尺以應六律絃有十二象十二時柱高
三寸象三才或曰十三絃一絃雁橫黃山谷詩與君共奏芳春調
啄木飛來霜樹杪即盤字白樂天詩大珠小珠落玉盤香春調
國寶箏謝太傅樹杪杵即盤字白樂天詩大珠小珠落玉盤香春調
歌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為君一日不召恒為臣野飲恒請以箏
韻曰使君泣下沾襟不處席就帝有慚色

內人琴阮圖

花點吳鹽春欲老翡翠飛來剪芳草美人睡起春思深彈絲拊木寫
同心荔枝五絃調急緩阮家月琴軸初縮須與鈞天雙合樂南薰殿
中風動幕梨園樂官樂不鳴宮中之音和且平

鄭良孺詩話唐侍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謂之前頭人通典武
后時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甚圓人莫能辨元行沖曰此
阮咸所作器也命匠人以木為之其外傳貴妃生日長生殿新曲未
名會南海進荔枝但呼曰阮貴妃外傳貴妃生日長生殿新曲未
前有南薰殿進荔枝北有龍池李太白宮詞水綠南薰殿

內人吹簫詞

天寶年來教春坊紫雲製曲吹寧王美人何處竊九漏耳譜亦解傳
伊涼鷗絃轉斷黃金軸獨據胡床弄橫玉冶情忽逐野鶯飛十指紅
蠶迷起伏御溝水暖浴鴛鴦天地久無征戰聲芙蓉楊柳自搖落豈
識黃雲邊塞情西樓今夜月色午內人思仙望河鼓白日蕭條鳳不
來并梧風動神鳥語

雍錄開元二年正月置教坊於蓬萊宮側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
弟子天寶初即東宮置宜春北院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宣
室志玄宗夢仙十輩御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
曲清越殆非人世所及樂闕有一仙子前曰此神仙紫雲之曲也
竊寧王王笛吹故張祐詩云梨長枕大靜無人見問把寧王王笛吹

張憲筆樂詩不似酒邊呼名交靜滿九淵月中吹注九漏謂笛也
唐書天寶樂章以邊地呼名交靜滿九淵月中吹注九漏謂笛也
故謂之紅霞李賀志云詩於葉三起二日而復生月已老則無
影河鼓見卷十小遊仙詩李賀安樂宮詩江深接九龍起而復生
張裕送章卷十小遊仙詩李賀安樂宮詩江深接九龍起而復生
詩神為得商小飛舟飛上或征帆過湖吳接江周案粒食神章在岳
南三十里羣鳥不飛舟飛上或征帆過湖吳接江周案粒食神章在岳
食素者接以無不泥污如船不投以此其神隨舟數
十里衆鳥以翼沾不泥污如船不投以此其神隨舟數

內人剖瓜詞

轆轤索褪垂金井水殿風來晚花靜美人睡起相輝紗照見臂釵紅
肉影荔子漿酸搖左車阿母新進朱陵瓜侍奴手浴井花冷水冰
金盤擎掌欲驚刀未破圓玉斗破紅冰驚落手玉郎渴甚故相嘲
可忍食殘團月凹作玉郎一

戴延之西征記太極殿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
上師尹曰蛟龍瓶上極殿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
索素綆繞吐困切吞漢武內傳西王母題上元夫人曰豈非多食
則生動搖其左車乎漢武內傳西王母題上元夫人曰豈非多食
烏瓜切音哇其味甚好寶

屏風謠

瑤璃怯寒翡翠熱芍藥夫容四時絕深堂氣候異冬春門外酸風箭
入骨匡床髡髯踏香雪紅姬扶醉醉眼纈金缸燄燄照羅襪阿瞞嬌
娘太輕劣隙光射人如白月

紅牙板歌

長吉於梨園樂件歌之欲盡而於樂句之作獨缺如也吳下
繆才子遺余以紅牙板一具故爲作歌補長吉之遺

百花樓前倡樂作長鼻彎彎舞金絡生憐爲齒焚雄軀枯魄應節如
何虞良工削出紅冰片脫木生前豈容見自非紅鸞之舌爲爾繩安
得三三貫成串三郎耳聰穿月脅強欲黃番譜關摺十三紅兒舞鷗

鵲輕蓮躡節隨疾徐爲君重製清平曲節奏八風調玉燭脫木或

宋史錢徽傳太平興國三年徽貢紅牙樂器直十二事云太宗
紀七年秋徽傳太平興國三年徽貢紅牙樂器直十二事云太宗
板歌韻聲斷唐遺使還紅牙吹笙胡待賢黃魯直醉曉事云紅
執紅歌韻聲斷唐遺使還紅牙吹笙胡待賢黃魯直醉曉事云紅
宋異記云有潮板歌韻聲斷唐遺使還紅牙吹笙胡待賢黃魯直醉曉事云紅
尾曲皆樂節奏優引舞入象之類金羈絡首長錦垂七尺身隨
陳齒以焚巴邱書賄也詩蘇軾詩聲詩聲詩聲詩聲詩聲詩聲詩聲
十開元六年八月書賄也詩蘇軾詩聲詩聲詩聲詩聲詩聲詩聲詩聲
斷不羽衣之曲三傳明皇命翰林學士懷素李太白詩忽見清城
武謂調清三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

奔月卮歌

神犀然光射方諸海水折裂雙明珠大珠飛上玉兔白小珠亦奔銀
蟾蜍千年太陰鍊成魄豈識妖蜮吞啖厄剗胎乃墮歡伯計玉斧椎
開桃扇核茅山外史海上來拾得海月稱奇哉按劍或爲龍鬼奪擲
手自戲仙人孟雄雷電繞丹屋顧免清光吞在腹醒來不記墨淋
漓塵世隨風散珠玉鐵厓仙客氣如虹金橋銀橋遊月宮素娥飲以
白玉醴羽衣起舞千芙蓉居然月宮化鮫室坐見月中清淚滴我方
醉臥玉兔傍但覓大魁酌天漿不用白兔長生藥不用千
年不死方

晉書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
形怪狀嶠曰此非俗間所有也遂以爲異
伯西陽雜俎杜少陵見江浦市人釣得大鰲經核扇量米元詩選張雨
明皇遊月宮詩維月一枝竹於宮中如鏡色可食金明皇雜錄羅公遠引
星經曰此月宮詩維月一枝竹於宮中如鏡色可食金明皇雜錄羅公遠引

簫杖歌

空心勁草琅玕節瘦如筆枝赤如鐵壺公手中曾擲之黃公石上飛
星裂璣天道人雙眼青見之不減九節藤神丁未窺混沌竅中有萬
壑銅龍聲道人親鑿崆峒玉九漏玲瓏尺度足黑蛇飛來膝上橫道

人手中嘯鸞鶴自言奇音不敢作寒星墮地風折嶽去年臺山解虎
關今年狼山敲角鐵厓相見洞庭東腰間簪佩蒼精龍湘江雨脚
吹雌風相呼道人木上座杖破水拔鬚眉峯

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辭翁與一竹杖曰騎此在所之則自至
則龍也黃公石即觀城黃石言杖之堅石亦為裂耳晉書阮籍傳
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酒後挾琴造焉乃
見青眼劉琨外傳漢武登少室以白眼對之嵇康酒後挾琴造焉乃
王僧虔馬杖詩笑揮堪解虎靜倚可降魔

筆策吟

用趙季文韻

春風吹船下揚州夜聽聲聲江月流故宮搖落楊柳秋客子於邑山
陽愁明朝此聲不可求乃知朔客杜寬者手持悲策尋南遊胡笳拍
中愁未休龜茲角篳篥編收王門歷盡及五侯翩然鴻飛不可留遂
材既訪柯棣鏤更協鳴鳳崑崙邱卷蘆易地鳴隴頭城南思婦歌牽
牛欲絕未絕一縷抽劃然石裂千丈湫叫噪鵲飛蛟蚪洞庭之水
天東浮杜寬杜寬藝絕優藝隱豈比閔張傳為君賞美酒不惜
千金裘和我君山鏤邪遂與爾同登黃鶴樓

合璧事類彙編樂者龜茲樂其聲悲類又名悲栗折楊柳曲名
舊唐書樂志梁樂府胡吹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拘楊柳枝下馬吹
嗟笛悲泣之聲魏氏春秋史補李牟秋夜河內吹笛瓜州舟人賈客有怨
遊後秀經康山陽舊居作思舊賦蔡琰別傳琰為胡騎所獲感笛
之音作胡笳十八拍文士傳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麗
亭見屋東間第六竹枝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史記黃帝使伶
倫伐竹於昆侖而作笛吹之鳳鳴樂音指歸節捲蘆葉吹之張
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涼李太白詩
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李卿琵琶引

并引

朔人李卿以絃鼓遺器鳴於京師嘗為李旣之學士賞識賜
以清平樂章今年予逢卿吳下凡貴豪賜予者座無卿不樂
夜與客宴散呂保徽卿且出旣之詩求續遺音與酣遂呼侍
姬江南春奉硯為賦琵琶引

李卿李卿樂中仙玉京侍宴三十年自言絃聲絕人世樂譜親向鈞

天傳今年東遊到吳下三尺檀龍為予把胸中自有天際意眼中獨
恨知音寡一聲如裂帛再撥清冰折蠻娃作歌語突兀李卿之音更
明白玉連鎖鬱輪袍呂家池樹彈清宵花前快倒長生瓢坐看青天
移斗杓鐵笛道人酒未醺煩君展鐵撥再軋鷄筋我聞仁廟十年
春駕前樂師張老淳賜筆岳柱金龍銀儀鳳少卿三品恩張後復有
李國工須致身酒酣奉硯呼南春為卿作歌驚鬼神

世說桓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脚北牕下彈琵琶故自稱天際真人
之想李太白詩四絃一聲如裂帛謝仁祖企脚北牕下彈琵琶故自稱
所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王連鎖鬱輪袍呂家池樹彈清宵花前快倒長
乃出曲王乃引此維至一貴威家命自彈之名曰鬱輪袍黃威大愛王
槽詞新曲從翻玉連鎖鬱輪袍呂家池樹彈清宵花前快倒長生瓢坐
九月降儀卿為儀卿院為儀卿院為儀卿院為儀卿院為儀卿院為儀卿院
張猩猩胡琴引 并引

胡琴在南為第二絃子在北為今名亦古月琴之遺製也教
坊弟子工之者衆矣而稱絕者數胡人張猩猩者絕妙於是
時過余索金剛瘦名胡琴 作南北弄故為製胡琴引

張猩猩嗜酒復嗜音春雲小宮鸚鵡吟猩猩帳底軋胡琴一雙銀絲
紫龍口瀉下驪珠三百斗劃焉火豆爆絕絃尚覺鶯聲在楊柳神絃
夢入鬼工秋湘山搖江江倒流玉兔為爾停月白飛魚為爾躍神舟
西來天官坐栲栳羌絲啁啾聽者惱張猩一曲獨當筵乞與五花金
線襖春風殘絲二十年江南相見落花天道人春夢飛胡蝶手弄金
瓢即金剛 合黃葉張猩猩手如雨面如霞勸爾更盡雙巨羅白頭吳
娥年少歌金剛悲啼奈樂何

古今樂錄神絃歌十一曲栲栳老切音考栲栳老切音考栲栳老切音考
也以柳為之金史儀衛志大駕初進第一第二部次玉駝次玉駝次玉駝
導三千人分四節第三節黃麾後第一第二部次玉駝次玉駝次玉駝
今之鐘北史祖瑒傳瑒武宴宴屬於坐失金巨羅寶泰令
飲酒者皆脫帽於瑒瑒上得之岑參詩交河美酒羅羅
周郎玉笙謠 并引

絲竹之器貫古今而聲不可以變者惟笙也潘安仁謂笙總衆清之林衡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者是已樂記曰竹聲濫濫以立會若笙又立會之要者故襲以儀鳳鳴和神人王子晉以引鳴鳳接浮邱之仙也嗚呼下俚哇沸笙師之教幾歇矣金華周郎琦獨聰於此予嘗於靈岩虎阜間聞其奇弄令人飄飄然有伊洛間意時座客勾曲張貞居東海倪元鎮崑山顧仲瑛雲邱張仲簡吳興鄭九成咸名能詩者也予爲賦玉笙謠一首且率諸君子同賦而予又爲引之如此

周郎學仙吹玉笙玉笙吹得丹山七十二鳳之和鳴會侍瑤池阿母宴座中調笑董雙成謫向人間赤松洞洞口桃花苦迎送南尋二女湘水頭十三哀絃不成弄西洞庭東洞庭相逢鐵篴銅龍精從此吹春玉臺上叢霄不許謝元卿

之文選郭璞注曰周管仲師施篋管端白衆虎通笙十二簣爾雅曰氣笙物謂
吹笙無所持其邪鄭賦惟篋容能研禮聲記曰清和笙太能總衆清經之
林衡有成鳳鳴遊藝洛間應鍾之至仰嵩山漢武王傳子晉好
吹笙作鳳鳴遊藝洛間應鍾之至仰嵩山漢武王傳子晉好
母命宵之女董雙成吹雲和之迴鸞轉鳳之謝元卿遇神仙彈八瓊之
敬叢帝宵之女董雙成吹雲和之迴鸞轉鳳之謝元卿遇神仙彈八瓊之

踴躍篇賦爲劉媛

跣跣篇爲劉娘賦也

江南女兒花媚媚五花繡出葵花圓跗花上下雙文鴛雙文鴛玉蓮

瑣髻斜斜馬初墮

劉向別錄寒食蹋鞠之實以柔物今戲毬也或曰起於戰國以韋爲之

又

金鞭齊停馬上郎落花旋風打毬場繡輪擲過東家牆東家牆噪雙

燕平頭奴搖便面

李白詩平頭奴子搖大扇漢書張敞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注便面所以障面蓋扇類也

邯鄲美人賦爲趙媛

邯鄲市上美人家
美人小襪青月牙
繡靴對着平頭鴉
平頭鴉踴場

下包銀壺馱細馬

雲沈李趙燧屈申鄧奇弄出着文梓縈絃急調典細微次鶴裴龍形
雪起李白詩展上那如霜不出鴉頭襍唐詞細馬左馬裴龍形
印印其項唐書凡馬羅有吳右監以別其廐貝細馬稱馬時馬稱
腰李佳人蒲酒金巨吳姬十五細馬歌杜甫詩細馬時馬稱
出董嬌嬈人屢

又

裙翻柳脚垂青空
水花吹亂秋芙蓉
須臾氣喘如渴虹
如渴虹索銀

瘦轉輓轡飲金井

曹植詩我有柳蹊也木之節目如疣可爲樽銀鑿蓋酒器也

鐵厓樂府註卷之二

鐵厓樂府註卷之三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皇媧補天謠 上元夫人

毛女 錢鏐詞

大唐鍾山進士歌 大人詞

道人歌 龍王嫁女詞

湖龍姑曲 修月匠歌 并引

夢遊滄海歌 璠臺曲

羅浮美人 李夫人

望洞庭 五湖游

茗山水歌 石橋篇

張公洞 登華頂 并引 吳復補

廬山瀑布謠 并引 花游曲

已上凡二十有二首高情遠致見於方外仙怪及名山勝水之記遊而大人道人二歌則先生聞大道之所自託也讀之使人神遊八表而人間貴富爲不足道矣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三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

樓下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孟繼侯再彥
趙達信體忠訂

皇媧補天謠

盤皇開天露天醜夜半天星墮天狗璇樞缺壞奔星斗輪鷄環免愁
飛走聖媧巧手煉奇石飛廉鼓鞮虞淵赤紅絲穿餅補天空太虛一
碧玻璃色輻旋轂轉四極正高蓋九重縣水鏡三光不涸河不洩天

上神仙宅金闕當時坤母亦在傍下拾殘灰補地裂

列子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斷其下以立四極徐開天而直視史記天官書天如斗狀如大奔星有
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春秋運斗樞第一卷天官書天如斗狀如大奔星有
精成象金雞火為三足楚詞天問夜光何得死而又有育厥利維
於何而顧是謂高春驪又往古之使極廢九州風水浩漢而不息於
灰以止淫水

上元夫人

張渥畫

仙人在世間招之還可來何用三韓外樓船訪蓬萊颯然精爽合偕
入東華臺怖我以蛇虎令我心死灰叔卿忽見鄙瑤池仍復回已遺
瀉池壁尙獻新垣杯金棺不煉骨空令後人猜君不見易招天上三

天母難脫人間五性胎

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母也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開茅固問
十萬玉女之錄者何母也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開茅固問
馬韓二女之錄者何母也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開茅固問
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處長房之漢書方術傳長房從壺公入深
於蓬萊方丈瀛洲仙人處長房之漢書方術傳長房從壺公入深
儀特甚上長房蛇心惡之索目斷長房得道不復於此食其神中
曰若人乃我服臣也母也仙漢武皇帝忽焉為誰知答曰在我中
主延壽曰為我詩徐市池君載秦女新垣船平幾使人回但玉杯三
五性返武諸內柔善上元夫人淫奢帝酷舍爾

毛女
列仙傳毛女字玉姜秦宮
人入華陰山中形體生毛

沙邱腥風吹腐龍華陰毛女藏雙魚
留春容桃花流水迷紅霧十二峯頭度朝暮自是嬋娟有仙骨入海
徐郎豈知故衣沐雨囊櫝風樹葉楚楚山花紅秦樓舊鏡掩明月咸
陽目送雙飛鴻

史記今年祖龍死又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
其臭真仙通鑑有魚道超魚道遠者皆秦時女真入武夷山隱焉
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
生毛竹故亦呼二魚為毛女

錢鏐詞

殷有賢大夫黃髮眉雙白男女欲不絕飲食穀不辟四十九室家五
十二嗣息豈是山澤癯癯漱煉精魄廣成至道本自然有人得之同
壽域君不見孔子竊比我老彭彭之壽稱以德

神仙傳彭祖姓錢名鏐字祖
為補導之術服水精雲母粉藥角散常有少容常云仙傳在空同
士異被服華表四十九如獨臥人集其術為黃帝經開成子傳同
之山膝行而進無拜拜拜首曰敢問治身何可以長廣成子
曰無勞汝形無接汝精毋俛爾思慮營營乃可以長生

大唐鍾山進士歌

晴如貓鬚如茅烏靴白簡鴨色袍元是鍾山老爐唐進士感君之賜
何以酬君勞雖生不得祿誓死為鬼豪老爐血食豈敢饕宮中飽食
有秋耗壁而啖之如啖螯嗚呼若人使立朝殿前秉笏山動搖銜花
有大耗竊笛有大秋肯使白晝見之而不梟爾秋爾耗根深蒂牢君
王養之既吝且驕跳河蹴隴翻天之杓嗚呼老爐胡可招嗚呼老爐

胡可招

唐逸史明皇臥疾夢小兒上絳綰鼻一足履前一足腰懸一
履奏曰臣竊盜太真香囊及物耗耗人喜事劇上怒呼武上俄一
大鬼曰破帽藍袍虛空中帶朝靴耗耗人喜事劇上怒呼武上俄一
何人曰破帽藍袍虛空中帶朝靴耗耗人喜事劇上怒呼武上俄一
袍何人曰破帽藍袍虛空中帶朝靴耗耗人喜事劇上怒呼武上俄一
工同吳道子試與今朕元如夢中鍾馗道子虛德耗耗人喜事劇上怒呼武上俄一
朕工同吳道子試與今朕元如夢中鍾馗道子虛德耗耗人喜事劇上怒呼武上俄一
金貢仙丹私曰未及鹿遊宮中非佳北有依也殊不知應祿山有鹿脚花以明

珠明皇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無何妃子輒輟
王笛吹故張祐詩云梨花院靜無人見閉把寧王玉笛吹

大人詞

有大人曰鐵牛絳人甲子不能紀曾識庖犧獸尾而蓬頭見煉石之
女補天漏涿鹿之帝殺蚩尤上與伊周相幼主下與孔孟遊列侯衣
不異糧不休男女欲不絕黃白術不脩其身備萬物成春秋故能後
天身不老揮斥八極隘九州太上君西化人自謂出於無始劫蕩乎
宇宙如虛舟其生為浮死為休安知大人自消息天子不能子王公
不能傳下顧二子真蜉蝣作天地或

蓋一統志陝州有鐵牛廟牛頭在河南尾在河北禹以鎮河患先生
蓋假以自況也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有
老君姓李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列子周之穆王時西極之國
人有化
相如有人賦後神仙事劉伶有大人頌後魏藥事
先生此詞則效陸象山之作也而隱斥二教於言表

道人歌

道人飛來朗風岑元都上下三青禽搏桑已作青海斷鼈邱又逐羅
浮沉初見蜍精生月腹前身搗藥婆娑陰還仙服食終恍惚天上仙
骸積成林手持女媧百煉笛笛中吹破天地心天地心何高深八千
歲無知音上下或作上有青海或

說文蟾蜍蟾也西陽雜俎月中有金
背蝦蟇蟾愈月蝕詩玉階桂樹開婆娑

龍王嫁女辭

海濱有大小龍拔水而飛雷車挾之以行者海老謂之龍王
嫁女故賦此辭率匡山人同賦

小龍啼春大龍惱海田雨落成沙砲天吳擘山成海道鱗車魚馬紛
來到鳴鞘聲隱佩鐙環瑤姬玉女桃花粧貝宮美人笄十八新嫁南
山白石郎西來態盈慶春壻結子蟠桃不論歲秋深寄字湖龍姑蘭
香廟下一雙魚

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謂水伯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
尾背青黃色楚詞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樂府白石郎曲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即艷獨絕世無其二李賀詩沙浦走魚白石
即列仙傳白石生常食白石為糧因號白石山居態盈一作態盈
父事於湘江之岸見一阿母女熊羆而舉之十餘歲天姥奇之有過
人媼忽有青童自空下攜去臨升天謂媼家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
我雙鯉魚呼童烹
鯉魚中有尺素書

湖龍姑曲

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豎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輕一
粒浪中拍碎岳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兩工騎羊鞭迅雷紅旗白蓋
蚩尤開青娥鬢髮紅藍腮紫絲絡頭雙黃龍能神絃歌急龍姑來十一

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荆州圖經湘君所遊
故曰君山也異聞集唐柳毅至涇陽見婦人牧羊問之曰洞庭龍
君小女也羊乃兩工毅後配此女歸元中猶在李賀詩兩工騎
秋潭水韻會蚩尤黃帝殺後配此女歸元中猶在李賀詩兩工騎
足能韓愈詩羽穴無底幽黃龍能神絃歌急龍姑來

倚月匠歌

按西陽雜俎太和初有王秀才遊嵩山迷道見一人枕幘而
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燦其凹處
也常有八萬三千戶倚之予即一數因作倚月匠歌

天公弄丸七寶鉞脆如琉璃拆如線月中斤人八萬戶勅賜仙廚瓊
屑飯什什伍伍入香冥妙手持天輕欲旋千斤寶斧運化鈞混沌皮
開精魄見昇家奔娥太輕脫須臾躡破蓮花瓣十二山河影碎中輪
郭重完冰一片縹緲長懸玉白飛堅牢永絕妖蠹患封辭何用蟣虱
臣功成萬古蒙天眷一歸蘭路不知年免子花開三萬遍蘭路一作

夢遊滄海歌

東海之東去國十萬里其洲名滄洲地方五百里上有瑤濤玉浪出
沒九岫如羅浮風光長如二三月琪花玉樹不識人間秋人鳥戲天

鹿昆吾鳴天球橘子如斗蓮葉如舟白鳳如鷄紅鱗如牛青瞳綠髮
紫綺裘日夕洲上相嬉游鐵匡道人隘九州凌風一舸來東瀛始青
天開月如雪錦袍着以黃金樓樓中仙人睨物表瑤笙引鶴猴山頭
戲弄玉如意擊碎珊瑚鉤相招元處士浩歌海西流長梯上摘七十
二朵之青齒舊玉龍呼咄三萬六千頃之崑崙邱黃河清淺眼中見
海屋老人為我添新籌

枕中物志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鮑清海
天球新編鳳凰平今為上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鮑清海
駐山上見恒手謝我東家列仙傳王喬好吹笙石浮邱公鐵作劍切
為東海三變乎又老人曰海蓬萊桑田淺姑往時略一籌半也滿堂
見

璫臺曲

璫臺之山三萬八千丈上有璫臺十二高峻嶺草有三秀之英可藥
疾樹有千歲之實能長生神人白面長眉青玉笙吹春雙鳳鳴曉然
見我驚呼名授我以靈虛之寶和飛瓊約我一雙玉杵白重見西態
盈剛風吹墮白雪精一念老作河姑星赤城老人在何處何以遺我

九節藤往來璫臺十二層

一作作恍

方河圖里城上之璫臺五十二層樓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
上秀芝有也拾遺記崑崙山有芝田漢武內傳崑崙山有芝田
王母乃命侍飛女許飛舉在東嶺上黃帝史唐開成初北漢武內
中得惟又病許飛舉在東嶺上黃帝史唐開成初北漢武內傳
醉明復又病許飛舉在東嶺上黃帝史唐開成初北漢武內傳
和成復又病許飛舉在東嶺上黃帝史唐開成初北漢武內傳
上玉飲環慶百歲生元龜合得卷玉龍王白嫁女與河姑赤城並見
藥水遊仙詩洗頭盆
九十節杖注到玉女洗頭盆

羅浮美人

一作作羅

海南天空月皜皜三山如拳海如沼綠衣歌舞不動塵海仙騎魚波
嫋嫋翩然而來坐芳草皎如白月射林杪洗粧不受瘴煙昏縞袂初
逢鴻欲矯手持崑崙老人簪黃鶴新腔知音少江南吹斷桃葉腸雨
聲夜坐巫山曉

山名志羅浮在廣東博羅縣之浮山也從西晉羅
羅山而止故又稱羅山或云浮山相連接狀如一
見錄一開人皇中趙師雄出遊羅山與日天寒日
大項一花樹綠下衣童來翠歌歌月落醉橫但久
妾王獻之桃葉愛

李夫人

絕代一佳人美色如洛妃呼春月為作眉上敷秋水為作眼中波
歌瓊舞玉枝君王有情不自持玉枝一夜摧瓊舞一朝落君王之
心何以樂若有人兮有若無來遲遲兮去促促呼芙蓉葉上清露結
晴光倒射金虹滅山為雨海為雨何得分明夢中語落娥影滅百子
池靈風一陣綵雲飛

真府原題今方士合體藥曰返魂香注以漢武帝李夫人其
有傾國佳人難得再得之方士合體藥曰返魂香注以漢武帝李夫人其
惟上國佳人難得再得之方士合體藥曰返魂香注以漢武帝李夫人其
偏而步陳李夫而人今已居方士合體藥曰返魂香注以漢武帝李夫人其
神言三輔水之圖威名夫人曰侍妃高祖七月七日臨池之
弄月影名影人娥池舟

望洞庭

乙酉除夕予雪中望洞庭認縹緲七十二峯時釣臺棧客載
雪適至相值一笑遂相率賦詩如此五年也
瓊田三萬六千頃七十二朵青蓮開道人鐵精持在手嘯引紫鳳朝

蓬萊龍子臥抱明月胎須臾化作桃花腮爾雲槎子何處忽飛來
蓬萊之淺今幾尺黃河之清今幾回雲槎子是江上來但知東方
生賣藥五湖上不知張使者北犯七斗魁雲槎子吾與爾何哉任公
釣竿在東海潮壓桐江江上臺

王逸楚詞注吳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洞庭亦謂之太湖李
宗詩蘇州圖經具區接蘇常湖秀四州界內有大小山七十二洞
庭居其一焉列仙傳東方朔武帝時拜為五湖智者疑其避世
亂置憤官舍風飄而去十餘年見於城郭狀宮中有織婦見一
有精志乘物志近有客星犯帝座宿計其年平則知是此因
大牽牛渚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處某物某帝某令某子某公某
天河時也又某年某月某日某處某物某帝某令某子某公某
五魚食之牽牛鉤下會所云載漢武志同莊子任公大夏河
之自瀾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而者

五湖游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浮七十二黛吹
落天外如青瀾道人謫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蚪東扶海日紅桑
穆海風約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校水戰水犀十萬如浮鷗水聲一夜
入臺沼麋鹿已無臺上游謠吳飲舞吳鈞招鴟夷兮狎陽侯樓船不
須到蓬邱西施鄭旦坐兩頭道人臥舟吹鐵篴仰看青天倒流商
老人橋幾突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甌窶海邊邱山漂飄體胡
爲不飲成春愁吳鈞一作吳劍

茗山水歌

陳帝作火噴

茗山如畫雲茗水如篆文使君畫船山水裏蕩漾朝暉與夕曛中流
棹歌驚水鴨捷如競渡千人軍渡頭劉阮郎清唱烟中聞爲設胡麻

飯招手越羅蛟既到車山口還過醴水濱東威埭前折楊柳西莊漾
下紉香芹東村擊鼓送將醉西村吹笛迎餘醺三日新婦拜使君野
花山葉斑斕裙使君本是龍門客宮衫脫錦披黃斤願住吳儂山水
國不入中朝鸞鵲羣酒酣更呼酒晚衣勸使君游絲蜻蛚日款款野
花蚊蝶春紛紛君不見城南風起寒食近老農火畔陳帝墳

國經者漢在餘杭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謂此屈原投汨
羅入天台山採藥見有胡麻飯漢明帝永平中劉晨劉毅入
越羅粉無考粉同地中行飯伯勞所化粉疑作粉妙也通作紛
水即記右佩粉粉與與掌故車蓋山在烏程縣南七十里形如車蓋
威之威蓋而高峻有若雲覆之在器故其山形如扇防者名威也
江通志唐張光朝有荻塘西莊贈房元垂詩屬湖州府韻府黃斤
葛各陳朝帝見

石橋篇

道中

飛精石爲室萬歲藏不得忽然混沌破石鯨橫百尺山頭方廣開金
策凌空來白猷雙眼亢長跪不能越癡兒唾落飢蛟涎新鬼舊鬼悲
人天踞石梁拜石餅五百凌霄在心影過去過來彈指頃爲乎石梁
折石餅崩人間方見方廣影廣影一作廣形
顧惜之啓蒙記注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
臨絕冥之澗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有石屏橫絕
五百應真之澗徑裁容數人方輿勝覽石梁兩崖間龍形龜背廣不
盈咫且多莓苔滑合流洩爲瀑布西流出刻中梁既
峭危且多莓苔滑合流洩爲瀑布西流出刻中梁既

張公洞

正月八日記遊仙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
相哄巉巖靈骨誰手鑿納納虛衍曷時傾龍巖虎臥絡薛蘿委蓋垂
旌挂鸞鳳莖高玉屑陳金拌窪陷瓊漿流碼瓊元田鴉色白於鷗丹
室蛇光紅似燦石涵綠字紫泥封元圃瓊華青子種白驪有迹踞石
田金虎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葦葦初過第當作二仲牛車
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廚時進供胡麻流飯阮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
王生石髓隨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靈太妙苞氣母五岳真圖特

兒弄書傳丹篆亦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盆濯髮天鷄鳴鐵笛穿
空神馬鞍符行律令鬼承呵聲出腦宮龍聽頌未應片石隔仙凡溪
上桃花自迎送洞毛父通或作毛父通音

避暑錄註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錢鏐呼
居此耳鄒家第五十九張公洞元常川養白鶴銀澤參同契注錢鏐呼
白鶴道地第詩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鶴銀澤參同契注錢鏐呼
注於偶開丹室詩問黃芽結胡元田養白鶴銀澤參同契注錢鏐呼
實伐木汝入山見二童四圍棋以所持各坐而觀棋局未終童子指
謂之曰茅君真固也高士傳四皓名共入商洛第二元詩選茅君二
疑即茅君真固也高士傳四皓名共入商洛第二元詩選茅君二
申中茅君真固也高士傳四皓名共入商洛第二元詩選茅君二
強使著書關尹喜望氣小茅君名共入商洛第二元詩選茅君二
江子具鑲巨室問之曰吾女每出神也天則飲君孤子遺為具食好
君已悉我當去如留空螺世曰君有號芝泉異此林屋洞蘇左神幽
之曰天廟後真君之便傳數中若山紫芝泉異此林屋洞蘇左神幽
庭山記裂屋泥洞出毛公壇取包之精金神仙傳李烈皆凝太行山
山破石書集泥洞出毛公壇取包之精金神仙傳李烈皆凝太行山
清海求珠集泥洞出毛公壇取包之精金神仙傳李烈皆凝太行山
氏得之以文氣賜仙傳想西王母於瑤池金太妙餘赤金也莊子伏
野真圖武以帝禮三會之書五元夫真人語謂之阿母今李克復五
得經一更來聽曰某山下三朝號負圖入關生祠未開幕府燕閑有
得經一更來聽曰某山下三朝號負圖入關生祠未開幕府燕閑有

登華頂峯并引

華頂峯在赤城去地萬八千丈其高與岱宗日觀齊鷄初鳴

見日出先生治天台日曾登絕頂賦詩今逸其藁在洞及笠

澤上命吳復補之及疑當

鐵崖仙人來自西崆峒瓊林宴罷隨天風天風散珠玉乃在華頂
峯拔地一萬八千丈但見瓊臺瑤闕巖巖撐青空長松倚天不盈
尺桃花水與銀河通老仙獨睨萬物表炯如秋水開夫容火烏夜
半吐東海石橋飛渡天門龍九重鑿金鑰千楹立綵虹列仙夾仗
冰雪容中有晨肇雙郎之窈窕珊珊雜佩搖玲瓏胡麻飯初熟上

案雙玉童翩然迎老仙笑語風雲從水桃琥珀碗霞液玻璃鍾陶
然一醉三千霜春叶酖顏相映扶桑紅歸來笠澤成小隱林屋洞訪
浮邱翁下視東蒙塵土濛濛科萬塚眠英雄東蒙或作東華

廬山瀑布謠并序

甲申秋八月十六夜子夢與酸齋仙客遊廬山各賦詩酸齋

賦彭郎詞余賦瀑布謠

銀河忽如瓠子決瀉諸五老之峯前我疑天仙織素練素練脫軸垂
青天便欲手把并州翦翦去一幅玻璃烟相逢雲石子有似捉月仙
酒喉無耐夜渴甚騎鯨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萬丈玉虹倒挂清

冷淵天手把或作天孫

太平實字記廬山在江州南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迴二百五十
里周武王時匡廬山字子老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於此仙云十
列之狀水經注廬山又五老峯在廬山水出懸崖突出如五人相逐
若雲南有石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若曳飛練於霄中矣釋慧遠廬山
志黃雲石號雙石之形似雙飛瀑若曳飛練於霄中矣釋慧遠廬山
河梁書雲石號雙石之形似雙飛瀑若曳飛練於霄中矣釋慧遠廬山
拾遺記雲石號雙石之形似雙飛瀑若曳飛練於霄中矣釋慧遠廬山
志戴顒詩雲石號雙石之形似雙飛瀑若曳飛練於霄中矣釋慧遠廬山
見斥鴳乃赴沅湘採柏水實楚人思慕謂之養水仙被

花游曲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偕茅山真居老仙玉山才子煙雨中遊

石湖諸山老仙為妓者瑤英賦點絳唇詞已而午霽登湖上

山歌寶積寺行禪師西軒老仙題名軒之壁瑤英折碧桃花

下山予為瑤英賦花游曲而玉山和之

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煙雨裏唱徹湖煙與
湖水水天虹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躡飛步步上山
頭小真墓華陽老仙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杯寶山枯禪開茗椀木
鯨吼罷催花板老仙醉筆石欄西一片飛花落粉題蓬萊宮中花報

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試蜀麻箋寫盡春愁子夜篇

李賀花游曲序寒食日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帝詩
游曲與妓彈唱與地紀勝石湖在平江盤門西南十里湖州府志
集寶山寺在陽程縣西南村山舊名妙喜寺荆楚歲時記建
花信風者小寒三信梅山茶水仙大寒三信瑞香蘭花山桃
春三信迎春櫻桃望春兩水三信菜花杏花李花驚香三信
棠棣薔薇春分三信海棠梨花木蘭清明三信桐花菱花柳
兩三信牡丹茶蘼海棠書子夜歌者有女子名桐子夜造此
聲花穀

鐵厓樂府註卷之三

鐵厓樂府註卷之四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古憤

賀絲詞

赤堇篇

吳城怨

陳帝宅

雉城曲

采桑詞

采菱曲

海客行

主家詞

道旁騎

風日好

春芳曲

太師宅

招農篇

南婦還

淇寡婦

七哀詩

伐木篇

瘦馬行

金山孤鳳詞

焦尾詞

紈扇詞

白門柳

丹山鳳

梁父吟

塗山篇

驪山曲

弁峯七十二

送客洞庭西

堯市山

夏駕石鼓詞

虎邱篇

要離塚

香山篇

陳朝檜

放龜池

東林社

隱君宅

道人一畝宅

已上凡四十首多古樂府之續題或寫風情或述風土或弔古憫時及遊方外之作也以古風人之興象帶太史氏裁評詩家自老杜以來之所稀有也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匡樂府註卷之四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下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周殿祿尹度訂

周國新履文訂

古憤

陰陰璞玉抱幽幽雌劍鳴玉屈有時白劍孤有時并如何妾玉身長
抱磬石名如何妾劍身指為妖鐵精天乎如有情蝕月為妾明地乎
如有情河水為妾清作劍身或

韓非子楚人武王即得玉璞於楚山獻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
為詐則右足卡和位又獻於楚山獻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
氏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夜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問曰和
劍乃章言寶物之精在豫章城遂以孔章為斗牛豐城今掘得二
劍孔章乃留其子恒以劍自隨進之後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窟中孔章
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進之後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窟中孔章
經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進之後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窟中孔章

賀絲詞

鳴鳩毋止棘止棘為推薪女子毋賀絲賀絲為棄人相逢誓作同穴
親大禮如一失結髮不終身外為狂夫暴內為兄弟晒叶寄語賀絲
女下語不可信况乃卜非真大禮或作六禮詩衛風

赤董篇

吳鈎父悖子楚耶臣逆君曷比赤董精新鑄雙龍文作世無價寶三
鄉無足論倚天落旄頭仰日裂飛雲一怒安天下持以奉至尊

越絕書薛燭對越王曰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
之溪淵而出銅吳鈎見卷一吳鈎行劍士傳眉間尺干將鑄邪之
子楚王命鑄雄雌劍雄劍名曰吳鈎雌劍名曰雄雌劍在匣中嘗
劍王曰吳越春秋曰不可張景陽七命形震薛燭千匹駿風胡價無三買此
聲重兩都頭官

吳城怨

吳兵夜入鄂小弟驕父兄彎弓射天日輦土築長城長城築未竟客
主老蠻荆

史記吳世家吳伐楚吳王闔閭欲戰闔閭弗許吳王以
屬五千夫吳王闔閭而自立為吳王闔閭四十七里築小城周
不去夫吳王闔閭而自立為吳王闔閭四十七里築小城周
奔楚吳越春秋闔閭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築小城周

陳帝宅

荒城陳帝宅故殿吳王居曲池無錮石老樹有遺株高堂易梵宇白
足走鍾魚未知萬代後興廢又何如萬代或作百世

陳帝宅見本卷陳朝謝靈運集詩都人禮白足施者散
嘗沾濕稱白足和尚劉禹錫送如智法師詩都人禮白足施者散
錢金

雉城曲

邊舟橫塘去塘上野鴛鴦鴛鴦忽飛去相見雙女郎齊唱雉城曲共
製芙蓉裳手洗藕花露勸君荷葉囊何以報永好解佩雙明璫妾住
雉城裏不是雉城倡作手洗挹

采桑詞

吳蠶孕金蛾吳娘中夜起明朝南陌頭采桑蠶不理使君從何來調
妾桑中意不識秋胡妻誤認金樓子

采菱曲

若下清塘好清塘勝若耶鴛鴦飛鏡浦鸕鶿睡銀沙兩葉夾螳臂雙
柳交犬牙照波還自惜豔色似荷花袖惹紅萍濕裙牽翠蔓斜大堤
東過客背面在蒹葭日落江風起清歌雜笑哇

樂府原題草木二十一曲有采菱曲浙江通志湖州府長興縣
溪在縣南五十步一統志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西施
採蓮于此古今注篇篇類離離花體大堤倡說文哇詔聲也
水鳥形小如鴨毛有五色韓愈詩花體大堤倡說文哇詔聲也

海客行

海客朱雀航下有五鳳房三月發長干六月下淮揚青絲牽白日羅
幕西風涼大姬勸金露小姬彈空桑中姬執藥饌調冰浣肝腸海客
睡不起明宴賽神羊

六朝事迹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南渡淮水亦名
朱雀橋又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
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桑琴瑟結促成往空桑地名出魯木可為
是地名漢書郊祀志空桑琴瑟結促成往空桑地名出魯木可為
告琴瑟玉海神羊

主家詞

主家宴新客內屋深羅帷貴戚金與史長者陶與猗美人間中坐玉
質縷金衣歌聲上碧落不放青雲飛杯行白蓮掌酒飲黃桐脂門下
有書客彈欽歌朝饑

左思詠史詩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金日磾贊七葉內侍
何其威也外戚傳史夏竦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
長子高為樂陵侯史記貨殖傳范蠡之陶為朱公又倚頓用
鹽豉起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道旁騎

春風扇官道官柳黃金條道旁百金騎俠氣爭春驍竹間小桃花嬌
如董嬌燒下馬隔花語疑是花中妖

詩話唐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柳巷小居門有女
自門隙問對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柳巷小居門有女
屬意殊厚及年相清明往尋之則門局矣因題詩云去年今日此
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今日
新詠宋子侯有董嬌燒公請出之忽失所在堂中如聞語曰某
妓素娥有殊色有欲梁嬌燒公請出之忽失所在堂中如聞語曰某
正花月之妖梁公

風日好

春來風雨顛未見風日好今朝風日好美人在遠道美人招未來相
思把瑤草長鳥舞春風為我一顛倒

春芳曲

春容不再芳春華不再揚我欲倩遊絲花前繫春陽春陽不可繫遊
遊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李白詩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
庚信詩今朝風日好園苑足芳菲李白詩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
春容不再芳春華不再揚我欲倩遊絲花前繫春陽春陽不可繫遊

絲徒爾長飛來雙蝶綴我羅衣裳頓足起與舞上下隨春狂

太師宅

前朝太師宅基撒萬民廬太師一去宅問宅今何如赤地無所有庭
樹八九株緬懷炙手日門前卿大夫肥馬在東廐脂羊出中廚光妓
列秦趙佐酒吹笙竽歷年未五十一壞不枝梧歌笑不於此悔不桑
為樞道旁甲第子過馬一踟躕歌笑或

崔顥詩莫言炙手手可熱杜甫詩炙手可熱勢莫倫按唐語林會
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如熱杜甫詩炙手可熱勢莫倫按唐語林會
也項羽傳莫敢枝梧注如淳曰猶枝梧也漢高祖詔列侯居邑
梧莊子原惠蓬戶不完桑以為樞樞以爲關漢高祖詔列侯居邑
張衡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第

招農篇

京城五都會卓錫爭比閭朱樓蠹隘址繡簾夾通衢酒削饗列鼎販
脂來駟車東家見妖麗西舍聞笙竽劬劬農家子住在三家墟一日
出京市歸不把犁鋤千金賣恆產買屋京城居京城豈不美咄嗟異
榮枯貨殖非吾法守望非吾徒仰屋視門傳壁立飢無儲却歸卜邱
首鄰里相擗揄嗟嗟食田子食技汝不如食田可久業聖主方捐租

來乘駟或

漢書王莽始五都立均官更各錫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
五均司市師唐書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
鮑照詩五都河財雄釋名屋脊曰曰翼謝朓詩揚州結飛霞史記貨
殖傳先脂辱處也刀者名伯千金又酒削薄枝也而邱氏鼎食索隱
曰酒音脂辱處也刀者名伯千金又酒削薄枝也而邱氏鼎食索隱
小聲也擗揄音耶于舉手相弄也

南婦還

南婦有轉徙北州者越二十年復還訪死問生人非境換有
足悲者為賦之

今日是何日慟返南州岐汨汨東逝水一日有西歸長別二十年休
戚不相知去時鬢髮青歸來面眉黛昔人今則是故家今則非脫胎
有父母結髮有夫妻驚呼問鄰里共指塚壘壘訪死欲穿隧泣血還

南婦有轉徙北州者越二十年復還訪死問生人非境換有

足悲者為賦之

今日是何日慟返南州岐汨汨東逝水一日有西歸長別二十年休

戚不相知去時鬢髮青歸來面眉黛昔人今則是故家今則非脫胎

有父母結髮有夫妻驚呼問鄰里共指塚壘壘訪死欲穿隧泣血還

南婦有轉徙北州者越二十年復還訪死問生人非境換有

足悲者為賦之

今日是何日慟返南州岐汨汨東逝水一日有西歸長別二十年休

戚不相知去時鬢髮青歸來面眉黛昔人今則是故家今則非脫胎

有父母結髮有夫妻驚呼問鄰里共指塚壘壘訪死欲穿隧泣血還

復疑白骨滿邱山我逝其從誰作憂或

楚詞嘉南州之炎德方輿勝覽鳳州後魏固道郡南齊置南岐州西魏改鳳州南岐志鳳州居岐之南與關中相表裏

淇寡婦

淇上有寡婦始慕宋共姬食貧以自守笑語懷猜疑忽為盜所汙放僻靡不為昔為淇婦宗今為淇婦嗟可憐困思反不如買絲兒

列女傳伯姬魯宣公女嫁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遂逮死

七哀詩

貧者欲無壽富嬰願期頤慘慘里門道哭聲一何悲白頭洒慈淚紅顏服衰借問送車人共惜紉袴兒問齒未踰壯問家素不貲黃金不貸死華屋中道辭南隣九十老帶索如榮期

韻府曹子建等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數而哀鼻酸而哀家語孔子遊泰山榮啓期鹿裘帶索也為男二樂也行年九十五三樂也

伐木篇

伐木入空谷有木大蔽牛大廈孰傾棟一日蒙見收迺知匠石棄故非文木傳土腐不中柳水沉不中舟拳不受躡括與編楠不受丹髹今茲忽邂逅陶我山之湫斧斤放薪木輿輓充吾櫛我聞漆園旨壽或逃商邱幸有大不幸焉知桑柏楸

莊子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製之百圍匠石曰散木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大木爲社見夢曰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又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又宋有荆氏者宜杗柏桑隱音隱操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

瘦馬行

瘦馬青海種新自流沙至市門顧不售千金價無二肉駘大項領足昂可收致天寒道里愁伏櫪消遠志瘦馬雖伶仃毅有千里氣世無牙與青瘦馬與誰試顧或作願

隋書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馬於其上言得龍種漢書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魏武

帝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呂氏春秋古相馬者寒風口齒麻朝相類女屬相口管青唇吻陳悲股脚素牙相前贊君相後並知其一也

金山孤鳳辭

金壇宋亮母張氏廿又四失夫君克保抱其遺孤訖於有成而益大開閭一節之矢八秩而終為賦此本序從別

肅肅金山鳳鳳兮同阿房鳳兮不鳳老孤鳴在高岡幸生一鸞雛毛羽蔚成章鸞雛實不惡反哺天性良坐革巢窺暴不受雀角傷教之六律音因之鳴朝陽來儀實有本鳳聲益鏘鏘於乎金山鳳永為百鳥祥

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巢阿閣詩鳳鳴矣千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毛詩注雄曰鳳雌曰凰鳳鳴矣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驚前漢郊祀志萬壽詩牛斗威妖氛巢窺已及巢窺徒詩誰謂雀無角

焦尾辭

天台潘師古以琴名東川嘗挾之遊京道遇余吳下為余作

古聲數弄時坐客皆宗新聲心鄙其淡鈍余謂師古不為王

門伶人新聲不必宗也為作焦尾辭本序從別

焦尾器猶在焦尾音無遺睽茲古人器經以今人絲纖手弄掩抑類作笙篴悲赤城有佳士今人古人師獨作古先操頎然如見之飲以

化人酒此味從誰知

搜神記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聲曰此良桐也因削以爲琴而燒之對琴名焦尾琴經古恆切音更屈原九歌離騷今交鼓起以建標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曰得其人矣雖然黑順然長此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紈扇辭

團圓合歡扇比似月嬋娟嬋娟有時缺我扇豈長圓秋風落梧葉我扇同棄捐不得如秋葉吹墮在君前

班婕妤怨歌行新製紈扇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中

白門柳

以今見
不煩門
好詞胡
英雄勸
鳩三省
之君莫
鳴惜鑑
迹香金
吟注白
吟樓白
余門嚴
猶勸關
惡康柳
其莫槐
併惜帝
巧少門
告少門
余年也
時西
楚方
詞色
望白
瑤故
臺以
之爲
偃稱
蹇社

丹山鳳

鳳爲山
堆東海
方經
君丹
子穴
之之
國山
圖有
經鳥
岐五
山采
一而
名文
天名
柱曰
山鳳
文競
王文
時鳳
鳳神
鳴鳥
岐也
山天
亦老
呼曰

梁父吟

步出齊城門上陟獨樂峯梁父昂雉堞蕩陰夷蠶封齊國殺三十杵
白不能雄所以梁父吟感嘆長笑翁吁嗟長笑翁相漢起伏龍關張
比疆冶將相俱和同上帝棄炎祚將星墮營中抱膝和梁父梁父生

悲風

萬三夜直爲鄧朝曩獨
人從汝馬城被正曲
之問容城議相志
敵其奈鬻封七言似
爲所抱孟之里二問
世至陳威謂有桃是
虎亮長等也獨難行
臣嘯俱魏樂家躬
又笑而遊略山土耕
有謂學亮誰田
赤不三三在葛能驅
星言人人荊亮有古
投蜀日務荆州此治
亮志卿於登謀氏城
營關三精建相力遙
俄羽人熟安國能望
而張仕作初梁齊拼
亮飛進亮與父山陰
卒皆獨賴吟嶺文里
稱至觀檀威枝中
刺其大石弓宏能
史略元從之絕有
郡略若荊地相
守每徐斧紀壤
也曩五者記疊

塗山篇金一山作

朝發一錢渡暮宿三江潮塗山有禪伯飲我松間瓢遂登福勛廟俗指篇禹婦翁還憩汪罔橋防風氏塗翁不可詰夜附山鬼妖載弔漆姓人負惡兇鬼苗既懷轡三逆可徒坐不朝逆名不可訓姑以後至臬瀾碑

洗遺骨白日連山椒

驪山曲

驪山曲

驪山鬱崔嵬宮闕金銀開月生鵝鵲觀雲繞鳳凰臺宮中紅妝子調笑春風煤青鳥啣巾去乳鹿巡花來天王太白次蒼玉吳編作倉皇金粟堆石馬動秋色羌枝連暮哀只今瑤池水八駿渴生埃

堆石馬動秋色羌枝連暮哀只今瑤池水八駿濕生埃

倉皇金粟

子	水	截	先	有	明	掛	紅	墮	來	在	華	泉	杜
傳	中	融	吉	龍	皇	之	巾	烏	雲	清	清	在	詩
八	不	笛	葬	盤	泰	綵	瑟	其	陽	焉	明	詩	注
酸	見	賦	焉	虎	陵	鹿	此	屋	甘	治	驪	驪	山
曰	其	聲	近	踞	在	叩	借	磯	泉	溫	皇	建	今
赤	身	相	甫	之	崇	花	用	公	宮	爲	池	華	今
議	羌	似	玉	勢	先	見	西	非	外	列	環	清	安
盜	人	雙	華	謂	縣	卷	母	狼	風	臺	仙	山	宮
驪	旋	張	從	侍	東	翔	大	唐	道	唐	列	於	府
白	郎	飭	羌	曰	北	二	唐	香	穆	公	秦	其	臨
纔	截	羌	起	吾	云	唐	鍾	聞	帝	上	宮	下	漳
踰	竹	西	戎	千	書	金	山	數	幸	女	林	書	南
輪	吹	戎	也	金	萬	風	進	十	華	弄	賦	通	寶
山	之	其	伐	奧	歲	翔	巾	清	里	玉	好	六	里
子	聲	竹	伐	故	後	府	歌	杜	貴	吹	鷓	戩	戩
渠	與	伐	竹	物	葬	郡	縣	之	麗	簫	望	戎	戎
黃	龍	未	龍	獨	此	唐	書	九	與	作	露	戎	戎
驩	相	已	吟	疊	升	明	皇	太	行	夫	寒	所	所
驩	似	未	馬	按	還	見	山	宮	青	鳴	注	居	居
驩	也	畢	水	羌	羣	金	新	唐	飛	從	皆	泉	泉
耳	穆	天	間	枝	臣	粟	唐	書	去	遺	觀	名	溫
	天	鳴	見	也	選	唐	書	書	衡	衡	衡	衡	衡

弁峯七十二

弁峯七十二
菡萏開青冥
窮探最絕頂
龍舌呀巖肩
高源下絕壁
海底眼
涵明星毒龍
戲珠玉殘唾
吹餘腥
胡僧洗神鉢
密呪收風霆
洞庭水如藍

水如藍一作溟溟連滄溟下觀人間世九點烟中青

烟	使書	水崙	半湖
	之僧	亦項	隸州
	呪涉	大上	爲府
	龍傳	水有	程志
	請涉	小海	其弁
	兩西	則眼	勝山
	俄城	河一	景在
	而人	水眼	莫長
	龍符	亦東	如鏡
	下堅	小流	碧巖
	鉢時	王一	巖東
	中入	維眼	七南
	天長	韓西	十四
	輒安	安流	二十
	大能	釋復	峯里
	兩以	制轉	見西
	李秘	毒於	卷七
	賀祝	龍東	三之
	詩下	又若	望半
	遙神	洗海	洞澗
	望龍	鉉眼	庭長
	齊每	古水	露銀
	州早	松大	雪東
	九堅	閭則	錄南
	點管	晉河	崙之

送客洞庭西

送客洞庭西雷堆青兩兩陳殿出空明吳城連蒼莽春隨湖色深風

將潮聲長楊柳讀書堂芙蓉採菱懷人故未休望望欲成往

水經注太湖包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東武縣俗謂之洞庭又太湖有大雷小雷二山亦謂之三山通湖

堯市山

在太湖西屬長興州

湖山七十二西峯鬱相繆杯飲有堯井象耕餘舜邱相傳十日出大浸稽天流生民竊生理托市茲山頭只今東震水雙雷沒如漚仁人感地脈望望終南愁

吳興掌故堯市山在長興縣西北四十里與山墟名云堯時洪吳居民於此山作市較然詩堯市北四十里與山墟名云堯時洪水居民於此山作市較然詩堯市北四十里與山墟名云堯時洪

夏駕石鼓辭

在夏駕山高一丈徑三尺下有盤石爲足諺云石鼓鳴三吳兵

周家十園鼓散落陳倉野猶有夏駕石盤盤駕之下秦鞭血山骨吳獵焦野火夏鼓建不拔石鳴知者寡父老懼識言山空石長啞

水經注太湖青山一名夏駕山在長興縣東南三十里夏后杼巡至此故名歐陽修集古錄山在長興縣東南三十里夏后杼巡至此故名歐陽修集古錄山在長興縣東南三十里夏后杼巡至此故名歐陽修集古錄

虎邱篇

路出女墳湖警驛霸王驅靈池飛霹靂枯塚走於菟老禪猶點石山鬼只疑狐祖龍來發闕銀海又飛鳧

越絕書閭丘在吳縣閭門外以盤野魚腸之劍葬三日白虎踞其上號曰虎邱郭西以水繞墳因名女墳湖吳地不記秦始皇巡至虎邱求閭闔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地不記秦始皇巡

其石裂陷成池故號劍池池旁有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白居易詩怪石千人居坐池故號劍池池旁有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白居易詩怪石千人居坐池故號劍池池旁有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白居易詩

要離塚

金昌亭下路春草沒荒邱云是要離塚令人人生古愁侏兒三尺幹不佩雙吳鉤中包猛士膽白日照高秋忍死屠骨肉視身若蜉蝣荆軻不了恨慶忌成身謀如何五噫客死與爾同仇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子慶忌而莫之能殺要離曰臣能之吳王要離曰吳王欲殺子慶忌而莫之能殺要離曰臣能之吳王要離曰吳王欲殺子慶忌而莫之能殺要離曰臣能之吳王

香山篇

在太湖西濱西施種香之所

放舟脂塘曲盤游湖上雷雷鳴湖雨作還泊香山隈美人關香草上有九畹栽美人在何所攀芳招歸來露下荆棘草鹿上姑蘇臺

吳地記香山吳王遺美人採香於此山因以爲名故有採香徑吳故宮有香水溪俗名劉雲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韻會吳王西施泥施詞余既遊之戲劉雲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韻會吳王西施泥施詞余既遊之戲劉雲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韻會吳王西施

陳朝檜

在長興大雄寺檜中裂爲四枝垂蔭半庭堅如金石故老相傳陳高祖於梁天監中手植於此寺即高祖故宅也

陳皇有遺迹乃在鳥山中當時手所植花木羅青紅獨有左紐樹開世如龜龍懷哉手植人不見三閣崇後庭種玉樹金井凋秋風水經注浙江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鳥山太清記太清宮檜老子手植根株枝幹皆左紐三閣見卷九二閣辭

放龜池

在會稽馬鞍山毛寶故宅也

我聞元緒靈無逃豫且厄毛公贖金錢放汝鼯鼯宅何期報復義皆負將軍溺至今山中池洞元露純白我歸放搯床搯床猶翕息

投摸江神有記物毛載寶之行於岸江見漁乃父釣所得白龜寶也異苑之後於郛城戰敗
 擔者人怪山出遇一上吳王卽東之越里繞龜便言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得
 濱我元緒曰奚諸事萬元也龜識性行淵不長擇必日致相方困急求難盡南山之徒計將安能
 泊龜車曰猶明如無多辭葛將曰及爾樹寂而止熟獻人建業權將煮權使燒
 柴萬龜龜子如故諸葛恪呼曰然以老桑乃止熟獻人建業權將煮權使燒
 焚桑竊取阿賁門之曰卽爛爲清野江人使河伯之元緒漁莊者宋且得予夜半夢人披
 豫且問曰且得龜網用搭床焉三十放之猶活
 帖江淮間有入得龜用搭床三十放之猶活

東林社

陶公八十日解組歸山阿覺今若不早我日十倍過開塗剗荆棘斧缺且無柯賴爾東林社招我南山歌回視有漏因已悟影與魔有求不補失無虧所成多生斷前後際不須辯維摩

用要人東遠
也覽同立見
體修房廬歸
用語淨殿峯
不維土卽清
二庫號東淨
本詰白林足
迹此蓮也自
非言社晉免
殊淨史書心
此名記遠始
維淨四公往
摩者皓居龍
詰本避廬泉
立體泰山精
名也隱有舍
之名居白刺
義者南蓮史
迹山花恒十
採與伊餘
芝陶乃日
而潛爲世
歌等遠
釋十於晉
氏八山惠

隱君宅

隱君宅中區心遊入天境酌空引窻石汲深出寒井簷花度吹香池
葉漏天影隱几鳴虛琴悠然有真省

遊南樓空
城同潭夜
從有冰浴
仿井詩結
徘徊方平
寒夏石尊
其之以爲
以月浴疾
寒乃床石
乃攜寢堪
作友石爲
寒生爲樽
井登浴狀
賦而斛類
事不
詞可
類名
奇白
庚居
儵易
云香
余山
宅寺
近石

道人一畝宅

道人一畝宅乃在清江潯山童解迎客開戶花木深幽草有遠意仙禽無俗音劍氣或成虎丹光欲流金丸中探日月晝前見天心

鐵厓樂府註卷之四

鐵厓樂府註卷之五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沙堤行

地震謠

苦雨謠

大風謠

白雪詞

箕斗歌

鹽車重

鹽商行

牛商行

食糠謠

周急謠

勸糶詞

吳農謠

三男詞

乞墾詞

家仕歎

侯庶歎

秦刑篇

匠人篇

花門行

征南謠

憶昔

唐刺史

法吏二首

劭農篇

存與篇

樗蒲行

貧婦謠

已上凡二十有九首蓋傷世教之陵替時事之間關大而天變細而民情微幾沈慮寓於譎諷之中聞之者可以戒採之者可以觀矣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五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金莊山齋未訂

周源潤華亭訂

沙堤行 并序 一作兩相沙堤行

職林故事拜相禮府縣載沙填路自其私第至子城各沙堤
張籍李賀皆有沙路曲至正丁亥新拜兩相曰雪雪曰太平
天下皆曰賢故作沙堤行

神州和羹連五城沙堤新築泰階平正月一日太陽明殿前兩相水
金星天王垂衣珠箔捲太史新書五雲見火城千枝花外轉道逢吳
牛問牛喘左謀右斷天子前手持五色補青天南人不敢吹巢火中
國堂堂相司馬

漢書丙吉爲丞相逢死喪橫道不問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問逐牛
行幾里矣據吏謂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人逐牛牛喘吐舌問逐牛
之資治通鑑元齡善謀行用暑故喘三公公同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備方
者推房杜焉李賀詩笑取碧火巢中起歷朝綱鑑元祐元年以司
馬光爲尙書左僕射遠人聞之勸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
邊生事開

地震謠

至正壬午七月朔地震如雷民屋机隍土出毛如白絲紀詩

一章章十三句

四月一日南省火七月一日南地震平叶地積大塊作方載豈有壞崩
如杞人如何一震白毛茁泰山動搖海水洩便恐昆侖八柱折赤子
啾啾憂地裂唐堯天子居上頭賢相柱天如不周保國如甌駭民如
舟吁嗟赤子汝何憂如杞或
又列子杞國有憂天地崩墜者曉之曰天積氣爾奈何憂
又共工氏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

苦雨謠

去年雨坍塌土今年雨沒竈釜竈釜二月青無煙官家火程不問雨

胥靡移來坐監主旬申虧官走插戶旬申一作申中

壞日坊巖切塔平聲楊升菴曰水衝岸

大風謠

大風起不終朝如何三日夜日夜夜旋扶搖捲水覆我舟捲土覆
我署爲乎太平玉琯將誰調五日一風不鳴條

老子飄風不終朝莊子擲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名義考扶搖
風相扶而動搖也羊角旋風卽類風也論衡儒者論太平瑞應五
日一風風不鳴條

白雪辭 一作積雪

癡雲駕日日爲黃白光半夜漏東方廣寒兔老玉髮蛻一箭剛風落
人世錦宮肉屏香汗溶酒如春江飲如虹彩鸞簾額不受捲酒面洗
作梨花風堦前獅子積不壞一日瓊田換塵界金鉦取挂扶桑曉照
見瓊田出寒琴

開元遺事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者遮風謂之肉陣張正見雪
詩雲湧起黃田劉錫錫日觀詩啞大者難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
萬里湧出黃金輪翠輝小
切與舜同孟子野有餓莩

箕斗歌

計亭怯構机紫木背文章我生之宿直箕斗不愁斟酌愁簸揚斗之
柄實司天箕之風由犯月箕胡爲張口吻斗胡爲闕喉舌騎箕尾翹
閭闔屏讒邪正出納文昌開箕斗合

吳萊集所謂十一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爲七政四餘者紫氣爲
木之餘月紫氣爲水之餘日紫氣爲火之餘金木水火土爲七政
經月紫氣爲水之餘日紫氣爲火之餘金木水火土爲七政四餘者
字生於紫氣紫氣生於日月星家謂之四餘計生於天尾星於天
李一處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象故與斗同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日宿南斗計羅同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箕者主承斗星爲箕箕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也東方主星爲箕箕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主經口舌主星爲箕箕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必於朝故主星爲箕箕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韓愈詩以相武主星爲箕箕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尾星於天

鹽車重

鹽車重鹽車重官驢牽不動官鈹私秤秤不平秤秤束縛添崎令鹽車重重奈何崎令帶多私轉多大商鬻不盡私離夾公引為乎江南轉運澀如膠漕吏議法方啾啾作秤秤下

鹽才何切坐平聲曲禮曰鹹澁鹽味之厚也

鹽商行

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大農課鹽析秋毫凡民不敢爭錐刀鹽商本是賤家子獨與王家埒富豪亭丁焦頭燒海權鹽商洗手籌運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馬千蹄角司綱改法開新河鹽商添力莫誰何大艘鉦鼓順流下檢制孰敢懸官鈹吁嗟海王不愛寶夷吾策之成伯道如何後世嚴立法祇與鹽商成富媼魯中綺蜀中羅以鹽起家數不多只今誰補貨殖傳綺羅往往甲州縣淮西或

船音白海中船權音覺橫水曰權漢天漢四年初權酒酤韋昭曰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史記貨殖傳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艘音搜船之總名管子海王之國謹正鹽筴

牛商行

黃牛商水牛商驅牛渡淮道路長淮天喘熱淮月黃老商愛牛視如傷淮民畊稼禾上場皮角有令恐牛殃君不見昨夜官軍大索馬牝牡千匹如驅羊

坤雅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是日見月而喘蓋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

食糠謠

朝食糠莫食糠食糠不如彘與雁君王雁鵞令以粟甘易糧吁嗟今茫茫吁嗟何遑遑

周急謠

江南凶周最急漢家使者識經權矯制開倉輸玉粒君不見曩歲溝魂悔不及至今冤作枯魚泣

漢書汲黯傳河南失火武帝使汲黯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臣請伏矯制之罪上責而釋之莊子車轍中迎子而曰君豈有升斗之水活燭我哉周曰諾我且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之肆古樂府枯魚過河泣

勸糶詞

水旱阻瘳湯生民無罪歲後代倉廩虛時和亦為沴孰云富而苛甚矣貧不繼借富以貸貧窮哉已非計况乃指廩問夏楚劫以勢

沴郎計切音例妖氣也孔光傳六沴之作夏音賈同禮學記刑用夏楚二物

吳農謠

吳農竭力耕王田王賦已供常餓眠鄧通董賢何為者一生長用水衡錢

通鑑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綱目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漢書本始元年之以水衡錢為平陵居民起第宅應劭注人主之私錢也李賀秦宮詩開門爛用水衡錢

三男詞

金山鐵冶家張氏婦一產三男人以為奇事予獨稽諸史傳而有唐擅子之隱憂焉擅疑當作擅

君不見羌胡之妻產龍驚駭駭家之婦生虎狸造物好或怪癡兒以為奇金村鐵婦不畫眉健手能運千斤椎懷妊弗知十月期一誕三子如母稀隣舍來賀子公相出蒔茨親戚來賀子車蓋生光輝里胥馳走聞有司三豎內有麒麟兒陰陽者流來與推張家瑞鳳三聯枝我聞其言信且疑歷叩古牒如元龜破石三生未聞瑞南昌四孕徒招非有條給乳本句踐五羊十帛胡多儀他日唐擅驗後事不如介葛聞三犧

後漢方術傳唐檀子產豫章南昌人也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產四子極復間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楊奏省錄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昭解母乳母也人生三子者亦希耳錄食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乞播詞

獬豸不擊邪化作獸中狐屈軼不指佞化作蒿中芻黃金軀高蓋車
千夫百喏在一呼歸來牛馬驚里閭低眉仰面承妻奴奉嫂嘗惡卑
自奴播間比來奴不如君不見衡陽有客方詔婦鬚髯似戟稱人夫

馬一作牛
訛一作酒

漢官儀獬豸獸性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帝王世紀黃
帝時有草生於庭若使人入朝則指之角曰屈軼新唐書宋之問黃
傳附至爲易之奉溺器細目郭郭以詔諛朝應沈佺期劉允濟魏元
忠病羈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以詔諛朝應沈佺期劉允濟魏元
甘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家仕歎

小仕時爲養古有當會稽豈能食其官以官養旄倪千金買作郡萬
金收滿車二年遞郵傳誰以民爲家

侯庶歎

昔日王侯家庶庶躬卑極後來事升降小兒家蕩析俯首廝庶門王
孫有憂色

秦刑篇

秦刑悖聖教其律毒如兵大漢解倒懸文網舒急繩朝儀取雜用千
載罵鄙生燕石覓玉質鄭調求韶聲如何良有司尚欲復秦刑

漢書叔孫通說上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關子宋主
之愈密藏
人天怒藏

匠人篇

匠人久失職秦人已開阡誰望雲陽氣木土鑿由拳後來興利者開
渠引淮船吳牛拖輦石喘月不能前老翁乏丁壯捕女在河邊投水
作河婦天子罷庸田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史記商君傳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通鑑始
皇作阿房宮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注雲陽秦縣名在西
故由拳城在今嘉興縣理志會稽郡由拳古之樵李也太平實字記
鑿此山因倦並治漕渠引湖陂築坊庸入之渠中以通舟世說滿
拜淮南節度使治漕渠引湖陂築坊庸入之渠中以通舟世說滿

奮長風在武帝琉璃屏內坐實密似棟奮有疑帝問之答曰臣猶
吳牛見月而喘李太白詩吳牛喘月時掩船一何苦宋元通鑑秦定
水三年置都司於平江至正松十二年江立南都水庸田使司於汴梁

花門行

大唐宇宙非金甌黃頭奚兒蟆作虬跳梁河隴翻九土驚呼夜半呼
延秋朔方健兒袖雙手戰馬傷春舞楊柳當時天驕不借兵渭闕黃
旗仆來久快哉健鶻隨手招渡河萬匹疾如森白羽若月筋驍驍
弓仰天落胡旄吁嗟健鶻有如許邀我索花固其所明年西下崆峒
兵壯士重憂折天柱折天柱唐無人引狼殪虎狼非麟空令漢女嫁
非匹窮廬夜夜愁寒雲

征南謠

錢塘江頭點行軍大艘金鼓聲殷殷千里萬里雞犬絕杳杳南國深
蠻雲蠻邦父母苦不仁九重天子深無聞草間弄兵本鋤挺聚力四
萬稱孤君皇華遣使宣主恩橫草未立終童勛閩南總戎賜斧鉞紫
髯一拂清妖氛六駭生來食虎尊猛虎雖猛寧同羣於乎猛虎雖猛
寧同羣城狐社鼠何足云

狐曰不據所見而言也沈約憑依傳城

憶昔

憶昔開元全盛時海陵官漕米流脂丁男老不識兵器九牧長途不拾遺宮中君明臣告老天下夫和婦循道蠻夷玉帛涉海來海平遠接三山島仁人爲邦未百年民間斗米七千錢海陵官漕忽中沮大舶滅沒魚龍淵潢池弄兵本赤子渤海老臣能料理如何嫉作豺虎叢叢國稱孤姦萬死花卿猛將亂國章太阿倒持不可當君不見木蘭殺賊謝天子賞功豈願尙書郎

用昔 尙詩 書老 即儒 不	光子 遠璋 不 高 適 戢 傳 軍 西 乃 川 牙 之 木 蘭 行 欲 與 木 蘭 賞 不 用 尙 書 郎 杜 甫 憶	稱梁 王年 改元 月梓 黃龍 刺五 月成 段都 尹璋 反龔 光遠 率將 花驚 定李 奧拔 綿綿 州州 斬自	恤故 書循 使使 傳傳 襲襲 遂遂 子子 盜盜 弄弄 海海 濱濱 下下 遠遠 兵兵 不不 露露 望望 聖聖 池池 其其 耳耳 目目 舊舊 唐唐 於於 飢飢 蕭蕭 宗宗 紀紀 吏吏 上上	由曆 汴開 宋西 二二 歷歷 岐岐 鳳鳳 夾夾 路路 列列 店店 陳陳 酒酒 饌饌 待待 客客 行行 人 萬萬 里里 不不 持持 寸寸 刀刀 之之 漢漢	杜杜 甫甫 憶憶 倉倉 陳陳 詩詩 憶憶 昔昔 開開 元元 九九 全全 道道 日日 小小 邑邑 猶猶 藏藏 行行 萬萬 家家 室室 稻稻 米米 出出 如如 柳柳 芳芳 粟粟 唐唐
---------------------------	---	--	--	---	--

唐刺史

冒天海國皆王土萬里明珠貢天府一從官守失仁人牛馬驅除化
豺虎蠻衣有習黃巾帽蠻旗無字題王號九重天子矜蠻情黃勅加
官非賞盜君不見溪蠻改過歸大唐世授刺史以爲常於乎坐令白
雉脩職貢可是於今無越裳

後漢書張角聚人三十六萬皆著黃巾謂之黃巾賊唐書太宗時
溪洞蠻酋歸順者皆世授刺史杜甫詩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
史非時朝孝經援神契周公攝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蠻傳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攝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蠻

法吏

法更本止虐非以虐爲屠仁君除肉刑仁吏泣丹書况以私怒逞鍛鍊及非辜冥理絕好還天網元弗疏懷哉沈姆誠可但懼焚如

漢書文帝紀十三年五月除肉刑
法志注孟康曰海有刑三
綱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
國傳定國父于孟公東海
有刑三婦

又 持丹筆相向泣曰乃吾抱可其使具一獄人哭
濫於禍府及上子合璧易威焚吉如爲死廷如尉棄妻執燭

又

民有殺長吏於理大悖之仁人根所自吏德久已離擊之柱後法輦
火救焚輜彼哉漢儒論殘賊憂軟罷願言敷國惠以膏殘民瘼

後漢書輿服志法冠一卷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簞鐵柱

劭農篇

今日當假我縣守初出郭出郭到誰家田父有新約桑陰抽屨屨石
崎渡略約田父喜我來釃酒出杯杓招徠道上氓賣刀買黃犢水南
架魚梁水北築稻屋十分麥上場兩番蠶上箔永願吏不妖重願歲
不惡呼婦殺黃雞重話田間樂

爲牛橋百
生帶曰里
注讀樵
索史漢
隱曰亦
曰鑿憶
謂侯襲
勃世襲
本爲水
家海飲
以橫難
絳木
絳守炊
織守展
藏勸露
薄勸人
爲賣韻
以生劍
業謂
薄略時
也曲田
賣也
刀音移
買勺音
懷項酌
曰羽廣
何傳志
爲不獨
佩勝大

存與篇

東家萬金產西家百屋錢錮以鐵門限自比長城堅須臾一轉首後人不能傳却觀存與者非帑非聯阡巍然一高閣閱世而弗遷問君何能爾但指方寸田

擣菹行 并序

聖如孔子勇如飛將軍而難過於世片譚封侯斗酒涼州者
何易易耶人曰命也遂以官爵等擣菹然余觀垂崖博勝事
則擣菹可以智力參而命若未底於定也疑而成詩書寄鄭
有道先生達克莊繡使相發一笑

七十說不含片談立封侯百戰失飛臂斗酒得涼州人言遇不遇不
係人劣優亡羊與得鹿等付盧雉投獨不見張公座上三大戶胡爲
百萬一擲成私骰

宋書劉毅家無擔石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論衡孔子擲

遇不能容於世周流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平安解嘲或七號十說而
將又廣曰廣結人髮與匈奴大射亦十餘戰今幸從大將一軍出接通肩
也于兵以廣將軍徒廣郡行遠又迷失道豈非伯夷則挾溫庭筠書
孟穀子藏與穀二塞人以相與牧羊而蘇東坡詩伯夷則挾溫庭筠書
問穀子藏與穀二塞人以相與牧羊而蘇東坡詩伯夷則挾溫庭筠書
詩亡羊猶博塞牧馬倦呼盧列子鄭而遺薪於野者遇駭鹿擊斃
順途而諒其不事傍人處有聞者其言而取之歸告其室人曰若向薪
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有薪者今得之彼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向薪
夢見薪者何用知鹿耶我夢耶薪者今得之彼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向薪
吾據得鹿而不知其處有薪者今得之彼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向薪
師請二分之以夢得之鄭君所夢而尋得之遂訟人鹿乎
貧婦謠

西家婦貧失身東家婦貧無親紅顏一代難再得噉噉南國稱佳人
夫君求昏多禮度三日昏成戍邊去龍蟠有髻不復梳寶瑟無絃爲
誰御朝來采桑南陌周道旁過客黃金求黃金可棄不可售望夫自
上西山頭夫君生死未知所門有官家賦租苦姑嫜繼沒骨肉孤夜
夜青燈泣寒杼西家婦作傾城姝黃金步搖繡羅襦東家婦貧徒自
苦明珠不傳青州奴爲君貧操彈脩竹不惜紅顏在空谷君不見人
間寵辱多反覆阿嬌老貯黃金屋龍盤有髻不復梳一作開門花落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十四採桑南陌頭詩唐風有綠珠之杜生子道
周毛萸曰周曲也太平廣記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生氏
倫之女有容貌石崇使交州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
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
阿嬌當以食屋貯之後立爲皇后因妬廢居長門宮

鐵厓樂府註卷之五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六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金溪孝女歌

楊佛子行

金處士歌

彭義士歌

盧孤女

孔節婦

陳孝童

強氏母

蔡君俊五世家慶圖詩

鐵面郎 并引

奉使歌

春草軒詞

萱壽堂詞

傳道人歌 并引

留蕭子歌

洪州矮張歌 并引

秀州相士歌

禽演贈丁道人 并引

冶師行

艾師行贈黃中子

醫師行贈袁煉師

芝秀軒詞 四章

壽岩老人歌 并引

以上凡二十有六首皆謠詠一時忠臣烈士貞女孝童仁人隱士之遺事於太史氏之所未錄者蓋可爲一代之詩史矣其激揚世教豈小補哉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六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金 鑑 豐 未 訂
周國憲立文

金溪孝女歌

唐敬宗時撫之金溪有金銀場銀戶葛佑者輸銀不足監官黃懷榜佑垂死佑二女投銀冶中化銀二錠事聞遂罷銀場金溪爲二女立廟至今血食危太樸有卷求余詩爲賦孝女歌云

金溪石石生銀鑿石石有盡銀令無時磷昨夜銀官下戶山頭點銀戶葛家父無丁惟二女葛家父苦楚苦楚與死鄰二女痛父關一身駢首跳冶裂炤音叶裂炤焚身不焚二女心天慘慘神森森化作雙白金雙白金盛龍錦願作萬壽卮以奉天子飲一飲銀鬼泣再飲銀令寢身一作二女

楊佛子行

楊佛子越之諸暨人光宗淳熙幼知事母母病危佛子割股肉進母母食病立愈母歿廬墓側恆有馴鳥集墓樹隨佛子往返佛子素患癯癯大如盎道逢異人以掌訣移之背郡縣上孝感狀將表其閭佛子辭遂止年九十歲安陽韓性旣爲佛子作傳同里陳敢復作楊佛子行

諸暨縣北楓橋溪楓橋溪水上接顏爲栖其下一百二十里合萬和水萬和孝子廬父墓墓上芝生萬楊生佛子與萬和孝子齊六歲懷母果二十爲母嘗百藥藥弗醫叶啖母以肉將身封母病食肉起其神若刀圭母死返九土常作嬰兒啼倚廬宿苦塊棄隔妾與妻嗟哉佛子孝行絕人人不識感鬼神頰上生瘤大如算何人戲手瘤上捫明朝怪事駭妻子頰下削贅無瘡痕背上一掌印爭

來看奇痕墳頭木共白兔馴更遣迎送爲成羣傍人竹弓不敢彈豈比八九雛生秦縣官上申聞旌戶復其身佛子走告免稱主臣主臣嗟哉佛子誰娘稱今之人有刃股乳詭孝子以爲名規免徭征以希其旌嗟哉佛子誰娘稱無留瘡一作無留根

金處士歌

吳人金可文賢智有才藝而自埋於民衆噴然以處士稱之權貴人以邱園科起處士處士絕之曰子幸有廬一區在市關可以避風雨田一廛在都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可以自樂不願仕也且仕榮利祿隱樂真素苟以相易彼此而乖乖而強合吾不能已吁處士如可文信其逸而貞者歟故集賢舊老相與署牒錫號曰貞逸會稽楊維禎爲之賦詩曰蘇州古隱君實始處仲隱居放言中乎清與權次曰澹臺氏言不枝行不逕未嘗匄走諸侯前五噫之夫將其匹聯耕織爲業不廢誦與絃亦有天隨仙配鴟夷子理釣船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闔閭古城陰曰有處士氏曰金長身而美髯叶風局孤以古古貌疏且沉家不失箴里不失任有餘推與人矧肯爵祿入吾心心闕下足終南吟貧賤易屈富貴易淫故大隱在關市不在壑與林鳳凰不能引高神龍不能引深叶人呼爲處士更加逸與貞之號焉知古不如來今吾嗟今之士既隱邱園復事王侯行無補闕言無裨謀惟祿食是媒叶詭貞而隱詭逸而休以爲吾人憂放而返澗惠岳隴羞聞處士風其不泚然在頰豈吾人儔詩從別本吳編疑多錯簡

按家語澹臺滅明武城人吳地有滅明家五噫見卷二荆釵曲將其匹野澹臺孟光隱於吳也潛確類書陸龜蒙字魯望自號天隨子性野逸無羈檢時乘一小舟設蓬席簞一東書筆床茶籠釣具權利司馬承禎少室二山人時有意當世見卷三五湖遊世說補盧藏用初隱終南山隱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乃仕宦之捷徑耳孔稚圭南嶽先生傳又云林衡無盡澗愧不敏

彭義士歌江元履

八十長者新城彭一生好義不好名天曆飢告江南氓官家鬻爵令
新行嗟哉我彭粟有盈內粟不與官爵爭豈惟內粟爵不爭民有乏
逋我代庚乏力我又代民耕民流過門給炊烹吁嗟爾民曷報彭期
以八百之長生

元史文宗紀天曆二年江州行省言池州廣德寧國太平建康鎮
江常州湖州慶元諸路及江陰州六十餘萬戶當賑糧十四萬
南廉訪司言河南路飢乞行入粟補官之令左傳若登首山以呼
曰庚終氏第三子錢鏐之後後為大彭亦為彭祖自堯歷夏殷封
祖陸終氏第三子錢鏐之後後為大彭亦為彭祖自堯歷夏殷封
會村人松慢亭

盧孤女

盧孤女年十五官家新條括童女東家媒娘傳巧語盧家郎選東床
奈郎自有婦妾使余不當蚤知急婚事如此悔不官家作驅使上堂
拜姑身未知下堂失身惟有死歸來抱琴彈高樓苦調不作離鸞愁
東家聘西家求明珠火貝爭委投河可乾石可泐盧家女節不可勒
生作隻影蛾死作獨根柏嗚呼丈夫腐節隨草莽阿盧之風齊砥柱
若道錢唐女淫苦安得有此盧家女

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童男童女一時
嫁娶殆盡水經注砥柱者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以通
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孔節婦

有美丈夫子玉質長髯鬚自言五十五代孔子之孫儒其母曰陶大
家大家生兒六月餘丈夫子即稱孤零丁未保麒麟雛大家一節誓
不渝身有死不二夫與孤為命相噫嗚保抱不啻琉璃珠但願孤長
壽暨我門戶扶我與天助孔嗣孤無虞五歲解讀書十歲能當閨二
十作賦喧三吳竭來大家八十踰孤三釜心何如紫微相君新下車
上推先聖恩及孥荐書上達天王都承恩歸來拜起居堂上鶴髮霜
顏都烹羊擊鮮婦當廚里中姆謹相呼孔家生兒天與渠康之阜曲
阜俱康之水流泗洙曰貞曰孝表一廬楊子作誦歌不誣他日太史

春秋書

陳書徐陵年數歲家人攜候寶誌上人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行經孫氏陵詩如渴環已承久年代微微李白懷友來遊嵩倫詩客
來已承久年代微微李白懷友來遊嵩倫詩客
語詞雙雅又感興詩如渴環已承久年代微微李白懷友來遊嵩倫詩客
三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鍾不泊吾心悲

陳孝童

孝童名福越之錢清人年十歲侍母藥病衣不解帶母病甚
水漿粒食不進口中夜潛出後庭泣於天曰我母病將死吾
何依刲股代藥天其從我乎股刲而母已死人謂刲股多救
母童不能不亦妄譽乎予謂童知愛親天之無偽者也刲股
救母知有其親而不知有其身也又豈知有名哉季世奸民
有刃股乳規免賦徭者若童又豈有賦徭而為是哉刲股童
之天也母之救不救亦天也予居與童隣親觀其事可以宏
獎風教遂為賦詩

錢清陳孝童十歲知孝母母病日以革藥餌空咬咀夜庭人不知磨
刀去剔股凡兒血肉軀軀小痛榘榘孰識身在親慘毒至刀斧隣里
聞孝童涕泗下如雨道路聞孝童過車式其戶堂堂士大夫結髮在
庠序母背忍絕裾母喪亡捧土我作孝童詩豈惟風童孺

咬扶古切音釜咀再呂切
雖上聲說文咬咀含味也

強氏母

毘陵強可事母以孝聞母年踰八奏可方以鄉校官調轉湖
州從事感事母之日短遂以待親致事得陞承事郎浙東帥
府從事由是併得封母夫人縣君今年至正戊子十一月二
十三日長至適為夫人初度日也母子恩命皆以是日至故
為賦燕喜詩一首俾令官歌之

強氏母毘陵人年已八十又一春強家郎未七旬五十入官教邑民

六十轉官在隣郡大府婉畫方咨詢守將急移檄候吏持在門強家
即捧檄告母母欣欣一笑還一嘖庭前大樹風不停孝子惜陰寸寸
勤強家即養母素不貧食有祝鯁寢有五色衲其肯貪天之祿一日
離其親年未及致事辭檄奉晨曠中書重爾天性真馳文箋天天不
嗔賜爾孝子七品秩緋衣始始青絲綸強氏母隨牒封邑君一陽復
爲生辰邑官里老走先上堂與母千百壽烹羊炮豕羅鮭珍強家
母抱牒謝天恩強家即百拜百舞稱蠶算日日起居太夫人項間壽
帶日見雙條文眼前離立五世之兒孫強家母壽無匹榮無倫

孫諸
始遇合切庵入聲物也
答切音納始始物也

蔡君俊五世家慶圖

蔡家肉譜絲司徒西蜀蔓衍雲間居胡笳一洗怨女孤世世解讀中
郎書傳家五葉忠孝俱鬱葱佳氣無時無有母有母徐卿徐生兒滾
滾麒麟駒檜嚴君俊老仙老不枯巖前雙桂雲敷腴繡輿從以斑纈
裾或拜或立或步趨登堂好弄如羣魚中有一人美且都柏垣成陰
返慈烏平反一笑堂上娛春衫初試如舞雩樵漁童侍兩隅座中
有客皆鴻儒晴簾花吹引香篆午窗竹雨鳴茶爐不知人間有金屋
弱海之外爲蓬壺至今諸孫稅襦儒文采箇箇成於菟玉階清夢追
爾祖種德政與槐陰符太夫人在錫冠帔會元滿眼紆青朱紆青朱
勝買丹青添畫圖肉譜或作內譜
稅襦或作脫襦

六帖唐李守素署天策府對至北地則笑之學世號肉譜處世南與
人論人物江左山東南相府至北地則笑之學世號肉譜處世南與
畏杜甫徐卿二子秋並是天上麒麟兒又積善褒褒生公侯漢書
傳不疑爲京兆尹每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所平反母喜而食
或無所出則其母怒而不食唐書張志和傳帝賜奴婢各一志和
配爲夫婦奴曰漁童女曰樵青東坡詩未省老羗生於菟言子由
生子也子由命屬卯左
傳楚人謂虎曰於菟

鐵面郎美趙御史也

鐵面郎不願白玉堂願著錦衣裳上明天耳目下見人肝腸江南使

者欺天隱黃金車馱實虛牝忽焉青天近天目峯前見秋隼父老出
郭門焚香拜使君使君天上斗斟酌元氣成冬春成冬春立皇紀董
狐已脩三國史柱下惠文須出理江南驄行且止萬一讒邪塞天耳
手持堯時屈軼枝獨立殿前言國是鐵面郎真御史

按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今以稱翰林昔人詩所謂白玉堂前
一樹梅者正指此趙公其由翰林而遷御史者耶漢書百官表侍
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滑治大獄顏師古注衣以繡者尊寵之
也韓愈詩有似黃金擲虛牝注虛牝謂穀也天衣以繡者尊寵之
儀屬驚鳥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三年四月詔修遼金宋三史漢官
固不撓常清峻也亦稱惠文冠續漢書桓典爲侍御史執法無所
避常乘鸞馬京師畏之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卿御史御史博物志
有是衆非之所惡也東坡集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
面御史

奉使歌美答理麻氏也

至正乙酉天子遣天下奉使凡十二道三十有六人偉兀氏
答理麻在選中巡察西川司臬吏舞法首擊治之方面貴臣
有驕而弗聽者亦糾詰之時政梗民必思痛豁去如鯁在咽
必吐乃已彼不答理如者如工尹商陽之兵殺三人以爲不
如是不足以反命事不幸類此而況生殺者皆不當法乎此
西川使者之可歌也

皇帝五年秋皇華遣使行九州皇明見萬里外猶恐陰噎生蜚蜚
奉使代天明四目達九幽假天喜怒私恩讎欺皇明是非一逆海倒
流其中答理子西邊托週遊西邊有鳥其名爲休留復有老狐九尾
而九頭扇妖作怪呼匹儔腹我赤子血上蔽十二旒力大泰山不可
拔答理子一觸泰山折之如不周嗚呼漢有張綱衛有史鰌元有答
理足追前猷太史筆不貶褒我作歌詩繼春秋

檀弓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
事也子手弓而掩其目子射諸射之斃不與殺又謂之斃
反命矣休留怪鳥陸佃曰釋鳥所云怪鳥是也其鳴聲即兩爲國以
以聚諸鳥一名雙狐畫無所見邱山西陽雜俎天狐九尾山海經青
蚤察毫末畫出眼目而不見邱山西陽雜俎天狐九尾山海經青

時	司	馬	還	任	少	書	衣	衣	關	三	木	註	三	木	謂	扭	械	方	通	典	成	劍	
刻	御	史	臺	有	爲	故	謂	誰	爲	臺	漢	昌	侯	張	馬	臣	願	讀	尙	從	烈		
斷	依	臣	母	入	錢	上	百	萬	得	爲	司	徒	問	其	子	鈞	何	如	曰	論	者	嫌	其
臬	傳	一		人	入	錢	上	百	萬	得	爲	司	徒	問	其	子	鈞	何	如	曰	論	者	嫌

洪州矮張道人術流之奇士也其術出國初李國用國用又出於德長老不苟干貴人卽見貴人不苟佞不仁者規言之無隱推其人以占其家及其子孫之凶慶皆奇驗若神輕財解難有古義士之風余客西湖大禹觀而道人來寓與余鄰時過談天下事非今之豪傑所能及也且欲授術於余余謝未暇歌以送之

未暇歌以送之

洪州矮張如矮瓠大帛深衣沒雙屨自言矮瓠不食酒惟貯先天力
宮數蚤年俠氣慕朱郭輕財屢倒千金囊得道人疑李士寧滑稽時
效東方朔雙瞳注射金蟆精口如急雨傾建瓴卒然一語中人隱王
公錯愕面發赭烏乎王謝誤蒼生天下烏用爾寧馨居中可乏汲長
孺使邊須用蘇子卿我本先皇賜進士十年不調錢塘市官程那敢
問雄飛國法新蒙脫胥靡西湖西南山南水華落日清而酣畫船載
酒遁名姓三尺長喙金人緘嗟乎五鬼賊三屍讒矮瓠矮瓠無多譚

朱郭家近蔡君也謀事文類聚李士寧道所遇有一人氏救所藏虎軀去
鏡洞見遠
與視其狀乃夢中人也虎頭骨者遂異之以後手爲按一盃土寧來謁君
視之君一謀如夢中所見目疾昨夜夢龍視樹苦薩須臾寧即於土寧然明快歡
陽公贈漢書士道屋人之歌上建不純水師也行注純威水滑稽傲書王行東傳方朔
之流焉丁生注寧高屋上役也蒼生者必是威水賈誼賦三傳尺說胥無
乃物相老武爐丁生注寧高屋上役也蒼生者必是威水賈誼賦三傳尺說胥無
姑言下也凡鳥喙長庚申不能鳴西陽雜俎廣人三尸常以月望晦朔上白
人死爲鬼歆享祭祀也

卷六

秀州相士薛見心重湖風雨來相見手把茅山道人詩亦有胡僧寫束絹自云膝不拜公卿海內名人初入卷縹緲方冊錦盤囊手錄梅花道人傳道人不讀姑布書兩目看天走青電梅花忽露太極心南枝北枝開一遍秀州相士亦識道一笑求心符鐵券章生不相一隻眼桑生不相一尺面貌如削瓜帝治開背如植鰭王業建君不見漢家將軍如牯腰午夜臍燈照悲喧

傳	而	之	學	左
說	面	相	子	元
之	笑	貌	卿	傳
陶	長	者	不	姑
狀	久	曰	今	選
身	嘗	善	道	布
狀	未	須	也	子
如	臨	也	有	張
身	鑑	小	唐	卿
植	富	侯	舉	善
如	貴	虧	嶺	字
鰭	奇	景	梅	相
瓜	達	之	南	伯
尹	七	亂	人	見
閑	官	富	枝	兩
之	尺	昭	已	錢
天	至	貴	形	無
狀	之	達	落	恤
面	身	後	日	唐
狀	空	昭	北	人
面	五	達	顏	棄
無	如	流	枝	家
須	代	矢	方	將
見	一	醉	開	登
膚	尺	墮	知	茅
	桑	梁	荀	山
	之	史	子	所
	維	章	凶	著
	面	妖	相	有
	後	達	祥	句
	至	見	遇	曲
	宰	醜	世	古
	醜	曰	俗	外
	相	相	稱	姑
	怪	者	曰	史
	非	達	之	布
	身	相		
	短	喜		

禽演贈丁道人

令威仙人歸故林白晝飛下天門深一千年人忽作鶴二十八宿皆爲禽俛頭垂翅聽驅使走報禍福不敢諳南方朱鳥獻奇狀部領其屬來騷騷毛鱗羸介各異態肖象妙合天地心翩然謝客欲高舉便恐滅迹丹霞岑東州名山指華頂碧天倒墜青瑤簪人間華表或可擬馭風時復來相尋

擬馭風時復來相尋

續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鶴於空中歌曰有鳥爲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

治師行

贈緱氏子名長弓太湖中人與余鑄鐵笛者也通文史又善鑄鐵冠如意自云將鑄湖心鏡求余詩歌之云

湖中冶師綵長弓有如漢代陶安公七月七日與天通朱雀飛來化青童且莫隨仙踏飛鴻道人鐵笛已在手鐵冠入柱凌喬嵩皇帝一統訝羣凶猛士千將無所庸還徵上青子天上裨重瞳江心火電流赤虹雲凝霧結愁蟠龍

列仙傳陶安公六安治師也數行火火一且散上紫色冲天安公伏治下須臾有赤雀止治上曰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來安公騎之上升九國志蜀王宗壽得一鏡一青衣小兒曰鐵鏡神物宜見還出鏡與之長揖而去庚信鐵鏡錄五世之蟠龍

艾師行贈黃中子

艾師艾師古中黃肘有補注明堂方籠有岐伯神鍼之海草針於海艾十不及一他篋有軒轅洪爐之燧光灼艾禁木火火鍼窠數穴能起死一百七十銅人孔竅徒紛纒不遇數處三椎之下穴一雙二豎據穴名膏肓百醫精兵攻不得火攻一策立受降金湯之固正搗穴快夫急落如飛鶴梅花道人鐵石腸昨日二豎猶強梁明朝道人步食強風雨晦明知陰陽老師藥券不受償何以報之心空藏施藥勝施羊公漿會有仙人報汝玉子成斗量

晉書葛洪自號抱朴子抄金匱藥方萬卷肘後急要方總四卷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豎子仲智懼傷我焉逃之其伯仁曰居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爾我神記羊公伯雅父母葬無終山遂居焉山高八十里公汲水作義漿行生飲之有人以石子一斗與種之玉當生其中種其石數歲玉子生

醫師行贈袁鍊師

大茅先生上天司死生每歲考校月之二日為嘉平至今華陽有仙會會則鬼獸叫嘯丹光明上帝又閱其人之枉死必生仙醫有如貞白者代居山中救愚氓自從貞白上仙去杏林剪伐橘井夷溝坑越七百歲乃有袖雲氏弱冠學道朝天京天子問道賜秩秩師拂衣去還山自吹鸞鷟笙不燒丹不辟穀不食日月精不役置訣甲與丁人有奇疾弗能名鬱如病草無勾萌師一視孿者伸臂者覲跛者行問之無咬咀之劑鍼石之兵惟有日兩炊針折足鐺乃云太上親傳一

管筆三軸經無憂祖師傳至我我奉行之無足驚吾聞上古俞附善瘵疾不施湯液尚須皮毛解剝淨洗五藏腥如何三經一筆乃爾靈人報以金擲之如瓦礫以廉售欲豈比長安清亦何必隱居辛苦註草經嗚呼人生喜怒悲樂病易成須髮日槁為星星便從鍊師乞漿

啖火棗青華定錄共見茅君盈作日兩或唐六典道士脩行德高思精謂之鍊師茅盈內紀始皇三十一歲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鍊師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城徽世而往在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元洲戲赤

仙老具志因改入茅山自稱華陽隱居神仙傳吳人董奉隱居山餘人治病解職不取錢物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樹後二萬餘年大疫時號為橘井杏林仙藥蘇軾一桂陽人將仙去謂鄉人起死一百七十銅人孔竅徒紛纒不遇數處三椎之下穴一雙二豎據穴名膏肓百醫精兵攻不得火攻一策立受降金湯之固正搗穴快夫急落如飛鶴梅花道人鐵石腸昨日二豎猶強梁明朝道人步食強風雨晦明知陰陽老師藥券不受償何以報之心空藏施藥勝

芝秀軒詞

東倉馬君瑞以芝秀名軒虞學士集為書其扁李著作孝光為之記復求歌詩於予故為賦騷詞四章

芝秀兮煌煌羅生兮滿堂紫雲困兮如蓋露湛湛兮沐芳美夫人兮賢姘集靈瑞兮未央

芝何為兮為秀匪植以生兮匪培以茂協冲和以華滋兮食之而壽

山嵯峨兮谷逶迤歌紫芝兮吹參差懷美人兮不可以追

鐵之淫兮鳳之沼思公子兮善窈窕善窈窕兮樂康聊逍遙兮歲年

壽若老人歌

壽岩老人者吳興欽先生德載也老人仕宋爲都督計議官
宋革老人奮義兵不肯送降款天兵募生致其人義其言議
而官之老人列其板授言卽遁隱長山之石岩石生冬青萬
年之枝老人遂號壽岩又自志以文去老人之死四十年其
孫驥出其手澤求余歌之

壽岩老人宋都督不肯新朝食周粟水晶國裏七寶山別有天地非
人間山中黃石眠怒虎圯上傳書曾有語歸來牧羊尋赤松萬年枝
上盤冬龍冬龍萬年與石鬪老人一杯持自壽煉石未補天南孔

坐見瀛洲生軟紅嗚呼壽岩之人兮元不死南斗化石齊崆峒
史記留侯世家夏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其履圯下顧良取履之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州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葛洪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履謹將至金華山居山室中四十餘年不念其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見道士引至山與第語萬頭按黃初平亦號赤松子蘇軾詩軟紅猶戀屬市塵自注前輩戲語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壑桐之山往問道焉

題鐵仙人琴書真樂窩

舉世之樂無如鼓琴琴可以禁人之邪心易人之哇淫舉世之樂莫如讀書書可以絕小人之狹邪履君子之坦途世人爲樂千種好不如我樂長可保彼有嗜酒樂飲逢毒若酖豔妻謹虞自令身枯溺心貨殖爲盜賊積崇勢凌人鬼神斷嗔嗔蚤官驕子疾爲禍首或世所樂自詭神仙累萬人學無一長年有樂放恣毀除須髮捐棄父母終竟不覺有察於獄謂俾不慚性習浸移久而泰甚凡此衆樂豈不可懷不如我樂無患與畜鐵仙左琴右書傳終日危坐笑以哈忽見吾詩仰天歌鐵仙豈不大樂哉

鐵笛歌爲鐵崖賦

附楊先生所作後

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嚳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豺闥形庭跪獻丹旻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

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唾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曷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威世載賡臯財解愠南風琴

鐵簃謠爲鐵崖仙賦

附錄雲間錢森作也

鐵崖仙人冠鐵冠錦袍不著衣褐寬棄官流蕩山水窟胸中奇氣蛟龍蟠手持鐵笛竅有九錚錚三尺青琅玕吹之奇聲絕人世抑揚悲壯凌雲端鐵崖山高高百丈片片吹落梅花寒太湖老漁狎唱清江歌仙人側臥吹回波七十二峯翠鸞舞大雷小雷走深渦君山弄最奇絕一聲草木摧兩聲山石裂三聲蜿蜒躍波起四聲卷海作飛雪五聲山嶽盡動搖六聲百鳥皆噤舌七聲吐氣成虹霓搏桑枝上金烏啼八聲射光凝牛斗丹桂枝邊玉鏡吼九聲十聲迸銀河鬼神股慄天嵯峨河鼓輟瓊杵天孫停玉梭九重震疊開蕩蕩帝閭驚定忘撫訶鈞天大人側耳聽口勅仙吏旁搜羅分甘吹笛樂吾樂芒屨爛上金鑾坡仙人仙人鐵石腸引喉噴鐵金琅璫中通外竅直以剛鏤錫善鳴愁鳳凰皇底須截竹崑崙岡願將鐵崖壽鐵笛後天不老凋三光

鐵崖樂府註卷之六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七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挨子詞

鍾藤詞

醴泉詞

泳水詞

梟蘆詞

龍虎詞

狗馬詞

鷹馬詞

鳳鏘鏘

鶴躩躩

五禽言

并引

歸雁吟

兩鶉鴝爲顏氏賦

匹鳥曲

鮫人曲

義鴿

并引

警鵬

三章

射鰐行

鬪雞行

殺虎行

并引

白翎鵲詞

二章

佛郎國進天馬歌

已上凡三十首皆先生涉歷世故有慨於衷多託於鳥獸草木以起興者諷者得其旨則勸善懲惡蓋亦不無補云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七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孫元音穎若

金照雪湖訂

埃子箇箇復箇箇十里五里官道課行人捷徑行不從官道過于嗟埃旁岐轉多埃子荆棘如銅駝

按埃里堡也謂路旁埃元史世祖時立急遞站舖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官司設傳遞舖每舖置舖丁五

人晉書索靖指宮門銅駝曰會見汝汝在荆棘中爾

南有美木鍾藤束期叶只鍾藤日肥美木削只於呼孤剛柔惡斃之孰操斧斤爲我理之

意物志鍾藤繞樹即死藤成樹大者十圍可爲杖爲篋勝竹轉有似談歲養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白居易詩先柔後爲者

醴泉詞 醴泉兮無源靈芝兮無根如何求俊兮而欲求乎人門

生翻與第書長子容當爲求遠求小姓足使

咏水詞 咏水可以尋珠開射石可以飲羽李廣乃知一心之人兮遇物而無迕

列子子華子之門徒指河曲之溟謂商邱開曰波中有寶珠珠可

得也商邱開之徒既出果得珠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鐵破

行疑虎射石沒金李廣前中石矢乃飲羽見韓詩外傳

鐵厓樂府註 卷七

者爲勝處犬名作盧未詳置去病傳時

龍虎詞

檻足兮虎成狗燒尾兮魚作龍得勢失勢兮而以分乎雌雄

子馬遷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則

狗馬詞

狗有爲龍兮馬有爲盧的盧狗主兮爲龍食奴於呼交之借兮無解

孤之託兮無嬰呼嗟爲龍兮狗之解呼嗟的盧兮馬之嬰

其續神奴私通章民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曰解如劉龍通章民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趙解如劉龍通章民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請耳公孫林舉白立子趙孤難孤立吾遂爲自其殺者

鷹馬辭 鷹使司漏馬使警偷賊者守汙獲者運牛彼此職廢空抱主憂君不

見薛恭尹賞各有所兩地一易俱稱優

鳳鏘鏘求其鳳凰既得不復念母將不如城頭烏日日夜夜哺母與

母翔 玉臺新詠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四海求其鳳

五十七

左傳衛懿公好鶴鵠有乘軒者詩鸛飛戾天戾至也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白日昇天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上天吹雲中

五禽言 并序

禽言無出梅都官之作予猶惜其句律佳而無風勸之意故予製五禽言言若拙而意頗關風勸焉

喚起喚起東方明門前已如市上林有鳥殺司晨若殺蕭娘睡方美

韓愈詩喚起喚起全曙注魯直云喚起聲如人絡絲員轉清亮有鳥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齊漫錄云唐顧渚記曰顧渚山中有一鳥如鸛鵠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云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襄陽記雞主司晨南史起也臨川王宏傳帝詔宏使魏宏聞魏接近畏懦不敢進魏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與一紙但長合肥有韋虎楊巨源詩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與一紙在詩白居易詩揚陶令舞飛燕雨夜泣蕭娘

又

提胡盧提胡盧沽酒何處沽鳥程與若下美酒高無價小姑典金釵

勸郎醉即罷君不見城中官長壺盧提十日九日醉如泥

杜詩注胡盧以威酒胡古與壺通後漢周澤傳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又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苦姑有孝女姑爲慈母妾亦甘爲東海婦

陸游詩姑惡姑惡聲無乃遺婦魂漢書漢女者居東海養姑姑女隴之於姑姑經詣太守訴而殺之五月下雪青藤山人路史東海孝婦廟在巨平山北

又

子歸子歸子不歸白頭阿嬾慈且悲子弗歸待何時君不見西江處

士章九華十年去赴邱園科母死妻啼未還家

禽經鸛鵠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一說子規非杜鵑乃叫不如歸去者

又

行不得哥哥我不行奈我何西山有豺虎西江有風波風波尚可壺

豺虎尚可羅努兒關平地多行不得哥哥

本草集解今俗謂鸛鵠啼曰行不得去也哥哥

歸雁吟

江南荷葉黃見爾來江鄉江南春水暖歸路同天遠春復秋復春南來北往多苦辛瀝爲友鷺爲鄰他山鷓鴣好結婚只往江南生子孫

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註自南而來北也仲秋之月鴻雁來註自北而來南也韓愈詩嗷嗷鴻雁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詩註自好沒鷓鴣浮故一名瀝今人加鳥字

兩鵲鵲

兩鵲鵲朝朝暮暮啼不休天陰婦棄去雨止還相求天公陰晴變不測嗟爾夫婦難爲速鵲鵲水西頭啼過東家樓東家樓前琅玕樹枝連理森相樛無風無雨春正好願爾長作鴛鴦儔莫効前身鷹隼仇

鴛鴦鵲鵲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兩鵲逐婦是也又鴛鴦鵲鵲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兩鵲逐婦是也又

人因此卜陰晴陰逐晴呼無定聲晴林有枝可並宿兩鵲何處能相尋詩南令樛木註木下

曲曰樛木令樛化爲鵲

匹鳥曲

建章宮中匹瓦飛太液浮起雙紅衣文塘小徑迎春歸春紅蓮葉春猗猗金丸嬌即故驚起白頭雙飛似雙死上林雁歸忍流離九疑偃偃天萬里長干沙頭人望夫願託錦鱗西江書結生不作白頭伴結死須作青陵鳥

古今注鴛鴦水鳥似鳬毛有文采雌雄未嘗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魏志文帝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崔瑗詩翠鬣紅毛舞蓮華又祗過三塘對並飛謝氏詩錦源光園中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又回頭雙飛死商隱詩鴛鴦相失便相離徐陵賦去飛來烟雨秋唐詩只合雙飛便回頭雙飛死商隱詩鴛鴦相失便相離徐陵賦

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青陵鳥見卷二杞梁妻

鰲人曲

鰲人居錢塘湖自從劍客過湖去世人不識真仙儒靈丹擲湖水湖水清如酤江妃惜不得貯在明月壺鰲人夜飲明月腴夜光化作眼

中珠手擎蓮葉盤一株盤中走珠汞不如世人無仙意波心蕩漾青
頭鳧烹龍炮鳳日日千金廚何以洒君心熱寧君驅洒君熱寧君驅
須飲鮫人明月珠

述異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眼能泣珠說文
鮫一宿酒也杜甫詩江妃水仙惜不得荆楚歲時記南方競渡者
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杜甫詩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北夢瑣
言張建章往渤海遇仙女邀至一島遺一鮫綃夏至炎熱展開則
凜然

義鵠三章 并序

予讀康里相家義鵠志爲之喟曰嗟乎通文史如衛仲道妻
而有不鵠如者彼忍於不義不忍於死爾鵠非有倫理
之教詔也又豈識有一醮終身之義乎而托以死答所配非
其所惡有甚於死者乎於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義爾而
義反滅之則物性反優於人乎噫吾不知之矣抑予聞鵠之
不止義也其養子也鵠鳩之仁其託書也鵠雁之信爰賦三
章以補前人之缺云

肅肅兮飛奴好爾匹兮哺爾雛吁嗟爾德兮均慈愛於鵠鳩

右一章

格屋論鵠亦鳩類有數種皆兩兩相匹而不雜文人多畜之類
集屋間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同郡蔡邕女名琰字文姬適河東
衛仲道夫亡無子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
乃贖之而重嫁於祀開元遺事張九齡所獲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
寄信往來只以書繫鵠足上遺事張九齡所獲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
奴曹植責躬表七子均養者鵠鳩之仁也埤雅鵠鳩性一而慈飛

肅肅兮飛奴離爾儔兮別爾家
姑叶吁嗟爾勞兮比鵠雁兮將書

右二章

蘇武傳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古杭雜記高宗宮中
養鵠太學士人作詩風之有云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漢能傳二帝
書流入大內高宗

肅肅兮飛奴歛相失兮婦夫死者兮已矣生誰適兮與娛朝不粒兮
無與呼莫不室兮無與居豈無他儷兮我儷不如閱七日以死兮矢
一節而弗渝吁嗟爾烈兮繼比與乎關雎

右三章
詩豈無音的主也
爲容適音的主也

警鵠三章

吁嗟乎鵠來兮汝趾不爪兮臂不翎橫口豎齒長眉目兮曾不鉤吻
而金睛胡爲肆攫搏兮勇憑陵稱人類兮負鳥名吁嗟鵠兮反己靈
庠序汝鄉兮衣冠汝朋

顏師古漢書注鵠大驚鳥
一名驚黑色翻可爲箭

又

橫翔傍舞兮羣笑以囂陰窺狙伺兮風草動搖嗟爾醜兮不可以招
雛一獮兮將汝臬上或悟兮下或憐隔截鸞鵠兮愁青霄吁嗟離兮
逞爾豪擊剛者忘兮與爾乎同遨

又

貞柏蒼蒼兮爲府初霜寒氣襲襲兮皂雕在傍匪汝朋比兮伏陰紆
陽扶豎正直兮不茹吐其柔剛鸞鳳遠舉兮梟獍云亡吁嗟離兮不
改行收汝族兮磔以殲

通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故御史臺謂之
烏臺又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陸佃埤雅雕食草似鷹而大
黑色故俗
呼皂雕

此先生在天台喻其豪民未率化之作也今其人有更名改過求
自列於善民以一洗舊日赤書其門之醜故曰詩可諷也

宋陳鐵厓先生墓誌天台多點吏憑陵氣勢仇官短長
先以餌釣其欲後乃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雕

射鵠行

草枯燎發原野赤老巖憤起千軍敵將軍名號巴而思虎
黃狼肋老巖決石如怒貌將軍立馬攢霜蹄滿弓一射正貫脾馬前
突立人而啼南山白額當道臥東西之人不敢過少年匹馬隨譟呼
從渠生拔白額須剗白額作飲器坐令泰山之婦歌好世

穀封禪書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又文公獲若石云
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命曰陳寶魏都賦長庭砥平鐘饒夾陳顏
帝聖德頌如砥修壇如矢洛仲月辛巳禮備至於日觀榮光出河
龍馬銜甲吐文
緣色臨壇吐圖

鐵厓樂府註卷之七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八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覽古 四十二首

已上凡四十有二首蓋迹太白之覽古少陵之遺興而作也雖事關史斷而中有詩法存焉作古詩者其可無學乎

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八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斯元仁近方訂

黃鶴羽西德

覽古

晉師納天王大義白日披尹固附驥子奉籍奔蠻夷道逢周郊婦三歲爾大期三年尹固死婦言如著龜

列女傳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伯王時王列朝臣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伯王時

其二

出姜哭過市呼天天實聞市人皆涕下魯賊當誰分出姜不歸魯麟書誅其君

其三

秦穆飲盜馬楚莊忘絕纓齊景恩一木觸槐有淫刑靖女告齊相稱說辯且正明朝拔槐令靖婦作父脫囚名

史記秦本紀穆公亡善馬岐下野產害人吾聞食之者三百餘人吏

傷人亦皆推鋒爭酒而殺之報食馬之德於是秦穆公復侯從以肉不飲酒吏

莊賜羣臣酒而醉王曰賜食馬之德於是秦穆公復侯從以肉不飲酒吏

合五乃命皆絕纓曰冠纓乃後復舉燭也後晉與楚戰魏傲傳人甘秦公五

其四 單父七絃琴為治務感興十金南門木立令務必行單父有成效夜

漁若嚴刑南門能徙木不能徙民情以此知巧信不如拙而誠

韓厥戮趙僕不以私害公後人援此義往往為逢蒙曲逆不背本事

其五

主可移忠偉哉劉公論呂布真難容

其六

應侯刻薄人須買得無死飛將殺霸陵狼狠不足齒如何畫眉郎五日殺據史

告史記范雎傳范雎須賈為魏使范雎死從齊王置賜金及牛酒須賈名

公范雎曰范雎須賈為魏使范雎死從齊王置賜金及牛酒須賈名

其七 齊相善求治議論人人殊蓋公本黃老一語蓋有餘諸儒不足聽醉

史自足呼醉吏獄不擾諸儒多訴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

國入相召去無所變更日飲酒相舍後園近吏舍史何歌呼相

從史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咸
使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楊子御得其道但許咸
使作

其八

恭儉漢天子取士忌少年未應絳灌徒庭中肯妨賢徒爲宣室召復
有長沙遷不見馮都尉眉竟誰憐

史記賈生傳賈生年少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轍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天子後亦疏之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
傅後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
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馮唐傳文帝拜唐爲
車騎都尉景帝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

其九

田叔作魯相王不敢遊田痛愧取民物償以中府錢漢人重長者長
者豈非賢

史記田叔傳景帝以爲魯相民自言相王取大其財物百餘人使
叔償之叔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償之若王爲惡而相善也相與
償之叔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償之若王爲惡而相善也相與
游舍又文終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魯王以故知不之大出
也宜知之

其十

任安與田仁同仕將軍門廝養惡鬻馬實坐貧失身發忿騎奴席拔
刀徒自分不會趙少府何特別奴羣乃知聖賢仕端不與賤貧

史記褚先生補傳田仁與任安相善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二
人家貧主以事補傳田仁與任安相善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二
陽主怪而惡之今兩家與阿其奴後有詔募此衛將軍拔刀列斷席別坐主
舍人皆中富給者欲入奏之會大夫人習趙事有智略者呼是
問趙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以耳

其十一

郭解本大俠睚眦殺人威當其出邑屋獨不殺倨吏屬吏脫踐更卒
感肉袒來此事實近道可以俠少之

史記游俠傳郭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又解出入居邑避
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遽人問其姓名欲殺之解曰居邑避

至不見散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
肉袒謝罪

其十二

漢廷古遺直免官歸田園已聞御史奏嚴李有飛言矯制獨無罪加
冠禮終存誰謂淮陽召淮陽爲寡恩

上漢書汲黯傳黯傳黯曰田園居數年嚴助出淮南王反事與相連
夫與諸侯私交如此故不與後有不可治助竟棄市賜湯湯爲御史
汲黯視之告文如故事官下湯火湯比治屋論延殺所愛魯賜湯湯爲御史
賢水而萬餘家大臣以軍官侍中上發倉粟而視之民相伏矯制上之罪時
不受相語吾上徒得君之准重陽臥而淮陽之吏民
望不見黯如君見上使人冠其冠又上嘗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事上不冠
相印語吾上徒得君之准重陽臥而淮陽之吏民

其十三

出關棄繯子南征笑狂生左右無黃髮淫夫挾之行戮殺漢使者君
臣起大兵尉佗羈漢綬何會請長纓

漢書合符傳軍入關夫西遊終不復傳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
當以合符傳軍入關夫西遊終不復傳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
與行郡國建節傳東出關夫西遊終不復傳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
武王下南粵王傳東出關夫西遊終不復傳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
武帝建元四年時號爲南粵王傳東出關夫西遊終不復傳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
太后季倫王自安時號爲南粵王傳東出關夫西遊終不復傳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
安國少季倫王自安時號爲南粵王傳東出關夫西遊終不復傳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
討師之

其十四

成都賈卜士大易先天心弟子一區宅桑榆有餘陰何爲天祿閣志
身幾陸沉門前載酒者奇字時相尋爲謝門前客從今傳酒箴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得百錢上
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漢書雄自投下幾死奇
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其故還劉棻嘗從雄學作奇

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閑爰清靜
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清
事者載酒作遊樂之居井之眉處高臨深處動常近危酒醪不
口藏水滿瓶矣觀瓶之左右牽之且高臨深處動常近危酒醪不
復肉枯常為國器託於不屬車出兩宮經營腹公如壺盡言之威酒何
乎過

其十五

子陵江海客本非沮溺倫仁義立奇論豈果忘吾民狂奴作故態飄
然歸富春客星犯帝座太史奏天文故人信符識三公等浮雲

身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隱
舊遺釣澤中帝疑其乃光乃遣使訪之懷仁輔義至天悅侯順光
要領絕霸得書乃封侯之相助為理奴故態也車駕因幸其館
共臥腹上除明諫太史奏夫客屈星犯帝座通笑曰朕故臥紀
史事又帝方公以

其十六

武丁夢良弼審象極冥搜光武思故人物色在羊裘彭城有處士君
恩賁林邱股肱不為用顏色徒相求

說築命夢帝賁予賈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圖
感其狀肱臥於幽蘭以被躬面言

其十七

董卓劫慈明次以及伯喈子龍獨何人談笑却嗟嗟高視梁陽上片
雲卷而懷古來高世士塵埃豈能埋

拜漢書荀爽字慈明董卓微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就
祭酒又申偃蹇者不施踵矣又切劘州郡舉絕諸府豈不得已到署
為屈自同僮子董卓廢立終全高志注梁國有蟠居無爽之室
依桑樹以

其十八

襄陽有高士生產不會治何以遺妻子鹿門有深期籍籍齒牙論龍
鳳名諸兒諸葛拜床下可是圯橋師

後漢書龐公者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
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表曰先生苦居峴山獨遺之不肯官祿世
何同未為無所德公曰世世皆遺之先生登鹿門山採藥不返通世
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誰為下德曰公
葛孔明龐士元也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難備問誰為下德曰公
令初止不

其十九

孔公薦一鶚義烈爭秋霜矢心報知己討賊尊天王漁陽操英憤夫
豈病悖狂營門三尺稅脫音殺氣披櫓槍

後漢書孔融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驚鳥累伯不如一鶚融數
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上疏薦之曰驚鳥累伯不如一鶚融數
乃有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大至衡衡方為極陽融操問誰為下德曰公
衣疎巾手得自持三謝尺稅杖坐營門以客便通待大罵說文衡乃大着杖也
其二十

會稽嵇叔夜才氣浩不羣平生癖於鍛餘好在琴尊不如一長嘯攜
琴學蘇門可憐廣陵散奇弄今無聞

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其先會稽上虞人康有奇才遠邁不羣至
巧而好鍛舉宅自中有一柳樹每夏月居其下彈琴一曲志意高爽性
市一相思輒影索琴彈之後安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收康康將刑東
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於巖谷乃登之嘯也

其二十一

汝南許文休喪亂一鴛士敢當諸葛拜合受元德鄧士論推指南無
乃失臧否乃知郡公疑當曹排擯有公是

蜀志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與從弟俱知名並有公人倫臧否
之稱而私情不協汝南功曹人排擯不得出知名並有公人倫臧否
驚文休備自竄避有當世之陽具足下當以荆為指南又靖守王商書
在荆州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為之拜魏志許靖與劉備俱
問下床備曰龍君有所謂何當與君語如備大則臥君百尺樓上臥君
舍是元龍所說何當與君語如備大則臥君百尺樓上臥君

何但上下
床之別

其二十二

知子石司徒分財斬齊奴諸仲財不如財窮東市誅吁嗟石司徒知子良不愚

晉書石苞傳苞以威惠服遠詔以苞為司徒幼子崇小名齊奴能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齊奴能秀矯詔收崇車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

其二十三

洛陽輕薄子挾彈走春嬉結交金谷友詔事賈午兒蔑棄慈母訓乾沒不知幾感己賦閒居猶以拙自悲

晉書潘岳傳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攀投之岳以果遂滿車而歸又岳性輕躁趨利人遇之者皆連手攀岳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母數詰之岳曰爾當知妙而絕思終不優已游不以養拙充實郭槐以外孫妻也謾封帝許之

其二十四

彈琴戴安道焦桐破奇聲蔚宗與文季俱以琴自鳴天子不得屈王公不能聆獨憐褚司徒銀柱老齊伶

晉書戴逵傳逵字安道能鼓琴太宰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者為新聲上欲聞之逵曰我欲微言卿可宗廟若乃曉終不肯為逵嘗宴飲歡適謂諸宗曰我欲微言卿可宗廟若乃曉終不肯為逵當亦止絃南齊書沈文季傳文季風采華麗後章北止宅後堂集唱會文季與淵並喜琵琶伎兒南史褚取樂器為傳建明元曲年進季位便司徒席大帝曰沈文季與淵並喜琵琶伎兒南史褚取樂器為傳建明元曲年進季位便司徒席大頭名節識之於是百姓語曰可憐石

其二十五

我愛王懷祖面壁售人罵不比少掾時瞋目答米價桶中頓有容坦之詎能過桓桓大將軍漢業在出跨

晉書王懷祖傳懷祖又述性急為累既重位每以柔克為用傳突性急傳述字懷祖又述性急為累既重位每以柔克為用惟未知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又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子坦之諫曰故事應讓汝汝復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周書能死桓桓我威不能死史出我准陰屠之少壯年有悔信及者曰信能死桓桓我威不能死史出我准陰屠之下蒲伏

其二十六

青書五柳宅貧無三徑資元參建威幕為貧良亦非彭澤八十日胡為遽來歸乃知決然逝非為鄉里兒首惡王休元酒亦無所辭華軒欲載我我心詎能違

晉書陶潛傳潛少懷高尚著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復為鎮軍參著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潛莫可乎執事者聞之折腰彭澤里郡人解印去彭澤來之辭刺史王宏以能為五斗折腰彭澤里郡人解印去彭澤來之或載日酒宏而之還潘亦乘無所辭笑潘適引稱疾去彭澤來之十餘宋書王宏傳宏字休元少歸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入朝社稷進即位司空

其二十七

王湛蓄器深世人不能窺大慧實若愚人遂以為癡可憐濟父子同門不識之何況隔千里而欲求人知

晉書王湛傳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之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也趣濟乃嘆曰家始得士一叔乃濟而不知人濟也

其二十八

羲之在東床風操夙所稱藍田譽轉重胡乃意不平出弔屈在我反惡固其情以此悻悻死無異匹婦輕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子也太尉王敦嘗使門生求女婚於羲之導令就東門觀之從子也太尉王敦嘗使門生求佳婿婚於羲之導令就東門觀之從子也太尉王敦嘗使門生重佳婿婚於羲之導令就東門觀之從子也太尉王敦嘗使門生而深位以遇之每聞角聲謂羲之當以內懷愧耶歎謂其後檢察會稽郡不辨其懷刑病政主者於父前對義之深不復出仕

其二十九

韓信卜母地旁置萬人廬郭公卜隣水長洲偶成墟千秋楊子空投
棄同江魚裸髮何爲者厭魅開遽條一作孰借神丁火焚却青囊書
史記淮陰侯贊韓信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置萬家晉書郭璞傳璞母死於墓旁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恒言璞曰當葬郭璞傳璞母死於墓旁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而葬友善葬每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又璞素與
前但不可廟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璞後因醉璞正逢在廟掩
勿來反更如是受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又有郭公客居河東五精
卜筮從之術璞江門金人趙戴嘗竊青囊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天文五精
璞墓在楊子江門金人趙戴嘗竊青囊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天文五精

其三十

郭磨精術數知晉必亡秦逃秦遠歸晉追兵殺亡臣洛陽牛背叟讀
書孝其親涼州未經破先歸忽如神術人不靈已哲士固全身
磨奴昆切晉書藝術傳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戰敗奔乞伏乾
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歸爲追兵所殺姚
興傳其國號大姚姚興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歸爲追兵所殺姚

其三十一

騷雅去已久宮體爭哇淫洛陽風一變枳性隨人心鄉關思蕭瑟作
賦哀江南任調入金釵臂亡國有餘音
通鑑東海徐摛文體輕麗可愛時人謂之宮體古今源流梁簡文
帝賦詩號宮體北史庾信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

其三十二

嘗疑王孝子素履朴且莊門生服縣役徑行想不揚孝子躬饁具聲
折在道旁門生役已脫詭道由此行
王隱晉書王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饁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
身吾德薄不足令以爲卿所役故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
聲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

其三十三

鄭州跛男子識者惟客師深沉有容量不爲同列知唾面戒其弟俛

世一何卑君看白水澗抹額宣驚資

新唐書方技傳袁天綱以濟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
中人鼻下氣皆傳袁天綱以濟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
師德人傳字宗仁鄭州中風忽起幾覆而免吐舌男子乃自書戴紅額
辭來應詔與盧戰白鄭州原武人遇八會幕猛士而深沉善度其弟
使違其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垂面繫之而己師德曰未也契守之代是

其三十四

世疑狄文惠不知婁師德婁公吾不賢此意人不識古來嫌忌間吾
道憂比迹
狄仁傑傳曰文惠妻師德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
數擠令外使武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出其奏仁傑慚已而嘆曰
乃公威德我爲所容矣

其三十五

開元劉神童名字瑞一時文學不濟世鞭算競刀錐招權啖士口使
不得有嘗任數不任道與利固如斯
唐書劉晏八歲授元宗封泰山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之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山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決然惟晏能之他人輕重每朝賜馬以鞭請旁午號爲神童名震
得有所嘗短不

其三十六

小兒賀季真棄官亦棄宅遠謁王道者去問術黃白何物袖中藏去
道萬里隔
陸游詩大兒嚴子陵小兒賀季真新唐書隱逸傳賀知章字季真
越州永興人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
持一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原化記賀知章老叟曰恆吝未除術何
成由

其三十七

嚴家兒八歲殺父姬嚴家父稱奇養成虎豺惡腐儒弄虎髭嗟吁豺
虎天早斃七十慈母免官婢
新唐書嚴武傳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奮然
以鐵鎚就英武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即戲殺英武曰安有大

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又章
之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蜀道難為官婢與杜危

其三十八

姚家有裨將腰佩雙青萍青萍夜脫匣忽殺程務盈為書報殺狀伏
劍隨自刑吁嗟古義士豈復數荆卿

新唐書姚南仲傳南仲朝德宗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持權撓政不
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南仲知其語則晨夜追一治南仲冤且言自殺
殺狀乃盈珍投其詔於廁為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言自殺
盈珍乃自殺

其三十九

厚施而薄望郭解愧朱家大唐郭氏子手劍寒奸邪賻金四十萬主
名不知夸結客豪俠場此客實無加

史記游俠傳朱家所藏活豪士以見數又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
不伐其能故其德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新唐書郭震傳震為字
元振以字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新唐書郭震傳震為字
五世未葬氣願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少吝一索所為文章上通寶
劍篇后覽嘉歎

其四十

昨日滿頭花堂上爭春妍今朝大風起花落玉津園舊地易淮陝取
賦諧戎門可憐於期首不謝永州魂

杭州府志玉津園在州城南龍山側宋孝宗於此講射禮必欲續
編宋寧宗慶元元年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韓侂胄忌汝愚欲
暴其死汝愚至衡州又病作書三錢部承侍郎史密諭誅韓侂胄汝愚
王津國詔服侂胄罪惡極外侂胄妻定元封郡國夫人自汴及籍其
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妻極外侂胄妻定元封郡國夫人自汴及籍其
命完顏府移書索取首梟之兩淮函付王樞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戰國策荆軻函

其四十一

東人送降款西人納降城長沙李太守誓死城不盟高樓一舉火老
穉同焦冥

宋史李芾傳元兵汝以可盡殺家人而後及我取酒飲曰吾分義乃當死
刀縱火焚其居受

其四十二

要離熱妻子大盜空古名峨峨南文山光焰日月青婦義終一醺臣
道無改更寧戴一天死不載二地生尚憐廣西第有愧顏家兄

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義士續編元世祖十九年十二月殺宋少
傳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唐書忠義
含柱節解之絕按文山弟後降元

鐵厓樂府註卷之八

鐵厓樂府註卷之九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城門曲	燧燧曲
關山月	飲馬窟
劍客篇	俠客詞
放麇詞	牧羝曲
摘瓜詞	桑陰曲
貞婦詞	朱厓令女
姐己圖	三閣詞 <small>四首</small>
雌雄曲	連理枝
朱邸曲	高樓曲
玉蹄騶	珊瑚鞭
浣女詞	續婦詞
織婦曲	商婦詞 <small>二首</small>
清塘曲	春波曲
采蓮曲 <small>二首</small>	楊柳詞 <small>二首</small>
寄春曲	賭春曲
玉鏡臺	回文字
生合歡	纜船石
望鄉臺	乞巧詞
聞鴈篇	繫馬詞
買妾言	續絃言
歸客誤 <small>二首</small>	自君之出矣 <small>二首</small>
吳子夜四時歌	屈婦詞
新來子	同宮子
陽臺曲	蘇臺曲

邯鄲道
團扇歌
銅雀曲
焦仲卿妻
桂水五千里 四首
昭陽曲
白頭吟
綠珠詞
小臨海曲 十首
已上凡八十首爲古樂府小體間有串史斷於比興者尤
古詩人之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兼之
者此詩有焉復識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九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郭楷懿範訂

袁正埏莫邦訂

城門曲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局孤臣晴不死明月照人青

史記吳世家吳王賜子胥屬鐘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烽燧曲

聞道驪山下西戎已結兵美人方一笑烽火不須驚

通鑑前編褒姒不好笑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又申侯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微兵兵莫至而戎遂殺王

按此詩載章璣復古詩云美人方一笑烽火不須驚昨夜驪山下西戎已結兵顛倒轉換各有意錢可味

關山月

月出關山頂將軍鼓角悲漢皇今夜宴影落素娥池

樂府古題要解關山月傷離別也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三輔黃圖武帝鑿池以觀月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

飲馬窟

長城飲馬窟飲馬馬還驚寧知鳴咽水猶作寶刀鳴

李善文選注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戎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歸思之故為長城窟行

劍客篇

昨夜征西去西兵盡倒戈丈夫學劍術何用効荆軻

古樂府遊俠二十一有一有劍客行荆軻見卷一易水歌

俠客詞

未許同交死全身報國仇太阿飛出匣欲取買充頭

古樂府遊俠二十有一有俠客行晉書賈充傳史臣曰賈充以心諂諛固實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拙戈犯順會無猜憚充之心諂諛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非惟魏

放麕詞

母麕急麕子獵父視如傷太子奔城父千秋憶奮揚

韓非子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而啼西巴放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二月復召西巴為太子傅曰不忍麕之而啼西巴放之孟孫大奇之太子建守城父先告王使城父太子司馬建亡奔宋

殺子胥列傳太子建守城父先告王使城父太子司馬建亡奔宋

牧羝曲

老羝何日乳歸雁忽能言不逐虞常死丁零尚有恩

漢書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等使至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無人處得雁足會係帛書言武等論在虞常欲因此時降武李陵傳衛律為丁零王會

論在虞常欲因此時降武李陵傳衛律為丁零王會

摘瓜詞

黃臺八瓜熟瓜熟踰綿綿惟有大瓜好孤來瓜已穿

八瓜謂高宗八子高宗有八子懷太子也唐書建寧王傳李泌曰陛下嘗聞黃臺瓜乎高宗曰有懷太子也唐書建寧王傳李泌曰陛下及後其詞曰種瓜黃臺朝煬殺之而立太子也唐書建寧王傳李泌曰陛下歸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賢終為后斥死黔中

桑陰曲一作秦宮曲

後漢書梁冀傳冀愛奴秦宮得出入壽所書見宮帷屏御者託以言事與私焉

妾自夫君戍桑陰路不通將軍嗔似虎少婦竊秦宮

貞婦詞又名漸臺曲

江列女傳貞妻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而去王聞至今使不持符不敢死王乃還取符則水姜大

皎日常持信倉皇不改貞君王符不到水長漸臺傾

江列女傳貞妻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而去王聞至今使不持符不敢死王乃還取符則水姜大

朱厓令女

關朱爭兩死兩死獨誰當關吏不垂泣青天應雨霜

列女傳珠璣二義珠璣今之後妻及前妻之子女也年九歲初死當送喪法納珠璣入關者死繼母棄其妻之子女也年九歲初死當初之置母鏡中皆幸無知之兒至海關搜索得珠璣初死繼母棄其妻之子女也年九歲初死當初之置母鏡中皆幸無知之兒至海關搜索得珠璣初死繼母棄其妻之子女也年九歲初死當

但讀不能就實一妾取之因泣交頸此吾寧坐之酸乃棄珠璣而遣吏之執論衡

五鄉行無罪見天為雨霜

五鄉行無罪見天為雨霜

姐己圖

小白卒頭血新圖入漢庭宮中雙燕子齊作此雞鳴

史記殷本紀紂無道至於是乎伯也者書列女傳之武王惟新家姐之已索
日視事時無道至於是乎伯也者書列女傳之武王惟新家姐之已索
於朝所無道至於是乎伯也者書列女傳之武王惟新家姐之已索
於小白族雙燕子之謂不飛燕是始之書列女傳之武王惟新家姐之已索

三閣詞

江南龍虎氣樓閣照金銀望見長安道不知塵汗人

陳高書張貴妃傳至十餘年乃於光緒殿前起結綺閣以綺閣沉香木
麗近之飾以金玉主自居外施珠翠黃妃居結綺閣以綺閣沉香木
修容道七相往來有玉龍王遊笑其人張以薛二女大貴昭等何婕妤學好
賦新主等七相往來有玉龍王遊笑其人張以薛二女大貴昭等何婕妤學好
世貴志三閣金俱有應王府日與夜游樂等諸大貴昭等何婕妤學好
益氣者三閣金俱有應王府日與夜游樂等諸大貴昭等何婕妤學好
汗山龍衣石角頭相理此應王府日與夜游樂等諸大貴昭等何婕妤學好

又

璧月幾時缺玉枝幾時枯閣中連理伴夜笑素娥孤

又

昨夜韓擒虎將軍奏凱回井中人不死重帶笑人來

接隋書韓擒虎傳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陳主自投於井既而軍人
引之乃與之張不實虎下石乃同東而上以繼陳主自投於井既而軍人
又

脂塘乾辱水璧月破清秋五佞誅新國江郎尚黑頭

五佞誅新國江郎尚黑頭
十通家向此流離外武司黑頭用施南時也呼為粉粉遠境按隋江
既所還家之文而積明傳三又五年至陳亡之十四年卒於江都七年
乎黑

雌雄曲

妾夫曉出塞妾夜馳孤忠替作干將劍一死雙雌雄

列仙傳干將莫邪為晉之劍也
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之劍也

連理枝

主家連理木昨夜一枝零野藤沿別樹相託萬年青

朱郎曲

朱郎連雲起高臺蔭大遠要賢能置釋獨覓鄭當時

漢書鄭當時傳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請謝賓客往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驛馬長

高樓曲

高樓有獨婦白晝彈空桑門前誰下馬不是五樓倡

玉蹄騶

銀腦玉蹄騶金鞭問妾家窗開桃葉渡小艇在荷花

說太白馬黑曜曰關沈炯詩陳王騎騶王駿之愛妾名也
六朝事述桃葉渡在秦淮口桃葉者王駿之愛妾名也

珊瑚鞭

儂出青桑下即來淩水邊相看成自語馬脫珊瑚鞭

梁元帝詩長安笑少年金絡錦鞍金絡錦鞍青絲鞭
照耀珊瑚鞭何遜詩玉馬珊瑚鞭金絡錦鞍青絲鞭

浣女詞

處女溪邊浣使君溪上游使君來乞飲飄棄在沙頭

飲處女傳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隄見處女浣衣而洗孔子謂子貢人乞
飲處女傳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隄見處女浣衣而洗孔子謂子貢人乞
知禮而

續婦詞

蟋蟀入秋堂青缸夜未央李吾今夜惡東壁滅餘光

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隣婦李吾會燭夜續燭數不愛屬李吾之請無
與夜徐吾徐吾與隣婦李吾會燭夜續燭數不愛屬李吾之請無
與夜徐吾徐吾與隣婦李吾會燭夜續燭數不愛屬李吾之請無

織婦曲

此曲暗用晉謝幼輿折齒事

此曲暗用晉謝幼輿折齒事

織婦曲

此曲暗用晉謝幼輿折齒事

此曲暗用晉謝幼輿折齒事

織婦曲

此曲暗用晉謝幼輿折齒事

盈盈白面娥新絲織扇羅當機不應客擲地碎金梭

香書謝麗挑麟家高氏女投梭折其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觀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商婦詞

蕩蕩發航船千里復萬里願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

李白長干行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又江夏行梅水去商人婦意蓋春長別離杜甫詩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又

郎去愁風水郎歸惜歲華吳船如屋裏南北共浮家

清塘曲

相值清塘道儂家似沫鄉清塘無限好相約采芳唐

沫鄉古朝歌也芳唐女蘿也標有梅雖傷時之過必待士之求也清塘未然蓋刺之

春波曲

家住春波上春深未得歸桃花新水長應沒浣紗磯

水衡記三月水名桃花水十道志諸聲字蘿山山下有浣紗石

采蓮曲

東湖采蓮葉西湖采蓮花一花與一葉持寄阿侯家

樂府原題草木二十一首有采蓮曲其曲起梁武帝父子後人多擬之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有蓮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嫁二能織綺十三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

又

同生願同死死葬清泠洼下作鎖子藕上作雙頭花

楊柳詞

楊柳董家橋鵲黃萬萬條行人莫到此春色易相撩

盧照隣詩鵲黃粉白車中出裴慶餘詩滿額鵲黃金纖衣皆言淡黃色也

又

長條一丈長長似紫絲韁長條輓易斷五馬過橫塘

庚信詩河邊楊柳百尺枝別有長條隨地垂下帝始波江鎮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注以紫絲為之晉書永嘉元年帝始波江鎮御路

業初惠帝太安際董諸云五馬浮渡江一朝事述吳大帝時自陽江口沿淮築堤

寄春曲

春從天上來幾日到章臺憑語青青柳飛花莫浪催

唐許堯佐章臺柳傳柳氏韓翃姬也翃為節度使侯希逸從事置之都下三歲不果還寄詩曰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賭春曲

關草歸來後開筵又賭春階前撒珠戲誰是得雙人

荆楚記三月三日風扇柱樓青草今日因有闢百草之戲鄭谷詩何如關草賭雙令妓乃作雙之仍各具數以勞主人

玉鏡臺

郎贈玉鏡臺妾挂菱花盤安得成陽鏡照郎心肺肝

世說溫嶠從姑劉氏女姿慧姑屬公竟婚他日報云得婿身名宦並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乃嶠也女婿手披紗扇撫嶠因大笑曰賀我固疑是老奴飛燕外傳飛燕始大初號婕妤上三十大笑曰賀我固疑是老奴飛燕外傳飛燕始大初號人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長七尺表裏洞明

回文字

芳題工織素遠意重較綃應織辭家久回文字半消

武后藏環圖序特聖時泰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蘭知識精明儀容秀麗然性近於史扶風族姪反覆采相宣煢章心輝目縱廣八寸與僧容蘇海恨自傷因織錦為回文五采相宣煢章心輝目自妙語超今非遇名家曰蘇若蘭妻蘇氏名蕙字蘭知識精明儀容秀麗然性近於史扶風族姪反覆采相宣煢章心輝目妙語超今非遇名家曰蘇若蘭妻蘇氏名蕙字蘭知識精明儀容秀麗然性近於史扶風族姪反覆采相宣煢章心輝目用五色以別三三五五七言之愈重後流傳不復施采蘇回文織

生合歡

朝作生合歡暮作生離泣安得並蒂堅似七姑汁

樂府原題行樂十八曲有合歡詩晉楊方所作婦人衣其詩言情與君無縫綢形影不相離願食共根連理同也其詩言密逾共勝漆焉物坐必相接感志峰窠大長圍一丈其綴根者七姑汁類之也

江邊纜舟石纜解不留痕長恨蕪萍草難同結縷根

世說楊花入水化浮萍結縷草
郭璞曰結縷蔓生如萍結縷草

望鄉臺上客秋至望鄉關中原遮望眼可奈燕支山

一統志李陵臺在大同府西北山丹衛東南五十里
臺慎蒙名山記焉支山在陝西山丹衛東南五十里

天上星重會征西客未歸殷勤乞方便靈鵲度人飛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纒穿七孔針陳瓜果以乞巧有嬉蛛絲網於瓜果上則以爲得巧准南子七夕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

樓頭聞過雁，隻影不成雙。一夜狂夫夢，相隨到九江。

江書三鳥江江四嘉麻江五畝江六源江七虞江八提江九箇江

誰繫西枝馬嘶花亂飛亂飛渾自可莫遣折花枝

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聞有婦夜夜白頭吟

西京雜記
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女爲妾

麀角養爲膠續絃在弓誓將絃上箭不射孤飛鴻

十洲記
仙家
杜甫詩
鳳麟
魚
鳳
鰐
角
作
莫
辨
煎
膠
續
膠
續
弦
奇
自
見

夜聞歸客騎玉轡鳴笳喚婦開西窗秋風響桐華

色過合切音霎

江頭初一潮還從午時起奈何蕩子心相期不如水

臨安志
六日寅末
詩昔爲倡
今爲蕩子
婦
潮一日卯
時八日卯
時二日卯
末按潮三
分日早丑
晚故起日
子丑末五
日寅午也
古時

自君之出矣燕去復燕歸思君如荔帶日日抱君衣

古樂府別離十九曲有自君之出矣楚山詞被薜荔兮薜荔帶女蘿注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爲帶也按王勣遊北山賦被薜荔兮薜荔帶此薜荔帶自可以薜荔言矣明楊慎詩云山中薜荔幽人帶

自君之出矣草青復草黃思君如魚鱗日日守君房

芝田錄魚目
不閉故以司鑰

麴塵波欲動紅心草已生朝來夾城道流車如水行

家名	者恨	江倬	汪絳	絳曲	卽爲	題子	之宋
起也	莖不	起之	之彦	乃所	白子	要夜	家書
居後	葉勝	珠異	章知	本紆	夜詞	解殷	有子
者漢	積積	帳瑤	詩錦	巨後	吳謂	舊允	鬼夜
車書	大王	擇詞	源讀	夜在	擊之	史歌	歌歌
如明	烟蒸	地客	王垂	劉此	四子	云豫	子者
流德	名之	葬花	炎垂	夢得	時夜	晉章	夜有
水皇	露及	挽斂	元梅	復白	歌四	有亦	殷女
馬后	黎藻	歌初	和子	齊紆	時四	女是	允子
如好	黎藻	潘炎	兩柳	漫在	曲歌	子太	爲名
龍像	南能	路應	夢隱	錄香	其吳	曰元	豫子
顧常	人記	紅教	入細	義詞	余爲	子中	章夜
視曰	名其	心詩	待變	話風	讀入	也夜	則時
御前	膳事	草曰	吳塵	毛颯	楊夜	清樂	所豫
者過	脂本	三西	波聞	文輕	巨後	商府	作夜
不躍	菜草	層望	閣宮	錫遞	源之	觀原	聲是
及龍	亦燭	尋吳	中樂	詞藉	詩爲	故題	至此
遠門	目日	玉王	中塵	云翠	江此	清白	哀時
矣見	鷺鷥	階國	出亦	垂幢	邊歌	商絳	後以
外	頂卸	春雲	笠可	楊龍	揚者	七歌	人前
	草灰	風香	葬於	低池	柳曰	一曲	因人
	皆畫	何處	西水	拂遊	變白	有曲	爲也
	因之	所牌	王之	望塵	紆則	于梁	四樂
	形紅	懷連	沈沈	波塵	絳則	夜武	時府
	色心				不一	者改	行古

睡起珊瑚枕微風度屨廊芙蓉最高葉翻水洗鴛鴦

青藤山人路史響屨廊吳王以梓金板藉地西施行則有聲
皮日休館娃宮懷古詩響屨廊中金玉步採香徑裏綺羅身

秋風吹羅帷玉郎思寄衣多情雙絡緯啼近妾寒機

又

樺煙噓席暖不知寒漏長朝來玉壺冰爲君添衣裳

韻府樺木名其皮卷之然以爲燭吳風土記除夜各處門首燃薪滿盆謂之相煖熱

屈婦詞 又名北郭詞

瓜田不納履北郭招讒汗覆釜重開日宮中殺破胡

勢列女傳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姬也威王不肖反日譽之專權擅
可謂王左破胡讒諛之臣也其不可幼不齊在閭巷之郭先生與
胡國最上之冠王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曰願經破胡將軍執事
死乃變阿文擊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三日使
死乃

新來子

君王有隱疾揜鼻即生嗔何處新來子樊姬不妒人

國策楚王愛新人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惡子鼻見王夫人必揜鼻又謂
王曰惡王之鼻鼻也王令刺之列女傳樊姬莊王夫人必嘗曰妾
妾執巾櫛十一年進賢於

同宮子

同宮一相見不用畫娥眉井上芙蓉怨江蓮共一時

楚詞龐廉與孟陬同宮注
龐廉古醜女孟陬古好女

陽臺曲

月落望夫山高臺十二翼楚宮多妬女雲雨夢中還

宋玉高唐賦序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忽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
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岷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望夫山見卷

蘇臺曲

吳王張高宴臺下閱犀兵高臺三百里不見越王城

越絕書吳王夫差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築姑蘇臺五
年乃成高二百丈吳越春秋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

邯鄲道

忽見邯鄲道千秋萬歲哀君王金不惜應築望鄉臺

漢書張釋之篇中即將從行至霸陵夫人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
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慎

昭陽曲

美人初睡起內史報蘭湯散盡黃金餅無尋赤鳳凰

漢書外戚傳幸成趙皇后學歌舞號曰飛燕今弟復召入後寵
少衰而後第五蘇七香湯居好浴豈湯傳蘇華外傳帝嘗私語
樊嬀曰浴後蘇七香湯居好浴豈湯傳蘇華外傳帝嘗私語
連鳳雄健能起鳳來曲李商隱詩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是
來鳳

團扇歌

團扇復團扇秋風不相見隱顯各有時陽阿舞雙燕

團扇見卷四秋風不相見隱顯各有時陽阿舞雙燕
殿秋風入庭林從此不相見陽阿舞雙燕

白頭吟

長夜白頭吟新絲理故琴莫將一日意誤結百年心

銅雀曲

帳中歌吹作玉座翠簾曉西陵迷望眼日暮起浮雲

魏志太祖作臺上有樓上使宮人歌吹帳中望西陵樓
帳中歌吹作玉座翠簾曉西陵迷望眼日暮起浮雲

綠珠詞

井底生明月樓頭墜寶星年年金谷草春入美人青

太平廣記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崇
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晉書石崇傳崇有婢曰綠珠美而體善
吹笛綠珠因自投於崇樓下而死

焦仲卿妻

生爲仲卿婦死與仲卿齊廬江同樹鳥不過別枝啼

古樂府佳麗四十七曲有焦仲卿妻實字記廬江小吏焦仲卿妻
劉氏爲姑所出合葬中不嫁其家逼之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
蓋葉葉交相通中有雙飛鳥自命爲鴛鴦仰頭相向鳴枝夜夜達
更五

小臨海曲 一名洞庭曲

日落洞庭波吳娃蕩槳過道人吹鐵笛風浪夜來多

樂府原題山水二十
四曲有小臨海歌

又

道人鐵笛響半入洞庭山天風將一半吹度白銀灣

又

仙橋大如斗浮之過洞庭江妃渾未識喚作楚王萍

幽怪錄巴郡人家有橋圖後橋盡餘其水多橋博物志巴人剖開
中有二隻相對象戲山海經洞庭之山其水多橋博物志巴人剖開
為湘水神故曰湘妃又曰使江妃語楚昭王曰此江實中有物大如
斗而赤直觸王舟王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江實中有物大如斗
赤如日過江而食之甜如蜜

又

海客報奇事青天火甕飛明朝雷澤底新有落星磯

晉書飛星大如缶若甕則雷故名雷澤澤山澤經云澤中有雷
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故名雷澤澤山澤經云澤中有雷
云班固記臨沂縣前有落星山浦

又

網得珊瑚樹移栽瑪瑙盆夜來風雨橫龍氣上珠根

外國傳大秦西南漲海中可八百里到珊瑚洲底有盤石珊瑚
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唐書裴行儉傳平都支速匄獲瑪瑙盤廣
詩三尺文彩燦然瑪瑙盤

又

海上雙雷島渾如灩澦堆乖龍拔山脚飛渡海門來

水經注太湖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
州圖經灩澦在瞿塘口夏水迅激至為難涉又謂之灩澦堆大如
灩澦不可觸灩澦莫大如頃言乖龍不可行兩多竄匿古木及簪
之神補

又

潮來神樹沒潮歸神樹青雲裏天妃過龍旗帶雨腥

青藤山人路史天妃今在傳浮海十餘里至林邑東南並山而都
檢林愿之女隋書赤土國在傳浮海十餘里至林邑東南並山而都
其海兩詩雲滿島行滅地涼龍氣腥梅堯臣詩斷虹迎日盡飛雨
脛帶龍

又

客入毛公洞洞深人不還明年探禹穴相見會稽山

白玉上經毛公壇在蘇州陸廣微吳地記毛公即靈威丈人名
吳郡圖經續記包山在震澤中微吳地記毛公即靈威丈人名
入洞穴乃得金簡玉字以知靈寶玉符山有穴地志禹登宛謂之
所穴宛委即會稽中一山也古防山也山上有禹塚探禹穴注
巡狩前於會稽稽山古防山也山上有禹塚探禹穴注
稽因葬之

又

太液象圓海金蓮夜夜開水中萬年月照見昆明灰

萊三輔黃圖太液池在建章北以象北海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
萊方丈周回十頃有采蓮女鳴鸛之舟又武帝穿昆明池得黑土
曰劫燒之胡人胡人也

又

秦峯望東海雲氣常飄飄桑田明日事奚用石為橋

水經注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秦嶺之傑神仙傳麻姑與王
方平降蔡經家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齊地記始皇
海觀日出處

桂水五千里

桂水五千里春來波浪深地消青草瘴花發乳蕉林
山海經桂水出焉水經注桂水出焉水經注桂水出焉水經注
北流居鍾亭右會鍾水通為桂水懸注瀑布而下北理南平陽
體詩桂水鍾亭右會鍾水通為桂水懸注瀑布而下北理南平陽
卵人異物志蕉一種大如藕一名桂山志如指有似羊角之間有
有似牛乳志蕉一種大如藕一名桂山志如指有似羊角之間有

又

桂水五千里瀟湘雨氣空衡山七十二望見女英峯

長沙記衡山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廬天柱祝融為最
高方輿勝覽九疑山九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廬天柱祝融為最
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梓林峯
峯七曰蕭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梓林峯

又

桂水五千里南風大府開象王新貢入鮫女送珠來

雲笈七籤漢武帝征和三年月支國王遣使獻巨象一頭帝見使
者抱之問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神麟故為巨象之頭王驚風

必為大鵬之宗百足之虫制於腰亦不在於海巨細取實宿於鼓吹人勒
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乘象不入海底取實宿於鼓吹人勒
淚之舍得

又

桂水五千里上有鸚鵡洲美人生遠思今夜在南樓

太平實字記鸚鵡洲在大江東江夏縣西南二里後漢書云黃祖
為江夏太守時祖長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於此洲故得名晉祖
而亮至諸佐吏避之亮曰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淺樓俄

鐵厓樂府註卷之九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十

目錄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西湖竹枝歌 九首

吳下竹枝歌 七首

春情 二首

漫興 七首

冶春口號 七首

漫成 五首

春俠雜詞 十首 增

燕子詞 四首

小遊仙 二十首

海鄉竹枝歌 四首

原书缺此页

鐵厓樂府註卷之十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門人富春吳復編

姪 濬哲文訂
鳳五汝造

西湖竹枝歌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壚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者劉錫竹枝詞序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何
焉度府廣談竹枝歌懷悲怨蘇長公云有楚人時屈錢弔買之遺音
生歌聲上杭州其為腰細小錢塘名楊柳春風揚揚士女爭攀六東橫絕
詩史也唐白居易與南山通忽驚千頃五萬丈湖光水多近歲雲空不
田如雲將安所積之五湖三丈公至環湖上往來終日不遠若取田
堤成之湖人名之曰堤蘇公通堤南云北司馬相如傳文君當爐

鹿頭湖船唱報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為郎歌舞為郎死不惜珍珠成

斗量

李白秋浦歌報郎明月夜歌助語之詞

又

家住城西新婦磯勸君不唱金縷衣琵琶元是韓朋木彈得鴛鴦一

處飛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韓翃折花云
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枝後沒入宮自放歸妻亦自收感之作杜秋娘詩還韓氏合夫韓
有兩家相望經宿有梓樹朝暮悲鳴人謂即交韓朋夫婦連精魂上

又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我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高雨雲雨相催愁
殺儂

西湖圖說南北兩峯相去十餘里中間層巒疊嶂列峙湖西獨兩
峯高出衆山為會城巨鎮皇輿考杭州鳳凰山即北高峯南屏山
高峯南

又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

儂心

西湖圖說出錢塘門循湖行白沙堤第一橋曰斷橋界前後湖之中

又

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柳州街口問

來婆

李賀詩琵琶道吉凶朝野食載有來婆詩琵琶道吉凶朝野食載

又

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篴篴調不遣狂夫橫

渡河

公望渡河卷一

又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妾死甘為石新婦望郎忽似飛

來峯

皇輿考飛來峯在虎林山之前晉時西僧指此曰是天竺國靈鷲山一小嶺何自飛來因名其山曰靈鷲云

又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床脚揜龜有時爛臂上守宮無

日銷

方輿勝覽錢塘每晝夜潮再上月十日二十日來應期不爽為天地
日信史記龜筮傳如南方老人以龜著床足二十餘年老人銅器
生能行氣導引如漢武故事帝以龜著床足二十餘年老人銅器
爾則如赤瘧故名守宮李義山詩注石龍子即守宮也

吳下竹枝歌

三簪春深草色齊花間蕩漾勝耶溪採菱三五唱歌去五馬行春駐

大堤

吳興記湖州吳興縣著溪南岸曰上著北岸曰下著水曠酒尤佳
著亦作若湖經注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歎治湖以成五劍水至
清亦作若湖經注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歎治湖以成五劍水至
雜記太液池影窺之如畫雲笈七籤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南西京
堤郡諸女兒花歌驚郎目一朝發襄陽城暮至襄陽府城外

又

家住越來溪上頭臙脂塘裏木蘭舟木蘭風起飛花急只逐越來溪

上流

宮與考越來溪在蘇州府城西城南與石湖相接任昉述異記吳
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粉塘吳王宮人寵幸於此故
詩陸龜蒙題云洞庭波瀾錄張博判蘇州堂前木蘭人感開宴倒客賦
欲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續曰征帆送木蘭人感開宴倒客賦
原是此花身遂爲絕唱述異記七里洲有魯班刻木蘭船爲上舟至今
在洲中詩家此云

又

寶帶橋西江水重寄郎書去未回儂莫令錯送回文錦不答鴛鴦字

半封

蘇州府志寶帶橋唐王仲舒捐帶
築此故名同文見卷九同文字

又

馬上郎君雙結椎百花洲下買花枝罌罌冠子高一尺能唱黃鶯舞

鴈兒

椎鴈也獨鴈爲椎皇興考百花洲在蘇
州胥盤二門間音音古瓦音姑皆網也

又

白翎鵲操手雙彈舞罷胡笳十八般銀馬杓中勸郎酒看郎色似赤

瑛盤

白翎鵲見卷七白翎鵲詞琴曲譜錄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
拍並蔡琰製杓音勺按陳思王有鵲尾杓太白詩有鵲杓銀馬
杓亦其類拾遺記漢明帝夜宴羣臣於照園大官進櫻桃
以赤瑛爲盤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櫻桃

又

騎馬當軒鶴背靴西風馬上鼓琵琶內家隊裏新通籍不是南州百

姓家

又

小娃十歲唱桑中盡道吳風似鄭風不信柳娘身不嫁真珠長絡守

宮紅

春情

惜春正是上春時何處春情可賦詩吳王臺下關芳草蘇小門前歌

柳枝

吳王與西施嘗作關百草之戲劉禹錫詩云若與吳王關百草不
如應是欠西施白樂天有寵姬善唱楊柳枝因名楊柳枝樂府雜
錄楊柳枝白傳閑居
洛邑時作後入教坊居

又

灼灼桃花朱戶底青青梅子粉牆頭踴歌起自春來日直至春歸唱

不休

漫興

謠畫溪頭翠水家水邊短竹夾桃花春風嗾人狂無那走覓南隣鵲

鼓盪

謠盪合切譜入聲調色畫繪也湖州府志畫溪在長興縣西八
里廣三十五弓古木夾岸叢篠其下朱藤施其上故名與縣西八
曲開元遺事明皇二月旦遊上苑呼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奏
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發笑謂妃子曰不喚我作天工乎

又

丈人接離白甌栽花邊下馬不驚猜環沉溪頭買酒去高堂寺裏看

碑來

白接離巾也晉書山簡傳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長興
縣志環沉溪在縣東北二十五里相傳伍子胥墮環於此

又

長城女兒雙結了陳皇宅前第一家生來不識古井怨唱得後主後

庭花

陳皇宅見卷四陳朝繪
後庭花見卷九三闋辭

又

李太白詩注

又

古今藝術圖北方戎狄至寒食爲鞦韆以習輕捷後中國效之卷一
曰千秋本漢宮祝壽詞後世倒讀爲秋千耳喚起胡盧並見

又

治春口號

又

吳郡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吳王之別苑
在焉有館娃宮韻府威小叢唐梨園妓善歌

又

夏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注崑出玉山名括地圖崑崙山在
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水經注崑出玉山名括地圖崑崙山在

又

草木子西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頗小登舟而北荒有頃復人沉於水
神異經廣延國國人長二尺陀移國人長三尺登舟而北荒有頃復人沉於水
寸西海有鶴國人長七寸
寸西海有鶴國人長七寸

又

呂先

先生題呂敬夫詩稿崑山多才子魁出山者往往稱呂袁袁曰子英
呂序云其詩精悍者注李商隱滄浪詩話玉臺體乃徐陵所敘漢
源流梁簡文帝詩集號李商隱溫庭筠及劉楊諸公之詩香奩體
魏六朝之詩西崑體卽李商隱溫庭筠詩話玉臺體乃徐陵所敘漢
者唐韓偓詩皆裾敘滕脂語也南史玉臺新咏徐陵撰龍語陽秋
韓偓香奩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一凝所作凝後貴悔
疑作無故嫁名於韓偓耳余稽之傳與序無一不合則集韓偓所

又

得盡

蓋嘉運詩打起見一黃鶯兒幽怪錄朱崖太守袁洪小名誇一郎羅翠鳥
得之忽失去見婢子遊傍問誰家青羅得因爲邀封曰丈人媒王
嫁家女名翡翠偶久化妻慘然便行裝郎問封生封生曰爲媒取
侍一中王濟也從久爲陰交州牧近改并臯州鎮蜀令及歸太守求不得已
近號年詩話薛濤本長安家子并臯鎮蜀令及歸太守求不得已
籍號花爲女校書暮年屏居浣花溪胡曾詩云萬里橋邊氏女校書
十把花爲女校書暮年屏居浣花溪胡曾詩云萬里橋邊氏女校書
此種因得名

又

趙榮

久在	妃趙	樂
不花	姓善	王府
描摹	江彈	家古
殘樓	名筆	今題
粧采	作	羅要
和珍	蘋陌	數解
淚珠	初上	出邯
汚	侍柔	採鄴
紅斜	明以	桑女
綃窗	皇自	陌子
長賜	大明	上姓
門妃	見不	趙秦
自妃	寵從	王名
是	幸玉	登羅
無受	後花	臺數
梳以	楊馬	見爲
洗詩	妃見	而邑
何付	入眷	悅人
必使	侍二	之千
珍者	遷歸	置衆
珠白	於人	酒王
慰柳	上行	欲仁
寂室	陽梅	妻婁
寥雙	宮妃	嬀後
上眉	上傳	羅爲

覽詩根然令樂工以
新聲度之名一斛珠

漫成

四十已過五十來白日一半夜相催勸君秉燭須秉燭七十光陰能
幾回有一本云勸君
長何不秉燭苦夜遊

又

西隣昨夜哭暴卒東家今日悲免官今日不知來日事人生可放酒
杯乾一作莫放

又

徐家園裏野鶯啼張家樓頭客燕樓千金買宅作郵傳何處高桓大
字題

說文表雙立為桓今亭郵立
木交於其端或謂之華表

又

鐵笛道人已倦遊暮年懶上玉墀頭只欲浮家若雪上小娃子夜唱
湖州

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若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圖經
若溪在餘杭處翻集太湖南通烏程晉漢唐書張志和自稱烟波
釣徒浮家泛宅往來

又

小娃家住白蘋洲只唱舍郎如莫愁風波不到鴛鴦浦承恩易用沙
棠舟一作舍郎

白居易遊五亭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晉吳興因以名也報即
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報即
見本卷莫愁見卷九採蓮曲拾遺記漢成帝常
與趙飛燕戲太液池沙棠為舟貴不沉沒也

春俠雜詞

金丸脫手彈鸚鵡玉鞭嬉笑擊珊瑚侍兒無賴有如此知是霍家馮
子都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常十餘長安為之語
曰苦鐵寒逐金丸李白詩勅賜珊瑚白玉鞭霍光傳初光愛幸監

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家居與子都亂辛延年詩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欽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又

花袍白面呼郎神當皆奪花不避人天馬乘龍金絡腦賈家貴婿正
嬌春

杜甫少年行馬止誰家白面郎空臨城下馬坐人牀晉書賈充傳韓
壽美姿貌年行馬止誰家白面郎空臨城下馬坐人牀晉書賈充傳韓
知惟充之見其女悅焉呼為五郎時西蜀有貢人踰垣而至家經月
不散充乃密以遺書充僚屬聞其女悅焉呼為五郎時西蜀有貢人踰垣而至家經月
與壽通乃觀其門牆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佯驚託言有盜知因
處使循牆以觀其女之變左右遂以無狀對充惟恐東之北角如女妻行

又

柘林縱獵金毛鷹花街行春銀面馬夜宿倡樓酒未醒飄風吹落鴛
鴦瓦

承嘉郡有柘林見郡記紹興府有花街見府志世傳唐御史蕭翼
賺蘭蘭才蘭亭帖於此開看一時百花齊放故名魏志文帝夢翼
化上雙鴛鴦落

又

朱提注酒酒如池太白淋漓吃不辭上樓更衣玉山倒腰間帶脫金
犀毗

五十里漢編朱提音殊時縣名青藤山所產銀最良孔明曰漢嘉山在敘州府西
采之不足飲以食不見一統志大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
為之政孤松之獨秀其醉也張晏云玉鮮卑郭類史匈奴傳黃金
胄統若索隱曰漢書作其犀毗也張晏云玉鮮卑郭類史匈奴傳黃金
策云相趙武王賜周耳班具固與黃金師比延賜犀比金頭帶也哥毗與
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具固與黃金師比延賜犀比金頭帶也哥毗與

又

蜀琴初奏雙鴛鴦解竹和鳴雙鳳凰夜闌酒散不上馬紫荊月墮西
家牆

鮑照詩蜀琴抽白雪鄭曲發陽春李白詩趙瑟初停鳳凰柱蜀
琴欲奏鸞絳絃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崑崙之陰取竹於嶺谷

石上葉生青鳳尾堦前花開黃鸝鶯美人弄水百花池水洒花枝雙

蝶起

秦觀詩草隨月如黃鵠鵲蘇轍詩斜然黃鵠鵲

又

宜男草生小院西堦前錦石與人齊錢塘潮生當午信丹雞飛上上

頭啼

古樂府題有錦石小鵲流黃庚肩吾詩錦石鎮浮橋李公詩支牀錦石上則鳴孫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又

鳳凰城外橫門道小妓軍裝金錦襖春暉無賴苦撩人自下雕鞍蹋

芳草

趙次公杜詩注秦穆公吹簫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其後言京城曰鳳城漢西城傳百官送至橫門外三輔黃圖長安北出西頭第門一門曰橫門程大昌雍錄自橫門渡渭而西即程是趨西城之路

又

西江嫩人久不見手把新題合歡扇鯉魚憑送相思書霸王門前水

如箭

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

又

美人遺我昆溪竹未寫雌雄雙鳳曲愛惜長竿繫釣緝釣得西江雙

比目

史記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而作笛吹之作鳳鳴爾雅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

又

昨夜布衣行九州今日繡衣拜冕旒馬前清道一千步當街不敢闕

高樓

又 本章編鐵厓詩集增入

關右新來豪傑客姓字不通人不識夜半酒醒呼阿吉碧眼胡兒

吹筆笛

杜甫少年行不通姓氏羣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唐書南蠻傳驃古部落曰阿梨吉岑參月下聞笳歌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碧眼胡吹

燕子辭

宜男草生春又歸美人春病減腰圍何如使君堂前燕將得春雛入

幙飛

又

燕子將雛春又深不堪春思似秋心東郊春入車前草蕩子馬蹄何

處尋

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注采芣苢車前宜懷妊焉

又

燕子來時春雨香燕子去時秋雨涼鴛鴦一生不作客夜夜不離雙

井塘

李白詩入門紫鸞鴛鴦金井雙梧桐黃庭堅轅上食蓮詩吾家雙井塘十里秋風香

又

燕子樓頭是妾家燕來燕去入容華祇應韓重相思骨化作湖中並

蒂花

白香山集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尚書既歿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得塊然樂府有紫玉歌吳王夫差小女名王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

小遊仙

元君賜觀素華臺酒飲龍胎五色醅醉啖蟠桃三百顆手懷遺核大

如杯

樂府原題神仙二十二曲有遊仙篇漢武故事王母出桃七枚以五與帝自啖其二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實非下土所也植

又

女郎雙雙白玉床對博宛在橘中央青城不取態盈機閑賭蕭家雙

鳳凰

上神傳衛叔卿玉名度世尋父到山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
竊開每橋有二隻相對象還我耳君福地記第五青城洞名
機生座九室之王洛神賦家蕭史也羅

又

東華塵又起瀛洲十屋今添第幾籌阿母西來騎白鳳蛾眉相見不

勝秋

神仙傳王方平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十屋見卷
三夢遊滄海歌杜甫詩威遲白鳳鸞經白鳳謂之離

又

素華殿上玉垂簾昇家婦來為可嫌河上劍翁肝膽露電光一道落

妖蟾

人昇家婦見卷三修月匠歌蘇軾峽山詩佳
人劍翁孫指責氏化猿事劍翁謂猿公也

又

麻姑今夜過青邱玉醴催斟白玉舟莫向外人矜指爪酒酣為我臂

筵後

神服仙傳王遠字方平降蔡經家因遣人召麻姑至年可十八
衣何食之麻姑已坐經心經所見即中人念曰麻姑多時香花八
爬背忽謂其黃州府志云麻姑山在長壽縣麻姑山在長壽縣
方碑云方平降蔡經家蔡經家麻姑山在長壽縣麻姑山在長壽縣
與公碑云方平降蔡經家蔡經家麻姑山在長壽縣麻姑山在長壽縣
在邱海有玉岸高二十五萬里如紫府宮東遊坡戲又陽菜
舟兄弟明當承盤二舟子以戒洗兩酒名周禮司尊彝所皆作

又

蓮葉舟高河漢垂黃姑玉女會佳期玉清久入衙城洞莫遣成都賣

卜知

郭受寄杜甫詩蓮葉舟輕自學操注蓮葉舟小舟也太乙真人黃
蓮葉舟辛癸雜記蓮葉舟輕自學操注蓮葉舟小舟也太乙真人黃
牽牛星在河之陽架是荷黃姑也故俗名以擔鼓星古樂府當為
河鼓見天官書說文引河鼓是荷黃姑也故俗名以擔鼓星古樂府當為

飛伯勞歌黃姑織女時相見杜詩牽牛博黃姑蓋因河鼓音近
而訛為黃姑耳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博黃姑蓋因河鼓音近
異名承恐非李元獨小仙志云河鼓謂之牽牛博黃姑蓋因河鼓音近
子白歸位與河承乘行玉清有至小名曰天孫帝怒命五岳兒梁王清
問其地少雨神此異織女有支機石河源成婦賣卜見卷八覽古歸

又

道人得道輕骨毛飛渡弱水能千遭明朝挾至兩浮島臥看滄洲戲

六驚

子集仙傳神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驪車羽輪不可到也列
歸而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鯨載之龍伯國有大人釣六鯨連負

又

青邱書隨雷電亡尚作草木蟲魚荒問渠甲子不能紀但指綠睛雙
眼方

異人記唐王遠知書易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兩雲霧中一老人
此遠知曰所撰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追取遠知據地傍有
秘藏人青都何敢輒藏箱快遠知責曰青邱元禁老傳授也抱朴子仙人
年目瞳有方雲級得經眼方者壽千歲陶隱居末

又

天上真常宮又成文章只數老元卿五雲閣史亦謫世牛鬼少年專

威名

真詩始皇登句曲北垂山嘆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宮銘以陽
夏為常也乃改句曲山曰句曲山常山集異記蒼龍新宮銘以陽
傳蔡人山元卿撰蘇軾詩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詩
序輅長困其末題云五雲閣史蔡少霞書杜牧之

又

別來已及三百秋遊遍乾坤第十洲不識家人今幾世明朝騎鶴過

山頭

聚十窟洲記四方巨海之中有祖洲元洲炎洲長洲克洲鳳麟洲
山晉也三十餘年後生鳳鳴遊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數日乃去

日落海門吹鳳匏須臾海水沸如炮船頭處女來相喚知是洞庭千

郭璞爾雅注李列管龍村中施簧竹管端名之曰笙說文笙汪江吹簫象鳳
之身國史補舟得既至請笛吹爲蛟其北夢瑣言及瞿塘笛破東下有
亮應手粉碎客散知所疑其爲蛟北夢瑣言及瞿塘笛破東下有
辟歲蛟化爲水瀆
服千觀粧遊於水瀆

青玉參差嶰管裁琯中吹得鳳凰來
嬴家樓頭縹緲女底用簫郎築

呂氏春秋
竅厚均者
或弄玉列
教作鳳鳴
去

仙傳有蕭
鳳史善吹
鳳來止簫
其秦屋穆
公爲女弄
作鳳玉臺
一好旦吹
夫簫遂皆
隨之風乃
山谿谷

帝節伶倫
作三寸自
穆大夏而
之吹西之
注沅渝
夏之隆
陰渝
取並
山谿
谷

賣藥相逢千歲公蓬萊曾約祖龍東空留一兩黃金鳥不到蓬萊第

列仙傳安遊期生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東海邊時人皆呼千歲翁去
始皇時東遊請見瑯琊阜鄉亭皆置
留書赤玉一兩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使徐
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求之未至蓬萊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

會與毛劉共學丹丹成猶未了情緣玉皇勅賜西湖水長作西湖月

類纂後漢毛伯達劉道泰謝雅堅張光期學道王屋山共得神丹
毛服之而死劉亦然謝張不敢服後見毛劉乃知其尸解也二人

西湖仙人蓮葉舟又見石山移海流老龍卷水青天去小朵蓮花共

風土記舟漂汎如蓮花散落浮於川也言

鐵厓樂府註 卷十

當時笑我去學仙
汝但求金與求田
不知昨夜城頭鶴
問此無人識

續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鶴非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

青旄節衛翠雲輶按部東行過赤城龍女遺珠雞卵大結爲雙佩賜
方平

神仙傳紫雲騁陽真人遇幾門衣子也高乘白鹿執羽蓋元佩青旄之節會真誥
駕風鶴雲騁陽真人遇幾門衣子也高乘白鹿執羽蓋元佩青旄之節會真誥
遊記漢台赤城山皆土麗服赤裝峨岫兩連明珠狀若如雲難殫列交甫見而悅甫常
不知其神人也欲請其佩因與之言二女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趣而下行數步視之懷空無珠佩二女忽不見

若木西來赤岸東
白金城闕碧珠宮
天家令急不敢住
折得五花歸

淮南子有赤岸山臨江中羅君章云赤岸若朝霞郭景純山賦
五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千里
云鼓洪於赤岸括地圖龍之山四方高中央有地方
七百里

東逾弱水赤流深夜得桃都息羽旌地底日迴天上去金雞如鳳自

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鳴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卽鳴天樹下雞鳴隨之皆鳴

金鵝蘆生瑤水陰錦駝鳥鳴珠樹林上皇勅賜龍色酒天樂五雲流

白詩秋浦錦驪鳥太平寰宇記歙州產駝鳥郡國志云翎下青黃	金鵝所集桂植仙傳西母所居左帶瑤池右瑤翠水	李東白詩有白石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曰
---------------------------	----------------------	-----------------------------

尤相映若垂綬其狀如蜀雞背如朱祥符新安圖經乾鳥一名楚難
山海經三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樹音如柏葉皆為珠微阿彌陀
雅不能切音聲

海鄉竹枝歌

潮來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兒把耬耙苦海熬乾是何日免得儂來爬

雪沙

齊書張融作海賦以示徐凱之凱之曰公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
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搗白熬波出素積雪仲春飛霜暑路不
如李花皎皎白雪

又

門前海坍到竹籬堦前腥臊蠶子肥猓豕三歲未識父郎在海東何

日歸

種野子

岸壤也監切塔平聲水衡

又

海頭風吹楊白花海頭女兒楊白歌楊花滿頭作鹽舞不與斤兩添

銅駝

博物志囊駝日行二百里負千斤
洛中記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

又

顏面以墨雙脚賴當官脫袴受黃荆生女寧當嫁盤瓠誓莫近嫁東
家亭

後漢南蠻傳武陵五溪蠻皆獠之後槃瓠犬也得高辛氏少女
戎殺之亂帝曰有討帝以者妻以可為訓乃妻以女帝之狗名稽
萬殺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洞蠻是也搜神記高辛氏有女為美
宮得耳疾醫南蠻或曰化為犬物其文五色婦人盛之
以瓠覆之海鄉竹枝非敢以風繼風人之鼓吹
於先生達亭民之疾苦也觀民風者或有取焉

序

楊鐵厓先生古樂府編自門人吳復人稱鐵雅外此有詠史詩編自門人顧亮人稱鐵史予求顧編不可得蓋書缺有間矣前明萬曆中先外王父淵止陳公爲刊古樂府行世強半皆詠史詩吳編所不載予既出吳編付梓因刪去已見者不重出另錄詠史詩加之箋註都爲一集名亦仍舊題曰鐵厓詠史註夫詠史則詩史也先生有明訓矣其言曰虞廷載歌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關雎首夫婦之正小旻全父子之恩詩之教也又曰老杜氏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爲一代詩史予竊論之老杜始以拾遺終以工部目擊開元天寶盛而忽衰乾元大曆亂而復治故史在一代自可當作作者之聖先生始以散員終以閑曠心擬三史統辨定以公論歷代史鉞斷以大義故史在千古亦不失迷者之明是集也其事則史其旨則經田舍翁歌明良也其卷阿詩人之意乎臣誓爲稷契卽老杜詩竊比稷與契也牧羝曲昭忠節也其盡瘁事國之謂乎牧羝卽十有九星霜卽老杜詩蘇武看羊陷賊庭也落景不可回朝露不可久此述李陵勸語卽友誼亦可思王孝子王蓼莪敦孝行也其明發不寐之思乎祥也孝子可移臣子忠其正也哀也父遺我讎兮讎豈我君則其變也此與老杜詩孝理敦國政無以異也五王毬篇友愛也其亦所謂和樂且耽者乎此其正也反是則爲將進酒此其變也一則曰尊綠五枝生五花一則曰雙絲工奏棠棣詩此與老杜詩自多親棣萼將毋同楚國兩賢婦夫婦之正也其亦所謂莫不靜好者乎鳳皇曲則夫婦之變也造端不能合隙終不能睽此與老杜詩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託興不同究歸則一昔人謂杜氏之功不在騷人下予則謂先生之功不在唐人下已乃若精于此例則有黃鳥止楚良死太苦黃蛇穿土良死其所善於諷諫則有畫工意則繆畫工事則忠明于斷制則有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工於用事則有牛馬走餉龍蛇走

兵妙于打疊則有文皇殿上去獻俘於乎文皇罪曰余巧于聯合則有玉樹聲中作唐鹵門外崇韜是擒虎其他不勝枚舉顧或指馬文園碧眼褊兒而嫌其過求尖新用相詬厲是則誠然然先生之詩正不在此老杜飯顆山頭之嘲卽有之庸何傷
乾隆甲午正月望日同邑後學樓卜瀝書

原书缺此页

鐵厓詠史註卷之一

目錄

單父侯	蘆中人
牝雞雄	楚國兩賢婦
大良造	三鄒子
天下士	傳舍吏
夷門子	慈雞田
觀津客	文信侯
廁中鼠	樊將軍
臘嘉平	杯羹詞
漂母詞	田橫客
高陽酒徒	陸大中
走狗謠	赤松詞

原书缺此页

鐵厓詠史註卷之一

諸賢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下瀝西濱註

楊之光愛之
同宗後學
楊之昂文駒訂

單父侯有序

荆舒嘗論三不欺以子賤之爲德者不可獨任至疵堯之驩
兜亦或類舉於前此敗德之論也故吾賦子賤之不忍不使
班於西門豹之流孔子論西伯之德不令而訟息於虞芮不
忍欺之效也子賤之德不令而禁行漁子非西伯之化歟荆
舒不能識也

單父侯吾父母治吾以天不以榷楚堂上彈琴赤子舞堂下叶單父
之賢句賢不齊者五吾能事之治單父以賢輔治神明主民不忍欺
魚不取化行西伯奚翅單父

韓詩外傳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說苑孔子謂子賤曰
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曰此其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曰
百福之宗也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禹湯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
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焉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
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鯉吾大夫欲
長之是以得二名輒舍之也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至
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至
此者刑於彼也

蘆中人

蘆中人江上來江上丈人古剛烈移橈濟君君莫猜楚賞爵執廷送
君以死君行不可稽蘆中人入吳七首進專諸大吳國嗣閭閻王駕
入郢郢爲墟薦荆社鞭荆軻秦庭七夜哭包胥楚孝子楚離臣少傅
長舌舌殺人孝子離君不離臣嗚呼孝子離君不離臣倒行逆施白
日曛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江中有漁父渡之爲取鮑乃潛身於深葦之
中有頃父來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何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又子胥
既渡解百金之劍以與漁父曰吾聞楚之法顧視漁者已覆粟
五萬石爵執廷豈圖取百金之劍乎子胥聞楚之法顧視漁者已覆粟

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史記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
立未可說以江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公子光乃令專諸刺吳
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又吳兵入郢伍子胥告急秦秦不許包
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又楚平王有太子名曰
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又申包胥使楚人謂子胥曰子
報讎其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申包

牝雞雄

列女傳伯嬴秦穆女楚昭王之母也吳王入郢妻昭王之妻
又欲妻其母嬴伏劍不可犯而止爲作牝雞雄補樂府缺
牝雞雄秦氏熊公穀書吳王入楚妻後宮牝雞雄把劍夜嘯生悲風
夫亡子遁誰適從人言秦雞解逐鳳不知牝逐孤飛龍

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隨鳳皇
飛去故秦作鳳女祠於雍宮

楚國兩賢婦

楚國兩賢婦婦夫萊與興寧隨夫壻鑄牛下不願夫壻專城居投畚
却車駕挈器采樵蘇嗚呼今丈夫棄耕貪祿句粟萬鐘養孥句孥未
養身受醢菹禍及其夫姑叶永爲二婦啗鄧夫

列女傳楚王持金聘接與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戴妻戴器變
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老萊耕萊山之陽楚王聘以璧帛駕
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隨
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飲餼投其畚而去

大良造

大良造三尺木重千鈞太子犯法僂傳臣立信動物令如秋與春如
何食印盟棄梁信詐取三軍而諸侯弗順駢脅日以繇左建日以峻
趙良謬謬桀耳啓虞舜大良造誣王道詭霸功開塞耕戰強西戎血
渭水兮秋冀宮欲與五穀相雌雄五穀死杵不相春大良造逆旅不
相容

史記商君列傳以鞅爲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
爵名也又立三尺之木於國都南門外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六
將而伐魏魏使公子衡將而擊之衡缺遺魏將公子孫寶又樂缺
其軍盡破之以安魏會盟已飲而衡缺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因攻
權也外左建在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商君曰左觀我治秦也孰與五

幾夫賢趙良曰千羊不說吾始秦與狐趙之拔日千人婦有諾諾不自卑
士大夫又商曰羊之不吾治泰與趙良曰千人之諾諾自卑
開塞尚耕戰書與其道人舜行事相類又爲築冀太史公庭於咸陽索隱君
大箕踞死即魏闕下康成曰列相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又發
人吏無驗者坐之商亡君喟然嘆曰舍客舍之敝一至此哉

三鄒子有序

太史公傳孟軻以冠稷下諸儒讀其書爲之掩書三嘆秦漢後識軻者有人矣予猶怪其論三鄒曰衍者著書十萬言皆宏大不經而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爲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衍惡有此斯言也微軻誰屬哉因賦三鄒篇

三鄒子相雌雄忌奸國政曰琴工衍引天外誣警聾高談赤縣八十分孰爲中擁篲徹席走王公嗟我軻貌不妾婦容句舌不連衡而合從誰其引之碣石宮雕龍炙轅言如蟲

魯	燕	之	縣	縣	謂	封
言	昭	節	神	神	中	爲
衍	王	儉	州	州	國	記
齊	擁	君	內	於	侯	成
人	簪	臣	自	天	而	列
頌	先	上	有	下	受	傳
曰	驅	下	九	乃	相	齊
談	請	以	六	謂	州	八
天	列	濫	親	九	禹	十
衍	辨	爲	之	州	之	一
雕	夷	初	施	也	序	分
龍	也	之	也	始	九	居
夷	座	又	也	衍	州	其
炙	具	而	濫	皆	一	次
難	受	子	耳	類	也	前
施	業	適	索	此	不	耳
曄	築	趙	隱	也	得	中
劉	碣	平	曰	然	爲	國
向	石	原	濫	要	州	名
別	宮	君	卽	其	數	百
錄	身	側	還	歸	中	赤
過	親	行	觴	必	國	縣
時	往	徽	是	止	外	神
或	師	席	江	乎	如	州
作	得	之	如	仁	赤	赤

天下士有序

魯仲連高風遠致千載一人非戰國士也平生大義與日月爭光者片言之激梁趙不得帝秦也太史公非其指意不合大義吾不知太史指何爲大義耶且俾與鄒陽同傳太史詮人何其不倫耶太史之言天下後世之言也太史不知魯仲連不爲太史者又將何如吾爲魯仲連高士論而又賦魯先生天下士

齊與秦爭雄尊天下仗義信陵君能殺蕩陰逗兵將不能殺新垣客

將軍魯先生稷下來叶見梁使決趙疑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兒片言
稱危臨安釐九鼎重趙百里退秦師魯先生天下士客將軍歸慶安
釐逃脯喜叶

長史秦記止魯仲連陰列傳進秦魏兵匿邯鄲趙王新怨魏安釐間入邯鄲因平原謂趙

趙尊秦昭王爲帝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新垣衍

敢復言帝秦昭王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釢子無忌奪晉鄙

於軍以救趙秦軍遂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

傳舍吏

傳舍吏

傳舍吏當封侯晉鄙救兵鄴中留邯鄲急擊危綴旒傳舍吏兒當國
憂散君帑藏大饗士編君妻妾列兵傳傳舍吏兒率死士踴躍音徒
赤手科鰲頭救兵至邯鄲危復瘳傳舍兒死父封侯

鄧之記民平原骨君易列子傳而秦圍可即謂鄧急矣而傳君舍吏後子宮李同以說平原君妾被曰綺邯鄲餘梁肉鐘鼎而自若渴使衣秦不完糟君襍安得厭有此使趙盡或全刻君何患無有君器物雖自若秦破趙君安得厭有此使趙盡或全刻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危苦之以時下編於秦卒是間分功而作家敗之所盡散以千李同遂與同戰死封其父秦軍爲侯之却李同里李同戰死封其父秦軍爲侯

夷門子

魏隱者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或議羸之行事
僅見於教公子救趙內恩如姬以竊兵符進客朱亥以椎晉
鄙其用智力以成功亦無愈於薛中狗盜之輩然羸老於料
事決策而必於事成事成而不有其功逆數公子行日以代
晉鄙卽北向自剄以謝公子則一時奇烈異於下蔡之門監
也遠矣故子撫其事以歌之

下蔡門監史先生甘茂之師也大
不事君小不爲臣以苟賤不

夷門子抱關七十貧欲死公子開筵客滿堂虛左迎關驚一市公子
執轡遠復迂折身委巷尋朱屠市人皆罵抱關子何以報之七尺軀
邯鄲危旦暮圯趙使者書來公姊將軍出救留蕩陰公子死決夷門
子斬仇進如姬泣公子虎符出中幃公子抱符移主柄老兵嚙臂不

聞廉

下禁門監史先生甘茂之師也
大不事君小不爲臣以苟賤不

俱音徒

[illegible]

俱子	母子	金列
死逃	日安	千女
秦赴	見在	鑑傳
王澤	乳利	匿秦
貴中	而母	者攻
其故	反讎	罪魏
守臣	上言	至破
忠以	者之	夷之
死告	逆則	乳殺
義秦	也可	母緒
乃軍	長以	與公
以進	死得	公子
卿見	而千	子而
禮棄	金逃	一
葬執	義知	魏公
之之	者而	故子
祠亂	不臣	下不
之母	也言	見得
太與	吾則	乳令
牢公	不昆	母曰
子	爲第	而得
	也無	職公
	遂類	之子
	抱矣	曰者
	公乳	公賜

史記春申君傳列三餘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客有觀津人朱英又記春申君又有望之福人乎君置望之福中今楚王卒毋望之必事先入臣爲君主殺李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氏有子者陽翟人昭王以安國君子安
男名曰楚母夏姬乃愛之甚楚嬖號曰華人也夫無子以其
憐之奇貨可居立為適嗣金與秦質於趙以五金買邯鄲見而
知好獻身陽夫入悅之立為太子楚遂欲以不韋傅之乃獻其
身至國期時生王子政一子楚立為孝文王太昭王五十代六年
子安國君立為王政一年薨諡為宣惠王秦昭王五十代六年
襄王三呂不韋為丞相封為尊信侯食河內雒陽十萬戶莊襄
時竊私通呂不韋政相為尊信侯食河內雒陽十萬戶莊襄
詐竊則得給事中太后私與遇絕愛己乃進嫪毐除謂仲父曰
連太后私亂夷謬毒即族遷太子後於雍免相國王下吏治具
說秦王乃迎處蜀呂雍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十餘年賜太
書與家屬徙處蜀呂雍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十餘年賜太
一鑄作帝太后與莊親不韋妻家在北道西

廁中鼠并序

斯爲小吏時見廁中鼠有人犬驚入見倉中鼠食粟無人犬憂嘆曰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耳迺從荀卿學帝王術而卒不免具五刑之僂斯之自處可知矣余嘗論柏鬻氏之鬼不食者非胡亥趙高殺蘇立亥戮羣公子而亡秦國者懸於斯仰天一嘆不能死之一言耳高出亡國之言斯誓一死以謝

之高能賜劍於恬與蘇愚弄一鹿於亥乎斯號六藝其荒諱
迷謬乃荀卿之不肖弟子始皇之畔臣萬代儒者之罪人也
咸陽磔死有餘誅太史不咎其大惡不道而猶以周召功
烈惜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斯舉師訓云物禁太盛物極則衰
吾上蔡布衣今人臣位無居臣上者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
駕矣此言可哀勢已不得為廁鼠矣吾為斯賦廁鼠辭悼斯
之為三公會廁鼠之不如又些其老諍從逆而陷於僂也
君不見相國廁中鼠食汚善自驚相國笑鼠不如太倉食粟飽且寧
豈自知相國寢火履冰蒼鷹不揚黃犬不鳴祿壓萬鍾身具五刑
重為些曰
棲不二雄兮悅不再容靈修惜懂兮誰西孰東火吾書兮師吏以為
儒愚吾黔兮復以自愚棘車共秘兮偽璽同欺於乎秦鬼不食兮不
食爾斯

史記李斯傳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之犬
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廩之下不見人犬之憂
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又李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廩之下不見人
此物當今太威之斯乃上蔡布衣衣冠楚楚而貴極矣下之
皇所稅駕矣又始皇崩太子胡立為王李斯為相與趙高謀殺
之有知者也所賜長子胡國之書及特璽皆在胡亥所當議也
世口耳斯曰安得長子胡國之書及特璽皆在胡亥所當議也
召列與周具斯五刑論以不能死安陽市又命太史公曰不聽斯
矣周具斯五刑論以不能死安陽市又命太史公曰不聽斯矣

樊將軍 并引

夷門監一死稱萬世田光老諍誤人一死不足憐可憐者在
丹與於期耳

羸刻勿得永承成信陵君光刻勿失廢廢直游酒人柯壇不得登沐
燕地不得反秦壯士誤人死誤死重痛樊將軍

史記刺客列傳田光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而死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行見荆卿因遂自刎而死

又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反諸侯相結又荆軻坐定太子避席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之察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罪於秦則大王亡之燕齊桓
公許與魯會
臘嘉平

臘嘉平誰誤我茅初成廬生入海歸告圖讖築長城徐生苦鮫魚君
王親為射海鯨慎避惡鬼惡鬼相欺凌東黔非惡鬼七字刻墮星為
我告高君更報茅初成軻中祖龍吹鮑腥

史記秦本紀三十一一年九月十二月更名為臘月嘉平太
盈內紀秦本紀三十一一年九月十二月更名為臘月嘉平太
乘雲駕龍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仙帝若茅初成
昇入泰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仙帝若茅初成
術始於是始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帝求長
從殷號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帝求長
始嘉平方石漢二仙人居之求長使入海高誓昭曰又三十二
秦曰高誓亦古仙人所居長使入海高誓昭曰又三十二
求芝奇華仙三人至弗遇類物有海害之方中盧生因秦錄
鬼惡有言其真仙三人至弗遇類物有海害之方中盧生因秦錄
所幸有言其真仙三人至弗遇類物有海害之方中盧生因秦錄
者問其故因持璧見使者曰死而後生者我遺者使君因言
沉璧也固不可得然為大蛟魚所害使君因言
曰水神藥可得然為大蛟魚所害使君因言
會連上轡車大魚乃出射之從官又七月車載一石鮑魚以
以暑上轡車大魚乃出射之從官又七月車載一石鮑魚以

杯羹辭

阿邦兒斬蛇當大達下相八尺子擁劍相驅馳阿邦不顧父烹父呼
阿兒阿兒忍吐舌食父真饒兒於乎舜棄天下負父走阿邦阿邦何
急天下為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行者還報
前分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行者還報
公呂后兩行求項羽羽反遇楚軍籍者下相與人也羽與
而軍相漢王曰項羽羽反遇楚軍籍者下相與人也羽與
烹太公漢王曰項羽羽反遇楚軍籍者下相與人也羽與

漂母詞

鐘	信	數
室	至	十
注	武	日
長	召	陰
榮	所	喜
官	從	謂
懸	新	傳
鐘	漂	母
之	長	日
室	賜	吾
	千	必
	金	有
	注	以
	漂	重
	母	報
	豕	母
	在	母
	泗	怒
	口	見
	南	大
	岸	大
	又	飢
	信	不
	入	竟
	呂	自

田橫客

黃鳥在楚良死太苦黃蛇穿土良死其所爾良慄慄百七其人我良
忻忻五百同身君辱臣死臣等弗疑大王小侯臣等弗知

島史記田儼曰田橫漢王來大立爲王
 橫遇與帝曰田橫之二客乘傳詣陽至尸鄉廩置從之劉高帝王在
 禮葬田橫既葬二人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
 千淹息仲聞鉞田橫爲殉皆自殺左傳秦伯任好卒之以子車氏之三
 叟詰秦穆公卒葬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高陽酒徒

高陽子佩長鋏冠側注平聲讀書萬卷非堅儒瞋目叱使者使者走報
曰壯士沛公輟洗趨面折沛公者智與勇俱不我如句何以爭天下
定三秦涉西河叶夜見陳倉令一劍取血顧食積粟聚合爲塞成皋
距飛狐橫行天下天下莫誰何叶齊稱東藩國伏軾下城七十餘淮
陰賣辯舌鼎鑊甘受屠漢剖符如何不剖陳留侯符吊圍門者但云
高陽酒徒

收宿若攝復謝使史
取臥欲衣入鄺人記
榮夜延就報生對鄺
陽半天鄺曰瞋曰生
據時下生客目狀刻
熬斬而上天案貌傳
倉陳不座下劍類鄺
之留相又壯叱大生
粟令見鄺士使能走
塞首癩生也者衣軍
成踰爲曰又曰儒門
皋城足吾沛走衣上
之而度公復冠冕
險下失足罵入側沛
杜報之下曰言注公
太沛又之堅沛沛方
行公智鄺儒公洗
之又生不吾問
道願見如於高爲
距足陳吾是陽我
蜚留勇沛酒謝曰
狐急令又公徒之何
之復說不輟也使人
口進之如洗使者
守兵留習起者出也

奉明馬紹之
白鎔城生乃
十餘城生乃
西高陽
鄉人

陸大中

世以漢陸賈爲智人辯士余以其游公卿間談笑取富貴不以汗馬勞家有五子輪環奉養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優游晚景以壽終真亂世福人也予嘗爲陸客卿著客隱論列東方生朝隱論云

人生不願韓柱國但願身爲漢廷陸大中著述稱仁義大中辨口調
異同一說南越元黃屋再說兩相交春風囊裝用未盡金錢賜重重
歌童傳食五子宮一劍得失楚人弓優游公卿間家以上壽終同鄉
狂生廣野公身膏鼎鑊豈如陸大中

謂者漢奴公騎與生陸亡生史
之而延婢爲侍汝常生之業
狂不百也從約安有徵記
生肯卿呂者過車五凡陸
生索間車太汝駟男著裝
自名馬后歲汝馬乃十直
謂荆聲五時給從出千傳
我藉十諸往吾歌所篇金高
非遺乘呂來舞使每歸歸
狂竟錢擅他馬鼓越奏高
生荆以五權權酒琴得祖賈
又壽陸客食瑟中竇篇大
下得終萬生率極得高賜
陳呂遺陳過十裝帝悅
留又陸陳平再賣千嘗拜
號何春生平再千嘗爲
鄺索秋爲畫三而寶金大
食焉貴飲呂過更創分稱
其鄺公食氏數所直其善
爲生公費數見死子號
廣傳荆數事不家金子其
野人人生陳鮮得謂子其
君皆有以平無實實百曰
遺此乃久劍子金新
弓游以恩事曰陸語

走狗謠

走狗走狗匍匐帝騎赤龍呼狗逐鹿兔旣死雕亦追鹿馳鹿走軹道窮無歸赤龍天上飛歸來雌雉作雄吼長樂宮中烹走狗嗚呼兔死狗烹烹狗及稀如何不存狗制雉雞反殺走狗聽雞啼

史記淮陰侯列傳校兔死走狗烹又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項羽本紀駿馬名雖常騎之高祖本紀秦王子嬰降軹道旁漢書呂后紀十一年斬陳稀當城

赤松詞并序

余嘗論張良能爲呂后定太子而不能爲高祖定呂后良之

智徒智於目前而不能智於身後吾不知良何以爲去計耶
而況生子如辟疆黨呂氏而危劉氏可謂張氏不肖子良於
地下亦知之否耶

滄海客博浪椎弟死不葬蕩家貲走匿邳句圯上乃得帝王師國恥
既雪吾何之黃石山頭會與赤松期赤松子不爲漢家後日計安危
十三黃口利如錐一語三狼入宮闈赤松子地下不殺辟疆兒

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
農時兩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下風雨上秦皇帝又嘗學禮淮
祖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又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
圯刺秦皇又良履之出亡編書下邳讀此則爲王有師後父墮
地刺秦皇又良履之出亡編書下邳讀此則爲王有師後父墮
三年見我濟州城山下黃石即我後紀十侯子從高帝十年與
中見我濟州城山下黃石即我後紀十侯子從高帝十年與
呂雉爲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太后入宮中君請則拜呂產
君等幸得脫綱目張良孫如辟疆註云按漢書外戚傳
與史記同據綱目張良孫如辟疆註云按漢書外戚傳

鐵厓詠史註卷之一

鐵厓詠史註卷之二

目錄

伏生受書行

補日飲母詩詞

悲吳王

冰山火突詞

牛腹書

真仙謠

宮中有蠱氣

滑稽兒

東閣開

牧羝曲

月氏王頭飲器歌

二首

些月氏王頭歌

長門怨

鳳凰曲

王嬙

關內侯

燕燕步踟躕

兩僊公

龔老人

張特進

大司徒

董舍人

梓柱生枝葉

老姑投國璽

新都侯

原书缺此页

太不報召侯宗室皆往賀其侯過捕夫與俱氏武安劫得夫
坐不報召侯宗室皆往賀其侯過捕夫與俱氏武安劫得夫
市在也其鏡其教其前上賜錢後其皆食肉之朝廷是太后日
渭城其武所安言侯病夫專呼不服謝罪使劫巫覡司者空視之見月其輪御日
之共守死

牛腹書

文成將少君徒行宮呼兒如呼奴白日不鐵青扒飯黃金可躍丹砂
爐重壇太乙天神居天子親見王婕妤老儀衛書腹中劄天子視帛
疑手書文成將誣伏誅如何又刻天將地將黃金符

少史記病封碑又書少君以祠鬼道方見上幸王尊之居久之少
將以方書致致人天知太子乙自惟鬼中望見上幸王尊之居久之少
子為帝書以書致致人天知太子乙自惟鬼中望見上幸王尊之居久之少
樂成其書以書致致人天知太子乙自惟鬼中望見上幸王尊之居久之少
軍地侯求言大言乃拜是日使五利將軍實居月所餘見四利印書
無師其方盡多不顯色上好注精利一机疏驗軍實居月所餘見四利印書
食云服藥之精不復復神通

真仙謠

漢武帝曰天下豈有神仙耶惟節食省欲可延年耳武帝所
謂仙者亦方士求諸吐納一丹一藥之爲若天地間真仙在
浩劫外者非武帝所能知矣因賦真仙謠

停君歌佳爾等聽我歌莫莫後天有死長生可學瓶收七家紙剪雙
鶴盆花頃刻開屏女呼唯諾癡仙校槍弗之覺去尋蘇石二子講大
機丹海爲沉冰壑黃河九裂火暴二子成少神仙有路不關牛馬
雲丹海飛日爲玉液朝元臘龜角成少神仙有路不關牛馬
紫府光陰夜和曉亦只是吐納仙耳真仙不取青於平後天一死長生
不可學西華傾東海潤問我在何處手持天根不盈握浩劫萬萬劫
始胎之天幾褪黃卵般

西陽雜俎唐一行是於道數王生之子以殺人棄獄求赦始一行
行曰以數推之當有赦道數王生之子以殺人棄獄求赦始一行
中密其數七共補之當有赦道數王生之子以殺人棄獄求赦始一行

大敢求其星見久如故桂苑談錄有乃道術避世仙
之俄而類書乃曰昌黎先生去後少時乃道術避世仙
生一辰而類書乃曰昌黎先生去後少時乃道術避世仙
書生一辰而類書乃曰昌黎先生去後少時乃道術避世仙
後果一辰而類書乃曰昌黎先生去後少時乃道術避世仙
先國及元初有至藍關家何也見昌黎先生去後少時乃道術避世仙
先生自和真秋仙此人云日規獨此傳東生而西出言何足
言在鐵天地人自心在天地非天地我自出我其出何足

宮中有靈氣

劍妖夜入龍華門宮中有氣三尺文偶人持杖擊天寢豈意禍烈東
儲君炙胡巫斬趙虜子假父兵非悖父壺關老高寢郎訟冤天子天
子心煩傷萬罪重滅蘇紹瑯

漢書公孫賀傳上老巫蠱起自朱安世所成江充傳上幸甘
東疾公孫賀傳上老巫蠱起自朱安世所成江充傳上幸甘
馬曰遠遊仙太意是上以宮中巫蠱起自朱安世所成江充傳上幸甘
太神以御史大夫子孫傳文相治木巫蠱起自朱安世所成江充傳上幸甘
以新充以御史大夫子孫傳文相治木巫蠱起自朱安世所成江充傳上幸甘
家太黃子文上於橫橋千上高爲相而千族秋滅也充

滑稽兒

滑稽兒骨鯁臣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有三斬罪誰敢云辟戟一言
賜金三十斤帝爲罷酒疎董君滑稽兒骨鯁臣
主壽居年五十餘始近幸公主號董主上堂邑侯陳午向之午死
願之爲主壽居年五十餘始近幸公主號董主上堂邑侯陳午向之午死
有室使起者安得入乎上曰善有相止賜金三十斤

東閣開

東閣開急難才脫粟吐哺賢人來老轅側目豈不才汲內史董膠西
東閣之妬何以光三台叶東閣開行便宜睚眦子鼎烹兒罪有必誅

偃	逆	知	舉	固	遠	仰	漢
爲	無	公	郭	傳	難	客	書
齊	道	孫	子	武	食	館	開
相	遂	解	務	帝	與	奉	孫
王	族	生	正	初	豫	閣	安
自	解	識	學	卽	皆	延	傳
殺	主	曰	以	位	竟	賢	見
公	父	解	言	復	給	人	爲
孫	偃	以	無	曲	其	與	參
宏	傳	睡	以	賢	過	然	舉
爭	偃	眠	公	良	殺	謀	起
曰	曰	殺	法	阿	意	宏	徒
非	丈	解	何	世	父	步	身
誅	夫	不	謂	游	偃	食	數
偃	生	以	賢	俠	徒	年	一
無	不	此	解	宏	董	至	幸
以	五	鼻	輕	微	仲	肉	相
謝	鼎	甚	聞	目	舒	常	與
天	食	於	殺	而	膠	粟	飯
下	死	解	知	侍	西	相	封
乃	則	殺	使	者	皆	故	侯
遂	五	殺	之	固	安	人	於
族	鼎	解	當	坐	力	實	是
偃	烹	當	大	客	也	近	起
耳					競		

牧羝郎十有九星霜
斲冰爲飲啣雪以爲糧
官我左伊秩位我丁靈

王誓有抱節死死無面縛降家有故人爲我酌春酒落景不可回朝露不可久

注書 丁蘇 靈武 胡傳 之注 種伊 立秩 爲官 之王	甘是 露三 子年 單會 于武 始官 入屬 朝上 隨	謂單 子于 言言 會天 于歐 射血 林夕 中	之南 擲子 言號 哭天 歐血 旦夕 臨	語武 區李 脫陵 捕謂 得武 雲白 中人 生	得歸 李陵 謂匈 匈奴 人爲 如神	漢數 書蘇 不武 死傷 匈奴 爲武 置
而主 其李 人陵 也傳	思股 雁之 肱九 笑人 武留 畫匈 其奴 人凡 於十 巖九 麟歲 閣宣 漢帝	得雁 之九 人笑 係帛 書數 言年 武漢 等使 在復 某至 澤教 中使 於者	數月 昭帝 卽位 數年 漢使 在復 至某 澤教 中使 於者	言朝 太露 守何 以久 下自 吏苦 民此 皆後 服使 曰復 上至 崩海 武聞	朝徙 何武 自北 海雪 無武 人臥 處雪 牧與 羝旃 羝毛 并乳 乃咽	乃大 塞武 北天 雨雪 武臥 處雪 與旃 毛并 咽

黑風吹瓠瓠不流冒頓夜斷強王頭黃金留犁攪玉斗一飲一石酥
 鮀秋眼紅呻吟嚙生血聚汗滴石樓濕青雨鮀汗蓋骨
 髓腐語也鬼妻扣骨骨欲
 應精禽飛來作人語黃雲壓日日欲頽將軍回首李陵臺君不見漢

家秋風凋細柳老上單于誇好手棘門胡盧可盛酒

如者傳飲路撓輶草古漢
兒霸上奴之旬酒者云曰昭
戲上自杜奴以樺旬張
耳竈勞甫寶老慳慳飲
門軍三詩刀子上晉傳器
至箭鬼也金器獸所子所
霸軍妾與契所子所
上軍與契所子所
及長鬼金破以皆破
棘安馬也月瘦非月
門西注留氏低樺王灼
軍細鬼擊頭者樺王降
已柳妾鋌如爲旬飲者
而渭如匕飲奴共卽共
之北旬也飲奴今飲
細棘奴撓器傳之血
柳門以和者單偏盟
軍霸亡也共于棖然
曰上者契飲以飲所
此以之金血徑以飲
真備妻著盟路威酒
將爲酒應力酒之
軍鬼劭金耳酒之
矣妻撓日留耳非是
鄉夫也擢徑擢

持爾月氏頭飲我虎士頸虎士飲之怒生癭猩紅酒熟黃金桿淋漓
猶疑血未乾雄心如劍四方動倒醮狼山海波湧帳前按劍千熊罷
耳熱聽我歌谷蠡此盃持勸蘭夫子烏能持勸武陽兒

敵壽 漢壽 敵壽 漢壽
亡亡 亡亡 亡亡 亡亡
使使 使使 使使 使使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去去 去去 去去 去去
病病 病病 病病 病病
傳傳 傳傳 傳傳 傳傳
所所 所所 所所 所所
得得 得得 得得 得得
居居 居居 居居 居居
單單 單單 單單 單單
于于 于于 于于 于于
死死 死死 死死 死死
左左 左左 左左 左左
姑姑 姑姑 姑姑 姑姑
谷谷 谷谷 谷谷 谷谷
衍衍 衍衍 衍衍 衍衍
登登 登登 登登 登登
王王 王王 王王 王王
臨臨 臨臨 臨臨 臨臨
攻攻 攻攻 攻攻 攻攻
輔輔 輔輔 輔輔 輔輔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海海 海海 海海 海海
太太 太太 太太 太太
史史 史史 史史 史史
子子 子子 子子 子子
記記 記記 記記 記記
自自 自自 自自 自自
大大大
宛宛
列列
國國
內內
傳傳
張張
亂亂

和前

李費附

太白八月月欲頽胡風吹度白龍堆血函模糊截仇首半斃劊作
玻璃盃目眚生紅酒微頽戎王胸膛沃焦熱青氈帳下唱胡歌三
十六國肝膽裂金篋攪紅紅欲凝腦中猶作銅龍聲千年古恨恨
未平怨魂飛作精衛精君不見漆身復仇仇未復地下義人吞炭
哭

些月氏頭歌

余讀費辭爲之擊几而歌費真狐精也余復伎癢作些月氏頭歌令費和之費謝曰某氣竭矣

嗚呼老氏顧大如斗眼中燐吹欲腥游魂夜哭燈前走夢呼老氏顧在手倒瀉一聲索郎酒嗚呼飲月支酒船不倒劉伶屍酒淋汝顧胡用悲君不見左賢截落血丸頸蒺藜營邊作溺皿

國詩人常乘鹿一車獨行
酒牧旅
時索索
日索索
索反爲
語未還
常還索
獨取索
避索索
壺尤驚
酒怪恆
使花桑
人落此
荷喚反
錘音爲
而即某
隨偶設
之書合
謂劉祗
曰伶恐
死字索
便伯本
埋倫指
我沛耳
成因
式名

長門怨
一名阿嬌行

阿嬌盼美目阿嬌貯金屋金屋瑤草春未老長門一夜生秋草蜀才
人金百斤受金爲我賦長門長門寫春愁君王見之爲傷秋臨邛溝
水東西流不知有婦悲白頭

鳳皇

陵女未求溝水已作東西流

王嬪

既出塞無鹽在宮中畫工意則繆畫工事則忠

關內侯

許厓方赫關內侯谷爾鯨不爾獵故爲名大夫而又上書稱馬服

燕燕寸蹠蹠

當生聖人。可轉歸潛屈。升元宮之人。今自華絲衣。東宮作賦。自悼。

兩僊公

峯

故曰：君山。

馬司徒太子師唐尚書太子友又招襲老人上卿加祭酒老人臥病就身加印綬老人以死謝不受十日不食琰在口誰將王貢相劣優老人之節世安有

龍死	說至	遺紀	漢傳
守死	師以	使達	自書
死時	友祭	者兩	成馬
善七	印祭	即唐	帝宮
道十	綬酒	拜皆	至傳
勝九	就印	勝仕	王宮
實矣	加綬	爲莽	莽代
蹈漢	勝安	諱學	時孔
焉書	車駟	祭酒	光名
王贊	輒馬	勝時	爲大
貢王	推迎	稱徵	士司
謂王	勝受	疾爲	司徒
吉材	即拜	不應	紀莽
貢優	勝秩	徵四	薛纂
爲龔	復上	復友	方位
	開卿	達龔	郗以
	口勝	使勝	郗越
	飲稱	者傳	郗相
	食病	奉莽	唐林
	積篤	璽旣	師範
	十使	書纂	唐範
	四日	要	尊宜

張特進天子師王氏梓柱夜生枝天子問天變口談春秋災異空支辭天子師老辭祿渭上良田聚貨財後堂佳人理絲竹天子師拜床下不足榮佞頭已辱斬馬劍高冢誰表死牛亭

馬劍斷依臣不疑人王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愛地意五顏十然災變車之驚深遠難見學四宜無二信方新	餘上懼此十然災變車之驚深遠難見學四宜無二信方新	間日家居地以震尤進數爲民多師上書言災異之政應與切定王謙氏專政元所延致之	馬竹茹堯絃平陵老從自膏肓號爲上人厚習內家奢侈田身爲居大富貴後多買田	至漢四張禹極膏肓號爲上人厚習內家奢侈田
--------------------------	--------------------------	-------------------------	-------------------------------------	-----------------------------------	---------------------

大司徒孔子十四葉之孫儒對清問不希旨苟諛椒房上憲號執論與衆殊策免歸鄉里還又詣公車新都侯岑鉞殺無辜獨貴大司徒

漢書孔安國傳經光字心子夏安孔而十四世之孫也哀帝初極機位傳餘年
上欲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師丹與光持不可遂策免山侯光退閭
里元壽元年傅太后崩徵光詣公車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光退閭
禮事司徒會哀帝崩葬以光爲舊指名儒今天上之所臣皆莫不敬之備
葬權日威按光爲葬外以爲上葬奏於太后又爲奏紅陽侯
立罪惡往往類此葬外以爲上葬奏於太后又爲奏紅陽侯

董舍人貌如鳩通椒庭出參大乘入聯茵憑詔起大第萬戶千楹太
師孔光九十其齡望塵車下趨走凌竟珠襦玉匣造爾塚塋剛柏題
湊隧道如皇陵枕龍臂夢不驚后土爲震動太陽爲傷明權日積貨
日聚長安民哭如雨戮園扉瘞園土嗟餘殃殺朱詡

漢書	常與	技巧	相旁	也爲	車	笑	即	聞	它
佐幸	起	東	孔	光	曰	日	嘉	嘉	葬
傳	將	團	光	警	吾	實	欲	嘉	殺
董	起	秘	爲	戒	欲	與	尸	嘉	殺
董	嘗	器	御	故	法	妻	因	嘉	殺
實	嘗	殊	史	冠	堯	皆	埋	嘉	殺
寢	實	玉	史	衣	禪	殺	微	嘉	殺
爲	傷	襪	夫	令	迎	殺	中	嘉	殺
藉	笑	起	題	私	門	殺	長	嘉	殺
麗	上	禪	湊	過	待	殺	安	嘉	殺
哀	上	豫	父	光	望	殺	中	嘉	殺
喜	哀	以	恭	雅	見	殺	厚	嘉	殺
欲	欲	第	爲	恭	數	殺	小	嘉	殺
帝	帝	北	御	西	月	殺	民	嘉	殺
起	起	實	史	却	哀	殺	離	嘉	殺
帝	帝	又	垣	知	帝	殺	謙	嘉	殺
望	望	令	光	上	崩	殺	鄉	嘉	殺
未	未	將	數	入	收	殺	棺	嘉	殺
見	見	殿	光	上	收	殺	其	嘉	殺
覺	覺	洞	里	欲	大	殺	第	嘉	殺
不	不	作	實	尊	酒	殺	第	嘉	殺
欲	欲	爲	門	龍	司	殺	第	嘉	殺
容	容	實	闕	實	馬	殺	第	嘉	殺
動	動	起	大	光	印	殺	第	嘉	殺
實	實	軍	司	及	印	殺	第	嘉	殺
是	是	堡	馬	開	從	殺	第	嘉	殺
斷	斷	工	威	開	罷	殺	第	嘉	殺
始	始	錢	光	既	歸	殺	第	嘉	殺
幸	幸	陵	初	下	第	殺	第	嘉	殺

仆柳起劉氏興梓樹生王氏傾五侯之族盤互如泰恆一作泰言者避諱呂霍不敢稱排拔宗室宗室不敢語賴有劉更生晝誦書夜觀星書數十上諤諤惟恐漢有田氏與六卿安漢公受九錫抱三尺嬰老媪一擲地劉氏傾王氏興

侯內	綱柱	名嗣	有漢
目卒	生狂	位盡	蟲書
成生	枝亂	食五	其行
帝建	業失	志榮	成昭
始上	帝道	文成	時字
元出	初光	帝時	日上
年屋	元慶	公林	孫苑
封劉	四之	病中	已大
舅向	年更	立柳	後樹
王以	皇昭	帝兄	斷斷
崇爲	爲曾	濟南	作什
爲安	氏祖	東之	無一
成貴	父衡	王爲	起徵
侯威	濟南	昌立	民生
賜將	代孫	帝門	枝葉
譚代	漢陵	帝本	
商漢	立家		
根之	逢象		
時也	通梓		
爵通	關極		

梁山崩六百年後符命與五將十侯至宰衡改漢臘頒新正五威符
命走天下侯王稽首厥角崩老姑亦去號改新母稱置酒未央宮誰
爲朱虛按劍行酒令平聲吁嗟長樂孺子璽不得渭陵殉葬藏幽局

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母興其齊田乎
又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追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
新都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又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又羣臣奏

請尊葬為安漢公又奏真皇帝為宰衡又葬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
又葬遂以符命自立為漢家老寡婦之且死欲與此重俱葬請制
不重太后得涕泣授葬久乃出我漢家老寡婦之且死欲與此重俱葬請制
室左母相太皇太后食年改八正朔伏臘日合葬陵後漢家正臘日與
其等左右相太皇太后食年改八正朔伏臘日合葬陵後漢家正臘日與
嘗侍高后燕飲班高后命四篇史於天以下法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王與
一為耕田歌曰燕飲班高后命四篇史於天以下法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王與
人耕田歌曰燕飲班高后命四篇史於天以下法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王與

新都侯

岷山拆石牛格朱越加斧屨玉匱藏金策旄旛尚黃犧牲尚白璽出
長樂宮老婦哭踊躃姚嬀作宗支漢制無為匹上書之人四十萬漢
臘獨有陳家兒絳衣日角天人姿長人巨母不足支明堂隳九廟燬
衆誓言食社鬼著初衣持帝七不得上天騎斗尾人言新都侯能誅
董弄子更殺司馬史豈知鸞解漸臺傾不如自經董弄子不受漢家
堯禪死

漢書五帝本紀起於三蜀郡岷山崩地應山江川竭流必亡矣通劉
牛三鴻言亡扶風雍石莽位攝攝居攝攝其神背斧雲言巴郡石
之圖又哀章見赤帝居攝攝即作銅匱安符漢命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
自又莽即真天子位自攝攝即作銅匱安符漢命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
因以為姓散王仲齊傳齊姓是田氏民以和齊國新野田稱而王齊人謂之前主以莽
職十萬門不千五百七十家二租人治通其故陳威我先人律豈知有尚書王去
臘言乎後漢書光武大十紀隆準謂日角又莽母縗衣冠王莽傳連不率韓氏
謂因文枕鼓太以鐵箸食博待意欲以莽風莽聞惡之更載三巨徒母氏
莽授兵殺祖父其血與王待意欲以莽風莽聞惡之更載三巨徒母氏
服帶子殺祖父其血與王待意欲以莽風莽聞惡之更載三巨徒母氏
生德於予漢兵其帝如首天又文莽就按車於前臺猶抱符命威而斗衆曰兵
節上肌骨就衛新莽相殺者數十人支

鐵厓詠史註卷之三

目錄

井底蛙	鐫羌歸來乎
悲處士	蒼頭奴
漢元舅	將軍客
曹大家	壺山處士
跋扈將軍	千里草
君馬黃	董養子
赤兔兒	一日殺二烈
大礪謠	在山虎
梁父吟	後梁父吟
義鷗子	的盧馬
鳳雛行	賣國奴
獵許謠	費尙書
子卿來	徐無山人歌
華太尉	虎威將
秦川公子	辛家女
銅雀奴	反顧狼
老鴛戀棧豆	三鬼行
寢輿鬼	大目奴
晉子房	

原书缺此页

鐵匡詠史註卷之三

諸暨楊維積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金宗清載揚訂

王佩蘭者香訂

井底蛙

井底蛙夸龍興天日不寤東方明黃牛白腹五銖復真龍在天飛赤
伏井底蛙木之偶美哉山河難固守吁嗟匹馬不洞胸天子東來亦
泥首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建元曰龍興使援往觀之歸謂曰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劉氏光武紀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錢曰
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光武紀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錢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也夷高祖至光武紀初起之際二百五十年懷
子註四發兵捕不道也夷高祖至光武紀初起之際二百五十年懷
圖之敗反也漢火德故偶人形也馬援傳述公孫論云吐哺走泥首
末句翻此也

鑄羌歸來乎

四七與卯金主天下風雲會龍虎天水確何陸陸欲隨荷鋤逐秦鹿
王生泥一丸大言封函谷南子陽北文叔三分作西伯吾皇自有喻
佗書鑄羌歸來乎

後漢書劉盆子傳光武長子恂隨欽詣關以爲胡騎校尉封侯
註鑄謂鑄也光武長子恂隨欽詣關以爲胡騎校尉封侯
天字卯金劉字也春秋紀演人孔圖曰卯金刀名爲赤帝後代周
元其爲天下更共陸未可知不願專心陸內事請以九九泥爲大王
谷封函

悲處士

予讀公孫述紀悲處士七人不幸戮辱於述至服其毒藥如
服美餌或刎首以付使者誰謂兩翼之後無人哉吾悲其人
不幸處述地不得如周黨嚴光遇東方之帝也爲賦悲處士
悲處士飲毒酒伏劍首漆身爲癩剔目以爲腹更有泣血巴太守於

乎我身不遇堯舜君巢許豈能爲外臣羊皮叟歸富春故人劉秀真
天人

蒼頭奴
蒼頭奴火之彗雷之筆白日殺人洛城里蒼頭奴法莫誅天子有簡
行金書強項令攔主車數主過蒼頭之奴殺車下天子聞懷惱殿
前謝主不榻項殿上觸楹甘碎腦

漢元舅
漢元舅冠軍侯銘隆碣封神邱燕然古鼎薦廟於萬秋旦雞已失房
帷囚冠軍侯泰山虎須臾棄之如腐鼠乃鋸借權收疊舉將軍不得
爲伊呂

後漢書
會南單于請兵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意兄弟幸寵貴日威
稽班固作錄曰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意兄弟幸寵貴日威
遺界固作錄曰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意兄弟幸寵貴日威
冠軍侯銘隆碣封神邱燕然古鼎薦廟於萬秋旦雞已失房
之無也當論曰仲山甫之子時得萬載今徐世憲班師南單于
鼠之值矣吳志諸葛亮曰失號且乎東之難方復思一鳴也又爲
齊王都

宋書漢鼓吹錢歌十八曲有君馬黃歌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相逐臣馬良獻帝春秋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騎破之布在操相持甚急司馬布將應募在漢陽西曹操得引去遂入漢陽操相持門急司馬布將應募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知是操突火而出

董養子

董養子健如虎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董養子本梟雄豈為執戟生戈矛私恩不知漢尚父大義自許王司徒却憐司徒座中咤則足駭膚不相赦

後漢書呂布傳卓以布為騎都尉討賊臣應父子董卓傳卓傷臂墮車在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即收付廷尉謝乞傳卓首被誅足多科救之不能得

赤兔兒

赤兔兒健如虎首啖千里草威風孰能禦白門縛之柔若鼠阿瞞小慈幾脫距董太師丁建陽大耳之言其鋒不可當為乎大耳子真可王大人之斷大人之剛

後漢書呂布傳布常御夏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堦註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布布中常御馬中赤兔又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急獨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不得操泣涕殺之蜀志備自見其信操為

一日殺二烈

一日殺二烈青天雨飛霜壯夫一解體智士盡括囊汝南使圖霸業不為天子誅兇孽一日殺二烈十敗雌雄今已決

後漢書董卓傳董卓圍於雍邱甚急洪為從紹請兵不聽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生執洪殺焉洪邑人陳容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曰汝非賊洪空復爾為遂復見殺而坐無不嘆息曰喜如何一日戮二烈而性矜治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大礪謠

大如礪可避世燕之南陲趙北際墮十週京十丈鐵關京門人莫上京門開大吶健婦聲如雷謀夫猛將日解散深籌高議憑誰裁於乎

逐夫餘掃黃孽白馬義從天下烈幽州牧劉金城誰謀為桓節制明操兵犯大義大礪難為京金萬穴穀千堆上谷胡市千家財天下之事不可待獨夫引火焚高臺

後漢書公孫瓚傳前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謂之京公孫瓚傳瓚居高京故號為京在幽州歸義縣南爾雅絕高瓚教令謀臣猛將胡公左塞表黃巾於孟津在元龜北千里公孫瓚數十人皆乘白馬招降為左右翼自號白馬將軍從又瓚志掃滅為桓而劉虞欲以恩招瓚瓚不從瓚相翼自號白馬將軍從又瓚志掃滅為樓不攻今吾營樓胡千百里瓚瓚大登臺斬之其變姊又建安三年後引紹火自焚紹瓚兵趣臺斬之

在山虎

史以融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此以成敗論人未知融者融之正氣其挫損賊操者多矣故寧詆罵而死無附麗以生所以為一代人傑英雄爭天下必為一代人傑所與操能屈天下之衆而不能屈一夫之傑豈英雄耶先主自言曰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耶是備喜為融所與也操殺融適以成融之傑故子為賦在山虎

在山虎金之精鐵之剛狼在我戶鶚在我堂稅駕彼狼水火不兩立鶚死狼猖狂虎亦殃君不見孔父一正色百草不敢千秋霜虎兮虎兮死何傷

後漢書孔融傳融也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融見操雄壯於平原相劉備處堪望風言以徵法奏免融官遂令路粹建漸廣慮融下獄棄市按一孔融謂備曰也狼謂曹操

梁父吟

吾讀蜀志嘗怪孔明有不及昭烈之明重違昭烈所用之人且又違其臨終之命魏文長昭烈親拔之重將也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昭烈臨終為之戒者也祁山之役關中響震

天水南安皆叛以應我王業之成在茲一舉奈何文長旣制而不行而專委謾爲前鋒吾不知其去取何在街亭一敗爲謾所悞至今千載而下志士爲扼腕豈天必使蜀安於一隅也代之賦梁父吟者貶晏褒亮余以春秋責賢之法責亮以繼梁父篇

繼梁父篇

梁父歌臥龍起中山王孫移玉趾自比管與樂不比齊晏子帝中崩
賊未庭牛馬走餉龍蛇走兵魏司馬一日不到長安城馬參軍殺以
釁鼓莫謝先帝靈坐令巾幗婦寢食問斗升歌梁父西日傾西風爲
我生火聲

我生火聲

親覽焉所啖食不
 蘭不問戎事對
 水安婦人三郡
 亭爲興卽所破
 建興六年亮下
 輒傳欲先諸主
 中治守諸葛亮
 遷太守成當得
 天二年春亮飛
 葛亮傳每自比
 漢景帝自中山
 龐公好技藝父
 欽僧好爲梁父
 敵好爲技藝父
 隆王爲技藝父
 歌吟又歌楚辭
 庶謂曲先有主
 梁父曰吟詩孔
 明志諸葛亮躬
 耕田十餘年移
 亮玉趾出謂山
 顧以木牛運之
 主諸葛亮躬耕

後梁父吟

君歌梁父吟爲齊悲冶疆我歌梁父吟爲君悲關張雙猛虎見君亦
嗔怒君調護如臂股與君一心恢漢宇嗟兩虎中道殂前將軍輕所
愛購爾千金顧右將軍鞭健兒割首東吳趨何如食桃二三子比功
校烈君前死封古墓蕩陰里

校烈君前死封古墓蕩陰里

之同驪而使人而不晏
流矣再曰人若趨子
治援吾搏少去春秋
逆桃乳餽之公孫接
流而兵虎之桃曰子
百起若者二桃子開
步古却之三子搏開
順治軍功可何見古
流子曰再食計不
九里香再餽功得事
得嘗從君濟於河
龍而君濟於河
殺之於左操
之左河
操左
騷左
尾左
右擊
入頭
鵲柱

力	考於	取爲	名願	四姚	飛	兒	怖說	曹諸	密關	一樂	士義	而若	食躍
梁	樂事	而梁	爲諸	愁寬	而持	拜	平	公君	蘭	朝	禮恨	死功	桃而
耕父	府不	好父	葛佑	詩西	奔其	令飛	見生	遠勿	張飛	被正	焉乎	古無	津
爲歌	解合	吟吟	好君	云溪	孫首	在爲	曰大	徐復	飛皆	相言	古所	治子	人
梁本	會又	之本	爲王	欲叢	權順	左右	及	見言	等稱	似二	樂行	速與	人
父琴	子云	且傳	致從	往語		右將	兄	救	萬	是問	府不	日取	人
吟操	意也	躬不	父松	樂之		此軍	是事	曹飛	悅人	挑是	梁死	二桃	同曰
或武	太排	耕載	吟有	梁解		取又	何須	仁乃	先之	殺誰	父無	子不	矣河
本侯	山南	南陽	恐德	梁題		禍先	言史	裴止	主敵	三家	吟勇	死讓	伯
此早	之山	陽詞	取而	父難		之主	耶晃	松關	解爲	士家	詞亦	之是	子也
孤	下文	而樂	此爲	有註		道常	晃下	之口	傳	誰田	步反	治食	何冶
	天絕	其府	裁小	梁云		也戒	曰馬	註傳	先	能疆	出其	獨不	視
	兩地	詞所	朱人	泰吟		猶曰	國令	記	蜀先	孤臣	此治	齊桃	反之
	雪紀	則載	杜邪	山不		不鄉	之得	曰爲	漢	諸	謀氏	城領	不
	旬語	云言	詩之	東知		悛刑	事關	□漢	與中	孔亮	國能	遙而	仁
	日氣	步二	註所	岳名		其殺	耳雲	長	晃王	明傳	齊排	蓬死	恥無
	不浮	出桃	志梁	也爲		帳點	張長	宿拜	宿拜	皓先	晏南	湯公	人勇
	得誕	齊殺	亮父	梁有		歸豈	頭項	相魚	宿拜	皓先	晏南	陰險	以開
	歸豈	南三	亮父	梁有		思武	差贊	相魚	宿拜	皓先	晏南	陰險	以開
	思武	城士	亮父	梁有		其侯	先金	愛爲	宿拜	皓先	晏南	陰險	以開
	父所	望義	耕山	則何		母屑	達日	共將	宿拜	皓先	晏南	陰險	以開
	母屑	蕩殊	龍下	封義		而道	范巖	語軍	宿拜	皓先	晏南	陰險	以開
	作嘗	陰鄙	飲小	此張			強攝	漢	宿拜	皓先	晏南	陰險	以開
		里何	好山	街			殺健	但	宿拜	皓先	晏南	陰險	以開

義鵲子

曹操猜忌殺人如草莽其於□獨義之且加賞賜送其西去左右欲追之操曰人各爲其主耳余以是知操之雄霸中原非袁本初輩比也本初一日殺二烈壯士爲之解體豈英雄也哉

也哉

義鶻子軍中百萬刺顏良感君恩爲君償西風颯颯吹關梁翻身背
向西風翔豈比架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

向西風翔豈比架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

蜀志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還問曹公壯以爲問而察其心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情問曹公壯以爲問而察其心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重賞賜以書公拜告辭而奔呂布傳袁如軍左右欲追爲用飽則聽去

的盧馬

在關張下

鳳雛行有序

鳳之雛桑之叟非過譽劉荊州聘國士鳳兮相從臥龍起復漢土取孽奴從君西去到成都龍飛鳳躍勿踟躕

賣國奴

鐵厓詠史註 卷二

刑正是也

王之憲故也諸葛氏之加亂於是乎失政刑不愛
制如下當斯止之法進退不狃行法其意直耶孫威輔翼曰願顛雖然勸翔不免違命
安也北畏都曹公橫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其威懼孫亮答曰生變於肘腋公
食於蜀樞機將報復擅殺傷其外數人曰主公
獨志法正恥之以怒不爲蜀郡復守殺傷其外數人曰主公
蜀志法正恥之以怒不爲蜀郡復守殺傷其外數人曰主公

蜀記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勸備殺公備不從及
在夏時亦南國家惜之耳若天高五丈餘知此當不出費人關志先
主傳舍東南角羅上有一桑樹生高五丈餘知此當不出費人關志先
曰是時亦南國家惜之耳若天高五丈餘知此當不出費人關志先
亮謂之聲故

其神

秦川公子

臨洮水涸銅龍毀西園青青草千里秦川公子走亂離瘦馬疲童面
如鬼俊君威名跨漢南虎視走鹿何耽耽可憐膝下盡豚犬誰復大
夏收梗楠落日樓頭醉空拊目斷神州隔風雨平生不識大耳公座
上客歸丞相府春深銅雀眼中蒿攬涕向復思登高山破碎非舊
土版圖何日還金刀荆臺高已荆棘丹書寫賦工何益君不見袁
家有客能罵賊將軍頭風重草檄

辛家女

魏志王粲傳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繁貌而體弱通
仲謀劉景升子也皆豚犬耳王粲登樓賦色步諸葛亮詩民間只日
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與今王粲登樓賦色步諸葛亮詩民間只日
陳琳傳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何乃銅上及
風是日疾發琳臥讀書所作為草成而呈太祖曰此愈我病

辛家女父書會讀春秋經豈比喬家二女夜讀兵辛老人古遺直議
郎之言一一關社稷吁嗟英言光父則抱頸郎君器如斗魏祚得之
那可久下夫人絕左右未若英言賢可后

銅雀妓

魏志辛毗傳太祖表此為議即世語此女意英適太常泰山羊耽
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初文思王國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
立抱毗頭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國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
君主宗廟社稷者不昌乎后藏妃傳賜下后曰王自以母不年大故用為
左何長御賀久後曰不昌乎后藏妃傳賜下后曰王自以母不年大故用為
嗣我但當何為免無教導之過乎

火龍狀銅雀翔漳河水鼎中央魏武安得萬壽長生銅雀宮光叶百
歲葬西岡銅雀妓不得與金銀珠寶同埋藏臺上六尺床床下總帳
奠酒漿月十五作伎以為常更令登高臺而望西陵漳河水啾啾
東下不回頭銅雀妓漳河水流試問堂上妓何不殉死如秦邱

向以子車氏左傳三子為殉任好
卒附記津逮秘書近年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
輪角而死土人利刀羣怒人其刀下流其輪其水見一鐵輪如飛
撞之柳碎壁知有兩發石傷數人其右內對其石上土人面板屍
出視其屍碎粉知有兩發石傷數人其右內對其石上土人面板屍
自人滅天網前以不漏可為奸雄永鑒機矣

反顧狼

操嘗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操明知懿奸而
不能為不謀何也以冀繼篡果天數乎

阿瞞挾智數百戰開金漳能殺千里草不殺反顧狼反顧狼破汝家
室坐汝床

老鴛鴦棧豆

老馬戀棧豆棧豆不多時老鴛鴦老待死豈復千里馳哀哀純犢子身
隨六龍飛老鴛鴦空獻策純犢復何為純犢子窟室方聚塵五侯宅前
起高樓智囊乃是都鄉侯

魏志曹爽傳爽驕奢無度私取先帝才人以為樂使作窟室與何
晏等縱飲其中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濟曰發四方兵自輔爽不
後令閉城勒兵召桓範南出懿謂濟曰發四方兵自輔爽不
從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族滅也集家爵真字子丹之佳父也汝兄
弟從父何圖今日我亦不族滅也集家爵真字子丹之佳父也汝兄
高記樓父聚人在曹爽傳曹真字子丹之佳父也汝兄

三鬼行

管輅以何晏為鬼幽又以鄧颺為鬼躁皆曹爽之客也予以
輅能言幽躁二鬼而不及司馬懿之偽鬼何也為賦三鬼行
傅粉郎白如瓠顧影日中作行步窟室將軍禮上賓能令公喜令公
怒山陽王弼鄧颺徒時座上談虛無管先生呼鬼幽狎鬼躁行屍
入詔青蠅到不知大鬼有屍居窟室將軍敗昏髦

鐵厓詠史註卷之四

目錄

喬家壻	合肥戰
藍田玉	亂宮奴
遇敵卽倒戈	王孝子
王蓼莪	夕陽亭
撫床奴	繫尾狗
負阿母	金谷步障歌
綠珠	玩鞭亭
牆燕	佛念兒
緇衣相	筆頭奴
樵薪母	噫賡君
宋忠臣	黃羅衣
破面鬼	斷舌鬼
外兵子	死城陽殺寇祖仁
太平寺主	杖頭三語
些龍予詞	盲老公
黃花詞	菖蒲花詞
齊博士	田鵬鸞
刺瓜詞	補梁毗
鳩酒來	

原书缺此页

繫尾狗

不自了我當了阿通醉書那可曉青鬼未死金墉城張阿衡詔空矯
繫尾狗付梁趙

黃門力以耳華曰是以不意下公居阿衡後太子不聽城下以
召太子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天下盡飲之遂大醉後乃黃帝不
藩岳醉迷草書詔使而書之文曰半下不宜自補不自之吾當入
公卿以迷不覺示之依而寫之其字半下不宜自補不自之吾當入
等意堅乃表免為庶人趙倫討此令賜死齊王罔將百人不決後見
狗入是時梁反繫其尾預其後問遂起倫事乃執張華等皆斬之
負阿母

潘黃門乾沒不知止矯詔作書附青鬼秋興堂中違母旨凶會參不
先後黃門殉死石家友負阿母

黃治通鑑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侍郎潘岳岳妻曰綠珠秀使求之崇
之錫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愛妾曰綠珠秀使求之崇
汝不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陽建為亂收之初潘岳母常謂岳族
誅晉書潘岳傳岳被分寄石崇友白首同所歸遂成其讖

金谷步障歌

金谷水派銀河流金谷峙據三神邱太僕卿君十二樓花草不識人
間秋蜀江染絲紅五色紫鳳銜絲終夜織剪斷鯨濤三萬疋天女江
妃不敢惜明珠量斛買娥眉時時玉笛障中吹紅鸞翠鵲飛在地香
塵蹋蹋凝流脂野鷹西來歌吹歇踏錦未收風雨裂樓前甲士屯如
雲樓上佳人墜如雪嗚呼董家郎塢金成泥鬼燈一點燃空臍何用
爾只須豆粥與萍蘼不見祇今金谷底野花作障山禽啼

晉書石崇傳崇字季倫生於荊州襄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客傾都如
威王惜以奢靡相尚嘗作紫雲步障四十里崇嘗步障五十里崇
以鐵如武以奢靡相尚嘗作紫雲步障四十里崇嘗步障五十里崇
棟如鐵如武以奢靡相尚嘗作紫雲步障四十里崇嘗步障五十里崇
後漢書卓卓傳卓築塢於郿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年此三事為事
守此足以畢老不成

綠珠行

主家高樓起金谷買妾不惜真珠斛美人買得一片心不買青眉與
明目手持玉笛吹鳳凰誓 蕭史雙頰頰樓頭侍宴宴未徹甲光一
片樓頭雪神珠一點擲畫欄化作流星光不滅嗚呼珊瑚步障裂行
人弔珠在古井井中照見青天月石家妾石家哭二十四人金谷友
吐八關道旁拜方履

使太平廣記今白州雙魚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崇
里閨吹笛美無雙使人求之崇時在石崇別館盡出其婢曰綠珠美
綠珠以所愛任所擇得也者曰本受命指索綠珠崇正宴於樓上
前因自投於崇樓下而死又崇與潘岳詔事賈謐號曰二十四友於廣
路左望塵而拜

玩鞭亭

湖陰畫目兒夜製袞龍衣乳鷹待人哺妖鳳隨人飛夢中金烏天上
墮荆花老姥話黃鬚金鞭已脫巴賓馬天木梟南桁太寧天子日重
光

溫庭筠湖陰曲序王敦舉兵至湖陰晉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
府密知湖陰曲而亡其詞因作而附之晉書明帝紀王敦舉兵內向
帝密知湖陰曲而亡其詞因作而附之晉書明帝紀王敦舉兵內向
來帝非母常氏又敦正畫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龍食五
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黃龍見帝帝云於是食五
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可以此留遂也俄又見馬糞於信遠
而止不追帝帝免又贊曰命筆荆臺王敦傳潘滔以沈沈沈沈
鳳謀主並傳俄而京師乃發秘不發喪喪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
於南桁

牆燕

牆裏燕不出牆牆外旗竿如插牆裏燕飛出牆不使枉殺牆外百
萬黃口鵲牆裏燕何堂堂垂去夫稱燕王

晉書慕容垂傳慕容垂去夫稱燕王萬黃口鵲牆裏燕何堂堂垂去夫稱燕王
尋以鐵記之文乃去夫去夫以垂為名焉慕容垂曰願作牆內燕而改之

黃羅衣

上寢疾急召褚淵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卿着黃羅衣乳母服者吁奉璽勸進之賊何以受此託耶

黃羅衣老乳母走入齊宮奉璽綬乳兒千人英悔不射佳射棚

射之帝乃更以袍箭射正中其胸投弓大笑帝蒼梧王昱也

破面鬼

破面鬼破面何以生宰相不才不能廢昏而立明潘吾父梅吾兄大

司馬園宮城黃油裹額金蓮絞頸二十四年齊鼎傾霍子孟真阿衡

無以歐擲面破度作阿破面鬼皆立華林省遺法典珍相賜藥才致有今日
送以石軍潘寶度王為珍兒為侯寶卷司馬蕭衍也綱潘目寶嬉
外紀有石軍潘寶度王為珍兒為侯寶卷司馬蕭衍也綱潘目寶嬉
蓮步花也

斷舌鬼

沈約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
代事不由己出約有勸衍之言曰豈復有人乃更同公作賊
懷中詔書豈宅人為耶衍曰成帝業者卿也則知斬舌之劍
不錯也

斷舌鬼禪代不由己懷中之書衍風旨巴陵王為誰死赤章詭天天

可詭
梁之壽沈約傳約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又
不云祖明公其就人也允屬中約進水作曰天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
卿達在人情則君臣之分定矣復無異方思豈復有人乃事難然若天賊子還都命
臣草其將事約有勞然中成帝書高祖召范雲人乃事難然若天賊子還都命
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使王鄭伯禽沈攸之

外兵子

子讀宏景臨終預制詩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逆告梁
祚之覆也其胡笳詩云百年四五帝終是甲辰君乃吾元天
曆君之終識也異哉其言符於千十百年之上宏景之先見
何其神耶殆有術數矣

外兵子仙家郎明星算象步陰陽渾儀三尺包玄黃神符秘訣綈候
參機祥水丑木成梁單于逆見宮昭陽胡笳天曆其神不可量仙家
即瞳已方斷舌鬼安得招致談義皇

梁書侯景傳先是丹陽陶宏景自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
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
是五代終居昭陽殿陶宏景胡笳詩安民飛明陰陽五行紛紜百
識數代年曆成梁又嘗造天象圖經天象圖經天象圖經天象圖
高方志節傳沈約為東陽太守
渡附江委志節傳沈約為東陽太守
元以丙午江委志節傳沈約為東陽太守
宋亦同元平

死城陽殺寇祖仁

城陽王徽走抵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徽
齋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令逃於他所使人於路殺
之送首於朱兆兆忽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
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覺之掩捕祖仁如其數徵之祖仁
家舊有金馬盡陪償兆猶以不足數懸其首高樹用大石墜
其足死子讀而悲之曰誰謂死者無知也死城陽猶能殺祖
仁世之謀人財戕人命者可為萬世明鑒矣
寇祖仁大不仁一門三刺史出自城陽君城陽逃難夜叩門殺之於
涂取馬五十匹黃金一百斤城陽智不死夢告朱兆兆有金馬在舊
臣徵陪其數數不數殺祖仁

綱目魏侯射余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余朱光遷其主子攸於晉陽而弑之事在梁武帝大通元年

太平寺主

大清君虎之武婦之仁跛狗以噬何猗猗老公荷荷口無津獅子座何用萬錢贖皇帝身太平寺主西方聖人

太清梁武帝年號梁侯景傳天監中有僧寶誌曰掘尾狗又曰自發狂言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際死掘尾狗又曰自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極殿裏作獸視掘尾狗又曰自汝際死掘尾狗又曰自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極殿裏作獸視掘尾狗又曰自汝際死掘尾狗又曰自

杖頭三語

錦幪老江東游符識三語在杖頭老蕭荷荷已入口幡蓋禁中那得留君不見佛圖子狎石鷗預人家國言不休幾陷柴山趙血髀

些龍子辭

李太白詩公寶鏡錦幪老江東游符識三語在杖頭老蕭荷荷已入口幡蓋禁中那得留君不見佛圖子狎石鷗預人家國言不休幾陷柴山趙血髀

北齊和士開穢亂宮掖勢傾八貴琅玕王儼年十三潛令子宜表彈之又令白琮雜他人文書奏之上不審而可之儼詐庫狄伏連曰奉勅收士開伏連執士開手曰今日有一大好

些龍子悲癡兒腸肥腦滿事大奇十三能殺辟陽老尚恨陸婦侍三

司斛光不殺劉桃枝

北齊書恩倖傳世祖時恆令士開與太后握藥又出入臥內無復庫狄伏連侍中馬士琚御史王士高舍洛等謀殺之伏連發京畿兵討之伏連死

盲老公

祖珽欲立令萱為太后且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萱亦謂珽為國師及珽執政與萱議同異乃諷中丞劾王子冲事連令萱夫盲公舌姆一體人也至立權地不能不相傾也盲公可畏哉為賦盲老公二章

盲老公饒舌姆盜天機觸天柱蔽我明月血流兩蔽月月已苦蔽日不得照幽土

北齊書祖珽傳以燕善子燭熏眼因此失明又謠云高山崩樹舉盲老公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又謠云高山崩樹撰魏帝母以道女侍中陸氏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氏為皇后

黃花詞

救地裂國燬不補天崩

村壁闕丹丘網軒接瓊樓金人未成鑄玉冊竟爲偶后裳輝錦襜伶
衣亂珠鞋典禮既乖違網維蕩無有百年神武基勢落清觴酒嗟哉
金湯固一朝拉枯朽

北齊書穆后傳後主皇后穆氏母名輕霄入侍中宋欽道家奸私
而生后小字黃花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女侍中
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爲女立爲皇后重謠云
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

葛蒲花詞

黃花落葛蒲花開勸君續命酒金琶聲若雷晉州古城鐵甕裂大人石
點燕支回玉鏡臺高畫眉未蟠蛇陣前看兒戲馬上走戎裝褱衣上
身何短長風起華橋日落漳河道爲君始爲君終葛花不如美人
草

北齊書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淑妃以五月五
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點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感淑妃願得生五月五
處又周師取平陽帝微從後主奔晉州爲周武所獲淑妃請更殺一
國從之又周師攻齊從後主奔晉州爲周武所獲淑妃請更殺一
夫人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又會宣子
名魏氏作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又會宣子
樓香魂夜逐劍光飛血行爲原上草黃花倒玉樓佳人坐中老
樓曲可憐西子斷腸花不及虞姬美人草

齊博士

熊安生齊國子博士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問曰周帝
重道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第不聽拜引與同坐給安車
以自隨子謂安生博士即叔孫通輩爾其得爲王蠋耶

齊國士虜入國掃門侯安車以隨不知天上人更宣言

周主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喻曰平齊
之利惟在於爾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弼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
當日惟聞李德林名謂是天上人豈意今得驅使之

田鵬鸞

齊主與穆后馮淑妃幼主等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覲
候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不信捶
之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以大齊無一死節臣而
區區內參乃能爲主而死與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者豈不

齊壤也

田鵬鸞一壁令叶平非巨公大卿一死足以爲國積阿那肱何以生
北齊書帝紀高阿那肱
召周軍約生致齊主

刺瓜辭

趙王招謀殺堅邀之過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
皆不得入惟從祖弟宏與元胄立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
連啗堅因而刺之元胄急進招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
也叱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
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三招又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
動聞室後有被甲聲遽扶堅下床趨出招將追之胄以身蔽
戶招不得出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王威
謀反皆殺之元胄蓋樊將軍後又有此人也獨惜其異日有
反謀坐死有愧於噲矣

普六茹麟角兒平一四海天授之拔刀刺瓜欲何爲樊噲排闥沛公
如廁元胄障門國相逸騎遷周鼎開皇基南北再合車書同歸嗚呼
畢王族趙王夷拔刀刺瓜欲何爲

王堅隋高祖楊堅也事見隋書元胄傳綱目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
王威隋書高祖紀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又皇
等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又畢王賢及趙陳
五王以天下之望歸於高祖因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

補梁毗

隋大理卿爲安寧刺史凡蠻長以金多者爲豪俊遞相攻奪
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鐵不可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物來殺我耶一無所受
余爲毗補哭金詞

汝金來叶我今與爾辭汝鋒不犀能斫我頸汝液不燭能折我肌金
谷汝劇首金塢汝焚尸金免汝滅族金牛汝喪師我故與汝永訣誓
不爲安寧貪刺史寧爲齊黔婁魯榮啓期

事見隋書梁毗傳金谷見本卷金谷步障歌英雄記董卓路有金
二萬斤金牛其後蜀是見之紀秦惠王欲伐蜀生卒
千乃使五力士置金成道於秦遂伐蜀高士傳蜀先王受
齊人也魯恭公其賢遣使致卿又就著四篇以爲相辭之不務
曰號生何子莊公樂曰天遊秦山見榮人啓期鹿裘帶索人鼓一琴而歌也男貴子
月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萬物惟榮人爲貴鹿裘帶索人鼓一琴而歌也男貴子
不爲免極者吾年九十生有三樂也

鳩酒來

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鳩酒來賊不許自解練巾
授賊縊死之初帝嘗以鳩酒自隨及亂索酒不能得

鳩酒來酒不來永巷閣門門已開十二小兒衣襪血咫尺抽戈猜阿
孩破木衝錦纜斷潘郎不到流珠堂蕭娘已逐行春館練帶巾鬆榻
板七寶焚衣敦長短

隋書煬帝三子趙王杲前小字季子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痛不阿已
裴度通使賊新之趙王杲前小字季子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痛不阿已
捕孩化及作亂將起躡帝聞謂帝曰因曰得非阿孩緩兒不復家
虞世基傳少傳徐陵至一見而化及敗沒於寶陸也煬帝處羅可汗
及字文氏之亂隨軍建德京師文四子入秦唐貞觀四年破滅
突厥乃以禮致之歸建德京師文四子入秦唐貞觀四年破滅
之帝死蕭后與宮人爲漆麗板爲物帝悉命焚

鐵匡詠史註卷之四

鐵厓詠史註卷之五

目錄

蒲山公	西夏賊
鄭沙門	糟粕胛
毒龍馬	阿鼠兒
破野頭	鄂國公
田舍翁	大健兒
唐奸狐	謝祐頭
長髮尼	武氏剪甲詞
匡復府	馮小寶
兄入甕	宏霸死
雨雪曲	鸚鵡折翼詞
机上肉	點簪郎
桑條韋	安樂公主畫眉歌
喬家妾	伴食相
胡眼大	五王毬歌
一足癩	陳瀟斜

原书缺此页

鐵厓詠史註卷之五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邱咸邦寧

金廷標海山

蒲山公

傳曰旣以此始必以此終密牛背所讀無他異書乃項羽傳耳其識度陋矣旣以羽始宜以羽終羽不能與劉季爭天下僅勝陳涉密不能與世民父子爭天下曾不勝楊元感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密亦有一魏徵不能用密晚節歸唐而復叛稠桑之及不如垓下之死已

蒲山公從師侯氏縣不讀黃石書乃讀項羽傳西楚王霸天下蒲山

公不能取關中尺寸土窮無歸稠桑在垓下

下將黎怨稱魏隋適讀字
勸密咸望望微書見書文
取連招彥未既傳揚於聞述
關兵彥撫幾聞武元道包李
中數聲經聞所郡咸按愷左
及十略駭密爲郡鬱攢仗
自百駭駭故促丞司徒其山
立戰李駭所召寶素後往黑
亦不密東將徵舉兵何之黠
能取傳至桑不十進舉書從
鼓東稱獨多兵書何之兒
而都解有桑附策驍勇爲蒲
西始有密詔王鏡密以勤騰
宜元似復世密多力如於公
其感項充者能論書者此牛
及亂羽密高用書書曰挂漢
也密非也大租密密之羽書
也羽懼詔密傳得項因帙角
與謀密以密寶寶藏新語
五年叛以密歸唐奇楊
霸州兵歸唐素
天副就殊軋之

西夏賊

建德爲羣盜之劇觀其行事余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已爲一奇少年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首來建德曰奴殺主大逆也內之不可不賞賞則敗教將焉用爲遂殺奴反軌首余謂此舉暗合吾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義士吾民耶虬髯子不起以是所行拔諸密銑舉軌世充之羣其不雄長何待不使編髮重譯而朝吾不

鐵厓詠史註 卷五

信矣

西夏賊中夏才滑州奴殺主以首來斬奴反主首滑人響應聲如雷
西夏賊不識書不納三叛法暗符如何堂堂天子乃爵蒼頭奴

新授
 唐書
 寶建
 德與
 德傳
 宗倖
 國城
 人獻
 元夏
 建圭
 德一
 然景
 之丞
 孔德
 紹紹
 親曰
 殺殺
 無天
 以以
 葬是

鄭沙門

頰不樂仕進於世充謂其妻曰吾不幸遭遇亂世側身猜忌之朝繫足危亡之地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遂削髮爲僧世充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耶不誅何以制衆遂斬頰於市余悲頰之避禍不如陸德明也

鄭沙門國大臣失身北面東都君東都之君老巫婢李下桃間爭鼎
位巨鏃斧大輻勢江淮咆哮十六虎明年面縛我先知沙門脫身苦
無所君不見東宮先生服巴豆何必髡臚取絕脰

糟犯押

糟犯甲

朱粲初引陸從典顏愍楚爲賓客其後乏食皆爲所噉段確性嗜酒奉詔使朱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如糟藏堯肉遂收確烹以噉粲獸人不足誅也確以身試其牙吻糟堯之噉將誰咎哉

著作子舍人兒纂作朱家稀啖之一無遺段家醉夫危與狎酒香已帶糟肥腴分殺身不能先殺烏將軍

去通
悉鑑
焚綱
其目
餘朱
軍繁
中有
乏衆
食二
乃十
教萬
士剽
卒掠
烹漢
婦淮
人間
嬰每
兒破
噉州
之縣
曰食
肉其
之積
美粟
者將

無過人但使國有人何憂於後
事如趙之奔王女充類郭開元
正如趙之奔王女充類郭開元
食之惟聞女哭聲郭開元
此妖以救汝良久車馬將至
逐將軍失聲而走天中大猪無
毒龍馬

毒龍馬

秦王與建成元吉射獵角勝上
駿喜蹶人不能御世民即乘
之如常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
以以此斃我而我有命焉為賦
毒龍馬

毒龍馬詭稱良能跳絕澗三丈
即天策上將人中豪身騎天馬
皆稱勞毒龍性空善蹶帳前
龍馬荆州牛豈是六龍之匹儔

阿鼠兒

建成丞德妃高宗丞才人
帝居東閣居西間謂之二聖
為二思矣殺唐子孫豈止戕一
阿鼠兒黃頭豎春宮即丞鼠女

戎機新贊秦王府鼠投器肆
真主虬髯不起鄂不章二聖
禍胎寧在武

新唐書元吉通謀內結多寵
府建威與元吉通謀內結多
其傲率家童梓殿折一指父

右乃凌我
家況百姓
乎

破野頭

唐公以義起兵當以大義率
宇文化及是也貸而不問何以
傑也耶漢高為義帝發喪煬帝
使竊於李魏公問至長安又未
珠之殞時裴寂劉文靜蕭瑀輩
之言導其主於魏公之上噫此
破野頭父之悖君之離內妻六
無董狐史乃令匹夫勇發憤厲
假手元武門前未梟首

鄂國公

元武之變唐之存亡間不容
謀取天下者秦王也王當嗣高
端也酖酒之吐天命在秦王矣
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而又以
一為事此周公之事不得行也
尹不能無罪為國殺之吾於秦
德則秦王死林木之下一矢之
潰秦王見上於吮乳號慟之頃
吾以回天第一功歸敬德晉陽
者猶以推刃同氣喋血禁門為

太白經芒占井鬼齊王字識奸天紀春宮酒吐血一升元武門前伏
兵起長林射落雙飛鴻將軍一箭回天功扼吮太茅滅巢嗣吮乳小
兒啼乃死凌烟閣鄂國公至今毛髮生雄風嗚呼榆窠奪櫬未足道
回天之功唐大造

回天之功唐大造

而敬	呼戰	以德	甲者	事善	卑元	奏吮	德太	侍武	門建	吉成	殺兵	因洛	數新
白德	執舊	齊不	持其	不避	聖雄	上請	子齊	不門	王成	成覺	臣作	密陽	升唐
紗爲	謂未	王善	予在	稍信	吉喜	王乳	帝齊	解戰	馬卽	變吉	是亂	使行	帝書
加豪	敬已	作應	直海	槍宜	騎曰	當號	王手	甲不	遼死	邊爲	爲秦	人臺	謂隱
首如	德敬	亂對	至池	竄能	直恒	有痛	詔作	趨解	元元	反明	世王	說自	秦太
矣王	僞德	舉豈	上宿	奪奪	越陸	天久	詣亂	行戰	林吉	走乘	充乃	帝陝	子子
僧敬	豪已	兵不	所衛	槩取	王秦	下之	軍舉	在德	中下	秦馬	建密	事以	曰傳
以則	爲請	誅駭	上乎	之賊	敬王	敬取	刺成	帝持	矢走	王至	德奏	果東	觀建
此輩	武上	遺下	大驚	是還	稍躍	取馬	王元	節恐	吉驚	隨元	復建	寢悉	而成
論則	夫出	臣耳	目日	隱憲	之如	憲之	護諸	度陰	日之	奪遲	之門	帝等	而之
備拔	悍手	勅目	日巢	謂張	呼反	橫掌	軍子	內下	之乃	弓敬	元泰	大與	突建
先刀	將勅	宿目	既死	憲德	刺耳	刺耳	寶坐	始安	去時	敬隱	弓至	報宮	寇不
生跳	其使	耳陷	死死	萬論	信雄	信雄	元傳	綱臣	爲帝	德太	射勇	旦因	太旗
史躍	應聽	於太	王宗	誰民	功生	乃德	吉奕	目宿	來舟	射死	不士	早臣	薦梁
斷事	對秦	是宗	王處	意何	取使	卿敬	乃德	上衛	何海	殺殺	能九	參無	元孝
之須	閉王	於上	意何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末及	雅處	意何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熱	處分	意何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決上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秦敬
	合從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秦敬
	義然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秦敬
	如後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秦敬
	此定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秦敬
	使鳴	乃地	安敬	此入	德諸	合太	召帝	意意	對日	命命	秦敬	秦敬	秦敬

田舍翁之辭長孫后知之徵不知也使徵知之必有所對吾

賦田舍翁代徵辭云

臣本山東農臣誠田舍翁臣少且孤師河汾公洗馬在東宮陛下功高正宸極忘臣射鉤引臣入帷中臣罪死受陛下喉舌有言不諱無言不從仁磨義勵奏陛下疏二百封陛下許臣良臣誓爲稷契不爲比干與龍逢叶陛下馬上得句襄鄂功下馬治臣之忠三四青錢米

斗賤一十九人刑圍空舞慶善歌樂工老臣侍酒天開容胡爲乎殺
此田舍翁陛下比臣諸葛亮諸葛本是南陽農田舍翁有桑土翁歸
耕鎰以田舍婦下呼田舍兒不願尙貴主但願陛下鴻名高萬古無
忘小白心在莒臣亦無敢忘飯牛在齊解縛在魯

也人	威牙	平比	米忠	俾蘊	魏直	辱鍾
	無奉	侍帝	三臣	臣無	徵由	我鍾
	忘錫	宴曰	錢龍	爲所	北陛	后上
	飯而	兩徵	又逢	良隱	面下	渠譽
	牛起	儀蹈	比	凡	受之	具罷
	車曰	殿履	干	母二	業明	朝朝
	下願	徵仁	徵也	百	焉故	服怒
	時公	曰義	與又	臣餘	新也	立曰
	帝無	昔以	諸帝	爲奏	書妄	於會
	曰忘	齊葛	卽	忠無	魏敢	庭須
	朕在	桓朕	亮位	臣不	徵不	上殺
	不莒	公躬	執四	帝劉	傳賀	驚臣
	敢時	與欲	賢年	曰切	臆上	問臣
	忘使	管致	歲	忠當	乃	故舍
	布管	仲之	文斷	良帝	子悅	后翁
	衣仲	鮑堯	本死	異意	招宏	曰臣
	時無	叔雍	曰囚	乎者	爲蘭	妾蘭
	公忘	牙難	亮二	曰又	洗錄	聞篇
	不束	甯亮	才十	良徵	馬王	主諒
	得縛	戚無	兼九	臣頓	又通	明上
	忘於	四以	將幾	覆首	徵傳	臣曰
	叔魯	人抗	相至	契丁	乃家	直微
	牙時	者又	非刑	咎願	展河	今微
	之使	飲高	措措	陶陛	盡汾	魏年
	爲甯	叔昌	可斗	也下	底又	徵又

大健兒

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卽大敗徹自建成敗後嘗隱於終南山晚節再出乃爲房氏不肖子所陷君子惜之

燉煌有力士自稱大健兒氣吞黃狼憑義扶白鵲旗李家春宮子去
逐春宮起海池敵虬髯不識真天子天子親評三大將鳴綠歸來肆
驕宕快刀不斫兩牝妖臂足甘爲羣鼠葬老荊盜弄金烏丸手提血
日夢中還何如短衣匹馬射猛虎老死不出終南山

死	愛	幼	輔	襲	勝	非	而
於	與	盜	謂	刑	卽	道	越
是	薛	得	高	行	宗	尙	秦
遺	萬	浮	湯	城	萬	丹	萬
愛	徵	屠	洩	坐	傲	陽	示
萬	柴	辨	陵	置	貞	公	以
徹	令	亂	機	徹	京	主	太
令	武	金	誅	師	微	勳	加
武	謀	寶	臨	諸	二	道	駙
皆	奉	神	刑	鞏	年	宗	馬
斬	荆	枕	高	猶	授	雖	都
元	王	自	萬	寧	帥	尉	去
景	下	言	徹	敢	州	能	太
恪	向	景	主	動	刺	三	勝
高	遺	榮	所	健	史	萬	嘗
陽	愛	主	賜	兄	入	伐	亦
死	因	武	嫁	安	朝	高	未
陵	言	舉	綱	得	與	麗	當
公	與	事	遺	坐	房	次	名
主	恪	上	受	還	遣	鴆	敗
並	同	令	獵	變	愛	綠	惟
賜	謀	長	見	殺	泥	萬	李
自	冀	孫	而	與	甚	微	勳
盡	得	無	悅	兩	因	奇	江
原	免	忌	遺	牝	日	兵	大
			之	牝			夏

武護女文皇妃叶弱兼厥嗣雄其夫立周七廟滅唐諸孤服袞冕執
鎮圭叶郊祀上帝圜丘之墟於乎黜牝晨之僭洗麀聚之污復子厥

永新昌書元年正后乙卯紀年授元年九月丙戌傳立武氏七廟於神主執
鎮昌書元年正后乙卯紀年授元年九月丙戌傳立武氏七廟於神主執
吾君於聚鹿舊本紀垂拱萬年十一月己酉拜洛受圖萬歲通天臘陷
天樞丁亥祀傳少室山請天冊萬歲紀年四月戊寅建唐周萬國頌德
納言姚璿護作乃哀銅鐵合冶之其制若柱度高
一百五尺八面別五尺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

千載下讀史至李敬業以匡復廬陵爲辭見駱賓王檄文爲之快誦三過至二李爲賊后將兵魏元忠劉知柔又爲二李畫策則爲唾罵宗臣儒輩不以討賊爲義而以黨賊爲忠吾不知其何心也敬業成敗君子勿論誠使敬業能用魏思溫之策以十萬勝兵乘天下人心之公憤直指河洛肅將天討山東豪傑無不響應廬陵可以復辟矣乃惑仲璋之言以金陵有王氣自謀巢穴而敗訖使思溫賓王殉戮獻俘於賊牝之庭此千載忠臣義士之所悲也

慘紫帳中奸牝啼廬陵下殿黃臺西二三義士謀大舉揚州都督開
三府勝兵一聚十萬餘山東豪傑爭相呼金華駱子哀六尺檄文一
紙春秋筆帳前天授韜略師韜略不用將何爲空令玉鈐誇賊選魏
郎劉郎雙桀犬

留璋左	然金網	整陵宜	前屋尉	矣逸乃	猷忠引	猷不忠	然之乃	將元忠	將元衛	玉鈐衛	公孫誅	新書徐
金網目	陵宜目	宜江足	尉江足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吾目將	目將作	江足自	江足自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將作薛	作薛邱	自仲神	自仲神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邱仲神	仲神勳	仲神勳	仲神勳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勳章懷	章懷衛	章懷衛	章懷衛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衛賢子	賢子第	賢子第	賢子第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第傳開	傳開耀	傳開耀	傳開耀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迫令耀	令耀自	令耀自	令耀自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自元殺	元殺年	元殺年	元殺年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殺年黃	年黃臺	年黃臺	年黃臺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黃臺西	臺西巴	臺西巴	臺西巴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西巴謂	巴謂此	巴謂此	巴謂此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謂此也	此也徐	此也徐	此也徐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也徐敬	徐敬政	徐敬政	徐敬政	乃魏引	忠戰日	不忠戰	之乃部	元忠監	元衛監	鈐衛大	孫誅戮	徐戮

馮小寶美容招來白馬寺髡爲佛家童身騎御賜馬貂璫先後從往來千金邸出入合璧宮御史先避道駙馬下通宗南衙宰相側目久馮家弄兒摔入手祖宗法有黑羅闌小髡不燭比邱婦

時曰薛最父入公新
有第効使書主
羅出錢其祝髮後之
思於姦給慶爲妃
黑北朝懷爲傳
善門懷懷馬浮主
彈彼怒怒中屠上
琵琶南遇官拜懷
衡衙諸爲白寶
太宰貢道駙馬
宗相嗣怒侍寺
關往怒左雖人
爲來叱右承詔
給毋殿嗣召
使犯左右三與
使批幾思平
教原死皆平
宮註弗尊主
人曳敢事壻
宗去蘇惟薛
武蘇謹紹
后夏御通
聞嗣史昭
之傳馬穆
戒遇思紹

火山烘鐵甕紅請兄入甕中嗚呼鼯鼠捕狸鼠權竭蛛絲羅螯蛛先滅甕中人嶺南別後來之人脯肝飲血

[illegible]

郭宏霸武后時號四其御史嘗按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霸懼援刀自刎腹死時大旱霸死卽雨又洛陽橋成民稱三慶是知酷吏之傷陰陽也甚矣烹宏羊天乃雨信有是理

洛橋成宏霸死旱卽雨不用烹宏羊祭魃鬼嗚呼狼毒葛驢駒檓羅鉗吉網方自斲

久霸爲時
壞濯厲號
至援命四
是刀家人
成自衛
都劊人
腹解穰
人喜死
后頃俄按
問爲見芳
羣蛆思
腐徵
臣從
外是數
有十
時思
佳大
事早
耶宏
司霸
勳死
郎而
中兩
張又
元洛
一陽
曰橋

語偶以理移比
怖孫樹有三
下也州慶
又每縣所旱
吉治至而雨
溫獄囚懼洛
與震皆宏橋
羅逆義成
希服義輒
夷相製宏
最獄詭霸
以械曰死
虐率我又
號有文王
羅檄宏
鉗如義
吉驢俱
網駒毒來
公拔野俊
卿擲葛巨
見犢矣競
者子慘
莫縣王刻
敢等旭

雨雪曲

祖穆天子黃竹詩陳後主與江總皆有是作今又以刺武氏
天蒼蒼地茫茫二月五月雪滂滂雨我黃竹濕衣裳天子不在黃竹
鄉天蒼蒼地茫茫武曌兒高冠大履據皇堂唐家臣子三月以爲祥

入網寒穆
賀目北天
御唐風子
史中兩傳
王宗雪天
求嗣有子
禮聖遊
止十八黃
之八年臺
曰年子之
三月邱
月詩獵
雪三於
爲章萃
瑞以澤
雪哀有
臘道之
月以爲
雷爲瑞
爲帥
瑞百
雷官
乎

鸚鵡折翼詞

武氏嘗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以告狄仁傑仁傑喻以鵠者武氏姓氏也兩翼爲兩皇子非也兩翼折者易之昌宗二雛梟首之狀也爲作鸚鵡折翼詞末語用胡氏史斷語嬰賊不討三思不誅復修武氏之政而五王受禍哀哉

有鳥曰鵠飛入我後宮惟家之索牝化雄食我鳳兮滅我族養我鵠
鴉賤我鵠叶皇天悔禍實生我五雄翦元雛梟元凶嗟此二雛折爾
兩翼夢以告之將死無所云胡折翅又入條桑我弓不張惟我雄之
傷

綱目兩謂仁傑曰朕下朕夢大騏驎則兩翼振折太何也對曰無立者陞嗣
三姓太后翼子仁傑曰朕下朕夢大騏驎則兩翼振折太何也對曰無立者陞嗣
王之思意又神龍元年春正月武月三張柬之爲司空舉兵討武氏亂五
人易

机上肉

机上肉復有腊毒洛州長史明目人已識宮中遺產祿机上肉復何
爲肉生兩翅桑中飛小窗呼來博雙陸夢中只愁鸚鵡知點簪郎無
主決老翁彈指空流血黥面牝雞弄喉舌老翁在瀧八十餘一死幸
逃紅血體葛菜不得裂腹冒竹槎不得完肌膚儋州公心業業楊衛

尉髡長鬣

新書桓彥範傳誅二張將吏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曰三思凶雖誅
 產祿猶彥範傳會日暮事遽彥範所欲廣殺因兒辨慧善屬憂文
 上使專掌制命先通三思遂引吾入宮通韋后張柬之傳流瀧州憂金
 憤是年八月萬數升袁恕己復用環食州周盡利貞能絕怒擊殺鉅黃
 範傳三思慮彥範者且復用納崔湜計遣之周貞婦制殺王之失利
 貞貶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薛季昶傳五王已
 乃詭計請祠娶馬浮屠暉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多元載似胡云元
 死獨元琰全不退懼亡暉等

點籀郎

桑條韋新下帷折翎鸚鵡遶桑飛黥面雛兒雙比翼陸博象床縱歡
劇點籌郎偶在側血指老人髻成戟郎君郎君胡不天忍使牝雞啼
爾前苞桑不計死將誰憐嗚呼錦襖子宮娥眉洗兒又散黃金錢

新書后妃傳中宗至是人韋氏嗣聖初立爲皇后帝幽廢與后約
朝見天妃相制至是人韋氏嗣聖初立爲皇后帝幽廢與后約
張柬之官昭容勸各婉兒嘗武忤旨聽或誅床惜數憤心止彈指出血又安祿
山上生曰召故左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機祿妻妃之洗兒金銀錢復厚
賜祿罷盞
歡而祿罷盞

桑條韋

按史伽葉志忠曰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於是上桑條歌十二首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余惜后晚年遵武后遺轍遂陷逆婦爲賦桑條韋補詩刺云

桑條韋着輩衣開繭館繅蠶絲順陰配陽正坤儀胡爲乎牝乘雄黥
面牝雞飛金籠小鸚折翅栖桑中天子不敢令墨敕行斜封執法不
敢言宮苑奪農功隆靈池相王府雲氣成龍亦成虎手提三尺正三
綱一夜天星落紅雨桑條韋枝已折葉已稀上陽不可宅飛騎不可
歸天戈取血不覺鼓洒祭定陵陵上土通化門前衰布奴太白竿頭
畫眉女

新書后妃傳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太史遊葉志忠表上
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

安樂公主畫眉歌

何爲墨書未罷斜封旨血浸二即二尺水

喬家妾

一雙白璧沉倒影

伴食相

不使與陳希烈徒唯諾於李林甫者比也

御史法無中沮將軍功無濫予公皆奏之特不許免卿相妻子飭老

知伴食相吾何譏豈比偃月老方士一唯一諾如妾婢聲

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

騾入蜀將軍合用李豬兒砑爾百斤之大腹

刀斫其腹腸潰於牀卽死

五王毬歌

天河洗玉通銀浦雲氣成龍或成虎金絲翦斷黃臺瓜萼綠五枝生
五花讓皇不在荆蠻俗李家兄弟真骨肉醉歸何處戲毬場黃衣天
人是三郎十幅大衾驚裂續西風夜入金雞障五馬一龍龍化猪大
繡兒在黃金輿青驪萬里蠶叢路雄狐尙復將雌去涼州曲破可奈
何至今玉笛憶寧哥

西陽雜俎	靜無	臣恐	皇州	爲后	子離	王岐	意寶	縱就	或勤	慶坊	隆慶	大都	功元	新書
雜俎	無	日新	此斥	死豬	離次	所葉	推擊	幸務	政移	坊舊	慶舊	積舊	重進	宗室
人見	見	曲也	龍黔	中賢	一子	生薛	下關	其第	之本	側爲	邸爲	營坊	社稷	崔駉
帝呼	帝	播遷	莫能	祿山	摘賢	四建	高馳	詩帝	燕時	與慶	食五	大號	宋因	駉駉
享王	享	御便	爲者	事迹	乃好	學王	世犬	賜喜	登時	宮賜	枕宅	王宅	宗將	宗六
爲王	爲	坐召	召諸	夜臥	再樂	樂王	行爲	金之	聞諸	西南	與及	諸賜	許東	韋明
寧哥	哥	史亂	觀世	崩束	化爲	上及	曰宏	號下	稱乃	歡王	其第	共上	元不	皇后
		乃思	憲曰	憲宮	兒衣	摘猶	其詞	爲嘗	聞黃	乃追	絕朝	日必	年時	後宮
		知音	離音	離音	龍首	摘種	可曰	后臺	議臺	皇朝	召門	升輝	初則	生人
		云不	屬也	屬也	左右	絕抱	方瓜	乎高	議皇	帝十	既樓	與輝	帝先	讓生
		張祐	商亂	商亂	言帝	蔓歸	黃朝	有八	帝三	揚王	申具	具樂	子國	讓生
		詩梨	而暴	而暴	明終	賢熟	殺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一足癱

封常清高仙芝之客也細瘦類目一足偏短性剛果耐勞苦

出軍賞罰分明祿山反帝引見策云云天子壯之以爲范陽

節度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傭保寇至不能禦西奔語高

仙芝急守潼關賊攻關不得入始清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

事上書皆不報至渭南有詔起潼關軹於軍仙芝亦以棄陝

守關被誅元宗爲失刑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元

宗騰誓之咎至於一將奚咎

一足夔平生偏識高仙茲求食不見紉窮如飢魚飛達奚露布誰屬

肇倚馬一揮天下奇乳母小狐假虎威一足夔殺之如襁兒府君勇且驍漢家霍嫖姚銳兵深入坦駒嶺再渡娑夷之水飛騰橋虜俘既獲小勃律捷書夜到皇唐朝萬里奇功有如此陌刀之將何足擬一足夔本奇士何如論事塞剌耳朝出兵暮賜死

京	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盜	戴數私於仙暑棄陝地數百里	奏捷因師平李其嗣業傳應安西軍皆震初降附而遣判官王庭芬	出降京師小勅國律城已斷領胡服吐蕃心芝喜悉令斬盡王及妻夷	河弱也每越胡絕來迎既至陽不芝肯下士會險以	進步乃一潭萬二出騎過坦阿驕橫峻四里仙屬吐蕃小勃險不敢	王芝為吐見所常憐俾以其女故西北清餘國高屬吐蕃白仙以蕭	公因杖死以主事引將母哭門外救請不已得遽以狀死細微蕭	去仙常清命左事封劉清眺孤蛟等進問捷布坐與者異幕遂知名又此	人靈答曰吾儔最暗蓋常取贖寶之下皆澤向捷欲出乃記大井泉次舍克軍賊形	勢謀略條禽二將贊奚元焉宗言赴關仙警卒以使千將追躡口達翰行遠降	賊人多呼彼之敵又敗得不渭對有詔芝銳從難又與鋒清潼關入兵關一見奔	遣使陳表論成事至不渭得南守仙賊斷後常望以下無輕說此言至是京臨刑三	突則能京禦師危奔不陝如語急守仙賊斷後常望以下無輕說此言至是京臨刑三	萬之人明然日庫下市常驍平勇力挑人節部度計事順逆首奇變臣請天馳至東	京言悉府天太驍馬反帝苦引出見聞策以虞討賊二常馬清賞罰分明因又大	實事未入朝清而性念願祿山耐勞芝不己窺各前何又拒深深貌胸無人疑	之日我羽公公義勤險之事仙鞭芝約不得媒覓中常清才以果胸取失	常新書楷然投贈請高像仙常芝清素知自脚駁使仙芝出陌軍清貌納三十餘怒人
---	---------------	--------------	----------------------------	-----------------------------	----------------------	----------------------------	----------------------------	---------------------------	------------------------------	----------------------------------	--------------------------------	---------------------------------	----------------------------------	-----------------------------------	----------------------------------	---------------------------------	--------------------------------	------------------------------	-----------------------------------

陳瀛斜

瑄唐之廢儒耳好譚論釋老性復簡誕雖未至於王衍誤世亦去衍爲不遠耳故賀蘭進明以衍目之杜甫亦稱瑄爲醜儒得大臣體至悲陳濟斜之詩不揜其罪此甫爲詩史也予

補其猶有未至者以瑄有好名之累任人之失也

房次律坐談客讀書未讀孫吳策自言可敵曳落河馬牛盡喪陳濤
澤君不見范陽節度一足雄募兵六萬嬰賊鋒一戰不利斬軍中而
況大言不知變執法春秋習車戰可憐帳下兩鼠妖大燕王稱北面
新書房瑄傳字次律又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
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守瑄除正明夫何為宰相基祖浮
事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中與當用實才而瑄性謙祖言不當
非宰相器瑄下待厚然執中宜為壽入劉用愆乎中瑄請自將平
三軍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復月庚子次便橋辛丑
軍北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復月庚子次便橋辛丑
風降賊牛初瑄用陳希範戰入瑄身中軍先鋒復月庚子次便橋
圖才進取千瑄雅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焚燒殺營卒四步
乎秩帝等皆恨瑄生未嘗更軍任旅瑄每詫曰然用兵本非帝所
下客高談難有餘而欲從容鎮靜天多故急於謀略攻取以帝
者功八千餘人號曰夷落河胡語夷山養同華言壯士丹也

鐵厓詠史註卷之五

原书缺此页

鐵厓詠史註卷之六

目錄

南八兒	厲鬼些
白衣山人	青岩山人
白將軍	李五父
哥奴塚	免冑行
奴材篇	晉州男子
汝州公	顏太師
藍面鬼	破桐葉
孔巢父	陳醫者
喜鵲兒	柿林院
行行臨賀尉	山棚客
興橋行	石忠烈
韓宣尉	

原书缺此页

鐵匡詠史註卷之六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趙元度萬函訂

金宗涵育齋訂

南八兒

霽雲起微賤操舟人也張巡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
無一人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其不畏死也可知南
八男兒死不可為不義屈雖巡不叮寧其有不死者耶其乞
援賀蘭憤氣見於射塔之矢而志不遂也君子悲之為賦些
章以繼無衣之詩

南八兒嚙指示千人呼血誠豈滅申包胥臨淮節度真狗奴我歌無
衣雙淚滯嗚呼我歌無衣雙淚滯

新書南霽雲傳少微賤為舟人又巡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
無一人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其不畏死也可知南八男兒
死不可為不義屈雖巡不叮寧其有不死者耶其乞援賀蘭憤氣見於
射塔之矢而志不遂也君子悲之為賦些章以繼無衣之詩

厲鬼些

巡守睢陽志節與金石爭勁日月爭光古今無以尚矣猶讓
其食盡食愛妾至大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陷於殘忍
夫守城為民而食民以守城何異戕四肢而欲保身家者吁
巡之食人非其本心將為救兵之俟耳余獨疑厲鬼之言訖
不能殺慶緒殺子奇殺進明也豈幽明二道耶抑後來新店
之戰其有陰兵助鷗而猝至者耶人不得而知也為作此厲

鬼辭

張孤忠掘鼠羅雀食不充啖妾啖婦人啖敢飽我躬生不能殺賊死
誓厲鬼為鬼雄厲兮擊陰霧呼靈風南山之背黃埃之中 重為

些曰

虺走字厲兮慧掃鄰宮奇死兮莊降 厲兮歸來兮昂之西尾之東
勿終為鬼雄

新書虺走字厲兮慧掃鄰宮奇死兮莊降 厲兮歸來兮昂之西尾之東
臣生不報陛下死攻城士病不能戰又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
大老坐不食少衰泣巡強不食以食之食之而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
人老弱或食三巡始守口雖知陽知將死而巡不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
川李輪夫食巡巡始守口雖知陽知將死而巡不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
依土由是陳子下儀等初與之戰廣平王傲郭自南等與其賊背遇於
降發以十餘司農卿陳留人殺至尹子逸奇舉城降

白衣山人

泌乞歸衡山詔賜居服給三品料又為築室山中後再起於
德代兩朝此山人多此一出也

鬼谷生非隱淪入朝市神仙翰林待詔講老子靈武上書稱國賓
二聖懼倖子斃五父挾挾帝啼君王饒烏喙飄然冥鴻在天際穆枝松
破桐葉出處語默何從容兩京之功不必錄魯連子陶朱公吾將與
汝尋赤松

新書黃帝傳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國事出陪與衆指
以應背名曰養和後得三品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
鬼谷至舍臣養和後得三品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
經色又天訪會中諸關召講老子以解宗釋既又著召赴行在又贊曰
司馬求訪會中諸關召講老子以解宗釋既又著召赴行在又贊曰
言馬求訪會中諸關召講老子以解宗釋既又著召赴行在又贊曰
物色又天訪會中諸關召講老子以解宗釋既又著召赴行在又贊曰
日藏下與早君之欲赦復帝博問羣臣此葉矣由是相傳使獨進
功乃兩京復連范處云其

青岩山人

柳城胡披裘衣幕下客山中歸汲田有綿上粟青岩有西山薇封刀
呼面黃屋頭可斷不可辱大唐天子館三司三百偽官齊俯伏

臣傳	東人	濟	綱
安列	齊封	祭目	
稼拜	起刀	山郡	汲
山以	詰召	有甄	
營槐	之異	濟	
州其	門濟	志有	
柳上	引詐	操行	
城攝	首得	行風	
胡書	倭隨	居	
也遣	逆刀	昇育	
	詰希	京德	
	師以	東山	
	上寶	安山	
	命病	陵	
	館白	反山	
	之祿	使爲	
	於山	蔡探	
	三乃	訪使	
	司免	德引	
	令會	牽掌	
	受官	行掌	
	賊軍	刑書	
	官平	記	

白將軍

白將軍躍如虎突如鶻長槊雙飛勢飄忽天子大將在河陽金刀小
龍敢逆勃將軍挺身獨出奇誓折龍角如折枝匹馬如龍亂流出攪
陣不用千熊羆白將軍一呼去聲皆雙裂生龍斷之馬上歸日光射人
滴盟血史家有人來劫我亦曰李即驍將可火船萬炬撒中流鐵騎
千蹄攢柵左大將門前拜颺旗大軍小配多雄雌嗚呼白將軍驍且

奇誰說摩訶捉健兒

新力	前使	軍西	頭鎮	進何	去野	也既	十曰	至懷	謀有	將新
之十	指	奪氣	犀前	兼今	矣次	賊夕	騎賊	若恩	以	劉書
於餘	示	氣於	角將	顧	兵爾	必潛	繼識	引賢	張孝	龍白
是人	步之	摩呂	大軍	金獲	幾以	使還	進我	避曰	吾德	仙孝
齊足	較自	謂梁	力統	希希	何鐵	來軍	龍乎	然事	氣挑	桃僊
軍戰	酌酌	曰將	其衆	大穎	騎	劫留	仙我	孝克	足戰	傳傳
大摩	未酒	願戰	鋒十	將歸	千五	我牙	環白	德矣	矣問	加孝
敗詞	發以	示吳	甚萬	軍必	百	汝將	堤孝	搖其	光所	右德
又	摩飲	其明	銳伐	高死	將取	勿雍	走雉	手攬	弼須	足安
詞摩	狀撤	齊	齊	輝矣	爲	與希	追也	止轡	撫幾	馬西
遙詞	當謂	有齊	有齊	聞迷	誰曰	戰類	斬龍	之便	其兵	聾人
擲摩	爲巴	西師	選	之降	然	若守	其仙	曰時	背對	上事
銑詞	公山	胡選	普長	亦希	雍無	降謂	首罵	待可	違曰	慢光
鏡欽	取太	善長	射大	降願	希歸	與之	以中	之萬	願之	罵爲
正畢	之守	大	寶賓	願見	偕曰	還乃	使全	孝出	五	光爲
中馳	明蕭	弦有	治俱	我日	日	來賊	李躍	致者	德五	光偏
其馬	徹摩	無	通至	月日	思將	高	光馬	辭龍	二輪	光神
頓衝	乃謂	虛力	鑑光	謂月	月	明	弼前	無仙	見	史思
應齊	召曰	發者	陳弼	至	高	果	傳搏	他見	策可	孰明
手軍	降人	衆爲	宣厚	問	李	召	光城	語之	馬能	取取
而胡	有此	殲	帝太	尉	日	月	弼上	因	絕進	河是
什挺	識胡	憚有	建表	受在	日	萬	野大	不爲	河半	軍左
齊身	胡則	辛	五授	命乎	光	人	水	驥	濟鼓	賊使
軍出	者彼	蒼	年特	云曰	弼	敵	渡五	目將		驍

李五父

李輔國以闇豎竊定策功遂肆橫逆專制朝政元宗以遷張
后以殺肅宗以驚殞其爲逆也大矣代宗不奮皇威以加天

討乃假使者行盜之所爲不差國柄哉

李五父高家奴一日尊尙父乃勝高家音查飛龍牝雞兒西內兵謀

相表裏坐阿亭非孝子牝已戮妖尙容誓告太廟誅元凶胡爲盜兒割顧投溷中

割顱投溷中

新不敢言臣官者呼五李即李國以當國奴以事萬力士肅號五父以助齊上皇居幸與不寤宮輔國皇妄謂力於帝曰吾天兒用皇居近市交通外願徙入禁國慶宮輔國皇妄謂力於帝曰吾天兒用皇居近市交通外願徙入禁國太許皇言快帝不請豫至上天按張皇中太后數上疾甚遷西內帝寢疾太王圖之元后召輔國子將謀伏兵凌霄門迎太子太伺變是從更召越王王充中家人囚之振告輔國即將謀凌霄門迎太子太伺變是從更召越王王充中家人囚之官殺外他職老奴竊決帝國欲定除策功懃踰扞兵因謂帝曰向父遣俠高者夜力刺殺威里諸家尊曰中後蕭宗本紀天寶三載又更名亭

哥奴塚

哥奴沉疊上皇十九年至天寶天下一敗而不可救養成胡虜十四年不調幾易唐祚雖鹽肉齏骨無以伸天下共憤諸將克長安必發其塚帝乃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勅諸將焚骨揚灰而以李泌言遂止善夫胡氏之論曰肅宗當按誅王敦故事跪而斬之以謝天下獨憾危己是以天子讐匹夫也

李哥奴之死不勝誅阿釗私忿斷棺取含珠如何嗣皇帝又以天子
讐匹夫元凶跪斬有典故白衣相國乃使恢宏聖德酬私顧

冠跣而刑之以首懸於南柎者莫不稱慶衣

敦死有司議曰親王也敦帝感怒逆無以君泣之曰朕心慚不已此懼萬一不感疾是往

事怨卿之掘塚焚骨上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憤不懌廣帝不悅曰是往

帝小爲替改用庶人禮必傳之外在東宮李本名甫劍數擅譖勢甚危金刀當位

未葬陰諷山暴其短帝怒詔奪官爵斷棺剔去含珠金衡紫更以及

蔽敵書森子目奴擢安祿山字等又爲大將居相位凡十九虜年固寵相權

免胄行

余謂子反華元之平春秋非之羊陸交歡君子謂非純臣之事涇陽之急子儀單騎見虜可謂奇勛然非萬全之策也

左傳白公之亂葉公至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望君如震望慈父
母焉新書郭子庸傳僕固懷恩乃身存鑒騎不千入陣中震紇怪
儀屯謂誰報曰到主駑令驚已令公存鑒恩言天可汗棄天下紇
問卽世中國大酋故我從以來公存我見乎儀卽以數與十騎
出免青見其大酋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親也馬牛被數蕃
結歡等如初倒戈棄之逐戎得利與我繼好而來兩善乎遂諾吐蕃
疑宗祠之位賜引號去尙父

郭家兒皆奴材孝謹幸有曜獨異膏梁胎乳母子驕且侈都虞候杖殺長安市邠州留後小尚書白日殺人縱虎羆郭家子材非奴明朝受教段都虞

殺綱之目諸子儀泣禁訴無子故儀軍叱中遣走之馬明南日陽以夫事人語乳僚母佐之而子數犯奴禁曰都虞候杖

白衣山人不言事成都司錄下法吏晉州男子不怕死痛哭一書三十字諸道監諸州團豈勝老魅據朝端胡椒鍾乳甲乙藏南珍北貨金銀山八位堂萬年縣臭襪填咽不一嚥晉男子解括麻賜衣闕下拜官家

十綱
字目
一晉
字州
爲男
一子
事郇
若模
言持
無竹
所僅
取葦
請席
以哭
席於
裹東
屍市
貯人
僅問
棄其
於故
野曰
上原
召肅
見二

賜	也	白	召	戴	其	解
新	按	衣	惡	老	家	其
衣	新	練	帝	魅	得	鍾
館	衣	山	留	死	胡	乳
於	書	刺	少	謂	粉	得
事	館	人	良	主	椒	乳
載	事	史	乃	元	三	粉
客	於	謂	良	載	千	椒
李	載	李	必	日	八	千
省	李	事	事	帝	百	兩
少	其	授	省	相		
良	言	都	欲	公		
傳	團	司	究	金		
多	者	錄	御	吾		
罷	諸	謂	史	將		
切	州	李	其	少		
載	州	少	臺	軍		
先	團	團	劫	吳		
練	練	良	友	辱		
天	使	李	草	辱		
下	監	以	頒	死		
兵	者	悅	者	乃		
與	罷	良	候	脫		
凡	諸	傳	語	穢		
道	要	憤	并	穢		
州	道	載	漏	穢		
權	軍	不	與	其		
軍	使	指	言	賜		
論	云	法	煩	口		
		疏	痊	殺		
		論	年	之		
			籍	籍		

建中四年李希烈據許時宰相關播以李元平爲有攘寇才
拜爲汝州公柳子惟深颺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賈石王
衍謾天下殷浩敗中軍今之衍浩也盜襲汝州縛汝州公歸
見希烈便液污地希烈大罵曰盲宰相以汝當我嘻世之大
言無實者使不敗何以辨才之真僞乎

石以玉纁梟以鳳吭兮衍謨相浩謨兵叶邦兮莽襲旦操襲昌兮嗚呼

新書關播傳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事者人
人怨疾之李希烈叛播威稱元平帝召見拜汝州別駕知州事元
平始募募工築郭浚隍希烈使亡命應募遣將李克誠以精騎
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因屢罵曰盲宰相以
汝當我何待我殘耶僞署御史中丞

君子論顏二烈祿山成於前盧杞成於後世道不幸風紀之幸也余獨悼建中之君爲兩相所蔽而不少悟焉何也李元平妄人也信關播以爲將相之才而使之獻希烈顏真卿貞人也信杞以爲談說之客而使之喻希烈元平爲賊輔而真卿爲賊殺建中之君烏得不蒙塵於奉天抑於太師有憾也李泌度其君肅宗不能保己之不傾而高舉故獲免盧鬼亂政之時齒且八袞矣吾不知太師之不去何待耶舐血之訴觸其所惡聞吾又不知太師之市恩何屑屑耶卒以餘齒陷於死地借頰舌之力免軍旅之勞其究如此讀其史悲其時而

喜鵲兒朝飛禁中柳暮宿省中梧口銜天詔報人喜更學金雞傳赦書胡爲乎謗非謗譽非譽陰陽反覆搖天樞錦江滑滑愁泥塗只不

新書寶參傳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中密詔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陸贄與參不平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逐申爲道州司馬貶參驩州別駕申再貶綿州司戶

蒲博士書算傭雙入東宮如駟蛩麻鞋天子瘖且聾小牝一鳴天曰
蒙博士前殿書傭後院結交死友標題私讌劉柳文章伊周廟廊柳
州蛇朗州瘴叶中風郎夫婦高眠金匣牀

不置	匡裁	僇錫	周管	誼陸	秦陸	深九	九	愛距	至言	林韓
可出	風	中錫	管葛	陸又	秦又	深居	九	距驢	至事	林事
則以	癸	風傳	葛異	質叔	質叔	居門	月順	食得	柿林	事叢
寢受	珍	矣斥	憫然	呂文	溫陰	握召	得風	也實	院見	寢宗
其珍	明	月朗	謂其	溫陰	李結	坐見	疾錄	爲甘	故李	叢實
上使	州	日州	景天	李結	牛因	以諸	力不	草假	稍忠	錄語
	與馬	歸順	下進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王宗	王宗	無質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任實	任實	柳泰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傳錄	傳錄	宗泰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任知	任知	元準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通事	通事	柳宗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天不	天不	柳宗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下濟	下濟	州元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賅行	賅行	刺錫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謝日	謝日	史等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月至	月至	世倡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不夕	不夕	柳號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關忽	關忽	柳州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爲叫	爲叫	州劉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巨曰	巨曰	劉伊	韓有	倭下	詔使	能東	足驚	敬言	上學

行行臨賀尉親友絕送迎門客徐晦氏獨餞藍田亭明朝舉監察鵬
動太常卿取舍兩不失允矣李中丞

新進士楊憑傳御史中丞李易簡劾憑奏
宰相權德輿問所以舉卿之由禮部尙書同
賀知微謝德輿所以來卿之厚稱不負楊臨賀
史晦過德輿所自儻與之拜禮部尙書同中書
權德輿傳德輿自常卿之由禮部尙書同中書

鐵厓詠史註

卷六

漢壽客刺以酣黔州客刺以淫諸葛相機最深沉牆急遁幾成禽如
何東門萬大橋白日馬頭飛劍落颺風一道捲塵來緋衣小兒驚墜
壑山棚客客亦神十日大索長安民不知客已出蒲津空殺恆州十

見卷三	賞路武	晏殺以	衣度小	謀緩蔡	留邱賊	十主名	左股徒	朝嘉珍	將書李
卷三	於賊衡	疑似殺	兒得坦	緩蔡得	邱賊門	人名帝	嘉珍御	書李珍	李珍
費	衡容	王之	腹度天	乃伏盜	察爲承	言宗詔	里第不	安第	安第
衙	其	士師	上鑄有	京珍自	嘉詔所	能	夜漏未	第	第
書	如	等客	口賊意	則言始	所能	得皆賊	勝盡賊	分道	分道
黔	漢	竟	被意	謀	皆賊	斬者	走賊	置	置
州	客	賞亡	驅已死	事殺	斬者	賞	遂乘	嵩	嵩
客	諸	關後	以因	臣元	萬	逾	害	屠	屠
五	葛	藩田	度亡	臣元	萬	逾	害	屠	屠
謝	頭	津	平	害者	都五	授	元	呼	呼
祐		吏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頭		卒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乃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知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向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者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亦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吏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卒	元	幸	防	官	批	滅	滅

蔡州三葉驕乳虎興橋柵中虎猶怒鄧唐節度在朗山誰能縛虎生
致取文城白狗破喉衿興橋鐵壁高千尋畋秋壯士三百匹不料野
騎成生禽夜深解縛節度府授以大院吾無猜大雪陣中鵝鵲開將
軍坎壈入中穴素旗白馬從天來古來豺虎化心腹潛出盧龍下綿
竹平淮誰是第一功尙書僕射封涼國

[illegible]

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潛出盧龍謂魏用田曉下綿竹謂蜀用田章

石忠烈

按羅隱作傳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雞盜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允皆受丞相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大丞相孝忠見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斃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臥地若不勝按驗狀吏就詰之孝忠伺隙用枷尾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曰汝推碑殺吏為何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言赤族無恨臣事李愬歲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愬禽之爪牙脫落而元濟縛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名第與光顏重允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推碑不惟明愬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禽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段學士撰碑如孝忠言余曰石乃難狗奴耳敢以一死易主碑亦力士中一奇事也因詩以見仆碑事非特愬妻之力也

淮西碑 千尺立龜趺司馬大手筆點竄古典謨千載不可磨 叶石
力士難狗奴金椎椎碎石不怕天子誅天子貸厥辜段學士石重書
力士爾非難狗奴

舊書韓愈傳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入蔡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遷不平之怨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去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新書韓愈傳碑辭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李商隱韓愈碑詩點竄亮典與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韓宣慰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詔愈至境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庭湊拔刀弦弓以迎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自祿山思明元濟為逆者子孫今有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北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今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將軍如牛元翼者不少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湊曰即當出之因與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出深州夫愈之舌端可謂有專對之才矣宜其有以悅服廷湊異於孔顏諸公也

唐家虎穴生王畿顏公孔公俱不歸韓公鎮州去虎口尤可危於呼韓公天下奇正論不數柏拾遺鱷魚為我徙雷雨衡山為我開煙霏況爾稱人類太師留血衣片言為爾折是非老虎嘯中失突固元相國何能為奇節欲舉于家兒

韓文考異先太師諱故鎮帥王武俊也顏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遣顏真卿往諭希烈遂殺鎮帥父柏者傳李懷光常河中以策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諍動承宗至泣下請獻二語奇之入質按韓公行狀裴度願得天子一節賜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能回意鎮州之賊誠哉公之威能制州而元翼於深州正所當言李祐李愬于友明能得賊要領可反間而出元翼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遂與度皆罷宰相

鐵厓詠史註卷之六

鐵厓詠史註卷之七

目錄

甘露行	封刀行
就死謠	牛頭阿旁
光州民	墓頭津
唐孔目	白雲先生
上源宴	雙雉操
佳麥良鹵歌	長樂坂
金床兔	齊雲樓
腕可斷	壽春宴
王官谷	負國賊
送璽使	唐鷗鷺
王鐵鎗	李天下
血鏃吟	琉璃瓶
警枕詞	荆臺隱士
朱延壽妻	淮南刺客詞
鐵筋行	將進酒
檻車行	落葉詞
王承綱女	三閣圖
李客省	商人妻
張生鐵	

原书缺此页

咸通末光州逐刺史李弱翁有補闕楊堪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置諸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予謂堪真腐儒民之所以敢亂分者誰致哉吁堪亦弱翁之流歟事見綱目

光州民無路叩天關呼天不應叫地不聞刺史又不仁豺虎我民楊補闕黨惡不黨民君何怪光州民

墓頭津

前年殺諫官諫官死關關今年殺諫官諫官死墓頭炎田阿父豈畏兩拾遺誓討阿父賊賴有沙陀兒

綱目傳宗乾符元年以田令孜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又廣明元年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山東而田令孜專權無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又中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誨昭誨上疏曰去年車駕西幸未嘗無用令孜屏不奏矯詔召昭誨相北司未去盡可信南司未去盡無李克用上書請殺令孜帝不從五代史唐本紀其先本號朱邪至陀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

唐孔目

陳敬瑄討阡能及羅渾肇句胡僧臯三首之外自餘不戮一人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請准法瑄以問孔目官唐溪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人此必有故令若殺之豈惟明公失信竊恐阡能之黨復起矣因詰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而不得故恨之耳敬瑄將按刺史刺史以憂卒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使去胡氏論曰唐溪明足以燭奸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視身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哉事見綱目

傳宗中和二年

唐孔目吏之師邛州脅從法不治太師條告民已知邛州刺史挾其

私我法不宥法爾欺刺史悸死莫具辭罪家懷金謝孔目孔目仁明推太師懷金禍我將何為唐孔目非吏師王者師

白雲先生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與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用之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駢得之驚喜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號為莫邪都駢從之又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而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畢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予嘗論駢初年折節為文學交諸儒經言治道手貫雙雕尤有英氣其在安南鑿道通餉有馬援不能治者徙淮南傳檄天下兵討黃巢威鎮一時天子倚以為重亦足稱雄矣乃為嬖人一惑陰圖割據志不能如乃篤意神仙事俾用之輩得入其奸愚弄之如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卒為所累而不逃師譯之執秦彥屠滅之慘亦足哀哉為賦白雲辭以為感方士之戒也事見新書

赤松子蟠溪翁吁氣成雲嘆雨成龍延和閣白雲封羽衣鶴髦呼雄風雪精下碎莫邪鋒

用之自謂蟠溪真君謂守一赤松子新書叛臣傳駢登延和閣又駢為萬鶴庭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又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邪軍

上源宴

李克用入汴朱全忠請入城館於上源驛薄暮罷酒從者皆醉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騎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等格關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床下水沃面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得率

事見綱目
宗中和四年

1

里磽
人止
也午
漢

爰雉操

妻李氏

死白刃不活金龍異姓王

張剪之艾具也爲蔽

臣麥良繭歌

暴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督民耕植後爲河南尹披荆棘勸

鐵厓詠史註 卷七

云又事見五代宗史雜傳三年

如何諱言布襖田家翁

田素舍之翁德得孝

爵

又之
濬他
至日
河變

有爲爲三足

新唐書
明可
有羅平
事二冊
四冊
李勣等
盧勣等
反作
乃作
無曰
三萬
遠王
聽王
士金
斛土
齊雲樓

乾寧三年李茂貞舉兵犯闕廷王戒不請上幸太原上至渭
北韓建請幸華州遂欲制之上從之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
盡昭宗登齊雲樓望故京作菩薩蠻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
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宮酒酣與從人悲
歌泣下吁昭宗之路窮勢蹙以不能用李克用之言而信天
下癡物之謀以至如此十六宅之幽將誰咎哉

齊雲樓渭水一條流雙飛燕子春來秋去春復秋碧雲四合思悠悠
凍死雀愁殺紇干頭

州山	院爲	從
館昭	李余	目
於萬	茂言	韓
興邱	貞	豈
德馨	所	有
宮雲	擒	今
續四	則	日
侍登	爲	之
臣寓	樓	患
曰意	通	又
鄭克	忠	曰
語用	秦	韓
云鋼	宮	建
絃目	殿	天
千全	見	下
山忠	只	行
頭通	雙	癡
飛到	尉	在
殺運	燕	物
雀都	澤	成
何洛	水	臣
不陽	一	弱
飛上	上	帝
去流	少	宣
生華	千	是
	陽	不

腕可斷

韋儋相脫綰經擲盃之逆誓寢皮飲血韓侍郎不草麻解衣待鐵磔

上命韓偓以喪罷相曰爲價家所謀故急於起復使託中尉曰樞密求勿
 以幸卒爲戲用偓爲疏論偓之薦解衣而寢贊自命罷崔允惡分權使朱全忠
 範白之上曰偓娶濮州司馬審知於別閭事見綱目昭宗天爲復幸二年又見
 範持大盂獻妻于依即公持貽範有舉孟直乃欲汚我耶
 爲偓經營入偓上怒曰公持貽範有所爲乃欲汚我耶

壽春宴

壽春留春春不留大宴重開延喜樓相君送別灞橋上灞橋之水無西流沙陀老龍窺獨眼國破君亡見何晚紇干凍雀何處飛長安春草已離離寢宮出婦奉玉觥天子爲歌楊柳枝

朱全忠歸鎮留宴於壽春殿又饒自奉玉卮以飲子全忠事在昭宗忠樓前上賜楊柳詞五首何后全忠事在昭宗天復三年相君謂崔允也綱目允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允外倚賊勢內脅其君破國亡家在目中矣

王官谷

白馬河浮濁流大柳樹坑瓜邱容臺學士獨先識王官谷裏歸騎牛
重來手擲魚須竹鷺隼班中脫麋鹿天子詔賜還山老楊丞相涕洟
瀾青山無尋處王官

陽司空圖奏官袁野官堅谷昭宗儀徵乃起柳璨放以還召山書事見之圖曰懼結洛陽人見陽爲衰野官堅谷昭宗儀徵乃起柳璨放以還召山書事見之圖曰懼結洛帝天祐二年殺及新書孤卓損行傳實三寶餘人官於白馬驛初李振晉縣與進之士黃河中第爲深疾事權之聚士於南忠省又此輩常聞自謂曰容臺禮作記芻謂其子凝文須吾之不幸也必爲汝累矣

負國賊

負國賊柳司空佻巧不殊張樂工魏公九錫不爲功徒殺東朝積善
宮臨刑自呼負國賊豈悔黃犬東門東

新初於瑣上公東故門故外務臨也刑及呼策曰不食四國年賊作柳柑藥性死饒其巧宜輕矣俟見阮綱附目朱天全祐忠二後

年新書奏臣傳全忠肅於九錫王殿機奏等元暉懼自往解其
忠肅曰爾與柳全忠肅於九錫王殿機奏等元暉懼自往解其
帝所授終璽自朱全行殺後司空積善堂使記李斯出獄以願人其
上蔡東門逐校爾其幸可得乎

送重使

楊僕射相天子陽山之賊著柘黃金祥殿前送國璽豈不聞謝家傲
吏生清風解璽不為齊侍中

梁開平元年楊涉以攝侍中為至傳國璽使涉子凝式直史館言
殿南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以何事見綱目及齊受史碑六臣傳日在直史館
曰齊自應有侍中解璽高帝引枕不知何乃公使事稱疾欲取璽人授璽曰我
東掖門乃得道車仍還服宅出

唐鷓鴣

全忠急於禪代獨蘇循倡言梁王功德宜即帝位未有贊成
其議循乃入謁舞蹈呼萬歲敬翔曰蘇循唐之鷓鴣賣國求
利不可立維新之朝詔循及刑部尚書張偉等十五人並勒
致仕偕斥歸田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余獨悼敬翔善
言唐鷓鴣而不知所事者鷓鴣之渠也見五代史六臣傳

唐老鴉將鷓鴣難於凶挾怪什伍其徒乘人陰黑闥人屋廬我室既毀
我社亦墟嗟爾巢兮移南荆入東吳汝音不革將焉如舊主喪鬼車
新主聽之勸我又若提胡盧嗟嗟敬大夫墓門刺汝不容誅磔以警
百官百官無詐狙敬大夫亦何愚何如不輔唐李烏新主自是鷓鴣之
渠

渠

五代史循父子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
位求唐故臣在者友謙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
漢一謂王蜀二孟蜀三吳蜀四唐五吳越六閩七楚八南漢九南唐十北

王鐵鎗

王鐵鎗梁武夫馬上雙運一百廿斤及君王一笑問刺敵三日破鄆

信非誣君側惡未掃鼠奴代招討保鑣騎士誰作監帳底三軍成悼
悵鐵鎗來叶嗚呼關維兒鐵鎗折差見遜信烈同光主莫相呼豹皮
一死誓作朱家奴嗚呼王鐵鎗非武夫朝唐暮晉何物詩書

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天祐初為力敵持鐵鎗而戰突如飛
軍中號王鐵鎗彥章何足懼哉時晉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漢昭宗用彥章為招討使討河中時彥章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三章彥章受命而為招討使討河中時彥章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以兵彥章為招討使討河中時彥章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有章彥章為招討使討河中時彥章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兵死彥章為招討使討河中時彥章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荷乎莊宗見彥章為招討使討河中時彥章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同官傳彥章為招討使討河中時彥章已盡而河東人見彥章突如飛

李天下

沙陀兒萬乘主宮中自擊花奴鼓三千宮女習吳歎三十三弦作吳
語彩衫挂上卸御袍傳眉趨作談容舞老優磨鏡兒手披李天下牝
雞一語殺縣令優奴兩州封列社紫樞老令言不聽三軍解甲無東
征歌聲未歇酒未醒鐵鎗已入金頂額叶乞漿飲漿不來牝優聲道
獅門開筵篋錦瑟代文禮蒼鷹烈火飛寒灰君不見景龍百官作優
伎諫官不言唐亦墜

五代史伶官傳莊宗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
伶人由此主事遂至亡國綱目唐莊宗李存勖以充廣德府節度使
與鬼物相見此乃命遂至亡國綱目唐莊宗李存勖以充廣德府節度使
批其羣臣之罪莊宗曰此乃命遂至亡國綱目唐莊宗李存勖以充廣德府節度使
惡之黃巢之亂莊宗曰此乃命遂至亡國綱目唐莊宗李存勖以充廣德府節度使
胡下變黃巢之亂莊宗曰此乃命遂至亡國綱目唐莊宗李存勖以充廣德府節度使
乞之喜莊宗曰此乃命遂至亡國綱目唐莊宗李存勖以充廣德府節度使
進郭從誨莊宗曰此乃命遂至亡國綱目唐莊宗李存勖以充廣德府節度使
之子嗣繼入千黃得切其骨位小新安也之伶官通鑑中五宗坊景龍三年樂上器而與

隆慶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顧試濕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隆死乃願
欲背約自此與溫之隙李承嗣中與張顯善覺可求溫陰遣鍾意斬顯
使得客刺殺之與溫之隙李承嗣中與張顯善覺可求溫陰遣鍾意斬顯
政因盡殺紀公等歸殺之侯於左顧其昭事入將溫陰遣鍾意斬顯
不又遷也承公孫翻也春秋昭之入於家盜殺侯之兄賊者杜預稱盜
齊豹作而承公孫翻也春秋昭之入於家盜殺侯之兄賊者杜預稱盜
寢門闢矣而承公孫翻也春秋昭之入於家盜殺侯之兄賊者杜預稱盜
而主也賊千志主不忠棄君之命有過失志于死也
殺師乃亡承公孫翻也春秋昭之入於家盜殺侯之兄賊者杜預稱盜
楚師可以萬歲之出於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
出信問漢王安在曰已
鐵飭行

鐵飭行

徐知誥以宋齊邱為謀主每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
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飭畫灰
為字隨飭滅去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予悼齊邱能以鐵
飭畫灰籌人之國而不得籌己之禍也

鐵飭子捍闔流挾策千里昇州團練求秘策鐵飭為君友上畫鐵
飭畫造國手昇元天子傳璽綬泰州囚君誰執咎於呼鐵飭謀成繆
醜君不見張留侯食借飭參機謀老蕭未械韓未休赤松歸來第一
籌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昇以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以功拜昇州
刺史天復三年建齊國改元昇元又陳覺齊氏名知誥以功拜昇州
給與食齊邱嘆曰吾昔獻策幽議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盛
而醜死

將進酒

將進酒雙玉解徐家荆樹雙聯枝酒中有鴆毒爾汝心相疑兄一飲
兮弟不敢違兄不飲兮弟不敢舉厄五百分壽各相持申狎兒雙絲
工秦棠棣詩兩幃不決我分飲腦血與酒相淋漓申狎兒生不恨死
不悲但願兄弟和樂歌填廐君不見唐樂工以死白東宮金刀剖出

忠義胸

後唐天成三年他器之號召諸以金鍾酒賜之曰俱享五第
詢疑有左右不肯受合飲之奉酒金鍾酒賜之曰俱享五第
公已腦潰而死見惟工優唐忠使傳金鍾酒賜之曰俱享五第
皇問狀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言請剖出被心以明

檻車行

檻車成狼牙釘狼牙鑿鑿刺八骨鋒血點點銅花腥建州城未解圍
三軍不進將何為三軍誓得檻車子檻車之車且勿馳大鵬笏如神
雖啓聖門前擊老鴟剖鴟心吮鴟血一刀斃刀斃雪檻車子天好
還老鴟三日身先殘君不見唐家鐵瓊子請兄入瓊死

落葉辭

后皇嘉樹翠葉翹翹植於東垣春陽韶韶根未撥今歲未凋一葉落
今隨風飄寶皇殿肆巫妖樓頭春燕飛凌霄葉落溝兮水迢迢

王承綱女

王客女春花面璞玉軀青年已許東家夫如何君王亂禮法合歡重
綰雙羅襦感君恩侍君酒但念高堂父與母願君知妾心使妾東家
奉箕箒君一怒父萬里魂飛鸞刀逐父死不殉牽羊秦國鬼

鐵厓詠史註卷之八

目錄

石郎詞	鐵鞭郎
鐵硯子	博羅神
白麻答	帝昈行
十阿父	枕劍行
華山隱者歌	陳橋行
金櫃書	中書令
澶淵行	賓州月
悲靖康	一綱謠
司農卿	張忠獻
唐琦石	金山捷
鐵象歌	岳鄂王歌
岳王行	銀瓶女
宋節婦巴陵女子行	冷山使者
寶慶權臣	獨松節士歌
咸淳師相	沈劄子辭
冬青塚	

原书缺此页

白再榮貪虐謂之白麻答契丹兀欲將也貪滑殘忍民間珍貨美
婦女盡奪取之後郭威舉兵南向諸軍大掠入其第盡掠其財且
例其首而去事見綱目胡麻答遁歸世宗酖酒殺之

帝弔行

黑兔子白狐精石郎遠引來南征殺狐林中一回首天矢射落旄頭
星腰中白羽已先蛻鼎湖飛鞚安可乘鹽犂首邱九尾窟猶勝沙邱

吹鮑腥

人戴謂之北帝紀晉
自乃大急怠喚一冠
奉梁達即汝笑宗
帝帝遣已汝姿宗
歸帝使須去容諱
行帝表望夫輻光
使也求樂軒阿
摩重將汝登甚德
率勝放母威機
城許未忽忽第
得十樹忽句二
萬基切天子
崩哀雲石不子而
於抵求徵以下
殺太兵塲爲衣異
狐原爲反失白
林害援後衣云
國師帝復刺金
人遂東夢帶
剖劍我爲卽前帝
其立非唐張人
腹敵爲石人
寶譚郎達也
暨爲卿又都
數晉潤敗更
斗帝師敗獸

十阿父

十阿父一阿父天子父殺人莫禦人莫禦王法斃天子曷以處司寇執父天子竊負

來等世以五
惟同時人嘗爲代
意所祖於至周
爲洛皆有師爲史
陽司左宗宗
人父以右家
多往亦傳
長洛莫周
避陽敢位
之與不言
號問第
十禮是以
阿朝時元
父女舅致
往傳禮仕
王之居
晏而於
王守洛
彥禮陽
超亦終
韓頗守
令恣宗
坤積之

枕劍行

陳三有利劍畫佩夜枕之防身伏劍卒爲劍所屍安僕夫昵私蔽公
軀爲壁殺主不殺壁嗟嗟安僕夫不見古妾婦妾婦奉鳩杯陽僵覆
鳩酒活主父存主母

陳王安密可憐丈夫安友進與我仍殺道妾懼而事之與密友以琦謀殺寤瑯

華山隱者歌

世宗召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子嘗論曰以搏爲隱士耶則出赴世宗之聘以搏爲方士耶對世宗不以飛昇黃白之術而必以治天下爲務搏蓋世間之傑經世之士不幸生五季也出與世驅則不能爲亂臣朝梁而暮晉南吳蜀而北幽并也故依隱以玩世及聞趙祖起一笑而知天下可定華山之學豈高枕安世宗前耶而不能月乃以方士喜之宜其急返故山也他日宋君臣亦以脩養術叩之搏言曰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君賢相正合德共治之時勤行脩煉無以出此參此言也搏豈隱士耶方士耶

華山人帝者師人中仙長樂老魅讀書我山巔我方一枕羲皇前汝
且朝唐暮晉婢膝雙眉肩陳橋馬龍天一笑歸去不知山中今日爲
何年

宋史陳搏傳居華山雲臺觀依止少華石室無心世事居嘗寢處百餘日不起太宗賜號希夷先生陳搏通鑑陳搏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五代史馮道傳事四姓十君自號長樂老

陳橋行

兩日盪重光點檢作天王崇元殿上行禪章制書私草脩文郎趙書
記正皇綱遺孤披麻在金床胡爲猝霍馬上醉擁黃衣裳何以朝萬

國昇明堂

羅拜史前呼次陳虞又翼士聖士偶閱四宣文顏推戴卽得草以黃袍加云太祖點身
作天譚子位心猶大未有之謂張時并德爲日檢成世宗乃出諸袖中之陶穀傳恭
帝徵使位位心猶大未有之謂張時并德爲日檢成世宗乃出諸袖中之陶穀傳恭
卽皇帝位位心猶大未有之謂張時并德爲日檢成世宗乃出諸袖中之陶穀傳恭

金櫃書

金櫃書趙家光義爲皇儲龍行虎步狀日異狗趨鷹擊勢日殊膝下
豈無六尺孤阿昭阿芳非孤孤夜闌鬼靜燈模糊大雪漏下四鼓餘

[illegible]

中書令貴戚卿我國旣滅我何用生棄汝鐵券繕我兵兵不勝以死

宋主閱其黨數百人盡戮之
近謀親進太族去乃宅思詭賊
謀頗露不得全去
密領重鎗進與
青州刺史重鎗
密領重鎗進與
密領重鎗進與

余嘗論潭淵之役如博勝負懸於一氣如劉毅張乖崖是已

一夫之氣其動物者如此而況英君傑相雄將盛氣之鼓三軍其胸次已無夷蕩董之種落者乎宜其事了於五日不違期剋孤注之采不歸於準得乎子儀單騎見虜壓以誠寇準擁主臨虜壓以氣事勢不同取效則一惜景德之君以姑息從事而準之大志不終宋不稱臣李繼昌馳誓書反嬖其鬼母而俾虜以弟我雖曰南北弭兵弭兵實準之遺恨也

陽城淀高陽關邊書告急夕五至皇帝親至哥嵐山殿前寇相一斗
膽楚蜀謀臣謀可斬陽光抱珥已開光床機一發中撻覽雄謀獨斷
衆勿搖孤注一擲先成梟跋河不渡勢不止賈勇況有高嫖姚千羊

[illegible]

青擊知高次賓州懼崑崙關爲賊據值上元令大張燈燭宴將佐條稱病如內至曉客未散忽馳報云三鼓時已奪崑崙矣卒平廣南然非龐籍贊襄焉能冀其成功乎

賓州海月光團團銀花大樹燒爛班將軍如內客未散捷書已奪崐崙
崙關當時諫官疑武士豈知辦賊遽如此嗚呼銅面將軍今豈無世
無丞相龐公甘老死

青節籍未
傳度籍史
藥旣允寵
去若籍
之捷副傳
青書以狄
指至文育
其帝臣討
面歸則價
曰功號令
臣勉令高
所籍不轉
以通專錄
有鑑不謂
今青如武
日起人不
由行違不
此伍益宜
涅面詔獨
耳涅續任
臣猶南宣
顧存諸撫
留軍帝
以誓受以
勸教青

涉越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則
要難得而死
吳與伏劍而死

金山捷

金山捷將軍料敵如神明未禽玉帶鵲先禽鐵爪鷹龍皇廟前鼙鼓
鳴紅袍脫兔千人驚白馬刑颶風停五緡火鴉然水疆天矢未殪旄
頭星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授健卒以鐵縵貫大鉤敵
舟謀而前海舟分兩道出其背每鎗一縵則一舟沉之兀尤窮敵
語塞有問人教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庶可相全兀尤
流潛於止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謀擊人穴船板以權槳風息則出
去風止我軍戰必不能運金人觀我舟縱火自割其口則在祭天
伏岸側我軍戰必不能運金人觀我舟縱火自割其口則在祭天
三伏岸側我軍戰必不能運金人觀我舟縱火自割其口則在祭天
李選呼為鐵爪鷹龍皇廟前鼙鼓鳴紅袍脫兔千人驚白馬刑颶風
停五緡火鴉然水疆天矢未殪旄頭星

鐵象歌

去年殺趙哲今年殺曲端王家小兒造赤丸鳳翔仇家炙人肝張宣
撫開西都淫殺健將心何如西人望端如望歲豈比馬謖誅當誅詐
旗可以走婁宿鐵象不能追的盧嗚呼象兮象兮吾與汝同死象兮

象兮吾逝矣

宋史曲端傳宣撫張浚欲復用端王庶又從而間之浚遂送端詣
恭州獄提點刑獄武臣欲殺端端曰汝欲殺我我欲殺汝汝欲殺我
天曰汝欲殺我我欲殺汝汝欲殺我我欲殺汝汝欲殺我我欲殺汝
酒曰汝欲殺我我欲殺汝汝欲殺我我欲殺汝汝欲殺我我欲殺汝
謂鳳翔仇家而殺之康陵傳趙哲相擅亮伐魏魏斬於街亭敗績
震遠亮節度乃移收鎮遺吳玠為先鋒據清溪關破之

岳鄂王歌

予讀飛傳冤其父子死而陰報之事史不書乃見於稗官之
書張巡之死誓為厲鬼以殺賊烏知飛死不為厲以殺檜乎
吾不敢以鬼死其英爽而此之以厲之辭曰

生兮人之英死兮厲之靈國有祖兮推我國長城善寡與兮惡好朋

大霧蔽天兮天日不我明嗟爾厲兮謁上帝兮上征萬八千丈兮華
之頂叶帝命我兮司陰刑刻爾祖兮赫以就冥嗟爾厲兮人之英

宋史岳飛傳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原註飛死為神居天台
第一峯禽檜受諸苦楚呂氏春秋殺干木晉之祖僧也

岳王行

飛來屋上鵲漂流甕中雞大野收岐嶷夢澤乳於菟蹶張八石弩地
盤丈八及拔身列校中即上青皇書燕雲誓掃犬羊穴河洛未復冠
裳區平生知己張都督未信八日開西樞拐子連珠斷如草背鬼先
鋒雄若繼兩河豪傑收赤幟千里父老馭青芻忙查內附兀尤慟黃
龍直造無須臾皇天后土不監我忠赤白虹貫日賜屬鏤錦山錦水
邊一隅神州何時歸版圖周兵入鄴明月墮胡馬南牧長城殂燕南
書生已料敵東總老魅何足誅嗚呼吳牙執信及六主茅旌孤兒過
故都

宋史岳飛傳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又單騎立持丈
鎗刺殺黑風大王又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
燕雲之語即位上書又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
第一舉足之地又非我有他日欲復之非數十萬眾不可飛曰中原
而語又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語即
還防秋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語即
少選防秋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語即
是二萬五千人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何二萬五千人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又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爭挽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虎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理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能生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武穆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家問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面呼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又咸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祐二年其下至貴將遊雲曰飛在諸將中其意最壯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燕雲之

岳家父國之城秦家奴國之傾皇天不靈殺我父與兄嗟我銀瓶爲我父提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

祭致人少并西
與保湖
其鄂傳
女國公
忠忠議
孝武遇
祠王隔
祀岳時
武飛其
穆以少
長女岳
子抱銀
繼雲瓶
忠雷墜
侯震第
雲霖此
以附并
王焉死
女後杭
銀作州
瓶寢府
娘堂志
子忠烈
附王庭
像夫前
祀有

岳州破拔都惡鈔如鳥險巴陵之女玉燕飛中道零落無時歸
巴陵之女清如玉下有黃龍千仞谷巴陵女投身華龍腹龍爾有神
篤生忠臣亂爲龍逢比干治爲周召甫申

一死 十宋
朝越 八史
嬰三 元韓
謝日 兵氏
難得 至女
失其 岳字
號身 陽希
就戎 爲孟
馬練 辛巴
間裙 所陵
寧帶 掠人
當上 將少
血有 挾明
刀詩 以慧
死曰 獻知
不我 其讀
作質 主書
衽本 女善
席瑚 爲如
完璉 必詩
漢宗 不開
上廟 免慶
有供 竟元
王蘋 赴年
猛繫 水年

洪使者雲中居不受僞命官寧作牧羊奴冰山寒墮指乞食教胡雛
服食言語殊使者嚙雪歌穹廬豈不解脩粘罕書黃金寶馬千馱車

歸來割地和單于

已詔
奪建
舟言
而殺
歸監

通脩
炎粘
四年
書
謂
攻秦
楚檜
州也
乃秦
使檜
乘在
船鹵
厚爲
載徽
而宗
歸書
倖上
主粘
和平
議結
爲和
鹵鐵
內賜
助金

會素
金榮
大傲
聞月
得有
還學
始令
至教
見其
於子
內得
殿偕
帝如
曰燕
卿後
忠留
賢雲
日中
月凡
雖居
蘇燕
武毛
不布
五居
能悟
室家

地喟
苦曰
寒忠
四臣
月爲
草爲
生之
九跪
里請
已得
霜流
居遞
二冷
山乃
給陳
衣王
雲悟
威室
夏聚
猶落
毛穴
布居
百
室家

罕宋
追史
仕洪
劉錫
豫爲
辭金
國
萬通
里假
銜使
命金
忍遷
事使
異人
姓種
耶薄
粘官
罕幾
怒一
將年
殺姑
之屋
旁雪
一中
校料

史新恩一漏語朝爲皇儲暮爲鹵會稽望氣如玉虹渡江二馬一馬
龍湖州二潘非二五夜擁黃袍拜真主一時雞狗余與梁詆法真魏
加無將四十年南國治定策無功推老吏揚州制臣無一鑾金甲斬

李	榮	以	得	朝	兄	姪	長	渡	後	宗	引	府	非	夕	志	於
關	命	宜	客	之	子	子	吏	後	宗	崇	府	非	夕	志	於	宋
全	親	候	余	衆	甫	壁	引	江	皇	史	就	萬	思	置	几	史
	賊	削	天	滿	弟	來	趙	備	帝	帝	舊	歲	所	老	賁	賁
	出	制	盡	不	奚	見	與	越	遠	諸	班	疑	遠	以	和	和
	搏	貶	能	將	潛	密	莒	西	第	弟	遙	焉	皇	處	於	遠
	堂	竄	擊	皆	通	輸	次	門	父	父	見	已	荷	於	此	當
	戰	設	去	諭	李	子	日	秋	師	師	燭	而	中	顧	又	皇
	數	施	僞	旨	全	路	與	避	會	會	影	挑	一	誤	呼	決
	制	又	學	逼	謂	外	丙	兩	禮	禮	母	則	快	不	爲	賜
	圖	乃	達	縊	起	梁	日	全	保	今	遠	全	一	汝	行	八
	戰	聞	寶	慶	兵	五	此	長	吾	外	與	氏	人	徑	宣	名
	皆	言	朝	二	立	耦	問	家	其	王	皇	生	已	過	皆	時
	如	遣	節	年	竊	史	行	孫	日	無	於	在	天	處	理	官
	捷	於	曰	拜	東	東	東	長	長	後	紹	御	已	處	理	史
	此	梁	李	監	成	史	寶	知	知	宗	紹	坐	頃	天	宗	非
	舉	豈	入	大	忌	至	州	爲	爲	子	紹	閣	不	天	同	與
	與	謂	天	所	欲	慶	治	是	聖	賢	遠	言	知	今	在	地
	梁	天	成	逆	殺	元	以	還	相	厚	念	贊	爲	目	選	國
	豈	大	天	哀	之	年	黃	二	告	當	欲	呼	誰	亦	恩	權
	謂	下	已	於	視	以	湖	家	於	館	甚	甚	官	後	州	指
	而	一	已	逆	史	令	袍	卒	理	極	橋	官	感	所	也	環
	全	已	已	朝	彌	甘	兵	與	與	肅	置	拜	聞	見	沂	能
	謂	已	已	廷	魏	心	致	禮	姪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趙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葵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揚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金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州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東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門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斬	已	已	聞	葵	犬	有	公	公	肅	里	第	聞	見	沂	能

獨松節士者富春古先生馮驥也仕宋爲大理寺丞淳祐初

守獨松關大軍壓關主將有賣降者獨節士殉關以死炳然已列史傳其孫士頤出節士讀書所來青樓卷求題余感千

獨松托根國西戶千載風雲據龍虎大樹將軍之子孫特立東南天

一柱疾雷夜破釣魚臺黃鬚鐵甲連山來獨松節士真柱石一力當
闢萬花開虎毛將士獻地圖津頭相國來乘桴獨松未折重趙鼎鐵
甕已破差胡膜白頭老父話往轍地險由來重人傑紅蠻昨夜斬關
來二十四州俱瓦裂我欲關頭問獨松獨松已殉烏號弓來青書屋
江之東五雲繞屋光如虹

杭州府志 獨松嶺在餘杭縣西北九十里高四十二丈長五里去
嶺二里有獨松嶺在餘杭縣西北九十里高四十二丈長五里去
將守己丑關破驢死之陳德祐元年十一月獨松關告急調兵
出將守己丑關破驢死之陳德祐元年十一月獨松關告急調兵
諸將正坐關破驢死之陳德祐元年十一月獨松關告急調兵
帝無備江十二輪功異秋獨屏下壽輝兵犯大關將通後漢書
事獎執敵中鎗死政

咸淳師相

開慶班師捷何有大國行人在沌口斷橋功臣嫉如仇鐵壁更忌鐵
精猴峴山萬堞包長圍葛山賜第兼賜妃真珠搭當錦地衣寶穴妖
蛇歸不歸羅刹江頭白日警黯淡灘前射工語輪舟不運水底龍拉
脅俄驚廁中虎

宋史度宗本紀帝尊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曰師臣而
名賈似道傳開慶元年元意宗自將征蜀遣皇弟拜鄂州乃詔似
道軍漢陽援鄂即達率諸將力戰十一月攻益急死傷至萬三
築再攻之輒高鄂達率諸將力戰十一月攻益急死傷至萬三
以道北留張密遣宋京詣軍稱臣納兵不許會忽死傷至萬三
若而北留張密遣宋京詣軍稱臣納兵不許會忽死傷至萬三
北歸似道用劉表計以蕭清梁殺殿兵百七十道至白鹿磯師
議歸似道用劉表計以蕭清梁殺殿兵百七十道至白鹿磯師
誓國公卿之橋上食謂曹鐵精劉再進功加少復進師磯師
聲謂國公卿之橋上食謂曹鐵精劉再進功加少復進師磯師
續因命官行於打蒙古初似道出師整及高遼曹世雄居多通
道所部輕已於今呂文德取官賜三第人及雄遼曹世雄居多通
率又坐葛嶺起樓閣寶玩多取官賜三第人及雄遼曹世雄居多通
淫之已徇利者發其塚寶玩多取官賜三第人及雄遼曹世雄居多通
所謂羅利者發其塚寶玩多取官賜三第人及雄遼曹世雄居多通
南風波所困而傾覆臣曰水呼云賈似道傳開慶元年元意宗自
似我不死死有恨拘其子與妾州於木棉所即廟上拉其胸殺之

沈劄子辭

李帝守潭州劄子殺一家妻子既殺帝家人亦殺自家人
積屍一處焚之復自殺劄子姓沈名忠吁忠一獄丁耳剛腸
勁節乃得與一代忠義臣附名於史傳亦足偉哉
沈劄子人中豪手執法家三尺刀誓言不食刀生毛常拔劍叱罵荆
高首披曼胡揮孟勞怒碎佞肉為鶻膏潭州安撫脫戰袍身與城斃

無連逃夜呼爾劄話白旄上及笄珥下髮鬢蒼精一動捫赤絳鋒如
猛將鑒蘭膏劉焦夏呂方華高犬尻羊膝朝北朝上方之劍不使操
嗚呼上方之劍不使操

宋史李帝傳元兵以除夕日登城帝坐雄閣召帳下沈忠諭曰
吾分義當死第不可尋及吾家汝可盡殺家人而後及我忠諭曰
叩頭固命之澤泣許諾取酒飲家子至火燭所大燭亦自引頸受
畢縱火焚其居忠諭劉濟墓誌被胡而揮孟勞註孟勞魯寶刀也
通鑑理宗景定二年劉濟墓誌被胡而揮孟勞註孟勞魯寶刀也
煥以襄陽虛谷景定二年劉濟墓誌被胡而揮孟勞註孟勞魯寶刀也
字萬里號虛谷景定二年劉濟墓誌被胡而揮孟勞註孟勞魯寶刀也
應降元者

冬青塚

老羝夜射錢塘潮天山兩乳王氣消禿妖尙厭龍虎怪浮圖千尺高
岩嶢文山老客智且勇夜舟拔山山不動江南石馬久不嘶塚上冬
青今已拱百年父老憤填胸不知巧手奪化工冬青之木鬱葱蔥六
楨樹更蒲門東

紹興府志元至元中西僧楊建真如奏發諸陵唐林二名瑤瑤
陵骸骨於天章寺前六僧楊建真如奏發諸陵唐林二名瑤瑤
士傳則以爲唐玉潛藏鄭元祐書宋林義士事蹟則以爲林瑤瑤
協謀謝王竹名英引孫開元祐書宋林義士事蹟則以爲林瑤瑤
文事相作西姓名互傳若與瑤瑤友善感其事爲作冬青樹引客也
註蒲圖已場園名季文蒲圖子樹瑤瑤欲自爲杜撰

鐵厓詠史註卷之八

原书缺此页

序

珠玉至寶也雖少愈可珍也菽粟至寶也雖多亦愈可珍也又況以有用之菽粟爲無價之珠玉豈其曰我有是是亦足也收以錦囊我自愛之稱以碎金人亦共愛之如使以長吉之錦囊貯安石之碎金至於積金滿篋括囊而不出與棄置何異非所以愛之也以余搜葺楊鐵厓先生詩古樂府兼吳復編詠史自爲一類外此不與焉其餘亦哀然成集并箋註之以付剞劂珍以少亦珍以多自愛之兼與人共愛之也自古著作之多無如樊紹述其詩乃至七百一十有九竊疑元和之後學溢於樊韓昌黎稱其詞必已出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歐陽公詩又稱其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訝不知何以能得多多如此也乃旣已多多如此矣余爲求其遺文不可得僅得絳守居園池記及綿州越王樓詩序二作已耳讀其文誠爲奇怪而韓昌黎偏以爲文從字順歐陽公又以爲學盤庚書豈遂後世無子雲也噫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信哉先生之詩據自序則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據宋潛溪墓誌則又有平鳴雲間社上諸集通數十卷余所散見於各選家者有復古集有鐵笛詩有鐵龍詩有鐵厓集有東維子集有草元閣後集集如是其多而傳者無多則不傳者多矣余也所見少於所傳所傳又少於所見傳者曰少卽見者亦曰少矣余則何敢余又何忍或曰是集也其殆剩水殘山矣乎余曰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山水之趣惟慧心人自得之

乾隆甲午十月朔後三日

同邑後學樓卜瀝書

原书缺此页

鐵崖逸編註卷之一

目錄

殘形操	漢水操
介山操	前旌操
屢屢操	桑中操
崩城操	楚妃曲
烏夜啼	烏重光
君馬黃	擬戰城南
餓不從虎食行	隴頭水
折楊柳	妾薄命
陽臺婦	蔡琰胡笳詞
羅敷詞	焦仲婦
秦女休行	木蘭詞
懊儂詞	華山畿
捉箭詞	童男娶寡婦

原书缺此页

鐵崖逸編註卷之一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周公瑗林木訂

金廷楷聖端訂

殘形操

退之作殘形操末語曰巫咸上天識者其誰余以其詞尙欠
歸宿不如拘幽將歸二操語可詠也遂爲補之

我夢有獸兮其獸曰狸狸有怪兮身首異而告我以凶兮戒而戒而
我邱有首兮誓死完以歸

琴錄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樂府原題殘形操十二
操之一也轉退之詞有獸不見其首作樂府原題殘形操十二
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正邱首上

漢水操

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溺於漢水二女延娟延娛夾擁王身
同沒焉故江漢人至上巳日複集祠間以爲風俗

湘水離離徒以班我衣漢水漪漪可以複我衣翩然凌波來龍飛隨
龍雲雨隨龍歸彼望疑兮疑是非

風俗通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喪者潔也
於水上盥濯之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

介山操

琴操有龍蛇歌以爲介山辭先生嫌其
辭有憾爲演厥辭庶介山君子之旨也

一龍失所五蛇從之走天下四蛇完身一蛇獨虧非股龍上天
兮蛇各有戶一蛇無戶薄以焦火吁嗟乎四蛇從龍作甘雨一蛇
焦枯無恨在下土

史記晉世家介子推不言祿亦不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
龍蛇上天五蛇從之介子推一人獨虧非股龍上天
於是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入縣上
於所文公環顧上臣中而封之魏武子推曰介子推也
五喻重耳先軫願今恐二子非魏武子推曰介子推也
重耳有先軫願今恐二子非魏武子推曰介子推也
山重耳公驚悟迎之終無所得甚公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遂入

歲時記介子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不舉火
謂之禁烟陸翽翽司仲春以木鐸鳴火禁於國中然則禁火蓋
火推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
舊制之

前旌操

衛後母子壽母欲殺前母子伋而立壽使伋乘舟於河將沉
而殺之壽知之與伋同舟不得沉又使伋之齊令盜見載旌
者殺之壽又竊旌前行盜見殺之伋載壽屍還亦死

爾乘舟兮河水濁且深我同舟兮誓與爾同沉母有命兮諫不我聽
示旌以盜兮我先以旌衛有國兮國在兄殺兄及我兮我不如無生
詩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註二子謂伋壽也乘舟
渡河如齊也按及我謂兄終弟及欲立壽也

屢屢操

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潞婦自言知音因援
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遂還爲夫婦

百里奚東避虞西入秦母已死賴婦賢負土成墳南山邊百里奚作
秦相不再娶堂下潞婦歌屢屢春黃黎拾伏難堂下鼓絃堂上覆樽
百年夫婦失復親秦穆君賀相臣夫旌義婦旌仁

風俗通歌詞其一曰百里奚憶別時烹伏難堂下鼓絃堂上覆樽
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當相別時烹難堂上覆樽
柴春黃黎拾伏難西入秦五羊皮今日富貴捐我爲屢屢音掩穆
也門枋

桑中操

此秋胡題也曹魏諸作不關本題晉傅
元始詠秋婦過剛先生此詞特解元議

秋夫君娶妻五日即仕陳五年歸來未拜親桑中悅美人我出堂前
認夫君走赴沂水沉我身秋夫君令我嗔婦可不義親何可不仁

古樂府相和歌作列女傳齊人桑中悅秋胡妻五日而
死後陳五年乃歸夫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妻下
吾有金五兩願以與夫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妻下
婦曰東家去至家見夫五年乃還當揚塵疾至向桑中悅秋胡
婦曰東家去至家見夫五年乃還當揚塵疾至向桑中悅秋胡

以金與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胡妻赴沂水行而死義妾不忍見遂去而走投河而死西京雜記秋胡妻行也沂水行而不死

崩城操

崔豹云梁妻杞殖妻妹朝之所作也妻戰死妻哭以築城
遂投水而死其妹悲之作歌名所杞殖僧貫休始而築城
輦不能及也先生用是義補崩城操

白骨築長城長城不可穴十日哭長城長城爲我裂白骨斑斑食紅

血抱骨著心肚白骨作人語君不見溜之水喁喁至今下有比目魚

築出宜秦或杞而按
長併莫紀築知不刻何
城未咸年長何應宮女燕
之審於曰城據以古千傳泉
役梁春齊以備廣里樂杞
影何秋間備廣里樂杞
響時杞王胡金唐府殖
附人梁未齊雖僧注字
會死妻知亦子貫所深
而於哭的築云一賦謂春
失何而自長賈賦城利
其事崩何城休杞腐廢
本便時以賦杞梁妻乃
真以疑假備杞楚梁杞
也爲既卽而妻齊事之
秦齊曰之備長楚城則
而楚爲齊而宣讓王亦
詩之抗不衡考中
家抗不衡考中
所國

楚妃曲

知弓

琴論有楚妃嘆七拍楚妃樊姬也余嘗論樊姬之德不妬而善諫不妬者進後宮九人善諫者止王之獵笑虞邱子也古辭未及諫事惟張籍及之故吾辭亦取興於獵云

朝游田雲夢數暮游田雲夢樊姬諫不售矢不食田中獸妾願王

王壽考獵賢才開伯道楚國麇龍孫叔兒非麟非虎非熊非羆虞邱

子真狐狸

著歌錄垂石於楚後妃嬖曰惟樊姬諫焉今妃數莫言之聲永所世不楚絕之劉賢能樊姬德

烏夜啼

琴說烏夜啼何晏女造也晏繫獄有二烏啼舍上女曰烏有

喜聲父必遂免撰此操

父在園區女在父廬女不得代父軀願學緹縈作官奴贖父死父草

贖泣呱呱啼我廬夜鳴鳴報官家有赦書父不辜女反哺如慈烏

罪改	今榮	五漢
使過	坐自	女書
得自	法傷	齊齊
自當	新悲	行太
新其	刑泣	倉倉
書道	妾乃	速令
奏無	傷隨	罵辱
天由	夫其	其子
子也	死父	女公
悲妾	至長	曰有
憐願	不長	生罪
其沒	可安	子當
意以	上復	不刑
遂復	書生	生招
下官	生曰	男獄
令婢	刑妾	緩速
除者	父急	愈緊
肉贖	不爲	非長
刑父	可吏	有安
刑以	齊益	澤澤
	復中	也于
	屬皆	其公
	後稱	少無
	雖廉	女男
	欲平	綏有

烏重光

六龍一失馭爲不得昱章六驚一失足爲不得夜行叶天生大人天
地皇首戴圓履足履方天地再闢爲重光爲重光兩照繼三台明叶

天下齊見泰階平

淮南子曰日中有踰
六螭注云日乘車

壺瀛洲蓬萊根無所連一隨波而上帝命鎮官書注巨難十五泰階三

君馬黃

君馬黃當風嘶路旁關山不憚遠君命重有將大劍帶陸離千里歌
載馳路幽川谷陝日晏行者饑下馬知馬勞上馬憂馬遲馬遲竟何
罪君命不可違

宋書漢鼓吹
二馬同逐臣

將師有古其意也謂

擬戰城南

昨日戰羊邏堡今日戰牛皮航王者有征而無戰胡爲日日戰血屠
鋒芒篁竹之丁萼鵠張上山跳跟出鹿獐將軍馬無昆號硯安能奪
之相陸梁昨夜將軍獲生口什什伍伍童及叟間之半是良家兒賊
中驅來帕紅首五花劊子牛頭神五十八人同斧斤爲鳶飛來百成

羣不得啗啄飛去野水濱乃知當街割啗人須與白骨堆成薪嗚呼

君王子民天地仁忍使天地殺毒傷陽春嗚呼忍使天地殺毒傷陽

春

宋大略言戰城南死北野中死得城南爲古所食願爲忠臣望其

出武關而暮不得陽也元史經注江紀之帝登岸則山俯瞰大江即錢北
官謂水自牛不怖山東北通江吳語晉書張溫以詔書召卓卓堅起
語險張玉海九野餘注八極蹄如張溫而健魯上山眺作觀平謂蹄爾
雅釋音顧綺玉海九野餘注八極蹄如張溫而健魯上山眺作觀平謂蹄爾
平正善陸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尤之倫林正裁將
而乘玉威今飛京賦其性強紀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尤之倫林正裁將
謂猛士之輩西京賦其性強紀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尤之倫林正裁將
愈詩以綿纏以紅甲者以紅注馬會塗山類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服兵
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注馬會塗山類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服兵

饑不從虎食行

西方有白額虎東方有蒼頭狼太室爲爾宅孟門爲爾場饑以人爲
糗渴以血爲漿食盡食萬俵自矜無對當無數自相啖相雄不能兩
強朝食其子暮食其妃況弟與兄 叶黨從皆滅身隨之亡惟有慈烏
喜鵲噪其四旁君不見博浪椎淮陰袴兩人未遇時其事足悲咤饑
不從虎食倦不息狼舍待時以售如藏待價劉季得之天下王項羽
失之國不霸

樂府詩集王僧虔枝錄相和歌平輞七曲內有猛虎行古詞云
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虎子爲誰虎行古詞云
一統志以命題也宋志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史記殷紂有大星曰孟
門右太行侯鬼虎所食也其兄啓常先虎而行虎遇機則殺之方准
昔者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其虎也其兄啓常先虎而行虎遇機則殺之方准
行也自不知其當爲人性也方其朝怒人殺其子不知其將食其虎也
門四旁爲虎鳴噪從噪之鳴

隴頭水

隴頭水交河津人行九回坂西通月氏東達秦貳師將漢家傑手摩
龍泉七星滅此身未報主君仇費妻再鑄千金鉤精誠豈識征夫侯

樂府原題鼓角橫吹十五曲有隴頭吟亦曰隴頭水辛氏三秦記
隴右俗歌元陽關九回水不知高幾里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
涕零雙龍元陽關九回水不知高幾里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
記大宛有弩馬在交河縣志流離四下念漢軍行役乃越上有清水四注
詩師含四尺影創拖七星城文將

折楊柳

折楊柳楊柳不可折楊柳條十丈長與君繫馬紫絲鞵關支婦割黃
鼠勸君銀馬乳楊柳風作胡語楊柳枝作胡舞

樂府原題鼓角橫吹十五曲有折楊柳吳苑宜唐大間產黃鼠捕
之者必畜松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喚黃鼠穴唐書太宗破高昌
折楊柳歌詞實種之苑中造酒成綠芳香烈味不兼醍醐兒歌
末正翻用其意唐詩千載琵琶作胡語李商隱吹
柳詩應無不舞時唐樂史柘枝譜漢靈好胡舞鼓吹

妾薄命

妾薄命妾薄命當年破瓜顏色盛阿婆何壞家筵號天莫雪阿婆冤
低眉含羞不敢議風雨幾番寒食天今年復明年鴛鴦繡被長孤眠
君不見并州剪刀金粟尺掛在深閨塵素壁誓不與人縫嫁衣閑看
蜻蜒蛺蝶飛

樂府古題要解妾薄命曹植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宴私之歡不
如梁簡文帝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嬌遠聘盧姬嫁遲荆楚
詩客從遠方來還我一端綺文彩雙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焉
越羅錦金粟尺又

陽臺婦

陽臺婦 卽巫山高曲
巫山高十二峯雨爲體雲爲容爲雲爲雨日日陽臺中君王望南雲
未從夜夢見之雲朦朧雲妖雨怪寤以說君不見霸南國歌南風一
婦在楚宮一婦稱賢九婦同巫山高九峯

樂府原題漢短簫歌二淮十二曲有巫山高古詞思歸而巳後
淮水深難渡以逝大略言江深無梁以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巳後
王之者遊高唐而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高唐賦序曰昔者先
客問君遊高唐而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高唐賦序曰昔者先
邱之岵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
故爲之陽臺號曰朝雲暮陽臺者舊傳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
山之陽故曰陽臺朝雲暮陽臺者舊傳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
長江之地一婦稱賢九婦同見本卷楚妃曲

蔡琰胡笳詞

胡笳悲胡笳悲遺家喪亂胡越各東西漢南破鏡天上飛照鏡重畫
關氏眉衣毳如絺食乳如飴日積月漬口語侏僂夜看北斗在南垂
胡天草青十二期死甘胡鬼狼山破漢大將軍念中郎氏不嗣贖以

李西門秦女休行原註古詞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左詩步出
上報仇上執四百里關吏復問女休家便東南置詞平爲女休
行上報仇上執四百里關吏復問女休家便東南置詞平爲女休
西報仇上執四百里關吏復問女休家便東南置詞平爲女休
行上報仇上執四百里關吏復問女休家便東南置詞平爲女休
快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爲宗報仇死領人殺我兄快
刀未下聽聲東向坐女休懷恨前死我兄快
王問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前武庫令我持金刀五尺餘
天問司馬之右勒集囚徒於前武庫令我持金刀五尺餘
宜建金難有赦北齊救日呂光武庫令我持金刀五尺餘
方也難者異之神異爲號令故合
二物制其形長竿使衆人觀之

木蘭辭

木蘭古辭二首世疑金柝鐵衣句非漢魏語余觀二辭前辭
爲古後辭蓋擬者之辭也吾爲此辭又將發蘭所未發也

金龍龍鼓鏗鏗行人且勿行木蘭換衣裹戎裝木蘭戴金鉅鉞著鐵
裊繡右手雁翎刀左手月輪弓叶跨上八尺馬輕若飛鴻翔木蘭父
老下無丁第上無壯王兄叶木蘭代父前戎戎戎健兒八尺長不
知木蘭弱與強木蘭與毆毆毆誰復誰雄叶健兒何草草木蘭
何堂堂東市斫西市斫相斫似阿若郎擒賊報信歸報我國國王
償功爵名字始知木蘭是女娘女娘安用尙書郎請移木蘭爺父當
國王進忠良制戎垂衣裳不下堂木蘭去兵亦爲婦採桑

古樂府佳麗四十七曲有木蘭辭樂府原題木蘭女也其父被
調從征木蘭代父往防邊獲功而歸與父同遊木蘭女也其父被
走焉能知我是雄雌之句章有雄雌之句章有雄雌之句章有
詩話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者傳爲木蘭將軍塚廟俱在嚴清必
不漢魏人詩也唐詩然亦氣傳金林寒光志黃陵之北有木蘭
詩不知名蜀文苑英華乃作草元甫詩一恐非也郭茂倩樂府
詩有光切音皇鐘他古詞後一篇或風切其音當從口甫頭上
和聲鉅莫切音鐘他古詞後一篇或風切其音當從口甫頭上
避征又小第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此曲健兒須快馬成此
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雄雞魏志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
又古汗問所十二年不知用尙書郎所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

懷儂詞

樂錄曰懷儂歌者石崇妾綠珠所作也其辭未盡珠義今演
澀布語美珠節云

四座且勿哄平聽妾歌懷儂竹直不可屈布澀不可縫縫澀斷針折
屈竹竹破裂

懷儂古樂府清商曲之一樂府原題懷儂竹直不可屈布澀不可縫縫澀斷針折
作絲布澀澀澀澀而巳東晉隆安初民間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
帝謂之中朝歌

華山畿

南徐有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一女子悅之無因遂
感心疾母問故至華山尋女得蔽膝令置席下舉席見蔽膝
遂吞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從華山度母從之比至女門牛
不前女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儂活爲誰施歡若見儂時
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乃合葬呼爲神女塚云

華山折東海竭惟有相思情萬古不可滅白玉柳黃金棺金椎碎眼
亦剜白骨臭腐神不還神不還如何華山畿爲儂應聲而開棺儂入
棺化作雙雙雉子斑

莊子儒發家以金椎控其頤別其類無傷口
中珠劇爲歡切刻削也雉子斑古樂府曲名

捉鶯詞

古詩云華陰山頭百尺井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
領其詞義不可以訓今翻斜領歸諸正云

百尺井女子來照影持此咸陽鏡不照左斜領照妾心肝貞且勁
西京雜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
心膽有邪心者即膽張心動見

童男娶寡婦

童年十六寡婦六六年俯就寡婦妬還受壯女憐壯女拊膺踴地呼
天俾妻鬼夫寧作生口老死不傳火風起燒野田野鴨逐胡雁胡能
牽連飛上天

鐵厓逸編註 卷一

梁紫驢馬歌辭野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
殺人地驅樂歌老女不嫁踰地喚天捉歌老女不嫁只生口

鐵厓逸編註卷一

鐵厓逸編註卷之二

目錄

阿榮來操	桐廬太守歌
鐵骨搭	李鐵鎗歌
李鐵鎗此詞	房將軍歌
白馬生	篤才子
韋骨鯁	盲老公
銅將軍	周鐵星
蔡葉行	毘陵行
吳宮燕	丁孝子
虞丘孝子詞	崆峒渾淪歌
桃核杯歌	黃鶴曲
翁氏姊	處女塚
女貞木	雉子班
濮州娘	金盤美人
小姑謠	操瓢奴
鼠制虎	

原书缺此页

鐵厓逸編註卷之二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鄺蔭枚夏占

金蘭湘佩訂

阿鞞來操 并敘

阿鞞來者即可汗歎羅迴曲也吹之羌管被之四絃節爲十有一拍始弄極慢不可節拍至六七弄漸促數爲十一而止今效李延年新聲補我朝樂府是曲之盛用於大駕今鮮卑老將復用軍中奏馬上警樂君子不無感也已

阿鞞來阿鞞來十有一拍拍莫催壯士卷蘆葉夜吹簫羅迴胡霜凋折柳邊風吹落梅龍城寒月覆如梧陰山狐狸奉首哀真人作統九垓一拍始天地開五拍奎斗回合歌金槽雙樞杪黃宮大絃聲若雷駕鵝頸殺羶胎鮮卑齊上萬壽杯大駕歲還龍虎臺阿鞞極阿鞞愁九九八十一春秋黃霧迷涿邱桃皮筆策吹隴頭二十三絃如箏篴東青雕雄糾糾白翎雀雌嚶嚶鮮卑老將涕交流爲君弄兜勒將軍怒髮豎鉅鉞龍跳虎躍走蚩尤

說文胡人捲蘆葉吹之用以作樂折柳邊風吹落梅龍城寒月覆如梧陰山狐狸奉首哀真人作統九垓一拍始天地開五拍奎斗回合歌金槽雙樞杪黃宮大絃聲若雷駕鵝頸殺羶胎鮮卑齊上萬壽杯大駕歲還龍虎臺阿鞞極阿鞞愁九九八十一春秋黃霧迷涿邱桃皮筆策吹隴頭二十三絃如箏篴東青雕雄糾糾白翎雀雌嚶嚶鮮卑老將涕交流爲君弄兜勒將軍怒髮豎鉅鉞龍跳虎躍走蚩尤

桐廬太守歌

高昌王孫神仙人江南一望清無塵腰圍帶割犀麒麟五馬如龍五

花雲五花蹋海滿天春河陽花開桑雉放囚還家去虎避隣吳娘著白苧蠻客卸紅巾上天綸音煥若雷皇皇繡衣爲爾來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彈琴堂上堂下治上和南風歌歸來奉天子

鐵骨搭 美浙江省鐵宣使也
鐵骨搭偉鵬砂性如獬豸口如鴉仰見太陰剝食砍七上天劊妖墓俯見海波揚誓拔快劍水上斷腹蛇才雄志大無位可施展乃令行人走使匹馬無停擱南藩大吏一月二十九日醉藩職不理莫敢輒批瑕骨搭北上見官家官家問南事一一叩陛下陳治忽談忠邪天子爲點首百官盡驚呼御史結舌慚輔車有附和無聲牙於乎骨搭者古之汲直無以加天子何不喚取歸南衙下爲百司司白簡上爲天子持黃麻

李鐵鎗歌
古鐵鎗五代烈今鐵鎗萬人傑紅蠻昨夜斬關來防關老將泣如孩

鐵鎗手持丈二材鐵馬突出擒紅魁磔紅頭鑿紅骨誓紅不同生滅紅倒紅窟君不見錢塘城中十萬家十萬甲兵緒如血一夜南風吹作雪

五代史王彥章號鐵鎗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一年八月勦州徐壽輝與黃州鄒普勝聚衆爲亂以紅巾爲號諸止野切音者赤色也

鐵鎗封萬戶至正壬辰七月二十日破賊於杭余嘗歌以美之是年九月不幸死於昱關復爲歌些之

李鐵鎗人之傑將之強手持鐵鎗丈二長鐵鎗入手爲龍驤龍精射之落擡槍皇帝十有二載秋七月紅兒西來寇西浙防關健兒走惶惶鐵鎗一怒目皆裂十萬赭衣暗城關鐵鎗爲龍去明滅須臾化作風雨來淨洗銅城滿城血嗚呼殪猥偷屠封狼鐵鎗之鋒無與當胡爲將星昨夜墜昱關鐵鎗一折天無光天無光人俛俛雲臺倚天雲潛傷天子贈忠良祠以血食冬青鄉嗚呼歸來乎鐵鎗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二年三月徐壽輝僞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秋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

房將軍歌

美監憲牙將房居仁同知也居仁克有軍功無負監憲選用之才實可美也

房將軍偉男子自從生長侯門裏不逐花游鬪紅紫走馬能彎一石弓仰貫雙雕落流矢年來爲國空勞落約束蛟鼉驅虎兇黃頭天驕真鷄兒不敢麾前矜爪觜東道主人監司法愛惜將軍如愛兒三尺蒼龍每教棒五花紫駟親著騎紅蠻突關破城池城中旄麾東西馳主公馬首萬民望大軍函谷河橋師將軍搗虛出出奇雄隼一擊千紅靡柵頭四寨焚窟窟落闊面千里招降旗房將軍世希有曰忠曰孝要兩全還家解劍失慈母水漿三日不入口誓不同天取仇首我聞此事爲嘖嘖房將軍解君憂飲君酒酒酣擊劍雙龍吼更爲君王殺賊奴金印明年大如斗

後魏秦王幹從太宗出遊一箭下雙雕號射雕都尉高駢見雙雕曰我貴當中之一發實雙雕號射雕都尉高駢傳今年殺諸賊奴

取斗大金

白馬生

邊魯生字至愚嘗從公遊別去十年以淮南樞幕東來招水軍

白馬生人之英我昔與之夜讀素王斧鉞之刑經恥與黃石談陰兵挾策誓上天子廷天子未報淮南相君許與一諾重泰山一拔爲之輕西來白馬玉鈎鷹馬前虎士曼胡纓露布朝馳黑洋寨拔劍夜落紅旄精紅旄精值太白亂臣賊子乘之以領領東方方面天下隘士女狗馬金穀白東方大臣虧石畫何不攤黃金留上客射書吳門圍逆順語明白不必募朱屠兒殺鄙救趙揮金槌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立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十三年十月立水軍都萬戶府於崑山州領領不休貌虞書

篤才子

篤才子呼爲篤才子行今從軍在揚州

篤才子虎之武豹之文長安少年雞狗羣鬪雞走狗徒紛紜許身竊比稷與契獻納未及承華勛新豐飲酒酒一斗大娘舞刀刀百斤進履惟師黃石子射軍自卻紅頭軍篤才子豈不聞待我國士報國士富貴於我如浮雲時危插劍肝膽露世上豈乏平原君

杜甫詩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又詩題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戰國策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以國士報之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按劍而前高適即鄭少

韋骨鯁

并序

韋名清江陵人性強梗好怒罵人號爲韋骨鯁省臺大臣有過輒昌言之無忌僞張氏太弟奪浙相位相僚曰壽曰的拜其僞太妃已而復奪臺印章大夫普持印未決清走普所屬語曰大夫尚不能殉印一死耶普死之清時爲察胥獨航海至京師上書言壽的喪節普完節及陳便宜二十事上不報徒步回江陵故里吳主欲仕之清力乞骸骨侍親遂落魄金陵市中以詩酒爲事母死後服道士服游五岳各山云予以

清非巨卿大吏而嫉邪憤世有補正平之氣節求之於妾婦
世豈不在可詠之列耶爲作韋骨鯁詩

韋骨鯁性脩密疑當作語軌戰眼中有周公孔子舌底有龍逢比干
見無義漢不律官怒癭突項韓亡刺生肺肝說敢向漢遮欄駕策不
同秦鑽世人不識之義獨角巾如多冠痛吟蕩陰里悲歌清淚難左
從右衡萬妾婦朝梁暮晉千癡頑弗孤弗刃劫白日鉏郎模倣同奸
走轂下出臺端力陳悖逆不赦金雞竿敗紅一陣逐風去木駃萬駕
蠅蟬盤劫來秣陵市伴狂落魄酒澆舌本黃河乾我有孤竹和君獨
絲彈神仙狡獪只在吾人間倒騎一笑與爾共訪西華山

句填莫八切麻入聲借呼八切假入聲廣韻借健貌韓愈征蜀聯
各切音博肩甲也文選商鞅挾三策以鐵孝公意謂千盾也體補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詞曰步出齊南城北遙望
蕩陰里五代史王彥章曰豈有朝事梁墓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鉏與掘同荀子無鉏墳墓軒居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
北地所產顏會揭去也又發語詞通雅居月切音厥物也鮑明
服玉盤白日昇華山

盲老公

刺拜住哥臺長戊戌十月二十三日黨海寇用壯士椎殺邁
里古思將黃中禽拜住盡戮其家

盲老公侍御史崇臺半面呼天子白米紅鹽十萬家鳳笙龍管三千
指門前養客皆天驕一客解散千黃苗太阿之枋忽倒擲槌殺義鶻
招羣梟一客死百客辱萬夫怒一夫獨生縛老盲來作俘百口賤良
一日戮獨遣小娥年十五腰金買身潛出戶默作倡家馬

元史邁里古思傳邁里古思國保璋本海賊今既降爲父母官而復珍
侵據紹興屬縣邁里古思國保璋本海賊今既降爲父母官而復珍
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大處中還請益兵
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還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
珍素通左右以鐵槌好甚厚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
則命左右以鐵槌好甚厚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
哭者黃中乃率其衆復仇盡殺拜住哥家人及
臺府官員據吏苗謂苗師也枋音柄與柄同

銅將軍

刺僞相張士信丁未六月六日爲龍井砲擊死

銅將軍無目視有準無耳聽有神高紗紅帽鐵篙子南來開府稱藩
臣兵強國富結四隣上稟正朔天王尊阿弟佳國秉國鈞僭逼大兄
稱孤君案前火勢十妖壁後宮春豔千花嬪水犀萬弩填震澤河丁
萬鍾輸茅津神愁鬼憤哭萬民銅將軍天假手疾雷一擊粉碎千金
身斬妖蔓拔禍根烈火三日燒碧雲鐵篙子面縛西向爲吳賓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事民張士誠及其弟
士德士信等以書詐降授大周自稱誠王建元祐又遣鐵帖睦爾
事張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士誠太尉其弟士德士信等以書詐降
江省平章政事士誠相明錄姑蘇園急士信誠遂自立爲吳王士
也謝節等會食左右相明錄姑蘇園急士信誠遂自立爲吳王士
陽縣西按明太祖初

周鐵星

張氏亡國亡於其弟士信趣亡於毒斂臣周倭倭山陽鐵冶
子以聚斂功至上卿伏誅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欲
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敢言是耶速殺之
吳人快之或手領謝天曰今日天開眼也

周鐵星國上卿談申韓爲法經釘筆杖爲國刑千倉萬庫內外盈十
有三賦爭科各周鐵星鞭算箕斂無時停開血河築血城血戰艦血
軍營刮民膏啖民髓六郡赤骨填芻靈齊雲倚天一曰傾鐵星亡國
法當烹尙將六郡金穀數巧死萬一充虞衡嗚呼周鐵星十抽一椎
百萬釘誓剗爾體作溺嬰鐵星碎地啓曠天開顛

蔡葉行

刺佞倖臣蔡葉德張氏亡國由大弟致此實由二佞丁未
春二佞伏誅於臺城風乾其尸於秤刑者一月
君不見僞吳兄第四六七十強兵富金穀大兄垂旒不下堂小弟

秉鈞獨當國山陰蔡藥師雲陽葉星卜朝坐白玉堂暮宿黃金屋文
不談周召武不論頗牧機務託腹心邊策憑耳目弄臣什什引膝前
骨鯁孤孤內因特去年東臺殺普化今年南垣殺鐵木鳳陵剖棺取
含珠鯨海刮商劫沉玉粥官隨地進妖豔籠貨無時滿坑谷西風捲
地來六郡下破竹朽索不御六馬奔腐木那支五樓覆大越先罪魁
餘殃盡孽戮寄謝悠悠倖兒福不盈眦禍連族何如其門市賣藥
賣卜餓死亦足

江輟耕錄張士誠第兄四人第士義士德士信又至正壬辰春城平
八人也說者謂三十六四九也張太尉第九十四而首亂者適十
信也又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信士德被擒士信
奉書欲來歸事洩士誠殺之委部將史椿士信士德被擒士信
業專用王德新蔡彦朝西風起帖小兒內讀作臺印章達識帖
其印置諸庫曰我頭與從斷印化不可與兒從容沐浴更衣與妻
何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進飲識之帖死後按達之識數帖達遇
時紹興城為明太祖所據

時紹興城為明太祖所據

孟冬四將發句吳彎弓誓落雙髯顧智謀無過史萬葉嫖姚無加李
金吾前茅已作破竹刃三覆乃裏含沙狙常山長蛇一斷尾即墨怒
牯齊奔蹕玉蕊孤軍呼庚癸早鴉萬甲迷模糊江南長技江北無蒲
牢一吼千鯨呼赤杠卓入鐵甕戶鐵翅橫截丹陽湖擣虛之策不出
此赤手可縛生於菟當時上將陷江都至今莫贖千金軀後來飛將
慎勿疎襄王城頭啼白鳥如何臨期易將犯兵忌何必不讀孫吳書
烏乎臨期易將犯兵忌何必不讀孫吳書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破者盡皆散州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

萬戶脫因常為參政官軍一戰而敗士誠遂據內應平江路易江
為隆平郡左傳三行右待之左待之左待之左待之左待之左
明史記其父公孫有山氏曰梁則無矣玉華則無矣玉華則無
縹緲乞糧父公孫有山氏曰梁則無矣玉華則無矣玉華則無
與乞糧父公孫有山氏曰梁則無矣玉華則無矣玉華則無
癸卯則諸主水西京師備無矣玉華則無矣玉華則無
於上以大獸名痛牢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
在鐵州橫強縣自注潤州城孫權築文故曰華元與和涇水
謂虎左傳楚人

吳宮燕 此演鮑照空城雀語也

吳宮燕秋復春饑食玉山粒渴飲玉池津木魅吹火火及爾巢焚爾
身不如青雀子飛去銜紅巾此傷丁未九月九

鮑照下城雀飛去銜紅巾此傷丁未九月九
飛近集賦命厚傷免長網羅欲如何吳樂府春題鮑照空城雀
春近集賦命厚傷免長網羅欲如何吳樂府春題鮑照空城雀
食近集賦命厚傷免長網羅欲如何吳樂府春題鮑照空城雀
月辛巳大人行青鳥飛去銜紅巾此傷丁未九月九

丁孝子

孝子名祥一諸暨農家子母喪明祥一謁醫不能療日夜抱
母泣而舐之歷百日母醫豁然開明有司旌其門為孝子之

門

孝子蘭刻木肖母顏木有神痛相關况我孝子有母上堂問安否
母胡為目雙瞽母瞽捫壁行行聽孝子聲孝子泣母舐母目何時仰
天見日星朝舐瞽瞍瞽瞍一日二日百里程母瞽豁然而月明隣里
來賀母如長夜再生孝子各上達京

虞邱孝子詞 并引
張叔威逸士傳丁蘭少喪母不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若生隣人
其孝誠土紙切時上聲殺張叔威不取物也

騎投官軍君不見始州王氏女拔羌刀殺羌虎濮州花娘刺客才劍器何須大娘舞

鬢莫駕切音罵帶結飾抹額也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一年五月穎州妖人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號又十七年八月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有趙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軻傳右手搯其胸杜甫詩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金盤美人

刺爲駙馬潘某潘娶美倡凡數十內一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絕類北齊主事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溷

昨夜金床喜喜薦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薦美人頭明朝使君在何處溷中人溺血骷髏君不見東山宴上琵琶骨夜夜鬼語啼瑩瑩

小姑謠

小姑失母年十五大嫂育之嫂如母小姑急嫁嫁雙雙私插金釵股大嫂泣血告小姑爾祖儀同父上柱如何世閥不對當失身去作蠻郎婦汝貪蠻婦多金銀寧嫁華郎守賤貧蠻郎金多不到老華人雖寡終吾身小姑不聽大嫂戒蠻郎戰沒羊羅寨五丁一夜發鄺塢官籍黃金官估賣小姑還家嫂怒嗔棄置棄置同市門嫁衣重繡金織孫今年又嫁爲將軍

按輟耕錄老苗事疑小姑爲平章慶童女蠻郎則楊完者也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縣人赤水人湖廣陶夢禎招之得旁綠入中國至正十六年秋平江兵入杭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葉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爲戰勝完者以爲獨平章慶童女相以先往在富陽得免慶童殺所有婦女皆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相以先往在富陽得免慶童殺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妻至是完者未及三月宋書漢廷平九年鄧騭嫁親王爲完者妻至是完者未及三月宋書漢廷平殖傳刺繡文不惟倚市門類郭開元中郭元振下第夜行史道見一宅燈燭煌煌如廟中云爲郭將軍至郭出揖迎因拔佩刀斫然曰卿吾當殺此妖以救汝夏久車馬駢至郭出揖迎因拔佩刀斫然

股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之乃猪蹄也俄而父母至令鄉人逐之至一古塚中一大猪無前蹄而鬣女嫁郭爲側室

操瓢奴

操瓢奴眼雙瞽自言脫胎時黃金盆中浴保母承家三世勞負郭萬鍾敵入擁千金姬出乘五色馬讀書不成文彎弓不成武前年喪翁今年喪考父操瓢奴眼雙瞽隣翁感歎爲我語爾家法家稱乳虎孤人之兒寡人婦

漢書酷吏傳寧兒乳虎無值寧成之怒

鼠制虎

上海有武浙商舟者河虎劫商財欲溺商商抱虎同溺虎死河之虎莫孰禦河之鼠亦莫予敢侮虎一怒鼠無生鼠一怒制虎死河許浮雲蔽白日天風捲后土孰識鼠冤苦鼠冤苦訴諸河伯府河伯爲我告天不生此河虎

鐵厓逸編註卷之二

原书缺此页

鐵厓逸編註卷之三

目錄

獨酌謠	勸爾酒
春夜樂	老客婦謠
元夕與婦飲	無憂之樂
上陵者篇	問生靈
四星謠	欖槍謠
吳山謠	折逃屋
山鹿篇	鐵城謠
杵歌	石郎詞
石郎謠	佛郎國新貢天馬歌
浴官馬	桃花犬
借南狸	雀勞利
丈人鳥	聽鶯曲
祀蠶姑火龍詞	

原书缺此页

鐵厓逸編註卷之三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陳楠南望訂

楊心田萊蒼訂

獨酌謠

我約月槎客去向月宮遊試辨月中物山河之倒影大樹之閣浮羿妻不死到今幾甲子山夷海突還紀宮中籌吾聞九州之外更九州君房曼倩不能週豈無湯桀與軒尤造蠻迭觸尋戈矛久安長治安得萬歲而千秋君不見沙邱鮑烏江猴白門兔荊州牛錦裾老羯金床小蠹邇邇又築汪芒邱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胡能生許愁采石袍赤壁舟古人不與今人在古月還爲今人留呼酒重登黃鶴樓

容齋隨筆西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閼風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無心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影也坡公觀大瀛海詩巨浸與天永明無九州心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影以無質相照所謂耿耿然云桂免八說皆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影河也坡公觀大瀛海詩巨浸與天永明無九州心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影赤縣外如赤縣神州者乃所謂九州也漢序書九也序書九也序書九也諸侯皆歸也湯遂方朔字曼卿平九次也漢序書九也序書九也野輟泰始皇布紀乃始崩於沙邱平微會諸侯上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今車漢書鮑魚布以亂其馬曰赤狐項羽上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也

江夏之說合於史一統志贊

勸爾酒

勸爾酒酒不必瓊漿歌爾婦婦不必姬姜舞衣不必繡羅裳但願百年日飲三萬六千場君不見金頭雞銀尾羊主人舉按勸客嘗主人新拜羽林郎孟公君卿坐滿堂高談大辯洪鐘撞笑人七十二鳳凰雄雌雌嘯協笙簧願君日飲懽樂康白日未徂清夜長明朝賜爾鴆一觴金千重玉千扛不得收拾歸黃腸

楊升菴集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以爲桌非矣孟光舉案即盤也若桌安事舉乎按周禮玉人案有十二寸史記高祖過趙王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案不食皆指大案之類而言不謂門客也

其二

聲珊珊還隨金碗到人間道人客散七寮處下與斜律銅龍班道人道機晚已熟瓦礫黃金土珠玉時時藥市出懸壺日日麴生來捧腹古春古春春更奇餒花東海蟠桃枝相期結子三千歲醉飲瑤池白玉卮

孔氏志怪并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可頭與崔女爲婚生子臨別贈以金枕一壺於頭枕上云爾後漢書崔氏女爲婚生子臨別於市懸枕一壺於頭枕上云爾後漢書崔氏女爲婚生子臨別酒壺也唐名酒壺多座內有美語不道術疑其非人朝以會飛劍退之也

象山管氏簡以古琴有焦尾材又聲如秋聲故名之曰赤城焦氏
不歿故名之曰墓陶氏感太古書洞庭書西域者紀其書也書文葩實
以尊忠臣也書簡氏遇不書道君也書秋聲古之不書秋聲書太古春
之不遇主於道又自客六者以客問自目蓋相忘於顏客之所聞不知主者
之客客爲主也而道客亦以客問自目蓋相忘於顏客之所聞不知主者
主爲客客爲主也而道客亦以客問自目蓋相忘於顏客之所聞不知主者
智忘我主之言鋒然起惟產者志而不與物競而與物往來至我忘物
物忘我主之言鋒然起惟產者志而不與物競而與物往來至我忘物
客來洞庭駕固象今驂奔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
道人因覽胸臆已詩有客非翼口牙象山渡青海曉奇聲騰西成龍頭高星
光耀吐星宿客呈項客出文爪甲金如雪寒堅號鬼母驚神肝不聲擊裂留
爾亦足消客羣奸靜以安方以直帶蒼玉佩文非石文星燦然守玄默
絲清如其腹洗以秋壑鳴秋聲金春風吹至今面凝如脂租龍朽腐
不足奇和風
自活千年枝

春夜樂

月落蔥海崑崙紅陰山細火銜燭龍東家照夜千枝蠟蛾眉象口赭
螺甲朱唇玉面分割烹嘈嘈青絲瀉銀罌蠻奴把酒掌心行座中俊
客忌斷纓雙箏手語鳳皇柱彈得新聲奉恩主朝惺惺來夢妬婦水
遠神仙吹海雨

桂行	何之	爲語	心而	燭燭	看燭	飛涼	涼
花遊	遊遊	知曉	聲辱	滅傳	燈賦	霜下	異
溼清	姑發	鳴嗚	士乎	引澤	蘇視	蔥海	志
海遠	女辛	使筆	丹府	美于	徵乃	海志	海
兩縣	數許	并魏	注命	笑人	安明	山蕙	蕙
儵許	萬州	長帝	譚皆	之仰	息海	經水	經
江雲	人改	史詩	琴絕	衣天	蠟出	曰燭	分
雪漢	馳耽	李秦	謂其	者笑	龍笑	龍北	流
子然	道仁	元發	然後	冠賜	川楚	海西	西
	帶日	以新	語復	賜元	甫問	外有	入
	秋猶	道出	聲復	酒絕	臘日	安章	海
	天熱	姑秋	書佳	使醉	日說	翠到	山
	子之	女仁	當參	施范	管銀	燭神	河
	兩行	威僕	窗樂	楚莊	奈莊	龍何	源
	隨風	服過	弄府	何賜	羣碧	照何	面
	風伯	清者	高宗	顯婦	君酒	霄史	身
	夏清	塵必	幸致	婦人	之日	文帝	詩
	亦塵	雨師	風陽	絃絃	節	其	天
	寒蘇	轡酒	雨宮				外
	熟舟	道					

老客婦老客婦行年七十又一九一作鐵線黃塵滿面蓬滿首婦線婦少年嫁夫甚

分明夫死猶存舊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勸我一作再嫁我力辭涉
江水一作采蓮上山采靡一作采蓮采靡一作可以療飢夜來道一作
昨日過娼一作門首娼一作門蕭一作然驚一作老醜老醜自有能
偶一作萬兩黃金在纖手上天織得一作雲錦章繡成願補
養身一作自有一身一作萬兩黃金在纖手上天織得一作雲錦章繡成願補
元一作一一作舜衣裳舜衣裳爲一作妾佩立一作古意一作揚清光辨妾不是

邯鄲娼

置居同元
樽爲古詩
酒樂作選
作於老注
使打婦明
邯逢傳太
鄆往史祖
娼堂記初
上呂郎
不位
章遺
傳翰
不林
章魯
取同
邯奉
鄆解
諸徵
姬維
絕續
好維
簪續
舞翹
者此
與詩

元夕與婦飲

問夜夜何其睹茲燈火夕月出屋東頭照見琴與冊老婦紀節序清
夜羅酒席左蠻舞裊裊右瓊歌昔昔婦起勸我酒壽我歲千百仰唾
天上蜍誓作酒中魄勸君飲此酒呼月爲酒客婦言自可聽爲之浮

大白老婦曰人言天孫思妃不如月娥守孤不知

樂苑
曲昔
昔昔
一昔
作鹽
析羽

無憂之樂

君有身外憂烏有胸中樂我憂隔亭障其樂在囊橐取之不能窮用之不能殫蹠蹠莫能攘王公莫我角乃知楊氏婦婦言賢北郭吾將樂吾樂豈期相唯喏

外數
傳音
覺莊
盡王
也
聘史
北記
郭不
先嚴
生於
此先
臨盜
臣賊
有也
箕箒
帶莊
之躋
婦楚
願之
入大
盜盜
之也
卽韓
謂詩

上陵者篇

步出城西關松柏鬱盤盤道逢上陵者手指西陵田借問葬者誰太
將葬衣冠大將非戰死軍中答刺罕健兒啍人鮓無骨賜桐棺

木	陵	鹿	作
兒	食	鳴	詩
傳	舉	承	四
兩	蓋	据	篇
都	因	此	一
平	上	二	日
加	陵	言	思
燕	則	爲	齊
鐵	爲	宗	姚
木	陵	廟	黃
兒	自	是	二
以	此	舉	上
答	蓋	八	大
刺	借	曲	樂
罕	古	之	麟
之	題	一	三
號	上	各	是
使	賦	或	竭
其	所	陵	帝
世	見	於	離
世	耳	章	四
子	元	帝	日
孫	史	之	陟
戴	燕	前	祀
之	鐵	亦	與

伯頭傳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頭以答刺罕之號俾世襲之
順帝紀紹賜脫答刺罕之號俾世襲之
側馬切查上聲以鹽米
酸魚為茹熟而食之也

問生靈

金椎碎銅仙大鑿燒石佛天子問生靈生靈消鬼卒天上光明光無
屋照突兀願照屋下坎再照坎中骨

後漢書劉焉傳張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鳴鶴
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
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

四星謠

西星白東星黃南星雁北星狼赤標不敢怒威靈不敢仰招拒不敢
拒叶光不敢抗況爾羅喉曜白午奸太陽太陽剝未復光黃道日儀
俚太山有巨靈目觀哭扶桑手取甘泉水為日洗重光明堂亮泰階

平叶黃白洵滅雁狼燐亡

五經通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燐魄寶其佐曰五帝東方
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燐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
紀中央黃帝含樞紐吳萊集羅喉火之餘也應劭漢官儀太山和
南名曰日觀雞鳴時見日山海經東南海之常浴之官以主四時星
國有女子名義和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之官以主四時星
義和能生日故曰義和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之官以主四時星
台經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也又三
為天階太一躔以上下南一曰泰階淮南子人血為燐

機槍謠

機槍星夜夜西伴長庚明煌煌火龍東未升機槍經天掩陽精李溜
青胡不庭陽谷倒戈太行假兵機槍夜半雨血齊城金雞喔喔東方

明

爾雅星為機槍注慧亦謂之字言其形長李詩如燐燐考要太白
一各明星晨出東方為慧明皆見西方為長庚李詩如燐燐考要太白
有長庚是也蓋太白附日而行日一出則謂之明星淮南子積陽之氣
入則謂之長庚庚續也助日之明故謂之明星淮南子積陽之氣
生火火之氣精為日唐書藩鎮傳齊行
李師古四世阻命劉禹錫詩有平齊行

吳山謠

中原四日一日東東山草木無金風良精重起大小嶽此是趙家天
柱峯天柱裂地維缺老檜不遮三箭血

西湖遊覽志天目為杭州諸山之宗元翔而東結局於鳳凰山其
支山左折遂為吳山宋元通鑑建炎元年關門宣贊舍人曹鳳山以
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勳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
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向背推戴王否又李綱罷車駕遠東
又建炎三年二月壬戌帝幸杭州鳳凰山最勝處名神運都
之封磬固侯亦各風人且曰萬歲降有良嶽排空霄之語以在都
功封磬固侯亦各風人且曰萬歲降有良嶽排空霄之語以在都
門府勢正西門之正面龍翔山無天柱宮及錢王鳳山止處即左
翼四大內執山左掖後有山鳳翔山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
第包內即執山左掖後有山鳳翔山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
江包之第二包即執山左掖後有山鳳翔山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
之為時山

折逃屋

折逃屋屋基生拒黍農拔穆黍投礮與鷄五種不敢入土孔謙竿尺
到田所

按逃屋謂逃亡之屋折謂折算也蠹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蠟
五月糶新穀羅羅得眼折謂折算也蠹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蠟
不照綺羅簾簾得眼折謂折算也蠹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蠟
謙以聚斂為事制括田竿尺天下皆怨苦之

山鹿篇

山頭鹿距踰踰上目瞠瞠上田租未了壓鹽租夫死亭官杓頭杖夫
死捉少妻拷妻折腰不能啼妻投河作河婦獄丁捉白頭母

呂氏春秋晏子曰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縣音科膝骨也

鐵城謠

張司業有築城詞嫌其嘽緩無沉痛迫切之警今補之

蒸土築城城上鐵北風一夜吹作雪君不見銅駝關外鐵甕堆中填
白骨外塗血髑髏作聲穿鬼穴銅駝關鐵甕裂

崔鴻北京錄酒泉郡南有銅駝山言齒犯者必大雨雪沮渠蒙遜
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博雅頭顱謂之齒體張籍築城詞築城處
千人萬人齊抱杵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聲未盡人皆死家
深積萬善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未盡人皆死家
家養男當門下土今

杵歌

亟亟城城亟亟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睢陽曲中有哭聲能

石郎詞

按石郎即家間石人也始皇紀秦置郎中令其官屬有三署郎人注
中郎外郎郎散郎徐廣晉紀鄱陽歷祭石林燕語米
謂石印已發皓遣使者以太牢致祭石曰石丈
帝見立石頗奇遂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石郎謠

南山石郎隱蓬顆將軍遠適南山下彎弓射石石郎怒生火石郎告將軍糊載汝體蟻穿汝髀家有鬼妻廐有鬼馬不知石郎長年者長年者石馬載郎不稱殤石婦望郎不稱寡

詩故之物斧獨缺石柯馬折石石婦望不傷杜甫也

佛郎國新貢天馬歌

千金骨五花毛虎脊龍鬐尾蒲梢神如飛龍氣如虎初來燉煌祁山之遠郊雙鶴迸落獨鶴起直欲追飛鶴疑缺二字天駟精青海傑羈黃金絡明月未栖天子十二閑孰得人間貯金埒嗚呼渥洼之產寧徒勞圖形已詔韓與曹伯樂光寒夜寥寥青鶴一聲箕尾高

名爲	大宛	末詔	武作	題馬	絡月	擊至	鳳匈	而遷
	陽歲	詔馬	作馬	馬好	月至	至奴	齊虎	國策
	善取	寫御	馬馬	額上	照冬	奴至	肅皇	杜蕭
	有駟	馬駟	馬駟	當買	冰都	至齊	肅皇	蕭蕭
	駟石	獻又	馬又	顯顧	合得	祁連	肅皇	蕭蕭
	氏者	韓地	韓地	試如	古樂	連豹	肅皇	蕭蕭
	星命	韓詩	韓詩	月形	府斯	天漢	肅皇	蕭蕭
	經韓	韓渥	韓渥	謂之	黃官	天漢	肅皇	蕭蕭
	云幹	馬注	馬注	者也	金放	書地	肅皇	蕭蕭
	伯悉	初戰	初戰	金也	絡入	房理	肅皇	蕭蕭
	樂圖	師驥	師驥	周禮	馬海	爲志	肅皇	蕭蕭
	天其	曹漢	曹漢	禮禮	頭因	府有	肅皇	蕭蕭
	星陵	霸尤	霸尤	書天	莊子	曰燎	肅皇	蕭蕭
	名陸	後異	後異	元子	子聽	天煌	肅皇	蕭蕭
	主僞	獨是	獨是	鼎十	齊馬	駟郡	肅皇	蕭蕭
	典明	自虎	自虎	四有	之日	隋又	肅皇	蕭蕭
	天莊	擅脊	擅脊	二年	以行	書霍	肅皇	蕭蕭
	馬子	元名	元名	生閑	月千	西去	肅皇	蕭蕭
	孫音	宗豐	宗豐	生馬	題里	域病	肅皇	蕭蕭
	陽義	好記	好記	濕大	陸李	吐白	肅皇	蕭蕭
	等伯	曹顯	曹顯	種種	德明	谷驕	肅皇	蕭蕭
	馭樂	馬顯	馬顯	晉書	明注	渾騎	肅皇	蕭蕭
	故姓	西城	西城	中書	注籍	有騎	肅皇	蕭蕭
	以孫	城寶	城寶	上王	月金	青軍	肅皇	蕭蕭

浴官馬

君不見達官馬五馬一馬驄花繭一突騎當街折其衝達官請下馬
墮在泥水中馬前銅帽子什什不能雄又不見將軍馬天閑八尺龍
金甲鎖匠玉轡搖瓏羽林萬猛士後距而前鋒望敵未及戰退
陷大澤泓野人烹馬食食馬如食糞小臣泣弓劍八駿起悲風

杜	稱	號	劍	又	合	韻	體	杜
詩	黃	因	漢	朝	切	五	以	甫
君	帝	各	郊	享	庵	馬	十	小
不	仙	天	祀	太	入	青	左	官
見	矣	餘	志	廟	金	白	股	看
金	列	處	黃	賦	匪	色	烙	元
粟	仙	曰	帝	弓	作	印	周	史
堆	傳	鼎	鑄	劍	客	禮	官	世
前	黃	湖	其	鼎	切	馬	字	祖
松	帝	乃	弓	於	咎	入	號	中
柏	葬	乃	悉	荆	汗	入	周	尺
裏	橋	烏	爲	山	鑄	聲	繞	上
龍	山	號	龍	下	金	甫	說	子
煤	山	水	髯	鼎	甫	言	爲	馬
去	崩	經	既	成	金	絡	蔡	甫
盡	空	注	拔	弓	帝	李	頭	詩
爲	棺	黃	帝	墮	龍	白	垂	詩
呼	無	乃	削	乃	垂	胡	軒	劍
風	尸	惟	拖	弓	髯	轅	下	去
結	劍	存	與	帝	時	有	弓	騎
語	意	寫	焉	故	世	驍	號	因
亦	如	焉	按					
此								

桃花犬

諸暨吳義士銓家畜犬犬病踣兼旬不起犬有子能銜食哺母不離母左右昔聞桃花有鼎湖號弓之義今爾犬又仁孝若是銓自王太父宗元五世孝慈犬之仁孝其瑞應也爲賦

桃花犬歌繼古樂府

昔桃花孝大聞天家今桃花生子在吳家桃花子母病踏不起三子
纍纍若悲啼有一子啣食哺母母食之始出馳一去復一來眠母左
右不一離吳老人壽期頤五葉孫斑斕衣門前荆樹不分枝柱下並
蒂生靈芝吳家孝慈及草木沉爾桃花爲有知啞啞梟獍兒泥塗我
宮室蕩裂我四維風俗日壞壞不支歌桃花作家慶吳家兒當執政
桃花甡甡化梟獍

化牲牲化梟獍

有宋陳病吳足其君子墓碑陰食府哺君之年大八十不得死文字長親卿爲諱歌詩人及死埋山府居志花開順帝白至鳳正間仙諸呼聖孝吳大銓又家呼犬病花踏犬子按啣吳食哺人之謂宗死銓山下元孫類纂淳熙名羅食江破桃鏡犬名李食程父作

借南狸

此題亦本唐人苦哉行有曰彼鼠侵我廚縱狸受梁肉鼠既為君却狸食日須足狸又異於是矣

北狸不捕鼠為鼠欺鼠作妖句人立豕啼媼責狸不職借南狸假虎威鼠未捕翻我屋上瓦倒我廚中盆與甕叶食飽求媼雌雄匹之咋死媼狸與鼠同嬉嗚呼媼小不忍大禍遺

狸同狸類纂莊子謂狸為狸黃庭堅謝送貓詩養得狸奴立戰功又乞貓詩聞道狸奴將教子狸奴貓也左傳齊侯田於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史記江乙謂楚王曰狐假虎威

雀勞利

雨雪霏霏積楚與圻百鳥取食不見穀與糜雀勞利嘴長一尺錐斷冰破雪下及泥嗟爾短嘴空受饑

沈約雀勞利歌兩雪霏霏雀勞利長嘴飽滿短嘴饑

丈人鳥

丈人鳥飛入丈人廬聒聒鳴坐隅國人恠爾鳥告凶不告喜丈人受爾鳥獻忠不獻諛命爾曰忠鳥爾噪介推屋介推不受祿爾噪慕容城慕容危受兵維北有鸚鵡不啄惡維南有豸角不觸罪永言忠鳥誓死直弗諛展矣丈人克剛克仁惟剛惟仁下有直臣惟直臣是容人莫不穀我又曷凶君子作詩惟以告忠

杜甫詩丈人屋上為人好鳥亦好劉向說苑太史謂武王曰愛其人兼屋上之為孔叢子愛屋及鳥事文類聚昔時聞鶯聲者則喜以為報吉聞鶯聲則睡而逐之此雖俗事然亦屢有驗者拾遺記晉文公燒山求子推子推抱樹有一白鳥從烟蔽之推死文公為之斷火一月

聽鶯曲

紫駟踏花雲滿足南陌東阡日馳逐不如幽谷黃衣郎好音綿蠻出深木鄰家女兒愁別離楊花却傍珠簾飛樓前關山人未歸奈何奈何啼黃鸝

開元遺事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鸝呼為金衣公子又呼為紅樹歌宣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現脫黃鸝為戴好其音又綿蠻黃鸝止隅于邱

祠蠶姑火龍詞

余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色必尚黃素智也繭而蛹蛹而蛾蛾復卵而繭神也此六德也人靈為保蟲之長食君之食衣君之衣乃有腹生靈之膏賣君父之國卒不得其死者其不愧火龍乎因賦

火龍詞四章補樂府之缺

火之龍兮雲弗從雨弗降叶三眠始三眠終

蠶書蠶為龍精日值大火則浴其種李白詩吳地桑葉綠三眠正熟辛癸雜志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老

其二

火之龍兮桑以穀絲以腹繭以屋象水火兮以金以玉

荀卿蠶賦三俯三起食桑而吐絲王建蠶簇詞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

其三

火之龍兮蛹以蛾蛾以卵卵復化叶龍之神兮實多惟龍之神兮有大功於人又殺身以成仁徇道而忠益信

博物志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古今注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卵

其四

火之龍兮其節甚高彼糜爵者誰兮生寵死則逃剝民之膏粥人之國而死與叛鬼曹火龍德德可褒

鐵厓逸編註卷之三

原书缺此页

鐵厓逸編註卷之四

目錄

鳳凰石

遊虎邱

泊山塘橋

泛震澤

蓮花埭歌

海塘

洞天謠

素雲引

秋霜帕

大樹歌

藏書樓

湖光山色樓

芝雲堂分韻

六客亭分題

孤憤一章

和楊孟載

紅酒歌

華陽巾歌

紅牙管歌

顰婆引

玉蓮曲

畹蘭詞

蹋鞠歌

原书缺此页

鐵崖逸編註卷之四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李廷槐天植訂

陳宗器紹先訂

鳳凰石

至正辛丑花朝前三日余偕華藏月亭登玉峯頂坐鳳凰石

月亭索賦詩爲課十有四韻

大瀛浴火爲滅沒失倒景玉龍挾之飛脫落疊浪頂根從太始并勢
與華嵩並現實既充脰玉距猶在礦馬爭騰頑堆龜讓天梯餅神人
不敢鞭怒啄欲成癭遷輕岐陽鼓扛重爲獲鼎坐寒彭蠡沈怯景
陽井裘突月支頭劍磨嚴顏頤秦女寧受跨晉士豈容醒灰歷五十
劫金鎖八千頃未知金帶恩遠却白羽影會當鳴朝陽即都有奇警
巨手一拍飛欽師許誰請

史記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淮南子曰中
有崑崙又愛息六螭注六螭即六龍也日乘車駕以六龍又南方
有鳥名爲鳳凰天爲生寶其樹名曰靈樞以爲靈樞之寶論摘表聖
鳳距名爲鳳凰天爲生寶其樹名曰靈樞以爲靈樞之寶論摘表聖
相龍五三齊南漢中記靈樞以爲靈樞之寶論摘表聖
怒帝王世說秦武王好力多力之士爲之化爲石當爲秦王於洛陽
周鼎爲世說秦武王好力多力之士爲之化爲石當爲秦王於洛陽
內落星潭井漢書景陽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志劉臺城
之嚴守巴郡爲張飛所擒破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命斬
作鳳凰一日隨風飛去飛鳴曰即都

遊虎邱與句曲張貞居遂昌鄭明德毘陵倪元鎮各追和東坡

留題石壁詩韻

漾舟海湧西坡陀緣素嶺陟彼闔閭邱俯瞰千尺井至今井中龍上
應星耿耿居然辟歷飛殘腥洗蛙黾已知湛盧精古憤裂幽礦肯隨
魚腸逆寒鋒助殘猛後來入郢功勇志亦馳騁丹臺納嬈娟金錐碎

骨鯁坐令金精氣龍虎散俄頃花凝鐵壁堅木根去山骨冷何哉幽
獨魂白日歌夜永我從陶朱來青山異風景豈無西家兒池頭弄風
影五湖尚浮桴烟波不須請

二月十二日玉山人買百花船泊山塘橋下呼瓊花翠屏二姬
招余與張渥叔厚于立彥成游虎阜俄而雪霰交作未果此
行先以此詩寫寄就要諸公各和

百華樓船高八柱主人春游約春渚山塘橋下風兼雨正值灌壇西
海婦桃花街口小蠻娘腰身楊柳隨風揚翡翠屏深未肯出蹋歌直
待踏春陽喜聞晴語聲谷谷明朝豫作花游曲小蠻約伴合吹笙解
調江南有子鵲

乙酉四月二日與蔣桂軒伯仲諸友同泛震澤大小雷望洞庭
之峯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蓋不異老杜坡仙游漢陂赤壁也
舟中各賦詩余賦二十韻爲首唱

江國春歸夏云孟十日五日風雨橫具區擺闔浪如山吳兒善泅并
敢榜今朝氣候昨不同湖頭無雨兼無風小施祠前棹歌發樓船下
水如游龍大雷不動小雷伏銀海空青光奪目魚龍百怪暫被除平
展輕綃三百幅牙檣五兩空中舉陳瀆村中過撾鼓燒筍既憩彭城

灣采葦復渡楊家浦中流颶發占莫搖須與鯨浪吼蒲牢長年換枕
稱好手小腰失箸生寒毛蔣家二仲素奇士更有登高羊叔子老崖
鐵笛上青雲玉龍穿空卷秋水船頭可奈風水何拔劍擬斫生蛟鼉
人生哀樂固相半神靈涉意毋過多鴟夷入海人不識漁媪漁王配
寒食鄉里小兒舞竹枝乞與神童舞銅狄我聞洞庭之峯其橋大如
斗割而食之見奔叟弱水不隔天表流獨我胡爲牛馬走五湖挂席
從此首

西湖北竹枝集蔣克勤字德敏湖州長興人東湖書院其家之義塾
也湖州詩有漢波行長安志漢波在鄞縣西五里東坡有赤壁賦
揚州記太湖史一名震澤周禮東南曰揚州其澤數曰具區說文船
浮行水上也湖史記吳王夫差立廟在縣西南六里一晉張載曰具
伯成九歲爲神建立廟宇明初封護國鎮海侯水經注太湖有君
雞羽重八兩亦謂之立廟三山湖其巔立洞庭湖兵書五兩候風
四浦看竹入楊家自注浦吹浪有楊侍即宅多竹南越志觀風具
志長年三老遠事鄉語甚多皆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我百年後魂
猶當登此山也搜神記蘇子與一老公摩娑銅狄人曰適見魂魄
有此已近五歲遊詩摩娑銅狄有城象戲司馬遷書太史公橋牛
走馬

蓮花斗歌

棟花風殘啼鴂子一作規舌蓮花斗上春三月斗上女郎齊踏歌輕衫白

芋飄香雪青山深鎖薊家村使君艇子恰一作泊當門門前滿樹櫻桃

子手摘櫻桃招使君使君本是龍門客身脫宮袍岸烏幘何處江南

最有情新買蓮花斗上宅

斗在太湖之西薊氏村斗
或作陽山川峭絕處音斗

海塘

天吳蜚精衛帝娥江之北蛟門之西大禹東來朝會稽九河一疏錫
元圭二字三千歲桑田幾滄海澤水日橫流我思訴真宰相門子葉

大夫蒞政三月初海如瓠子決澮願趨紅濤黑浪爭吞暑元光白馬

有祭璧羽山黃熊無玉書蛟眼赤射日蜺民不寧居葉大夫海砥柱
驅鬼鞭運神斧五丁一力萬夫一語新甫取柏崑山取石金椎築土
手鎖陽侯之咽脚踏支析之股玉繩永奠三萬六千尺陳公堤白公
渠無足數石人夜語魯以仙河伯血面上訴天葉大夫回狂瀾障百
川海不波石不穿河清海晏三千年

木伯虎賦人面八首八尾青經黃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
水伯虎賦人面八首八尾青經黃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
山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於海溺而死故曰精衛
環顧前名曹娥江又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
越天設險口曹娥江又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蛟龍山
錫書春秋之險登即茅山茅山茅山茅山茅山茅山茅山茅山
渠河決杜瓠子詩天眞子朝辭白雲上朝辭白雲上朝辭白雲上
半軒冠冕從淺灘出爲二河十寶字大記神灤河經堆乃西海
衣冠羽從淺灘出爲二河十寶字大記神灤河經堆乃西海
而居其地山目若青神龍黃龍西海經堆乃西海
之至蛟陽侯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
斬蛟蛟陽侯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
力踰夫公命庚辰長引之於岳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
中踰夫公命庚辰長引之於岳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
鄭國渠長引之於岳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
錄河渠長引之於岳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波起乃兩蛟
夷不可使八月上人忘日渡公號溺死陳公堤署爲朴河伯焉

洞天謠

四明山二百八十青潺顏天空四牖金鴉玉蜍兩出沒是爲三十六
洞之九別有丹山赤水非人間我夢仙人賀狂客云訪雲翹子孤峯
頂上登大闌下見洪濤袞日車軸大龍光盤景雜還翻瀾漫上有桃
花美人者殺龜腦脯麟肝令我食之生羽翰路逢茅先生一笑今與
古赤玉之鳥墮地化爲石我一叱之力厭虎潮飛大士洞水門風折
祖龍橋石柱赤玉之鳥何足追下窮地脉上天維鐵船徑度弱水羽
火劍欲斫扶桑樹茅先生茅仙後千春會醉廬山酒酒醒騎虎却入

陟年婚我璧年色山姚居真洞布曰是咏八明
 峯各爲於安紅在縣性側如過集十州
 巒路不驪蓬期少四南曠得懸雲接木峯洞
 而去自山菜生壯明乃寤夷仙河南山元綿波
 虎石去山去色間山乃晚術旁周虛互福
 給類三而置如狀上里請就晚術旁周虛互
 鸞林齊桃桃上相傳漢士還鄉明詔許客又賀
 寓吳記花桃二傳漢士還鄉明詔許客又賀
 唐彩泰於抱十劉選鄉明詔許客又賀
 韵鸞始阜朴里雲鄉明詔許客又賀
 日猛皇鄉初雲鄉明詔許客又賀
 得一造亭安之夫婦於此施宿會章延明
 部一女石以放南也於此施宿會章延明
 獲日入玉寶仙壁立去會章延明
 金遇海鴛仙壁立去會章延明
 五書欲爲傳傳數延明
 緡生過報邊邊數延明
 盡文海留始女皇生絕數延明
 則簫觀書皇生絕數延明
 復於日異異數延明
 寫道出後賜八十金
 如是處千歲求
 是許有神求

清河美人姑射神夢中認得梨花雲朝朝暮暮不肯雨璫枝玉葉光
輪困艷妝不染臙脂水輕歌欲揭鸞笙起五花細馬馱春風羅帶飄
飆白鷗尾柔情易逐綵雲空半掩一作春青衣嘶玉龍九點峯前
指歸路家住松陵東復東桃葉桃根春已暮又逐飛花度江去梨園
昨夜春雨多回首孤飛在何處何處孤飛去復來直是元霜百尺臺

真誥真人行則扶華晨蓋三素之雲修真入道秘言以立春日
清明北望有紫綠白雲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西陽雜俎長白山

須有見什人下墓委入河衣引前曰女郎乃劉府中妻侍中吳質之

環贈行數步回視乃一大冢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與叢尤戰於溪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又郁

點烟又家住錢塘東復以送古之樂錄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妹曰

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曰桃葉復桃葉
連根列仙傳裴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見雲英藍橋自

火冒白
區是
區和
上作
玉窟
京作
父

秋霜帕

烏絲欄裏雙鴛鴦紅啼碧唾薰餘香天孫織就元錦裳莫將風雨妬蘭娘

生麗曰情此集羅是知纖微女遇王曾蘭城織夫成人後杜大慶雷香兩以失秋怕雲所羅在帕唐裏蔣丹尺授霍十小粒玉與

傳李生成名益墉城仙風調杜小玉出越州庭姬烏山絲張碩素段授以尺舉形飛

生援筆成名章墉城仙錄杜蘭玉降洞庭包烏山絲張碩素段授以尺舉形飛

信化焉考要碩織亦得仙名初降時留玉坡蘭玉唾孫孟爲紅纈浣錦布裳以爲登真別之

傳杜蘭香易治耳碩名碩妻蘇東坡詩妻曰妬妻將死如謂香曰此創所

以治妬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

創而妻無妬心迷生數子

大槿歌爲馮匪如賦

東柯溪頭二大樹水深土厚崖石牢一株石茶粲冬蔦紅若火鏡鏤
冰濤兩株老檜挺霜幹青如連弁翹雙鰲不知人間富貴植青紫草
亡木卒紛如毛漢家根株歷千歲當時大將誇人豪只今子孫仗大

義昧死尙薄巾車勞三槐風雲慶有待
缺一字荆湯火死已逃金鵝倒

立海底景白鳳夜燄風中膏蟠柯骨露黑石虎奇幹手接蒼山猱惡

氛西起白日翳恍惚大將排旌旄東柯東濟時具豈無兵家文武

韞摩拏大槓曰酣臥不肯卽僞從韞囊始知后皇受命乞獨正神明

大梅美人臨漢臯大榭老雄待我西長竿亦卽金絲漕醉歌寫入嘉

樹傳竊比橘頌騷人騷

漢書馮異傳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言行錄王祐手植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東

鵬洞冥記帝常得豹之醴鳳騰膏磨青俄爲新禽以蘇油之
坡有三槐堂銘韓愈詩金鴉白鳳之膏合俄爲新禽以蘇油之
照公申寶安暴雨光下成異聞象享千芬次魂下卒以亭二吏曰

槐安國奉邀入穴中曰大槐安國王曰南柯郡不理屈鄉爲守累

柯郡大梅笑人見卷七和呂希顏大榭缺杜甫詩更尋嘉樹傳左

藏書樓

戴顓溪上藏吾舟三十六曲鏘鳴球濯足太白雙龍湫名山要須瞻

沃洲沃洲之陽溪上游著此一所張家樓簾捲爽氣天姥曉倚闌秀

色蓮花秋張家之樓無百尺夜夜虹光射東壁中藏異書三十乘太史東來殊未識城中瓊樓高五城吳歛楚舞填峻嶒一錢不直免園冊一丁不識黃金藏樓中主人計誠左遺安遺危各在我章門奕葉有光價郡場何人徒買禍樓頭校書腹便便眼中松楸手遺編前年燎黃光九原書中始識兒孫賢却問瓊樓金玉貯還有美人化黃土君不見魏家高樓何足數誰復西陵護歌舞

紹興府志藏書樓在縣西三十里東湖山元處士張煥建張士燾人自以家世書樓在縣西三十里東湖山元處士張煥建張士燾太平實字記刻溪即王意進作休休亭見志自號華隱居士刻山北有戴顒墓宋書戴顒傳字仲若越州山陰人父名戴顒有高尚名故世居剡下者勝志太白山在縣東西七十里絕高北道刻錄云峻極崔嵬吐雲納景越廣信昇仙處也石簡對立如闕瀑泉飛下施宿會稽志許名洞謝天福地記與之遊福地會山有養馬法深支皆因支通得許名洞謝天福地記與之遊福地會山有養書刻府南太平實字記刻溪即王意進作休休亭見志自號華隱居士刻山北有戴顒墓宋書戴顒傳字仲若越州山陰人父名戴顒有高尚名故世居剡下者勝志太白山在縣東西七十里絕高北道刻錄云峻極崔嵬吐雲納景越廣信昇仙處也石簡對立如闕

湖光山色樓

仙家十二樓俯瞰芙蓉渚象田耕玉烟龍氣生珠雨鳳麟遠水接空濛小瀛夜折蓬萊股蘭臺美人能楚語十三雁急孤鸞舞仙人醉騎黃鶴來酣揮落日使倒迴剪取瑤田一稜歸滿天鐵笛走春雷

按十洲記水經注俱言崑崙墟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如藍田日暖玉生烟張子野筆雁仙十三絃抱朴子篇為閨樂則魯節而舞湖廣通志黃鶴樓世傳仙人乘黃鶴過此因名淮南子魯

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十洲記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瑤田或名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

芝雲堂分韻得對字

窮冬積繁陰快雨不破塊問途玉山下繫船桃花匯主人聞客來把酒欣相徠窈窕雙歌聲嬋娟兩眉黛談笑方云云妍媸各成態憶昔獻策時目炯重瞳對下馬宴瑤林宮花出西內俯仰三十年同袍幾人在明當理舟行天遠征鴻背那能事煩劇曉出星猶戴行當謝冠冕歸荷理一作山陽表

六客亭分題送趙季文知事湖州

秋水城下碧秋山城上青水晶出宮闕雲氣列車軒風流五馬貴六客聯華星美酒來東林朱果取洞庭奇畫掃寒蕩妍辭約浮萍焉知後不繼高堂葦殘局送子河風道賓鴻集修翎官奴重秉燭泚筆懷蘇亭

元詩選注六客亭在湖州郡園中張子野為前六客詞東坡為後六客詞李公擇為郡時張子野劉孝叔楊元素東坡陳君舉會後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會於此東坡繼前有六客詞

孤憤一章和夢菴韻

楊子哭停雲歷數死生友首哭台州師再哭江州守三哭天水頭四哭淮渦口五哭六哭餘英風復何有確山截馬舌宛湖沈斫首嗟嗟徇國臣培養百年久猛去晉終背戍死魏何咎而況嗚吠才蠢蠢小雞狗弋鴻羽既怯釣魚餌滋誘根撥那望實蒂分尚懷藕珠雀既失彈火鼠重被垢長包中土心相詫模稜手外壺宜倒戈中薄肯徹笥祝宗祈未死循牆駭還走長梯未上書窮辭空還酒驚見夢菴詩一首酒百醜大義揭日月孤忠縣呾畝亂厭出下泉厓極還易一懷君郭泰交夜梓釘春韭和君孤憤章澆致酒一斗

陶淵明停雲詩序停雲思親友也宋元通鑑至正十二年台州達魯花赤奏不華與方國珍戰於澄江死之輟耕錄江州路總管李

楊子渴如馬文園宰官特賜桃花源桃花源頭釀春酒滴滴真珠紅
欲然左官忽落東海邊渴心鹽井生炎烟相呼西子湖上船蓮花博
士飲中仙如銀酒色未一作不爲貴令人長憶桃花泉膠州判官玉牒
賢憶昔同醉瑤林筵別來南北不通問夜夢玉樹春風前朝來五馬
過陋廛贈以同袍一作我五色彩一作線副以五鳳樓頭牋何以澆我
磊落抑塞之感慨桃花美酒斗十千垂虹橋下水拍天虹光散作真
珠涎吳娃鬪色櫻在口不放白雪盈人顛我有文園渴苦無曲奏兒
央絃預恐沙頭雙玉盡力醉未與長瓶眠徑當垂虹去鯨量吸一作此與
吞百川我歌君扣舷一斗不惜詩百篇

呂公度廟老宮人所傳物也滄江泰娘蓋敬夫席上善倚歌
以和予天忽雷者故詩中及之

鐵心道人吹鐵笛大雷怒裂龍門石滄江一夜風雨湍水族千頭嘯
悲激樓頭阿泰聚雙蛾手持紫檀不敢歌呂家律呂慘不和換以紅
牙尺八之米柯五絲同心結一作繫龍首曾把昭陽玉人手只今流落
已百年不省愁中折楊柳道人吹春哀北征宮人斜上草青青吳兒
木石悍不驚泰娘苦獨多春情爲君清淚滴紅米

西湖南竹枝集呂誠字敬夫吳之東滄人宋史錢徽傳太平興國三年徽貢紅牙樂器二十二事遼史太宗紀七年秋唐遣使還紅牙

笙隋書宣華夫人傳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合中有同心結數枚斜塚也

顰婆引

吳門玉帳元戎府手擊銅龍踏哮虎錦貂半醉金盤春芍藥三千嬌
欲語梅卿馬上彈顰婆鵲絃張張金邏沙軟灰促節變幹羅楓香古
調翻回波四索真珠瀉銅罍三十六竿合笙管孤鸞夜語烏孫愁朔
風吹寒青草短玉環流落梨園空三郎不在華清宮凝碧池頭散花
雨天上仙班奉明主

云	擲	寶	陸	慈	怨	賜	是	槽	俯	搜
秋	樂	明	山	之	怒	其	事	以	雜	神
槐	器	末	怒	行	送	漢	記	遞	錄	生
零	西	陸	京	道	外	中	好	途	賀	人
落	陷	西	師	武	邊	無	邊	懷	於	楚
深	宮	京	上	帝	長	韋	韋	爲	智	啼
大	擲	天	欲	彈	元	過	有	以	虎	名
裏	大	寶	遷	琵琶	封	裴	賜	難	甫	聲
凝	維	六	幸	乃	上	內	金	難	李	詩
碧	陷	凝	命	寄	江	裏	紅	作	門	白
池	賊	改	進	琵琶	都	無	絃	絃	絃	錢
頭	池	驪	王	恨	琶	過	演	楊	林	李
奏	潛	梨	環	青	王	李	義	林	藏	用
管	賦	溫	玉	草	慰	老	云	外	戴	穆
絃	詩	子	昭	又	稱	回	樓	傳	羅	士
		弟	君	王	公	意	波	秀	羅	廣
		教	薈	昭	主	色	爾	貞	幹	陵
		歡	宗	所	妻	自	辦	得	序	序
		泣	明	御	適	得	集	琵琶	借	借
		下	皇	琵琶	奴	以	事	子	子	子
		樂	雍	也	昆	束	稱	以	所	所
		雷	錄	三	路	帛	本	其	其	其
		海	青							
		天								

玉蓮曲 爲金剛張氏妓賦
芙蓉出五沃蕩漾水中央託根遍七澤濁影照滄浪亭亭立淤泥靜
試嶽井粧使君青雀舫夜夜宿花旁爲結明璫蓋覆此荳蔻芳洛妃
解瑤珮王母薦瑤觴饑食玲瓏玉渴飲醍醐漿白日忽成晚粉面落
秋霜窈窕不結子柔絲斷藕腸波寒沉懶傘愁殺野鴛鴦

九管百子五尺黃之蟻土家生導漢書司馬相如東傳楚倉有狠七澤水小周伯茂叔雲夢蓮
植說出神賦泥解而玉不染以韓愈詩拾太華記西頭王玉井凌花開十丈藕高如船進曹
萬歲諸桃瑞千雪霜杜甫詩露冷蓮一房粉紅密竹茂切萇名入聲龍
羣芳歲語冰瓊千萬年杜甫詩露冷蓮一房粉紅密竹茂切萇名入聲龍
一則驚婦切音詐密衣物在穴中不貌搜自神投波無錫是上湖蒼陂丁雨初止見
鄭少詩多謝青溪人不呼之不貌搜自神投波無錫是上湖蒼陂丁雨初止見
折兩中留得蓋鴛鴦

婉蘭詞

晚蘭氏嘗侍余觴咏玉山草堂中轉眼已十歲今年自上海

見余元霜所擁髻道舊淒然自傷遲暮意且持觴請曰使君小杜才也可無秋娘氏一語乎余爲引酒悲歌爲更長樂府令元霜公子書以遺之

青銅小窗文玉几月轉氍毹夜如水蓬萊華國稱國香夜夢香雲三
萬里居然覓裳見空谷白雪新消洗池玉秋容不染守宮紅起向紅
波照雙綠道人住近西施浦修禊亭前憶蘭渚空江爲我泣珮珠夢
入湘枝作斑雨舞趙舞歌吳歌蘭兮蘭兮奈爾何元霜高臺秋露早
綠毛華使三山老

洞不日出兼南鋪龍
 庭反光取畹異鬢
 山葬池也蘭香氍
 淚於寒開之每席
 下蒼梧地義燒鼎
 染梧樹也丸調
 竹娥發也一芍
 卽皇有洞冥香藥
 斑女日冥香藥
 死英樹記帝數東
 爲追有滴嘗數羅
 湘如松從譽披進
 水不樹樹夕故色五
 神及脂出坐號殿
 至詩雲空來神國
 谷掩女香按左紅
 足日風散香韓
 音吹樹明傳譜
 物樹天蘭香黎
 志枝發國土聯
 舜拂日國句
 南雲香香兩
 巡開香蓋海

蹋鞠歌

贈登叔芳

踟躕復踟躕佳人當好春金刀剪夫容紉作滿月輪落花游絲白日
長年年宅宅媚流光綺襦珠絡錦繡襠草裯漫地綠色涼揭門縛綵
觀如堵恰呼三三喚五五低過不墜蹴忽高蛺蝶窺飛燕回舞步矯
且捷如淩波輕塵不上紅錦靴揚眉吐笑頰微渦江南年少黃家多
劉娘劉娘奈爾何只憶當年舊城佳門前一株海棠樹

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鐵厓逸編註卷之四

鐵厓逸編註卷之五

目錄

自題鐵笛道人像

題柳風英月亭詩卷

題王母醉歸圖

二喬觀書圖

題陶淵明漉酒圖

淵明撫松圖

題陶宏景移居圖

唐玄宗按樂圖

明皇按樂圖

題楊妃春睡圖

題開元王孫挾彈圖

龍眠居士畫捫螭圖

題趙仲穆臨黃筌秋山圖

題錢選畫長江萬里圖

題履元陳君萬松圖

古觀潮圖

題月山公九馬圖手卷

衮馬圖

飲馬圖

正面黃

背立驪

奉趙子昂駱馬圖

王若水綠衣使圖

趙大年鵝圖

原书缺此页

鐵匡逸編註卷之五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下瀝西濱註

李廷梅應魁訂

邱平範千億訂

自題鐵笛道人像

道人煉鐵如煉雪丹鐵火花飛列缺神焦鬼爛愁鏤錦精魂夜語吳
鉤血居然躍冶作龍吟三尺笛成如竹截道人天聲闕天竅燭皇上
天補天裂淮南張涯人中傑愛畫道人吹怒鐵道人與笛同死生直
上方壺觀日月

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注曰人在天上視列缺去地三千里
揚雄校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列缺天隙電
光也通雅列缺電光也陽氣從雲決裂而
出故曰列缺拾遺記海中三山一名方壺

題柳風笑月亭詩卷

主家池館西龍堂龍堂華國參差芳秋輪輒露春雲熱水風楊柳芙
蓉月星橋高挂東西虹宮花小隊煙花紅金絲拂鞍長袖舞夜靜水
涼神欲語草池夢落西堂客吟詩一夜東方白

南史謝靈運詩思不就忽夢惠連即得
池塘生春草之句乃云此語有神助

題王母醉歸圖

瑤池春暖波如澱不與紅妝洗嬌面仙娥泛月蕊宮來催宴瑤花開
水殿麻姑滿進九霞觴金盤鮓熟夫容香歌雲緩繞紫鸞管舞鸞淑
洒青霓裳阿母嬉春淡妝束雲冠巧琢梅花玉酒痕凝頰呼不醒扶
上仙山雪毛鹿綺袍半脫露香肩飛控不動金連錢天風吹夢渡弱
水含羞倦倚雙嬋娟歸來笑拂龍髯席汗涇鮫綃睡無力玉鈎齊上
水精簾十二璫樓月光白吳興畫史筆如神丹青貌得瑤池真劉郎
自是識仙趣看花同賞元都春圖中彷彿一相見何必蓬萊問清淺
便呼青鳥報鸞箋蟠桃明日重開宴

漫亦作說秘要經仙宮中有宴陽之翻王母九霞鸞爾雅注馬有
蹄至天台題云蘭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鸞爾雅注馬有

深淺斑駁如魚鱗今連錢聽也梁武帝詩金絡連錢集仙傳事
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輿車羽輪不可到也晉東宮舊事
神太子有獨坐龍寶席集仙傳西王母所居有層城千里玉樓十二
萊水經注於往時略半平曰接侍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蓬
山海經注三青鳥王母使也

二喬觀書圖

喬家二女雙芙蓉一代國色江之東亂離惟恐埋百草豈料一日俱
乘龍江東子弟孫郎策同往周郎道南宅弟兄不減骨肉親喜作喬
家兩嬌客明年符死鏡中妖銅雀春深愁大喬自是阿瑜能了事黃
星一道隨煙銷小喬初嫁有如此天下三分從此始風流顧曲本多
才風雨鷄鳴戒君子喬家教女善詩書豈比小姑持刀爲帳中草檄
名漢賊已知事屬方頤兒君不見阿瞞老贖蔡文姬博學才辯何所
施天下羞誦胡笳詩

吳志周瑜從孫策城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
喬江表傳策曰二喬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婿亦足爲權楚國先賢
傳孫策與李元禮俱娶太尉孫策女孫瑜女孫權女俱乘龍
言得婿如龍也吳志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元兩女俱乘
照策左右策曰面既如此尚言可復建功立好乎推元兩女俱乘
史策左右策曰面既如此尚言可復建功立好乎推元兩女俱乘
有失策後記策曰面既如此尚言可復建功立好乎推元兩女俱乘
三便銅雀春深鎖阿嬌魏志武王紀初死桓帝時有黃星見於
瑜少時曲有誤周郎顧志後五歲當有誤周郎顧志後五歲當有
諸曰曲有誤周郎顧志後五歲當有誤周郎顧志後五歲當有
陳琳有檄吳將權校部曲文蓋曹操有精江東諸軍今背孫權而
歸漢也江表傳權校部曲文蓋曹操有精江東諸軍今背孫權而

題陶淵明漉酒圖

義熙老人義上人一生嗜酒見天真山中今日新酒熟漉酒不知頭
上巾酒醒亂髮吹騷屑架上烏紗洗糟蘂客來忽一怪頭不冠巾
冠豈爲我輩設故人設具在道南老人一笑猩猩食東林法師非酒
社攢眉入社吾何堪家貧不食檀公肉肯食劉家天子祿頽然徑醉
臥坦腹笑爾阿宏來奉足

宋書陶潛好酒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
之世說陶淵明云夏日北窗高臥涼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劉向

九數風騷屑以搖木兮騷屑紛擾之貌晉書王羲之故遠其意遠通
之東風酒起半道處之澤遇酒便引酌之貌晉書王羲之故遠其意遠通
社以書招陶淵明淵明曰若飲酒即往遠許之遂造焉既而無
劉酒陶淵明而去檀公謂檀公曰若飲酒即往遠許之遂造焉既而無
天子謂宋高祖武皇帝劉裕

淵明撫松圖

孤松手自植保此貞且固微微歲寒心孰樂我遲暮留侯報韓仇還
尋赤松去後生同一心成敗顧隨遇歸來撫孤松猶是晉時樹

題陶宏景移居圖

大奴擔簦挈壺煖小奴籠雞約孤狔雪斑鹿前雙婉嬈水雲牯背三
溫縻中有玉立而長身幅巾野服爲何人云是永明之隱君身有黑
子七星文自從夜讀葛洪傳便覺白日生青雲解冠徑掛神武門蜜
蘆尚拜君王恩句容洞天元第八茅家兄弟遁秦臘飛宮上接十二
樓下聽華陽海聲狹三朝人物半凋零水丑木中文已成金牛脫絡
誰得簞枯龜受灼寧生靈金沙丹飯饑可餉山中猶嫌呼宰相從此
移家金積東滿谷桃花隔秦壤畫工何處訪仙蹤修眉明目射方瞳
可無雞犬逐牛豕栗橘葛樹皆家僮鐵厓浮家妻子從名山亦欲尋
赤松華陽禮一作 郎或相逢清風喚起十八公乞以玉笙雙鳳吹雌
雄

金雞奴切香也李商隱杏花詩疑穿花透迤邐漸近火溫摩皮日休
之通明永明中脫朝服也掛神虎門上表辭仙傳查夜研尋便有養
下是第五洞宮名二金升壇以供服之於上表辭仙傳查夜研尋便有養
山故謂茅山乃名中山茅立館內自號華陽隱居撫遺茅君得道來此
君名固謂茅山乃名中山茅立館內自號華陽隱居撫遺茅君得道來此
景康隱禪代不唯景景兩字牛引圖牛散放草成梁字一牛木梁字頭有又人
曲以杖驅之帝笑曰此牛欲效尾之龜豈可致之又不絕又宏景隱止大句
詩必引諸之法陶謂之遊及即效尾之龜豈可致之又不絕又宏景隱止大句
特人松雲風每眼方者欣然而樂隱居丁固夢松有樹生其方腹南上史謂人景
八日松字公遂如夢十

唐玄宗按樂圖

大唐天子梨園師金湯一作 重付軋犖一作 兒何人端坐閱樂籍三
萬纏頭不足支龜年一作 檀板阿蠻舞花奴手中花如雨鉤天供奉
真天人上亦親擗一作 汝陽鼓玉奴檀槽倦無力忽竊寧哥手中笛
邊風吹入新貢簫銅池夜夢雙飛翼閣門邊一作 奏塞鼙聰耳譜
更訪一作 明月宮漁陽一震萬竅聾梨園子弟散如雨一作 擲如土
惟有舞馬傷春風

唐書禮樂志玄宗知音律又號梨園皇帝梨園子弟三百教
祿山母禮於板輿中楊貴妃遇之甚厚亦游於梨園忠時諸家樂府上
波曲常入宮中此楊貴妃遇之甚厚亦游於梨園忠時諸家樂府上
錄曲常入宮中此楊貴妃遇之甚厚亦游於梨園忠時諸家樂府上
自安蜀回得數曲以終花不遇之甚厚亦游於梨園忠時諸家樂府上
善奏橫笛韻調六等之哥笛見卷八宮中爲之溫潤如玉傳妃抱秀
娛以上嘗清之樂其曲高力士請其故上曰吾夢遊月宮聞仙樂
此曲名紫雲迴一統志順天府涇陽縣唐詩奈漁陽
鼓動地驚雲迴一統志順天府涇陽縣唐詩奈漁陽
馬承嗣野得承山部歌其曲高力士請其故上曰吾夢遊月宮聞仙樂
田承嗣野得承山部歌其曲高力士請其故上曰吾夢遊月宮聞仙樂
嗣命筆之甚謂其多妖因承下嗣承

明皇按樂圖

沈香亭前花萼下 戶天街一陣催花雨海棠花妖睡初着 喚醒
一聲紅芍藥金鑾供奉調清平梨園舊曲換新聲阿環自吹范陽笛
八姨獨操傷春情君不見夜游重到明月府青鸞能歌兔能舞五雲
不障蚩尤旗回首煙中萬疊鼓那知著底梧桐雨雨聲已入淋鈴譜
李白詩沉香亭北倚闌干共注按宮中造花萼池東有沉香亭唐書
中傳太宗被酒長枕倚闌干共注按宮中造花萼池東有沉香亭唐書
押香亭前將欲選歌人上第賞名尤者得樂者十因移步於慶池東
玉持金花箋外傳賜翰林上第賞名尤者得樂者十因移步於慶池東
玉持金花箋外傳賜翰林上第賞名尤者得樂者十因移步於慶池東

移春乃出大姨封韓國次三姨封樂國次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
樂府雜錄兩霖鈴明皇自西蜀返樂國張野狐所製明皇推錄上
幸蜀還入斜谷霖鈴明皇自西蜀返樂國張野狐所製明皇推錄上
與山相應上感悼貴妃因採其聲為雨霖鈴

題楊妃春睡圖

沈香亭前燕來後三郎鼓中放花柳西宮困人春最先華清溶溶暖
如酒雪肢欲透紅薔薇錦襪卸盡流蘇幃小蓮侍擁扶不起翠被卷
作梨花飛蟠龍髻重未勝縮燕釵半落屋梳偃晚漏壺中水聲遠簾
外日斜花影轉琵琶未受宣喚促睡重黎腰春正熟不知小棚思塞
酥夢中化作銜花鹿

高力士取羯鼓遊別殿柳杏將吐嘆曰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呼
作天公耶唐書天寶六載改驪山溫泉宮曰華清宮青瑣高
議明皇時民間貢牡丹帝未及賞為野鹿啣去應祿山之亂

題開元王孫挾彈圖

開元少年意氣雄任俠不數陳孟公文犀束帶帶鶴被小驕馬颯踏如
飛龍側身仰望目瞿瞿為有流鶯在高樹兩騎聯翩未敢前看送金
丸落飛羽白頭烏啄延秋門漁陽塵起天地昏珊瑚寶玦散原野空
令野客哀王孫平原公子五色筆俗史庸工俱辟易寫成圖書鑒興
衰未必奢淫不亡國

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舊唐書潼關不守上自延秋門出親王
妃主王孫以下多從之不及杜甫哀王孫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
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旁

龍眠居士畫捫蝨圖

困敦游兆稽堯史真卿夜降條山裏仙官豈榮璽書紙銅符傳信八
子齒雪鼠成精真錯比妒女廟前空宣旨肯為阿瞿三徵起金盃墮
地非酒鬼巾箱以驢行萬里神仙狡獪聊復耳青羊小兒元姓李詠
唐張果老事

新唐書方技傳張果者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
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
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君往迎見其貌如神氣絕乃息
不敢逼殿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輅往迎見其貌如神
集賢院與入酒嘗云我生竟丙子歲位侍祕中其貌實年六七十
日不食數御美入酒嘗云我生竟丙子歲位侍祕中其貌實年六七十

爾雅太歲在丙曰柔兆又在子曰困敦類書張果召見於唐開元
中條山常乘白驢日行數萬里夜則樹精化為青羊老子內傳太
則以水煖之復成驢元行數萬里夜則樹精化為青羊老子內傳太
上老君於陳國渴水李樹下剖
左腋而生指李樹曰此為我姓

題趙仲穆臨黃筌秋山圖

成都畫師稱要叔不獨錦雞兼寫竹李昇筆法最稱神萬里雲山出
西蜀重巒疊嶂金碧堆丹崖楓樹如花開銀河著地可望不可到上
有仙家十二之瓊臺娥眉玉壘天邊落萬雉金城連劍閣雪山西蜀
為武擔石鏡清輝耀井絡江邊里恬似沉犀水怪不敢湍金隄支機
石在巖真觀浣花水落少陵溪蜀王宮殿牛羊下鼓吹却入雞豚社
雪飛水磨舊敲茶春釀鄭荷熟藁草田麥壠煙光薄交鹿呦呦雉
角角何處山僧赤脚歸空林野水日欲落吳興小趙精天機出入內
府閱秘奇觀摹此本第一幅閉戶三月忘朝飢老夫平生有山癖草
玄亭前雙眼碧江上何處未歸來黃鶴高樓吹鐵笛

元詩選注趙雍字仲穆黃筌字子叔成都人蜀寧二州歷官翰林
院待制制畫見仲穆字黃筌字子叔成都人蜀寧二州歷官翰林
色至蜀謂之檢校少府監書畫竹譜要叔成都人蜀寧二州歷官翰林
山在嘉州峨眉山縣大杜南唐書畫竹譜要叔成都人蜀寧二州歷官翰林
西水經注小峨眉縣大杜南唐書畫竹譜要叔成都人蜀寧二州歷官翰林
華陽志物志武都王有遺一丈夫武都王有遺一丈夫武都王有遺一丈夫
如石鏡表其門今成武都王有遺一丈夫武都王有遺一丈夫武都王有遺一丈夫
井絡晉書之溫而寺上牛諸機周三丈五尺深不可測乃地
見水疾奇怪或乘車馬至夜夢言人謂曰與源君幽
嶠甚惡之乃與石人而多造問嚴君平曰此山
益記天也乃與石人而多造問嚴君平曰此山
有華陽志物志武都王有遺一丈夫武都王有遺一丈夫武都王有遺一丈夫
縣南以鹽米釀魚為熟而食之其俗頗異
縣南以鹽米釀魚為熟而食之其俗頗異

題錢選畫長江萬里圖

神禹劃天斬橫分南北州祇今天不限南北一葦航之如大溝洪源
發從瞿塘口嶮峽中壁爭黃牛括漢包一作湘會沅澧二妃風浪兼

天浮青山何罪受秦緒翠黛依然生遠愁洞庭微波木葉脫有客起
登黃鶴樓老瞞橫梁處醜酒澆江流江東數豪傑乃是孫與周東風
一信江上發從此鼎國曹孫劉吳南魏北後倏忽一作開六朝江
南龍虎地山水清相繆渡頭龍馬王氣歇洲邊鸚鵡才名留新亭風
景豈有異長江不洗諸公羞宮中金蓮步方曉後庭玉樹聲已秋何
如一杯酒錦袍仙人月下舟解道澄江靚一作淨如練醉呼小謝開青
眸鐵厓散人一作散萬里鷗拙迹今似林中鳩不如大賈船江山足勝
遊腰纏足跨揚州鶴樓船不用一作問蓬萊丘平生此志苦未酬眼明
萬里移滄洲烏乎楚水尾吳淞頭山河一髮瞻神洲孰使我戶不出
兮凶凶凶

吳錄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湧嘆曰此固天之所以
限南北也方輿勝覽聖塘觀兵見波濤湧嘆曰此固天之所以
中宿黃牛三山江渚紆迴途經信宿望見黃牛峽水喧喧不報黃
牛意峽州亦有此峽但今不可考耳又紀始寧至青山水和逢大風
幾不得渡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其山吳志周瑜傳權遣瑜及程普
等與備共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其山吳志周瑜傳權遣瑜及程普
烈風猛往船已如箭北軍始壞曹公退走一統志東南風急同發火
自周東時已育王氣北軍始壞曹公退走一統志東南風急同發火
踞真帝之建業初此地也赤墻山五馬浮渡江以爲名六省通
始與江鎮建業初此地也赤墻山五馬浮渡江以爲名六省通
鍾山鎮建業初此地也赤墻山五馬浮渡江以爲名六省通
事金宋孝武即位於新亭在城南十五里步近江渚齊書東昏侯
鑿金爲蓮花貼地於新亭在城南十五里步近江渚齊書東昏侯
見新曲有玉樹後庭花曉登江樂等詩澄江淨如練李白詩解道澄
江淨如練今人馬憶謝元暉李商隱詩澄江淨如練李白詩解道澄
江淨如練今人馬憶謝元暉李商隱詩澄江淨如練李白詩解道澄
山賦聖日以理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今柳宗元因
題履元陳君萬松圖

紫芝道人天思精南來新畫青松障東家畫水西家山積葉陳謙忽
如忘突然槎牙生肺肝元氣淋漓迫神王亟呼圓瓦倒墨汁盡寫髯
官立成仗羣爭十丈百丈身氣敵千人萬人將交柯玉銷混鱗甲屈
鐵金繩殊骨相石鬬雷霆白日傾雨走蜩龍青天上前身要是僧釋

仁五百蜿蜒見情狀天台老林亦畫松三株五株成冗長我家東越
大松岡五鬣蒼蒼鬱相望門前兩箇赤婆娑上有元禽語相向雕龍
梓客朝取材伏虎將軍夜偷餉安得射洪好絹百尺強令泣陰森移
疊嶂鼓以軒轅之瑟五十絃共寫江聲入悲壯

右寫似子昭異才子昭工畫仕女花木予懼其情過粉黛則氣乏
風雲故書此詩以遺之子昭讀此詩後得毋激作於公孫大娘之
劍乎

韻府若釋更松也畫龍元詮僧澤二寓永嘉善畫松初集諸家所
長而學之後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名山記松有兩鬣三鬣五
鬣者言如馬鬣鬣形太公兵法周太公妖夢周梓化爲松世本庖犧
五十絃黃帝損之爲二十五絃黃庭堅武昌松風閣詩風鳴鶴皇
絃五十

古觀潮圖

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壁龕楮門地卷銀龍薄
於紙良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死蛇鬼穴婆留朽
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齧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
蹀沙田食沙草厓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軼道此詠潮事

沿水多秋蘆冬月縱火焚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瑣言江南
羅刹山並峙於江潮圖說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龜山其北
曰小土阜歲寒堂集良山相傳爲南渡宸遊看新錄王初生時將棄
蛇鬼名卑受兩廟梁名慶留中錢武肅王始代留字海塘在候潮門外
通大江日受兩廟梁名慶留中錢武肅王始代留字海塘在候潮門外
堤岸既固民居乃奠吳越備史錢王射潮前所止處嘗立鐵幢後
人因名鐵幢民居乃奠吳越備史錢王射潮前所止處嘗立鐵幢後
攻損江岸錢氏浦明一統志鐵井蘭鎮之刻八卦於潮上綱目續編
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上杭民方幸之潮汛三不德祐
炎三年帝遷新會之屋山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祥興二年元
張宏範鎮山秀夫力戰死之世宗收兵至海陵山與祥興二年元
宋王按察子素山秀夫力戰死之世宗收兵至海陵山與祥興二年元
紀秦王素山秀夫力戰死之世宗收兵至海陵山與祥興二年元

題月山公九馬圖手卷爲任伯溫賦

并序

任公月山九馬圖一卷馬官控而立者二渴飲者二赴飲者

一共極秣者二立而昂首回顧者二昔韓幹善畫馬實出曹

將軍霸唐畫馬稱曹韓而杜子美評曰幹惟畫肉不畫骨則

幹猶未暇入曹將軍室也今公所畫法備而神完使在開元

間未知與霸孰先後豈獨方駕幹而已哉其孫士珪出卷求

予言故爲賦卷尾

任公一生多馬癖松雪畫馬稱同時已知筆意有獨得天育萬騎皆

吾師房精夜墮池水黑龍出池中飛霹靂圖中九馬氣俱王都護青

驄尤第一一馬飲水水有聲兩馬齧草風雨生其餘五馬盡奇骨蠻

烟洗盡桃花明君不見佛郎獻馬七度洋朝發流沙夕明光任公承

旨寫神駿妙筆不數江都王任公一化那可復後生畫馬空多肉此

圖此馬無人看黃金臺高春草綠

也

先生有東白說子龍任氏吳之著姓也有月山先生者歷宦中

朝至都水少監其子龍任氏吳之著姓也有月山先生者歷宦中

號曰東白集晉書王濟解去凡近雄健有法度予甚喜之詩云

譜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畫馬以元四家爲宗所藏畫馬韓曰不

之馬而下名畫馬皆唐明皇白帖韓幹觀星之精故房星爲韓曰不

行詩會謝滕王宴馬從西極未開翻蓬紫又燕陵源猶有忽見桃

妙漢書天馬歌王名畫馬從西極未開翻蓬紫又燕陵源猶有忽見桃

也獨數江都王名畫馬從西極未開翻蓬紫又燕陵源猶有忽見桃

窮多相幹惟畫肉不畫骨擅名使韓幹六帖早燕昭王置千金

蓋致慨於千金市駿骨者之無金臺按結語

唐家內廐三萬匹畫史縑細都熟識綠蛇連卷骨初蛻一團旋風五

花色溼雲乍洗爲龍池金索掣斷愁欲飛奚官獨立柳陰下手把玉

鞭將贈誰

鐵厓逸編註 卷五

錄岑參詩一團旋風桃花色明皇雜錄曹霸人

飲馬圖

佛郎新來雙象龍鼻端生火耳生風臨流飲水如飲虹波光倒吸王

良宮吁嗟青海頭白磧尾渴爲一失金井水長城窟遠腥風起

筆談虹文志下潤飲兩頭皆垂潤中張正見詩鏡似臨峯月流如飲

新寶天馬歌張籍涼州詞古鎮城南門白磧開李白天馬歌尾如

流星首渴爲注後漢書作翻車渴爲於橋西川灑南北郊路章懷

太子注渴爲注後漢書作翻車渴爲於橋西川灑南北郊路章懷

上此言渴爲注後漢書作翻車渴爲於橋西川灑南北郊路章懷

正面黃

鼎湖乘黃忽已仙龍池霹靂飛青天玉臺萬里在足下青絲挽住春

風前疑如長鶴靜不騫仗下肯受庸奴鞭主恩一顧百金重不辭正

面當君憐

杜甫詩人又見真乘黃又惆悵恐是病乘黃竹書紀年帝舜元

年出乘黃黃也淮南子天下有遺乘黃伏皂已飛漢書禮樂志遊

身注黃帝乘黃也淮南子天下有遺乘黃伏皂已飛漢書禮樂志遊

語觀玉臺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爲言老願子

其而視之且去而顧之伯樂十倍如

背立驪

首昂渴爲騰山峙拂階一把銀絲委金羈脫兔勢無前踏鐵盤攢忽

如倚淺體大腹方爭塗忍使驪龍老垂耳倚風背立非背恩馱錦秋

高爲君起

勢若脫兔傳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陸龜蒙詩

相馬經相馬之法先除三羣與五羣乃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羣折

弱羣也短上長下三羣也三羣也三羣也三羣也三羣也三羣也

驚也杜甫詩驚背錦模糊注駝背蒙以錦帕也淺觀模糊五

奉題子昂驪馬圖

西家驕騎驕如龍鼻端生火耳生風東家老段老且蹇有如征南

鑠翁西家公子誇遠服千里之行一日速東家主人役老段不取驪

騰取馴伏主人公子性各殊愛驪愛段知何如若將驪較較足下胡

敢並轡爭齊驅朝明西家蹄一蹶解鞍折臂中道歇道傍仰首鳴向
天驚颺風塵愁跛躄坐令公子心火然顧瞻老段行在前烏乎世步
誰後先東家莫厭遲遲鞭

東觀漢紀馬援謂官屬曰從第少游常哀吾多志曰士生一書世
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唐書
李懷遠尚書率常乘款段馬馭款段馬馭款段馬馭款段馬馭款段馬
帝曰其老援自請被甲上馬帝曰試之援曰試之援曰試之援曰試之
笑曰其老援自請被甲上馬帝曰試之援曰試之援曰試之援曰試之
蚊謂蚊曰予動吾天一足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李廣子解之使萬足
傳曰予動吾天一足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李廣子解之使萬足
跬步不休跋駭千里又豈若跋駭之與六驥哉

王若水綠衣使圖

綠衣翠頂珠冠纓西來萬里隴山青金雞一鳴天下白此鳥一鳴天
下平金精稟氣清傲直言語分明藏不得宮中未聞家國事共愛聰
明好顏色殿上衮衣誰小戲宮中錦綉搖虎翅皂鵬御史不彈邪拜
賜君王綠衣使

天寶義理中劉氏訴於官府吏妻劉氏與隣舍兒李牟私通同謀
害上鵬忽然曰殺家主者李牟也遂執訊得實伏法明皇封爲綠
衣使者鵬也然則鵬賦主者李牟也遂執訊得實伏法明皇封爲綠
言鳥也上杜牧詩故國山川壯麗金雞一鳴天下白此鳥一鳴天
鵬能言也上杜牧詩故國山川壯麗金雞一鳴天下白此鳥一鳴天
平有篇則見今此表賀曰臣海內異物志南鸞有時而鳴學熊延京
精聽之妙質含大德之明非性爲編而能言史以彰聖明而識衡機
安祿山生日召入執法剛正百僚畏懼爲人呼爲皂鵬之御史書
王志愔爲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懼爲人呼爲皂鵬之御史書

趙大年鵝圖

鏡湖湖上春波明灣荷樹樹鵝黃青上有金衣弄簧舌下有紅掌浮
繡翎春鋤一白能自好尙嫌性帶鷗鷺腥眼明見此羣鵝不與匹
鳥爭春情大年筆法如蘭亭宛頸箇箇由天成良宮流落二百載胡
賈不厭千金爭却恨會稽內史無此筆爲人辛苦書黃庭

碑渠宜切音奇曲岸頭楊子雲賦探岩排嶺杜甫詩鵝兒黃似酒
對酒嘗新鵝蘇軾詩小舟浮鵝綠大杓瀉鵝黃柳者御詠鵝詩露
白二色綠眼黃掌蘇軾詩鵝詩浴沙掌插紅霞鵝物論鵝梳有蒼

鐵厓逸編註卷之五

雪明爾雅爲春鋤而黑食魚白氏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
雅鷺中與鵝求之乃陰有道士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太平御覽
威經當舉與鵝求之乃陰有道士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太平御覽
庭寫黃庭舉與鵝求之乃陰有道士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太平御覽
應寫黃庭舉與鵝求之乃陰有道士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太平御覽

鐵厓逸編註卷之六

目錄

題米芾小景

留題毗山松風竹月亭

題邊魯生梨花雙燕圖

題蘇武牧羊圖

夜坐

送曹生之京

送楊生琰歸溧陽

送用上人之金陵以上五律

送謝太守以上五排

炮烙詞

食桃詞

劍客詞

擬雪詞

去妾詞

彈瑟篇

湖上四絕

嬉春四絕

秋江晚渡

秋雁圖

織錦圖

月梅

雨竹

咏石榴花

女蔓草

白頭翁以上五絕

原书缺此页

食桃詞

二桃陷忠勇晏子設危謀半桃陷姑息彌子復誰尤

古樂府梁父吟詞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諱非說難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我而念

劍客詞

丈夫萬人敵拙計晒荆軻昨夜西征去生擒李左車

古樂府游俠二十有一有劍客行史記項羽本紀乃劍不成乃以劍一人敵不足學萬一有敵耳又刺客列傳荆軻乃劍不成乃以劍聽大破趙軍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

擬雪詞

小姑善擬雪擬雪廣寒高剪落雙蛾髮紛飛玉兔毫

晉書太傅謝安因雪驟降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客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明皇雜錄明皇有嬌娘怨乃漢人因中秋無月而度此曲蓋指姮娥也雙疑作嬌何有白兔搗藥

去妾詞

萬里戎裝去琵琶上錦鞦傳來馬上曲猶唱想夫憐

釋名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也樂苑想夫憐羽調曲也按唐樂府有相府蓮後語說為想夫憐羽

彈瑟篇

靜夜彈湘瑟扁舟在鶴灘九峯江上見渾似九疑山

楚詞使湘靈鼓瑟今方輿勝覽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

湖上感事漫成四絕奉寄玉山

湖水碧於天湖雲薄似烟鴛鴦不驚亂飛過岳墳前

輟耕錄宋忠武王岳飛墓在棲霞嶺王子雲旁附焉

其二

湖水明於鏡湖泥濁似涇祗應萋血在染得水華清

莊子萋血死於涇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其三

海嶠浮西日關梁轉北風蘇郎書未返愁絕鴈來紅

花譜秋色葉如花者名鴈來紅

其四

將石星空墮靈山鳳不飛惟餘瀾頭水西去復東歸

嬉春體四絕句

燕子衝簾過胡蜂採蜜歸折花香露溼不惜繡羅衣

其二

水暖鴛鴦渡風寒燕燕樓桃根與桃葉都在曲江頭

六朝事跡桃葉者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

其三

月過薔薇架雕鞍未到家小娃猶帶酒攔路奪人花

其四

花氣不成雨鶯聲都是春戎裝飛上馬疑是漢宮人

秋江晚渡圖

船泊大江口行人與馬爭不如漁艇子高臥待潮平

秋鴈圖

野水江湖遠秋風蘆葉黃南飛舊兄弟一一自成行

織錦圖

秋深未寄衣絡緯上寒機斷織曾相解夫君不用歸

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難陀集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遠尋斷斯織乎樂羊子乃發憤卒業

月梅

天上清虛府人間香影家阿剛斫桂斧只合種梅花

西陽雜俎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雨竹

倚石添新竹爭妍箇箇添佳人聽春雨笑隔水晶簾

咏石榴花

密幄千重碧疎巾一樓紅花時隨早晚不必嫁春風

王安石詩萬綠叢中一點紅
蘇軾詞石榴半吐紅巾蹙

女蔓草

誓作女蔓草不作天蘿瓜女蔓纏樹死天蘿挂西家

白頭翁

驚起綠窗前春枝到處妍不知愁底事雪色上華顛

吳志白頭烏集殿前孫權曰此何鳥諸葛恪曰白頭翁張昭自以
坐中疑恪識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如
恪索白頭母恪曰烏名鸛鵒可復求鸛父耶昭不能答李詩如
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委宛餘編鳥有白頭翁見諸葛傳藥亦
有白頭翁昔人以對蒼耳子者

鐵厓逸編註卷之六

原书缺此页

鐵厓逸編註卷之七

目錄

寄張伯雨	送羅太初北游
游開元寺憩綠陰堂	贈溧陽馬閑雲鍊師
游錢氏別墅	追和鮮于公
送錢思復	送費夢臣
錢塘懷古	訪倪元鎮不遇
西湖	長春菴
留別涪溪諸友	次韻黃大癡豔體
寄衛叔剛	元霜臺爲呂希顏賦
和呂希顏	夜宴范氏莊
題孟珍玉澗畫	承天閣
題張長年雪篷	王左轄席上夜宴
禁酒	挽達兼善御史
過沙湖書所見	璠花珠月二名姬 <small>并序</small>
楊妃襪	送貢尚書入閨
寄秋淵沈鍊師	翡翠巢
席上賦	嬉春體五首
又湖州作四首	無題效商隱體四首
和蔡彥文	送理問王叔明
丹鳳樓	夜坐
悼李忠襄王	聞定相死寇
書錢唐事	和盧養元書事二首
多景樓	新省呈右相及藩參諸公
王左相步謁草元閣	送玉筍生
送呂左轄還越	答詹翰林同

鍾山應詔

送僧歸日本

玉山草堂雅集題

奉謝玉山假僦屋

春日有懷玉山主人

與客登望海樓作二首

堯市山

鏡湖

王烈婦祠

香奩八詠并序

以上七律

紀夢中作書遺報復元

同鄉九成過玉山舟中聯句以上七排

原书缺此页

鐵厓逸編註卷之七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姪 瀚滄北訂

澤价維訂

寄張伯雨

句曲先生非隱淪苦嫌城市客來頻每瞻湖上青鳥去不覺山中白兔馴古洞神瓜圓似斗空林老茯苓長如神金鐘玉几我所愛鶴鷺為巾許卜鄰

黃庭經注大霍山下洞壺司命君府中有清靈之氣近日

送羅太初北游

聚散何如水上樞君行朔漠我東州三年風雨同為客一日江湖各問舟古木殘陽栖短景清琴涼月照高秋燕山驛路四千里歸夢還能到此不

游開元寺憩緣陰堂

為開元寺長老秀石公賦

韋郎句中尋晝寂劫灰不盡緣層層鴻文重紀青城客內典新傳瀑布僧石佛浮江輕似葉神珠照鉢隱如燈杪樾樹子風前落吹滿作

傍恩公舊牕牕音榻登西城毛席布

神僧傳天竺苦提達摩梁武帝通元年汎海至金陵與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止嵩山少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試五色益顯方各見其神音梭羅木名出崑崙山按清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見其神音梭羅木名出崑崙山按清摩亦作婆羅天寶遺事天寶初安西道進安羅樹狀云此木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天上之白榆對

贈溧陽馬閑雲鍊師

閑雲隱者一區宅相直芝山半面開劍氣上天看北斗鶴人作語過蓬萊樵柯石爛圍棋在梅洞雲深采藥回相約丹陽尋祖武三花響子市中來

方輿勝覽爛柯山一名石室又名石橋山在西安乃青霞第八洞天晉樵者王質入此山忽見橋下二童子對奕以所持斧置坐而

觀童子指示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見鄉閭已及百歲云李白贈嵩山焦鍊師詩三花明素烟邢似君詩頭巾早掛三花樹修真韻聚三花

四月四日偕蜀郡袁景文大梁程冲霄益郡張翔遠雲間呂德厚會稽胡時敏汝南殷大章同游錢氏別墅飲於菊亭僧舍

賦此於壁

山公今日飲何處為愛東池似習池喬木尚傳錢相宅蒼苔已上岳公碑井贛或從雙劍起一作出石人夜逐五丁移中天良岳為平地可但平泉草木悲

襄陽記峴山南習家有大魚池依范蠡養魚法種芙蓉莢山井為荆州每臨此未嘗不大醉曰此我高陽池也家語季伯子穿井獲器如玉缶其中有羊鬣水之怪龍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吾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有羊鬣水之怪龍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吾所梓桐縣有五婦山昔秦遺蜀五美人蜀道五丁迎之至此五丁路地大呼五女皆化為石良岳見卷三吳山謠

追和鮮于公寄山齋先生釣石詩

星灘分得小雙臺不染東華半點埃爽氣時從仙掌出青天忽見岳蓮開雲根遠帶桐江水夜雨新生海眼苔九朵峯前成屢憶不隨霜鶴寄詩來

四朝詩選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西湖遊覽志樞為江浙行省都事因居杭州風流文雅與吳興趙子昂相伯仲

送錢思復之永嘉山長

湖頭送客綵舟移青雀飛來花滿枝進士舊傳羅剎賦佳人新唱竹枝詞黃桐錦樹秋風早青與紅雲海日遲思遠樓前約相見西山煙雨畫新眉

西湖竹枝集錢惟善字思復自號心白道人至正辛巳領鄉薦時稱其羅剎江賦樂錄竹枝之音起於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風景後人因效其體然各地為之音起於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風景家橋山妬蛾眉柳妬腰東山井頭黑雲起早迴家去怕風潮

送費夢臣北上并簡十八丈

桃花新水漲湖頭今日南風起成樓雲近紫臺龍虎氣春回青海鳳麟遊蕭韶美頌從容上光範長書次第投為問湖南名奉使綠衣驄馬正風流

蕪城賦紫塞屬門龍虎見卷二阿榮來
樓青海見卷三佛郎國新貢天馬歌

錢塘懷古率堵無傲同賦一作塔

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衣冠又六朝劫火自焚楊璉塔箭鋒猶抵伍
胥潮燐光夜附山精出龍氣秋隨海霧消惟獨一作有宮人斜畔月多
情還一作自照吹簫

西湖竹枝集諸詞字無傲京口人吳越史郭璞撰臨安志云天
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為案五百年生異
姓王紹興府志至元中西僧巨琚易之寺發諸不敗易楊璉玉璫
以偽骨取真者盛之獨理宗顯皇帝為之器明洪武二年詔下
遂築白塔於顯錢塘藉以吳越而理宗顯皇帝為之器明洪武二年詔下
北平返理宗顯錢塘藉以吳越而理宗顯皇帝為之器明洪武二年詔下
收洶湧之潮錄異記錢頭又親築胥山祠禱之曰願吳王忠憤之氣暫
鑲劍而死屍投於江其子曰扶吾目於南門以觀吳越兵來伐吳以
魚皮裹吾屍投於江其子曰扶吾目於南門以觀吳越兵來伐吳以
怒雷奔電激聞數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潮車白馬在潮頭來其聲震
祀立廟以

訪倪元鎮不遇

霜滿船篷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宏景蹈海深慚魯
仲連萬里乾坤秋似水一窗燈火夜如年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
門二頃田

史記蘇秦傳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乃喟然歎曰
使我負有餘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哉

西湖

西湖風景開圖畫墨客騷人入詠嗟扇底魚龍吹日影鏡中鶯燕老
年華蘇堤物換前朝柳葛嶺人耕故相家今古一作消沉一杯水兩
峯長照夕陽斜

西湖志宋元祐間蘇軾築堤湖上自南山抵北山文道植柳林
榜曰蘇公堤臨安志葛嶺葛仙翁嘗煉丹於此黃氏日抄買平章
集新亭於葛嶺
私第扁曰半閑

長春菴

夜坐清都鶴夢長碧天如水月蒼蒼雲和六樂降王母霹靂無車呼
阿香雪泛玉甌茶吐味花零金剪燭生光仙風不動亭前竹又送微

鐘到下方

溫西湖北遊覽志長春菴在相安巷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塘人娶
溫飽其妻蔡氏一旦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畀夫娶
子為何忍獨坐計自緣耶其一建菴為之需夫曰汝既同修真各建
一菴西曰長春城下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號沖靜

留別涪溪諸友

涪溪長揖向蘭溪偶及高秋欲半時明月不分天遠近故人相望浙
東西青山木落千檣立滄海潮來萬馬馳倚棹歌蘭離思作今宵風
雨倍淒淒

次韻黃大癡豔體

千枝燭樹玉青葱綠紗照人江霧空銀甲辟絃斜雁柱薰花撲被熱
鴛籠仙人掌重初承露燕子腰輕欲受風閑寫惱公詩已就花房自
擣守宮紅

元詩選注黃公望字子久本姓陸常熟人所著有太癡道人集李
賀有惱公詩其末二句云月本明中婦覺應笑盡堂空此公字當自
謂而中婦笑

寄衛叔剛

二月春光如酒濃好懷每與故人同杏花城郭青旗雨燕子樓臺玉
笛風錦帳將軍烽火外鳳池仙客碧雲中憑誰解釋春風恨一作只
有江南感小叢

杜牧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青旗即青帝酒家幟
也廣韻青問酒家望子西京雜記秦咸陽宮有玉笛長二尺三寸
瑄集六記吹明皇與葉法善遊月宮回過潯州城上以玉笛奏曲旬
餘滿月奏八月望夜有天神樂聲連城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
錦詩玉笛起折柳楊柳春風無聲連城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
橫清秋吳郭道畫梅詩千樹西湖浸碧潯醉府威小叢唐梨園妓
歌善

元霜臺為呂希顏賦

仙家樓若有元霜無奈今宵月色涼露下金莖仙掌白光生玉兔雪

眉蒼道人醉寫榴皮字仙客飢分寶屑糧愛我西園吹鐵笛碧雲千
里雁飛長

元霜見卷四素雲引捫鐵新話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
送之卒章曰飽開東老樞皮石試問溪頭鷗髮翁自注云壁見東
坡詩按坡集言呂洞安嘗以石樞皮書字沈思湖州東之壁以東
回仙碑熙寧元年歸安東林有隱君子沈思湖州東之壁以東
老公命一日有客出與飲道人長揖東老曰飲數知君白無酒新熱
醉游浙中今爲子有隱德留詩贈王秀遊乃席上見一樞皮書字
壁西陽雜俎仁子本表第嘗與王秀遊乃席上見一樞皮書字
枕勢如丸其影日燦其且問其所自笑曰君知月乃修之予即一
人因開食此斤雖不事長生可一兩生無疾與二

和呂希顏

雨過長江五月初主家謙客林塘幽苦無奇字從人問賴有清尊消
我憂道士舊游尋赤壁美人相見憶羅浮休官便擬橫溪住蓴菜鱸
魚不外求

赤壁賦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曰赤壁之遊樂
乎問其姓名而不知龍城驛過臨臯之下揖予而曰赤壁之遊樂
寒日暮憩於松林間酒肆旁見一美人淡妝素服出遊羅浮一日天
芳香鬱人因與叩酒家飲旋見一綠衣童子來笑歌戲舞師雄與
但惆悵而已世說張翰字季鷹爲花下上落見秋風起因思
吳中蓴菜鱸魚以爲知機便
歸俄而齊敗時人以爲知機便

夜宴范氏莊

南弁山間多翠微池塘處處涵清暉丹泉釀酒名千日花樹成窠大
十圍童子單衣碧鶴立美人兩袖彩鸞飛臨分更作嬉春約騰載紅
船白苧衣

題孟珍玉潤畫岳陽小景

岳陽樓上望君山山色蒼涼十二鬟劍氣拂雲連翠黛珮聲挑月過
滄灣洞庭水落漁船上雲夢秋深獵客還最憶老仙吹鐵笛馭風時
復往來間

承天閣

荊棘荒涼繞故宮梵樓突兀畫圖中地連滄海何由斷月墜青天不

離空蟬蛩著簷秋易雨蒲牢吼屋夜還風越南羈旅登臨倦書賦囚
人日月籠

題張長年雪蓬

故人今在雪之濱風雪孤蓬未苦貧二載溪頭見安道一蓑江上覓
元真飯蒸菰米香生夜被擁蘆花夢繞春莫說江都錦帆事蕪城煙
雨正愁人

王左轄席上夜宴

銀燭光殘午夜過鳳笙龍管雜鳴囂佩符新賜連珠虎觴令嚴行卷
白波南國遺音誇壯士西蠻小隊舞天魔醉歸不怕金吾禁門外一
聲吹簫羅

禁酒

鐵史先生導酒禁笙歌不上小蓬臺忍看紅雨將春去孤負青天送
月來陶令額紗勞且裹孔融手薦豈容裁洞庭春色應無律多種黃
柑作酒杯

挽達兼善御史

黑風吹雨浪一作海冥冥被甲船頭夜點兵報國豈一作知身有死誓
天不與賊同生神遊碧落青驄遠氣怒一作挾洪濤白馬迎金匱廊一作廟

正修仁義傳史官一作執筆淚先傾

元詩選注秦不華字兼善台州人至治初賜右榜進士第一授集賢修撰累官至翰林院學士兼修國史公諡忠介著有願北集神仙傳沈義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板拜為碧落侍郎吳越志有吳王賜子胥死蕩激隄岸以臨夷之革浮諸江潮頭乃立廟焉附輟耕錄四狀元詩達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不知誰所作詩曰四榜狀元舉何如兼善死公乎也似子威高世間多尺倫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赤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赤公或大對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云苦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食不足道也

過沙湖書所見

五月落殘梅子雨沙湖水高三尺強大風開帆作弓滿白浪觸船如馬狂唱歌買魚赤鬚老打鼓踏車青芋娘故人相憶在樓上坐對玉山懷草堂

璚花珠月二名姬并序

春正月廿有二日偕崑山顧仲瑛雪川鄉九成大梁徐師顏燕於吳城路義道家佐酒者六妹皆蘇臺之選內有璚花與月珠者選中之絕也義道起持觴屬客曰今日名姬對名客不可無作座客酒俱酣暢璚花者捧硯請余題首仲瑛曰花月一對雖絕而彼此不無相妬題品稍偏當令偏者舉主人蓮花巨觥連飲之余矢口月滿十分珠有價花開第一玉無瑕時珠月者已出主仲瑛有兩姬大喜客皆起坐交觥予就醉矣明日足詩曰

新年春色在鄰家隊子三三聚館娃月滿十分珠有價花開第一玉無瑕蒲萄酒灩沈櫻顆翡翠裙翻踏月牙老子圍紅先點筆詩成勉飲玉蓮華

楊妃襪

天寶年來窄袖留幾隨錦被暖香篝月生簾影初弦夜水浸蓮花一

辦秋塵玷翠盤思亂滾香黏金韞憶微兜縣知賜浴華清日花底襯兒碧眼偷

粉於教切音拗襪粉也世說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嫗得錦襪一雙過客傳玩每出百錢由此致富劉禹錫馬嵬行履綦無復有文組私手解繫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

送貢尚書入閩

繡衣經略南來後漕運尚書又入閩萬里銅鹽開越嶠千艘升斗貿蕃人香薰茉莉春醒重葉卷檳榔曉饌頻海道東歸閑未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先生有吏部侍郎貢公平羅記至正十二年春三月中書吏部侍郎貢公平奉詔使江浙發內帑銀三十餘萬錠俾公於地與民和指為御史漕運即和羅也其後入閩故送之茉莉檳榔皆閩產

寄秋淵沈鍊師所居號琅玕所

琅玕種得三千箇箇箇瓊臺玉樹齊秋淨雙鳬青柳曲夜寒一虎大茅西長茸不著花猫獵深竹時聞翠羽啼老我所須唯鐵杖不須太乙乞青藜

柳莫鮑切水名在吳華亭縣唐書地理志潤州延陵縣有茅山劉大彬茅山志句曲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集之山三君往來乘白鶴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句曲之太乙山耳漢書劉向校書天祿閣

翡翠巢

羅浮花使先春到來傍玉樓深處巢舞雪豔翻楊柳絮歌雲輕壓海棠梢屏開時露鴉頭襪絃斷應銜鳳觜膠却笑雪衣娘太劣雕籠深鎖未全教

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頗聰慧洞曉人言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娘戲於殿極有寵博之而鸚鵡遂產於苑中呼為翠鳥

席上賦

蘿洞蘭煙繞燭微三更五點妓成圍魚吹綠酒常雙躍鴈列瑤筆不獨飛隔座送闌喧中射當筵呼慘促更衣雞鳴樂極翻悽斷關月纖

纖照影歸

補居尤切音鳩枯園取也參七紺切去聲與參同鼓曲也後漢
衡傳漁陽參揭注王僧孺詩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天中記
蕭陽參者三揭鼓也古歌云邊城聲開鼓誰參漁陽蕭
蕭白日暗蘇軾詩也起作鵲聲疊鼓誰參漁陽蕭

嬉春體五首

錢塘湖上一作鵲聲疊鼓誰參漁陽蕭
錢塘湖上一作鵲聲疊鼓誰參漁陽蕭

今朝立春好天氣况是太平朝野時走向南鄰覓酒伴還從西野賈
花枝陶令久辭彭澤縣山公祇愛習家池宜春帖子題贈爾日日春
游日日宜

又

西子湖頭春色濃望湖樓下水連空柳條千樹僧眼碧桃花一株人
面紅天氣渾如曲江節野客正是杜陵翁得錢沽酒勿復較如此好
懷誰與同

又

何處被花惱不徹嬉春最好是湖邊不須東家借騎馬自可西津買
蹋船燕子繞林紅雨亂鳧雛衝岸浪花圓段家橋頭猩酒色重典春
衣沽十千

西湖遊覽志斷橋本名寶祐橋自唐時呼為斷橋元時錢惟善竹
枝詞有段家橋之名開者以為杜撰然楊薩諸詩往往亦稱段橋
未可謂無證也杭州府志成化十年知府李
端修段家橋趙佃湖上詩秦樓直接段家橋

又

入山十里清涼國三百樓臺迤邐開岳王墳前弔東渡隱君寺裏話
西來接果黃猿呼一箇探花白鹿走千迴風流文采湖山主坡白應
須屬有才

解頤詩話宋行都西山多寺觀鐘鼓相接故楊廉夫詩入山十里
清涼國三百樓臺迤邐開岳王墳謂鄂國忠武王在棲霞嶺隱君
東坡白謂白樂天也

又

楊子休官日日閑桐江新棹酒船還叮嚀舊客兼新客漫浪南山與
北山好懷急就一斗飲佳人能作五絃彈君看此地經游輦彷彿春

風夢未殘

玉山主人云所謂嬉春即老杜以江上誰家桃柳枝春寒細雨之
鍊難為新體也先生謂代之詩人以為宋體所推故作此體變之
云

又湖州作四首 書寄班恕齋試溫
生筆寫入前卷

三月三日雨新晴相邀春伴冶西城即倩山妻紗帽辦更煩小將犢
車輕好語啼春秦吉了仙姿當酒董雙成憑君多唱嬉春曲老子江
南最有情

格物總論秦吉了形似鸚鵡而色白腦有黃肉冠頭紅耳聽心慧
舌巧人言無不通白居易新樂府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
漢武內傳王母命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其二

五十狂夫心尙孩不容俗物相填諛興來自控玉蹄馬醉後不辭金
當杯海燕來時芹葉小野鶯啼處菜花開春衫已備紅油蓋不怕城
南小雨催

其三

長城小姬如小憐紅絲新上琵琶絃可人座上三珠樹美酒沙頭雙
玉船小洞桃花落香屑大堤楊柳掃晴煙明朝紗帽青藜杖更訪東
林十八仙

小憐見卷八馮小憐山海經三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葉皆
為珠張九齡詩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玉船酒杯也晉書遠公
居廬山東林與陶潛
等十八人同修淨土

其四

湖州野客似元真水晶宮中為角巾得句時過張外史學書不讓管
夫人某尋東老林中橘飯煮西施廟下蕤無雨無風二三月道人將
客正嬉春

元真子張志和也唐書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告雲間矣元詩選注見其
舟敝請更之志和曰善可浮家泛宅往來若雲間矣元詩選注見其
士承旨謚文敏夫人管氏亦類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官至翰林學
無題效商隱體四首與袁子英同賦

當軒隊子立紅靴龜甲屏風擁絳紗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剪
春花曲調青鳳歌聲轉鮓進黃鵠舞勢斜五十男兒頭未白臨流洗
馬走紅沙

西湖竹枝集袁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漢武故事漢武起神明臺
屏風悉以白琉璃作又以雜玉爲龜甲屏風荆楚歲時記人日剪
綵爲人或鑲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上亦戴於頭李商隱詩鑲金
容改觀董勛問禮俗此風起於晉賈充妻李夫人李商隱詩鑲金
綵爲人起晉風

其二

主家院落近連昌燕子歸來舊杏梁金埒近收書淫駭錦箭初雪
衣娘卷衣甲帳春容曉吹笛西樓月色涼今夜阿鴻新進劇黃金小
帶荔枝裝

其三

二月皇都花滿城美人多病苦多情一雙孔雀銜青綬十二飛鴻上
錦筆酒掬珍珠傳玉掌羹分甘露倒銀罍不堪容易少年事一作潘
郎老
爭遣狂夫一作朱作後生

其四

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壁月光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
鴛鴦繡靴蹋鞠句驪樣羅帕垂鸞女直妝願爾康強好眠食百年歡
樂未渠央

古詩爲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其
東千里石林燕語高麗自古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
朝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歷
朝綱鑑女直完顏阿骨打稱皇帝國號金
和蔡彥文題虞伯生張伯雨倡和帖

髯駕已聞攀鼎水劫灰又見話昆池劍藏玉几山中記筆記元卿天
上碑舊譜紫霞吹鶴骨新章白雪寫烏絲逃身我未學仙去何處還
丹日月遲

西湖竹枝集虞集字伯生蜀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張伯雨見前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鑪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龍捧狀璽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小
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攀援上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小

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三
輔黃圖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土帝問西域胡人曰劫燒之餘灰
人也集異記著龍溪新宮銘紫陽真
人山元卿撰爲絲見卷四秋霜怕

送理問王叔明

金湯回首是邪非不用千年感令威富貴向人談往夢干戈當自息
危機雄風豪雨將春去剩水殘山送客歸聞說清溪黃鶴在鶴邊仍
有釣魚磯

宋玉風賦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杜甫詩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丹鳳樓

十二危樓百尺梯飛飛丹鳳五雲齊天垂翠蓋東皇近地拂銀河北
斗低花靨秋空戎馬順神燈夜燭海雞啼仙童與報麻姑會應說蓬
萊水又西

說文鳳類輔也西陽雜俎近代妝尙麗如射月曰黃星麗麗之
名蓋自孫和鄧夫人始李賀詩花合麗麗如射月曰黃星麗麗之
燈火百輪張列像圖形七寶裝朱子方廣聖
燈詩神燈照夜惟聞說皓月當空不用尋

夜坐

雨過虛亭生夜涼朦朧素月照芳塘螢穿濕竹流星暗魚動輕荷墜
露香起舞劉琨肝胆在驚秋潘岳鬢毛蒼候虫先報砧聲近不待草
鱸憶故鄉

晉書祖逖與劉琨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夜中聞荒雞鳴逖現
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潘岳秋興賦序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
有二始
見二毛

悼李忠襄王

羅山進士著戎衣淚落神州事已非百二山河驚易改三千君子誓
同歸天戈已付唐裴度客七那知蜀費禕賴有佳兒功業在東人重
望捷淮淝

漢紀秦得百二焉漢書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史記句踐
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唐書裴度
通傳彰發軍節度使西宣慰使討處置使及行御通化門瑞雲殿
諸道兵悉中官監軍郭循在坐禪歡飲沉醉爲循手刃所害裴度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禪歡飲沉醉爲循手刃所害裴度

武帝八年謝石謝元大破秦兵於龍水謝安得驛書方與客園
暮攝書置床上謝元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聞定相死寇

三朝勳舊半彫零京口雄藩孰老成可是叔孫祈欲死訖吉喜聞先
軫面如生東園草暗銅駝陌北固潮平鐵甕城珍重子儀誰可繼三

軍氣色倍精明

宋元通鑑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以定柱為左丞相十五年以定柱
為右丞相十六年正月復以定柱為左丞相十五年以定柱
志於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所死戌辰卒又先轉其匹夫面
生晉府鐵甕城指洛陽宮門權銅駝一嘆曰志會見放山在荆棘江
鎮江府鐵甕城指洛陽宮門權銅駝一嘆曰志會見放山在荆棘江

書錢唐七月廿三日事

兒童十日報日關前後妖暮生燧光十日紅銅瓠子勢方吞鮓瓠
苗氏也鮮蘄州血已到錢唐血至今流不斲黃兩州火鯁東掣千尋
鎖鐵馬西馳半段搶老左紫微老人迷醉眼綵紅猶挂米鹽商門自被

運寇至省臣喜為之挂紅三日
宋元通鑑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以定柱為左丞相十五年以定柱
為右丞相十六年正月復以定柱為左丞相十五年以定柱
志於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所死戌辰卒又先轉其匹夫面
生晉府鐵甕城指洛陽宮門權銅駝一嘆曰志會見放山在荆棘江
鎮江府鐵甕城指洛陽宮門權銅駝一嘆曰志會見放山在荆棘江

和盧養元書事二首

中原煙火半邱墟樓櫓相望白下孤藩廝夜歌銅鉞鏐蠻酋春醉錦
屠麻北征解賦盧才子西事時談劇霸都莫上姓名丞相府老夫著
論學潛夫先生有救時論二首曰人心論巨室論及

客少年場行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席五殿閣史劉仁恭文其兵面曰
定霸都後漢王符
著書號潛夫論

其二

年年苛吏傷王政往往紅氓叛教條漳水有時生小草洞庭無地種
餘苗伏龍雛鳳應勞訪綺季黃公底用招聞道紫樞開錫燕寶釘大

鑄賜天驕時哈相招東

隋書楊素傳賜萬釘寶帶蘇軾詩腰橫萬寶釘鑄苦瓦切
詩上聲帶飾也唐書柳渾傳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鑄

多景樓

極目心情獨倚樓荻花楓葉滿江秋地雄吳楚東南會水接荆揚上
下流鐵甕百年春雨夢銅駝萬里夕陽愁西風歷歷來征雁又帶邊
聲過石頭

新省呈右相及藩參諸公

大省新開方岳重人間第二紫微垣丹池鳳浴江湖淺溫室花開雨
露繁天柱星辰上北極海門日月遠東藩相君大業憑誰賦白髮詞

臣詔立言

有勝志金庭山天台華頂之東門也靈寶經云上有桐柏合生下
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
泄如是三輔黃圖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煖

船宴閣所

微行誰識王丞相草履過門如野人太史遙遙瞻紫氣老夫急急裹
烏巾子陵故友終辭漢張祿先生又入秦休說五湖天樣闊扁舟何
處不容身

送玉筍生往吳大府之聘兼簡國寶樞相賓客省

近報淮吳張柱國樓船遣使聘嘉賓漢家自有無雙士趙客何勞十

九人天上瓊花回后土江南杜宇到天津若逢呂相煩相問應有奇

書痛絕秦
元詩選注張憲字思廉別號玉簡生山陰人張氏無雙為樞密
院都事史記原約與侯列傳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門下八官詞
者前自傳平君約與侯列傳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門下八官詞
見聞錄嘉祐末邵康節字伯溫處中下十人穎脫而出九人門下八官詞
十一年其有江南人以文節字伯溫處中下十人穎脫而出九人門下八官詞
氣節天下將治類地勢自北而南者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地知此康

送呂左轄珍名還越
保障南藩第一功未容若木挂彫弓露書誓剪金林兔壯氣平吞黑
檣公萬里天威龍虎北五雲佳氣鳳皇東麥城又報捷書至江上將

軍是呂蒙
明史胡大海傳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
珍營其勢盛於馬呂珍將呂珍圍諸全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
日陳其部將左丞呂珍將呂珍圍諸全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
西保麗家聞者所稱呂珍將呂珍圍諸全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
部鋒鏖陶成錄之且以不驚忽見先殺之抑按呂珍將呂珍圍諸全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
耶金床見卷三曰黑稍魏公可耶笑為河內大將劉裕伐姚弋
龍虎臺鳳凰題曰黑稍魏公可耶笑為河內大將劉裕伐姚弋
肅卒權以呂蒙代之又二十餘年權發兵討孫權陸為口督將口
因遁走城

答詹翰林同
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本為儲君出黃石終期孺
子來太守枉於堂下拜使臣空向日邊回老夫一管春秋筆留向胸
中取次裁

鍾山應詔
元詩選注明太祖初即位遣翰林詹同奉辭徵維維
鍾山元立楚江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
皇樓雄吞古甸三秦小峻入層霄五嶽低願效華封歌聖壽萬年王
氣與天齊

東風昨夜來鄉國又見堦前吳草青金錫躡空靈鳥逝寶珠噴海毒
龍腥車輪日出扶桑樹笠蓋天傾北極星我欲東夸訪文獻歸來中
土校全經
經書考歐陽公日本歌云徐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
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按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則
本書之獨全知也

玉山草堂雅集又題
我常被酒玉山堂風物於人引興長銀絲薦薦野鴨炙一作金粟瓜
取西楊莊山頭雲氣或成虎溪上仙人多訝羊何處行春柘枝鼓闌
州竹枝歌女郎
先生雅賦玉山草堂雅集序凡崑山顧仲瑛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
和生雅賦玉山草堂雅集序凡崑山顧仲瑛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
葛洪石室仙傳黃初平年以之其自使牧羊有山璞見玉其山樂府將行於金
至山居與弟語畢問平羊何在平與兄往至山東行見索白石因叱之石引
數萬起成羊

奉謝玉山假僦屋
玉山長者有高義乞與山人僦屋金駟馬一時皆上客青蛾三日有
遺音西山湧海當秋後南斗流江入夜深更報大茅張外史與來須
抱小雷吟
玉山草堂集序仲瑛內交於予後築亭曰某亭以
尊予之所學也設榻曰某榻以殊予之所止也

春日有懷玉山主人
梨花枝外雨冥冥宿酒朝來尚未醒倚砌宜男偏婀娜隔窗鸚鵡太
丁寧紫鸞簫管和瑤瑟金鴨香爐倚繡屏青李來禽臨已徧定從白

梨花香枝外雨冥冥宿酒朝來尚未醒倚砌宜男偏婀娜隔窗鸚鵡太
丁寧紫鸞簫管和瑤瑟金鴨香爐倚繡屏青李來禽臨已徧定從白

氣與天齊
丁寧紫鸞簫管和瑤瑟金鴨香爐倚繡屏青李來禽臨已徧定從白

三	浩	不	自	類
十	萬	難	結	書
七	萬	其	藥	金
書	里	準	珂	貌
黃	龍	跋	皆	寶
庭	隨	其	鼎	彝
經	其	後	威	威
書	創	云	爲	賜
訖	既	摹	佳	金
空	成	臨	逸	免
中	息	兩	皆	致
育	筆	有	法	焚
語	陳	工	本	此
卿	拙	不	又	器
書	晉	同	米	也
威	王	摹	元	又
我	義	如	章	右
而	雙	如	臨	單
況	錦	梓	智	帖
人	並	永	帖	青
乎	翔	作	李	千
	青	室	字	來
	天	梁	字	禽
	淨	情	形	櫻
	雲	模	絕	桃

蠶子雨開江上臺江頭野老不勝哀
蠶將樓閣空中落鱗引旌旗月下來
保障許誰爲尹鐸事諧無復問文開
可憐歌舞舊城闕又是昆明幾劫灰

輟耕錄廣東采珠曰鳥懸巨絙於音但沉嶺人海中夏夕屬其珠藏其絙海
 上最大者名蜃能吐氣成樓臺考堅志趙忠簡公鼎謫瓊崖自雷
 州浮海而南顧洪濤間紅旗靡靡極目達背斷疑爲外國甲兵呼問
 經舟人項搖手令勿語曰披髮持刀告曰適所見巨鱷也所謂旗者凡
 保鬚耳國語趙簡子使尹成鐸爲文晉陽時人語曰蘇絲乎保障乎簡子

嬋嬋秋風起洞庭銀州宮闕渺空青客星石落江龍動神馬潮來海
雨腥弱水無時通漢使赭峯何事受秦刑遠人新到三韓國中土文
明聚五星

聚恒	三圖	弄素	其竟	史後
東將	惶魏	朝車	屍隻	云漢
井伯	一志	弱在	以左	天書
宋五	曰韓	水潮	鵠傳	上嚴
史星	馬在	見真	寅注	有光
宋聚	韓帶	卷因	之星	客字
祖箕	二方	五立	革陽	星子
啓漢	曰之	題翻	浮物	恨懷
國高	長南	王焉	諸隕	帝與
五入	韓東	母歲	江至	帝光
星泰	三西	醉仲	子地	曰武
聚五	曰以	歸秋	胥則	豈爲
奎星	并洩	圖月	乃化	非友
	韓氣	緒潮	揚爲	朕光
	宋際	峯極	波石	故武
	書南	見大	乘吳	人登
	周丘	卷人	潮越	嚴祿
	將修	五以	蕩志	子忘
	伐移	錢旗	激吳	陵之
	殷方	濯鼓	隄王	乎光
	五可	書畫	岸賜	遽愆
	星四	長之	或子	命帝
	聚千	江因	見胥	徵是
	房里	萬遂	白死	之時
	齊有	里爲	馬威	林太

丹房夜宿庚桑洞古井重詢堯市山聽猿老樹垂雲白飲馬清泉錦
石斑野婦採桑成隊出山童沽酒滿瓶還顧渚橋頭有舡賣尋詩直
叩碧桃關

吳興山墟名故堯堯市山在長興縣西北四十里吳

與客攜壺放畫船。春波橋下柳如煙。林間好鳥啼長晝。席上高歌樂少年。醉裏探書尋禹穴。醒來訪隱過平川。樵風逕上神仙窟。知是陽明幾洞天。

遊玄飛不詩可箭明爲人
 或紹云興黃帝志後鏡湖寶名鑑湖亦名鑑湖又云任昉述異記輒陰氏鑄鏡湖邊因得中
 遊玄宗名鏡湖寶名鑑湖又云任昉述異記輒陰氏鑄鏡湖邊因得中
 飛來石下爲馬穴卽傳禹據藏書處則指陽明洞然韓昌黎送惠師稱
 詩云常聞禹穴奇陳鵠者舊續聞越俗間之洪古流傳失其真當則禹
 不可定名久矣宋陳鵠者舊續聞越俗間之洪古流傳失其真當則禹
 箭明爲人是又樵風還之問所尉宏漢書鄭人宏常采薪白鶴山得遺
 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至今
 人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至今

亭亭獨立傍溪濱四傍無人水作鄰苔髮不梳千古髻翠眉空鎖萬
年春霜爲韶粉憑風傳霞作臙脂仗日勻莫道巖前無寶鏡一輪明
月色常新

天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
痛血噬開霞嶠赤啼痕化作雪
江清能從湘瑟聲中死全勝胡笳拍裏生
三月子規啼盡血春風無
淚寫哀鳴

嚙紹
 指興
 血府
 寫志
 詩士
 石烈
 上婦
 投祠
 厓在
 下清
 死風
 血嶺
 瀆烈
 入婦
 石臨
 至海
 今人
 天宋
 陰末
 雨爲
 則元
 瀆帥
 起所
 如劫
 新乃

吳間詩社香奩八詠無春芳才情者多爲題所困縱有篇辭
鄙婦學妝院體終帶鄙狀可醜也晚得玉樹餘音爲甲而長
短句樂府絕無可拈出者一日雲庵王先生寄示踏莎行八
闋讀之驚喜先生蓋松雪翁門人今年八十又三矣而堅強
清爽出語娟麗此殆爲月中神仙人也謹付翠兒度腔歌之
又評付龍洲生附八詩後繡梓以見王孫門中舊時月色雖

日喪亂固無恙也至正丙午春三月初吉錦窰老人楊維禎

序

金盆沐髮

華清春晝賜溫泉綰脫青絲散一編翠雨亂跳花底月黑雲半捲鏡
中天銅仙盤冷添甘露玉女盆傾拾翠鈿攏得雲鬟高一尺罍冠新
上玉臺前

附雲庵雙王德連路莎行 寶鏡凝青溫東流鳳鳴鐵一把青絲
墜冰膚淺漬麝煤春花香石髓和雲洗 玉女峯前咸池月底臨
風輕把犀梳理帶帶滿湘水

月奩勻面

一片清光照膽寒玉容滿鏡掩飛鸞素娥照見黃金闌絳雪鎔開白
玉盤翠點柳尖春未透紅生櫻顆露初乾好風爲我披羅幙一朵芙
蓉正面看

附踏莎行 冰鏡懸秋瓊凝素鉛華夜擣長生兔用事韓愈
玉容自擬比 嬌娥粧成又恐嬌娥妬 花影涵容蟾光籠芙蓉
寒宮今宵驚影驚相遇

玉頰啼痕

天然玉質洗鉛華怪底偏將半面遮紅滴香冰融癩髓彩黏膩雨上
梨花收乾通德言難盡點溼明妃書莫加聚得班班在何處輕綃寄
與薄情家

類集伶元之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龍道飛燕姊事元曰其
人俱友滅矣疲精神馳下元因作飛
燕傳影以手掩驚凄然泣下
附踏莎行 粉紅凝淚水香綃
禁愁玉纖彈盡相思淚恨鎖
寄情羅帕相思字

黛眉顰色

按樂圖開列畫堂春愁何獨損清揚蜀山煙雨雙尖瘦漢柳風霜雨
葉蒼索畫未成京兆譜欲啼先學壽陽妝蕭郎忽有歸期報喜得天
庭一點黃

漢書張敞傳敞爲京兆尹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敞北眉後漢書
梁冀傳冀傳冀爲京兆尹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敞北眉後漢書
之公主人日臥含章下梅始全唐詩上成五出花拂之宋武帝後漢書
陰馬人連泣連若如思河崔贈已其婢因寒食來王孫逐後盧立於
及滴羅中命門一若如思河崔贈已其婢因寒食來王孫逐後盧立於
嘶蘇起詩庭時看 淡掃春痕輕籠芳靨捧心不效吳宮怨楚眉酸蹙翠
尖附踏莎行 碧聚愁春痕輕籠芳靨捧心不效吳宮怨楚眉酸蹙翠
鏡新翻鵲煙和香點 綃雨寒凝月鈞不效吳宮怨楚眉酸蹙翠

芳塵春跡

是誰步履印微茫便似石家春滿床輕雪消時痕晃底好風起處步
生香彩雲飛上秋千鐙芳草侵來蹴踘場愁絕如癡成獨立繡鴛拾
得在東牆

使婢踐之無迹香末床上
生附踏莎行 金蓮落波影消磨不盡軟紅香裏雙鴛印蘭膏步滑翠
玉兒已化夢中雲 青蘋綠水空仙詠

雲窗秋夢

骨瘦魂清酒力微路迷錯莫是還非羅浮曉月相將落巫峽斷雲何
處飛金彈撇來驚忽忽玉龍嘶了尙依依不如直到鈞天所記得霓
裳樂譜歸

王安石欲歸詩塞垣春錯莫行路老侵尋蘇
賦詩踏莎行 煙冷瑤闥神遊貝闕美蓉城裏花如雪便有萬語仙
郎同踏鳳皇翎千門萬戶皆明月自然見裏花如雪便有萬語仙
老滿身風露吹散雙飛蝶

繡牀凝思

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着身蛻枯蟬忽
若癡花幘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
蠶始絕絲

小玉見卷
四秋霜怕

金錢卜歡

月問虧盈

蛾附飛銀橋密遞暗仙擲娥龍信文尋錦盟屋鸞璫鏡樓龜薄兒情不飄似性青碧蛱雲準望花斷房紅羞輪化暝彩

待珠溫遙夜
簾立盡
海鷺金堂冷

元詩選注鐵圭
故并載章復
語詩載鐵圭
故詩選注鐵圭
并載章復
載章復
語詩選注鐵圭

命下歌晚
白居松
之江曲
有侍倚
兒四竹
風琵和
之柳枝
一枝
日桃
訪花
瞿杏
士花
衡皆
飲善
次歌
脫舞
妓酒
餐酣
置耳
杯熱

行酒名曰鞭杯
謂其姪孫宗吉
詠之爲宗吉作
沁園春一闋以
呈鑑

其無風奈道韻人致狂非太方甚幅時之攔士紅所袖能寫及烏也絲

紀夢中作書遺報復元

九月九如三月三五湖山水盡清酣西瞻林屋三天近南上風颿一

日貪潮蹴灑堆青不動雨縣花洞氣長飴月中簫鼓神君殿雲下龍

鸞帝子驂猛虎護林依董奉毒蛇避井施蘇耽臙脂塘暗清塵起縹

縹峯高碧落參落日大堤花杲杲西風茂苑草氤氳越人仕倦秋思

棗吳女情多夜擘柑自是王仁僧好伴爲予善唱望江南

五神株仙輕傳吳一人株董數十隱年居得廬十山萬爲餘人株治後病杏不子取熟錢奉物於重林病下愈作者倉栽欲杏

時買杏者送仙杏之器晉神以仙蘇耽種橘鑿井以療人疾時江

淮間有射工蟲一名短狐一名蜮口中含沙射人影輒患瘡一名疾者食橘葉飲井水卽愈世號橘井

同鄴九成過玉山舟中聯句

城角初升旭日遲
舵樓東向起遐瞻
鰲頭直下癡雲暗
鵲尾徐開

破浪恬野色微明金水曲鄉清江隱見玉山尖雨收幕燕簷牙起楊

風颭檣烏帆腹添波影白翻鷗箇箇街燒痕青出麥纖纖弋來野鶩

毛全蛻楊 筍得冰魚口尙噉解擰上萌蓮萼苦薊 潑醅新盎蜜脾甜

避船好鳥機先識楊入座江花手自拈未必江山惟客有與也知吏

隱許吾兼桃花不隔仙源路詩就寧辭晷刻淹

遲思廉切韻府日光升也

鐵厓逸編註卷之七

鐵厓逸編註 卷七

原书缺此页

鐵厓逸編註卷之八

目錄

女史詠 十八首

宮辭 十二首

續翰集 二十首

吳詠十章

題春江漁父圖

郭天錫春山圖

題山居圖

雨後雲林圖

狼山晚晴圖

題芭蕉美人圖

題凌波仙圖

題燃花仕女圖

水墨四香圖

題柯敬仲竹木

題王元章畫梅

四馬挾彈圖

出獵圖

題墨雁

士女

紅梅

折枝海棠

瑞香花

飛絮

賦春夢婆

懷玉山

席上作

原书缺此页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瀕西濱註

外孫 張廉清士 訂

女史詠十八首

李夫人

金屋君王獨有情
少翁魂魄夜張燈
可堪一死甌猶烈
身覺一塵到

漢書外傳李夫人病篤以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如賜千金人而不可得兄尊官爲託上不悅而起見夫人復言必欲以之曰欲人獨處教而不復言於是帝不悅而起見夫人姊妹所讓以不欲見人者乃以深託兄弟我何容恨之上好此幸於上所所以變嬖寵念我者乃以託兄弟也今我貌毀壞顏色非故必所以惡吐棄我意尙復肯追思閔錄其貌也兄弟今哉及夫壞顏卒武人帝兄李廣長子公孫卿復封侯延得年否對數歲得阿嬌置膝間曰後爲后否金百斤奉司馬相當如作長門宮賦以立爲主上后復得幸史記封黃帝百斤奉司馬相當如作長門宮賦以立爲主上后復得幸史記封夜得齊夫人少翁子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幸王漢二年卒少翁將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陵願之

鉤弋夫人

倖儀未換母儀尊聞道君王已寡恩
太子宮中無木偶可無鞠域到

堯明

漢書此有奇傳孝召武鉤女兩婕妤皆好掌昭帝母掖也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	號昔堯十夫四人居鉤而生今宮生鉤生帝號乃鉤命其子所生身門四月堯母乃生得幸	聞太主敗鉤七國年五猶六歲久鉤多智捷心欲從幸甘泉宮有得璽見母衛	恐太子主鉤怒鉤子家五猶六歲久鉤多智捷心欲從幸甘泉宮有得璽見母衛	以憂死乃立鉤白弋宮爲皇太子昭帝即位尊爲皇太后章民黃	傳充典治巫立鉤言子中宮微具臺白得皇柄按道侯尊韓說御史章民黃	子曰蘇可矯等以助充遂至太中宮微具臺白得皇柄按道侯尊韓說御史章民黃	門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鉤飲之瘡藥使居室中	各曰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鉤飲之瘡藥使居室中
---------------------------------	-------------------------------------	--------------------------------	---------------------------------	---------------------------	-------------------------------	----------------------------------	----------------------	-----------------------

鐵厓逸編註

卷八

老子當時無女雖秦灰安得見全書中郎有女能傳業傳得胡笳業

已言便孝漢
 胡凡掌儒
 筓十二故時
 見可最傳
 卷三曉錯伏
 一略也治生
 蔡使之尙濟
 珠己師書南
 胡意女古者
 筓屬注時也
 誦讀衛伏張
 而教宏生晏
 錯定年日
 齊古九名
 人文十勝
 語尙餘伏
 多書老生
 與序不碑
 穎云能云
 川伏行又
 異生於故
 錯老爲是
 所不能詔
 不能太博
 知正士

班婕妤

長門不用買多才。紈扇炎涼。善自裁。五鬼一言能寤主。秋飄愁殺望。

鄉臺

憶詩往神交嚴作僕射客共力迎盡中望鄉望臺鄉望臺正
捐團篋如明月中月恩情入君懷絕物動搖獨又風九日詩秋九月至涼望鄉臺杜甫
李養夫后班婕妤宮怨中歌行焉新製齊退處東宮潔作賦自雪傷悼成長門歡扇團
帝初卽府相選和入楚調其十曲有班婕妤怨漢書婕妤戚感傳孝見武班婕妤供

趙昭儀

通仙門裏春晝長侍兒新擁試蘭湯君王空散黃金餅不見宮中赤

鳳凰

赤運 鳳翼 來路 曲地 歌
 少漢 衰舊 而外 弟威 絕倫
 起幸 歡簾 閣幃 兼外 通朕
 昭取 儀君 赤王 鳳幾 始餅
 出金 少飛 燉燕 館外 后傳
 適后 來通 幸宮 是奴 日燕
 浴詩 雄知 能侍 超幸 爲成
 昭趙 儀皇 居后 昭學 陽歌
 舍舞 楚號 詞曰 浴飛 蘭燕
 湯有 兮女 沐弟 芳復 華召
 韓入 偃後 詠寵

王氏后

沙禁鍾靈六百年存劉一璽忍棄捐老天有意母天下黃霧如何塞

九天

漢火書
漢乘後
故國有
元城建
康公儲
後日昔
百春秋
沙五麓
年崩
晉有
史聖
母之
與曰
陰田
齊陽
乎雄

賈南風

識暗鳴蛙苦不夫簾箱下取洛城奴宮中得子如銅馬豈特琅琊犢

綠珠

檻車

馮小憐

前山校獵御同車一笑平陽等戰蝸換得后衣纔上馬琵琶又屬代王家

應欲所尸重處日北
看知獲數從之進齊
膝心賜萬之周書之
上斷代北莊號號主
絃絕齊齊子取平續
 達書國陽馬
 彈小憐有命
 琵琶憐於帝淑
 琶立蝸獵慧妃
 爲之於之姬
絃皇左三能
斷角堆彈
作周曰晉瑟
詩師檀州工
曰攻氏告歌
離齊右急舞
蒙從角帝後
今後曰將還
日主觸淑
龍奔氏妃
猶青爭地請
憶川爲而更
昔爲周戰殺
時武伏一

獨孤后

別宅猶容駕短轅獨孤苦以妬虧賢他時崔婦生家禍晉邸安孃自專

人妬知記之王乃丞相導妻曹夫人性妬導恐飛轡出門以左手攀車欄右

武后

忠良斬刈若芻蕘乳虎蒼鷹積滿朝可是唐臣無杜伯危心只忌太
宮貓

都東報
促之令
鬼罪無
以漢見
指書
後妙智
聞置中
詔曰杖
六武之
宮氏百
毋狐刷
畜媚其
猫反手
自覆足
此我投
后死釀
頻後棄
見爲呼
二猫晉
人使曰
披武今
髮爲流
漚鼠嫗
血生骨
爲生醉
厲扼數
故其日
多喉方
駐以絕

楊太真

萬花叢裏澤初承紫磨金搖不自勝義髻早知無死所不如生不負青陵

青陵

也	女之	王人	梨拋	如錫	五新
潛乃	母作	樹河	來疏	唐家	
納令	武霄	之裏	相鏤	陳書	
太妃	惠陵	前黃	貴紫	合后	
真妃	妃臺	彤裙	廖嬋	嬋妃	
於以	薨何	管珣	外金	若傅	
宮己	後氏	新流	傳也	萬帝	
中意	宮作	編水	楊經	花幸	
不乞	無烏	韓國	貴經	川華	
期當	講憑	史記	注谷	清濟	
歲意	歌爲	補上	以上	成宮	
龍官	者以	宋玄	假金	錦五	
遇號	或見	康宗	義爲	織宅	
如太	言志	王幸	譽紫	爾車	
惠真	遂自	舍蜀	磨雅	駝駝	
妃更	王自	人至	飾金	黃皆	
不爲	妃縵	妻馬	好增	金從	
貧壽	楊死	何鬼	服一	謂家	
青王	氏韓	氏驛	黃阿	之別	
陵娶	之亦	美縵	裙含	縵爲	
意耶	年死	王貴	後經	其隊	
蓋將	上按	欲妃	諸紫	隊隊	
指見	見唐	之於	云磨	者一	
壽昭	而書	捕佛	錢金	謂色	
王訓	悅壽	舍當	髻作	之俄	

盼盼

塚上白楊今十年樓頭燕子尙留連銅臺多少丁寧恨誰向西陵移墓田

墓田

云怯
 婉婉
 書麗
 既靜
 歿其
 歸得
 葬爲
 東郎
 洛仲
 而作
 彭也
 城讀
 之訪
 張從
 氏事
 舊武
 第寧
 第哀
 中年
 有顏
 小知
 樓盼
 名盼
 蕙盼
 子未

昨醉
 日嬌
 司勝
 動不
 員得
 外風
 郎嬌
 張杜
 作丹
 秦花
 續盡
 之歡
 訪而
 去爾
 吟後
 新絕
 詩不
 有相
 燕聞
 子追
 樓茲
 三一
 首紀
 詞若

皎白
 香書
 郎山
 時準
 避徐
 州故
 間張
 尚衡
 書有
 宴愛
 子妓
 出曰
 盼盼
 盼盼
 佐善
 歌歡
 舞舞
 甚雅
 子多
 因風
 贈詩
 子登

王凝妻李氏

有妻

韓蘄王夫人

黃天

宋度宗女

緯

女貞木楊氏

鐵厓逸編註

卷八

貞

阪怨鳥棲

宮辭十二首

雞人報曉五門開
鹵簿千官泊帝臺
天上駕鵝先有信
九重鸞駕上

都迴

其一

劇編

其二

鳳洲

帕查

衣娘

其五

殿元

其六

琵琶馬上彈

按元有和林路太宗紀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萬安宮仁宗紀
皇慶元年改和林路爲寧路鉤麗見卷七無題效商隱體

其七

后土璠仙一作花屬內家揚州從此絕名花君王題品容誰並萼綠宮

中萼綠華

活葉一枯而帝死
還祠中復榮如故
揚後中復榮如故
卽李衡所求玉
喬同瓊敏求春
年卒帝怒乃斲
見本而發吳
詠復

其八

十二璫樓浸月華桐花移影上窗紗簷前不插鹽枝竹臥聽金羊引

小車

乃適取竹葉插戶以其鹽所汁之酒至地而宴引藏帝宮車人

其九

金屋秋深露氣涼宮監久不到西廂丁寧莫竊寧哥笛鸚鵡無情說短長

短長

[illegible]

其十

露氣夜生鵲樓井梧葉葉已知秋君王只禁宮中疊不禁流紅出

待津

卷上
林銑
弋賦
夫婦
人嬌
詩歸
話望
唐露
傷寒
宗注
時皆
于觀
祐在
御雲
滿陽
拾甘
一泉
紅宮
葉外
題宮
詩中
蟲見
水本

何上
題紅
深怨
宮盡
上日
題閑
詩殿
寄勤
阿謝
誰葉
溝逆
流爲
爲宮
女間
韓祐
夫題
人一
拾葉
之云
後曾
祐閑

葉何
上題
紅深
怨宮
盡上
日題
閑詩
殿寄
勤阿
謝誰
葉溝
逆流
爲爲
宮女
間韓
祐夫
題一
人拾
葉之
云後
曾祐
閑

嫁祐
韓及
泳門
館各
於帝
放宸
宮取
紅三
葉千
相人
丞示
乃以
韓韓
事夫
豈偶
有然
莫姓
非之
前親
定作
也伐

韓氏
笑曰
一聯
佳句
隨友
方流
知水
紅十
葉載
幽思
焚燬

素懷
今日
却成
驚風
友方
知水
紅十
葉是
夏煤

其十一

十三宮女善詞章長立君王玉几傍阿婉有才還有累宮中鸚鵡啄
條桑

條桑

引唐大書臣官儒昭賜客宴名賦詩兒差第性所寵賦贊在善朝文靡章然年成風以掌通武貳三思復
與崔兩翼振上矣新書歌后十二篇上史悅
雞兩翼振上矣新書歌后十二篇上史悅
葉志忠表上蔡條歌后十二篇上史悅

其十一

蛾眉曠處不勝秋長帶芙蓉小苑愁肯爲君王通一笑羽書烽火調

諸侯

林莊重子複樹隔心蓋帝景龍勝文館紀笑之區
杜在
南京
詩羅
笑城
蓉東
小南
苑隔
入有
邊也

[illegible]

陶元亮賦閒情出警御之詞不害其爲處士節也余賦韓偓續齋亦作娟麗語又何損吾鐵石心也哉法雲道人勸魯直

100

勿作豔歌小辭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坐此墮落惡道余於

續奮亦曰空中語耳不料爲萬口播傳兵火後龍洲生尙能

口記又付之市肆梓而行之因書此以識吾過時道林法師

在座余合手曰若墮惡道請師懺悔梅花夢叟楊維禎氏自

序

學琴

阿琰胡笳不足傳離鸞別鶴意凄然請郎爲洗箏琶耳不惜爲郎彈

絕絃

唐劉商胡笳曲序蔡文姬箏琶能爲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琴寫胡笳爲十八拍陶淵明詩上絃驚別鶴下絃離孤鸞阮籍樂論

而聲庫家語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

學書

歌徹陽春酒半醺玉尖擗管蘸香雲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汗蛟

蝶裙

古今樂錄陽春白雪流雲激楚陽阿皆曲名也蘇軾詩紫澤出元雲謂墨蘸莊陷切斬去聲以物淬水中也

演歌

鸞鸞舌巧言猶獠字字使君親口教今日金錢初受賞倚聲同合鳳

鳳巢

北史獠者南蠻別種鳳巢笙名韻府大笙謂之巢大者十九簧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形

習舞

十六天魔教已成背反蓮掌苦嫌生夜深不管排場歇尙向燈前踞

影行

元史順帝紀帝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樂名爲十六天魔南史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帝鑿金爲蓮花

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拾遺記燕昭王卽位廣延國獻舞人綽約絕妙行無迹影

上頭

新年攏髻及笄期雲綰盤龍一把絲掩鏡問人人盡道南梳北裹總

相宜

老學菴筆記今世女之笄曰上頭花箋夫人宮詞年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始上頭轉僂新上頭詩箋要好多情轉感遲將宜稱人問傍

染甲

夜搗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紅雅一作紫閒來一曲鼓瑤琴數點桃

花泛流水

李賀詩花房夜搗守宮紅陸游詩但存鳳具紅鴉鵲夢朝衣玉

落花流水

照畫

畫得崔微卷裏人菱花秋水脫真真只今顏色渾非舊燒藥幪頭過

一春

元微之集崔微河中妓也裴敬中與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愁抑乃寫真奉書托白知退寄裴敬中曰爲妾謂敬中崔微一且不

及卷中人且有七尺菱花鏡一奩庚信鏡詩始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

切人合璧沈真真柳將軍愛妾也幪頭此

理繡

揀得金針出象筒鴛鴦雙刺扇羅中却嗔昨夜狸奴惡抓亂金床五

色絨

狸奴見卷三借南狸

出浴

初訝洗花難抑按終疑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剩取君王數

餅金

盧仝思妓詩美人顏色嬌如花拾遺記蜀先主廿后年十八玉質柔肥態媚容冶先主置后於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

甘睡

漏減良宵晝日遲困人天氣酒中時東家女伴太嬌劣偷解裙腰竟

不知

相見

酥凝背甲玉搓肩只訝紅綃覆白蓮底事太陰藏火性狂夫夜夜爲

君然

子俱入主與子日弄玉環為戲後其子以年長不許入宮思主成攜

相思

深情長是暗相隨月白風清苦苦思不似東姑癡醉酒幙天席地了

無知

劉伶酒德頌幙天席地縱意所如

的信

平時說語難為信醉後微言却近真昨夜寄將雙豆蔻始知的的為

東隣

類林宋人詞多用豆蔻以比少女委宛餘編唐詩紅荳生南國又

私會

月落花陰夜漏長相逢疑是夢高唐夜深偷把銀釭照猶恐惹奴瞰

隙光

宋玉高唐賦序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

成配

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鬢撒枕稜四體着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

繚綾

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不如黛府佳麗四十七曲有繚綾雲

洗兒

曾向金盤弄化生寶珠親見掌中擎從今不帶宜男草豆蔻含胎恐

太并

唐張謫陵王宅詩玉女貴妃生嬰嫺始發金盤浴未了綳子繡

之祥謂之化生唐詩水相銀盤弄物志蒼生杜甫寄漢中王詩掌中食

秋千

齊雲樓外紅絡索是誰飛下雲中仙剛風吹起望不極一對金蓮倒

插天

開元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築鞦韆帝呼為半仙之戲淫盛

蹋鞠

月牙束勒紅幘首月門脫落葵花斗君看脚底軟金蓮細蹴花心壽

郎酒

劉向別錄寒食蹋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曰起於戰國以韋為

釣魚

敲針作釣投水隅豈圖口味膾王餘鯉魚腹裏牽芳餌萬一行人有

素書

博物志吳王食餘有餘棄於江中化為魚名曰吳王餘鯉魚左思

走馬

胡攸牽來嚙叱撥輕身飛上電一抹半兒玉磴裏湘裙不許春泥汙

羅襪

伎古文奴字叱撥馬名唐書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疋一曰紅

也

鐵匡古樂府十卷門人吳復類編每卷加評識門人章琬又宮

館娃宮裏落花多春色撩人可奈何南省風流又架閣官才解賦館
娃歌

杜甫詩客作吳音
注謂詩客作吳音

曾侍虛皇第二筵。鐵仙輕脫故依然。江州坐上初相見。還識人中孟萬年。

杜牧尋春苦未遲
水晶宮裏舊題詩
小鬟莫訝腰如束
善唱白家楊柳枝

雲溪友議白蠻腰又有二樂素善歌小蠻楊柳枝嘗有名楊柳枝樂
素口楊柳小蠻腰又有二樂素善歌小蠻楊柳枝嘗有名楊柳枝樂
府雜錄楊柳枝白傳
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馬上郎君出帝城
璫林宴裏記相迎
吳山吳水新迎送
學唱陽關第一聲

東坡志林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三句再疊而巳若通無一復言之又是在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以三事自應古之說已若通無一復
淒斷及余在黃州偶有讀文伯樂天宮對酒詩云聽得陽關第四聲自注轉
則此四句爲第五聲餘爲第一句再疊矣

淮南八月雁初過奉使槎回焦鵲河十里揚州花底散五陵年少已無多

杜源乘槎到天西都月槎荆楚五歲時記長陵武帝令陽陵茂陵平陵尋

夏駕湖頭朱雀舟湖光山色不勝秋邱中不見金銀氣臺上閑看麕

湖名晉州府志夏無淮山設航長興縣東南三十六里夏后杵南巡至此故
 氣遠害朝看麋鹿遊按邱虎邱鹿遊臺上語
 創氣蠶姑蘇臺也兼用子胥麋鹿遊臺上語
 其七

江上梅花鐵石心江南腸斷越人吟
南垣閣老多情甚才見梅花便
抱琴

古今合璧宋廣平鐵心石腸不解吐媚
詞然觀其作梅花賦殊不類其爲人

鷗夷仙去五湖船故國何人憶
計然昨夜洞庭秋水長夢聞廣樂下
鈞天

史記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莫知其所適
蠡從吳入越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黃菊初花客未歸登高自試苧羅衣
貞娘墓上好紅葉伍相祠前多翠微

白香山詩注真娘墓在虎邱寺

地行仙子羊權家曾降山中萼綠華三十六橋明月夜姑蘇城內有
瓊花官妓有瓊花宴者
新自維揚來蘇州

絕真
整詁
以粵
晉錄
穆華
帝者
昇自
平云
是年
南山
一人
月女
夜子
降年
於可
羊二
權十
家許
自上
此下
往青
來衣
一顏
月色

題春江漁父圖

一片青天白鷺前桃花水泛佳家船呼兒去換城中酒新得槎頭縮
項編

襄陽耆舊傳漢水中出鰻魚肥美常禁人採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鰻

郭天錫春山圖

不見朱方老郭髯大江秋色滿疎簾醉傾一斗金壺汁貌得江心兩

元詩選注郭天錫名昇以字行丹徒人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
書二出人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黑汁
如淳漆瀾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
撰道經垂十萬言及金壺汁盡二人剖心瀝血以代墨遞鑽腦
為膏燭代

題山居圖

千澗沄沄一徑通長松盡入白雲中徵君更在山深處滿谷桃花爛
熳紅

雨後雲林圖

浮雲蔽山山欲行橋頭雨餘水生便須借榻雲林館臥聽仙家雞
犬聲

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白曰昇天臨去時餘藥器置
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狼山晚晴圖

樵東風雪夜無邊一別狼山已幾年今日江南攜畫看玉峯十二倚
青天

一統志狼山在寧夏衛
城東南二百九十里

題芭蕉美人圖

警雲淺露月牙彎獨立西風意自閑書破綠蕉雙鳳尾不隨紅葉到
人間

南洲異物志美人蕉自東粵來花開
若蓮而色紅若丹又贛州有鳳尾蕉

題凌波仙圖

帝子乘風下九疑含情欲去更遲遲獨憐江草年年長曾見凌波解
佩時

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黃山谷詩凌波仙子生塵襪
辛稼軒詞不記相逢曾解佩高寶王詞怕解佩却返瑤京

題撚花仕女圖

寫罷桃花扇底詩木香手撚小枝枝靈犀一點春心密不許牆東野
蝶知

桂一名木犀張先詩此本玉之犀更貯香萬斛李
商隱無題詩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水墨四香畫

玉龍聲嘶五更了綠衣倒挂搏桑曉道人衝寒酒未醒梨花零落春
雲小

題柯敬仲竹木

洞庭秋盡水增波光動珊瑚碧樹柯夜半仙人騎紫鳳滿天清影月
明多

西湖竹枝集柯九
思字敬仲天台人

題三元堂畫梅

舊時月色有誰歌拔劍王郎鬢已皤惆悵東風舊詞筆南枝香少北
枝多

此詩玉山雅
元詩選注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自號黃石山農
所著有竹齋集杜甫詩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四馬挾彈圖

八駿瑤池一半歸錦袍欲脫玉腰圍君王手挾流星彈莫打慈烏繞
樹飛

出獵圖

燕支花開春日暉從官游騎去如飛分明一段龍沙景白雁黃羊好
打圍

題墨雁

黃沙衰草羽毵毵八月天山冷不堪昨夜朔風吹過影盡將秋色到
天南

士女

小玉相呼起問春堦前草色上羅裙玉釵半墮無聊賴欲倩牙籤理
亂雲

詩體爾士女注女之有士行者西京
雜記秘閣圖書表以牙籤覆以錦軸

紅梅

羅浮仙子宴瑤宮海色春生醉靨紅十二闌干明月夜九霞帳煖睡

春風

蘇軾詩只恐夜深花睡去

折枝海棠

金屋銀缸照宿妝一枝分得錦雲鄉梅郎底事多餘恨怪殺珊瑚不肯香

宣和畫譜有徐熙折枝海棠王禹偁詩話石崇曰汝若能香當以金屋貯汝陸游詩橫枝錦障蘭干外盡吸紅雲酒蓋中劉淵材云吾生平所恨五事一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三恨薄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三

瑞香花

一團華蓋翠亭亭萬箇丁香露欲零日炙錦薰眠不得玉人扶起酒

初醒

夢溪筆談按齊民要術云難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

飛絮

春風門巷欲無花絮起晴風落又斜飛入畫簾空惹恨不知楊柳在誰家

賦春夢婆

黃柳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東坡哨徧無知己賴有人間春

夢婆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昌化負大瓢行歌田畝間蓋哨徧也續婦年七十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因呼為春夢婆東坡詩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懷玉山一首書珠簾氏便面

五月江聲入閣寒故人西望倚闌干珠簾新卷西山雨第一峯前獨自看

席上作

江南處處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

戴冠濯纓亭筆記張士誠據姑蘇元主以上尊酒賜之士誠設宴以享使者楊廉夫與焉即席賦詩士誠得詩甚慚

先君所註鐵匡樂府十卷詠史八卷逸編八卷經史子集搜羅殆遍費日力於斯者凡五易寒暑焉書成授梓以卷經史子集搜羅同告竣而先君已溘然逝矣服闕無負不肖人汪緒業之不肖終爰識

鐵匡逸編註卷之八

貞
居
詞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彊邨叢

書本校刊

杭縣	杭縣	桐鄉
丁輔之監造	吳汝霖輯校	陸費逵總勘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貞居詞目錄

摸魚兒二

風入松

朝中措

蘇武慢

賀新郎

木蘭花慢五

瑤花慢

百字令二

宴山亭

八聲甘州

燭影搖紅

石州慢

水調歌頭三

滿庭芳

鳳凰臺上憶吹簫

滿江紅二

雪獅兒

望梅花

踏莎行三

南鄉子

蝶戀花三

浪淘沙

茅山逢故人

殿前歡

早春怨

如夢令三

漁父詞二

太常引二

定風波

憶秦娥二

水龍吟

梧葉兒二

鷓鴣天

喜春來

補遺
東風第一枝

柳梢青

原书缺此页

貞居詞

句曲張雨伯雨

摸魚兒雙蓮一絲爲人折去仲舉邀予賦之

問凌波並頭私語夜涼誰共料理柔情早被鴛鴦妒
怕擊水晶如意香旖旎待微雨清塵略爲新妝洗騷
辭漫擬寒木末芙蓉同心輕絕未說已先醉空折
損又墮偷香夢裏藕絲不斷新脆吳娃小艇無蹤迹
也怪半池萍碎還略記是月冷鷗眠鷺宿曾驚起高
荷恨倚總回首西風露盤輕瀉清淚似鉛水

又和王平軒

看棋枰一番換局山中知幾朝暮舊時王謝堂前燕
都付後人懷古胡琴語索燕寢凝香此日天應許甘
回味苦笑老子癡頑胸中色線終爲衰衣補投簪
去正有小山叢桂歸來依舊爲主春江釐釐番江淥
門外儘多來屨高陽侶慣踏醉狂歌驚起星河鷺花
枝爭舞語蘭玉堦前穠纖依約猶染斷縑素

風入松壽吳大宗師

羽衣能補舜衣裳閒看雲忙宣文奎畫龍珠護
家山輝映琳琅天上重逢初度仙韶錫宴非常滿朝
人道魯靈光合佩金章丹牙修出纖纖月看年年玉
斧吳剛不枉盤根壽櫟要扶宗社靈長

朝中措早春書易玄九曲新居壁

草堂移住古城隈堂後水平階要結柴桑鄰里不須
鷗鷺驚猜行廚竹裏園官菜把野老山杯說與定
巢新燕杏花開了重來
蘇武慢至正八年夏和虞道園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消受北窗涼曉經卷熏鑪筆牀
茶具長物任他圍繞老子無情年光有限只似木人
花鳥指凝雲數朵奇峯曾見漢唐池沼還自笑待
老學蟬魚金題玉躡書裏也容身了阿對泉頭布衣
無恙占斷兩苔風篠獨鶴歸來西山缺處掠過亂鴉
林表舞琴心三疊胎仙坐到月高山小

賀新郎戲次仲舉韻

金屋書中有爲錢塘佳麗待尋歡偶記得朝雲前日
夢伏事東坡最久且不是郡無官守日日湖中公事
了更成圍妓女隨車後翁兩鬢禿如帚老來莫負
簪花手比佳人難得靈芝三秀此夕燈花何太喜便
用買紅纏酒催看箇肩輿迎取有子平生千萬足看
明年墮地於菟走挂冠去學疏受

木蘭花慢己未十月十七日壽溪月真人

試瑤臺借雪春意早滿林巒笑東老殷勤能傾家釀
與盡清歡曾因求賢把詔便朗吟溢浦又廬山自愛
西湖煙雨玉鞭分付青鸞神仙官府肯容閒樞要
在玄關有溪上金鰲月中金粟長駐嬰顏願似洪厓
橘尤儘千年游戲向人間早晚鳳池書到通明殿上
催班

又和馬昂夫

想桐君山水正睡雨聽淋浪記短棹曾經煙邨晚渡
石磴飛梁無端故人書尺便夢中顛倒我衣裳此去
釣臺多少小山叢桂秋香青蒼秀色未渠央臺榭
半消亡擬招隱羊裘尋盟鷗社投老漁鄉何時扁舟
到手有一襟風月待平章輸與浮丘仙伯九皋聲外

滄茫

又秋詞

看秋容漸好一番雨一番涼試點檢吾家小山叢桂
金粟都黃濤江限他吳越便胥魂不似向時狂眼底
龍飛鳳舞夢中孤嘯鳴張 茫茫今古總堪傷歌罷
意難忘甚老矣嵇生五絃揮手怕聽清商淵明平生
師友白衣人借與我持觴若問醉翁年紀指渠松柏
高岡

又和黃一峯聞箏

盡彈箏仕女會銀甲驟冰絃看蟬影傲傲鶯聲歷歷
鴻陣翩翩哀音暮年多感奈對花對酒更聞鶻卻恐
乘雲飛去纏頭媚住非煙 烏絲綴譜倩陳玄雅調
爲誰傳嗟江上峯青湘皋木落與挾飛仙正須絲竹
陶寫儘勝渠槌拍事枯禪莫負金尊皓月難留錦瑟
華年

又龜溪寄張小山

問出山小草誰與伴五湖游便憶昔風光桃花流水
杜若芳洲來時洞門無鎖倩鶴羣長繞侍仙樓邂逅
小山招隱依然我輩清流 春愁相戀住餘不寒擁
敝貂裘奈雨柳煙花雲帆溪鳥都在簾鉤眼前自無
俗物動山心嫌聽鹿呦呦猛把石闌干拍賈胡知爲
誰留

瑤花慢賦雪次仇山邨韻

篩冰爲霧屑玉成塵借阿姨風力千巖競秀怎一夜
換作連城之璧先生閉戶怪短日寒催駒隙想平沙
鴻爪成行□似醉時書迹 未隨埋沒雙尖便淡掃

蛾眉與鬪顏色裁詩白戰驢背上馱取灞橋吟客撚
鬚自笑儘未讓諸峯頭白看洗出宮柳梢頭已借淡
黃塗額

百字令壽玄覽真人次黃一峯韻

橙黃橘綠占一年好景人閒真樂玉塵金鼈相對峙
如我視今猶昨珍重留侯招邀黃石俱赴蟠桃約一
卮仙酒得陪三老斟酌 總道獨綰銀章重披宮錦
有自家天爵八表明年身更健胸次遙天恢廓春小
花繁溪清月皎都付延年藥洞霄仙侶更添一箇仙
鶴

又四月四日爲王國輔生日作

紅蓮一舸向游仙夢裏步虛金闕朝罷香煙攜滿袖
初度玳筵重設玉軸琵琶金瓶芍藥都在春風列天
然清貴樵林自愛晴雪 笑說奉母閒居吾非巧宦
未信潘郎拙戲引鴛鴦香徑底好在雙珠明月錦繡
樓臺燕鶯簾幙垂柳青絲結金籠放鴿年年飛絮時
節

宴山亭賦楊梅

鶴頂朱圓豐肌粟聚寶葉揉藍初洗親翦翠柯遠贈
筠籠脈脈紅泉流齒骨換丹砂笑尙帶儒酸風味誰
記曾問譜西泠綠陰青子 君家幾度尊前摘天上
繁星伴人同醉纖手素盤歷亂殷紅浮沈半壺脂水
珍果同時惟醉寫來禽青李爭似爲越女吳姬染指
八聲甘州舟次垂虹寄玄洲許道民

柳洲冰未浣奈春寒仙風引歸槎渺雲岑天末煙江
雨外猶認芳華獨酌瓦甌篷底誰與飯胡麻疑聽松

風響水宿蒹葭 天上春愁鶴髮許一庵閒地壤衲
雙鬢笑清狂無賴痼疾是煙霞念葛洪移居辛苦甚
左郎容易問丹砂憑傳語空山流水深護桃花

燭影搖紅紅梅

休擊珊瑚怕驚公鳳枝頭睡看花猶自未分明雪在
雲堦砌步障齊奴故里儘一幅仙人絳袂研丹吮粉
擬覓生綃芳心難寄 姑射肌膚朝霞散入春風髓
石橋冰酒影娥閒略約相逢地錯妒嫣然嫵媚奈兒
家天寒翠被碧桃和露聽徹吹笙綠珠羞墜

石州慢和黃一峯秋興

落日空城禾黍夜深砧杵纔歇怪他蘿薜絺衣風露
潤滋涼淡清愁多少只消目送飛鴻五絃已是心悲
咽把酒問青天又中秋時節 聞說謫仙去後何人
敢擬酒豪詩傑草草山窗還我舊時明月書帷冷落
閒文閒字偏情熱孤負楮先生有一

庭紅葉

水調歌頭益荷

江湖渺何許歸興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悠
然莫笑盆池咫尺移得風煙萬頃來倚小窗前稀疏
淡紅翠特地向人妍 華峯頭花十丈藕如船那知
此中佳趣別是一壺天倒挽碧筩醺酒醉臥綠雲深
處雲影自田田夢中呼一葉散髮看書眠

又爲初心真人七表初度時延祥有賜田之命

瑞靄延真館春滿瑞真家絳縣老人年紀更奈紫髯
何前日黃華迎賜賜予青氈舊物田野總謳歌報貺
啓金籙笙鶴恰來過 問蟠桃花結實樹交柯今朝

佳氣五雲都在牡丹坡何物可爲公壽直比心如明
月清鏡閱人多於此看勲業銅狄細摩挲
又贈都料邵子和還嘉禾

別有梓人傳精藝奪天工便使玉人雕琢妙手略相
同寶殿網珠窗戶華蓋後貌狀座金碧鬬玲瓏花萼
閒芝草細縷一重重 看揮斤除鼻堊運成風多少
巧心奇思舞鳳更翔龍縱使棘端猴小與刻三年楮
葉難比錦心胸快袖吳剛斧修取廣寒宮

滿庭芳重九次趙侯韻

湖曲荒煙石林斜日笛聲淒斷山陽孤懷無託只用
醉爲鄉回首西風黃落儘輸他松檜青蒼相思處書
題新橋還待滿林霜 人生難會合良辰孤負把菊
傳便使三人對月獨自清狂正爲楚音空谷天遠近
鴻鵠高翔空追和陽春一曲聊代紫萸囊

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歐陽彥珍催桂

桂影團團小山叢底今年特地收香早陣風陣雨頻
掩西窗一翦辟寒金碎甚教人長想容光淒涼夜香
篝撤去孤負華堂 金菊芙蓉儘未怕換葉移根多
少思量縱素娥老去肯便相忘怪得採芳秋蝶向翠
陰深處迴翔非遲暮一枝折得留待仙郎

滿江紅開元斗室落成玄覽真人命名得月軒

笑向桃花又一番玄都春色彷彿記主家陰洞不多
陳迹竹裏棋枰憎鳥污林閒鶴語無人識怪東風遲
暮卻歸來龐眉客 溝水漲雲充斥環堵隘花狼藉
似石魚湖小酒船寬窄庭下已生書帶草旁人錯認
揚雄宅問青天明月落誰家無心得

又玉簪次班彥功韻

玉導纖長頓化作雲英香英風弄影綠鬟撩亂搔頭
斜插璞小還思釵燕並叢幽略比蕉心狹看柔鬢點
綴半開時微烘蠟冰筋瘦瓊枝滑芳徑底誰偷招
怕夜涼消得錦圍紅巾鵝管不禁仙露重蜜脾賸借
清香發待使君絕妙好詞成須彈壓

雪獅兒賦梅次仇山村韻

含香弄粉便勾引游騎尋芳城南城北別有西邨斷
港冰漸微綠孤山路熟伴老鶴晚先尋宿怕凍損三
花兩藥寒泉幽谷幾番花陰濯足記歸來醉臥雪
深平屋春夢無憑鬢底鬧蛾爭撲不如圖畫相對展
官奴風竹燒黃獨自聽瓶笙調曲

望梅花壽師道真人

何處仙家方丈渾連水隔他塵埃放鶴天寬看雲窗
小萬幅丹青圖障憑高望笑掣金鰲人道是蓬萊頂
上時問葛陂龍杖更準備雪中鶴斂修月吳剛收
書東老消得百壺春釀無盡藏莫傲清閒怕詔起山
中宰相

踏莎行王叢隱五香圖作圓象墨寫梅蘭水仙山簪

瑞香五品盤屈折枝於其中韓明善有月上

影娥池人在衆香國一聯今予爲易玄賦之

玉鏡臺前看花如霧交柯接葉紛無數春寒約住柳
絲圈月明染下方諸露廬阜神游湘皋微步玉奴
老去羞樊素韓郎解比影娥池倩誰摘出香匳句
又爲朱德輝送醫僧道二首

龍樹名方阿師偏得參苓藥籠真奇特閒身偶爾病

魔侵幾番勞動黃金錫灌溉三田平和百脈只消
甘露楊枝滴入荒壽域太平時大家都藉慈悲力

又

春夢還山藥羅巖上覺來便覺身無恙不知引入市
壘壺丹瓢猶挂蒼龍杖一脈清涼三關調暢
更展滄溟量還將底事謝先生山中百斛丹泉釀
南鄉子題李紫箕山居

午枕託冥搜得句棲霞半嶺頭不奈風簷疏雨過
颼颼化蝶飛來爲少留石壁倚清秋袖拂煙痕寫遠
游信有平生濠濮想悠悠身似潛魚嬾上鉤

蝶戀花新柳

誰道鵝兒黃似酒對酒新鵝得似垂絲柳鉛粉泥金
初染就年年春雪消時候一縷柔情能斷否雨重
煙輕無力縈窗牖試看溪南陰十畝落花都聚紅雲
帚

又清明日去梁溪元鎮買舟追送未至戲題所坐船

窗

雨館幽人朝睡美好趁春晴茶竈隨行李九朵芙蓉
青似洗天河一夜增新水相送殷勤煩主禮燕子
無情不管帆檣起錯恨分風三十里清明小住爲佳
耳

又追次菰翁卷中冬至之作

空谷天寒殊慰藉半幅瑤華喚得春回也金馬玉堂
猶傳舍崧雲潁水風流夜馳騁莊騷凌鮑謝昔日
忘年邂逅鴻濛野愁絕朱絃誰爲寫高情那復如疏
者

浪淘沙周晉仙諱文璞者有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

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

壓漁船盤礴古梅邊也信前緣鵝黃雪白又

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晉仙宋南

渡來名士一號方泉老人此詞鮮于困學每

愛書之百年後方外士張雨追和一章以爲

笑樂惜困學公不能爲我賞音

拋下杖頭錢取次高眠玉梅金縷孟家蟬說著錢塘

都似夢嬾問游船誰信酒壚邊別有仙緣自家天

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

茅山逢故人句曲道中送友

山下寒林平楚山外雪帆煙渚不飲如何吾生如夢

鬢毛如許能消幾度相逢遮莫而今歸去壯士黃

金昔人黃鶴美人黃土

殿前歡楊廉夫席上有贈

小吳娃玉盤仙掌載春霞後堂絳帳重簾下誰理琵琶

香香山處士家玉局仙人畫一刻春無價老夫醉也

烏帽瓊華

早春怨擬白石

盼得春來春寒春困陡頓無聊半剔殘釭片時春夢

過了元宵空山暮暮朝朝到此際無魂可消卻倚

東風水如衣帶草似裙腰

如夢令山中逃熱二首

湖外殘鐘未了過嶺樵夫恁早犬吠又人行推枕北

窗清曉清曉清曉勞動數聲啼鳥

又

綠錦峯巒似繡曲折一渠冰溜中有養痾人敲枕北

窗清晝清晝清晝胡蝶還知夢否

又靜默兩家茅舍特地月明狼藉不管候蟲吟高枕北

窗清夜清夜清夜涼似樊川水榭

漁父詞贊船子和尚二首

此物由來不可名絲綸收去水波平長抱膝可憐生

誰共蓑衣臥月明

又

上釣金鱗不用多踏翻船子便高歌猶有在問如何

問取儂家張志和

太常引浴鵲灣有詠寫奉易玄

一叢奇石古苔龕一半浸接藍有幾許煙嵐怕魚鳥

驚人笑談幽幽尺宅蕭蕭環堵佳處要人參休看

是江南似鈿鋸潭西小潭

又漫翁新製畫舫湖中予爲名其舫曰浮家泛宅翁

姓李字仁仲湖船用布帆自李始

莫將西子比西湖千古一陶朱生怕在樓居也用著

風帆短蒲銀瓶索酒并刀斫鱸船背錦模糊堤上

早傳呼那箇是煙波釣徒

定風波玉虛宗師十月二十八日誕丁卯九月閏錦

衣期頤之佳瑞也舊蓬萊閣成後拜鎮南王

賜衣之寵喜而作歌

漆點方瞳雪覆眉鶴巢殿角與雲齊笑挈蓬萊三百

丈更向白雲層外著丹梯步障諸峯霜似錦借問

高寒那與世人知楊子賢王新有教淡染高麗綾子

製荷衣

憶秦娥楊山居湖舫新成載酒落之賦秦樓月二首

書於船窗

蘭舟小一篷也便容身了容身了幾番煙雨幾番昏
曉出橋三面青山繞入城一向紅塵擾紅塵擾綠
蕒青簫讓渠多少

又

蘭舟小占是旁著君要草君要草年年青翠幾曾枯
槁漁歌一曲門顛倒酒壺早是容情了容情了肯
來清坐喫茶須好

水龍吟代玄覽和東泉學士自壽之作

古來宰相神仙有誰得似東泉老今朝佳宴楊枝解
唱花枝解笑鐘鼎山林同時行輩故人應少問功成
身退何須更學鴟夷子煙波渺我自深衣獨樂儘
從渠黃塵烏帽後來官職清高一品還他三少不須
十載光陰渭水相逢又入非熊夢了到恁時拂袖逍
遙勝戲十洲三島

梧葉兒贈龜溪醫隱唐茂之二首

參苓籠山水閒好處在西關放取詩瓢去攜將酒榼
還把酒倩歌鬟休舉似江南小山

又

移家去市隱閒幽事頗相關劉商觀弈罷韓康賣藥
還點檢綠雲鬟數不盡龜溪好山

鷓鴣天贈醫士沈德誠

東老傳家道氣濃榴皮壁上有仙蹤耳孫陰德知何
限都在參苓藥籠中無貴賤有窮通活人心事契

蒼穹吾家昆弟能無恙須藉全生一匕功

喜春來泰定三年丙寅歲除夜玉山舟中賦

江梅的的依茅舍石瀨濺濺漱玉沙瓦甌篷底送年
華問暮鴉何處阿戎家

貞居詞補遺

東風第一枝玉簪

清淚如鉛綠房迎曉寶堦低擁雲葉蜻蜓飛上梢頭
依前豔香未歇西窗暗雨怪簾底參差涼月正一叢
深倚琅玕石上只愁磨折問瑤草應憐短髮曾醉
墮無聲膩滑羞他金雀鈿蟬似高水仙羅襪芳心斷
絕誰與贈湘皋瓊玦試折花擲作銀橋看舞素鸞迴
雪

柳梢青題楊補之墨梅

面目冰霜逃禪正派只讓花光怪底徐卿爲渠描貌
縈損柔腸有誰步屨長廊更折竹聲中細香酒半
醒時雪晴寒夜月上西窗

蛻

巖

詞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厲樊榭

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蛺蝶詞目錄

卷上

六州歌頭

瑞龍吟

多麗

蘭陵王

摸魚兒

金縷詞

沁園春

蘇武慢

風流子

疏影

望海潮

解連環

春從天上來

南浦

花心動

綺羅香

眉嫵

喜遷鶯

石州慢

水龍吟

憶舊遊

齊天樂

桂枝香

木蘭花慢

真珠簾

卷下

丹鳳吟

高陽臺

百字令

玉蝴蝶

東風第一枝

陌上花

定風波

八聲甘州

聲聲慢

掃花遊

水調歌頭

鳳凰臺上憶吹簫

玉漏遲

一枝春

滿江紅

意難忘

露華

孤鸞

江城梅花引

洞仙歌

最高樓

風入松

婆羅門引

江神子

感皇恩

行香子

破陣子

定風波

蝶戀花

漁家傲

臨江仙

唐多令

虞美人

南鄉子

鵲橋仙

鷓鴣天

浪淘沙

摘紅英

戀繡衾

惜分飛

太常引

朝中措

憶秦娥

清平樂

好事近

謁金門

菩薩蠻

浣溪沙

點絳脣

昭君怨

如夢令

鷓鴣天

踏莎行

原
书
空
白
页

蛻巖詞卷上

河東 張翥 仲舉

六州歌頭

孤山尋梅

孤山歲晚石老樹查牙逋仙去誰爲主自疏花破
冰芽烏帽騎驢處近修竹侵荒蕪知幾度踏殘雪
趁晴霞空谷佳人獨耐朝寒峭翠袖籠紗甚江南
江北相憶夢魂賒水繞雲遮思無涯 又苔枝上
香痕沁玄鳳語凍蜂銜瀛嶼月偏來照影橫斜瘦
爭些好約尋芳客問前度那人家重呼酒摘瓊朵
插鬢鴉喚起春嬌扶醉休孤負錦瑟年華怕流芳
不待回首易風沙吹斷城笳

瑞龍吟

癸丑歲冬訪宏道樂安山中席寶
米仁則用清真詞韻賦別和以見情

龍溪路瀟灑翠壁丹崖古藤高樹林閒猿鳥欣然
故人隱在溪山勝處 久延佇渾似種桃源裏白
雲窗戶燈前素瑟清尊開懷正好連牀夜語 應
是山靈留客雪飛風起長松掀舞誰道倦途相逢
傾蓋如故陽春一曲總是關心句何妨共磯頭把
釣梅邊徐步只恐恩恩去故園夢裏長牽別緒寂
寞閒針縷還念我飄零江湖煙雨斷腸歲晚客衣
誰絮

多麗

爲友生書所見

小庭階簾櫳婀娜蓬萊恨恩恩歸鴻度影東風搖
蕩情懷不多時見他行過雲兒後依舊迴來銀鉞
雙鬟玉絲頭導一尖生色合歡鞦韆香粉繡茸衫
子窄窄可身裁偶回頭笑渦透臉蟬影籠釵 憶
疏狂隨車信馬那知淪落天涯荳蔻初可憐春早

厲校本
無臨川
寓舍開
筆六字

菖蒲晚難見花開紅葉波深綵樓天遠浪憑青鳥
信音乖等閒是這番迷眼無處可安排行雲斷夢
魂不到空賦陽臺

多麗

清明上巳同日會飲西湖壽樂園

鳳凰簫新聲遠度蘭橈漾東風湖光十里參差綠
港紅橋暖雲蘸鬱金衫色晴煙抹翡翠裙腰畫
名園開紅芳樹蒲葵亭畔綵繩搖滿鶯鶯落英堪
藉猶作帶人嬌漬羅袂莫揉痕退生怕香銷 憶
當年尊前扇底多情冶葉倡條浴蘭女隔花偷盼
修禊客臨水相招舊約尋歡新聲換譜三生夢裏
可憐宵縱留得棟花寒在啼鴉已無聊江南恨越
王臺下幾度迴潮

多麗

西湖汎舟夕歸施成大席上以晚山青
爲起句各賦一詞

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正參差煙凝紫翠斜陽畫
出南屏館娃歸吳臺遊鹿銅仙去漢苑飛螢懷古
情多憑高望極且將尊酒慰飄零自湖上愛梅仙
遠鶴夢幾時醒空留在六橋疏柳孤嶼危亭 待
蘇堤歌聲散盡更須攜妓西冷藕花深雨涼翡翠
菰蒲軟風弄蜻蜓澄碧生秋闊紅駐景采菱新唱
最堪聽 一片水天無際漁火兩三星多情月爲
人留照未過前汀

蘭陵王

臨川寓舍聞琴

晚風惡牆外楊花正落鞦韆罷人在瑣窗猶怯春
寒下簾幕多情倦繡作恰了棠梨半萼移金雁應
是自調盡寄深情與絃索 數聲白翎雀又歇拍
多時嬌甚彈錯新聲舊譜多忘却想紅香憔悴錦

屬校本
如作知

書遠邈恩前度見略略甚如在天角 霧閣閉
銀鑰奈夢斷行雲青鳥難託三生書記情緣薄記
舊家歌舞那時行樂桃枝人面問酒家負舊約

摸魚兒

送黃任伯歸豐城時任伯先放其妾還家故及

正恩恩楚鄉秋晚孤鴻飛過南浦同來桃葉堪惆
悵一舸載春先去愁絕處問那曲闌干曾聽人低
語今宵最苦向楓樹溪橋蘆花野館翦燭臥聽雨
吳霜鬢破帽西風怎護絲絲都是離緒舊情頓
冷新愁重總付墜鞭詞譜君記取待雪夜相思乘
興柴岡路唱予和汝要款段隨車輕盈喚酒重爲
國香賦

摸魚兒

臨川春遊連日病酒賦此止之

過花朝淡煙輕雨東風還又春社客懷不斷還家
夢只泥酒杯陶寫孤館夜甚濃醉無人知道歸來
也蘭燈半炮任賦就魚牋絃拋玉軫誰念倦司馬
長安市幾度攜尊命駕空驚遊興衰謝醉鄉天
地無今古爭得一襟蕭灑春縱冶便不飲從教團
雪揉花打觥籌已罷笑螺贏螟蛉吾今真止爲報
獨醒者

摸魚兒

春日西湖泛舟

漲西湖半篙新雨麴塵波外風軟蘭舟同上鴛鴦
浦天氣嫩寒輕暖簾半捲度一縷歌雲不礙桃花
扇鶯嬌燕婉任狂客無腸王孫有恨莫放酒杯淺
垂楊岸何處紅亭翠館如今遊興全懶山容水
態依然好惟有綺羅雲散君不見歌舞地青蕪滿
目成秋苑斜陽又晚正落絮飛花將春欲去目送

水天遠

摸魚兒

題熊伯宜藏梅花卷子

記西湖水邊曾見查牙老樹如此冰痕冷沁苔枝
雪的皜數花纔試天也似愛玉質清高不入閒紅
紫孤山處士總賦得招魂煙荒雨暗寂寞抱香死
春風筆休憶深宮舊事添人多恨多思墨池雪
嶺三生夢喚起縞衣仙子仍獨自伴瘦影黃昏和
月窺窗紙聲聲字字寫不盡江南閒愁萬斛訴與
綠衣使

摸魚兒

同李曉湖亭蓮花中雙頭一枝數子同賞而爲人折去李曉湖悵然請賦

問西湖舊家兒女香魂還又連理多情欲賦雙蕖
怨閒卻滿窗秋意嬌旖旎愛照影紅妝一樣新梳
洗王孫正擬喚翠袖輕歌玉箏低按涼夜爲花醉
鴛鴦浦淒淒斷波夢裏空憐心苦絲脆吳娃小
艇應偷采一道綠萍猶碎君試記還怕是西風吹
作行雲起闌干謾倚便載酒重來尋芳已晚餘恨
渺煙水

摸魚兒

賦湘雲

問湘南有雲多少不應長是爲雨平生宋玉緣情
老贏得鬢絲如許歌又舞更一曲琵琶昵昵如私
語閒悲浪苦怪舊日青衫空流淚滿不解畫眉嫵
空凝佇十二峯前路阻相逢知在何處今朝重
見春風手仍聽舊彈金縷君且住怕望斷蘅皋日
暮傷離緒新聲自譜把江北江南今愁往恨盡入
斷腸句

摸魚兒

元夕吳門姚子章席上同柯敬仲賦敬仲以虞學士書風入松于羅帕作

軸故末語及之楚芳吳蘭二妓名

記蘇臺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畫嚴城月色依然
好無復綺羅遊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還又思陶
寫金尊翠翠翠翠把錦字新聲紅牙小拍分付倦司馬
繁華夢喚起燕嬌鶯妬肯教孤負元夜楚芳玉
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沈醉罷君試問人生誰
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
在羅帕

摸魚兒 錢萬戶宜之邀予賦瑤臺景

甚瑤臺翠鸞雛小風流占斷妍景數聲何處啼春
勝簾捲曉窗人靜天氣困梳未穩綠鬟倭墮臨妝
鏡懶羞倦整待鉸箇金花眉尖雙雁還怯剪刀冷
仙家好十二行雲路迴年籠芳夢不定多情正
要人拘管無奈綠昏紅暝乘酒興攜兩袖天風飛
上蓬萊頂闌干獨凭爲喚玉笙來霓裳按舞和月
醉花影

金縷詞 送王季境還廣陵

西子湖邊路看依然水光山色自宜晴雨天上歸
來重載酒惟有舊盟鷗鷺笑鬢影星星如許公子
華筵涼似水更綠簑窈窕歌金縷留晚醉看眉嫵
三生書記真豪舉把平生香奩軟語錦囊佳句
君到淮南明月夜爲問崔娘安否翻作錦箋新
譜只恐驚鴻花外起趁行雲直過蒼江去飛不到
斷腸處

金縷詞 送上官子東之峴山州幕官

煙草長洲苑渺姑蘇舊遊麋鹿歲華云晚多少吳

宮花月恨春去春來不管只付與行人淒斷君去
風流賓幕裏把今情古意供裁翦珠唾溼玉煙暖
相逢儘看金杯滿信人生好懷有幾夢長緣短
白髮崢嶸三千丈底用雲揉雨染且鬪取尊前強
健爲問浮槎還到否便乘之直上三山遠看瀛島
水清淺

沁園春 讀白太素天籟集戲用韻效其體

客汝知平載酒輕舟看花小車勝炎州出使瘴浮
征旆禁門待漏霜滿朝韓歲去堂堂老來冉冉瓶
雀飛時手怎遮平生事歎山林迹遠霄漢程賒
從渠夢蝶疑蛇得放嬾還須自在些甚天荒地老
銅臺歌舞水流雲在金谷豪奢客問先生歸宜早
計醉後之言可信耶鷗盟在任漁蓑江上雨細風
斜

沁園春 泉南初度伯時將北歸諸友宴次賦

天上玉堂海外瀛洲山中蛻巖甚六十四歲出持
使節八千餘里來駐征驂香火緣深功名意薄夢
覺仙家雪滿簪桐花社喜酒邊鶯燕詩外雲嵐
錦堂容我清酣擁畫燭金鉗手屢探怪則吟御史
笑回紅粉送歸司馬淚溼青衫蜀魄春多塞鴻秋
遠無限離情老不堪空留意在水光山色江北江
南

沁園春 廣陵九日與劉士幹成元璋泛舟

何許登臨路繞蕪城岡連楚阜愛流雲低響歌催
瓊樹微波照影人豔仙桃松院移尊柳橋攜袖隨
處蘭舟且暫捎秋無際望空江雁遠落木天高

厲校本
李作何

不妨左手持螯更右把金樽送濁醪數難臺草暗
淒然興廢龍山煙冷老矣英豪白髮寧饒黃花任
儘一作插要裏西風破帽牢劉郎醉把吳棧笑擘試
與題糕

沁園春 次韻李元之聽董氏雙絃

誰喚嬌嬌斜插雙絃華筵乍開愛玉纖輕軋半籠
翠袖歌喉緩引暗點鴛鴦胡部新聲樂工巧製寫
出龍沙馬上哀哀何似離鸞驚起白雀飛來
丁寧擊節金釵要細聽春風且慢催正宮商分犯
拽歸雙調伊州入破擷徧三臺畫扇香收羅巾汗
溼愁是雲兜醉後回花閒客任儘一作鸞綃纏髻更
盡餘杯

蘇武慢 對雪

東雨跳空朔雲屯地陡覺夜寒無賴誰從藥闕宴
罷羣仙一樣珮零珠解應喚馮夷起舞回風攪碎
渺茫銀海倚南窗清思盈襟看盡整容斜態君
試問白羽鳴弦青貂束錦千騎獵歸煙塞何如倦
客蠟屐枝筇乘興竹邊梅外隨處堪尋賣酒人家
春渚水鄉挑菜趁湖山晴曉吟魂飛上玉峯瑤界

蘇武慢 歲晚再雪仍用前韻

歲晚江空雪飛風起老境若爲聊賴家人解事準
備深尊旋遣夜窗寒解萍梗孤蹤幻影浮生萬里
喜還閩海但囊中留得詩篇爛寫水情山態真
比似一箇冥鴻南來北去閱盡幾重關塞名韉利
鎖絆殺英雄都付醉鄉之外惟不能忘一舸吳淞
鱸膾莖羹蓴菜且今宵還我冰壺天地眼空塵界

風流子

臨川歲五月祠神以中末二旬之六
七八日張燈游入特盛回憶武陵元

荷雨送涼颺炎塵淨三市影燈宵看珠珞翠繩燄
搖冰盃綵綳一作花架光射星橋洞天好笑聲遮
畫扇歌韻合鸞簫瓊樹影中月窺端正雲羅香裏
人鬪嬌嬌依稀元夜影銅壺短還又露灑煙飄
空遣酒懷搖蕩羈思無聊想驄馬鈿車俊遊何在
雪梅蛾柳舊夢難招醉掩重門半缸蘭燼紅銷

風流子 賞等妓崔愛

梨園供奉曲卿卿解寫入十三絃聽促彈寶柱暮
催行雨放嬌銀甲春繞飛煙可人處鳳聲啼玉碎
燕尾點波圓宜與畫看微容妍麗欲裁詩寄鶯思
纏綿多情曾相遇歸舟字夢裏尙記遊仙好情
鈿牀纖手移近尊前儘何處教吹玉簫明月此情
追憶錦瑟華年多少舊愁新恨知爲誰傳

疎影 王元章墨梅圖

山陰賦客怪幾番睡起窗影生白縹緲仙姝飛下
瑤臺淡埽東風顏色微霜恰護朦朧月更漠漠暝
煙低隔恨翠禽啼處驚殘一夜夢雲無迹惟有
龍煤解染數枝入畫裏如印溪碧老樹枯苔玉暈
冰圈滿幅寒香狼藉墨池雪嶺春長好悄不管小
樓橫笛怕有人誤認真花欲點曉來妝額

望海潮 丁巳清明日登定海縣報寶山望海

扶桑何許蓬萊何處滄海一望漫漫精衛解填龜
鼉可駕凌波直度三韓雲氣有無閒只是天是水
無地無山鼉鼉掀颶風俄起晝生寒從今不

屬校本 楚字 屬校本 瑤改橋 屬校本 使字 屬校本 幾下無 度字無 下無斷

數鯢桓羨素人采藥龍伯垂竿槎信未來珠光暗
徙羣仙約我驂鸞長嘯壯懷寬且振衣絕頂醺酒
長瀾揮手相招片帆飛趁暮潮還一作邊

解連環 留別臨川諸友

夜來風色歎青燈素被早寒欺客想寂寞人在簾
櫳望鴻雁欲來又催刀尺秋滿關河更誰倚夕陽
橫笛記題花賦月此地與君幾度遊歷江頭楚
楓漸赤對離尊飲淚難問消息趁一舸千里東歸
眇天末亂山水邊孤驛晚年華悵回首雨南雲
北算今古此情此恨甚時盡得

春從天上來

廣陵冬夜與松雲子論五音二
變十二調且品簫以定之清濁
也高下還相為宮聲然律呂之均
也下不覺漏下月滿霜空神情爽
吹春從天上來曲音韻淒淒然
是夕丙子孟冬十又三夕也

嫋嫋秋風聽響徹雲閒彩鳳啼雄羸女飛下玉佩
玲瓏腸斷十二臺空渺霜天如海寫不盡楚客情
濃燭銷紅更鏘金振羽變徵移宮揚州舊時月
色歎水調如今難唱誰工露葉殘蛾蟾花遺粉寂
寞瑤樹香中問坡仙何處滄江上鶴夢無蹤思難
窮把一襟幽怨吹與魚龍

春從天上來 同王繼學憲使賦

十里紅樓問聲價如今誰滿揚州白髮書記此日
重遊聽取席上名謳擁冰絃斜倚更爲我斂笑凝
眸覓黃鸝看端端怎比楚楚風流殷勤研綾小
草寫不盡宮妝一段春柔淡月疏花知誰消受幾
度簾捲香收怕巫娥歸去空惆悵夢斷情留把離

屬校本 恨字無

愁付行雲行雨楚尾吳頭

南浦 艤舟南浦因賦題

花落楚江流過西山雨漲漁村無路雙槳載愁來
蘋沙外惟有盟鷗相覩春波碧草送君曾是傷情
處依舊朝雲飛畫棟秋滿鸛汀鳧渚斜陽三兩
人家青旗影裏炊煙一縷絃索夜深船淒涼聽
還似西風溢浦征鴻去盡夢回明月生煙樹如此
山川無限恨都付一尊懷古

花心動 劍浦有感

花信風寒綺窗深恩恩禁煙時節燕子乍來宿雨
纔晴滿樹海棠如雪黛眉準擬明朝畫燈花翦妝
匳雙疊負佳約鵲還誤報燕應羞說寶鏡將圓
又缺從澀盡銀簪怕吹鳴咽一霎夢魂也喚相逢
依黯斷雲殘月古來多少春閨怨看薄命無人如
妾軟綃帕憑誰寄將淚血

綺羅香 雨中舟次涇上

燕子梁深鞦韆院冷半溼垂楊煙縷怯試春衫長
恨踏青期阻梅子後餘潤留寒藕花外嫩涼消暑
漸驚他秋老梧桐蕭蕭金井斷蛩暮薰簾須待
被暖催雪新詞未穩重尋笙譜水閣雲窗總是慣
曾聽一作處處會信有客裏關河又怎禁夜深風雨
一聲聲滴在疏篷做成情味苦

眉嫵 七夕感事

又蛛分天巧鵲誤秋期銀漢會牛女薄命猶如此
悲歡事人閒何限夫婦此情更苦怎似他今夜相
遇素娥如不肯偏留照漸涼影催曙私語釵盟

何處但翠屏天遠清夢雲去縱有閒針縷相憐愛
絲絲空綴愁緒竊香伴侶問甚時重畫眉嫵謾鉛
淚彈風都付與洗車雨

喜遷鶯 瓊花

東風吹盡但一片綠陰空留春恨后土祠荒飛瓊
謫久還喜玉容堪認二十四橋夜月二十四番花
信便載酒怕芳菲易老陰晴難穩嬌困羞起晚
竚立畫闌潄洗閒脂粉沈水濃熏蜂黃淡染自有
絕塵香韻也知世閒無對肯許浮花相近鳳簫遠
待數枝折與玉峯人問

石州慢 春日雨中

煙雨輕陰庭院悄寒晴意難準社前燕子歸來恰
換一番花信春光全在杏花紅開枝頭雙鸞街上
金釵鬢待到盡開時又胭脂成粉堪恨西園撲
蝶人閒芳徑踏青鞵潤簾影惜惜竟日瞢騰如困
惜花中酒尋常過了年年情多那得離愁盡翠被
不成溫滿薰篝蘭燼

石州慢 題玉笙手卷

仙去緱山宴罷武夷瓊響吹徹叢霄舊樣親傳琢
就玉煙凝白悠揚彩鳳恰從雲杪飛來數聲又趁
鴛鴦歇零落碧桃花點春風如雪清絕更宜素
女銀箏喚取楚娥瑤瑟旋多嬌簫只愁夜深寒咽
相看老矣剩須陶寫留連樽前遞把紅牙節歸去
畫船時滿西湖明月

水龍吟 賦情雲

無心卻恁多情閒愁長向眉尖聚牢籠不定爲誰

厲校本
鐫作縷

留戀爲誰歸去半餉花陰雲兒月暝幾番日暮被
東風攪散離愁惹斷又還趁歌聲駐只恐瓊環
臥冷好重將繡帷調護何人得似曉妝鬢春嬌
態度縹緲樽前朦朧眼底非煙非霧把柔情一縷
都隨好夢作陽臺雨

水龍吟 傳淵道宅上賞紫牡丹

紫雲何處飛來仙家別有藏春洞刻繒紋皺鏤檀
色膩薰臍香重穀雨初晴榆煙新換棟風微動是
花姑養就韓仙染出還分與人閒種好與密籠
繡幄護玉環三生妖夢只愁今夜綠叢月老珠房
露凍便喚秋娘重澆卯酒緩歌低送倩紅鸞與約
韶華且住作尊前供

水龍吟 次韻王本中賦樓子芍藥○中一作仲

寶樓十二玲瓏仙家只在雲閒住金槃舞罷羅裙
襪縐乘風欲去畫檻移春彩鸞銜信幾番延竚看
釵筵疊萼天然富貴妝臺近有人妒句引廣陵
遺恨倩流鶯爲花低訴年年長是芳菲時候滿城
煙絮春色三分落紅千片總成塵土向月明空羨
雙雙睡蝶宿花房露

水龍吟 西池敗荷

水宮仙子歸來爲誰獨立西風背凌波夢斷可憐
零落一匳環珮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
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留得餘香在最愛雙飛
白鷺鎮相依蓼邊蘋外舞衫歌扇有人繡出水情
雲態西子湖邊越娘舟上憶會同采甚人今未老
花應依舊約明年再

厲校本
春作香

水龍吟 廣陵送客次鄭蘭玉賦夢花韻

芙蓉老去妝殘露華滴盡珠盤淚水天瀟灑秋容
冷淡憑誰點綴瘦葦黃邊疏蘋白外滿汀煙穩把
餘妍分與西風染就猶堪愛紅芳媚幾度臨流
送遠向花前偏驚客意船窗雨後數枝低入香零
粉碎不見當年秦淮花月竹西歌吹但此時此處
叢叢滿眼伴離人醉

水龍吟 鄭蘭玉賦蠟梅工甚予拾其遺意補

玉人梳貌堪憐曉妝一洗鉛華盡此花應是菊分
顏色梅分風韻萼點駝酥口攢金磬心凝檀粉甚
女貞染就仙衣絕勝蜂兒重鵝兒嫩說與玉龍
莫品怕宮波一般流恨故人堪寄折枝代取江南
春信沈水全薰蘼絲密綴額黃深暈乍燕姬未識
是花是蠟笑俚人問

水龍吟 聽房氏自然歌求詞焉賦

春風璫樹香中數聲恰似流鶯囀歌塵飛下落花
起舞驪珠脫串荳蔻珠簾牡丹雪嶺小桃人面是
自然絕藝天然書譜霓裳序六幺偏獨占二分
月色向樽前幾番曾見賞音如此不辭醉墨爲題
紈扇浪雨閒雲賸香殘黛莫論恩怨看穠華又老
情緣未斷寄樓中燕

憶舊遊 重到金陵

悵麟殘廢井鳳去荒臺煙樹欹斜再到登臨處渺
秦淮自碧目斷雲沙後庭謾有遺曲玉樹已無花
向苑寺裁詩江亭把酒暗換年華雙雙舊時燕
問巷陌歸來王謝誰家自昔西州淚等生存零落

何事興嗟庾郎似我憔悴回首又天涯但滿耳西
風關河冷落凝暮笳

齊天樂

夜宴楊元誠山樓送陳子敬之三山
錢唐人著山居新語

闌干十二東風外春藏畫樓鴛鴦蠟炬光濃艷
坐軟寶鼎旋培沈火玻瓈盞大但有酒須傾有歌
須和劇飲淋漓萬金良夜莫虛過中年情緒易
惡風流青鏡裏銷減些箇閨雨程賒吳雲驛遠別
恨料應如我先拚醉臥任楊柳煙銷海棠月墮明
日江頭倩誰留畫舸

齊天樂

臨川夜飲陰陽李輔之寓所

紅霜一樹淒涼葉驚烏夜深啼落客裏相逢尊前
細數幾度雨漂風泊微吟緩酌漸月影斜敲畫闌
東角只怕梅花無人看管瘦如削江湖容易歲
晚想多情念我歸信曾約塵土狂蹤山林舊隱夢
寄草堂猿鶴離懷最惡是酒醒香殘燭寒花薄一
段銷凝覺來無處著

桂枝香

賞桂楊氏山園夜飲花下有作

天香萬斛盡貯入魏臺辟寒金粟誰喚仙娥睡起
露妝煙沐翠雲裙袖黃雲襪倚秋風乍驚郎目恨
無明月高燒蠟炬分陰叢綠深照見涼禽並宿
愛搖盪瑤杯花影堪掬寸夢絲絲舊約尙堪重續
何時卜隱西湖上葦細荷芳杜爲屋小山人遠魂
招不來謾歌遺曲

木蘭花慢

次韻陳見心文學孤山問梅

壓西湖千樹曾幾度爲攜尊向柳外停橈苔邊待

鶴酒熟詩溫瀛洲舊時月色悵荒涼惟有數枝存
天上梨花成夢江南桃葉移根如今憔悴客愁
村難返暗香魂甚歲晚春遲角寒笛曉雪暗雲昏
登臨不堪寄目但青山隱隱月紛紛再約與君同
醉從他啄木敲門

木蘭花慢

題紅犀扇面

記西湖送別曾共綰綠楊絲悵水去雲回佳期杳
渺遠夢參差重來訪鄰尋里愛卿卿不減舊風姿
不著銀箏清怨難題紈扇相思暗香銷盡合歡
枝留在錦囊詩又越北閩南秋隨雁影花老鶯兒
應緣采春情重便鑑湖春色戀微之扶起曉窗殘
醉潮平月落多時

真珠簾

壽韓伯清提舉時在平江

銀蟾半露嬋娟影西風早次第中秋天氣涼透小
簾櫳乍夜長遲睡見說靈巖山色好甚也不濃如
歸意歸未趁西泠載酒南園尋桂還又客裏生
朝把金樽綠酒與誰同醉煙雨隔垂虹望美人秋
水桃葉妝樓團扇曲但小草鸞牋相寄傳示送白
蘋一翦碧雲千里

蛻巖詞卷上

蛺蝶詞卷下

河東張翥仲舉

丹鳳吟

幺鳳

蓬萊花鳥記並宿苔枝雙雙嬌小海上仙姝喚起
綠衣歌笑芳叢有時遣探聽東風數聲啼曉月下
人歸淒涼夢醒悵愁多歡少念故巢猶在瘴雲
杪甚閉入雕籠庭院深悄信斷羈雌遠鎮怨情縈
繞翠襟近來漸短看梅花又還開了縱解收香寄
與奈羅浮春杳

高陽臺

題趙仲穆作陳野雲居士山水便面

染黛浮空凝妝佇遠數峯底事含顰十樣新眉從
他雨抹煙勻龍綃便面宜歌舞看亭亭玉骨冰神
幾銷魂翠被餘香錦瑟清塵如今歸去湖山畔
對一川平野一片閒雲兩兩漁舟相過桂渚蘭津
誰將玉斧脩明月柰瓊樓高處無人憶王孫芳草
江南啼鵲殘春

百字令

眉間雁

曉妝乍了又翻翻何許飛來臨鏡欲寄相思無一
字拈起芳心重省鬢蟬雲低眉顰山遠去翼宜相
映嬌波頻送恍如秋水涵影幾度揉損啼紅恨
卿卿不到吳江楓冷一點風流應解妒翡翠雙鈿
相並忘入香奩時俱繡枕看足宮花暝多情翦就
忍教分做孤另

百字令

蕪城晚望

碧天向晚遠雲開疑是江南山色渺渺孤鴻殘照
外獨上高城望極難離散臺空螢沈苑廢龍去溝無

厲校本
寒作燈本

迹英雄安在千秋恨血凝碧我欲攜酒重來佛
狸祠下字暗蒼苔石社鼓神鴉渾不見一片青青
薺麥夜月瓊枝春風水調肯慰淹留客翩然歸去
天風扶下雙鳥

玉蝴蝶

春夢

屏裏吳山深窈窕宿醒未解午枕初甜膽怯窗虛驚
起誤使人嫌是乳鴉聲聲綠樹是語燕兩兩朱簾
轉愁添斜翹不正墮珥慵拈厭厭行雲飛去瀟
湘江上巫峽峯尖不盡銷凝海棠月上已窺檐蝶
粉寒羞薰翠被燈花瘦嬾疊香奩倚春纖暗啼妝
淚半袖紅淹

東風第一枝

憶梅

老樹渾苔橫枝未葉青春肯誤芳約背陰未返冰
魂陽梢已含紅萼佳人寒怯誰驚起曉來梳掠是
月斜花外么禽霜冷竹閒幽鶴雲淡淡粉痕漸
薄風細細凍香又落叩門喜伴金樽倚闌怕聽畫
角依稀夢裏記半面淺窺朱箔甚時得重寫鸞牋
去訪舊遊東閣

陌上花

使歸閩浙歲暮有懷

關山夢裏歸來還又歲華催晚馬影難聲諸盡倦
郵荒館綠牋密記多情事一看一回腸斷待殷勤
寄與舊遊鸞燕水流雲散滿羅衫是酒香痕凝
處唾碧啼紅相半只恐梅花瘦倚夜寒誰暖不成
便沒相逢日重整釵鸞筆雁但何郎縱有春風詞
筆病懷渾嬾

定風波

商角調西江客舍酒後聞梅花吹
香滿窗醒而賦此

恨行雲特地高寒牢籠好夢不定婉婉年華淒涼
客況泥酒渾成病畫闌深碧窗靜一樹瑤花可憐
影低映怕月明照見青禽相並素衾正冷又寒
香枕上薰愁醒甚銀牀霜凍山童未起誰汲牆陰
并玉笙殘錦書迴應是多情道薄倖爭肯便等閒
孤負西湖春興

八聲甘州 秋日西湖汎舟午後遇雨

向芙蓉湖上駐蘭舟淒涼勝遊稀但西泠橋外北
山堤畔殘柳依依追憶鶯花舊夢回首冷煙霏惟
有盟鷗好時傍人飛聽取紅筵象板儘歌回彩
扇舞換仙衣正白蘋風急吹雨暗斜暉空惆悵離
懷未展更酒邊忍又送將歸江南客此生心事只
在漁磯

聲聲慢 九日汎湖遊壽樂園賞菊時海棠花開卽席命賦

西風墜綠喚起春嬌嫣然困倚修竹落帽人來花
豔乍驚郎目相思尙帶舊恨甚淒涼未忺妝束吟
鬢底伴寒香一朵並簪黃菊卻待金盤華屋園
林靜多情怎禁幽獨蛺蝶應愁明日落紅難觸那
堪雁霜漸重怕黃昏欲睡未足翠袖冷且莫辭花
下秉燭

聲聲慢 揚州箏工沈生以虞學士浣溪紗求賦

金鑾學士天上歸來蘭舟小駐蕪城供奉新詞幾
度慣賦鳴箏相逢沈郎絕藝爲樽前細寫餘情問
何似似秦關雁度楚樹蟬鳴我亦從來多感但
登山臨水慷慨愁生一曲哀彈只遣髯變魂驚行
期買花載酒趁秋高月朗風清須盡醉聽江頭腸

屬校本
磨改塵

斷數聲

掃花遊 落紅

洗春雨急碎萬點胭脂蕩空無影館娃骨冷悵香
銷麝土淚殷玉井莫怨東風自古佳人薄命掩鸞
鏡縱補得茜痕妝壞難整芳事誰管領但蜜膩
蜂房鮮斑鶯徑一簾畫永綠陰尙有絳趺痕凝
彩筆招魂已是繁華夢醒佇芳景換西湖錦雲千
頃

水調歌頭 御河舟中

中夜正無寐何處艣聲來河聲不堪強聒更聽雁
聲哀月色依依偏照霜氣蕭蕭漸緊何以解離懷
明發吾無策惟有快銜杯過重陽都未見菊花
開遙知數叢籬下破蘂映書齋三十六陂煙水二
十四橋風月天遣幾時回傳語閒鷗鷺相望莫驚
猜

水調歌頭 己丑初度是歲閏正月戲以自壽

三十九年我老色上吟髭生辰月宿南斗正合退
之詩今歲兩逢正月準算恰成四十歲暮日斜時
臘彘剛紅玉湯餅煮銀絲炷鑪香飲杯酒賦篇
詞蕭然世味前身恐是出家兒天下誰非健者我
輩終爲奇士一醉不須辭莫問黃楊厄春在老梅
枝

鳳凰臺上憶吹簫 聽沈野雲吹簫醉後有賦

琪樹鏘鳴春冰碎落玉盤珠瀉還停漸一絲風嫋
悠颺青冥疑把紅牙趁節想有人記豆銀屏何須
數琵琶漢女錦瑟湘靈追思舊時勝賞醉幾度

屬校本
歲改遇

屬校本
尙作常
莫下無
辭字

厲校本
惜作息

西湖山館池亭慣依歌花月按舞娉婷歲晚相逢
客裏且一樽同慰漂零君休惜吳音朔調盡與吹
聽

玉漏遲 春日有懷

病懷因酒惱依稀夢裏吳娃嬌小金縷歌殘人去
月斜雲杳怕見樓香燕晚又怕聽啼花鶯曉庭院
悄生衣欲試風寒猶峭 窈窕青粉牆低送影過
鞦韆驀然閒笑半朵棠梨微露鳳釵紅媚近日琴
心倦寫更遠信西沈青鳥虛負了花月一春多少
一枝春 鬧蛾

霧翅煙鬚向雲窗鬪巧宮羅輕翦翩翩鬢影側映
寶釵雙燕銀絲蠟蒂弄春色一枝嬌顫誰網得金
玉飛錢結成翠羞紅怨 燈街上元又見鬧春風
簇定冠兒爭轉偷香傳粉尙憶去年人面妝樓誤
約定何處爲花留戀應化作曉夢尋郎採芳徑遠
滿江紅 錢舜舉桃花折枝

前度劉郎重來訪玄都燕麥回首地暗香銷盡暮
雲低碧啼鳥猶知人悵望東風不管花狼籍又淒
淒紅雨夕陽中空相憶 繁華夢渾無迹丹青筆
還留得恍一枝常見故園春色塵世事多吾欲避
武陵路遠誰能覓但有山可隱便須歸栽桃客

滿江紅 次韻耶律舜中樟亭觀潮

望入西冷乍一線濤頭湧白疑海上鼇翻山動鵬
搏風積銀漢迢遙槎有信秋光浩蕩雲無迹快醉
揮吟筆倒瓊瑰馮夷宅 沙草遠迷煙磧雲樹老
敲宮壁歎潮生潮落幾時休息事往空遺亡國恨

厲校本
結下接
那字不
空格
厲校本
香杏作瑞

鳥飛不盡吳天碧正銷凝何處夕陽樓人橫笛

意難忘 妓楊韻卿以善歌求賦

高韻天成問當時愛愛得似卿卿江梅風致別楚
蕙雪香清花旖旎月盈盈寫不盡才情把舊遊各
謳試數誰解新聲 詩家只有楊瓊向吳姬叢裏
轉更分明金閨春思怯翠被暮寒生人欲去酒還
醒黯此際銷凝待翦將江雲數尺與染丹青

露華 玉簪

瀛洲種玉總付與花神月底深闌琢就瑤笄光映
鬢雲斜矗幾度借取搔頭別試漢宮妝束風露冷
幽香半襟淡佇闌曲 亭亭雪豔愁獨愛粉沁冰
簫鬢撚金粟石上那回磨斷爭忍輕觸一自楚客
歸來珠履舊遊誰續秋夢起殘妝半簪墜綠

孤鸞 題錢舜舉仙女梅下吹笛圖

江皋空闊更半霎輕風些兒微雪倚樹仙姬翠袖
暮寒應怯閒拈玉龍自品愛冰姿與花爭潔一闌
電裳乍了又落梅初疊 怕曲終人去彩雲絕便
夢斷瑤臺春思愁結□□□□□□□□□□那
堪綠毛么鳳向苔枝數聲啼咽留得餘香滿袂已
西山斜月

江城梅花引 九日杏梅同開汪國才折以請

玉兒睡起怕蒙頭更嬌柔見郎羞縞袂仙人一笑
豔明眸粉瘦紅愁春夢斷畫闌畔對西風憶舊遊
憶君恨君思悠悠怕淒涼不耐秋豔絕韻絕香
更絕特地風流宜與雲鬟雙插倚妝樓月又漸低
霜漸冷花似雪滿蒼苔總是愁

洞仙歌 辛巳歲燕城初度

功名利達任紛紛奔競縱使得來也僥倖老眼看
多時鐘鼎山林須信道造物安排有命 人生行
樂耳對月臨風一詠一觴且乘興五十五年春南
北東西自笑一作萍蹤久無定好學取淵明賦歸
來但種柳栽花便成三徑

最高樓 爲山村仇先生壽

方寸地七十四年春世事幾浮雲躬行齋內蒲團
穩耆英社裏酒杯頻日追遊時嘯詠任天真 喜
女嫁男婚今已畢便束帛安車那肯出無一事挂
閒身西湖鷗鷺長爲侶北山猿鶴莫移文願年年
湯餅會樂情親

風入松 廣陵元夜病中有感

東風巷陌暮寒驕燈火闌河橋勝遊憶偏錢塘夜
青鸞遠信斷難招蕙草情隨雪盡梨花夢與雲銷
客懷先自病無聊綠酒負金蕉下帷獨擁香篝
睡春城外玉漏聲遙可惜滿堦明月更無人爲吹
簫

風入松 清明日湖上卽事

尋春春在鳳城東羅帕玉花驄美人半鞦垂鞭袖
遊塵遠目斷雲空淺碧湖波雪漲淡黃官柳煙蒙
相如多病賦難工宿酒更頻中歸來自按新聲
譜憑誰解唱與東風一夜小窗疏雨杏花明日應
紅

婆羅門引 七月望西湖舟中觀水燈一鼓歸

暮天映碧玻璃十頃藥珠宮金波湧出芙蓉誰喚

川妃微步一色夜妝紅看光搖星漢起舞魚龍
月華正中畫船漾藕花風聲度鸞簫縹緲雁柱玲
瓏酒闌興極更移上瓊樓十二重殘醉醒煙水連
空

江神子 吳門席上羅生求賦

闔閭城外綠楊枝一絲絲比吟髭比似吟髭不似
少年時賸欲同攜樽酒去青翰舫縷金卮 故人
相見減風姿淡胭脂比紅兒比似紅兒扶醉索新
詩明日片帆江水遠人去也又相思

江神子 惜花

牡丹芍藥冠池臺縷金杯錦雲堆最恨顛風橫雨
故相催國色天香虛過了紅片片臥蒼苔 綠陰
籬落暗香來野醺醺刺玫瑰照眼遺芳爛漫趁晴
開縱使專春春有幾花到此已堪哀

江神子 枕頂

合歡花樣滿池嬌用心描數鉞挑面面芙蓉閒葉
映蘭苔刺到鴛鴦雙比翼應想像爲魂銷 巧盤
金縷綴倡條隱紅綃翠妖饒白玉函邊幾度墜鸞
翹汗粉啼紅容易宛須愛惜可憐宵

感皇恩 題趙仲穆畫凌波水仙圖

湘水冷涵秋行雲平貼時見驚鴻度蘋末霧鬢煙
珮微步一川涼月軟波擎不定龍綃襪 楚楚紺
蓮惜惜瑤瑟照影明璫兩清絕凡人何處起舞爲
誰輕別數峯江上晚和愁疊

行香子 山水便面

佛寺雲邊茅舍山前樹陰中酒旆低懸峯巒空翠

溪水清漣只欠梅花欠沙鳥欠漁船 無限風煙
景趣天然最宜他隱者盤旋何人村墅苦箇林泉
恰似敔湖似枋口似斜川

行香子 止酒五首

酒量無多不飲從他看黃壚似隔山河淵明自止
醉尉誰呵也莫豪吟莫狂舞莫高歌 鷗外風波
蝸角干戈算百年一夢南柯閱人傳舍隨處行窩
便富薰天氣蓋世待如何

行香子 其二

謝董糟丘罷醉鄉侯更開除從事青州長瓶儘臥
大白休浮本欲成歡翻引病不銷愁 今日空喉
明日扶頭甚寶中盃下堪羞客應嗔斷婦不須謀
指水爲言山作誓有盟鷗

行香子 其三

傳癖詩逋野逸山臞是幽人平日稱呼過如飯袋
勝似錢愚儘我爲牛人如虎子非魚 石銚風鑪
雪盃冰壺有清茶可潤腸枯生涯何許機事全疏
但伴牢愁盤礴羸鼓龍胡

行香子 其四

水遠天低雪意垂垂火鑪頭煨芋燃其蒲團穩坐
紙帳低圍且放些慵補些拙學些癡 休惹羣兒
唱起銅鞮笑山翁醉倒如泥誰分蝶羸莫近鷗夷
把獨醒人沈醉者兩忘機

行香子 其五

擾擾閭浮清濁同流費精神補喜填憂歲云暮矣
卿可歸休有板支頤書遮眼被蒙頭 螻蟻王侯

厲校本
漕作渭

華屋山丘待他時老去優游築間茅屋買箇黃牛
種芋成區瓜作圃稻盈囍

破陣子 七夕戲詠

此夕天孫河鼓多情駭女癡兒鵲駕年年仍遠渡
蛛合家家長巧絲星期莫怨咨 迢遞金釵私語
淒涼紈扇宮詞奔月姮娥催去路行雨巫山空夢
思都無重會時

定風波 峴山路漕席上

舞袖歌鬟簇畫堂就中偏是展家娘待道一作無
情還有思恰似崑山日暖鳳求凰 海上潮生人
盡醉催起蘭舟分散不成雙回首玄都春夢裏從
此桃花應自怨劉郎

蝶戀花 柳絮

陌上垂楊吹絮罷愁殺行人又是春歸也點點飛
來和淚灑多情解逐章臺馬 瘦盡柔絲無一把
細葉青顰閒卻當時畫惆悵此情何處寫黃昏淡
月疏簾下

漁家傲

舟行自西溪至秦川荷花一望百里

紅白芙渠千萬朵水仙恰試新梳裏縞袂霞衣爭
婀娜香露墮凌波忽載行雲過 正好玩芳停畫
舸尊前自唱無人和惟有沙鷗三兩箇飛近我夜
涼同向花間臥

臨江仙 次韻山村先生賦柳

搖蕩春光湖上路多情偏識倡條畫船繫在赤闌
橋花飛人別處綠暗雨休朝 惱亂東風扶不起
空憐燕姁鶯嬌舞衣香冷董嬌嬌相思無限恨猶

似舊宮腰

臨江仙 梁山舟中二首

羨殺漁家生處樂，隔灣數點青燈。蓑衣忘在石磯。
層蓼花秋釀酒，楓樹一作晚垂時向瓦甌逢。
底醉往來鷺侶，鷗朋老翁倚棹坐。曹騰有魚，吾欲買，搖手不能磨。

臨江仙 其二

羨殺漁村無畔岸，茫茫楊柳蒹葭。雨餘秋漲沒汀沙。
驚鴻投別渚，浴鳥坐沈槎。殘日籬頭閒曬網，垂髫來賣魚蝦。
得錢沽酒徑歸家，一聲橫笛外煙火，隔蘆花。

唐多令 寄意篁篋曲

花下鈿篋尊前白，雪謳記懷中。朱李曾投鏡約，釵盟心已許詩寫在小紅樓。
忍淚上雲兜斷魂，隨彩舟等閒間惹得離愁。欲寄長河魚信去，流不到白蘋洲。

虞美人

題臨川葉宋英千林白雪多自製勝宋英自號峯居

千林白雪花閒譜，價重黃金縷。樽前自聽斷腸詞，正是江南風景落花時。
紅樓翠舫西湖路，好寫新聲去。爲憑宮羽教歌兒，不道峯居才子鬢如絲。

南鄉子

驛夫夜唱孤雁隔船聽之令人淒然

野唱自淒涼，一曲孤鴻欲斷腸。恰似竹枝哀怨處，瀟湘月冷雲昏，覓斷行離思。
楚天長，風閃青燈雨打窗。驚起小紅樓上夢，悠揚只在佳人錦瑟傍。

南鄉子

秋日湖上賞木芙蓉

秋色照波明，夾岸芙蓉似錦城。罨畫樓臺紅粉面，

侯字口下格無算

輕盈未許黃徐寫得成，一舸載楊瓊共醉花前。

玉笛聲猶記青鸞和月跨三生，我是仙家石曼卿。

鵲橋仙

丙子歲子年五十酒邊戲作

功名一餉風波，千丈已與閒居認狀平生。一步一崎嶇也，趨到盤山頂上，梅花解笑青禽能唱容。

鵲橋仙

亦生丁亥歲戊子日今戊戌歲初度

生朝戊子今朝戊子五十八年，還是頭童齒豁可憐人也。召入詞林修史，前生偶爾後生偶爾，但喜心頭無事從來不解學神仙。怎會得長生不死。

鵲橋仙

爲朱氏小妓蓮蓮賦三首○一作繡簾

半臂京綃穩稱身，玉爲顏面水爲神。一痕頭道分雲綰，兩點眉山入翠顰。丹杏小，碧桃新，雛鶯恰轉上林春。平生慣是聽歌耳，除卻蓮兒只一人。

鵲橋仙

其二

一曲吳歌酒半酣，聲聲字字是江南。書憑仙苑青鸞遞，花助妝樓粉蝶銜。飛燕瘦，寶兒憨，已妍還慧更巖巖。無因翦得湘江水，與蘸春雲作舞衫。

鵲橋仙

其三

乍學琵琶已斷腸，錦繡銀甲玉懸璫。春風瓊樹聲逾穩，秋水芙蓉字亦香。微斂笑，淺勻妝，何須重覓杜韋娘。休教月底清歌去，怕趁行雲上鳳凰。

浪淘沙

臨川文昌樓望月

醉膽望秋寒，星斗闌干小窗人。影月明間客裏不知歸，是夢只在吳山。行路自來難，長缺休彈黃塵到底，泥儒冠一片白鷗湖上水，閒了漁竿。

摘紅英 春雨惜花

鶯聲寂鳩聲急柳煙一片梨雲溼驚人困教人恨
待到平明海棠應盡青無力紅無迹殘香賸粉
那禁得天難準晴難穩晚風又起倚闌爭忍

戀繡衾 春晴中酒

醉鄉殘夢鶯喚醒見柳梢日影弄明又誤了尋芳
伴減東風庭院笑聲玉兒扶起仍嬌困索櫻桃
芳露解醒縱病也心情好比別離滋味較輕

惜分飛 寫夢

相見依然人似舊比似去年時較瘦笑問平安
否不言低掩羅衫袖便欲窗前推枕就無奈紅
儂綠慙驚起空回首半牀斜月疏鐘後

太常引

素娥風韻自天真似回雪趁行雲眉黛任長顰正
宜看啼妝未勻扇屏輕按袖羅低掩一曲廣陵
春飛盡畫梁塵曾數到梨園幾人

朝中措 謝文舉公寄酒

梅花處處滿枝開酒力蕩吟懷煙染藏鴉萬縷東
風扶起春來幽禽啼樹戲魚跳日水碧如苔苔
箇仙翁畫得翠微倒影樓臺

憶秦娥

江南北金鞍一去空消息空消息雞聲月店雁聲
霜驛春醪誰道濃無滴十分滿引渾無力渾無
力離愁如海怎生乾得

憶秦娥

金杯側東風易醉多情客多情客送君南浦送春

南陌落花巧如羅裙色舞紅變盡休輕拆休輕
拆待他歸看舊時寬窄

清平樂 盛子昭花下欠伸美人圖

階前晝永繞石芭蕉影半鞦韆雲鬢慵不整寂寞朝
醒乍醒湘裙翠被風流背人無限嬌羞玉腕一
雙跳脫欠伸渾是春愁

清平樂 寄山居道人約看杏花

東風陣陣第幾番春信駢李癡桃消息近寫取鸞
牋試問君家楊柳牆東杏花初吐生紅好喚一
牀金鴈明朝來醉春風

清平樂 酒後二首

先生醉矣是事忘之矣欲友古賢誰可矣嚴子真
其人矣問渠辛苦征鞍何如自在漁竿終辦一
丘隱計西湖鷗鷺平安

清平樂 其二

先生醉也甚矣吾衰也萬物不如歸去也陶令真
吾師也籬邊菊蕊初黃為花準備攜觴只恐不
如人意風風雨雨重陽

好事近 寒夜

門外晚風生鼓角城頭欲動霜月滿天如水漸夜
深寒重幽人擁被醉模糊無愁也無夢只有些
兒心上怕梅花清凍

謁金門 寒食臨川平塘道中

溪水漫岸口小橋衝斷沽酒人家門巷短柳陰旗
一半細雨鳴鳩相喚曲港落花流滿兩兩睡紅
鸂鶒暖惱人春不管

謁金門

效前人舊句用山人字醉中答友

山人坐把酒歌呼相和起舞儘教烏帽墮歸來頭
不裏浮世人情歷過身外虛名參破除卻醉鄉
無別箇神仙天地我

謁金門

酒後偶憶

春幾許紅透數枝花雨管領風光誰是主酒邊人
楚楚好與寫將樂府賸與畫教眉嫵醉後不知
庭院午隔簾雙燕語

菩薩蠻

贈鴈

人隨雁雁俱南去雁應先到憑傳語若問錦書無
人歸不得書歸期還信否準在梅花後煙樹短
長亭只爭三四程

菩薩蠻

郎情秋後蕭疏葉妾心陌上悠揚蝶何處望歸鞍
春雲山外山梨花新月下獨自燒香罷惟有夢
相尋驚鳥啼夜深

浣溪沙

廣陵席上賦別三首

偶約尊前已目成琵琶私語更分明如今翻作斷
腸聲彩扇舊歌憐楚楚青樓薄倖怨卿卿海枯
石爛古今情

浣溪沙

其二

珍重千金一諾同小紅樓上舞筵中誰知別路太
匆匆愁殺二分無賴月憑將萬里有情風爲傳
消息宋家東

浣溪沙

其三

數載相看欲話難酒邊失口卻成歡空添別恨與

厲校本
川作州

眉端流水有聲傳錦瑟行雲無夢赴青鸞關河
秋雨客窗寒

浣溪沙

臨川別席

昨夜花前送玉鍾綠鬟歌罷落梅風不知離思爲
誰濃醉語低回銀燭背夢雲重疊繡幃中只愁
歸路見芙蓉

浣溪沙

一點芳心雨翠蛾惱人離緒不勝多尊前忍聽渭
城歌花落鳥啼春去也水長天遠客愁何此情
何處託微波

點絳脣

舟行書見

風起雲飛蘭舟競入橫塘住惱人何處隔岸花籠
霧一水盈盈難送凌波步空相覩正如牛女隔
斷銀河路

昭君怨

昔人賦昭君詞多寫其紅悲綠怨作
此解之

隊隊氈車細馬簇擁闕氏如畫卻勝漢宮人閉長
門看取蛾眉如寵身後誰如遺塚千載草青青
有芳名

如夢令

月似二年前好人比二年前老今夕又鯨川但欠
酒杯傾倒聞道聞道三徑漸荒秋草

鷓鴣天

贈泉南琵琶妓

玉手琵琶半醉中從容一作從教慢撚復輕攏青衫司
馬情偏感翠袖紅蓮藝更工花淡冷月朦朧歸
來無語立東風汗巾紅漬檳榔液錯認窗前唾繡
絨

踏莎行 江上送客

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
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薄劣東風天邪落絮
明朝重覓吹笙路碧雲紅雨小樓空春光已到銷
魂處

踏莎行

題趙善長王元章爲楊坡合寫三友圖

雨澗天寒孤山雪後美人空谷誰爲友香林有路
玉煙深瀛洲無夢朝雲瘦照影冰壺含情翠袖
寫生合在徐黃手仙家花月鎮長春與君歲晚同
三壽

蛻巖河東人幼從父官于杭與貞居子張伯雨
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
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
諸公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只三數
闕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巖詞二卷一
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爲予友金君
繪卣鈔于龔田居侍御家予從繪卣令予以寧
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
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至
食粥聞其身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爲之累歎
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厲鶚書
近得張外史貞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巖詞訛字
消遣餘春殊不冷落鶚

夏正乙卯秋八月從來鷺草堂借得厲樊榭徵
君手校本出鮑本對勘一過互有得失附錄眉
間以埃博雅者審定焉西湖野侯高興牧記于

歇浦寓廬

蛻巖詞卷下